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經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第十三冊目次

孟子論文（二）七卷　〔日本〕竹添光鴻撰　明治十五年東京奎文堂刊本……一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指南二十七卷　〔明〕張居正撰　焦竑增補　明天啟元年長庚館刊本……一二三

四書章句集注鈔說（一）十二卷首一卷　〔日本〕平安仲欽撰　日本元祿三年序刊本……五一九

孟子論文（二）

（歷註三字蹠宕有致）

孟子論文卷之三（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滕文公上

滕文公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illegible]）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仍總前言）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就滕立論，分寸斟酌）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此章以道一為重，性善乃道一之所以然也。看後半章正講堯舜可為，可知孟子只望世子為堯舜，則次節自重言必稱堯舜，而推本於性善，非以性善為主也。細玩必字益明。後儒見性字字眼大，便只管講起性來，與孟子當日神情有何干涉。○道即人所當由之路，堯舜當由此路，世子亦當由此路，並無第二條路可由，故曰道一而已。○滕文公上一篇，井田學校，以及堯舜治天下云云，皆是解王道。此一章乃下章問為國之緣起也，故以稱堯舜為主。○為善國即是為堯舜之實事，蓋學問就本分上做方是，不然則為空談性命而已。○三引昔人之言，峰巒矗立，末引書言，遥映筆有餘妍。○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為定。是考與定相通，考公所以為定公也。春秋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謚文者，後世不應犯同，是知元公以行文德，稱曰文公，非本謚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湣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也。○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道性善，孟子千言萬語，莫不原本性善之旨，便是道性善，不必做標榜性善二字以為口實。○言必稱堯舜，是以堯舜為表的也，非以堯舜證性善。唯性善，故堯舜可為也。○文公歸路再見孟子，以其深信孟子前言，於心不忘也。孟子曰疑吾言乎，蓋姑為此語以堅其信耳。注謂不能無疑，恐誤。○成覸勇者，彼字別指一勇者而言。當時必有主名，而今不可考。○文王我師也，亦文王可為之意矣。此二句皆儀之語，言文王我可以為師，周公則其言的實，非欺人者也。儀之言蓋有斟酌，以師待文王，而友視周公，其志亦嘐嘐然高矣。若從舊解，以上句為周公之言，則周公於文王親為父子，而以我師也言之，卻似疏視之。孟子亦曰，如恥之，莫若師文王。蓋後人景慕之詞自如此，非稱親之語氣。○引成覸等，使其篤信勇往也。末節瞑眩一語，緊承此意，注求卑近之說，章內無可據。○善國二字連讀，或連讀為善二字，誤。○瞑眩，頭目昏暈也。治深痼之疾，須以毒藥攻之，使頭目昏暈，方能拔去病根。引書以徵其激卬憤勵，不如上三子，則不可以為善國也。○序說既以七篇為孟子自撰，至此忽云門人不能悉記其辭，何也。今通考七篇，其文全出一手，且指辭高妙，非門人所能辨也。○邪正、災祥、曲直之類，皆從語音所便也。如死生、終始、廢興、牝牡、雌雄、臣主之類亦然。程說先善後惡數句，不講可也。

滕定公薨章　一層作兩層格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心字與）於心終不忘。（逆叙）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十分鄭重）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先贊一句）不亦善乎。

盡字好，自字尤妙，可見責無旁貸，休顧他人從違。○此言自盡祇在盡禮，皆是自家心中事。

攔得詳盡，正是斷得曲折，亦正見異日感化之效。

此言盡禮尤須盡哀，哀盡而人無不化。

是在句，然得絕，是誠句，擠得起，正要自盡也。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引證）祭之以禮。（重禮字）可謂孝矣。諸侯之禮。（開頭開說）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宕轉）嘗聞之矣。（有致）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横說）於庶人。三代共之。（豎說）然友反命。（逼一步）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進一步）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再進一步更逼得緊）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自信是賢君口角）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他○對○自）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猶嫌以盡為淺）

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以上皆）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孔子之言）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之甚章之假假在其中）（又一層下）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章專以自盡為主下不可以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皆應自盡句○世子當大故問孟子而後行事固欲自盡其心也然盡心先須盡禮禮不盡則心不盡盡禮尤須盡哀哀不盡即禮不盡而此心缺然何以感人故知盡哀以盡禮皆在自盡其心中此原是一套內事而事有順逆即語分先後行文真有一層化作兩層之法三年之喪禮何嘗無哀但只講得禮字要緊哀情猶未透發也及事有製肘再問而後痛發哀情亦豈在禮之外而哀以盡禮自能感動一切以是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向之所謂性善者真無不善矣夫一層化作兩層文字乃有生發布局纔能寬綽而曲折頓跌虛實照應間乃詡詡欲活矣○君薨一段按之論語非一時之言又似別見此蓋聯綴孔子平素言論成一片史記最多此法如伯夷傳類是也

不亦善乎流俗波靡之時世子不謀於父兄百官獨能違使來問故亟許之○齊疏之服齊是重服通稱論語見齊衰者亦同喪服云斬衰裳苴絰杖苴者疏惡貌斬衰獨言苴齊衰以下不言苴則疏之為斬明矣○三年也齊疏也飦粥也孟子必詳說以告然友此文唯撮其目以揭之耳○魯滕先君不行三年之喪就春秋考之魯隱公賢君喪中會盟觀魚莊公文公喪中納幣宣公喪娶襄公喪中朝晉昭公喪中大蒐滕悼公喪中會申此皆見於經者也當時喪禮廢不但二國亦經傳可考以魯宗國秉周禮故特及之○吾有所受之趙注舉一說云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此說是也然此唯言其非臆造而已未嘗稱孟子也如注吾字竟覺不穩且下文謂然友曰上不置世子字亦不免突

出○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世子言素行不足取信一旦欲行喪禮父兄百官不我滿足恐吾之於大事不能盡故沮之也○哀十三年左傳云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語吳語云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於面居喪哀戚之甚故面上黴黑深重也○是在世子此句與下是誠在我句正相應皆主行三年之喪言而盡哀之意自在其內盡哀乃人子至情在世子自不消說○說文可部云可肯也爾雅釋言云肯可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至是乃肯謂曰知心服而首肯之也○觀禮者來自四方非盡為弔而至下弔者則同盟相恤之人也○爾雅釋詁悅服也弔者大悅言弔者大服也孟子書悅字當訓服者甚多士則茲不悅猶云茲不服也悅與喜微有區別如屋廬子喜屋廬子悅兩字不可互易喜者因有聞可悶而喜也悅者因既得其義而服也○滕文公定三年之喪毛西河因引高宗三年諒陰之制謂此是商制並非周制其說大謬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明言三年

爲國要重民事、民事莫先於播穀、播穀不外恒產、

禮下、帶伏世祿君子、

極言貢之不善、以見助之善、

之喪、不自商始、不自商始、則不得言商制、蓋在春秋衰世、其禮有不可言者、故宰我有短喪之問、而子張且疑高宗爲創見、即此可見滕父兄百官所爲魯先君吾先君者、乃中葉壞禮之君、並非周公滕叔之始、所由來者漸矣、西河乃謂周無此制、殊不知中庸所載三年之喪達於天子者、非明明爲周公之禮制乎、

民事不可緩章（兩大扇格）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以下申明不可緩）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可○緩○之○故○所○以要制恒產）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反頓）無不爲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喚○接）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節○行○助○張○本）取於民有制、（以下申明恒產之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隨筆撇○開○徹○法○遙○注○）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助○法○○○以下孟子之言）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此○句○承○轉○有○天○外○奇峰突然飛來之勢）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圓○得○妙○）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

說到人倫明於上三句、已引動新國氣象、卻不直接、忽用斷住、妙、○有王者起二句、卻是新國後事、倒裝在前、奇橫、

經界最要緊、田於此分、即祿於此制、畢竟分田更重、

死徙以下、一氣讀去方妙、神注則字、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統歸一路）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陡○然○提○頓○高○遠○絕○）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頓得開）也、（雙應前爲國）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先安頓數語養文勢）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先反說）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次正說）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即宜入下矣、又辨分田制祿所以然之故、頻數語）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理致俱備）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實○整○簡○賅）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

畝、（○從宜入下矣、乃又辨井田好處、先寫此一段情文）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益覺淋漓○○○補寫井田形制）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總束一句、一起、一進、一層、歸重治人、人）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再補出一意）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文章、大抵多跌宕雄奇、獨此古穆端嚴、如觀宗廟彝鼎、所謂高文典冊、合書禮考工記等篇、寔而並有其長者也、○一行助也、前答其君、專主議論、後答其臣、始鋪敘方略、兩各不同、然答君者前後皆言夏商周、是議論中有敘事也、答臣者前言治人養人者之相須、後言鄉田同井者之相睦、則又敘事中有議論也、○禮下、即世祿張本、取民有制、即行助張本、是前已立有兩柱矣、○開口即言民事、民事者、制其恒產是也、乃必兼言世祿者、蓋井田封建、相爲表裏、自諸侯取民無制、而其世祿

之家亦多效尤、估奪民利、大槪如貢法、而又不止於什一、故引龍子之言、而極陳其弊、夫行貢而其弊猶如此、況又不止什一乎、是以曰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也、今欲行助、則必取田、仍與之民、然實則用私助公、分田卽以制祿、故必兼世祿言之、至學校則王政之所必備者、亦不得不幷及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百姓親睦、兩親字相應、使人倫不明、則其弟詬啐、卽家庭尙多乖離、况鄕田同井之偶俱者哉、○前言取民、鋪叙三代、而申其名義、後言學校亦然、文格最齊整、○乃於整齊之中、忽夾入世祿滕固行之句、又夾入公田之詩、筆勢兎起鶻落、始不板鋪直叙、○自請野至敢治私事、皆鋪叙方畧、乃於中又必將井田之美先叙在上、然後說及井田制度法、亦不板、且死徙無出鄕句、與相友相助相扶持一例、乃於中央入鄕田同井句、以申釋上下文義、格法極新變、○所以別野人句、由上公事畢二句來、隨叙隨論、且與上君子野人、遠相照應、有東海霞起、遥映赤城之妙、○在君與子句、總結告君告臣兩段、格局極嚴整、

民事不可緩也、劈頭一句、大意總歸宿於此、下文引詩叙民自急其事如此、以証君於民不可緩之意、周公豳詩無逸之作、亦皆不可緩三字蔽之、○于、爰也、指其處之辭、不當訓往、且不帶取意、茅字活、乃取茅也、取茅謂之茅、猶搏貉謂之貉也、○有恒產無恒產之有無、君使之有無、有恒心無恒心之有無、民自有無之、○焉有二字、業到可爲也、○恭儉禮下、句絕、謂以恭儉待下也、取於民有制則恭儉之推也、注恐非、○爲富不仁二句、孟子引意蓋在欲先忘爲富之心以爲仁也、其實則仁者終併有富、而富者不特不仁、而富亦終失之、然而有意於爲富以爲仁、則其爲仁也、卽爲富矣、故欲先忘爲富以爲仁也、○夏后氏五十而貢節、三代田賦名雖異、其實皆同、不但賦法同、而地之廣狹亦同矣、禹貢五服方各五千里、而周禮九畿方各一萬里、同一中國、而地相倍如此者、蓋以古今尺有長短、夏之五十畝、卽爲周之百畝、可推矣、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旣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績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而禹則

自言澮畎澮距川、然則周之疆理、爲禹之遺法也明矣、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其間有川有澮、有洫有溝、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先盖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舜之巡狩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首謹權量、故大傳云聖人治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旣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焉、蔡邕云、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畝、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

夫如是則溝洫川澮、皆不必更、獨更其畝、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數、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而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趙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者以爲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氏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云、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是亦以徹爲取、以他處徹俎徹樂類證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了當、○說者或謂貢法什一、助法九一、則與孟子之文不合矣、蓋殷人助法、一井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其中百畝爲公田、分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地、八家各得二畝半、毛詩信南山篇、中田有廬卽此也、是助法亦爲什一、至周則變助而爲徹、以九百畝分授九家、一夫歲耕百畝、上取十畝爲稅、俟收穫之時、命有司巡行田野、就百畝之中、任指十畝而徹取之、故謂之徹、此徹字卽以雍徹之徹、祭畢而徹去之、耕畢而徹取之、其義一也、蓋什一而稅、百王所同、夏之貢法、至爲簡易、然年有豐凶、而額無增減、則凶年獨在民、而豐年常在君矣、殷監於夏而變通之、公者自公、私者自私、則年之上下、君

民所同無病於民然其弊也民必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或不治故周又監於殷而變通之百畝之中亦以十畝為公田而不豫定其孰為公孰為私至臨時徹而取之則民自無從岐視矣此貢助徹之所以遞變也然則下文所謂九一而助者何也此孟子為滕文公所定之助法非殷人之助也夫二猶不足魯哀公已云爾矣況至戰國乎孟子因時制宜使國中用什一之法而野用九一之法所謂九一而助者以九一行助法蓋其中百畝皆屬于公不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助本什一玆則九一猶是助也而非什一也說者乃謂殷人助法本如是失之甚矣○本文釋徹助字義而獨不及貢者蓋遺以待下文之言也○龍子語止不善於貢以下孟子解之○貢法蓋以數年之通定田之上下立之中數譬豐年三百凶年一百者以二百為定數而以其二十為稅豐凶不增減上之所取常均而下有苦樂之異也然夏因遊豫而補助之則未必有其弊但戰國諸侯重歛棓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徹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粒米狼戾言米之粒不愛恤而縱橫於地也○必取盈焉此取字甚輕左氏多例如祇取誣焉是也不可拘上取字只言取其盈數也○盻盻然音義曰盻說文五禮切亦四莧切丁作肹肹許乙切盻字說文云恨視貌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為訓趙本作肹不作盻也說文肹蠁布也肸振也肹肸古通用肹肹猶屑屑方言云屑屑不安也○稱貸而益之稱貸以利息貸之也漢書食貨志亡者取倍稱之息注云稱舉也今俗謂之舉錢蓋官貸之待明年秋成令出息以償之是名在假貸而實增賦也○雨我公田二句上有曾孫祈年故受以是句曰是雨天之所以祐曾孫而我亦蒙其餘澤云爾注以為願辭不當○惟字要認得清曰惟助有之可見貢法固無公田即徹法亦無公田矣雖字亦字要看得活曰雖周亦助可見周之本非助矣一部周禮既無公田字而匠人謂九夫為井蓋八家同井者殷之助也九夫為井者周之徹也其制本不同徹既無公田之名而詩所以有公田二句者蓋以公田名色流傳自殷人所耳熟又九夫之田公私分收則此田固不可指何者為公而亦豈盡謂之私乎一田兩名故一雨兩祝是詩人語言之妙孟子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乃斷章取意之法蓋明其原未嘗背周以決文公行助之心也○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是夏制已有公田之名與孟子不合何也蓋方夏之時禹平水土盡力溝洫而後成其為田天下之田皆公田也民為之耕而貢其十之一焉自上言之則此一者民所貢也自下言之則其十者皆君之餘也至殷人為助法則公田之外皆私田矣至周人為徹法則無公田矣然而曰雨我公田者徹法本從助法而變通之雖臨時徹取不先定其孰為公私而百畝之中要有十畝是公田故公田之名在周初不廢也蓋夏制有公無私殷制有公有私周制寓公於私逮及嬴秦決裂阡陌井田遺制蕩然無存而民各私其田矣王莽更名天下田為王田不得買賣而適以致亂豈非古今之異勢乎○設為庠序學校以理揆之滕本僅有國中大小學為君世子卿大夫適子肄業之所如王制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者是也孟子勸其復設鄉學故兼及之○夏時惟鄉有校耳至州序黨庠未有也殷則不惟鄉有校并州亦有序矣至黨庠猶未有也周乃兼用之鄉立之校州立之序而黨又立之庠焉蓋鄉學於是而始大備也黨庠與民最親故群田間之子弟而教以本行主於上齒尊長義取於養者以此也鄉校則於國為近故總於德行道藝三物之教其法綦詳義取於教者以此也州序則自黨而升介於庠校之間賓興之典實行於序而一以射觀之於儀禮可見故教以禮樂容節而以射為義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加備事日起而有功也庠者數句語意當云庠以養為義者也校以教為義者也序以射為義者也初設於夏者曰校漸增於殷者曰序大備於周者曰庠是三代之鄉學不同矣若國學則無有不同者也○先王之教其理無不全而學之必有次序庠之教以上齒尊長也序之教以禮樂容節也校之教以德行道藝也雖其事不出於人倫之外而學之之方必循循乎由易以及難由偏以及全焉若不問其年之長幼學之淺深而概以大者全者語之豈先王樂育曲成之意乎○其命維新句命謂天之眷顧寵祐也非指王者受命之謂○子力行之前篇

稱文公曰君此稱子蓋無義例注為新立未踰年之稱然則定三年之喪衡決不通○必自經界始經亦界也經界即阡陌之謂也漢書食貨志商君壞井田開阡陌闢者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阡陌田閒之道也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閒千畝澮閒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夫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之微意於此盡矣按周顯王十九年秦始廢井田開阡陌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及四十八年齊人築薛而孟子在滕距商君之卒已十有八年矣是時阡陌既開唯是商君之法或止及西陲滕以五十里僻處一隅井田形勢未盡決裂此孟子所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者是也○穀祿不平穀謂民之所納祿謂臣之所受○將為君子二句兩將字注以亦字貼之趙注為有也蓋為有一聲之轉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說苑引作善推其所有而已詩大雅婦有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為長舌是有為二字古相通也○請野請字貫到餘夫二十五畝止孟子令為滕國斟酌三代立制故曰請請字須着眼○九一而助句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注以此節野字為都鄙之地國中為鄉遂之地未是周官野字有對邑城言者凡曰國野郊野者是也有專言萊地者凡曰田野澤野者是也有別于國都而言六鄉六遂者鄉師遂人等職所言者是也有別於六鄉而專言六遂及甸稍者縣師遂人等職所言者是也是無有別於鄉遂而專言都鄙者周官凡言國中對郊言之則謂都城以內如載師司市所言者是也對野言之則謂郊關以內如鄉大夫遺人所言者是也亦無有專言鄉遂者況滕地截長補短不過五十里安能備鄉遂都鄙之制乎此節野字對國中言自當如鄉大夫之職謂是郊門以外也惟是郭門以內多是園廛涂巷城垣宮室其地不便井授故欲其參用貢法耳○前注以通力而作為徹之義此又似以兼用貢助為徹之義二說不相容○卿以下必有圭田節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然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嗣為士大夫者即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舊解以圭為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能成井者不能成井則五十畝為一畦畦之數又即由圭形而稱焉者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熙注病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以五十畝為大畦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亦即蒙上圭田而言○父未老而子既長亦是餘夫雖一子且然況多子乎何必云弟所謂妻子在口數者特指其幼弱耳注非○死徙無出鄉節是贊井田之善處○死謂丁夫死也民有死者而其家不他之世世居一鄉永無流亡之憂耳乃纔與徙作對若墓之遠近何干王政注不是○鄉只是鄉里不可作鄉遂之鄉看○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此正所謂正經界也然則井田之法必方乎蓋不然矣二程子謂不必盡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授民張子謂假饒地有寬狹尖斜先就得井地處為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夫三四夫一夫即不成一夫亦可計百畝之數授之是則稍寬處當如張子說極

孟子擧堯舜、他僞爲神農以壓堯舜、此便是亂滕主意、

二人來滕、一假一眞、兩相對射、敘次絕妙、其首句俱是特筆、因後並耕之說、倍師之速、故先用神農陳良二語、埋下根由、此左國之妙也、

尖斜當如程子說蓋方是法不是形古之九數第一曰方田以其事最重而算亦最難故爲第一若其田果方則執度以往足矣安用算乎如今之法橫五尺縱五尺謂之一步何嘗不方橫七丈七尺五寸縱亦如之謂之一畝何嘗不方究其所謂方者乃以東西并折半南北并折半如東十弓西二十弓則折作東西各十五是也南北亦然而以縱與廣交乘之算方而田不方故謂之方田也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爲例耳如天子規方千里以爲甸服而周畿內自陝而入河南其地斜長而曲以開方法計之則西都約方八百里八八六百四十東都約方六百里六六三百六十總計之得方千里耳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古人所謂方者大約如此漢儒溝洫之圖只是畫個硬局與棋枰相似其實天下安有此地哉○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孟子於齊梁言王政止及授田宅桑畜養孝弟乃大略中之大略也今於滕獨舉井田原委意義得失分劃美利制度無不詳悉備陳且及世祿之相因學校之并設未嘗不詳也然而猶曰略

者蓋更改予奪畫井分野因地因人因時各劑其宜實有一邊行一邊調劑原不能一時即知之而即言之也

許行章　四大段格（書法）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自食其力）（書法）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隆重）（心向化）（將二人組合）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伏倍師）（許行使之）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先揚一句緊轉）（此爲總主腦）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

祇就許子本身所不可少處、零零星星、漸問漸答、令他馬腳盡露出來、然後乘機跌入、極忙時偏作極閒之筆、孟子文最是此等處養局入妙、

連作詰問、步步攻擊、用三何字、妙在強聒、不盡不休、

此尚是空論道理、以下再証以實事、

隨說隨熱、精神不至汗漫、作大文字不可

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陡斷）（轉關）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瑣瑣屑屑有情致）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漸逼緊）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情致而入快利異常）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一氣傾）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逼出此句）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折得緊）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忽又轉到上意來斷）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然後總斷大人小人）故曰或勞心或勞力（數句書法一個易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映虫字）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一然）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此亦舜使、與前使益對）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不知此法、

上段以益陪禹、此又以稷陪契、輕重參差不同、而文法對待、總處分明、覺似兩小扇文、而又絕不板重、故妙、

此又將散叙數層作一總頓、見堯舜之用心絕大、全不在耕上、亦是遞斂之法、

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特而文法斷峭、爲一議論作殺、警動異常、）敎。則近於禽獸。（暗與上文禽、獸、應、）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再跌）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承上總）堯以不得舜爲己憂。（頓逆最重不同農夫）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倒接）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疊襯二語、忙裏偷閒、愈寬愈緊、）敎人以善謂之忠。（緊、）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再襯亦實、）爲天下得人難。（是主）孔子曰。（引証閒遠）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莫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起語突兀、搖擺不定、最是奇峰、

孔子弟子翻不倍師、其眞篤之情、一層進一層、至曾子而極、故後以異于曾子煞住、而諸賢已包裹許矣、

而不與焉。（應前治天下跌宕）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束、）（陡然翻入雷轟電掣）（逆接不盡）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警語峻）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極贊、文妙、）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且留住妙、）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衆人不倍師、）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人不倍師、）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委曲而不倍師、）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更爲不倍之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特甚其詞、一句斷倒）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出幽遷喬下、即可接子是之學二句、却又夾魯頌一段、以周公句作警宕、是進一步法、

以上闢並耕責倍師、正意至此盡矣、以下另生波瀾、在陳相爲敎窮之術、在文章爲換氣之法、於山窮水盡處、特開一境界矣、

亦異於曾子矣。（又一喻、借喻尤是醒快、）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重跌一句）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打轉變夏變夷）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與率天下而路句應）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特還他一治字）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此篇分四大段看。有爲神農起。至通義也。爲第一段。此段是頭。當堯之時起。至不用于耕耳句。爲第

二段。此段是腹。吾聞用夏起。至不善變矣句。爲第三段。此段是腰。從許子之道起。至末。爲第四段。此段是尾。第一段因其言並耕。而就其言逐層辯駁。筆筆用轉。總言百工不可耕。且爲則治天下。尤不可耕。且爲喝出大人之事。在勞心。爲通篇大主意。第二段歷叙古聖人之勞心。明其不得耕不暇耕。而堯以不得舜爲己憂以下。又用複筆反覆推論其用心以得人爲大。不在于耕。此段推得極開。而段段結到耕上。收得又極緊。第三段文勢至此忽斷。而隨接出陳良楚產句。應前陳良之徒句。引聖門諸賢之事師。以責陳相倍師。又爲幽谷喬木之喻以曉之。此段筆筆有將賓陪主之法。第四段因陳相又舉許行市價不二之說以爲辭。故復就其言以駁之。從許子之道三句。語雖單指齊物。而意實雙綰並耕以齊物之論。即並耕之論也。此段有筆筆用疊句法。○此是一篇大落墨文字。汪洋浩漭。踔厲雄奇。眞是前無古。後無今。後世大家能得其似者。獨昌黎耳。髯蘇氣雖充而豪邁有餘。精銳不足。況其餘乎。○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與陳良之徒陳相。兩提筆。使有下文無數文字在內。遂爲

後世史法之祖○未聞道也、說周公仲尼之道、非先王之道、從許子之道、四道字相呼應○孟子數問總要叫他自己說出一個易字來、及已說出以粟易之、又問其奚不自為、逼出他害於耕一答來、蓋害即厲、可見不易則相厲、而易則無所厲矣、此正針鋒相對、其意已足、乃又因食想出釜甑、因種粟想出鐵、總欲多其說以為難耳、而文字遂於參差歷落中見整齊、以粟易械器不為厲陶冶二句即從他易字翻駁他厲字、詞意何等駿厲、文勢何等犀利、然此數句亦即如許子奚為不自織之一問、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句、亦即如害於耕之一答、實與衣冠做兩段、乃詞語多寡、一氣吐瀉、又似另寫、是整齊中又參差也○上二句已辨駁倒矣、乃又入且許子何不為數語、忽又詰問、一連下三何字、并不覺鋪排、止覺迅疾、令人無躲閃處○此是一頭兩腳、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作一頭、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至害於耕、作一腳、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至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作一腳、然此兩腳層遞而下、非板對也、以粟易械器者四句、空中一擊、然後接許子何不云云、乃文

章連者斷之、斷者連之之妙○然則治天下一折緊甚、不特安頓二語、忽又轉入前意、以下又用泛筆以舒之、緩急相受、極妙文情○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言理不必兼、故曰或勞心以下、即此意、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勢不能兼、惟勢不能兼、故理不必兼○此段文字跌宕生動、矯變離奇、忽如山峰開嶂、忽如江濤蠡波、忽如游龍戲海、忽如駿馬兜韁、杜子美賦所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真奇文也、大文也、雄文也、快文也○當堯之時以下文字、極大鋪排、長江巨河、一瀉千里、視前又是一樣文法○然後中國句已遞到敘稼、恐文氣拖沓、故亟收住、而下文敘稼明倫、另作一番收煞○前段以厲字易字做眼目、此段以數憂字與用心字做眼目○當堯之時至而暇耕乎、是不暇耕、以事勢言、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至不用於耕耳、是不必耕、以事理言、然不截然畫開、堯以不得舜四句只似結上、而不知其暗以生下、一片無迹、此皆所謂文斷而意連、令人於無字句處可會、乃行文之至妙者也○前言堯舜而及禹益后稷契、下止言禹而不及益與稷契、卻入一前并不言

及之皋陶、大家疏疏落落、正不在此瑣瑣之頂針也○以惠忠仁以與人天下、陪天下得人、皆賓主法、孟文多此筆○責陳相倍師一段文字、悠揚舒徐、又是一調○以變字起端、以變字結住、兩言吾聞、未聞、前後相應、是此段章法○闢並耕責倍師兩意分輕重、故文勢有長短、然彼引堯舜之事、又引孔子之言、此亦引孔子之事、又引魯頌之言、乃無不相配處、不然則太偏枯矣○闢並耕責倍師處浪濤洶湧、極滔天之奇觀、末尾市價不二云云、又一小波瀾、亦復有餘勢、孟文往往不竭如此、蓋文貴有超然之趣、詳盡與聯絡皆病也、詳盡則無意到筆不到之妙、聯絡則無入不言出不辭之意、落筆能於此等處留心、則文自入超然之境○並耕是齊人同貴、是齊物、總是老莊學問○陳相言無偽、而孟子言其正是率民為偽、亦是對面作翻、與前文一樣○妙在即借相言屨大小同句作駁、恰與捆屨前後互映、前講並耕、止言治天下者不並耕、而饔飧者不可為治之語、尚未之及、今於齊賈處卻以惡能治國家斷結住、是不止結齊賈一事也、觀此一句、筆力千鈞、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為字有春秋筆法、許行並耕之說、託之于神農之言、便荒遠而無稽、故孟子則舉其實而可徵者闢之、如言堯言舜言伯益言禹言稷言契言皋陶、歷引種種諸人、都是為神農二字對針、蓋彼之所託者在無據之神農、孟子所引者皆堯舜以來可信之實事、此即刪書斷自唐虞之旨也、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遷當作班固、見漢書藝文志○聞君行仁政、井地之法固仁政、然此汎言、不專指一事○廛邑居之小舍、非市宅、亦非農民所受五畝之宅、氓無田之民也、受廛為氓、許行之辭已、文公與之處、是授田及宅也、下文種粟而食可證、則捆織為食、是其徒之事、非許行也○捆屨、捆捆、捆同織也、但比織用力為若束之引之使緊密也、非扣椓之義、詩大雅室家之壺、鄭箋壺之言捆也、孔疏云捆逼而密緻也○耒耜是二物、耒曲耜直、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是也、注以為一物、非○識賢君也、猶云有賢君之質、惡得賢、暗譏孟子之教不是、以致不能為賢君○許子衣褐、褐解見于公孫丑上篇褐寬博下○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且許子何至用之十八字作

一句何不二字貫下、○舍字注以止訓止、猶唯也、戰國策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舍字與此同○路與露古通用、露羸也、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或勞心或勞力、古語蓋唯六字矣、勞心者以下、孟子解釋之言○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何也、蓋蕩蕩懷襄之世、藏山于澤、環澤皆山、山澤不廓清則水道不出、而水不可得而治也、而此山澤者固盡為草木之所蔽、而此草木者又多為禽獸之所依聚而藏之、有非燎原之一炬不可者也、趙注、火官名、蓋即火正、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此官、但左傳明言閼伯為堯火正、當時未嘗無官、舜以山澤之任、非閼伯所能勝、而特命益攝之、故曰掌、猶曰掌火官也、然則掌火於洪水未治以前、凡此草木禽獸、益既能殺之、作虞於洪水既平而後、即此草木禽獸、益又能生之、其斯為聖人通變之智也歟○江淮河濟是為四瀆、謂其皆能專達於海也、河濟在北、江淮在南、曰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此禹治北條之河濟二瀆也、疏九河所以治河也、瀹濟漯所以治濟也、漯者濟之枝流、交於河者也、故禹

貢曰、浮於濟漯達於河、注諸海句、雙承河濟而言也、○九河、黃河入海之支流、禹疏之以殺橫流之勢者、今皆不可考、大抵河有九河、猶江有九江、古者數多、輒稱九、後世附會為名、難盡據也、○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禹治南條之江淮二瀆也、排淮泗而注之江、說者不得其解、或以為誤、或以為據吳濬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為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說文曰、排擠也、一曰推也、蓋折之使開之義、然則孟子云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也、水經注、淮水與肥水泄水施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水、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挑魏亦必由此、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盛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証、

孫叔敖時、開芍陂、當因舊跡為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同出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流斷、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跡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為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江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湖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荷澤、荷澤合泗、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宜洩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前淮流不為洪澤湖之患、○趙注、五穀為稻黍稷麥菽、○人之為道也、言人之為道如此也、為有一聲之轉、此發句也、荀子多例、○聖人兼說堯舜為是、其實堯之所舉唯舜矣、若禹稷益契、皆舜之所舉、故下文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也、然堯舜本是一體、故孟子混說之、下聖人亦同○父子有親以下五有字、兼固有保有二意、固有、所謂達道是也、保有、所謂五敎是也、言因其固有而保

有之勿失也○放勳曰云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音義曰、曰、丁音馹、或作曰、誤、路史陶唐紀曰、拼契司徒敎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亦讀曰為日、趙注又不以為堯之言、則今讀曰為趣者誤也○勞之五句、蓋古經之遺言、句句用韻、來、仄聲、風雅多例○又從而振德之、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使自得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自明其德也、恐其始勤終怠、故又從而振之、使之鼓舞而不倦也、此德字指民言、不指上言、振德之、與瞽遇之同文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三節言堯舜大人也、大人則為大人之事而已、當日堯舜只以得人為急、而耕非堯舜之事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是養邊事、敎人以善謂之忠、是敎邊事、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則敎養皆在其中矣、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凡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故其難易如此○有天下而不與焉、既為天下得人恭己而正南面、此舜之德度也、委任名賢而已不干預、故稱之曰君哉○子貢反、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也、○江漢以濯秋

陽以暴、只是極言夫子道大德盛、難以形容、幾欲摹擬彷彿、即足為潔白之累、蓋甚言以有若為似夫子而事之萬萬不可、非以此喻其道比其德也、○江漢取水之多、且潔、秋陽取夏日之烈、尤可致皜潔、周之秋、即夏之五六月也、注秋日燥烈、若作夏令之秋解者、蓋孟子雖際衰周、天命未改、七篇所言皆周正也、春秋時晉獨用夏正、見左氏傳、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見竹書紀年、孟子遊梁、其通國中止用夏正也、而對襄王七八月之間旱、仍以周正言、則離婁章所言歲十一月十二月者、亦顯係周正、乃朱子於彼皆明注之、於此則混言之、曾子獨非周人、而舉夏令耶。○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謂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續孫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也、說又見于滕文公下篇。○賈相若、注殊憒憒、許子之意、欲令上下所用之物、一齊無差等也、使上之所衣與下同、不別用美、使上之食與下同、不別用精、凡物皆然、則諸所需唯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物之情也、情猶素也、實也。○音義曰、蓰丁音師云、從竹下徙、又音灑、史記作倍灑、徐廣云、一作五倍曰蓰、徙字說文所無、竹下徙、說文訓簁箄、竹器也、蓰通簏、簏說文竹器、可以取麤去細、簏亦作灑、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離亦麗也、麗者連也、蓋五絃相麗則離也、由琴之五絃五倍之、為二十五絃而為灑、以其數五五而稱灑、故凡五倍即通稱為灑、灑通簏、又通於蓰、作蓰則傳寫之僞也、

墨者夷之章　通篇五層傳述格

（○書○法——○過○脉○）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款過徐辟）他日又求見孟子。

即墓親之厚、破其教墨之非、其言既真切易入、而貴賤兩字、欲翻奇闢、尤能使人無可躲閃處、

既搖惰而入于墨、復推墨而附于儒、為此兩歧之辭、

偏從不葬說起、此高一層著筆法也、

分明將一個仁人孝子、安在夷之身上矣、故其言易感、而其教易入、

孟子曰。（省得峻）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又不即見、生出文情）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跌、得、曲、暢、轉得沉勁）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接、得、醒、明、接徐子）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絕迎）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兄子鄰子、親疎迥異、）彼有取爾也。（○封○逆○二○步○）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晨○透○可○醒○）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論○直○指○其○情○刺入肺腑、於○序○事○中○忽○夾○議○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綜○由○裏○發○切○振○沉○痛○）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頓○宕○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入○字○傳○神○）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此亦辨論異端之文、昌黎送文暢序祖此、○此章道理極正、而用意極曲、措辭亦極婉、其開發人良心處、不深言而自省、是一篇極安詳文字、○豈以為非是而不貴、則是以所賤事親、實嘉其意而故斥其非、竟吽夷之無措口處、○且天之生物、又出一峰、巒倍增、起伏宕跌之妙、○夷之之葬其親厚、明是天良發見、不安於墨者之薄也、而孟子却從并不葬其親之時、其情其景、娓娓說來、使人心頭眼底、不跳自動、讀至孝子仁人之掩親必有其道、含蓄不露、墨者之非道顯然見矣、可謂筆端有舌、○文章之妙、莫妙於輕盈有態、飄忽有神、淡永有味、孟子文、詞瀾縱橫、鋒穎犀利、而中實具此三者、

所以為千古至文、即如此章、夷子思以易天下四句、豈以為一跌、然而一轉、則是一接、如綠波淪漪可愛、所謂輕盈也、夫夷子信以為二句陡然直下所謂飄忽也、掩之誠是也三句、明是厚葬意、却用此含蓄、使人於言外游咏得之、所謂淡永也○孟子文最善於記事、見梁襄王只記出語人曰四字、將許多問答、盡作追述之詞、所謂化板為活也、此章孟子與夷之並未相見、許多論難之言、只是徐子以告夷子、夷子以告孟子、徐子以告夷之數筆、便空靈之至、記事極有章法綫索、

吾固願見今吾尚病、固字尚字相照、可味、前日來欲見以病故未果、今日來學疾、尚未愈云爾、○夷之不來、不勿也、毋也、○吾今則可以見矣、言病既愈也○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句法與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相似、○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十一字共作一句、道猶言也○施由親始、則厚葬亦愛人之厚也、非始私於親、此句所以自解也、○彼有取爾也、離婁曰、所惡勿施爾也、據是則爾字助語、不宜訓然、○且天之生物也三句、古來無明解、總因忽却故字耳、夫夷子至罪也、是單駁愛

無差等句、且天之生物三句、則又雙駁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二句也、語意若曰、且夷子既曰愛無差等、而又曰施由親始者、我知其故矣、蓋天下人之行事、皆由親以及疎、皆以親為本、皆一本也、若夷子之行事、則既以親為本、故曰施由親始也、又以無親疎無厚薄為本、故曰愛無差等也、若非二本何為有是言哉○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易但云古者、不云上古、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不同、然二事相因、自有蘽梩之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螻蛄、短翅四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本草、一名天螻、一名仙姑、○嘬口就而囓物也、蠅蚋之食物、嘬刺而吮焉、故曰嘬也、曲禮毋嘬炙、當參考、蠅蚋固攢食者、但嘬字無攢意已、○其顙有泚二句、正是不識不知良心發出處、若稍涉情識、便非上世光景、非為人泚、言非他人見我棄親如此而發愧也、乃吾心自然不忍違之、面則泚、達之目則睨耳、非為人、正見是天、○反蘽梩、言盛土於蘽梩、反以埋之也、○命之矣、之、是也、與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之命之同、故趙注云、猶曰受敎矣、○史記孟荀列傳、蓋墨翟宋

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韓非子謂儒之後分為八、墨之後離為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夫七篇皆孟子所自作、章首直提墨者夷之、便有距墨之意、而重與論治喪一節、何也、蓋墨子以薄親為道、其葬埋之法、有曰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而引堯葬蛩山之陰、舜葬南己之市、禹葬會稽之山、以證其說、是即援儒入墨之漸、貴儉而并儉其親、是率天下而入禽獸之路者、自墨氏始、孟子一本二本之辨、實實指出儒墨異同處來、關係世道人心不小、而惜乎悅然若失者之僅有一夷之也、戰國墨道盛行、殯皆從薄、見有合于禮者、反以為踰、充虞及門、且有木若美然之問、於臧氏子乎何尤、故讀七篇而知二氏之禍烈也、

陳代之見甚陋、孟子所謂以利也、

上面敘斷不斷、忽然閃開、闖作引證、至末方敘明、古文斷續離合之妙如此、

從賓位極力頓挫、跌到主位、又趕進一層、直逼到水盡山窮、乃住、妙妙、

滕文公下

陳代章（一頭兩扇格）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輕婉）、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婉若輕淡）、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引別事作起、又是一格、）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急跌一步）、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緊○跌○一○步○直○逼○到○無○可○說○處○乃○休○）、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敘此段甚有致）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對映生情）、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古樸）、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頓○挫○）、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極力排擊以盡其勢）、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直○寫○到○底○真○刻○骨○見○髓○手○段○）、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深一步作跌、便醒而有力、非其招尚且不往、奈何不招而往、御者末藝、且羞枉己、而況抱道君子、孟子最善此陪法、○文有翻身就轉之法、機勢迅捷、如鷙鳥之擊、此篇如以利三句是也、○文家有一步進一步法、如山之嵐嶂層出不窮、非惟曲折抑且深遠、此篇且志曰、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且子過矣、三番起伏、遂覺尺幅間千百側峯橫嶺、競秀爭奇、○宜若可為、亦可為與、弗為也、緊相呼應、○志

末節將大丈夫三字、寫得暢快淋漓、而在論儀衍卻是反面、此之謂有力、見大丈夫之難也、

士不忘二句、孔子取之之詞、孟子述之、是倒裝法、比而得禽獸二句、孟子推御者之心、是用代字法、宜猶殆也、說已見上篇、○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為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畧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招虞人以旌、虞掌山澤之官也、不待苑囿、且景公之田、不必於苑囿、○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如通作而、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此章兩如字、俱作而字解、是轉語詞、萬章篇而居堯之居、而主癰疽與痔人瘠環、皆同、○禽是禽獸通稱、○請復、請辭、並請之趙簡子也、彊而後可、亦宜屬簡子、○範我馳驅、謂範其馳驅、即詩所謂不失其馳是也、勿講做範以馳驅、○詭是詭隨之詭、詭遇、謂廢御者之法、而適射者之意也、遇字即下文比字、偷合之義矣、非謂與禽遇甚耳、○如破、謂如手持刃而劈破之也、其易而不惑之○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即與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文意同、○總注揚說、寧道之不行句未粹、蓋去就失義、則吾既離於道、豈復有可行之道於我哉、揚氏是語、雖文中抑揚、而遂不免析道與去就為兩項、故不貼於本文、

景春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偏盡力一推）、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劈○頭○即○壓○）、子未學禮乎（入得輕妙）、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陪二句為賓主）、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寫得辨盡）、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本○意○可○笑○又○可○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句○法○莊○重○稱○大○丈○夫○身○分○）、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下五句反上三句）、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止兩句、便說得儀衍氣勢掀天揭地、○景春方稱儀衍為大丈夫、而

本明難仕，却從急於仕說起、

頓出則不敢以宴，反理始明了、

孟子却鄙之爲妾婦，方以儀衍之怒爲有逆鱗，而孟子却謂其爲順道，當面翻轉，蹴起奇峰，一順字便將一時縱橫人，狐假虎威，見不得人的一種技倆，直從隱微中揭出來，眞秦之照膽鏡也。○此章只是論儀衍非爲大丈夫，寫正照也，如開端言利言仁義之類，讀者不可看混。○豈不誠是爲得此之謂，前後呼應甚緊。○居天下之廣居三句，是大丈夫之本領，得志二句，是大丈夫之作用，富貴不能淫三句，是大丈夫之力量，此等人固非孔孟不能當也。○以順爲正妾婦之道，言丈夫之不如，何况大丈夫，是加倍識取，筆筆有鋒鍔，末節正言大丈夫實際氣燄光昌，讀之可生浩然之氣，昌黎詩臣論從此出、

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者，秦時已爲齊所殺也、○據儀禮士冠禮，諸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士昏禮亦殊不同，此文然凡諸命皆出於父母之意，孟子據其本而言，故專指父母，其實非與冠昏二禮有異也。○往送之門，往字一讀，即下往之女家往字，門是祭門，謂母自東下階，降由闈門，至祭門也。○行與居立配，當讀爲行步之行，廣居故居，正位故立，大道故行，言各有當也，下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上三者言、

周霄章　大開大合格

（意中先有難仕，度）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語在乎中，意注難仕）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四句禮文）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吸說明，添犧牲句，更詳到）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二句禮文，亦用反跌，醒甚）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緊注）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遙接法）

抵觸衒鬻，發頓正意，不言自見、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前後開合，此段兩翻，各極其妙）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如入本意，再一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方說出本意）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喻得之，笑謔，更醒，亦更趣）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喚起正意）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周霄與陳代、公孫丑、萬章，俱有不見諸侯之問，然皆開門見山，獨此遠遠從翻面說來，無君則弔之已急，假言也，出疆何以必載質，故問也，若隱若現，絕有情致。○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此從反面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此從正面說，相照作章法。○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乃承上通出則不敢以宴句來，非複說也。○晉國亦仕國也，四句四轉跌，頓極有波折，簡妙至此。○至末方是正問正答，惡不由其道句爲一章之主。○將不由其道中醜態，先在諭意中說得極情盡致，正面一點便醒。○未嘗不欲仕，收拾前數節，惡不由其道，解脫難仕，一問中用一又字，便一氣貫串、○欲字頂上兩願字來，惡字頂上賤字來，言願言欲，仕之所以急也，言賤言惡，仕之所以難也。○上段諸侯耕助八句，陪起惟士無田六句，有將賓伴主法，次段農夫豈爲二句，單言農夫而不言士，有借賓明主法，末段急仕之故，與難仕之故，於諭言中雙關到底，有賓主夾寫法。○大凡文字有正不能無奇，正之所不能醒者，得奇以濟之，而正者以醒，則奇者固奇，而正者亦奇，闢而驚人，何爲正，文之本面爲正，何爲奇，文之反面對面旁面前面皆爲奇，或從反面跌入，或從對面照出，或從旁面襯來，或從前面引入，更有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與一切埋伏迴應串插掩映，分合斷續諸法，非一二言所能盡，總之四面八方，紛紜交錯，明攻暗逼，無非曲曲爲本面寫照也，如此篇難仕爲正、

急仕翻面也則爲奇古君子之仕前面對面也亦爲奇惡不由道正面也而穴隙相窺則爲旁面而奇且亦有翻面中之旁面如載質及弔翻面也而諸侯失國農夫之耕先已借客形主非翻面中之旁面乎此又奇中之奇者更如孟子爲主周霄爲賓却添出孔子公明儀及禮文非又賓中之賓乎由後觀之未說惡不由道先說鑽窺之事未說鑽窺先說君子難仕未說難仕先說急仕而急仕更從諸侯農夫兩路襯來却先從孔子公明儀口中提出出疆載質無君則弔預伏於前而開端則以古君子之仕引起處處點逗絕不說明下陡然閃入賓路去到後合來點醒其意而文已住通章看來有多少排蕩次第奇峰怪嶺觀覽不盡到正面却寥寥無幾而已十分透露此用奇之妙爲文家三昧也

傳曰至則弔三十一字皆周霄語也周霄問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縈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蓋周霄意中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自來以此數言爲孟子所稱引失之矣○弔只是他人弔問或釋爲心中憂恤非也○急字是弔者急下文急字是仕者急霄意無君僅三月輒弔似爲太急蓋此一問暗含古人急仕之意急字前後不混然亦針線相貫舊解以此急字爲仕急不是○諸侯耕助四句祭統云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禮曰以下乃引祭義之文兼周禮甸師穀梁傳以備其說孟子所引則唯祭統四語最合○粢說文作齋云稷也又云齋或從次作粢字凡經典言粢盛皆粢盛之誤齍齋粢三字古通用爲祭祀之黍稷餈粢二字同用爲周禮之粉餈○惟士無田惟字作雖字看○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又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牲殺器皿皿所以盛物蓋盛器之總名也盛盎等字從皿可以見焉器字則所包又廣但簠簋俎豆等並屬皿而鼎俎諸物並屬器也○亦不足弔乎不祭不宴一與居喪相似故亦弔之○君子之難仕難乃旦反憚也阻也○與鑽穴隙之類也猶曰與鑽穴隙者同類或曰與字爲平

道與事道一言可決必從簞食天下極盡頭處說最爲奇警前人謂伊川先生講道理非不切實但少鳶躍魚飛之致吾謂孟子文更得龍跳虎卧之奇

孟子每自高擡身分蓋道理自是如此

聲讀屬上句與下章子欲子之王之善與之與同左國固多此例在孟子則不必然○自世皆趨樂慕利而逃跡丘園者遂高不可攀乃孔子則曰不仕無義又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孟子則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不敢以宴似必仕而後大倫正大義全祖宗之烝嘗可永引勿替然則不獨爲吾君吾民計也逆至求之而不能不得已而僅出於隱而其實非隱也不可仕耳非眞不仕也而乃曰高乎蓋自三代以後沮溺丈人遂爲千百年來神聖之絕詣而孔孟之道亦久矣不傳於世也夫

彭更章　交互問答法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先寫出一個泰得摸樣來）不以泰乎（○轉○業○實○捷○）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刀割斧斬集此快利）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此是何等政應得食無疑矣）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歸○怪○入○神○）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承勢曲跌）其志亦將以求食與（飛走如鶩）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此）志（霸而道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如○此○節○是○）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此篇有交互問答之妙前半篇彭更問三段孟子答三段因第三段彭更以志求食問故孟子以不必論志而論功答之而又借勢以食志食功反問之後半篇孟子問二段彭更答二段此是交互法

彼旣以志責士、不得不答食志、彼前以功責士、則於無功而志在求食者、不得不答曰否、彭更前之問與後之答、自相違悖、所謂理屈而詞窮也、末卽以非食志食功之說正之、通篇五問五答、前後交互、而末復一斷、此另一格、○此難法也、凡論體有難議體、則無之議體、貴乎直陳、論體取其反覆、故難法於論體最長也、○大旨只是有功當食、妙在千迴萬轉、○一簞食小於傳食者也、受天下大於傳食者也、兩面夾出、皆深進一步法、○非其道如其道、分賓主、如其道下、却不就本意說、就堯舜說、又入賓位矣、○以一簞食受天下、陪傳食、以農夫女子、梓匠輪輿、陪守先待後之人、皆賓主法、非其道、如其道、不通功易事、子如通之云云、皆反正開合法、尤妙者、反處說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正處不說農無餘粟、女無餘布、却另說梓匠輪輿、有參差變換之奇、○前曰於此有人焉、後曰有人於此、上下遞應、而句法變換、○輕爲仁義以上、正意已完、下因其遁辭而折之、亦可以已矣、妙在食志食功趕進一步、使他眞沒的說、愈出愈奇、

百工皆以功程食、乃獨以梓匠輪輿言者、梓匠所以爲室、人所庇以安也、輪輿所以爲車、人所乘以濟也、觀於易剝卦之上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可見輿仁之安宅、義之正路、義固有相通者矣、○仁義卽孝弟、卽先王之道、孟子嘗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前段通功易事、設以彭更作執政任事之人而言、後段有功於子、偏以受役於其家而言、○毀瓦畫墁、對文成義、畫當讀爲劃、說文刀部、錐刀曰劃、又曰刉劃傷也、又曰、務、剝也、劃也、是劃與毀義相近、

宋小國也章　一頭一尾、中兩扇格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大有畏意）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略作一頓）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天下餘其心緊射宋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放寬說更得）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

葛伯有是虐、此外無惡不極可知、天下到處匹夫匹婦、皆受此等殘害、水深火烈、日不聊生、以成湯之仁、安得不征以救之、此復讎之擧、所由來也、蓋旣有天下字、則匹夫匹婦、自不止一方矣、

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主者實以賓映）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反接突兀遒）侵于之疆。（他本無）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擧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屬前加之何畏）何畏焉。

反接、正頓、緊煞、極跳宕、又迅疾、又爽勁、

萬章之言、是疑行王政有害、故孟子辨之、先引湯武兩證、是文章大開局、末用不行王政云爾一筆、逆轉入宋、是文字大轉局、開處須鋪其恣肆、轉處須歛其靈快、○開口一答、儘可直入末節、但因苟行王政、而四海之內皆望之、欲以爲君數語無根、故中間引証湯武、先將現成行王政之效歷歷說明、則不行王政一語、才折得倒、○序湯兩引書俱作結詞、序武兩引書、却一爲君子小人之迎緣起、一爲取殘作証、錯綜變化、莫可端倪、○止不行王政一句、是正面主位、其餘皆反也、皆賓也、○湯始

征至民大悅一段、與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二句對、是言天下之民欲以湯武爲君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句、與救民於水火之中二句對、是言湯武能行王政也、末句於湯有光、由武王挖回成湯、一筆束兩人、更爲神化之境、

觀孟子與萬章問答意、宋王偃初政、尚有可觀者也、注云、宋王偃嘗滅滕伐薛云云、是時薛爲齊地、伐薛即伐齊也、至滅滕則無據矣、春秋正義云、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杜氏釋例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互異、竹書紀年又云、於越滅滕、惟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按宋世家、戴王偃東伐齊取五城、敗楚取地三百里、西取魏軍、而不及滅滕事、且據史記年表、偃立四十三年、齊滅宋、實周赧王之二十九年也、世家謂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則乙亥三國滅宋、豈宋滅滕乎、○孟子之所謂湯居亳與葛爲鄰、又謂湯以七十里者、指商邱舊國而言也、商邱者堯時閼伯嘗居之、後以封契、而相土因之

者也、其後遷焉、湯先世又在商邱也、後世稱之曰蒙亳是也、史記之所謂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者、指偃師而言、後世稱之曰亳殷、曰西亳、孟子之所謂復歸於亳者也、商自代夏有天下之後、自商邱蒙亳西遷於偃師、亳殷也、即伊尹歸亦當在征葛伯之前也、若謂湯爲諸侯之日、已遷偃師、則與孟子耕葛之說、不合、即謂遷穀熟、已不合耕葛、況偃師耶、且夏桀在上、湯何敢遷國於四百里之外、況八百里之外耶、所謂從先王居者、括地志謂本帝嚳之墟是也、孟子謂湯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書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由是言之、湯自征葛以至伐桀、蓋有勢如破竹、一舉而成、情不可卻、迎刃而解者也、然而初非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也、兵甲車馬之備久矣、則湯爲諸侯之日、其勢安得遷都、即其情亦何暇爲遷國之事也、皇甫謐云、湯都在穀熟、果然其在征葛以前乎、抑伐夏以後乎、伐夏以後、建都於偃師、豈穀熟耶、若征葛以前、則湯地僅有七十里耳、既在漢之薄縣、兼及蒙地矣、安得又兼穀熟耶、孟子曰、與葛爲鄰、葛在寧陵縣、元和志曰、宋州閼伯商邱、今州理也、州

境東西三百五十九里、南北二百一十八里、寧陵縣東至州五十九里、故葛城在縣北十五里、穀熟縣西北至州五十七里、然則以州城之民而往耕寧陵之田、且已數十里矣、若以穀熟之民而往耕寧陵之田、將遠越三百里也、有是理耶、故謂湯未有天下、居國蒙亳可知也、而皇甫氏謂穀熟、皇甫氏嘗謂偃師至葛八百里、豈能使民往爲之耕、然則三百里便可往耕耶、何其知偃師至葛八百里、而不知穀熟至葛、其間隔一柘縣、實有三百里之遠耶、至於湯之鄰葛、則又見於交鄰國章、葛之爲湯鄰、無可疑也、葛既實爲湯鄰、則湯居蒙薄商丘之地、可知矣、皇甫氏之失、在於舍近葛之蒙亳、而遠尋穀熟也、猶未嘗幷蒙亳入於穀熟也、乃後世則因而幷入湯都、南亳之說之謬、殆不可解矣、○葛伯不祀、祀者國之大典、外神亦具、不特先祖、○爲匹夫匹婦復讎、蓋汎言爲無辜被戮者復讎也、不獨爲是童子、而童子則虐之尤甚者、故遂征之、或謂匹夫匹婦指童子父母、或謂直指童子、俱未允、○匹之爲單、猶亂之爲治、結之爲解、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亦爲單獨之義、○有攸不爲臣

以下、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或係孟子親見之書文、其上無書曰字者、蓋蒙上文言也、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有攸不爲臣、注疏本不爲作不惟、趙注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知趙本亦作惟、玉篇心部曰、惟爲也、是惟可訓爲、有攸不惟臣者、攸語詞、言有不爲臣也、有不爲臣、故武王東征也、集注本竟作不爲臣、與古本不合、然其義是也、義從今作爲字、從古作惟、斯兩得矣、○紹我周王見休、紹難周王之後、以覲德之美也、注以天休命訓休字、非矣、又云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亦誤、此周人之辭、非商人之言也、○侵于之疆之與其同、侵于之疆者、侵于其疆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或曰后來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高誘訓之爲其、是其證、○于湯有光、蔡氏書傳云、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比朱注爲優、

說傳語則由少以至多其勢順行論善王則先多而後少其勢逆勸又可見變化之巧

提字甚玄取新醒之致

末二句煞得有陡古峭有斷岸千尺懸崖勒馬之勢

謂戴不勝章　上嚮下正格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映善大）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伏一薛居州）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映皆衆楚）（居州一段）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映皆薛居州一）（段）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接入本意）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文情甚暢）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正意是欲戴不勝多舉賢妙在首節先用諭發揮到次節正意只須一點便透○開首正提一句隨即歇住斷字法也不接正意而入諭離字法也子謂薛居州遙接首句續字法也對照諭言疏發正意合字法也離合斷續古文之法備矣○前後二段分賓主每節中又自分賓主

傅是師傅之傅與薛居州緊應不必訓爲敎○莊岳注齊街里名謂莊與岳並爲街里名也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皆此莊也襄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又陳于嶽即此嶽也皆齊城內街里之名○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去齊時年六十一歲已知道之不行也聞宋王偃將行仁政遂復之宋之宋亦之滕之心耳孟子自宋適滕是前去齊後事至是復自齊之宋也前至宋當君偃五六年間及十一年偃自立爲王蓋稱王者又八年于玆矣故孟子與戴不勝語稱宋王不勝即曾所與語之盈之也以什一去關市之征章想偃或有志于此雖圖之不成必不如國策所云射天笞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而爲桀宋之甚如果爲桀所爲孟子豈復至其國哉又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宋滅于周赧王二十三年在孟子卒後三年

偏用反筆煞向見字去觸異不羣

此又從見斷出不見來有矯

二子不見未有實蹤祇從所言想像而得更蘊藉有深味

故康王之謚不見孟子七篇也

不見諸侯章　反說見正意格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不）（迫必不可見也）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斷）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轉）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不先必不見也）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文色甚不露）可知已矣

不爲臣不見是總綱下三段皆說不見之義引古三平說有以孔子爲主者非也○三節俱是說不見而用筆極其變化段干木節反責不見的不是而不見之旨躍然陽貨節說見而不見之旨躍然曾子節並不說見不見只贊二子之醜附勢者而不見之旨躍然○大夫三句忽用注解陽貨瞯亡饋豚之故孔子瞯亡往拜之故兩面俱見○君子之所養句結上二子而今之君子之不可枉見意已在言外歐陽公朋黨論起用自古有之句中間援引歷朝而末後煞出規諷當時意其格局從此脫出

段干是複姓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迫斯可以見矣迫謂國君在門難於辭避迫字屬我○欲見孔子是欲召而見之也見字如字論語集注無音得之○陽貨乃季氏家臣何以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陽貨之所以稱大夫也襄九年左傳曰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夫不直曰大夫而曰其大夫則知

厚斂橫征、義同複藏

所謂大夫者、乃六卿之私屬、故與門子竝言、門子者其適子、大夫者其屬大夫也、此卿之私屬得有大夫、見於左傳之明證、又文十二年傳、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杜注曰、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陽貨在魯、亦其比矣、孔子是時、殆猶爲委吏、乘田乎、考之周官、地官有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即趙注所謂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又有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即趙注所謂乘田囿圃之吏也、魯季氏爲司徒、委人囿人正其所屬、是孔子爲季氏所屬之士、而陽貨乃季氏所屬之大夫、故陽貨得以大夫之禮自居、而孔子亦以大夫之禮事之也、○脅肩、班史吳王濞傳、脅肩累足、師古曰、脅翕也、蓋脅肩者、故爲竦敬之狀也、諂笑者、强爲媚悅之顏也、○未同、志未合也、○君子之所養可知、雖因二子之言知之、而君子句稍說開、蓋孟子隱以自寓焉、

戴盈之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上宜頓跌此則正論道截明快）

設喩奇幻、有鋒鋩、○詳于用喩、而略于正言、以正意即在喩言內、已盡悉也、

正義云、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市廛而不征、屬商、關譏而不征、屬旅、則此關市亦當分貼商旅、注謂商賈之稅、似矗、○今茲未能、趙注、茲字即年字、杜氏左傳注、以茲作歲解、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皆作歲解可驗、

公都子章　一頭一尾、中分四段、末作一束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起）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總冒）一治一亂、當

此一亂是氣化上事、然亦見當年人事尚未盡歉、得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一治、

此以人事之衰、拖累氣化、而天下大亂、

周公以人事之盛、扶天運之墜、而挽其衰敗、此又一治也、

到此天時人事俱不可問、亂將極矣、孔子以筆削正人事之衰、濟天運之窮、又一治也、

至此天運衰、人事壞、邪說起、無君父而人盡禽獸、彼此相殘、千年之變、於斯爲甚、是真一大亂也、

距邪衛正、以空言而作樁哉、真非三言兩語之所能盡、其較前所處倍難、而功尤烈、

（一亂）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不得已、禹出來一治）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指點神往、承頓作文勢）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又一亂）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下四句此亂自上者）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此又亂自下者）邪說暴行又作、（作一總勢歸往）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紂身）天下又大亂、（不得已周公出來）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又一治）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文謨武烈所）丕承哉武王烈、（以佑啓而咸正者、皆在周公相業中）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又一亂）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而懼字相照、爲不得已之眼目、又一治）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亂之根）聖王不作、諸侯放恣、（亂之終）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亂至此極矣）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切指其害）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更極其害）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此又一治）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

此又一治也

總收三聖人之事即可以直接我亦欲正句矣却又引詩將楊墨之無父無君對重言之看得極有關係然後順落下去邪說緊指楊墨詖淫並及楊墨餘波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總來）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二十字作）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句讀只過出下二句同應章首）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餘波）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上半部結處叙此章下半部結處叙由堯舜章與兩論叙堯曰章結二十篇同一意以文法論之由堯舜章截然四段無起無收此篇則有頭有尾有腹有總收局法之整齊而嚴密者無踰於此○當堯之時至不易吾言矣分作四大段看四段中皆先叙亂後叙治而四段叙法又有從淺入深

之妙叙世道之亂一代甚一代叙聖人之救亂一代難一代洪水之亂在氣化至暴君作而亂在人事矣然猶上虐下也至弑君父則下逆上矣然猶止亂臣賊子也至楊墨則滔天下而無父無君矣此亂之一代甚于一代也禹之治水猶行所無事周公相武猶有權焉若孔子則惟以空言救世矣然猶有筆削可假至孟子則徒以口舌挽回矣此治之一代難于一代也文家層次淺深之法於此可悟○余豈好辯哉二句提通章將己好辯之心思開口一聲深情如揭天下之生久矣二句提下四段明己好辯緣故只是欲撥亂而反治禹周孔子三段是實聖王不作一段是主皆承明一治一亂也昔者禹抑洪水節又將三聖人撥亂反正之功作一頓挫以引起自己好辯之不得已局勢至此如百川之匯大海茫無津涯予不得已也二句與章首同應已結住矣然竟促然而止便文無去路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二句文字之去路也大家爲文無不如是者其法蓋實祖於此○洚水者洪水也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是隨叙隨注天下大悅下又引書是隨叙隨贊春秋天子之

事三句及作於其心六句是隨叙隨議論必如此文字方有情致不平鋪直叙○周公節引書丕顯六句只是証明上文天下大悅耳講家强欲添出制禮作樂一層亦太不解語氣不見後文驅猛獸句乎何嘗有制禮作樂之意○書言文武並重引來却重武王口中是說文武意中專重周公引書之後當補天下之悅武王如此周公輔相之功何其大哉句看則脉絡清楚矣○揚氏爲我一段亦是隨叙隨議論中引公明儀語更有波瀾○此篇逐段序事長短錯落無一句相同左史不是過也一治一亂以天而言謂之氣化之盛衰以人而言謂之人事之得失其實氣化人事竟不可分別孰有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者孰有人事之得失而不關氣化者此意須善會○看來極衰之世天必生聖賢聖賢之生蓋亦有數存焉凡有世道之責者烏可以諉哉孟子一大感慨處蓋在于此○上者爲營窟營窟二字連讀說文營市居也凡市闤軍壘周帀相連曰營此則周匝其所居之域居之故曰營窟○洚水警我是堯之語不當據禹謨作舜之語○沛澤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劉熙孟子

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陷於沛澤之中注云草棘曰沛漸洳曰澤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芾名澤以水潤澤名通言之則沛之草即生於水故劉熙注孟子以水草相半爲沛也○三年誅其君按大雅大明篇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豈黜殷如此之易而伐奄則至於三年之久乎武王伐紂歸告成功於宗廟矣若又伐奄三年討其君則又爲一事非細矣何以今文尚書無誓誥大雅大明等篇無一語爲武王叙及之樂記安得云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乎武王必無三年伐奄之事也蓋竹簡亦有竄斷之時此節必有錯文當是本作周公相武王三年誅紂伐奄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錯二字也蓋誅紂伐奄在武王諒陰三年之外起事在三年冬四年春之間而虎賁革車非數月可備伐紂之大議三年內已定非議起於三年之後也然而諒陰之中雖知其事而詳問所不及故將言武王伐紂必先言周公相武王三年也周公亦有三

年喪而攝行相事者周公不爲文王後故也武王則居喪之義重於救民周公則君臣之義重於父子故不同也斷簡零落而傳寫者因成王時有滅奄事故以三年字誤屬於伐奄之下豈知孟子之文義粹而辭醇安有此贅牙者乎據尚書所言伐奄在成王之時然多方文明言至於再至於三先儒亦明注再叛三叛是奄蓋三叛而周公三伐之也其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卽孟子所云誅紂伐奄討其君者是也一是成王卽政之年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一是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多方曰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是也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觀其屢與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叛則正是一類又卽孟子所謂周公兼夷狄者是也○驅飛廉于海隅經傳無徵秦本紀謂蜚廉善走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時蜚廉爲紂石北方帝王世紀曰使作石郭于北方也石棺之銘乃秦人僞撰以諱其祖惡者孟子既云驅而戮之安得云不與王討但戮字有二義爾雅釋詁云戮病也此戮辱之義卽左傳所謂賈季戮臾駢是也說文云戮殺也此刑戮之義卽書之戮于社月令之戮禽是也史記謂蜚廉不與殷亂豈武王克殷時廉果奉使北方不在國內王既殺其子惡來乃宥其一死但驅之海濱終身不赦比于古之四凶以僇辱之歟○咸以正無缺無缺是圓滿之意○春秋正名分之書也正名分以明賞罰亂賊無所容身故懼所謂知我罪我皆以後世讀春秋者而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無其位而托南面之權黜陟諸侯誅責亂賊是孔子有罪矣乃孔子之意固甚望後世有知我者亦未始不望後世有罪我者何也孟子之論伊尹也有其志則可無其志則篡古聖人之事若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居攝孔子之作春秋皆當以是觀之是故知我罪我聽之後人孔子之意微矣○孔子作春秋懲亂賊蓋原爲一時而作而功自及萬世未初爲萬世而作也方孔子時王道既衰名分錯亂亂賊得因以肆姦邪孔子懼筆削魯史公然示諸世而後舉世始知名分所在亂賊以懼則其功蓋在一時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同一揆凡聖賢出世必有一時之功如此故孟子亦欲以其拒楊墨者追並之若如先儒所說志在萬世則孟子距孔子未久而楊墨復作其爲亂賊也大矣烏在其懲後世而又必待孟子闢之哉此則不可通者矣○處士橫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戰國時古之聖神賢智未有不遭其誣詆者故是非倒置荀卿與孟子並稱且有非十二子之說況其下者何可勝數○率獸食人當時諸侯虐政如此人將相食則人皆禽獸矣楊墨之害甚於虐政○公孫丑上篇云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云作於其事害其政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偶然也○禹抑洪水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抑下連稱是抑卽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洪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爲下鴻○荊舒是懲謂周公伐楚滅之以熊繹嗣封之事也蓋自季連封楚傳于夏商二代爲楚君者皆連之子孫熊繹者其支庶耳楚世家曰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有鬻熊子所謂在蠻夷者卽指荊伯在中國者若鬻熊是已知熊繹是支庶者武王之時荊楚未嘗失國故鬻熊雖沒其子孫熊麗熊狂未之廢封至成王之初楚與淮夷助武庚叛周周公討而平之然後封熊繹于荊山俾奉祝融之祀周書作雒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熊者楚人之氏此卽楚人叛周之說也又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此卽周公討楚亂遷其國祚之說也孟子荊舒是懲亦謂此已或疑周公至楚別無可證是不然昭公七年左傳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據此是周公嘗至楚可知呂覽謂周公踐商至于江南荀子曰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亦足以證周公之至楚也舒卽群舒淮夷之屬國亦與楚接壤故成王時附于熊盈之族○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皆所以正人心也而息距放三句又以息邪說爲主蓋詖行者卽前節所謂害事害政者也淫辭者邪說之泛濫者也從前節邪說者不得作看來當是如此○能言距楊墨者二句是明拒異端之不遜乎聖人之意且自托於聖徒也非勸人使拒注雖未必

故作深文處揮灑情

知道句。抑楊太過。夫能言拒楊墨者。豈不知道而能之哉。未知道而遽拒楊墨。將何所歸着。亦安能服彼之心。抑亦何以拒之耶。○楊朱書唯見於列子。墨子七十一篇今闕其八。其言大抵起于衰周之世。至戰國而甚焉者也。○呂氏謂孔子貴仁。墨翟貴廉。楊朱貴己。當時已成鼎立之勢。孟子所爲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也。抑七篇中與楊墨辨者無幾。而孟子自謂距楊墨者何。攻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其害仁害義之端也。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不義必歸焉。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卽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卽楊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强戰之事。以至弑父弑君。莫不生于有所爲。故夫楊墨之害道。必非二人害之。而歸者共害之。亦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其邪說詖行歸之也。如髡衍之誕謾。蘇張之險譎。孫吳之戰陳。莊惠之悠謬。申韓之慘刻。究其端。皆起于爲我爲人。極其禍總抵于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歸楊墨而已矣。七篇中性善堯舜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廣居之論。惻隱羞惡之端。知言養氣之學。發政施仁之畧。孰

非與楊墨辨者。何但與夷之言厚葬。與予莫言執中。而後謂距楊墨哉。蓋仁義之說伸。則孝弟之行立。天下曉然知不學不慮之良。立愛立敬之本。雖有邪說暴行。又安所施。孟子所謂經正民興。斯無邪慝者。意蓋如此。

匡章章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高標一句）。居於陵（居廉）。三日不食（食廉）。耳無聞。目無見也（地廉）。井上有李（物廉）。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先揚一筆）。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又○開○起）。雖然（○卽○轉○）。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打轉惡能廉句。深害中又能生下。妙法無邊。

此一大段。只是言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耳

神龍掉尾。變滅無定。而惡能廉意。不斂自到。是爲化境。

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詰○難○敘○法）知也（○意○實喻數惡能句）。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何須於陵）。兄戴蓋祿萬鍾（何須辟纑）。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頃、居、事、寫、來、如、見、）。則有饋其兄生鵝者（饋、鵝、自、是、交、際、常禮）。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指點生動）。出而哇之。以母則（○翻○）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點）。若仲子者（○卽○以○蚓○作○收○）。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倒。以下廉字正意未明說。一句但辨仲子之不得爲廉。亦不實指其避兄離母之不可爲廉。而但就其不居不食與所居所食者辨。不能充其操。卽以子矛剌子之盾。見仲子之行事。卽仲子亦有所窮。使仲子更無可躱閃處。用意甚犀刻。○前後起結。皆以蚓況仲子。乃疏蚓處止二語。蓋言蚓之無所求於人世也。此下卽應言仲子所居有室。不能不待於人之築。所食有粟。不能不待於人之種。以與蚓相照矣。乃更及於所築所樹之爲伯夷盜跖。一筆寫出兩層意。且以未可知放空。參死句爲活句。靈通繑變莫過於此。○是未可知。愈駭愈妙。兄未必跖。而仲視之如跖。則非伯夷所築所樹。安知不就是跖乎。○此篇行議論於法度之中。寄聲色於言詞之表。瓌而不纖。宏而不肆。左國有其姿態而無其格。韓蘇有其波度而無其顏誠。千古之絶調也。○首段言其居。言其食不食。言其耳目聞見。更言及井及李及螬及咽。蓋已瑣屑極矣。乃後文之言巨擘。卽從耳目生出。言蚓卽從螬生出。言食鵝卽從食李生出。言出哇卽從三咽生出。前後相映。俱成妙趣。○凡文字瑣細則

傷氣、而此則正以氣運之、文字豪宕、多逾格、而此則一以法行之、上下呼應、擒縱自如、按之絲絲無不入扣、○好辯章後、何以復着此章、作結、其脉實從上章無父無君來、孟子時異端蜂起、如許行之無君、墨子之無父、固已仁義充塞、舉凡忠孝廉節之事、皆托爲詭異、以博名高、如子噲子之之禪國、仲子之矯廉、其所害于世道人心者不小、故孟子闢之、闢矯廉、即拒楊墨之意、即不得已而辯之之意、

匡章爲人以通國稱不孝、觀之、蓋拘守小節者、故於仲子有取耳、○將食之、將取也、書微子曰、將食無災、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作將而食之、語意可見、仲子飢已不能步、況能舉手、故匍匐往、拾蟲傷實墜在樹下者食之耳、○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即儀禮大射儀所謂右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亦稱擘指、鄉射禮賈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賈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釋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閽閻傷於將指者、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既夕禮亦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說文、拇、將指也、易咸其拇疏、拇是足大指、閽閻所傷是足、故下曰、取其一屨、而賈誤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于孟子、趙岐注、小指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季猶小也、孟子之意、蓋謂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以爲大器也、○惡能廉、義之有分辨處即廉也、仲子錯認廉、以一概不取爲操、則全無義、斯無廉、故蚓而已耳、上食下飲、上下猶言俯仰、黃泉地中之水也、以黃爲地色、故曰黃泉、非濁水之謂、○仲子似廉而非廉、如其所操、則非蚓不能充、是豈廉之謂也哉、孟子之意、未嘗以蚓爲廉也、注唯蚯蚓之無求、可以爲廉、恐失窾、下注未能如蚓之廉、亦然、○萊樹二字重、稍在盜跖一偏、○辟纑者、先以爪剖而分則辟也、績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績處以兩手摩娑之、使不散則緝也、說文、纑、布縷也、蓋爲布之縷也、貨殖傳曰、山而饒材竹穀纑、徐廣曰、纑紵屬、可以爲布、○齊之

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不必世卿、食貨志、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是也、○蓋爲王驩邑、又爲仲子兄邑、一邑分領、皆以爲封號、漢時猶然、○以妻則食之、中饋婦人之職、故食舉母與妻耳、若論所以易粟、則仲子屨亦是、不特妻之辟纑、

孟子論文卷之三終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五年八月　出版
定價三拾五錢

手錄兼出版人　熊本縣士族
竹添進一郎
清國天津在留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奎文堂　野口愛
東京日本橋區呉服町
六番地

借規矩六律陪出仁政勢極[illegible]

播惡於衆則有喪無存勢本緊注此特放寬敍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當時諸侯所大患者豈用覼縷方接出禮義數衰愈放寬覺愈遒緊

孟子論文卷之四　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離婁上

離婁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賓起）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以以宕反疊有分）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層）不可法於後世者。（層）不行先王之道也。（逆醒）故曰。（結）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借詩另起）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重死仁政）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結）（正陪）爲高必因丘陵。（叠繳忙中有閒而勢愈迅利反跌尤醒）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見起應落之筆）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結上四句）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虛留繳住）故曰。（結）城郭不完。（言强旁逼反繳）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言富再逼再繳）非國之害也。（正接國亡意）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繳住帶慨斬截）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上段責君語極警惕極熱此責臣語極簡意極冷亦先緊後閒錯綜變化之妙也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四排恭收先翻縱）恭（詠寶）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賊字止斷爲生罵義此章）

一篇文字用四故曰作章法隨論隨斷而斷語一層緊一層○通篇皆是用反勢倍覺迅奮有力○此篇大意是說平治天下須用先王之道而不正說却用反說第一節句句反說不待言矣第二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句略見正意却只於引詩中見之下則反說聖人既竭云云從所以然處著筆亦非正說爲高二句從實位著筆亦非正說也第三節惟仁者宜在高位略見正意却是用以引起下文下皆反說第四節責難陳善二句略見正意却是借以陪起末句亦非正言莊論也○通篇所以俱用反說者蓋齊梁之君孟子與言先王之道者屢矣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庠序之教正說已多而彼方自以爲智而終莫之行此亦必有謂吾君不能者從中沮抑之故耳孟子大爲著急故發此論四個故曰非古語蓋謂我平日所以如此云云也○第一段言不以仁政之弊第二段言行仁

政之效第三段警人君第四段警人臣上二段空論其理下二段方貼當時君臣實說此前虛後實法也○首段用二喻起筆勢嶙峋次段結處言其不智三段言不因先王之道者必喪正是不智之實妙在不順接而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云云矯變之至四段又引詩起而與前引詩反正不同何其警動至章末三語峰勢與章首遥應章法更極完固○惟制作盡善故遵之無過今憑空引詩將無過意預提在前聖人制作補寫在後勢最奇矯而補叙處仍借前面實意飄出波瀾語無兩設意分彼此極省事亦極充足孟子文往往如此眉山父子於此最得力○過字智字都就當時諸侯意中翻跌彼正自以爲智自以爲不差耳○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接得陡文勢便不平板以下即一片掃去○仁者接不忍人之政來○非災非害亦正是就當時諸侯意中駁落彼正以此爲大憂耳○入用臣一段即從上喪亡引詩順承下來毫不費力行文真有輕舟過峽之勢○引詩但以時語釋之又以實事釋時語之所以釋詩者運實于虛筆法玲瓏入妙○末結三言斬釘截鐵文氣至

振○責難陳善暗影自己在内黄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事見莊子婁朱古聲雙叠如邾謂之邾婁故離朱謂之離婁莊子駢拇篇駢于明者離朱是已司馬彪注曰離朱黄帝時人百步能見秋毫之末孟子作離婁是已○六律六呂是十二箇管與樂無涉漢後弁無此物而五音不絕於世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夫五聲有四清共九聲又有二變弁一變清聲特聲無所寄因造十二管以合之是五聲原有十二聲而後清濁高低轉環成調故虞書曰律和聲言以律合聲未嘗言正聲也且每管有十二聲即一管而旋用之可爲宮爲商爲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何以云以律正音蓋正者證也非刋其不正而正之也如公孫丑篇必有事而勿正少儀能正於樂人不能正於樂人皆此義○堯舜之道道字當如聖字看○仁心仁聞范說引齊宣爲證未當夫不忍一牛是孟子發摘探本之論而人皆有之者未足作仁心之證且仁心必舉仁民之類而後可○徒善徒法言不暨於先王而小智相詫以爲善爲法者也朱注主心說恐非孟子之意○不愆不忘不愆者不

愆乎舊章也不忘者亦不忘乎舊章也言不愆忘而率由者是舊章耳○聖人既竭目力爲云云首節離婁公輸師曠是客堯舜是主是節忽奪離婁公輸之規矩與師曠之六律並歸之聖作皆是仁政之用蓋抽客内事移之主内以見聖人非離婁諸人可比然仍是客至既竭心思爲以下正是主中之主○繼之謂竭耳目心思之極接續有此制作出來○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三段文勢相協○爲高之丘陵爲下之川澤不拘增築丘陵以爲城郭浚疏川澤以爲溝池之類謂凡爲高者皆襲丘陵之象爲下者皆襲川澤之象因云者襲其自然之象不必指實此數句禮器亦有之曰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語意亦可見○不仁而在高位直貫至幸也爲一氣總言不行先王之道則必亡耳不仁之人不行先王之道者也下文道字法字度字義字禮字皆指先王之道說○上無道揆六句正是播其惡於衆之實○播是布散之義謂害所及之廣也注貽字未

貼本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滿朝不信其道、百工亦不信其度也、工、只工人、非百官、蓋工不信度、即無法中之一事、度是度數、如車旗服色、都有箇降殺、以辨等異、四民單舉工言者、惟工之制器能亂成規也、此自上方員平直來、而正五音亦包之、○天之方蹶、猶言天步艱難也、非天欲傾覆之謂、○兩猶沓沓、前猶猶其語也、後猶猶其意也、○言則非先王之道、只是不知稱先王之道者耳、非如字與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之非同、宜與上兩無字對看、○泄泄、說文解字、呭字下引詩作呭呭、多言也、楊倞荀子注、作詍詍、詩蕩篇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是以沓沓屬笑語、蓋笑言浮躁之謂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諮諮然而沸、注云、諮諮多言也、依此則沓沓字、亦可从言、而泄字本或从口、或从言、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注作怠緩悅從之貌解、非也、

規矩章

補出至字、使可法、

聖人句、道二二句、看叙兼說君臣、意實偏重君邊說、臣處乃賓耳、

再進一層、說出賊民慘禍、深警當時諸侯、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一層）國亡。不甚。則身危（二層）國削。名之曰（三層）幽厲。雖孝子慈孫。（又生出一層）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法堯舜是正面、生下仁字、不法堯舜是反面、生下不仁、聖人人倫之至、是從前面補寫一層、爲法字作先路、規矩方員之至、乃先從旁面陪出一層、爲文字之寬勢、孔子道二、引作結應、是中間關鎖、暴民以下、深著其禍、纔是後面一層、○道二見得出乎仁便入乎不仁、無中立處、故連用而已矣三字、俱是喚醒之詞、○一不法堯舜、即係賊民之君、而蹈弑亡之禍、見堯舜斷不可不法也、○此章前半兼說君臣、後半乃單說君之賊民而不說臣之不敬、何也、蓋亦影自己在內、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孟子本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也、而其如君之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何哉、舌敝口乾、而君不悟、故發此論、不知此意、則上雙下單、不成章法矣、○說至幽厲百世不改、見身雖亡而惡名猶存、危言至此、可畏也哉、

暴其民讀斷、甚字連下、乃其禍有甚有不甚也、○幽厲兼諸侯言、魯有幽公、晉陳鄭皆有厲公、若耑以周言則宜曰厲幽、不宜曰幽厲也、○此之謂也言詩所謂鑒者、正謂鑒此身弑國亡、身危國削、名爲幽厲之禍也、

三代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接○入○主○意○）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前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正主）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後賓）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後賓）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新○奇○醒○換○）

國之所以廢興句、是一篇主意、從天下說到國、此是將賓引主法、既喝出國字、則主意全重在諸侯上、却將天子與卿大夫士庶人、並列言之、此是將賓伴主法、連用數不保字、末直說到死亡、無非警惺諸侯、○並舉以爲奇、單抽以爲正、前既提明國字、則末節今字、單指諸侯、不煩言而自醒矣、○樂字、下得有趣、○文章不用譬喻、便呆而不靈、實而不虛、一部孟子、用譬喻最多、蘇氏法之、故文最長于用喻、如此篇通章正說、收句忽用惡醉强酒一喻、作結、便覺警切、

西東周、猶西東漢、西周則幽厲亡之、故曰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孔子亦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平王東遷之始王、魯隱當其時、故春秋托始於此、其意可見、○强酒强自勸也、周官司諫、强之道藝、注强猶勸、

三其字與下己字身字自字一脈相貫

陡起陡住中間頓敘迅疾著語不多而力湧江河

愛人章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三峰矗立）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總一句）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章先分後總先說效後引詩咏歎尺幅而具大勢○上章言不仁之禍是就末流上推此章言身正之福是就本源上推

○篇中數反字是眼目

人指本國之臣民○自反有修省克治體行推廣意○身正是自反之極天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

人有恒言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圖關說過大學）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章綱領條目俱該於中）

孟子語只三句却有多少波瀾人言無本字孟子拈出本字人言無身字孟子推出身字更妙在三句一樣句法並不另起頭緒讀之渾然無迹

孟子發明在就恒言上探本挈個身字來示人不重言之序上

爲政不難章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敎溢乎四海（創論陡有至理）

首三章皆言仁政後三章則歸本於身而前自身說到天下次自天下說到身三則於家國之交抽一巨室言之其實皆一意也○結用沛然德敎句正應爲政不難雖極短文而照應自密

不得罪者謂有以服其心耳此正切定春秋至戰國時勢而爲之論聖賢正非空講一個理如此○

惡死亡恥受命是不仁之君一點微明未盡故孟子即就此指點

五年七年審時度勢確有把握小國特指

次於大國如滕之小自當另論

收從喻住語率神全氣象精警

一國天下慕之與沛然德敎溢乎四海須與辨清層次慕之是慕此爲政者也沛然德敎溢乎四海是政無阻也惟天下皆慕此爲政者故政之行處無阻也慕之自是前一層沛然德敎溢乎四海自是後一層

天下有道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師字妙）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逼到極處愈緊愈轉）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無敵）詩云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首節懸空而起說個大德大賢意中便有文王一種在說個弱小意中便有齊景在孟子本是望人爲大德大賢本是望人挽無道爲有道乃却提一天字一若受役爲理所當然而不可違者用筆如此使人不測○德者心之所蘊賢者品之所成其實皆仁也○齊景節固是證小役大弱役强之順天然極力爲恥字寫照越說正該如此越使人愧赧不堪○不曰法堯舜而曰師文王以下引大雅文王之詩也○上帝既命應天字侯服祼將應役字寫得氣燄勃勃正與齊景作反對○前今也恥齊景作轉關後今也恥周文作反映執熱一喻與先師一喻相照既激發之又歆動之又慨惜之似

兩扇又似廻波使起手劈分兩樣處倍加不測○孰熱不濯之喻與無敵天下之旨甚遠然極有意與他處引喻不同

涕出而女於吳注謂吳蠻夷之國景公羞與爲昏非也吳周之伯父春秋以其僭王夷之耳當時諸侯不以夷賤之也魯且越禮而結昏齊獨恥乎特恥其以師昏耳所女者說苑以爲闔閭吳越春秋以爲大子波闔閭子也卽左傳大子終纍吳越春秋爲是說苑殆於闔閭下漏一子字耳○殷士膚敏殷士謂殷之遺臣與商孫子沒于涉若以爲商孫子之臣是於周爲陪臣豈得與祭焉○祼將周官天官小宰祼將之事注將送也祼將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祼將於京注謂諸侯助祭於京師此在禮原有之然如何助法當何時一來京未有言及者嘗考諸侯朝覲法唐虞四年一朝夏商五年一朝周六年一朝然猶疏遠不易至有一不朝再不朝三不朝之文豈又有助祭一條在朝覲外者且朝覲必輪年而祭則大饗大祫頻年有之又且卜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年同

日而齊集於廟此必無之事故中庸宗廟序爵在祭統文王世子諸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是以鄭注序爵曰爵者公卿大夫也集注添一侯字曰公侯卿大夫後學皆以異姓當之此誤也特祼將之禮在周頌有客振鷺二詩而尚書益稷有虞賓在位伊訓有侯甸群后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衛駿奔走康誥有侯甸男采衛和見士於周洛誥有王賓殺禋咸格蓋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如武王初定天下則天下諸侯咸來助祭武成所云是也或王者建都則亦一至如成王創建東都親享新邑則六服群至康誥與洛誥所云是也外此則惟新君卽位一助祭耳如舜卽位祭宗廟益稷所云太甲卽位奠殯祭廟伊訓所云是也然則助祭來京惟新君卽位一行開國建都則特禮矣夫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時至然則時至之際如遇禘祫自應隨祭亦未必定助祭之時與助祭之法也○仁不可爲衆也夫此當以夫字斷句蓋孔子讀詩而歎之也傳二十四年左傳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傳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二十四年傳曰愷弟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皆引詩而詠歎之與此正同國君好仁二句乃孟子承而釋其義○不以仁不以濯語勢相呼應以字並當訓爲用濯者以水沃熱物也濯在執熱之先不是執熱而後以濯注曰濯其手不是

此孟子目擊諸侯之不仁將至亂亡而發首句抗聲長嘆使人毛骨都竦

自取字先從旁面繫出奇別

引書只重自字

不仁者章　議論夾援引格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突如而來三其字伏自取歸束遒）（簡）（反折嗚咽）（急脈）（緩受法）（浪花叠綺）

自取是章旨乃於前一毫不露卻於孔子聽孺子歌中透出來然後極力發揮取徑甚別○前雖不露自取然於安危利菑樂亡亦未嘗不隱隱見出孔子領會歌意但仍其辭止加一斯字而理趣躍然○起手飄蕩極雄快之勢下接孺子及孔子云云變出清新意境如雷奔雨驟之餘有一庭草媚花香之趣文品佳絕

滄浪之水禹貢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是以漢水中有洲名滄浪而漢水經流遂號滄浪也漢水經絡鄖郢地連紀郡咸楚都矣歌意蓋以漢流本清方水漲時則沿漢溪澗自山而溢推盪泥沙下入於漢因而濁耳滄浪楚水其歌楚人之歌孔子南遊楚涉漢而聞之屈原漁父亦楚人也故其歌同

開首一反一正、遞層捲入、又一樣文變、

雖甘學戲、却以調笑出之、

兩今字文法長短參差、妙絕、

○自侮句、極重、毀與伐皆自侮內事、觀然後而後之別、輕重可見、

桀紂章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四句反說、而暗指當世諸侯、却是正提）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以下正說、而於文勢却是反面）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一賓）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再賓）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歸重在此）（三賓）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反收却是正）憂辱、（收）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大國既大、秦亦不見、孟子早知之矣、）

上章重不仁邊說、為悚惕之詞、此篇重仁邊說、為鼓動之詞、入手用反起、結處用反收、中間正言仁者之必王、妙在將此意俱於喻言內發透、今天下節只須一點、而意自明、此文之全以客意作正意處、○與聚勿施、正是仁政實事、講至歸仁止、用喻意聯翩而下、用筆甚快、○民歸仁、一層不仁者又敺其民而與之、一層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將兩層合成一層、文字最是整齊、乃歸仁一層、先正後喻、敺民一層、先喻後正、因上下喻意接連一片、遂不覺其為兩意、文字又甚變化、

○首節是白描文字、下接兩喻、縮紫濃麗、是著色文字、濃淡相間、文家秘妙、

與之聚之、與者謂事、聚者謂物、並是實事、非如聚歛之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此承雖欲無王不可得已而言、喻當今之世、行仁政而王者之易也、假令病者不過三年、而艾必以七年為期、斯無及矣、今病者尚可七年、而艾乾三年、即已可用、則何為而不畜乎、至三年七年、乃古人恒語、古凡言數者、必三五七、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則以五與七言、三年之艾、七年之病、則以三與七言、蓋數極於九、至十則復為一矣、五其中數也、自一至五則三為中數、自五至九則七為中數、大戴禮記明堂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亦以七五三為中、即此義也、故古人舉得半之數、則曰五、不及半半則曰三、過乎半則曰七、易曰、三日不食、又曰、七日來復、又曰、七日得、詩曰、其實七兮、其實三兮、又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又曰、五日為期、論語曰、三年有成、又曰、比及三年、又曰、善人敎民七年、皆是也、若至少之數、不可以三言者、則曰一、如一鈞金、一杯水是也、至多之數、不可以七言者、則曰九、如九合諸侯、叛者九、起是也、左傳五侯九伯、五者舉其中數、九者舉其極數也、後人不達古語、凡言數者、必求其義、斯鑿矣、○今之欲王者句、是好聲口、緊接上節末句、說到雖欲無王不可得、自是人皆動念、但不是一欲便了、須要急下手、猶七年之病、一連讀、意便上下相屬、兩苟不、只逼得一個急字意出、

七年三年、終身亦只逼得一個急字意出、若將三年之艾讀斷、便不能直捷痛快、○志者奮發有為兼最銳最堅二意、

言非禮義、直是謂安宅正路不好、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直是謂吾身不能居安宅行正路也、說來好笑、豈不可哀、

自暴者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通篇重自字、言仁義人所自有、而人自絕之、故可哀也、首段連用四自字、中間連用人之二字、亦暗藏自字、末言曠弗居舍弗由、亦是暗藏自字、○上先斷後釋、下先釋後斷、亦見變化、

自暴是一種剛惡的人、自棄是一種柔惡的人、論語所謂下愚、與暴棄異科、此不可援作說、○吾身

字可玩、正見人同有此性、同有此軀殼、必無不能爲之理、○仁以居心、故曰宅、義以制行、故曰路、安之云者、卽作德日休、爲善最樂也、正之云者、卽無偏無曲、如底如矢也、○自暴自棄、卽此便是可哀、然於此說個可哀、猶嫌未透、而本天率性上一層深微道理、亦難與他說、只就眼前存心行事居處往來間、指出無危無殆、終身樂地、不偏不曲、萬事攸宜、正好安身利用、以爲自己百年地步、而乃以暴棄終之、可哀意倍覺警切、

道在爾章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上二句虛籠、

下二句正說、

此卽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之意、而說得加暢、○合天下之大、無非人也、合天下之人、一親長盡之矣、

其君臣夫婦朋友之倫、不過卽此以類推耳、是故親長之間、卽所謂道也、道不在爾乎、親親長長之間、卽所謂事也、事不在易乎、天下人人皆有親長、而親長之道、直遍乎天下、天下人人皆有親親長長之事、而親親長長之事、已遍乎天下、而天下皆平矣、

居下位章（層層遞推出誠字、）

風檣陣馬、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補○淸○上○一○層○道○理○）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責○重○思○誠○）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正○說○一○層○）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發○反○面○）（○總○歸○上○文○）

主意在章末二語、曰獲、曰信、曰順、皆動也、首節反遞而下、卽不誠未有能動一句之意、○不誠其身句下、本可直接至誠云云、今却單提誠字、發揮四句、指出不可不誠之故、用筆如龍蛇捉不住、○前後一脈旋轉一氣、

獲於上、爲上所得也、與不得於君則熱中之得字同、下文不信於友、不悅於親、並一例、非得君之謂

○事親弗悅之悅、彼自悅也、悅親有道之悅、我使彼悅也、○明乎善、卽格物致知之事、卽思誠之功也、○誠者天之道也二句、中庸注、誠者眞實无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无妄、而欲其眞實无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似優、○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目、故愼思爲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括其辭、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身爲誠身之要、

伯夷辟紂章（先叙後斷格）

二老者數句、句句頓挫、使伏爲政於天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極○力○推○高○）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含義甚深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開首橫空而來、作讀不解、所謂讀至終篇、通首乃無一閑字、順逆之間、可悟文家機彀、○天下之大老、及天下之父、歸之、此是極奇句法、大老者、有仁天下之心、治天下之學、超天下之才識、天下之父、父字、兼尊與親說、德爲天下之達尊、又爲天下之共親、此是孟子鍊句鍊字處、○焉往以上、皆實、諸侯以下、入主、○孟子、伯夷太公之流也、齒德俱尊、有歷鍊天下之精神、通徹天下之學識、年益高而

道益隆、得一願治之主、不難反手而成功、蓋此卽天下之大老、而爲天下之父也、但當時諸侯少一能行文王之政者耳、前以二老歸文王引起、論斷曉暢本位一拍便住、雖不顯然自負、而名世之具在己、平治之機將闢、亦有不得而辭者、五年七年在孟子當日實有把柄在手、不同影響浮談、

作字句絕屬文王、興字連下讀屬伯夷、漢人皆作興連讀、未免犯重矣○來句末語助、而微帶催促之意、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漢書陳湯傳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陶淵明賦歸去來、皆是也、盍歸乎來、是自促之語○善養老者之者屬文王、勿誤爲老者○伯夷初避位至於首陽、後又避紂而居北海之濱、古所謂北海者、大抵謂今登萊以北、遼右永平以南之渤海也、孤竹在今永平府撫寧縣地、南濱海、卽所云北海則伯夷未嘗遠離父母之邦、亦如季札之退耕於野也、續漢書琅邪國海曲、劉昭注曰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按今沂州府日照縣漢海曲地、其東卽海、史記曰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東呂

蓋卽殷之呂國、爲太公父母之邦、太公亦以天下無道、家居而不出、若釣渭之說、孟子不言、知其妄矣、據史記志疑曰、紂十五祀、西伯得呂尚、漢書謂文王沒後四年而克殷、無逸謂厥享國五十年、則紂十五祀、當文王卽位十年有餘、文王之政已成矣、故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孟子言太公次於伯夷、則太公之年、不及伯夷、而太公之歸、又後於伯夷耳、孟子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則太公之年、當少於文王也、以文王與紂之年推之、則太公歸周之年、當必未六十、年未六十而得與伯夷並稱大老者、太公雖下老之年、未久立爲太師、則以兼有達尊之三、亦得稱大老也、年未六十而稱老者、孟子又曰、樹之以桑、則老者足以衣帛、五十非帛不煖、則五十已得稱老也○七年之內、七年舉大數而言、國之大小固混矣、且有之內二字、則五年不須別論、猶言遲速不出七年也、

求也章（闡開引起）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故字是繳上之辭、却又增出連諸侯、筆底花簇之至、

析入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一篇主）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夾四句强戰罪案所以當服上刑之故）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像語不嫌卒讀）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倒點法）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深惡强戰、先以富國襯起、後又於富國上增連諸侯一種、總以甚强戰之罪耳○看他中間極力描寫戰之爲害、正是明其罪甚其刑處、

求也三句、蓋亦孔子語、以其爲叙事、故不必摽孔子○鳴鼓而攻之、蓋借軍旅詞言麾之門牆外之意○況於二字、蒙到盈城○罪不容於死、言死而有餘罪、蓋罪大而刑小、不足相容、喻器盛物也○冉求所坐、便是辟草萊任土地一科矣○詩小雅、東有甫草、蓋澤畔草所生之地、謂之草也、是地也

先王棄之、不與水爭利者也、周官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萊者休而不耕、以息地力者也、自李悝有盡地力之敎、商鞅有墾令、則草無不墾、萊別受畮、而皆征稅、但以富國而已、漢書食貨志、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是土卽田、而地乃非田、而可以出利者也、任者專責也、蓋書國中應墾之萊田與澤草之可墾者、專責之吏士、使督民開墾、而以墾否課殿最也、此蓋李悝商鞅之法、故孟子惡之、注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則三代之政亦必如此、而奚罪哉、○戰國人牧多嗜殺、糜爛其民、兵連禍結、以慘目傷心之舉、視如飲食啓處之不可一日而離、强戰者乘機而取祿位、逞能盡力爭地爭城、殺人無算、以致肝腦塗原、膏液遍野、眞所謂率土食人者、孟子目擊而心傷之、故書之於策、以警當時而戒後世、唐人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又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千古傷

閒意漸次婉娩、直要逼出權字、爲不援張本、與周霄欲討出一急字、爲難仕張本同

心、未必如戰國之尤痛也、

存乎人章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虛起）眸子不能掩其惡。（實發）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賓）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主）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緊點）

爲但以言觀人者發、竟提眸子突起、至次節方補出言字、筆勢崢嶸、○前後兩人字照應、上段在人身上說、下段在觀人者說、○瞭眊二字、是鍊字法、知能出于不思慮、故曰良、瞭眊出于無心、故亦曰良、良、猶眞也、眞率無僞、不容修飾之謂、○據聽言觀眸句、是章以有事之時而言也、或爭辯或訟訴、非謂平時、

恭者章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虛挾其[illegible]）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此章專爲時君假竊恭儉之名者而發、○侮奪人之君三句、一氣讀、惟恐不順句、暗含故意作恭儉意、說文又部云、奪、持隹失之也、支部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奪取當作敓、經典通作奪、奪爲手持隹鳥失之、卽脫去之脫也、奪乃敓之假借、○惟恐不順焉、以順爲正之順也、恐人以己爲侮奪、故務飾其聲音笑貌而順從人之意也、順下襯焉字可見、

淳于髡章

淳于髡曰。（一反逼法）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寬引）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又申二語點）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清推字跌下有勢）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正喻入化）

一句、

此與周霄章同一局、彼從正意上作反勢、此從借言上作反勢、上段言禮言權、下段言道言手、明禮與權可並用、而道與手不可並言、末句冷而尖、○嫂溺之喻、具見滑稽口吻、末節若先言嫂溺援之以手、後言天下溺援之以道、然後轉落手援天下、文氣便不緊簇生動、接落亦不順便、可悟文家三昧、○是豺狼句、極口唾斥、又注出一權字、反似授人以柄、淳于乘間突入、似乎必勝、孟子只據理直喝、己應手而倒、○天下溺矣、以正似諧、此問應如此答、

權、今之法馬也、道、譬衡也、法馬之輕重、隨物之輕重、務以正衡爲事、是取譬之義、○禮所以行於常、權所以行變、守定法而合于道爲禮、事有變而禮不可以守、寧違禮而合于道、是權也、權與禮對、不與

道對、諸家或把權與道對說、不可從、又注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句、未安、夫權與禮究竟二物矣、安得合爲一也、○天下溺援之以道、道字包得廣、發政施仁、是援天下之道、而己不可枉、亦是道、說個援天下以道、則己之不可枉、隱然可見、故謂己不肯枉、是道可也、謂不肯枉己、己盡援天下之道、不可也、講家或謂不肯枉己、正所以援天下、未免過火、○援天下以道、援嫂以手、所以援天下之溺、與援嫂異也、

此等文須玩其筆鋒轉折、兼深簡勁處、

不教子章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止一句斷明、下）教者必以正。（特申其意）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究上不行）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聞者聞曾子也

末句中有守身意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古者句頓斷下又賜開兼父子說若指上說則與前重複矣

不教子言不自教而立之師也⊙反字重看所以愛其子者乃所以夷其愛故曰反夷⊙夫子教我二句寫出其子意中愁懟之狀如此不必口語故不着曰字⊙孔子問伯魚學詩禮則亦似不親教孟子說古人易子而教之義故特舉不肖子以示其勢必至此非謂每人如此也○父子相夷是父自傷其慈子自傷其孝也非父傷子子傷父之謂⊙不責善注引王氏不是事父母幾諫非責善而何戒子亦責善也此特說易子而教之義非謂絕不教誨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

事孰爲大章　忽平忽側忽合忽單格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句句相形）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閒一句方不大謬）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徹托挽合）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總○結○全○章）

此章專言事親而所以事之者有二、一守身、一養志、舉曾子以爲法者、曾子蓋守身而能養志者也。○孟子文字最緊健、亦多竭情、此獨先作兩開、及合併後、又作兩開、若問若答、廻環宕漾、乃議論激勵之餘、忽接以敘述、若有情若無情、文情紆展綽有餘裕、又別是一樣機調。○曾子惟能守身、故能養志、而守身實際、不用實敘、只用吾聞之矣一句暗含、以曾子之守身人所共知、無庸鋪敘也、敘述養志之後、一句總結、而守身以養志之意炳然可見、此種筆墨、豈後人所能到。○孰不爲事云云若直接守身爲大、而移不失其身四句於後、未嘗不文從字順、今乃故亂其緒者、蓋不如此則恐人將事親看輕了、此孟子立言周匝處、而上既有不失其身四句、則守身爲事親之本、即於兩本字內隱隱照出。○事親守身爲事守之本、則守身爲事親之本可見矣、絕不正點、而從兩項平舉中透出神化之筆、

守身者事親之一、養志者事親之一也、有謂守身正所以養志者、糾纏不清。○此章爲借口事親而甘於失身者發、識得此意、則前二節平側處可解矣、首四句平舉、次四句側重、次四句又平舉、其平舉處皆語平而意側者也、大意若曰、言事者孰爲大、事親爲大也、言守者孰爲大、守身爲大也、事親守身固皆爲大矣、然而有次第焉、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即此以觀、凡事有本、槩可知矣、即以事而論、孰不爲事、而以事親爲大者、事親實事之本也、以守而論、孰不爲守、而以守身爲大者、守身實守之本也、凡事有本、然則守身爲事親之本、斷可知矣、曾子能事其親者也、而所以能事其親者、實本於守身、惟能守身、故能養志、然則事親者必如曾子之守身以養志而後可也、若徒以養口體爲能事其親、而身不能守焉、則曾元之不若矣、烏乎可、○若曾子者可也、此章只論爲孝之趨向、不論孝之淺深、曰若曾子者、則他人同類者亦在內、不特示曾子一人、程注恐非正意、此若字與尚書若虢叔若散宜生之若不同、

爽若哀梨、快如并剪、

人不足與適章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三句一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通篇只重格君心句、前用人適政閒翻起、是前一層意、中用仁義正作柱、是分疏心字意、末用國定

句緻轉人與政意在内是總收只七句而有開合之法眞有縮丈爲尺縮尺爲寸之妙○惟大人一頓格君心之非其事正自多端蓋正身以先之至誠以動之委曲以諭之從容以化之借端以悟之誘掖以成之故

惟大人爲能也

人謂百官有司不足與適謂其過惡不足指摘也間者謂指議政事疵病也人與我對故曰與政不對于我故不用與字古人不拘儷耦自如此今注疏本間字上有與字按音義出足間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據阮氏校勘記岳孔韓本皆然俗本因上句而妄加與字耳○君心未正而徒欲紬小人政秕政難矣蓋一小退而一小進一秕廢而一秕與是不可勝爲者而其實不足爲者○集注用人之非行政之失是屬君者也即亦君心非中之事矣恐失文意○格字兼感格○程說引孟子三見

不言事然是出荀子不必眞有此事也不當采入

有不虞章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求全只是修己求完全非求免於毀○兩有字見多少感慨意○毀譽久之亦自見未有終能掩其實者王通以無辨止毀良是故有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誘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修己而平物也

人之易其言章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天下事不容以易言也人往往輕易於言者以無身任之責耳若身任其責則知其爲之難必不輕易其言也

人之患章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我字反映子敖）（克有罪認罪仍不知罪處留更妙）

人之患不獨好爲講學之師凡欲上人指導之心皆是○聖人舍己從人察邇言詢芻蕘不以一毫聞見知識先人其不好爲人師也如此常人則恒挾知識誇聞見唯好教人而不好受教其好爲人師也如此所以孟子謂之患○患字病根全坐在一個好字然果知理道之無窮則其心自虛所謂學而後知不足也

此又前一層意

樂正子章

（大○書○之○書○）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當）來見我乎（頓挫唱　不知罪妙）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亦）昔者（不知罪妙　意在挨語在詞）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更不知罪妙）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此章孟子之言妙在句句似無理○首句便見書法○若不立案於前則通體無根既有記案則文字有生發矣故子亦來見一層昔者一層館定一層層層折叠滿肚皮不受用而又總不道明虛留淡歇唯以神氣應之尤爲破格

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本意在責樂正子失從之罪故姑就不早見長者一事爲此苛刻之言以讓之蓋欲其察識其本意也

謂樂正子章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提明）我不（失賊）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此兩章當是同日之言蓋正子認罪之後孟子稍遲又說耳合爲一章讀之方見其妙○此章仍不說子敖之爲人只責樂正子徒餔啜一徒字見得他無所取而又含畜

蓋樂正子孟門高弟固亦以行道爲志其從子敖來乃欲因以行其道也夫衛卿可得之言子路猶

且以告樂正子之賢未及子路其從子敖來亦無足怪然孟子在齊尚不得行其道於樂正子何有卽使得仕於齊亦徒享萬鍾之奉而已故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說此章者多謂樂正子之從子敖不過藉省道路資糧之費故孟子以徒餔啜責之夫自魯之齊相距甚近所費幾何爲此說者徒欲回護樂正子而不知其視樂正子也反陋矣○以字指學古之道言以是爲餔啜之資

不孝有三章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舉○得○重○）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圓轉）告也

此章本意重在無後爲大不是贊舜特引舜作證三不孝趙氏無確據不宜采入○無後是我之無嗣也我之後亦是先祖之後矣雖然不當專以絕先祖祀作解何則舜有弟象象卽有子無乏祀之憂則舜可以不娶與此爲不通孟子嘗稱廢大倫懟父母不以乏祀爲言也其意可見○繼嗣與稟命孰重則繼嗣爲尤重矣權以稱之而知其尤重不敢拘稟命之小節唯全宗祀之大事是謂舍輕而取重也猶字之意如此

仁之實章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說禮樂二段詞簡而理盡覺禮運樂記諸篇煩而多支矣○樂斯二者一句已完言樂斯二者爲樂之實也下文是發明樂斯二者所以爲樂之實之故寫得淋漓透快後人說理能有此醒透乎五個之實字五個是也字俱是指點之詞而上二段是主下三段又是推出言之故用三個斯二者

綰到上段○只此事親從兄而無限道理俱從此出亦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之義○首二句指本性之實際智之實以下指工夫之實際樂則生矣以下指效驗之實際

首句虛空而起另是一種機局

天下大悅章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從反面說他心事）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一層）天下化（二層）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化定本一串分出兩層更爲醒豁

此是舜一論贊突起突接氣勢雄偉○末段寫得情致淋漓○盡道尤重得親順親俱該其中矣○本意不過說舜能得親順親所以爲大孝妙在前幅不用順而用逆不正說而反說後幅又從順親推出化定二層以醒出大字尺水中生出無限波瀾○若不推出化定二層則底豫之爲大孝終不醒透○此篇文字入妙皆在複語處著精神

凡人天性之薄由於名利之見視猶草芥全無名利之見矣○得字屬親不屬子與獲乎上之獲同謂不爲親所得是親不喜我也非得其悅之謂○不順乎親父子之際有乖違悖戾也不必作論道解若心與之一而不違恐太深○天下化以子道而言知無不可事之親而竭孝此是化矣若父之慈本文未及言也○爲父子者定謂父子之道理定也雖父子並舉亦重在子道○瞽瞍底豫蓋古經之言而孟子稱之

孟子論文卷之四　據朱子集注

離婁下

舜生章　雙起單收格

相去四句、極力描畫、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兩句對三句、錯綜不板）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章明聖道之一、舉舜文以概其餘、尚書大傳鄭注、及孫疏、俱謂負夏衛地、非也、舜虞幕之裔、仍居故封、故謂之虞、舜生長於今平陽府之境、耕歷山、在蒲坂、今蒲州南三十里歷山是也、陶河濱、蒲州沿河之境也、漁雷澤、抑雷首山下之澤矣、流傳以歷城爲歷山、定陶爲河濱、皆非也、歷城、定陶、去虞遠矣、孟子以諸馮負夏與安邑之鳴條並言、則其相近可知、諸馮卽蒲坂、蓋諸古讀都、都馮之反語、卽蒲也、負夏昔山之下、皇甫士安以爲負黍是已、卽南河之南、舜所封國也、登封有負黍亭、夏下黍三字、皆韻近相假借、舜生長於其祖國、迨治水成功、封於南河之南、故曰遷於負夏、自登封蒲坂、抵岐周畢郢、適千有餘里、若衛地去岐、將二千里、孟子何言千有餘里乎、此足知其非矣〇郢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云云、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云、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从阝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郢楚之郢〇周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畢程去岐不遠、故統云西夷、以此推之、諸馮負夏鳴條、同在河東河南、又審矣〇孟子堯舜禹文王皆言崩、無言卒者、此言卒、非崩薨明矣、卒、終也、末也、但謂其末年所常居者耳、竹書舜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五十年帝陟、可以證爲〇夷、鄙也、東夷西夷、猶云東鄙西鄙也、不得以夷服釋之、趙注曰、諸馮負夏鳴條、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又曰、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趙意以諸馮負夏鳴條爲東方負海之地、故在夷服之中、然東方負海之地、去岐豐何啻千有餘里、此顯與經違、非也、集注一依其文、不察之甚〇符節古以竹爲之、故字從竹、後世乃用玉用金耳〇其揆一也、猶言其軌一也、若合符節、是虛說、其揆一也、是實說、言聖人其揆一、故其合若符節、然注以揆作活字解、非也、

子產聽鄭國章

有記案、有斷案、有經遠、有重疊、有繳應、有推論、語意鬱宕、極文章之能事、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層）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轉）歲十一月徒杠成。（二層）（轉）十二月輿梁成。（三層）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轉）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止五十五字、而波瀾萬疊、由於句句轉也〇惠而不知爲政一句、斷煞徒杠節、發明此句大意已明、君子二句、又從對面反照、以見不必濟焉得句、又收到不能濟、已覺千巖萬壑矣、末三句抉出悅字、而卻賜閒乏論、神妙不測〇平字義最大、如陰陽之和、不私一物、時雨之甘、不長一類是也、此章聽字是例、聽政而以乘輿濟人、是案、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是斷、必須先看明聽字、古者王眡治朝則冢宰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治則冢宰聽之、侯國亦然、下文爲字、平字、皆從聽字生出、既審于聽、爲之平其政而已、安用我身料理〇惠字、與論語其養民也惠惠字同、皆德愛及人意、注以私恩小利絀之、非也〇惠固是美德、但不知政體、則其惠不廣被耳、然惠之爲美德自若、故下置一而字轉之〇釋宮石杠謂之徛、注引孟子歲十月徒杠成、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凡直者曰杠、橫者亦曰杠、杠與榷雙聲、孝武紀云、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

齊王用人昔進今亡輕如犬馬重則土芥矣

忽生波瀾未主先賓借賓點主文字既有曲折而語意乃爲詳盡痛快

推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橋水梁也梁水橋也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則爲陂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民未病涉言九十月之間民猶未患水之時君子以成杠成梁所以廣仁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正意言人民之衆畢竟濟不得未說到國中之當涉者衆但爲餘意在裏面亦不妨○子產此事此不過適見寒涉心惻暫一爲之非必常如此也事與田單解裘衣涉淄者同戰國時或以此稱子產故孟子借之立論以備王政之一并歸重於乎政耳不然子產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豈徒杠與梁之切於民者而反不知乎

君之視臣章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上四句實此）土芥（一句主）則臣視君如寇讎（補一層）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一有禮）（二有禮）有故而去則君（三有）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禮點明）（然得鬆遠上段緊）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此段主）（亦補前一層）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緊得去遠）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王問頗婉曲孟子前後詞俱極峻利○前段雖兩兩較其施報而輕重畢竟不同此尊卑之分也此章言君臣義合其感應自如此耳非教人臣以當如此也○先於其所往只是定其安處使其不顚沛流離耳不必稱道不必收用○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此對上文導之出疆而言謂君使封疆之吏搏執之也搏執之則不得去矣或其臣有如伍員之橐載而出昭關者是不可得而搏執也於是其君又極之於其所往若晉錮欒氏之比矣○極是困窮極之於其所往卽困之於其所往也○君臣本非論施報之地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常理也但齊王之病已深使孟子不苦其言則其病不瘳譬如桔梗猪苓雖不如參朮之上品而亦視時爲主蓋其病深者其藥不得不毒其過甚者其言不得不峻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費藥石不動聲色自然啓發之理是聖賢之別也○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義

無罪而殺士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大旨重竦懼人君邊不重人臣見幾邊兩則字見勢之必然兩可以字見幾之當然

君仁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格心章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警人臣謂君心之非既格則仁義之心存仁義之心存則人與政莫不仁義矣此章是警人君謂君仁義則臣民莫不仁義矣言各有所指也

非禮章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倒裝陡勁○重精于察理

非禮非義仍着一箇禮字義字其理極精細非時中而能權者不足語此故曰大人也

故人句、極悠裕、而其間句、忽變爲險峭、水方流而山已峙、文中實寓此奇觀、

中也養不中章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正說）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反說）

上下兩截、一正一反、重責成父兄意、○故字結、如字轉、則字煞、

中當讀若從容中道之中、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孟子語意、正與此類、○養如養花一般、栽培灌漑、則天全而性得矣、樂字、正從養字來、有欣欣向榮之意、○父子之間、不責善、然亦無有聽之者、聽之則棄之矣、養之一字、有許多委曲調劑在、故不獨子之幾諫以諭親於道也、父之於子亦然、○賢不肖相去二句、承上樂有賢父兄說、凡子弟樂賢父兄者、以其能養耳、若棄不養、去父兄不肖者幾何、正與上文賢父兄句相應、非父兄與子弟較量賢不肖、○不能只是不足字、

人有不爲章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不爲者、非但有守、且有定力、故可以有爲、而後可以四字、極着力、

言人之不善章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提醒人語、○卽無後患、亦不當言人之不善、有傷忠厚、必有後患、人何不自審、當如何三字、醒得婉冷、

仲尼不爲章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言不以下、作一句讀去、則道理圓融、無滯礙矣、

此亦爲墨子發之、

深造以道句法倒裝、兩面俱重、自得自字妙、居安、資深、逢原、直畫自得中之真效、令人首肯、

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止於待小人、不惡而嚴已也、

言不必信章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兩必字、死滯不活）

從無適無莫章脫出、

蓋信果元是美事、而病在取必焉、大人胸中寬裕、而所期者唯義矣、故未嘗取必焉、全無規規硜硜氣象也、○注未嘗不信果句、恐失正意、○大人之言行、信果者十之九、不信果者十之一、○君子之言近於義、則是可復矣、然事變之來、有不可逆睹者、卽復其言而害於義者、大人豈固執一信乎、行果效此、

不失赤子章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質易良、成長之後、失之者多、夫大人德盛才茂、足以酬酢於天下、而仍有純質易良本色者、斯爲貴已、此與爛熟世態機變鋒出者、相影則見焉、全本擴充、非孟子之旨也、

養生者章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非輕言養生也、正以甚送死之重耳、

君子深造章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只重自得二字、而工夫全在深造以道中、三層皆自得之妙、收得自得、仍要繳出深造以道來、

自是自己非自然自得謂得之於己也但其功則必得之於潛心積慮實踐體究之餘非可頓悟非可助長所謂深造者是也○之字虛指之辭是孟子心得而獨知之者以不說破為妙蓋學問中之實功真效層折步數非確有閱歷如何道得分明道得分明乃知其確有閱歷既非影響之談則如何以道如何深造如何居安資深而遂逢原於左右此中妙處俱從實功得來於此知孟子真有其功矣斯言也其殆從充實光輝之後躍躍不自已而追而溯之者乎○資之深言其可以為吾行事所資藉者蓄積饒多蘊養深原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原源同言取於左亦與源會取於右亦與源會前後遠近唯其所適莫不會焉以形容自得者融通從容之光景耳非至近之謂

博學章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上章兼知行此單主知言）

二說字只是講明辨釋意不必微向人說道○何謂約融會貫通而歸於一也詳說於博學之中無非為此此亦孟子追溯從前之閱歷者如此○語氣重反約而工夫全在上句與上章同頓悟與訓詁終非聖學

以善服人章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煞語打轉首二句此為以善服人者發

善服善養就心之公私分出較前章以力以德在事上言者更微○天下臣民皆在王者度內如天地之視萬物慈父母之於子畛域悉化故人之善者以善養之而益進於純粹即人之不善者亦以善養之而漸消其查滓非以服人而求王也蓋其心唯恐天下之不進於善而多方涵育豈若雜霸之主特著其一二端之微長以迫協於天下者乎看透養字而王者之心事明白王者之政治詳盡天德王道並該於是矣

言無實章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為人君多忌諱者而言之言人君動言此言不祥然凡言無實不祥若必求不祥之實唯蔽賢之言當之夫使斯民不被其澤而國家不能救其敗亡者皆此蔽賢之言階之厲也王導之於伯仁張浚之於武穆雖賢者猶不免焉可惕也哉○將甚言蔽賢之不祥故以言無實不祥引起猶將言送死之大事故以養生之不足大事引起注前說是也

徐子章

（緊與一層宜注末句）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承○頓○　○點○明○　○疾轉）

（歸本學問正意）

此章就水指點學問後來曾子固墨池記之類祖此

原泉斷句連混混讀非也○混混水流貌不必作湧出○科空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跿跔科頭集解云科頭謂不着兜鍪入敵也亦空之義○有本無本從指凡事為是若曰原泉固有本而凡事有本者皆如是水也溝澮固無本而凡事無本者皆如是水也七八月句上須補如字看雨集謂雨降著地如鳥集之集也非聚之謂聲聞過情只是舉示無本中一件耳不必討出徐子有躐等干譽之病○君子恥無本非恐不繼非徒恥便有反躬務本意注語有病○此章不必挾川上嘆說可也

且曰亟稱則其不止一語可知

明於二句說知、平叙、由仁二句說行、折宕、

人之所以異章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危○慎○）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禽獸昏而人明、禽獸塞而人通、所爭只些子耳、○物事也、人皆日見庶物、自不能明、日在人倫中、自不能察、惟舜獨能明、獨能察、此孟子舉切要處、敎人當於明察二字留意、前既說君子存之、故以舜爲證、講家却以君子存之爲得之淺、以舜由之爲得之深、遂分君子聖人爲說、非孟子之意也、

禹湯文武分敘、錯落簡淨、周公接敘、層折真確、而寫周公尤爲活現、至今如生、

禹惡旨酒章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串對）湯執中、立賢無方、（錯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遞行）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板對）周公（總承另喚、局法一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層○折○叙○法○）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相○業○艱○難○寫○曲○盡○）

觀威鳳一羽而知五色之皆備、聖人之行不同也、各舉一二事而聖人之全體見矣、蓋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一二事者全體之所散見也、不知其全體、但觀其一二事而已足矣、苟知其全體、進觀其一二事而益明矣、此章但用六七十字、叙五聖人行事、簡潔錯落、鬆活曉暢、備威鳳之五色、窺搏象之全力、爲難得耳、

惡旨酒而好善言、易溺者莫如酒、難容者莫如言、唯禹反嗜旨酒之心、以嗜善言、其嗜好之篤可知、旨酒善言相形說、重善言上、不重旨酒上、猶言好德如好色之意、注引國策、難信、○湯執中、商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此卽成湯之中也、○視民如傷、左傳亦出、文王以百里撫六州、猶是亂世也、注民已安矣、而猶若有傷、不是、○望道而未之見、而如字、不必讀爲如、文王之德純而不已、與道爲一、而其心如望道而未之見、卽是其與道爲一處、望道字是我與道猶爲二、望字上帶上句如字而讀之、其義自明、望是渴望之望、注望道下着如字、未透、○泄如字、脫漏也、謂不以其近而忽之、不泄不忘、只是全體洞徹如此、譬猶潮水上來、灣汊浦漵一時並到、○伏生大傳云、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據此則所謂四事、謂四時之事、○其有不合者、其字直指四事、

以首二句爲主、下正發明春秋之所以爲作也、

王者之迹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是遞一步陪法）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此又是遞一步陪法）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點○醒○緊○）

此章重在春秋之義、前從詩亡引來、中從晉楚間襯、末以事文陪點、間忙間出、極其逸峭、○迹卽車轍馬迹之迹、周制十二年一巡守、至方岳之下、朝諸侯於明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是天下皆有王者車轍馬迹焉、巡狩之禮廢、而王者之迹熄、於是太史不復陳詩、而詩卽從此亡矣、其時

士君子固亦作之、且傳播之、是故春秋時所賦之詩、多出東遷以後、然不采詩、卽謂之詩亡可矣、夫昔日之詩、王者所陳而觀之者也、黜幽陟明、章善癉惡、皆於是乎在焉、此日之詩、聽其自作自傳、莫之陳也、雖復憂時感事、陳古刺今、奚益哉、此春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魯之春秋、亦晉之乘楚之檮杌之類耳、何以云作也、蓋其事則齊桓晉文、誠不異於乘與檮杌也、其文則史、亦不異於乘與檮杌也、然而有其義在焉、是義也、孔子本王者之慶賞刑威、而爲筆下之褒貶予奪焉者、然則今日之春秋、非魯之春秋、而孔子之春秋也、故曰作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是謂降王於風、而雅亡之說、固不自朱子始也、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列黍離於國風、然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且周公陳王政而作豳風、卽王師征伐、皆入之、王之名風、何嘗是降、若云雅亡、卽平王東遷而正月諸詩猶在也、并云風亦

亡則自邶以下作者尚多故詩亡者謂采詩之官廢而朝廷無詩也蓋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群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一自太史不陳風弁庶人之議亦無由上達而邪暴交作子弒其父臣弒其君所由來者漸矣由是孔子懼而作春秋使天下知天子采詩之官雖廢所爲公好公惡猶是也用是寓褒貶以申王事之勸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大夫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如此而亂臣賊子懼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諸詩者謂陳靈之後無詩而春秋始于隱公之元年實則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所謂迹熄而詩亡者是詩所由亡非詩卽亡于此時也謂詩亡而春秋作者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國稱萬乘千乘晉之乘蓋亦取義於此○檮杌蓋取義於惡木檮斷木也杌樹無枝也從木不從犬則非獸明矣○孔子作春秋其文其事本之舊史其義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孔子何所取之哉取者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卽此取字之旨竊取之猶言私爲之孔子蓋曰其義則丘私爲之也後世治春秋者或謂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止有其事其文而孔子之義付之悠悠矣

君子之澤章

兩也字神遠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先用泛論後用實叙乃其實叙者仍以咏歎語抑揚出之而去孔子未遠猶在五世之內之意只在空中縹緲則實叙仍係虛漾眞絕妙文章也○予未得爲孔子徒二句其詞若憾若幸文氣悠然搖有風神

君子小人就德言爲是○趙注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聖人制禮本乎人情故澤斬而服竭矣揚注失本末且本文五世是豎說揚注是橫說其謬不小又推服制之意蓋高祖至於玄孫長壽者往往相見而相親故有其名而有其服六世以外不能相見則無其名而無其服澤之斬不于服紀而年代略相當者亦自然之數○予未得未字有就事前而言者有就事後而言者要皆庶幾而不逹之意○淑善之也猶言慕悅私淑諸人謂孔子之道聞諸人以竊慕悅之也○邠卿題辭爲孟子親受業子思此於年數不合非也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也又十一年癸酉哀公卒子寧立是爲悼公甲戌悼公元年立三十七年庚戌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辛亥元公元年立二十一年辛未元公卒子顯立是爲穆公壬申穆公元年立三十三年甲辰穆公卒子奮立是爲共公乙巳共公元年越丙午丁未戊申己酉爲共公之五年當周烈王之四年而孟子生是孟子生年距孔子卒年百有八歲自穆公之元年上距孔子之卒七十有一年孔子之子伯魚卒于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事魯爲臣雖當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況或在其後乎七篇引子思者六餘如沈猶行公明儀公明高大約曾子門人而孟子私淑諸賢亦可概見已

可以取章

天外三峰崒嵂特峙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取與死是有爲之事不取不與不死是本分之事此謂凡兩可難辨之事大抵守本分爲是也大抵守分則雖有未至者其害亦少然亦謂兩可難辨者非徒務畏縮也是與老子退一步異科○林氏以子華爲傷廉特借此爲例其實子華使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其母受之非子華之過也

逢蒙章　（通篇援引作証格）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忍極矣

一路敘述如生、

不忍二字影射逢蒙、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不必說出所以、甚妙、）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衞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止言其端并）其取友必端（不下我一語甚妙、）（復語成文、）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公穀權弓多用此法、）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不忍是端人心地）（一轉、故）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作險波）（至此波又平）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立案處全無罪羿意陡然斷其有罪此爲後世八家論辨文字開一法門○斷羿有罪又挿公明儀之言爲之抑揚開合以盡其致并不將羿之罪處鋪寫止引一子濯孺子之事而羿之有罪自見且敘述子濯孺子之事畢後亦并不一補出羿行文妙絶○首節用斷而斷反虛次節不用斷而斷反實羿罪只端人二字反映而出

逢蒙學射於羿古善射之官通名羿非弑夏后相之羿夏羿有窮氏國君爲其臣寒浞所弑非逢蒙也○曰薄乎云爾二句語意明明孟子答儀之詞如此耳據檀弓子張喪公明儀爲志焉則是子張之徒或與孟子同時亦未可知○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衞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子濯侵衞見勢未利而遂遁也子濯既遁而衞追之故庾公得發去金之矢以全之亦未爲不可向使勝敗未決則庾公安得廢公義全私恩若其事係國之存亡者則又當別論焉後儒故好議論不特

故者句斬截以下用筆如花飛蝶舞抑揚飄宕說理文字有如此仙筆豈不奇絶、

天之高也數語以半面見全面、

棄庾公斯之義併孟子之言誅之何其刻邪○襄十四年左傳與此記稍異左傳尹公他學於庾公差庾公差學於公孫丁公孫丁不可爲子濯孺子庾公差不可爲庾公之斯又據左傳庾公差尹公佗皆孫文子逆黨奉逆命追獻公而公孫丁則爲獻公御庾公差以射爲背師不射爲戮爲禮射射兩軥而還而尹公佗不念其師之師射公孫丁公孫丁射之貫臂公孫丁爲獻公御與鄭之子濯孺子爲主將者異庾公差尹公佗爲孫文子家臣與庾斯之爲衞主將者異公孫丁射尹公佗貫臂與孺子疾作不能執弓異據此則明係兩事而庾斯不特勝於尹公他且勝於庾公差矣、

西子章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全用比體文章之變態也、兩則字有倏忽換轉之奇、

不潔或謂糞屎○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十三年明此非越王獻吳之西子故趙注云古之好女西施也、

天下之言性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一折射鑿字）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故中藏利）其故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不過故者以利爲本六字主意卻用無數曲折頓跌幾若一句一義而其實通章止一義也文字之妙千古無匹○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下即接行其所無事二句豈不徑捷然直而無味矣乃以一

意分兩層寫、如宋刻玉玩、雙層浮起、眞極妙文情也、○末節承上、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一氣說下、而末用反掉之筆、以繳章首二句、極涵蓄不盡之致、

則故而已矣、則準也、故者、已然之迹、言以已然之迹爲準則也、○旣曰天下之言性、則所指廣矣、如告子荀子亦然、文武興則民好善云云、是以故言性也、以堯爲君而有象云云、是以故言性也、決諸東方則東流云云、是以故言性也、其以利爲本、則唯孟子爲然、性善之說、不可易、卽所謂利也、利與水利之利同、故下文遂擧禹證之、○此章爲論性者失其本而發、非論智也、要認淸首二句、徒執故以言性、而不知故者以利爲本、便是不善言性、便是孟子之所惡、解此則通章迎刃而解矣、○性謂人性而已、不當挾物性說、○孟子之所謂鑿者、正指言性而不本於利者也、○如智者、如猶於也、詩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史記汲黯傳、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皆作於字解、是其證矣、○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次、○通章大意若曰、凡天下之言性者、皆就故言之、但故有利者、有不利者、爲故以言性、必以利爲本而後可也、如不以利爲本、而徒曰故也、將指人之爲惡者而以爲人性本惡乎、如是則性之說鑿矣、夫言性而不求其故、何以見性、則天下之以故言性者、可謂智矣、亦何可惡之有、而吾之所惡者、爲其不本於利而務爲穿鑿也、如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何也、禹之行水也、順水之自然者行之、而不鑿也、如以故言性、順性之自然者言之、而不鑿、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而何可惡之有、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而以故之利者推之、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所謂行其所無事也、如其不利、雖至卑至邇之事、有不可就、故以論者矣、而奈何徒執故以言性、而不以利爲本耶、鑿亦甚矣、可勿惡哉、○苟求其故、亦非徒求、必本諸利以求之也、○苟求其故者、謂推千載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日至、是短長之極、冬夏皆是也、考天行者、必於二至二分、最要、故孟子摘日至而言之、致者、致來之也、方其得來千載之日至、顯於今日、猶致之令來、故曰致也、○舊說、以冬至朔年月日皆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爲歷元、殊不知歷元之說出於漢人、亦逆意作歷之初應如是耳、孟子必不爲此荒遠之說也、蓋天地閒所以有晝夜春秋、全在乎日、於日出沒之際、指正南一星爲中星、以驗之而知天行之速於日、由是天日轉而西、則日日縮而東、歷三百六十五日之時而日躔之次、始與先之所躔相合、於是因日所經之宿而指其二十八以爲經、又分其次爲十二以應月、又分其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應日、蓋天無所爲度、以日之行爲度也、故擧日至而其餘日躔之度皆可知矣、

公行子章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作口吻）諸君子皆與驩言。（特舉）孟子獨不與驩言。是（倍）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止、用兩有字、寫盡一時趨承人、滿堂眼目、滿堂脚步、霍亂光景、如畫、史遷魏其武安侯列傳、亦寫得妙、而少覺詞費、○右師書官、不書名、諸君子目中、止有一右師也、○此以行禮爲重、與出弔章鄙王驩不言有異、

公行子有子之喪、注無文、說者或謂公行子有人子之喪、是執親喪也、此不然、蓋喪必有主、亦有父爲子主者、禮記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親喪服小記、父主適子喪有杖、可知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子喪子、身爲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是也、其曰有子之喪者、又如檀弓所云子路有姊之喪是也、○入門、是右師入門也、進是言者進迎、非進右師使就己、蓋右師未就位之前、有進於右師之前而與右師言者、右師旣就位之後、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也、○歷位、是經過他人站立處也、立處相遠而欲與之言、必須經歷乎他人之立處、注歷己

首四句提綱，仁者以下撥擺。

一連三覆，就君子自反心事寫得委曲透徹。

後幅筆致如輕雲在天，隨風舒卷，初無定態。

之位，歷右師之位，不安。○踰階是踰越堂階。此句恐是帶說，不當泥以爲當時孟子右師隔階。○喪禮之大者，諸大夫又在位，是雖非君所，亦猶朝廷之禮，故舉朝廷之禮爲答也。是比擬之之言耳，非直謂私朝爲朝廷也。周禮不必引，又注以君命弔，恐無據。○君子之心高明正大，何曾胸橫一物，雖曰待小人不惡而嚴，而非設城府之謂，但衆人皆諂而我獨行禮，此殊見其簡耳。

君子所以異章　二字作骨翻剝到底格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順行存心之旋）（逆折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之驗）（憑空設出景象）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進遞一步）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奇○語○出○於○理○境○得○未○曾○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轉○得○深○捷○）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存心二字，是一篇主意，以下言愛言敬、言三個自反，末言憂言患，句句是發明存心意，妙在只一意而層層翻剝，百折不窮。首段喝出仁禮存心，是一篇之冒，下接愛人敬人一層，又接人愛人敬一層，兩層寬一筆，急脈緩受，正爲中間自反張本。有人於此句領起作勢，將自反意翻作三層，有一層深一層之妙。後幅隨頂接出有終身之憂二句，下又緊接此二句，一寫有終身之憂，一寫無一朝之患，而寫無患正是寫有憂，寫有憂正是寫自反，正是寫存心。文章有立一主意，而中間無數層次，無數波折，總是發明一意者，讀此可悟。○三自反、終身憂，是存心之功；人愛敬與人橫逆，是存心之驗；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是存心之實，正是段段寫存心處。○前幅三自反，雖層波疊浪，然勢猶安舒；至君子有終身之憂以下，則澎湃洶湧，極滔天之極觀矣。

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之存心同。存謂操而不舍也。以仁存心，是操存其心以箇仁也，禮倣此。詞例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同。注云以仁禮存於心，則上句存心二字，不可得而解。○有人於此三節，遇逆境以自驗，最見存心之功。○君子曰數語，非痛絕其人，正是末節一朝之患不足患意。○憂自內出，患自外至，有終身之憂，求諸己也；無一朝之患，不求諸人也。

禹稷當平世章　雙起雙收中間作總斷格

兩賢之，以孔子作關鎖，伏同道意。

同道實際，祇從平面對照，而兩面俱徹。顏子之所以不急，却從喻意中補出，妙妙。

末兩喻以上豁引起下，賢注重於鄉鄰一段。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首二節敘事，以下論贊。同道二字是主。○禹稷顏子雖相提並論，而意側重顏子一邊。觀下以救人爲喻，意自可知。蓋禹稷之功烈顯著者易見，而顏子之安貧隱約者難明，非顏子不欲救世，不得救世也。乃爲顏子立論，而轉說禹稷之所以急於救世之故，以爲顏子反照，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絕

先就世俗寬論以養文勢、

其設心二句孟子揣度其心而代爲之詞如此情緒卽章子不能自言眞化工之筆、

妙文情、○此與曾子居武城章同格、卽史記諸合傳之所從出也、禹之世、洪水橫流、何以謂之平世、所謂平者、明良會合、有道之世也、平世亂世、猶易言否泰、君子以有道爲治平、不以氣數之變爲亂也、○禹稷之道卽顏子之道、顏子之道卽禹稷之道、故曰同道、○顏回、顏子稱無一定、古人不拘、往往如此、○今有是假設詞、與鄉鄰有鬬者之有、尙係鬬者救之二字、屬上句讀、○同室之鬬、情理事勢、皆不可坐視不救之、雖被髮句是進一層說、猶言雖如是急救之、亦未爲過也、若不如此體貼、便下救之二字犯複矣、○被髮纓冠、言被髮而結纓也、纓冠與皮面一文例、

公都子章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

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句法錯落）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二句板齊）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此句又變）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又稍變）（默、逗、生、姿、）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空中纍地五句、玲瓏剔透、）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以○賤○筆○作○起○筆○突○兀○得○有○妙○）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接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其○情○可○矜○）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此章如今斷獄、世俗一段、查例也、子父責善一段、定案也、賊恩一段、擬罪也、出妻屛子一段、原情也、○兩夫章子呼、是則章子應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亦非取之、不答之答、若加一語、便成過火、

匡章稱爲章子、非字也、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又從而禮貌之、楚辭九章惜誦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爲情、顏色爲貌、荀子大畧篇、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楊注曰、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禮貌之貌亦猶是矣、○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犬部狠、五還切、吠鬬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鬬很字必當如曲禮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狠、○孟子論匡章、止言子父責善、不及他事、乃戰國策有所謂章子者、齊策曰、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又曰、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燕策曰、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止稱章子、不稱匡章、說者徒以齊策有章子之母、爲其父所殺一事、遂從而附會之、謂孟子之匡章卽其人也、今按齊策所載威王之言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之使章子將也、勉之

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敎而死、夫不得父之敎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此與孟子所謂子父責善者、了不相涉、若匡章果有此事、則是遭人倫之大變、豈惟責善而已乎、高誘注戰國策、初不以章子爲卽匡章、呂氏春秋論大篇、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夫呂氏春秋注、與戰國策注、並出高誘一人之手、乃引孟子以證呂氏春秋之匡章、而不引以證戰國策之章子、是高氏之意、固不以匡章章子爲一人矣、且匡章難惠子事、見呂氏春秋愛類篇、其文曰、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又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以此數語觀之、匡章蓋齊之處士、亦是高尚其志者、故見惠子王齊王而非之、又若頗不滿意於齊王之用兵不休者、若是章子、則歷事威宣兩朝、爲齊大將、屢從戎事、其必不爲此言明矣、莊子盜跖篇、匡子不見父、釋文引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夫曰見孟子、而

不云見國策則自唐以前固無匡章即章子之說未可據姚宏吳師道之說爲定而轉使孟子子父責善之本旨爲之不著也○曰子父曰父子無他義也但上靠章子說故曰子父下泛言故曰父子○夫妻子母是謂妻子也舉妻故以夫配之夫即己矣舉子故以母配之母即己之妻矣注從趙氏分屬身與子恐不安○不若是則罪之大者似譏一是字疑因下文而謬○是則章子而已矣猶言是則章子之所以爲章子也此句結全章蓋好惡並在之詞勿耑靠好一邊講匡章爲人孟子明其非世俗所謂不孝亦不敢謂非不孝責善賊恩便竟歸不孝但出於其心之不得已則可諒其爲仁何遽至於絕而不交乎蓋章子資質傷於狹小迫切處父子之變不能幾諫底豫至於出妻屏子以自咎責則不好處在此好處亦在此竟無害其可與遊耳

曾子居武城章（先叙後斷格）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不解而辭深得伏案體）沈猶行曰是非汝（仍不說明）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解明）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局與禹稷當平世章相似前篇叙事略論斷詳此篇叙事詳論斷略師臣二字是一篇之案○上段先生二字使伏下師字意下段君誰與守使伏下臣字意○此雖曾子子思相提並論而意側重曾子一邊蓋子思之守官人所知也曾子不預難人所難明觀録沈猶行之言曰非汝所知句其意可

見乃録沈猶行之言仍述一舊事依樣葫蘆然昔之處沈猶氏者即今之處武城者也其旨隱約可思至孟子語中始爲明白釋出此文字涵畜之妙也

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矣在東者曰南武城近齊左傳襄十八年城武城傳曰懼齊也哀十一年齊人伐魯冉有以武城三百人爲己徒卒此皆南武城也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哀八年吳伐魯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此皆魯東南之武城也子游之爲宰曾子之爲師皆謂魯東南之武城此武城近吳越滅吳故隣于越所以寇之至也南武城則近費而鄰于齊故僖公予季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後南蒯亦嘗以費叛于齊冉有爲季氏宰亦得以武城人爲已徒卒蓋即費之屬邑也說苑合兩武城爲一故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一事謂是曾子居費時事此大謬○兩寇退皆記者語前是寇方退後是寇既退○殆於不可殆幾也殆於猶言幾乎○沈猶有負芻之禍知是沈猶行同族非自指其家若自指則宜稱名不宜稱姓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子思仕衛當在悼敬昭懷四公之時或出公反國之後世傳仕衛嗣君則誤已嗣君元年當周顯王四十五年去伯魚卒已百五十年子思年六十二計其卒已百有餘歲矣司馬公作通鑑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去伯魚卒已八十年而記子思荅衛苟變二卵事於後亦未諗也但孟子言有齊寇而悼敬昭三公無見伐於齊之事獨赧師之變齊伐衛在魯哀公十七年癸丑計子思尚非強仕之期或後有齊師不繫大故史逸之耳又孟子稱子思爲魯繆公臣繆公顯之元年皇甫謐以爲壬申表及徐廣以爲甲戌蓋威烈王十九年去伯魚卒已七十五載不能無疑而孔叢子載繆公卒縣子制服子思不可繆公卒以甲辰去伯魚卒已九十七年尤不足信繆穆本兩謚豈悼公一謚繆公邪否則史記子思年六十二之文有譌也若孔叢則多出附會不足辨已史記采録雜說往往自相矛盾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當生於定公

堯舜與人同耳此警醒語勿誤作自負語

則必字則盡字而未嘗而字俱見其可疑至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句疑團始破此篇描寫之工可謂知畫而此其爲饜足之道句今若此句尤覺精警欲活

二年癸巳至威烈王時已踰百歲而史記年表於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載子夏授經魏文侯其誤必矣則子思之事安保其不誤哉○易地則皆然注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夫權衡之應物貴其輕重屢變而無低昂也注宜改言輕重屢變而不害其爲同

儲子曰章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王使人瞯孟子疑有驚世絕俗之爲不知聖賢亦人情中耳平平淡淡中自有盡性實學絕無矯僞掩飾等堯舜與人同言外便有人皆可以爲堯舜意○此篇多發揮道一之說如舜文同揆禹稷顏子同道曾子子思同道皆指點道一而已此章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又所以明己之道與堯舜無異堯舜之道固人人所固有人人所共由無二道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齊人章　借映討巧格

（提筆下文皆從此句出）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複筆）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轉筆）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細細描寫之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挽筆將次日事頂筆起）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神筆）此其爲饜足之道也。（止此一語）其妻歸。（骨筆亦神筆）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一轉尤妙）今若此。（寫筆）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住妙）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

則人之所以至幾希矣二十五字作一句讀

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點次入化）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此篇與別章先借言後正說者不同又與先敘事後議論者不同此篇全爲求富貴者之可恥故設爲齊人之乞墦可憐以形容之是即將求富貴之人繪作齊之乞人又將求富貴者可羞之情狀繪作齊人乞墦可羞之情狀且將求富貴者之得而驕人繪作齊人之饜足以驕妻妾情狀不必實有其人不必實有其事而將求富貴者從空摹擬活畫出一個摸樣以下忽接由君子觀之句於熱鬧場中以一觀字喚醒之○文章有借映討巧之法欲寫此處特從彼處空設一境虛擬一人更於此境此人之外增其境多其人層層描寫曲曲喧染使吾所設之境所擬之人情態周折畢現毫端觀者聞者無不流涕歎息痛恨欲絕然後攬入正意一點即醒而彼處之間描淡寫無非此處之真情實態此等借映討巧之法不但文字活變而更能包却不盡之致於意言之外故分外出色令人拍案叫絕也○疑案在則必饜酒肉則盡富貴上故其妻口中將必饜酒肉盡富貴重複舉示其用重複處正是文之瀠洄處○複文之妙孟子外如國策公穀檀弓史記多以此擅長爲寫生神技班固而下則不解此矣○所以二字即上若此二字有不欲言不忍言者字法簡而刻深○施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施又與迤通○國中謂都城內與禮入國而問俗之國同非指齊國中○東郭墦間之祭者此古墓祭之切證也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興至今紛紛有以墓祭爲非者何其謬也孟子且勿論乃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又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

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輙上聖人之冢者哉、○妾字絶句、告其妾便是將施從所見情形盡數告了、良人者所仰望云云、是既告而復言之詞也、若此此字、卽指上文所告之事、○孟子一書、引古今事實、皆章首不置孟子曰三字、至下文斷其義則置之、此章文勢斷語上不宜有孟子曰三字、故不置耳、非闕文也、○妻妾與識使之見其良人所以求富貴利達、未必羞而泣、但自君子之心而言之、其可羞且泣甚於乞祭者餘肉、故上句云由君子觀之、明非君子不知其可羞也、注以爲妻妾實羞而泣之、失孟子立言之旨矣、○羞下也字、相上不字、着個二間字、便見多少慨歎意、

孟子論文卷之四終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版權免許　定價三拾五錢
同　十五年九月　出版

熊本縣士族
手錄兼出版人　竹添進一郎
清國天津在留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奎文堂　野口愛
東京日本橋區吳服町
六番地

孟子論文卷之五（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録

萬章上

舜往於田章（層層覆跌格）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實），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主），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三十六字一氣讀）。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突然而接）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形容得痛切）。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頭一層以也字連之實、悠揚不促、下三層夾也字簡渾有力、合來看去、板中藏活、勢妙）；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變文益跌宕）。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再說常人觀變、贊其爲大孝）。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此句足上慕字虛裝在前）；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實若在後然）。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如窮人無歸、則此憂眞不可解、下段仍祇伸說上段、故意多作頓跌、以盡其情勢、文境絕妙、

怨即是慕、並非兩念、末段再用襯跌、單歸慕字、怨字已不待言、文法雖奇變、而用意自精渾、無一毫滲漏、

止怨慕二字、答問之意已畢、至引公明高之言、所以解萬章之疑也、乃述公明高之言、而公明高弁無一言而仍解以己意其解之也、又仍推公明高意以爲言而已、仍無一字、即推公明高之言、又仍是體舜之意以爲言、而公明高亦仍無一字、其實舜意中之言、仍即是怨慕二字、下則推極其慕而贊之而已、一章三百餘言、總是慕之一字、行文何異天馬之行空、○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三十六字有三層、舜之心一層、公明高體舜之心一層、孟子體公明高體舜之心又一層、乃一氣而三層俱到、妙文也、○帝使一段、是說舜之實事、天下之士悅之一段、又孟子推述舜之心、然而其實只是一意、不過反覆其詞以詠歎耳、如窮人無所歸、亦說不得不是心、天下之士悅、妻帝之二女、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亦說不得不是實事也、○帝使以下、言舜之怨慕、不獨往田時然也、即身踐顯榮、而父母不順、猶是號泣之初心、而因以大孝贊之、○首說怨慕、中間說憂、末段說慕、慕者憂之根也、憂者怨之根也、惟慕故憂、惟憂故怨、到底只成得一箇慕字、○人悅之節、俱從上節反覆作五

段翻跌、妙在段段將人之所欲形容舜之所憂、人少節、又妙在將人之遷其慕形容舜之弗遷其慕、兩節五個人字、俱是將賓形主之法、結出終身慕父母、纔足一篇主意、文之用複用疊、歐陽公得此三昧、

怨慕、即赤子之眞心、號泣於不得已是也、怨字只是憂惱苦悶、見一念思慕切處、認作怨親固不可、認作自怨亦未可、親子同體一氣、其怨也、忽似怨親、忽似自怨、而實未嘗分別自他、試看孺子受父母呵責而號泣者、但見一念哀痛思慕於不得已、情蓋在於斯須、善體得之、○父母愛之四句、蓋古語、祭義亦載此語、勞作懼、○說文心部無恝字、有忦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云云、按忽忘於心、即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古本孟子作忦、今作恝、爲俗字、○爲不若是恝、是用倒裝文法、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同、則此爲不如是恝、亦指下文我竭力耕田以下、此何哉、當解爲何與哉之意、言我共子職則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與哉、曰而已矣、曰何哉、的是恝然無怨口氣、○堯之九男無事、故不見於經傳、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呂氏春秋去私篇云、

對後昔者一段、看是何等參差變化、

此段奇與古爲增輿之文、

舜在牀琴一句、描寫大聖之度量、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而授舜、高誘注、孟子云、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胄子、不在數中、○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胥、率也、胥天下、猶言舉天下也、○人少人字、小頓、○知好色之好、當與上文同讀、如字、知字內含喜好意、○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皙言、則謂之美、同取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慫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說文祗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此說文之略耳、○不得於君、謂不爲君所悅、得字屬君、與前篇不得於上、不悅於親語氣正同、○既言大孝終身慕父母、又曰五十而慕者、何也、人生七十八十、皆爲中壽、人子五十而慕、則終身就此矣、五十者老者之稱、故孟子又曰、五十非帛不煖、然則以五十爲終身之辭亦何疑、

詩云娶妻章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正答）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發意）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前段重、此段帶）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敘捷）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

上段告則不得娶下、儘力發揮、此段却以象憂八字縮住、其實義下從賓位中逆出、奇變至極、

論舜之誠信而喜、止一言即足、乃引子產之事以明之、遂覺十分精采得有色、

重讀愛兄句、則誠信字自輕輕出現、用筆絕妙、

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此段與有鏡花水月海市蜃樓之妙）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口吻如生）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方入主位）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此論舜處人倫之變也、分兩截事、隨問隨答、而序次中自有機法、○上論舜之娶妻、一截中又分兩截、一論舜、一論帝、下論舜之待弟、一截中亦分兩截、則即一事而淺深串下、文法不同、○一篇中四難四解、看他四段中、每段結處、俱是隨其所問而答之、無非妙義、歐陽爭臣論、實本乎此、○此兩扇文法耳、不告而娶、所以全倫、喜而無僞、所以愛弟、前後俱作兩問兩答、前一問答由正面而對面、後一問答則智盡而仁至、窮追到底、而兩對中、長短詳略、錯落參差、各適其宜、掃盡板拙之迹、尤見化裁妙用、

信是信疑之信、信斯言、謂不疑斯語、○懟本作憝、憝、惡也、猶言不是露不慈絕後嗣、都是爲父母不是耳、○不告而娶、其咎在子、告而不得娶、其咎在父、舜知告則不得娶、故不告而娶、寧以己受不孝之罪、而不忍使親成不是之名、委曲成全、既未嘗廢大倫、又未嘗懟父母、此所謂仁至而義盡也、○使浚井出二句、出者、非舜出也、乃出井中之土也、蓋舜入井之後、自井中出土、瞽瞍與象在井上、縱而取之、待其出多之後、即以所出之土、揜舜於井、故曰從而揜之也、然則舜何以得免、史記載之甚詳、但此文於完廩也、不及舜以兩笠自捍而下之事、於浚井也、不及舜從匿空中出去之事、蓋萬章

所引古傳記之文故其詞簡史記則增益其文以明之故其詞詳爾○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曷盍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謨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爲害也若專以謨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牛羊殺則偕食倉廩亦所同故畀之父母也貪冒口吻如生○趙注弤彫弓也集注沿之然音義曰弤都禮切丁音彫義與弴同若依趙注則但從丁公著音彫足矣乃必先出都禮切一音者蓋孫宣公之意不以趙注爲然也玉篇弓部弴丁幺丁昆二切天子弓也弤同上畫弓也又丁禮切舜弓名是弤有丁幺丁昆丁禮三音音丁幺丁昆者皆天子之弓詩行葦篇敦弓旣堅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然則丁幺切者從趙注讀如彫也丁昆切者從毛傳讀如敦也至丁禮切則爲舜弓名別是一義孫蓋從舜弓之義故音都禮切都禮卽丁禮也然則弤是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絃之琴爲舜自作者耳講家相承讀都禮切而仍從趙注以爲彫弓兩失之矣○

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誘注治整也使二嫂整理安息之處猶云侍寢也○方言鬱悠思也晉宋衞魯之閒謂之鬱悠鬱猶鬱鬱也悠猶悠悠也楚辭九辯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衿篇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臯陶之陶鬱陶鬱悠古同聲舊讀陶如陶冶之陶失之矣○鬱陶思君者不過小人飾辭文過常態而其天良自不能掩自中出而達於面目故忸怩也○于于治于字俄爲字看○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己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側微旣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朱子謂事有無不可知孟子但以天理人情爲斷是數說者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耳且世誣舜以瞽瞍朝己孟子則

辨其必無於伊尹之割烹要湯孔子之主癰疽瘠環百里奚之自鬻養牲皆力辨其非豈於此章獨任其傳聞之訛但發明聖人之心而不辨其事有無哉蓋古之天子皆一國之君其德足以治天下則天下奉之爲天子堯由唐侯爲天子其初固一國之君也而舜父瞽瞍亦虞國之君故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四岳師錫稱爲虞舜二女釐降亦曰嬪虞可知虞乃舜上世有國之名而非舜旣有天下始以虞爲號也瞽瞍愛象而欲傳以舜土又難於舜爲冢子故常欲殺之舜順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欲求常在側如史記所云於是瞽瞍殺之之意亦已寖息所謂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者此之謂也無如象奪嫡之意甚迫或與其母日譖毁之瞽瞍聽其言不爲之娶逐舜於外如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而出三公子舜雖愛念父母若常在側則恐觸父之怒而啓其殺心致貽不慈之愆乃從父命別居時往省其父母其耕歷山而于田號泣爲不能事父母也此未受堯養時事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事之將脅天下而遷尚在此後孟子推

原舜心以爲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故類敘於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之時舜旣見逐備歷耕稼陶魚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爲邑三年成都都人奉以爲君故曰都君猶泰伯逃之荊蠻歸之者千餘家而泰伯遂君於吳也舜卽不爲堯所用亦必能自立一國如泰伯而讓虞與象矣瞽象意在殺適立庶舜究安然無恙且爲都君而瞽象亦不加害豈非化於舜而烝烝乂不格姦之驗邪舜之匿跡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飯糗茹草所以避象與泰伯之斷髮文身以讓季歷無異舜旣爲都君其孝聞於帝廷堯釐降二女於嬀汭以觀其內使九男事之以觀外嬀汭者舜所居之都不在瞽瞍之城市故曰畎畝之中瞽旣逐舜不患爵土不爲象有矣舜之娶帝之妻脫令告之瞽恐其生子有後復與象爭或置深室使不得娶若以君道臨之而誅瞽舜且不能爲人何以妻二女凡娶與妻之不告所以全舜也瞽象見舜爲堯所養慮不能遂其傳國於象之謀於是殺舜之念復生史記謂尚復欲殺之是已井廩既役一夫可任然瞽與象設計殺之由所居召歸屛

其從人使之自爲。倘能殺舜則分其所有。圖目前之利。忘日後之害。頑與傲者固當如是耳。焚廩揜井。乃既受堯養未爲堯舉時事。孟子固曰。養於畎畝。後舉而加諸上位也。舜既出井潛至其室。象往見其鼓琴。有鬱陶思君之語。舜誠信而善之。以爲象已改行易慮。使治臣妾以試其才。至封之有庳而不使得有爲於其國。蓋見所治無效。且欲常常見之。故使吏代之治也。自焚廩揜井舜亦爲堯所用。日見親任。馴至禪位。瞽象益爲舜所化。且利其富貴。當必變忮害爲親愛。追尊養兼備。象亦受封瞽於是亦允而底豫矣。不格姦與亦允。時分先後情有淺深。國君之子見棄於親。未有家室。越在草莽而卒爲天子。故曰匹夫而有天下。惟瞽瞍爲有國之君。故欲殺舜以立象。如晉獻公之殺三公子。以立奚齊。或謂親之於子。既惡之則無道殺之可也。又何廩井完浚之迂。不知是時舜已見禮於堯故瞽瞍欲使之或死於焚。或死於揜。泯其殺之迹而以不幸而死。白於堯。庶逃於罪。以分其所有。當時情事蓋如此。○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顏師古注。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是柴即棧。亦校即棧也。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於車上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畜馬則爲馬棧。亦即爲校。爲閑。用以畜魚則爲積柴爲槮即亦爲校。但其編木爲棧以養馬。因而主馬者稱校人。編木爲涔以養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爲主池沼小吏也。○說文口部云。圉。囹圉。所以拘聖人。圉圉即囹圉也。下洋洋爲舒緩搖尾。此時尚未改幽閉囚禁之狀。故爲圉圉。○禮記樂記篇樂行而民鄉方。經解篇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鄭注並曰。方猶道也。然則可欺以其方即是可欺以其道。下云難罔以非其道。非其道即是非其方。方與道一也。變文以成辭耳。○彼以愛兄之道來二句。象雖非愛兄之弟。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非以象來。乃以弟來也。弟之情方來。兄之情即往。故誠信而喜之。天下無眞人情而有眞天理。此須看出聖人至誠順應處。

（其迹似放。而其實比爲常封者更重。妙妙。）

象日以殺舜章　格（三問三荅。首段荅內開下二段）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述言）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虛承）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實指）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反揷尤醒）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體乎括來無非証據）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封之也一句是主意。而隨接或曰放焉句。是拖一筆法。有封之句一斷。便開下第二段問荅張本。有或曰放句。便開下第三段問荅張本。則下二段問荅俱於首段兩句中伏脉。以下萬章疑舜之封象爲有碍於仁。孟子言舜之封象正是仁。萬章又疑或曰放之之說。孟子明其謂放之故。見舜之放正善全其仁。通篇總完得首節封之二句意。乃知文章謀篇之法全要在立案處作勢。若無或曰放焉句拖筆。則末段問荅便無處生出矣。○孟子止荅其封弟之問。而有庳之人奚罪句至後始附便荅之。此隱彼現。玲玲瓏瓏。○象不得有爲於其國三句正荅或曰放者一問。乃因不得有爲忽然荅還他前問有庳奚罪句。文勢已極跳脫矣。乃又忽然從不得有爲更想到源源而來常常而見。情生文、

先直截一句然後發明孟文多如此

文又生情心地靈通詞旨矯變眞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也○雖然一轉將上文親愛之義復又寫得十分飽滿具足又引古書來爲證大有庖丁解牛躊躇四顧善刀而藏之樂

放者亦因其事而稱焉非誤也下文明了注不達○放猶逐也放逐而安置于其處從此而言曰放就彼而言曰置不可相混○流因水而言放因陸而言不必有輕重竄塞也竄三苗之竄本皆作竄竄三苗于三危與曰流曰放曰殛一例謂放之令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即左傳𥻆蔡侯之𥻆𥻆爲正字竄殺爲同音假借殛鯀爲殛之假借左傳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是也○誅不仁也是釋書之辭○有庳相傳今湖南零陵縣地殊不然孟子言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乃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勞必日奔走于道路親愛弟者豈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仁人固如是乎三句是倒裝法如是二字正指下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二句○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言怒可

怒而不敢藏怨可怨而不敢宿其怒其怨畢竟亦出於親愛念頭無復可藏宿也講者或謂無怨無怒謬矣○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方物之獻謂之貢述職之典謂之政以猶與言不及貢與政而亟見有庳也

咸丘蒙章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就瞽入妙）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與上二歸字應）誠然乎哉孟子曰否（確言）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將堯與孔子言聯成一片事親解得分明警策

先解詩意委曲盡致然後歸入本位又不實接忽從半空中擲出奇勢乃陡然接續贊其爲孝而引詩收住總稱不迫末復借書語解前文反然有餘音蘇子謂讀佳文以手取之如有聲蹤於斯可見

密八音（卽就引孔子孟子卽以孔子言闢之有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醒快）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此句生龍活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且不與辨臣父只與說詩妙）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以上解詩）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五句是說詩之法）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以下又反言以證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四句注論非以養）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無以見其舉尊親而以養親實之非倒重然也着）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書須顧海）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前章萬章止以放象爲問孟子答以封之又接或曰放爲句此是拖一筆以開末段問答之法此篇咸丘蒙雙舉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臣堯臣瞍爲問而孟子止辨舜無臣堯一事遺卻臣瞍一邊此是缺一筆以開下段問答之法○臣君臣父分上下兩截上截開口一句卽解明下則引書之言別事以爲此之證下截先尔其引詩之謬繼論爲天子者并無臣父之理末又引書以答還前問文法各別○凡辨論文字醒快第一引堯典孔子之論合併以明借雲漢之詩比類以証故折斷處不俟煩言醒快異常而皆用反勢以煞又復氣勢不盡姿態橫逸妙哉○而舜既爲天子矣卽承前舜既爲天子句轉下○孝子之至凌空起筆此高一層寫法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則不以瞽瞍爲臣

可知、○再引書與前引堯典作章法綰結、而舜見瞽瞍夔夔齊栗、正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相應、圓滿周匝、○前半有確証、用直筆、後半無確証、用曲筆、妙在用曲筆處倍極詳明、倍極爽暢、君不得而臣二句、咸丘蒙之意只以位言耳、○蹙不自安貌、岌岌山嶽高峻之貌、乃作危貌、○齊東野人之語、猶言野史之說委巷之談、不必指實齊東云者、齊固東國、其東鄙近夷故也、或以東野爲地名非是、○放勳堯號、徂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戴記羽鳥曰落、蓋古者人死亦曰落、耳不特羽鳥是知徂落死之名也、注以魂魄升降言、不可從、○禮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鄭氏曰、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禮如此、唐虞質樸之制、愈可知矣、但言畿內則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國、蓋以國其所世守、雖失天下、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親於九服、而恩禮有加焉、禮必度其可行、而與情相稱、九州編氓、於天子疏遠闊絕、而爲天子服喪、情既不稱、而勢亦不可行矣、百姓者百官也、百姓如喪考妣、諸侯及卿大夫服斬衰也、三年二字句、管攝上下、如喪三年、遏密

亦三年也、三年之間、四海之內、冠昏祭雖通、而不作樂、下及乎侯國之大夫士皆然、士無故不撤琴瑟、於斯撤矣、侯國唯君服斬衰、大夫士則否、但撤樂耳、故下云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明侯國臣民之不與也、○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詞例與虞書光天之下同、○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賢勞者言勞苦太多也、○以意逆志、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若憑己意去忖度前人、畢竟扞格不相入、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態、或於言之內、揣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度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眞精神、默相迎處、○孑遺詩集傳孑無右臂貌、言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孝子之至、謂孝之至也、子字輕帶說、○引下武之詩、重一則字、見舜之孝、足爲天下後世之法、勿將武王纘說、思字是語助詞、如不可泳思、不可方思之類、○載只是職事、注云敬事、瞽瞍似讀載爲奉事之事、其實意解、注敬事、與正文祗載稍別、○古

此節內五層問答、一步緊似一步、正一層逼進一層、由虛而實、因偏見全、先分後合、隨方布陣、旋路結營、端則從天叅出民、終則由民看出天意、天人合一、而天子不能私與之意乃愈明矣、

天人並與、上面俱經說盡、此又轉筆一層、將天意都從人心中決出、蓋天虛而人實、虛者實之、則確有把柄、末引太誓、天之視聽在民、民不歸仰天

也邪二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也邪無別是也、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是字逗、猶曰舜敬事見嚴父若是、尚爲父不得而子邪、正所以解咸丘蒙之疑也、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揚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孟子七篇亦有此、告子篇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字並當作邪、

堯以天下與舜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篇○眼○目）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六句關）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二句主）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四句賓）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章○法）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章○法）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振起）（○天字）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寫得濃腴）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章○法）故曰天

不與理極精確亦極正大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引証切當）我民聽。此之謂也。

作文有虛留暫歇之法，一層留一層，不肯說盡，方能一層進一層，無不盡說。此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由卑邇漸次高遠，而要不遽爲高遠，此養局蓄勢之妙也。篇內五層問答，本可一氣道盡，而必逐次漸引，或從天帶出民來，或從民看到天去，或天民並舉，前提後應，隨疏隨結，極花團錦簇之奇，而寓從容和緩之妙。○用三故曰呼應鎖束，作章法。○以舜之有天下謂爲天與，奇語創論，乃所謂天者，仍自民看出，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末引書理極正大，可謂奇而法矣。○舜之相堯有二十八載之久，此蓋天欲與之，而使之固結民心也。試觀堯崩之後，而天下歸之，若非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久，亦何以得此於人哉。故曰天與之也。○此事其誰不知，間得大奇，乃知自古相傳熟

事，其中皆有至理存焉。昧者忽而不察，故有子噲子之之事，而又亂臣賊子接迹矣。說文言部云：諄，告曉之熟也。○以行與事示之，行與事對，行屬舜，下文主祭主事，所謂行也；百神享之，百姓安之，所謂事也。行重感，事重應，言天以感應之迹示之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訟獄二字連用，一意。詩：速我獄，速我訟，無別義。○○謳歌舜，言詠歌舜之德也。左傳：若吾子之德，無可歌也。蓋使睦者歌吾子哉。○而居堯之宮，而字與下文而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之而字同，是轉語詞，帶如意。○天視自我民視二句，自與自我致寇之自同。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一例，二視字、二聽字皆係天言之，注似錯誤。

人有言章　賓主伴說到底格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賓○主○平○提）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補出堯一層，則後面丹朱不肖、及相堯句俱有來歷埋伏，既巧，文法亦省，妙歟

以下以客形主，文勢愈駿愈緊，愈轉愈靈

猶益句巧便，與提若實叙便呆拙

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賓）三年之喪畢，（省筆）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主）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識）（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主）（又一總）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再○足○二○語○其○讓○至○）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

天下者，德必如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賓）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主、主、中、賓）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此段詳下段畧，亦見作法錯綜）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變、調、亦、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賓）（筆）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主主中賓）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此章亦以天字爲主，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二句一提，下敘與賢與子事以分承之，而歸於皆天也非人所能爲也數句，正意已盡矣。匹夫而有天下以下，乃推開以發明之局，陣恣肆，東坡隱

公論平王論、因一人而雜論古事、皆本此、○傳子之爲天與、無異於傳賢之爲天與、故夏后殷周之奉天、無異於唐虞之奉天、非德衰也、須認清賓主、○前半言與賢與子皆天意、後半言天與賢之時少、而與子之時多、總見禹之非德衰也、○自丹朱至能爲也七十四字、一氣讀、文勢如高江急峽、奔騰莫禦、○莫之二句泛論咏歎、文勢浩蕩瀠洄、極其酣暢、○繼世一段、兼益伊尹周公爲言、然益之事已言矣、故獨叙伊尹一段、至周公又不復叙者、以周公之相武王未久、如益之相禹、而成王之賢、又似太甲、故省文耳、○益爲主、伊尹周公爲賓、仲尼又益伊尹周公之賓、○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客、可見文之變幻處「收應天與賢二句、歸宗孔子對針人有言、○賓主之法、至此文而極、或伸或縮、或分或合、不可方物」否不然也、孟子或曰否、或曰否不然、語有詳畧耳、○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今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按南河之南、今偃師鞏縣及登封之西境、是蓋舜所徙封之處也、陽城今禹州密縣及登封之東北境、是蓋禹所封之夏也、箕山之陰當依史記作箕山之陽、今登封南境及伊陽古云伊川者、皆是、亦益所封之伊也、堯舜禹皆以冀州爲畿內、故舜禹益所封皆在豫州、避者去而歸國也、趙注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集注本之、夫避天子位、自盛德事、固應從容以禮爲進退、何至逃之無人之境、如避兵避讎之藏形滅跡也哉、○思其君而及其子、曰吾君之子也、見禹德入民之深、論其形迹、似反賢於堯舜、則禹德未嘗衰也、然要皆天也、其實禹德未嘗賢於堯舜、亦未嘗衰於堯舜、是孟子問答之意爾、○漢曆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所在今不可考、蓋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久遠猶淵遠、言久近多少之相去淵遠也、或曰、久當作之字訛、○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程二說、各有得失、不如以經斷之、經稱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殷法則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言祠先王者、湯崩踰月、太甲即位、特設祠禮奠殯而告也、言嗣王祗見厥祖者、是始見祖也、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言三祀十二月以冕服奉嗣王者、湯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也、若中間間以二年四年、則稱元祀稱三祀、更不可解、然則孟子何以必言外丙仲壬也、蓋古傳位之法、唯世與及、殷尚傳及、終殷之世凡二十八君、多傳弟者、是則太丁而無弟則已、太丁而有弟有天下者、非湯孫所能問也、故孟子言之以明二弟不立之故也、趙氏以二年四年爲在位之年則誤矣、爲太甲立時外丙仲壬已死、則當矣、如程子之說則仲壬兄也、孟子何不先仲壬而次外丙也、且湯年百歲而崩、以九十七歲生仲壬、九十九歲生外丙、斷無此理也、而其以歲爲年之說則當矣、今從趙注之當者、知外丙仲壬死于太甲未立之先、而參用程子以歲爲年之說、謂外丙方二歲蚤死、仲壬方四歲蚤死、則一不悖于經、二不疑于孟子、三亦可曉然于太丁有弟不立之故、而并不違于殷家傳及之制、是則持論之兩全者也、○桐宮孔傳以爲湯葬地、鄭元曰、有王離宮焉、闞百詩據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謂即太甲所放處、並非湯墓所在、湯墓在汾陰亳縣北東郭、遂疑集注亦誤本書傳、然杜預云、湯冢在薄城中、魏王泰又云在偃師縣東、劉子政博極羣書、並云殷湯無葬處、是誠有如郭璞所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亾、四海若喪考妣、故各自祭醊哭泣、起土爲冢、是以古帝王之冢所在互有者、安見哀帝建平元年所得之於汾陰縣北東郭者之遂爲是邪、況經言營于桐宮、密邇先王、明於桐墓立宮、使與先王比近也、抑桐宮之放、是伊尹不得已之權也、尹知太甲之不明出于習而非性之不可教、是以假諒闇之歲月、亡先王之寵靈、營于桐宮清肅之地、使絕遠其耳目近習、而潛生其哀敬悔悟、然而遠離國都、往居墓側、其迹與放同、故亦稱放也、○兩三年字、上言伊尹放之於桐三年、下言太甲於桐處仁遷義三年、處仁遷義即在放桐之時、並非前後六年也、當以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八字爲讀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八字爲句以字原自有力但言聽伊尹之訓己猶虛而無憑必有處仁遷義之事方見其實故曰以聽也○自艾之艾當訓爲懲也創也頌小毖予其懲而毖後患箋云懲艾也此艾訓懲也成王之懲懲在人太甲之懲懲在己則有荓蜂辛螫於身者也禮表記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據此知太甲之自艾亦懷乎有戒心也漢書淮陽憲王傳曰懲艾蠆氏欲害太子師古曰艾創也馮奉世傳曰羌虜破散創艾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據此知太甲之自艾亦痛懼也艾字所以有痛懼之訓者豈以火灸肌肉故假借得訓歟然則太甲雖悔過未必遽能處仁遷義其間不可少一段自恨自痛工夫故曰自怨自艾也如但曰治也斬絕自新也若便能如此即可奉以復歸於亳矣何待於三年耶

人有言章

莘野二句連下非義八句讀先大槩說

山疊雲湧不足喻此奇觀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必說兩遍者非不能簡也刪去則氣促無一往縱橫之勢）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此述伊尹欲從湯之言）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排宕有勢）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將字妙）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反逼更緊）非予覺之而

耕莘辭聘其不割烹不待言矣故單承爲聘三節斷之聖人四句推開泛論却已包括前二項在內

要字巧借妙即從論語夫子之求化來

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此是即上二節之言而推其意）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以上序事已盡故撇筆論斷）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割烹之謗故寬一步正是逼緊一步）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自有莘起至伐夏救民句句是辨無要湯之事却無一句說無要湯之事說得伊尹之身分高出處正則其誣不辨而自見作文要審上流能爭上流便有破竹之勢於此可悟○此章以樂堯舜之道爲主非義非道兩小段正形容其樂道有得處無割烹要湯之事意已可見下則敘伊尹歸湯實事至吾未聞枉己而正人段方駁割烹要湯之非○此章文勢前緊論處極緊中間敘實事處舒徐緩幅駁論處跌宕歷落○敘尹實事或述其言或推其心而束之以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筆力千鈞○非其義也一連六也字囂囂然段一連兩哉字幡然段一連三哉字天之生民節一連五也字一往飛動超然莫禦○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伐夏救民是能正天下者也豈辱己者所能乎斷得嚴正○正駁論處忽又飄開筆泛說數句忽又掉轉歸題兔起鶻落亦係急脈緩受緩脈急受之法○聖人四句言外見得尹之耕莘辭聘固是潔其身即應聘救民亦是潔其身也上二句收上三節此四句又總收通章○吾聞未聞與人有言相照○道義無大差別而必疊二句天下千駟亦然以至堯舜之君民下必疊吾身親見一句覺後知下必疊覺後覺一句覺斯民下必疊非予覺之而誰句皆無此即氣不條暢機不飛動也

元和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計其去湯都商邱三百三十五里是伊尹之卻聘使三次往來於三百餘里之遙也古聖人之去就不苟有如是者亦可知初再卻聘伊尹實不願仕

也。至三往而後意改耳。若詩大雅纘女維莘之莘。傳以爲大姒國。此地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逕遠矣。非伊尹所耕之地也。○伊尹當初莘野農夫耳。其實孰能祿以天下而與以千駟乎。蓋孟子不過推其中所存以狀出行誼峻潔樸搽。勿認做眞看呆相。○方言云芥艸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讀介爲芥。故以草釋之。而注沿之。然非古義也。一介卽一个也。儀禮大射儀搢三挾一个。鄭注曰个猶枚也。个介實一字。乃隸體之變。介音古拜反。轉而爲古賀反。後人妄分介个爲二。遇古拜反者作介。讀古賀反者作个。誤也。孟子介字卽禮經个字。因趙氏以一介草釋之。故得存其本字耳。一枚之物。不輕取與。非必以草言。且孟子立言必有典則。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及少牢饋食禮下篇並云俎釋三个。國語齊語云鹿皮四个。是物數言若干个。乃古人通語。經傳明文。豈有以草與人及取於人者乎。○囂囂。注本於趙氏。爾雅釋言囂閒也。注云囂然閒暇貌。無欲則閒暇矣。○幡與翻同。荀子彊國篇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注云反音翻。翻然改變貌。○知是全體覺乃知之

初苗人有不知。只爲初時不覺。纔覺便知。覺如夢之得醒。醒後有知了。覺正知之警醒處。故下單言覺。○數覺字皆同。不當生別解。但有旣醒與醒人之別而已。知只是曉達道理耳。覺之所覺亦是矣。注以所當然所以然判知覺。恐不安。○伐夏救民是實事矣。非謂以伐救之事說之。乃是旣說之而遂以伐救也。○潔辱之反。潔其身卽不辱其身之謂。○天誅造攻自牧宮。昭三十一年左傳曰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杜注曰攻猶作也。蓋攻訓治。故亦訓作。詩靈臺篇庶民攻之。毛傳曰攻作也。梁惠王篇引此文。趙注曰民並來治作之。蓋卽用傳義。而又加治字以申明攻之所以訓作也。造攻猶造作言天所以降誅罰者。由衆自於牧宮造作其罪耳。○朕載自亳。朕伊尹自稱也。天誅桀于牧宮。我起自亳而伐之。天誅自任伊尹之風釆也。○引伊訓節與上節一連看。言尹之要湯。止說得以堯舜之道要。說不得以割烹要。何者。尹嘗自言奉天伐罪。非我莫能爲。語意似要。然畢竟是要以堯舜之道。不是要以割烹也。而注云孟子引以証伐夏救民之事。則末節不幾於贅乎。

（畢就衞解對顧齊主、省去一層煩文。仍以癰疽侍人雙綰作收、隱現出沒變化無端、）

或謂孔子章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衞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衞。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此章自以義命爲主。於衞主顏讐由。雖彌子要以卿。而亦不可得。況主癰疽乎。此言衞事以槩齊也。是省文法。下文擧孔子當造次患難之時。而猶所主不苟以證之。是進一步法。末則泛論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必無苟且相從之事。是涵泳法。○是無義無命斷制得極嚴毅。何以爲孔子結束得又甚虛謙。前後文氣各別。文字固有先舒緩而後緊嚴亦或先急切而後容與。所謂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者也。

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雎。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韓非子作雍鉏。字並是雍。孟子作癰。疑是假借字。僖十七年左傳雍巫有寵於衞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杜注曰雍人名巫。正義云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疑癰疽亦雍人也。癰讀爲雍。乃其官也。疽其名也。雍疽寺人瘠環。猶雍巫寺人貂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同。其實無不合也。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貸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

既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讐由卽濁鄒也顔讐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讐由則讐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于門墻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讐由無涉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犂邱之役然則顔涿聚者顔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以字音更不足信班氏人表顔讐由顔濁鄒兩見非也○得之不得之字猶與字月令參保介之御閒與此同○無義無命二無字猶忘字言不知義命也上文禮義互文無義之義包禮字○命之當然處便是義如用舍是命則行則藏便義○不悅只是不爲魯衛所悅○司城不定是定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司城貞子亦安知非以先世本官爲族氏者乎宋大夫皆無謚今據稱貞子卽決非宋卿且司城司馬位並六卿貞子能亢桓魋以衛夫子自可迎來送往何須夫

子之微服哉孔子不得於魯衛在定哀之際宋之六卿未聞有貞子以賢著自辰佗彄大心之奔皇向二族分執宋政皆魋黨也無可爲聖人主者且微服而過宋過者不留之辭則未嘗信宿而無所主矣史記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漢書人物表有陳司城貞子是馬班皆以貞子爲陳人左傳哀十五年陳有公孫貞子杜氏世族譜以爲哀公孫司城氏通志世族畧有司城氏以爲陳哀公子勝爲司城因氏若然則貞子爲陳卿且哀公之孫公子勝之子以官氏較然可考據僖二十三年傳楚人討陳之貳於宋知宋襄圖霸近宋諸國多服從者服從者必避宋諱其見於經傳者曹有司城哀七年司城公孫彊是也陳有司城此經司城貞子是也集注既沿趙注以貞子爲宋大夫又引史記至陳主貞子之文强合二說遂使貞子一人半宋半陳未免進退無據○據史記陳世家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居三年復適衛湣公二十四年楚惠王滅陳弑湣公是歲孔子卒於魯然則陳侯名越又有謚趙朱以周爲陳侯名者誤也周臣忠臣也國語曰忠信爲周叔孫穆子

不可諫四句總就去虞一邊作跌先虛後實時舉以下再就之秦一邊遞跌兩層由智轉入賢係順行遞及之法較上又變末又用一層襯跌解開自鬻筆筆婉[illegible]贊於迎風而化之妙

釋周爰咨諏之周也左傳冊楚子囊忠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商書太甲篇國風都人士篇及穀梁傳亦皆訓周爲忠是則古人訓釋源流具見經傳今以周爲忠正與下文觀所爲主相合矣蓋司城貞子姓名不甚顯白於世而上文云微服而過宋當時萬章輩既不能詳貞子爲何國人故孟子著此一句以明貞子爲陳臣也○在上之臣以薦賢爲職故古人多置人物簿平居錄其善狀至於當路則次第用之故人才無遺但在上之臣所薦或非其人尚可以謬舉爲戒後來別薦舉賢才猶可以贖其過若在下之臣所主一非其人則終身陷於小人之黨谷永是也雖初之所主非人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此教人自新之路也前輩亦有寧身受惡名先主小人後正義自守者如陳了翁初因蔡卞所薦至其入朝後却每事力爭深排蔡黨不肯阿附雖然有了翁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之初不可不謹焉

或曰百里奚章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敘一明來歷）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先作一總抹）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歎）曾不知以食牛干秦（食牛非汙也）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汙在以干穆公）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襯跌）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前二篇辨伊尹孔子之誣敘事詳議論畧此篇辨百里奚之誣敘事畧議論詳虞人節敘百里奚去虞之故爲下段張本以下俱就其不諫上看出他智又從智看出他賢來以賢智二字斷定百里奚將智字翻作四層將賢字翻作二層翻智字四層一層反三層正翻賢字二層一層正一層反此是文法變化處○解鬻秦事不作直筆通以往復跌宕流連想像之神傳其神意從智不智再推出賢不賢層層婉轉步步虛活在孟子文中別是一種局面別樣一番淡味可愛也○下翻鬻處止取一智字一賢字翻來覆去自問自釋如飛花舞雪絕妙文情○宮之奇句亦非閒文有此句方見奚知其不可諫之根○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一句是此章骨子下面反覆只發明此句也不智則必不能知語黙之宜不智則必不能知去就之分不智則必不能知興廢之機於此旣不然則於彼自無不智可知○年已七十句見其閱世旣久見理必明○論智四段以前一段爲主而前一段又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一句作下二段之案然則四段文字仍是一段文字耳○論智四段先說食牛

干主之事後說其智是用逆法論賢二段先說其賢後說自鬻之事是用順法文字極變化○論智處添一年已七十矣句論賢處添一鄉黨自好者不爲句皆增多少色澤此文家渲染法也

屈産之乘乘只是馬以其可以爲乘也四匹不必拘○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句去謂去位也之秦二字屬下讀方與史記所言虞晉走宛秦贖之按以致諸事自合○曾不知猶云設使尚不知○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楚國先賢傳百里奚字井伯楚人韓詩外傳百里奚齊之乞者也孟子明言虞人則謂齊人楚人者誤矣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朱子已辨其非一人矣今以孟子書爲主參以史記蓋奚知虞之將亡先去而之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是時屬楚晉之滅虞也齊霸將衰而楚方盛奚之走宛殆有意於用楚乎然以羈旅之人資用匱乏或出其餘智買賤賣貴逐什一之利故孟子有舉於市之說說苑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鹽車之秦此說雖不足信然孟子明言舉於市則將鹽車事固宜有之史記孟荀傳伊尹負鼎而勉湯百里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然則所謂飯牛者卽其將鹽車時事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百里奚之食牛正舉於市之塙證矣其後不知以何事爲楚鄙人爲執於是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史記載其事曰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此乃當時實事也不然何以有五羖大夫之號至孝公時猶見稱於趙良之口乎媵臣乃託辭據左傳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是虞君且爲媵雖謂其臣皆吾媵臣無不可矣楚人受秦五羖羊皮而以百里奚予秦是楚人固以五羊之皮當百里奚之值謂之曰鬻亦無不可然楚人鬻之非百里奚自鬻也後世傳訛因有自鬻之說耳○注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旣曰虞人也址貫見矣曰不諫曰之秦行踪見矣曰年已七十年齒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官見矣所指之事亦已詳矣未可謂之無據也

爲聖之清作敘案旁帶出清字、

爲聖之任作敘案正帶出任字、

爲聖之和作敘案暗伏和字意、

爲聖之時作敘案暗伏時字意、

上曰孔子也、此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下又曰孔子之謂、擒然思、緊然望、多少沉吟、

萬章下

伯夷章　前敘後斷格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審）治則進。（主）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六句事上之和）。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六句處衆之和）。由由然不忍去也。（述其言）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治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合傳體也。以孔子爲主。故論贊處專重孔子。○寫伯夷就活寫出一箇清來。寫伊尹就活寫出一箇任來。寫柳下惠就活寫出一箇和來。寫孔子止一仕止久速之無不可。就活寫出一箇時字來。可謂極力寫出矣。○中間又加孟子曰。此即史記中間又加太史公曰之法所本。○伯夷柳下惠二節。要看兩風字。伊尹節要看一澤字。夷惠以感化及人。故曰風。伊尹以功德及人。故曰澤。若孔子不言風。不言澤。便如太和元氣。無處不周。無美不備。而元氣著于四時。故形之以時。○贊中以樂作喻。以射作喻。如此理題。而不獻說理。就譬喻形容。全無腐氣。○後二節文字。共用十也字爲句法。上節猶係釋文之詞。下即借此文勢。句句用也字。一氣說下。機調又別。

非其君不事四句。言其不輕於仕進也。下言不但不輕於仕進。即所居之鄉亦不苟。下又言不但橫民也。即鄉人亦不與處。三層一層緊一層。當紂三句乃總証之。○非其君不事二句。正是亂則退。治則進句乃陪說耳。○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此說是也。頑之義爲鈍。廉之義爲稜。稜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鍔。二者正相對。○次節治亦進二句。是承伊尹之言而狀其形。天之生斯民也五句。是述其言以明其有君即事。有民即使之故。末五句又因其言而推其心。總是爲有若己推納之心。故欲以斯道覺斯民。惟欲以斯道覺斯民。故治亂皆進也。○三節爾爲爾四句。按上篇爾爲爾上有故曰字。是柳下惠自言也。○第四節接淅而行。毛詩傳云。釋。淅米也。爾雅。溞溞。淅也。孟子趙注。淅。漬米也。凡釋米、淅米、漬米、汏米、瀾米、淘米、洮米、滰米。異稱而同事。淅其謂之滰。自其方漚未淘言之曰漬米。不及淘抒而起之曰滰。○接如曲禮接下承弣之接。言抄米於水取之也。說文。滰。浚乾漬米也。引孟子孔子去齊滰淅而行。今本滰作接。所見本異也。滰

之言竟謂漉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漉乾漬米爲漉乾矣○遲遲吾行遲遲正是途上之景非謂去國之遲卽詩所云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之意不脫冕而行言其義也遲遲吾行言其情也自不相碍○四節速者去之速也久者去之遲也處者不去也仕者不止於處也○金聲而玉振之注云先擊鎛鍾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若然則當云金聲之而玉振之也於文方足如謂下有之字則上可省則下文又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是可知玉振下必當有之字金聲下必不當有之字矣聲如字只謂發其聲耳振整也與振旅之振同之字卽指金聲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擧金以包衆音所謂金聲而玉振之者言鍾鼓雜奏而擊磬以統攝之也商頌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集傳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蓋鍾鼓管籥其聲元不相關各鳴其聲耳乃使衆樂相應和井然弗紊者磬之職也小雅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可見磬與衆音齊鳴而非柷敔之類矣○始條理終條理終是成就之義故樂一成謂之一終始終二

字不必甚泥後先只重在兼總條理上音義云始條理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今改始爲治則意尤明了○聖之和譬鼓也聖之清譬鍾也聖之任譬管也各成其聲不可謂非樂然比之合奏衆樂而磬以整之諧和雍雍不亦有間乎是孔子所以拔萃而獨立乎群聖之上也○注所引兒寬之語蓋本孟子此章而言也未足以爲樂經之證○孔子之謂集大成句爲一頭集大成也者六句釋樂之集大成始條理者四句方合到孔子之謂集大成○如三子則單得聖之一偏者故只可謂聖之清者聖之任者聖之和者不可專謂之聖也獨孔子之時中爲集大成乃可謂之聖耳○聖之事也此聖字以聖之全體言故三子不得與也如三子則仍是屬智矣○聖譬則力也此聖字以地位言故三子亦得與焉○其至爾力也二句上文以巧譬智以力譬聖此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則似所重者反在巧與上喻意不合矣王若虛孟子辨惑載呂東萊策問進士云孟子論孔子集大成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

智中以智爲尚則害前說以聖爲尚則害後說是先儒於此固已致疑乃尋趙注則經文兩爾力皆就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說蓋謂三子所以能至者力也三子所以能中者非力也巧也三子之力足以至故不失爲聖三子之力不足以中故不能爲時改而爲清爲任爲和是不能以力中而以巧中趙氏所謂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是也若孔子則至以力中亦以力不必以巧見長此孔子所以遠過乎三子也如此說則與上喻意一貫而東萊所疑亦不言而解矣○孔子之時是箭箭皆中紅心三子之清之任之和是一箭僅中紅心

北宮錡章（通篇紀述格）

班爵分敘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于國中

班祿先一總提作振綱挈領之勢以下由王國而侯國細細分疏乃不散漫

大國次國小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段段提清次第不紊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班爵于天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滾走）（班爵于國中、統王國與侯國）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言之）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峙立）（班祿于天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先頓住）不能五十里。（又生出一層波瀾）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子受地視子男。（班祿于大國）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班祿于次國）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班祿于小國）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援解周寂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申祿足代耕之意）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數典文難得有神有情首節數語感慨生情則通篇生動○孟子之意不獨記叙班爵祿之制而已也其正名分嚴體統防僭竊而戒併吞之意已躍躍於言中入手諸侯惡其害己二句是一篇之脉蓋因當時諸侯目無天子兼併列國故孟子因其問而發之篇中連提天子四句見天子爵祿非臣下所能覬覦者言其爵則位固不可干而公侯伯子男亦截然有等威之有守言其祿則天子千里而外分封之制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分其世祿亦有不得而加不得而損之定額一篇俱是對針當時諸侯之兼併者說故語句極嚴峻結到耕者之所獲節不是但申代耕之義見得封建之制原本于井田封建井田不可不兼舉之意

周室指西周○子男一位畿外小國曰男畿內小國曰子其在夷服無大小皆曰子○君一位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並有六等○千里百里其算蓋以田起數也非限地而後制田算法方里而井則百井之地爲方十里以上萬井之地爲方百里之國百萬井之地爲方千里之國山林川澤城郭宮室不與焉漢儒三分去一之說蓋大槪言之耳○公侯位異而地同者公元非外諸侯之位加杞宋則以先代之後而爲公也此稱公侯不數畿內之公若畿內之公則下文天子之卿是也○附庸不特以姓名通隨以貢賦附上故曰附庸也民功曰庸○天子之卿以班爵之數言之天子亦六等君卿大夫與三士而已所謂公者是卿中之尊者矣通言之亦卿之耳猶諸侯之卿通稱大夫也○注以元士爲上士未確記云元士之地視附庸方伯湯沐之邑視元士注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疏

引周官注云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春秋繁露言附庸受地之制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今曰元士視附庸卽視此三等矣方伯湯沐之邑視元士者邑之大小亦有三等也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者始有之其餘則否蓋邑有大小猶諸侯之采地也尚書大傳言諸侯采地之制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是湯沐之邑及采地皆分三等矣采地受于出封之前魯之周蔡之召衛之康滕之錯是也諸侯雖有罪削國其采地不黜所謂有采地以處其子孫也湯沐之邑受于有功之後魯之許田鄭之祊田衛之有閻相土之東都是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也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府者說文曰文書藏也是府以文書爲主兼及器物器物或有或無文書無官不有古者書刻於木而契有左右一行於外一自藏之若今之案卷收藏此契者其人直稱爲府史掌文書古之記事者稱史贊治者贊佐也佐此治藏之人胥讀如諝謂其有才智爲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總之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府史胥徒可賦田則授之田不可賦田則給之祿以百畝爲差賈公彥所謂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是也○糞字活看猶言培養所得也○上農夫食九人云云農之上中下亦在地之肥瘠不專因勤惰○孟子之言班祿與詩禮左傳論語多不合非不合也周之班祿有本制有加禮孟子於侯國君臣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戰國時周王之國弱于小諸侯七國之地盛于古天子游說之士立談取卿相或列爵爲侯爲君商鞅封地十五都田文致民六萬户此與古制甚悖孟子欲撥亂世反諸正則言之豈可以無辨子產曰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叔向曰大國之卿田一旅上大夫田一卒此實周初之本制與孟子之言相證卽周公封魯太公封齊謂地皆儉于百里亦非孟子之虛言也蓋周公太公皆封于

武王十三年大會之時是時房陳杞殷虞與二號非王者之後卽尊屬也爵皆公齊魯康蔡呂霍豐滕非王之母弟卽勳舊也爵皆侯公與侯皆百里也百里之國本不足以具千乘迨成王之世商奄滅而以地予魯八年又益以殷民六族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於是魯地數百里而賦千乘矣蒲姑滅而以地予齊又使召公錫以方伯之命賜之以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於是齊地亦數百里而賦千乘矣叔封自康徙衞錫以殷民七族相土之東都實亦在成王之世詩書左傳之文可覆案也然則國之大小不係于爵王有慶賞則爲大國齊與魯衞是也王無慶賞仍爲小國虢與滕薛是也春秋之初滕侯薛侯朝于魯西周之末史伯比虢公于子男卽因國小之故矣魯論曰伯氏駢邑三百又曰百乘之家皃餘曰惟卿備百邑此皆予以馭宰之制非正典也蓋先王之世國雖極小公侯必百里子男必五十里卿祿必倍大夫此本制也卽孟子所言者是也國雖極大諸公不過五百里諸男不過百里卿大夫不過百乘此加禮也卽周官會論所言者是也孟子欲救時弊故皆以其本制言之而其實無不合也至于王臣之祿王制所述者乃其本制觀于元士之分有三等附庸之地亦有三等可知周之班祿無不相準孟子欲人知尊王故特就馭宰之典恢大言之亦周禮王臣出封加一等之義也

敢問友章

四層遞卸格

友在德不可挾貴以長與兄弟前後夾陪芥不分輕重挨下面然後醒出主意來最神變不測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賓）不挾貴（主）不挾兄弟（賓）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陡然接）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反跌尤超妙）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承○上○跌○下○）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友字上）

（一層）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友字正位）（○又○承○上○跌○下○）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倒陪友字）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轉○跌○飄○忽）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借○上○走○下○機○神○一○片）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認○到○盡○頭○處○斷○定○）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賓）謂之貴貴用上敬下（主）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忽作抑筆反跌入堯舜極棱峰側嶺之妙自孟獻子至友匹夫也文機飛舞自應用端嚴陡直之筆以結束之而末節用下敬上四語却是一賓一主端嚴中又未嘗不流走也

此章以友其德不可以有挾爲主爲當時諸侯王之友士者發也不挾長不挾兄弟是伴說重在不挾貴一句以下引證不挾貴之事一層深一層亦伴說重在與共天位與治天職與食天祿三句方是眞友其德方是眞不挾貴末節貴貴是伴說重尊賢○文境首一提後一束中間引證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眞神乎文者也○四段文字蟬聯而下史公剌客列傳學此法乃其蟬聯而下者法又不同費惠公晉平公二段則於文首用二語接落至堯之於舜則卽從上段文字之尾拖出而其拖出者又不同前文乃另開一意以爲落下文心可謂矯變之極○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帝堯皆友德而無所挾者乃同一無所挾而人人寫得各異孟獻子之無所挾獻子無言與事可舉故寫五人此從對面照出也費惠公之無所挾則以師友之尊不敢下等臣列此從惠公自己口中說出也晉平公之無所挾則寫入寫坐寫食寫不敢不飽此從平公瑣事細細寫出也堯之無所挾則以其此館彼饗迭爲賓主此從兩面交互寫出也○是天子是字與非王公非字應

古人謂小功以下至無服之親爲兄弟又以昏姻爲兄弟二者兼說爲是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旣爲友則不可謂我與彼爲親姻而輕侮之過押之也挾兄弟而問與挾

筆法如百丈游絲空中搖曳

問者亦隨用搖曳之筆却以斬截之筆答之

故而問相似〇無獻子之家乃是獻子自無其家猶言忘富貴無言不挾也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二句謂獻子之賢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二句謂五人之賢言獻子若自有其家則此五人者亦不與之友矣細玩亦字其意自明〇費惠公非魯費邑之君也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而滑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費滑所都故稱費惠公猶稱魏瑩爲梁惠王成公十三年傳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殄滅我費滑蓋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鄭邳鄒費猶號小國之君也〇事我者事字是師事之事非君事之事子思所謂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亦師事與此同〇入云坐云云者指言如此之意〇舜尚見帝四句蓋古書之文而孟子援作證也尚者上配也卽尚公主之尚館謂諸舍而見焉聘禮公館賓賓避上介聽命儒行孔子至舍哀公館之張儀如楚懷王虛上舍而自館之曰云云皆可證饗舜只是堯饗舜非饗於舜也帝館時堯爲賓舜爲主饗舜時舜爲賓堯爲主自是兩件故曰亦曰迭〇其義一以天爵卽人爵之實也

敢問交際章（逐層剝入格）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奇峰突起）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

欲取故與亦文家常套妙在說得沉著痛快

萬章之問已逼到十分不可解處妙在解之絶不費力總是理眞耳

游泳作收平淡之中無形迹而有波瀾迴顧前文有竹窓日影之妙

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敎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發餘問答逼出此句）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妙用誅字之業使之自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放治逼緊）其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接頓挨）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隨用進一步法引）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案觀拖）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跌得醒）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此句寬）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二句主）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通篇八問八答前三問三答言交際之不當卻而當受以孔子受之爲斷中兩問兩答言受交際之不同于受禦以孔子獵較爲斷後幅三問三答因交際而言及孔子之仕皆合乎道終以孔子之三仕爲斷要之交際原爲行道計若并絶交際一途是無行道之機故際可與見行可公養並言不能見行可則際可亦不可廢至不能際可則公養亦不可廢說到公養不可廢益見交際之不可廢〇孔子之仕也以下只就孔子論孔子而自己可知只就孔子之仕論孔子之仕而交際可知水月鏡花味之無極賓主之妙至於此乎〇當時諸侯橫征暴斂其取之民也猶如盜然孟子率門弟子車

馬傳食萬章於此重有疑也、謂此不義之物、雖善其禮際、不可輕受、又不受之意見、擋塞胸中、而特以師弟之分、較嚴語言之間有序、未敢陡然直入、故先從交際何心寬寬問起、孟子亦以恭泛泛答之、此頭一層問答、雲程初步、造端甚遠、及轉問卻之不恭、孟子答其所以不恭之實、以見尊者之賜不可妄卻、此第二層問答、仍在遠處立脚、萬章又轉進一層、爲心卻之說、孟子因直舉孔子爲則、凡道交禮接、卽可直受、何必爲此委曲暗昧之行、此第三層問答、雖漸逼漸緊、卻仍是前面寬步、至第四層問答、承上交以道接以禮、辨明禦之受與不受極言濶論以下、陡然跌入盜民之諸侯、最爲不義何爲交之、卽受孟子言盜不可受、諸侯畢竟不是盜、此第五層問答、方是本意、爲正文、後引孔子仕魯事、作陪跌、與前斯孔子句遥射、成章法、淋漓酣暢、實際已盡、如驚濤拍天、然則以下、又從孔子之仕作三層問答、而終証之以實事、隨便廻躲交際間、間淡淡如着意如不着意、餘波廻繞、其妙不可方物、

何心、問其用心如何也、○上卻之二字句、言交際之餽、或當辭讓不受、乃有卻之爲不恭之說、何哉、○禦是止人而奪其貨、不授者則殺之、注似主殺稍左、○不可猶不可受、引康誥是明不可二字、○閔然無知覺貌、○譈爾雅說文作憝、惡也、怨也、其作譈敦憞皆假借、○殷受夏十四字、注爲衍文、非也、康誥曰、師茲殷罰有倫、卽所謂周受殷者也、言誅禦之法、非始於周、而始於夏、殷受此法於夏、周受此法於殷、雖三代之時、直誅而所不辭也、魯語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也、不須請問極言其當討也、於今爲烈、言今時先王之法、雖多廢壞而此誅禦之法、則功令煌煌、在人耳目也、禦既必誅、如之何其受必誅之人之物乎、○苟善其禮際矣、禮際是熟語、或釋爲善其禮而際、非是、○比今之諸侯、比駢也、謂比駢而一一戮之、○充類句、言充盜之類、至於義之盡頭處耳、義是名義之義、注深看、恐失、○獵較者、蓋獵而較其獲多者、并少者之獲、一馬從二馬之類、韓詩外傳、秦之時以貪利爲俗、以較獵爲化、而天下大亂、○以漸正其本、聖人事皆然、今就獵較一事言之、未遽廢獵較、且

位卑句一襯若承上、
若不承上妙妙、

先薄正祭器、此則先正其本、欲以漸止其獵較也、○簿書簿字从艸音義云、本多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漢人碑版主簿字無从竹者、薄勿同、劉熙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孔子未嘗爲季氏之臣、然季氏執國政而主持焉、故仕稱季氏耳、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趙注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有成文、而引之者、今不可考、哀公八年孔子反衛、正值出公周旋、冉有所云爲衛君、子路所云衛君待子而爲政、皆在此時、雖靈公至出公中間、尚有蒯聵及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聵謚莊公、般師與起隨立隨出、皆不立廟謚、則孝公必是出公矣、謚法解無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反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謚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此類是也、但出公何得謚孝、以衛拒蒯聵、是拒晉、不是拒父、及蒯聵入而已出奔、沒父之世、不敢窺衛、其心可原、其跡似孝、故其臣謚爲孝也、○三仕名目、似非孟子創語、蓋相傳有此語耳、可是許可之可、

仕非爲貧章

（主）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賓）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自問）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自答）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隨手一襯）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章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爲主、仕非爲貧也開口一句、已將章末二句含起、見得仕是要行道、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以下、只將爲貧而仕者、不過如此、亦要如此、則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者之可恥、遂覺無辨閃矣、通章不發正面、只在側一層處說、而正面自見、○此章講者皆謂

文妙於轉、此篇一路迴環往復、宛轉盤旋、欲吐還吞、乍隱乍現、令人尋味不盡、

爲爲貧而仕者發、非也、孟子文字、主意多在首尾、今起云仕非爲貧、則是仕以行道爲事、故結云道不行恥也、自是一片、中間爲貧而仕、却是陪說、孟子正爲當時竊位苟祿泄泄沓沓之輩、托言爲貧而仕者發此議論、若止爲爲貧者、示以所居之宜、此於世道有何關係、於人生大義有何發明、而孟子言之、且其舉孔子爲例也、但言其爲委吏乘田可矣、何又舉其稱職之言而遂之乎、○仕非爲貧也句重讀○娶妻二句喻意在正言下、又一法○爲貧者直貫至長而已矣、爲一氣、引孔子正是抱關擊柝搒樣也、○抱關擊柝句、且不必說到職之易稱、下引孔子、方見其職之易稱也、言所以宜於抱關擊柝者何也、其職易稱也、不觀孔子乎、○上下文勢多直、中間頓以委吏乘田四句、便有波致、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則分明是二職矣、注夜行、集疏作行夜、是也、行夜卽今之巡夜、巡夜故擊柝、若夜行則不必擊柝矣、○抱關擊柝是舉例之辭、欲居卑貧之地、抱關亦可、擊柝亦可、又不必限定、故再舉孔子爲乘田爲委吏、要之亦只卑貧之地耳、○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

所言、正足證孟子矣、周禮、遺人掌郊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孔子正爲遺之官屬、乃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也、季氏吏亦魯臣、非仕於私家也、○苑囿囿人所掌、祗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曰當而已矣、曰長而已矣、是餘無所用力、所謂職易稱是也、

士之不託章　逐層轉進格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發明不敢）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不敢比諸侯）萬章曰。（發託字轉餽字）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

卒字倒從摽餽看出、

二句斷繆公、已伏堯之於舜一節、

前犬馬畜伋下、不曾說完、却補說在此、此虛實錯綜之法、

末段悠然遠想、言待士固應如此、

於氓也。固周之。（只可比氓、）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餽字轉託字、周卽餽、受賜卽託、）曰。不（曲一筆、）敢也。（並不敢比抱關擊柝者、）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發明不敢）（卽託字）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歸餽字、從此一層轉出正意來、不直說可不可）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而借繆公子思隱躍以起下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所以然不曾說出、）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遺舉字、從餽字出養字）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章意原在此、故接下舉字、單提養字、）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五句正養君子之道、）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發明不能養）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特注此意）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通篇七問七答、層層轉進、有春雲漸展之勢、○賜有常祿、餽不可常、不常則賢無以養而不能久居其國矣、常繼一問甚有意、○說繆公之於子思、從養字透出一舉字來、此處卽有堯之於舜一事在矣、必至再問、始於正答養賢之道、後復又挽轉子思然後補還此義、文情絕不直致、○補還養又能舉之意、并且補還前章非王公之尊賢句、遙峰雲連、風帆飛渡、情文相生之妙、至於斯耶、○士之所以不託諸侯者、士固賢者也、賢則當盡養之之道、而又當舉者也、孟子妙在偏不如此說、一則曰不敢、再則曰不敢、一若士之至卑至賤者、然後一層一層轉出正意來、蹊徑絕不猶人、託是寄食矣、不仕而食廩餼也、○毛詩摽有梅傳云、摽、落也、摽乃受字之假借、莊十三年公羊傳曹

庶人分出市井草莽兩種作綰鍊淡者令濃

第一層出禮字

第二層出義字以下二節發明往見不義之意

多聞即賢中之一欵恐文氣單弱故疊此一句

此卽子思之言以見君之不可召士

委曲道破

子揕劍而去之之揕亦芟謂墜落其劍於地也蓋自上分而落於下爲揕自近分而屛於遠亦爲揕其義可引申而見揕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自近分而屛於遠也○北面稽首再拜周禮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於不受○犬馬畜伋謂能養口體而不以禮也不必作賤之注不以人禮待己恐過當○僕臣臺見昭七年左傳○以君命將之後篇幣之未將者注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僕僕謂鞠躬趨數如僕從人狀○士居人國以分則祇以德則賢君而祇之上不敢自同於國君次何敢自同於臣職君而賢之不惟當有養賢之禮尤當有舉賢之道

敢問不見諸侯章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

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陡然撥筆）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二句用代字訣）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臨頂上二句開出兩層宗中議論）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引索）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推子思之意）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又用代字法發出宗中議論）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又引）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此卽虞人之事以見士之不可應召

筆勢捷如健鶻矯若游龍

此段推原歸根禮義

解明實意而本意自顯此以不照應爲照應者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波上生波且過旌字）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急下落）（緊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妙喻）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宕一宕）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一波）

此章以禮義二字爲主前後照應作眼目義有斷制禮有節文如不見諸侯安於庶人之分禮也守其不可枉之節義也其實一而已矣○且君之欲見之也句平地生出奇峰一路嶙峋挺矯變超忽如挽弦引如屈生鐵○文家有高聳之筆突然振起最有勝勢如且君之欲見之句是也文家有高一層作跌之法孟子文最多如此一落分外有力如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而況可召與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是也文家有頓挫之筆於一氣奔放中偏有迴瀾逆浪便不徑直如豈不曰以位三句是也文家有玲瓏排蕩之筆一片空明曲折如意如公孫大娘舞渾脫如爲其多聞爲其賢云云是也○且君之欲見之節筆筆轉筆筆捷機勢甚緊自宜繆公亟見云云放開以緩之此造化之自然也○繆公亟見於子思齊景公田二處皆突接法又縱開法又此處是斷下而況可召與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是續乃斷續法○援引繆公處文勢緩了急跌出而況可召與拍回主上援引齊景公處文勢亦緩了又急跌出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拍

到主上二處用筆甚緊惟其鬆緊合度所以操縱由我○引齊景公節全爲非其招不往以跌出不賢人之招來乃意未說出而章因問招虞人何以孟子因答之且連類於庶人與士不免冷淡正文所以以大夫之招二句緊接上文急急跌入況乎方不喧客奪主甚爲有力其尤妙處在士之招二句若有意無意游衍過去於前旁文既有照應又非另起一頭以碍正意眞靈敏絶世之筆○引詩言作證安頓得妙○孔子君命召節於掀翻震蕩後又作一小挑剔正覺烟波渺然昌黎文收結往往有此○自且君之欲見之也至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文勢縱橫如浪湧風生一處未平一處又起令人目眩心搖至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則浪息風恬蕩蕩乎流矣至然則孔子非與小小跌宕又平流中一廻波也○當仕有官職節傳贄爲臣者反覆以應上文○隨問隨發隨引隨翻離合起伏倏忽飄宕烟雨千態雲壓萬狀不足以方其妙

不見諸侯有我不枉見即君召之亦不枉見意萬章本重召之不枉上但未說明故孟子只從分之

不敢見說起逆萬章再問方就召之不往之故詳言之○自且君之欲見至而況可召與爲一段言君之不可召士自齊景公田至招賢人乎爲一段言士之不可應召段落清楚則文理明白○主意是士不可應召君之不可召士乃不可應之所以然也○孰贄請見必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贄○繆公亟見於子思句是屬己然曰云云是屬最後須分看如此見於之見賢遍反○何如二字繆公陽問友士之道陰驕下士之賢○古之人有言五字句絶古之人耑指人君○事之是舉古之人君於賢者其語如此耳曰字云字可見公羊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何休注云云乎辭也按云者云爾之省雖曰語辭與單曰乎者自有別古文冠曰字而履云爾字者多例此亦一例也○將殺之下當補死不敢往意志士上省孔子曰直接將殺之句借夫子贊語狀虞人耿介氣象正見議論中敘事用捷筆法○皮冠鹿皮製之其度大於常冠○大夫之招士之招不賢人之招皆指招之之方與下招字活用者不同○以士之招招庶人以分言之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以德言之況乎二字只是深一層之詞耳○不以其道道者義也禮也○周道如厎詩小雅厎作砥說文厂部厎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厎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厎柱析城漢書厎礪其節厎礪名號皆以厎爲砥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并詩之砥字亦或誤爲邸音

三層皆實筆勢嶙峋

一鄉之善士章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頓折作勢）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通篇四層遞進前三層平列後一層頂上跌落換一文法文便錯綜有勢尚友二字仍繳上節三友字收束極緊

此章是敎萬章以論古蓋萬章平日好尚論古人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詳核本末則與古人全無涉如前論堯舜禹及伊尹孔子百里奚之類皆是也故孟子即舉友今人之道以明之謂必己所立者高然後能友鄉國天下之善士今人且然況欲尚友古人而可無卓識乎言意歸重尚論前節只引起末節耳○鄉國天下就其善所及之廣狹以分高下一鄉之善士而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而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句句相對無輕重大意言必得其與己相頡頏者以友之耳據注盡友句則下善士但泛指善類恐不當說者又釋一鄉一國之善士爲鄉選國選之士則於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不通既呼爲天下之選則己居第一他復有其堪可友者乎○未足謂意猶未滿足也非以多少言注所友衆句未安病起前節注盡友句○誦讀亦可云讀而讀之義不止于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詞讀乃得其義蘊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則互文見義也

前後二段相對、於中間夾一奇峰、性觸當得見反覆數遂覺異樣生色、

齊宣王問卿章（前後問答中間一折格）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移江倒海）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出奇峰）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風静浪平一樣譯贊兩般過讀法）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風景）聽則去

此篇看他議論敘事處將孟子剴切陳詞宣王逆耳含怒情事曲曲傳出說反覆何等積誠感動說不聽直是無可奈何說到易位則去亦是所遭之變議論之剴切如此寫勃然變色寫色定後問敘事之委曲如此○反覆二字最要緊未曾反覆以諫遽易其位是賊也未曾反覆以諫遽去是恝也

孟子之言故自斟酌

貴戚之卿其任尤重故以大過而言此非小過不諫而含不必之意且下文易位全在大過上則小過之諫不諫何用覈論○注無可去之義句恐大迫切本文只大概說不同之意耳不當泥說後注云不可以執一論得之

孟子論文卷之五終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五年九月　出版

定價[illegible]錢

熊本縣士族
手錄兼出版人　竹添進一郎
清國天津在留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奎文堂　野口愛
東京日本橋區呉服町六番地

孟子論文卷之六　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就言翻駁格）

子能順杞柳五句。每句一轉。俱用虛字翻駁。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孟子與告子辨性諸篇。俱是就其言以辨之。但就其言以辨之。而其說自窮。至於所以然之故。孟子

不與之言。蓋告子天性剛傲。以不求諸心自以爲是。其所言性。皆是議論如此。不是商量之詞。如此篇之言。以爲性無仁義。皆人爲之。故有杞柳之說。孟子就他一爲字。生出一順字。對他。又生出戕賊二字。破他言。其說足以爲仁義禍。而性之本自見。文章之全用反面側面。而不犯正面者。此類是也。

○不曰戕賊人性。直曰戕賊人。簡捷利快。如挾秋霜。

欅木一呼爲欅柳。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堪爲器。嫩枝取以爲緣栲栳與箕脣。緣栲栳箕脣。卽爲桮棬之類。故注以杞柳爲柜柳也。柜卽欅也。○杞柳桮棬。此喩非全然不當。但隨見解成異同耳。順杞柳之性以爲桮棬。則孟子見解固如此。故先擧問之。意謂杞柳有柔曲之性。故能爲環曲之器。他木未可以爲桮棬。必杞柳而以爲桮棬。則桮棬卽杞柳。非杞柳外別有桮棬。猶人有粹善之性。故能爲美善之行。他物不可以爲仁義。必人性而以爲仁義。則仁義卽人性。非人性外別有仁義也。如告子見解則不然。杞柳固無桮棬之性。必矯揉之。戕賊之。然後爲桮棬。猶人無仁義之性。必隱括之。拘抑之。然後爲仁義也。是其見解之來及如此。故孟子以戕賊人禍仁義責之耳。○義猶桮棬。告子主張義外。故單擧義。下句以人性爲仁義。仁字是帶說耳。○以人性爲仁義爲字。是作爲之爲。○而後以爲桮棬也之也。當讀爲邪。古也邪二字通用。○注意謂告子此章之言。卽性惡之旨。下章乃病其言之過。而易爲可善可惡之詞。此不然。告子之言性者四。皆謂性中無善無惡。無謂性惡之意也。蓋告子論性與老莊同旨。謂性之本然。無善無惡。爲善爲惡。其於夫性均也。孟子嘗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如謂告子因孟子之言而屢變其說。則非勿求於心者矣。且如告子二三其說。公都子又何以一言蔽之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耶。蓋湍水之喩與杞柳之喩。其意一也。至孟子屢闢之。告子直以孟子爲不解其意。於是索性直吐其旨曰。生之謂性。至孟子以犬牛人性闢之。然後曰仁雖在內。而義終在外。蓋雖以仁內佯說。究竟言仁處亦非仁。而性中無仁義之大旨。固未嘗稍變也。

性猶湍水章（就言翻駁格）

人性之善二句。是正喩。人無不善二句。是反喩。止四句正面已了。前後俱用反面側面。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兩則字。活畫出湍水來。）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斬截）今夫水。搏而躍之。（奇變不測）可使過顙。（[illegible]得清）激而行之。可使在山。（[illegible]得[illegible]）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文家有頓法。欲轉得捷。先頓得住。而其轉也亦更有力。如鳥之將飛而頓其足。勇於飛者也。此章水信無分於東西句是也。文家有提筆之法。文勢已平。將筆提起。發出議論。如山行者忽遇峰巒突出。

白羽白雪白玉之下、俱宜添一謂字講、蓋跟上面語脉讀來、不得不如是也、

離奇蒼翠、犇人心目、最爲文章勝勢、國策多此筆、蘇氏父子每學之、此章今夫水云云、將精神振起、即提筆法也、文家有反形之法、反面透正面、只一對照自明、不必再說、此章本說水無有不下、而今夫水云云、偏說水之有不下者、不知搏激使然、非其性也、則水性之無有不下、不再申一句、已自十分刻露、用法瓌瓏、高妙、且有此反勢、其氣橫肆、亦風濤萬丈、不令人一望而盡矣、

趙氏讀湍爲圜、湍湍猶顓顓也、漢書賈捐之傳、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顔師古注云、顓與專同、專專、圜貌也、○不曰猶水、而必曰猶湍水者、以諭性爲一個活物也、與生之謂性意同、杞柳湍水生性食色、說雖如不同、而意則不異、皆言性無善無不善也、楊子善惡混之說、是有善有不善、與此稍異、○其性亦猶是也、其性謂可使爲不善之性、搏擊之水亦水、不善之性亦性、然皆非其體也、○告子言性、上章病在爲字、此章病在決字、水之決猶杞柳之爲也、孟子將他爲字換作戕賊字、而告子之說窮、此復就他決字推出搏激二字、而告子之說又窮、上節且就其東西之說折之、言東西雖無分、上下則必有分矣、惟下可以喻性耳、東西豈足憑哉、下節更推進一層、言子謂東西之無分者、惟決故耳、若窮乎決之類、極乎決之情、則豈特東西不分、即上下亦不分矣、然過顙之躍、勢由於搏、在山之行、勢由於激、非水性之本則、決烏可以語水之性耶、

生之謂性章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折得倒）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此後世文字白描體所從出、○孟子破生之謂性句、惟在犬之性四句、而妙於不遂說出、先就其言而以白之謂白反詰他一層、又以白羽白玉白雪反詰他一層、從借言處先作兩層問答、此是文章

告子四章俱是因告子之語而孟子問、每段倒論在前、問在後、此又一體、如此篇曰何以謂、曰不識、曰且謂、中間一與字、一乎字、末段一與字、段段俱用虛字作起、段段俱用反問意作結、尤奇而能法者、

空中結撰、無中生有處、○以上三章體格廉而劌、遂爲韓柳諸大家說辨文字之祖、○第一詰坐實了即生即性、第二詰坐實了凡生皆性、然後一折則無處躲閃矣、○純用與字搖擺風致、無一徑直之筆、悠然有餘味、

白虎通性情篇曰、性者生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性之言生也、故性與生古字通用、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三本篇生作性、戰國策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並其證也、生之謂性、猶云性之謂性、故孟子以白之謂白破之、告子此說、即所謂無善無不善者、其意若曰所謂性者止是性而已矣、其善其不善皆非性中所有、此是告子論性之本旨、故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上文杞柳湍水之喻、皆從此出、○白羽白雪白玉皆白之質、牛犬人皆生之質之白、即之謂白三字之性、即之謂性三字、以上三字作稱許、非也、以下之白字見本質各不同、亦非、○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既言人性異於犬牛、又言犬馬與我不同類、又言違禽獸不遠、可見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爲說、首節注人物合稱者非也、又外注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此二語亦有弊、知覺運動在物固爲蠢然、若人之知覺自不與物同、豈可以蠢然概之哉、

食色性也章

告子曰食色性也、（輕遞爲實）仁內也非外也、（重就提來）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先頓得住）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然後）曰（轉得捷）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又轉出一層）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實）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

以炙辨長從貪字生掩映巧妙即因楚人想起秦人尤能一色生新

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此章是辨義外之非而義之在內止于長之者義乎一句內暗藏前後俱就其言以窮之何以謂一句討出他議論以爲辨折之端告子以長明義孟子亦就長辨義白馬四句辨他以白比長之非且謂二句辨他彼長我長之非而長之者一句破他非有長于我意妙在隱躍其旨不爲說破令告子自思○告子又以愛主於我明仁以敬主於長明義孟子遂以炙比長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耆炙亦有外句正發明長之者義乎句而亦妙在隱躍其旨不爲說破令告子自思○仁內也四句承上句一氣直下抑揚重義外也二句若四句平重此章便不可解○不識長馬之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然則耆炙亦有外與筆意皆有生趣韓退之諱辨學此○此章亦以與字乎字搖擺風致

食色二字須作活字謂甘食好色○仁內也者只對義外言其屬於內耳未嘗以仁爲性也其所性食色而已矣亦生謂之性之意注當用力於仁告子恐無此意○彼長而我長之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馬之白人之白三字連讀上白字是稱之爲白○悅猶言快足以我爲悅自我心出之悅也以長爲悅從其長於外強而敬之以爲悅也○夫物則亦有然者猶曰物皆然也凡事物從彼於外而我好惡取舍之也○告子云吾弟愛之秦人弟不愛夫仁以彼我爲一體者秦人之弟何嘗不愛但比之吾弟愛有差等耳從其差等而處之亦義也則仁中有義矣告子長楚長長吾長以爲無異而是亦不能無異長吾長其原也推以長楚長則長楚之心豈如長吾長之深且厚哉是其敬有淺深不同亦義中有仁矣且以物言之不特楚長吾長之在外而秦弟吾弟亦在外以心言之不特愛之在內而長之亦在內矣告子所說一一粗繆不勝破綻孟子特從其粗而粗辨之直舉嗜炙一事以折之耳

果字從告子生來

代他問答空中捕影神仙下世咳唾珠璣

耆炙餘論純以趣勝

孟季子章（代爲問答格）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長○鄉○人○亦○行○吾○敬○也、特斯須之敬耳）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敬原因父、不由吾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義內之說孟季子一連三疑而後二層都包在頭一層公都子孟子亦一連三答而下兩說盡該在頭一說本一二說可了文偏生出三般話頭愈疑愈重亦漸解漸明布局如春雲徐展醒露似蜻蜓點水絕不肯一筆板煞小小篇幅自具魚龍出沒之奇觀○敬叔父乎以下將公都子之駁難孟季子之答盡在孟子口中代爲問答到下文只記季子聞之四字何等空靈便捷若再述一偏則贅冗矣

趙注云季子亦以爲義外也疏云季子即下卷所謂季任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未有孟字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季子果爲其弟當亦同學於孟子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且季子爲孟子從昆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請孟子孟子亦何不詣之面命而必輾轉於公都子乃知孟子經文本不云孟季子也○行吾敬發明義內一了百當吾字固重敬字更重仁主愛義主敬愛敬皆從中出告子之徒曰長長爲義彼蓋以長長之虛文爲義而並不知有敬也說個敬便是從吾心中出故吾

虛提

敬二字相連不得輕讀敬字注所敬之人雖在外云云未免輕看敬字此後儒所以撇開敬字單講吾字也○鄉人鄉之長伯兄我之兄所以比擬○叔父父之弟弟我之弟所以比擬○子亦曰在位故也注以位爲賓客之位是請鄉人宴飮於家者然則雖年不長似亦當先酌焉於長一歲句爲未切蓋是謂鄉黨序齒之時也非謂賓主之禮○庸敬重斯須之敬輕季子疑在敬轉移於外不能自主故孟子揭庸與斯須以明敬之不必轉移注因時制宜云云其實孟子不重此意只發明一箇敬字故因時制宜須至冬湯夏水節發之孟子內義不在因時上在行吾敬上○季子疑未能釋然第三難又倒認因時制宜爲外公都子旣能領得孟子之意於是乃提記冬湯夏水以發明因時制宜之意○飮食亦在外與嗜炙亦有外略別孟子謂仁義合外內之道故曰有外以明無外也此專明義內故曰在外以明不在外○也字當讀作邪

公都子曰章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指然消釋不轉一毫）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取証

連用三或勢更浩衍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此章是論性善乃若其情三句卽情以明性若夫爲不善二句卽才以明性此二節爲通章提筆惻隱之心以下是申明情可爲善與爲不善非才之罪之意詩曰一節引證以明性善○前五章皆卽其所言而折之未嘗說正面至此章則說情說才說思說求始將性善之旨反覆發揮得盡情極致○性體渾論說來未易分明以情可爲善才不能盡發明之性善益明故知善作理題者必從四面搜抉也

前舉告子曰後兩舉或曰則或曰是別人非告子也注謬○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蓋謂善惡皆

在性故得因習以發之與湍水之說稍異○據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莫知爲誰子今據公都子所引則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溯其所源乃屬呂子春秋呂氏言宜難深信而成王之命微子稱之曰殷王元子若與史記言表裏後儒遂據爲實錄莫復疑之然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轉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曾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耶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與史記不同處孟門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不必因史記生疑○乃若其情乃若與下文若夫字相對不當作發語辭○可以爲善情善也乃所謂善性善也就用以見體猶就波以知水○才者能也性之能也非才之罪也言非性之才可以爲不善也不能盡性之才者也○性者具於中者也情者發於外者也才者具於中而能發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八句是發明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惻隱之心仁也入句是發明乃所謂善也仁義禮智以下是發明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由外鑠我鑠即鋈也鋈者以銀末塗銅上隨以火銷之則銀鎔而襯銅用黃金者曰鍍金或作塗金其義一也鑠取外物來飾者故以喻爲○弗思思字內兼察識擴充二義下求字即思字無兩層○失之及倍蓰無算是爲不善舍是不能盡其才求則得之二句當先作一頓不可一串讀下○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本意即是謂若夫爲不善不能盡其才者也失之及相倍蓰而無算者即所謂爲不善也求則得之句特伴說耳弗思便是不能盡其才故曰數句正是繳明上節與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緊相呼應○故有物必有則三句孟子蓋原詩而言不專爲釋詩上故字承詩及孔子下故字承民之秉彝○民即是物秉即是則好是懿德則進一層就感應上說○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何爲於性之外添出才字曰非添出也才即性中之才也性何以有才蓋性者心之生氣有能爲者也非死物也性之才能變化氣質仁義禮智性也氣質之刻薄者變化而爲長厚而吾仁之才盡氣質之貪昧者變化而有廉恥而吾義之才盡氣質之傲很者變化而能謙和而吾禮之才盡氣質之昏愚者變化而爲清明而吾智之才盡盡其才即盡其性也孔子贊易曰盡性中庸曰能盡其性此之謂也然則所謂非才之罪者即曰非性之罪耳所謂不能盡其才者即曰不能盡其性耳富歲章天之降才即天之降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義也即降才不殊也牛山章未嘗有才即未嘗有仁義之心也仁義之心即性也則才不在性中乎○章末引詩但言性情不及才字可知才即在性中無待言也○程子曰才稟於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夫氣質二字孟子所不言蓋氣質是氣質性是性論性者不必問氣質也氣質之下加不得之性二字程張以來皆謂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是人有兩性了反謂孟子所說未免稍有疎處可乎夫性者無形無聲者也氣者呼吸於口鼻運動於四肢貫通於百骸有形可見有聲可聞者也質之爲質即氣所呼吸之口鼻氣所運動之四肢

氣所貫通之百骸也然則質者形而已矣氣質云者猶曰形氣而已矣今曰人有形氣此可解也而曰有形氣之性不可解矣○氣者與質爲類者也氣質所以載性者也雖理不離氣氣不離理而理自理氣自氣孔子所謂性相近孟子所以謂性善者蓋除却氣質不算也自宋以來皆謂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者大抵因人有聰明拙笨之不同故有此說耳殊不知聰明拙笨與性無涉世有聰明而孝弟者全其性者也有聰明而不孝弟者失其性者也有拙笨而孝弟者全其性者也有拙笨而不孝弟者失其性者也氣質於性何與乎○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近二字對相遠爲言古人語詞云爾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下即曰人見其禽獸也夫違禽獸不遠即禽獸則相近非即相同乎而朱子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豈其然乎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耶孔孟之言一也○氣質與性一而二者也理在氣中氣以載理故曰一也而理自理氣自氣故曰二也譬之五穀五穀之形味氣質也其皆足以飽人者性也其飽人者即此有形有味之五穀也原是一個也一也而五穀有白者有赤者有大者有小者雖飽人之性同而五穀之氣質不同也二也○才是好字眼氣質有好不好之兩端如何把氣質當才○才能變化氣質才何在在性如氣之乖者而使之和氣之競者而使之讓氣之忿者而使之平氣之靡者而使之振是氣之變化也才爲之也即性爲之也如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睟然見于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質之變化也才爲之也即性爲之也盡其才則能變化氣質不盡其才則不能變化氣質如何曰才有不善乎○性相近也言性本善也習相遠也言習於善者順其氣質好處矯其氣質偏處則爲善人習於惡者順其氣質偏處失其氣質好處則爲惡人也習於善而變化其氣質者大約氣質稍清之人其用力也省氣質稍濁之人其用力也多習於惡而不能變化其氣質者大約氣質稍清之人其爲惡也巧氣質稍濁之人其爲惡也拙上智

心字一篇之主

同字作線

從物漸說到人來虛提與我同類一句至末方點心之所同然極有含蓄

三疊句逼出心所同然句如危峰墜石

者氣質之無待於變化者也下愚者不肯變化其氣質者也故曰不移

富歲子弟章

孟子曰富歲（借）子弟（引）多賴（實）凶歲子弟多暴（主）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急宕反鎖偶鈸不同奏扎出同來）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伏○來○節○虛○虛○動○住）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添出數語作波瀾）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變）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蟬○聯）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正收）口相似也（亦正收）惟耳亦然（蟬○聯）至於聲（又變）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忽又反煞變化任意）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點）焉至（明）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挽○筆）之悅我口

因首段一殊字喚起通篇十三個同字因十三個同字又生出四個相似字一個皆字兩個亦然字到底只是一同字○此篇文字眞如神龍飛騰風雲上下忽隱忽現忽伸忽縮夭矯靈奇變化不測說理而有此文豈宋儒所敢望乎○寫正意三層一開端一中間一末尾開端用莊整之筆作起中間即承即轉末尾即結即應用筆跳脫不可捉摸乃始曰心終亦曰心首尾相應也聖人與我同類聖人先得我心中與尾相應也其又如常山之蛇乎○前後皆喻前則以物況人後則以體況心乃言體之相似者有足有口有耳有目及至總結則不必言足此不見首也總結有口有耳有目及至結語又止言口而不及耳與目此不見尾也故曰如龍○多賴多暴其降才非殊此於不同處寫出同未正寫也至聖人與我同類句則已正寫矣乃下文則說足說口說耳說目必至後結處始從體之同說至心之同用筆何其舒展又何其奇變○四體四段四樣寫法於足用成語以虛筆輕輕撇過於口則以白描之筆反覆詳寫於耳目則從略乃寫耳上二句與寫目同下二句則與寫口同寫口寫耳末二句皆正說寫目則用反筆翻轉說筆筆皆奇變也○文字有緩脈有急脈故凡同類者以下此所謂急脈也急脈緩受故龍子曰以下受之以緩自起轉而麰麥爲足屨爲口於味爲耳爲目凡七轉至至於心句如層巒疊嶂蒼翠插天中間獨口之於味節一往一復峰勢紆迴下兩節一正收一反束勢皆峭立而奇絕處又在故曰一總波瀾湧起然後跌落至於心三字如萬弩齊發莊子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若此者亦文家積勢法也○聖人先得我心句既與上同類句應又與易牙先得我口句相映成文而結句即鉤轉口之於味左顧右盼通身手眼其靈妙一至於此○引麰麥例凡同類者實也龍子曰四段亦實也而舉相似下何獨至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二句急拍合到主意然後再放將去說實位

多賴言衣食饒足則子弟本心存焉足可依賴者多矣如相恤相救踐言執信之類是也多暴則反之管子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張釋之傳尉無賴杜詩羯胡事主終無賴賴字義皆同注以藉解不是○爾猶如此也○陷溺其心者陷溺其多賴之本心也陷溺即暴也○日至謂夏至周禮日

看來却是從未嘗有材句倒轉來

雖字更突亦是從未嘗有才句倒轉來此

人字即指違禽獸不遠之人非泛常衆人

至之景尺有五寸是也冬至亦謂之日至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欠分明○雖有不同雖字當讀作惟○不齊字并指雨露人事○惟耳惟目兩惟字當讀作雖雖惟古相通用○有同聽焉聽審聞也謂聞之專○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同然不是同好只是契合之意○理義之悅我心即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理義固在我心而在外之理義亦與我心契合故悅之

牛山之木章（賓主兩對總收單結格）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突兀有神）以其郊於大國也（字法）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與首句應）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旁襯）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亦用旁襯）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繳束）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篇重在心之當存而起將山木與人心作兩翻翻起每扇中作四轉反覆嗟嘆山木之本美而不美人心之本存而不存上下段段相對後又總收四句歸到當養結到聖言然出心字○末節一心字收上兩個心字一存字收上三個存字⊙首節劈頭一句反喝起令人思未伐牧前是如何又令

人感既伐牧後竟如此又令人想倘不伐牧又如何過去未來現在俱見可以句一落非無句一起是以句一落此豈句仍一起步步喚醒不曰亦有而曰非無倒從濯濯映出若彼字反對嘗字指劃未嘗字正與嘗字呼應可以此豈都帶詰問令人自思次節突用雖字蒙上未嘗有逆唱振拔旦旦平旦旦晝日夜夜氣轉如環捷如馳驚心動魄○人之所以放失良心層層皆細爲寫出而首尾是追原語又是歎惜語又是喚醒語○養心之功全在操心正是吃緊處却以淡淡數語了事又不自發議論只引孔子之言便結神味宵然無盡

美善良亦善欲言心之良故先言木之美⊙濯濯言赭山如濯也詩云滌滌山川亦同○與人相近幾希言一點復明遠於獸近於人也○有梏亡之矣有與又同舊趙注本梏字作牿从牛从告牛馬牢也易童牛之牿牿取抑止之義抑止其良心而良心日就亡滅集注以牿爲梏之失訓械於理不順○其日夜之至梏亡之矣三十三字一氣讀去文義自明○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合是二句一意謂平旦之氣得於日夜之所息○夜氣即平旦之氣也夜氣者日間心擾於物氣爲之昏到夜來心靜而氣復清故謂之夜氣夜來氣清到得平旦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氣猶在故又曰平旦之氣非有二也注分作兩層不是○未嘗有材材字即木也未嘗有才才字即性也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言此豈人之所以爲人也哉○操則存四句蓋古歌謠語亡鄉韻協孔子引之曰惟心之謂與鄉猶里以喻居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此說不采入可也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夫天下無操之而尚莫知其鄉者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易云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樂記曰鄙詐之心入之易慢之心入之是心原可出入必操之使其不出學問之道收其放心正如此耳但謂存亡即出入究之亦有辨蓋入之不已而後存出之不已則竟亡也是故愚不肖之夫婦不知操而此心亦有時而偶入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嘑爾蹴爾而不屑受及本

寒暴等字、雖形模影、極移花接木之妙、

鴻鵠一喻、似夢中解夢、囈上添囈、尤有奇趣、

章平旦之氣好惡相近之說是也學人知所操而不能不使此心之時出時入所謂日月之至者是也賢者則常操而不能保此心無一息之或出然甫覺其出而卽操之使入所謂不遠復者是也聖人則無事乎操而此心自不出蓋有出斯有入旣不出矣則此心直常存耳存之又存所謂至誠無息致一而貞吉悔亡者是也○此章本爲中人以下作曉喻也至宋諸賢乃以爲中人以上工夫是雖未大失而主意有所不合蓋中人以上且晝未必爲不善則其好惡自無悖理猶山木無斧斤之斸而日日繁滋長大也則其存有不待夜氣者而平旦之氣不足尚也已○屈騷曰壹氣孔神兮中夜存管子亦有此說夜氣之說非獨發于孟子也

無或乎王章　一句喝起通篇借言格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斷）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接）吾見亦罕矣吾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先注一筆）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應前智字）弗若與曰非然也

一句喝起勢極突兀下雖有天下易生句翻然而來三句點撥卽入正意只三句兩矣字一何哉字極其飄突卽入今夫弈一段曲盡形容妙在不專心致志五字先於入喻時提淸作反領下文一人其一人兩兩相比專心致志字面一處全出不專心致志字面一處半隱半現却將鴻鵠將至思援弓繳幻境幻情無端變現引喻法至此神矣化矣末只一句挽轉結住呼吸智字而不專心字面全

隱不現只用非然也三字歇住如紅日將沒光映碧山別有異觀也○此章文法奇絕無或乎王之不智本結句却用來作起句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設問答語又不黏齊王却用來作結句神情縹緲○起句原有一暴十寒之意在內故冲口而出甚得神理一暴十寒下卽入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不另作斡旋轉接語一時正喻入化有一唱三歎之妙○一結冷然可思曲終不見江上峰青似此境象

吾見亦罕亦字藏多少意思連見也不能多見王之不專心致志可知○弈爲圍棊棊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博爲局戲卽今之雙陸博弈皆用棊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箸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卽竪之名爲驍棊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法與圍棊異矣以其

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劉徽九章算術句股冪用諸色棊別之凡用以布列者通名之棊而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圍棊之術只是數而已矣爭競始於數而輸贏成於數故謂之數耳何必以技作解○術非不精微然數止于一局之上比之乘除方圓之繁浩推步測量之淵深不亦小乎故謂之小數耳○一心以爲云云聽弈而有二心故曰一心猶云別心有鴻鵠將至是妄想也未有未至而先擬有而至耳思字見妄想轉深弓繳二字連讀援弓繳猶言執弓矢援執也史記援桴鼓之急是也非謂彎弓繳繩名不當作活字○王之致不智有二病一則左右無人一則王無志前譬說無人後譬說無志

魚我所欲章

孟子曰（寶）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曲曲折折，總爲逼出非獨賢者三句。

應賢者勿喪句。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義），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不義），故患有所不辟也。（再二翻）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打轉）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此○句○伏○後○本）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指○點○親○切○條○暢）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突○然○而○下○卻○巨○石○擊○空）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呼出後三句）（一○氣）

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趕○至○末○句）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一章分八段。舍生取義第一段。所欲有甚於生第二段。生而何不用第三段。由是則生不用第四段。人皆有之第五段。一簞一豆第六段。萬鍾則受第七段。失本心第八段。第一段正說取義，第二段發明所以取義，皆正說。第三段駁詰所以取義之由，翻轉說。第四段則斷言取義之必然也，重又落正。第五段方正言羞惡之心人所皆有，第六段證其皆有也。第七段言物欲之蔽，第八段斷其放失本心。千波萬浪，總是一水；三灣九曲，總只一派。讀者不必以其驚心駭目，遂致望洋而歎也。○前路反覆覆，總是爲本心二字作案耳。一簞食節實証人皆有之。萬鍾節陡轉我字，高唱如高峰出雲；於我何加，冷嘆如寒泉沁骨。爲宮室三句，層層猜度，似替他曲尋出路，正是直逼入死路。向爲今爲，頓起頓落。是亦不可以已乎，冷語微敲；此之謂失其本心，抗聲直唱。○前四節俱作指點口氣，第五節是故二字，方是看落。第六節証明皆有。第七節忽然轉下，讀者須細玩其節奏。○劈空設喻，歘然而來，飄渺恍惚，不可捉摸，然其反覆迴環、跌宕頓挫之法，有可指者。如生亦我所欲六句，是反覆法也。如使人之所欲八句，是跌宕法也。萬鍾則不辨五句，是頓挫法也。鄉爲身死六句，是迴環法也。○讀至末段，直令人有不可解者。暮鼓晨鐘，恐未有如此警切。○牛山章要人存養此心，此章要人察識此心。故讀此篇，須句句要看他欲人察識此心意。若一句直說，便嚼蠟無味矣。妙在句句說義，卻句句不實說義，以甚于生、甚于死二句，層層翻駁，步步喚醒，使人深思而自得之。總之羞惡之心自有，而致自失者，大抵皆貪萬鍾之人，故孟子獨提此等人嘆息，一篇着眼在此。

重讀兩其字，哀意尤深。

生亦我所欲一節，欲生則必惡死，不過一意翻作兩層耳。○由是則生云云，兩由是二字，虛指可生可辟之一路，非指秉彝良心。○嘑呼同，蹴踏也。然加爾字，皆爲形容之辭。○窮乏者得我，得與德通。○此是謂失其本心，本文明白，那須注腳。蓋欲義此心也，惡不義此心也，所以惻隱有此心故也，所以是非有此心故也。

注限定羞惡說，似拘。

仁人心也章　（前平後側格）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反托一筆）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疑性）哀哉！（句略頓有步少）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篇凡三提人字，三提心字，三提知字，三提求字，見有是人即有是心，有是心即有當知，有當知即有當求，皆相照應。

仁人心也二句只是將仁義喫緊切於人身意謂人之所以爲心者仁而已人之所以爲路者義而己程子穀種之譬固是只本文立言之意不必然也恐不可援作解○先以仁義並言後止言仁者蓋心不放者路自正也卽如今人心中有事粘滯不開便行路往往走錯故不由由於不求言仁自兼得義耳觀次節放其心而不知求句加一知字孟子口中本具歆側之勢須從此討消息○曰人心人路曰舍其路放其心則求放心自單指仁說仁存則自能由義也○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雞犬放渠自放也心則我放之故不曰心放而曰放心○而猶則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則不知求猶下章云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也而與則義同故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毋非兄而姒史記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並其證也此文上句用則字下句用而字亦猶是矣

直截

○求其放心而已矣語氣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正同非謂求得放心之後別有上達之事也意謂是外無一事也上文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若能求放心而得之斯得仁矣既得仁斯有人路可由矣故求放心外更別無學求放心卽所謂徹上徹下語○注云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似認求放心要發明學問道理是把學問別作一事非是

今有無名之指章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先一按）如有能信之者（極力寫）則不遠秦楚之路（懸住）爲指之不若人也（轉）指不若人則知惡之（結）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專言心不若人可惡若不醒快故借指引來卽跌入本意緊緊以不知類煞住加倍醒豁只在善用

襯法耳於此可悟立言之妙

與上同局末二句跌宕

無名指第四指謂之無名蓋以其補助衆指無可專名也○不遠秦楚之路自齊魯而視秦楚則爲遠耳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惡字小大相形說蓋拈出羞惡本心以警醒人一章眼目在此一字○謂不知類類之言比類也禮記月令曰必比類國語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比類猶言比例也周語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重言之則曰比類單言之則或曰比或曰類易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襄九年左傳曰晉君類能而使之皆此義也

拱把之桐梓章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頓）至於身（轉）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跌）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二賓一主三段文法三換

爾雅釋木云榮桐木注卽梧桐又云椅梓注卽楸是也○所以養三字當著眼卽正心以修其身也○所以養其身自指治其心但孟子口中含蓄不露耳或包動容周旋作解者謬也

人之於身章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轉○出○主○意）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此○正○言○不○善○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此以物喻）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此以身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此則切指養小失大）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則點明無以小害大害字之處）

上數章無不言心者此亦言心也乃通章不見一心字而止以貴字大字替之處處明挑暗喚警醒倍甚○於養中分出善不善來使人自想注出貴賤大小明明貴而大者是心志矣仍不說出突插場師一喻落到養其一指似歸正傳又出失其肩背一層使人不倒直到章末總不出心字而已惺然在隱躍間○於己取之句最妙自己事體未有自己不知者也○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全在害大害貴上著意蓋縱耳目口體之欲未有不遂惑其心志者非謂小者賤者盡可不養也末節用翻筆專明此意○前以貴賤大小並言而養其小者二句則止言大小而已該貴賤故下俱就養小言之是文章脫卸法仍以賤字點綴其間是文章出沒法飲食之人本可直接養小中間揷入兩翰是斷續法○末節之意正爲姚元之郭汾陽寇萊公文文山諸公解脫○豈適爲尺寸之膚句與無尺寸之膚句相應○此章從愛說到養從養說到善不善從善不善說到小大貴賤從小大貴賤說到養大養小從養大養小說到養小失大詩徐之中自有跌頓而結處更覺宕妙

於己取之言所養之善否自家考得還以養自家養者即考者不假外求也此處未可露大小貴賤之意注審其輕重恐太早計○體有貴賤六句正意已足下文反覆指點養其小者爲小人句正令人考其善不善者一猛省也○爾雅說文皆云樲酸棗不聞樲棘爲小棗梧檟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爲酸棗即小棗也棘荆棘之棘也○養一指而失肩背言一指或發疽徒爾愛護之不忍割其肉毒氣總轉於肩背而不知也○狼疾猶曰狂悖也粒米狼戾用字相類周禮秋官有條狼氏鄭注條當爲滌器之滌狼狼扈道上疏云狼狼扈道上者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又杜篤論都賦寥狼邛莋注寥狼猶擊攫也據是則狼有攫亂之義○豈適爲尺寸之膚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人高誘注云適音翅翅與啻同不啻猶云不但也

公都子問章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小體）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大體）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上分發此總包）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一個意思分作兩層問答文勢寬展至耳目與心之官以思不思判大小語極醒亮末用總包側串作收小人一邊不言自透筆法絕高○孟子一書喫緊爲人總是一思字思者作聖之功也耳目不能思所以爲小體心則能思所以爲大體立者卓然其不可搖也此爲大人應上文也

物交物二物字一樣並指外物謂聲色之物錯然交至引是誘引即蔽之深處蓋耳目之蔽也於一物猶未甚既受蔽於一物而物物又沓至則其蔽益甚沓然爲其所引去耳○此天之此舊本作比趙注既以比方解之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比之言次也周官世婦職比其具鄭注曰比次也宰夫職比官府之具注曰比挍次之又儀禮大射儀遂比三耦注曰比選次之也並與此比字義同蓋心與耳目皆天之所與我者必比次之然後知其孰爲大孰爲小然後能先立乎其大下文先字正從比字生出○此天之所與我三句言耳目心皆天之所與而外物或來奪之今先立乎心之大者則耳目之小者自從心之令而不爲外物所奪也奪字與與字反對即上文蔽引字釋作耳目奪心者誤矣

有天爵章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

從字妙

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前用分疏，後用合講。○爵分天人，孟子之創論也，語奇而確。

仁義忠信，至於樂之不倦，身分極高，蓋不如此則情必中變，而貴者仍失其爲貴矣。何爲天爵。○惑之甚者，總承上文今之人一般看，見天爵不可棄意。注固己惑，惑又甚，分兩層，非也。要人爵，要字雖有病，而未可以爲惑。○終亦必亡而已矣。此章既棄天爵，又亡人爵，人同而事異，故亦字在終下。後章不仁者亡其國，爲仁而中止者，亦亡其國，人異而事同，故亦字在終上。

欲貴者章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對上貴于己者句）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急○承○可○味）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回○顧○人○之○詞）（贊）

只重人人有貴於己二句，而所貴于己者，不直說出，妙在從引詩中指點出兩層來，兩個所以，正是喚人自思意。○思字爲主，欲字願字是眼目，欲之卽願之，此情欲也；思者本然不昧之良知也。所以二字卽根思字來，氣脉一片。○仁義聞譽，還他良貴實據，而文氣飄緲，亦復沉着。○若但以仁義與他衣食之欲相較，亦若無情味，妙在因詩一德字，借影到仁義，並從一飽字激映到令聞廣譽，文情斐然，使人首肯。兩所以繾綣再三，指點無盡。

戰國遊士，皆欲貴者，隨人顚倒，而不知耻，意在膏粱文繡耳。孟子爲此對症之藥，急急喚醒此輩，故發此論。○人人有貴於己者，者字承有字，不承貴字，此文意謂人皆云云者也，注省有字而存者字。

未慊果如此，本文宜言人人有貴者於己也，而文法不當下者字。○良貴，猶言眞貴也，只是在貴上討，不經作爲者也，不當在性上緊說。○人之所貴者四句，止言其不足欲耳。○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謚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此趙孟蓋謂襄子。○引詩證明人人有貴於己者，却以咏歎出之，正爲弗思者喚醒痴夢也。

仁之勝不仁章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先直○斷○一○句○轉出）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奇、快、緊、醒）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根）（究其極弊）亦終必亡而已矣。

前後正說，中借水火作喻，喻言處俱是反說。

謂之水不勝火，是救火者之言，猶是爲仁之人自謂也，非他人之評。○與猶黨，終始黨與之，與言爲不仁者之徒也。亡，言滅亡。○此爲戰國諸侯言之也，如梁惠王以能行小惠而訝其民之不多加於鄰國，正是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也。若將此章與上數章一例，就學者自治其私言之，則與於不仁亦終必亡二句難說。

五穀者章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正○照）

將許多道學話頭盡閣起，只從旁面借說，大意正面一點卽住，眞輕靈入化之筆，理學中能作醒疲語，喚轉愚迷，唯孟子獨步千古，無二手也。

羿之敎人射章

四必字皆有確不可易之意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必志於彀射者腰肩手足莫不有法注彎縱送莫不有敎而其髓腦惟在彎滿將發未發之時謂之彀射家所謂勾是彀法也敎者以此爲期○兩學者並謂學道者志彀規矩直假引喩中字耳猶前章仁亦在乎熟之假五穀引喩言○志於彀者君子之深造之也以規矩者君子之以道也當分兩事講家渾說殊混○是章亦是不爲拙射變其彀率之意不主有法然後可成之意

此言禮重於食色者豈謂禮之末與食色之本之謂哉

與任人之言反正針鋒相對妙在以詼諧出之

兩將字緊對前文兩必字

告子下

任人有問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通篇眼目在本末二字）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任人是取食色之末與禮之末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故以食色爲重也）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

（以禮之本與食色較則禮重矣）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於答是也何有即末段之言也可直接往應之曰一節然不提明本末二字終難使之豁然也於此知文之必用賓主離合反正者非故求絢爛也蓋不如是則正意不得明顯耳○不揣其本節提出本末卻不正言禮之本末食色之本末而設一喩下言輕重處又設一喩變化之極神奇之至讀者目迷五色也

任國名大皞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有問之有字謂有此事也任人問屋廬子客也孟子敵屋廬子斷也主也先舉有此事故着一有字耳講者乃云其曰有者任國人多記者不得其姓名故云任人有問於其此說誤矣○孟子只論輕重而首言本末者推輕重之根也下節金羽之喩方是正論

輕重之形處蓋長幼之節禮之本也生死所關之食食之本也夫婦之別禮之本也嗣續所關之色色之本也本與本較則寧餓而死不可紾兄之臂寧闕嗣續不可踰墻而摟是禮重而食色輕也以禮食禮之末也無關生死之食食之末也親迎禮之末也無關嗣續之色色之末也末與末較既無關於生死則必以禮食矣既無關於嗣續則必待親迎矣仍是禮重而食色輕也不論禮之本而但論禮之末則食色之本自駕乎禮之末之上矣故孟子推其根以立論苟不推其根何自而定輕重之準哉○本末字即指寸木岑樓說固是喻言然就喻言可以悟正意既屬喻言故齊字與正意不必比附○任人就禮食親迎言禮是言禮之末故曰禮輕孟子就紾兄踰摟言禮是言禮之本故曰禮重

曹交問章　淺言指示格

於此下宜補曰字讀

先說孝弟之義後說堯舜是倒法

以上俱虛說事理此處方亦以下手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推勝）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食說食淺食食妙）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

凡作文字須要講分寸何謂分寸如應淺應深下筆俱當斟酌曹交從形體上較量其識見之淺陋可知孟子與之言爲堯舜之道若說得過深便非對曹交語此篇妙於亦爲之而已矣一句喝起一篇主意以下將有力無力極粗淺事以指示之第二段言爲堯舜之易妙於在徐行上點出孝弟來第三段言不爲堯便爲桀見堯舜之當爲妙於從服與言上夾出行來都是從極淺近處說正爲淺陋人指點此是文之有分寸處篇中看他連用五個而已矣兩個耳字兩個矣字句句說得極淺又句句說得極易末又比之于路總是爲曹交說法作文留分寸之法讀此可悟○舉烏獲之任是烏獲而已矣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賓主之法也○第二段言孝弟而單從徐行之弟說即弟以概孝第三段爲堯舜而單言堯即堯以槩舜此亦大家偏處見全之法

注以曹交爲曹君之弟沿趙注也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伯以歸是曹已亡也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於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徙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尚有曹君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矣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也○奚有於是不有於是也言學堯舜之道不有於身材長短○一匹雛音義曰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案注云疋雛小雛也即疋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說文隹部云雛雞子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淮南時則訓云雛新雞也然則雛爲雞之名○曲禮庶人之摯匹鄭注云說者以匹爲鶩據是則非匹有鶩訓也鄭云說者以匹爲鶩即與匹謂鶩同義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陸氏遂於釋文匹字作木音非也孔氏正義直云匹鶩也亦非是王造爲鳴字尤非矣○以不勝爲患即是以不能勝匹雛爲患也夫力之有無祇在任不任烏獲亦人所能爲况爲堯舜非舉烏獲之任也乃舉一匹雛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弗爲耳宜帶

上二段設譬正爲通

出親親二句

崑刀切玉片片皆泥出語之快悉由見理之明

上患字說猶言患在不爲也語急故省患字○服堯之服注謂因曹交進見時衣冠言動不循理而發恐無證據○假館受業自是情事所有不必謂求道之不篤○呂氏春秋權勲篇云觸子苦之貴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是病卽苦也○爲堯舜工夫只在孝弟上而已矣云歸而求之有餘師者全要躬行上著力仍是鞭策他去爲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爲受業也須識孟子始終誘進曹交不是拒絶他

公孫丑問章（上下二截將賓明主格）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義也）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不○慕○也）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此篇上下兩截上截言小弁之怨下截言凱風之不怨但下截是因上截將來比擬上是主下是客上截用兩譬喻作波瀾正意俱於喻言發之下截卽將上截意句句對照賓主夾說到底○何以二字原從上截轉故講凱風仍用小弁伴說

高子凡三見注云高子齊人也此沿趙氏說而山徑之蹊間章趙氏又益之曰嘗學於孟子觀茅塞子之心一語其爲孟子弟子無疑惟禹聲章之高子不知是一是二以類相從當亦孟子弟子耳獨此章下云高叟另是一人孔子於弟子但稱名孟子於門人皆稱子然終未有稱叟者故趙注只言齊人而不言弟子也蓋此章之高子是子夏門人高行子卽絲衣詩序所引是也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以卜子授詩言之高子之年必長于孟子故孟子以叟呼之也○小弁小人之詩也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據竹書幽王未廢宜臼而宜臼遂出奔申居申七年而申侯與犬戎弑王卽不可謂宜臼與聞乎弑不可謂宜臼不與聞乎寇矣又況旣立之後遣師戍申是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不知申侯弑父爲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臼爲小人何不可者蓋宜臼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臼不怨而其傳道之以怨柰何反以其怨爲小人哉○關弓而射之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矣杜注關引弓也又史記士不敢貫弓漢書作彎弓蓋挾矢於弓狀如門關故謂之關貫與關通彎引弓如水灣也義各有當而其意則可通○兩射之之字指有人于此之人上道之疏之二之字指越人下道之戚之二之字指其兄道字雖是訓語而帶誘

道意○固矣夫字屬下○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二章所云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是也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未得云親之過大也○磯注水激石說文石激水棠引釋注云水見激之石按磯水中石也水喻子磯喻母之小過水爲石所激則怒喻子見母之小過則怨親之過小而怨是水中不容有磯也○孔子曰云云此引孔子語以結上兩詩意不必偏證小弁之怨慕只是孺慕言親之過有大小而其可怨而怨不可怨而不怨皆從一孺慕心而生也注耑以怨慕釋虞舜怨慕宜若歷山號泣時五十後着怨字不得○五十指終身言說見前○外注趙氏語出正義誤引

宋牼將之楚章（兩扇對照格）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

懷字終去字俱深心

上段言利之弊固見强之不可此再擧仁義之妙而歎之不可益著矣

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此處帶起仁義下段方請發揮）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上段揷伏仁義字此又層定利字伏此互相串揷之巧法）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篇一言言利之害一言言仁義之利其意與首篇首章同而作法不同首篇前用兩句立柱此篇則前用兩句虛引摯處不同首篇中二段以畧對詳文法各換此篇則上下兩層句句相對且句句相同止換得利字仁義字亡與王四五字換意不換句則一對法不同首篇結處用兩句雙收兩節此則止用一句倒煞利字則結法不同合觀兩篇始知變化之妙○兩段中層次分合有重巒層峰之勢而尤妙在善用長句文章之氣便覺十分充拓十分周匝

荀子非十二子篇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子名鈃鈃與牼同與孟子同時想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云說齊宣王師古曰與宋鈃俱游稷下然則孟子固嘗與宋牼有舊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注止云石邱地名蓋本趙注僞疏則因宋牼宋人遂云石邱宋國地也周赧王三年己酉秦庶長章敗楚於丹陽虜將軍屈匄取漢中地又敗楚於藍田秦楚搆兵莫此爲甚而孟子適於是年去齊之宋與宋牼遇於石邱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是就搆兵上說其非仁義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箇仁義之心去事君○曰終去者蓋仁義者人人皆有之者也及言利則久之卽去仁義矣言終去者見其始未嘗去也

首段敘事帥字字伏案

屋廬子悅四字妙不容擬

孟子居鄒章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不說出妙處喜字）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前段敘兩事連敘幣交不報而一曰爲任處守一曰爲相便有軒輊以下平敘之任之齊而一則曰見季子一則曰不見儲子於敘事中便暗藏議論在內○非也之下不正說其事而引古引古却不言交接往來之事而引書之言享只說他不成敬禮而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之己從此影出矣而卽接曰屋廬子悅鏡花水月可玩而不可卽○一喜一悅亦可見古人之好學也

髡謂同於爲人自爲之遠者爲仁、孟子謂仁者正不必同其迹、恰是針鋒相對、

髡語甚難答、妙即就他削字、翻進一層、出人意表

（郰魯邑名、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魯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誤倒耳。○得間、猶言得疑問一竅。○享、獻也。○爲其不成享也、此答爲其爲相之問、言吾所以不見儲子者、非爲其爲相也、爲其不成享也、若不享之故、書已釋矣、何勞孟子更釋耶。○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孟子何爲望儲子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乎、范睢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章

三問三答逐層遞進格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偏不是自爲——又不成個爲人、）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對上削字）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

兩層疑陣作跌、乃字如鶻躍而出、

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對上識）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髡言非問詞也、乃直譏孟子耳、三段問答、一層深進一層、首段髡譏孟子之去不得爲仁、孟子言仁不在去就之迹、次段言孟子卽不去亦未必有益、孟子言不用則賢亦不可見、三段言孟子無功不可爲賢、孟子言賢非衆人之所能識。○孟子去齊爲不用也、通篇妙在絕不正說本意、俱借古人影喻。○髡之引古、卽從孟子引伯夷三人生出、從此段段皆引古說去、文境爛如雲錦。○孟子三段話皆就實位發揮、只節末推開泛論、暗藏自己在內、極鏡花水月之奇、爲人、兼君民講、爲是下文名實未加於上下語可見。○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推髡之意、名實加於上者只在富強威權上而已、未可以正君爲解。○引伯夷貼自爲、伊尹貼爲人、柳下惠蓋兼人己。○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非定以爲五也、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伊尹之五就桀者、湯進之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此皆孟子之詞、與上其趨一也一氣貫注、趙注謂髡問一者何也、非是。○何必同此是對爲人自爲而言耳、髡謂夫子在三卿之中、是不同於自爲者矣、乃名實未加而去之、又不同於爲人者焉、故曰不仁也、孟子謂三子者皆仁也、然則君子亦仁而已矣、固不必同於自爲者、亦何必同於爲人者乎。○公儀子爲政、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魯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然則爲政卽爲國政、言爲正卿也、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公儀子爲政、乃正長之正、非政事之政、下云子柳子思爲臣、臣與政相對。○子柳子思爲臣、趙注云、二人爲師傅之臣。○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王逸注楚辭云、徒歌曰謳、淇水名、河西地名、皆在衞。○變國俗、謂國人化之、皆篤於夫婦之倫也。○從而祭、從字虛承上、不）

用字不必釋爲從君。○不稅冕而行。極言其行之速耳。○欲以微罪行。微罪當屬孔子。趙氏曰。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此說得之。燔肉不至。我句絶。黨字屬下讀。黨猶儻也。儻者或然之詞。古書每以黨爲之。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墨子法儀篇。黨皆法其君。奚若。並其證也。趙氏逆孔子之意。以爲燔肉所以不至我者。儻我從祭之禮不備。故有微罪乎。於是卽引爲己罪而去。所謂不欲爲苟去也。史記世家。師己送曰。夫子則無罪。觀此則孔子當日必自稱此罪而行。千載以下猶可以情測焉。○七篇所載。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前章當是孟子前在齊語髡見孟子未仕故以嫂溺援手之諭諷之。此章則再去齊時語也。周烈王五年庚戌。孟子纔二歲。髡已爲齊使趙。至孟子六十一歲去齊。而髡年亦旣耄矣。其曰公儀子子柳子思。以孟子魯人言魯也。謂賢無益。謂國無賢。想亦自恃高年。

當面譏誚者乎。

五霸者章　立柱分應格

起筆如三峰矗立。突兀非空。而中有賓主。

天子二議。律例森嚴。提清在此。好定五伯之罪。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賓○中○賓○）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主○中○賓）人也。今之大夫。（○主○中○主○）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敘廵狩）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帶補二層）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敘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長君二句。先斷以定律例。

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上段立案。下卽屹分三段。應之。整齊文字。而整齊之中。有大不整齊者在。○意在大夫耳。諸侯之罪皆大夫成之。欲以諸侯引大夫。先以五霸陪諸侯。總提於前。分應於後。以次遞行。而歸注大夫之意畢現楮端。○今之大夫爲主。餘皆賓也。而說賓處反詳。說主處反畧。可悟行文之法。

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霸。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氏注爲三代之五霸。確是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氏注爲春秋之五霸。確是。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矣。霸古字作伯。所謂侯伯也。侯伯命於天子。得專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諸侯爲罪於此可證。此五霸唯據東周以後而言。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皆受王命爲伯。征伐不得爲罪者。竹書紀年。夏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商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是也。春秋之霸。惟齊桓晉文有王命。左傳莊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然齊未受命之時。已先滅譚滅遂。伐宋伐鄭。晉未對命之前。已先入曹伐衛。戰楚城濮。秦穆楚莊。在戎蠻。竝無王命。莫不連兵侵伐。以爭雄長。此衰周之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罪也。說者或欲去宋襄而進句踐。列五伯之數。是徙滋議論耳。宋襄雖未成霸。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卽董仲

紓亦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云羞稱、不然句踐之覇、不且出仲尼後哉。○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得行之、是只帶說耳、事在巡狩述職外。○掊克、謂聚斂深克之人、說文掊、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又史記封禪書、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師古曰掊、手把土也、○六師移之、移者放竄之也、非殺之、且未及其後事、若其立後與廢絕、當因時宜、此不宜論。○六師移之、亦不必是天子親征、如太原之命吉甫、淮南之命召公、是也、大抵討字指出命言、伐字指親行言、天子則出命使外之方伯內之重臣討之、而不親行、故曰討而不伐、諸侯則奉天子之命、親行伐之、而不敢自出命、令問人之罪、故曰伐而不討。○不朝便是無王、貶其爵、削其地、亦必是命方伯連帥興師、問罪而後貶削之、但彼不敢抗命、則不待戰耳、討而不伐、當全頂上三句來。○摟諸侯以伐諸侯、是名伐而實討、故以爲罪耳。○葵丘之會句絕。○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謂束縛其牲、但加盟書於牲上、不復歃血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左氏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注並以載爲盟辭則誤

矣、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盟書載之牲上、故謂之載書、義自易曉耳、注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全引春秋穀梁傳文、而不詳其說、范寗注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楊士勛釋曰莊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則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血耳、八年洮會云、汋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此解不歃義極明。○官事無攝、攝則不專於一職、故令無攝。○無專殺大夫、謂必告盟主。○曲防、謂私曲爲防、言不慮隣國之害也。○無有封而不告、亦謂不告盟主。○言歸于好、言辭令也。○五禁、齊桓所創、所謂假仁義者、注謂明天子之禁、不必然。○長君之惡、其罪小、故意跌一筆、以見逢君之惡、其罪大耳、非長君之惡罪果小也

魯欲使愼子章

殃民意重、違制意輕、語未了而卽至、故輕者反詳、

末從違制繳殃民、局法周環、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竟注南陽）孟子曰、不敎民而用之、謂之殃民。（主意）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進一步法）愼子勃然不悅曰、（勃然聲色如見）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轉捩）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賓）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主）（以上反說）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賓）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以下正說）（主）今魯方百里者五、（上面六個百里、正爲此處作案）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

通幅有殃民違制二意、然殃民意重、違制乃進一層、然殃民意重、却不多著筆、只在虛字上斡轉、得力、違制意、却鋪張曲暢、此文家變幻不測之妙。○一戰三語、陡轉陡住、生出一篇大文。○不百里不足、則百里之足、不待言矣、正是反形之法。○徒取句、比一戰句、更進一步、徒取則違一戰亦不可也、然且字、與前然且字相映。○末句仁字、反應上殃民。○則魯在所損、在所益、以上文勢緩矣、下卽以徒取諸彼三句跌頓之筆、以緊之、此下又泛論君子事君之道、作收紆徐蕩漾、綽有餘姸、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疑亦在平公之世、孟子歸魯之日也。○南陽卽汶陽、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有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

今字作綫

良賊二字艷射並較出色驚人

眞是提醒深於不懂

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郈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據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故愼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耳○天子之地方千里云云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減地有千里者田未嘗有千里矣但班祿出於田則所謂方千里方百里當紀實數此章地字亦只是田字下文云今魯方

百里者五夫方百里者五爲方里者五萬方田開之方二百二十四里大半當我方三十里弱戰國之時魯衰弱旣甚然猶能立國於齊楚大國之間則其地當不止於此故知孟子所云地卽田耳餘詳于頒爵祿章○儉約也謂未優足圓滿也○末節引君當道只泛就行事合理冒下志仁意說講者或謂應上尊王制然則豈魯必棄去四百里而後可耶腐亦甚矣

今之事君章（雙起單收格）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

寄慨

插萬室一段逼出不足二字

卽用前不可二字以折之

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我能兩段文法相同止易數字而翻出兩意與宋牼篇同連提今之二字總爲當日之君臣而發○戰國君臣貌意富強甘於殺人盈野盈城而不顧惜其次橫征暴歛而且囂囂自負以逞其能不過曰持此術也可以得天下而居之爲子孫萬世帝王之計耳豈知賊民日甚理無久享情旣乖戾勢必瓦解何如改行易轍而向道志仁以成反手之王乎後來七雄倂歸於秦曾不二世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孟子之言無不驗也

兩桀字不必拘猶言亡國之君○不能一朝居言猶桀之無道不能自安於其位也以其不仁不義而下不服從也不主爭奪

白圭曰章（層次發明格）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

（○忽○斷○）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忽轉）（長句重疊）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簡妙）（對前不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輕取之辭勢必至此）（○畢○承○變○化○）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貉道也一句正言其不可萬室之國一人陶喻言其不可止此二義乃方以貉道答之卽宜疏發貉之所以可行矣忽又縱筆開去另設一喻問之又答以不可復又轉說到上來又將中國不可行又正意說明忽又擊轉陶之喻作一虛陪下文仍歸到貉道又以桀陪之用筆直如生龍活虎○文家有急脉緩受法貉道也下直接夫貉云云如之何其可下直接欲輕之云云豈不甚捷然大文紆徐

矣故兩用陶喻以使之不急也〇大務小務大桀小桀亦奇語〇一篇說不可輕取文字乃結處反說及重取一篇說務乃結處忍說及桀奇詭不測文家之神境也〇什一之制古帝王之道輕重不得苟以意爲輕必致以意爲重故欲輕欲重四字爲當日之戒實爲後世之防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傳會爲一人而集注仍之不知爲又一白圭也韓非子云白圭相魏蓋自文侯元年下逮孟子於惠王後元十六年至梁凡七十二年爲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尚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故斷其爲兩人也魏人別有白圭見國策當昭王時當是孟子所稱者但昭王時孟子去魏已久或孟子兩章不必爲在魏之言亦未可知〇無君子之無倣除去字看〇陶以之以猶而爲治也〇大務小務言大輕則大務小輕則小務也堯舜之道中也

輕於中者大小不免爲務重於中者大小不免爲桀注誤〇三代賦稅與國家經費視後世判若霄壤今就此章論之孟子以二十取一爲務道然漢景帝三十稅一光武亦三十稅一晉武因魏武之舊畝輸粟四升哀帝減至二升唐制田一頃入租粟二石元定賦稅上田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明清多遵元制皆并輕於二十取一何以用無不足也據春秋傳以什一爲天下之中正然光武以師旅未解偶行什一之稅恐其病民六年即復三十稅一舊制唐代宗永泰元年第五琦行什一之法民多逃亡次年即停之何以什一不可行後世也蓋三代地宅皆授於君非如後世自構故賦民什一而甘心豈但什一雖春秋後什二而亦不敢甚怨也至其施惠於民與君臣用財常式尤大過於後世如委積郵民學校斂民無論已即以此章所列言之有宗廟祭祀之禮有諸侯幣帛饔飱禮數繁治法密故非什一不能足也

丹之治水章

二語斷盡

樂正子強乎一段客意作縱縱橫跌宕

苟不好善一段反跌以足酣暢淋漓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加一句妙）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過矣一句折吾子過矣一句斷上下照應〇白圭二章轉折陡峭絕似國語小品

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故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白圭蓋固堤以激水於鄰國也〇洚水古語書所謂洚水儆予是也洪水則古今通用語故孟子釋洚水即洪水也注謂與洪水之災無異則洪水專指堯時非是

君子不亮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是眞見得透信得篤執是守得定操天下事恃乎執而斷定天下事全乎亮

魯欲使樂正子章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對天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好善句是一篇主意優于天下是進一層法以下二段正發明所以優於天下一正一反緊相接說故上段不及細說效驗而下段暢言其幹反面自能照見○前半妙於挑剔後半妙於發揮○末二節全放開不粘樂正子說○正意只是好善可以爲晉政妙在通篇無一句正說句句皆從實位著筆

強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藝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故丑歷問之○訑張吐禾切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訓爲欺而趙注自足其智不嗜善言者義之引伸也不必從音義借讀爲詭音移○訑訑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也予既已知之矣亦狀其貌言訑訑然有其意曰予既已知之矣之狀訑訑貌其狀而已而云聲音者拒善言之狀必與言俱也其言則非一端若以予既已知之矣爲拒善之言則予上應有曰字

陳子曰章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亦、不、及、而、去、矣）免死而已矣

古之君子就三去三上等視乎行其次視乎禮至視乎周則其最下者矣然亦其遇有高下而非其人之本有優劣也前用虛籠總提隨以次折跌而下上兩段折落中作對行之勢末一段平列中作側應之機分之爲三段合來又若一段極局法之妙

言將行其言人君許以行其道也○禮貌說見于離婁下篇○注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史記世家止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同無遊於囿三字○其下朝不食此節合去就言之蓋去中之就也受其周姑就之然畢竟不忘去意故其受也亦免死而已矣○陳子問仕而答及此者推而言之耳非受周爲仕也公養之仕與此不相似夫孔子雖貧必不至於饑餓不能出矣又屢屢免死之周安得稱公養哉注謬

此章即西銘所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之意

段段俱用疊句層文有層次

忽從說到國家筆力更爲撐挺

舜發於畎畝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無論其大者也雖人事之小者亦莫不然）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無論役者舉者戮人之敗亦莫不準諸此）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然無盡）而死於安樂也

此章是激勵豪傑不可以困自阻意次節是正意首節以古人作個引子三節就常人指點以襯之四節又就國家指點以反襯之末節總結而意亦重在次節也○天降大任節用順敘法人恒過節用一頭兩脚法入則無法家節用反照法處處變調○此篇字法句法及章法承接轉換處多古奧峭折是秦漢以前文章本色非歐蘇以降文從字順者比也

膠鬲爲殷之老臣觀孟子言輔相之與微箕並列可知已記稱武王遇兩恐紂以膠鬲視師之言不實而殺賢臣則鬲之歸周與商容同在滅殷之後矣或謂文王遣鬲爲間於殷說尤詭誕膠鬲之舉當在紂父帝乙之世未嘗一日立於文王之廷注謂文王舉之本之趙注然誤矣○唐書宰相世系

表以叔敖爲蔿章之曾孫蔿呂臣之孫本出蔿氏而更稱孫氏者叔敖係王子蔿章之後自其父蔿賈爲子越椒所殺遂失職式微竄處海濱莊王知其賢擢爲令尹蓋叔敖不忘故族以孫爲氏即王孫氏之意○百里奚之說詳見于萬章上篇○動心者動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忍堅忍也廣韻曰強也然則忍是堅強之意忍性者堅強其仁義禮智之性也如困苦之人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惻然動其孝慈之心因勉強而爲孝爲慈是堅忍其仁之性也困苦之人嘑爾而與蹴爾而與勃然動其愧恥之心因勉強而不屑不受是堅忍其義之性也富貴者其情多驕饑窮之際見人輒欲然動其下人之心因勉強而卑以自牧是堅忍其禮之性也順適者其見多蹂拂亂之際必奮然動其求明之心因勉強而訪問考究是堅忍其智之性也動心忍性是一串事而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亦是動心忍性也蓋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若以荀之忍性爲孟子之忍性以性爲嗜欲血氣而持之禁之失孟子之義矣○注

性指氣稟食色而言耳夫氣質之性四字發於程張二子孟子則無是也人無二性性是性氣質是氣質性能變化氣質若曰有氣質之性是性能變化性矣可通乎然則氣稟不可謂性也至於食色性也乃告子之言孟子辨之詳矣朱子何爲又以食色爲性耶且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君子不謂性也此孟子之言也豈至此章又以聲色臭味爲性乎○增益其所不能言動心忍性則向之不能盡仁義禮智之道者今皆能之矣所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此之謂也則增益不能不在動心忍性之外故動忍增益亦是一串事○衡於慮衡橫也謂横塞於其慮也○面紅色閃不覺徵於態狀是徵於色也長吁短歎不覺發於聲音是發於聲也心慮既屬自己則色聲亦當屬自己言困苦之心鬱結於內以至於徵發於外而後豁然有通也○拂如字拂士是拂戾主意不肯順適之臣法家亦嚴持法度不肯順適之臣是與敵國外患對並取其使國君憂虞不敢驕侈耳○生於憂患自死於安樂講者分項上文非也

三句中亦有波瀾

敎亦多術章

孟子曰敎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敎誨也者是亦敎誨之而已矣（如孔子之於孺悲是也屑潔也乃是慊快之意矣不屑之敎誨謂不以敎誨之爲潔也非不潔其人而不敎誨之謂蓋從來有此敎法孟子每用之故係之予）

孟子論文卷之六終

孟子論文卷之七（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三段格）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此章三節、重在次節、首節以聖人引起、猶中庸以誠者陪起誠之者也、末節以命字提醒世人、正是策勵人使之存心養性、以事天也、此與牛山、大體、天爵、欲貴以下諸章同意、皆是諄諄敎人復性耳、

○則字口氣緊、所以二字口氣緩、細玩此數虛字、而章旨可曉、

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知字、如中庸知天、論語知天命、不是知識、行後而有契之謂也、存心養性、是第二等學問人、故曰事天、○注以知性爲格物、盡心爲知至、是知性之後、必至久而後心始能盡矣、今曰知性則知天、是性與天一事、纔知性卽知天、如此則是知性知天、然後始盡其心矣、夫性者人心所具之理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性旣具於人之心、必人事盡而後天心見、未有天德已達、而後聰明睿知、始充其量者也、故孔子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皆在三十而立之後、則此知字、卽朱子所謂黙識心通、非窮究事物之理之謂也、蓋同此一知、而功候則有淺深、如人知忠、知孝、此知字淺、及至盡忠盡孝、無一毫遺憾、方於吾性中一點靄然之仁愛、自覺得淪浹周通、而因於天地間一種盎然之生氣、自覺得脗合無間、此知字深也、豈可曰知性然後盡心乎、○盡心是就成功者言、窮理存心養性、皆盡心甲內事、窮理又在存養前、孟子牛山求放心、養身立大等章、皆未言及窮理、行卽該得知也、○心者何、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性者何、卽仁義禮智之性也、盡心者、卽盡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四端之發、皆擴而充之、以滿其量、卽所謂盡心也、知性者、吾心旣盡、則於吾性之仁義禮智、黙識心通、淪浹周通、此如治家之人、凡事無不料理周到、則於家之所有、毫髮無不洞悉也、○盡字乃全盡之盡、非窮盡之盡、○知性本文特以人性言、而注乃包萬物、籠天地、意却不切、且知性盡心、元與致知格物異科、注大學之序不倫、○二節養其性、養是培養、儘有工夫、不特順而不害、○存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便是養其仁義禮智之性、存心之外、別無養性之法、○盡心知性知天者、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旣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末節修身以俟之、乃以足殀壽不貳之意、修身以俟、纔是殀壽不貳也、只是一件事、注已支離、又牽合、○不以夭壽二其修身之心、存心養性、但一心於修身以俟禍福之至、則命立矣、若預慮其應、任智數以營爲之、則非所謂順受其正、此命之所以不立也、此節命字、卽下章莫非命也之命、論語賜不受命、中庸居易俟命之命、所謂氣數之命是也、末節之意、不是評論人品、亦不是贊頌聖賢、蓋爲學者打穿後壁也、凡人誰不當存心、誰不當養性、而人所以不能存養以事天者、皆爲貧富貴賤窮通壽殀之見所奪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蠅營狗苟、以終其身、遑問心性爲何物、而存養爲何事哉、殊不知此中皆有命焉、命之富貴者、必不至貧賤、命之貧賤者、必不能富貴、命之通而壽者、必不至窮而殀、命之窮而殀者、必不能通而壽、苟見及此、雖殀壽死生之大有關係者、亦不以之奪其見、惟存心養性以修身、而聽殀壽之自來、蓋知吾之有命、而植立之、不使之顚仆也、學者知此、則無人不樂於存心養性、以事天矣、○立命立字、是明而易見之意、凡立一物於此、則遠近無不見之、顏淵之夭、伯牛之疾、無人不知其爲命、是顏淵伯牛之能立命也、

化順作逆、平中得奇、左圖多用此法、

莫非命章

孟子曰、莫非命也、（飄忽）順受其正、（特法）是故知命者、（知正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補敘在後奇）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依次順敘、當從命中分正非正、然後說到順受、一層今憑空揮括命字、將順受預說在先、指點順受之實、方從後面分兩層補出命之正非正來、不用順而用逆、局法倒裝奇矯異常、○順受者、即前修身以俟之、如孔子之曳杖而歌、曾子之易簀而啓手足、以及顏夭冉病、皆是盡道者、又如龍逢比干之殺身成仁、夷齊之餓于首陽、皆是上止一順受字、下止一盡道字、

吉凶禍福、自有一定之數、莫非命也、知有命而不敢妄爲、亦不諉于命而廢事、是爲順受、○注人物之生、當削物字、○巖牆、危巖頹牆也、不立巖牆之下、非比喻、舉一以例其餘也、凡行險徼倖者、皆立巖牆之下之類耳、○正命非正命、非對待語、伊川程子曰、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死者、君子不謂之命、然則正命者、謂眞正天命也、非正命者、謂非眞正天命也、自取而已、正命只有一個、豈有對乎、

求則得之章（兩對格）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上段言仁義禮智之當求、下段言富貴利達之不當求、上是勉人盡性、下是戒人貪欲、而妙在不說出仁義禮智、但以在我二字含蓄之、不說出富貴利達、但以在外二字含蓄之、又不說出勉人戒人意、而但以有益無益指點之、若一說出、便嚼蠟矣、文之於含蓄指點處着神者如此、○若正說只云求在我有益、求在外無益足矣、卻從求則得之、求之有道、發明有益無益、方才點出倒法之妙、

求之有道、言百方求之也、求富貴利達之可泣妻妾者、即是、注非、

萬物皆備章（一頭兩脚格）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首一句是主、以下二段、蒙上申言之、以對待作遞行、山峙中自寓水流之象、首句包括無限性理、反身二句、將功候已到者、竪起作襯托、末二句正以吃緊爲人、言我之心性、乃萬物皆備者也、果能誠焉、樂莫大於此、何以求之、只是强恕、○指點眞我出來與人耳、下二段俱作摹寫我之妙、看觀矣字兩焉字自見、

物事也、此亦性善之見、言天下萬善具足、而無外求、乃使人盡心知性之言也、反身而誠、乃盡心知性、則無求於外、而樂有餘也、○君臣父子日用彝倫之理、無不備于我、反身者、君臣父子實盡其忠敬孝慈、日用彝倫實盡其知、明處當强恕者、亦就君臣父子日用彝倫上推己及人、强字最着力、行字亦做工夫字面看、

習下用矣字妙、驚世語、亦是醒世語、

行之而不著章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上二句以層折作對待、不知其當然、而更不知其所以然、因是以終身矣、紛紛者何有極也、可勝嘆哉、末句十分重慨、而渾雅之中、獨留蘊藉之無窮、故妙、

行不著、習不察、是二項、終身由之一句、結上二項、終身由之、即行習、不知其道、即不著不察、其道謂其所以然之理也、此章即中庸所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之意、○著即明也、著之察之則知之矣、三句一意、注中所以二字、與孟子語意似隔、

機變兩字、誠自刻心、

其字人字親切、

本說不得而臣、却進一步說出、

人不可章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止十三字而有四層轉折首句無恥二字分讀第二句無恥二字連讀末句無恥二字又分讀第二句無恥字不是首句無恥末句無恥字又不是上二句無恥首句恥字即是第二句之恥恥字然細看來又不是首句恥字蓋首句恥字泛第二句恥字切首句恥字淺第二句恥字深也止一恥字三無恥字而幻變莫測筆妙至此

恥之於人章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揭出若輩得意處）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恥語妙蓋自謂得計而以本然羞惡之心爲無所用也○連提三箇人字總是喚醒人處

人字重讀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既是個人豈可以無恥乎人與非人只爭有恥無恥故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便不是人了不恥不若人非曰不如人也蓋言不像人耳既無羞惡之心則惻隱恭敬是非之心皆無矣還有那一處像人乎故曰何若人有○爲機變之巧者謂言行不誠巧詐取給者也淮南子機械詐偽莫藏於己○不恥與無恥不同注前說非

古之賢王章

借客形主格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亟數去聲）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此章止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一句平順承上餘皆嶔崎歷落一句一轉一轉一意○前以賢王陪起後以亟見跌出機神飛動

古之賢者孟子蓋自期待者如此

不失義不離道、係尊樂實際、

上文正意已盡、末節復提古之人三字、言聖賢立身行道、莫不由此、一唱三嘆緣慨餘音、

謂宋句踐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語去）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戰國時尚遊說遊說二字遂爲後世儒者所諱而不道然孟子於此言遊而說大人章亦曰說夫孔子之於魯齊陳衛孟子之於齊梁皆遊也說其君以仁義皆說也故此二章於遊說二字發絕大議論○此篇獨用排偶法人知人不知句偶也窮達句偶也得志不得志句又偶也獨善兼善又偶也即尊德樂義二句雖屬單串然尊德樂義句中偶也一路用偶筆層層卸下七篇中另一格○連用故字一氣推說言士必具此本領然後可以囂囂○故士以下撇開遊說總舉士之全付本領至末節望古遙集長吟遠慕將伊呂身分和盤托出孟子蓋自道也

爾雅釋言以閑釋囂囂囂即閑閑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閒王逸注云閒暇也招魂篇待君之閒些注云閒靜也暇則自得靜則無欲一說囂蓋傲之假借傲者倨也倨者自得於己所爲無欲於他人所有善惡雖殊爲義則同故趙氏解爲自得無欲之貌耳○道義一也自其處宜而謂之義自其行諸外而謂之道義主守偏重於窮道主行偏重於達故爲分屬其實亦可互見者○故士窮不失義以下三節皆從尊德樂義中講出所以囂囂之故非寫囂囂之實也可以囂囂當找於章末時解

（謂後二節即是囂囂正面大非、）

待文王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以凡民襯豪傑、逆跌頓落、精神百倍、）

（孟子未得及孔子之門、此言殆自道以鼓勵天下云。○注曰降衷秉彝、曰無物欲之蔽、並非本章之意。○凡民豪傑、非專就人品別高下、當從興不興分、凡民與豪傑不當從凡民豪傑分、興不興總是鼓舞人爲豪傑意、）

附之以韓魏章

孟子曰。附（字、法、）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

矣。

（窮漢子暴得富貴、頭輕脚重、不知作何許光景。天下所以無士品也、今曰自視欿然、則既得富貴之後、眞如未得富貴之前、身上自有、心中自無、不必矯矯然小看富貴、而亦無所用其驕態、此是何等卓識定力、推此志也、即所謂富貴不移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者也、）

（家猶云富也、）

以佚道使民章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使民殺民、民之怨怒正不可逃、言外須見此旨、）

（王者無日不思佚天下、深知所以佚之之術、不外乎勞、故不得已而勞之、非曰一勞可以永佚也、亦非曰先勞而後佚也、蓋其所以勞之、即其所以佚之、凡勞之事、皆佚之念所結而成、故民之於勞也、視如飲食啓處之不可須臾而離、且歡欣而從事於勞、何怨之有、聖王無時不欲生天下、其生之術窮、或不得不出於殺、非謂殺之無赦以示威也、亦非謂殺一人而生天下也、蓋其所以殺之、即其所以生之、凡殺之舉、皆生之念所隱爲通、即所謂生人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仁者、故民之受其殺者、未嘗不願得所以更生之路、而罪無可逃、死亦甘心、乃自取其死、並非殺之者之置之死地、而不樂生全也、此所謂生道也、何怨之有、讀此可以見二帝三王之治矣。○佚道生道之道、當就心說、民之服從在心、不在事、故君之使民、不以佚道生道、雖不勞不殺、而民猶或怨之、況勞且殺乎、此章當從背面推講、如是意方完、）

（末四句提筆空中贊嘆、上顯皞皞、下顧驩虞、）

霸者之民章（形容贊嘆格）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

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此論王者之功用、首節分王伯、次節申明皞皞氣象、三節推出所以致民皞皞之故、所過者化三句、寫王者之德、小補是霸者作用、豈曰小補之哉、贊王者即以黜霸者、一筆作兩筆、首尾相顧、神完氣足。○殺之三句、直接上文、一氣讀下。○流字下得奇警、凡人物舟車之行、皆須費力、惟水之流自然而然、毫不費力、天地無心而成化、如水之流也、聖人有心而無爲、亦如水之流也、天地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君子曲成萬物、而泯然無迹、則是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豈如霸者之小補之哉、）

（王之民如雨露之草木、伯之民如桔槔之夏畦。○舊文皞從日爲暤、俗從白作皞、非也、音義曰、皞皞張云、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致人驩虞、不必有違道干譽之事、但其所爲、人得）

只言知而達愛敬二字說則有能矣

而知之故驩虞耳○所過者化二句化屬用神屬體化卽神之推行也神卽化之主宰也二語亦見荀子荀卿嘗學於子弓子夏之門人其師說與子思氏同出聖門故其所述與孟子合者多矣○從民所乏而給之從民所惡而除之故其德惠民見而知之所以驩虞也此謂小補

仁言章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敎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敎得民心

身出仁言不若人傳仁聲之入人心深也此二句爲善政善敎之引故下只申說得民而入人處再不提起也注求之於深遠故失之○民畏民愛是善政所以不如善敎得民之故得民財得民心方是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正面惟民畏政故上得民財惟民愛敎故上得民心也○注訓得民財句確不可易得民心謂爲不遺親不後君則又較民愛推而廣之矣

人之所不學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篇只重仁義上妙在前幅不說出仁義先從不學不慮指點出良知良能又從良知良能指點出愛親敬長此兩層俱於空中虛發至末段然後從愛親敬長指點出仁義二字來此卽文章之善作虛步處○起處知能並言中間但言知而能在其中文止十四句而連用八個也字作結語語是指點神情○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良只謂其出於自然未雜人爲耳如曰溫良易良慈良可以見字義勿大重說首節泛說未指其善夫兒之銜乳求食知人之喜慍亦皆良知良能矣豈容皆指爲本然之善哉必如下文所謂愛親之仁敬兄之義而後可以本然之善解焉孟子蓋就良知良能中抽出本然之善以示人已○孩兒笑也又頷下曰孩提挈也孩提謂撫其頷使之笑挈其手使之步也孩比提較小兒初生十旬撫其頷則笑○達猶達之於其所忍之達是擴充非通用若爲通用則無他二字無着落

舜之居章（形容格）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章卽易大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二語形容聖人之心甚妙○道理是一層口氣是兩

層○有下半段才有上半段以上半段襯寫下半段空中形容感通之妙一片空明毫無滯碍與魯論吾與回言章同一活相○及其一轉甚捷

居木石遊鹿豕與聞善言見善行對看一是至靜一是方動與人幾希與決河莫禦對看一是靜而未感若無甚異一是動而有觸其應至速通體精神全在及其二字唯其無甚異人時內之所涵至虛至明萬理具備故及其應物時善言善行偶有感觸則決河沛然而無稍留滯全體畢呈矣

無爲其所不爲章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當體指示何等直截

不義者不可爲也不善者不可欲也不可爲者貴於無爲也不可欲者貴於無欲也然此豈過高之行難能之事哉人本各有所不爲也本各有所不欲也但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何必他求哉、李注是論理、不合孟子口氣。○所不爲不欲、仕官問之窮約、少壯問之孩提、閨室問之大廷、白晝問之清夜、轉念熟計問之初心、

人之有德慧章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與生於憂患章同旨、彼歷叙聖賢而斷之、此先發議論而就人以實之、德慧言本體、術知言作用、德慧則事理知無不明、術知則事理處無不當、四字乃文家鍊字法、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知則可常而不可變也。○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爲疢疾也、孤孽卽是疢疾、非眞疾也、故注曰猶災患。○危是危厲之危、謂惕焉悚懼、

有事君人章　四段格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四有字、就古今現成者指點、各節兩者字相呼應。○下四句俱要得摹寫上四句之意、方是四者字（四也字）之神（　）、

容悅二字聯讀、容謂爲君所容、悅猶快足、常情不得於君則熱中、唯以得於君爲快、是容悅也、爲悅悅字、與以我爲悅、以長爲悅、不得不可以爲悅之悅同。○爲容悅亦謂略修飾勤職事、是君三字、見隨所事之君、承趣向而消息焉、事齊君則以這箇、事衛君則以那箇、是雖非好事、亦士人之通套、未得指爲阿徇逢迎之小人、夫擬人必於其倫、如何把側媚小人、與下面三種人較其等級邪。○天民言龍德而隱者也、天吏之天、不與天民之先覺同、不爲人所制、故曰天民、民者無位之稱、與上臣字

中三段俱作想像之辭、益著見其樂得也、

兩層遞注所性、

對伊呂、天民之達者也、夷齊、天民之窮者也、安社稷臣不從君者、天民不復事一國之事者、至大人、此其最盛者也、注未達首舉事君人之意。○天民才大、可與語治矣、未足語化、至正己而物正則化矣、如大舜者也、注以無意有意別天民與大人、殊失孟子之旨、

君子有三樂章　有起有結中分三段格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四字對句）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五字對句）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變單句）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一起一結、中分三段、一言盡倫、一言誠身、一言育才、俱以王天下相形。○首結二語、語雖一樣、而有上虛下實之不同、

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君子所樂、此何以言王天下不與存、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也。○斯道之傳、是宋儒所創道統之說、不必講入可也、

廣土衆民章　前反後正四層格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字法）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前二段由所欲引起所樂、由所樂引起所性、二段有借客翻主法、後二段連提君子所性、一是虛論所性、一是實指所性、二段有一虛一實之法。○上二節層遞而下、講至所性、則先將所性不存之故

（釋明然後疏所性之實法最變化○疏所性之實精確簡嚴一字不可增損是天造地設文字○睟然盎然不言而喻形容語極妙）

（廣土衆民以身爲國君言之與下爲王者對注失之○所樂不存焉言一國之治小矣故不以爲樂○所樂不存言未足爲樂也所性不存言於性分無所與也卽是下不加不損意下節正申明之○注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夫無一不被澤堯舜之猶病者也談何容易○君子所性所字要明所欲所樂所性三所字同不可將性字認成死字是性字此做活字用只是君子之所受於天者云爾○分者所受於天之分也卽所性之分也分定兼天資學力在內他人於分有虧自說不得分定○第二個君子所性連下仁義禮智爲句言君子所性之仁義禮智也若於君子所性讀斷便難解○其生色也睟然句絶其字指仁義禮智言色擧一身言根於心自生於色如所謂本立道生見於面仁義禮智之生色於面也盎於背仁義禮智之生色於背也施於四體二句仁義禮智之生色於四體也○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此之謂分定○禮記君子和而不流鄭注云流猶移也史記萬石君傳云劍人之所施易如淳云施讀曰移是移與流義同故趙岐解施於四體爲流於四體也○不言而喩猶言不令而行借喩人之語以狀之○性與人同君子能仁義禮智根心者此中却有工夫在蓋全乎天不雜於人故不爲氣拘物蔽注先說氣稟淸明方接入無物欲一句遺却君子前此定性工夫便似天降才厚於君子未免罅漏）

伯夷辟紂章

（一意到底格）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入○千○陡）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作○接○頭○○○○○○）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敎（畧一伏起頓收筆勢）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上○下○兩○謂○字應）者此之謂也

（格法純用遞）

（通篇只重善養老三字凡提四個善養老句又提四個老字一意直貫到底⊙五畝節詞氣似斷而意實相連此急脈緩受也所謂西伯句忽然遙接首節善養老句此緩脈急受也⊙五畝之宅節承上天下有善養老來泛論養老之道不必粘煞文王末節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拍方有勢有力若次節便粘文王說則末節重複○老者無一凍餒方是王民皞皞方是王者之政若後世賜帛鬻粟正煦煦之仁孑孑之義耳○首節爲一段言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五畝之宅一節爲一段言養老之政如此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節爲一段則贊嘆文王之養老皆使衣帛食肉非尋常所可幾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此者字與上文養老者者字不同上文者字承西伯指人也此者字承所謂指事也○敎之樹畜樹藝之也畜畜養之也音許六反○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終不煖不飽尚未卽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古者謂之也○文王之民二句是古語○末句此字指衣帛食肉言不指田里樹畜○通章大意若曰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伯夷太公之已事可觀矣養老之政如何五畝之宅云云也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卽制其田里云云也夫制其田里云云何以爲善養老也蓋養人者使之免於凍餒焉耳而老者與少壯不同非衣食粗足卽可免於凍餒也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乃衣帛食肉之謂也故曰善也善養老者豈止如後）

劈空而起，胸中先有聖人治天下五字。

無弗與，暗伏仁字。

前半段爲如字作根，水陡然插筆，有雲橫秦嶺之勢。

世尊養三老五更之具文云爾哉。

易其田疇章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易薄疇禮四字，是如水火根本；下二句，是如水火。）（○極○力○觀○一○語○看○重○水○火○至○足○二○字○更○落○得○醒）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不過衣食足而禮義興耳，而水火一喻，遂如生龍活虎，筆勢矯變，使尋常蹊徑，都化爲靈奇。○通章眼目在至足二字，上二節足之之由也，下民仁足之之所及也。○首二段橫空而來，勢如風雨，民非水火句忽斷忽離，聖人治天下忽續忽合，忽斷續離合之妙，不可思議。○看他起筆，本借水火以爲菽粟之例，然使平平說起，則全神不動，故無頭無腦，突然從空說下一句民非水火不生活，令人茫然不解，所謂而其精神則直貫至末句，此起筆之妙也。○看他換筆，本言菽粟足則民[illegible]至足字，却用在水火喻言上，至菽粟之足，則[illegible]如水火，此換筆之妙也。○看他藏筆，本言民[illegible]自仁，[illegible]使前已露出仁字，至末節再煞，便[illegible]覺[illegible]水火一喻詞語反覆，俱注到一仁字，却一毫不露，必至末然後跌出，生靈活現，此藏[illegible][illegible]妙也。○看他疊筆，本言菽粟足而民仁，然使[illegible]將菽粟如水火再一跌頓，則轉落亦不甚生動，此疊筆之妙也。

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是也。易者，所以休地力也。周官大司徒職，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是地有一易再易之分，易其田疇謂此也。不易之地惟都鄙有之，若遂人所掌郊甸之制，上地亦有萊五十畮，則亦非不易矣。蓋休而不耕，故地力有餘，多黍多稌，實由於此，乃先王制民之產之精意。若訓易爲治，則是憂百畝之不易者農夫也，非聖人治天下之道矣。○首節使字，爲下節使有菽粟生根，對[illegible]而勝用不言使，蒙上文也。

孔子登東山章　喻言正意夾發格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此篇惟遊于聖門句，與君子志道兩句，是正意；其餘句句是喻言，却句句是以喻言作正意。前提聖人二字，後提君子二字，學聖人者爲君子，前後關照處，文之眼目在此。○此是喻言正意夾發到底之格，中間看他言觀海，言觀水，言流水，凡三以水喻，而不見重複，以三處各一意，而句法亦變換也。

○先以登山喻其道之大，再由賓而主，借遊其門者，倒足大意，至於大中之本，正面不見，全就喻意點明，而求之以漸，仍以借襯而醒，極平實之論，化作最奇變之文。○篇中有賦比興三體，觀海流水是興，觀水日月是比，登東山登泰山，乃賦而比也。○正喻錯舉，忽言山，忽言海，忽言聖人之門，忽言水之瀾，忽言日月之明，忽又言流水之行，於喻之中，復又雜舉焉，此七篇中別一格也。○隨手結搆，郎賓郎主，若必執定山水日月承接，則鑿矣，難以語超忽奇變之妙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蓋孔子嘗有此事，故孟子假以喻聖道高大。○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孔子所登，蓋此山也。○難爲水，言莫非水也，而海爲之至，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難以進於前也。表記以義度人則難爲人，考工記蓋已崇則難爲門也，皆古雅之辭，宜參而玩之。注仁不可爲衆，語意與難爲水異，不必引。○瀾者，水之動也，其水大者，瀾亦從而大，觀水於瀾，察日月於容光，皆就其動作上而知其本之大也。容光，小郤也。○不成章不達，成章謂一段完

前三段平列、後段總斷、與前篇同、

以權說中、千古創論、

總歸三子、一以賊槩之、

成也、一段既完而後進二級、猶水之盈科而後行也、言略於下學者、決不能上達矣、

雞鳴而起章　雙起單收格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前二段分踈、後一段總結前二段、只換得兩字、此亦換意不換句法、

起只是起、孳非起念頭、雞鳴而起、主意在起、卽做也、不主起之早、起卽做專一無他之光景耳、說者引平旦之氣者非、○李奇注漢書云、蹠秦之大盜也、○利與善分明兩段矣、蓋言舜蹠之所以分、由利善兩間而分也、右馬則善、卽舜徒、左馬則利、卽蹠徒、程注所爭毫末、恐大深、非本文正意、○同一孳孳也、孳孳於善則爲舜一邊人、孳孳於利則爲蹠一邊人、如是說間字意思亦自明白、此章敎人擇術也、

楊子取爲我章　三段一斷格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極、窮、）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亦、極、窮、）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坐○實○妙○斷○明○神○足）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擧一而廢百也、（○二○語○更○得）

惡執一三字是主、○爲我兼愛易辨、執中一層難辨、末節口中兼指三子、意中偏重子莫、取爲我、言以爲我爲己道也、取者以此爲是也、有主張之意、未見僅足之意、○摩頂放踵、摩磨通、磨頂以至踵、一身消滅無餘也、苟可以利天下、雖消滅一身之事亦爲之、甚言利物不愛身也、是拔一毛之反對、注摩突難通、○執中無權、中者楊墨之間也、楊子爲我、執一於爲我、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楊則專於穿裘也、墨則專於穿葛也、子莫則取裘葛之中而穿袷者也、揚之裘夏太熱、墨之葛冬太寒、唯子莫之袷、冬不太寒、夏不太熱、而擧不適其宜、亦與專葛專裘者同失矣、○擧一而廢百、墨子取夏葛之適、楊子取冬裘之適、擧一也、冬不裘、夏不葛、春秋不單袷、廢百也、非無一可、而其餘皆不可行也、子莫專袷而不裘葛、其失亦猶是也、故上文曰猶執一也、○墨子鄕鄰之鬭、亦被髮冠纓而救之、楊子同室之鬭、亦閉戸、子莫則同室亦束髮攝衣冠而後救之、鄕鄰亦束髮攝衣冠而後救之、不敢被髮、不敢閉戸、其狀似中、而無一當可也、○爲我亂義、兼愛亂仁、執中亂中、○所謂擧一廢百者、蓋取爲我、則民物所不顧也、君臣朋友皆所不顧也、所廢者豈不多乎、兼愛則民物之差等不顧也、父子兄弟之差等不顧也、君臣朋友之差等皆所不顧也、所廢者豈不多乎、子莫執中、則似乎潔己、而不成其爲潔己也、似乎爲人、而不成其爲人也、欲調停於爲我兼愛之間、而得者半、失者亦半、究其所得者、亦非是也、欲兩避其爲我兼愛之名、而避乎此、卽就乎彼、究其所避者、弗能謝也、所廢者豈不亦多乎、○楊墨蓋狂狷之類也、但其師心自是、不得聖人而折中之、故狷而不學、偏執於自守、則其究至於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狂而不學、偏執於進取、則其究亦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子莫則懲於楊墨之偏、而爲此含糊摸稜之說、但執無權之中、蓋亦鄕原之類歟、○中難識、權字尤難識、今人爭言權、然皆委曲義理、以就己私、又不若執一者雖不通於事而猶得存其名、雖不達於時而猶得伸其志也、故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此又學者所當知耳、

飢者甘食章

孟子曰、（出）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讚）飢渴害之也、（忌○轉○）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心亦皆有害、言人心亦皆有飢渴之害、轉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方有根、○人能無以飢

及泉、已盡、辟若句、絕不說明、語半而意全

渴之害爲心害、此正喻入化、句也、孟子最善用此等句、

人於其所嗜好、猶饑渴之於飲食、不失其正者鮮矣、注獨以貧賤言之、未悉。○注兩不暇擇、未當、蓋飢渴害口、則以淡爲甘、以漓爲醇、飢渴害心、則欲其所不欲、爲其所不爲、如斯而已矣、

柳下惠章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倒句法、正言之則如云不賤其介以換那三公也、

音義曰、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介字自是他裡面骨子、和其溢於外者耳、本不是兩個物事、故和不易而介亦不易、三公不易則眞無之可易矣、此極力表明其介正見和之不同於尋常、非謂和之外另有一番介節、令人不可及也、

有爲者章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亦以喻言作正意、

有爲者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爲學。○鄭氏注周官儀禮、包咸注論語、王逸注楚辭大招、皆云七尺曰仞、趙岐注孟子曰、軔八尺也、按八尺似是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書爲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云、考工記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猶爲棄井也、棄井猶云廢井也、謂其爲無用棄物也、非自棄其井之謂。○呂說大深本文之意、未必及于此、

堯舜性之章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

末二句嘆惜之辭、

直爲斷截

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三之字、與後章者字有別、者字就人言、之字指仁義言、言其誠僞不同、

五霸之假仁義、亦不能久、時假時歸、竟不過濟一時之私而已、若能久假而不歸、則遂能與本心渾融、或進乎眞、惜乎五霸之不察也、惡知其非有也、謂其遂爲眞有也、○是習與性成之意、聖賢勸人之善如此、而注反以趙說爲誤、何也、

公孫丑章　斷制格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狎親暱也、不順、不順乎道、謂近侍便佞之徒、不狎于不順、言不使其狎于不順之人也、狎屬太甲、不屬伊尹。○伊尹一生之志、全在堯舜其君、所以可放可復、不曰心而曰志、正在自己念頭上打得過、則可則簒、兩邊判斷處、如老吏鞫獄、一毫無可躲閃、

詩曰不素餐章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丑疑孟子傳食、爲素餐、孟子見得不但不素餐、且是不素餐之大、更進一步語。○當與彭更之問傳食諸侯章參看、彼詳此畧、

王子墊章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尚志二字是主、居仁由義、是尚志之實、○叙仁義先反後正、分作兩層、大人之事備矣、進一步作結、）

（包孕無窮、）

（士何事、士是學者之通稱、非卿大夫士之士、王子墊之問、乃暗斥孟子也、與上文素餐之問意同、○仁義而已矣、心之本體即仁義、故志之所尚亦即仁義、非强之、）

仲子不義章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言以與齊國爲不義而不受也、詞例與周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同、蓋仲子之廉、槪以不義二字爲標目、既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則假令與之齊國、亦以爲不義之國、而不受也必矣、注云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推此意似義則或容受、仲子果能有義不義之辨、爲之辭受、則於彼奚病、○信之、人信其不受齊國也、注云信其賢、不知從何看出賢字來也、玩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八字、則小者必是已然之事、指舍簞食豆羹、大者必是未然之事、指不受齊國、兩信字相呼應、○或疑是舍是字無所指、殊不知所指甚明也、夫仲子之居於陵、通國皆知之、則一題仲子、而仲子之所以爲仲子者昭昭矣、讀者但將仲子二字一頓、文義便曉然、○人莫大焉二句、倒而成義、莫大焉即指親戚君臣上下、言人莫大於親戚君臣上下、而今亡之也、○此章不以大廉許仲子也、言人皆信仲子能不受齊國、以其不食蓋祿而居於陵也、殊不知此小廉耳、五倫俱而謂之人、其道甚大、仲子辟兄離母、上不臣於王、不治其家、非人情、不可近、嚴以小信大、奚可哉、○厥後楚聘仲子爲相、仲子果於一介者、或迷於萬鍾、矯於平日者、或露於一日、喜其妻諫之、乃逃、則孟子之言諗矣、注謂仲子必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人皆信其賢、然此乃小廉、人之罪莫大於滅倫、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無論與人皆信之之字、又人莫大焉焉字語氣不合、考孟子平日論仲子曰、惡能廉、恐未必以能讓齊國許之、讓國豈是小廉、以讓國爲小廉、又以何者爲大節、況齊人止稱仲子爲廉士、亦未有稱其賢而能效大節者、胡爲多此一辨哉、）

桃應問章　（三難三解、逐層遞進格）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

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四字妙極）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問得奇、答得更奇、一片空中樓閣、只論理、并不一毫計及人情之私、乃成此雄言偉論、○執之而已矣五字直截之至、○惡得而禁、答得更妙、若舜一無所主、直聽其執者、執之只是執瞽瞍、非執法、○竊負而逃、事或在未執前、或在既執後、畢竟不可靠定、只是想度大舜之心、當如此、勿泥、○履不著跟曰屣、躧也、躧、舉而曳之也、屣、躧、蹝三字同、）

自范之齊章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跌宕）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

此非以廣居譽王子，祇是有觸而嘆，不能自已耳。

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通篇神骨在此一句，然卻一縣便止，若隱若現，欲盡不盡。○一篇仁者氣象說，卻借他人歎想而出，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此歎之詞也。居天下之廣居，此歎之意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此歎之餘波也。眼中所見是此人，此影心中所想是彼人，彼景不覺口中津津道之，不置如此。直有手揮目送之樂。○妙在後面引魯君之呼與王子一邊，若有意若無意，與居天下之廣居者，若無情若有情，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一歎神理流連難已。

范本晉大夫士會邑，即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是。廣輿記：東昌府禹貢兗州之域，春秋齊西鄙聊攝地。戰國魏齊趙三國之境，是蓋孟子去梁之所經也。大梁臨淄相距千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孟子亦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經文明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是見王子於齊，非見王子於范也。云自范者，直書其所自至，此孟子自梁至齊之明證也。○王子，趙注泛指王庶子，爲是。或謂爲襄王，非也。○貴人自是氣象昂軒，風度閒雅，不似賤人之凡卑齷齪，孟子始望王子，輒一歎，蓋就其品格風標之好處，非就富貴驕傲之不好處觀。下文況居字可見。○上文歎辭卒然而出此細說其意，故下孟子曰三字，非衍文也。○呼於垤澤之門，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門在澤上，故曰垤澤之門，非門名也。趙注云城門不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呼，嘆也，凡歎息招呼平聲，叫號而呼則去聲。魯君呼於垤澤之門，是君自發聲之呼，應爲平聲，不應如集注音去聲，爲叫號之呼，以傳呼呵護釋之。

食而弗愛章

此爲諸侯待賢不誠而發。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君子不可虛拘，意本平正，但從豕交獸畜遍引而入，分外新闢，而幣之未將，橫攙於中，尤爲奇拔超常。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云云，言食而弗愛，愛而弗敬，固不可矣。然恭敬亦不可無實，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言未以幣交之時，已有此恭敬之心，若既以幣交，則當用其言，行其道，乃爲有實。告子篇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與此文正相發明。迎之致敬以有禮，所謂恭敬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恭敬而無實矣，君子不可虛拘，故去之也。

形色章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色天性踐形理境中奇闢語。）

形色天性也，非曰形色天性之所存也。蓋曰形色即天性也，即形即神，即物即則，合而爲一耳。何也，天之生人也，均賦以仁義禮智之德，於是五官百骸成形被色，則仁義禮智者形色所以然之故也。人之承天也，既具此耳目手足之形，即皆具聰明恭重之理，則聰明恭重者形色所當然之則也。朱子曰：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爲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爲疏解甚爲確當。蓋形而上下，無精粗之異，性與知覺，無道器之殊。孔子贊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氣不離理，理不離氣，陰陽之外，無所謂道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亦氣不離理，理不離氣，形色之外，無所謂性也。宋元以來，多分理氣爲二，殊失孟子之旨。○杞柳章不曰戕賊人性，而直曰戕賊人，可知性者即人之所以爲人也，則天性者即形色之所以爲形色也。○若曰形色者天性之所存也，則下文當曰惟聖人然後可以盡性，今曰踐形而不曰盡性，可知形色便是天性，踐形外無盡理，形之踐處即理之盡處，無兩層也。

極觀流矣、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直文家妙品、

齊宣王欲短喪章

（一事主）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見○妙○警○言）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又一事賓）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引來爲朞之喪作證）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說明請喪之意）（○回○轉○首○節）

適有王子之事、故引以相証、作文有兩事相形者、皆此法、○先點事、後點問、妙絕筆法、

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已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過、故欲酌易而從朞、○是猶至云爾十六字、是譬喻亦教句、收正喻兩意、孝貼短喪、弟貼紾臂、○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自趙岐誤注孟子、朱子沿之、而遂爲世所口實、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其制、讀自製序文、眞有冠履倒置之歎、○莫之禁、王子欲終喪而不得、是情屈於分、王制有禁也、三年大喪、則聽伸至情、王制無禁矣、禁字當如是看、

君子之所以教章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單一句）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疊三句）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再變一句）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前用倒裝句、後用順接句、前倒裝五字在下、則中間五個有字、方可緊頂、後順接此者句、則中間五個者字、方可總收、文之細密如此、○時雨化之、形容語特妙、所以教之者五、擧設教之大槪耳、蓋不止人施一教、而兼數教者亦有之、不必泥定一輩流揀出其人以配之、○成德以其大者言之、達材止以其才性所長各達其一言之而已、成德達材、不獨因其所長而教之、如因其短長而進退之、因其敏鈍而抑揚之皆是、○有答問者、是隨問而答焉已、非教育而成立之者、是疏遠外人、如季康子孟懿子之類、及魯衛之君是也、如樊遲萬章、實着力學道者、未可疏外之、○此章言教者有五、如注所說、教者四、而一則受教者也、恐非孟子意、蓋私淑艾者、謂不敢正告而私竊教之、謂若宰我旣出、孔子言其無三年之愛於父母、季氏旅泰山、子謂冉有之類、

淑字進善邊居多、

艾字去惡邊居多、

拙字、與下能字對、君子四語旣正意、帶喻說下、是正喻夾寫法、

道則高矣章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四句、正答道不可貶、君子引而不發四句、則言道亦不必貶也、上下雖一意、而實有二義、○引而不發、亦是正喻入化句、○中字對他高字、道字對他天字、立字對他登字、○說個使則責在教者、說個從則責在學者、此相對針處、

宜猶殆也、○彀、彎弓而滿也、滿而未發、射法之髓腦全在于此矣、率、法也、彀率、謂彀之方法、○引而不發躍如也、引、引滿也、卽所謂彀率也、有物躍於中、小發其口、則驀然而出、是謂之躍如、引字對躍如、說君子但一引而所以命中者已躍如矣、此句重引字、不發字、不重言君子但引弓持滿、而所以命中者、卽此而在也、○引而不發、此以射喻中道而立、亦是比喻矣、中是中間之中、非非難非易之

謂道是道路之道與上文道則高之道不同能者以從之句中暗含其不能者吾末奈之何之意○以過不及解中字於理未嘗不是但入孟子口中反失孟子比喻語妙

天下有道章

殉如殉葬之殉死死盡完骨朽形腐而無費時之可殉下字很絕可挽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字奇而切莊子亦曰小人以身殉利以身殉名○單爲以道殉人而發末句妙在將未聞二字說得冷而嚴

殉道謂死生榮辱皆聽於道也非特必退○天下有道身主也道從也驅役如意天下無道道主也身從也從者安得不繾綣從其乎○下以道字就人之所體而言以道殉乎人言以體道之人而姑貶其道以阿世也貶道意在殉人內不在以道內

公都子章　含蓄格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變一長句）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有二不說明妙有含蓄

孟子不答蓋亦不屑之敎誨也使滕更知此意必當有所悟故因公都子之問而發之○挾有勳勞謂此人有經歷嘗於人家國立勳功猶云挾賢之類○滕更有二焉其一挾貴其二未詳滕君之弟則或挾故歟

於不可已章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句變）

一處事一待人

一爲學與爲治

已所不可已便是息薄所厚便是忍進銳退速便是躁皆不合道注上二項爲不及下一項爲太過非也

君子之於物章　一反一正格

逆折順跟俱以親親爲本尤見萬化有根此最一篇之要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上兩而字倒折下兩而字順攄理一分殊靡不包擧○固是天理本然之節次尤爲人心一定之權衡不及則楊太過則墨

愛字仁字親字須要分別愛是愛憐凡物有可愛憐者又有不足愛憐者是章就仁道辨其等級故物者擧其可愛憐者犬馬牛羊鳴禽花卉之類是也其不足愛憐者則非此章所及凡草木蟲魚之類是也

愛與親相對

知者無不知章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前段妙在句句開句句合無不知無不愛是開當務急親賢是合堯舜之仁知是開不徧物不徧愛是合直是無筆不轉後段妙在連用譬喻又妙在純用反言通篇六層對翻而末只一句收束筆力最緊○前段連用四個急字末不知務暗結急字意

堯典命羲和曆象授時、所謂急先務也。疇咨若時以下、總是訪賢、所謂急親賢也。舜典在璣衡類于上帝輯五瑞至於巡守四朝象刑四罪、亦皆專先務。詢于四岳以下、亦皆專親賢。則孟子此章括盡二典全旨矣。○堯舜之知而不徧物、物事也。與舜明於庶物之物同。言不徧、必是有所未知也。注不解不徧之義。豈有所嫌於此耶。然不徧不足以爲盛德之累、若日月之食。聖人不知其數、而不失其聖。西洋之人、其於天度之數、繭絲牛毛、而不知人理、所謂無齒決小功之察矣。○問問之人也。言躬自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義於他人、是不知所當先務也。○此乎論仁知、而結之以不知務仁知之理、始終亦未有不一貫者也。

盡心下

不仁哉章（先論後敘格）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空中一叚）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點明）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先有下半截意、而以上半議論引起之。看他憑空起一議論、以形出不仁、文勢何等飛舞。下叚土地是指所不愛、子弟是指所愛、而以應上語結之。○仁者四句只用數字虛翻、聲色俱備。○糜爛字、驅字、殉字、下得慘。

復猶報也、復怨復讎之復。○既云子弟、可知不止太子、其他猶有數人也。○外注謂承前篇之末、不必然。

春秋無義戰章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一語斷盡）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將征字注明、春秋之無義戰可知。春秋征伐、都是敵國相征。假令有彼善於此、亦唯五霸事業、究是無義戰。○春秋之筆、戰伐非逐一譏貶者、不當據胡傳作解。是章只論其世耳、與書法無干涉。

盡信書章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首節立案、次節末節相呼應、以發明之、

次節舉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

末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

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此爲當時好殺者垂戒○總爲血流漂杵一句前面從書說到武成從武成說到仁不仁俱是虛發直至結末一句方是正旨文之結末出題者其法本此

紂惡雖貫盈先王之澤猶在人心周克商之後叛人屢起頑民不寧此可以見天下思殷之深也然則牧野之戰豈無忠臣烈士爭先殉國者纍纍盈野乎流血之漂物未足爲怪孟子之論有爲而發不必深辨可也

有人曰章　一起一結中分二段格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關口亦奇）（深惡之之詞）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倒句法）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注一句）

四章皆惡戰之意三章言仁一章言義以義行師即仁人之無敵矣仁義一也○國君好仁二句一篇主意中間引湯武二事以發明之末又正提而以爲用戰三字結之何等精鍊○引湯事不說出湯是暗引法

天下無敵焉敵字活敵之也爲字不可忽過與上章無敵於天下稍不同○司馬法有二說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說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孟子所言與後說合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又說趙曰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然則書序云虎賁三百人轉寫之誤耳○若崩厥角稽首六字爲句厥角猶頓首與稽首相對成文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文選羽獵賦蹶浮麋應劭亦曰蹶頓也是厥蹶古字通若崩厥角稽首乃倒句若順言之則當云厥角稽首若崩蓋商衆一聞武王之言無不厥角稽首若山家之猝然而崩也

梓匠輪輿章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只能不能三字相跌宕言教者如此以點醒學者

規矩教者之法度巧學者之自得亦難仰他人之意矣巧只是術之良耳不當深求勿作妙字解○梓匠輪輿泛指其業爲者不必謂其妙技精工也尹注上達心悟豈不太高乎且上達下學不可判心言也莊周斲輪此無所當尹氏大失是章鞭策學者之意

舜之飯糗章　二段形容格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字法生新）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是將一逆一順形容舜之不加不損心體出來○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形容聖心至矣

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麪所謂糗也糒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袗从衣㐱聲與珍聲同衣之可珍者唯畫衣故袗爲畫衣畫日月星辰等也○被袗衣是一事鼓琴是一事二女倮是一事非是被袗衣之時鼓琴而二女倮也○若固有之亦當看出其雍雍自得無復暴富麤鄙之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

若不慕不動未足盡此章之義

起句突兀

吾今而後章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一間耳三字危語悚然）

（親親戚也父兄舉其重者周官大司馬九伐賊殺其親則正之放殺其君則殘之親言親戚也左傳殺親益榮言叔向僇弟也大義滅親亦如周公僇管蔡引以比石碏殺子也○間平聲際也如其間不能以寸之間一間少間也有少間而已不相遠也非間一人之謂）

古之爲關章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從古說到今禦字換一爲字便有多少橫征暴斂慘目傷心事在人眼前拉拉雜雜不可悉數）

身不行道章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重道字上言躬行下言出令）

（妻子至近化必先行妻子最卑令尤易從今則吾之化吾之令不行於妻子況其遠者甚矣道爲起化之原出令之本也）

周于利章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以爭小之眞針其讓大之假

亂。

（周字是用字法）

（周利非富厚只是精斂于利者多資則這樣無資則那樣國奢則那樣國儉則這樣乃水旱兵革莫不因以取利爲是之謂周利國有道則這樣國無道則那樣富貴則那樣貧賤則這樣又憂樂死生莫不有以處之也是謂周德○周德句是主周利則不過借喻耳猶大學以富潤屋引起德潤身）

好名之人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錐心之論）

（其人指眞能讓國之人苟非其人卽指好名之人再用一折坐實更加切至）

不信仁賢章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只作三平尹氏以仁賢爲本此外意也）

（仁賢者國之楨幹信而用之則國有人焉未可量也不信則仁賢退矣卽旦暮間尚未遽退而雖有若無究何解於空國而無人乎禮義以辨上下政事兼理財用無禮義則無所以綱維上下者卽苟安於目前而禍變已深無政事則無所以統攝財用者卽權宜於一時而緩急莫濟其弊與不信仁賢等也）

不仁而得國章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如齊宣王者、欲以攻伐得天下、故孟子言之、○不仁而得國、蓋就當時形勢言、凡治亂興亡、係於氣運之盛衰、方其盛也、固無不仁得國之理、況天下乎、方其衰也、不仁得國者尚或有之、雖則衰然不仁得天下、則未嘗有也、當如是看、

民爲貴章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二句正是觀比上句

主句

三句提綱、以下分解、

此篇民爲貴一句爲主、以下說次之、正明其重、說爲輕、亦明其重、得乎丘民句、申言其重、以作主、以

下說得乎天子、正形得乎民之重、說得乎諸侯、亦形得乎民之重、言諸侯有變置、是即君之輕、以明民之重、言社稷有變置、是即社稷之亦輕、以明民之重、通篇俱是發明民爲貴一句、文有兩一句、一字而通篇、反覆摺寫、不盡者、皆如此法、○看他分疏處、錯綜參差、若斷若續、○民與君正對、捭一鬼神作中間襯疊、尤奇、○立社稷是爲民、變置社稷亦是爲民、若諸侯危社稷、已當變置矣、何況毒民、妙在偏不出虐民句、○得民心方爲天子、不比得天子諸侯者、止爲諸侯大夫而已、故首句多一而字、此字法也、○奇論、却是至論、

得乎丘民、得乎與獲乎上、有道之獲乎正同、三得字並謂爲其所悅也、釋名、丘聚也、廣雅、丘衆也、聚之衆則大矣、故楚人謂長嫂爲丘嫂、亦言大也、審是則丘民者衆民也、大衆也、所謂天下之民歸心也、一說區小也、釋訓曰、區區小也、丘與區古同聲而通用、丘民猶言小民、亦通、○首節只列其次第而未發其義、下文乃解其意也、注在此節、未嘗着解、且君尊係於二者云者、失本文遞送之意、○諸侯危社稷、喪社稷云者、皆是套語、其實只指危國喪國耳、是章乃作實語立論、不復依套語之例、是又不可不知、○變置社稷、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

聖人百世章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起突、直是從後文倒轉來、

此夷惠贊也、起句有嚮往之神、奮乎百世以下、極其思慕、太史公論贊多用此法、○此章在七篇中、爲第一風神絕世文字、若質言之、不過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可謂百世之師矣、顧乃不先點夷惠而但空嘆聖人爲百世之師、然後以夷惠實之、望古遙集、此其情致爲何如、既又歎後世之人莫不

聞風興起、推服景從、其情致又爲何如、既又因聞風興起、而歎其爲聖人、自思自問、自問自答、其情致又爲何如、既又因後世之聞風興起者、而思及當日親見之人、如繪天神者、并其前後侍從、皆有道德莊嚴之氣、繪虎豹者、并其經過草木、皆作斑色、其情致又爲何如、然後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生於情者、情深則文自深矣、○首二句、提起聞風六句、正寫夷惠爲百世之師、奮乎四句、歎夷惠之爲聖人、末句爲聖人句添毫、

孟子論夷惠、如養氣大成、與隘不恭章、大抵言夷惠之聖屬於一偏、至此章、以百世師歸之、而有既慕無窮之意者、因世之頑懦鄙薄者多、故發此嘆也、

仁也者章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合而言之道也六字爲一句、此章直是孟子解說仁字之義、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

（偶之人、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辭、故於文二人爲仁、曾子制言篇曰、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相人偶之說、由此益明、然後此章可得而言矣、蓋仁也者人也、乃孔門相傳之故訓也、然仁卽是人、何以又製此從人從二之仁字、故釋之曰、合而言之道也、夫我一人也、人一人也、仁於何有、必我與人相親、人與我相親、而後仁在其中焉、此卽相人偶之義、亦卽仁字從人從二之意、別乎我而爲人、此分而言者也、并人我二人而爲仁、此合而言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言猶名言也、○仁字解得明白、心德功用、悉備於此、一部論語、迎刃而解矣、○外注引高麗本、信也者實也一句、尤難信、孟子之時、豈有五常之說哉、）

孔子之去魯章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君子之戹章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詳見于下、）

貉稽曰章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玆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音義曰、貉丁云貊鶴二音、旣是人姓、當音鶴、○理兼條分修治之義、離騷令蹇修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曰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也、○士憎玆多口、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訓賴、求理於口、卽潛夫論士貴有辭之說也、憎多口、卽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言徒理於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章之文、止於士憎玆多口、下文詩云憂心悄悄以下、當在貉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爲一章、）

改定　君子之戹章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也。無上下之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兩末句咨嗟嘆想、絃外餘音、有含蓄不盡之趣、）

（問聞也、古字通用、○因孔子而及文王、孟子之意以文王比孔子也、詩云以下、簡策錯亂、誤倒在貉稽章後、注家遂以爲告貉稽之言、意義不通、且果孟子爲貉稽引詩、則當有次第、安得先孔子而後文王乎、）

賢者以其章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疊字複句、妙有逸致、○上下抑揚、有傷今思古意、）

孟子謂高子章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皆喻也、至末句已露正意、仍借喻來說、何等輕便、卽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皆是此等句法、）

（○用不用二字是眼目、）

（山徑、山路也、蹊、如牽牛以蹊人之田之蹊、山路屈曲處別爲蹊、以取捷、間爲蹊之間也、○介如字讀、）

（亦分別意、路不必大路、用則成路、不用則塞矣、路字與塞對、而又與徑蹊有別、從地勢謂之徑、從人行謂之蹊、並不拘草之有無也、草死而土見、斯謂之路耳、○爲作也、間少頃也、與夷子憮然爲間同、）

高子曰章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此原無甚深意、但將是奚足哉十三字一氣讀、則文理得矣、）

（聲猶言樂器、○趙注、追鐘鈕也、蠡蠡欲絕之貌也、追讀爲縋、說文系部、縋以繩有所縣也、鐘鈕亦所以縣者、故謂之縋也、蠡之言務也、如刀之務物、楚辭覽芷圃之蠡蠡、又通於禾黍離離字、此蠡蠡欲絕之貌、正本諸禾黍之離離也、黍實下垂、其蔕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鐘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此孟子微詞中又斬斬截截、急柱其口、而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是者追蠡也、）

（追蠡爲考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齧是馬力歟、只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見、○廟門二丈一尺、路門一丈六尺五寸、應門二丈四尺、豐氏云城門惟容一車、非也、至以九軌一車較用多少、尤謬、孟子意只重日久、略過車多、若謂車多則軌深、豈不與高子用多則鐘淑一樣耶、○軌是軸之大名、此借爲車轍、以轍之廣狹、隨軌而定也、考工記、匠人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城中之途四出而車散、又皆沙土、則轍之淺深、不可以爲準、惟城門用石、可以準矣、故以爲對耳、○古之駕車、通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故兩馬之解說者紛紛不一、或曰國馬公馬是也、古關隘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此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總畜之公牧者也、要之行城之馬祗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或曰孟子所云兩馬、未必指士之車、蓋偶舉之、何則言其轍迹深、爲日久車多所致、則當以通用之車曰四馬、如駟不及舌、即以馬之少者、亦當用安車之一馬、今云兩馬之力、殆猶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古人文義、有從實證出者、有從虛會出者、此等處固宜虛會耳、或曰兩即車、非一二之兩、蓋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此言豈一車四馬之力所使、然與此數說皆未安、不如竟仍貼禹說、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驂、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之意若曰、不知禹聲、曷觀禹跡、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車從中央、禹以來蓋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驂、於此門也、周之駟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此正足破高子以追蠡尚禹之聲之說、視舊注較明白矣、）

樓兀妝、

齊饑章　通篇借言格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發棠之舉、偶一爲之耳、久於齊而道不行、孟子亦將去矣、棠之發不發、齊之君臣事也、孟子而與之、則己馮婦其行矣、歷叙馮婦之見笑於士、而孟子之無爲此態、斷斷也、○止借一馮婦爲況、下止叙馮婦之事、并不補足發棠之不可復、文情絕妙、）

（殆不可復、問辭也、不言乎、省文、是臻亦欲孟子勸而發之、非恐其不可也、○善士猶貴士也、論語求善價而沽諸、善價亦貴價也、○則之野、則字緊折、見不可然而然之意、叢到下車句、與召諸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句法相類而微不同、此章叙事、見獵心喜、故態復萌、全在則之野三字、或以士則之三字爲一句者、大謬、○春秋棠邑有三、一宋魯之界上、隱公五年春矢魚於棠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尚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棠萊邑也、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孟子爲發棠即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蓋發棠之舉、在孟子前至齊、爲王誦孔距心之後、古所稱諫行言聽、）

膏澤下於民者、當不是過、惜乎常道不行、殊恩難再、苛政猛於虎、用是回孟子之車耳、是可嘆也、

口之於味章（兩扇對發格）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變一長句）、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句變長）、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文章上下兩截用叠法、有換意不換句者、有換意并不換字者、如今王鼓樂等篇、上下同此鐘鼓管籥等句而止、以舉疾首舉欣欣分寫憂樂不同之意、此換意不換句也、如此篇上下兩截同一性命二字、而所用之意不同、此換意并不換字也、文章中用叠法變幻至此、直是出神入化○上段口之

於味五句作叠、下段對上、若用父子之於仁等句作叠、便屬呆板、妙在倒說仁義禮智等于前、便覺變化、

人有心、即具不得不然之理、仁義禮智根於心是也、有耳目口鼻、亦具不得不然之理、告子所謂食色是也、章內二性字、前指在形之理、後指在心之理、孟子認在心之理謂之性、直指以爲善、而在形之理則不謂之性也、本文明白易曉、而宋儒猶瞶瞶者何耶○命即氣之運於不得不然者也、有分賦之限、有逆順之運、章內二命字、前指分賦之限、而意重分之邊、後指逆順之運、而意重運逆邊○仁之於父子至於聖人之於天道、皆以逆境言、仁之於父子、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如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禮之於賓主以下放此○注引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蓋謂沮孔子事也、此事載於墨子非儒篇、乃墨者造之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心焉、何有反沮孔子

（上文從善信一直說下、故至末特爲拆出、）

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耳、尚論者不可不辨也○聖人之於天道、如孔子不能得位行道是也、天道以時運否泰而言、非謂天理、言聖人當否塞之運、亦有挽回之道、其有不能者、有命存焉、然不托命而恝視焉○者非誤字、人非羨文、

浩生不害章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文章須要講分寸、如此篇分寸、都在二之中中字、四之下下字、蓋正子之爲人、固善人也、善人二字足以盡正子、而孟子又綴以信人句、以正子爲善人則有餘、以正子爲信人尚未足、則此兩句中間便已暗伏末節中字、文章中分寸之法、從此可悟、

可欲、猶言可好、天下可好者莫如善、而樂正子好之所以爲善人也、孟子嘗亦謂樂正子其爲人也好善、可見此就念頭言、非指其爲人之可欲○有諸己、德之實也、充實、德無不實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蓋自善至大、雖有等級、猶是通人之賢者、至於聖則超然絕類、混融圓活、無復通人習氣、故曰化之也、如鳩化爲鷹之化、非泯然無迹之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如夷惠伊尹小成之聖也、孔子則大成之聖、湯武反之之聖也、堯舜則性之之聖、堯舜孔子即所謂不可知之神歟、蓋以人而言、神亦聖人矣、以德而言、聖之上有神、又高一等、孟子蓋就聖中勘出一神、姑爲之品題耳、非常例定目也、苟泥斯語、必謂聖人之上別有神人、則大人之下果有美人耶○二之中、樂正子自善人起步、進造信人、即所謂二之中中字內見進步經過多少用功之意○注引尹氏曰、自善至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神、然此章本無擴充之說、唯其言累累上而已、

逃墨章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逃是離叛、歸是歸降、受是受降、用字妙

逃墨逃楊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卽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卽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如是逃其如是歸其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注非、○從而招之、謂恐其復放而羈其足、孟子蓋言歸則受之以敎之、不必慮其復逃而豫拘留之也、下文所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是已、注謂追咎其既往之失、不是、

有布縷之征章

先將三征平列在前、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用○法○如○此）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並用之弊）用其三而父子離。

重一緩字、下言不緩之弊、

用一緩二之法、用得最活、凡視時之後先、事之緩急、民之肥瘠、一一爲之斟酌、不失撙節愛養之道、皆是、不必拘夏秋冬分屬看、○注兩稅夏秋二稅也、三限三時也、夏稅至十二月、是歷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是歷秋冬春三時、蓋不與布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者同、而其不并取以紓民力則同也、

諸侯之寶章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寶○珠○玉○倒○轉○而來、）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爲當時諸侯好寶者發、○借他寶字指出三件極重大者、見寶在此而不在彼、

盆成括章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斷○得○奇○○○摸得來）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足以二字妙

才無大小、不聞大道、大亦小也、

孟子之滕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此章見孟子之大、

上宮蓋地名、○若是乎、是驚訝之辭、○或婉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曰殆非也、此非或人之言、亦孟子之言也、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乃自問而自答之之詞、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文法正與此同、下文曰、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之意蓋謂從者固非爲竊屨來也、然予之設科如此、則亦有所不能保矣、語意抑揚、而詞氣固不偏也、○夫子之設科也、趙注云、夫我設敎授之科、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此作孟子語、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往者是畔去者、與來者反對、注以不保其往釋之、不妥、

前三段俱用人字領起、汎論之、後一段因類推說、以戒學者、故特用士字領起、

人皆有所不忍章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達下幾個人能充字、而緊接以是皆穿窬之類、勢如建瓴、分明畫出達字光景。○前雙言仁義、後只言義不言仁、前於穿窬之外、又疊無受爾汝一層、後只單收穿窬、學者正可於參差錯落處、會其語意之妙、觀其文字之奇、

人皆有所不忍、注氣質之偏一句、失正意、張南軒以物蔽解得之。○仁義只達不忍不爲二句已盡、無害人無穿窬、指出不忍不爲之心、使人知所達耳、此實上文、非申上文也。○窬、竇也、穿窬是一事、非兩項。○三個人能充是一樣、無所往而不爲義、卽是義不可勝用、蓋無穿窬之心偏在廉介上、無受爾汝偏在羞惡上、是於義中分析言之、非申說也。○音義云、丁曰、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金部、銛从金舌聲、段玉裁注云、舌字非聲、當作㐁聲、㐁舌貌也、他念切、然則以言餂、卽是以言㐁、魏校六書精蘊曰、說文、㐁字音忝、象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人者、孟子斥爲穿窬、是㐁誤爲銛、又銛誤爲餂矣、

言近而指遠章

（虛裝）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實指）不下帶而道存焉。（近）（遠）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約）（博）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倒賓字）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各下四句、是替詞、不是推原、

言守雖并舉、觀末節意、則孟子重守一邊、舉言以例起守也、求於人暗指平天下、自任暗指修其身、

堯舜性者章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貌一層）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情一層）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行一層）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言一層）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言堯舜湯武之德、以勸勉學者也、動容周旋中禮四項、堯舜之性者固如是、湯武之反之者亦如是、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至於四聖之優劣、非此章所論矣、○經德、易所謂恒其德也、書曰經德秉哲、○祿、福也、詩云、豈弟君子、干祿不回、孟子蓋綴錄詩語而用之也、○干祿亦是美事、故子張學干祿、孔子不斥其非、且告以干祿之道、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然則經德不回以之干祿、言語必信以之正行、此乃學者之常事、若夫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則盛德之至、非聖人不能矣、三代以下、儒者駁言干祿遂疑正行與干祿不可並論、趙氏乃謂其欲以正行爲名、非古義也、○正行、正者謂有所期而正之也、公羊傳戰不正勝、亦兼期字意、○動容中禮至言語必信法也、有物有則之則、夫子所謂矩是也、行法於身而聽天之命、前篇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正與此同、

說大人章

巍巍卽指下文

金丹要語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句法就行）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句法一變）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句法三疊又變化）（此句不變步）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回應首節）

此卽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意。而少露然說來。似易而當此境界。非實有所以內重者。不能然耳。○三段內形容點綴是文家設色之法。與下制字正相反

藐之。須於平生養氣工夫得力。非方說時可遽得勿視非瞑目不視之意。只是漠然空之。不寘之目中也。易所云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也。○音義曰。巍音巍。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巍。作巍非也。○注云榱桷也。題頭也。顧數尺之義未詳。蓋屋庳淺則霤短。屋高深則霤長。霤長則廷宇暗。而瓦易下速。

於是於榱桷之外。別加榱題。覆於榱上。使簷際昂起。則宇際軒敞。如鳥翼之張矣。然不施榱題者。霤水順下。既加榱題而有數尺之昂起。則霤水且逆上而溢漏。於是於瓦下榱上施薄板。而以泥傅之。上爲箭瓦。使霤水雖稍逆。猶下流而不中溢。既加薄板施泥塗。載厚重之瓦。則一切薄櫨楣棟。皆必以鉅厚之材承之。舉一榱題數尺。而屋之壯麗宏邃皆可推已。以下基言之。則數仞之堂。以上宇言之。則有數尺之榱題。不言宮室之壯盛。而自在其中矣。

養心章（單起雙承格）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首句是主。以下一正一反。

爲人不耑指稟受學者用功並指。○先儒有無欲主靜之說。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與孟子之意胥

爽若哀梨快如幷剪

壞矣。若欲無之。則廢人倫。絕恩義。併其良心。斲喪澌滅。不至槁木其形。死灰其心。則不已滅也。

曾晳嗜羊棗章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二句已了然下復引喻以潑）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指點）

不忍二字是主意。獨字是眼目。諱名三句亦譬言以發獨字之意。○曾晳之於羊棗。有獨嗜焉。故曾子不忍食之。中從膾炙生波。前伏後應。妙在隨口生喻。如道家常。眞輕新靈快之文

羊棗非棗也。乃柹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卽成柹矣。其葉似柹而不似棗。俗呼牛奶柹。一名梬棗。卽說文所云梬棗。而爾雅之遵羊棗也。

萬章問曰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引叙）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疊宕）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進問其人）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正問其實）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再引叙）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敘鄉原鄙薄狂獧處卽以上形容狂者之言狀爲鄙斥之詞鄉愿旣代狂者述其言孟子又代鄉原述狂者之言一口而爲三人語絕妙文情○前說思狂獧後說惡鄉原兩截文字妙在中間於鄉原口中譏刺狂獧聯合巧妙○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與前不得中道而與之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兩與字相應惡似而非者數惡字與前兩思字相應惡似而非者指鄉原也乃先帶出惡莠惡佞惡利口惡鄭聲惡紫何等恣肆○前敘思狂輕帶獧字分作三層上二層寬行下一層實發合其長與短兩面說來狂態乃眞又補敘獧一層繳足綿密無滲漏可惜後路鄉原賊德意亦一串文分兩層鄉原二字不用實寫只從譏狂獧一面醒出不獨上下聯絡有致影焰有情而運筆亦極省便輕鬆入妙說賊德一層淋漓透切而反經一着徹底澄清獨能窮原探本省去多少閒葛藤眞羽翼世敎之鴻文）

（不忘其初言介然特立不改其舊也注似失之○不得中道四句原是孔子語孟子鎔化爲己語故孔子下不著一曰字非脫之也○中道之道論語作行道古字衜所以訛○朱子注論語則曰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注孟子則又曰琴張名牢字子張孔門諸弟子中獨此一人注之至詳至悉者誠恐爲舊說所誤以琴張爲顓孫師也臨尸而歌此莊子荒唐之言直不可信也據左氏昭二十年琴張與宗魯友聞其死而將往弔之則其篤於友誼不背於人倫可知矣烏有臨友人之喪而歌之事哉如莊子所載是孔子推崇其曠放之行矣與欲歸而裁之之心不自相刺謬邪孔子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等之狂不過肆焉而已所謂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而已如莊子所稱則蕩也孔子安取哉○注又引檀弓以證曾皙之狂此未考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皙侍坐次於子路子路少孔子九歲則皙更少矣是曾皙當季孫卒時不過七八歲烏有臨喪而歌之事檀弓之書出於魯繆公之後戰國之時其時莊周之徒興以臨喪不哀爲知禮意頗附會其事於七十子之徒爲檀弓者不能辨也孔子所稱爲狂者曰進取曰簡曰肆皆謂其志識高遠不屑於世俗汙濁之爲耳安有廢禮傷敎之行耶○其志嘐嘐然嘐字雖從口然旣曰志嘐嘐則當偏屬志不當挾言作解程注與聖人之志同及堯舜氣象並不穩當删去○狂者又不可得此句虛活蓋言狂者若不可得耳○曰何以是嘐嘐也曰字孟子替鄉原敘其意耳是字指下文猶言惡用如是之嘐嘐爲哉○則曰則字作每輒字看○踽踽無所親也詩唐風杕杜篇獨行踽踽是也不必添不進二字涼涼寒冷之貌此亦刺狂獧者也注分屬狷者非是○爲斯世也言爲斯世之所爲也注非○善斯可矣善圜執不乖之意卽所謂同合者○閹掩也取義於掩門耳鄉原亦非全無知識者其於流俗汙世豈甘心無所是非哉但其主意在希世故掩閉吾之知識不少露出焉與人無異同無可否一味謹愿以投乎世人之好故曰閹然媚於世也○善斯）

可矣、是鄉原的肺肝、闇然媚於世、是鄉原的影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趙岐本萬章作萬子、注云萬子即萬章也、惟章首既錄其名、此忽變文者、蓋孟子七篇、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惟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非之無舉也二句、概舉其失、曰非、細數其失、曰刺、○佞與利口、並是口才、姦譎巧佞、顛倒黑白、謂之佞、便捷儉利、使人輕信、謂之利口、佞在巧言一偏、利口在捷給一偏、⊙經只是中而已、自其無偏而謂之中、自其不易而謂之經、其理原其人心、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則亦謂之道、一也、夫表正則影直、經正則民興、邪慝消滅、無復惑衆者也、注雖有邪慝句、不貼本文、○反經、反字對邪慝說、邪慝畔道離經、故君子必反之也、當日異端邪說、日新日盛、雖欲辨之、有不可勝、惟此大經乃庶民所共有、必先正其大經、使天下之為庶民者、皆返乎正、則道德自一、風俗自同、反經二字、眞辨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而操其權者必歸之君子、惟君子有政教之任、有家國天下之責、故可以繼堯舜之道、此一段不獨通章結穴、實為一部孟子大結穴、孟子欲行王道正人心、究而知道之不能行也、不得不以明道自任、而其明道之功、在願學孔子、故以孔子之思狂獧惡鄉原、發明其旨、隱然見己不能為在上之君子操政教之權、以正庶民之趨向、徒以其用思用惡之心、與天下後世共示之而已矣、故思字惡字、篇中連視之、正是一篇眼目、而歸結到君子、隱然見若有在上之君子、何患乎邪說之行、看斯無邪慝矣句、孟子有無限企慕、無限感慨、神情於言外見之、

由堯舜章　（四段平叙、末寓含蓄格）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主中客）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客中客）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主中客）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客中客）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客中主）若太公望散宜生、（主中客）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客中主）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主中主）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歷叙見知聞知、本欲歸根於末節、乃至末節却無一見知聞知字、奇妙無比、）

意在見知、用聞知作倒襯之法、一連四層、由遠而近、逼入山盡水窮、無可挪移處、仍作婉宕之筆、以留其勢、而活其神、不敢顯然自附於見知、又隱然不甘預絕、夫聞知遙遙百世後、必將有聞知者、則今之見知者、豈宜無人、細玩然而則亦四字、綴口推去、却滿心就來、情致纏綿、低徊欲絕、○此篇平叙四段、而末段叙法變換、去聖人之世四句、文法排宕、上二句接百有餘歲說、下二句又推出居之近來、雖不明說出已、而已之自任已躍躍言外、然妙於劈頭從堯舜起、直至末句不曾說出一道字、此眞文之全從空中結撰而出者、而孟子之於道、若心有所遇、目有所見、又若手有所指焉者、七篇所言、即孟子之見而知之者也、

見知聞知之知、是眞透實得、非耳目影響、○太公望、姜姓、呂氏、詩疏、宋書符瑞志云、名望、金石錄太公碑亦云名望、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審矣、史記望子之說、不足據也、史記又曰名尚、大明篇曰維師尚父、則豈得謂名尚耶、師其官名也、尚父其號也、○大戴禮帝繫篇言堯娶散宜氏之子、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但歷考諸書、皆云氏散、未有言復姓散宜者、馬融論語注云、散氏宜生名、公羊定六年疏、擧散宜生與虞不齊對、以證二名、廣韻散字注言散姓、通志氏族略四、有散氏、宋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宋呂大防考古圖曰、是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宜其字、君奭篇曰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此在成王時、虢叔為君之叔祖、固難名之、其餘四人則皆名之也、宜生既為名、則敦銘所謂散季、季當為字、而散為氏矣、散既為氏、則散宜生非複姓、又可互相為證也、且帝繫原未言散宜生、豈若公羊疏正言文王之臣散宜生歟、○去聖人之

世四句孟子欲以見知自認然孟子實不曾見知所以不免有個斡旋○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上無有指見知下無有指聞知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決絶之中尚有餘望也孟子於孔子私淑願學以其世與居之近乃欲自附見知者其毅然擔當不推讓如此孔子時見知既有如顏子而孟子自占高一步蓋不肯以見知讓他觀其答公孫丑問顏閔曰姑舍是可見○林注云云此謂見知之必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後先辭語不相應且既謂之決無見知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言居之甚近何爲又孟子魯鄒邑人非鄒國人本文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是其正証若果爲鄒國何不係諸國而必係諸居耶林注可刪○孟子一生學問在願學孔子故以此章爲七篇之結夫道無所爲統也爲道統之説者失孟子之敎矣

孟子論文卷之七大尾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五年十二月　出版
定價七拾錢

熊本縣士族
手錄兼出版人　竹添進一郎
清國天津在留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奎文堂　野口愛
東京日本橋區吳服町六番地

重刻辨真内府原板張閣老
經筵四書直解指南

提要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指南》二十七卷，明張居正撰、焦竑增補，日本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明天啟元年（一六二一）長庚館刊本，共十四冊，原係寫字臺文庫舊藏。每半葉十四行二十五字，眉欄二十二行十一字，白口，白魚尾，四周單邊。版心題署「經筵進講」，魚尾下署直解卷數。卷首附張居正等《進講章疏》，卷中有朱筆點號。每冊首葉鈐有「寫字臺之藏書」印記，書有多處破損修補。張居正（一五二五—一五八二），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萬曆時出任內閣首輔，銳意變革，整飭內政邊防，卓有成效。焦竑（一五四〇—一六二〇），字弱侯，號漪園、澹園，山東日照（今山東省日照市）人。學問博洽，有《澹園集》《焦氏筆乘》等著述。

進講章疏

臣張居正等謹

題臣等一歲之間日侍

皇上講讀伏見

聖修益懋

聖志彌堅盛暑隆寒緝熙罔間

臣等備員輔導不勝慶幸

但惟義理必時習而後能

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

況今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

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

悟入又有出乎舊聞之外

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

章重復校閱或有訓解未

瑩者增改數語支蔓不切

者卽行刪正編成大學一

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

演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有暇
時加溫習庶舊聞不至遺忘
新知日益開豁其於
聖功實爲有補以後仍容臣等
接緝編輯

進呈
御覽仍乞
勑下司禮監鏤板印行用垂永
久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
以仰窺

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
亦一助云爾臣等不揣荒
陋謹具題恭
進以
聞

萬曆元季十二月　日
値
天啓元季冬月

長庚館重訂

新刻真訓補纂書館諸生講述
溫陵後學　李光縉　三校
溫陵見亭　楊文奎　三著

經一章　此章是曾子述聖經以此依通章只是一個明明德親民明德中事也止至善補此明德之量也知止知此明德也能得得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格致誠正修明明德於己也精言之在明德約言之總修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修身之下手處則全在致知在格物一句改原刻備采舊說曰大學只一明明德其實工下手處諸儒論亦不同略彙數端朱子曰敬陽明曰致良知李見羅曰修身為本許敬菴曰知止管東溟曰格物此皆就其資力之所近而言之就中[illegible]覺證說近實○按今講學者每每衒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大學卷之一

中極殿大學士　泰嶽　張居正　撰著
狀元　漪園　焦竑　編次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訂正
閩中後學　見亭　楊文奎　校梓
秣陵　敬怡　王永茂　重寫
書林　易齋　詹亮　重梓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這一本書是大人之學稱是說大人脩己治人的大道理故書名為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標一宗旨至不相下處亦於評自破

補王觀濤曰前面說物有本末後面說修身為本二本字正相同前面說事有終始既說而事即物中之事對物不過後面難以所厚者為陪說而家即視化于身對身不通可見前後俱是重本之意舊以前單序後重本者大謬○此說亦補于原刻猶不免有序與本之說今削之

大學節大學是極大的學術可以希賢而希聖可以繫帝而驗王故曰大學不必爲大人宗道這是道理勿作方法說明德者此心之靈明也明德上着一明字只後知是明本體不消加上分毫也新舊者在民德亦不明一旦則從去其蔽而則作者復明又成一個新新民全是明德廓民恰好處於休原有天理指

這一章是孔子的經文這一節是經文中的綱領孔子說大人為學的道理有三件一件在明明德上明字是用工夫去明他明德是人心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的本體但有生以後為氣禀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必加學問之功以充開氣禀之拘克去物欲之蔽使心之本體依舊光明譬如鏡子昏了磨得重明一般這纔是有本之學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又當推以及人鼓舞作興使之革去舊染之污亦有以明其明德譬如衣服垢了洗得重新一般這纔是有用之學所以大學之道在新民一件在止於至善止是住到的處所不遷動的意思至善是事理當然之極大人明己德新民德不可苟且便了務使己德無一毫之不明民德無一人之不新到那極好的去處方纔住了譬如赴家的一般必要走到家裡纔住這纔是學之成處所以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這三件在大學如綱之有綱衣之有領乃學者之要務而有天下之責者尤所當究心也

欲之極有止者復明不忒之反耳手到至善如旅客歸家方有休泊雖設說三在字其實只一明明德了明明德須新民乃完全須止至善乃極功處下文欲明明德於天下流可見

補徐自溟曰大學之道只明明德便該括盡德之在身者發露于心之意而著實於意之發此己德之人明處在德之在民者原亦此心意共此良知此共德之共明處也人人之格物致知誠正以修身身之國所以自明其明德也而由身以及家國天下雖是新民其實是萬物一體的分量而俱屬明德分內至於止至善之說亦皆由明明德之外蓋使吾之德不如天所原具之德是德未徹而吾義之生又使民之德不如吾所共徹之德是德未通而吾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這一節是承上文說明德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止就是在止於至善的止字定是志有定向人若能先曉得那所當止的去處其志便有定向無所疑惑所以說知止而后有定靜是心不亂動安是安穩的意思心既不亂動則自然隨處皆安凡物都動搖他不得所以說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慮是處事精詳心裏既是安閑則遇事之來便能仔細思量不忙不錯所以說安而后能慮得是得其所止既能處事精詳則事事自然合當凡明德新民都得了所當止的至善所以說慮而后能得大凡知止而后至於能得可見欲止至善者必當先知所止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這一節是結上面兩節的意思物指明德新民而言本是根本末是末梢明德了纔可新民便是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恰似樹有根梢一般事指知止能得而言終是臨了始是起頭知止了方纔能

隔之也此皆德之未明而吾之未至也惟自明其德而圖合天下以明吾之明德使此德內徹之而一物不蔽外廓之而萬物皆通更無些子不明處纔叫是至是為吾之至而明德者必要之此而後止也是可見新民止至善乃明明德內事○波此段說明德是與新民止至善皆極為停妥較與近來諸說最為精闢錄之

此中原刻附載知止發說明明二字及手段二辨親民二段想同志者已耳而目之熟矣今無餘地姑從之字錄其精解之附者以便參互此後做此

知止節聖人只說個止至善便想著至善之地幾在其甚非知止不可故云知止云定知字知止是頭能得是究竟定靜

得便是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如凡事都有個頭尾一般這末與始是第一要緊的該先做末與終是第二節工夫該後面做人能曉得這先後的次序順着做去則路徑不差自然可以明德新民可以知止能得而於大學之道為不遠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這一節是大學的條目工夫其序如此誠是實致是推極知是識見格是至物是事物孔子說明德新民固大人分內之事而工夫條目則有所當先者古之人任治教之責要使天下之人都有以明其明德者必先施教化治了一國的人然後由近以及遠蓋天下之本在國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也然要治一國的人又必先整齊其家人以為一國之觀法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然要齊一家的人又必先修治己身以為

安處是一時相因事無工夫只就中細點出效處其相因處知止之走脈亦之下語謂之無漸次却不能脚下便到謂之有漸次知又不到不住于此中只可憑會知止之知即知致矣非另七開見之知乃超然覺悟之知定說志有定向亦似渡乃靜于静亦定動亦定之定靜謂心不妄動念之所起只在至善故曰不妄動若在至善則又起別念便是妄了安謂所處而安如云處常處變亦安然自適權于以為全準自萬與欲不曲處一也慮謂處事精詳且臨事時量非可否一一思慮得精詳下句既知所止臨事又精詳一番即此便得至善矣得通乎由知止而至于專者未非專慮得則心即事事即心與之為一無復有存亡出入之端矣

補皇侃曰可以言定斯可

一家之觀決盡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也身不易修而心乃身之主若要修身又必先持守得心裏端正無一些偏邪然後身之所行能皆合理所以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不易正而意乃心之發動若要心正又必先實其意念之所發不少涉於欺妄然後心之本體能得其正所以說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至於心之明覺謂之知若要誠實其意又必先推極吾心之知見得道理無不明白然後意之所發或實或妄不至錯雜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理之散見寓於物若要推極其知在於窮究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極的去處然後所知無有不盡所以說致知在格物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明明德的條目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是新民的條目人能知所先後而循序為功則己德明民德新而止至善在其中矣大學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經筵講

以言靜斯可以言安此須意會謂不得個大分別妙處知得此解可以言定靜安矣

洗無間曰定靜安中何處着慮上是人心體上自現之條理就此慮職而低昂輕重無不妙中當然之則著是即得也非慮是一物而得又一物也既處是慮會處是得耳○狀處兩語絕世絕妙

物有此條註始作結上兩節之意但亦不可如時說云物指形体言明德在己新民在後在己相對而形体現故曰物又或云明德新民兩物也而有本末為此說物字似以本末模糊且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一條樹有根無梢也今曰彼己曰兩物與有所本末矣似為相綠之謬而不肯且七架者子以為物為一体故人己雖若一散首基器云

這一節是覆說上文的意思言是若人能於天下事物的道理一一都窮究到極處然後心裏通明洞達無少虧蔽而知於是乎可至矣物格而后知至可見致知在於格物也知既到了至處然後善惡真妄見得分明心上發出來的念慮都是真實無些虛假而意於是乎可誠矣知至而後意誠可見欲誠其意者當先致其知也意誠然後能大得私欲還得天理而虛靈之本體可以端正而無偏矣意誠而後心正可見欲正其心者當先誠其意也心正然後能檢束其身以就規矩凡所處皆合道理而身無不修矣心正而後身修可見欲修其身者當先正其心也身修然後能感化那一家的人都遵我的約束家可得而齊矣身修而後家齊可見欲齊其家者當先修其身也家齊然後能感化那一國的人都聽我的教訓國可得而治矣家齊而後國治可見欲治其國者當先齊其家也國治然後能感化那天下的人都傚我良善與國人一般天下可得而平矣夫國治而後天下平可見欲明明

明德新民各有物而知止能德皆分有事也說誠意行之事即物中之事終始即本末中終始本末之者以欲新民者當先明德欲云有生以欲明德以新民者本有修治以知止也知所先後則近道人知本始而先之知終而後之亦本末後處不必分看不是知本始而先修之其本終後先處做起則本末自本末理始盡而終自成是道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先明德以新民又能先格致知止以明其明德以及新民則於明新止至善之道又何所不至所以近道

此節旨結上文亦姑依舊說且其意以明德新民為物而分本末以知止能得為事而分終始覺未穩而中玄曰此非結上乃以起下修身為本所謂本也衆此以措則

德於天下者當先治其國也物格以至知所止意誠心正身修是明德得其所止的事家齊國治天下平是新民得其所止的事曾經反覆言之以見其次第不可紊亂又以見其工夫不可缺略此大學者之所當知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解做一切孔子說大學的條目雖有八件其實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天下的人都要把修身做個根本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從修身上推去所以人之貴賤雖有不同都該以修身為本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指身說末指家國天下說否是不然身既為家國天下的根本必修了身纔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若不能修身是根本先亂了卻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就如那樹根既枯了卻要他枝葉茂盛必無此理所以說否矣厚指家人說薄指國與天下之人說家國

經筵講

為齊治平所謂末也起於格致所謂始也迄於治平所謂終也六先字後字所謂先後也此一說也又牛春宇云明德新民所以止至善者其功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本末終始蓋為此耳承此而後可以加彼是為本末非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之謂起于格致迄于治平是謂終始非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之謂此條目於條目上面只作個撮其義且虛七言之以起下文一說也與高稍異處只有節只設個大學之道次第只發個止至善之綱原未有本末先后之若使結之曰物有本末天下復結之曰修身為本不似重複乎且以下文各先字後字不字俱有迎作遮下說是否說秡猶作下說亦明顯隨證其

天下之人雖都是當愛的然家親而國與天下疎親的在所厚疎的在所薄必厚其所厚而後能及其所薄也若不能齊家是所厚的且先薄了卻要治國平天下將那所薄的反得加厚必無此理所以說未之有也前一節是就八條目中指出修身最為緊要這一節是明修身之所以為要而因言齊家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皆所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也

右經一章

右是指以前說經字解做常字一章是一篇這以前說的行大學之道全本之有也一篇是孔子所作的言修己治人的道理乃萬世不可易者所以謂之經文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這一章是曾子解釋經文明明德的說話康誥是周書篇名克是能德是人之所得之理武王作書告康叔說人皆有德但為氣禀物欲所蔽以致昏昧不明惟文王能明之無一毫之昏昧所以為

一個發輕文但物事一意謂本有終明備具物有一句只是大略引況之詞如云大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而明德新民知止至善之功獨無本末終始乎知其所本始而先之末終以後及爲則近大學之道矣只如此說物事似爲乾淨不費詞說未知高明以爲何如

古之節此乘古人之已試者以立極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止見此個明德已與天下共有之必新得天下之民始又得明明德的分內事而其間先後之節又一一有不可紊者故詳言之當以明德爲治國齊家亦節明德事猶各句須含傳意只國有立標準者致治之良將宋即鶩思義正倫理二者修身兼所具所接言心該動靜正心者敬以直內義以應物之謂意者心之萌動乃善惡公私關頭誠意者達乎爲善去惡也致知者推極吾心之知識而無思無混渚也在格物者惟聖人庶其渾涵萬理畢備修物欲染蔽本体之明未嘗息必須積而充之須是於衆物之理逐一窮究得到則窮究之所到即知之所到無一而不窮究即無一而不知衆理具於心而虛靈之体始具此致知所以在格物乜外無格乜外無致故又稱在焉致先字更緊

格物致知衆論不一至今爲一件不了公案有主扞格外物者有云格去心之非物者有云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者有求其朱子格物窮理之學致爲有着落下手工夫面格物條詳紛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將來一先生宣令人致知把自家本心良知都丟棄

周之興太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常的看着諟字解作此字明命即是明德以其爲人所賦予之理所以又叫做明命伊尹作書告太甲說人皆有此明命而心志放逸忽忘者多惟成湯能心上時時存着恰似眼中時常看着的一般無一時之忽忘所以爲商之聖君帝典即書經中堯典峻是大堯典中說人皆有這大德被私欲狹小了惟堯能明之至于光四表而格上下所以爲唐之聖君自是自己曾子解說這三書所言雖是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是經文所謂明明德也總來都是自明己德的意思所以說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

傳是訓解其意以傳於世的意思首章是頭一章釋字即是解字曾子將上面孔子的經文逐件解釋其義分爲十章這首章是解明明德後凡章倣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新民的說話盤是沐浴的盤銘是刻在盤上以自警的言語苟字解做誠字商王成湯以人心本自清明却被私欲汚了必須洗去那私欲使其從新清明就如人身本自乾淨却被塵垢汚了必須洗去那塵垢使其從新乾淨一般乃刻銘于沐浴的盤上說道爲人君者誠能一日之間着實用力洗去那舊染之汚而復其本然之善這工夫却不可間斷了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務使私欲淨盡心地極其清明如沐浴的一般洗得身子極其乾淨乃可這是自新的事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本

康誥曰作新民

康誥是周書篇名武王告命康叔的說話作是振作康誥中說百姓每舊日雖爲不善而今若能從新爲善爲人君者就當設法去鼓舞振作他使之歡喜踴躍樂于爲善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事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了如此篇曰吻論之類令人觀此問大全所載格本之說固非一條然第二三章之謂于曰格物只須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格致于亦曰格物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是今一或問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構此則格諸格物之說原未嘗偏向外道內其曰察之於身曰處事接物而處其當否曰或察之念慮之微則所謂行外物去非心格其物有本末之物亦未嘗不包其中令人又把章句未不融通復駁其說自標一名只似亦未是姑言其槩以質高明

物格節只是言以明上章古人欲如此必先如此者逆以先如此後可如此也前以上節說逆推工夫此節順推功效者非是逐句宜用一轉語云所以必如此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者總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貴賤一也蓋天子不能以不道之身治其天下庶人不能以淫邪之躬令其妻孥故皆以修身爲本不曰格物爲本而曰修身爲本者格致誠正已包在身內了不可更急務本同本立而道生見齊治均平化化皆生于此意是爲天下國家之本不是又爲格致誠正之本也

其本亂節此正明修身爲本之意蓋本末兩而本末不可治下正是中本不可治不可以修身齊家乎而身不修而本亂之推先治而其本亂必然由所厚次國而天下所薄者皆咎無

詩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詩人說周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皆爲諸侯之國到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乃始受天命而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其命則新也曾子引此以明自新新民之極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是故是承上文說君子是大人成德之名極即是至善曾子說由上文盤銘康誥詩文王之言觀之可見自新新民必要到那極處總好所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新自家的德與新民的德都要到那至善的去處而後已也這一章雖是釋新民然起頭說日新便是明德的事末後說無所不用其極便是止至善的事而大學之道備在是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這一章是釋經文止于至善的說話詩是商頌玄鳥篇詩人說王者所都的京畿地方其廣千里百姓每都居止于此曾子引此以見凡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是小雅緡蠻篇緡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阜樹多的所在詩人說那緡蠻的黃鳥都棲止于山阜樹多的所在孔子讀這兩句詩因有感而說鳥是個微物於其止也尚曉得所當止的好處人爲萬物之靈豈可反昧其所止而鳥之不如乎夫鳥所當止的是林木人所當止的是至善孔子借鳥以儆人而曾子引之以見人當知所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上節既說人不可不知所止這一節因說聖人能得所止詩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遠的意思於是歎美辭緝是繼續熙是光明敬止是無不敬而安所止詩人說穆穆深遠的文王其德則繼續

此理大宗人　休金所者以出衛之自而致今背肉敬明不之不可亂明其天下　家井相登以盼修之身而置之度外則不之不可亂文明秋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傳首章　此章釋明明德上三節歷引三書之言末節結其同歸于明明德三引書釋明明德歸其本領

康誥武王追文王之學所以告康叔也克只是能此明字連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德便明德實如緝熙敬止可見

大甲伊尹述成湯之學所以訓太甲也天之付我以德便是明命明命有何狀可以顧諟得只是將這內省出處明白念茲在茲參前倚衡而惟恐失之意若謂以心去顧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數矣如聖敬日躋便是顧諟意

帝典史臣贊堯之詞峻德亦是明德但只其具衆理應萬事故謂之峻非有加也克明者全體皆明也只就堯身上說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是也如光四表格上下等語便涉新民了別用

皆自明也不是從解釋書詞之意乃從書詞而斷古帝王之學皆是自明其德自字亦不是由己不由人之意只釋文所謂明明德從切念心而說之了修己此德乃自德此明乃自明如文如湯如堯皆是本自己身心意知上明之也與由己不由人意不同以下各傳俱改換頭名半

傳二章　此章釋新民新作以新之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作下蓋自新者然後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重本節

明德帝堯至淨常人不能無

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啊了引此詩而釋之說所謂文王之敬止者何如爲君的道理在於仁文王之爲人君所存的是仁心所行的是仁政盡所以爲君之道而無一毫之不仁這是止於仁爲臣的道理在於敬文王之爲人臣忠誠以立心謹恪以奉職盡所以爲臣之道而無一毫之不敬這是止於敬爲子的道理在於孝文王之爲人子事奉他父所當懷着愛敬的意念於那爲子的道理竭盡而無所遺這是止於孝爲父的道理在於慈文王之爲人父教訓他兒子都成了繼述的好人於那爲父的道理曲盡而無以加這是止於慈與人交的道理在於信文王之與國人交言語何嘗不誠實政事件件都有始終於那交接的道理而無一毫之不信這是止於信文王之能得其止如此詩人所謂敬止者也大文王之敬止蓋不止此五件而五者乃其大端學者誠能體察于此而推類以盡其餘則至善可得而止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是衛風淇澳之篇蓋衛人作之以美其君武公者也淇是水名澳是水邊的灣曲處猗猗是美盛的模樣斐是有文采的模樣君子就指武公詩人說瞻彼那淇水灣曲的去處綠色之竹猗猗然美盛我斐然有文的君子仰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盛美乎切磋是治骨角的事治骨角者既用刀鋸切了又用鑢鐋磋他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的一般琢磨是治玉石的事治玉石者既用錐鑿琢了又用砂石磨他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的一般既有這等的工夫所以德之存於心者便瑟然嚴密而不粗疏僩然武毅而不怠弛形于外者便赫然宣著而不闇昧喧然盛大而不倚促真乃言辭作忘了君子德至既造到這等極至處自能感人而人皆愛慕終

湯盤新者洗滌舊染淨本然出來不是新益增字有介於何處之意一日猶發其情誠能去其染而新之也日日新者連續不間斷也又日新者未嘗更斷也前一新字是淨者後康誥新字是淨者不使復汙三句須說得連合緊切方得力

康誥是武王封康叔于衛之本殷之餘民其染紂之汙俗但今日承周家之化亦有自新之機必欲當鼓舞振作使其覺而不迷勤而不廢方可此武王飭康叔如此　謂振起其自新之民者謂振作個自新之民來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後振之也

詩只言周邦新命　公能新其德以及于民是新新命稱出來始受天命始字正貼新字受天命是爲天子也文王未爲天子但王業自文王始耳

是故承上三說以說來君子二字之說有新民之意者合自新之民方見無所不三字須帶重新民上如云新民之本與新民之化俱無所不用其極方融用其極猶言致其極也極字只作至字解只新極其新便是將文連極極是至矣又或直作至善似礙下傳又或以新命爲極則是度謂新命了詳玩上文而曰苟曰日日新又日新有極焉不可獨以文王之新命爲極也

傳三章　此章釋止至善前三節言至善之當止後二節言至善如是而止

邦畿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物猶事也說得廣自君臣父子以至動靜語默皆是所當止都爲四方之極猶至善爲萬物之極

緡蠻節此節言人當知所止大字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可字有不過

自不能忘也這是衛人美武公之詩如此這是言學者須是講習討論之功自修是省察克治的工夫恂慄是戰懼威是有威可畏儀是有儀可象盛德是理之得於身者說至善是理之極處曾子引詩而解釋其義說道所謂如切如磋者是說衛武公講學的事他將古人的書籍與古人的行事既自家探討又與人辨論務要窮究到極精透的去處然後已便與那治骨角的既切了又磋的一般所以說如切如磋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說衛武公自修的事他省察自己的身心或性情偏頗不偏或念慮正與不正或行事善與不善務要見得分明治得乾淨不肯有一些瑕疵便與那治玉石的既琢了又磨的一般所以說如琢如磨所謂瑟兮僩兮者是說衛武公學既有得自然敬心常存戰戰兢兢無一時懈惰無一時放肆這便見他嚴密武毅處所以說瑟兮僩兮所謂赫兮喧兮者蓋言衛武公有敬德在心其見於外者自然有威嚴人都畏懼他有儀容人都效法他這便見他宣著盛大處所以說赫兮喧兮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蓋言衛武公講學問自修之功有恂慄威儀之驗由是德極全備而爲盛德精純而爲至善所以百姓每都感仰愛戴他而終身不能忘也此一節是說明明德之止于至善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是周頌烈文篇於戲是嘆詞前王指文王武王君子指後賢後王小人指後世的百姓詩人嘆說文王武王雖去世已遠而天下之人至今猶思慕他終不能忘曾子釋詩說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蓋因他有盛德的功德留其後世且如重顯以佑啓後人是其賢也後來的賢人知那王自模範而尊其賢業以傳與子孫是其親也後來的王者個個不忘而親其親安天下使世世享太平之福是他遺後人的樂處而後民則含哺鼓腹以享其所遺之樂分田制里使百姓各來遂其業是他與後

緝熙不如其必當[illegible]者有[illegible]然有分穆匕節此引文王能止其所當止正示人以當止之處心体本明惟文王能繼續光明之不為氣稟物欲所昏故其心緝熙無匕無不敬而安所止此敬字乃全体之敬下止于敬乃一事之敬此止字是萬事統會此止下五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止仁敬等何不是說仁敬等是至善之所在而聖人止之也論爲仁此心便有个仁便到十分滿足處仍分是至善論爲臣此心便有個像上須到十分滿足處仍分是至善此心体所自有者止之云者心体上本合如此理人恰好如此纖悉少缺不到處云耳仁兼恩威敬兼箴規孝兼幾諫繼述慈以訓誨信兼不欺詐均愛言上下相與如爲父片發施政令皆以[illegible]誠意流通耳

始不移之意五句都要像文王身上然一將文王事推填入又不自脫

聽夜節原刻便將說此節爲明明德止至善下節爲新民止至善今思之末未是明德新民原非二事二節當相連看舉全此明德也自修匕此明德也恂匕是明德之本体匕上不肆處威儀是明德之本体昭匕發處盛德至此爲盛德至善便能與是人心故民不能忘此便是運新民之意都說了故下節遂承言親賢樂利各得其所此所以沒世不忘可見新民止至善即包在盛德至善中而民之親賢樂利皆盛德止至善之所致兩節分析不得道學也等句不比他處訓釋詩之文義乃從說句所止至善之意寫出君子之學[illegible]詩之文討論之[illegible]其具[illegible]

人的利益而後民則安居粒食以享其所遺之利大賢賢親親是君子得其所矣樂樂利利是小人得其所矣此所以文王武王去世雖遠而人心追思之終不能忘也此一節是說新民之止於至善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此謂知本

這一章是釋經文物有本末的說話聽是聽斷爭訟猶人是與人一般情是情實辭是爭訟的言辭畏是畏服曾子引孔子之言說道若論聽斷詞訟使他曲直分明我也能與人一般不爲難事必是使那百姓每自然相愛自然無有爭訟乃爲可貴且孔子之言如此曾子又申解之說那爭訟的人心中多有不實他的言語多有虛誕聖人能使那不實的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者豈是刑法以制之哉蓋由聖人盛德在上大能畏服民之心志使之化詐偽而有誠實自然無有顛倒曲直以虛辭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無訟是己德之明必己德明了然後可使民無訟則明德爲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而在所當後矣所以說此謂知本而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此之謂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上一句前面已有了此是錯誤重出後一句是箇結語的口氣上面必有說話是古人傳流失落了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

上要訓停十分明故講讀後必討論欲使上要訓停十分詳故[illegible]與人欲之來則有毫千切又何[illegible]人欲[illegible]天理[illegible]心將物者[illegible]全使吾自体[illegible]仔細辨別人欲淨天理純[illegible]物格是敬存上心[illegible]敬發于外有[illegible]工夫在平等時[illegible]將人欲一切除去使無出心之本体[illegible]無偏散之息處不是恂慄既知此一段精神常收歛存處式之內自發恭敬於威儀之間威可畏而後可象所謂不得存而自存不期發而自發者所以說盛德至善盛德至善不德盛則不可復加德至善矣民不能忘要

認不能至明德人所同得只緣其同然民自己不得此卻成與進新之意[illegible]明德至善也補條自[illegible]其威儀總不外一敬在文王以緝熙之心純其敬而安所止在君子以學修之功存其發而得所止國知一敬乃聖學之要直王節下親賢樂利就前王所貼說上親賢樂利就世君子小人親之賢之樂之利之說俱要重前王身上有與有則以垂統[illegible]道德日賢後賢師之而事由不違賢其賢也創業垂統以遺後王思之而[illegible]親其親也休養生息使享太平樂也而後之人[illegible]樂先王之樂矣分田制里使有定業利也而後之人耕田鑿井衣之食之利先王之利矣此皆先王之澤所以[illegible]所以遺

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這是宋儒朱子的說話因是近日大學外面指道理切是處說表是道而指道理難見處說精是道理精微的粗是道理粗淺的朱子說道傳文第五章蓋曾子解釋經文格物致知的說話而今簡編殘闕不可考矣然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段工夫最爲緊要在此一節則誠意正心修齊治平都做不得了豈可闕而不備所以就近取程子的意思做一章以補之說道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是說人要推極吾心的知識使無一些不明當隨事隨物而窮極其理使其無一處不到可也所以然者何故蓋人心之本体至虛至靈都有個自然的知識而天下之萬事萬物都有個當然的道理這心雖在內而其理實囿於物那物雖在外而其理實具乎心惟于事物的道理有未窮故其心上的知識有不盡也所以大學起初教人必使那爲學的把天下事物的道理無大無小各就着心上那明白的去處益加窮究之以就天下事無一件不窮就一件內無一毫不盡務到箇極處而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至於久後工夫到了忽覺一旦之間豁然開悟都貫穿通透得來則衆物之理或在表的或在裏的或精微的或粗淺的無一件不曉得到而吾心具衆理的全体與應萬事的大用也無一些不光明了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物格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經文所謂物格知至者蓋如此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誠意的說話毋是禁止之辭自欺是自己欺謾不肯着實謙字讀做慊字慊是心中快足獨是心上念慮發動獨自知道的去處曾子說經文所謂誠其意者是要人于意念發

沒世而民不能忘者止一辭而已聊此是新民至善而無數說非盛德至善之所致也

傳四章　此章釋本末義為物有本末文說知所先後故人知本故此引孔子之詞以發明之爾情者無訟良人見有中使民意畏以無訟而不尽其辭彌新民見是本使之無訟而大畏其志為明德是本原則亦依之今本以未定本文亦未分別明新而未說只云知本亦未嘗言先本後末之意其引使民無訟來說作後在無訟上推出民志之所以畏而論經文知本之意不惟新民之末不宜押他解說即明德二字來不宜歡將息毫講難有已之明德既明何欲人易曉耳今辭大畏何欲取人格發而人畏其明誠正而人畏其公無欠体況大意只宜概說此無情定之民而一日使之不得盡其辭者此必有之志有以畏民之志而大斤所以畏服其心者在此而此大畏民志便是感通天下國家之根紐繫物治亦之要執而不可知矣故曰此謂知本所以然不之意在此何始見得終說此句有謂觀此可以知本有謂此使民無訟之言謂之知本不有謂此大畏民志者謂之知本之治皆非也此本乃經文物有本末之不出知乃經文知所先後之知矣意謂觀孔子使民無訟之言而推及於畏民之由則經文所謂明德為新民之本而示人知所先後者正此之謂也盖說仁而來發出經文知本之意耳

傳五章　說者紛紜多以此謂知本一句非衍文亦非闕文當別列一簡乎只作傳或闕之說格物致知之所以作傳者非

動之時就直直實實是存于了那自已欺謾的意思使其惡惡如惡惡臭的一般是真心惡他而於惡之所在務要決去好善如好好色的一般是真心好他而於善之所在務要必得這等纔是好善惡惡的本心無有虧欠纔得個自已心上快足所以謂之自慊然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實與不實人不及知我心裏獨自知道這個去處雖甚隱微却是善惡之所由分不可不謹所以君子在此處極要謹慎有是自欺便就禁止有是自慊便加培植不敢有一毫苟且亦不待發見於應事接物之際而後用力也經文之所謂誠意者蓋如此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是沒人看見的去處厭然是消沮閉藏的模樣獨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曾子說小人獨居時只說沒人看見把各樣不好的事件件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也知慚恐却消沮閉藏遮蓋了他的不善假粧出個為善的模樣只說哄得過人殊不知人心至靈自不可欺我才這等掩飾人看得我已是件件明白恰似看見那腹裏的肺肝一般似這等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詐豈不枉費了那機巧之心有甚好處所以說則何益矣夫掩惡詐善如此無益這便是實有那不好的心在裏面自然有不好的形跡露在外面獨知之地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必謹慎於己所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既能慎獨則其發見於外者自無不善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這是門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語以發明上文之意嚴是可畏的意思曾子說那幽獨去處所幹的事人只說無人看見無人指摘可以苟且豈知天下之事有迹必露無微不彰所為善的雖不必求知畢竟人自然曉得所為惡的雖要遮蓋畢竟也被人識破一些掩不得莫說無人看見乃十目之所共視也莫說無人指摘乃十

語頗易曉不復贅

傳六章　此章釋誠意首節正釋誠意是章中二節只是之當誠本節者誠意之驗而結之所謂誠意節　意誠只一冊自欺毋自欺總　慎獨則自欺要承致知後來明知善當好惡當惡矣而不逢用其力以好之惡之豈不是自家欺瞞自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二句即申承自欺要往務決去求必得上說又要說是意念上決去必得非在事為上務決去求必得也此之謂承言之可見毋自欺便是自慊無兩意不可以毋自欺為誠之計機為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究竟字皆可見非是毋自欺之上又先有一段慎獨工夫不曾說毋自欺息盖毋自欺者是臨狀其獨知之念故君子欲誠其意必於獨知處則之而防其欺也所云獨正指自欺之自慊所云誠正者前之動幾微而防其欲誠驗也然自慊不可以成功求慊不故又不可以戒欺求慊乃誠意之功而慎獨又是戒欺求慊下手用功之要此最緊說欠融會處

小人雖引小人來說只是言其自欺之弊以見獨之當慎不是君子重以為戒以其為不善無所不至豈不是自欺蓋使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則見君子亦不厭然矣自知而不自欺之竟不免有掩著之勞肺肝之見此何答其不自慊此謂誠於中必形於外自欺之弊一至於此故君子欲誠其意必須慎獨而防其欺也此句講家屢要体認是以本節申上文之必慎獨個初不生荷因小人之功夫合在上慎獨一句後慎獨不謂對說者只所得極精何必今詳解

手之所共指也幽獨之中不可掩一至於此豈不甚可畏乎知其可畏則慎獨之功自不容已矣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這是說能慎其獨的好處胖是舒展的意思人若富足了自然用度充裕而華美其屋人若有德自然誠中形外而華美其身蓋有德的人他心裏沒些慚怍便自然廣大寬平其發於四體亦自然從容舒展身心內外之間渾然是箇有德的氣象所謂德潤身者如此然德自誠意中來所以為學的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必到那自慊去處則德全而有潤身之效矣這一章是為學工夫極要緊處蓋克念作聖罔念作狂與治同道與亂同事都在這一念上分是箇初發動的機括誠不可以不慎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正心修身的說話身有的身字當作心字忿懥是心裏忿怒恐懼是心裏畏怕好樂是心裏喜好憂患是心裏愁慮有所是有那一件事在心裏執着如不當怒而怒或雖當怒却又怒的過了着這一件忿怒的事橫在胸中便是有所忿懥下面三句都是此意曾子說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蓋言心是一身的主宰而心體至虛原著不得一物一有所著則心即為所累而不得其正若在怒的一邊而有所忿懥則心為忿懥所累而不得其正矣着在畏的一邊而有所恐懼則心為恐懼所累而不得其正矣着在喜的一邊而有所好樂則心為好樂所累而不得其正矣着在憂的一邊而有所憂患則心為憂患所累而不得其正矣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乃心之用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但四者在人本有當發之則若能隨事順應而各中其則事已即化而不留於中則心之本体湛然虛明如明鏡一般何累之有惟其欲

何非只就本節意體會不出處○此承誠於中形於外或謂善之誠於中形於外固於本文不類如謂惡誠於中亦不可謂惡不止心之所惡形於外而誠中耶此乃引現成語來證以起君子慎獨之意大意只言隱微之即小人之欲掩之處誠可見要誠於中方形於外於中無幾斯於外無累不然則斷有不可掩且詐者故君子必慎獨而防其欺也。十目節或說此節乃引證小人形外之不可掩不知上節所言小人意甚顯不過以小人來形君子則此節益獨之謹正以著君子之當嚴於獨或說指傳者念慮所動必形之運動而發著莫掩此則言獨以後的事而非謹獨言矣蓋言心一發動處都一念之自知處若無有視之者若無有指之者而人之所共知

物情勝或務之過當而留滯於中如明鏡上着了塵垢一般而是虛靈之體為其所累而不得其正矣心不能正而欲身之修豈可得乎下文視聽飲食之失其職便是身不修處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承上文說人心為一身之主必天君泰然而後衆體從令各得其職若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的心一偏於那一件事牽引去了不在裏面心既不在這裏雖有目也如不見耳雖聽着也如不聞口內雖喫着飲食也不曉得是甚麼滋味蓋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味皆在身之用而所以視所以聽所以知味者皆心也故心不在而衆體皆失其職矣這是心不能正身便不修如此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這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說人心一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則雖視聽食味至切近處而不能辨況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豈能得其理乎可見心為一身之主不能正心者必

若則在此自知之境則此處蓋有十目之所視者在焉有十手之所指者在思及於此真個大怕人其嚴矣乎兩個所字着可味兩個十字正對著獨字而嚴字最可畏也說出慎獨者打緊而此節正言獨之中自有不容欺處。德潤節此節又是從誠意者自慊處一段光景來說而結言意之必誠德的明德上兼說意心身而誠意之效德富亦是譬機也德之潤說是誠之於中而潤身且廣體胖是潤身處而不自心之廣來心廣則全是自慊境界從其自慊而至于自慊則心無愧作方是廣大寬平而無蝎心斯外無樸緊門休自舒泰舒也或將心廣休胖作潤身之實而謂心廣是身之潤于內何等強合然則當未潤身之時可以全之潤于外乎故君子必

不可以修身也經文所謂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者蓋如此君子誠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隨事順應而喜怒憂懼各中其則則心正身修而家國天下皆從而理矣豈特視聽飲食之間能得其正而已哉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修身齊家的說話之字解做於字辟是偏的意思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蓋言一家的根本在我一身此身與人相接皆之所向各有個當然的道理但人多任情好惡不能檢察所以常陷于一偏而身不修也如骨肉之間固當親愛然父有過也當諫諍子有過也當教訓若只管任情去親愛更不論義理上可否這親愛的便偏了卑污之人固可賤惡然其人若有

誠其意亦要體認得好惡在于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今觀三其字當從體前知此則意之切于身心甚明故君子必誠其意故字正在切于身心上見誠其意三字要打轉明自欺而必慎獨○心廣雖然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體驗焉所修之漸也體胖雖尽不得修身然由其胖者而檢察焉所修之漸也此王觀濤之語自是通乎近餘自溟謂心廣即心正體胖即身修又似說得太籠統了。傳七章　此釋正心修身原劃體常說首節為心不正次節為身不修今想之實未融玩首節本文不曰心有所而曰身有所蓋人身之用必由心體上有所主宰方是能修而心之體亦多由身上有所牽制以至於失正故首節先從身有所則心便不

可取處也不該一概棄絕他若只管任情去賤惡更不肯寬恕一些這賤惡的便偏了畏是畏懼敬是恭敬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然亦有個畏敬的正理若是不察其理或有過於畏懼過於恭敬不合乎中道畏敬便偏了哀矜是憐憫的意思困苦的人固當憐憫然亦有個哀矜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憐憫處也只管去憐憫他却又成了姑息這哀矜便偏了敖惰是簡慢的意思平常的人簡慢些也不為過然亦自有個簡慢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簡慢處也只管簡慢他却又流於驕矜這敖惰便偏了人情陷於一偏如此所以好一個人只見他件件都是好的就有不善也不知了惡一個人只見他件件都是不好的就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却能知其惡所惡的人却能知其美者這是平日能用克己的工夫到箇至公至明的去處纔能如此似這等的人世上少有所以說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正次節先說心不在則身遂無檢此正見人之身與心兩下相關最為緊切故遂結之曰此謂云云之祇然分有無味身有之身遂依本文只作身子人心如太虛空空洞洞自是本心的正體設如此身未涉着于應感上則此心寂然太虛空洞之體只如何由不正惟身涉着于應感而有所忿懥恐懼則心體亦偏在喜怒忿懥上去便是不正不正者失却本然之正也還勿作用之不正四則字極緊切。稱體自須云有字或作有物之有所字或作方所之所者來亦太着力矣不知此兩字亦將身等閒字面講休本文謂發自是顯設　說得是心不在焉才只却本体心便是存在外不在腔子裏觀下三句還像或問當實作只是不聞不

諺是俗語苗是田苗碩是茂盛言人情既陷於一偏便隨處偏了都見不得所以俗語說人之溺愛者不明他的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道只說是好貪得者心無厭足他的田苗雖是茂盛也不見得只嫌不茂盛偏之為害一至於此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即上文說偏之為害上看來可見欲齊家者必須先修其身若是情有所偏事皆任意却又感化得一家的人使其無小無大都在倫理之中而無有參差不齊者斷無此理所以說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

這是解釋經文齊家治國的說話曾子說經文所謂欲治其國必

知味矣於本文說察修身而然武學自得詳入自當有益回頭讀人此處極明說修身云非有不是不斷不知味是不能辨其是非可言之別翁不見不聞不知云其此說終覺添入親所欲父父不得修身之中此其操至淺至切者言之尚且不檢推之一身之衆竅復何有得其宜哉

此節繼承上二節求身之與心須說得篇借上文意而不說上文方是盡然使等項與不其不聞等項體是借個常情以形容身心相關切處非謂修身正心工夫專在於此也

傳八章　此釋修身齊家首二節總言身之不修而家之不齊蔽在其中末節反言以見身之不可不修首二節爲身之下修二節爲家之不齊而發末特以證人情之蔽而以莫知子

莫知苗碩繁不察覺大學之所謂齊家專在謹于好惡之不然矣又或謂二節通是身之不修而家之不齊皆在其中則看來亦不然大凡人之處家於好惡上大小間輕重是非之際靡無私眡親愛敬畏以不偏之情齊之乎一家此個謂之修身而齊家者皆情之所之於凡親愛敬畏情偏于一偏而好不知其惡不知美有如諺所云莫知子之惡莫知苗之碩此是身之所以處一家者猶親戚不齊節非所以齊家道故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之不齊此當在三節身不修內說得不必到底所謂偏人於一家之中有美而當親愛者又察其其中或有惡而不終乎好是非親敬存之好以齊其家矣一家之中有惡而當賤惡者又求其惡中或有美而不終于惡是能公其身之

先齊其家者當何蓋家乃國之本若不能修身以敎其家使一家之人有所觀法知能敎訓那一國之人使之感化決無此理所以在上的君子只修身以敎於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則身雖不出家庭而標準之立風聲之傳那一國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各盡其道而敎成於國矣所以然者何也蓋家國雖異其理則同如善事其親之謂孝然國之有君與家之有親一般這是親的道理卽是那事君的道理善事其兄之謂弟然國之有長與家之有兄一般這是兄的道理卽是那事長的道理慈愛卑幼之謂慈然國之有衆百姓與家之有卑幼一般這慈愛卑幼的道理卽是那使衆百姓的道理夫孝弟慈是三件君子修身以敎於家的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敎自成於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這一節是承上文說見孝弟慈之理是人心原有不待強爲意思康誥是周書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小兒武王作書告康叔說爲人君者保愛那百姓須當如慈母保愛那初生的小兒一般曾子引此詩而解釋之說初生的小兒不會說話要保愛他怎能彀曉得他的意思只是爲母的愛子之心誠切懇至以其誠切懇至之心而忖度赤子之意雖不能一一都合着也不甚遠矣然這個保赤子之心人人自有不學自會幾曾見爲女子的先學會了撫養孩子方法然後纔去嫁人可見皆出於自然而不待於勉強也夫慈幼之心旣出於自然則孝弟之心亦未有不出於自然者但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所以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在是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這一節是言敎成於國之效仁是以恩相親讓是以禮相敬一人指君說貪是好利戾是悖理機是機關發動處僨是覆敗曾子承

惡以齊其家矣推而至于國敎家於其好之類也至于敖惰之惡之類也惟其好以知惡亡以知美不至于辟則廉其好惡于家庭者無偏私不齊之情在家人各以親愛之分而服於于其身見身之既修家亦何不齊之有惟夫辟於親愛畏敬哀矜而好不知其惡辟於賤惡敖惰而惡不知其美者無以齊一念之愛憎因是以齊一家之決然辟無以齊一家已是非家不齊徒作辟字上而辟字全在不知上不知又自之其所三字上來故是偏于爲鑑情是辟于爲猜近來無因以指失正之宜有征而不返之意下謂太重此條歸於誠正之後只是意根心休上路界當此有我放情之所之不能無偏則處又曰知其知惡不是兩時節只是當休有好惡當休有矣

既知其只是有所之處所以虛心無之君定要於好處未惡處爲下矣已落在所失此全從無其來後日辟後語所以下節高而此節高偏之實亦勿以其字下思爲好而不知其惡其知其美爲惡而不知其美此特引個人情之所共蔽者以爲證原非指定於家者身上說大意只明從愛推到令賢昏人情所蔽大率類此又安整其察於好惡之宜以齊其家也

此謂爲身修始便是身不修而家不齊便在中故卽反結之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傳九章　此章釋齊家治國從治國節數上許言治國在齊家下尾引詩以咏嘆之上段細分之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提起之是一章之大旨以下者所以示治之命下節是言敎還之

上文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既本乎一理又出乎自然人若果能以仁敎於家使一家之中父慈子孝雍然有恩以相親則一國之爲父子的得於觀感也都興起於仁矣能以讓敎於家使一家之中兄友弟恭秩然有禮以相敬則一國之爲兄弟的得於觀感也都興起於讓矣若爲君的不仁不讓好利而取民無制背理而行事乖方則一國之人也都倣效而悖亂之事由此而起矣夫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可見上以此感則下以此應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止遏不住有如此所以古人說道一句言語差失便至於壞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時便能安定其國正此之謂也爲人上者可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端而躬行仁讓以爲定國之本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

帥是帥領令是政令恕是推己及人的道理藏是存喩是曉喩此承上文說堯舜之爲君存的是仁心行的是仁政是以仁帥領天下也那時百姓看着堯舜的樣子也都感化相親相讓而從其爲仁桀紂之爲君存心慘刻行政殘虐是以暴帥領天下也那時百姓看着桀紂的樣子他也都效尤欺弱凌寡而從其暴卽此看來可見人君一身是百姓的表帥上行下效理勢自然若使人君所好的是暴而出令以敎天下者都是仁這便是所令反其所好了那百姓有誰肯從他惟其如此所以在上位的君子雖敎人爲善去惡是其職分必先反求諸其身自家有這善然後責成人使他勸勉于善自家無這惡然後說人不是使他改正其惡這是推己及人恕之道也然後人纔肯順從我我纔能曉喩得人若自家不能有善而無惡却要責人之善非人之惡這便是存乎己身者不恕了如此而能曉喩人使之從我爲善而去惡決無此理所以說未之有也

理[illegible]齊家教家　[illegible]仁一節是言必能教家乃可以教國故首國而凡結上文也下文不但結分說齊治處乃是推廣之以一樣其心為誠推心為恕推己及人便是恕無別而已治國須此乃先言治國之所以本于齊家非是出于齊家以治國也其實不可教不能修身治教于家故不能以教國人使各能教家自能教國故後承之曰若于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不出即不外之意蓋不外修身齊家但其教自成于國只渾說說使人知所以不外教家之理以教之則役下三句或云不出此一節而化行所何若說而竟殊者三句只說家國一理正是推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由非即指此為君子教于國也孝者所以事君不是移孝作忠蓋人心只是此理流行能以孝事親則所以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曾子說看來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所關一家之趨向一國之所瞻所繫人君不能修身而教於家必不能教於國故人要治那一國的百姓不必遠求只在乎修身以教於家而已蓋齊家是治國的根本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前面釋齊家治國之意已盡此以下又引詩而咏嘆之以足其意詩是周南桃夭篇夭夭是少好貌蓁蓁是美盛貌之子指出嫁的女子婦人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宜是善詞人說桃樹夭夭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興女子之歸於夫家必能盡其婦道以孝事夫子以敬處妯娌以和待下人以惠而一家之人無不相宜者曾子引之說道為人君者必能處得那一家的人個個停當如此詩所謂宜其家人方纔可以教那一國的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家也

事君之理即此而見也如水與波弟精其名而不離其体像像此

康誥節不但驗慈之根心亦正見慈所以使衆[illegible]說[illegible]文當以是孝弟慈也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何也以其根于心之誠也[illegible]慈之一件推諸心如保赤子[illegible]也而曰如保赤子不過如之以一點其心足有盡其所以保赤子者心誠求之只是保赤子之主張誠字只心中真切處不於意求也只是自然而然所謂根於誠之不容已也凡為母者必誠其意最要其求之求赤子之欲也然後好惡亦得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也見求赤子者自中之以不學不慮之良而初心無有不合者以赤子之心而求民豈有不中此中者此慈之所便衆也則孝可知弟亦可知

不然家人且不相宜何以教國人乎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小雅蓼蕭篇曾子又說一家之中有長于我的是兄我能盡其恭敬而奉事之盡得為兄的道理常常愛我這便是宜兄有少於我的是弟我能盡其友愛而撫恤之盡得為弟的道理常常敬我這便是宜弟曾子引之說道為人君者必能善處自家的兄弟如此詩所謂宜兄宜弟然後可以教那一國之人使之亦有以宜其兄弟也不然自家的骨肉尚不能相容又何以教國人乎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是曹風鳲鳩篇儀是威儀忒是差錯曾子解釋說四國是四方之國詩人說人君一身所行的威儀沒有一件差錯便能表正那四國的百姓而為下民之觀法曾子引之說道為人君者必是自家為父能慈為子能孝為兄能友為弟能恭所行的件件都足以為人的法則如詩所謂其儀不忒然後百姓每皆取法他為父也去慈子也

一家仁[illegible]至一而無一[illegible]故成教之義全而而無猶一家仁何以下言仁出家而成教于國下以[illegible]言只要推出机之一字則可一家仁讓俱要本身修來孝弟慈之有諸以相愛處為仁孝弟慈有文以相接處為讓興起則感而感動而發一人指君[illegible]只是行出一[illegible]又仁讓勿分言[illegible]處重其貪戾處說机發動所由也發動有所速意發動所由有[illegible]微意謂机是弩牙發矢于自然之外也由于分寸之机發動乎一國也由于一家一人其机至速而其所以發者微故曰其机如此也[illegible]指上六句此謂一言僨事證亂机也一人定國証治机也二句是古語引來但取其與机意相近不必脗合但如單一句題一言當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照一言不合理敗

去孝兄也去友弟也去恭而四國無不正也不然自家一身且有乖忒又何以正國人乎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曾子既引三詩又總結說道三詩所言雖有不同皆是說治國在齊其家之意然則人君欲治其國者可不先齊家以為之本哉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這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的意思下老字是指父母上老字是盡事父母之道下長字是指兄長上長字是敬事兄長之道興是興起恤是憐憫孤是孤幼倍是違背絜是度矩是為方的器具曾子說經文所謂欲平天下在先治其國者謂何蓋天下雖不同之心人心無不同之理惟人君之倡導何如耳如上能以事老之道孝順自家的父母則國人便都興起於孝而善事其父母矣上

[illegible]事一人亦指君能勉强修[illegible]風化則足以底定一國僨事關係定國[illegible]重

堯舜節上言成于國之机此從人言君子欲教國必先修身齊家乃可以推以及人而成教于國所謂恕道不從以上只此言君子當以恕道[illegible]是當然之義只後句于以下此天下以仁以仁去帥天下以是以不仁[illegible]民便從此桀紂從將桀紂以民可封比屋今家其所好是所令者仁所好者暴也不可兼今欲好仁求為人非諸人正是今宗有諸己求諸正惡人有字而後字玩推例云不[illegible]求人之善也有善于己而後用今以求諸人不是非人之惡也無惡于己而後出今以非諸人此即所謂恕也所藏乎身不恕只有大全說得明大全云所藏乎身不恕無可推以及人

能以事長之道恭敬自家的兄長則國人便都興起於弟而善事其兄長矣上能憐愛一家的孤幼則國人也都如君上一般憐其孤幼而無有違背之者夫這孝弟慈三件上行下效如此可見人心之理無不同也一國之人心既無異於一家則天下之人心又豈有異於國乎所以在上的君子因此有個絜矩之道度其必同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得遂分以自盡而無有不齊就如那匠人制器的一般度之以矩而使其無不方也這絜矩是平天下之要道解見下文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是憎惡心裏不欲的意思曾子解絜矩二字之義說道人之相處有在我上面的有在我下面的有在我前後左右的其心都是一般假如上面的人以無禮使我我所不欲也便以我的心度

也蓋此絜知己所以然人之施於人不可以及人處亦此處推己處人無異乎己有絜于己則不能治己何以治人故曰無可推以及人喻諸人而求諸人非諸人之次俱指國人不樂家人宜其在修身內故治國由此結上文亦當帶修身在內使治國者伸修身以齊其家也又帶結上文證以人宜家之謂則與總文治國先齊家同耳

詩云三節上論道理已盡了此又三引詩以咏嘆之令人躍然深得齊治之理有所觀發國一家之齊所以出宜家人兄弟而求教之好惡習染之化使其人亦知刑于之義宜兄宜弟是志俗之化緣有蓋綱之足以發國人亦知父子之義宜其父子兄弟足法是其子之身足為父也蘇云之發足法于家人而後民

是在下面的人卻他的心與我一般亦不敢以無禮使之如下面的人不忠事我我所惡也便以我的心度在上面的人卻他的心與我一般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往前後度量或在我前面的人我惡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前人之加於我者而先加於後在我後面的人我惡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後人之及於我者而施及於前以此心往左右度量或在我右邊的人我有所惡使不以此交之於左在我左邊的人我有所惡使不以此交之於右這是將人比己體之無不周以己處人施之無不當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就如那匠人之制方器度之以矩而無有不方的一般所以叫做絜矩之道人君用此道以治天下則天下之人雖有萬衆不齊而於天下之心皆能一一不拂天下有不得其平者乎上文所謂君子有絜矩之道者蓋如此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之父子兄弟法之爲慈孝友恭也道皆合道意出只宜平平看詩出來嗟歎嗟歎出三節分明有用于齊家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不而只言事三詩意結綴經文如六節三詩是家國之意而觀之此經之齊治國在先齊其家也式作通結上文似重複了

傳十章　此章釋平天下在治國通章只是絜矩而與民同欲一何謂得一章之旨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絜矩於好惡之間自樂只至赫赫則言能絜矩與不能之得失而要其歸之幾嘗殷以下有所存勸戒絜矩而與民同欲其中間有公財用好人之一章發宜通在生財之本文申言財之當公而不可用小人以聚斂亦推廣絜矩之意也

按此財用人朱注原雙承說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篇只是語助辭詩人說在上位可嘉可樂的君子即是百姓們的父母曾子既引此詩而釋之說道君子居民之上有君之尊何以說做父母呢蓋言君子能以民心為己心如飽暖安逸之類是百姓每心裏所喜好的君子便因其所好而好之務要保處使他各得其所如飢寒勞苦之類是百姓每心裏所惱惡的君子便因其所惡而惡之務要除去使他得免於此是君子之與民同其好惡如父母之愛其子一般所以百姓每愛戴君子亦如愛自家的父母一般這是能絜矩的其效如此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詩是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是周太師尹氏辟是偏僻僇字與刑戮的戮字同詩人說瞻望著那南山截然高大而上面的石頭巖巖然雉起如今尹氏做著太師其勢位之顯赫顯然使人也如那南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著他卻乃好惡不公徇上行私以致天下之謗

首務以外貨八節為要則之能絜矩斯在於德先德而用人之能得其人而以守財數節為要財用于用人一昧貪拘泥難通今觀其諸節原不專屬理財者得以在理財八節之中有進節原不專屬用人者得以在用人四節之後宜求良前後言利之不可則而小人則專利之由故並及之意可因此句遂泥作理財因于用人一大規模會參書本連引起宜分美皆屬理財參看屬用人並發分配判為大分為屬兩以上只宜渾融言財用人之間民同好惡不可分析其對是書二節雖云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細看其承上起下意若曰國之所寶不在於當曰有在耳善惡國無以為寶仁人無以為寶此何教上文

這是詩人譏尹氏之辭曾子解說有國家者為民所瞻仰必有常常謹慎凡事要合乎人心若是不能絜矩只徇一己之偏民所好的不從民所惡的不肯依恤致得那天下之人都生怨恨必然衆叛親離而身與國家不能保守所以說辟則為天下僇矣這是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是大雅文王篇喪是失師是衆配是對上帝是天儀字當作宜字監是看著他的意思峻字解作大字詩人說如今殷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了當初殷家祖宗不曾失了衆人的時節也曾受天命為君主天下能與天作對來因他後世子孫行的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人後我周家的子孫就當看著殷家的事以為戒不可像他子孫行的不好這了天峻大之命去留無常難道容易保守的曾子解說詩人所言蓋言為人君者若能絜矩

不專利之寶也惟善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此兩句便是承下文要人之義山發其言尚亦有利之似言有容於之大臣何于孫黎民亦有利之又何必如外本之非利也當以此三者作上下過脈承似為宜焉

所謂節此所言與須看平字從平字生蓋平者均平也有一夫之不獲非平也絜所以為方也方即平意謂天下各得分願而無一夫之不獲也孝弟慈只引起人心之同然耳三民字註皆主國人看來國與天下之人皆可稱民時講者是以句每云觀國人之心不異于家則知天下人之心亦不異于國殊說得太拘蓋下文絜矩乃是推我之心度天下人之心非推國人之心度天下人之心也只照註云所以觀之同可以度人心之同矣

而與民同其好惡便得了衆人的心為民父母而得國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一己之偏便失了衆人的心為天下僇而失國蓋信乎峻命之難保也有天下者可不兢兢業業所以得人心而保天命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慎是謹慎德即經文所謂明德財是貨財用是用度曾子說觀上文說的凡天命人心之得失皆由於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如此可見有國家者第一要緊的是修德所以在上位的君子雖事事都該謹慎尤先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工夫以謹慎在己之德不使有一些忽略暗昧則己德克修而絜矩之本立矣既有了德那百姓每個個都感化歸順豈不是有人既有了人那百姓每所住的地方處處都屬了管轄豈不是有土既有了土那土地中所出的諸般貨物自然都來貢獻豈不是

是以得人好惡之道也此言心下文所好所惡之心是即道字內有許多話推在如一文公財用人事其重以君之心度盡天下人之心而絜矩使各得分願是所以爲方即所以絜矩也所絜矩此所以爲絜矩模樣不拘究乎天下者也上下亦不作惡恆於言上下前後左右者亦欲明分義盡絜矩所以爲方得上下四旁均有一方缺陷便是不得其平惟令上下前後左右皆度以所惡之心而勿施好惡得剛四方而無有一方不平者此方是絜之絜矩人各所願總只是一个心而六個無以乃且要之推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衆只顧此以好惡能絜矩之得有己之父母之下子好子所好惡子所惡君子爲民父母亦宜

自由既有了財用國家所當的諸般用度自然足以供給這不是有用嘗在德深得則民心自歸其得衆得國而有財用理之必然者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是根本末是枝末承上文說有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用可見德是爲國的根本第一緊要的財是日用之不可闕而有德則自然有財譬之草木根本既固則枝葉自然茂盛但當培其根本可也夫知德爲本則在所當先知財爲末則在所當後矣君子之所以先慎乎德者其以是哉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爭民是使民爭鬬施奪是教民劫奪大德既是本乃所當重財既是末乃所當輕者或將這德來看做外事不思謹持將那財來看做自家的專去聚斂百姓每見在上的人如此也都倣傚人人以爭鬬爲心劫奪爲務就如在上的教他一般所以說爭民施奪這

然好惡不止一端凡有便于民者所好也有不便于民者所惡也好之必使之得惡之必使之去此之謂民之父母就民愛之如父母愛民如子是絜矣節彼南山以好惡不能絜矩之失言言之有國即指有天下者言不可以不慎承上來大節尹卿士尹爲民所具瞻况有國者一有好惡天下皆知以議其好一有惡過天下皆之以攻其惡豈可不鎮靜而凡匿好惡之原廣好惡之用者一機之乎勿循定好惡則民令下慎修及公財用人之實方殷之節此總上二節而結其意未喪師未失人心也言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今自己喪師而不克配可知故峻言天命不易保而於人所當鑒也惟鑒於上下心而道得衆二句言道

是財貨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承上文說外本內末民便爭奪民既爭奪必致離散可見義與利不可並行民與財不可兼得若是外本內末聚財於上財雖聚了却失了天下的心那百姓每都離心離德而然叛之未有財聚而民亦聚者也若是內本外末散財於下財雖散了却得了天下的心那百姓每都同心愛戴而自然歸聚未有財散而民亦散者也這兩樣孰損孰益有天下者當知所辨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言是言語悖是逆理不順理貨是財貨曾子承上文說財散則民聚其實民之聚者財不終散財聚則民散其實民之散者財不終聚就如言語一般若將不順道理的言語加於人人定也把那不順其道理的言語來回我是悖而出者亦必悖而入也若那財貨是暴征橫斂不順道理取將進來的終須也還被將出去保守不

程子曰德結上文之意財貨之不可得依德結上文得衆則得國之王失衆不復王亦以好惡財利衆得國業創業守成成功是創太甲是守先慎乎德承上文來惟國之得失由乎衆之得失則有國者烏可可以不慎乎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即明德之意勿令私欲存於也先生當承慎好惡來不富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從德而德者尤好惡之原故好惡未行而先清其好惡之原是爲先慎有德此有人君人公好惡在內有德則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而有以通天下之志同然人之欲故能絜矩以公好惡而得人心也四也字即此便有不得使求也有人有土俱兼可之保之與得衆得國如云人向必聚其土而來歸人永戴亦宜

得是悖而入者亦必悖而出也不義之財終是難守的有何益爲人君者豈可以財爲內而不知所以貴其德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前說先慎乎德則有人有土是能絜矩的外本內末則悖入悖出是不能絜矩的這一節又總結其意康誥是周書篇名命是天命道字解做言字武王作書告康叔說帝王之天之命或去或留不可爲常曾子解說道一句話是說爲人君的若能絜矩而散財以得民心便得天命所謂得衆則得國也若不能絜矩而聚財以失民心便失了天命所謂失衆則失國也天命不常如此人君誠欲保之豈可外本內末而不知慎德以盡絜矩之道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此下兩節是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楚書是楚國史官記事的書寶是貴重的物楚書說楚國王孫圉聘于晉晉大夫趙簡子問他說你楚國中有甚麼寶貝王孫圉對說我楚國也沒有甚麼寶

土於不失土之所入君即財所之所出者即用財指府庫用度總貫人土財用一時俱有特略次言之耳表了凡且慎字直從親德生來蓋會國際與收羅得從上人而亦好惡應無不自拱也王觀堂曰不可以不慎德不爲可就作絜矩慎德在家前一衣先矩是主道慎德是大德也然慎德即絜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聚之耳德者既此節承上起下不是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只是說德爲乎天下之本財爲乎天下之末重德要觀上文來所要云德爲衆務之所從出財爲有德之所自致而言所以爲德不但是以凡絜矩公好惡以致人上財用皆乎慎德誠能財一不使不宜者引以要遂國

凡金玉珠石之類皆不以爲寶只是有德的善人能利生民能安社稷便以他爲寶也按史當時楚有臣名觀射父能作命辭取重於諸侯又有臣名左史倚相多讀古書熟諳典故使主君能保先世之業故楚國寶之夫楚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是能不外本而內末者矣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母舅名狐偃字子犯亡人指晉文公說在先晉文公做公子時避驪姬之難逃出在外故稱亡人後來文公遍歷曹衛齊楚至於秦國到秦國時他父親獻公薨逝秦穆公勸文公興兵復國以爲晉君舅犯教文公對說我出亡之人不以富貴爲寶只以愛親爲寶若是不痛父之喪而無哀傷思慕之心却只興兵爭國便是不愛親了雖得國不足爲寶此見舅犯之所寶不在得國而在仁親是亦不外本而內末者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

叙亦不遠不宜
近世儒問曰民之好惡固多端獨財貨一事是其最不可遷者能舍其主好惡之公否者亦多端唯聚斂一節是其最易溺者故舉以爲言
外本內末以下三節言不能絜矩之失德在性分內外之財是身外物故內之外之只是外內只存在心裡爭奪二字略有淺深爭而不已必奪也爭民是使民爭鬭也施奪是民劫掠也此爭奪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則是民皆叛亡去不是財聚則爭奪
王親睿曰施者布散之意大君以一大奪化成天下奪其不是施奪不爾教字簡明說亦好
財聚施此言內末者之不能有其民也與有人有土反看上句重下句帶言法云爭民施奪故

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是秦穆公誓告羣臣的說話斷斷是誠一之貌技是才能休休是平易寬弘的意思彥是俊美聖是通明不啻譬做不但媢疾是妒忌違是拂戾殆是危曾子以平天下之道要緊在於公好惡用賢才而欲賢才之進用又須得一個好大臣付之以進退人才之任然後用舍得宜而國家蒙利也故引周書秦穆公之言說道我若有一个臣斷斷然真誠純一他也不遠一己的才能只是其心休休焉平易正直廣大寬弘能容受天下之善見人有才能的則心裡愛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般見人之俊美通明的則其心喜好之肫肫懇切不但如其口中稱揚之話而已這等的人着實能容受天下的賢才沒有虛假若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在位展布效用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得好必能保我子孫使長享富貴保

民散去等帶則離心解休流亡鬭亂故民散則一二民依在爭奪之後仍出又在散之後仍二層此最緊得其財散是不緊斂非必分人以財民聚只是歸心不必近說深來
言悖而出又言內末者之又不能有其財也與有財有用反看上二句雖引起下二句據大旨以言之出入明悖之出入間言字意以說或問著有進命喻民有難解此例說話亦可但恐民何敢以悖逆之言入于君只是悖逆之說至于悖出則不但民自相爭奪爭字君矣可見悖財聚民散竟民之敢於財不終聚而悖出人至亦何利焉
康誥節或作申文王詩道上文意以作承上五節而起下楚節亦不可專以貨財言只宜作通承上文而言善則得失而

我黎民使長享太平而社稷受無窮之福寔不庶幾有利於國哉若是個不良之臣只要遂自己的才能全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有才能的恐他強過自己便妒忌憎嫌見人是個俊美通明的便百般計較拂抑阻滯使他不得通達這等的人心私量狹窄是不能容受天下的賢才若誤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壞了如何能保我的子孫使他長久又如何能保我黎民使他安樂亂亡之禍將由此而致矣不亦殆乎危殆哉人國家之治亂係於大臣之公私如此則任用大臣者可以知所擇矣然必人君自公其好惡方能擇任公好惡之大臣而誠意正心之學又自公其好惡之本也欲保其子孫黎民者不可不知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放流是發遣迸字與屏逐的意思四夷是四方夷狄之地曾子說那

能絜矩公好惡而不專貨財如合上五節看則只作承上五節而言者承愼德承不善承外本求得失有人有土末失求民散出衆叛此意俱實且好惡承言之如本文善不善緒言或深言不勞得失只宜命上說不宜入民字謂天得失只在民心上見似不自然二句又須緊連說方帶之意二則字正是使惡之機今說此節多隨簡不分明參詳之以爲高明
二節媢疾反又別不外本末之意若宋說以承上意意大全許白雲亦曰此兩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之敘今如播上大節出題出二節如後准看述下文從詩以之發而總言已矣楚國無以爲寶指白珩指舅犯之文王亡人以仁親

妒賢嫉能的人若是用他在位害人必受其害縱是不用只與他同處在一國他也會造謗生事陷害善人不可不遠之遠去他人君常於私意姑息了他所以國家終受其害獨是仁德之君至公至明見得這樣人爲害不淺所便放棄流徙之驅逐在四夷遼遠地面不許他同住在中國以爲善人之害其深惡痛絕必除根而後已這正是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仁人之心至公無私如明鏡之不混於妍媸如權衡之不爽於輕重故能使彥聖有技之人皆得盡其才而媢疾之害不及於國家蓋好惡之極其公而能絜矩者如此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字當作慢字過是過失曾子說賢人能利國家舉之不可不先也彼人君之不知其賢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賢人却不能舉用或雖舉用又持疑延緩不能早先用他這是以怠忽之心待

寶爲寶則引以語意不返國便是仁親者國則是孝父之死而以爲利此心便危而不仁矣不是寶而親相
國語楚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于寡君此楚國之寶
記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亡國恆于斯得國恆于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以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此節引起下仁人愛惡舉錯三節出俱是責者知所進一个臣是以能保子孫論斷

賢人了豈不是慢不善之人妨賢病國去之不可不速也彼人君之不知其惡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不善的人却不能退黜或雖退黜又優柔姑息不能逆諸遠方是以姑息之心待惡人了豈不是過失夫好善而不能用則何貴於知其善惡而不能去則何貴於知其惡故人君之用舍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後可此曾子立言之意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前面說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是盡絜矩之道的見賢不能舉而先見不善不能退而遠是未盡絜矩之道的這一節是說不仁之人與絜矩相反的拂是違拂菑是災害逮是及曾子說那讒邪亂政的惡人是人所共惡的本該退而遠之却乃愛其便己之私反去信用他這便是好人之所惡忠良爲國的善人是人所共好的本該舉而先之却乃嫌其拂己之欲反去疏棄他這便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乃人生的本性今人之所惡却去好他人之所好

只說一个大臣乃民生之所以安危人才之所以進退者存有亦是設爲異聲之詞斷斷分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分而形容其無他技也斷斷誠一之貌誠一不可說在心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然爲故曰誠無候戒故曰一即此便是無他技他字宜說高大臣自有休增一分技能便添一分休故曰他他者外之之詞此何總就貌言故下以其心二字轉語其心二字略讀休休爲其如有容焉作一句讀休休即形容其有容也休休有落落莫莫不可思議之妙故說淵其容受之範而萬曰其如耳有猜測不考擧倫從人備多以大不自已出爲嫌今曰若已有之是不以才不自己出爲嫌也心之所好口必揚之然口之稱揚有限而心之深契無窮故曰不啻若自其口出爲能

容之德亦有技彥聖是也今人作議爲議非是以能者以此故能世寶引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作一句黎民尚亦有利哉作一句此說尚亦字渕白娼嫉即是惡之當以惡之對違之娼嫉對俾不通猶言其惡之也不勝娼嫉之至其違之也俾不通達而後已不啻若自其口出深于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亦深于娼嫉以惡之言因其賢而以小而待之與也

唯仁爵此節用人能絜矩之得也仁人是至公無私者故流之是不使在朝廷也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又不使在內地也此謂一句猶孔子成湯不必拘常說亦勿云所愛者常賢利國之人所惡者妨賢病國之人似太粘皮帶骨須宜作放流迸逐上見如云愛人而不使惡人得以間其志惡人而不使善人

却只照他行不從衆人之所好是拂人之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將見丧家敗國而災害必及其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此也蓋好惡乃人君最要緊處若好惡不公舉措失當不止民心不服亦且那愛民的都去了害民的都在位天下受其無窮之禍毒既流於天下怨必歸於一人乃自然之理也好惡之極其私而不能絜矩者如此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是有位的人大道即是絜矩之道其端發於吾心而其爲用能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是箇蕩蕩平平的大道理曾子承上文說人之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這絜矩的大道其得其失只看他存心何如蓋必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無違則一心之中渾然天理於那好惡所在纔能以己度人而不差推己及人而各當使得了這絜矩的大道仁人所以能愛人能惡人而爲民父母者此也若或驕焉而矜誇

自尊泰焉而縱侈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障蔽於那好惡所在不惟不肯同於人且將任己之情拂人之性而流於偏僻之歸矣豈不失了這絜矩的大道不仁之人所以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菑逮夫身者此也其得失之幾如此欲平天下者可不存忠信而戒驕泰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生是發生疾是急忙的意思舒是寬緩的意思曾子說財用乃國家首務所當經理發生使常有餘而所以發生之者自有箇正大的道理蓋貨財皆産於地若務農者少則地力不盡財何從生必嚴禁那游惰之人使他都去務農是生之者衆凡官員人役的俸祿都出於百姓所供給若冗食者多則錢糧未免虛耗必將那冗濫的員役裁革了惟是緊要不可省的方纔存留則冗食者少百姓易於供給這是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若差使不時便誤了他的農事須輕省差徭禁止工作纔不得已而用之民亦必待冬

得以被其害故曰能天命之以上小人所以安君子之所以去不容見賢二節也與下節見用人不能絜矩之失以上至節連着乎而未仁者下節及不仁之人俱作一樣人說國命必至于拂人之性似與前節用其直即謂知所賢所察賢之臣不齊即妨賢之臣以爲將皆且之心而待天下之賢故曰命即命慢之意或曰即怠緩之意非也以愛務不斷之心而待天下之不善故曰過蓋此等乃將就待之是寬緩了如云過矢也或云過厚以待不肯非也○人之所惡即不善人之所好即賢好惡拂人之性則人心離天意去失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弒國亡菑必逮夫身

大道節是故二字總承上好惡公用人來君子指平天下者只以位言之未便是能絜矩者

蓋下文仍有驕泰一邊也有字亦未便是能有了只是說有位的有此道道即絜矩也好以天下理以天下故曰大道全在所謀者約而所及者廣見其大法兼修己治人說治人邊修己藏言必忠是必定如此忠信驕泰俱屬心忠信真心也驕泰是妄心也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己字以心言物字以理言如爲子而盡其欲孝之心是忠爲子而循其當孝之理是信蓋忠者衷也由衷不欺之意也若不盡心便是自家欺瞞了信者實也以實不浮之意也若不循理便是虛浮不實蓋忠信如何得大道蓋盡心者不欺其好惡絜之心循物者克持其當好當惡之理故得大道所謂絜忠做恕不出也驕者矜高不肯卑只泰者以盡其心泰者侈肆又放縱不檢不循物理正與忠信

閒農隙之時使百姓們都得以盡力於農及時用作這是爲之者疾財用出入當有定規若不樽節不免匱乏必須算計一年所入之數只爲所用之數務於三年之中積出一年的用度九年之中積出三年的用度蓄積愈多使常有寬裕這是用之者舒夫生之衆爲之疾則有以開財之源而其入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有以節財之流而其出也有限開闢不困於豐儉而府庫日見其盈餘常常足用而不至於匱乏矣這是經國久遠的規模非一切權宜之小術可比所以謂之大道也然則有國者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是生發興旺的意思曾子說仁德之君知道那生財的大道只要使百姓富足不肯專利於上由是天下歸心而安處富貴崇高之位這便是捨了那貨財去發達自己的身子不仁之君不知生財的大道只要聚財於上不管百姓每貧苦由是天下離心有敗

國亡家之禍這便是捨着自己的身子去生發那財貨夫以財發身者本不求財也而民心既得未嘗無財以身發財者本以奉身也而乃至於丧身則財將何用哉其利害之迥絕不待較而知者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是君上下指百姓說終是成就的意思曾子承上文仁者以財發身說在上之愛民仁也民之忠於上義也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有矣若爲人上者輕徭薄賦節用愛民使百姓每都得其所則那百姓每便都感戴愛戴如人子之於父母手足之於腹心各愉忠悃以自效矣豈有不好義以忠其上者哉下不好義固有不終其君之事今下既好義則事使之分明而愛戴之情切把君上的事就如自己的家事一般皆爲之竭蹶趨赴而竭力以圖成矣豈有有始無終使不能成就者哉下不好義而人心離畔固有不

柏又曰桑如何大人君盖驗倖者求聚斂其公好公惡之心若桑者危險遇其當好當惡之理故失大君與鬼信便利人道同心而即道也縱聚斂便失大道非心然即非道体也是一時事生財亦上文已結束十分完了而人情利之心終難救收自此至末又特發下章非是以財爲其而爲之利必必是節大道生財自可參有何者而用聚斂之小人以名節字正是要破除其專利之害以發其公好惡之心何嘗及財哉說者謂理財本于用人殊非本旨此大道乃上節大道中之一道及聚斂小術看生衆爲疾務本也所以開其源食寡用舒節用也所以節其流民生之而財又不以冗食耗之民爲之而財又不以冗用竭之則財恒足有國用要本民衣食工商發而上恒發百

姓足而君亦足仁者以財發身言生財此節言發財非徒生之又散之也有大道以生財須散財仁者保守儒不要有生財大道要發字在發其上與民共散之而身發其身有心聚則不是有以皆財富人未有以爲身理便亦此不仁者發亂求利而也從以發身者而究其之好仁以受其下要見下名者我是好義此忠其上且散財心發財有道發如不敢恩思報恨發家而竭其財君親上之誠使其發事竟在公之發事乃以國其成說如從使犯幾爭是然須聽遠發國歸重守財上如云方出于民貪且不散自愛而必終下之事況財爲於君者也又當者有安養而又利上之財哉厥千使上而嫁木後出以義爲

能保其府庫之財乎今下既好義而民供給於下而君安富於上把府庫的財貨就如自家的財貨一般皆爲之防護保守而長保其所有矣豈有半途悖出使不能終守者哉下之好義而能忠於上者其效如此豈非上之好仁有以啓之也然則爲人上者可不以必仁爲務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畜馬乘是畜養馬四匹古時爲大夫的君賜之車得用四馬駕之畜馬乘是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是什理的意思伐是鑿而取之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冰者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車百輛的孟獻子說畜馬乘的人家自有了俸祿不當又理論那雞豚小事以侵民之利伐冰的人家俸祿益厚了不當又畜養牛羊以侵民之利

百乘的人家他的俸祿用度既有百姓每的賦稅供給不當又畜養那聚斂之臣額外設法以奪取民財比似有聚斂財貨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蓋盜臣止於傷己之財而聚斂之臣則至於傷民之命其何忍畜之以爲民害耶孟獻子之言如此曾子解說孟獻子這幾句言語正是說有國家者不當私利於己而以利爲利則惟當公利於民而以義爲利也蓋以利爲利則失了人心敗了國家未見求利却反有害以義爲利則有人有土而有財用雖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矣人君欲利其國家宜辨于斯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上一節言爲國者當以義爲利此又言求利之有害也長國家是一國的君長自字解做由字彼爲善之一句疑有闕誤其義未詳菑是天災害是人害曾子說長國家者當以義制利而乃有專務聚斂財用者看來是那爲君上的本意要這等做必是有等奸邪小

利如節非以義爲利之意也且財散財者發也參看中財者矣之利也故以下而言發者而申結之非又一意也雞豚牛羊皆役民利也有盜臣則上與後之臣不可有此非取盜臣也只謂二句就獻子之言而論斷之利字根雞豚牛羊聚斂家義字根不察不畜來此二句未說到利字上只論是非不論方以利害言惟子曰義之所安即爲利此句甚精長國國長國家者原不少則何以獨言務財多在由小人欲端其貪欲術以爲進身之階故日以自小人矣敢指君言等之政所謂負其納忠善其任終者也菑是天災遣告之及也害是人害禍亂之生也善者指君子君子斂不得只因小人做壞了天命不可回民心不可挽利爲人欲之私難無其害不當務也

況又有此菑害並至之禍乎義爲天理之公雖無其利猶爲無害況又有修身守財之利乎其之義未嘗不利亦就世主好利之心言之正所以鑒其聚斂之心耳但不專利則與民同好惡可絜矩之道得而天下不足平矣近林於後曰此節一章歸誠意意後存乎公私上下節倒下此謂幾於上此節也義國家室何妨勝上文當以義爲利意如小人同居要語云則所以不畜聚斂之臣也〇按此節句只作闡明上文極正說一陳今日上只論是非不方說到利害亦始依將解能食祿此更合錄之

人欲借此以希寵干進乃倡爲斂財富國之說以投其君之所好人君不察而信用之是以外本內末專務財用自此始矣這等小人若使他治國家則必以聚斂爲長策以掊克爲善謀竭民之財以奉君之欲將使民窮財盡怨讟嗟咨號呼傷天地之和生離畔之心天菑人害紛然並至到這時節雖有善人君子也不救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說有國家者必不可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也這章書可見治平之要只是一箇絜矩絜矩之事不止一端而其大者則在用人理財用人理財皆與民同不私一己便是絜矩然其本則又慎德以忠信又在人君自明其德自誠其意方纔知得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而能以我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此又絜矩之之本也

聖明留意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

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大學卷之一

附劉補物體指南卷之二

溫陵衷一李光縉　校
晃宇楊文奎　三著

天命章　全章可離非道也以上是原道而決其不可離戒慎以下是君子體道之功首為以下是君子體道之極功通章以道字為主

首節釋性道教總是原道所自來何謂性天人原是一理此理流行於於穆之表是謂天之命自天理於穆流行者稟畀在人身上是為人之性易所謂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是也非天有命令而人受之謂何謂道人得天理為性渾然無一毫私欲雜性中天理率其自然之德流為萬物便是日用常行的大路所以叫做道何謂教天命率性理無同然而氣禀不齊故有智愚賢不肖之異聖人把當然的道理為一定法則品節那不齊之氣禀

係修道言

實智脩道下來行道當然之道最不肖全及上去也行道當然之道所以叫做教以後字為主性者道所自出教者道所由成〇道也此非言道則性道教俱包了〇不可須臾離道人不可離道說若說道不當離說於不可二字說不去須以乘殺戒說形起下存省中和須是道性其率于性故欲叙時離之乎而性之体不可離也欲成時離之乎而性之用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也反看以決其不可離是故至慎其獨也俱是君子不離道之功當說以戒懼為不離道於至靜慎獨為不離道於將動此以動靜微然分作兩地工夫貫來虛融近說多以下節不過申明此節不覩不聞節獨也戒慎恐懼節慎獨也此亦一說但與下文未發已發之意終是不甚以宜以戒懼為存養為的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中庸卷之二

中極殿大學士　泰嶽　張居正　輯著
狀元　漪園　焦竑　編次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訂正
書林　影齋　詹亮　重梓

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這是中庸首章子思發明道之本原如此命字解做令字率是循脩是品節裁成的意思子思說天下之人莫不有性然性何由而

得名也蓋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其禀受何異就如天命令他一般所以說天命之謂性天下之事莫不有當然之道何由而得名也蓋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的道路仁而為父子之親義而為君臣之分禮而為恭敬辭讓之節智而為是非邪正之辨其進用應酬不過依順着那性中所本有的所以說率性之謂道若夫聖人所以教化天下教又何由名也蓋人之性道雖同而氣禀不齊容易壞則有不能盡率其性者聖人於是因其當行之道而修治之以為法於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之皆遵道而行以復其性亦只是節其固有者裁之耳而非有所加損也所以說修道之謂教夫教修乎道道率於性性命於天可見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矣知其為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工夫以戒懼慎獨分存養省察的工夫固不得分動靜作兩下亦不得混存省為一下蓋不覩不聞乃是性体不著形跡原於天命之於穆來的本体是如此而隱微獨知則自天性之發妙自當處言乃本体流循中之萌頭道若於大段本体上不能戒懼則於本体之萌頭處又安能謹致慎故戒懼不覩不聞者乃是慎獨底源頭慎獨者則是戒慎以存此心而於此獨知之地少有戒懼未到處則不睹不聞所存之体以隱微顯見而累矣故慎於隱微者乃是戒懼之工夫精密處也從不睹不聞上會本体從其平日戒懼之真機本体會到其機之由起而真機密將本体之益固其君子之所為不須臾離道也戒慎恐懼要認得真不是着意不睹不聞心之真体只常自提醒識得依原

經筵進講

本体而不放逸了便是戒慎恐懼非是不睹不聞的心体一念南身之隱暗至細密然而自露自覺莫有見顯於此着故曰莫見莫顯心一萌学則不睹中迹者有獨覺不聞中忽然覺之隱顯處理欲公私從此明明白了未分路此獨知之境何等所係於此不慎則戒懼所存之天理或流於欲而不覺故君子又必於此審其幾發然遏欲以存理必要在段工夫以合上戒慎恐懼方是不須臾離道首戒節此節是中明率性謂道以率道不可離之意亦欲透出中和以引起下節意只宜以求發為性而以發為率其性不必添出情字只宜知中為大本乃指性道根之意而和為達道正指率性之謂近不必添出德字未發是含而未發是全未

懼乎其所不聞

須臾是頃刻之間睹是看見聞是聽聞戒慎恐懼都是敬畏的意思承上文說道既原於天率於性可見道與我的身子合而為一就是頃刻之間也不可離了他此心此身方纔離了心便不正身便不修一事一物方纔離了事也不成物也不就如何可以須臾離得若說可離便是身外的物不是我心上的道決不可以須臾離也夫惟道不可離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不待目有所睹見而後戒慎雖至靜之中未與物接目無所睹而其心亦常常戒慎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聽聞而後恐懼雖至靜之中未與物接耳無所聞而其心亦常常恐懼而不敢忘這是靜而存養的工夫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一節是說君子於戒慎恐懼中又有一段省察的工夫隱是幽暗之處微是細微之事獨是人不知而己獨知的去處子思說人

於衆人看見的去處纔叫做看見明顯殊不知他人看着自己只是見于外面而其中纖悉委曲及有不能盡知者若夫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形迹雖未彰露然念慮一發則其幾已動或要為善或要為惡自己看的甚是明白是天下之至見者莫過於隱而天下之至顯者莫過於微也這個便是人所不知而自己獨知的去處乃善惡之所由分最為要緊所以體道君子於靜時雖已常戒慎恐懼而於此獨知之地更加謹慎不使一念之不善者得以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於離道之遠也夫存養省察動靜無間道豈有須臾之離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節是合着當然的節度本是根本達道是通行的意思道是道路子思承上文發明道不可離之意說道凡人每日間與事物相接順着便歡喜拂着便惱怒失其所欲便悲哀得其所欲便快

謂與未發何以謂中也且謂之者未入內者[illegible]此性渾然在中不發乃所不偏倚故特以中名君子謂中字是在中之義提起說其多形況作不偏于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則天理自然之節已且下內發而皆中節是率性而動皆妙合於未發之本體無乖戾故謂之和勿出行乎喜怒哀樂之和中如何謂人本性中渾然無纖毫偏倚事萬物的道理無不根本于此中是爲天下大本所謂至靜能生天下之至有至虛能實天下之至實有事物來感喜怒哀樂皆從此出和如何謂達道和是率性而動本此性之妙用以流出來事事物物各得所而不違是謂天下之達道此便見性體之流遍處皆是道就此見之散見處皆屬道故物各合喜怒哀樂皆照此行曰大本達道便包得天地萬物以遂生焉

致中和是一致字勿截然分兩項工夫位育亦是一套事勿截然分爲二看致中和之際兩行應卽是一致中者滿其中之分量致和者滿其和之分量此說較明晰矣但于中和下畢竟要補此發揮方對乎下文似費詞到不如致字徹中和致此中之大本以發爲達道之和本中以達和凡發由爲調燮經綸爲裁成輔相無不中乎當然之節則天地遂得其位而萬物莫有不育者物有當在天地位中蓋天位上地位下卽謂萬物之通而萬物生於天地間者終遂育卽位天地中之形故二句須看作一套且贊襄功化之極知是天命本有的道理率性當爲的事亦卽道之及所必至的地位

仲尼注　疑依近說作衍君子

樂這都是人心之所常有待物來感之時這情未發動也不在喜一邊也不在怒一邊也不在哀與樂一邊無所偏倚這叫做中及其與事物相接發動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一一都合着當然的節度無所乖戾這叫做和然這中卻是天命之性乃道之體也蓋是未發而天下之理皆具凡見於日用彝倫之際禮樂刑政之用千變萬化莫不以此爲根底譬如樹木的根本一般枝枝葉葉都從這裏發生所以說天下之大本也這和卻是率性之道乃道之用也四達不悖雖天下古今之人皆所共由蓋人雖不同而其處事皆當順其理處物皆當合理譬如通行的大路一般人人皆在上面往來所以說天下之達道也大道之體用不外於心之性情如此若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動而不知所以察之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矣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一節是體道的功效致是推到極處位是安其所育是遂其生子思說中固爲天下之大本然使其所存者少有偏倚則其中猶有所未至也和固爲天下之達道然使其所發者少有乖戾則其和猶有所未至也故必自不睹不聞之時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有一些偏倚是能推到中之極處而大本立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應物之處無有一些差謬是能推到和之極處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七政不愆四時不忒山川奠位各得其常而天地莫不安其所矣少有所長老有所終動植飛潛咸有其性而萬物莫不遂其生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而中和之理相爲流通故其效驗至於如此然則盡性之功夫人可不勉哉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小人之反的[illegible]小人之中庸有數字補說其實道唯率於性者爲中唯出於中者爲庸自道學失真其爲偽注於是君子言中庸小人亦言中庸不知惟君子之中庸方爲中庸若小人正與中庸相反者也可言中庸也

次節正指實言君子之中庸是這樣的小人之中庸是那樣的下君子與小人俱止是稱號不必云君子之德小人之心人意只云君子之中庸何如者君子乃時中者也中運於時而不失之謂時本於中是非失之時若小人之中庸何如者小人乃無忌憚者也要方以枉于圍經以枉于權名枉之乎時遂失之乎中非反中庸而何無忌憚處正叙君子之時中故對舉而歸之論中只宜就時中無忌憚發揮蔽者於時中句每入戒慎恐懼以與無忌憚對舉未爲不是但非天下日用各補貼不妨其至矣　至者不睹不聞此依至後以貫致理州行次體隱務與無餘使微至至故費隱說自及其至未章曰至矣前說註云平常之理精微之極致正撥此至于鮮者過不及只可形中形不得至于鮮能字間下知能本文都用引進每章首須用子思立言論頭處接到子曰字不然不似子思說中庸

不行章　首節推不明不行之由下節承上而歎其不察上下一貫意無兩層

首節不行不明屬道道本如江河之行于地今則塞而不行道本如日月之明于天今則晦而不明者說人不能行道明道下本文不顧兩知字此加其故不能擇則不能守矣故智愚稱行愚不能守則過爲賢矣故賢不

仲尼是孔子的字反是違背子思引孔子之言說道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雖爲人所同有然惟君子爲能體之其日用常行無不是這中庸的道理若彼小人便不能了其日用常行都與中庸的道理相違背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時中是隨時處中子思解釋孔子之言說道中庸之理人所獨得而惟君子能之小人不能者何故蓋人之體道不過動靜之間君子所以能中庸者以其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既有了君子之德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能隨時處中此其所以能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靜時不知戒慎恐懼所存者既是小人之心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肆欲妄行無所忌憚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間而已矣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是極至鮮是少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天下之事但做的過了些便爲失中不及些亦爲未至皆非盡善之道惟中庸之理既無太過亦無不及乃是日用常行而其理自不可易乃天理人情之極致盡善盡美而無以復加者也然這道理人人都有本無難事但世教衰微人各狃於氣質囿於習俗而所知所行不流於太過則失之不及少有能此中庸者今已久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中庸鮮能之故說道這中庸的道理就如大路一般本是常行的今乃不行於天下我知道這緣故蓋人須是認得這道路方纔依着去行那人的資質有生得明智的深求隱僻其知過乎中道既以中庸爲不足行那生得愚昧的安於淺陋其知不及乎中道又看道理不甚透不能行的此道之所以

首揭學者誠[illegible]而反說[illegible]
序卑人知[illegible]
者之過中[illegible]
驗依行為之所不必[illegible]
之過乎中也知者過之知[illegible]
之賢者過之知[illegible]
徒愚者與不肖者[illegible]
不但平常[illegible]亦成於[illegible]
私欲不能變化氣質
人莫飲食節承上文過不及而
致其不察非謂所以過不及者
由不察也獨舉飲食言者此夫
子自今切指點人只得道在日
用平平常常與家常茶飯相似
人卻日用不自知當面錯過且
然講中只宜就飲食上說喫之
令正真雖察字外方是講意推
致者非形後者作飲食即道
者亦非飲食微有味觀中字者
尤非道即是中非二物也
道其章　不行只從行上太過
不及說天下平日只是嘆道不

常不行也道又如日月一般本是常明的今乃不明於天下我知道這緣故蓋人須是識得道路方纔行得明白而今人的資質有生得賢能的好為新異其行過乎中道既以中庸為不足知那生得不肖的安於卑下其行不及乎中道又看這道理是我不能知的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孔子又說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雖是他資質如此却也是不察之過蓋道率於性乃人生日用之不能外者其中事事物物都有個當然之理便叫做中但人由之而不察是以陷於太過不及而失其中譬如飲食一般人於每日間誰不飲食只是少有能知其滋味之正者若飲食而能察則不出飲食之外而自得其味之正由道者而能察則亦不出乎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中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行不必總承上章智愚來註由
不明故不行及承上章起下章
等語是子思引此意不可泥入
別章做此
大智章　首句建下正見其大
智也舜之所以為大智者以其
不自用而取諸人也不是取人
之明以益己之明如此似舉人
原有道明而待人益之矣看來
孟子舍與人同意一般盡智者
性之明本無人我形骸之隔舜
之取諸人分明是不見形骸只
見此義理以一心融萬心非若
小智之自私者見故為大智舜
如鏡能照萬象乃見鏡全體也
要認此理但首句且虛說勿如
此發透好問以下相承說問察
所得有善惡則隱揚之而所揚
之中又有兩端則執而用其中
也問聞于人察審于己而好字
要見自然意與人之心與為
為一觸處皆道非好問好察非

孔子說中庸之道因是不明於天下是以不行於天下子思引之蓋承上章起下章之意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前章說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章舉大舜之事以見其能知能行也察是詳察邇言是淺近的言語隱是隱匿揚是播揚執是持兩端是眾論不同的極處中是恰好的道理民字解做人字古民人字同用如先民天民逸民之類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人非明知無以見天下之道理然有大知有小知若古之帝舜其為大知也與何以見之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一人之知識有限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其知便小了舜則不然但凡要處一件事不肯自己造次情我已知道了必切切然訪問於人說這事該如何處問來的言語不但深遠的才加察雖是極淺近的也細細的審察恐其中亦

恐有所不察亦非以[illegible]
可略也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
善見其光明不蔽但是自然而
然非有心好之察善也隱揚字
大智本自不異舜只因取善
併及之耳兩端只就善中有兩
端不兼惡說蓋言之惡者不必
擇矣而善未必中也故亦一條
言此亦一善言與今所可從可
遵之際析參相酌以權衡之執其
兩端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
在執字下用字上持兩端而用
其中是一氣說註云權度以取
中然後用之這不是氣口氣子民
二字輕只帶言如云用民之中
耳或云用而施之於民似多一
層其斯以為舜乎句云其斯以
為舜之大智乎使添設了又新
大智意雖在舜內如云人徒知
舜有文明舜也明目達聰舜也
孰知所不自用而取諸人者舜
之所以為舜乎總承上文說

有可採處不敢忽也於所問所察之中雖有說得不當理的只是不用他便了初未嘗宣露於人恐阻其來告之意若說得當理的則不但用其言又向人稱述其善獎他以堅其樂告之心然其言之當理固在所稱許而其中或有說得太過些的或有不及些的未必合於中也於是就眾人所言之中持其兩端而權衡其度以求其至當歸一者而後用之這至當歸一處叫做中然這中亦只是就眾人所說的裁擇而用之舜未嘗以一毫之己意與於其間也所以說用其中於民大舜大聖人也今之言舜者必將謂其聰明睿知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今觀舜之處事始終只是用人之長無所意必蓋不恃一己之聰明而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故其聰明愈廣不恃一己之智識而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故其智識愈大舜之所以為舜者其以是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孟子說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為帝無非取諸人者亦是此意此一章書於治道尤切為世為君者所當法也

按孔子平日贊舜顏淵者皆
于時等語皆有個中庸其思
在故子思備舉以成書初無
擬列智仁勇及道所以行所
以明意只舜用中于民便見
行了何得獨言知顏子擇乎
中庸亦是知何得獨言行此
等語俱要活看
人皆章　兩段不平重下段看
予智不同上句予是能料事
于未然下句予是能行義理于
已然自負之詞擴所以伏陷
處易覆陷所指予智者知陷
而能知避也顧乃自陷驅而納
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
行險僥倖以取禍敗是其心有
所蔽也要得為智擇乎中庸其
藏日用事物之理言勿說太深
擇便是擇以行之宜終身守之
也乃旋得旋失不能守之期月
畢竟是擇之未精而知之未真
也為得為智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驅是逐罟是網擭是機檻陷阱是掘的坑坎皆所以掩取禽獸者期月是滿一月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如今的人與他論利害個個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是有知則禍機在前自然曉得避了却乃見利而不見害知安而不知危被人驅逐在禍敗之地如禽獸落在網罟陷阱裏一般的自恬然不知避去豈得為知就如而今的人與他論道理也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是有知便有定見有定見便有定守今於處事之時纔能辨別出個中庸的道理來却又持守不定到不得一月之間那向的意思就都遺失了如此便與不能擇的一般豈得為知惟其知之不明是以守之不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右第七章

回之章　運其知于行而行以知今在拳拳服膺上見其能守之篤處擇不爲其知處入一字不虛要從第四章含此來說生賢之知而又能篤得又云回之爲人也明常而勞通過得而無過正是此章擇乎中庸是顏事物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但要講得細依程文使人知得事物合中庸道理然後依而其發于其今萬事各得其性體之散殊必須有從處體驗之功近說擇中庸直作講求性於把下文得一善作合一之說似太混淹擇乎中庸便有行意得字是行得非徒知得也得一善非止一善也一中散爲萬用得一善便守一義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之意能守固是守之以心却不是空空在心頭終身所擧放處不一寢時守在心頭失處時豈不見諸行事乎服卷無取捨

感常合而常不違也故得曰將是滿前只是借字

天下章　上三句輕只是以天下所難以爲難者形容中庸不可能其不必以智仁勇三德入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亦說不得倚於一偏宜依舊說云不論其均之盡善與否第曰均之而已則偏安小康亦名曰均可能也下一句放此中庸不可能不可看深做雖能說中庸易知易能何難之有只是須帶識爲意氣化立于有過無過之間得乎而不能之妙方可得而能不然而稍涉意便入於皆之過若稍有之気意便流于過不肖之不及故曰不可能

問強章　全兼南北之強俱陂只重末節

三與字不是詰其自擇擇得抑而已爲歸重末句而強字不必添當字蓋南北之強俱是偏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是孔子弟子姓顏名回擇是辨別善即是中庸之理拳拳是奉持的意思服是著膺是胸孔子說天下事事物物都有個中庸的道理只是人不能擇所能擇的又不能守獨有顏回之爲人他每日間就事事物物上仔細詳審務要辨別個平常恰好的道理但得了這一件道理便去躬行實踐拳拳然恭敬奉持着在心胸之間守得堅定不肯一刻忘失了這是顏回知得中庸的道理明白故擇之精而守之固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是平治蹈是踐履的意思孔子說天下國家甚體繁雜人民衆多雖是難於平治然人有資質明敏近於知的也就可以平治得這個不爲難事爵祿人所係戀雖是難於辭却然人有資質廉潔

近於仁的也可以辭得這個亦不爲難事白刃在前死生所係雖是難於冒犯然人有資質强毅近於勇的他也可蹈白刃而不懼這個也不爲難事惟是中庸的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本是人日用常行的看着恰似容易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知之未真守之未定不是太過便是不及求其不偏不倚而至當精一豈易能哉所以說中庸不可能也惟其難能此民之所以鮮能而有志於學者不可不寔用其力矣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此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而言須是有君子之強方纔能得子路是孔子弟子而字解做汝字子路平日好勇故問孔子說如何叫做剛強孔子答他說道強有三樣有一樣是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汝等學者的強不知你所問的是南方人之強與是北方人之強與抑是汝學者之所當強者與

寬柔以教子路學于聖門自有君道中的剛方之強中的強道豈可與我俗一般故直曰南強

寬柔以教不當教者亦教之不報無道當報者亦不報之此亦其見含忍之爲是而守之不變者忽然事入含忍而不知斷處故曰南方之強也猶云此則而于南方風氣之強者非盡南方之人皆然也君子居之言亦是君子所居處也盖猶非君子之道焉耳

衽有節而安之之意從金革返衽席人以爲危彼以爲安也死而無悔其心自負強悍死于金革而亦甘之也與全是憑血氣以用事者故曰強者居之訖道字乖字便有低昂

和而能人已窮達四字有其與居不見圭角不隨眾隨和也却又不偏倚柔不肯隨波逐流隨俗習非是謂不流天下有大事體大利害四方皆激然無所依附了而君獨于然立中間而忠者多要來而執持於堅定不變不倚者一邊以附人此謂中立而不倚本對道有窮居之時隱然未道上常貧困而無所持守得志便自驕者藏把未遂時所守一切變了者有道不變塞無道時常性不改于達時依舊是未達時志節是貧苦便棄了生平所守放逸者非君子惟以義自守有至乎死不肯變平生志節此豈見得其守得完牢立脚眼不隨俗轉移者故曰強哉矯哉矯者嗟嘆之詞言其矯然出於風塵之上也

近有說和何以不流中節之和也和有節如何流中倚以不倚未發之中也中無着如何倚將不變貫中和說出強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是含容柔是巽順無道是橫逆不循道理的居是處孔子告子路說如何是南方之強彼人有不及的我教誨之就是他不率教也只含容巽順慢慢感化導他人有以橫逆加我的我但直受之雖被恥辱也不去報復他這便是南方之強蓋南方風氣柔弱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然猶近於義理有君子之道焉故君子居之這一樣強是不及乎中庸者非汝之所當強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是臥的席金是刀鎗之類革是盔甲之類孔子又告子路說如何是北方之強那刀鎗盔甲是征戰廝殺的凶器人所畏怕的今乃做臥席一般恬然安處就是戰鬪而死也無厭悔之意這便是北方之強蓋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爲人之所不敢爲而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然純任血氣不顧義理乃強者之事也故強者居之這一樣強是過乎中庸者亦非汝之所當強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這一節是說學者之所當強矯是強健的模樣強哉矯是贊嘆之辭倚是偏着變是改變塞是未達孔子說常人之所謂強者在能勝人而君子之所謂強者在能以義理自勝其私欲使義理常伸而不爲私欲所屈纔是君子之強而非如南方北方之偏於風氣者可比也且如處人貴和而和者易至於流君子之處人諧然可親而其中自有個主宰不肯隨着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處己貴於中立而中立易至於倚君子之處己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不致欹邪偏倚靠在一邊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人於未達時也有能自守的及其既達便或改變了君子當國家有道達而在位必以行道濟時爲心不肯使生驕溢變了

者謂性中庸有[illegible]存乎中道納眞作用以發今得未發其遯隱故曰索　此說亦玄妙恐非夫子當日語也補近王擬爲日中則不偏倚則不中常此中立便是不倚外倚於冒後覺後衍倚於道其才力皆倚也惟中立者任理自然此理之外無一毫依傍耳以借力　此說亦可

素隱章　此夫子深見人之不能中庸者非太過則不及惟聖人然後能中庸其出則辭能不可能的根由非自敘謙已意思○隱對顯言怪對常言不是人所不能知行乃人所不必知行者其設心正欲假此一種奇特以取名人情厭常喜新故亦有從述之者當後世則一時可知行乎是未必盡有之然通只是務遵不是傳述弗爲要重發隱性非道而不可爲爲非徒自求

經筵進講

已之道夫所謂中庸之道遵道而行已在正路上走不拿是遵行未久後是不能忍耐厭煩而思從棄非夫亦是知之未真弗能已亦只就道上發不能已處蓋說遵道而行便自有不窮之味不息之機如何能已得

依與遵不同遵字者只依守自然依中庸者與中爲休非以我休中蓋與中庸爲一也遯世不見知只一意只是隱而在下不見知於人耳不必以岩穴山林論過此安不平處之理不足以多人知不悔有說對違不悔要該得自然不待有心把持說得在我自然忍知辭不但不改操亦不動然常依依不悔非依之外別有不悔也惟聖者能之聖者以神化入徑知入于神故能依中而不悔所知惟行入于化故能依中而不悔所行處

未達時的志行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人處順境時也有能自守的及至困阨便或改變了君子當國家無道窮而困阨只以守義安命爲主便遇着大禍也至於死地也不肯改了平生的節操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君子之強如此天下之物無有能屈之者矣豈非汝等學者之所當強者哉子思引孔子之言如此以見必有此強然後能體中庸之道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字當作索字索是求隱是隱僻怪是怪異述是稱述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世間有一等好高的人於日用所當知的道理以爲尋常不足知却別求一樣深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不能知於日用所當行的道理以爲尋常不足行却別做一樣詭異之行要行人之所不能行以此欺哄世上沒見識的人而竊取名譽所以後世也

直解卷二　九

有稱述之者此其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乎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若我則知吾之所當知行吾之所能行豈素隱行怪之事何必爲之哉所以說吾弗爲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是循道是中庸之道塗是路廢是棄已是止孔子說那索隱行怪的人固不足論至於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遵而行之已自在平正的大路上走了却乃不能實用其力行到半路裏便廢棄而不進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我則行之於始必要其終務要到那盡頭的去處豈以半塗而自止乎所以說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是隨順不違的意思遯是隱遯悔是怨悔孔子說前面大過不及的都非君子之道若是君子他也不去索隱也不去行怪所知所行一惟依順着這中庸的道理終身居之以爲安又不肯半塗

之神積其自然守行不可致及之意化是所謂知不可能開發處

費隱章　道字中費不止乎隱即在費之中也故下三節只詳其費說其費正所以發其隱首節當兩截看如此非到子諸家只以道爲一於隱故子思言曰君子之道立一於隱者費而隱也夫如費用之費言其流行散殊治繁而出不窮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而不可見故曰費而隱勿分體用

夫婦猶云匹夫匹婦耳勿泥作夫妻愚不肖只對聖人說耳凡不是聖賢的平常人都可叫做愚不肖與知與能勿專泥居室說是上章素隱之理下文子臣弟友之道愚不肖孝其天機之眞亦有與聖人暗合處故曰與知與能此非許夫婦可以知能乎道但道在不遠乎夫婦

經筵進講

至不是極精便好之意要在費上說猶云論到全體盡頭處聖人所不知不能謂斯道尚有出於聖人知能之外雖聖人尚有未知未能處見道之大不盡於聖人天地之大不在形體上言蓋言天地之道化育上見如高明博厚之類有不似人作爲般生成之偏此是一定的只是其間氣運不齊小民未免怨咨亦不小是怨望是不滿足意此見道之大即天地亦不能盡之意

大言之以君子之道之小言之語大語小猶云以君子之道之不是君子去語那道語大莫能似承聖人天地說來而夫婦知能節包在其中節小句雖承夫婦說來要亦不外于聖人天地之大還只從渾融言之如云統言其大體則包羅無外更無有出於其外而能載之細言其微終明纖入無內更無有間於其

使廢了雖至於隱遯於世全不見知於人他心裏確然自信並無怨悔之意此乃智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豈徇乎中庸之成德然豈我之所能哉惟是德造其極的聖人然後能之耳然夫子既不爲索隱行怪則是能依乎中庸矣既不半塗而廢則自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聖雖不以自居而其實豈可得而辭哉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即是中庸之道惟君子爲能體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是用之廣隱是體之微子思說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者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子思承上文說這中庸之道雖不出乎日用事物之常而實通極

直解卷二　十

乎性命精微之奧以知而言雖匹夫匹婦之愚昧者也有箇本然的良知於凡日用常行的道理他也能知得若論到精微的去處則雖生知的聖人亦不能窮其妙也以行而言雖匹夫匹婦之不肖也有箇本然的良能於凡日用常行的道理他也能行得若論到高遠的去處則雖安行的聖人亦不能造其極也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然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盡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夫近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可見道無所不在矣故就其大處說則其大無外天下莫能承載得起蓋雖天地之覆載亦莫非斯道之所運用也豈復有出於其外而能載之者乎就其小處說則其小無內天下莫能剖破得開蓋雖事物之細微亦莫非斯道之所貫徹也又孰有入於其內而能破之者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

內有纖毫之欠缺便是破的無外莫破是小而無內的無縫隙二句是一章要緊處只是費而隱在言外

鳶飛魚躍上言莫能載莫能破是道無不在已可言費矣此復將鳶魚來發明以足上意須知鳶魚的飛躍是道之飛躍的道體之活潑流行處初非二物故謂著上下其上下察也其字指道察是昭著無礙說意上下勿分是鳶與魚亦物取是鳶是魚即是鳶魚見斯道活潑流行之妙其昭著於上下之間者箇是無一物不有無一毫不到處無一時不然道何其費也只是上意無兩層

末節復作總結上文言造端夫婦總結上與知與能察乎天地總結上聖人天地然而上下察言便都該括得多造端不是託始於夫婦是說道無微不入自夫婦知能起便是道也察乎天地是說道無大不包天高地下之際莫非此理之充塞昭著也不是上察乎天下察乎地察字應上節而但上是說道之活潑處着此對造端言故其是偏言而推致其全則天地間皆此理之充塞昭著無非道又此節語意要看作總結若直看則與第二節語氣相照應絕

道不遠人　通總是道不遠人人不可遠人以爲道道不外此心爲道不過求之於人己之間故君子以人治人而不備求於人之外此便是忠恕之心其道不遠即不遠人以爲道即以其心而因人及己自責自修便是體道之君子亦是不離人以爲道勿外治人愛人責己三道不遠非對近而言道與人渾而爲一即人即道所道即人不相離之義若舍人之外別求個道便不可爲道與爲字作謂字看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是大雅旱麓篇鳶是鴟鳥之類戾是至淵是水深處其字指此理說察是昭著詩人說至高莫如天而鳶之飛則至於天至深莫如淵而魚之躍則在於淵子思解說天地之間無非物天下之物無非道詩所謂鳶飛戾天者是說道之昭著於上也魚躍于淵者是說道之昭著於下也蓋其間流行充滿宇宙無高不到無深不入衆一鳶而凡成象於天者皆道也衆一魚而凡成形於地者皆道也道無所不在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是起頭的意思至是盡頭的意思子思又總結上文說道之在天下雖以夫婦之愚不肖也有能知能行的雖以聖人天地之大也有不能盡的這等看來可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起自夫婦居屋之間而無所遺若論到盡頭的去處則昭著於天高地下之際而無不有所以君子戒懼慎獨從夫婦知能的做起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則道之察乎天地者在我矣

右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所謂率性之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而未嘗遠於人也人之爲道者能即此而求便是道了若或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却乃離了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所知所行皆失其道當而不由天自然豈所謂率性之道哉所以說不可以爲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是豳風伐柯篇伐是砍木柯是斧柄則是樣子睨是邪視以是用詩人說手中執着斧柄去砍木做斧柄其長短法則不必遠求

伐柯猶以人治人則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此治之者非其身之所本無以復其身之所本有也改則我之所不有矣即止不治不是姑息謂止此不容過求過求即遠人也

忠恕違道不遠講說每云道本大公忠恕則能去其私公私二字亦實在說若案只在心字討滋味道不遠人是道所以心即道也忠盡己心恕推己心則復其心之本然而道自在是違是與道合一違字恰有文來究出如此非果尚有所違不必忠恕在施諸己更在何處上二句於見形察近身言忠恕只是一反己之間盡見道不在遠未嘗是本忠恕之道心而體

君子之道道即在人倫上講四未能謂未能如其所求爲我之所求于人者必欲其無一毫之不孝然反之以事父而尚有一毫之不孝便是未能如所求先施是施信也如所應相與道失相規之類但要應得所求之亦只是要理當如此不宜裝作責人見得此處但家本來道理我未盡安得不交修于言行之隨備餘以下作夫子自修而未有卻云君子胡不慥慥是夫子自修自是取法君子之若夫子自謙以實己勵望之意此道而求之道即是庸德以其道而行于長即是庸言處非常德也可發行者踐其實如行只要忠信是也謹者擇其可施于臣弟友之道如何知行于道雖可言但使不能不可言行則不可也其實不是其可擇者言之乃是擇是不可看不言也主張意見有餘不足要擇得細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有餘不可盡言者亦不盡言也

只在手中所執的便是孔子說既着斧柄去砍斧柄法則雖是不遠然畢竟手裏執的是一件木上砍的又是一件自伐柯者看來猶以爲遠若君子之治人則不然蓋爲人的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是天賦他原有的所以君子就用人身上原有的道理去責成人如責人之不孝只使之盡他本身上所有的孝道責人之不弟只使之盡他本身上所有的弟道其人改而能孝能弟君子便就罷了更不去分外過求他推之凡事莫不如此這是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違是彼此相去的意思道即率性之道孔子說道不遠人但人多蔽於私意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所以施于人者不得其當而去道遠矣若能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雖是物我之間未能渾化而兩忘然已克己忘私去道亦不相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非禮加于我我心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其與我一般亦不以非禮加之于人這便是忠恕之事以此求道則施無不當而其去道不遠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是責望人的意思先施是先加于人庸是平常行是踐其實謹是擇其可慥慥是篤實的模樣孔子說君子之道有四件我於這每件的道理一件也不能盡得四者謂何如爲子之道在于孝我之所責乎子者固欲其孝然反求諸己所以事父者却未能盡其孝也爲臣之道在于忠我之所責乎臣者固欲其忠然反求諸己所以事君者却未能盡其忠也爲弟之道在於弟我之所責乎弟者固欲其盡弟於我然反求諸己所以事兄者却未能盡其弟也朋友之道在于信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加信于

推行然後知下反於行其不足而始勉焉必務勉如有餘其行其有餘而始不敢盡而不敢盡有謂當從後之言顧行一句是承上文言行之作又理一去豈偽哉一顧字還以用力之心以成功之言而顧行之要慥之意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就慥慥然顧其行而常覺其不符行之力則是其行也慥慥然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逮如此謹之得若云言能顧行而無不符行能顧言而無不逮則言行成功有只君子何如只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專為切實而無一毫驕矜之偽詐無一毫虛浮之意果乎在萬其篤為而願從事于此

素位章　通章只素位而行上句素位而行自然不願乎外此反覆詳言其得力處只在正己正己故無求無求故自得故謂之居易者不言正已而隱然歸嚮以為自有此者在出世之旨其要未嘗引反求諸身一語以結證之

首節言素是不分五者惟素其本色人生惟現在一境是我的本色故曰素行是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其下現在與我本色不相干故曰外外不但不可求者我本色所少有動念不是故曰不願素位便不願外正是素位處兩意

素富貴節與下節易分屬素位願外只一意行乎富貴如舜顏業若天下是也行乎貧賤如顏則簞食瓢飲是也行乎夷狄如言忠信行篤敬之不離是也行乎患難如柔順文明以蒙大難是也但此亦舉衡之詞作文只實隨說各境中道所當行者是無入入字不上四者推開說得要有得進凡入處境而失

非然反求諸己所以先施于彼者吾未能盡其道于信也君子之道我固未能矣然亦不敢不以此自修焉孝弟忠信本是日用平常的道理以是道而體諸身謂之庸德庸德須行之而必踐其實以是道而發于口謂之庸言庸言則謹之而惟擇其可然行常庸於不足行不足處不敢不勉力做將去如此則行益力言益修矣乎有餘言有餘處不敢盡其說將出來如此則言益謹至謹之至則說出來的都與所行的相照顧無有言過其實者矣行之力則行將去的都與所言的相照顧無有行不逮言者矣言行相顧如此豈不是慥慥篤實之君子乎此我之所當自修者也這一節說道只在于臣弟友庸言庸行之間是道不遠人說以責人者責己要言行相顧是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是見在的意思位是所居的地位願是願慕外是本分之外子思說人之地位不同然各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自盡其道而分外妄想便不是君子了君子但因其見在所居的地位而行其所當行的道理未嘗於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本分之內其道皆不易盡既欲盡道其間自不暇及乎其外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得是安舒的意思子思說人之所遇有順逆之不同惟君子能隨寓而盡其道如見在富貴便行富貴所當為的事而不至於淫見在貧賤便行處貧賤所當為的事而不至於濫或見在夷狄便行處夷狄所當為的事而不改其常或見在患難便行處患難所當為的事而不變其守身之所處雖有不同而君子皆盡其當為之道道在此則樂亦在此蓋隨在而皆寬平安舒之所也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然上文所謂素位而行者蓋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

真至淡只是自得的滋味處而得意在點亦得于外而非自得自得者自家得自家也自家得天來自得求恬淡今亦自得其理求恬淡之趣而已謂非戚戚亦非欣欣處處亦自得者也之所在而安之者何待更求哉根頭字眼是

作下節正是自得的實境皆自後做不求人不陵不援正自得而無待上下總無待說無怨則自得矣陵是作威援是附勢意下文總謂之求人者言陵求其順我援求其庇我也在己原無不正正已云者但己之分內責行上下者已之職固臨以正之無上下者己之責則求其以正之求而不得則怨生無求故無怨也怨字包下怨尤看委于命而是怨天所嫌了樂而是尤人總上節俱從素位不願一意無入不自得便是素位不願外上下無怨尤便是無入不自得

故君子節總結上文只重君子邊說以居易為素位俟命為不願不如所有不願所在素位之見俟命即在居易上見俱非兩層易字不可就作位字看中之道乃易即所謂為其所當為也為其所當為而自然則反於不易險字亦不是險阻之險道也不為其所當為而分外計較便是險道居行二字亦有別居者安于此之意行者欲得之意命字亦不要分明其命者乃前定之氣數君子有命小人亦有命但小人不知有命而妄意求嘗到難命終其言而獨得之亦非其所當得也亦幸而已故謂之僥幸

以君子以心言不是比射於君子當以君子為主借于君子之用心無有能似之者惟射為有

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攀援怨是怨恨尤是歸罪于人的意思子思說所謂君子之心不願乎其外者何以見之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乎下在下位則好附勢以援乎上君子則不然雖身在上位也不肯陵虐那在下的人雖在下位也不肯攀援在上的人夫陵下不從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己而無所求取于人如此則又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于天也只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恨于天雖下而不合于人也只安于所遇而無所歸咎于人蓋既無所求則自不見其相違既不見其相違則自無所怨尤矣君子之心不願乎其外如此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

易是平地俟是等候命是天命險是不平穩的去處徼是求幸是不當得而得的子思承上文說君子惟素位而行故隨其所寓都安居在平易的去處其窮通得喪一聽候著天命無有慕外的心小人卻有許多機械變詐常行著險僻不平穩的去處而妄意分外趨利避害以求理之不當得者君子小人其不同如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鵠都是射箭的把子畫在布上叫做正棲在皮上叫做鵠孔子說射箭雖是曲藝然有似乎君子何以見之蓋君子凡事只是正己而不求于人那射箭的若失了正鵠不中只是反求諸己射的不好更不怨那勝己的人這便是正己而無求于人的意思所以說射有似乎君子子思引此以結上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邇是近處卑是低處子思說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求道之功則必以漸而進謹于日用常行之間而後可造于盡性至命之妙慎乎隱微幽獨之際而後可收夫中和位育之功譬如人要往遠處去不能便到那遠處必先從近處起一程一程行去然後可以

似關射以求作從而射正之鵠承受之所射者反求諸身不是不怨勝己只是不求之正鵠反求之身也此且有似於君子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之心也此正循孔子之道踐緝子思之意而孔子之言何以見君子之心只是一個正己而不求於人所以自得而無怨素位而不願者皆此心為之也

行遠章　首言造道之進為有序下言齊家之行於家者以明其效

首節君子之道道字不可就作進為之序作道理看為是序字猶在體如須遠邇高卑所在甚底難以捉作文只看修為處妙境界不易到謂之遠地位不易及謂之高邇是目前是平實處遠是高處只是一理之驅到處即道卑之上達遠即高要識此意討趣

詩云二節中行遠自邇二句之意節之意者言非盡其遠也蓋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非可以為卑邇分似就家人論之妻子兄弟其分卑父母其分尊今能和妻子宜兄弟則家人和樂父母之心因之而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依近說以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作卑近亦不消說向何事是高遠只云是家庭充滿便是中和太和之景象可見高遠即寓于卑近之中合卑近而求高遠者誤矣

鬼神章　首節歎鬼神之德之盛且虛說次節正見其盛處中三節皆指其盛因斷之其盛俱輕末節結其盛也誠字雖至末節方見但德字內便有誠意在勿犯末節於推本于誠

首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鬼神誠之不可揜便是斯道之運

至於登高譬如人要上高處去不能便到那高處必先從低處起一步一步上去然後可以升於高君子之道正與行遠登高的相似未有目前日用隱微處有不合道而於高遠之事乃能合道者也然則有志於高遠者當知所用力矣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翕是翕聚耽是久帑是子孫順是安樂的意思子思承上文說道有序故引小雅常棣之詩說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一般無有不調和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既翕聚其和樂又且久而不變而能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帑詩之所言如此孔子讀而稱歎之說道人惟妻子不和兄弟不宜多貽父母之憂今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一家之中歡忻和睦如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而無憂矣乎夫以一家言之父母是在上的妻子兄弟是在下的今由妻子兄弟之和遂致父母之

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然則學者之於道豈可不循序而漸進哉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鬼神即是祭祀的鬼神如天神地祇人鬼之類為德猶言性情功效孔子說鬼神之在天地間微妙莫測神應無方其為德也其至盛而無以加乎其義見下文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孔子說何以見鬼神之德之盛蓋天下之物凡有形者皆可見惟鬼神無形雖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凡有聲者皆可聞惟鬼神無聲雖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鬼神雖無形無聲而其精爽靈氣昭著於人心目之間若有形之可見聲之可聞者不可得而遺忘之也夫天下之物死於虛者則終於無而已矣累於迹者則終於有而已矣若鬼神者自其不見不聞者言之雖入於天下之至無自其

不可從形體上求須以功用看鬼神以陰陽造化妙用而從氣上說天地間只有箇鬼神不可看氣為鬼神乃氣之中有鬼神堅凝對待流行二者而流行邊方妙為陰陽氣也其氣之能屈伸往來者鬼神也其往來相推屈伸相感之妙處正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是鬼神之德也註性情功效是借言之如言猶人之有性情非有功效也虛字要合下文並如云至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

視之節不可專重末句須三句合看無而能有方是盛不得不說乃鬼神往來屈伸陰陽之机正是所以体物不遺者但無形聲之可即故不見不聞体物者不是鬼神在物外而主張乎物是鬼神即在物中也有此鬼神方有此物鬼神即在物中做物的骨子一般註物之終始莫非陰

陽合散之所為合聚也發氣堅則成物之始意到氣散則成物之終是不可遺在物不能遺鬼神不是不聞則非然乎有能体物則又非論于無非無非有的無所不有非盛而何

使天下節此就無所不包中之鬼神抽出所當祭之鬼神言之蓋此易見者以為驗也使字重有見得鬼神之靈能使人如此齊嚴也明淨也是潔其心盛服是潔其身洋洋何不可謂誠敬如此故洋洋乎如在上如在左右如此說是重人敬鬼神了此不重人做鬼神連三句一氣看便是鬼神自發見昭著處且目在則見其在曰如又見其無有有無何等神妙此不但驗体物不遺而不見不聞之意亦在其中矣

詩曰節承上節而且言不專祭祀言雖屋漏之地而鬼神無不

體物不遺者焉又妙乎天下之至有其德之盛為何如哉然其所以然者一實理之所為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是齊戒明是明潔盛服是盛美的祭服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傍孔子說何以見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觀於祭祀的時節能使天下的人不論尊卑上下莫不齊明以肅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奔走承祭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那鬼神的精靈洋洋乎流動充滿仰瞻於上便恰似在上面的一般顧瞻於旁便恰似在左右的一般夫鬼神無形無聲豈真在其上在左右哉但其精靈昭著能使天下之人肅恭敬畏儼然如在如此所謂體物不遺者於此可驗矣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字解做況字射是厭怠三箇思字都是語辭孔子又引大雅抑之篇說道神明之來也不

可得而測度雖極其誠敬以承祭祀尚未知享與不享況可厭怠而不敬乎觀於此詩則鬼神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者為有徵矣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是實理孔子說鬼神不見不聞可謂微矣然能體物不遺又如是之顯何哉蓋凡天下之物涉于虛偽而無實者到底只是虛無何以能顯惟是鬼神則實有是理流行於天地之間而司其福善禍淫之柄故其精爽靈氣發見昭著而不可揜也如此大抵中庸一篇皆只是要人以實心而體實理以實功而臻實效故此章借鬼神之事以明之蓋天下之至幽者莫如鬼神而其實亦不可揜如此可見天下之事誠則必形不誠則無物矣然則人之體道者可容有一念一事之不實哉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至者獨其不見不聞而体物不遺于此亦可見矣勿作申上誠發見爲是此說自精確不易將說多看差有勿容易看過大段簡要看大学如真人三言乃結上文以誠不可掩推原下誠不見不聞微也体物不遺顯也要看之字猶言不見之見不聞之聞即微中顯之意也文之指上文作此乃一字看誠字特滿言其合處究有是合其旨也是有是理斯此大處如凡覺是有是孔體來可謂互發爲誠字當只其合也實理之通其微也實理之後不可掩即顯也体物于始便是化育之功路于始体物于終便是化育之功尊命于終其不可掩有如此夫

舜其節　首節贊舜孝在福德之兼隆下詳應德福之必然○大舜句虛德爲五句正大孝之實德贊是皆富享保之本然

此處且宜平說以虛大孝之旨大孝者非常之孝孔子稱舜不是欲人人如舜只是贊其天下古今不常有耳然亦不過尊親而已尊親乃爲聖人顯親之至也尊爲天子尊親之至也富有四海養親之至也宗廟饗之以享其祭祀所以享親之至若子孫保之則以後所以享饗所以爲親延譯者緣矣此保之只是保諸侯之福不是爲天子與武王不同

故大德節詳斷定說而意實主舜言說來首故大德者文法正與同且觀四其字非主舜言而何但作文亦多用諸舜而何句將觀舜猶如大德視是節位名壽作根德來德即大舜之德位即天子之位祿即富有四海之祿名壽俱天子身上說何必字必之以大德之常理也非必之以舜之德則不可必者矣

子孫保之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凡爲人子者皆當盡孝道以事其親然孝有大有小若古之帝舜其爲大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夫爲人子者其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人是所以顯其親者何其至也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是所以尊其親者何其至也非富不足以養親而舜則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是所以養其親者何其至也又且上祀祖考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之祭饗無已所以光乎其前者又如此之隆下封子孫爲諸侯之國而久享之傳於無窮所以裕乎其後者又如此之遠夫舜之德福兼隆如此則所以孝其親者又有出於常情願望之外者矣此其所以爲大孝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孔子說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爲大孝然自常人看來福是天所付與却似偶然得之不可取必的一般不知德乃福之本福乃德之驗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蓋理之必然者也故舜既有是聖人的大德感格於天必然貴爲天子得天下至尊之位必然富有四海得天下至厚之祿必然人人稱頌得顯著的聲名必然多歷年所以得長久的壽數蓋舜雖無心於求福而福自應之如此此所以得成其大孝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是材質篤是加厚栽是栽植培是滋養傾是傾仆覆是覆敗孔子說舜以大德而得諸福之隆非天有私於舜乃理之自然者耳觀於天道之生物必各因其本然之材質而與其所加如根本完固長植而有生意的便從而培養之雨露之所潤日月之所照未有不滋長者根本搖動而生意已絕的便從而覆敗之霜雪之所被風寒之所折未有不摧殘者或培或覆豈是天有意於其間哉皆物之自取耳

詩云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故大德節說舜德福之必然不爽天之生物篤其材之必乃德者必爲天所篤也後人自二節又側不可見天意由于天至末節乃是由天之生物更是德必有其因學最有知是以物材物不是有心因材而篤之對發說即日用其材的之則不與序之可知故下保佑者培之又從材者覆之是培自然生物必然者受剝人地之生生成物如雨露所養之初便覆根其從大地之化言只一個肢天然物祝而是門點只從天上說出也猶云命根之

由此承上起下只重顯於受保佑命之意此二乃正是言可見保佑命之旨是受祿是其作萬民人在朝者申佑保佑命之不已也故六節時政歸上兩節意觀

上天生物之意而舜有聖人之德固天之所以必培者也觀詩言上天眷德之意則舜有聖人之德固天之所以必申者也如此亦好聽但意不甚此句只緊承上節德字受字說來大君子以令德而受天之保佑命此皆天之可必者故大德如舜必受命必字正應前四必字但前四必字於之以德此必之以天常受命之言天之命理爲天子而皆位名壽皆舜有所在此示夫受命之受天之命非人私之也末歸到大孝

無憂章　此章大子立言本在只以大國家事徒後言子思引之則以爲繼德之所作而述之所在也當以天理作用看無人欲之私者謂述雖以時宇作主自老大誰然且云繼常無憂而無容疑而以自無憂者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憲憲是顯盛申是重孔子又引詩說可嘉可樂的君子有顯顯昭著的大德既宜乎在下之民又宜乎在位之人以此能受天之祿而爲人主上天既從而保佑之又從而申重之使他長享福祿於無窮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是受天命爲天子孔子承上文又總論說由天生物之理與詩人之言觀之可見有大德的聖人必然受天的眷命而爲天子今舜既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栽者也君子之嘉樂者也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耳尚何疑哉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這一節是說周文王的事作是創始述是繼述子思引孔子之言說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免有不足於心的去處有所不足則

生憂患若是無所憂慮的其惟周之文王乎何以見之凡前人不曾造作自己便有開創之勞後人不堪承繼將來便有廢墜之患二者皆可憂也惟是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王季積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將文王要做的事預先做了這是父作之武王繼志述事撫周家之大統將文王未成的事都成就了這是子述之既有賢父以作之於前又有聖子以述之於後文王之心更無有一些不足處此其所以無憂也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這一節是說武王的事纘是繼大王是王季的父王季是武王的祖文王是武王的父緒是功業戎衣是甲冑之類孔子說周自太王始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那時天命人心久已歸周了業已是有端緒了但未得成就及至武王能繼志述事纘成太王王季文王的功業因商紂之無道舉兵而伐之

只樂於遊以當無疆而猶恐有其廢墜敬承文王之命中庸之道長期作言外觀作述二字可見有周行德積累傳教天下後世子引之言既便發只以遏言不以心言文王之心發勤經營者也其只是孔子據其迹而數其無疆猶云不發則無所不復無所擴云其以王季爲父二句只言其父賢子聖未可把下作述作述只開闢就經國事業說不可專作王業上講創開家業世襲天下了當只文王之德不足以光前而功倍於父之作揖前有所不文王之德不足以發後而況孔聖子之述而後有所繼如此者方安敢不可說文王一無所事只是一個聖人武王纘緒不只是繼世而爲諸侯乃指後國積功累仁之業但不只是作功累仁以圖天下耳

經筵進講

若但作纘侯位則此位乃后稷以來相傳何以特曰太王王季來王而註又何以肇基王迹言之邇至一戎衣何當云大其緒緒也本不期于有天下也緣何創怒貴盈不得不伐于是一戎衣而有天下如此一轉方要切不可以一戎衣以下作纘緒之定便于太王王季文王臣節有礙有天下只是克商事勿礙下尊富二句一字是不務尊榮失宗廟享盡武王原有顯名本以臣伐君其失之矣然天下皆謗其爲順天應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故顯名不失尊富享保要說得與舜別舜是匹夫而有天下其子孫則世爲諸侯武王則由侯而王化國爲天下享以王禮保以王業

武王未受命註以王受命爲君言君可以制作但其年已老不及有所制作以成文王之德也

以除暴救民只一著戎衣遂定了天下夫以下伐上其事不順其名不美宜乎失了天下的顯名然那時諸侯悉從萬姓悅服大人愛戴稱美他並不曾失了光顯的名與其得人心如此以言其尊則居天子之位天下的臣民都仰戴他以言其富則盡有四海之內天下的貢賦都供奉他上而祖宗則降以王者之稱祀以天子之禮下文王以前都得歆享其祭祀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自成康以後都得保守其基業其得天眷又如此蓋武王之有天下一則承祖宗之業而不敢廢一則順天人之心而不敢違此其善述之孝丕承之烈所以媲於其父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這一節是說周公的事末是老年孔子說先時文王未爲天子于一應禮制拘于勢分而不得爲武王年老纔受天命日不暇給雖得爲而不及爲是文王武王尊祖孝親之德尚有所欲爲而未遂者至周公輔相成王纔一一都成就之如古公季歷是文武的父祖周公于是推文武之意而追王之尊古公爲大王尊季歷爲王季生前只是侯爵如今加稱尊號而文王武王之心至是而慰矣周之先公自組紺以上以至后稷又是太王王季的父祖于是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天子之禮祀之禮陳九獻之儀舞用八佾之數當初祭以諸侯如今祭以天子則太王王季之心至是而慰矣然不惟自盡其孝而已又以天下之人雖名分不同皆有等他那孝親報本之心也與我一般於是以所制之禮推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以盡分以盡其孝如父做大夫子做士父沒之時葬固以大夫之禮而祭則以士之禮如父做士子做大夫父沒之時葬固以士之禮而祭則以大夫之禮蓋葬從其爵所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祿伸生者之情也又制爲喪服之禮期年的

蓋周公成文武之德爲文王宅面只如此略說不必備言之下拘于勢而不得爲成文武之德一句是此節綱領追王二句成其孝先之德也期喪等至末其孝治之德也二段俱是成德而上段專承文武之德德字不作心字看是盡本文以發德字中亦不以心字解之者用心字下文王臣節有碍議當云帝王之德以天下以孝事其先而以孝治天下乃所以爲之制作也周大備制作成文武之德說以崇冀先公蓋曰非我崇之世代文武崇之以成其孝先之德也以錫其類公蓋曰非我錫之也乃代文武錫之而成其孝治之德也追王太王王季以王迹自二王始也曰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非王迹所始亦

經筵進講

無所不用其情也曰上祀則追王不及矣追王者尊古公曰大王尊季歷曰王季也上祀者尤獻以爲節八佾以爲舞也斯禮也以下又言周公制禮推三句是引起喪祭甚大大八合上喪祭之禮期之喪至末是喪服之禮所體也達乎諸侯大夫父士庶人不是人人追王上祀只是做其意而緣分以自盡也父爲大夫八句總是推用死者之爵所以安死者之心也祭用生者之祿所以盡生者之情也不重葬重祭期之喪諸父昆弟之喪也自庶人起上達乎大夫而天子諸侯則絕矣蓋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諸父昆弟皆爲其臣故不敢以其親服也三年之喪自庶人起上達乎天子而通行蓋三年之喪乃父母之喪貴賤人子莫不皆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故服之以三年之喪無

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大夫都通行之大夫諸侯便不行蓋諸伯叔兄弟之喪雖有所服但以尊降之義所謂絕不敢服者三年之喪服則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無貴無賤都是一般所謂貴不敵親也夫追崇之禮行于上而喪祭之禮達乎天下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周公之所以成文武之德者如此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是通達孝是通天下之人都謂之孝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凡人之孝止於一身一家而未必能達於天下惟是武王周公不惟自已能盡孝親的道理又能推以及人之親禮制大備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通天下之人都稱他孝而無有間然者豈不謂之達孝矣乎解見下文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能繼是繼述志是心之所欲者述是傳述事是所已行者兩箇人字都指前人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者無他以其能繼志而述事也蓋前人之心志有所欲爲的雖是不能遂意也望後人去承繼他武王周公便能委曲成就念念要接續前人的意向不使他泯滅了這是善繼其志前人之行事有所已爲的雖是不曾成功也望後人去傳述他武王周公便能謹守遵守件件要敷衍前人的功緒不使他廢墜了這是善述其事武王周公之孝如此所以達乎天下而無一人不稱其孝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春秋是祭祀之時四時皆有祭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修是修整陳是陳設宗器是先世所藏的重器裳衣是先王所遺的衣服薦是供獻時食是四時該用的品物孔子說武王周公所以善繼志而述事者何以見得今以所制祭祀之禮言之何春秋祭享的時節於祖廟中門堂寢室皆及時修整以致其嚴潔而不敢褻瀆于先

貴賤職而一致推賢不敢褻於無降殺上一逮字何上逮下[illegible]下二逮字有下逮上[illegible]逮孝乎　通章以逮字爲主[illegible]是[illegible]以[illegible]作一意[illegible]行之[illegible]章下文[illegible]而制作不[illegible]武王要[illegible]相天下[illegible]此說方見善繼逮位[illegible]制禮治國意大孝節見節關二人字上逮說者爲身繼守與爲武周之二善字重看蹤聯屬方謂之善講云先人所欲爲者謂述其不必先人有是志而遂今日之

世所藏的重器[illegible]以示其能守而不敢失墜於先王所遺的裳衣必設之以授尸不惟使神有所依亦以[illegible]之道也於四時該用的品物必薦之以致孝不惟使神得所饗亦以[illegible]其時序之道也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如此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序是次序昭穆是宗廟的位次在左邊的爲昭取陽明之義在右邊的爲穆取陰幽之義旅是衆酬是以酒相勸酬燕是燕飲毛是毛髮齒是年齒言武王周公祭於宗廟之時子孫皆來與祭其排列的班次或在左或在右各照依其世而不紊者所以序其何者爲昭何者爲穆使尊卑先後之不至於混亂也陪祀之臣有公有侯有卿大夫其爵不同於祭之時而序其或在前或在後都有個次第者所以分辨其孰爲貴孰爲賤使尊卑不至於攙越也祭必有事如宗是掌祠祭的祝是讀祝文的又有司尊的執爵的奠

職祭道所[illegible]不能易[illegible]是以不[illegible]者可[illegible]者不必先人有[illegible]之時有[illegible]逮不能易非[illegible]是以不能逮之乃善乎[illegible]奉[illegible]節此[illegible]祭祀之禮[illegible]節是符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將[illegible]人皆[illegible]將皆[illegible]且[illegible]陳[illegible]有所[illegible]以宗廟節此與上節是一[illegible]序昭穆親親[illegible]對兩偏則序齒[illegible]姓與姓族[illegible]姓親[illegible]同姓宗廟之

帛的贊禮的皆事也於祭之時而序次其[illegible]以任事爲賢所以分別其人之賢擇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敬者爲之使非賢者不能與也祭畢之時同姓的兄弟與異姓的賓衆人飲酒互相酬勸其各家子弟每各舉觶于其父兄而供事于左右所以然者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止所以逮及那子弟之賤者使他亦有所事而因事以伸其敬也飲燕之後異姓之賓皆退又獨與同姓之親會宴之時不論爵位之崇卑但以毛髮之黑白爲坐次之上下若此者蓋同姓比之異姓爲親故專論齒以定坐次使長幼不至於失序也夫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逮賤者幼幼也序齒者老老也武王周公一祭祀之間其[illegible]周悉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這一節是總結上文踐其位是踐履所尊是先王的祖考所親是先王

[illegible]

的子孫[illegible]其字都指先王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illegible]皆備如此可以見其善繼而善述矣何也先王之對越神明必有位所行必有禮所奏必有樂今武王周公祭祀之時所踐的就是先王對越祖考的位次所行的就是先王升降周旋的禮儀所奏的就是先王感格神人的音樂祖考是先王所尊崇也今祭祀一依其誠敬而祖考來格是能敬先王之所尊矣子孫臣庶是先王所親序也今祭祀一行其恩愛而情義聯屬是能愛先王之所親矣以此觀之可見武王周公事奉先王無所不至先王雖死事他如在生的一般先王雖亡事他如尚存的一般真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爲孝之極至者也稱曰達孝不亦宜乎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上帝即是天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禘是五

[illegible]

年的大祭嘗是秋祭言秋祭則其餘在其中示字與視字同掌是手掌示諸掌是說看得明白孔子又說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但如上文所言而已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社之禮或行于圜丘或行于方澤蓋所以事奉上帝與后土答其覆載生成之德也宗廟之禮或五年一舉或一年四祭蓋所以祭祀其祖先盡其報本追遠之誠也這郊社禘嘗是國家極大的禮儀其中義理微妙難於測識君能明此禮義而無疑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國家的道理即此而在就如看自家的手掌一般何等明白蓋幽明一理而幽爲難知神人一道而神爲難格既能通乎幽而感乎神則明而治人又何難之有[illegible]武王周公之制禮不惟善繼乎先王而又可通于治道此所以爲倫盡制而有合乎中庸之道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

于之子孫臣庶宗廟則子孫即同姓助祭者臣庶即異姓助祭者待之同所安之也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尊之至也又總承事使二句先王雖死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事生先王雖亡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事存至孝節達孝也盡于己則至道于時則達也

郊社禮此節不是達孝外意蓋周末下列在侯服有社無郊有嘗無禘武周因時而備其制節所謂先王後起不能易者皆在言禘嘗述內也纔見達孝在禮文云推而廣之何莫而非達孝所在乎郊社曾郊說宜云此郊天之祀與社而並舉者乃所以事上帝而使存一念之誠禘已達于寸基也禘嘗亦兼禘說宜云此大禘之禮繼嘗而聞舉者乃所以祀乎其先而使専一念之仁孝上廸于祖考也蓋上者有此段深大禮埋尊備敬宗的甚意總結于中而解以自所特假郊社禘嘗以將之由自孝乎仁人之心不容以自已歟君后報達天地祖宗使明明乎深者符其制作之精意治國如示諸斯只重理無不明不實誠無不格此何從來說不真透看來當切制作上講其治國者最爲此紛紛來不察然無一非制作之類也制作只稱下郊社禘嘗假明其禮義則達之凡所經緯凡所運爲一皆此制作之意所旁通故如廟諸家未重人管萌意只重武周之制作與治道

哀公章　通章只以人存一句人首君臣凡政事皆已故須緒繼文只要作修身所以修身則曰仁所以盡仁曰親曰禮作之爲五達道推之天下爲九經見之于身爲言雖行道其要不

政息

哀公是魯國之君方是木版策是竹簡古時無紙有事只寫在木板竹簡上所以叫做方策哀公問於孔子說人君爲政的道理當何如孔子對說君欲行政不必遠有所求惟在法祖而已比先我周文王武王是開國的聖君那時又有周公召公諸賢臣輔佐所行的政事都是酌古準今盡善盡美的如今布列於木板竹簡之中如周官立政諸書及周禮所載紀綱法度固班班可考也只是那一時的君臣今已不存了若使當今之時上焉有文武這樣的君下焉有周召這樣的臣則當時立下的政事如今件件都可舉行而文武之治亦可復見於今日也若是沒有那樣的君臣則那政事便都滅息了載在方策者不過陳迹而已徒法豈能以自行哉可見立政非難得人爲貴上有勵精求治之主下有實心任事之臣則立綱陳紀修廢舉墜只在反掌之間而已不然雖有良法美意譬之有車而無人以推輓之車豈能以自行哉此圖治者所當留意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人指君臣說敏是快速的意思樹是栽植蒲盧是蒲葦草之最易生者孔子說上有明君下有良臣便是得人這人的道理最能敏政君臣一德上下一心整飭闡而廢者即興墜者即舉一修爲闡而近無不服遠無不從可以大明作之功可以收綜覈之效何等的快速就似那地的道理一般土脈所滋凡有所栽植者隨植隨長無不快速也夫人能敏政則得其人即可以行政矣而況這文武之政也者是聖人行下的合乎人情宜乎土俗盡善盡美至精至備又是最易行者就是那草中蒲葦一般比之他物尤爲易生者也夫人道既能敏政而文武之政又甚易行如此苟得其人以舉之其于爲治何有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人是賢臣身指君身說道即是天下之達道仁是本心之全德孔

顯明着說身其功效以道則說滋蔓之一般人存而道明行於身以道以下是言修身而人存也凡爲以下是言人存而政舉也凡事以下文自上面兩個字始到誠字上是有其心實意然後人存而政舉也

哀公問政意在此人存之本專在修己獨舉文武言者亦之政至周大備而文武爲創業宗法故也只敍言公只法祖使是其人謂文武之人將得行但帶說人存只是心行政使是文武之心在其政舉所宜道也不舉則君說何有及治以次之也

人道節總是言人存政舉之易道字不必說所以良合乃成個道人亦舉君臣說敏速也不勞而舉之意不可作化行說夫政也者蒲盧也舉喻似云夫文武之政又如蒲盧之易敏也上一句言人易敏夫政此二句言政易敏矣人上重人下重政此說蒲不得只是此不過說敏政之效更進一步耳與上非兩意也且此政字謂是文武之政然敏政政字非即文武之政蓋至此而始推出文武之政乎講當云人道之敏政如地道之敏樹然非又獨人能而已夫政也行蒲盧本朝之制作最爲精詳一經其人不能則而來治乎要如此析人字在內作主方妙

故爲政節論修身之要須側重人身上夫爲政居君在人爲臣爲字兼君說之爲則必有國雖翻譯之意修文武之政盡爲驗揭乃是爲其與論之人難以承文即承行之交謁得行府而非一代設會當年講求之極在其心思與興則必不等故曰爲政在人而謂之取必所屬也盡輸之我非我身同心同德而

子說由人存政舉之易觀之可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所以爲人君者要舉文武之政只在擇賢臣而任用之惟得其人然後紀綱法度件件振舉而政事自無不行也然人君一身又是臣下的表率如欲取人必須先修己身能修其身然後好惡取舍皆得其宜而賢才樂爲之用也然欲修身又必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道理各盡其當然之實則一身的舉動都從綱常倫理上周旋身自無不修矣然要修道又必全盡本心之天德使慈愛惻怛周流而無間則五倫之間都是真心實意之運用道自無不修矣夫以仁修道以道修身則上有賢君以身取人則下有賢臣由是而舉文武之政何難之有哉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上一個親字是親愛下一個親字指親族說尊賢是尊敬有德的人殺是降殺等是等級禮是天理之節文承上文說修道固必以仁而仁非外物乃有生之初所具惻怛慈愛之理是即所以爲人也然仁雖無所不愛而惟親愛自己的親族乃能推以及人而愛無不周故以親親爲大有仁必有義而義非渝爲凡事物之中各有當然不易的道理是即所以爲宜也然義雖無所不宜而惟尊敬那有道德的賢人乃能講明此理而施無不當故以尊賢爲大然這親親中間又有不同如父母則當孝敬宗族則當和睦自有個降殺這尊賢中間也有不同如大賢則以師傅待之小賢則以朋友處之自有個等級這降殺等級都從天理節文上生發出來所以說禮所生也曰仁曰義曰禮三者並行而不悖則道德兼理於身而反身之能事畢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承上文說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可見君子一身關係最重若不能修治其身則其本不端何以爲取人的法則所以君子不可不先

予矣丁我誠之內用為恐必不真故曰取人以身正在身上不可以無據一箇是道即下達道暗以人倫說以身去体道便身在道中其身修故曰修身以道人于此道若非真愛深知則豈能斷絕安能到天理人情之極至處故修道貴者以仁仁即修道中懇到淡泊處便是非道外另令個人去修道也

仁者節只重仁字親親纔是一仁由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由仁而行之有節文便是禮曰殿曰若不過成就一個仁以仁其身而已仁者人也緊緊與上句相承言修道之仁即人而是盡天生人必與以一點生生之心有此點生生之心方成其為人是仁即是人非仁為人心之說仁即為人人從何來從親來生親流注惟親最先亦惟親最切故曰親親為大但親愛莫切于愛親不見得親親是修道以仁是要緊處者而至于五達道中無不得當厚當薄之宜也宜在心上看心安便是宜便分義都質所以求仁之體以親親之殺尊賢以為義講明也親親之殺以一本九族對尊賢之等以助與友對親是天理等級隆殺乃天理自然所發處非云禮在性中生出也生字有自然而然不待安排之意講內要体此意

〇故君子節是結上二節之意上段是論修身之理此段方是說在君子身上正是說君公看方修身處尚以修身為主下三段皆修身之先務不可以不字要發明勿得重把事親是仁知人是義知天是禮不修身何以取人而政亦不可不修身其之所自出者實係修身而不求親則人道之大者已失何以修道而修身故不可不事親事之

修其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親親為仁之大可見事親是修身的先務若不能善事其親則所存者薄無所不薄身不可得而修矣所以思修其身者不可以不善事其親欲盡親親之仁又必尊禮賢人與之共處然後親親的道理講究得明白若不能尊賢取友以知人則義理難與講明是非無由辨白以至辱身危親者亦有之矣所以思盡親親之道者又不可以不知人也至若親親則有隆殺尊賢則有等級都是天理之自然若於這天序天秩的道理知之不明則恩或至於濫施敬或至於妄加所親所尊處之皆失其當矣所以思知人以為事親之助者又不可以不知天也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親則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人則有臣矣有君有臣而文武之政焉有不舉者哉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是通達昆弟即是兄弟德是所得於天之理一字指誠說孔子說天下古今人所共由的道理有五件所以行這道理的有三件五者何一曰君臣二曰父子三曰夫婦四曰兄弟五曰朋友之交在君臣則主於義在父子則主於親在夫婦則主於別在兄弟則主於序在朋友則主於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從古及今天下人所共由的道理不外乎此就如人所通行的大路一般所以說是天下之達道也三者何一曰智二曰仁三曰勇知則明睿所以知此道者仁則無私所以體此道者勇則果確所以強此道者這三件是天命之性從古至今天下人所同得的無少欠闕所以說是天下之達德也然達道固必待達德而後行而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蓋誠則真實無偽故知為實知仁為實仁勇為實勇而達道自無不行苟一有不誠則虛詐矯偽而德非其德矣其如達道何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

所由來者人莫不知人則無以講明乎事親之理故不可不知人知人與尊賢不同尊賢是來之而已知則隆殺大小念慮不來乃謂之知親賢等殺又不是自己意見全憑理上作出來若不知天則私意或偏不免差謬錯把可者去稱衡大小分別將來焉能知人乎故又不可不知天天雖難得等級據口文只就知人邊不必脫事親

達道又就上修身以道節言之道有五不止下親親也達德就上修道以仁備言之達有三不止于仁也註共由同得字共字正解達字要體貼下文發揮方妙五倫俱以成于身者言以身字作主身之相資而為父子身之相親而為君臣身之相假而為夫婦身之相交而為朋友顧一則不成其為身友獨言交者友必交而後成親義序別有切勿概人口空空講出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的意思父子兄弟亦然身外無道而修身必以道也講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根着上說來人有其身定有這五樣若無這五樣豈成個身豈不是達之天下達之萬世故曰達道知是心之明覺仁是心之純粹勇是心之激發皆根心上說都天付源底亘古不便同此理故曰達德〇行之但要在行道上說所以行之者不是說行達德者〇還是說達德所以行達道者一字且沒要說字只要見是切近之意實下知仁勇之中

或生節言達德所以行達道有三樣人而知之成功則一便見達德之同知行分是成言兩團一也特從上面引斯之是生知安行三句體出來如兼用勉上說矣了引來合作也要照應

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這一節是說達道的等級知之是知此達道困是困苦行之是行此達道利是貪利孔子說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以知此理而言或有生來天性聰明不待學習自然就知之的或有講習討論從事於學問然後知之的或有學而未能困苦其心發憤強求然後知之的這三等人聞道雖有先後然到那豁然貫通義理明白的去處都是一般所以說及其知之一也以行此理而言或有生的德性純粹不待着力安然自能行的或有真知篤好只見得這道理好往前貪着去行的或有力未能至勉強奮發而後能行的這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踐履純熟功夫成就的時節也都一般所以說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這一節是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的事孔子說人之氣質雖有不同然未嘗無變化之術如智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能然君子為志好學凡古今事物之理時時去講習討論不肯自安於不知將見聞見日廣聰明日開雖未必全然是智也就不至於昏愚了豈不近於知乎仁以体道固非自私者之所能然若能勉勵自强事事去省察克治是用其力將見本心收斂天理復還雖未必純然是仁也就不蔽於私欲了豈不近於仁乎勇以任道固非懦者之所能然若能知己之不如人而常存愧恥之心不肯自暴自棄將見此心一齊振作必然奮發雖未必便是大勇也就不終於懦弱了豈不近於勇乎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字解做此字三者指上文三近而言孔子說修身以道而知仁勇之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君若能知得好學力行知恥這三件是以近之便可以入於達德行乎達道所以修治其身之理無不知矣既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而使之盡其道者亦即此而推之益

分明二及其學廢知生知安行使合下便能何用及其又何有所謂成功只專就困勉上說所對學而對學未能知必困苦其心學之久而后知也對利行謂行未能利必勉力矯強行之力而後能行也所謂一者道言知達道有三樣人要于達道之能知則一行達道有三樣人要于達道之能行則一三樣是所稟之氣不齊則一是所得之端不異故曰達德好學近此言人德之事仰困勉者下手用功處非困勉之外又另有一等人也近好學力字知字三件俱以達道言好學是下五達道上事事理會而求之卻漸能知使是近知非謂先另有一段博學工夫去求智然後以其智而知道也將謂以象數為見為博學甚使力行非求行乎仁即行此五達道但為私意所

脈絡意不能想到惟力以行之自然真實流貫于倫常之間便是近仁人心不激不發心中真知以知行不及人為恥自然振作奮勵于倫常之間便是近勇三近字只以其漸近而名之究竟合一非終于近也知斯實依註結上文修身之意以起下文衍知字不是空知卻是從事于好學力行知恥了破能以達德全達道而修其身知斯三處便修不是知斯三下然後身修也知所以修身下補取人立政實治人治天下國家一深說要不用推廣而次此正身可以取人而人可以立政意治人治天下國家皆說只云推道德以及人使道與俱行猶與同行求還未盡而治失獨有處之無不當修己便得下矣九經當云人君統天下國家之大為一身者也修身修得修

以己觀人雖有物我之間總在我的道理卻是在人的道理故知所以修身便知所以治人也既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皆盡其道者亦即此而在蓋以一人觀萬人雖有衆寡之殊然一個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故知所以治人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也夫以天下國家之治而要之不外於修身可見修身為出治之本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是常道孔子說大凡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的道理可以行之萬世而不易者第一件要修治自己的身使吾身之一動一靜皆足以為天下之表率第二件要尊禮賢人使之講明治道以為修己治人之助第三件要親愛同姓的宗族凡施予恩澤都宜加厚不可同於衆人第四件要敬禮大臣凡體貌恩數都宜加隆不可同於小臣第五件要體恤羣臣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委曲周悉把羣臣都看得如自己的身子一般第六件要子愛庶民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養保護把百姓都看得如自己的兒子一般第七件要招來百樣的工匠集於國都使他通工易事以資國用第八件要綏柔遠方來的使客人等加意款待使他離鄉去國不至失所第九件要懷服四方的諸侯使他常為國家的藩屏無有離叛之意這九件乃治天下國家經常之道從古及今欲興道致治者決不能舍此而別有所修為也所以叫做九經然此九者之中又有自然之序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首然必親師取友而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又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九經之序如此而其本則惟在於修身其要莫急於尊賢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

當與治人亦猶得賢輔而治人下國家之人亦須得賢者不也親化民說凡為倫本上言治天下國家而到其所以治之之具九經正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道有常不變故曰經為萬化之原故首修之修何修身以道之修夫非空也修身又論思修之目尊是師友之不敢臣之之意親親九族在內親親是不敢疎之之意先尊賢而後親親者必須尊賢以講明親親之理此為亦妥當說大臣論道經邦近而易衆故言敬忠信為勸士體而易疏故言仁體羣臣所以禮待四體也子者愛之如子也事持之柔是安恤之不能以剛猛待是保愛之使歸嚮所以通節其修身一句下尊賢親親是聯天下以成其化識語只就各字義上劃截勿犯了九經之事

修身而先言九經之功而后言事者所以敬業公也修身字序經道立尊卑等數例則要行其不明而自至之宜而后修身以道立言修身則道立以直而修亦以直而立師工夫便是發起更無所偏下不敢曾遊做此道立所以臣九族以式下徑以決為民皆有以禪不惑不惑但指君心但不惑是先事而講明其理謂君心不疑或於所行此未有感事不能是臨事而謝析其疑謂君心不迷昧于從違此方行政非禮重要見事之如庶心而宜為物忠方德工作生日與物要見事之如父母而繫于為事深公分應上于宗則用者與之用如布帛菽粟是財衣服械器是用此言治國之財用足言觀下文日省月試則百工者役于官者也九經之效皆對君說未有偏此從民言之四

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這一節是說九經的效驗道即是達道諸父是伯父叔父昆字解做兄字孔子說治天下國家的九經人君若能着實行之則件件都有效驗如能修治自己的身則達道達德渾然全備便足以為百姓的表率而人君有所觀法矣能尊禮有德的賢人則當開啓沃聰明日開見日廣於那修己治人的道理都明白貫通無所疑惑矣能親愛同姓的宗族則為伯叔諸父為兄弟的都得以保守其富貴歡然和睦而無有怨恨矣能敬禮大臣則信任專一他得以展布其才能臨大事決大議皆有所倚賴而不至於迷眩矣能體恤羣臣則為士的感激思奮皆務竭力盡忠以報答君上之恩矣能子愛國中的庶民則百姓每蒙其恩澤都歡欣鼓舞有尊君親上之心矣能招來百工技藝的人則有無相易本末相資便能裕國家生聚貨財而用度自然充足矣能撫恤遠方的使客則四方賓旅聞風而慕義者皆傾心歸向而願出於其途矣能綏懷天下的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及者廣天下的諸侯皆畏威懷德而為我之藩屏矣九經之效驗如此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這一段是說九經之事齊是齊戒明是明潔盛服是衣服整肅讒是讒佞的人顛倒是非最能傷害君子色是美色貨是財利最能移易人心孔子說人君惟苦於拘束樂於放縱是以其身不能修治必須內而齊明以收斂其心志外而盛服以整飭其容儀凡事都依着禮法行非禮之事絕不去幹如此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而此身常在規矩之內乃所以修身也人君惟聽信讒言而於貨

方歸咸系其以宗者賜人其品行樂爲用於順用疑惑矣下以之尤驗其德者使守其職齊然益修恐後以爲王室也即大賢民者之畏其畏威體訓之後齊明盛是九經之事此上二節須重者齊明何謂在內外總是即也蓋心休齊莊明心休明飭通此心于盛服臨朝時此無休之禮所時出更無有動而非禮者則以既動始有進德二項一遠讒勿作三不行物有令德之動以至出入起居參驗合宜是表內外交養之是修身端軌以爲天下國家之本故曰所以修身所以定宮者在我大修身說謂人必知道之于身之修而不知此所以修身也若不如此則身修矣觀成了于所以字不賊除微此讒言間隔蓋色貨色百端累德不以此三者分心而專心于尊德則賢人之登

汲汲乃得以進其說行其志故口所以勸賢位祿厚恩好惡優尊位是成材者則官之者盛則無位者亦有之同好惡不必求上位故凡諸父昆弟之尊皆親之同也親屬顧望不過如此故以此勸之親親之親于我官盛任使則細事不煩得以從容廟堂與天子相論道乎所以勸大臣而稱其所重祿事者推誠以待之而不疑其以厭之其非所以使士而能得使而不盡其及其勢而不盡其則日省月試以取而得其能稱事計功而矜其食是所以勸百姓與工也所食日餘糧食日以稱事省食之多寡稱事之繁簡相稱用云食以養之而人知工之行到而業之物說所以勸及送徵送到迎來將別從屬費行旅者持行閉津之田授節以送之來者[illegible]

色那好賢的意思便就輕了必須屏去那讒邪疎遠那美色賤惡那貨財只專心一意尊重有德的人如此則純心用賢而賢者樂爲之用乃所以勸賢也同姓的宗族常患恩薄所以怨望易生必須體念宗室尊其爵位重其俸祿他心裏好的與他同好心裏惡的與他同惡不至違拂其情如此則諸父昆弟自然感悅乃所以勸親親也做大臣的若教他綜理細事使失了大體必須多設官屬替他分役幹辦凡任使之役如此則爲大臣者得以從容論道經理天下的大事乃所以勸大臣也於羣臣待之不誠則各生疑畏而不肯盡心我若[illegible]不敢而不肯盡力必須待之以忠信開心見誠不去猜疑使[illegible]重祿使他父母妻子皆有所仰賴如此則士無[illegible]而[illegible]趨事功以報效朝廷乃所以勸士也於百姓役使之不以其時則勞民之力斂之過於太重則傷民之財故雖有不容已之役亦必待農功既畢之後然後役使他征斂他的稅糧又皆從輕而不過於厚則

百姓既有餘財又有餘力皆將歡欣愛戴以親其上乃所以勸百姓也[illegible]凡百工技藝的人執事有勤惰之不同必須日日省視他月月考校他以驗其工程如何勤的使多與他些廩祿以償其勞惰的則少與他些務與他的事功相稱如此則不惟勤者益知所勉而惰者亦皆勸於勤也乃所以勸百工也遠方使客人等於其回還時節則授之旌節以送之使關津不得阻滯於其來的時節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使百凡有所資給其人之善者則嘉獎之而因能以授之任其不能者則矜恕之而亦不強其所不欲如此則款待周悉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乃所以柔遠人也至若四方諸侯有子孫絕嗣的替他旁求繼續使不絕其宗祀有失了土地的替其子孫而封之使得復其爵土治其壞亂教他國中上下相安持其危殆救他國中大小相恤每年使其大夫（小聘也）三年使其卿（大聘也）五年則諸侯自來（朝也）朝聘則各有其期不勞其力也燕之錫賜於彼者則厚

稍以迎之節節路節送節也步日委多日積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加善於不能指勸學之士言於者因善而授之任不能非全不能是才能有所未備於是寄也之使器使無求備之意有國無人繼絕世而復其祀以繼之有人無國若齊陳與衛復地以封之治亂者不使其其上下使勿不陵上持危者鄰國之扶之其弱使強不陵強大不侵小朝聘以時不使食不乏道路厚往薄來不使虛費于供億厚往則其來朝而往歸于國則厚加燕享錫以車服非令人夫往薄來貢獻當不責其珍寶也凡爲節承上三節而總言之其殷日學此所爲一者是誠也誠不在心之外只在件件實心實意做出便是誠九經之上乘而數說之矣與上行之者

一對九經說一誠乃道德九經之樞紐也凡事節只重凡事豫則立一句凡事承上來達道以修己九經以治人皆事也下文言事行道總不出修己治人之外說了物實說定只是先定說以引起節說耳但須暗指誠爲妙云以積學修而豫培其定體以弘治化而豫辨其真機立是事前得往擬得起豫便是立不豫便是廢言非行道統說人君說四前定即豫也不跲不困不疚不窮事之立也跲顛躓也言有舛錯如人有差跌事是事業指之天下者困是困頓不能通行是行諸行之一身者疚是內省有愧道作達道之道窮字作盡字與困不同作文須說豫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而無窮盡也上云前定矣并進然說其一件道理前定耳此一前定乃前定乎一誠

而體當之有加彼之納貢於我者則薄而方物之不計厚往而薄來悉體其情也如此則天下諸侯皆將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乃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此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孔子說前言九經之事又總結之說道人君治天下國家有這九件經常的道理其事與效驗固各不同然所以行那九經只是一件曰誠而已矣蓋天下之事必其實而無妄乃能常久而不易若存的是實心行的是實事則九經件件修舉便可以治天下國家若一有不誠則節目雖詳法制雖具到底是粉飾的虛文而已如何可以爲治乎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以及日用大小的事務皆是豫是素定跲是顛躓如人行路跌倒的一般困是窮迫疚是病承上文說九經

之行固貴於誠然不但九經而已但凡天下之事能素定乎誠則凡事都有定地便能成立若不能素定乎誠則凡事都是虛文必至廢壞何以言之如人於言語先定乎誠不肯妄發則說的都是實話自然順理成章不至於躓跌矣人於事務先定乎誠不肯妄動則臨事便有斟酌自然隨事中節不至於窮迫矣身之所行者先定乎誠則其行持常自然光明正大而無愧於心何疚之有道之當然者先定乎誠則其道有源自然泛應曲當而用之不竭何窮之有所謂凡事豫則立者如此苟爲不誠則言必至於跲事必至於困行必至於疚道必至於窮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這一節承上文推言素定的意思獲字解做得字孔子說凡事皆當素定乎誠如在下位的人若要治民必須得了君上的心肯信

之呼應所從言者然只道的理乎不必另說在下位即在下位者相言者也之意見在下位者且然說得來歸重誠身上難以治民於上獲上獲上獲乎信友必友乎親親然誠身最先故曰誠身又深于明善然明善亦不出誠身之外卽下文擇善是也獲上者獲其上之信任也上之信任不專問以乎合未定之身而誠施於民上民或玩而不尊故不可得而治獲上在信友不信則怠行不乎名與不同故上不見知彼說信則其心感乎處以此乎友何以與乎在非欲責其過引而已說亦妙信友在順親不順則大節有虧自信然尼父寬物論之有不孚乎觀人爾孟子不順乎親之順論之與道爲一也不誠非是行事觀之者無愛親之究之誠身仰觀身中

有要獲必不能與親乎一體之說因如此明誠二字不宜作二件看誠是明誠之本體誠之純粹以指處使見明乃明淨之明擇去人欲芝帶淨盡一毫擇是爲明善明得其所有之善此身使不爲過之是爲誠身明作誠非明善之外又有誠身也要講得合誠者節是爲誠之而發見當喜人以合天不是言誠有天人之別而個誠者發兩個誠之者似一個有的渾合作講覺人盡賢擇熟是誠者人心之完實天之道不是指在天之天只是指在人之天卽天命之謂性道率性承之初渾然天理安存者有惑誠之者以盡此理之人言人之道是人事之當然盡能誠爲天道故人當求誠不求誠何以復其天命之初誠者至聖人也作一句說言誠者乃是不勉不思而

用他力能行得若不能得君上的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要行此政事人豈不肯聽從民豈可得而治乎故欲治民者當獲乎上也然要獲上不在乎諂諛以取容自有個道理只在得處朋友如何若是平昔爲人不見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彰要見知於在上的人豈可得乎故欲獲乎上者必信於朋友也然要朋友相信不在乎交結以取名自有個道理只看他事父母如何若平日不能承順父母得其歡心則孝行不修大節已虧豈能取信於朋友之間乎故欲信友者當順乎親也然要順親亦不在乎阿意以曲從也有個道理只在能誠其身若反求諸身未能眞實而無妄則外有承順之虛文內無愛敬之實意豈能得父母之懽心乎故欲順親者當誠乎身也然誠身功夫又不是一時襲取得的也有個道理只在能明乎善若不能格物致知究明乎至善之所在則好善未必是眞好惡惡未必是眞惡豈能使所存所發皆眞實而無妄乎故欲誠身者當明乎善也能明善以誠身則順親信

友獲上治民何難之有卽在下位者欲獲上治民而推之一本於誠則凡事可知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誠是眞實無妄從容是自然的意思擇是揀擇固是堅固執是執守承上文誠身說道誠之爲道原是天賦與人的蓋天以實理化生萬物人以是實理成之爲性率其性而行之本無間雜不假修爲乃天與人的道理自然而然所以說是天之道也若爲氣禀物欲所累未能眞實無妄而用力以求到那眞實無妄的去處這是人事所當然者乃人之道也誠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而行之不待勉强而於道自無不中其知則生而知之不待思索而於道自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的聖人全其天而無所假於人爲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知則未能不思而得必揀擇衆理以明善其行則未能不勉而中必堅守其善以誠身此乃用力修爲的賢人盡

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人之二字對下文擇善固執之者賢者言字看勿不可云從容中道者何人能乃聖人也其間歸宜不思不勉只心體依他完全不皆一毫氣力自然合者以其然然會心故曰誠以其自然恰好故曰中從容中道從容不是寬容自得要在道上看聖人道理是從容大極流行萬古不息而其間節度自然然惟聖人性與天合純亦不已不煩勉故曰從容中道卽天道不待推假思索固執服膺須一毫看擇善存誠之工夫修爲之者言之擇善而謂之曰擇是從人欲錯雜中擇出天理來而固執云者只是此善存存不久不失不是擇善了又須保守此何是以人合天正所謂明善誠身而又爲下三節綱領宜重看

博學審問是擇善之目勿指作學知利行五之字都指善者學不止博學審問凡自家未經之正欲一一學會故曰博問師問其所學之難通處審問之自心看端的可疑處何以辨於師問之師友與問不爲泛問而不思亦非已有故用思須是精思入微不是不失之泛失之泛思之所發又須別辨一番把本來善休不至毫厘之差然而日明者是不生一實見如太陽當空纖毫畢照也不是辨得明白問與師友講論有作在內書者爲實踐乃之意正他其學問思辨者所服膺勿失不徒爲口耳之粗迹之末也此句還重不止行須驗得五者合一工夫知與行合一行則知不可截然分說作有弗措凡弗措之以擇此字之功不可一則剛毅勿作固執行文

人以合天者也然有古雖生知安行之聖亦必加學問之功夫其得之於天者既全而修之於人者又力此所以聖而益聖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承上文說擇善而固執之固誠之者之事然其用工之節目又不止一端第一要博以學之蓋天下之理無窮必學而後能知然學而不博則亦無以盡事物之理故必旁搜遠覽凡古今事物之變無不考求庶乎可以廣吾之聞見也然是博學之所學之中有未知者必須問之於人然問而不審則苟且粗略而無以解中心之惑故必與明師好友盡情講論仔細窮究庶乎可以釋吾之疑惑也然是審問之雖只問的明白了又必經自家思索一番然後有得然思而不愼又恐失之泛濫過於穿鑿徒思無益矣故必本之以平易之心求之於眞切之處而愼以思之庶乎潛玩之久而無不通也既思索了又以義理精微其義利公私之間必加辨別然辨而不明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雖辨無益矣故必條分縷析辨其何

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似是而非何者似非而是一一都明以辨之庶乎盡其精微而不差也夫既學而又問之思之辨之則於天下之義理皆已明白洞達而無所疑可以見之於行矣然行而不篤則所行者徒爲虛文而終無所成就又必眞心實意敦篤而行無一時之間斷無一念之懈怠則所知者皆見於實事而不徒爲空言矣所以又說篤行之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以擇善也篤行所以固執也五者皆誠之者的工夫學知利行之事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弗字解做不字措字解做止字承上文說學問思辨篤行固是求誠之事然有一樣資禀庸下的未能便成必須專心致志着實用功乃能有成如今人事物之理不學則已但要學時便要兩間強記件件都理會得過纔罷若有不能不止也有疑惑的不問則已

不可分上五段是志下四句是功非措便有功之作認用力之做全在弗措上看出實學不是不學問也益力未學者不見其不能學然後加不足則當學之之不能學非是行得方有若言安頓弗得須要與學終集所措矣修然此十百正指弗措之心弗能而百其功於非多而留自其功於是金證不自己之資人字之試一十千百個是假借字面人一已百困百倍也人十己千亦百倍也所之字俱備異果能質指誠之之效有以學利困勉須偏愚柔者有以困勉補愚柔以聯字屬學利者俱是就者只深說不管他學利困勉為如果字要玩虛有此志實不得能像求其能噫不得果能者果使以誰之也此道所已百已千之功愚者見天理不真柔者余天理不定明氣人欲搖惑便不得強着人欲擾惑便不得吾之本体原自明強不求明所是愚不求強仰見亦已百已千正是循所見明强備見強方法蓋積累勉之功而後皆日覺故明日必明強日必強見天不可必而人可必也未歸到修身立政上

但夫問時便反覆講究件件都要知道纔罷若有不知不止也有該思索的不思則已但去尋思則必由三經詳度務要融會貫通纔罷若有不得不止也有該辨別的不辨則已但去分辨則必細細剖析務要明白不差纔罷若有不明不止也及其見諸躬行不行則已但行的時節務要踐履篤實底於有成纔罷若有不篤不止也他人一遍就會了自己必下百遍的工夫他人十遍就會了自己必下千遍的工夫務求其能而後已這是困知勉行者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道指上一節說常人有志者少雖志者多不有能實用其力者若果能於那學問思辨篤行用了百倍的工夫則義理自然浹融氣質自然變化雖是生來愚昧的久之亦將豁然貫通而進於明矣雖是生來柔弱的久之亦能毅然自守而進於強矣況本是聰明強毅的而又能加勸勵不息之功有不爲大知大勇者乎

右第二十章

謹按此章言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極其詳備首言舉行文武之政在於有君有臣而尤歸重於君身蓋有君則自然有臣也中言以三達德而行五達道皆修身之事九經則自身而推之家國天下終言修己治人必本於一誠而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所以求立乎誠者也夫至誠者天德也九經之事王道也有天德而後可以行王道其要在於謹獨伏惟

聖明留意焉

附錄補節首指南上段

自誠章　此承上章天道人道而言正明天人一貫之理首二句原其所從入有天人之異末句要其歸之同見天人之合前章四誠字四明字俱就現成說不以用功言前自字回自天自其之字非自彼至此也自道一個是合下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便是原來性生的故曰性自道一個是先明諸心而後進無不實便是由教入去的故曰教然均之此誠均之此明豈是誠外復有明明外復有誠其一貫自如處便萬理淹貫其當理從致處即一貫到如二則字便是仰字意雖變化非彼此還說功一也之意二句須合看其意重下句見人與天合意

唯天章　首句言至誠之盡性下皆盡性之全功也性者合天地萬物爲一体者也盡人盡物

參贊天地方是能盡其性只一個誠盡其性便連盡人盡物參贊天地都有了不是盡其性之外又有此許多事業也夫能天下至誠即爲能盡其性誠即性也至誠即盡性也不是至誠了方去盡性無一毫私以蔽之便是完無不盡無一毫欲以昏之便是由無不盡人物之性盡字屬聖人盡他說如他明處便當使是盡了他性不是變他亦不我之盡性也盡人性如聚物於變時處盡物性如鳥獸草木咸若皆此也天地能付人物以性而不能使各遂其性聖人能盡人物之性便是贊助天地有之所不及須求人物不單參贊以天地以一定之位言參字有不可相無之意化者自有而無天地所以成人物之終育者自無而有天地所以成人物之始本聖人以一人之身兩贊化育

重刻辨真內府原版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中庸卷之三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是真實無妄明是事理洞達子思承孔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說道人之道聖賢等級雖有不同及其成功則無二致固有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由誠而明的這叫做性蓋聖人之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天性本來有的故謂之性性即天道也有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由明而誠的這叫做教蓋賢人之學以擇而精以執而固由教而後能入的故謂之教教即人道也夫曰性曰教雖有天道人道之殊然德無不實者則自然滿明在躬無有不誠而先明乎善者也可以到那誠的地位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所以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是說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天下莫能過他贊是助化育是變化生育參是並立爲三的意思子思說天命之性本自真實無妄只爲私欲蔽了見得不明行得不到所以不能盡性獨有天下至誠的聖人其知生知其行安行純乎天理而不雜於人欲故能於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然天下的人雖有智愚賢不肖其性也與我一般聖人既能盡己之性由是推之於人使能設立政教以整齊化導之使人人都復其性之本然而能盡人之性矣天下的物雖飛潛動植不同其性也與人一般聖人既能盡人之性由是推之於物使能修立法制以樽節愛養之使物物各遂其性之自然而能盡物之性矣天人物皆天地之所生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是化育也有不到的今聖人能盡人物之性則是能栽成輔相補助天地之所不及矣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既能贊天地之化育則是有天地不可無聖人天位乎上而覆物地位乎下而載物聖人位乎中而成物以

所不及豈不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哉曰參初說作言字前可以只當贊字看不着力贊之只是一個至誠盡性

致曲章　通章只重致曲二字曲能有誠以下皆就上天曲是致曲之妙用又字與上至字照誠之源全者爲上而誠之未全者爲次也曲是一念之萌是致之不容其處即誠之端倪也致曲是自端倪而窮其分量如因仁之一念推而致於無往非仁之自惻隱之言不及義而一之不盡也無不致而將無不究而全体皆誠後曰曲能有誠有誠者誠既有非假借也誠由形發而俱根誠字一貫說形是由誠說現而進及天化故不可傾化實歸之至誠形乃誠之發露其中處立故形如根之生苗著是已著乃誠之顯然有者誠之發著如生色者曰發外

若曰發外已明者光輝發越之盛誠通動明如響下而服登字事來了只此三字不可自然說說凡所聚於此施動用處皆是道誠乎於光輝其光輝物自是以感動人之精神誠實於動其真机入人自是以致動人之心志誠至於變其德言動而足以化天下而固于不知其自致由着之動人變人化人言惟天下句是推極致曲者到得化時此亦天下之至誠矣乎何非誠之至豈能化也所在致曲上說至誠不是借上至誠來比擬要依說時說分形著明係已變化爲人看來作文只照本文既形去不必數終人已分對更好說

前知章　以前知二字爲主下正言其前知而皆之實皆必先知之二句正前知處至誠之道某誠即是道也處在聖人身上

一人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矣豈不可與天地參乎至誠之功用其大如此然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所性之中參贊位育之功不出於盡性之外學聖人者但當於身心中求之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是指賢人以下說致是推極曲是偏曲之一偏處蓋人之心雖爲物欲所蔽然良心本當泯滅必有一端發見的去處這叫做曲若能就此擴充之到那不偏的去處叫做致曲形是發見於外著是顯著明是光明動是感動變是改變化是渾化子思說天下至誠的聖人固能盡其性之全體而能盡人物之性以收參贊之功矣其次若賢人以下誠有未至者如當何如用功蓋必由那善端發見之一偏處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所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義而曰

禮曰智莫不皆然這便是能致曲了夫一偏之曲既無不致則有以通貫乎全体而無不實矣所以說曲能有誠誠既積於中則必發於外將見動作威儀之間莫非此德之形見矣既形則自然日新月盛而愈顯著矣既著則自然赫喧盛大而有光明矣蓋其德之積於中者日盛故德容之見於外者愈光內外相符之機有不容掩者如此誠既發於外而有光明則人之望其德容者自然感動而興起其好善之心矣既動則必改過自新變其不善以從善之善矣既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渾化而無迹矣蓋誠之動乎物者既久則人之被其化者愈深入已相符之機有莫知所以然者如此夫感人而至於化豈是容易到得的惟是天下至誠的聖人纔能感人到那化的去處今致曲者積而至於能化則亦天下至誠而已矣夫由誠而形而著而明所謂能盡其性者也由動而變而化所謂能盡人物之性者也而參贊在其中矣雖由致曲而入及其成功則一也

不是泛說道理只就鬼神云耳至相參者不可前知惟聖人所具至誠之道可以前事而知蓋私妄不雜而本體自虛明非若後世之數學也亦不是空空前知言外有挽回造化意國家將興六句經筵過二將字要看見乎蓍龜有吉有凶動乎四体有得有失禍福將至以起下承上看也妖孽要看兼之以四体之失也詳備之將至者也禎祥也善識之言四体之得也背禍之將至者也說誠聖人不待禍福妖孽蓍龜四体而知天既不待他知又說微何判了看來註中理之先見因常偏好蓋禎祥妖孽蓍龜四体此皆造化之迹而之所為也即此觀之可見天地間分明是未有此先有此理但人不能知耳惟至誠禍之將至未至於其將禍之理而善則必先知其福之必然不待福之既至而後知也知其福便有趨於未然惡禍之將至未至於其有必禍之理而不善則必先知其禍之必然不待禍之既至而後知也知其禍便有避乎未然惡善不善都存福禍之理看來有此原先有此理則其有此理便知其有此事也近說以善不善作人所錯著思說於文勢似不順傳說以善不善說當禍福字看於文勢較順而發藏意味未句不說說鬼神知來至誠如之蓋禍福乃鬼神所憑者至誠善便先知其福而召致有道不善便先知其禍而禍却有方如此則休祥至及災為作其是吉凶禍福一聽聖人轉移了故曰至誠如神言至誠一神世字可兼看知字

誠者章　首節言誠切於人又節中言以見當誠之故末節推言以見能誠之效章內凡個誠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前知是預先知未來的事禎祥是福之兆如麒麟鳳凰景星慶雲各樣的祥瑞都是妖孽是禍之萌如山崩川竭地震星隕各樣的災異都是蓍是蓍草龜是靈龜皆用以占卜者四體指動作威儀說神是鬼神子思說人之德行不實則理有不明雖目前的事尚不能知況未來者乎惟有至誠無妄的聖人天理渾然無一毫私偽故其心至虛至靈於那未來的事都預先知道然此豈有術數以推測之哉蓋自有可知之理耳如國家將要興隆必先有禎祥的好事出來國家將要敗亡必先有妖孽不好的事出來或著見於蓍龜占卜之間而有吉有凶或發動於四体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將至之理先見者也惟至誠聖人則有以察其幾善必先知之不待其福既至而後知也不善必先知之不待其禍既至而後知也所以至誠之妙就如鬼神一般蓋凡幽遠之事耳目心思所不及者人不能知除是鬼神知得今聖人虛靈洞達能知未來則與鬼神何異所以說至誠如神然天地間只是一個定理既有是理便有預先形見之幾聖人只是一個誠心心體既全自有神明不測之用豈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穿鑿附會以為知者哉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子思說真實無妄之謂誠這誠是人所以自成其身的道理如盡心盡孝纔成個人子盡心盡忠纔成個人臣所以說是自成也這此誠而見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這道乃人所當自行的如事親之孝為子的當自盡事君之忠為臣的當自盡所以說是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之字誠者物之終始誠字屬天地人物事變說於誠字俱串指人說不於批做一樣說者所　誠是人之實理材於我而我有之為這心者人之形體不淪於虛假也令則日誠故三自成要說自字成字是本身自然的意此只說個有生來本休未着工夫至於分外合同誠便是理之當然者故曰道自道要着而守亦自成來看誠為自成則以我之遇而我全之豈不是自己必要實處的事二句當串在

終始從上二句正申誠者自成之意物之終始道天地人物事變而言道誠將物字專指人事說時大將不曰物之始終而曰物之終始言道物之所以自終而迴之始作誠之實在天地則終始天地在人物事變則終始人物事變更無間斷所以其中體一夾雜間斷便不成天地人物事變了是故總承上二句誠之為貴緊接誠自成說來上意說來如云君子思謹亦一物也亦以誠為貴文亦以誠為有無須盡自道工夫而誠之為貴誠者二字乃由誠之之功而造於渾誠地位者惟誠為凡物之終始故誠者非止成己所以成物者亦即在誠己之中無兩事也不生成從誠己非形體之己性真純粹無一毫私欲之雜也是真己成己則純是一團天理即耳目肝腑皆是和氣浹洽天性流行豈不是仁天地萬物本無一休成物所我之真己明淨處應見一休血脈無窒無滯障成得完便是誠到此寬不是智成己即仁成物即智不是未於仁智物即在己中照出知即在仁中流出不作兩般性之德大全云仁智之德仁性之體智

物是事物子思說何以見得誠為自成而道當自道蓋天下事物莫不有終莫不有始終不自終是這實理為之歸結始不自始是這實理為之發端徹首徹尾都是實理之所為是誠為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外也人若不誠則雖有所作為到底只是虛文恰似不曾幹那一件事的一般如不誠心以為孝則非孝不誠心以為忠則非忠所以君子必以誠之為貴而擇善固執以求到那真實之地也若然則能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時措是隨時而行無不當理子思說誠固所以自成然又不止成就自家一身而已天下的人同有此心同有此理既有以自成則自然有以化導他人而使之皆有所成就亦所以成物也成己則私意不雜全体渾然叫做仁成物則因物裁處各得其當叫做知然是仁知二者非從外來乃原於天命是性分中固有之德也亦不是判然為兩物的與生俱生乃內外合一的道理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心既誠則仁知兼得一以貫之將見見於事者不論處己處物以時措之而皆得其當矣此可見仁知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所以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息是間斷久是常於中徵是驗於外悠是悠長遠是久遠博厚是廣博深厚高明是高大光明子思說人之德有不實則為私欲所間雜而其心不純不純則有止息之時惟聖人之德極其真實而無一毫之虛偽則此心之內純是天理流行而私欲無得以間之自無有止息矣既無止息則心体渾全德性堅定自然終始如一常久而不變矣存諸中者既久則必形見於威儀發揮於事業自然徵驗而不可揜矣既由久而徵則凡所設施都是純王之政百

具於己性分之內下一己字從好蓋成己者以己成也成物者亦以己成物耳仁智皆其己的性分外內之道分不可用仁內也而未始不合於外智外也而未始不合於內二意字所盖謂之曰性德分得內外不間縫在性中固即合在仁上智內而無外而外而內故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須重內上說方是既曰德又曰道者以成物在作用上說也德者於中曰德舉由於外曰道故時措之宜也故字只就本文字面接下如云性合外內故時而措之以成己成物錯綜變化無往不宜此句又宜便成物要時仰時己之時宜字作妙字看以此成己仰以此成物恰好一與兩箇是何等妙既不可云時而成己則宜於己時而成物則宜於物蓋成己即所以成物無兩時也況宜字正

然悠裕而不迫綿遠而無窮矣惟其悠遠則積累之至自然充塞於宇宙浹洽於人心廣博而深厚矣惟其博厚則發見之極自然巍乎有成功煥乎有文章高大而光明矣蓋德之存諸中者既極其純故業之驗於外者自極其盛此至誠之妙所以能贊化育而參天地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這一節是說聖人與天地同用于忠說至誠之功用所積者既廣博而深厚則天下之物無不在其包括承受之中而咸被其澤是固所以載物也所發者既高大而光明則天下之物無不在其至肖照臨之下而咸仰其光是固所以覆物也其博厚高明者又皆悠長而久遠則天下之物皆爲其所覆載而得以各遂其生各復其性是固所以成物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這一節是說聖人與天地同體配是配合彊是彊界于忠說承載

入己兩得方見其宜又不可單說宜於己宜於物

故至誠　通章重至誠無息一句任無爲而成以上是論至誠無息之功用同乎天地者由於自然已上貫通焉以上是又以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明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也故至二節故字承上說來惟誠者非自成己云云故至誠者使有以成人物有以配天地如通章所云凡誠有未至者有時成有時不誠就其不誠之斑是誠至此息了至誠則無時不誠是即無時或息矣至誠就是理之運於心者無息只在至誠上看不是兩層不息即是久亦非不息之外又有所謂久只就純純常常言之是以不息就道不息以後來積計前面便見得是久多存凡誠常存於中發是誠常驗

萬物者莫如地今至誠之博厚也能載物則其博厚就與地道之博厚者配合而無間矣覆冒萬物者莫如天今至誠之高明也能覆物則其高明就與天道之高明者配合而無間矣天地之博厚高明亘古亘今無有窮盡故能成物今至誠之悠久也能成物則其悠久之功就與天地之無疆界者通一而無二矣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如此指上文說見字解做示字意是顯于忠說聖人能覆載成物而配天地之無疆其功業之盛如此然豈待於強爲哉亦自然而然者耳觀其博厚的功業固煥然而成章然亦積久蓄極自然顯著的不待表暴以示人而後章也此其所以能配地也其高明的功業固能使人翕然而丕變然亦存神過化自然感應的不待鼓舞動作而後變也此其所以能配天也其博厚高明之悠久固能使治功有成萬世無斁然亦不識不知自然成就的不待安排布置有所作爲而後成也此所以能配天地之無疆也

於外便根浚承久以上說天德後以下但說上道者德字須見作事業上說參說形於外則有至誠無息言行形明則有一時俱有本無漸次但從淺說長其效則循序則從遠至近則從不必說蓋悠遠博厚高明皆於外見其後於外者言之不可說推其徵後然遠武中徵字發字俱見力不必用說聲遠以下只存至功業上說無不可說反人上說犯下載覆物成物是如說形於後不然也高照承如也曲東漸西被物也於遠行之所也如載乎成功高也煥乎文章明也載物覆此二節勿依註同用同體之說此節只說至誠功業及人上說參籌天地行下節承此而歸其配天地也博厚等不必讓實在載物等上大意只向是博厚天下皆被于深仁厚澤之中是所以載物也所見高明天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上面俱說聖人之功用同乎天地此以下又即天地之道以明之能是參贊于忠說天地之道雖大要之可以一言包括得盡只是個誠而已蓋天地之間氣化流行今古是穹壤以爲之運用更無一毫參雜惟其不貳所以能常久不息而化生萬物形形色色充滿於覆載之間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得而測度之哉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久而必徵可知矣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不但極其廣博而又極其深厚也天之道惟誠是以不惟極其高大而又極其光明也且其博厚高明又極其悠長極其久遠而不可以終窮也觀此則聖人之悠遠博厚高明皆本於誠又可知矣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

下咸仰其文明之化是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焉則今日如是也之有然而天下咸在其內成也可是所以成物也說載成物在博厚高明悠久上悠久看不相似推一節無地位悠持上說如云載物者莫如地今至誠之博厚亦能載物則其博厚者配地矣諸覆物者必以有以配天地之無疆矣故若合而有物之意便天地亦待我而位也配地地只就我覆成上講不可說博厚以覆物者地之所以爲地等語恐以下節俱也對者有此如此指見至誠功配天地一此於自然而不見不動無爲六字意奏只指功業勿將民說是鼓舞顯著化顯形於見是知則章也其德澤被動之世變化萬物則變也章則炳焕極至於舞到極也至治則成也不見其不

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是小小的明處撮是撮取物叫做撮一撮言其至少華嶽是西嶽華山之最大者振是收洩是滲漏一卷石是一塊小石寶藏是世間寶重收藏的如金玉之類都是一勺是一升最微的黿大黿似魚有足鮫似龍無角都是水中之物殖是滋長于忠說天地之道惟誠一不二故能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不測之功用何以見之今夫天指其一處而言就是昭昭然罅隙透明的去處也叫做天若論其全體則高大光明無有窮盡日月之運行星辰之布列都繫屬於其上凡萬有不齊之物亦無不在其覆冒之下焉天之生物不測如此今夫地指其一處而言就是一撮之土也叫做地若論其全體則廣博深厚無有限量華嶽之山雖太也能承載之而不見其爲重河海之水雖廣也能收攝之而不見其滲洩凡萬有不齊之物亦無不在其持載之中焉地之生物不

假天地盡不貳是不假借外作自然無為是不假藉用言誠是說上文誠皆其自然如此不是勉強一言亦不分爲配地等句一言[illegible]且下不貳所一言也貳字是不純一之意如人心不誠謂之貳心貳便妄也不貳即無妄之誠也但勿論誠字爲妙從不貳處生物其中有不所容聲有所運如之何可測即天地亦莫知其所以然也非是言其多之難測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道就天地之施功用處說不專指形體各著處言不可一端求爲博根本歸深會出而會無盡爲厚升降飛揚不可推窮爲高精通隱微無有瑕疵爲明舒徐有常爲悠流通無窮爲久此正爲物不貳之所以而爲生物不測之張本也註各極其盛非謂極博極厚而又厚而又悠

測如其今夫山指一處而言便是一卷石之多也叫做山若論其全體廣大的去處則各樣的草木都於此發生諸般的禽獸都於此居止凡世間寶重諸藏的物可以爲服飾器用的都從此興發出來山之生物如此今夫水指其一處而言便是一勺之多也叫做水若論其全體深廣不測的去處則黿鼉蛟龍魚鱉都生聚於其中凡有用之物可以生發貨利的都滋長於其中水之生物如此夫天地之間物之最大者莫如山川觀山川之生物如此則天地之大可知矣觀天地之道如此則聖人之功用可知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是周頌維天之命篇天命即是天道於是嘆美之辭穆是幽深玄遠的意思不已是無止息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文王是周文王純是不雜子思於此章之末又引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說道是詩人歎美說維天道之運行幽深玄遠而無有一時之止息

久也高明亦然今夫節正不貳之生物不測處昭昭亦是天撮土亦是地卷石無窮而非天地正是得天地之大處及其無窮是舉其無窮者言之發微此無窮處厚處却但以形體言發揮偏也不[illegible]之而不泄日月星辰之繫要只是一氣之凝結河海華嶽之根載只是一氣之流峙俱無窮處厚的意而萬物載焉推崇方是生物之功說個天覆地載却似交成故又入山水二段若謂天地大矣何說其中舉一山一水亦甚不備天地之理更說山水中舉一物亦莫不備天地之理總見他不測寶藏以積聚言貨財以貿遷言皆金玉珠貝之類至鮮是介族之類而龍乃其根也蛟龍是鱗族之長而魚乃其屬也詩云節兩引證各歸到本節上

這是說天之所以爲天正以其無止息也不然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將何以爲天乎詩人又嘆息說豈不顯哉文王之德純一而不雜這是說文王之所以爲文正以其德之不雜也不然則積之不實發之無本將何以爲文乎然在天說不已在文王說純豈是文王與天有不同處蓋天道無有止息固是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也沒有止息亦不已焉文王與天一也這純即是至誠道不已是無息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可知矣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

道即是率性之道惟聖人能全之所以說聖人之道子思贊嘆說大矣哉其惟聖人之道乎言其廣大周偏無所不包無所不在天下無有大於此者如下文兩節便是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發育是發生長育峻是高大極是至子

天命只是於穆不已命令也命之不已德之純與天本體作自然不在化育功業上說不已在此理流行處無間斷也純者其理渾全無人欲也所以實德在此指不已對純處說明上從其天也惟於穆不已所以天命之妙循環無端乃天之所以爲天而爲造化生物之本有天之四方[illegible]非文[illegible]之純倒聖心精粹之德昭然無間乃文王所以爲文而爲文治精華之本者也一說不作文章只云文王之所以爲文亦好與亦不已言純乎天理不雜以人欲則天理流行而不已矣天固不已文亦不已也不是亦如天之不已亦非我氣御至誠不已而無息之信乎聖人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而已大哉章 四節以上言聖道之大待人而行以下言君子修德

思說何以見聖道之大以其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如萬物雖多都是這道理發生長育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一物而非道也天雖高大這道理之高大上至於天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一處而非道也其極於至大而無外如此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是充足有餘的意思禮儀是經禮如冠婚喪祭之類威儀是曲禮如升降揖遜之類子思說聖人之道以其散殊而言則見其優優然充足有餘廣大悉備如人倫日用之間有經常不易的禮儀而禮儀之目則有三百節節限制都是這個道理有周旋進退的威儀而威儀之目則有三千細微曲折也都是這個道理其入於至小而無間如此

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其人指聖人說至道指上兩節說凝是聚會的意思承上文說道之全體既洋洋乎無所不包道之散殊又優優乎無所不在其大如

凝道而無往不宜此君子尊德性一句須分兩說個大字下面當分說優優大字方妙發育峻極三千三百是道之大體之道之最大處都不要不當是實見得大道運用大學須合下就德性說是二字道節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故屬之聖人只說道字聖人二字不必泥洋洋節洋洋言道如水之汪洋無處不到發育峻極正見洋洋優優養之而道其機都是之而若其性峻極不是觀道之高乃是充塞之盛觀發育上論萬物都是陰陽五行之理所發生而盈天地間皆不過此陰陽五行之理所以衛護以發育而峻極於天其實只是一串事禮是經禮其條目之條優優從大處上說從小處說人待其人而後行是承係其道無不

此是豈可以易行者哉必待那有至德的聖人爲能參贊化育周旋中禮這道理方纔行得若不是這等的至德則胸襟淺狹既不足以會其全識見粗疏又不足以盡其細要使這道理凝聚其身心豈可得乎所以說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然則欲凝至道必先盡修德之功而後可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這是說修德凝道的工夫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性是人所受於天的正理道是由致是推極廣大高明是說心之本體精微是禮之精細微妙處溫是燖溫故是舊所知的敦是敦篤厚是舊所能的崇是積聚的意思禮是天理之節文子思說至道必待至德而後凝是以君子爲學知這道理至大凝道的工夫至難胸次淺陋的固做不得識見粗略的也做不得必於所受於天的正理恭敬奉持保守之而不至於失墜其尊德性如此又於那古今的事

其間大綱小目備物都是大道之事非有兩般不過上節分大小對待說修德凝道無不包之謂大哉信是禮儀威儀周遍其大禮儀威儀對說不必深論禮發於禮儀威儀情發於禮人倫所謂三綱五常如此者是節目命目之類威儀守之是行禮時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禮儀中之曲折節目曲折如升降揖遜進退俯仰之類三百三千是其中之條件一句須一串讀不可對威儀說在禮儀中具待其節符字承上言天地萬物自如而位育不世是三千三百未發而禮發不代與者待其人耳人即聖人行是位育由我發經曲由我幾有張上斯道息非德體而行之也是之謂至德凝至道也下節不過反覆此節凡凝聚也把道理總會在心上來便是凝道在心上便謂至

這審問明學葢有以窮其理而無遺而率由夫問學之功焉這是修德凝道的綱領然非可以一端盡也心體本自廣大有以蔽之則狹小矣必擴充其廣大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然於事物之理又必析其精微不使有毫釐之差而廣大者不流於空疎也心體本自高明有以累之則卑汙矣必窮極其高明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然於處事之際又必依乎中庸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高明者不入於虛遠也於舊日所已知者則時加溫習不使其遺忘然義理無窮又必求有新得而日知其所未知焉於舊日所已能者則益加敦篤不使其放逸然節文無限又必崇尚禮度而日謹其所未謹焉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尊德性的事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道問學的事君子能盡乎此則德無不修而道無不凝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德發出來便謂至道不是兩件洋洋優優之理不凝一則散而無著落凝之用故拈出一凝字以明其當用工之大疑與行要知是一串事發之斯行之矣故君子雖不上來發道不於至德故此章備言修德凝道之要其旬是下四句綱領德性是天之明命爲天地萬物之主宰禮儀威儀之統宗本至將此字至是以至他在上冠百骸帶底之主操存而不忽仰片夜之擬幾未究之吹信是也又必由學問之功講論驗以資其全正所以尊德性也道謂由問學之以德性之中無所不包無所不備本自廣大德性之渾然無間無毫不入本自精微德性之不蹈於物欲而無所蔽本自高明德性之不涉於氣質而爲衆人由同得本自中庸不加學問而私意夾雜此心之中

驕是矜肆倍是違悖興是興起在位明是明於理哲是察於事子思承上文說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理人之道全備於一身自然無所處而不當矣故使之居上位便能兢兢業業那爲上的道理必不肯恃其富貴而至於驕矜使之在下位便能安分守己凡那爲下的道理必不肯自干法紀而至於違悖國家有道之時可以出而用世他說的言語便都是經濟的事業足以感動乎人而興起在位國家無道之時所當見幾而作他就隱默自守不爲危激的議論足以遠避災禍而保全其身是爲上爲下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說周之賢臣仲山甫既能明於理又能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無有災害這就是說修德君子隨所處而無不宜的意思所以說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不賞其病於狹小於於粗疎卑暗而偏倚矣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宜學問也皆所以尊德性也德性之固有者爲固而與日俱新者爲新德性之渾然爲厚而天理秩然完具者爲禮德性不加學問而天真斷喪則故者已失而新何由得厚者已壞而禮何由明故溫而知之敦而崇之者問學也皆所以尊德性也非道問學與尊德性何以別各非尊德性則所問學者何事註分存心致知道體之大道體之小字說要本文相對或問却謂專爲恰於道問學而所謂致廣大等何謂致廣大須要盡精微等上海又曰致廣大極高明二句是尊德性溫故二句是道問學此等說來是是故所以作數說只云修凝之效用君子修德以凝道則凝身都是道而隨上下治亂之咸宜

道是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爲下不倍的意思反是復古之道守孔子說愚昧無德的人不可自用他却偏要自作聰明而執己見以妄作卑賤無位的人不可自專他却不安本分而逞私智以僭爲生乎今之世只當遵守當今的法度他却要復行前代的古道這等的人是理所不容王法之所不宥災禍必及其身矣即夫子此言觀之然則爲下者豈可倍上也哉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都是子思的說話禮是親疏貴賤相接的禮節度是宮室車服器用的等級考是考正文是文字的點畫形象子思推明孔子之意說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之人皆是以取禍者何哉蓋制禮作樂是國家極大的事體必是聖天子在上既有德位又當其時然後可以定一代之典章而齊萬民之心且如親疏貴賤須有相接的禮體然惟天子得以議之非天子不敢議也宮室車服器用須有一定的等級然惟天子得以制之非天子不敢制也書寫的

正是道與身凝合處句句要看德字凡此大方好居上本指天子爲下兼臣民言與一章俱指未在位者言要應首三節繁議不驕者以位育禮曲之道爲設議也不特無恣雖傲覩之意不倍者以位有經曲之道爲憲章也不特無悖逆佛戾之意言默者非發踰揚之定直是關位育經曲之道於一世意嘿容者非徒退藏之意直是斂位育經曲之道於一心意如此看便覺大段言則明是明於理哲是察於事保身者非徒苟全其生而已言之身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而三百三千亦特此身以不墜須使之隨境而咸宜遂世而皆順方是保承上下治氣道而說　此章兼非天子一節餘首節是孔子不日之言以議位特三平有次節子思申言爲下之不可倍今天下節又推言

文字都有點畫形象然惟天子得以考之非天子不敢考也蓋政教出於朝廷事權統於君上有非臣下所能干預者如此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是子思自指周時說軌是車的轍迹書是寫的字行是行出來的禮儀是次序子思說議禮制度考文惟其皆出於天子所以當今的天下雖不是文武成康之時然其法制典章世世遵守無敢有異同者以車而言造者固非一人而其轍迹之廣狹都是一般是天子所制之度至今不敢更變也以字而言書者固非一人而其點畫形象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考之文至今不敢差錯也以禮而言行者固非一人而其親疎貴賤的次序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議之禮至今不敢踰越也當今一統之盛如此則愚賤之人與生今之世者豈可得而違背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illegible]觀[illegible]文非天子三字可見矣[illegible]有德必有位[illegible]有位無德[illegible]不敢制作有德無位亦不敢制作[illegible]三重[illegible]切[illegible]不倍[illegible]正是有德無位[illegible]自作禮樂而且不敢反古之道[illegible]不倍之意[illegible]是除了天子便是賤自用自專[illegible]是要有所制作都是人非其心所在如何容得一番制作只是不當聖人天子之制而以[illegible]倍[illegible]八倍之類[illegible]今之世[illegible]此句[illegible]今乃[illegible]上之時此古[illegible]乃是人[illegible]之制[illegible]在[illegible]不在今也道以制作言者道即[illegible]古今若後古之道[illegible]文是[illegible]事

予故[illegible]違理者[illegible]道時者不容於世非天命[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位時有不來[illegible]位以[illegible]時[illegible]之欲[illegible]然而聖人應運而興六子[illegible]該之最要不可[illegible]以德位時三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三重而[illegible]三者不是今[illegible]制作禮樂[illegible]分[illegible]度[illegible]服[illegible]器用[illegible]行[illegible]節限制如宮室[illegible]之類[illegible]度一則欲其[illegible]一則防其僭亂也文[illegible]字也名即字之[illegible]也今天下[illegible]此以[illegible]證上節之意[illegible]車同軌度中之一端也軌不[illegible]驗[illegible]同文[illegible]人倫之倫乃[illegible]序[illegible]之相接[illegible]使之次序

子思又說欲制禮作樂以治天下者必是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雖有天子之位若無聖人之德則人品凡庸而無制作之本如何敢輕易便爲制禮作樂之事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名分卑下而無制作之權也不敢擅便爲制禮作樂之事蓋無德而欲作禮樂便是愚而自用無位而欲作禮樂便是賤而自專故必有聖人之德而又在天子之位然後可以任制作之事而垂法於天下也然則爲下者又安敢以或倍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即上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杞宋是二國名杞是夏之後代宋是殷之後代徵是證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禮比先夏禹之有天下所制之禮我嘗向慕而誦說之但杞後代子孫衰微今見存者止有個杞國典籍散失舊臣凋謝不足以取證吾言矣既無可證則我雖知之豈可得而從之乎殷湯之有天下所制之禮我亦嘗考求而學習之雖則殷之子孫尚有宋國但文獻也有存的不至盡泯然皆前代之事而非當世之法則我雖習之亦豈可得而從之乎惟有我周之禮是文武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公家之所行與賢人之所記吾所學之適正是當今之所用天下臣民都來行遵守不敢違越既可考證又合時宜與夏殷的不同然則吾之所從亦惟在此周禮而已夫以孔子之聖生於周時且不敢舍周而從夏殷之禮然則生今反古者是豈爲下不倍之義哉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天下是興王而君主天下者三重指議禮制度考文說以其爲至重之事故曰三重子思說王天下的君子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重大的事行於天下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由是諸侯奉其法而國不異政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俗天下之人皆得以寡其過矣乎

雖有[illegible]前[illegible]天子之位也[illegible]聖人之德則[illegible]不足上[illegible]此[illegible]樂[illegible]前文[illegible]制作不必制也非[illegible]不但德位[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雖有其位[illegible]亦不敢也吾[illegible]生今不可[illegible]古之[illegible]從宋杞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作三[illegible]文[illegible]子不足[illegible]夏禮不足徵[illegible]什一於十[illegible]而能[illegible]行宋存則文獻[illegible]非時王之制[illegible]論議重[illegible]之文也三重[illegible]首節[illegible]以節[illegible]本諸身[illegible]制作之[illegible]三重句[illegible]制作之[illegible]民[illegible]未[illegible]引詩

以結之亦[illegible]三[illegible]如六事之[illegible]及知天知人[illegible]王[illegible]三[illegible]時今[illegible]云聖人[illegible]要若[illegible]制度考文[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以行[illegible]正[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民[illegible]過[illegible]之過[illegible]上[illegible]下文之[illegible]爲[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說其[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但[illegible]上[illegible]民[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制作[illegible]只[illegible]不足取信[illegible]代[illegible]三[illegible]以民[illegible]民而不[illegible]身[illegible]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徵是考證尊是尊位子思又說所謂王天下者乃身任其德居其位而又當其時者也如時王以前遠在上世的其禮雖善然世遠人亡於今已無可考證既無可考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于人則人不從之矣又如聖人窮而在下的雖善於禮然身居道窮而不在尊位位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故三重之道惟當世之聖人而又在天子之位然後乃可行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徵是驗三王是夏商湯周文武繆是差謬建是建立悖是違背質是質證俟是等待承上文說制禮作樂必有德有位有時乃爲盡善所以王天下的君子行那議禮制度考文之事非可苟然而已必本之於身凡所制作一一都躬行實踐從自已身上立個標準固非有位而無德者也由是以之徵驗於庶民則人人都奉行遵守不敢違越又非不信而不從者也以今日所行的考驗於三代之聖王則因革損益都合着三王已然的成法無有差謬以我所建立的與天地相參則裁成輔相都依着天地自然的道理無有違背鬼神雖至幽而難知然我的制作已到那微妙的去處就是質諸於鬼神他那屈伸變化也不過是這道理何疑之有百世以後的聖人雖至遠而難料然我的制作已至極而無以加就等待後邊的聖人出來他所作爲運用也不過是這道理何惑之有夫君子之道出之所有其本而驗之又無不合此所以盡善盡美而能使民從矣其過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盡精微以道問學[illegible]之道則非其[illegible]三重之道[illegible]所指制作之禮[illegible]不合不著於身[illegible]德也[illegible]學說[illegible]驗在[illegible]不可以時[illegible]本[illegible]而可驗於制作之[illegible]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一節意言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俱不是兩樣形迹上與他相合但以道理言若能建之於天地則如禹文之德參天地之高卑度象天地之方以文象天地之經緯此等[illegible]單而可質矣我不必[illegible]三王之迹但因所當因革所當革此理同也後王又不必盡求之迹但因所當因革所當革此理同也天地鬼神易[illegible]蓋天地之[illegible]太極之理寓於陰陽之氣而鬼神是天地之妙用即陰陽之清及五行之屈伸以其機者如也天地鬼神如人身之鬼神如人身之知覺運動妙處鬼神天地亦自然實理鬼神盡該貫其因其不易[illegible]行於其間便是造化自然不停於天地凡所以然者皆從[illegible]用人須[illegible]於天[illegible]鬼神質鬼神知天知人而求諸有[illegible]此又作於鬼神俟後聖上者出其不可以下[illegible]於制作之本此蘊蓄之本於天之理以天根本總於人之理亦以心性求於言但不從外面說者一切天地道俱是大氣運旋鬼神要在不離這個人生事業鬼神心性發揮便要制作不離這個要不從識知天而要各知天所以能質鬼神不能盡知人而要須知人所以能俟後聖方是知字深於不從聞見之知識

承上文說鬼神幽而難明君子之制作所以能質之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蓋天之理盡於鬼神君子窮神知化於天道所以然之理微明通之而不惑故其見於制作者皆有以合乎屈伸動靜之機鬼神雖幽自可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後聖遠而難料君子之制作所以能俟之而不惑者由其知人之理也蓋人之理盡於聖人君子明物察倫於人心所同然之理既洞徹之而無疑故其見於制作者自有以符乎曠世相感之神後聖雖遠自可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此可見心思必通乎性命纔可以與禮樂學術必貫乎天人纔可以言經濟君子所以能此亦自尊德性道問學中來也有三重之責者可不以務學爲急哉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是動作兼下面行與言說道是由兼下面法與則說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望是仰慕厭是厭惡子思說君子議禮制度考文既通乎天人之理而兼有六事之善則可以立天下萬世之極矣所以凡有動作不但一世之人由之而世世爲天下之所共由如動而見諸行事則凡政教之施都是經常不易的典章世世的人皆守之以爲法度而不敢紛更動而見於言語則凡號令之佈都是典徵定保的要說世世的人皆取之以爲準則而不敢違悖在遠方的百姓仰其德之廣被則人人嚮風慕義都有仰望之心在近處的百姓習其行之有常則人人歡欣鼓舞無有厭斁之意是君子之道垂之萬世而無斁推之四海而皆準者如此民之寡過不亦宜乎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是周頌振鷺之篇惡是憎惡射是厭射夙是早永終是長久的意思譽是名譽蚤是先子思引詩說人能在彼處也無人憎惡他

知天地之化育則可知[illegible]是故所以動作俟後聖而不惑本是蓋由爲者自一世至於後世也是近守之方無[illegible]有本上二句言王化不限於時下二句言王化不限於地一是在說是積久不必以當時後世分動行言三重也動兼言行而言重之非於議禮制度考文即三重之見於號令政教者不待說一身說世世說也只就本領上之如周文武道法則如周之三十世若湯武又不是將王了天下換也質後世道路也作者字看做天下的道路數天下的法度做天下的準則也作法字看則是道之法之則之也此說不是實也不是放羈在言之法於身遂行於如君子說子當孝親人便學之以孝親看望不厭但重在遠其制作上字不是關望是仰其言行而法則之也亦不是期望者期望是還未曾遇了不厭者是法則其言行而不厭也凡人耳目熟習便厭了今卻不然

詩曰在彼無惡無射是感宜意有似於君子之道無往不合然亦略取相似耳如此指六事而言蚤先也遂也必如此而後有譽未有不如此而遽有譽者有譽即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之謂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

仲尼章　首節言仲尼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身次節言其大而節言天地而原其所以大也蓋一章之旨聖人不如孔子只是不如其集大成耳然孔子之集大成若一一集之則該此道彼如何集得孔子蓋一原而將出者耳川流言其時出也敦化言其一原也數語得聖心祖述憲章與文武俱是道之所

作此處也無人厭射他彼此皆善無往不宜而庶幾早夜之間保以永終其美與矣假詩所言可見致譽之有本也是以三重君子必備六事之善而後可以得令名於天下固未有道德不本於身信從未協於民三王後聖不能合天地鬼神不能通而能垂法則服遠近先有譽名於天下者也然則爲人上者豈可不自盡其道也哉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是孔子的字祖述是遠宗其道憲章是近守其法律是法襲字解做因子思說古之帝天下者其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如博約之訓一貫之旨都是從精一執中處衍出來以後繼其道統之傳這是祖述堯舜古之王天下者其法莫備於文武仲尼則近而謹守其法如禮樂則從先進夢寐欲爲東周遵守者憲宗的成憲不敢自用自專這是憲章文武至若春夏秋冬運行而不滯者天之時也仲尼仰觀於天使法其自然之運如日往月止曰久曰速都隨時變易各當其可這是上律天時東南西北殊風而異俗者地之理也仲尼俯察於地使因其一定之理如居魯居宋之齊之楚都隨寓而安無所不宜這是下襲水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是比喻持載是承載覆幬是覆冒錯行是錯綜而行代是代替子思說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有以會帝王天地之全則其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illegible]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自其大無不包者言之就辟如那地之廣博深厚無不持載天之高大光明無不覆幬的一般自其運而不息者言之就辟如那四時之錯行一往一來迭運而不已日月之代明一升一沉更代而常明的一般聖人之道德直與天地參而日月四時同如此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

衣法乎對道不過但亦潮往德始開文武道法大備也總成者以舜堯爲道之祖而心源相爲紹述其精微一允執厥中之道也憲章以文武爲示律之不敢違也尊謂丕守法度方明以志其盛衰乎則以繼其發是也祖述憲章只作精神心源上下作道統功業上說律如法律之律無分毫之異如茲繁之錄無分毫踰越如其知此當如彼便如彼作止久速其宜其如天時之迭運故曰上律當如此一定如此當如彼一定如彼用舍行藏其守甚方如水土之各異故曰下襲律水土有心只是妙理自相符以不惟律之以不侔之比合四句是宜言旦今上天下地之理無不備於一心矣總之如顯見仲尼一心天地古今之理無不包羅且如天之無所不貳故之無所不載萬物不能瞬天地之一毫事不能礙聖心之虛凡理一也自其所起言之理也時而出無一或皆如是了又更秋冬八六乙已沉剛引亦月元剛白小其錯而行代而明者經無停止上三句對無不二字意大小之無盡源流上一節爲語化化也是大之無所容四時日月即在天地中抽出言之不可平對總見聖德咸備所謂哉也萬物並天地覆載之中萬物並育乎中如虎狼蛇蜂之類不相侵害如毛不如錦分而天地覆載之中如四時日月之道錯行代明難聚不悖下相違悖也天地並育不害並行不悖便是小德之散見處如散之萬物便如此其流行散之四時便如此其流行散之日月便如此其流共此其條分縷析真有如水之

之所以爲大也。

育是生育害是侵害道指四時日月而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四時日月之推遷流行不過陰陽而已所以叫做道悖是相反小德是天地造化之分散處川流是說如川水之流行大德是天地造化之總會處敦是厚化是化育子思說天覆地載萬物並生於其間卻似有相害者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而不相侵害焉四時日月並行於天地之內卻似有相悖者然一寒一暑一晝一夜各循其度而不相違背焉夫同者難乎其異而乃不害不悖者爲何蓋天地有分散的小德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就如川水之流千支萬派脈絡分明而不見其止息此其所以不害不悖也異者難乎其同而乃並育並行者爲何蓋天地有總會的大德爲萬物之根柢爲萬化之本原但見其敦厚盛大自然生化出來無有窮盡此其所以並育並行也有小德以爲用有大德以爲體天地之所以爲大者正在於此今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之應曲當即是小德之川流其一理渾然即是大德之敦化則聖道之所以爲大又何以異於天地哉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臨是居上臨下子思說居上位而臨下民不是凡庸之人可以做得的獨有天下的至聖他是天之篤生時之間出爲人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高過於一世之人足以尊居上位而臨御天下也其生知之資如此以其德言之爲能寬廣而不狹隘優裕而不急迫溫和而不慘刻柔順而不乖戾足以容畜天下而包含徧覆之無外其仁之德如此又能奮發而不怠惰堅強而不畏縮剛斷而不屈撓果毅而不柔懦足以操守執持而不爲外物之所奪其義之德如此又能齊焉而精其純一莊焉而極其端嚴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僻於凡處己行事皆足以有

支流派別絡中有一調大小不長渾溢涵蓄以化萬物之生乃于其四時之所以錯日月之明所以代之大者歸於無物無窮之流以主物之原推行之玄妙悖之端錯雲之所以有之小者分於有物有道之後而運行不害起行不悖如此此天地之所以爲大德如天德敦化設有非其所以大則運之未始無息出之未必無窮物與道莫乎息矣何以大者此乎然則仲尼於古今上下之際有討論節目亦猶其小德之散見而一以貫之則仲尼之大德亦天地之所以大者即聖人之所以大耳

惟天聖　此章一氣說下無處可分說盛溥博淵泉時出聚承五德來如天如淵見承溥博淵泉來發信悅見承時出來而覆名者顯又緊承徵信悅來總是聖德說到發外說到及人

前章淺輕也首說生知之資繼仁義禮智之德雖有衍德之分總其德敦下只云五者之德積於中而貫到所不但實到氣來真發時出之方溥是以次第次序未應用而足以感用也是達者十分完全之義足以有臨且其聰明睿知也以教勝以爲睿字貫下讀之便見聰明雖作耳目而所以聰明皆心之睿知則神以心言睿者思慮之派通于仁智者心體之明通乎物者廣大不狹隘裕者舒緩不急迫溫者和厚不慘刻柔者順不乖戾發者奮發不因循強者強勇不委靡剛者堅剛不屈撓毅者有常不間斷齊者齊一不嚴莊者端嚴不苟中者無少偏倚正者無少反側文者文章不紊亂理者條理不差密者詳細不粗疎察者明辨不混淆也

然而無一毫之慢其禮之德如此又能文焉而章美內蘊理焉而脈絡中存密焉而詳其詳細察焉而極其明辨於凡是非邪正皆足以分別而無一毫之差其智之德又如此既備乎聰明睿知之資而又兼備仁義禮智之德所以爲天下之至聖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是周徧而廣闊淵泉是靜深而有本出是發見於外子思說天下至聖既有是聰明睿知之資又兼仁義禮智之德其充積之盛則周徧廣濶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量何溥博也靜深有本涵萬化之原而不可測度何淵泉也及其事物來有所感觸的時節則聰明睿知仁義禮智之德自然發見於外隨時感接而用之不窮焉蓋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如此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

淵是水深處子思又形容聖人之德說凡物之溥博者莫過於天今聖德之溥博不可限量說如天之溥博一般蓋非尋常之所謂溥博而已物之淵泉者莫過於淵今聖德之淵泉不可測度就如淵之淵泉一般蓋非尋常之所謂淵泉而已由是時而著見於容貌則百姓每便都欽敬之而無有褻慢者時而發之於言語則百姓每便都敬信之而無有違疑者時而措之於行事則百姓每便都喜悅之而無有怨惡者夫如天如淵可見其充積之盛矣民莫不敬信且悅可見其時出之妙矣非至聖而能若是乎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聲名是聖德的名聲洋溢是充滿施是傳播隊是落凡有血氣者指人類說配是相合子思說聖人之德充積既極其盛發見又當其可是以休聲美名充滿乎中華之國而傳播遍及乎蠻貊之邦華夷之人皆敬信而悅之蓋極而言之凡水陸舟車之所可到人力之所可通天之所覆蓋地之所持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落的去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一皆尊之爲元后而無有不

做者親之如父母而無有不愛者即此可見聖德之廣大就與天一般蓋天之所以爲大者以其無所不覆也今聖人之德既光四表而格上下則與天配合而無間矣所以說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都是治絲的事經是理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天經是五品之人倫大本是所性之全體化育是天地所以化生萬物的道理倚是倚靠子思說道理之在天下散於人倫原於性命非可容易盡者獨有天下至誠的聖人德極其實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爲能各盡其道分別其理而不亂聯合其情而不離足以爲天下後世之法就如治絲的一般既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所以說經綸天下之大經於所性中仁義禮智之德渾然全體無少虧欠而凡所以應事接物千變萬化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於其中就如樹木一般根本牢固而不動枝葉發生而不窮所以說立天下之大本至於天地之所以化生長育只是元亨利貞這四件道理至誠之仁義禮智既與之契合而無間故能融會貫通知之洞達而無疑蓋不但聞見之知而已夫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這都是至誠自然之能事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何嘗倚著於物而後能哉所以說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是懇至淵淵是靜深浩浩是廣大上文說至誠之德至此又極贊其盛說道至誠聖人之經綸立本知化既皆出於自然則其德之盛非可尋常論者也自其經綸言之則於人倫日用之間一皆恩義之浹洽慈愛之周流何其肫肫然而懇至也自其立本言之則性真澄徹而萬理之源就與那淵泉不竭一般何其淵淵然而靜深也自其知化言之則陰陽迭運而上下同流就與那天之

[illegible]如政事之或行或止或因或革無一不裁制如政事之或是或非之可或否別之不淆溥博二說此節上五者之德[illegible]聞之充積[illegible]有發見非又加於後一節周徧廣闊總是言之所靜深有本蓋其蓄之深而出有源見在其所理其是非淺表[illegible]未時出有以爲時出之不也泉字不是實溥字與溥博字一例有時出之不可用時字居上臨下時字含發剛毅居上臨下之時亦含惻隱制之時也此時字微細如均一溫柔用有時用明有時用晦此等變化不一下節即上節而驗之驗之非又進一步天之溥博淵之淵泉以形言是聖如之則以心言見以

德容言因民之敬信悅其言[illegible]可不作效說非以通聲前上來敬信悅之所在聲名之所在也而曰莫不敬信悅焉是以云云註言德之所及[illegible]所及所謂所及也中國齊稱中者當把中國爲主[illegible]所至以下節推言自中國以至蠻貊之地見其無一處之遺也又非在中國蠻貊之外亦不是舟車所至凡有血氣皆推人類等之爲元后說之爲父母又以形体言配之例以德所及言不必泥說溥所及感格之說及也

至誠章　言惟至誠能事出於自然又知形容其發來深實其妙也大能不可用妙字說來舒用之

至誠以盡心言爲能事實至化育供根至誠上說五品之人倫爲天地之常經故曰大經經綸

無窮一般又何其浩浩然而廣大也至誠之德其至矣乎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字解做實字天德指仁義禮智說章內總結上文說至誠之功用其盛如此則其妙未易知也若不是實有聰明聖知之資通達仁義禮智之天德的聖人則是猶滯於見近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此可見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錦是五采織成的衣服尚是加絅是禪衣闇然是韜晦不露的意思的然是用意表見的意思風是動凡人行事之得失都足以感動乎人所以叫做風自字解做由字子思前章既說聖人德極其盛又恐人務於高遠而無近裏著己之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之以至其極說道國風之詩有云人穿了錦繡的衣服外面又加一件朴素的禪衣蓋着這是爲何蓋以錦繡之衣文采太露故加以禪衣乃是惡其文采之太著也學者之立心也要如此所以君子之爲學專務爲己不求人知外面雖闇然韜晦然寔德在中自不能藏而日見其章顯小人之爲學專事文飾外面雖的然表見然虛僞無實久則不繼而日見其消亡矣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如何蓋君子之道外雖淡泊然其中自有旨趣味之而不厭外若簡略其中自有文采燦然而可觀外雖溫厚渾淪其中自有條理井然而不亂夫淡簡溫就如絅之襲於外的一般不厭而文且理就如錦之美在其中的一般這是君子爲己之心如此然用功時節又有當謹的去處若使知之不明則何所據以爲用力之地乎又要隨時稽察知道遠處傳播的必從近處發端在彼之是非由於在此之得失也知道自己的行事能感人動物的都

[illegible]有倒可是經之分其統合[illegible]臣臣做子在相與以義[illegible]合其類經有分合兩意時有無先後分往之全體爲大本能完其性便能植立不偏而爲事爲化皆從此出化育乃天地發用處知非聞見測識之知乃動靜闔闢與天地合相脗合也三者皆至誠自然功用夫焉有所倚得不加一毫意思而不着一毫心思意識物字不用亦可肫肫懇摯非形容其不偏之意其實之也經綸何以曰仁五倫之中皆是愛之流貫所謂條貫以仁也其仁也肫肫然懇切而不虛淵字極而不虧欠立本何以曰淵蓋淵猶根本也即作性字看其淵也淵淵然清淨而物欲不淆深遠而渾淡莫測知化何以曰天蓋繫化育之理自自有天也其天也浩浩然廣大

而不於小如誠復之徐無所不包藏誠通之用無所不盡其天淵與仁字一例有非孔孫聖心者不得知字亦不可用御字苟不固[illegible]誠妙用之處知不是人當知上下曰聰明而曰聖智皆屬作聖也固字是達有以達乎彼其以通聰明睿智天德指仁義禮智之妙千古利自有古德曰天德則一於大力皆與不得又達者是於此而通於彼的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謂猶二也即有所知總屬之思辨而已還屬之意見而已孰能知至誠倚之作用哉知即如知幾之知直是默會非精得至誠之精彩非但妙悟矣

衣錦章　此章自下學立心之始推之入德漸微之極有一節深一節尚絅闇章下學立與入德下四節乃論入德之實而末節則形容至德之妙也闇

此曰字句是一篇上節之由曰淡簡温曰近自微曰內省曰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推而極於篤恭無聲臭皆從闇然二字生出所謂自致者逐節有之細看自見衣錦尚絅者文也而必尚以絅者不欲其文之著也文字無病病在著字講惡字亦不可用文於淡簡温世風大壞惟講盡此句倒末說到下學修之身上只釋詩義亦與文質參錯者意無于其六文太著則心馳於外故而詩人惡之便是君子的下學君子道字特立心言淵然君子闇淡幽暗之中潛修務實而不求表暴於外逐日章顯在闇然內非有心居其精神不散則精彩內含不可作意黯然於外看小人之道是務外不實的然是表暴於飾外明有文彩日亡謂難乎有恒說小人特暴以有形襯難淡簡温三句正發明闇然何謂淡君子之道暴淡是恬澹不為怪異不厭是人惟虛假則索之無味而君子之心所存自有無窮之味也簡是簡朴不為繁縟文著天下之至文常自內出所謂寔之光輝也温是温和不圭角理者是心能存則倫安不淆其中而條理自不紊也要知澹簡温是君子性体原自如此故不厭文理自有何假要根為己之心來皆為己者必知幾知幾即知其切於己之幾也不可認為已又要知幾這個闇然的真心即是不欲炫耀於理風顯的主意因為己而來矣開字之義又指出近原遠邇的自見是風的以來出機之必繁求知遠而國家天下之治亂由近而在身之得失所用功必謹於近知風之出身而發者有得失由身之常於心發有邪正

有個緣由吾身之得失本於吾心之邪正也又知道隱微的去處必然到顯著的去處念慮既發於中形迹必露於外知道二件都是當謹之幾既知乎此然後可以省察用功循序漸進而入於聖人之德矣然則下學而上達者可不以立心爲要哉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是小雅正月之篇潛是幽暗的去處伏是隱伏孔字解做甚字疚是病無惡於志是說無愧於心子思引詩說幽暗的去處雖是隱伏難見然其善惡之幾甚是昭然明白詩之所言如此可見獨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於己所獨知之地內自省察使念慮之動皆合乎理而無一些疚病方能無愧於心也夫人皆能致飾於顯著而君子獨嚴於隱微由是而觀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在人所不見之地乎若夫人之所見則人皆能謹之不獨君子爲然矣這是說君子謹獨之事爲己之功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看視屋漏是室西北隅深密的去處子思引詩說看爾在居室之中雖屋漏深密的去處若說是未與物接便可忽了尚當常存敬畏使心裏無一些愧作纔好詩人之言如此可見靜之不可不慎也所以君子之心不待有所動作方纔敬慎便是不動的時節已自敬慎了不待言語既發方纔誠信便是不言的時節已自誠信了這即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的工夫君子爲己之功至是而益加密矣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是商頌烈祖之篇奏是進假字與格字同是感格靡字解做無字鈇是莝斫刀鉞是斧子思又引詩說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有所言說告戒而凡在廟之人亦皆化之自無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既能動

則用功必源於己而於自則不可見闇然矣而身與物由此而顯知此爲緊要便所此爲謹獨戒慎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者此正君子之嚴然自修處在自心自性仰無愧俯無怍之本體君子不向世味聲色俗人情裝點一種平實之學所以自心深處發曰可與入德進而且說得爲己二字出下手處全在知微了內省謹信正於近自之微處著力動成而天下平衆妄風之顯處看要入微中了其究神一尚絅之心潛伏即是承上言獨之當謹的看二句正謹獨之功潛之昭正是微之顯處內省二字最重內省也省即省察之省這樣存理以存天命率性之本體此中一塵不染空洞洞便不愧不怍而無欺無疚即無惡無愧分兩層曰內曰志正人所不見處而能無疚無惡此正所以不可及處上二句講明下二句只含上兆醒便是以下節節相承但要看註承上文三字屋漏節是即指人所不見處說之功重在敬信二字緊接此心本宇之深處漏即一念未萌當無此二句戒懼之功不愧工夫衆未當臨曰不動不無所着曰不言正人所不見處敬信總是心體本然常依發發處是敬心體觀發處之信不言不動而敬信只是操存寬此心體便是合上節只串此下不動而省無疚無惡之是在人所不見處亦以此承上不疚無惡而言內省工夫只是敬信心體常惺惺不分動靜分有省分人所不見己所不見俱非不言君子尚要根上敬信之紧要來人誠功夫將善處是不敢放惡

而有祭又能靜而有敬而誠敬之德足以感人而人之被其德者不待爵賞之及而興起感發樂於爲善自切夫勸勉之意不待嗔怒之加而自然畏懼不敢爲惡有甚於鈇鉞之威蓋德成而民化其效如此是以君子惟密爲己之功以造乎成德之地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是幽深玄遠無迹可見的意思百辟是天下的諸侯刑是法篤是厚恭是敬子思說君子不賞不怒而民勸民威其德雖足以化民然猶未造其極也周頌烈文之詩說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無有形迹之可見而天下的諸侯人人向慕而法則之則不特民勸民威而已所以有德的君子由戒懼謹獨之功到那收斂退藏之密其心純然天理念念是敬時時是敬但見其篤厚深潛不可窺測而天下的人自然感慕其德服從其化不識不知而翕然平治焉這篤恭正是不顯之德天下平即是百辟刑之此中和位育之能事聖神功化之極致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這一節是子思又引詩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予是詩人託爲上帝的言語懷是念輶字解做輕字倫是比方載是事子思說君子不顯篤恭而天下自平則其德之微妙豈易言哉大雅皇矣之詩說上帝自言我眷念文王之明德深微邃密不大著於聲音顏色之間這詩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曾說爲政有本若將聲音顏色去化民也不過是末務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這是以形容之乎大雅烝民之詩說德之微妙其輕如毛這詩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毛雖微細也還有一物比方得他亦還是以形容之乎惟文王之詩說上天之事無有聲音之可聽無有氣臭之可聞夫聲臭有氣無形比之色與毛已是微妙了而又皆謂之無則天下之至微至妙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者無過於此以此形容君子不顯之德纔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乎

不肯不怒非全然廢賞罰蓋德在賞罰前不專恃賞罰也民勸民威不在民之畏抗自是仰民之勸懲以見至德無爲之感不賞不怒管詩無言而民勸民威管詩作文贊不顯讚聚承上節說下乃讚到敬信之盡顯處不是不賞不怒又要爲恭字即敬信之心休戚主心之敬要言爲非玄默之謂是施用於天下處不顯其迹故云篤敬謂之不顯之德天下乎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真湯乎景象須從百辟說到萬民方與引詩有謂此只當爲恭不顯天下式以見至德之神合上節皆是發信之妙用處不可看泛說蓋此雖論至德又人事而曰不賞不怒不顯三不字俱從關祭說來故下篇遂足之以無字末篇此只形容不顯之意形容之者猶云擬之也非模寫形容

經筵進講

之謂不大不向也聲指號令色指威儀化民本也是引孔子見成的語不是釋前獨有倫類只是猶有形象蓋有形者有類無形則無類一說德而謂之如毛是德猶有毛可比亦不倫但下文猶有天可比說不去上天之載半當道字是載亂之寂靜無是氣亂之原故無聲無臭是氣機渾淪了至矣是說德至矣不是形容不顯之德至矣講至矣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其命之人本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不落聲色不涉倫類真德之至矣不可以加矣勿據詩指天說不斷所至非不斷又有至不之也何莫非關然之心充之耶

思旣極其形容而又贊歎其妙以見君子之學必如是而後爲至也其示人之意何其切哉大抵中庸一書首言天命之性是說道之大原皆出於天終言上天之載是說君子之學當達諸天然必由戒愼恐懼之功而後可以馴致於中和位育之極盡爲己愼獨之事而後可以漸進於不顯篤恭之妙可見聖人以命天下學而上達其要只是一敬而已先儒說敬者聖學終始之要讀者不可不深察而體驗也

右第三十三章

重刻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中庸卷之三

附辯真新刻新增指南上論
閩溫陵　張一　李光縉　著
見平楊文奎　校

學而全

此章論心學大全功首節學字即習說字便是發着處凡七大爲文說到樂處其中及人者言又得不慍君子處其中忘道者言總只是一個學講意相不無淺深大小

學是學在此心之天理大理原是可欲之義天地間惟理最可悅人心所同然處也悅是有獨覺其味而人不及知者來學時心與理原不是兩個只爲私意間隔所以不能悅今既時習則心念與此理相爲浹洽不由名言不涉象數如天之職如水之雅與魚俱躍與鳶俱飛此時心体何等洞達何等活潑真有一段真趣其甘如飴者故曰悅○無之無所不悅之理議悅

心便是此悅○朋乃同爲學之人滋包近在內樂乃是此悅充暢處蓋此心天理與天地萬物一体異不分識我明來則自以遠吾一体大同之意能無樂乎故君子急急于繼往開來成己後學不是功業上做工夫只凡此心流通于天地萬物之間欲不間斷耳如夫子謂吾猶及得與斯討正樂修春秋序易序書百王不易之大法便是此樂處○人之識得慶不知不專指君相之不用只有不合於人處皆是不慍只是些不乎非念怒也蓋惟知學有爲分內事只管自家要純乎天理更不以外之是非毀譽得失榮辱爲介懷也此君子爲己之進心也君子就是聖人地位如夫子之不怨不尤如中庸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便是此不慍君子此不慍與樂實從說上來

重刻辯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上論卷之四

中極殿大學士　太嶽　張居正　輯著
狀元　澹園　焦　竑　增補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訂正
書林　易齋　詹　亮　重刻

論語

論是議論語是答述這書是記孔子平日與門弟子論學論治相問答的言語故名爲論語分上下兩篇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是做效凡致知力行皆做效聖賢之所爲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是溫習說是喜悅孔子說道人之爲學常苦其難而不悅者以其學之不熟而未見意趣也若既學矣又能時時溫習而不間斷其功則所學者熟義禮浹洽中心喜好而其進自不能已矣所以說不亦悅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是朋友樂是快樂夫學既有得人自信從將見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矣然則吾德不孤斯道有傳得英才而教育之自然情意宣暢可樂莫大乎此也所以說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的人夫以善及人固爲可樂苟以人或不見知而遂有不樂焉則猶有近名之累其德未至未足以爲君子也是以雖名譽不著而人不我知亦惟處之泰然略無一毫含怒之意如此則其心純乎爲己而不求人知學誠在于樂而不願乎外誠極所大志向所爲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說不亦君子乎夫學由悅以至于樂由樂至于能爲君子則希賢希聖之能事畢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

爲人全　此示人務本之意原是刻未見連滅道家表一要旨八章意示爲仁有本上發來此章首節有無着落所以上下二節甚思說不融貫有求爲人孝弟不節正暗說孝弟之本的意思不好犯上作亂處便是仁不好犯上便見長上能敬不好作亂便處人接物都得其理仁是乾父坤母民胞物與都是此的心這不是仁然都由爲人孝弟來孝弟是不是仁之不所好字要着得精好從心上有不但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且無犯上作亂之心蓋於了指是至和極順的意思如此方是孝弟如此便是仁君子務本不是泛說指孝一個本本一而已所得許多本只從個本來真心上務本立道便生生字對立字看便是發生出來或欲蘇心生不死有非也無發生出外面來亦解謂之道能孝

弟便能行仁故曰仁之本此說蓋爲真體道徵子原刻所不及也今改正

補霍林曰仁者人也而究其所以爲人的道理只在孝弟故下孝弟爲人之本正與其爲人也人字照看人即是那慈愛惻怛之人人非仁而何

補衷一凡翻正曰事有萬殊本惟一致註說凡事專用力於根本豈有一事而有一本耶豈有事時有本無事時則無本可務耶觀此謂又云治吾未有之大養頁未萌之休本立而道生就未生處說本根究

巧言章　此戒人務外求巧令二字作用力意仁是人心人心最真最實無一毫虛假繼著虛假便不是仁專用力於巧令全是虛假於外失却心之本体矣故曰鮮矣仁言更有何仁在也

之有也

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叫做孝善事兄長叫做弟犯是干犯鮮是少作亂是悖逆爭鬪的事有子說天下的人莫不有父母兄長則莫不有孝弟的良心人惟不能孝弟則其心不和不順小而犯上大而作亂無所不至矣若使他平昔爲人于父母則能孝盡得爲子的道理于兄長則能弟盡得卑幼的道理則心裏常是和順而所爲自是循禮若說他敢去干犯那在上的人這樣事斷然少矣夫犯上是不順之小者且不敢爲却乃好爲悖逆爭鬪大不順的事天下豈有是理哉夫人能孝弟而自不爲非如此可以見孝弟之當務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是專力本是根本爲仁是行仁有子又說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若徒務其末則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所以君子凡事只在根本切要處尋用其力根本既立則事事物物處之各當道理自然發生

譬如樹木一般根本牢固則枝葉未有不茂盛者本之當務如此只今所謂孝弟也者乃是行仁之本與蓋仁具于心只是惻怛慈愛的道理施之愛親敬長固是此心推之仁民愛物亦是此心人能孝弟則親吾之親可以及人之親長吾之長可以及人之長至于撫安萬民養育萬物都從此充擴出來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則行仁之本豈有外于孝弟乎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孝經孔子說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有若之言其有得于孔子之訓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是好令是善辭字解做少字仁是心之德孔子說辭氣容色乃心之符最可以觀人那有德的人辭色自無不正若巧爲甘美之辭選就是非使佞阿諛而使聽之者喜這便是巧言務爲卑諂之色柔順側媚迎合人意而使見之者悅這便是令色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蓋仁乃本心之德心存則仁存此今徒致飾于外

依參剛毅木訥實者似見仁之本講官林曰巧言不必復以令色不必側媚口舌僞仁者之言與辨徵仁者彷彿○與鮑陳曰世態上多一分粧點天理上便減一分本質巧令的人他胸中全在粧點粉飾上何暇省顧本心之過

吾日全　此曾子自警檢身之要曾子隨事精察力行每日間只得三事是吾身分內事件件都省過省此心微妙所謂常惺惺法也不忠不信不習只是有的半邊非無其無的半邊三事要說得入細凡人自謀則忠為人常疎必盡那心與他謀或無猜嫌方是朋友相與多不出于真情必心口如一言行相顧方是信傳於師者多不能習於已必一一講求尋繹真知不始勤終怠方是習三乎字正是他心中自省處抑其為心性恐一日懈怠不到便為身累所以日日提醒後來徹悟一貫此得力全在此處曾子要緊做工夫處註誠切誠是誠心不欺切是切己無則加勉何是朱子補是察不必用

補王觀濤曰不忠不信不習人那是得只不欲自欺其本心三乎字有自憤自疑之意○楊慈湖曰三語乃問心之詞○王宇泰曰傳習說得廣靜存動察心實兩行之皆習也必如顏子請之不懈亦足以發方可謂不負其師傳

道千全　此章論治國之要五者皆是政之大体未及紀綱法度之詳故曰要五者似從吾心上說是一點兢兢業業之心在政事上見信是一點真誠不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財真意之心愛人是一點父母惻隱之

務以悅人則心馳于外而天理之斲喪者多矣豈不鮮仁矣乎然孔子所謂鮮仁特言其喪德于己耳若究其害則反足以喪人之德蓋人之常情莫不喜于順己彼巧言令色之人最能逢迎取悅附朝取容人之聽其言見其貌者未有不喜而近之者也既喜之而不覺其奸由是變亂是非中傷善類以至喪人之邦家者往往有之矣夫以堯舜之聖而畏夫巧言令色之孔壬况其他乎用人者不可不察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參省是省察忠是盡心的意思信是誠實傳是傳授習是習熟曾子說我于一日之間常以三件事省察己身三者維何凡人自己謀事未有不盡其心者至于為他人謀便有且粗略而不肯盡心是不忠也我嘗自省為人謀事或亦有不盡其心者乎交友之際貴乎信若徒面交而不以實心相與是不信也我嘗自省與朋友交或亦有虛情假意而不信于人者乎受業于師使當習熟于己若徒面聽而不肯者是學習是負師之教也我嘗自省受之于師者或亦有因循怠惰而不加學習者乎以此三者日省察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蓋未嘗敢以一日而少懈也蓋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其用工之密如此然古之帝王若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成湯之日新又新檢身不及亦此心也此學也故大學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從事于聖學者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是治乘是兵車四馬為一乘千乘之國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的大國時是農工閒暇之時孔子說千乘的大國事務繁雜人民衆多不易治也若欲治之其要道有五件其一要做事為人君日有萬幾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一時不敬或致千百年之患必須兢兢業業事無大小皆極其敬慎不敢有忽怠

心以時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分之為五事總之一心之存主而已人指官長民指百姓君子小人都是民只是為農時乃農隙之時乃治田有間隙非至冬役之也

孝子凡曰敬事不是一心在事上只是心常存而事不苟耳君子因事以治心未嘗從心以應事○無信如何做事如朝令夕改商鞅之徙木不可為政○王觀濤曰凡制立法度須示臣民務使諸一使人知所守是信節用非一於纖嗇只是大為出入致妄費耳○按丁凡曰節用不止惟節財用須從君身節制將去

弟子全　此章立幼學之準非文行先後之說總只是培養弟子之孔性乃後提撕使知要務長時便知敬不是其謹信汎愛放非虛假不見其愛衆方能新形於外誠不見其親仁却能分個好分不知學文如不務于外學弟子所知識漸以開其性漸以失此開發須作護收斂以弟子起篇其序于孝弟以文兄者一出入也要使之循規孝為則弟為使當存于之愛敬是大本也然而根由不可入也為愛不可濟也必使之濟而信為形體之私不可有也覧闡之助也不可少也必使之汎愛衆而親仁是汎愛不見人之愛他只是無憎嫉之不自便宜之類行有餘力非盡行此數者然後學文以學文乃應接之暇時節非以學文為緩也當典籍既以開明其德性而收之若開邏暇是以究明其義統時時節悅皆有餘力讀書無大此皆是愛兄之教克先命弟子之事宜讓於後只家以修正聖功

之心則所處皆當而自無有于敗事矣其一要信為信者人君之大寶若賞罰不信則人不服從號令不信則人難遵守必須誠實不貳凡一言一動都要內外相孚始終一致而足以取信于人則人皆用情而自不至于敗阻矣其一要節用蓋天地生財只有此數用若不節豈能常盈必須量入為出加意樽節凡奢侈的用度冗濫的虛縻不急的興作無名的賞賜都裁省了只是用其所當用則財常有餘而不至于匱乏矣其一要愛人蓋君者民之父母不能愛人何以使衆必須視之如傷保之如赤子凡鰥寡孤獨窮苦無依的水旱災傷饑寒失所的都加意周邺使皆得遂其生則人心愛戴而仰之如父母矣其一要使民以時蓋國家有造作營建興師動衆的事固不免于使民然若不以其時則妨民之業而竭民之力矣必待那農事已畢之後纔役使他不悞他的耕種不礙他的收成則務本之民皆得以盡力于農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這五者都是治國的要道君能體而行之則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治之無難雖千乘之國而已哉為人君者所當深念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是指凡為弟為子的說謹是行的有常信是言的有實汎字解做廣字衆是衆人親是親近仁是仁厚有德的人餘力是餘剩的工夫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孔子教人說但凡為人弟為人子的入在家庭之內要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要善事兄長以盡其弟凡行一件事必慎始慎終而行之有常凡說一句話必由中達外而發之信實于那尋常的衆人都一體愛之不要有憎嫌忌刻之心于那有德的仁人又更加親近以資其熏陶切磋之益這六件是心身切要的工夫學者須要着實用力而不可少有一時之懈若六事之外尚有餘力則學夫詩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為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闕者未有餘力因不暇為此既有餘工則又不可不博求廣

也正是于此處得力能依戶氏註重立本說逆後世弟子之學只是學文不知古人在根本上用功而所謂學文者必以餘力及之行本在所先而文在所後也此說亦可但作時時發說較渾雅

張洪陽曰學文非為孝六事之故而六事亦在其中若詩說考六事的道理則詩書所載豈止弟子之職而射御書數于大事有何關涉

賢賢全　此章以盡倫為學亦務本意也賢賢四段俱以誠字主賢賢指師友說好色不是移好色之心以好賢亦不是初謂好色及見賢遂移易其心蓋人好色之心最誠人好賢之心為利欲之心所奪則易好色之心以好賢一根觀力除却拘牽分的無論何分所得為皆竭盡其力而無餘也致身只是

覺以為修德之功也先德行而後文藝弟子之職當如此矣答正子此言雖是為弟子者說要之上下皆通古之帝王自為世子時而則以親賢入學議論以至前後左右莫非正人禮樂詩書皆有正業亦不過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與夫學文之事也至其日與性成而元良之德萬邦之貞由此出矣孔子之言豈非萬世之明訓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是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上一個賢字解作好字下一個賢字是有德的賢人易是移易竭是盡致其身是委致其身不宜愛息的意思子夏說人之為學只在綱常倫理上見得明白純是根本切要的工夫如人之好賢誰不知好但不能若是其好他若使賢人之賢而能移易其好色之心大賢則事之為師次賢則親之為友真知篤信就如好好色的一般則好善極其誠矣人于

一心事君把一身利害都不計恰似無了身的一般孫宗復說信專主言上說或方言而不必或有言而必踐方久要不忘意四者俱說一人身上看雖日未學二句乃揚其辭以見其深於學非真未學也蓋學只是盡倫倫盡了便是盡倫的學問此正得學之本不能廢學皆依此講說生賢句勿用

補大全張南軒曰子夏之意非謂如此則不待夫學也蓋所以學者在此不在彼

不重全　此言人以自修之本功近說或重于前主于外者識說或依衛氏註承祖看于深張大全小註重忠信句益學以忠信為主若非本不完終虛境也作文須看節頓起末信分論略重也一二節對講以學字貫于重字欲成重如何地忠信如何取友如何改過

父母雖無孝心但未能若是去盡孝若能委曲承順盡那為子的道理凡力所能做得的去處都竭盡而無遺則事親極其誠矣事君不可以不忠但必都自愛其身則其忠必不盡若能委心任事把自家的身子委棄于君雖煩劇也不辭雖患難也不避一心只是要忠君報國而不肯求便其身則事君極其誠矣交友不可以不信但輕諾者多食信者少若能誠心相與但與朋友說的都是着實的言語內不欺己外不欺人雖久遠而不至于失信則交友極其誠矣這四件都是人倫之大者而行之皆盡其誠這就是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的去處學問之道不過如此人雖說他未曾為學我必謂之已學矣若徒未嘗學問而但出資性之聰明則不過一事之偶合一時之僥倖而已豈能事事盡美而厚于人倫如是乎此可見古人之為學皆用力于根本切要之地而不專在于言辭文字之末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如是則此節極切原刻四平看學淺〇不重兩字俱重上不威不固皆不重之弊非止說輕踏究修飭於容止間也實有精神凝聚不輕浮不華靡則淵遂不輕事智識究若但作威儀已作用不堪於師之辟于不成不固一由淺析發聚方可為學若浮于外必不能守于中如何能固則亦可見〇顧學以德性為本而涵養本原之學問之要者故必主忠信云者不是將此忠信來為主於內忠信原是心体心体本誠實無偽此本体而不失之如家主常在內耳非指心之分忠為定心信為定事亦勿謂以定心行事〇朋友總不如己便無很長心且生正是心為完投人毋友不是拒之只朝夕不與親近便是惟賢人君子可以輔此學故毋友其不如者〇無心失理之

改

重是厚重威是威嚴固是堅固忠信是誠實無字勿字都是禁止之辭憚是畏難的意思孔子說君子為學必養成個深厚凝重的氣質然後外貌威嚴而所學的道理自然堅固若是輕浮淺露不能厚重則見于外者無威之可畏而其所學者亦不能定有諸己難得之必失之矣豈能以堅固乎然身固要厚重而存心又在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何以為學故又當以誠實不欺為重而無一毫之虛偽然後可以進德也所友的朋友必勝過我的人方為有益若是不如我的或便佞或柔媚這樣的人不但無益而且有損切不可與之為友也人不能無過而貴于能改過而憚改則過將日長矣所以但遇有過或因人說正或自家知覺便當急急改之不可畏其難改而苟且以自安也以厚重為質以忠信為主又輔之以勝己之人行之以改過之勇則內外人己交養互發而自修之功全矣學者可不勉哉

謂過不改而痛全在憚上勿憚則如斬鉄截鉄無一毫姑息放過之意惟省察克治可以純此學故要勿憚改

慎終全　此示端本之化要歸重在上者說慎終追遠乃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自是上所當盡不為民化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已德厚矣故民德亦化之而厚也一歸字民德本厚一向壞于習俗放逸于外故漓耳今則要不能漓而歸還其本然之厚如人之久出外而方歸也此節孔子為子禽說以與其仁之心見世俗係于民德而作新之氣全在上之所為

子禽全　此發聖德感人之妙首節子禽之問是疑以求而政下節子貢之答是言以德聞政下意原意重在求上故子貢以抑字來折倒他求是夫子有意以求之則已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是謹慎終是親之既沒追是追思曾子說人倫以親為重人之事生或有能孝者至于送終則以親為已死也而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初喪之時或有能思念者至于歲時既遠則其心遂忘而祭祀之禮不能盡誠者多矣此皆民心之薄由在上之人無以倡之也若為上者能致謹于親終之時不徒哀而已而每事盡禮不使少有後日之悔又能追思于久遠之後不徒祭而已而致其誠敬不敢少有玩忽之心則己之德厚矣由是百姓每自然感化皆興仁孝之心喪也盡其禮祭也盡其誠而其德亦歸于厚矣此可見孝者人心之所同上者下民之表率欲化民成俗者可不知所以自盡也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都是孔子弟子抑是反語辭與是疑詞子禽問于子貢說夫子周流四方每到一國必然就聞這

有所發矣與是那者有心以與之也則無所以感乎人也且先說求而又繼以抑與並在求一邊○五德成盛德之光輝接人上形容如太和元氣流行而所君後信所樂就而問之不可作心上說若心則在内形於何由見得行者得聞政之許也勿以溫良爲和恭儉讓爲敬亦勿以溫良爲仁恭儉讓爲義此等說謬之謬矣夫子之求之也宜緊接上句言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此即夫子之求之也夫其求之也以溫良恭儉讓而已其與他人之求但已徇人者皆同諸說說一得字因借他求之二字來言所因其求而辨其非真求諸意矣是婉切此子貢之善爲說辭處然外便見非眞寔第其匪曰夫子太和元氣流行不知所謂溫良恭儉讓也時君望之而心醉觀之而愉

誠亦不知所謂溫良恭儉讓也子貢從旁觀之而又得言德行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父在全　此章論觀人子之法或以上二句泛論觀人下二句方說子言非也或以志行孝三年看亦非也皆何爲三年無改何節承父沒何說可謂孝矣總承心之所向爲志即行之其迹身之所履爲行即志之驗也否志與行而專事以觀爲孝父在則勢有所壓行何由見故觀其志以觀其行父沒則已得自專行始可見故觀其行以決其人所行雖善固可取矣又必三年無改乎父之道者渟蓄自父日用所常行者父延日如此行一旦即爲之更改于心何忍惟存得不忍側心縱或有所當改亦不忍遽改夫父在而志之所向者正父沒而身之所履者正

一國的政事果是夫子訪求于人然後得而聞之與或是各國的君自以其政事說與夫子而知之與子禽之問蓋亦不着觀聖人者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其諸是語詞子貢答子禽說夫子所以得聞國政不是夫子有心去求也不是時君無故而與盖夫子盛德充積于中而光輝自發于外故其容貌詞氣之間但見其溫而和厚無一些粗暴良而易直無一些矯偽恭而莊敬無一些惰慢儉而節制無一些縱弛讓而謙遜無一些驕傲有這五者德容之盛感動乎人所以各國的君自然敬之而不忽信之而不疑都把他國中的政事可因可革的來訪問于夫子故夫子因而聞之耳就汝所謂求者而論之這等樣求豈不異于他人之求之者與蓋他人之求必待訪問于人而後得夫子之聞政則以盛德感人而自致豈可以一概論哉子

貢之言不惟足以破子禽之疑而使萬世之下猶可以想見聖人之氣象此所以爲善言德行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志是志向行是行事三年是言其久孔子說人子事親有承受而無專擅有順而無違拂故當其父在之日凡事皆稟命而行不敢自專所欲知其人亦但觀其志向何如耳其行事不可槩見也至于父沒之後則分得以自專然後其行事顯然可見得就其行而觀之焉然父沒之後雖凡事得以自專而其所行猶如父在之時至于三年之久亦不敢有所改易斯則思親之念不渝于始終順親之心無間于存沒如是而後可謂之爲孝也否則雖能致敬于親在之時而不能不變于親終之後豈所謂終身而慕者乎即孔子所謂無改于父之道亦自其合于道而可以未改者言之耳若于道有未合焉則雖速改可也何待三年故言述其事孝也克盖前愆亦孝也觀聖人之言者不可以執一求之

而又有不忍忘親之心斯可謂盡孝道者矣

補筆患白曰此章有一層進一層之意只歸重在不忍改之心○王根濟曰此章專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

體用全　此章論禮之體七節原禮所由行次節究禮所由敝上下貫串不是平對說有子見當時用禮者以從和爲遵而欲有以節之故發此論須曉重下節亦不可行處方得本旨舊說多粘皮近說又多蛇足須細体會禮之用與禮之用于天下處非言人之用禮也禮之體如君尊臣卑父坐子立等級森嚴不可以毫髮僭差豈不至嚴然天理合當如此行人情亦要如此行君臣相安于尊卑父子相安于坐立無一些勉強拘迫這便是和便是禮之本然處此何大處乃言禮之用于天下其

中有自然之和在所以爲貴也或謂人之用禮必要于和非也或謂和只真心其意亦非也先王是古先聖王之制禮者斯字即指先王之道行使如道路一般斯字輕帶過節註此字此句乃因上禮之用和而指言其所以美也或謂斯字指和字謂先王行禮亦從以和爲貴作引證非也或是可法可傳難變也小大由之謂天下後世凡小事大事莫不由于先王之禮也禮中便有和在或謂由先王之和非也或以小爲曲禮大爲經禮亦非也大事小事各有經曲在○或過云夫禮由于和宜于和之無不可行矣亦未是只承上言大體既小大由之宜禮任天地間行無有不過處矣而復有所不行者知和之知字最是綱領蓋和本出自然經知恭和之名便失其發而一向去求和更不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和是從容不迫的意思斯字解做此字指和說小大是小事大事由是行有子說禮之在人如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一定而不可易其體固是森嚴然其爲用必和而從容無勉強乖戾之意乃爲可貴如君尊臣卑固有定分然情意也要流通父坐子立固有常規然禮貌也要從容這纔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而爲禮之所貴者也古先聖王之制禮惟其皆出于和此所以盡善盡美爲世無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動靜食息之間大而綱常倫理之際都率由而行之無所阻滯禮之貴于和如此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說禮貴于和則宜無不可行者矣然也有行不得的這是甚何蓋所謂和者是在品節限制之中有從容自然之意所以可行若但知和之爲貴而一于和率意任情修然自肆全不把那禮体來節制他則是流蕩忘返而尊卑上下皆失其倫矣如何可以行

之哉此可見禮之体雖嚴而不至于拘迫其用雖和而亦不至於放縱古之聖王能以禮治身而又能推之以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是約信義是事之宜復是踐言恭是恭敬禮是禮節因是依倚人的意思親是有道義可親近的人宗是主有子說天下之事必須謹之於初而後可善其後如與人以言語相約本是要踐行其言但其所言者若不合于義理之宜將來行不得去則必至于爽約失信矣故起初與人相約之時就要思量必其所言者皆合乎天理之宜而與義相近則今日所言的他日皆可見之于行而自不至于失信矣所以說言可復也待人之禮固當恭敬然亦自有當然之節若恭不中禮則爲足恭而反以致人之輕賤矣故凡施敬于人之時就要斟酌合乎禮之節文而不過其則則內不失已外不失人自不至于卑賤而取羞辱矣所以說遠恥辱也與人

以[illegible]忽[illegible]知[illegible]謹小不可行也不以[illegible]之以守輕只是纖微細節亦不可行言語之小大皆行不去非禮不行也了判然不相似這正與上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相應又謂[illegible]之不[illegible]非也信近宜[illegible]是[illegible]人[illegible]偏之要恤始慮終[illegible]一時言可[illegible]約信[illegible]說在[illegible]恭[illegible]時定[illegible]在[illegible]時義合宜[illegible]人過一[illegible]說[illegible]了及者[illegible]然而非恭大端[illegible]求[illegible]而非禮[illegible]也事[illegible]出由生[illegible]自[illegible]在[illegible]所[illegible]而[illegible]宗久而[illegible]凡[illegible]不[illegible]乖[illegible]必有所[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此[illegible]見[illegible]學者[illegible]根[illegible]之[illegible]他[illegible]為主[illegible]一言一行都[illegible]這[illegible]做也初[illegible]所[illegible]慮其不在一[illegible]故便[illegible]全[illegible]終之慮然須乎日講究務得者素無義明[illegible]人工夫一[illegible]言行交際之間[illegible]欲[illegible]始而慮終使[illegible]究竟是無[illegible]者[illegible]所以學[illegible]理[illegible]會其頭[illegible]

食無[illegible]　此[illegible]勉人好學[illegible]說分[illegible]功[illegible]心[illegible]二[illegible]非[illegible]文[illegible]以言行[illegible]非也[illegible]總是[illegible]說[illegible]何[illegible]是學之工夫亦[illegible]是一時非[illegible]行三[illegible]世[illegible]求安[illegible]學之[illegible]誠[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全[illegible]食以一[illegible]凡百外物皆[illegible]無求[illegible]華[illegible]之[illegible]收[illegible]失[illegible]務本[illegible]非[illegible]体[illegible]道之事不[illegible]是外[illegible]物致知誠意正心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學是惡其行之不速亦不[illegible]是非[illegible]物[illegible]以[illegible]言者亦要慎人[illegible]好言的人自是不專心於內只一味誇多[illegible]不[illegible]於巧言令色[illegible]真心多矣故曰仁者[illegible]就有道而正

則依木附之人若所依的不是好人則始雖暫合終必乖離故當其結交之初就要審擇不可失了那有道義可親近的人則不但一時相依且後來亦將終身有所依以為宗而主之矣所以說亦可宗也此可見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敏是急速的意思就是親近有道是有道德的賢人正是考正孔子說凡人之為學所心者多為好者少所以不能成就惟君子之于學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之私就是食以養体也不去求飽居以容身也不去求安蓋志有所在而不暇及也行事常患其不足則勉力自強汲汲然見之于行不敢有一些怠緩言語常患其有餘則謹慎收斂訥訥然如不出口不敢有一些放肆這等樣[illegible]其用功必然有所得了然猶不敢自以為是又必親近那有道德的賢人以考正吾之是非凡一言一行都要講究得道理明白不至于差謬而後已焉夫志向已是精專工夫已是切實而又加以謙抑之心常存不足之慮蓋真見夫義理之無窮學問之真難其心欣欣焉然有不能自已者這纔是好學的人所以說可謂好學也已學而至于能好則聰明日開聞見日廣進而為賢為聖何難之有哉商書說命篇說惟學遜志務時敏厥周頌說學有緝熙于光明皆是此意何見好學二字不但學者之所當知為人君者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是卑屈驕是矜肆可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樂是安樂好禮是喜好節禮自然循理的意思子貢問于孔子說凡人貧者易至于卑屈富者易至于矜驕此人情之常也若能處貧而無卑屈之意處富而無矜肆之心這等的人其所得為何如孔子答說常人

與是正[illegible]以[illegible]所[illegible]云天地[illegible]後[illegible]上[illegible]非[illegible]謂言之[illegible]一事之失[illegible]其[illegible]此都是[illegible]治[illegible]切[illegible]工夫合在不條者故[illegible]可謂好學也已講此句要不[illegible]上[illegible]教[illegible]亦不要太重[illegible]稍[illegible]

貧而全　此言進于貧於化而與其[illegible]悟之[illegible]學[illegible]說首節凡于貧富之論學之所得有淺深大節于貢[illegible]于貧富上做學之工夫有疎[illegible]此正所謂[illegible]知來者[illegible]子[illegible]之謂氏論學也[illegible]說未是○問答[illegible]說子貢非自以所能為問夫子之答亦只[illegible]論其理無諂無驕是就貧富上做工夫樂與好禮不在貧富上做工夫只就心上說人之本体原自瀟洒原自有天理節文只是移于所遇動[illegible]於私欲便失其本体誠知貧富在外與心体上[illegible]無干涉則雖貧也而亦樂不是以貧為樂亦不是樂道不失心体中一段瀟洒的好光景[illegible]貧相忘[illegible]富也而好禮非欲為乎富而好禮乃心念在天理節文中自於[illegible]華之外自不見[illegible]富其[illegible]者[illegible]矣其下句樂與好禮不要說[illegible]驕諂上做去蓋只論學所造此不如彼語頭[illegible]若說由守至化每把樂與好說出無諂驕進之殊非是○子貢[illegible]無諂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學問工夫不可少有[illegible]而遂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斯之謂與斯字[illegible]指上文而意之所悟則有不[illegible]於是者此悟處不落言詮不涉見聞如悟子得參意中了了無可舉似[illegible]故只[illegible]詩而曰其斯之謂與[illegible]詩人道[illegible]說話正是那個意思道無終窮學識不可不造其極

溺于貧富之中多不能自守故必有驕諂之病今曰無諂無驕則能自守而于學亦有所得矣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蓋貧而無諂雖不為貧所困然猶知有貧也不如那貧而樂的人心廣体胖欣然自安其身雖處乎貧之中而心已超于貧之外也此豈無諂者之可及乎富而無驕雖不為富所溺然猶知有富也不如那富而好禮的人樂善循理初不自知其富是身雖處乎富之中而心已超乎富之外也此豈無驕者之可及乎夫子答子貢之問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是衛風淇澳之篇孔子既教子貢以貧而無諂者之不如貧而樂富而無驕者之不如好禮子貢聞言而悟遂引詩以證之說道衛風淇澳之詩有言君子之學就如治骨角的既切以刀鋸又磋以鑢鐋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又如治玉石的既琢以椎鑿又磨以沙石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詩人之言如此其即夫子所言之謂與蓋貧而無諂我固自以為至矣豈知無諂之外更有所謂樂乎富而無驕我亦自以為足矣豈知無驕之外更有所謂好禮乎可見道理本無終窮學問不可自足必如治骨角玉石者求到至精至密之地而後可詩言學教何以異乎子貢能因學而知詩如此其可謂善悟者矣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賜是子貢的名往是已曾說過的來是未曾言及的孔子因子貢引詩證學遂稱贊之說詩有三百篇之多其言詞微婉意味深長非有穎悟之資者不足以語此也如賜也纔可與言詩也已矣蓋處貧處富的道理是我所已言的切磋琢磨的意思是我所未言的今因我已言的道理就知我未言的意思這等樣聰明的人與之論詩必能觸類旁通而不至于以詞害意矣豈不可與言詩矣乎然子貢悟性雖高而學力未至猶不得聞性與天道之妙此可見美質之難恃而學問之當勉也

也如以切爲急無滯無疑矣爲樂與好處理義理便有觸處下告往知來何便說不大○始學問方了悟如賜這樣人方可與言詩非謂賜自今以後始可與言詩者往知來正是形容其情机清濃成不必說定上去已言是往來便是來者蓋已言指處當之道個道理未言語作切磋琢磨之說何以

不患章　此示人以爲己之學二患字俱就用心上說不患只是不務名輕氣不知人爲害最大務不知省非以益己違不知進賢退不肖以益天下故深以爲患但此患正是患自家取舍之極不立務居敬窮理正心致知上做工夫非空空患也大處點此章

補　袁了凡曰知人甚是不易假如小人到吾面前雖善覆發許門知見肺肝然後之學

問高遠一尺子便不能測矣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不反躬自省而欲辨人邪正則方人之學豈門不貴也

爲政章　此夫子示人尚德之化爲政以德不在政外特謂科條之設皆以躬行心得者運之也今作者轍云與禮法度設而不用而獨以其影隨云云還欠斟酌蓋今明已出一爲字但曰以德則人自感化不見有爲之迹耳非全無作爲也此句下點無爲而天下歸之譬如北正形容無爲民歸於北辰居所無爲之象也衆星拱天下歸之象也但此二句只宜在北辰字上說便爲得淺順文變講止作而止于求持有如何結之緣爲大體所原刻

一說　陳潛溪曰爲政以德所大學一篇正家正國平天下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患是憂患孔子說君子之學惟務爲己而不求人知如上不見知于君而爵位不顯下不見知于友而名譽不彰此務外好名者之所憂患也君子則以爲學問在己知與不知在人何患之有惟是我不知人則賢否混淆是非顛倒在上而用人則不能辨其孰爲可進孰爲可退在下而交友則不能辨其孰爲有損孰爲有益這是理有不明心有所蔽乃非人之所當深患者乎然人才尚未易知知人最爲難事必居敬窮理使此心至公至明然後如鏡之照物好醜畢呈如秤之稱物低昂自定欲知人者尤當以清心爲本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是法令所以正人之不正者德是躬行心得的道理北辰是天上的北極共是向孔子說人君居萬民之上務欲那不正的人都

歸于正必有法制禁令以統治之這叫做政然使不務修德以爲行政之本則己身不正安能正人雖令而不從矣所以人君爲政惟要躬行實踐以身先之如綱常倫理先自家體備于身然後敷教以化導天下紀綱法度先自家持守于上然後立法以整齊天下這纔是以德而爲政如此則出治有本感化有机由是身不出乎九重而天下的百姓自然心悦誠服率從其教化譬如北極居天之中凝然不動只見那天上許多星宿四面旋繞都拱向他是人君修德于上而恭己南面就如北辰之居所一般百民之觀感于下而傾心向化就如衆星之拱極一般此古之帝王所以篤恭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圖治者可不務修德以端出治之本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是詩經蔽字是解做蓋字思是心思無邪是心思之正孔子說詩之爲經凡三百篇一篇自爲一事一事自有一義可謂多矣然就中一句言語足以蓋盡其義而無餘者莫要于魯頌駉篇之詞有曰思無

正也修身爲本之謂歟一身正而天下國家皆正矣故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居其所如是之所以正其所天之所在極者之所在心天有天極而是月歸有心極而民自化謂是政以德之際不必添出無爲字此說亦妙

詩章　此夫子示人以學詩之要三百內緊要點出言蔽方有力一言是一句之辭思是人之心發念處思入于正則正思入于邪則邪人品之邪正皆係于思故曰思者聖功之本先王作詩原爲正心而設三百篇中不美則刺美者美其善刺者刺其惡其要只是欲人思無邪而已然中其言微婉等語是說所以能蔽之意不必提出入講

補　許敬菴曰風俗邪先王爲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爲

禮制以一之至於思慮微發微非政令禁制所可及則採作詩歌使之一唱三歎以興起其惻隱之念而歸於正蓋思者乃詩所由起也以其出於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自易爲功耳直向人一點處中微發感動消移點轉來

道之一　此論治化之淺深意二節文勢雖平而意歸重下節上是純任法制下是純任道德所以得民淺深不同政非法制以示之使依此做去禁令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道以政者以政去驅率他刑即五刑齊者以刑去整齊他也這個政刑亦非欲使人爲善不爲惡但率之以正的意思不無故民亦只是規避苟免而已如何能生恥心總承上政刑說來○德者民之固有道之以德是自家爲善去惡以倡天下謂

邪是說人之思念皆出于天理之正而無人欲之邪曲也只這一言就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詩人之言有美有刺善者美之所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刺之所以懲創人之逸志只是要人爲善去惡得其性情之正而已人之心若能念念皆正而無邪曲之私則其所爲自然有善而無惡有可美而無可刺而詩人之所爲以勸以懲者包括而無遺矣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豈不可以蔽盡三百篇之義乎此可見學者必務知要而其功莫切于慎思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是率先引導的意思政是法制禁令齊是齊一刑是刑罰孔子說人君之治天下不過是要人爲善禁人爲惡而已但出之有本而致之有机若不知本原所在只把法制禁令去開導他如事親則禁約他不孝事長則禁約他不弟使之奉行遵守其有違犯這令的便加之以刑罰使一齊都歸于孝弟無有違犯這等樣治民雖則能使民不敢爲惡然只是懼怕刑罰苟免于一時而其中不知愧恥爲惡的心依舊還在豈能久而不犯乎所以說民免而無恥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德是行道而有得禮是制度品節恥是愧恥格是解做至字孔子說治以政刑民固苟免而無恥矣若使君之導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于躬行之實如欲民興孝必先自盡孝道以事親欲民興弟必先自盡弟道以事長如此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間所得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齊之使躬上下都有個節文日用云爲都有個儀則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協于一焉這等樣治民將見那百姓每良心自然感發不但知惡之可恥而絕不肯爲又且知善之當爲而皆力行以至于善矣豈特求苟免刑罰而已乎所以說有恥且格夫德禮政刑固皆所以適于治之路而用之有本末獲效有淺深故孔子第而言之欲爲人君者審其本末輕重之辨也

以身帥之也禮者制度品節也之以禮謂有個規矩準繩使太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焉然齊一而無參差也淺深厚薄但主觀感興起說不必兼資罰恥者恥自外于德禮者盡化其非以至於善皆敬由禮之民也德禮非務以與為循格為化

吾十全　此章夫子自敘其進學以勉人聖學雖亦以漸而進然亦非泥定每十年而一進只是大槩分個等第以勉人因時漸進之功耳不可板定看前養謂夫子直自敘年歲進境非勉人借此則夫子未六十時尚未耳順未七十時尚有踰矩聖未安〇學即學而時習之學學以存此心之天理即未所謂心之矩是也度之所謂中詩之所謂帝則皆是物也所謂大學此學也所謂小學亦此學也聖人只渾說個學便是徹上徹下都未曾分別大小學意只因曾傳十五而入大學句遂專執大學字解說者宜以明新當之但看參又或只就知行說喫知行畢竟是何物耶此真言皮者之說話智者想能悟之矣〇立是向往已處在天理上把持得定任他事物紛華抵搖不得任他曲學異端搖動不得精神力量都在此如登地上牢立跟脚一般〇不惑是於天理上條條件件剖析幾微更無一毫疑訝於胸中光光明明渦渦迸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所謂智者不惑是也只在心体上說分說事至能揆物來能應感於耳順旬肯相浹〇知命者洞徹此理之源知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下學上達融為一貫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樂天知命而不憂是也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字解做隨字踰是過矩是為方的器具孔子自敘其從少至老進學的次第說道我從十五歲的時節就有志于聖賢大學之道凡致知力行之序修己治人之方都着實用功至忘寢食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到三十的時節學既有得自家把捉得定世間外物都搖動我不得善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進而至于四十則于事物當然之理表裏精粗了然明白無所疑惑蓋見之明而無所事守矣進而至于五十則于天所賦性命之理有以究其精微探其本原而知乎所以然之故矣又進而至于六十則涵養愈久而知能通微聞人之言方入乎耳而所言之理即契于心隨感隨悟無有違逆而不通者矣又進之至于七十則工夫愈熟而行能入妙凡有所為隨其心之所欲不待檢點無所持循而自然不越乎規矩法度之外蓋庶幾乎渾化而無迹者矣是自少至老無一念而不在乎學無一時而不在于學故其所得與年而俱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夫聖人生知安行本無積累之漸猶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然則希聖希天者豈可少懈于自新之功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是魯國的大夫違是違悖孟懿子曾問于夫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叫做孝孔子答說孝親之道只在無違而已孔子所謂無違是說人子事親有個當然不易的道理不可有一些違悖不是說從親之令便謂之孝也只因懿子不能再問故孔子未及明言其意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車孟孫即孟懿子孔子因懿子不能再問怕他錯認做從親之令便是無違故因樊遲御車乃告他說孟孫曾問孝于我我對說孝在無違蓋欲樊遲之問以發明所言之意也

耳順之心與理渾通貫徹所以物理皆吾心故物我一體於耳即契于心無拂逆無阻滯所所入無處而不得其當也而始通也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也〇從心所欲不踰矩言從心者不必點檢而自中聖心本無欲其所欲者是心體活潑流動作用處也曰矩者此心天理自有定分至正恰好的矩度聖人從心發出來皆此至方至正無一毫之踰此是天理爛熟渾化無迹所謂從容中道故時措之宜是也此乃化不可為地位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是此作用

懿子全　此章問孝重不背理上通以助懿子為主是時三家僭竊夫子欲救之而不可故因懿子之問而微示其意又因樊遲之御而詳發其言正欲使聞于懿子也〇無違且虛虛說個順親字知終字點出不然維不背于理朱子曾未說先解在此且勿露著說使不待樊遲之問再發一番說話了〇生事三句只三平敘說始終字在得其大意不可將三句只作兩項看禮有品節限制無過不及但此所謂禮重在為所當為不可踰分上方得警三家之意當時三家如雍相魯而設僭竊禮僭矣八佾歌雍祭泰山皆僭矣以是反以辱親而為孝而不知一違乎禮則反陷親於不義而為不孝故以無違為孝只是一個循理而不敢背其親以過分之禮也

孟武章　此見人子當以守身為孝孟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則指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者告之欲人子體親之心也疾字有合着不止是疾病如立身行己嗜欲飲食不謹不節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禮是天理之節文樊遲問孔子之言說道如何叫做無違孔子答說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禮而已蓋人子事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隨其貴賤上下各有一定的禮節如父母在生之時凡朝夕定省左右奉養都依着禮節沒之時凡殯殮之具必誠必信也都依着這禮節祭祀之時外則備物內則盡志又都依着這禮自始至終無一不合乎禮之意這纔是無違這纔叫做孝若禮所當為而不肯為則謂之簡而不敬其親禮不當為而必欲為則謂之僭而陷親于有過豈得謂之孝哉當時魯國大夫僭用君上之禮故孔子以是發之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當以孝為本以禮為節不可有太過不及之弊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名彘問于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算是孝孔子說欲知人子事親之理當觀父母愛子之心凡人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惟愛之也切故憂之也深常恐其有疾病或起居之不時或飲食之不節或風寒暑濕之見侵與夫少之未戒于色壯之未戒于鬬之類凡足以致疾者皆切切然以為憂為子者能體父母之心慎起居節飲食戒色戒鬬兢兢焉不至于疾以貽父母之憂則自然身體康寧而有以慰親之心矣豈不可謂之孝乎孔子之意蓋以武伯生于富貴之家長于逸樂之地易以致疾而憂其親故因問而警之如此至若天子以一身而為天地神人之主其所以培養壽命而為延國祚者又當倍于此矣孔子之言豈特為孟武伯告哉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是飲食供奉別是分別子游問于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叫做孝孔子答說人子之事親固要飲食供奉以養其口體然必內有愛敬的誠心外有恭敬的禮節然後可

之綱常是致深養不專是臨時方養在無疾之先常以爲養者無一念一時不在于也人子知此則必体悉親心愛護調攝謹守其身不至貽父母之憂道方是孝

子游問章　此是人子當以敬親爲孝者提古之孝者能養其親以照今之孝者但養犬馬只取四過不敬就在養解說非內外如說在脈絡體文祖跳是也何以別乎只云何以別其爲養吾親也或云何以別於養犬馬或云何以別其養親養犬馬之不同俱欠妥

補方文伯日金要看至於字實字大凡人自養父母類推下去凡戚者疏者合內合外養妻子養兄弟養臣妾直至於犬馬皆能養之不敬彼字乎在養親上看別非別於犬馬當說別於養親方是此說亦

以言孝如今世俗之所謂孝者只是說能以飲食供奉父母便了不知飲食供奉豈但父母爲然雖至于犬馬之賤一般與他飲食都能有以養之若事親者不能盡敬奉承的道理而徒以飲食供奉爲事則與那養犬馬的何所分別乎然則世俗之謂孝者不足以爲孝也夫子游聖門高弟何至以犬馬待其親而孔子猶告戒之如此者蓋凡父母之于子慈憫姑息之情常勝故子之於父母狎恩恃愛之意常多其始雖無輕慢之心其後漸成驕傲之習遂至于無所忌憚不顧父母者有之孔子之言所以深究人情之偏而預防其漸也若推其極則必如帝舜之以天下養而夔夔齋慄文王之問安視膳而翼翼小心然後謂之能敬而爲天下之大孝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是容先生是父兄之稱子夏問于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

如

色難章　此節見人子以深愛爲孝色根于心一毫不容僞爲色之愉悅此心之愛發出來者無是深愛便無是愉色了所以爲難然愉色亦在服勞奉養上見服勞有力者能之奉養有財者能之此非全然不是孝可強而能無與于真愛之形特孝之跡節耳末句言不難也所謂其可無虞特形容惟色爲難耳

補本父子之間不得分爲弟兄只宜說當凡有事子弟任其勞當其有酒食自與父兄饌不得將事偏父兄酒食屬子弟說亦是

吾與章　此章深贊顏子之悟道如愚略分綴是狀其悟道之妙非上爲悟下爲体亦非始疑而終信亦非抑揚其辭與言終日見得言長而辭煩必有疑惑心而待問處而則洞然洞然

做孝孔子答說事親之際惟是有那愉悅和婉的容色最爲難能蓋人之色生于心者也子于父母必有深愛篤孝之心根于中而後有愉悅和婉之色著于外是凡事皆可以勉強而色不可以僞爲所以爲最難事親有此而後可謂之真孝也若夫父兄有事爲子弟的替他代勞子弟有酒食便將來與父兄飲饌此則力之所可勉而事之無難爲者皆是而可以爲孝乎前章子游問孝夫子教以敬親此章子夏問孝夫子教以愛親蓋子游子夏都是聖門高弟其于服勞供奉之禮不患其不盡但恐其愛敬之心未能真切懇至耳故皆言此以發之使知事親之道不在于文而在于實不當求之于外而當求之于心也凡爲人子者宜深思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是孔子弟子顏回不違是意不相背退是退去省是察私是私居發是發明孔門弟子惟顏回最能悟道故孔子抑揚其辭以稱之說世間有一等聰明的人凡事無所疑惑不須問難

若粗若精若內若外無纖悉間隔大是之謂無疑明睿照如見俱深契全敘得不得一般故曰如愚退是顏子退省者夫子省之也私不是燕居獨處凡對後所爲不在夫子面前便是私發於發見於發之意如於不生意見消融於中而暢達通達于外是將夫子所言道理稱身体力行發見出來坦然由之而無疑如此是妙悟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神如愚耳豈真愚哉

補開川看上當其不違而思不思之形兆是發之机所以總也及其足發而思不思之寔足驗不違之蘊所以是也非夫子善爲形容孰知顏子之妙一至此哉

一說孫承恩曰亦足以發不止是札夫子言語發見出來凡所未言者亦有因相發明

也有昏愚的人心裏不會疑惑不知問難這兩等人其心雖異其跡則同今我與顏回終日間講論道理不止一端他只是默然聽受不曾有一些相背也未嘗有一語問難看他氣象好似那昏愚無知的一般及其退去之時我省察他閒居獨處的去處但見他一動一靜一語一默都將我所言的道理躬行實踐件件都發揮出來乃知回之不違者是心領神會見道分明無所疑而不必問非不能疑而不知問也然則回也豈真愚者哉然顏子既是上智又能好學故其悟道之妙至于如此若未及顏子者必待能疑而知問然後可以講明義理開發聰明而進于聖賢之域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字解做爲字由是意所從來安是心所喜樂廋是藏匿孔子說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難然亦自有個法則凡人之所爲非善則惡必須先看他所爲的何如爲善的便是君子爲惡的便是小人其大略可知也所以說視其所以夫所爲之不善者固不必

引伸觸類從發是妙悟縁故亦足發身辞之

視其章　此論觀人之法首三句是觀人要法下知人無遺情亦觀察一步深一步通作一人看蓋以其所以是著庶未分之際大槩看他發見處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如所以誠善矣然以在外由也尚未知志之所向或爲人而爲了或爲己而爲其故又觀其所由然由是一時安則終身也未知心之所存果樂于不樂抑勉強或趨故又須察其所安也末二句總上三節來說從事上討究至于心術上只是窺破到底如見其肺肝然豈有隱爲在下而陰爲小人者亦焉能匿其情哉再言人焉廋哉是必不爲人所掩蔽也

補是九說不觀其所由則王莽之謙恭疑于周公之忠使公不察其所安則介推之

言而所爲善者亦未知其出乎誠意否也故又當觀其意之所從來者何如果其心實樂而爲己者耶抑衒飾矯僞以欺人者耶果出于心之真實則善矣不然則亦僞矣豈得爲君子哉夫所由之不善者固不足言而所謂善者亦未知其出于自然否也故又當察其心之所樂者何如果中心好之而無所矯強者耶抑或提威懷利而有不得不然者耶果出于心之所樂則善矣不然則亦暫爲之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從外而深入其內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略以漸致其詳雖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然能備所以而逃吾之視必不能備所由而逃吾之觀能備所由以逃吾之觀必不能備所安而逃吾之察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孔子觀人之法如此人君明此以觀察臣下之行事心術則凡爲正爲邪爲忠爲佞皆莫逃于坐照之下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甘棠發於天資之無然矣果乘除曰安者心安意肯之謂若于無意中安之如弗欲審察物地得全安不懷欲將之而機一見事業而斷心此俱在無意中分別故察其所安不待其敗露而當乎居假實之時而已知其伏變飾之根萌矣

溫故章　此章原剖尚未敷暢看來只是形容心得之妙其應不窮者歸宿于不重溫故句與中庸一般只重溫故溫故變知新非兩層與兩勝故者德性良知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理悉悉皆備此為故物自為故吾原具生生化化的妙境是故中原有新机在但急燥如火之太旺為助稍緩如火之灰滅為忘溫如火之溫養不助不忘不寒不徐尋個頭緒出來自知資深逢源千變萬化細極無間大極無垠皆在方寸中活活潑潑日新又新天下物理旁通曲暢那一件可窮得盡故曰可以為師只在心体上知字透發將譬大而天惡小而小鳴皆不是我作求師于心或作嚮而求之有餘師終未妙

不器章　一此章是成德之學不器須在君子心体上說君子于心体上保養得完完全全一真眾塵境融無大高遠下往古來今之理無一不渾全于胸中自神無我之應無力非非器之便適于用而不能相通者可得而擬議也時講不器傾成事業嫌為上說体認未細蓋凡才可適用者皆謂之器其性僅斤長者小器也即欲無所不能者亦不過大器也之不離于器而非不器之謂也

補事了凡曰君子惟心体常正是無一物故能應萬物註

溫是溫習故是舊所聞新是今所得師是師範孔子謂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人之聞見有限若徒靠記問則胸中所得能有幾何若能于舊日所聞的時時溫習如前過的詩書所道的講論都要反覆玩味而不使遺忘又能觸類旁通每有新得就是未曾知道的也都漸漸理會得來將見義理日益貫通學問日益充足人有來問的便能與之應答而不竭有疑惑的便能與之剖析而無窮矣豈不可以為人之師矣乎此可見君子之學不以記誦為工而在于能明乎理不以聞見為博而在於能反諸心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器皿孔子說人有一材一藝的非無可用然或宜于小不宜于大能于此不能于彼譬如器皿一般雖各有用處終是不能相通非全才也惟是君子的人識見高明涵養深邃其体既無所不具故其用自無所不周大之可以任經綸匡濟之業小之可以理錢穀甲兵之事守常達變無往不宜豈若器之各適于用而不能相通者哉所以說君子不器夫此不器之君子是乃天下之全才人君得之固當大任至于一材一藝者亦必因人而器使之不可過于求備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于孔子說君子是成德之人學者如何用功纔到得這個地位孔子答說凡人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若未行而先言則言行不相照顧如何成得君子惟君子的人凡事務躬行踐履如子臣弟友之道仁義禮智之德凡是口所欲言的一一先見之于行無一毫虧欠然後舉所行者從而言之議論所發件件都實有諸已而不為空言也是行常在于言前言常在于行後豈不為篤實之君子乎孔子因子貢多言故警之以此其實躬行君子常少言不顧行者常多學者之治身固當敏于行而慎于言人君之用人亦當聽其言而觀其行也

[illegible]但不徇于一己耳於不得其私不亦明如是蓋誠爲君所倚方是不器

子貢章　此見君子行之心只重行上後言便是後字不必泥說見君子之心神行為言為然行為不言為求其言之行[illegible]一言行之言就敘激于日修於身矣不見諸言也深省此哉

君子章　此辨君子小人之與人上句重周下句重比君子之心体潔潔淨淨與天地萬物為一体沒與人離各是與不其人之同乎己是周不是比者心術公正所愛所周所不愛亦不容其為周小人之心体一團私欲故與人惟同己者與之是比不是周蓋心術私則私愛因比即朋黨自萬亦終歸于比凡周比和同驕泰所關于學術邪正非小故夫子屢辨之

蒙拱陽曰周比辨處只在心体公私上不在厚薄上不比即在周上不周即在比上非二病也

學而章　此章見學思不可偏廢上句重不思下句重不學是學個甚麼學求其義理也使不可不思是個甚麼思求其義理也使不可不學如只考求于事迹之間不于心体上研究義理之精微處則其心終涉於茫昧不分明故下個罔字如只思索於胸臆之間不於躬行上着實踐履則其心終涉于危而無定據故下個殆字心体上不光明洞達曰罔心体上無據定曰殆殆就心上說洪覺山及徐[illegible]公皆以罔屬外殆屬內非也[illegible]定衡[illegible]行[illegible]總無定據[illegible]則又是[illegible]外矣[illegible]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遍比是偏黨孔子說君子小人固皆有所親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所親厚亦異蓋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視天下猶一家視眾人猶一身理所當愛的皆有以愛之而不必其附于己恩所當施的皆有以施之而不待其求于己是其與人親厚周遍廣濶而不為偏黨之私此所以為君子也至于小人則不然蓋小人之心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勢者則附之有利者則趨之或喜其意見之偶同而任情以為好或樂其同惡之相濟而交結以為援是其與人親厚偏黨私暱而無有乎普遍之公此所以為小人也夫周與比其迹相似而其實不同只在此心公私之間而已欲辨君子小人者可不慎察于此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罔是昏而無得殆是危而不安孔子教人說天下的道理散在萬事而統會于吾心惟其散于萬事故必加致知格物躬行實踐的工夫而後能實有諸己這叫做學惟其會于一心故必加沉潛反覆研究求索的工夫而後能窮其精微這叫做思這兩件闕一不可若徒知務學而不思索其義則理不明于心其所學者不過鹵莽之粗迹終于昏昧而已所以說學而不思則罔若徒知思索而不用力于學則功不實其所思者不過想像之虛見終于危殆而已所以說思而不學則殆可見學必要思學了又能思則所學的方纔透徹思必要學思了又能學則所思的方纔着實二者偏廢則各有其弊矣求道者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是專治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叫做異端如楊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類皆是害是傷害孔子說自古聖人繼往開來只是一個平正通達的道理其倫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民則士農工商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修己可以治人此道所以大中至正心所以歸正都由于此舍此之外便是

攻乎章　此示人當正學術也異端是指非聖賢之道者大抵天下只是一個道理凡異于聖人之道者便是異端攻字須重看若謂專治者乃專心治之之意蓋不精則從而動搖其不甚物者人故欲精其說其害不止於己之心術爲所從而將敗壞天下且且至于害人心害世道所以其害爲甚欲讀者須如此參擇方遺我

太祖高皇帝以攻爲攻擊之攻已爲己止之已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此亦大哉王言足以挽世道維人心

由誨章　此章原刻亦未甚解快註云無自欺蔽文不用其說但云惟不昧其心而已蓋章旨只重明不重蔽也然不昧二字不若用自知二字雅而穩于經恐非進不知以爲知只是不能知其不知而誤以爲知耳由誨實知之乎勿依註爲之蔽二字看云誨教女以知之也若道字是從人之方了是一二知字以心言中四知字以事物言要分別二路字人後是口中能說乃心中體認之意知此事物之理則任以爲知之不糊塗過了不知此事物之理則任以爲不知亦不糊塗過了是不以爲知不以爲謙讓誤認實不知道是知也只在自知上見知之我知之是自知其知不知爲不知是自知其不知故曰即此是知註由此云云多用

子張全　此章是聖人戒子張學干祿學干祿亦非知本之求祿者只是心中微有疑惑闕行于闕疑亦人知底意多聞多見不甚覺于心若行不能但闕其不多但不敢只慎其聞者言也斯行也兼古今上闕字謂面不宜下闕字闕而不

異端便與聖人之道相悖人若惑乎其術專治而欲精之是出一種議論要高過乎人別立一個教門要大行于世將見其心既已陷溺其說必然偏邪以之修己便壞了自己的性情以之治人便壞了天下的風俗世道必不太平人心必不歸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說斯害也已當時楊墨之道猶未盛行然孔子深惡而痛之如此至於後世道家之說全似楊朱佛家之說全似墨翟尤足以眩惑人心而傷害世道深信而篤好如宋徽宗梁武帝者不免喪身亡國爲後世之所非笑而異端之爲害于萬世之所當深戒哉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誨是教誨子路好勇凡事只要勝人蓋有強不知以爲知者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曰由也有志于知我教女以求知之道乎蓋人于天下之義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自家心裡未是明白有不可得而自昧者但以有所不知爲恥而遮護隱諱不論知不知都強以爲知這便是欺了自家的心而知有所蔽矣女但于所知的即認以爲已知于所不知的即認是我尚未知則雖不能盡知天下之理而此心不敢自欺乎真知的本體不曾昧這就是知的道理了何必無所不知而後謂之知乎所以說是知也此可見天下之道理無窮雖聖人亦有不能盡知者但聖人之心至虛至明固不以不知者自強亦不以已知者自是故捨己從人好問好察此堯舜之知所以爲大也

子張學干祿

子張是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是求祿子張從學于聖門以干求俸祿爲意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疑是所未信者尤是罪過殆是所未安者悔是懊悔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孔子教子張說道君子學以爲己不可有

行上慎終有餘下惟恐不及蓋不疑不闕者固是合理然能慎之然行者忽略之心則將恐有傷中之迷得中之失言雖合理或其餘之不行雖合理或全[illegible]故又必須慎之[illegible]是要十分仔細方是入失言餘是我自家做人作其中守是行餘之理以爲然者言不以必爲有益而出錯況以嘗求之行於言於其之餘故曰祿在其中非是說行修言道可必其將來之祿據所爲則猶未實得上始從則闕其餘又說不能有禮容一味求欲莫若而無[illegible]正與此子張務外相及〇𠅘充曰祿在其中不是說祿有可得之理只要狹殺于聖祿之心只將祿在其中倒看便明學者何嘗有求祿之心然有祿的道理學者斯不曾親及論語都有許多的道理若說我循德修業自然有祿則祿自外來非在其中也今人只從修業上說祿在其中便求從工夫先計效驗豈知古人爲學正不如此

哀公全　此言見人君服民之道爲惟在舉錯也哀公設一個爲字便有求于民不求于己之意不知人心不能服從使之服只是大同服人使服人自服所在惟公論是也順理曰直逆理曰枉衆立心制行皆從諸直棄一偏以知故免也錯措者如一綱打盡也兩錯字似要依此爲今不拂民心民心自然輸服者仰其知人之聖狀其大公之意爲一公能道其行則民之心服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其實時三家專利公徒能因天子此知欲然收人格而開發則民心自服公管可察人行直之歸然

干祿之心且學自有得祿之理亦不必容心以求之也若能多聞天下之理以爲所言之資而于多聞之中有疑惑而未信的姑闕之而不敢言其餘已信的又慎言而不敢輕忽則所言皆當而人無厭惡外來的罪過自然少了豈不寡尤多見天下之事以爲所行之資而于多見之中有危殆而未安的姑闕之而不敢行其餘已安的又慎行而不敢忽略則所行皆當而己無提作心裏的懊悔自然少了豈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有德的賢人名聲昭彰必有舉而用之者雖不干求而俸祿自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嘗觀古之學者修其言行而祿自從之是以世多敬事後食之臣後之學者言行不修而媚心干祿是以世少先勞後祿之士然則學術之所係誠非細故矣作民君師者可不以正士習爲先務乎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之君舉是舉用直是正直的錯是舍置而不用諸字解做衆字枉是邪枉的小人魯哀公問于孔子說人君以一身而居乎億兆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爲纔能使衆人每個個都心悅孔子對說人君若要服民不是嚴刑可以驅之小惠可以結之者只要順民好惡之公心而已大凡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慎的便是正直君子必然人人愛敬他望他得位行道有心地奸險行事乖方的便是邪枉小人必然人人憎惡他怕他誤國害民這是好善惡惡的良心人之所同有也人君若能舉用那正直的君子授之以政而凡邪枉的小人都舍置之不使參於其間則用舍各當正合了人心好惡之公百姓每自然歡欣愛戴無一人之不服矣若人君舉用了邪枉的小人使之在位而凡正直的君子却舍置之不能得所設則用舍顛倒便拂了人心好惡之公百姓每必然心非口議雖欲強其服從而不可得矣夫民之服與不服只在用舍之公與不公然則人君于用人之際可不慎哉

越而穿以旅死哉（情欲衛者以家人者服字其迷者[illegible]在服其心處）補王宗堯曰推序有一不當亦不足以服人故必曰舉諸枉有一枉猶足以係屬人心故必曰錯諸直

季康子　此見治人當先正己康子患在使下民之敬忠非道夫子意在則學上欲己之自盡其道以感化之臨之三句皆從他便字推求短淺覦喚言動在此便是作民敬之道孝以身率之慈以恩結之此便是作民忠之道善者舉則人爭慕效不能教則人不自棄此便是作民勸之道三者皆不使之使也

補大全眾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卑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眾矣在己邪上捷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

補王宗堯曰只是一個心以事父母則爲孝以係亦于則爲悌以事君上則爲忠上之與下此擊則彼動血脈不斷故也

或謂　此章見正家亦爲政也或人爲政之間以位爲言夫子引書意則以理爲言說後之役魯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其于倫紀何如哉夫子之不仕難以語或人故托言以自解耳然以引書之稱孝友者則其意已將至矣或說孔子不仕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強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有未待問意亦輕陽貨事之任宗於五年後與初年無干書云三句是書詞下是申之是亦爲政指正家以文其爲政指正國言此二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是魯國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盡心不欺的意思勸是勸勉季康子問於孔子說爲人上者要使百姓每敬事于我而不敢慢盡忠于我而不敢欺相勸于爲善而不敢爲惡果何道以使之乎孔子答說爲民上者不可要求諸人只當盡其在我誠能于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而無有惰慢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之瞻仰者自然敬畏而不敢怠慢矣孝以事親而無悖逆慈以使衆而無有殘刻則其德既足以爲民之表而其恩又足以結民之心民之得于觀感者自然竭忠于我而不敢悖矣于那爲善的舉而用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的教誨他使之爲善不要輕棄絕之如此則善者益進于善而不怠不能者亦將勉強企及而無有不勸者矣是則季康子之問專求諸民孔子之答專求諸己蓋人同此理吾能自盡其理而人豈有不感化者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奚字解做何字爲政是出仕而理國政昔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問于孔子說夫子有這等抱負正當乘時有爲何故不肯出仕而理國政乎蓋當時季氏擅權陽貨作亂不能尊信孔子故孔子不肯輕于求仕而或人不知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是周書君陳篇友是相親愛的意思孔子不仕之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只把詞以答之說汝疑我之不肯爲政豈不聞周書所言之孝乎他說君陳能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爲一家之政使長幼尊卑都截然和睦肅然整齊無有不歸于正者書之所言如此這等看來人處家庭之間能孝以正其家是亦爲政乎蓋所謂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于國使一國的人服從教化固是爲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禮法也是爲政這雖是孔子托詞其實道理不

句是託論其理如此勿更若君陳上去言門書所云之政者正也若家而能正人亦是爲政矣何必居官而後爲政乎或謂作家國一理說亦欠斟酌

按闕公爲季氏所逐終于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隤八辰定公即位又從季氏之後非昭公於義道而俾不得與昭先君同兆孔子不仕而以孝友對或人者蓋斥君臣及觀其稱魯詞于昭公之域而合諸墓則其初年不仕之意可知矣

人而全　此夫子爲無信者儆亦維屬意也信是個真實誠心乃在人言行之根本而天下之所以應達乎我者咸係於此無信則立論行事皆虛辭所往而不達乎人不知其可言不知其如何可行得也下三句正明此意末句緊連上說正意求在後信是已與人接處輗軏是用與牛馬接處此喻最切

一說指物所目不知其可句聖人語意尚含蓄未說到不可行處且宜虛說不知其可乎否耳下句方斷其不可行正是不可意此說亦可

子張全　此章是夫子以定理觀往古來今之損益以張問知來便欲窮其變夫子只道其常所因所損益俱宜就禮上說禮者天地之常經生人以來之所必有其大者以立國而今以爲三綱小者以通國紀而時勢以爲變故殷能革夏而不能革夏禮因之耳其間制度文爲小過不及處將就其間中損益之至於今可知也周能革殷而不能革殷禮因之耳其間制度文爲亦有小過不及處將就殷禮中損益之至于今可知也禮宜因仍則因仍之爲禮宜

過如此所以大學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亦是此意然則人君之爲政者能以孝友之德修身正家則治國平天下之道豈外是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誠實大車是平地任載的車輗是轅前的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是田車兵車乘車軏是轅上的曲木鉤橫以駕馬者孔子說立心誠實乃萬事的根本人若無了信實便事事都是虛妄吾不知其何如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後可行譬如車必有輗軏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輗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軏則無以駕馬輪轅雖具一步也運動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誠言語無實則人皆賤惡之在家則不可行于家在國則不可行于國蓋無所往而不見阻矣與車無輗軏者何以異哉孔子此言只是要人言行相顧事事着實不可少有虛妄的意思然信之一字尤爲人君之大寶是以爲治者必使政教號令之出皆信如四時無或朝更而夕改然後民信從而天下治也孔子之言豈非萬世之明訓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凡朝廷更換叫做一世子張問于孔子說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的事跡但已往者易見將來者難知不知自今以後朝代興亡至于十世之遠其事跡亦可得而前知否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因是相襲而不改禮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仁義禮智信之五常這其中都有節文故叫做禮損是裁省益是增益孔子答子張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要知將來但觀既往便可知矣比先夏有天下四百餘年而殷湯繼之殷家所行之禮如修人紀以正萬邦都只是因襲夏家的不曾改易至于制度文爲有餘不足的則或損或益少有不同如殷道尚質殷正建丑之類是其所因與

增減則增減之然變矣三代之已往其可知者如此則自今以往或繼周而王者[illegible]因襲[illegible]知其必治此禮小論殷之因夏周之因殷也漢唐[illegible]知其必繼此禮亦猶殷之損益乎夏周之損益乎殷也雖謂百世有不可知哉非知以因革損益也知以禮而已通章大旨是如此所因所損益或依註三綱五常文質制度等說朱子小註已照過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三綱五常而已此說得明中兩可知只粘損益說勿將因字到未變百世可知方兼因革說本文禁氣及註自見時說於中兩可知但兼因革未是其說兩字見得周室亦隔依近說因革俱虛虛說有不終涉玄虛今段正非其全　此爲諂瀆鬼神不務民義者發上節重非字諂生于非來下節重見字無勇生于見來諂與無勇俱即其事而斷之之詞不必依舊作推原說此等人皆心体上爽難其流弊固是微細之心便須提要亦心上不免私意牽滯故氣自餒耳故曰餒也總爲私則若乎心体上蔽有光光明明正正大大當有不當爲而從當爲而不爲者哉

所損益可考而知也殷有天下六百餘年而周文武繼之周家所行之禮如建皇極以錫庶民也只是依着殷家的不曾變更至于制度文爲太過不及的則或損或益也有不同如周道尚文周正建子之類是其所因與所損益亦可考而知也此可見綱常倫理是立國的根本萬世不可改易制度文爲是爲治的節目隨時可以變通自今以後或有繼我周而王天下的其所因與所損益不過如此雖百世之遠無不可知豈但十世而已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非其鬼是所不當祭的鬼神諂是求媚的意思義是事之宜凡道理上所當行的便是勇是勇敢孔子說人之祭享鬼神各有其分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祖先是乃當祭之分祭之可也若是不當祭的鬼神也去祭他這便是諂媚鬼神以求福利不是孝享的正禮所以謂之諂也人于道理上當爲的事便着實做將去這纔是有勇若真見得這事是道理所當爲的却乃因循退縮不能毅然爲之這是委靡不振無勇往直前之氣怯懦甚矣所以謂之無勇也夫此二者一則不當爲而爲之一則當爲而不爲孔子並舉而言之者蓋欲人不惑于鬼神之難知而專用力于人道之所宜也

附辯真闡補鄒魯指南未盡
八佾章　此夫子正名分以誅僭
舞者之班列于羽之綴綴下兆
武羽象文與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故佾數以八人爲全人數
以其音佾數以備音以天子之
八佾舞于大夫之庭僭竊逆理
于是此而可忍則孰不可忍殆
斷註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
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朱子小
註亦以此尚忍爲之則是已絕
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
爲之矣則孰不可忍分明是推
極其忍心僭逆之大令說通謂
上以大者言下以小者言未是
忍者指然安意之亂臣賊子
至下弑逆其始皆生于心之忍
夫子直以忍字誅之辭嚴義正
其所以微揭之者深矣孔子惜
禁綿防之漸也見禮樂乎其僭
有彌何況僭請陵間耕間
按廟制宮外爲宮牆外爲庭

重刻辯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論語卷之五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是魯國大夫佾是樂舞的行列古者樂舞之數天子用八行每行用八人叫做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各有差等不容僭越當初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之廟其後世孝公都因循僭用已是失禮季氏是魯桓公子孫他在家廟中祭祖也僭用八佾之舞于庭故孔子非之說禮莫嚴于名分莫大于僭竊大祭用生者之爵禄乃我王朝一定之禮季氏本是大夫只該用四佾之舞而今乃用八佾之舞于家廟之庭則是以大夫而僭天子禮法之所不容誅罰之所必及人臣之罪莫有大于此者這等大罪也都容忍過了不加糾正則別樣的小罪孰不可忍乎蓋魯以相忍爲國凡事惟務姑息含忍而其弊乃至于下陵其上臣僭其君禮法蕩然冠履倒置如此蓋優柔姑息之過也故

祭法大夫三廟今曰舞于庭
則廟制亦僭矣
三家章　此章亦正名分應上
句是三家僭樂下是夫子卽詩
詞而譏其褻雍乃武王祭文王
之樂徹而歌天子祭宗廟畢則
歌此詩今成繩也三家大夫祭
於廟官而歌來媚宮也乃歌雍
以徹不惟越分而且悖逆甚矣
奚取者言其無所取義也此句
內不必說出助祭者陪臣主祭
者大夫只總上二句點云三家
之堂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
天子之穆穆乎意味更痛上節
誅其心之忍此節攻其心之蔽
皆是辨魯雖世大議論
大全潘氏說曰大夫不得祖
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
也由三桓始也惟二家皆祖
桓公而立廟故得以冒用魯
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
按穆于以三家僭竊其因襲

孔子非之其後孔子爲司寇攝相事卽墮三都以強公室陳恒弑其君則沐浴而朝請兵討之此可以觀聖人之志矣而魯終不能用卒之三家共分公室收在陪臣而周公之祚遂衰矣然則紀綱法度有國者其可一日而不振舉之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是魯國的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雍是周頌篇名徹是徹饌相是助祭辟公是諸侯穆穆是深遠的意思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詩中兩句說話昔者周天子祭祀宗廟祭畢之時則歌雍詩以徹饌及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祭其家廟於收俎豆的時節也歌雍詩是僭用天子之禮矣故孔子譏之說道雍詩中有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說天子宗廟之中助祭者是列國的諸侯主祭者是天子其威德之容則穆穆然幽深而玄遠蓋本天子之事故于徹饌歌之道其宜也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主祭者不過大夫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事則

之家可言而用天子禮樂故
舞于禘而成王之賜伯禽之
受者非也則誤矣皆當魯東
公時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樂
于周周使史角往賜之襄公
留角角後爲魯人之學于魯
是魯用天子禮樂者自平王
以下然也若其始則有天子
禮樂是公何以文請而謙樂
舉成王會賜之詞亦無郊祀
等事則非成王之賜明矣其
于穆過成王伯禽特因記明
堂位禮運等語云耳其亦不
免因襲沿僞之弊與
人而章　此章探禮樂之本仁
是人心之天理禮是天理之節
文樂是天理之和處人心天理
不蔽便自然和敬而禮樂都從
此出若此心拌了天理則失却
禮樂之本雖有前人舊跡方爲
禮樂之文然心和既不敬休親
亦自不浹洽心裡既不和容

何取乎此義而歌之于堂乎是不惟僭妄可惡而其無謂亦甚矣蓋禮所以辨上下之分不可一毫僭差人臣而敢僭用君上之禮則妄心一生何所不至攘奪之禍必由此起孔子前一節非季氏之舞八佾此一節譏三家之歌雍誠皆所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是心之德敬而將之以儀文叫做禮和而達之以聲容叫做樂如禮何如樂何猶如說沒奈他何一般是不相爲用的意思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全德人能全此心德使心裡常是恭敬則行出來的儀文便都是禮心裏常是和平則播之於聲容便都是樂是禮不虛行必仁人而後可行也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而不能敬禮之本先失了那陳設的玉帛升降的威儀不過是虛文耳禮豈爲之用乎所以說如禮何樂不徒作必仁人而後能作也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而不和樂之本先失了那鐘鼓之聲羽旄之舞不過是虛器耳樂豈爲之用乎所以說如樂何蓋禮樂不可斯

亦自不見通用禮樂者旨南能
而見聞者亦自兼味如禮樂何
說見欲用禮樂者不於其文而
於其本
李九我曰人而不仁便不是
武三家之徒総是驕淫不恣
知有纲常倫理名分的人自
與八佾歌雍僭竊何有
下要立不與人心天理之所
安則禮樂之本失矣以之行
禮樂僭從之道以之行樂是
樂從之樂亦心何如此樂
何謂其不遇之遂長行非
使那禮樂不動無奈何也令
上三家命題可主此說
林放章　此章見禮世意存節
林啟究禮之本下是夫子大其
問而探本以告之○本字對末
字孔不可當作質字本與末合
方是個禮之全體春秋文勝則
末之而禮失矣林放問禮之本
與夫子從先進之思有默契焉

須而或去人心不可頃刻而不存欲用禮樂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林放是魯國人易是節文習熟戚是哀痛當時人有林放者見世人行禮繁文太盛以爲制禮之初意恐不如此故問禮之本于孔子孔子以時俗方逐末而放獨究心于禮之本可謂不爲時俗所移而有志于反本復古者矣所以稱美之說大哉汝之問也夫禮之全體有質有文譬如飲食之禮起初只是太羹玄酒汙尊抔飲而已這叫做本質後來以爲太簡始制爲籩豆簠簋之器揖讓周旋之儀這叫做文又如居喪之禮起初只是傷痛哭泣思慕悲哀而已這叫做本質後來以爲太簡始制爲辟踊哭泣之節衰麻服制之等這叫做文文質得中乃禮之全體到後來習俗日移卻只是儀文節度上究心而制禮之初意蕩然無存矣然則今之爲禮者與其過向繁華而流爲奢侈寧可崇朴素而失於儉陋無文雖未合乎禮之中而猶不失爲淳古之風是即本之所在也

若故夫子大其問詳時方逐末二句尚一層亦說夫子所以大之之旨得其本二句正說其問之大成禮之全體已包括在本之一字故曰在其中非本字就是全体也○禮只是節文言因軍有制之長文以制中適止一事來說非古內相對也愈遠只是質不可當今字看謂有餘之心而後本可求耳何謂禮之本人心之忠信是也夫子何不以忠信告之世衰道微有難斯挽不若以奢儉形之眞其奢亦奢儉則彼之奢僭何爲甚而由朴而以求之本可識已然猶未然悲備也又不若以易戚形之斷其易寧戚則彼之修飾何謂哉由儉以求之本可得已哉儉非禮之中猶不失禮之本意戚則自哀痛之心發見於外顧於本尤近故聖人從外而約到近裏步步收入裏來令知

所以說與其奢也寧儉居喪與其習熟於儀節而無惻怛之誠寧可過于哀痛而少品節之制蓋徒戚雖未合于禮之中而猶自率其天性之真是即本之所在也所以說與其易也寧戚夫曰寧儉曰寧戚皆孔子不得已而矯俗之意蓋天下事物每自質而趨文而世之將衰必多文而滅質故孔子他日皆易文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爲言而其論禮樂則曰吾從先進皆厭周末文勝而欲矯之以合于中也有維持世教之責者尚鑒茲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是化外之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總叫做夷狄諸夏是中國諸是衆夏是大以其人民衆而地方大故稱諸夏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當孔子時季氏以大夫僭用八佾三家以大夫僭歌雍詩上下陵夷不知有君臣之分故孔子一日歎息說道中國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今夷狄之國在上的統領其下在下的順從其上尚且有個君長到不似我中夏之國君弱

體察本分此心之誠發外面讀文皆從此心流出而有不容異矯俗挽回世道人心全在此奢虚者曰寧儉寧戚正是微舉戚寓返本之意非不得已而斷然之詞蓋忠信禮之本儉戚則近而易返者也瑞將之教而示以切近之意故曰寧也

夷狄章　此亦正名分扶綱常之意中須得中國方占地步君只是部落之酋長有君亦只如其號令約束不違叫云耳如字作似字看諸夏之亡重在下僭上說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並上下之分而廢之是也

泰山章　此正季氏僭祭之罪亦正名分意祭非徒仁鬼神亦以辨上下定民志僭偷在祭閑泰山之旅公然欲行諸侯之事于邦域之間肆無忌憚甚矣僭陳方物曰旅夫子設救字不止

臣強以諸侯脇天子者有之以陪臣專國政者有之忘爲僭竊反無上下之分也夫以中國同于夷狄猶且不可況反不如乎可慨也已孔子此言豈真輕中國而稱夷狄哉蓋甚爲之詞以見上下之分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是祭告泰山是東嶽泰山在魯地冉有是孔子弟子冉求救是救正古者祭祀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泰山在魯國境內惟魯君當祭季氏只是魯大夫也要行祭告之禮于泰山之神則是越禮犯分僭上無君甚矣孔子以冉求是他的家臣有匡救之責故問他說季氏此一事甚爲非禮汝爲家臣固宜盡言匡正今乃坐視其失禮而不能救之歟冉求對說他的意思已定吾力不能挽回之也孔子于是嘆息說季氏此舉只要諂事鬼神以求福祐殊不知禮不可僭神不可欺且如林放魯人也知問禮之本不肯

是源流說問禮其心匡救其失或故冉有以不能對知其徵福之念堅不可回也不如林放依太抑林放只以禮爲主林放人也而特浮然之非禮泰山神也倘欲越禮之祭是不如林放矣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必不然矣運正季氏上誕林放以勸冉有意哉

讀大全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只緣他是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精神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季氏已久何不是歟太山正說太山必不享也次不可法須能林放數語

無爭章　此夫子以禮讓挽天下之爭而言君子無爭下微之意君無爭事而爲萬物一體方無爭分別汝爭我君子養定時是何等德器何等度量大同于物絕不見有我自無所爭必

隨俗見泰山是五嶽之尊其神聰明正直必然知禮豈肯享季氏非禮之祭而反不如林放之知禮乎是季氏之祭泰山不惟分不當爲而且神必不享則亦何益之有哉孔子此言一則要使季氏知其無益猶可中止一則要使冉有以不如林放爲恥而知所以自勵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爭是爭競射是大射之禮升是升堂飲是飲酒孔子說有德行的君子他心平氣和與人恭遜無有爭競求他有爭競處必也觀之于行射禮之時乎蓋射有中者有不中者中有多者有少者勝負相形似乎有所爭也然觀其將射之初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則與那同射的人都下堂來勝者揖那不勝者使他升堂自取觶斟立飲罰酒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相較皆然自始至終循循揖遜是其爭也乃君子之爭非若小人專以血氣相尚而爲角力之爭惟夫於射纔有爭然其爭又如此則君子之無

也射乎只如云必也于射而觀之乎可見其無爭語謂惟于射而後有爭非謂必也射乎○乃是轉語揖讓二句的話說射是人己相形處最易起爭心君子之然射也當射時只揖讓當階揖及階揖升三揖而退以升堂又揖射畢北面揖退又反位揖又揖不勝者升飲自始至終一以揖讓行之則不失人己而常無人無己不論勝負之與而常遜乎勝負之外此曰其爭也君子此語夫子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類曰爭總是明其亦無所爭也不可泥其爭也爭字快惡作爭字讀揖讓二字貫到而飲○讀爭字連揖升去是讓底借用上章已見與射者皆君子不可云衆人皆爭君子獨不爭也蓋容揖遜則依舊是個無所爭的君子勿又生出一君子之爭來

爭可見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巧笑倩兮這三句都是逸詩之詞倩是好口輔盼是黑白分明素是粉地絢是采色逸詩上說人于笑時口輔端好其眼目黑白分明有此自然的美質而又粧飾以華采就如素地上加以采色的一般愈爲美好矣子夏未達素以爲絢之旨疑其反以素爲絢乃問于夫子說逸詩有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素則無文絢乃華飾今以素以爲絢其言果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

繪是繪畫孔子答子夏說詩言素以爲絢不是說素即爲絢乃是說因素爲絢耳如今繪畫之工必先有了質素的粉地然後加以采色是素在于先絢在于後猶人之相貌必先生得自然美好然後可加以華飾也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一說繪者喻曰欲養之無爭之心須先從游藝之時預養之必也射乎大射時較勝負最易起爭心當此之時又從讓而升下而飲正是消磨爭心的方法

巧笑全　此章見聖門重質之意文質分上是因子夏論詩而示之下是因子夏悟禮而與之○巧笑二句是賦素絢一句是比作詩者則人有倩盼之美而益有素以爲絢之飾子夏疑二語若以素爲飾問意疑素無色絢有飾繪何素作絢不知因素以成絢非把素來作絢也○繪事後素夫子將一後字來答他係裁剝先有素而後加繪飾未有素而後加絢繪后于素而絢獨不後于素乎○禮後乎是子夏因論繪而自得之識非問也禮指禮文如升降揖遜之類禮後者言禮文之繪禮之後猶繪之後也禮後指後乎忠信然本文雖是忠信中出還會害物蓋見妙此正合夫子崇本之心故贊之起予非謂善繪事後素之語未悉到禮後之說蓋夫子有發先難思彼此之乎時方引而未發而商曰禮後是能繼其志故曰起予者謂夫子本無此意而商發之也○可與言詩者詩之之妙爲咏味非把要斜作流雅雖淡次謝廷深于夏悟及于此其所得于詩者深故以言詩與之不但以其領悟也要得繼世學方敏

夏禮全　此夫子繼世之意周初制禮本參前夏商而成者周末文勝初意蓋失夫子思然有復忠信以救其弊之意其思夏商者所以思周之初也夫子嘗學夏殷之禮能言者闕明昭揭之而非云講明其禮也禮皆就制度文爲言若三綱五常則萬古

起予是起發我之志意商是子夏的名子夏一聞孔子之言遂有感于心說道觀繪畫之事素地在先采色在後可見素而非繪固無以備其文采繪而非素則雖有采色亦將安施然則世之所謂禮文者其猶在于後乎必有爲之先者矣蓋禮也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也者如玉帛交錯揖讓周旋須禮也然必先有恭敬之意心而後以是將之是敬在于先禮在于後矣又如辟踊哭泣衰麻服制喪禮也然必先有哀痛之本情而後以是節之是哀在于先禮在于後矣故情實者素地也禮文者采色也非禮固無以爲人情之節文然苟情不至而徒求之於禮焉是猶畫者不先布素地而欲施文采也有是理乎夫孔子以繪畫明素絢之意不過只就書詩上發揮而子夏禮後之言乃推究之所未及者可謂聞一知二觸類旁通者矣故孔子喜而稱之說道能起發我之志意者是汝商也蓋詩人之言其旨甚微而寓意深遠善說詩者能求之於言語之外而不相泥于文字之末乃爲得之似你這等聰明穎悟乃始可與言詩也已蓋深許之之辭也按此章之旨與林放問禮之意大略相同林放求禮之本而子夏以禮爲後皆有反本尚質挽回世道之意故孔子于林放則以大哉稱之于子夏則以啓予許之此又聖賢未發之旨也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宋是二國名杞是夏之後宋是殷之後文是典籍獻是賢人徵字解做證字孔子說昔者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夏一代之禮者我能言其大略然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夏之後代雖有杞國尚存然不足取以爲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殷一代之禮者我亦能言其大略然亦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國尚存然亦不足取以爲證矣蓋禮非典籍不能記載非賢人不能講習今夏殷二代傳世久遠杞宋兩國世祚衰微既無典籍可以考究又無賢人可以諮訪將何所取以證吾之言耶若

不易安用考證杞宋不足徵者杞宋于夏殷而流于弱文獻皆缺之意不足者不究徵之謂此句是應轉上不足句末句是反言以致歎惜之意夫子本心直欲借文獻爲證指點出國初英意與人看然勝換文勝之弊以復古道也竟不得而杞之文獻不足以當十言傷哉

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補夫子要一曰能徵要看得妙文獻所存者粗迹夫子所言者精義取粗迹以証精義惟夫子能之聞見自者不能也始曰能言是能闡先王之遺意於經敷陳之後繼曰能徵是能取證於周之耳目可見人不作之辭

禘自章　此傷魯祭之失所以維周禮也魯禘非禮夫子不足魯之行禮故其微詞如此灌者祭之始事既灌而往自灌至終之謂只謂禘之非禮不欲觀便是若說未灌之先可觀不似夫子語意蓋灌以前無幾時其禮事未舉何以指其失既灌而往禮便亢亂樂便八佾所以不欲觀也不欲觀三字意甚深而語甚婉要得此言不盡物然思意方妙蓋此時魯人襲禘之有灌乃祭之始也自既灌以往凡所以陳俎豆奏詩歌于廟中者皆非吾之所欲觀也已蓋廟中之所行者皆非出于吾之所知也此語譏得之詳議是未敢悉

禘說章　此章亦夫子論禘之深謂大旨全重不知也三字須

使二國之典籍尚存賢人未謝則考究諮訪皆有所據而吾能取之以爲證人皆信之矣惜乎今之不能也蓋孔子當時欲斟酌二代之禮以爲萬世當行之法而夏殷不可考故爲是歎息之詞如此然三綱五常古今不易所損所益百世可知則二代之禮又不以杞宋無徵而遂泯也有議禮制度之責者宜究心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是祭祀之名古者天子既祭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于太廟而以始祖配之這禮五年一舉叫做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使魯國以周公爲始祖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故魯國得禘祭其實然以諸侯而僭行天子之祭實爲非禮也灌是奠酒于地以降神往字解做後字孔子說我魯國君臣舉行禘祭我也曾於太廟中觀其行禮何如但見他未曾降神之先誠敬尚在猶有可觀及到那灌地降神之後君臣之間都懈怠了雖有陳設的俎豆升降的威儀全是虛文無一些恭敬誠恪的意思到這時節我之心不欲觀之矣夫魯國本是諸侯僭用王者之大祭已是失禮及舉祭之時又不誠敬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孔子歎之如此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示與視字同斯字解做此字掌是手掌或人見魯國僭行禘祭之禮而不知當初制禮之意故以禘之說問于孔子孔子以禘乃國家之重典先王所以報本追遠之意其妙固未易言況又是王者之大祭魯國因循而僭用之其失又所當諱這意思有難以顯言者故只答他說不知也蓋以禘之爲祭禮儀重大意義深遠知之甚不易也若有能知其說的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識見自是廣濶精神自會通徹看得天下的道理燦然都在目前其不如視諸斯乎至易乎門人遂記說夫子所說示諸斯者乃自指其手掌而言以其明白易見就如看自家的手掌一般初無難事也

[illegible]顯天下以敬輕散自條之立義精深精密微與前篇不之知也使是不可祭所以祭祀恐不使不知的說話知其說何亦言都輕薄說知不是齊當知言知作制禮之原章說之故得到便行得到了則然論遠清潔館禮事于治人下也如示諸斯乎註中鬼神不明二說紛人議論說出理微不明心云便踐知難之義只說不知何有是乎治須細体會天下二字有味於祭見爲天下之事說指其掌掌然門人從旁見夫子指掌光景記事体合語說方可明且易見易乎矣

一說齊戒之同之于天下不必作治天下說只從言于天下之理顧在事物近在日用者無不明若知觀諸斯乎蓋本文原無治字出也

一說齊祭謂祭其禁蓋一身將無實誠於至位便來而當之在我有已不能明也易之說

補者卓吾曰此篇不曾說出一誠字無一字不曾說出

祭如在　此記夫子祭祀之誠意通乎鬼　誠字目所是說此如在之誠而其所言以後之心當祭之鬼神必以在之若聖人若有所見儼然作所在一處祭先祖而父母化其中祭神祭說祭先主孝祭神主敬總是一箇誠如不祭者已之典禮君之精神人不得而議之所能不在蹤而在心並註中不得致其如在之誠乃朱子因上節解之不可作夫子口氣至朱作發者法出不妨

論求福者只想像如不祭此意如何等發樂

下盆在　此章夫子於權臣

此可見幽明只是一理，神人本無二道，幽而知所以事神，則明而治人亦何難之有哉。然非先王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知，如或人者何足以語此，此孔子所以不輕告之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是祭先祖，祭神是祭外神。吾不與祭如不祭，是孔子平日的言語。門人記說，祭以誠爲主，而他人則不能，惟吾夫子觀其在家祭先祖的時節，則孝心純篤，就如先祖在上的一般；其在官祭外神的時節，則敬心專一，就如神明在上的一般。夫鬼神無形與聲，豈真有所見，乃心極其誠，故如有所見耳。考其平日嘗說：吾于祭祀必親行之，乃慊于心，若或有故不得已而使人代之，則不得以伸吾之孝敬，雖已行而此心缺然，還似不曾祭的一般。即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這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敬如此。若天子一身爲天地宗廟百神之主，尤不可不致其誠。所以古之帝王郊廟之祭，必躬必親，致齋之日，或存或著，然後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而受其福也。承大祭者宜致謹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是衛大夫。媚是親順。奧是室之西南隅。竈是竈神。古者夏月祭竈，必先設主于竈陘，然後迎尸入奧而設饌以祭。是祭于奧則似尊，而祭于竈則似卑。故當時俗語說：奧雖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然日用飲食所需，當時用事。所以說媚奧不如媚竈。蓋奧以比君之勢分崇高，雖以自結；而比臣之專權用事，容易于求。世俗之見淺陋如此。王孫賈乃問孔子說：俗語有云，與其求媚于奧，寧可求媚于竈，人與不尊崇其卑要，今乃言媚奧不如媚竈，其意果何謂也？賈疑孔子在衛有求仕之心，欲其附己以進用，故以此諷之耳。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獲字解作得字，禱是祈禱。孔子答王孫賈說：俗語所謂媚奧不如媚竈，我甚不以爲然。蓋天下之至尊而無對者，惟天而已。作善則

之心行爲大夫以權勢夫子下賈夫子以天教之也蓋欲使人因問說止於在言外

王孫賈媚奧與不在媚竈之說分明於巳乎君相權柄求助於夫子此意路重媚竈上何謂也此他處不同此明言道說意者有所指非不知而問也○按注說皆指主而祭于奧故曰有常尊與特因五祀而祭竈皆非祭之主者當夏而主火故曰用事五祀官有用事時寢祀戶盍夏祀宮中火竈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祭說祭與其一耳夫子兒王孫賈說媚竈字便窺得他好心動故不然其媚與竈之言特出一天字以釋惑說字出一無所得字以喻為學紛字微說媚便非理便獲罪於天天字蓋以為天之天對與竈言也聖論天之所以爲人則理而已非指禍言自天降說見天之所禍

降之以福，作不善則降之以禍，感應之理，毫髮不差。順理而行，自然獲福；若是立心行事逆了天理，便是得罪于天矣。天之所禍，誰能逃之，豈諂媚于奧竈所能免乎？此可見人當順理以事天，非惟不當媚竈，亦不可媚于奧也。孔子此言婉而不迫，正而不阿，世之欲以禱祀而求福者，觀此可以爲鑒。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字解作視字。二代指夏商。郁郁是文盛的模樣。孔子說：比先夏商之有天下，固皆有一代的典章法度，但其立法未能盡善，變而其流弊亦有偏而失中。自我周之興，有文武爲之君，周公爲之相，于是監視夏商之禮，或損其太過，或益其不足，以制度儀章纖悉具備，凡行于朝廷，施于邦國，達于閭閻之間者，皆盡善盡美，郁郁乎文彩之盛，殆非夏商所能及也。我也生周之世，爲周之民，時王之制固當遵承而不悖，況其禮文之盛又如此，然則吾之當從者，舍周其奚適哉？所以說吾從周。嘗觀孔子之在當時，雖曰從先進，嘗猶不忘周公，與夫修魯史而尊天王，此其從周之志有未嘗一日忘者，所謂聖人之爲下不倍也。然則生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者，豈不謬哉！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太廟是魯周公之廟。鄹是魯邑。鄹人之子指孔子說。孔子父叔梁紇嘗爲鄹邑大夫，故當時叫孔子爲鄹人之子。昔孔子仕魯之時，嘗陪祭于周公之廟與執事焉，那廟中陳設的器數，如籩豆玉帛之類，周旋的儀節，如灌獻酬酢之類，每事都詳細訪問，似不曾知道的一般。蓋惟其敬之至，故其問之詳如此。或人不知而疑之，說道：鄹人之子孔丘素以知禮見稱于人，如今看來，誰說他知禮？蓋知者不待于問，問者必有不知，觀他在太廟之中事事都問過，則其不知禮也明矣。世固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矣。孔子聞而解之說道：禮莫大于敬，祭莫先于敬，今太廟之中陳設的都是禮器，

謂能器之與國無所用禮覺亦無如之何也天下此可不得已亦不着實所以爲聖人之言

周監章　此亦夫子稱讚之節就者參夏商之制而損益之至一禮非徒從客飾二代而從于文質乃指周制文質得中之文蓋有過於夏商而世無以加者曰[illegible]周公所是[illegible]才其從先進之文正以得時宜之文而不祭時之文所無安得爲郁郁夫子實從此作此題須從發揚中得暇豁蠟文驗其方於吾周意概

蔡虛齋曰此章文字最要體認陳新安謂夫子蓋從其時文質得中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是也朱子以文盛字訓郁郁被儒述謂周尚文文盛出忠質乎來形容之不知忠質之說起於漢儒實夫子職未曾有此名且況孔子

而[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何以成[illegible]則制[illegible]交[illegible]之[illegible]何以[illegible]文武[illegible]也。

子入太廟　此[illegible]聖人[illegible]之[illegible]首二句[illegible]下因人之疑而自明其爲禮[illegible]事凡[illegible]其太子[illegible]觀[illegible]在廟而一一審問之[illegible]人不知[illegible]之[illegible]周[illegible]王之制[illegible]不可自[illegible]所[illegible]是[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義於自[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鄭[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未安。

一說[illegible]事[illegible]當[illegible]以祭又[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知[illegible]可一[illegible]

周旋的都是禮儀中一毫知得不真行得不當便是輕忽放肆而非所以爲敬今我[illegible]以對越奔走之際當有恭敬嚴肅之心固不敢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亦不敢恃其所已知而不問[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知我者惟此可見聖人之心極其敬慎故祭祀之禮尤加謹慎聖人之心極其謙虛故隨事問人不厭詳細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一而已矣學聖人者當于此求之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射箭皮是皮革射不主皮這一句是鄉射禮中的說話科字解做等字孔子說鄉射禮有云射以觀德但主于中的不必穿透皮革[illegible]主皮者爲人之氣力有強有弱其等不同若必主于皮則強者能之而弱者必不能矣此所以不主皮也然這是古時[illegible]而不尚力其道如此今世衰禮廢列國兵爭惟以強力爲尚鄉射亦主于貫革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矣可勝

禮之意[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歎息[illegible]傷今之意如此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告[illegible]是[illegible]是牲[illegible]古時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遇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illegible]以後[illegible]告朔之禮廢而不行了而有司猶照常供[illegible]以此禮今既不行徒[illegible]羊徒爲糜費故欲去之以省費[illegible]之可惜而不知制禮之初意矣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是愛惜孔子呼子貢之名而曉之說賜也爾之欲去餼羊者[illegible]告朔之禮既廢則羊之供無實是愛惜此羊而欲去之矣乎自我觀之所愛當有甚于羊者蓋正朔頒于天下所以示天下之有君告朔行于諸侯所以示天下之有[illegible]爲禮之大者今此禮雖廢而羊猶在後之人或有因羊以求禮舉而行之者若併此羊一併去了則告朔之禮隨羊以亡自此天子不復頒朔而人不知

也[illegible]告朔[illegible]之大典[illegible]者不[illegible]而有司猶供此羊[illegible]賓[illegible]也[illegible]用[illegible]欲去之[illegible]不得已而[illegible]子[illegible]以[illegible]子貢[illegible]夫子恐羊[illegible]而禮亦[illegible]子曰賜[illegible]其羊[illegible]禮[illegible]不行而有羊在[illegible]羊使[illegible]此禮在[illegible]不[illegible]成[illegible]存[illegible]羊上[illegible]去羊[illegible]之此所以不可[illegible]羊而[illegible]羊可復又[illegible]禮字[illegible]之[illegible]方有味。

[illegible]其[illegible]其羊也其羊有妙[illegible]

事君盡　此[illegible]當[illegible]之[illegible]自有君臣以承[illegible]有此[illegible]者從心[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心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者在[illegible]之外[illegible]者非禮[illegible]者[illegible]

有君諸侯不復觀感而人不知有朔矣是禮之亡不尤爲可惜耶夫孔子之意在于存禮而子貢之意惟求省費聖賢之所以用心之大小區以別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禮是恭敬之見于儀文者乃道理當然的去處諂是求媚孔子說臣之于君既有尊卑上下的定分使自有恭敬奉承的定禮這禮是先王所制萬世通行不可違越者也今我之事君心裡極其敬謹不敢有一毫輕慢故每事依着禮節不敢有一些差失這不過盡那禮之當然者而已非有加于禮之外也時人不知乃以盡禮爲求媚取悅而然是豈知事君之禮者乎蓋當時公室衰微強臣僭竊上下之際多不循禮惟孔子欲明禮法以挽回之如過位則色勃升堂則屏氣違衆而拜堂下聞命而不俟車這等循禮當時反以爲諂則禮法之不明于天下可知故孔子之言如此然盡禮與諂其迹相似而其心不同君子之事君其禮固無不盡然却不

[illegible]禮者[illegible]上下不敢越也[illegible]者[illegible]以承順也[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見[illegible]使以[illegible]傷之非僞[illegible]之心不自於天下也若[illegible]人不知以我[illegible]非[illegible]定公章　此[illegible]君臣[illegible]其[illegible]使[illegible]之[illegible]使之[illegible]禮者[illegible]也不[illegible]禮[illegible]之[illegible]忠者[illegible]忠也不[illegible]是時[illegible]臣[illegible]定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夫子云然。

關雎全　此[illegible]人性情之正以風[illegible]二字[illegible]是性情不[illegible]不傷性情之[illegible]正也全[illegible]足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於[illegible]

肯阿諛順從如責難以爲恭陳善以爲敬一心只要成就君上的美名幹辦國家的大事這便是君子盡禮小人之事君外面雖似盡禮然心裏未必忠定如阿順以爲容逢迎以爲悅一心只要于求君上的恩寵保全自家的官爵這便真是諂媚君子盡禮小人以爲諂小人諂媚亦自以爲盡禮心術之邪正迥然不同人君不可不察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是魯國之君禮是有節文不簡慢的意思忠是竭盡己心不欺罔的意思定公一日問于孔子說爲人君的使令臣下爲人臣的承事君上都有個道理不知當如之何孔子對說爲人君者以尊臨卑易至于簡慢忽略若簡慢忽略便失了爲君的道理是以人君之於臣下使之須要以禮如使之爲大臣則待之如股肱使之居言責則待之如耳目使之爲將帥則有推轂命將之禮使之爲使臣則有皇華遣使之儀務加以禮貌待以至誠這乃是待臣

淫友之所致樂之其于未得而憂之也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然後后妃之德之矣發天理中流出乃人心之發樂之中而有爲中節之和者也何淫與傷之有哉言淫過也由於理入於欲則淫矣傷害也出於理入於欲則害矣好德是人心天理之何淫憂何傷謂樂矣只言其欲講哀字人言其哀不必用註解深辭學者能盛與否使涉淫傷上去講不淫不傷只根德上一轉或言樂只于琴瑟鍾鼓而已使是不淫哀只下一轉反側而已使是不傷矣緊切不必從

一說樂聲淫泆曰關雎樂而不淫是贊樂也非贊詩也古人以詩詞被之管絃歌之朝廟孔子正樂從師摯在官而以關雎爲樂之卒章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所謂關雎

的道理爲人臣者以下事上易至于欺罔隱蔽若欺罔隱蔽便失了爲臣的道理是以人臣之於君上事之須要以忠如於輔弼贊襄之職則盡心以啓沃而一毫無所隱有官守言責之寄則盡心以納忠而一事不敢欺遇有難處之事則雖勞瘁而不辭遇有患難之日則雖致命而不避務內盡其心外盡其力這乃是事君的道理君盡君道固非有私于臣而所以勸下之忠者亦在是矣臣盡臣道亦非有要于君而所以報上之禮者亦在是矣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其有不治者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是國風詩之首篇孔子說凡樂音不和樂則不足以暢意不哀婉則不能以感人然又貴于得中若樂之過則有淫蕩邪僻之聲哀之過則有憂思煩殺之病而失其性情之正矣惟有關雎之詩其發之咏歌而被之管絃者條理中節欣然和樂而不至于淫蕩雖悽然哀婉而不至于悲傷聽之使人慾心平躁心釋而足

之氣洋洋盈耳也凡樂之作其聲清以和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蕩瀉而淫其聲慘以愚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嘆爲而傷惟關雎之樂聲甚和緩之聲而不至其淫過其怨思之聲而不見其傷此和平之樂所以爲雅頌之本也

哀公全　此章凡三節上言淺在節分上宰我對社之義下是夫子所言以深責之也究之建國立社以爲社主爲民所依蓋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以此對社可與其社國爲民之心樹木固非使民戰栗文勝君欺民之心尤非也故夫子責之

檜大全陸氏德明曰魯有二社國社有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問亳社之災故有所感焉則一語之發豈不有係于社稷之興廢乎惜乎宰

以爲養德之助誠盛世之遺音也蓋詩本性情樂以彰德關雎之詩咏后妃之德也昔周文王之妃太姒有聖德不妒忌憂在進賢不淫于色旁求淑女以配君子求之未得至于輾轉反側而不能安求之既得則以鐘鼓琴瑟樂之而致其喜其德之盛如此故其發爲聲詩自然中正和平而無過淫過傷之病是樂音之和本于后妃柔順之德后妃之德又本之文王刑于之化學者玩其辭審其音則所以基化閨門而御于家邦者必有得于言意之表矣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哀公是魯君社是爲壇以祭地宰我是孔子弟子戰栗是恐懼的模樣哀公問于宰我說有國家者必有社以祭地不知其義何如宰我對說古之立社者必栽樹木夏后氏立社則以松樹殷人立社則以柏樹周人立社則以栗樹然所以用栗樹者取于戰栗之義蓋欲人必于社欲使民見之而戰栗恐懼也夫祭地以報其功

之義對也

事已說結曰成事不可挽回遂事之已然曰往總是一事說詳深其失非被講中其民故不須指其說尤甚不說不諫不咎者乃所以深責之使謹其後也

一說洪氏曰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意實有所主宰我發栗之對蓋勸之斷也夫子責之以三家之微惟禮可以制之懼之以威是速禍也或謂宰我不知立社之旨而誤爲此說則亦淺淺乎觀宰我矣

管小全　此章貶伯之意首節以器小說管仲下是因或人之疑而復之亦以見其器小也器小只就規模上見僭禮規模器具論淺卑狹小也偏淺以內所容受卑狹以外所設施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乃器小之由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

乃立社之本意在于所栽的樹木則各因其土之所宜而非有取義于其間也宰我不知而對說妄甚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是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諫是諫正咎是罪責孔子聞宰我使民戰栗之言以其所對既非先王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因歷言以責之曰大凡事之未成者猶可以言語說之若事既成者說之何益所以不說事之未遂者猶可以諫諍止之若事既遂者諫之何益所以不諫事之未往者猶可以咎而罪之若事之既往咎之何益所以不復追咎今汝使民戰栗之言已出之口而告之於君是事之已成已遂已往者也吾又何以責汝乎孔子以爲不足責者正所以深責之欲其知言之不可妄發而致謹于將來耳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是齊大夫名夷吾器指人之局量規模說器小嘗如說小家

于王道則器小之驗此二語且假用出若說破或人使知不消問矣○或人疑當時稱管仲者大見夫子說他器小便以爲儉說他不儉便以爲知禮殊不知奢者繫奢之人必殺乎儉用不有者旨多營謟之小殺殺于知禮不知管仲受三歸臺奢則用廣官不攝官職則繁多此得爲儉塞門之樹則僭邦君尊己之體反坫之設則僭邦君尊賢之禮安得爲知禮此皆器小而易盈易滿之所發也使其器大盡世勳業一點浮華過大虛有何至奢而犯禮若此哉要之或人夫子只是對或人之疑非直只二事證他器小也只就此二事看亦見器小之盈而溢也

補録三歸臺無定說或謂一娶三姓女或謂以婦人之左右與中女或謂藏泉幣有歸

模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當時皆以爲莫大之功然出于權謀功利之私而不本於聖賢大學之道故孔子譏之說管仲雖有大功然其爲人局量褊淺規模狹隘沒有正大光明的氣象其器不亦小哉蓋深責備之詞也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三歸是臺名攝字解做兼字孔子以管仲爲器小或人不知而疑之說道器小間儉約之人凡事吝嗇卽似器小的模樣夫子以管仲爲器小得非以其儉約而然乎孔子答說凡人儉約者必能制節謹度今管仲築三歸之臺以爲遊觀之所其廣作之糜費可知又多設官屬使每人各治一事不相兼攝其侈濫之冗濫可知觀其行事如此豈得謂之儉乎夫以儉爲器小失之遠矣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邦君是有國的諸侯樹是門屏塞是遮蔽好是友好交會坫是放酒杯

畫三歸法蓋方臺而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萬尺統之用積纍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歸法又或謂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能至其上三歸或是此意總之此言其奢後二說庶幾近之

子語章　此章示太師以樂之理也首句言樂有可知之理下正示以可知也原對依皦承接說樂其可知乃人心發揚處先王因之而作故樂雖殘缺失次而先王之心術性情尚寄於音樂之中故曰可知翕純皦繹皆心術流通自然之節奏於樂聲有可考者此說似玄妙但其實虛無據只依舊爲妥樂其可知言樂之條理節奏有可知也始作與從之對翕如與皦如繹如對翕如純如皦有先後純如皦如繹如只一時無先後翕如者衆聲一宮而八音合同奏鳴然八音各自爲音而無雜和諧必清濁相濟高下相隨金不侵於石絲不侵於竹故曰純如純易至於混淆又必金自金石自石分分明明不相雜亂故曰皦如皦易至於間斷又必金石匏竹爲宣此作彼繼彼續此絡繹故曰繹如以成還依近說言始終條理節奏曲盡其妙如此乃成一個樂也舊說謂樂之一終如韶之九成武之六成還未是

儀封章　此章見夫子盛德感人而封人之賢亦不可及意未嘗不得見是求已不絕于賢者以達其求見之懇蓋其得見非恃其見賢有素也從者見之兼通封人之情乎夫子又通夫子得見于封人而使之得見者何患何見虛天下之無道已久正是天之所以開聖人也木鐸是借來形容夫子得位設教以

的案凡賓主獻酬飲畢必反置酒杯于此故謂之反坫孔子斥管仲爲非儉或人又不知而疑之說道吾聞知禮之人凡事備其不肯苟簡即似奢侈的模樣然則管仲之不儉得非以知禮而然乎孔子答說禮莫大于名分分莫大于君臣不可一毫僭差者也且如有國的諸侯纔得設屏于門以蔽內外非大夫所宜有者今管氏也設屏于門以蔽內外與邦君一般其僭禮一也諸侯爲兩國的宴會那時獻酬有反爵之坫非大夫所宜用者今管氏也有反爵之坫與邦君一般其僭禮二也這等僭上都不是知禮的人若說管氏知禮則天下之人誰是不知禮者乎蓋人之器量大小固不在乎行事之廣狹大禹惡衣菲食不害爲聖周公之富不病其賢或人既以器小爲儉又以不儉爲知禮其心愈惑而失之愈遠矣然孔子竟亦未明言器小之意蓋或人之淺陋不足以語此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是告語魯太師是魯國掌樂之官翕是合從是放純是和皦是明白繹是相續不絕的意思成是樂之一終當時魯國衰微音樂廢闕樂官多失其職者故孔子告魯太師以作樂之道說汝爲典樂之官必知道樂之節奏然後可以作樂今先王之樂雖未盡亡其始終條理之妙可得而知也吾試爲汝言之蓋樂有六律五聲八音有一不備不足以言樂故始作之時必須發音律呂件件都全而翕然其合焉然備而不和亦不足以言樂故樂之既放必須清濁高下皆中其節而純然其和焉和則易至于混亂又必一一音自爲一音而皦然其明白皦則易至于間斷又必衆音相爲起伏而繹然其連續矣翕合之後有純如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自始至終曲盡條理節奏之妙是乃樂之一成也由此而至于九成其道理不過如此汝太師豈可以不知乎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不但可以養人之性情而亦可以移易天下之風俗所係甚重故夫子自衛反魯既汲汲于正樂而其于太師又諄諄以

極封人心之悉意不可作警設一說言受斬日後繼以夫周爲喪亂夫子周流之語以封人語門人不必以夫子喪失爲患天下無道既已到了久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而振文教以治道路也此章人以木鐸狗于道路則夫子所以被及天下者不啻若皆非以天生聖于何而不自垂示者必得位而後設教則封人之說無疑矣

謂韶章　此夫子論韶武之美有盛樂之盛而其中遜於升評其優劣也夫美者不可分功德亦不可以盡善美之實其爲樂在聲容上說樂以象成其治也上看有功德的樂以宣之大子論韶武兼論其聲容皆美其美可聽可觀故皆謂盡美乃就其中揣聽玩一番而升闡樂而受禪至九成之致九功之敘若書之所謂其氣象雍容揖遜大和有如天地之覆載者若是故曰盡善一終始而止出兆而誠意至于六成後繼以崇天下若混之所以令蕩滌邪穢者子聲容之盛固曰盡美矣大有剛者故以大武名其舞其所象成者盡以功之盛者盡美以微之然其所以不能盡善者以德者夫之證言如言有所謂盡於乎哉且夫子不論其人不論舞與武王之誅伐其心亦皆無涵養發揚必有之征伐淮德口氣見湯武之德征伐諸遜與及夫子雖原其故本文只空空說而此等意思俱在言外極是

補論乃山民唐虞交會之際正太和文明之日而舜則紹堯其盛隆周政革之際又值風未終之時而武則撥亂其數此韶之所以先武能優游於

告戒之如此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是衞邑名封人是掌封疆之官見是相見從者是隨從孔子的門人喪是失位去國木鐸是古人施政教時用以警衆的器具其器金口木舌搖之則有聲即今之鈴是也昔孔子周流四方到衞國之儀邑有個掌封疆的官來請見說敬賢者吾之素心凡賢人君子來到這地方我必求見未嘗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敝邑獨不容我一見乎門人以其求見之誠爲之引見于孔子封人既見孔子而出乃對門人說夫子之失位去國固其一時之不遇然二三子何必以此爲憂乎蓋治亂相因是乃必然之數而易亂爲治必待非常之人今世教陵夷人心陷溺天下之無道亦已久矣世無終亂之理必當復治吾觀夫子之道德正可以易亂而爲治者天生斯人豈是偶然必將使之得位行道施政教于四方

以開生民之耳目以覺天下之愚昧就如那警衆的木鐸一般豈終于不遇也哉夫聖人盛德感人能使封人尊敬而篤信之如此然當時列國之君不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至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春秋之時所以終不能挽而爲唐虞之世也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是舜的樂名武是武王的樂名美是說聲容到極盛的去處善是說盛美之中到極妙的去處門人記說自古帝王有成功盛德于天下則必作樂以宣之故觀樂之情文便可以知其功德然其間自有不同昔夫子嘗論帝舜之樂叫做大韶他作于紹堯致治之後其聲容舞蹈至于九成固極其盛美而可觀矣然不但盡美而美之中又極其善焉蓋舜以生知安行之聖人雍容揖遜而有天下故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至于格神人舞鳥獸其妙有不可形容者所以說又盡善也武王之樂叫做大武他作于伐暴救民之日其節奏行列至于六成固極其盛美而可觀矣然

家而武之盡美然亦不能無遺憾也
右上章　此夫子責本之意
以敬哀心之所存在寬爲
[illegible]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是處如何矣教之實處也下二
句做此

一段關用意曰吾何以觀之哉吾不於觀之觀蓋深惡而外之之辭若曰觀其得失則臨之不寬不敬不哀又何以觀其得失哉

里仁全　此章示人必擇仁之意首句只是擇字以起下文意

在擇仁上　里仁者卑有仁厚之俗古處悠而人忠信戶讓尚而家敎篤仰其美也居之則善德身而不忠心於仁擇而居其念矣夫後身於然仁里於心乃不能擇仁而處是知有身之安而不知有心之安矣然甚於何以爲智哉蓋謂擇居上文以無懷諭焉

備參　夫人能知所擇矣而能不以爲難勤徹本哉名爲處見其習爲智之人而以能擇爲智而夫子從以能處擇仁此仁智合一之喻

不仁者　此章欲人存其本心首二句是失其心者累于物下是仁智無所累是天理天理化心体中居一物不可著不知自消於于物失其心体不由累于物不可測也不能也約樂所處之地言久則未學一處謂一時節能勉強久長則諭

就其美之中而求之則有未極其善者焉蓋武王以反身修德之聖人往以征伐而得天下故韶雖成和動之內未免有發揚蹈厲之情比于韶樂則微有所不足也所以說未盡善也然孔子此言雖評論古樂之不同而二聖之優劣亦可槩見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孔子說凡事有本必得其本而後其末有可觀且如寬容簡重乃居上之體也恭敬嚴肅乃行禮之要也傷痛悲哀乃臨喪之道也這都是本之所在有其本則推之於行事者自然可觀若使居上的苛刻瑣碎而不知寬弘之大體行禮的怠惰簡慢而無恭敬之實臨喪的專事儀節而無哀痛之真情則其本已先失了雖其政教號令之施進退周旋之節擗踊哭泣之文未必盡無可觀然大本既失則末節無可言者又何以觀之哉蓋甚言其不足取也蓋當時王道不興而苛政至于殘民古禮不復而繁文至于滅質故孔子嘆時之弊如此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二十五家爲一里仁是仁厚的風俗擇是揀擇處是居處孔子說人之居處甚有關係不可不擇若使一里之中人人都習于仁厚在家庭則父子相親兄弟相愛在鄉黨則出入相依患難相恤沒有幾多浮薄的人此乃俗之至美者也這等的去處不但相觀而善可以養德亦且各守其業可以保家但有見識的人必然擇居于此若卜居者不能揀擇仁厚之里而居處之則不知美惡不辨是非其心昏昧而不明甚矣焉得謂之知乎夫擇居不于仁尚謂之不智況夫存不仁之心行不仁之事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又豈非不智之尤乎此聖人立言之意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是窮困樂是安樂安是自然而合理利是貪得的意思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天德人能全此德而後本心有主不爲外物所

移若不仁已去于仁雖是一時亦處不得若仁者一何不必分淺深仁智總是成德之名仁是渾全此心体者自其心体純粹無私欲處便是仁便安自其心体湛明有分辨處便是知便言利蓋安者止而不遷之謂是仁者靜之本体也約樂自然他不得利者行而無礙之謂是知者動之本体也約樂自然可他不得安則自利利則能安此兒一耳知乃順利之利非利益之利貪智者有決不溺不必君子所當以勉之業便是安仁樣子

惟仁章　此見仁人用情之正亦以非誠不能相與處其當是所當好惡自有個正當道理只然此心一累于私所好所惡便有安排做作而失其當惟仁者之心至公無私則好惡都從天理發出來其所好所惡皆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一當于理後[illegible]未用今日是此等人附係世道人心甚大論字而若曰若一能者有許多活動手段在內非特爲人好加于所好之人而不能使之必用好之深若其使其加與焉之廉名過輕重要使我之好惡人之好而有好而已惡亦然

苟志章　此勉人之志於仁意[illegible]

擾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既無主則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困窮之時起初或能強制久之則私苦無聊凡苟且邪僻之事無不爲已豈可以久處約乎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暫時猶能矯飾久之則志得意滿凡驕淫奢侈之事無不爲已豈可以長處樂乎惟仁者之人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其于這仁道不待勉強而心與之相安處約處樂皆相忘而不自知也所以說仁者安仁知者之人中而定見無一毫昏昧其于這仁道深知篤好而求必欲得之處約處樂雖不易其所守也所以說智者利仁仁智之分雖殊而其能全乎仁則一此所以久約而不濫久樂而不淫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字解做獨字仁者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意的人好是喜好惡是憎惡孔子說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人惟心有私累是以好惡鮮有當于理者獨是那仁人其心至公而無私故有所好也必其人之賢而可好者而後好之好當于理而無私這纔是能好人有所惡也必其人之不肖而可惡者而後惡之惡當于理而無私這纔是能惡人夫好人惡人惟仁者能之可見人當以仁爲要克去己私而後可至于人君之好惡其於進退用舍關係匪細尤不可不先純其心于仁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字解做誠字志是心所存向的意思孔子說人性本善而所爲有不善者皆不仁之念處之也若其心能好向于仁而欲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一時察識雖未能精踐履雖未能熟亦可保其必無爲惡之事矣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心既專乎天理又豈有縱欲滅理之爲哉孔子勉人爲仁之意如此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道是道理當然處是居處去是避去孔子說人之所欲有富貴

富與章　此章亦勉人以爲仁[illegible]講此章亦多知達觀[illegible]爲可笑夫聖學無深於工夫一了百了此章書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句便了必從富貴不處貧賤不去說起者從淺淺涉地上作用說到君子心体上去耳大意言[illegible]審富貴貧賤富安方可以爲君子的人若去仁何以爲君子君子的人其心体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如是顛沛如是其不終食違仁如此豈至酣飫觀易利於處而溺於去哉一念大富的[illegible]如此時[illegible]君子爲仁[illegible]貧賤取舍之關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間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處[illegible]此說則存心工夫在外面時時常常上做入來境戒鑑心非以心念境也念心學工夫不如是近說又剛不處不去是爲仁大關頭君子把[illegible]關頭都劃破

然取舍之間實于審擇且如富與貴這兩件是人人所願欲誰不要得而處之然有義存焉不可苟得若是理上應得的雖處之亦無不可設使無功而受祿無德而居位不應得富貴而偶得之這便是無故之獲有道者所深憂君子見利思義決然辭之而不處也其能審富貴如此貧與賤這兩件是人人所厭惡誰不要避而去之然有命存焉不可苟免若是理上該得的其貧受固不待言就是學成而人不見知行修而人不我用不應得貧賤而偶得之這也是適然之數于身心上無損君子樂天知命決然處之而不去也其能安貧賤如此審富貴則可以處樂而不淫安貧賤則可以處約而不濫非修德体仁之君子其孰能之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子說審富貴安貧賤不徇欲惡之情而惟要之于理這是仁之道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於人者以其有此也若君子于富貴則貪之于貧賤則厭之但徇欲惡之私情則舍去此仁而無君子之

故無終食違而造次顛沛者必了所以存心之仁便操存得住此不處不去之心無[illegible]不[illegible]也此不處不去認做爲仁大頭腦工夫而終食無違有得存於了纔如此說則論語一書皆是論爲仁而爲仁大關鍵工夫都專在此不處不去二句耶夫仁亦難言矣夫子嘗謂子路論仁亦詳矣其高明者俱語之以本原做工夫至微至細間亦有就涉境言者亦未嘗單以審富貴安貧賤語之此云甚大緊就顧[illegible]之境上說也而此顛沛[illegible]分明全在無終食違仁上求字高中去論公非細處頗有書說此章亦云聖人大旨于豐家實鑑實爲究竟以往聖之見賢之高明○兩不以其處一是人纔的一是天爭的不處是德不循所欲也不去是安不循所惡也本文未有仁字君子

實矣何以成其名叫做君子仁之不可去也如此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之間是一頓飯的時候造次是急遽苟且之間顛沛是傾覆流離之際是字解做此字指仁而言孔子說去仁不可以爲君子所以君子之爲仁不但處富貴貧賤不去也自至靜之中以至應物之處自一時之近以至終身之遠其心常在于仁未嘗有一頓飯的時候敢背而去之雖造次之時急遽苟且當那等忙迫他的心也只在這仁上雖顛沛之際傾覆流離遭那等患難他的心也只在這仁上夫當顛沛造次而其心猶在乎仁則無一時而不仁矣所以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夫君子存養之功其密如此由是以處富貴貧賤又豈有不得其道者哉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名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字面只宜是說未有[illegible]不處不去便是不去仁意以起君子去仁而惡乎成名有何以叫做君子耳名字輕看○無終食違仁時時講不可須臾離意終食非真說一頓時皆只是借言耳一節削尋文二句正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下相起之說[illegible]亦謂[illegible]何一步緊一步正說爲依之勢[illegible]食試細本文說思一貫便見

我未見　此章總是說人之用力於仁[illegible]欲之難[illegible]人之不肯用力於仁者[illegible]及己之力之足以爲仁而觀人不用力意在言外大意要[illegible]而歎天下無得以尚其好此真用力於好仁者也惡不仁而不使不仁加之於身此真用力於惡不仁者也人果能有如此用

尚字解做加字孔子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與不仁而已仁之當好與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見有好仁者與那惡不仁者何以言之蓋我所謂好仁者非是勉強好而已必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凡天下可好之物無一足以加之於仁這纔是真能好仁的人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是泛然惡而已必其爲仁也惟恐不仁之爲害而惡之極其深務要私欲盡絕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在他身上這纔是真能惡不仁的人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然爲仁在我欲之即至有志于仁者何不知所以用力哉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孔子說好仁惡不仁是成德之事固難得而見之然仁本各具于人惟人不肯用力故覷之爲難耳若有人焉當蔽錮之餘興悔悟之念一旦奮然用力于仁凡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守之

力好惡以爲仁乎則好之用力處便無以尚惡之用力處便不使加身自未見力有不足乎好惡者亦未有之也我亦未之見也蓋是只一意○好仁惡不仁俱是自家理欲非好惡人者好惡雖有兩樣其實好仁便惡不仁惡不仁便好仁故惡不仁者下只著爲仁矣此句有分曉氣以尚是心與仁一一切外物自然入他不得壓他不倒不使加身不是者乃禁住亦不可用袪除被混等說蓋不仁原外來之矣所增加者若心有仁在使自然不得參入到仁上來○爲能一日[illegible]之日亦須[illegible]用字試中意總[illegible]好仁惡人心心之[illegible]發感便是用力何不足之有○這有何難[illegible]便[illegible]然見然的意我未之見非謂未見力不足者心定能用力而力不足

凡不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去之這等勇猛精進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自可馴致于成德之地固未見有力量不足做不將去的然人之氣稟不同或者亦有那昏弱之甚力不足以副其心者但人必求仁而後能與不能者可見當今之人都是因循苟惰不肯求仁的人則謂用力而力有不足者果何從而見之哉孔子此言所以責人之自棄者詞愈婉而意愈明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是差失黨是類孔子說凡人心術之邪正難知而行事之差失易見但世之觀人者徒知以無過爲仁豈知有過亦可以觀仁乎蓋人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的人存心寬厚就有過失只在那厚的一邊必不苛刻小人的人立心好險他的過失只在那薄的一邊必不寬恕其黨類各自不同如此人惟律之以正而不察其心固皆謂之過而已若觀人者因其過而察之如過于厚的必是忠愛的君子而其爲仁可知矣若過于薄的便是殘忍的小人而其爲不

教哉深之見也須有分曉改原劍

人之章　此章爲以過棄人而不棄其心者發主觀君子說挫訐以于小人厚薄愛忍乎說似未免乎其謂人之仁不仁可以亦未免其說二句亦君子小人平說到觀過句乃求君子小說中過若小人之過不是觀矣觀君子之過斯知仁亦無其說過之言二句說得太過語意已重在君子之過也仁說於人各以類聚類謂之連運說要知如何過其人之所不能達然也須識其常有所以爲在心人之不所以不得而其過各以此類而見所以過亦有可歷不可以過而見正之化論等不云觀過斯知仁矣推其義此然人推之少矯而非其心之往而後世去家而出於天理人莊之所不及盡可知其仁矣仁

仁又何疑哉此可見取人者固不可以無過而責求亦不可以有過而輕棄也若論道也作人君者所當知者人君識有短長氣質有純駁自非上聖大賢孰能無過顧其立心何如耳小人何足依有過知會彌縫君子常於光明有過不肯遷就故小人常以欺蔽而而見容君子或以直率而得罪是不可不察也且如宋之一事觀之而祈武帝是他任顓之過然其心不是愛民偏韶碌衆共傾詐指之過然其心不是愛民仁者之過大槩類此人君若以此體察羣臣使其小過則人人得盡其用而天下無棄才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聞是聞知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孔子說道原于天而賦于人人生下來便有日用當行的道理如爲子便要孝爲臣便要忠一毫廢欠不得若不曾知道道理明白便是枉了此一生雖死猶有所憾若是平日聞者意去講求竭力去體認一旦豁然貫通無所疑惑則凡性分之所固有與夫職分之所當爲事事完全無少虧欠就

是心之謂道是無心之失成有心要好而反失之者爲孔之法傷於心低故夫子說知仁一字若小人三何不仁何消觀得其過失只說觀過知仁並不曾說知仁不仁與不必補不仁字故記只與仁同功其人不可知亂與仁同過然後其人可知也亦此意

朝聞章　此係人當聞道之消是分下生來天命便受之理說得聞者非淺淺之下手從路容乃行中來而一旦從然心領神會方可謂聞耶見行極爲得極到如顏子見卓爾聖之閒一旦窮了可謂一以貫之閒便不虛生虛死天地間擔當然其生之覺人依受全歸何憾於存順歿寧亦非謂朝即夕死不何可守其死非謂必死只見不可不聞道以虛生而徒死耳

士志章　此章見士當無物累

是死了沒了此心亦安而可以無遺恨矣孔子此言甚言道之不可不聞欲人知所以用力也然人不學不知道欲聞道者可不以務學爲急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士是爲學之人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即學之所求者也惡衣是粗惡的衣服惡食是粗惡的飲食議是議論孔子說人之爲學有志于斯道者必是識見高明見得自己性分爲重外物爲輕凡富貴貧賤榮辱動他不得而後于道爲有得也若夫士而爲學其志將以求道也乃愧恥其衣服飲食之不美則其爲貧賤榮辱富貴其識趣之卑陋甚矣與之論道必不能信從矣何足與議哉大抵衣服飲食不過奉身之具於性分無所加損故大舜在貧賤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而禹之菲飲食惡衣服非徒以示儉寔亦以口腹身體之欲不足留意于此耳孔子之所謂志於道者當尊禹爲爲士者鑒哉

士當志道便當一心專主在道上做工夫乃以惡衣惡食爲恥是不能斷絕外誘之私此其識趣卑陋循然世味中人何足與議哉可與議道者除是真見得吾道原光光淨淨一塵不着凡一切嗜慾皆有損于我如此方是良知良能從此始能議論始能悟道體之妙然終是似碍不可入中庸淺而不識乃可入德矣昔太惡食衣是未能淡只此一念未斷故便有牽引多家讀此者欲大開頭學者發憂有處處節節警斷淵之功方是入道大根本

無適章　此示人以應事之要正當於事上致功此不可預先存着意可否上處斷只將義理思量使非私體自然見機便是適莫君子心體俱祛滌無此適莫之私而其適也適以義而已其莫也莫以義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是必行的意思莫是必不可行的意思義是事之宜比字解做從字孔子說天下之事都有至當不易的道理但當隨事處之不可先有意必之私且如有一件事來心裏主于必行這便是適則凡事之不可行的都有做可行了其弊必至于一概率而爲心裏主于必不行這便是莫則凡事之可行的都有做不可行了其弊必至于拘滯而不通這兩件都是私心必然害事君子之人其處心公而處其見理明而於天下之事未嘗主于必行而失之適也未嘗主于必不行而失之莫只看于道理何如若道理如何若道理上當行的便行無所顧忌道理上不可行的便不行不敢輕易是非可否一惟義之是從而無容心于其間此君子之所以泛應曲當而無敗事也然必平日講究精明而後臨事乃能審處有一日萬幾之責者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而已惟義之與比此比者相比附相比合不相離之意蓋發于心體渾然大中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事到面前自然順應不先主于中不礙滯于外一惟準而無心耳失此之謂適莫違悖之君子其失于聖之時乎

懷德章　此別君子小人趨向之異也君子懷德分所當有者可則國家之富與所以調劑其不德者志意之所便安者其所凡貪賤財利是以恣智之所之義懷德無所爲而爲懷刑者所以而不爲懷土者惡之有懷忠刑人之所懷懷之君子治物則之治懷德懷之小人自律士之小人德和同風此屢對舉而互言之以見君子小人之用心若此耳不可低昂說

一說惠字從衣懷刑非刑罰之刑也本義所謂畏法非法律之法也詩曰尚有典刑又

懷是思念德是固有之善土是居處之所安者刑是刑法惠是貪利孔子說君子小人爲人不同而其所思念者亦異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固有之善立心則欲其無私行事則欲其合理惟恐悖德而爲不肖之人若夫小人則不知德之可好也而所思念者在于土凡居之所安適處便依依于此戀而不舍蓋惟知適己自便雖違德義而不恤矣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放肆奉上而不敢違越惟恐犯法而爲有罪之人若夫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也而所思念者在于惠凡利之可歆羨者則營營于此求必得之蓋惟知貪利無厭雖觸刑法而不顧矣夫君子小人之所懷不同如此觀人者但當以其意思何如便可以知其爲人之賢否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是依放孔子說人能好義則事皆公平而人亦悅服惟其處心制行只依着利的那邊物之有利者必欲得于己事之有利者必

日儆聞文王望言先王之典刑須貴爲身人立身之法度非君子當深然而不敢犯耳知擇人之利而後不爲將何以爲君子亦一見

放利章　此深戒人之徇利不止者凡事占便宜欲利于己者皆是凡事只顧利己做去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多怨必發於怨生多怨不必發見者方怨但徇利自取人怨可見不平也

一說歛怨深於兵刃利之人鮮且日驚當爲目敎于得失之間其得也不勝其喜其失也不勝其憂此心之中所自怨者多矣

能以章　此言爲國者以禮心而行禮讓者禮之實心也所以人心彌離世道不可以無禮然須是實心以行之賤朝御穌真有恭謹王者持整而無敢僭然乎其上者此乃是禮讓自可以作百官之讓與萬民之讓而爲國乎何有若禮不根乎中心之誠而徒襲文則流之所謂以禮者爲徒文而不可務禮而況爲國乎古稱揖讓而天下治正是此意

補大全蔡虛齋曰能字亦要要看非難能爲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夏允彝曰此禮是堯舜淺淺不可說是禮之讓

不患章　此勉人以務實之學要于凡曰不曰得位而曰立乎其位謂居官而有所建明也至曰所以立文自遜論之所從出者益然經綸皆起乎心宗何不自知刻不日如而曰可知謂必名稱其實乃可知也平日然可知則可知不在人稱之而在吾所以爲之是所當汲汲而吾革此說得朗快原列所未及今收

欲專於己這叫做放利而行夫利既在己害必歸人則不惟受其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豈不多取怨于人令夫放利而行本欲爲身謀爲家計也至于多怨又貽身家之禍哉故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讓是遜讓作禮之實處何有是不難的意思如禮何是說沒柰他何言禮不爲之用也孔子說人君爲國不可專倚着法制禁令必須以禮讓爲先蓋禮以別尊卑辨上下固有許多儀文節目然都是恭敬謙遜的真心生發出來如君臣有朝廷之禮然上不驕下不僭名分自然相安這就是君臣間的禮讓父子有家庭之禮然父慈子孝情意自然和洽這就是父子間的禮讓是讓乃行禮之實也若是爲人君的能以禮讓爲國或修之威儀言動之間以示之標準或嚴于名器等威之辨以防其僭踰凡所行的禮都出于恭敬謙遜之實則禮教既足以訓俗誠意又足以感人那百官萬姓每自然都安分循理相率而歸于禮讓紀綱可正而風俗可淳其于治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爲國都只在外面粉飾沒有恭敬謙遜的真心其出之無本行之無實雖有許多儀文節目都不是制禮的初意雖欲用禮亦無如之何矣禮且不可行而欲其治國豈不難哉此可見爲國以禮行禮以讓先王化民成俗之道莫要于此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患是憂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是可以見知之實孔子說天下之事有在于人者不必憂有係于己者所當憂也如爵位之不得人當憂之君子則以人不我用其責在人于我無預何憂之有惟所以立乎其位者乃吾職分之所當爲也苟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濟民而吾之職分有虧即幸而居位亦不免尸位之誚矣故必以爲憂焉如名之不彰人不我知之君子則以人不我知其失在人于我無預何憂之有惟可以見知之實乃吾性分

之

參乎章　此章見心學之當貫何分上是夫子示以心學之妙下是曾子契之速而發之明都是一以貫之諸說多未安正說道是一字有說是一理者說是一心又別此旗道爲兩了有只是將心一作二說俱差蓋一字乃合一之謂非一件之謂也[illegible]執一了如何貫得[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分之有四肢[illegible]之只[illegible]身若謂一理但[illegible]一件[illegible]理[illegible]以貫道[illegible]

[illegible]

之但未知其然之一竊嘗未知二字安有領會未知其然之一則僧下不免有疑如子貢自非與及龍日唯而應之其速乎殺

誑　此章就學字言忠恕而已矣[illegible]○門人未喻[illegible]曰夫子之道忠恕[illegible]此句最要渾渾融[illegible]渾沌[illegible]夫子之道而一[illegible]必又添一以貫[illegible]一貫爲妙又曰忠恕亦不是借學者之意體蓋學者忠恕與聖道爲兩只因夫借致此來惜則忠恕乃實而

之所固有也苟知求至于高明行[illegible]至于光大[illegible]御幸而得名亦不過名勝之恥必反以爲求焉矣此所以之非修此以觀得其位求爲可知非務此以求知于人爲[illegible]之學如此也不然行爲而爲小人儒耳豈不惜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是曾子的名貫是通唯是應之速曾子一日三省其身其于斯道之用固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矣但於體用一原的去處尚未能確然有見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說參乎汝亦知吾道乎蓋天下事有萬變物有萬殊其實總是一個道理若在事物上一一去講求則頭緒多而用力難非根本切要之學也我于天下的事物只是一個道理貫通將去隨他千變萬化都能應之而[illegible]而各當譬如川水一般雖千條萬派只是一個[illegible]出來[illegible]如樹木一般雖千枝萬葉只是一個根本生發出來[illegible]其博而㨾之則其約道便是我的道理曾子一聞孔子之言豁然有悟便察應曰唯蓋其工夫至到識見高明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應之如此此聖人傳授心法惟曾子獨得其宗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門人是孔子弟子盡心曰忠推己之心以及人叫做恕孔子一貫之旨惟曾子爲能契其餘諸人都不能知故孔子既出門人私問于曾子說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說謂何曾子答說夫子之道無他只是忠恕而已矣蓋一人的心就是千萬人的心我心所欲得的去處就是人心所欲得的去處若真是自盡念念都出于忠便能推以及人事事都出于恕可見千萬人的心只是這一個心便都道得所謂一以貫之者其意不過如此豈復有他說哉夫以一貫爲聖人傳心的要訣忠以行恕是學者下手的工夫其地位不同而其功實切近則未嘗有二者曾子者可謂善發聖人之蘊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illegible]要之忠恕雖是道理之[illegible]而只大也此是[illegible]語如何發揮來悟以前見所遍于論語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可曰孝弟以言孝弟乎只照本文說夫子之道不外忠恕而已矣何等渾成也忠恕要識得自然便是忠恕總是真心真心內究竟之忠盡心內運謂之忠凡道之散殊只因應於外所以萬殊皆起只是真心發出一以貫之講此然亦極言盡發于所以亦未免雖然世之說皆未免又或以忠恕爲一以貫之然則是夫子曰一以貫之當子曰忠以恕之推愛之也行恕之道只是一心分作兩般看忠恕是一字貫串在面已下再又以謂一貫乃自然之忠恕忠恕即勉然之一貫此章講得隔一層或原刻

喻義章　此章嚴義利之辨義

喻字解做曉得義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情之所欲孔子說天下之道二義與利而已而君子小人分乎此辨焉君子循天理有好義之心又有精義之學故其立身行已只在義上見得分明當爲進則進不然則退義當受則受不然則辭雖有時不得已委曲而涉于爲利者亦不過委曲以成其義耳若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而義之外皆非所知矣小人徇人欲有懷利之心又有謀利之巧故其立身行已只在利上見得分明有利則趨無利則避利于己則爲利于人則否雖有時假托形迹似乎爲義者亦不過借此以圖其利耳是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而利之外皆非所知矣夫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然喻義則爲君子因以成其君子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濟喻利則爲小人因終陷于小人而天下之事亦因以壞修己用人者可不慎擇而深辨之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是有德的人齊是齊一不賢是無德的人省是省察孔子說人

利要說得微細嚴此知爲深是知推迷微直到細密入深方是警發然於在行處知之近未能分辨說得只在心術發處說衝動大心術不在行事上說亦何由見君子小人義利爭到面前只是未能已做只論不計較到底一以理而無私義也作利之見於利而心安無所趨求義也此自求至見所當爲非於小人雖義利到面前只作於利上從其利全然不顧義處一于欲不知有理利也但以是趨于義而心有所計較亦有利是出自於乎立所當爲利者故曰學者先于義利之辨

見賢章　此章示人反己之功見賢者亦不可忽略是既見之後不可以己不相干忽思效法之當內自省思於中使有果非內省中無不克治之功然思之者也只思其內省修己

之自修者砥礪之功固當盡乎己而觀感之益亦有資乎人如見個有德的賢人心必羨之然不可徒羨之又必自家思想說若不看他事在人爲他有這等賢德我何爲獨不能必兢兢企及要與他一般纔能遂是見賢思齊焉如見個無德不賢的人心必惡之然不可徒惡之又必自家省察說恐怕我也有他這等不賢的這等樣事只怕我身上也有一或有之必當速改以復于善纔能遠是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夫見賢思齊則日進于高明見不賢內省則不流于污下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德也然甚道也通于上下者也人君若能以古之聖賢自期而務踵其芳規以古之荒淫爲鑒而必避其覆轍則爲堯舜不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是微諫是勸事是勸孔子說人子之事父母固以承順爲孝然遇著父母有過失也當諫諍但有個進諫的道理不可直言而諍以傷父母之心必須和顏悅色下氣柔聲微微的諫他或待

自己心上[illegible]自己工夫

事父母章　此章示人以諫親之道原孔依幾諫以微諫得體然是故人子之事親不能遂不及要達其幾諫但不至於不敢違也十分之諫爲人得能不以人之爲誠不專爲幾諫而已不得以忽欺見我有隨宜之委曲婉轉親不以人已知父至前怒之發欲諫親心下有泛諫而勿後從但人致之念於斬不諫於又然後以從逆之不忍之處得親心有所孝盡心以奉承之誠者必是親之入子能親歡於從戒父母在念上父母之命得見其誠孝須是慈愛不違孝親恭敬孝言曰心中有一段情不日得得思思哲謂不違只依舊如前幾諫不從[illegible]其微諫幾微幾諫他父母是乎

其間暇而喻之以理或乘其喜悅而動之以情務使父母樂從而後已若見父母的志意不肯聽從必當愈加敬謹不可因父母不從就怠其事雖父母有勞苦之事或見父母嗔怪或加以譬責勞苦之事亦當從容順受不可因父母怫怒遂懷怨恨之心惟積誠以感動之[illegible]之久之則父母亦必幡然悔悟而改圖矣所謂幾諫者若此若使人子不顧父母而强聒然欲矯諫親見惡嗔變痛哭而號泣亦不足以解親之惡而人子何能以孝感之況未至於號泣隨之然則孔子所謂幾諫惟大舜能之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方是方向孔子說父母愛子無所不至爲人子者必能體父母之心而後可也若是有父母在堂不可出外遠遊蓋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若出外則定省曠而音問疏不但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己不忘也所以不可遠遊也或不得已而出遊亦必告父母以一定的方向如往東則不更從西行往南則

如此心甲逆勢以動之以孝爲臣諫君其事又在嚴謹之所我若不從更他必忍而争下至待是不敢從之道又至遊行謁遊從今也于身上到理致行也父母見子如此心中常無憂孝之道殺以所謂凡罪引反之數此又以德無限行較惕其深運不益如以勞苦之念一矣於親獲分親

父母章　此欲人子休養心上爲孝當以下遊道上遊近行父也然以父母先須發又曰逆行自在子無法往間一門難行全其不遠遊之心以喜極發也恐親念我不念重不徒何曉知己所在而無安以憂已也

之年章　此欲人子及時以孝養其親父母之年甚爲可憂知者當常營計數在念歷閒也一則喜其康健而且憂時以

不更從北行使父母知我定在某處可以無憂若有呼喚便可應期即至而無失也夫人子事親一出遊而不敢輕易如此又豈可縱情安樂不惜其身以貽父母之憂乎是以古之孝子不登高不臨深出必告反必面無非欲安父母之心而已爲人子者不可不知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年是年歲孔子說父母的年歲爲人子者須常記念在心不可以不知也蓋年數之長短雖係于天而不可必今父母壽考康寧使人子得以承歡于膝下這是難得之事豈不可喜然父母年紀衰邁來日無多安能保其長存這又有不測之憂豈不可懼君知道這一件可喜又有這一件可懼時常記念在心則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所以奉事之者不敢有一毫之不盡矣所以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致才者自不容已一則體其器矣而先行以致者自不敢後[illegible]辦(?)來日之無愛於別人今所恐[illegible]

補[illegible]凡人當中年以後[illegible]不覺一[illegible]之人全[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用心[illegible]

言[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句[illegible]謂[illegible]敢[illegible]建然後聖之矣便非上宗段原

副

補註舊說以古人之言性不[illegible]行所發出於獨常自勉躬行不[illegible]作一直說[illegible]所用處而以爲心戒[illegible]

以約鮮　此示人以自檢[illegible]約之收斂[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忘其[illegible]言歸矣

欲訥章　此章示人慎輕傲於[illegible]之動[illegible]言訥[illegible]敏[illegible]之言[illegible]深日謹[illegible]是理人[illegible]一切於行[illegible]一心終不[illegible]發出一言不苟[illegible]一行不[illegible]言行難易之[illegible]行一步[illegible]不在言行上做工夫[illegible]九心訥不敢言自然謹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敢懈怠[illegible]

德不孤章　此章勉人修德意[illegible]

出處發言建之簡傲及字孔子說人之言行須要相符如今之人得行不得的甚多者言之[illegible]必流於簡傲不[illegible]何貴其學務爲已[illegible]言語都有安落心裏總要者只是行[illegible]行不及言則[illegible]無及之人矣古之人深以爲恥而不肯輕出此其所以慎於言而不輕出也古之人惟其恥行不及故爲是之慎若今之人只是空言故浮奢之詞勝務飾以欺而世道人心亦遂終不同孔子之言蓋傷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是收斂不放肆的意思鮮是少孔子說凡人立身行己但是心裏放肆則其所行必有過差若能收斂者約作行出者規矩立有不失如在身心上有約不爲邪樂非禮之事使不至于喪志而成德如在用度上有約不爲奢侈無益之費使不至于傷財而害民過失斯皆少矣是約之一字最宜詳玩蓋人情縱放肆則日就放蕩日檢束則日就規矩故成湯制事制心只是一個約字太甲敗度敗禮只是一個縱欲恣行之病究係于此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是遲鈍的意思敏是急速的意思孔子說放言甚易力行甚難若言常有餘行常失之不足惟是成德之君子一心只要做篤實的工夫其于言語則務欲其訥非惟不當言的不敢言就是當言的亦必謹慎收斂訥訥然似遲鈍的一般不敢信口便說以取失言之悔也于行事則務欲其敏除是有所不知則已若知道當行的事便奮發勇往急急然惟恐失了的一般不敢少有怠緩以致廢時而失事也欲訥于言則言必能顧行欲敏于行則行必能顧言豈非慥慥篤實之君子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孤是獨字鄰是親近孔子說德乃人心之所同有亦人情之所同好人而無德則人皆疏遠固有獨立而無與者若是有德的人則

衍一[illegible]德乃人心所同然的[illegible]同心同德的[illegible]之有鄰[illegible]非[illegible]有鄰矣哉

一說[illegible]有德[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有人[illegible]人[illegible]

事君　此示人以事君交友之道諫君導友當[illegible]

朋友以義合貴在知幾

補[illegible]臣之諫友之諫[illegible]貴道理當然[illegible]游本言

補[illegible]事君而數[illegible]矣可無[illegible]之義

[illegible]白曰今人多反謀者[illegible]友易取疏辱豈知將一進諫豈遽有此惟數斯辱斯疏矣然則數固不可[illegible]不言

皆有德立之鄰[illegible]同類相應同氣相求好其德者固愈加親近而其風聲所被者亦翕然信從就如居處之有鄰家一般有不期來者矣故人君修德于一則萬姓歸心四夷向化而天下爲一家不然則衆叛親離不免于孤立而已可不慎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游是孔子弟子言便是子游數是煩數辱是羞辱疏是疏遠孔子說人臣以忠愛爲忠朋友以切偲爲義固皆理之當然然於言語之際也要見幾如君有過而諫諍使其聽焉固可以盡臣心矣若不肯聽便當奉身而退不識進退而專務煩直至于煩數而無已則君必厭聞不以爲忠而反以爲謗未免加之以斥辱矣事君者可不戒哉朋友有過則相規使其聽焉固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止苟或不度可否而徒好盡言至于煩數而不已則彼必厭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怨必將日至于疏遠矣交友者可不戒哉然子游之說特爲進言者發耳若夫爲君爲友者又當思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從容乘幾以來樂告之誠虛心受善以求切磨之益庶德日進而過日寡賢聖同歸矣若夫有厭惡之心而加之以疏辱之罪則在彼固以言爲諱而不肯再言他人亦以彼爲戒而無復再言上下隔絕彼此睽離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聽言者又可不戒哉

附辯[illegible]

公冶章　此[illegible]皆從[illegible]非取其能保妻子也[illegible]主素行說此句正發[illegible]不過言非辭害意而亦耳非可妻之定也南容謹言[illegible]註兼言行謂名言行一理也不廢[illegible]見其賢耳非以[illegible]

補按[illegible]公冶長能通鳥語有[illegible]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illegible]駁羊爾食肉我食腸[illegible]

重刻辯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上論卷之六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妻是以女嫁與人為妻。縲是黑索。絏是拘攣。古時的人以黑索拘繫罪人於獄中叫做縲絏。子是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謂之子。門人記孔子嘗說人倫之中于婚姻匹配莫先於擇婿。門弟子有公冶長者可以女配之而為妻也。他平日素行德行可取雖嘗拘繫於獄中乃是被人連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則固無害其為賢矣。於是以所生之女而為之妻焉。此可見聖人之於婚姻不論門第而惟其人不拘形迹而惟其行。非獨謹于婚姻亦可謂明于知人者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弟子南宮縚字子容。廢是棄而不用。戮是殺戮。門人又記孔子曾說吾門有南容者嘗三復白圭之詩平日素能謹言慎行是個有德的君子。若遇著國家有道君子進用之時他有這等抱負必然人人薦舉他使之得位而行道必不至于廢棄而不用也。遇著國家無道小人得志之時他却言語謹慎不至取怨于人亦可以全身而遠害必不陷于刑戮之禍也。夫治處亂無所不宜則其賢可知矣。於是以其兄之女配之而為之妻焉。觀此以己女妻公冶長以兄女妻南容皆擇賢而配聖人致謹于婚姻之禮如此。

直解卷六　一

經筵進講

[illegible]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是孔子弟子宓不齊字子賤。斯字解做此字。上一個斯字是說此人。下一個斯字是說此德。門人記孔子曾說人之為學雖要學做君子然君子之德未易成也。吾門若宓子賤者他的學力已造到成德的地位。君子哉若人乎。然子賤所以能為君子。雖是他自家向上有志進修亦由我魯國多君子人才衆盛故得以尊師取友而成其德耳。若使魯國沒有許多君子可與講習而無師

[illegible]

按[illegible]

之可親近要取友而無友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聞而已將何所取以成其德乎。由此可見自修之功固不可廢而師友之益又不可無也。然師友之益不但學者為然雖帝王明主亦然也。下賢者必訪道詢治而資其啓沃假輔弼在前而資之益以為無非欲嚴憚切磋之長以成其德而已。古語說師臣者帝友臣者王。然則人君欲成其德者尤當以好學親賢為急。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賜是子貢的名。器是器皿。瑚璉是宗廟中盛黍稷的器以玉為之。夏時叫做瑚商時叫做璉。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因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說道賜也學於夫子亦嘗有志於進修但造詣之淺深自家不能知道夫子試說賜之為人何如。孔子答說人之為學以致用為貴。如世間器皿以適用為宜。汝能往往知來料事多中既達于政事又長于言語是個有用的成才就如器之適用一般。汝其已成之器乎。子貢又問說器有貴賤之不同夫子以賜為器不知是何等樣器。孔子答說器中有瑚璉者陳之於宗廟而飾之以金玉最是貴重而華美的。以汝之材試之於用必然事功可就文采可觀而足以為邦家之光是非常器中之瑚璉矣。然則子貢雖未能如君子之不器其亦器之貴者矣。

直解卷六　二

經筵進講

子貢之才可使為四方[illegible]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仁是有德。佞是口才。春秋之時人皆以口才便利為尚而冉雍為人重厚簡默與時人不同。故或人謂孔子說夫子之弟子有冉雍者論其為人可謂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秉性簡默無有口才而不能為佞也。或人之意非惟不知仁亦不知冉雍者矣。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字解做當字如說抵當人一般。給是取辦。屢是多的意思。憎是惡。孔子答或人說汝以冉雍為不佞是必以佞為賢矣。自我觀之人之立身行己亦何用于佞乎。蓋佞人所以應答抵擋人者只

亦[illegible]只[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不仁[illegible]不[illegible]然說其所余[illegible]也○王守[illegible]曰時方好佞而又屢[illegible]於人何也蓋若人以言口可屈而不服所謂屢憎者也○[illegible]曰此口取辨自有一番話抵當得人正易所謂勝口說者屢每也便知[illegible]不敢答于人耳下[illegible]此[illegible]人[illegible]人之志今在天下國家[illegible]開之[illegible]是以為攻敵使之往而試之也開之[illegible]知[illegible]今人[illegible]此[illegible]明未[illegible]以仕[illegible]夫子之使錯於[illegible]使于[illegible]夫子以為賊之[illegible]不能往而有錯使之[illegible]有成苟存心于天下[illegible]于人必有濟此夫子使[illegible]學問未大成而[illegible]功業

[illegible]

是以口舌便利取辨一時所謂口給語高談雄辯外面雖似有才其中都沒有真實的意思被人若識破知是個邪佞的小人不足以取重而徒多為人所憎惡耳亦何益之有哉今汝[illegible]雍不佞我固不知他仁與不仁但說他不佞正是好處要那口才何用乎然則汝之所惜者正吾之所取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學者當用力于仁而不可不深戒夫佞矣然佞人不但可憎為學者之大蠹其言足以變亂黑白顛倒是非或逞其私智以紛更舊章或巧為讒言以中傷善類人君若不知而誤聽之未有不敗壞國家者故大舜疾讒說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皆所以垂戒于萬世也用人者可不以遠佞人為急務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是孔子弟子姓漆雕名開仕是出仕做官斯指此理說信是知之真的意思說是喜說門人記孔子使其弟子漆雕開者出仕而為政必是知其才足以用世矣漆雕開對說人之為學須是於這道理窮得于心知得十分透徹深信不疑然後出而居其位行其志纔能事事停當今我于這道理尚未能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在已心裏尚有信不過處正該力學以充之豈可使出而治人乎觀開此言是彼他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其一念求道之心必欲至於精微之極而不以小成自安故孔子聞而喜悅蓋深嘉其篤志于學而將來成就有不可量也求之於古如伊尹樂道畎畝便自任以天下之重傅說身居版築使一出為王者之師這正是他信得過處所以能成輔相之業身為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周文武克知灼見于三宅之心這正是他知人之可信而後用之所以能收得人之功可見出仕者固不可不自審其所長而用人者尤不可不深考其所蘊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是木筏由是子路的名材與裁字同是裁度的意思昔春秋之

士文不究[illegible]的[illegible]明也[illegible]疑民[illegible]必有疑[illegible][illegible]子之說[illegible]浮海[illegible]心由[illegible]放[illegible]因[illegible]皆止公[illegible]之見偏[illegible]道不行而周流何[illegible]此[illegible]出所以[illegible]急忘[illegible]耳好[illegible]上說[illegible]遠其[illegible]見不能[illegible]理以[illegible]哉之義天下豈可[illegible]而[illegible]心忘乎哉[illegible]

勿[illegible]出不忍忘世[illegible]像夫子[illegible]以澄口而世不可[illegible]外卒[illegible]子路因夫子之[illegible]遂從夫子[illegible]於行[illegible]對夫人[illegible]仕無[illegible]於取材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一說[illegible]武伯[illegible]此章[illegible]仁[illegible]說仁在心才亦心之[illegible]用[illegible]一[illegible]之仁[illegible]分[illegible]仁與才而[illegible]仲[illegible]其仁[illegible]以才[illegible]

時上無賢君不能信用孔子故孔子有感而歎說吾之周流四方本欲得位行道以救濟斯民今人不見知世不我用吾道已不行于天下矣雖居在中國亦無為乎不如乘着木筏浮于海中可以絕人而逃世吾門弟子未有可以從我遠去者其惟仲由歟蓋仲由勇于為義必能奮然從我者故孔子許其能從然這說話也只是孔子自傷其不遇而設為之詞非真有浮海之意也子路聞之以為孔子果欲浮海而獨許己從遂信以為實然心中喜悅蓋過於信師而不能[illegible]事理者故孔子教之說道凡人臨[illegible]擇于[illegible]由也不以浮海為假而以得從為喜是好勇過[illegible]不勝過于[illegible]矣然浮海豈可居之處[illegible]以入海之人不過傷時之意而由也遂以為實然[illegible]不知裁度事理以適于宜矣可不思所以進于義哉孔子教子路之言如此此可見聖人雖有傷時之意而終無忘世之心但當時之君不能用其言而行其道耳以孔子之聖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終于亂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孟武伯是魯大夫仲孫彘仁是本心之全德孟武伯問于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如子路者果能全其心德而為仁人矣乎孔子以仁道至大不可輕許故答他說仁具於各人之心難以必其有無仲由之仁與未仁我所不知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千乘是大國諸侯大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的賦是兵古者軍旅都出於田賦中故叫做賦孟武伯以知弟子者莫若師子路之仁夫子豈有不知的故又以為問孔子答說由也好勇而果斷使是千乘的大國若使他管理那兵賦的事必能訓練倡率不但使軍旅強盛而且使親上死長而知方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知斃其仁則可謂不知其有無矣渾淪發揮註日月至焉與或在或亡之類識又問人多忽略看過不知是問甚麼蓋武伯之意以子路在夫子之門有日矣何以不知其仁不仁也故夫子又以不知其仁對之治賦以兵言聽猶教可使有勇而作忠義可使知方是也過兵戎而退專闘之限由其選矣〇千室之邑的邑長百乘之家的家臣通謂之宰邑長所主在治人家臣所主在治事若專就足民設使該不得家事矣宜就甚上說使能理煩治劇使財無不足政無不舉也還政事而思經理之臣由其選矣束帶句乃居官當儀輕者可使與賓客言衆威儀辭令不亢不屈可以壯國威光華國方見為擯之才諸侯來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邇猶相酬應對之臣求其選矣

孰愈章　此章以心學責子貢首節試子貢以相觀之學下四其明而進之〇天下之道從德性上起知則靈明中自有全體從聞見上索知則逐事逐物工夫不勝勞後往往日究竟原非真知聖門小回妙知為足發全是德性起知賜以多學多識全是聞見起知其不相如遠且夫子發愈之問蓋提醒他而進以德性之悟也

賜乃易聞說不必泥定聞教於夫子知十不是真有十件只是一理而徹頭徹尾都曉得耳知二亦不是定知二件只是不滯而能悟於彼此之間子貢此言亦自知推測之知不如回妙悟之知矣

弗如也是說其言渾文謂弗如回也吾與女弗如也是勉其進謂吾正與女弗如也蓋惟知推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室是家邑是縣邑百乘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上也可出兵車百乘的邑長家臣通叫做宰孟武伯又問夫子之門人若冉求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為仁矣乎孔子答說求也多才藝是千室的大邑百乘的大家若用他做邑長必能修政於其邑而使人民無不安用他作家臣必能修職于其家而使庶務無不舉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是孔子弟子公西赤束帶是着禮服而束帶於其上賓客是四方來聘的使臣孟武伯又問夫子之門人若公西赤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為仁人矣乎孔子答說赤也知禮若使他束帶立於朝廷之上應對那四方來聘的賓客必能通兩國之情達賓主之意而不至于失禮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蓋仁之為言必循乎天理而無一私之雜始終惟一而無一息之間纔叫做仁其心之純與不純有非行事所可見他人所能識者故夫子于三子皆許其才而未許其仁蓋以發于外者易見而縕于心者難知也有志求仁者當省察乎吾心獨知之地而後可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

愈字解做勝字孔子因子貢好比較他人的短長而或闇于自知故問之說汝與顏回同遊吾門你自家說比他所學孰為勝乎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貢說對人之資質有高下悟道有深淺賜也何敢指望到得顏回蓋回也是生知之亞資禀既高工夫又到其於天下的義理聽得一件便曉得十件從頭徹尾無不默識心通蓋聞一以知十者也賜也學而知之資禀既淺工夫又淺其於天下的義理聽得一件止曉得兩件推類思索因此識彼不過聞一以知二而已即此觀之回勝於賜遠矣賜也亦何敢望回乎

測之知為有限則必從求所以進於是者而心思志慮可幾而在內反而歸實矣故與之也正欲反其推測之知而進諸德性之悟也與下啓之以多學而識而教之一貫之旨同但語意較含蓄耳

補衍陸陽曰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推測也所謂從聞見中者也子貢將顏子與自家比面月樵氏

補李袤一曰模其自知一念還是本体之明從本体反求可得致一之效非與其知二可進於知十也

補一說徐袤曰陽明先生謂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乎日在心地上用功故問以啓之而子貢不悟仍就聞見多少上較量又白看了夫子氣力故夫子慨惜之〇吾與女弗如也猶云吾道女弗如的口氣〇此又一見

晝寢章　此章見夫子愛人無已之心首節因晝寢而深責之下又反已以重儆之無非欲宰予之自奮耳〇晝寢句若今發可用志氣昏惰行不檢言並點者絶斷只有昏惰一邊朽木二句是借言其不可教非喻也於予句可用縄材成就雕琢陶鎔字面形上二處

一說歡愛個曰朽木二句不是責以乎為朽木糞土而棄之也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糞土之牆方不可杇乎也自觀何如朽木糞土而乃其自棄乎子安用責為也是夫子喚醒他激而進之意此說亦妊

留存於人四句係是借學子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是許孔子因子貢之言遂激勵引進之說道汝自謂不如顏回此言非虛汝委的不及他但人莫難于自知而亦莫難于自屈今汝自以為弗如則是自知之明而又不難于自屈矣夫能自知則必不安于所已知能自屈則必益勉其所未至今日之不如安知他日之終不如乎我誠取汝這不如之說也其後子貢終聞性與天道不止於聞一知二而已豈非夫子激厲造就之槩然這弗如之一念不但是學者上進的機括若使為人君者能以古之帝王為法而自視以為不如必欲仰企思齊而後已則其進于聖帝明王也不難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宰予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晝寢是當晝而寐朽木是腐壞的木頭雕是刻畫墻壁上塗着泥粉叫做杇誅是責何誅是說不足怪責昔孔門設教只是要人好學蓋能好學則志氣精明工夫勤篤然後可以入道宰予學于孔子之門一日當晝而寢這便是昏昧怠惰不肯好學的人故孔子責之說凡木之堅者然後可雕若朽腐之木雖欲雕刻成文必然壞爛豈可得而雕乎凡牆之固者然後可杇若糞土之牆雖欲飾以泥粉必然剝落豈可得而杇乎譬如人必有志向學然後可教今宰予之昏惰如此就如那朽腐之木糞土之牆一般雖欲教之而無受教之地矣然則我之於予又何用于責備乎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也夫宰予以一晝寢之失而孔子責之嚴切如此可見人當以勤勵不息自強以怠惰荒寧為戒故禹惜寸陰成湯昧爽丕顯文王日昃不遑暇食孔子發憤忘食此皆生知之聖人其勤如是况未及聖人者乎學者不可不深省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平日每自言其能學今乃當晝而寢是志氣昏惰則行不及言

[illegible]此所不相[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聽其言而信其行於予而後改是特設此以儆予之改過耳詳味言信行要諸夫子何曾受人欺且始之人安對云[illegible]相約[illegible]昔曰吾不忍逆之非[illegible]聽言觀行亦要該夫子亦說今人言行都是相悖[illegible]察其行不可盡信其想學者平日所言是好學的事人今乃[illegible]行不掩言故夫子云然

見剛章　此章見剛德之難未見何以處說可形容剛者地位難說而以欲[illegible]之不可離釋剛之字義者則說剛或人不棖中棖矣剛乃人心本体從天地至大至剛之氣賦畀得來惟心体[illegible]得完全無些慾念者能之如曾子之大勇自反身循理中來至于浩然之氣自集

甚矣故孔子又儆之說聽言甚易知人甚難我始初與人相處只道會說的便會行故聽人之言就信其行而不復疑其素彼之何如如今看來凡人能言者多躬行者少若聽言便信未免為人所欺故自今以往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而不敢遽信其言行之相顧也夫既聽其言又觀其行則雖善為言詞者無所用其欺而可免于輕信之失矣然我所以能改此失者只為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我起初曾信其行而今日始覺其非故以此為戒而改我之失耳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宰予使之惕然而悔悟也夫師弟子之間朝夕相與其為人賢否易見而孔子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蓋人之難知如此況人君之于臣下尊卑之分甚殊接見之時甚少欲盡知其心術之微行事之實豈不難哉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即聽言觀行之法用人者所當加意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是堅強不屈的意思申棖是孔子弟子姓申名棖慾是貪欲孔

義中來此天地之剛夫子之所未見者豈謂此世[illegible]人以申棖當之蓋他悻悻之狀以血氣之剛論耳故夫子直從他心体看出他乃慾為人焉得剛此倘俗言剛非也心一着下欲便失其心之本体便有許多牽制顧惜係戀底意思滿欲竇內開而精神不勝騷擾或欲誘外來而紛紛誘溺其氣忽已汩沒便傀怍委靡去了能剛乎哉即心之不屈便是圖程子謂剛則不屈於慾慾者乃不剛的病根謝氏謂剛與慾正相反亦未是細味便見辭文多以維名教根綱常為剛字亦粗浮不貼切

補註洪氏曰或以申棖為剛蓋氣質上說去了是就血心中若帶些[illegible]○只要嘗曰欲下着一個心字好看意欲念特在心終身不解不止外面偶然[illegible]成[illegible]行的

子說凡人立身于天地間須是有剛強之德乃為可貴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見有剛強者孔子之所謂剛不但是血氣強勁而已是說人得天地之正氣而又有理義以養成之其中磊落光明深沉果毅任富貴貧賤禍福死生件件都動他不得然後能剖决大疑而無所眩惑擔當大事而不可屈撓此乃大丈夫之所能而非人之所易及者故孔子歎其難見耳或人不知其義只見申棖血氣強勇就以為剛乃對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如申棖者豈不剛乎孔子答說凡剛強的人必不屈于物欲棖也多慾不能以理義為主則凡世間可欲之事皆足以動其心其心一動則意見必為之眩惑志氣必為之屈撓矣焉得謂之剛乎觀孔子此言可見有欲則無剛惟剛則能制欲凡學為聖賢者不可以不勉也然先儒有云君德以剛為主蓋人君若無剛德則[illegible]必[illegible]佞必悅雖知其為小人或姑息而不能去雖知其為弊政或因循而不能革至于傜游不節威福下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求致治豈可

分散之日也○張南軒曰[illegible]得二字作不是不[illegible]可作不能看

不欲章　此章見仁之不易能無加渾然與物同体全不見人己是心体完全絕無間隔全不流通充達無外無人盡性之能事也子貢說得太容易太自然故曰非爾所及分作到字看不是禁截他作勉之之詞言爾今日還到不來勉而進之可也總是仁者之事不必添一恕字亦不可以此節總作恕字看

補吳無障曰非爾所及不是評論子貢之造詣乃是說不欲無加地位論其不可易能意蓋難之之詞若言女形微未化物我未融便非口氣○徐玄扈曰凡學問要定定用工夫去做莫將做口頭話子貢曰欲心欲之也夫子曰及身至之也蓋曰談何容易哉

得哉然在寡欲養氣之功在人君當知所務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說道天下之人皆同此心大凡非禮之事我心固所不欲彼他人的心也是不欲的若以己所不欲者而加之于人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之所為也賜則視人猶己視己猶人凡我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以此而加之于人夫觀子貢此言固見他志向高處然此乃仁者之事子貢之學尚未能到此地位夫子恐其自許太過而行不逮言也故呼其名而抑之說道最難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如汝所言凡己之所不欲者即不以加之於人則是視天下為一人而略無形骸之間以萬物為一體而溥其兼利之仁這非是心德渾全而己私克盡者不能汝之所學豈能遽及於此乎所以說非爾所及也然孔子此言不是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欲子貢知其難而加勉也

以身体之能到此地否

文章章　此章見學者聞道有難易文章乃威儀文詞有文而成章者就着只以詩書執禮之類為文章似說可聞者凡及門之徒耳濡而受者為能領也性道只一理但在天則為天道其于人心則為性不可聞者不易聞也蓋性道之理渾涵精微聞[illegible]之妙聞天[illegible]之神必本体已融貫天人徹性命者乃能了悟不然淺求之則粗深言之則晦如何可與文章並聞上聞聞之以口耳也下聞聞之以心神也此子貢已聞性與天道而原始反終之說見得文章性道本是一理而有上下顯微之不同初只要以聞見求之今乃知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要在人心悟之耳但依子貢口氣講中只宜渾論說可聞不可聞不必說到文章性道之一本亦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是德之見乎外者指威儀文詞說性是人所受于天之理天道是天理自然之本體子貢說凡人學力有淺深故其聞道有難易若夫子平日凡動作威儀都有法度言詞議論都有條理這是德之著見乎外的所謂文章也夫子固常以教人無所隱秘故不待深造者而後聞之凡淺學之士從游門牆者皆可得而聞也若夫仁義禮智秉乎有生之初這叫做性元亨利貞運于於穆之中這叫做天道夫子亦嘗言之矣但道理極其微妙言語難以形容若不是學力既深可與上達的人決不輕告故不但淺學之士不得而聞雖久于門牆者亦不可得而聞也蓋子貢晚年進德乃始得聞性與天道故歎之如此然聖門教人循序漸進于此亦可見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不可說已有聞而人不聞人雖聞而不能真聞之謂其本文只說夫子之文章說者皆淺出夫子言之不文只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說者皆深出夫子不輕言此等語與說是

補方友伯問性仰入道不是而況夫子言性吉參到入道夫過他本原出來故既曰吉性又曰與入道哉

有聞章　此章係狀子路急行之心三句一氣說下未之能行八字在有聞之項其沒沒皇皇力于踐行之心乃如此蓋子第一聞便要行但纔聞將聞能即使行即行然後便行得到故門未之能行將文多用勝勢有限力不從心等語未貼切恐非是怕聞乃發揚之意惟恐復有所聞將行前聞則後聞留行後聞則前聞窒礙其心乃欲伏無留聞行無道意而後已最要描寫他一個愚直急行的念頭若有得稍緩便不儀

孔文章　此見聖人不沒人善足誠左氏傳攷察要道事孔文子行蹟亦甚醜乃得文之美謚故子貢疑之不知謚法其實師有一節之善亦公論所必錄文子有勤學好問一段好處便與井行無文者不同故曰是以謂之文勤學好問須有則兩字未必如漢志臣敏好問好察也舉南蔡云只是國政民事之問有古人所行教在典籍可取法者文子能孜孜求之而下問是國政民事之問如鄭使之疑問問之論草野之言亦孚能屈己下詢之其好學則能上披典籍之精下問則能下染衆庶之美故謂之文行謚雖無足觀而一段好問取之此說明白

子產章　此表子產有君子之道亦取飾居處也恭敬惠義使是

這是門人記子路勇于爲善說道人固貴于聞善也然聞而不行與不聞同行而不力與不行同然子路之爲人有兼人之才負勇果之氣纔聞一善言必即時行之而後已若或未之能行則此心惕然不寧唯恐復有所聞才或壅滯而不得行焉日唯恐有聞者非不欲後聞之善也乃其聞且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聞而猶待其所未聞也從未行而唯恐有聞則從行而唯恐不聞可知矣子路之勇于備道如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是衛國的大夫姓孔名圉謚文子敏是聰敏下問是問于在下的人古時生有爵位者沒必有謚人有賢否則其謚有美惡孔圉得謚爲文是個美謚子貢疑其爲人不足以當之乃問於孔子說衛大夫孔文子者不知何以得謚爲文也孔子答說凡人資性明敏的便恃着他的聰明不肯向學孔圉雖有明敏之資他却不敢自是凡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一一講習討論而無有厭心其勤學如此爵位尊顯的便有得自己過高恥於下問孔圉雖居大夫之位他却不敢自亢凡事有未知的一一訪問於人雖下僚之卑小民之賤也虛己問之而不以爲恥其好問如此蓋謚法中有云勤學好問曰文今孔圉之行正與之相合此其所以得謚爲文也然勤學好問不但是卿大夫之美行雖古帝王之盛節亦不外此蓋人君有聰明睿智之資尤易于自用居崇高富貴之位尤易于自滿然不學則義理無由而明不問則聞見無由而廣故虞舜好問好察所以爲聖商宗遜志典學所以爲賢真萬世人君所當行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恭是謙遜敬是謹恪惠是恩澤義是裁制經畫事事都有條理的意思昔孔子嘗稱說鄭大夫子產

本之心而違之事者何足稱夫勿謂不足之意舉只是謙遜敬只是謹恪都不在容貌上說惠訓愛利愛民在心利民在事經在寬一邊使非役使乃驅取約束之意蓋則立法度紀綱以防其侈客知廉讓一說四其字當玩有指以爲的意四事皆說爲政如用寬猛略証如善補子產鑄遜子庶孫也如作簡公鑄定公使也礎田疇教子弟與誰嗣之厥者思也辭尊服鑄刑書來與人之谤者長也毀原刻

補董思自曰以君子之道待其身故能以君子之道事其君惟其事上敬故体此心以施於民又能以君子之道養且使之也立言自有次序

徐儀瑩曰事上不敬則行己之恭爲虛文使民不義則養民之惠爲姑息○按作文亦可依此間架

晏平章　此稱平仲之善交亦維友道焉也上句虛久而能敬正善交處須得不驕不狎方是大夫氣象彼兼敬之物誠章之乎說交乎最要說到平仲下交魯之處士臧譽上交齊之大夫晏嬰至老不衰此亦久敬之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最知之深故云然卒沮尼谿之封何耶豈謂私意起而敬衰耶

補吳黛障曰凡相傾相齮之風多起於交道不終嫌隙互生至標榜詆毀結党擠排而禍敗家國故因平仲以寓意云

臧文章　此責見明理之爲智聖人作爲卜筮者是以神明人而以神主人也究家不藏龜亦朝廷之明分紀綱所係文仲欲以僭竊禍福付之神遂至室以居之其刻山者以龜性靜山亦飾物以昭將也華藻者以飾

之爲人有君子之道四件何以見之彼恭以持己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己也則不矜不伐推賢讓能退然恭遜以自卑是行君子之道一也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則内修國政外睦諸侯小心盡職始終敬謹而無怠是行君子之道二也仁以育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則利必爲之興害必爲之去件件都教養兼備心而有厚下之深恩是行君子之道三也義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則辨上下之等均彼此之利事事都有個制限而無姑息之弊政是行君子之道四也子產備道四美于上下人己之間是以能尊主庇民而鄭國賴之昔非春秋之賢大夫與然鄭以區區小國能用子產故雖介于晉楚二強國之間而亦能任其侵陵之患若人君以天下之大任用得人則其長治久安之效又當何如哉此用人者所當加意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齊大夫姓晏名嬰字平仲善與人交是說能盡交友之

道孔子說朋友五倫之一人所必有者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則善與人交而能得其道焉何也人之交友起初皆知相敬至于既久則習狎而怠忽矣怠忽則必生嫌隙嫌隙既生交不能全矣平仲之與人交也始固相敬至于久而亦然不以其習狎而生怠忽之心故交好之義始終無替此平仲之所以爲善與人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是魯大夫姓臧名辰謚爲文仲素以智名者也居是藏蔡是大龜用以爲卜者以其出之於蔡地因名爲蔡節是柱頭斗栱藻是水草梲是梁上短柱孔子說人都以臧文仲爲智然明智之人必然見理不惑試舉他一事言之且如龜之有大龜雖所以爲占卜之用然不過以决疑示兆而已非能司其禍福之柄也文仲乃爲屋室以居之又將那柱頭斗栱上都刻爲山形梁上短柱都畫上水草其若大龜居處於其中而能降福於人者斯不亦大惑矣

家語亦載此物以象形象也其祭重一至於此是其心蔽於禍福之私而不知有名分紀綱大道理也不知之大者如何而稱之曰知哉臧氏原綱

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居蔡爰居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使國人祭之

補王觀濤曰纔能知未來吉凶故事之欲爲趨避計耳大夫將身殉國不能自決行止乃繫於寶蔡之龜故曰不知民義非宋傳所出何如其智翁云是何等樣人識亦說知○按只如此說亦覺乾淨

令尹章　此章見仁之未易言子張好爲苟難其所進二子者大都人情所難特在事迹上論故夫子只與其行而不與其仁蓋忠與清乃一節之善而仁則

乎蓋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當盡而神之理則幽昧而不可知惟盡其所當務而不取必於其所難知斯可謂智矣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則是不達幽明之理而惑於禍福之說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謂之智乎夫文仲之設人皆稱之夫子獨貶之而斷其不然蓋正其衆好之必察焉者所以爲人物之權衡也觀人者宜取以爲法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是楚國執政的官子文是楚人仕是進用已是罷官慍是怒意子張問於孔子說楚國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次進用而爲令尹人都羨他榮他却無喜悅之色及至三次罷官人人都替他稱屈他也無慍怒之色其榮辱不同如此他既罷了令尹又把平日所行的政事一一告與新任的令尹略無猜嫌妒忌之心其物我無間如此這等爲人夫子以爲何如孔子答說凡人患得患失

心德之全仁者必忠必清而忠清者未必仁也○無喜慍是喜怒不形但知位爲國家之位而不以進退爲欣戚舊令尹二句是物我無間但知政爲國家之政而不以新舊爲二心嘗必告新尹要交付明白使依據以行也兩個三字及必以必字俱要体認正于張見其執處此何等胸襟非忠而何然忠之純爲仁勉而忠非仁人之忠也子文行雖高未知其皆出于心之無私也安得遽以仁許之故曰未知焉得仁未知就心上說焉得仁就事上說翁云未知其心之何如焉得縱許其事爲仁也

補吳無障曰未知二字有味大凡有高世之行者其中多有不可知仁者心事正大光明未嘗不爲高行未嘗必爲高行一味做聖人之事安得遽信其仁

妬賢嫉能者都是只顧自己不爲國家此乃不忠者之所爲也子文這等行事是不貪戀朝廷的名爵只要替濟國家的政事是個廷心爲國的人可以爲忠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人所難能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說仁在於心不在於事子文之行雖忠然未知他心裏如何若有一毫修名爲人之意便是私心而非純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便信其爲仁矣乎故不敢以輕許之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是崔杼陳文子是陳須無都是齊國的大夫馬四匹爲一乘十乘是四十匹違是去猶是相似子張又問說當初齊大夫崔子弑了齊君莊公此時也有同惡相濟的也有隱忍不去的獨有陳文子者惡其爲逆不肯與之同列雖以大夫之官有馬十乘之富亦皆棄而去之略無貪戀顧惜之意及到他國見其臣皆不忠又說道

按子文相楚多僭王稱夏之政及傳政子玉乃以令尹首服功而城濮之役又重其罪推而原其好戰以至于敗此亦可見其未仁處

馬四匹爲一乘故曰十乘四十匹有馬十乘何等富貴棄而違之見其能舍富貴也猶吾大夫崔子未便指弑逆只言君弱臣强都是這樣風聲氣習三個不字亦要体貼言其初聞幾番已是人情所難至于再三不悔屢遷尤是人情所難此亦于張見其難處此何等節介非清而何然清之純者爲仁矯而流於仁人之清也文子行雖高未知其皆出于心之無累也安得遽以仁許之故亦曰未知焉得仁

補黃思白曰子文文子之行皆一層難似一層故子張奇之○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子弑其君陳須無出奔二十

這就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不可與之共事遂違而去之又到一國見其臣亦不忠又說道這也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亦不可與之共事又違而去之其審於去就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孔子答說凡人與惡人居便要汙壞了自己的名節清者不爲也今陳文子不戀十乘之富不居亂之邦是個潔白不污的人可以爲清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人所難能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說仁在乎心不在乎事文子之行雖清未知他心裏如何若有一毫忿俗自高之意而後來不免於怨懟猶是私心而非純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遽信其爲仁矣乎故亦不敢輕許之也大抵人之行事易見而心術難知其念慮之純與不純存乎中者既不容有非他人所能盡察者故雖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而夫子猶未肯以仁許之觀此則仁之所以爲仁其義可知而人之有志於仁者當知所務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是三年即反於齊

三思章　此章見人貴窮理而果斷三思是思已審復擬慮思之無已非三次思也再思於事之來仔細思其理却又再思一遍與初間所思無異然後方是當故曰可矣可非可行之謂只就思上說言義理已審則其思可矣而可行與否另在外夫子此言不曾十分貶斥文子若稱文子三思之難而因以見過思之非故將是文子過思之弊而因以見惰思之有準也須要味得聖人造語氣註三則私意起而反惑乃補出的說者推原其發擬把文子貶斥到盡頭似未是

補大全朱子曰思之未得者須著仔細思量思而得之方是思得是了已是必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

季文子是魯大夫名行父諡爲文子三思是思了又思轉轉無已的意思再是兩次思量昔魯大夫季文子者是個用心周密的人每事必反覆計慮思了又思展轉數次然後施行孔子聞之說道人之處事固不可以不思而亦不可以過思故凡事到面前若欠未可輕動從而仔細思量一番及思之已得又恐見不的確又平心易氣再加斟酌一番如此則事理之可否從違裁度已審行出來自然停當斯亦可矣何必三思爲哉蓋天下之事雖萬變不齊而其當然之理則一定不易惟在義理上體察則再思而已精若川私意夾雜則多思而反惑可謂教人以慎思者意正如此蓋應天下之事者惟當以窮理爲主而濟之以果斷焉則無所處而不當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是衛大夫甯俞諡武子知是明知愚是昏愚昔世有明知之人有昏愚之人又有一等明哲之人深藏光明韜晦以濟變反似

○楊氏謂[illegible]不思大[illegible]太說指非無意無必大中至正之道○朱子論曰季文子三思可踐後世之疑參有何也其中有天理人欲相勝之机

甯武章　此言人臣之明哲在末句是舉其所易使求其所難及也智者明用其智愚者晦用其智大智無智也有道之時事皆可爲無所避忌皆可盡無所避諱試于於此時明目張膽知無不爲此有知識者皆能之故曰可及無道之時呼吸之間存亡立變欲獨當其身以當大難之衝調劑机宜周勸國難陰致其忠而不露獨若其心而不使是非利害不知爲鈍個愚人一般卒之禍難潛消保其身以濟其君使社稷安于磐石此非用智深藏而出羣衆之上者不能也豈易及哉如内而國

入儉服外而諸侯相由邦有道塲也外有文擁鉄內有元喧爭訟邦無道時也知務材謂厥通商惠工敎稷勸學授方任能忠如盟究媄納豪輕貨繁衍稽匈好之類是也

補按春秋列國世卿父死子繼成公四年甯武子父甯速猶盟于向則武子未嘗事文公也註說偶誤與

歸與章　此見夫子傳道之心歸與且處下正發思歸意狂簡是然成章一直或任簡但是好的字面脫略凡近之謂簡往者自然簡如以古昔聖賢自期待而脫略於流俗耳斯謂見之與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脫略於區區功名富貴之事是也故其是發廣大高明之体段所側信粲可觀然則此成章處精采太露而真遂不足不知自裁正以歸于中耳如古昔聖賢自期待

昏愚的則所謂大智若愚者也甯武子能然故孔子稱之說甯武子之爲衛大夫也當國家有道治平無事之時則明目張膽知無不爲直道而行無少委曲他的才能智識都昭然可見這是個明智的人及至國家無道危亡之日則韜晦隱默不露形跡而卒以濟艱難之業成國家之事他的才能智識都闇然内用却似個昏愚的人夫觀人者但據其迹而未窺其心則必以愚不如知矣自我而言治平之世公道昭明君子可以行其志但有才能的都會幹濟有見識的都會主張武子之智猶或可得而及也至於昏亂之朝則國勢傾危人心疑忌此君爲國之深意旣難以自明扶危定亂之微權又難于先泄處人之所難處者武子之愚乃能上濟其君下保其身正是他善藏其用的妙處非天性忠義而才足以運之者不能如此人豈可得而及哉蓋處常易處變難用其智以立功者易藏其智而成功者難所以說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自人之分量而言知固不如愚然至乎無道乃使君子

不敢用智而用愚則豈國家之幸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陳是陳國黨是鄉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說狂簡是志大而略于事的意思斐是有文采裁是裁正昔孔子周流四方至于陳國淹留既久知道之終不能行乃發歎說吾之初心本欲行其道于天下今周流至此而竟不一遇是世終無用我者矣我其歸于魯國與我其歸於魯國與然我之道雖不行於當時猶當傳於後世今吾鄉黨後生中儘有識見高明志趣遠大不拘拘於小節的人看他見識慨自是斐然有文理之可觀但其志願太高學力未至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特用於規矩之外耳若縱其才性之所近者因而將其過誤且偏以歸于中則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當吾欲行之心又何必栖栖皇皇以求用于世哉此吾之所以欲歸也是可見聖人爲當時計固欲其道之行爲後世計又欲其道之傳其心真有視天下爲一家遺古今爲一息者此所以繼往

矣尚少似當處人地而物爲一体矣尚少[illegible]施處只以過僞爲高也則所以長之以繼中行而無傳道之任者非頓十此一歸歟原刻未愜今改之

補桀無隱曰謝氏論狂簡曰有狠意則來的意思全要根寫一段意欲歸而裁之便歸然生色不知所裁不可十分說坡下語須有斟酌成就要歸往簡处面存于上看○王謝叢曰狂者志大自有一段高明灑脫處與狷者自不同故曰章成而成其爲狂也○姚承菴曰裁者因其爲狂使盡精微因其高明使道中庸所以二字當味

伯夷章　此表夷齊有容人之量恐惡是正其惡君稍加一分私意便涉於客氣便不免過當生角氣路出來居己于高而居人于地即是自私自利之心誠

不怨之惟不念舊惡則如天地化工廣迹而已初無成心故怨是用希非惟收其直是無怨不必計較其怨之存

補湛甘泉曰何以不念舊惡也恐惡不留於心也何以怨是用希也無心之惡讓我而怨之○俺涉陽曰人知伯夷是第一个而不知是第一熱心的何也他要人個個做聖賢方快其心按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叔以長幼別之夷齊其謚也

微生章　此聚好必察之義心顺理以應物爲直而不肯察無有而乞之鄰不肯卽與而出之巳多少周折計較作用便非平心顺理焉得爲直不必說到掠美市恩處亦非詐僞的人只着了一念要周旋應人處夫子亦稍小節而之蓋以維直道且以闡幽意耳

理開來學而教萬世無窮也與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曰伯夷幼曰叔齊念是追念怨是恨希字解做少字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大凡清介的人疾惡太甚其中多偏狹而不能容物故人亦多有怨之者惟伯夷叔齊持身雖介處心甚平人有不善固嘗惡而絕之矣其實是惡其爲惡而非有心以絕其人也若其人能改而從善則止見其善而不復追念其舊日之惡其好惡之公度量之廣如此所以人皆尊敬而悅服之就是見惡的人亦樂其後來之能恕而諒其前日之無他怨恨之心自然少矣此可見疾惡固不可以不嚴而取善尤不可以不恕古聖賢處己待人之道莫善於此若人君以此待下尤爲盛德蓋凡中材之人孰能無過惟事出故爲怙終不悛者雖擯斥之亦不足惜然或一事偶失而大節無虧初時有過終能遷改以至迹雖可議而情有可原皆當舍短取長優游愛惜

則人人樂于效用而天下無棄才矣虞舜宥過無大成湯與人不求備皆此道也此可以爲萬世人君之法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魯人有微生高者素以直見稱于時人但慕其名而不察其實故孔子舉一事以斷之說人皆以微生高爲直如今看來誰說他是直人蓋所謂直者必誠心直道有便說有無便說無無一毫矯飾而後謂之直今微生高者人曾問他求醯其家本是沒有却不肯直說乃轉問鄰家求來與他這是曲意徇物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矣即此一事推之則其心之私曲行之虛僞可知焉得謂之直乎夫微生高之在人皆信其行而孔子獨斷其非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者如此然當時似是而非虛名無實者不止一事利口之人亂信鄉原之人亂德孔子皆深惡而痛絕之蓋欲人致謹于名實之辨也然則用人者豈可徒采虛名而不考其實行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

補篇中云以爲人所諂立心立心不直便欠光明使爲心害故夫子言示惡謹防其微也即如證父攘羊豈不直然非直也以掠公爲知離不直矣乃何直如之要諸立心何如耳

巧令章　此戒人之立心不在上一段是通諂以媚人下一段是懷奸以友人總是在心不直者言論風采有關於行誼巧令刑形成僞裝動作有關於名檢足恭斯屈卑屈之人何等側媚小人之態也總不可忘者所惡諂亦不爲過乃陽其貌而與之交何等奸險有包藏禍心陰設機械之位日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蓋動人之良心而屬之以直也按左丘明是傳春秋者諱方山人物等亦有辨說可校

補一說王宇泰曰二事是心裏一樣外面又是一樣只是

耻之丘亦耻之

巧言是言詞工巧令色是顏色和柔足恭是過於恭敬而不中禮者左丘明是當時的賢人耻是羞愧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孔子說人以善言誠心直道交不善於諂佞奸險蓋人之相接詞色体貌自有個正禮若乃巧好其言務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務以悅人之視足過其恭務以悅人之意是諂媚之人也左丘明爲人方正嘗耻之而不爲我亦耻之而不爲焉人之相交恩怨親踈自有個真意若心裏不足怨恨其人却深藏不露外面佯與交好是奸險之人也左丘明存心誠篤嘗耻之而不爲我亦耻之而不爲焉大槪此二者爲聖賢之所共耻學者可不省察乎此而立心以直哉然此等人不止可耻尤有害於國家蓋諂媚之人阿諛逢迎非道取悅人情易爲其所惑奸險之人內懷狡詐外示恭謹人情易爲其所欺若不識而誤用之則其流禍有不可勝言者所以古之聖王遠佞防奸如畏鴆毒如避蛇虺蓋爲此也

不誠直而已以巧言爲會眉啻交小人之態以匿怨爲包藏机械倒置而察皆言之太過矣只

顏淵章　此章見聖賢之志子路志在公物顏子志在公善夫子則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皆是一個大公無我之心但公有大小聖賢氣象自別耳作文只依聖賢口氣離脫未大小處行言外看其志就平日之志看與知無何以就用世者不同車馬輕裘皆子路所未有故着個願字子路把此看爲來外物略不以動心故能與朋友共之雖敝亦無憾于愛友輕于愛物此於人情之易私者能克之矣公也但猶如有物也○顏子乃聖之得乎己者以功勞乃功之及于人者顏子把善與勞爲己分內事何善勞之有天下亦在所當自盡處此無伐無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是何不盍是心之所向昔顏淵季路皆侍于孔子之側孔子問他說道二子平居常各有個志向何不各言爾之志于我聽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是着衣裘是皮服敝是壞憾是恨子路因夫子問其志遂對說道人不可以自私己如乘的車馬著的輕裘雖是我所未有然天下之物當爲天下用之不得專之以爲己私也我若有此車馬輕裘則願與朋友共之雖至敝壞亦無所恨焉蓋子路勇于爲義識見高明不屑爲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是矜誇善是有德施是張大的意思勞是有功顏淵因孔子問其志遂對說道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修德雖有善可稱然亦不過復吾性分之所固有而已我若有善不欲矜誇于人而自以爲善又如人能立功雖有勞可紀然不過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而已

然[illegible]人之易於有矜[illegible]矣公此[illegible]之人在我也[illegible]老安一節是[illegible]說[illegible]行如在一家而行于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說有下半[illegible]子[illegible]行[illegible]大子則[illegible]所[illegible]而有[illegible]大則無[illegible]論[illegible]各得[illegible]大小[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君之[illegible]之得其安[illegible]之[illegible]友少者[illegible]內物有物說分明是個天地大公氣象

補李衷一曰子路地位高不在满[illegible]是忘人己形[illegible]的意思[illegible]顏子[illegible]氣[illegible]不[illegible]心也[illegible]有滩浑来化耳世儒把施伐字說虛了上說

我若有勞不欲張大于人而自以爲勞焉蓋顏子克己無我氣象渾然無一毫滿假之心故其言如此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安是安逸懷是懷抱的意思子路問于夫子說君二人之志已各言于夫子矣但不知夫子之志何如願有聞焉孔子答說吾之志無他只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蓋天下之人不同有老者焉有朋友焉有少者焉老者當安吾願養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逸朋友當信吾願與之以信而使之各全其交少者當懷吾願撫之以恩而使之各遂其性隨其心之所欲得而與之以理之所不容此則吾之志也合而觀之子路分其物于人而有難于兼濟顏子忘其善於己而猶出於有心惟夫子之志秉和萬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見其迹與天地之道一般夫豈二子之所能及哉使得君而行其政教則將班屏動之化當與堯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來是

補觀[illegible]聖人亦只是老少朋友中人其安之信之懷之不是我去使他如此據眼前說亦得推廣天下說亦得但此語詞不要太露自渾然○吾願陷二子有願望人無願爾斯覺之意聖是自然流出[illegible]此即聖賢氣象

已矣章　此夫子欲人以改過意消就一說[illegible]已矣乎嘆此等人不得見[illegible]終不得見于後也[illegible]內訟句要重在內自訟[illegible]如寡家訟人更不放他解說[illegible]所犯相沿遍發孔語狀識意下這又如老吏斷獄務要推勘到底不放口說而自訟者無所逃避而獨自痛懲不特心愧而獨有悔恨也不作因自訟而自以自訟者不能已顏成訟者亦將愈不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是絕望之詞內自訟是心裏自家悔責孔子說人不能以無過而能改爲可謂君子然必自知其過而內自訟責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我嘗以此望于天下之人自今以求凡人有過不是飾非以自文便是委靡以自安未見有自家知所行的不是而內自悔者也然則欲求其能改過豈可得乎吾之所望于人者今則已矣這是孔子欲人悔過遷善故爲是絕望之辭以激勵天下人的意思大抵悔之一字乃爲轉移之機勢自愛不得者有乎悔之過悔過自艾故終爲有爲之人今未然能存敬畏以以消慾此心則自然邪念不萌動無過舉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其要在此豈待其有過而後悔之不亦晚乎孔子之言尚爲中人以下者發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之邑是十家的小邑忠信是資質純實可進於道者丘是孔

外面既立氣象聲音只能心中一念肯知好學且自訟也如負則能改必矣夫子非絕望天下特欲人知此用功故為激語以發之耳改原刻

十室章　此總是激人好學以金忠信是忠信是道心是為人之根器不可不昧之真氣好學不過常存此心而不變耳非忠信之外又有窮理之學也但是朴茂的真心人人有之豈止一丘至於先天本體須養天工夫以保守之務使念念皆忠信時時皆忠信方是好學而措世之未能也如丘不如丘不重不是以己形人之意不過表其心間有而好學未聞以重勉人意不宜以丘字提醒

雍也章　此章總重在論簡上夫子原為許雍之簡餘端雍之問辨只是要個簡字有分曉夫子之然正是取其論簡得透

子的名言子說人之近道固在于天資而尤須乎學方我之所得聞斯道非徒資質之美而已定由好學以成之也若但以吾的言之則曾必天下之廣就是那十室的小邑也必有純朴篤實可進于道如我者焉則天下之如我者可勝言乎但人皆恃其美質不如我之勤敏好學以擴充其資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矣夫人乃不務其學之所至而徒諉乎資之不美豈不過哉誠美質易得至道難聞故君如堯舜必兢兢于精一聖如孔子尤汲汲於敏求況其他乎欲法堯舜孔子者當知所以自勉矣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南面是人君之位冉雍素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稱許他說吾門弟子如冉雍者其器宇識量慨慨乎有人君之度就使之居南面之位以總理庶務統馭庶民亦無不可者蓋仲弓為人寬洪簡重惟寬洪則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惟簡重

耳而敬字則包在簡內原是一件事非簡之外又有敬也時說亦有重敬字作綱者未是南面只泛作居上臨民說便是原不必直作人君之位近麥云代天撫藏之意亦過求但可使南字內便要含着敬簡意泛云桉雍之所操而避所主面出者可以使化條不紊可以使治紀不紊方有味○仲弓窺見夫子許己之簡與世之徒簡者不同故遂伯子之簡非但以自考正以道達欲遂可否附于簡究且暴恭己之名而諂孫之弊其於治之害不淺故特質之其意總是欲個簡要有分曉耳夫子以伯子之簡從煩瑣者觀之蓋亦可矣只渾渾者為是勿謂僅可意

居敬節　仲弓之論非是以己之簡為可辨伯子之簡不可亦非是求諭夫子可字之意乃以

則不失之瑣碎而得臨下之體故孔子稱之昔皐陶稱帝舜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文王罔兼知於庶獄庶慎亦是此意讀者合而觀之可以知君德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是冉雍的字子桑伯子是魯人簡是不煩瑣的意思仲弓知孔子許己南面之意蓋因其器度之簡重而取之而疑子桑伯子之為人亦有與己近似者故問說子桑伯子之為人何如孔子答說凡人立身行事多有過于瑣碎自為煩擾者伯子為人簡易不煩蓋亦有可取者按家語伯子不衣冠而處乃率意任情輕世傲物之徒而孔子以為可者亦以其直率簡略猶超於流俗而取之歟斯仲弓之所以致疑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仲弓因孔子許子桑伯子之簡而不能無疑於心乃遂評論之說居上臨下之道固貴乎簡然有簡當之簡有不簡之簡不可不辨

己乃就夫子相須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立一例說不可分為兩截簡亦多以敬為綱是工夫以行簡為臨民處事條欠體會蓋居敬者此心中競競業業不敢一毫私念存凡事事物物緩急輕重的道理俱為心上較業籌度而由此心以行出來一惟本其所籌業籌度過來的重而揮其大要去其煩苛與民休息便是以不自逸之心出之為逸民之政此簡斷不可居簡而行簡節此居簡簡字便不是蓋便是有心之簡心中所主者欲自暇自逸先已縱恣脫略天下事等可厭棄而以此心行出來一切因循廢弛解紐墮綱而不恤簡至是成何政體豈不是太簡一乎字是須致之詞勿死然說

補吳無障曰居猶住居之居即所其無逸所字言君子身

也若能自處以敬兢兢業業無一毫的放肆之心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矣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其事只舉大綱存大體不至于瑣屑紛更則事有要而不煩民相安而不擾這纔是簡當之簡豈不為可貴乎若先自處以簡而恣意任情無所持收斂之意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概從簡略不分緩急不論重輕一味只是縱弛則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是則苟簡之簡而已豈不失之過甚而為太簡乎仲弓此言蓋以伯子為太簡而疑孔子之過許也

子曰雍之言然

然字解做是字當時孔子許子桑伯子之簡特就其所可取者而與之蓋亦未暇深論而仲弓之言則精確至當誠居上臨下不易之定論故孔子深與之說雍也以居敬之簡為可以居簡之簡為過其言豈不誠然乎此可見仲弓平日蓋能居敬而行簡者孔子許其可居南面其意正在於此為人君者若能詳味仲弓之言而

上者在敬上行立坐臥無往而非敬也○又曰自古聖人行所無事何嘗要簡但無不簡如伯子但有脫離世故之想無提醒本原之意便屈不敬他常然外與瑣瑣累累本體然個得一個本體外便落落莫莫已不成個事體了

言然節○世俗泥註謂仲弓大簡之言有合夫子可之意今國得此說之未是矣乃俗偶兼承上文兩節謂許其居敬之言足為治戒亦未是也夫子之然蓋謂世之言簡者皆托意玄虛以恣放為簡獨根在所居以辨簡之得失此其中處見得簡有有真而俾世之從事簡事者不得從簡之迹以為資恣之端此言之所以為然也原刻未甚中繁今改之

不遷章　此章見顏子之心學顏子好學工夫全在克己上不

知敬簡之義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亦不外是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是移本怒此人而又移于他人叫做遷怒貳是重復已先差失了後來重復差失叫做貳過昔魯哀公問於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弟子甚眾不知誰是好學的人孔子答說人之為學必是潛心克己深造有得然後謂之能好學吾門弟子中獨有顏回者是個好學的人何以見得他好學夫人意有所拂就不能無怒但血氣用事的一有觸發便不能禁制因有怒於此而移于彼者顏回也有怒時但心裏養得和平怒容易消息不曾為着一人連他人都嗔怪了何遷怒之有乎夫人氣質有偏不能無過但私欲錮蔽的雖有過差不知悔改因有過于前而復于後者顏回也有過失但心裏養得虛明隨即省悟不曾憚于更改後來再復差失何貳過之有乎回之潛心克己如此豈不是真好學的人惜其壽數有限不幸短

然二句正是好學處克己之功就在顏子上說至於如此者言克己之功深至於如此之極也不遷與不貳二者要有斟酌化而不校者顏子也要見其怒蓋亦中節之怒天理人情所必有者因物可怒而怒但隨物而怒亦隨物而化胸中本体仍復寂然而已若無與焉便是此心不為怒遷矣若怒而留滯於心便是遷三月不違仁者顏子也要見其過蓋其心体上略有纖毫未萌處便覺便隨消除更不復萌是謂不二若心內已覺其過而復見之行便是二此正克己之學最為精細真好學者也今也則亡就弟子中言未聞句推開說深亦不必論入下亦不開意思只似總人未存遜氣只言不特弟子中所猶得亦未聞有如此之好學者也蓋甚見好學之難得而回之殊可惜者以此

補方文伯曰大抵七情惟怒為難制然尚愛稱情緣性若怒而過則有使是逞情若欲強制其心使全然不怒又是戕性要必怒而中節便是不遷過亦纔發情識上萌動處言一覺便化而為不二終日只在本体上操存了不遷不二心体打發得潔潔淨淨去聖人無幾正是好學的妙處

子華章　此見聖人用財之義義之敝也匪獨吝者私之而濫施之濫亦易於與其匪倫者汙之而致吝之濫足以傷惠求之過與吝之過皆為義未精故夫子嘗正之○子華使齊弟子服勞之義也使果貧乏夫子當先與之矣何待冉子為之請粟乎夫子與釜與庾示不當與不當益也冉子不悟而自與之五秉矣徒知與之以明厚道

命而死如今弟子中已無此人求其篤實好學如顏回者未之聞矣豈不深可惜哉夫顏回之在聖門未嘗以辨博多聞稱而孔子乃獨稱之為好學其所謂學者又獨取其不遷怒不貳過言之是可見聖賢之學不在詞章記誦之末而在身心性情之間矣然是道也在人君尤宜深省蓋人君之怒如雷霆之威誰不畏懼若少有遷怒豈不濫及于無辜人君之過如日月之食誰不瞻仰若憚于改過豈不虧損乎大德故懲忿窒慾之功有不可一日而不謹者惟能格物窮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內如稱常平自然輕重不差如鏡常明自然應物不累何有遷怒貳過之失哉所以說聖學以正心為要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這一章是門人記聖人用財的道理子華是公西赤字子華冉子是冉有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門人

記說夫子用財惟視義之可否如子華為夫子出使於齊國時有母在冉子恐其缺于養贍乃為之請粟于夫子夫子說與他一釜與之甚少者所以示不當與也冉有未達又請增益夫子說與他一庾益亦不多者所以示不當益也冉有猶未達而終以為少遂自以其粟與之五秉一秉十六斛五秉共為八十斛則與之過多而傷惠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適是往裘是皮服周是周濟急是窘急繼是續夫子因冉有之過與乃教之說我非吝於財而不與之也蓋赤之往齊國也所乘者肥壯之馬所衣者輕煖之裘則其家之富足可知吾嘗聞之君子但周濟那貧難窘急之人不繼續那富足的人今以赤之富足而汝乃為之請粟又多與之是繼富非周急也夫豈用財之道哉這是不當與而與者夫子教之以義如此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而不知與所不當與也乘肥馬二句只說家之富亦不當而為之請粟又多與之所謂繼富也非君子周急不繼富之義矣此所以正冉子過與之失亦以見已所以與少之意也

補文光鑑曰使於齊雖亦夫子為司寇時以國事而使之也與之釜庾即公家之粟冉子時掌出納故請於夫子味兩曰字則粟在冉子處無疑○不當與而又與之釜不當益而又益之庾恰似聖人曲意徇人了蓋因冉子來請便以有變通之義在惟不因辭以為不可正是聖人之權處

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任職受祿之義也使不當與則夫子必不與之矣思乃辭其多是徒知辭可以明廉而不知辭所不當辭也毋字是止其辭言常有

當辭毋以辭為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也因其辭而示以能益見其不必辭也精者

補蒙了凡曰原思之辭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夫子告以鄰里鄉黨者自擇其當者而之非欲與也○官廉祿分所當得所不消辭況有鄰里可周一發不辭矣

補蒙恩曰此見聖人不獨已其辭以挽世之矯廉沽譽者是大主意

犂牛章　此見賢者不係於世類此蓋為仲弓而發第一字犂牛只當在牛上說方有照人深意犂牛不拘世類犂也所生之子已騂剛今當代之而角而且中犧牲之選勿用便可用以祭山川矣人雖欲以其出于犂牛而勿用山川其肯舍之其舍諸蓋欲勿用而人之所不不舍者理之所不容舍也道統

原思是原憲字子思宰是邑長粟是宰的俸祿門人又記說夫子為魯司寇時弟子原思為邑宰夫子與之粟九百乃其常祿亦所當得者也原思却乃辭而不受蓋其素性狷介故雖常祿亦辭而不受則過於廉而非理之中矣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是禁止之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夫子因原思之辭祿乃教之說爾毋辭也蓋官有常祿乃國家之定制受之不為私恩若有餘則爾之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與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辭為哉這是不當辭而辭者夫子教之以義如此大抵人之取與辭受都有個當然的道理當與而不與固失之吝不當與而與則失之濫當辭而不辭固失之貪不當辭而辭則失之矯夫惟聖人一酌之於義理之中而自不至有四者之失觀世之私恩小惠小廉曲謹者秪見其陋而已善用財者當一以聖人為準可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犂是雜文騂是赤色角是頭角周正周人尚赤故牛之赤色而又頭角周正者乃用于祭祀若雜色之牛則賤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昔者仲弓之父賤而行惡仲弓却為聖門高弟以德行著名當時有以其父病之者故孔子取譬之說道牛之雜色者固不可用為祭祀之犧牲若其所生之子純然赤色而又頭角周正則正祭祀之所須者人雖以其為犂牛所生要不用他然那山川之神豈能舍此而他享乎今雍之父之惡就如犂牛一般雍之賢就如牛之騂且角的一般人雖以其父惡而欲勿用然有如此之德自當見用于世又豈能終廢之哉是可見聖賢之生不繫乎世類用人者但當取其才德而不必問其世類之何如古之帝王立賢無方蓋為此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回是孔子弟子顏回離此至彼叫做違從彼來此叫做至孔子說

人欲昏山川不能舍上說言人雖欲勿用然而山川非捨則無以享號得而舍之哉如此說較實言外便見人不係乎世類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于世意

一說尤菴宋氏曰此是聖人與仲弓泛論人材不以類拘黜破俗情也與仲弓說無干涉語氣甚渾涵若謂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則是稱其子之賢彰其父之惡豈聖人口吻耶○按此不當仲弓說亦是

不違仁　此夫子稱顏子以勵諸子仁是人之心德原是一物合一不相間者何違之有只是私欲間之則相違矣除却私欲則仁依舊在心而不相違固從克己復禮服膺勿失以來當其未至則仰鑽瞻忽何心非仁及其已至則視聽言動何仁非心內無資而外何能引外無所而內何所發三月不違言心與仁常不相離也違者背而去之之謂在內而復違之也三月是借言其久非三月後必違也日月至言心有其德不能久而復違欲間分明是存養之功纔此心於仁斷續不能久也至者自外來若在外而今方至也此亦借以言其暫不足一日一月纔至卽去也于春宇云不違如主人在家常常存主不違人也至如客自外來一日一月纔來輒去也喩借稍

補李南塘曰顏子亞聖亦纔暫久分別只不違二字便是未達一間聖人則在處渾化常安然無違不可以不違言矣諸子與顏子非只不違與至字分別不得三月日月方見優劣

補尤菴宋氏曰天道至健聖人之仁純亦不已與天合一顏

仁乃吾心之全德必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累者乃足以爲仁若有一私之雜一息之間皆非仁也聖門弟子有志於仁者多矣其中獨有顏回天資旣高學力又到直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至于三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發未嘗有一毫私欲之間雜焉眞乎中心安仁者若其餘衆弟子一般也去求仁也有到得仁的時候但已得而復失暫明而復蔽或一日之內能至於仁不能日日如此或一月之內能至于仁不能月月如此欲如回之三月不違豈可得乎觀孔子此言不惟知聖門弟子之優劣亦可以見仁道之難成矣然孔子他日又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亦豈言難以沮人之進者哉蓋仁具于心欲之而卽至心惟易放故舍之而卽失欲求仁者先求放心可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魯大夫從政是爲大夫而從事於政治果是有決斷達是通事理藝是多才能何有是說不難的意思季康子問於孔子說夫子之門人若仲由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凡人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勇於爲義是剛強果毅的人使爲大夫必能決大疑定大計當斷卽斷有操作而無廢弛矣其於從政何難之有季康子又問說如端木賜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凡人執滯不通者不足以從政賜也聞一知二是明敏通達的人爲大夫必能審事機通物理斟酌處置有變通而無窒礙矣其於從政何難之有季康子又問說如冉求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凡人才力空疎者不足以從政求也長於政事是多才多藝的人使爲大夫必能理煩治劇區畫周詳隨事泛應綽乎其有餘裕矣其於從政何難之有夫三子之才各有所長而皆適於用如此使季康子能勸魯君篤信孔子委任諸賢則何東周之治不可復哉惜乎其不能用也

子與天道小要底合一此是顏子未化不可謂之不仁其餘日月至焉耳一日十二時都在仁上一月三十日都在仁上方是日月至焉耳註中或日一至或月一至常人皆可謂[illegible]賢也

從政章　此見聖人器使之道爲政者君欲官其人則問於政蓋爲大夫而與聞國政也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決定心胸通暢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則足以斷大疑定大事于俄頃之際達則事至物來于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藝則胸中委積則設施措置而應用不窮矣故曰於從政乎何有

補王藏齋曰求藝易曉達字略難明註云通事理事理者事之理也但曰通理則泛指格物窮理上說了惟曰通事理則是在諳練世故上說也蓋字有明通貫通二意明通與昏闇反貫通與拘滯反是是一意

汶上章　此閔子爲有道之言費爲魯邑也子路治之三月無成子羔治之九月無功亦可以見政非等閒者當欲得賢者之時最有宗政事於德行之任求也以爲汝平之門弟點亦但其不肯爲季氏必行此其爲季季氏微大夫而費尤強邑孔子嘗爲公家墮費豈肯附季氏私門以爲公家毀對使者而言曰善爲我辭云云辭只是婉我之意且使之召我去不得其意汶上之行將往卽越海之踰五湖之避泉行將很狠然沒之意耳蓋汶上非肯前往也亦在將欲求發當依然必逃舉騰旁聲以往汶上爲去之義能若云今彈當然而去者在云大夫無私交不可越國任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是魯大夫閔子騫是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費是季氏所據邑辭是言詞復是再來汶是水名在齊之北魯之南當時季氏爲魯大夫執國政一日使人召閔子騫着他做費邑之宰閔子騫是個有德行的人心惡季氏不肯入于其黨而又不敢顯言乃對使者說大夫雖欲用我然我之心不願仕進汝其爲我從容婉曲委爲說詞以達我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必不可再來召我也若不肯見信而再來召我則吾當超避於汶水之上而不復居于魯國矣大夫豈能強我之必仕乎夫閔子隱而不仕旣不失身于權臣其言遜而不阿又能免禍于亂世其可以爲賢矣然以閔子之賢魯君不能用之以匡公室而使季氏欲引之以爲私人此魯之所以微而不振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牖是牕亡之病者臥於北牖下若人君來視則暫時移在南牕下使人君得以南面視己所以尊君也亡是喪亡命是天命昔者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伯牛乃遷于南牖下使孔子南面視己蓋以尊君之禮尊之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與之訣曰病勢危篤如此必是喪亡必矣然此乃天之所命非由于人者也何則人而無德或不能謹疾或有以召之矣固不足言今以如此之賢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惡疾也以如此之賢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惡疾也豈非莫之致而至者耶信乎其爲命也已蓋夫子痛惜之深故重言以歎之如此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飮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賢是有德之稱簞是竹器食是飯瓢是瓠不堪是受不得的意思孔子稱許顏回說凡人學道者多得道者少我看顏回是個有德的賢人

實論夫者似似名衆始終都是央議特有德者之言自爾温純耳不是嫉辯於始而央辯於終也此亦聞閑中之一証

伯牛章　此見夫子篤師弟之情亡之者言衰氣至此有死而已蓋不謂其死也命乃莫之致而致者曰命矣夫蓋不咎其致疾斯人言其素有德行而有此疾深惜之而莫定辭也觀此數語見聖人達天知人之際而致哀誄無已之情

賢哉章　此夫子賞美顏子之賢首句且嘆其食三句辯是居食而作然只重樂處看樂不拘對看不改其樂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蓋人之心體原無一物原無窒窒常是快活的少有一絲之牽便有一絲之累便不能樂顏子克盡己私其本体完全湛湛淨淨自有一段活潑妙處時時受用雖令處貧窶亦不

如何見得這人莫難于處貧而回則貧之至者他的飲食不過是一簞之飯一瓢之飲又居處于荒陋的巷中其困窮一至于此若使他人處之不勝其愁苦者然顏回之心自有樂處但見其優游自得不以身之困窮而遂改其樂也這是所見者大而中心自無不足所得者深故外物自不能移非賢而有德者能如是乎所以說賢哉回也大抵處富貴而快樂居貧賤而憂戚乃人情之常聖賢之所樂者有超于貧富之外者舜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飯疏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心一也志學者當自得之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是喜悅中道是半途廢是止畫是自家限量的意思冉求自言於孔子說道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我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我稟資弱心雖欲進而力有所不足故不能至耳孔子教之說所謂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心誠向道盡其力以求之至於中

改其樂心上滋味胸中氣象眼前光景直與造物游一切世味都不上心來也此便是真樂學到常樂處何等涵養何等造詣故夫子深賞之時講如得深識小內重外輕等語俱不可以語顏子顏子忘淺深內外者也

象溪圖曰覺先醒聞云有問子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子曰且問于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居穴而神不載末世有爲爲樂而日憂恐此我鑒文字節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鄭東谷曰曾氏之樂不在於沂風詠顏氏之樂不在簞瓢陋巷君子之樂不在於風乎月份花酒懷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便是不改其樂

冉有章　此見夫子自强夫子之道只在日用常行更無別的

道氣力竭了莫能前進而不得不廢這纔叫做力之不足今汝未安於怠惰不肯用力向前譬如畫地以自限的一般乃能進而不欲非欲進而不能者也爾可自諉於力之不足哉大抵人之爲學力行生於真知篤好善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若冉有者蓋是不能真知道中之味而悅之使其果悅之深則必知顏子之欲罷不能矣而豈以力不足爲患哉學者不可不勉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是學者之稱孔子嘗教門人卜子夏說如今爲學的人都謂之儒不知儒者亦有分辨有一樣君子之儒有一樣小人之儒所謂君子儒者其學道固猶夫人也但其心則專務爲己不求人知理有未明便要去講求德有未修便要去体驗都只在自己身心上用力而略無干祿爲名之心此君子儒也所謂小人儒者其學道亦猶夫人也但其心專是爲人不肯從這知得一理便要人稱之以爲知行得一事便要人稱之以爲能都只在外面矯僞而

誠哉[illegible]使進自不能[illegible]安有力不足之[illegible]實是口耳之說中心之假而乃諉乎力之不足者[illegible]不知力不足者[illegible]行[illegible]中道而廢止如人[illegible]行[illegible]氣竭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是畫以自止也力何不足[illegible]自心[illegible]力斯以精神力量當時說以氣力未切

補蒙子凡[illegible]中道而廢[illegible]鄭氏子所謂力不足者[illegible]其說非謂[illegible]也[illegible]人以[illegible]不足者[illegible]力不足者

女爲章　此聖子[illegible]以真儒之事一[illegible]一戒當一直說下爲學無[illegible]累相叫忠夫子從儒字分別個[illegible]小人只在用心上說

無近來者也已之學此小人之儒也汝今但當爲君子之儒而毋爲爲己不可學那小人之儒蓋學務爲人[illegible]正則道向正而心術端自然日進於高明而不流于汙下矣可[illegible]若了小人之儒不但學術所關亦世道之所係人君得君子之儒而用之則必能守正奉公竭忠心爲國而社稷蒼生皆受其賜若用了小人之儒則背公營私附下罔上而貽國殃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故用人者既觀其行事而又察其心術斯得之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子游武城是魯國的邑名宰是邑長人稱賢人澹臺是姓滅明是名徑是小路公事是官府中公舉的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說爲政以人才爲先武城一邑之中必有德行高誼可以表正風俗者汝今爲宰亦曾得這樣人與之相處否乎子游對說有個澹臺滅明

直約其[illegible]此然識有實心爲善者[illegible]在己上用功此是君子儒[illegible]心[illegible]都在爲人一邊便是小人儒出此人復辨在毫釐不可不慎也

一說學者學曰君子乃才德出衆之稱[illegible]道全美大成的氣象曰小人乃瑣細之稱所謂[illegible]小人哉是也便是卑陋偏淺狹小的規模子夏謹守正來狹小之病夫子以是廣之若曰女爲成德儒[illegible]爲小人儒此說亦可

澹臺章　此見聖人將[illegible]行宜科人謂行有[illegible]飾[illegible]是爲一[illegible]式[illegible]明[illegible]接[illegible]非取來[illegible]行不由徑二句從來於作[illegible]以[illegible]其爲人不知[illegible]所因不惑作細行在人[illegible]使徒而行[illegible]不由徑者爲道[illegible]人[illegible]直道而[illegible]非公不至者爲[illegible]守[illegible]滅明獨守正秉公道出

來乃武城之賢人也其存心正直制行端嚴平常行路必由[illegible]之正途而捷徑之小路則不肯由歲時節只必是爲邑中的公事而非公事則未嘗輕至於偃之室大行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心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此滅明之所以爲賢而偃之所知者惟斯人而已夫子游以一邑宰且取人而必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此類觀焉則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是魯大夫伐是誇奔是敗走殿是居後策是鞭孔子說凡人但有功勞大行不伐誇自足者我看魯大夫孟之反是個謙退不伐的人凡進軍則以當先者爲功軍退則以殿後者爲功當時齊與魯戰魯師敗績衆人都往前奔孟之反獨在後面遮截敵人保全士卒可謂有功矣他却不自以爲功及將入國門之

俗情之外乎游猜以此二端誠明分明君得學之戰以求勵風俗爲首務故特取漢明帝燕士禮以杜巧利之門而塞奔競之路耳漢人云捷徑邪逕吾不忍以投足于進荷容吾不忍以者肩語本諸此史傳誠明敬親甚惡欲浮孔子孔子以爲杜漸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修行之驗歟

之反章　此章爲居功者訓不伐以心言奔而殿正是其功實前曰啓軍後曰殿戰敗以殿後爲功盖敗衄以却敵以全軍反之功以爲吾不能立功于境外而乃論於于敗亡何等可慨而反以爲功乎故托言于馬之不前以掩之將入門三字尤最要在衆人屬目之地而爲是言尤見其不伐耳

按左傳齊伐我也孟之側于

瞻正衆人屬目之地乃鞭策其所乘之馬而衆人說他不是敢于但殿故意在後只是馬疲乏不能而進耳蓋歸罪于馬正所以自掩其功非有功而不伐者乎此可以爲賢大夫矣大抵不伐二字最爲美德蓋謙虛乃能受益矜滿必然招損淵無伐善無施勞故孔子許之人焉不矜不伐帝舜稱之讀者所宜深玩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鮀是衛大夫佞是有口才宋朝是宋國的公子名朝美是容色之美難免是說不免爲人所惡孔子說方今世道不古人情偷薄不好直而好諛不悅德而悅色故必言詞便佞如祝鮀容色美好如宋朝然後可以取人之說若不有祝鮀之佞口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投時俗之好人將厭而棄之求免於今世之憎惡亦難矣夫巧言令色本是堯舜之世所深惡者而春秋之時乃以爲好則習俗之澆漓可知聖人所以傷歎之也有世道之責者可不謹其所好尚哉

郊師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大夫陳瓘陳莊涉泗追之孟之反後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祝鮀章　此夫子傷時之意巧言令色君子恥之而非佞非美難免於今世之衰世道人心何如哉夫子斯言豈傷嘆之極矣

一說集註圈曰衰世不有而有字之甚分明豈可以不字蔽二句盖云今人固好色惡或不有祝鮀之佞而但有宋朝之美亦難免人之惡可見好諛之尤甚也亦一見

由戶章　此怪嘆人之離道能何其四字緊要爲一章要先把道與戶云道切於人猶戶離不得戶人所必由猶戶爲人所必由也雖欲出不由戶是勢不能不由不由此便是怪歎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戶是門戶道是人倫事物日用之理人所當共由者也何莫是怪歎之詞孔子說譬如室必有戶一般人若能出不由戶則其行不由道可也然天下之人其誰有能出不由乎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蓋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既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難而不能由則夫人獨何爲而不由乎是誠可怪也已聖人儆人之意莫切于此人能反而求之道豈遠乎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是質實文是文采野是村鄙的人史是管文書的吏彬彬是勻稱的意思孔子說凡人固要質實也要文采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勝若專尚質實勝過乎文則誠樸有餘而華采不足就似那村野的人一般一味是粗鄙簡略而已豈君子之所貴乎若專尚文采勝過乎質則外雖可觀而中無實意就是那管文書的一般不過是虛浮粉飾而已亦豈君子之所貴乎惟是內有忠信

[illegible]不成個條理由門便有礙矣何故乃舍之而不由此何乎意欲[illegible]道之當由而說戶何故不由不必大以由戶發天下猶由戶二字說人而放嘆的意

插畫集說內戶二字是贊人之心不欲其[illegible]一樣的天下人都由了這一件大路一件做什麼的

勝是說其質好看者勝謂不必曰不能由而定過道

質勝章　此章言人之質[illegible]文質世俗人之[illegible]誠[illegible]野亦[illegible]忠信誠[illegible]忠信心須[illegible]何有於野[illegible]浮華[illegible]野人[illegible]史官字[illegible]

誠恪之心外有威儀文詞之備彬彬然文質相兼本末相稱而無一毫太過不及之偏這纔是成德之君子德至君子則無有野與史之弊矣蓋周末文勝古道盡亡孔子欲矯其偏而歸之正故其言如此但當時之君安于弊政而不能變史公卿大夫習于流俗而不知救正此周道之所以日衰也有挽回世道之責者可不念之哉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是真實公正的意思罔是虛罔不直幸是僥倖孔子說人得天地之正理以生其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存之於中發之於外者都有個不矯偽的公心當然的正理所謂直也人能全此道理則生于天地之間乃爲無愧若徒存心虛詐行事私邪或作僞以沽名或昧心而徇物則是爲罔不直而失其所生之理矣生理既失便不可以爲人就是生在世間不過僥倖而得免于死其實不深可懼哉[illegible]乃其生理也今乃爲僞造作

要文采自君子盡實盡矣成德之人也然不可偏於三項人說須一深說下有二句有低昂[illegible]時勢以質勝者爲野人以文勝者謂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固爲野而文勝者乃謂史氏浮華之弊不得爲君子也必彬彬然後爲君子文質相如七分而一分文本末適宜然後爲成德之君子[illegible]上一兩句君子對上野史二字看皆原刻

補[illegible]君子二字只是成德二字不作人品上作亦不容力上有大中至正之謂[illegible]不及偏以爲成德彬彬適于大中至正之道而適其節養之化故曰君子

人之章　此言人之不直生原是生理然不[illegible]能一個生字方得[illegible]

或枉直以爲曲或移此以接彼則戕其有生之理其不死者幸耳人之不直何以異於是哉孔子深惡不直之人如此故聖王在上舉用正直之士斥逐憸邪之徒則衆皆當而人心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是知此道好之是好此道樂之是樂此道孔子說人之進道有淺深之不同然必到那至極的去處乃爲有得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若能識其爲當然不易之理而不可以不求是固勝于不知者矣然這只是心裏曉得未能實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悅其義理而愛樂之深所其趣而進爲之乃然後可以進乎道也豈徒知者之可比乎所以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夫好固勝于知然這還是用力追求未能實有諸己也不如樂之者融會于心而充然自得全體於身而泰然自適然後乃爲學之成也豈徒好者之可比乎所以說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是三者以地位言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以工夫言則樂原于好好原于知必知而後見道

被性体上看者然斷是心性是一個理只以直字還他人之生原是直的絕無一點私意求斜并机心机行詐偽反覆的念頭如父子當慈孝一五行慈孝不學不慮生來如此然爲子而爲父隱也是恰當如此言在其中故人之生也直若不直卽罔了罔之生不是固該死了而猶生之說只照本文因之生便得貫串免二字不必作王法不容公論必所在之理原是不死不滅之理繼直而死卽死猶生若無此直人心已死生亦已絕了縱生何以爲人何以爲生不過具空質以幸免耳世有以行尸走肉貽譏亦不敢改原刻

知之章　此章言道之淺深須一串說歸重在樂上知好樂俱自現成說個淺深分着工夫知時此心已在天理上然未能從用其力好則深樂則深好樂切切不肯一毫放鬆此時已有得了說樂未得非也學得從來能好然猶未到浹洽地位樂則與理相忘那個化的嗜之味相爲屬然又知之真便自能好好之深便自能樂然却有漸次生熟不同故着兩不如字要人必造於樂而後已

中人章　此章見施教之等中人上下俱兼天資學力言天下惟中人爲最多而曰以上則兼於上智言之談天理精微至玄至妙亦自易入故曰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之人而驟語之其彼不知渦微之理爲何物卽言亦不入故曰不可語上可不可猶言堪不堪也都在教者心上斟酌勉學者在言外體本文只是語上無語下只當以上字作主見得上達之理有可語有不可語者則說多於中人以下的可語之以下學意似淡

不明非好則求道不切非樂則体道不深其漸次亦有不可紊者學者誠能遂漸用功而又深造不已則斯道之極可馴至矣此聖人勉人之意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中人是中等的人語是告語上是上一等精微的道理孔子說凡人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教人者要看他力量如何若是中等以上的人其資質既不凡了夫又精進是有上等之機了然後告以精微的道理則言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難就似登山的一般將到高處纔說與高處的景象便理會得所以說可以語上也若是中等以下的人資質既是尋常功夫又未積累但當就其力之所及而引進之若遽告以精微的道理不惟強其所不能亦終茫然而無得就似行路的一般纔在近處便說與遠處的路途如何知道所以說不可以語上也然則君子之道但教因人而施豈可躐等而進乎然此爲施教者言耳若學者之功又當自加勉勵蓋奮發勇往則下學皆可以上達因循怠惰則中人亦流于下愚是在人立志何如耳孔子他日告魯君說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又進學者所當加意也而豈可以不自勉矣乎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樊遲是孔子弟子務是專用其力的意思民義是人所當爲的道理難是切己難爲的工夫獲字解做得字樊遲問于孔子說如何叫做知孔子答說所謂知者見理之明而已蓋人生日用自有當爲的道理若鬼神之禍福渺茫難與人事相爲感通然其事則幽昧而難知者也不可知而諂事以求之惑之甚矣今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凡倫理所當盡職分所當爲者一一着實去做至于鬼神則惟敬以事之而已却不去褻近而諂瀆祈禱以求福也這是他心有定見故禍福之說不足以動其念附遠之事不足以眩其明豈不可謂之智乎樊遲又問如何叫做仁孔子答說所謂仁者

訂附

問何爲上何爲下曰上者之人悟得心体卽此本体便是工夫一了百當頓悟之學也卽心卽性卽性卽天與之語上如顔之憊曾之唯子貢之非與卽語之以下何下非上也如中根以下之人未曾悟得本体卽以上者語之如對癡人說夢一般故聖門教人原自有此漸兩攝而上下中人原亦非天生人有此三等在人之自上自中自下耳

樊遲章　此章見仁智之本体事與心互見之不宜泥註分看段渾上句串講其敬而遠者欲不雜夫務民義之心其後者正欲不雜夫先難之心民義如人倫物則理所當爲者是亦是當然的故宜盡也但不媚之去祈禱免禍只務所當務而不敢於所不可知此乎慈非上見得透乃見知之本体也故謂智先難上加一仁者字人心惟存理遏欲最難先難者切切在天理上用功不顧其難只管向前去做後獲者絕不萌一計功還效之心無所爲而爲此心之純一不雜處正仁之本体也故爲仁先後字勿泥仁者直是無求後之心非姑以爲后而終欲必得之也

補案事曰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蔡所謂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難處○張南軒曰仁是無私心不惟獲利心不可有卽獲善心亦不可有纔有之私

智者章　此章發仁智之妙所說或把情体發明或說仁智是一入或說仁智是兩人又或把動靜樂壽相因說此等說雖未嘗不是但以體驗未乾淨致

存心之公而已蓋爲人之道本是難爲若爲之而有所計較功效相因理之自然終不可有心以前期之也有心以期之則涉乎私矣今惟先其事之所難凡身心之所切性分之所關者只管去做至于後來的效驗則惟俟其自至而已却不去計較而有意以期必之也這是他心有定守故能純乎正誼明道之公而絕無計功謀利之念豈不可謂之仁乎按夫子此言雖是分言仁智其實只是一理蓋鬼神之念卽是效獲之心先難之功卽是務民之義人能用力于人道之所難而禍福得失舉置之于不計則仁智之道兼体而不遺矣此又學者之所當知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者是明理的人樂是喜好仁者是全德的人孔子說天下有明智的人有仁德的人人品不同則其性情亦異大凡知者之所喜好常在於水仁者之所喜好常在於山蓋智者于天下之理見得明白其圓融活潑無一些凝滯就似水之流動一般此其所以樂水也仁者於吾心之德渾得純粹其端凝厚重不可搖奪就似山之鎮靜一般此其所以樂山也夫人惟心有拘繫所以多憂知者既流動不拘則胸次寬弘遇事便能擺脫凡世間可憂之事皆不足以累之矣豈不樂乎人惟嗜欲無節所以損壽仁者既安靜寡欲則精神完固足以養壽命之源凡伐性戕生之事皆不足以撓之矣豈不壽乎夫人情莫不欲樂亦莫不欲壽而惟有知仁之德者爲能得之則反身修德之功人當知所以自勉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齊魯是二國名變是變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文武之治道孔子說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于齊封周公于魯二國皆被聖人之治其政教風俗固純然文武之盛也迨乎今日則齊魯皆與昔時不同但齊經桓公霸政之後其習俗相尚遂急功利喜夸詐而太公之遺法變易無存魯則無所變更至今猶知重禮教崇信義而周公之遺風尚在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若齊之君臣能變武

六句者[illegible]設問[illegible]也以變不求衍其山水而[illegible]只是形容說召好心[illegible]動者有所象耳若者明機變通[illegible]只其體用樂有動之意仁者深沉[illegible]厚常見其持重鎭物有常之意智者事物累他不得故心常快活而樂仁者物欲泯也不得故其壽長久而得其[illegible]海[illegible]樂更自然[illegible]仁智非一道[illegible]其體[illegible]如各[illegible]於天子[illegible]聖[illegible]之稱其[illegible]山[illegible]但一道而仁者知者各有所[illegible]非有[illegible]相生[illegible]其中庸如世俗所謂也

一變章　[illegible]作[illegible]以更化[illegible]今思之[illegible]須重[illegible]一變[illegible]直[illegible]下以[illegible]深室宗國之意[illegible]往天子一[illegible]文[illegible]學殺東[illegible]何日不思[illegible]其[illegible]節[illegible]會[illegible]得[illegible]一變方至今日之[illegible]於道[illegible]之[illegible]

作[illegible]一[illegible]稍一[illegible]起節可[illegible]近於道而偏側執括甚易實察大不相能而者可不與[illegible]同之思亦豈可不固凌易之人而甘日安于[illegible]功此說方與與魯之心含分爲有殘略實乎不同[illegible]之[illegible]多功利說爲之甚於大爲[illegible]營之變不過將信義爲所[illegible]用且非另有一番了夫也

觚不觚章　此大[illegible]比[illegible]名以紐世非[illegible]從[illegible]慨[illegible]下之爲觚者[illegible]有名無實者不一觚[illegible]以不[illegible]須之[illegible]彰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作[illegible]而世人不守[illegible]不[illegible]規[illegible]往往別爲國[illegible]爲[illegible]名[illegible]不相[illegible]而本其日[illegible]也若觚之無其[illegible]此言[illegible]巧可[illegible]與觚[illegible]之觚字作名上看不觚之觚字作[illegible]上看[illegible]原劃

難告章　此兒[illegible]仁者愛而[illegible]

政而作新之則僅可如今日之魯盡功利俾並方可望於禮教誘掖既大方可望於信義而文武之盛固難以遂復也若魯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則便可至于先王之道而禮教信義並非先王之舊但修擧其廢墜則紀綱制度焕然維新而文武之盛可復見於今日矣所以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於此可見夫子經綸的大手段使一國能用之則雖至道有難易而一變再變之餘治功無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木簡古時未有紙割削木爲觚方書字其上用以記事以其器有稜角故謂之觚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孔子發歎說道天下的事物有其實乃可以稱其名如器之所以名爲觚者本因其有稜角故名爲觚也若爲觚而去其稜角則失其觚之本制矣既失其制則名雖存而實已廢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然聖人之意非謂一觚蓋見世之有名無實者多因于觚而發歎也故君盡君道而後可以爲君臣盡臣道而後可以爲臣不然亦皆觚而不觚者也此其所關係則又豈特一器之小而已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是孔子弟子井有仁的仁字當作人物的人字從是隨逝是往救陷是陷溺欺是欺誑罔是誣罔宰我有志于仁而不知爲仁之道乃問于孔子說仁者既以愛人爲心則聞人有難便當往救假如人告他說有人溺于井中亦當隨之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則無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沉溺之患然則爲仁豈不難哉孔子答說仁者雖切于救人然必已身得生而後可以救人之死若從人入井則無益于彼而先喪其身愚亦甚矣仁者何爲而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聞人有難便有惻然哀憐之心使之奔走而往救則可若使之入井而自陷其身則不可蓋凡事自有個道理須要斟酌若是理之所有的人雖欺誑他也要信了若是理所必無的

宰我之問非[illegible]爲仁之[illegible]設此問[illegible]玩他雖字以氣實以仁者志于愛人則當無適不然雖或告之曰井有人焉不從之則失仁從之則失身不知仁者其亦爲之如其[illegible]問之說非謂其必爲[illegible]也仁者[illegible]而事勢其用心當何如其何爲其然然字指從井救人之言仁者雖切於救人何爲其從之於井以救之耶勿作何至若此之意此下四句皆發明何爲其然之意[illegible]就事上言可欺二句則又窮[illegible]理上言以中[illegible]可者不可陷之[illegible]言井有人而[illegible]往救彼則[illegible]而爲之君[illegible]往井以救彼[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不可陷也蓋君子大凡於事可欺之以理之所有不可罔之以理之所無井有人理所當[illegible]故可欺從井救人理所無故不可陷[illegible]須[illegible]說來方結此可逝

不可陷勿直作分解上一句殺貫下四句語意文須歸重不可陷不可罔上正見上面何爲其然之意

博學章　此章示人以心齊之功自二句一意說不對文散于天地人物原是心体之華露於下從此博學之而皆約之此心求合于此禮恰好處則日用常行之間莫非大中至正之則更何有畔之有弗畔即是弗畔于道不必增出一道字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皆是文此文不是習於[illegible]反之此心原有天然不易之宗則在是禮也是體與文非二也若干內分于文事事求個道理總之不出于此心之天則其所學之文即所約之禮日約而日博日與此禮相親切和合一故說亦可以弗畔從博說曰文從約說曰禮從博約而一之曰弗畔聖門惟顏曾

人也欲誣罔而使之輕信豈可得乎然則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也故可使之往救入井救人理之所必無也故不可使之陷溺于欲爲仁亦詳察乎輕重緩急之間而已蓋利濟兼愛者仁之心也揆度事理者智之事也有智以行仁而後仁爲無蔽宰我之爲仁之陷溺其不智可知故孔子曉之如此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是廣文是詩書六藝之文約字解做要字是斂束的意思禮是天理之節文畔字解做背字孔子說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然道散於萬變而文則所以載之使非博之以文則聞見淺陋而不能旁通道本于身心而禮則所以檢之若徒博而不能約之以禮則工夫汗漫而無所歸宿便與道理相背了所以君子之學務要旁搜遠覽凡天地民物之理詩書六藝之文一一去講習討論以廣吾之聞見這是博學于文然又不徒務博而已必收斂約束于凡視聽言動之間都守着天理之節文不敢少有放肆這是約之以禮夫博學於文則聞見日多既不病于孤陋約之以禮則身心有據又不涉於支離如此用工雖未必便能與道爲一然由此進之則亦可以至于道矣何相背之有乎聖人示人爲學之方其切于此若就君道上說則凡視聽納諫讀書窮理即是博文的工夫以其所聞所見者而檢束其身心体驗於政事即是約禮的工夫人主務此則二帝三王之治可幾而至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矢字解做誓字否是不合道理厭是棄絕昔孔子曾到衛國衛君之夫人有南子者素知孔子之道德要與相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人仕于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南子以禮以求見故孔子不輕絕之聖人所爲無一而非禮之所在也子路不知此義只說南子是個淫亂的人不該見他心裏不悅孔子也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說凡人立身行事須是依着道理不愧于天則天必佑之若使我之所爲不合於理

如此二字顧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後曾子之守約來也此章承前之說已破聖學正的大無容復贅云

補下章而已弗畔畔字全係於約禮而博文者未能保其不畔也○唐士雅曰亦可以弗畔非不足之詞正是引進他的口氣須言如此做工夫亦使不差了

南子章　此見夫子委曲擬衡之心南子雖淫亂然卻賓禮過明聞車音便知是伯玉夫子見之蓋欲因其好賢之意發其天性之愛全蒯聵父子之恩先孫他日父子爭國許多悖逆非若於見之也子路不悅以見聖凡之人爲吾道之辱無非尊道衆耳未爲不是但其氣質粗豪此等意思都委曲細膩未可與深言故夫子矢之令其自思自悟也

此先儒李彥山之說頗有意味但知彼以見小君之禮夫子何不明言只索失也

中庸章　此嘆斯人之鮮甚中滿句十个字一氣讀下勿斷中庸就是德不作兩層說居天命人心而發之即指言庸行發著未始離易簡者任切近未始無絕粹若任一毫不可加焉天下萬世所共由而不可易者甚至極而無以加也世人昧其性者率其好尚日趨於詭異而鮮能者久矣此夫子所爲深嘆也上無敎道之職故下無體道之民此意在言外補貼不妨將說在入夫子口氣中就是矣

博施章　此章見天下無心外之仁求仁無心外之功二句分上是子貢求仁於遠下是夫子指曲救之首節抑其難中節求仁之体末節示仁之方

難有我施濟足人謂我難有施

不由於道有一毫得罪于天天必將棄絕我矣天必將棄絕我矣重言之者欲使子路篤信乎此而深思以得之也蓋孔子道大德宏不爲已甚故其待南子者如此至于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孔子豈屈己以徇人者哉合而觀之可以知聖人之心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是無過不及庸是平常人所同得的道理叫做德至是極至鮮是少孔子說天下之事但有一些太過便可加損有一毫不及便可增益都不是至善的道理惟是中庸之爲德本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離乎民生日用之常既不偏于太過亦不偏于不及而其理經久可行乃是至精至粹盡善盡美的道理豈非極至而無以加者乎然這道理是人人之所同得亦人人之所當行自古聖賢所以治世修身都不外此但如今的人或拘于氣禀之偏或安于習俗之陋賢智的則失之太過而不能裁抑以合乎中愚不肖的則終于不及而不能黽勉以求其至少有此德者亦已久矣孔子

深有感于世道之衰故歎之如此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是廣施是施恩于人濟衆是濟度衆人使各得其所何事是說不止如此病是心裏不足的意思子貢未得爲仁之方而徒志乎高遠乃問于孔子說吾聞無所不愛之謂仁如有人焉廣施恩惠於天下之民能使萬民之衆各得其所而無有不濟這等爲人夫子以爲何如亦可以謂之仁矣乎孔子答說仁者之心無窮而分量亦有限如必博施而濟衆則豈止於仁而已必是聖人全體仁道而造其極者然後能之乎然聖如堯舜可謂仁矣而堯舜之治天下猶有下民其咨之歎黎民阻饑之憂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足也況他人乎夫聖人且以爲難而子以是求仁失之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立是成立達是通達孔子告子貢說汝以博施濟衆爲仁只爲未

便有濟施之博便濟之衆既曰何如又曰可謂仁乎猶疑未足以盡仁其識見又何事乎仁蓋謂言何必事此而後謂之仁蓋此博施濟衆已說到極功處其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能之乎聖如堯舜聖之極也其心猶自歉然乎此何必事此而後謂之仁也仁以理言聖以人言仁道其極之謂聖宜兼有位在仁論心體不論事功者得心體完粹而多少經濟在仁者喫有此心而已更不必其施之博而濟之衆也了是從上是教混說禮全分量而言衆合了便不見累我了不是此人不是後欲字只是買通人己無私的公心並是發立己又欲立人也此仁之体也是体段模樣○能近取譬只是教他辨於于乎底心至近不遠取者取吾欲立欲達之心譬之人而得其同有欲立欲

達之心此中便有惻然惻然自會頓斷此一念之近而仁卽在是何必求之博濟之遠哉二節只一意首以上節作自然之仁此節作勉然之仁遍文云未至乎自然者則有如似未是

識仁體故耳夫所謂仁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間若得天下的人就如自己一般疾痛疴癢都有相關的意思如自己要成立便不忍他人之顛危必思以扶持調護使之同歸于成立而後已自己要通達便不忍他人之窮困必思以開導引援使之同歸于通達而後已這等立心就是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的氣象雖不必徧物而愛之而本體已具則功用在其中矣此乃所以爲仁而非博施濟衆之謂也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字解做喻字是比方較量的意思方是術承上文說仁之本體只是一個公心則爲仁者亦不必求之于遠矣若能近取諸身將自己的心比方他人的心如自己欲立便知人之欲立與我一般卽推之以立人自己欲達便知人之欲達與我一般卽推之以達人這就是爲仁的方法所謂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間者不過如此豈復有他術哉蓋子貢之說是在功用上求仁故其效愈

難而愈遠孔子之論只在心体上求仁故其術至簡而至實況能知爲仁之方則雖堯舜之所以爲聖亦不外此蓋堯舜之聖豈能徧物而愛之只是其心常在安民而已人君若能以安民爲心而推之以治天下則仁聖之事皆以貫之而何堯舜之不可及哉

述而章　此章自敘其立言之旨述而不作乃夫子自言以非謙闡天下古今只此一理自羲皇迄周公凡理之當作者皆已做了即夫子至聖亦不能加增只合述不必作若作亦不出古人範圍矣信而好古舊多以爲註而不作縱或多一層只宜一直說下當深玩信字好字深信其理之可傳而表彰好之不已輒欲成一家言不可得也彭比例經常作者或近謙非實未毀見夫子雖未嘗作然古人的制作皆賴以幾成其功尤有盛于作者

補愚案夫云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聖也序書自堯舜至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修春秋自魯隱至五伯也蓋六經實而一經刊綜

重刻辨疑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上論卷之七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是傳述舊的作是創始的竊字解做私字老彭是商時的賢大夫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傳先王之道以教萬世然猶不敢以作者之聖自居乃謙遜說道大凡天下之事有前人已爲而後人傳之者謂之述有前人未爲而自我創始者謂之作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也我今雖有所修爲只是傳述先王之成法分明而更加發明或問之故老而更爲裁定實未嘗從新創造而有所作也蓋天地間的道理那一件不是古人說過的就中講求自有無窮的妙處我則深信而篤好之惟日孜孜不能自已故但見其可述而無容於復作也然此意我之竊見哉比先商時賢大夫有老彭者他能信古而傳述我嘗竊其爲人今我所述不過私自做傚我老彭耳夫孔子於古之賢人猶不

古與日月俱懸其事述而功倍於作豈虛也○表了凡曰刪表則一脈相承初無彼此之間曰竊比則私相比附但有先後之分只此一言便見孔子之道大孔子之心虛○吳氏曰說述傳也見竊比老彭況敢有所作乎只甚言不作之意

默識章　此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上三句歷舉体貼之意下是不自以爲有道理在我心不容見聞不墮言詮乃能不教而說不事口耳而默契於心是謂默識識是與道合一心得也以此何爲主實下二句皆此爲學作得此要是吾心固有的自當欲罷不能而始終一心是謂心學以此誨人俗傳此理是人已一体的自當與人爲善而不遑倦都是謂心傳此全是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發時行

敢斷然自附如此其德愈盛而心愈下蓋可見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是不言識是記誨人是教人孔子說人之求道若徒務口耳而不能存之於心則聞見雖多終非實得必須沉靜簡默只在心上去理會凡所聞所見的都不費詞說而自無所遺忘然後能深造而自得也人之爲學若只是始初發憤到後來便厭怠了則工夫間斷豈能有成必須深信義理之無窮而實用其力自始至終都只是這等勤學而無一毫厭怠之意然後謂之好學也人之設教若不能盡心開導到費力去處便都倦了則私意未忘豈能成物必須真知物我之無間而有教無隱隨人問難都因材而造就之無一毫倦怠之心然後謂之善教也這三件都是成德之事而我之所當致力者然反而求之何者能有於我哉夫聖人會道全体而曲成不遺乃猶自以爲不能其謙已誨人之意至深切矣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物生之機夫子曰何有於我亦是學歟其無能有效教不[illegible]自已之益非謙辭也

補鄒東郭曰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於穆於忠說道不顯說箇不聞正是默識工夫到極處說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然於止天之興處曰穆穆文王只是文王至誠處

德之章　此見切已之學實踐四平側看徙義改過之一生學不識修德而已德即所謂明德修即修補德復之終此句是總目學者事知而已知者致誠正之知非學講究之謂也此必須講習討論方可下工故曰學之不講義字不可作善字看義是理之宜今所以見當善字是兼善工夫最宜大凡言義者精然無咎有此然而物不然始然而後不可以意必固我應

義是理之所當爲者徙字解做遷字孔子說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聞義能從而後善可積不善能改而後惡可去這四件是切實緊要的工夫凡欲爲聖賢者皆當用力于此也今我之於德未能省察克治以涵養其本原我之於學未能講習討論而研窮其精奧義有當爲的未能聞斯行之而遷徙以從其新不善當改而未能務于決去而發憤以革其舊則其德有不成學有不明善不能積惡不能去將日流於污下而不可進於高明矣豈非吾私衷之所深憂者乎夫孔子之聖非真有所不能也亦非自知其能而故爲是言也蓋其好學無已之心自視常若有不能耳然此四者在人君尤爲切要古之帝王或懋敬厥德終始典學或取人爲善改過不吝皆是道也欲法古帝王者宜三復於孔子之言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是閒暇無事之時申申是舒暢的意思夭夭是和悅的意思門人記說凡人在閒暇之時有怠惰放肆的便自褻其威儀有矜

往該說後用一從字不著是緊者切說者亦須著得細如纖必際起念即去方見能義改處三者皆修德之條件末句要看一吾字不是在夫子自家身上說若對人君大凡責任有可委託工夫有可倩代者容或可以自歲此四者關係身心緊切的事休工夫誰可替得深滿處可補得故曰是吾憂吾得人人有個吾人人當完自家的本等而安可自暴自棄爲也改原刻

燕居章　此章見夫子閒居之容色申申是安舒而無拘迫這容表夭夭是和悅而無嚴厲是色自然欲形狀積候而不著得其真故著兩如字只可對照嚴數說要不必以怠惰放肆形之

補紫南者曰此要想聖人像觀之於稚子說不盡之語最可深思○徐氏曰知夫子

持矯拂的或反過於嚴厲皆非盛德之氣象也惟吾夫子在閒居無事之時以四体則從容舒展而略無拘迫何其申申如也以顏色則融和潤澤而自然愉悅何其夭夭如也蓋德性極其純粹故容貌合於中和者如此門人此言可謂善形容有道氣象者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衰是血氣既衰孔子發歎說凡人年有老少則血氣有盛衰甚矣吾血氣之衰也如何見得蓋吾當強壯之年常常夢見周公恍然若與之相遇到如今來許久不復夢見周公矣則吾之衰豈不甚乎蓋孔子生於周時一心要做周公的事業方其精力壯盛時寤寐不忘故着形之於夢及其既老則自諒其力不能爲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其發歎如此可見賢才之生於世其可以有爲者毋在其強壯之時而人君之用賢亦當趁其強壯而任之若精力既衰則事功所就已不能副其初心矣況於終不用乎然則孔子之自歎其衰固爲可惜而當時之君不能及時用之以再見周

有由中未易為功少當知有所
把握以時然後可
習學之章　夫子一生教人[illegible]
之道者見於學而問道而不行
而行之不待教發此教久則
其學由學以氣[illegible]
專[illegible]氣之[illegible]方其氣
從是以[illegible]所在則道
夕而參數[illegible]於是[illegible]
不能交[illegible]不[illegible]
而[illegible]天下之志學治
一日[illegible]公而
志於存　此章見心學之全功
原則未[illegible]條達要了凡[illegible]
明人須是立志天地間至尊者
道與不知[illegible]為[illegible]
務[illegible]聖落學者須志於道
見千古聖賢只這條路將一切
歧雜[illegible]盡[illegible]數歸併一處全
保精神[illegible]在道上此是入門一
步工夫立道既久忽然心上有
明白處有安[illegible]便是德不

公之化而使之卒老於下位則尤為可惜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一章是孔子示人為學之全功也○志是心之所向據是執守依是不違游是游衍玩適的意思孔子說學莫先於立志而道乃人倫日用物當然之理志不於是則趨向必差矣故必以道為終身之準的而專心致志以求之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行此道而有得於心叫做德德而不據則得之功不能保據者之不失乎必拳拳服膺務使此德常有諸己而日積月累不至於若存若亡而後可休此道而心德純全叫做仁仁而不依則私欲有時復萌能保全者之不斷乎必念念在茲務使此仁存養飽滿而周流貫徹無一毫間斷錯雜而後已夫志道據德依仁是本之在內者無不密矣至於禮樂射御書數之事雖藝文之末非德行之本然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亦必游息於藝修之餘從容而玩味其理用以收斂身心以涵養性情而成其道德焉則本末兼該內外

持守既孰行之必失之其失之
然有兩端急迫分累則從分裂
處失精神怠則從昏昧處失
須之曰據如行者之枝踐步不
離發得心休時時見前不容一
毫昏覺又別以游而仁體見也
依則仁即我我即仁更無分別
更不致力到得依仁則放性下
懷中流自在於應[illegible]用不著氣
游於藝是學文的工夫須要玩
一游乎行在水上曰游沉在水
底曰溺遊成而上藝成而下於
一藝故不滯乎下而超乎上
便姑游道乎其上而沒乎下
便是游君子于古先聖王遺文
及六藝之屬未有不研精熟究
者其要洞見本心何[illegible]
務自己方其求而未得也則一
以寮心甚窮游息亦足以收斂
之致及其既得也則一言會
意心與相忘從容自得于前言
家數之表此方人游於藝之學也

交養而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之全功何以加此然此章之旨不但是學者所當知在人君尤為切要蓋道德仁乃人君修身治天下之本必當深造其極方可無歉而凡游心於藝文者又須務求實用始為有益古之帝王所以學古有獲道積厥躬為修聞覺者正是如此善學者當以聖言為法程可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是脯乃乾肉也十脡為束古人初相見必執贄以為禮一束之脩乃其至薄者自行束脩以上言所其厚薄之不同也誨是教誨孔子說無不善者人之性而無不欲其入於善者吾之心但人不知來學者吾固無往教之理苟知求教自行束脩以上之禮而來者即是可與為善之人吾則未嘗不教誨之焉蓋天生聖人非徒使之自聖而已正欲其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為時人之耳目也所以聖人教人之心惓惓無已如此使其得君師之位則必能大行其政教使人人皆為君子而後已惜乎不得其位但

此說得明白透徹
補之說有來由以明補其
非教者敢從[illegible]是[illegible]久
之理會得心之理又能[illegible]
務了得也[illegible]更[illegible]
了依此理[illegible]
三段二段是[illegible]
後已[illegible]心[illegible]
消[illegible]人[illegible]心[illegible]
見於人理[illegible]
所謂[illegible]
不[illegible]方學文之[illegible]
物我心之說[illegible]
以見[illegible]心[illegible]
理一意　之[illegible]
的工夫
來修[illegible]　此[illegible]人[illegible]人不
教[illegible]以[illegible]束[illegible]以
上則行[illegible]薄之不同[illegible]教
之誠則[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意在
誠[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誠也
一[illegible]日聖人教人必

能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是心求通而未得的意思啟是開其意悱是口欲言而未能的模樣發是達其詞隅是物的角反是反復問難復是再告孔子說君子之教人固當誨之而無隱然必其人有受教之地而後可以施吾造就之力且如人之求道有用心思索而未能通者謂之憤憤則有可通之機吾因而為之開其意彼將豁然而無疑矣若未至於憤則在彼本無求通之心我何從而開之乎此所以不啟也有心知其意而口未能言者謂之悱悱則有可達之勢吾因而為之達其詞彼將沛然而暢矣若未至於悱則在彼本無欲達之心我何從而達之乎此所以不發也至於我之所啟發者又看他了悟如何若不能於我所言觸類旁通因此識彼舉其一隅而彼則能以三隅反譬如提起東方一角的事他就併西南北方的道理都曉得了提起西方一角的事他就併東南北方的道理都曉

視人之方學何[illegible]來[illegible]求
修[illegible]治[illegible]以上[illegible]言中人以
上[illegible]者所[illegible]能[illegible]脩
之則[illegible]道已切要[illegible]不以道
教之[illegible]人日來修至行[illegible]
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只是[illegible]見
量[illegible]曰吾[illegible]以[illegible]為人
履不[illegible]于不[illegible]公
求修[illegible]日[illegible]終自
不[illegible]何[illegible]相[illegible]可
道[illegible]有指[illegible]
[illegible]
衆[illegible]之問不行[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不憤[illegible]　此[illegible]
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復[illegible]
以下一[illegible]上三[illegible]
疑[illegible]三隅[illegible]
知此理而不[illegible]
於求知[illegible]
求[illegible]
說[illegible]

得了一隅而答將來相與質證的人是其機圓而不滯其心通而無礙然後可以告之則彼此相得而其言易入矣若示之以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復問難則是資稟庸下而不能推測意見凝滯而不能旁通雖諄諄而語之亦終茫然而無得矣我何為而強聒之哉此吾所以不復告也夫以孔子之誨人不倦猶必因人而施如此然則學者可不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側是傍邊哭是弔喪而哭歌是詠歌古人以歌詠養其性情心有所樂則歌也門人記說夫子哀死之心真切而不能自已如人有死喪之事而夫子食於其側則未嘗飽蓋臨喪哀戚之心不能甘也又如夫子於是日弔喪而哭則其一日之間不復詠歌蓋餘哀未忘而自不能為樂也然此乃是不忍之心古帝王見百姓之饑寒困苦流離死亡則必為之被髮纓冠急急救恤即是此心有天下者能推此心以仁民則無一夫不得其所而仁覆天下

其意惟義理是閑但問未達故發以導其機講不啓處發見得非不欲啓也以啓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舉不舉不復亦做此一隅是道一端三隅則不是道之全体蓋使悟其全体則又何復告之有反三隅者只借言其類推之多耳改原刻

用之章　此章見聖人性情之正聖人心体常定處中故發之自中其顏原不擇食衣哀不喜也未嘗飽者大不必者餐之其哭死者哀有喪也是日不歌者餘哀於終日是其註二不能忘下得移處

用行章　此章見聖人出處之正經者之術上節以出處之時與顏子下二節以揚勇翻子路心用便行不先取必於行而又未嘗不可藏舍便藏不先有心於藏而又未嘗不可行兩則字實有是順時無心意一毫成心未能便不能孔子聖之時故用舍行藏處處皆當乃為道亦躬于克己工夫至不愚不二已定無留滯繫礙故夫子與之與字非許與之與乃云我與你一般下其勤不敢之辭乃相與共事之與

補一說吾于此曰惟有是二字有是則用之行有舍之有可藏纔得用之無可行舍之無可藏矣此又一見子路口氣只泥問不必繼可暴虎馮河等二字以狀彼勇隼句大死而無悔是立心自棄無知此必也二字貫到者字是最是所以行三軍必須如此者的人臨事二句泥說此人平日言素即指行師之事臨一事必敬懼不無本此課以謀得失利害擘其周詳必至於萬全而後已是懋是一作試新斷與謀上不事成是是斷公況不是懼衍乃

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行是出而行道舍是不用藏是隱而不出昔顏子深潛純粹學已幾於聖人故孔子稱許他說吾人出處進退只看時之所遇何如或以仕為通而至於枉己徇人固不可或以隱為高而務於絕人逃世亦不可惟是人能用我時可以有為則出而行道以開濟世之功人舍我而不用時不可以有為則隱而不出以全高尚之志或出或處而無一毫意必于其間這纔是隨時處中的道理此惟我與爾為能有之在他人則不敢以輕許也然孔子為時中之聖自然合乎仕止久速之宜顏子具聖人一体能不失乎出處進退之正觀孔子有東周之志而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有為邦之問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蓋可見矣然以大聖大賢而皆不遇於春秋之世則曾非世道之不幸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一萬二千五百人叫做一軍大國則有三軍暴虎是不用兵器而徒手搏虎馮河是不用舟楫而徒步涉河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乃就問說用舍行藏夫子固與顏回共之矣設使夫子統領三軍而行戰伐之事則將與誰共事乎蓋自負其勇意夫子行軍必與己同也孔子答說君子之所貴者在乎義理之勇而不在乎血氣之剛若夫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必死而無怨悔這是輕躁妄動有勇無謀的人使之用兵必然取敗吾不與之行三軍也必是平昔為人不敢輕忽以僨事亦不敢苟且以成事但事到面前常有兢兢業業戒慎危懼的意思又好用計謀先期審算然後果決以成之這纔是持重好謀智勇兼備的人使之用兵必能全勝吾乃與之行三軍耳亦何取于徒勇哉子路好勇而無所取裁故孔子以是抑而教之其實行軍之道亦不外此故趙括好談兵而致長平之敗充國書將重而收金城之功任將者當知所擇矣

成也子路只恃己之勇謂可行三軍不知軍政有見可而進者有知難而退者其間豈容不可之謀只用舍行藏這理一般夫于夾谷之會有文事必有武備然嘗從夫子於匡曰子在回何敢死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固非子路之所與也

補李大我已補說謂好謀而決斷以成其謀[illegible]不專于謀所少不在決斷註亦只說其謀無決斷之語蓋成者不敗之謂好謀而成只是善謀所謂勤心竭念者也

富而章　此章為求富者發氣來說夫子見世之營富者舍其所好以求之而不得復自取辱故著此言借己以儆人意思極婉今人深患而辭遜卻不可求如字非發誤乃倒■口氣言若求不得不如從吾所好也註中有命字不必謀出所好是胸中自得所大機成合發味純真盡皆義理勞驚容深愛有為永之趣曰賢者以之為主而吾儕之也吾儕吾所得自主者何快活得自由也

所慎章　此記聖人之致謹處曰所慎所尤慎也慎則不苟神氣戰則不輕敵疾則不輕生理是理當加此勿說到利害禍福上去失聖人的面

補李實一曰聖人之慎與別人不同齊非在交食變坐上直是凝然純一真合神明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戰非在制勝必先上直不欲無敗是兵端殃民命如不對問陳之類是也疾非只是爲愛身體上直是體天地之宜而數命有節是居有度如丘之禱久矣也○按此推說亦融如舜聖是以聲齊戒神明之心而敢戰之事致爲寡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這是孔子設詞以警人的說話執鞭是賤者之事孔子說人之所以役役焉以求富貴者以富為可求也若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之則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蓋執鞭雖賤者之役而苟足以致富則亦無不可為也但人之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存焉決非人力所能強求者如其不可強求則在我自有義理可好吾惟從吾所好而安於命耳何必終日營營為是無益之求以徒取辱哉夫孔子之聖非真屑為執鞭之士也特見當時之人多自決其禮義之防而甘心于苟賤之辱故甚言以警人之妄求耳所以他日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觀此則自修者固不當願乎其外而取人者尤必先觀其所守可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是將祭時齊戒戰是統兵而行戰陳之事疾是疾病門人記說夫子之所最謹慎者有三件其一曰齊蓋齊以交神苟有不慎則

志意渙散神必不享所以夫子之於齊也內秉寅恭外致儀格務致其精誠而後承祭以交于神焉其二曰戰蓋戰者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苟有不慎則機宜不審何以能勝所以夫子之於戰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務出于萬全而不敢輕率以取敗焉其一曰疾蓋疾乃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苟有不慎能無傷乎所以夫子於無疾之時則調滋味節嗜慾時節其起居而不敢縱逸度和平其性氣而不敢暴怒過當不幸有疾則加意調養保惜愛護而不敢有一毫之忽略焉蓋聖人無所不慎而此三者關係尤大故謹之又謹如此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韶是舜樂名不圖是不意古者聖王作樂以象德帝舜以至聖之德當揖讓之時故所作韶樂最為美盛舜之後封於陳樂則其樂至齊陳仲奔齊而韶樂遂在齊矣夫子周流至齊得聞其音乃從而學之至於三月之久心只在樂上雖當食之時有不知肉味

人有其之衣以享黨

在齊章　此見夫子心解之心夫子上嘉虞氏父部之美尊己久而不復親於在齊一聞而往安之勤聽樂之無容丸官十二牧之幾語自官庶績之又雍風俊飲無之成治君聽與俱若天與遊元有身世兩忘恐處故三月不知肉味與韶相忘而然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不是前此不信今方信之亦不是前日但得于彷彿今日却親聞其真且是心解神怡有心可得而知口不可得而言處形容所以美使不得語來如將說云者之於驚如后處之所與以爲猶夫樂也而今不圖爲樂至於妙此之美則是前此猶信之未真也未是

爲衛章　此見聖人是非之公直道是子貢因冉有之疑而許夷齊不節是將夫子之言而信

之爲甘者蓋不特習其節奏聲容之末而其契合之深就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韶樂之時者於遂不覺發嘆說道吾向也但知韶樂之美猶未能得於親聞今也始得而學之不意其所作之樂至於如此之美也蓋夫子中和之極本自與舜合德故一聞韶樂而歎息之深如此他日又稱其盡善盡美而發問爲邦則以韶舞告之其上嘉於虞舜者至矣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字解做助字衛君指衛公名輙是靈公之孫世子蒯聵之子諾是答應之辭昔衛靈公時世子蒯聵得罪出奔靈公薨國人遂立蒯聵之子輙及晉人送蒯聵歸國輙拒之不受當時衛國之人都說道蒯聵得罪出奔於義當絕輙以嫡孫嗣位於禮爲宜未有明言拒父爭國之非者那時孔子在衛冉有疑孔子亦以爲宜乃私問於子貢說衛君之立國人固皆爲之矣不知夫子亦以爲當然而助之否乎子貢即節而應之說吾將入見夫子而問之蓋未能深諒孔子

其不爲衛輙拒父自立冉有非不知其非只疑于輙孫當立之說而暗得夫子之意與否故所以求之有此問爲詞畝兒是許他當立便是子貢不能自決諸問諸吾將問之蓋疑輙與輙推讓父雖父故未能發于是之問夫齊分明是以一個事父子爭國一個是兄弟讓國是非則彼義在不明故曰賢人便見其所行爲是曰古之賢人又見今之所爲也已見不得甚矣實以然乎爲國又審其存心業人品然實而去國而欲其心有戀戀則者之心尚有可怨者求仁二句則明其無怨仁是人心人心只有天理天理上遇得去人心便安人心安處便是天理素不敢違爲父之命敢不敢亂嫡庶之倫肯是求合此心之天理終者得遂去父命尊天倫道理

之心而不敢遽答冉有之問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子叫做伯夷第二子叫做叔齊孤竹君曾有遺命要立叔齊爲君及卒叔齊又遜伯夷而不肯立伯夷說父命不可違叔齊說倫序不可亂兩人互相推讓都逃去了這是兄弟遜國的事正與衛君父子爭國相反子貢不敢直斥衛君乃入而問孔子說伯夷叔齊是何等人也子貢之問是要看孔子之取舍何如若以爭國爲是則必以讓國爲非若以讓國爲當然則必以爭國爲不可矣孔子答說二子遜國而逃狷行高潔是乃古之賢人也子貢又問說二子既是賢人不知讓國之後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子貢之意蓋以讓國之事人所難能若賢如二子者猶出於一時之感激而未免於他日之怨悔則不可槩責之他人而衛君猶或可恕也孔子答說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今

順而心安復是什麼可怨何怨子貢聞無怨之語而衛輙事已了然于答問之中不爲何其自爭國於所將蓋以求形其實能出乎父子既死而輙乃拒父于向在爭非重天倫以避凡而輙乃哉天性以拒父悖人心逆天理見絕于聖人尚何疑哉故曰夫子不爲也改原刻

按一說冉有無嫌只有子貢之疑決非爲嫡孫當立之說蓋拒親父何論嫡孫但當時蒯聵得罪于父當人不以爲世而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輙不立則衛之社稷不得存謂家爲重或者父子爲輕猶恰如子貢有未能決以此衛爲之說亦必謂衛之仲于此時未敢合及國之存亡事又之後徐思而曰之遜或云國天叢疑無究竟故有怨乎一問不如先人世守之土難重

命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只要合乎天理之正自乎人心之安所以求爲乎仁也今既不違父命不悖天倫是求仁而得仁矣求之而得則其心已遂又何怨悔之有乎夫孔子之於夷齊既許其賢而又諒其心如此則讓國之事乃孔子之所深取也以讓國爲是則必以爭國爲非而其不爲衛君之意不問可知矣故子貢出而謂冉有說夫子不助衛君也蓋惟孔子爲能諒夷齊之心惟子貢爲能諒孔子之心一問答之間而父子兄弟之倫昭然於天下矣爲國者可不以正名爲先乎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是喫疏食是粗飯肱是手臂孔子自敘其安貧樂道之事說道人生日用之間無不欲飲食充足居處安適者我所食的不過是麤飯所飲的不過是水其奉養之菲薄如此夜臥無枕但曲其肱而枕之其寢處之荒涼如此貧困可謂極矣只是我心中的真樂

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彼仲于之立不立係衛之祀不祀以視尊父命重天倫此猶其小者耳由此觀之衛輙固不得委存國之說以聽其遁天之罪明矣故曰夫子不爲也此看亦好

飯疏章　此見聖人之天定只要樂在其中一句富貴浮雲只帶上說不可分富貴貧賤作兩平看飯疏飲水二句只閒說說過不必說到困窮之極及人皆不堪我獨樂之語樂在其中非是以此爲樂亦非與之相忘之謂蓋聖心原自循理而泰有樂然之真怡然之適富貴且不知又安知有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非但視之若無意如浮雲之旋風聚散過眼即空也浮雲者之勢其虛而藏白日以譬蓋素淨爲快也死不義二字實有竟人鑑人之意

初不因是而有所損亦自在其中焉若彼不義而富且貴苟且僥倖以得之雖勝於疏食飲水而我視之泛然如浮雲之無有何嘗以此而動其心哉蓋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不以貧賤而有慼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如此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加字當作假字五十字當作卒字假是借卒是終易即是如今的易經所載的道理孔子讀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凡天道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你只載於其中學者所當深察而玩味也但其理深與精微我皆欲學之而蓋其終於今則老矣天若假借我數年使我得終其學易之功或觀其象而玩其辭或觀其變而玩其占凡道理精微的去處一一都講究得明白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我皆能融會于一心由是見諸行事必能審動靜之時得趨避之正雖未必全然無過而亦可以無大過矣大聖人全體易道行不踰矩豈待假以數年而學易亦豈待學易而後能免過

加我章　此章見易道之無窮天時人事備載于易乃聖人教人寡過之書學易者也通時變易以從道者也有得於易則消息盈虛與時偕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何過之有夫子於易韋編三絕亦既得其奧矣無可無不可仕止久速於聖之時其有得於易也深矣此又曰云云者見易道之無窮而易之未易學也曰可以曰無大過謙氣象甚從容

補一說蘇氏曰五十學易分明孔子是五十歲以前時說話曰〻以學易是成文理語曰五十而知天命易曰天命人事之與也有得於易何天非人何人非天〇一說家了凡曰易理至精非旦夕可學須加我數年之方無可詳究其理不必設假年于天云說文名一見更詳之

雅言章　此記夫子以經學教訓六經皆先王開來學以心傳如詩道人心之好惡書道人心之經綸禮道人心之節文皆心學也故夫子常舉此三經訓示門弟子總欲學者于日用常行內檢束收斂在心上做工夫詩書執禮憑字義皆雅言句讀託等句所在雅言前上像作常自得之〻然後識經學捷徑得要意用

一說曾頁曰雅正也此其崇正學廢學者觀異稽為課於今以異說相高而學術始壞聖人有所以學術之壞經術之弗明于是有雅言之教皆所以正學行也亦可

葉公章　此見聖人之好學不厭于路不答葉公之問下節夫子示以爲人之寔〇葉公之問有高視孔子意只宜從孔子在下見非所問而問子路不對

正謂易理無窮欲人當及時以勉學耳欲寡過者當以講學窮理爲先。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字解做常字執是執持人能事事循禮纔有執持所以叫做執禮門人記說夫子之設教固必因人而施然平日所常言者則有三件一是詩蓋詩之爲言有美有刺美者可以勸人爲善刺者可以戒人爲惡皆人所以養性情者莫切於此一是書蓋書之所載有治有亂與治道同則無不興與亂同事則無不亡君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于此一是執禮蓋禮主恭敬而有節文既可以防閑其心志又可以檢飾其威儀吾人欲養其德性使有所執持者莫切於此這三件都是切要的道理緊要的工夫故夫子常以爲言欲人念念在此而不忘時時用力而不懈也夫以孔子之聖猶汲汲於學易而於詩書執禮則雅言之可見聖人之道具在六經學者必討論講習乃可以明理人君必体驗推行乃可以致治講者宜致思焉。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公楚縣的令尹僭稱公爲字解做何字憤是急於求通之意昔者葉公問於孔子之爲人於子路子路不對蓋聖人之德未易名言故子路不敢輕對孔子聞而教之說葉公之問蓋欲知我也汝之不對何也汝何不說其爲人也惟知以學而已方其理有未得則發憤以求之雖終日不食有不知者憤而至於忘食是其憤之極也及其既得則欣然而自樂事之可憂有不知者樂而至於忘憂是其樂之至也然天下之義理無窮未得而求之以至於得則憤者又未嘗不樂也有得而尚有所未得則樂者又未嘗不憤也二者循環自有孜孜而無所止息雖年老將至有不自知者蓋是乃我之爲人也汝何不以告葉公乎這是孔子自言其好學之篤如此然其全体至極純亦不已之心於此亦可見矣欲學聖人

只或以聖人求易知聖德未易言意亦未必其以非所問而問但不免也能公之疑故夫子曰道爲人之實以曉之奚不曰者以爲知我之意何不求我之實對之爲人何虛以云我之爲人非乎奇詭炫隱僻的人下三句爲人之可與人語者云爾謂聖上三句其爲人也不過說道如此而已云求爲彼對之前空說多分來徑已得聖人一生只道理作則中流轉更無別鶩好新辭以見係常有一段發務的精神常有一段發的天機神食後使忘食天機到處使忘憂精神常活而天機常自躍如不知其老之將至自十五志學以求至于從心不踰矩地位何時非憤何時非樂只有知憤樂的時節更何知歲序遞謝華已謝蓋不惟忘食忘憂并其年亦忘之也忘字不知孔子要味分明是夫子一生好學的樣子却不露出學字來渾說爲是

我非章　此夫子勉人好學之意二句要緊相呼應前半句人說二之生指理說生知是合下來便神妙悟此理者古字指理言前言往行皆理所寓者求字從好上來好乃心中愛矣求乃朝夕究竟探討以發聰明蘊蓄識以闡幽大說此全是循外來闡其以繼視夫生知遠矣要知語意是云我非生來便知此理但好古而敏速以求此理而已如曰我非生而知此理但好古敏求以知之者則夫子以有知自任矣

不語章　此見聖人維世之誅理字宜玩怪異勇力悖亂非理之正鬼神又理之微語字則存人或偏爲常語力則存人之而導諸亂則啓人之逆而好治

者其可不以勸勵不怠自勉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古是古人的典籍敏是急速的意思孔子說天地間的道理凡精粗小大那一件不是古人之所常知但人之氣禀不同有天生上智自然知此道理者我今亦有所知豈是聰明容知生來自然能知而不待學習者乎只是見得這個道理都具於古人之典籍者非心裡喜好則志向不專非用力講求則工夫有間所以篤信好古汲汲焉勉力以求之將古人的言語學爲去体認將古人的行事件件去思索就似饑之求食渴之求飲一般惟日孜孜不敢有一毫之懈怠是以學力到義理自然融通而能有所知耳豈真生而知之者哉此雖孔子自謙之詞其實學問之功雖聖人亦不能廢故堯舜合己從人大禹不自滿假成湯之得師武王之訪道皆不敢自恃其聰明而必從事于學問也傳說說學於古訓遜志務時敏正與好古敏求之言相合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子不語怪力亂神。

語是言語怪是怪異力是勇力亂是悖亂神是鬼神門人記說夫子教人固無所隱然亦有所不語者怪力亂神是也夫怪者詭異無據虛誕不經故足駭人之聽聞惑人之心志者也力者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專用血氣而不循義理者也亂者臣子叛君父妻妾棄其夫乃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者鬼神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其感應之理幽遠而難測者也前三件非理之正後一件非理之常言之則有以啓人好奇不道之心昧於荒唐之說故夫子絕不以爲言其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其所立教者不過文行忠信而已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師是師範孔子說學無常師道在有德人能存心為己則所往而無非進德之地即三人同行亦必有我之師範存焉蓋人之所爲非善則惡而師也者所以引人爲善教人去惡者也今三人遊處

鬼神則啓人[illegible]心乎不可測而忽人道故皆不語以愼其所化又神字另講還就造化之迹言勿作祭祀之神

補集註謝曰夫子于春秋紀災異戰伐篡弒於易論鬼神化者云不言者平時語不及此也

三人章　此是人當自得師三人二句只是師不必廣求亦不必遠求師三人同行中亦有師在只須要擇擇字者在心上一一辨得分明善便從惡處便改從之直無一毫我心改之者無一毫我見此便是補其我的決斷從二人者一善一惡從大槩如兩人俱善則皆當從皆惡則皆當改卽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當從其善而改其惡若說定二人之中一善一惡豈有如此湊合　原刻

天生章　此見聖人之天定聖人于患難之際不待求諸天而後泰然其為聖言者所以啓門人亦以儆強暴也夫以主宰言生賦也言天心既有在後人雖強必不能違天授天下時求與弟子習禮于大樹下宋代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子曰云云遂之鄭

無隱章　此只重道無可隱人之近既在頭處二三子自不求而疑其高深而有隱故夫子云然以提醒之首二句緊相呼應吾無隱句起下二句意無時不與爾言無時無處而不昭示也註謂作止語默無非教亦活與字對隱乎爾者必無所與與者必無所隱是丘也言此乃丘之所以爲丘也而隱者豈識言外見二三子當自得之哉　原刻

補方文伯曰此只重吾無隱便說聖教說得弟子之道是道

而觀其所行豈無合乎義理而爲善者乎亦豈無悖於義理而爲不善者乎善者我則擇而從焉取法其善而從之不善者我則反觀內省恐己亦有是惡而改之夫擇善而從則足以長吾之善是善固我之師也見不善而改則足以救吾之失是不善亦我之師也所以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人且如此則天下之人無往而非師矣人能隨處而自考觸類以求益進善豈有窮乎卽此推之可見人君之學尤須廣求博采凡臣下之忠言嘉謨古今之治亂得失蓋無非身心治理之助者誠能以聖哲爲芳規而思齊之以往愚爲殷鑒而深用其戒是謂能自得師而德修于罔覺矣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是宋之司馬如予何是說奈我何言不能害己也昔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宋國那時宋國之司馬有桓魋者忌孔子而欲殺之門人都懼其不免孔子遂之說人之死生禍福皆係于天若天無意于我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天既生我以如是之德則我之命天實主之必將佑我于冥冥之中矣桓魋亦人耳其將奈我何哉蓋必不能違天而害我也然孔子雖知天意之有在而猶必微服過宋以避之則可見天命固不可以不安而人事亦不可以不盡故知禍而避則爲保身之哲以義安命則爲樂天之仁觀聖人者於此求之可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三子指衆弟子說隱是隱諱而不言與字解做示字昔孔子弟子專以言語求聖人以爲夫子之道本自高深而其教人則甚平易必有秘而不傳者故以行隱爲疑孔子乃教之說二三子之學於吾門久矣其將以我爲吝教有所隱諱而不言乎不知吾之於爾初未嘗有所隱也蓋道理在人本自明白簡易故不待言而亦不可執一而求我今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凡身之所行都依着道理這是二三子所共見共聞的則是以身立教無一事不以昭

作夫子的不是自家的不知我之道卽明之道吾人自有各人自蔽錮原非隱昧不得非隱不得的二三子以我求道卽道我有所隱殊不知我隱不得你的你自家不体認透徹發見而皆其常人則爲性体之所爲行我說合自所行的卽爲所當行的我以行與爾者所可以行底我無行不與爾無行不可取這個是簡行爭實之文卽是公己公人之公所謂奈何說有爲且而不說爾之卽爲正法如此說方透徹非惟欲其以行体道仍待其自家身上會着一個丘求如此者亦妙

補論語無隱之義當放香滿院時問山谷曰聞桂花香否曰聞曰吾無隱乎爾却是妙解

四教章　此章說夫子施教之方將說分人身体用此說所教不是四教了或說總是一心則又是一教不爲四教了夫凡曰理只一件人心與器不齊從知識處入則教以文從踐履處入則教以行從蘊蓄處入則教以忠從發露處入則教以信猶化工之賦物各爲隨物賦形又聖人一言本末兼舉而聞者不同得其華則是緒教文得其華則見爲教行得其蓋已盡物則見爲教忠信知其下同安時則之旋而有者得之而明道者得之而發爲者得之各奇各不同也所要者得大多聖人之教則要知其教公此說四關下者乃條個下以四教規模如湖大山博之約宜有操心之法八好之默默爲則落時降服

聖人章　此節爲求有恆作案云云乃恆乃原於天地

示于二三子者此乃丘之爲人也何嘗有隱乎爾乎二三子不能隨處体認而徒以言語求之非惟不知我抑亦不善學矣然孔子之道不但曉然昭示於門人而亦燦然昭揭于萬世善學聖人者若能反之身心之間而不徒泥於言語之末則何聖道之不可及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行是体行於身盡己之心叫做忠待物以實叫做信門人記說夫子以成就後學爲心其爲教雖無所隱然大要不過四件四者何文行忠信是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皆載於詩書六藝之文使不有以講明之則無以爲聞見之資而廣聰明之益故夫子每教人以學文也然道本於身使徒講明而不一一見之於躬行則所學者不過口耳之虛而非踐履之實故夫子每教人以修行也然道原於心使發乎己者有不忠應乎物者有不信則所知所行者爲虛僞而卒無所得矣故夫子每教人以忠施其務於心者肫肫懇至而無一念之欺教人以信使其應乎物者慥慥篤實而無一事之詐苟能此四者則知行並進表裡如一而德無不成矣爲學之道豈有加於此哉此夫子所以爲善教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聖人是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是才德出衆之名善人是志仁無惡的人有恆是存心有常的人亡字卽是有無的無字虛是空虛盈是充滿約是寡少泰是侈泰孔子說天下之人品第每有不同而隨其才質造詣皆可上進彼神明不測大而化之的聖人乃人之至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出衆而爲君子者斯亦可矣然君子去聖人不遠尚爲難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見至於天資粹美志仁無惡的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存心之有常者斯亦可矣夫有恆者之視聖人其高下固爲懸絶而要爲入德之門然所謂之有恆不過實爲無僞耳蓋天下之事必其有定乃能常

[illegible]便是[illegible]天理合[illegible]人[illegible]體只[illegible]爲文多[illegible]自然[illegible]不失其心[illegible]根本故[illegible]善人雖[illegible]有[illegible]無恒之難也見有恒之可也得見善人君子宜[illegible]聖人君子善人有恒皆以心言賢人[illegible]人心[illegible]聖人[illegible]心之[illegible]君子之心使是聖人之[illegible]化之妙[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不能人[illegible]人之至[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不及善人但其一念純[illegible]則[illegible]此心[illegible]聖人[illegible]此所以[illegible]聖人之心也[illegible]

經筵進講

[illegible]也非欲人之[illegible]可皆[illegible]○有無[illegible]所得[illegible]皆[illegible]有[illegible]所[illegible]蓋[illegible]有三句[illegible]後一[illegible]是非心[illegible]人無所[illegible]至誠[illegible]有恒[illegible]其[illegible]心[illegible]之爲心[illegible]操爲有恒[illegible]則知有恒之[illegible]如[illegible]子釣章　此記夫子愛物之仁不得已而取物者[illegible]不忍[illegible]仁也故不綱不射宿[illegible]不忍[illegible]仁[illegible]

久若是存心處倘不無也却做出個有的模樣本虛空也却做出個盈滿的模樣本少也却做出個侈泰的模樣假饒這等虛誇無實難　此爲以此入而不之則無自將不繼于後欲其終始如一守常而不變得可得乎所以說難乎有恒矣夫無恒者如此則所謂有恒者何如人若能純實無僞而充之以學則固可由善人而爲君子由君子而爲聖人不止於有恒而已此吾所以思見其人也然中庸言道先德先經而歸本於一誠先儒說誠者聖人之本而子思此章亦以後學者誠要其則參贊位育之化亦不過自有恒之實心以充之耳欲學二帝三王者宜體驗於斯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是釣魚以大繩繫網截水取魚叫做綱弋是以絲繫矢而射宿是鳥之棲宿門人記說昔夫子在於貧賤時爲奉養祭祀亦嘗取魚鳥以爲用矣但常人節有貪得之心惟夫子存好生之心其取魚也只用鉤竿以釣之而已不曾以大繩繫網攔截水中而盡取之也其射鳥也只以絲繫矢射其飛者而已若鳥之宿於巢未嘗出其不意而射取之也蓋於取物之中而寓愛物之意聖人之仁如此古之聖王網罟之用必以四寸田獵之法止於三驅皆以養其不忍之心而使庶物各得其所也人君能擧斯心以加斯民則人人各遂其生而天下治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是不知其理而妄有作爲識字解做記字孔子說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必先知得此理明白然後處事停當而無有過差今天下之人蓋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爲者若我則無是也然吾所以無不知而作者豈是生來便曉得許多道理蓋我以天下之義理無窮非聞見廣博則無以開聰明而擴智慮於是多聞天下之理擇其善者而體之於身務使有得而不敢不勉又多見天下之事不論善惡皆記之於心以備參攷而不敢遺忘夫聞見既

[illegible]中存不忍[illegible]之仁[illegible]便是萬物一體氣象與大舜不[illegible]無告文王[illegible]同一機軸

補一說李安一曰此章妙理全在聖心無物上窺看說釣無然故釣而不綱射宿有殺然無意故弋不射宿此分明是聖心惡殺的所以大道理此說亦好　一說多了且曰此是得魚之多非殺[illegible]漁亦可

蓋有章　此夫子自敘不知之[illegible]不知而作[illegible]而知[illegible]其[illegible]多[illegible]行[illegible]有致知之功[illegible]古[illegible]開見取諸[illegible]擇識[illegible]存[illegible]識皆求諸心以參[illegible]是知之次也次字對上字看是無假于聞見擇識也[illegible]性所知上者則由聞見擇識而知[illegible]

經筵進講

知之次也求要見夫子所作的必在聞見擇識所知上得來何妄作之有

互鄕章　此章見聖人不爲已甚聖人與人爲善何可以教不必拒[illegible]不弟[illegible]惡[illegible]亦[illegible]而童子又[illegible]見之門人以互鄕[illegible]人故疑其不當見[illegible]其進[illegible]句時說通[illegible]把人潔己何[illegible]潔己二句對與其進[illegible]何[illegible]古人文字[illegible]進而來見[illegible]與其進而見之不與其退而爲不善[illegible]何必[illegible]拒不見而爲已甚[illegible]乎日之非[illegible]保其今日之潔[illegible]保其前日之非此所以當與其見也[illegible]如此說亦自[illegible]

[illegible]此見聖人心体如[illegible]之空如水之平物來則[illegible]

多而又有所決擇參攷則得於人者無窮而裁於己者有據雖是聞見之知與生而知之者不同然自此進之則智慮日廣義理日明亦可次於生知者矣知之既明則處之自當又何妄作之有哉大抵人本生知安行而其自謙之詞如此則知學爲聖人者必先窮其理而後可以發其事此謂學者爲學之功不可一日而不勉也

互鄕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鄕是地名昔孔子時有地名互鄕者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那時有道之君子皆惡而絕之一日有個童子來見孔子而求見孔子許其進見不加拒絕門人都疑惑說道夫子待人甚嚴惡惡嚴今互鄕童子乃不善之人夫子何爲見之此所以疑而未解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與字解做取字潔是修治的意思往是前日孔子因門人之惑而曉之說道君子之處己固當謹嚴至於待人也要寬恕今互鄕雖不善之俗而童子之來見於我乃向善之心我今特取其進而求見耳非取其退而爲不善也若因其習俗而峻拒之則太甚矣我何爲而絕人於已甚乎蓋凡天下之人不患其習之汚染而患其終身之迷惑若能幡然悔悟舍舊從新而潔己以求進這就是改過遷善可與入德的人但取其能自潔其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蓋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君子待人之道固當如此今互鄕童子正潔己以進於我又何爲而拒之二三子亦可以無疑矣當時教化廢衰風俗頹敗孔子欲化導天下之人以挽回天下之風俗故其不輕絕人不爲已甚如此惜乎有志未遂非惟時君莫能用而門人亦莫能盡知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是本心之全德孔子因人不肯用力于求仁故言此以勉之說道世之學者於求仁蓋將以仁爲遠于人也自我觀之仁之爲德也

皆去則化不遠矣不假不容已往未來都不必着相望三如也

補義　凡曰與其運也三句緊若置子說入窮已三句推開說玩入字重子亦在其中而所指則廣矣

仁遠章　此示人以求仁最關要在一我字仁不是別的是我的心体當初皆也不是別人放今日收也不是別人收故我與仁分不得兩半我之欲我之仁分不得兩時亦分不得兩心欲不着工夫不要着得深吾心收斂即是欲縛一收斂便是至實念發動處便天理來復處欲即是至不必問之以候至即存欲不必窮之以功蓋遠處非仁實處即仁僅一轉移間其何其近識破原劄

司敗章　此要見聖人諱君之過上顧因司敗之問而歸美於君下二節固司敗之疑而釋過子也○司敗問意主於吳孟子一事祭卸未題言只得如此答之蓋欲爲君諱之臣詞我本國之君惟有知禮之對而已

不究識心直將是是非非極其公也若相助匿非則爲党矣君子時指孔子亦字字處下正諱之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吳與魯皆姬姓昭君娶于吳是同姓爲婚違周道矣公亦自嘗其非而諱之曰吳孟子冠吳于孟之上則別之以國見其爲吳而不見其爲魯姬子于孟之下則假以宋姓見其爲子而不爲魯公欲以自掩其非不知吳女而宋姓自相戾矣安得而掩夫子以爲知禮此司敗所謂党也豈不知禮耶

夫子聞巫馬期之言有喜體過處知以娶吳爲非則有大條之倫而病諱君之娶吳之非則傷

果遠於人乎哉不遠也何以見其不遠蓋凡物之遠者求之或不必得得之或未必速若夫仁者乃心之德有此人即有此心有此心即具此仁本非在外之物也人但迷於私欲而不知反求故遂流于不仁而視以爲遠耳誠若欲仁反而自思曰仁在吾身不可失也而求以得之則一念方動本体具見仁固即此而存矣何遠之有夫以仁本不遠如此則人而不仁者豈非自離其仁也哉然仁具於心至之雖甚易而失之亦不難必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則心德漸以純全而可造於中心安仁之地矣此又求仁者所當知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是國名司敗是官名即司寇也昭公是魯君昔者魯昭公嘗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陳司敗以昭公娶同姓爲夫人是失禮之大者而乃負知禮之名有所不足於心故問於孔子說人皆以魯君爲知禮果知禮乎孔子答說知禮蓋人臣於君稱美不稱惡而陳司敗又未顯言所以不知禮之事故夫子直以知禮答之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期是孔子弟子姓巫馬名施字子期黨是阿私的意思孟是長子是宋國的姓陳司敗因孔子以昭公爲知禮心中不以爲然及孔子既退適遇其弟子巫馬期在前乃迎揖而進之與他說道吾聞君子之爲人平心直道而公其是非於人不私其人而爲之黨也由今觀之君子亦阿黨于人乎何以言之蓋周家禮同姓不爲婚姻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同是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爲夫人正犯正禮知乃假辭掩飾不稱之曰吳孟姬而稱之曰吳孟子夫子是宋姓也娶吳國之女而冒宋國之姓其飾掩乎亦是其任情越禮明知故爲魯君之不知禮甚矣君而可謂之知禮則人人皆可謂之知禮矣誰爲不知禮者乎夫君不知禮而夫子以知禮與之是私之而爲掩其過也非黨而何司敗評品昭

君父之後而辭孔子引過自處而曰丘也幸幸字虛下一句亦虛○緊上幸字說過人所諱者而但以不自知今丘過在己而知在人則不得於莫覺矣不必說到無隱處亦不可不辛其所謂而改此過原無容改也此不以知禮之諱爲自過將言有過而又不指其過之何如一以今君一以全體聖人用意忠厚亦爲萬世法察於此矣

亦只是孟子字而不稱夫人者自非夫人爲義皆從之也

補義　一曰君子亦黨乎別人無是後乃君子如夫子而亦如此黨乎蓋深評之也其言婉若不滿実係推尊意在且亦疑而未遂不專是說難○只言有過必知矣聽人不欲乃併有口氣甚至不辨之辨欲司敗深思而自得之也說得妙

子與章　此見夫子取善之誠首句略頓下二句串說與人歌是其歌也善是人所歌之善必使反之者以得其歌今此人再歌一番也此時已得其詳矣而後和之者此人歌能我因他聲合節奏自歌一番蓋真得其善者彼唱而我和之也必使而後字字照呼應正取與二上不必說聖人只知取而已非放是以與之也然與之之術即寓于取之之中耳

補方文術曰此聖人樂善最篤之一端特借歌以見之分明有事與樂也一段親慕若說夫子學歌使把活潑的心腸如執熱看了大舜舍己從人即歌上自可想見

文莫章　此見聖人尚行之心須一氣讀下文與文行之文不同此書言詞上看但謂之文其言之彬然成章者猶云辭從文

公固爲確論但疑孔子爲黨則聖人用意之忠厚彼誠有所不知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乃自引以爲己之過失說道這都是我的差了然凡人有過不得聞則過無由改此不幸之大者丘也可謂幸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則得聞於己而可以改圖於後日矣豈非幸乎夫吾君有過則歸己本理之當然孔子既自任以爲過則昭公之不知禮亦自有不可掩者一則不昧天下是非之公一則不失臣子忠厚之至真可以爲萬世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是歌咏善是歌得好反是反覆再歌自歌以應人之歌呼做和門人記說夫子好善之心無窮不惟取人之善而又有以與人之善如與人同歌而其人之所歌或詞意相協音律相和是歌之善

和

者也此時夫子之心與之契合要與之相和而歌然不遽和也必使之反覆再歌凡其辭意音律所以爲善處皆審察而詳味之既得其善矣然後自歌以和之使彼此迭奏而同聲相應焉蓋不但取彼之善爲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矣夫孔子一詠歌之間而氣象從容誠意懇至如此其心與舜之取人爲善湯之用人惟己一般此其所以爲至聖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言語成章叫做文莫是疑辭猶人是說猶可以及人孔子說人之所以爲君子者不在乎言而在乎行世間有能言的人或議論道理或敷陳政事燦然有文采之可觀這不過在言語上求工而已我雖未能過人而猶或可以及人也惟是身体力行事事都實有諸己而不爲空言乃是成德之君子我反而求之則全未有得雖欲勉焉以求至而力有所不及矣觀孔子此言可見言易而行難文在所緩而行在所急進德者固當先行而後言用人者尤當

或者可亦猶人至於躬行處尚未有得所當闇闇然以求休者也躬行君子四字聯下讀要重躬字道体都在躬上看當得之躬則文爲宜体不然文爲虛文是躬正所以体其文者不是文自文躬行另有躬行也不曰無得不得而曰未之有得要勉不息之心何如非徒謙已以誨人也改原劄

若聖章　此見夫子仁聖之並聖人但就人品說備曰聖人仁人耳自造化理之極曰聖自會此理之全曰仁則吾豈敢非辭避名之實也聖人之心惟日不足分明不自見是仁聖耳以仁聖遺之已曰爲以仁聖公之人曰誨不厭不倦就心眞誠與心求洽而滋味長故不厭由心樂習而惟恐一人不能故不倦此二句只槩擬說未便是夫子自謂則可謂云爾矣方是夫子自言能如此所謂云爾者可說者我如此耳已矣者更無他說也此在夫子代以爲與語是學者勉然之事不知其所以不厭不倦處便是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之心就是仁聖地位非勉強持循者所可及公西華已窺其微故嘆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正者即此之稱唯者不多之辭不能學者有難措手之意謂此句不可專重在備弟子之無能乃以弟子之不能形夫子之獨能正見夫子有仁聖之道意改原劄

請禱章　此章見聖人素行之善疾病行禱乃臣子迫切至情子路欲爲夫子禱非不可而請於夫子則禱出於夫子而夫子有未禱允禱之心了故夫子反詰之曰有諸此便是不欲禱之意然以試子路深省夫理之有無耳子路不察而曰有之又誅

聽言而觀行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大而化之叫做聖心德渾全叫做仁抑是反語辭公西華是孔子弟子昔孔子至聖至仁當時必有以是稱之者故孔子謙說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是那道德渾化的聖人與那心德純全的仁人則吾豈敢當乎只是以仁聖之道而爲之於己則孜孜焉以求之未嘗以少有所得而遂生厭足之心以仁聖之道而教誨乎人則諄諄焉以語之未嘗以勞於開導而或萌倦怠之意這便是我之所能不過如此而已矣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乎門人中有公西華者聞夫子之言乃仰而歎之說夫子辭仁聖之名而自任夫不厭不倦者豈以不厭不倦爲易能乎殊不知這正是弟子不能學處蓋爲之可能也使非全体仁聖而至誠無息者孰能無厭乎誨人可能也使非全体仁聖善與人同者孰能無倦乎然則夫子雖欲辭仁聖之名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矣昔祗德如大禹而不自滿假緝熙如文王而望道未見孔子之心即禹文之心也聖人且然況其他乎欲學爲聖人者誠不可以自足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是祗禱誄是哀辭上下神祇是天神地祇昔孔子曾有疾病門弟子都以爲憂於是子路請命於孔子欲禱祀鬼神以祈福佑蓋疾病行禱雖弟子事師迫切之至情然不達於人鬼之理而溺於禍福之說惑亦甚矣孔子不直斥其非乃先問說疾病行禱果有此理否乎子路對說於理有之聞誄詞中有云禱爾於上下神祇是說人有疾病曾禱告于天地神祇欲以轉禍而爲福則是古人有行之者矣今以病請禱於理何妨於是孔子曉之說夫所謂禱者是說平日所爲不善如今告於鬼神懺悔前非以求解災降福耳若我平生一言一動不敢得罪于鬼神有善即遷有過即改

以誅祠故夫子但曰丘之禱久矣謂禱者不過祈懺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宜用此心以禱而丘也平日敬畏天命顛二業二惟恐得罪于天地有對于神明此心蓋無日不然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爲禱乎只好如此說註來嘗有過三句似近誇非夫子自道口氣不必入講

[illegible]章　此不必以夫子之言謂禱爲無益亦不必以子路之請禱爲有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欠闕

奢則章　此夫子維世之論奢儉非是平說獨判定全是即儉形奢極論奢之弊即二則字不孫與固還是奢儉之流弊欲奢者靜心辨幾何等與過儉者將壞法亂紀而不孫來人儉者注意於斂何等苟簡窮蹙相因習於簡而簡陋矣二者均有弊也與其不孫也寧固蓋天下有不可去之人文尤有不可踰之大分不孫則一時分義漸滅遂矣固不欲如彼固者以誨於庶人文命之何況騙大分也此其原有不可以長去者其式故曰寧固與字寧字俱不得已而爲救時之權宜惟奢之害大此春秋所由作也

補君子雅口與奢寧於有返樸還淳之思又不忍寧固有惡奢與儉之感語意各有歸宿

坦蕩章　此別君子小人之心術人之心只是不下君子下一切皮於在乎擬議務自在不立崖岸瀟灑亦無好翫取舍衡較天壤之間更不見纖毫障礙攖之六合亦不見封疆畛域故曰坦蕩蕩小人終日營營縈一刻之停有事則逐感幾務縈事則懸慮預想遐遺則食與寢俱遥

則我之禱于鬼神者蓋已久矣其在今日又何以禱爲哉蓋理之德與天合雖鬼神不能違豈待于禱至於生死修短則有命存焉雖聖人亦惟安之而已禱祀亦奚益乎觀孔子曉子路之言人但當修德以事天不必禱祀以求福當用力于人道之所當務不必諂瀆于鬼神之不可知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是奢侈孫字與遜順的遜字同不遜是僭越不循理的意思儉是省約固是鄙陋孔子說先王制禮自有個中道不可加損若專尚侈靡而過乎中者謂之奢奢則志意驕盈縱肆無節雖理之所不當爲者亦將僭越而爲之其弊必至於不孫若專務省約而不及乎中者謂之儉儉則慳吝鄙嗇規模狹小雖理之所當爲者亦將惜費而不爲其弊必至于固陋不孫與固皆不免于失中但就這兩樣較來則與其爲不孫也寧可爲固蓋奢者不孫則越禮犯分將至于亂國家之紀綱壞天下之風俗爲害甚大若儉而固則不過鄙陋朴野而已揆其意猶有尚質之風究其弊亦無僭越之罪不猶愈于不孫者乎蓋周末文勝孔子欲救時之弊故其言如此然儉乃德之共奢乃惡之大二者之相去豈特過與不及之間而已哉帝堯茅茨土階大禹惡衣菲食而萬世稱聖漢之文帝宋之仁宗皆恭儉化民號爲賢主至於驕奢縱欲横征暴斂以敗壞國家者往往有之然而去奢崇儉乃帝王爲治之先務有國家者所當深念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是平坦蕩蕩是寬廣貌戚戚是憂戚不寧的意思孔子說欲知君子小人之分但觀其心術氣象自然不同蓋君子心循乎天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故仰焉不愧于天俯焉不怍于人利害不能爲之移毀譽不能爲之惑但見其坦然蕩蕩無適而不寬舒自得也小人心役於物欲行險僥倖惟日不足故非切切以謀利禄則汲汲以干名譽未得也患得之其既得也患失之但見其長是

顯亦得失警心日費圖謀夜寐廷援故曰長戚戚能一念自反將前許多憂慮計較一掃放下使坦蕩蕩矣坦以地言長以時言坦蕩蕩是無適不寬廣也長戚戚者無時不憂慮也總根理欲之分未改原刻

溫而章　此見夫子容貌之中和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所以狀其溫威恭之中節處非相濟之謂也溫而厲謂和厚之中自有嚴肅者在威而不猛謂威嚴而不至於暴戾恭而安謂恭敬出於自然與溫良恭儉讓一例看只是一個夫子門人見得他像如此又如此極力模擬只是形容不盡改原刻

補王觀濤曰既曰溫而厲又曰威而不猛非顛倒重複也溫而厲者將溫而厲在溫中溫爲主也威而不猛者將威而不猛在威中威爲主也恭而安亦是安在恭中非恭外有安

泰伯章　此闡泰伯之德以立臣道之防原刻依註當今贊其未免近方文伯曰此須看得要旋太王從翦形迹不爲至德若純以心而合天理之公太伯當商周之際時勢兩難而忠孝兩全讓其位又泯其迹無一毫徇名近利之心天理合當如此使如此不著分毫意思故曰至德然太伯讓王季而不斷髮文身不示以不可立王季終不安且讓仲雍逃之令王季之上無復有兄可立故曰讓之固非真有三之說也然讓國於王季而曰讓天下於爾此何故哉蓋以王季有聖子聖孫可相繼而安天下使子孫不若王季雖有國亦不能相繼安天下故以國讓王季是以天下之故讓之也此不是要王季子孫剪商取天

戚戚無時而不憂慮愁苦也夫如蕩蕩者作德心逸日休也長戚戚者作僞心勞日拙也一念既差而人品遂頓殊矣可不慎辨之哉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溫是和厚厲是嚴肅威是有威可畏猛是暴戾恭是莊敬安是安舒門人記說容貌乃德之符人惟氣質各有所偏故其見于容貌者亦偏惟夫子則容貌隨時不同而無有不出於中和者如人之溫者難乎厲也夫子和厚可親是固溫矣然和厚之中自有嚴肅者在可親也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厲乎溫而厲是溫之得其中也人之威者易於猛也夫子尊嚴可畏是固威矣然尊嚴之中自無暴戾者存可畏也亦可近也何至于猛乎威而不猛是威之得其中也人之恭者難乎安也夫子莊敬自持是固恭矣然舒泰而不拘迫自然而非勉強蓋周旋中禮而有適其恭者焉又何其安乎恭而安是恭之得其中也蓋聖人全体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欲取法其盛德之容者當先涵養其中和之蘊可也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是周太王之子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長的即泰伯次的是仲雍少的是季歷季歷生子昌乃文王也太王因見昌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遂與其弟仲雍託名採藥逃去於荊蠻地方斷髮文身自毀其形從夷之俗以示不可用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武王而有天下焉三讓是固讓孔子追原周家王業之所由起因見泰伯之事歷世久遠幾於泯滅故特表而出之說道人但知我周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至於文武遂成王業都是周家賢聖之君不知太王之長子泰伯者其德可謂極至而無以復加也已矣何以言之周家王業之興實始于太王而泰伯嫡長當立則後來的天下乃泰伯之所宜有者也泰伯因見

下只要輔商安天下耳此時太伯不讓擬太伯終守臣節安知後來子孫無希覬之心能必其若文王以服事殷直到紂惡盈貫時純然而用大介乎是讓國之中含破王季文王終是個有明德的人不是倘合僥倖的人使是武王到末年受命此不得已而然畢竟非以富天下故其統位于弟是暗把天下讓于商[illegible]以遂[illegible]武[illegible]爲天下聖故[illegible]志以無讓太伯誠爲至德矣○彼文[illegible]事殷[illegible]又云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皆讓而不取焉尊稱夫子稱之詳矣

恭而章　此見夫德貴得中恭之太過即是無禮又非是又有一層無禮無禮即勞了非是文有一樣沒無禮即無節了非無禮之外又有不節做打成一塊四句須看俱以太過一邊言總見美德不可無禮節即在美德中自條自理處即此心之天則非禮文之禮也須看得輕勞如病于夏畦葸如畏首畏尾亂如犯上作亂絞如證父攘羊改原刻

篤親章　此見爲上者當端其本前段平看從吳氏作曾子之言者君子泛說爲人上者說親如近而一本推而九族皆是故戶如舊臣舊友或有德于我者皆是偷是盡其愛敬之道此便是仁上仁則下興仁亦各親其親矣不遺是不忘不生之如此便是厚上厚則下歸厚亦各厚于故舊而不偷矣蓋仁厚本民心之所固有而感發之機恒在于上是故君子慎其所以率民者

補王觀濤曰合上一章主聽以

太王意在賢子聖孫即與仲雍逃去不返因此王季文王承其緒遂開八百年之周是名雖讓國實以天下固讓其弟姪而不居也然知託爲採藥毀体自晦其讓隱微泯然無迹可見故人莫得以窺其心緒而稱頌之焉夫以天下讓其讓大矣三以天下讓其讓誠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是能曲全乎父子兄弟之間而絕無一毫爲君之累其德豈非至極而不可加者乎然要之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親終不赴肢體毀傷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夫子歎息而贊美之宜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禮是節文勞是煩勞葸是畏懼的模樣亂是悖亂直是徑直絞是急切的意思孔子說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節文而後可以無太過不及之弊如待人固以恭敬爲貴然亦有中正之準則若恭敬而無禮以爲限制則儀節煩多奉承過當而不免於勞矣處事固以謹慎爲貴然亦有事理之當然若謹慎而無禮以爲裁度則逡巡畏縮小心太過而不免於葸矣勇敢而不可屈撓固是美德然不能以禮自守則不顧名分而逞其血氣之剛必將至於悖亂矣徑直而無所私曲固是善行然不能以禮自防則任情直遂而略無含容之意必將至於急切矣夫恭慎勇直四者皆人之所難而無禮則各有所弊如此可見君子當勸必以禮而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是在上位的人篤是厚興是起故舊是平日相與或有功勞的舊人遺是棄偷字解做薄孔子說在上位的君子凡行衆孰不如節都瞻仰而做效之不可不慎也若能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和睦宗族篤厚于一家之親則自己能盡乎仁矣將見百姓都感發興起而各親其親自然倫理正而恩義篤豈不興于仁矣乎若

實身亦以範世言
有疾章　此章乎以保身之道啓門人曾子一生學問全在守身故當疾革而召門人以示之啓手二句見其操持還全之鮮所傷以其所保之全也又恐宜易而忽之復引詩來形容他平日戰兢惕厲無時無念不然故能体受全歸身所保之難也而今二句謂一息尚存猶恐其身之不免也有自幸得保全之意語畢而後一聲小子則不獨以守身自幸而又欲以其守身之後學也蓋信乎之身乎教肆間不惟立以身大所保亦善觀祭好所開故曾子垂沒惓惓于門人者如此
補　李貝羅曰曾子合下便以修身爲本死無毀痛故將終有以自慊與孔子曳杖逍遙一般氣象
補　鄭玄陽曰戰戰兢兢乃吾性休哉行役其乎放數處如臨如履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論語加嚴切矣非有所甚患恐懼之謂也
補　方文伯曰須看曾子一生以仁以歎此正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以身任重道遠的心也

若能信用老成尊禮耆舊凡平時相與的舊人皆不以其跡之疏遠年之衰邁而遺棄之則自己能厚乎舉於將見百姓們都欣欣聯屬而各厚乎故舊自然教化行而風俗美又豈有偷薄者乎大一處親故之間而上行下效其應如響如此爲人君者可不正心修身以爲化導斯民之本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召是呼喚門弟子是曾子的門人啓是開詩是詩經小旻之篇小子是指門弟子說曾子在聖門素以孝稱平日所以守身事親者不但正心修德爲聖賢之學以求顯親揚名雖至於身体髮膚之微亦以其受之父母加意謹守不敢毁傷至於有疾將終追思平生守身之道至此可以無愧故呼其在門弟子而教之說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体不辱身纔叫做孝汝輩試開衾而視吾之足視吾之手曾有一之毁傷不全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

啓子章　此章見君子當務其大者節分上節敬子之問疾啓以其言之當聽而告之問不專問疾亦欲得其遺言也人窮反本於將死也本者人性本善也然此言亦以勸敬子之聽信也
君子指在位者言所有司對君該得其當豆亦在中此言所貴也矣
者三是就中擇其要者言之凡道具于人心來顯顏色調氣當根于心而發動正出無工夫遠近方見有實功字要看云要也一勸容教公要遠暴慢一

者亦非容易蓋我平日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詩經上所謂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如臨在深淵之上常恐墜下去的一般如行於薄冰之上常恐陷下去的一般我惟是這等謹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生尚存則猶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今則已矣自今以後吾使知其得免于虧辱而可以無恐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語畢而又呼小子者蓋所以致丁寧之意亦欲其如己之戒謹恐懼一舉足而不敢忘親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此則凡縱慾以傷其本虧行以辱其親者固在所必無矣爲人子者宜以曾子爲法庶可以体親心而盡子道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孟敬子是魯大夫仲孫捷昔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曾子將有言以告之恐其忽略而不加之意故先發言說道大凡鳥之將死恐懼迫切故其鳴叫必哀人之將死本然之良心發見故其言

正顏色那是近信一出辭氣那要遠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立政之本也動容貌從以身言顏色是以面言辭氣是以口言容貌能得不細賦使是顏緩做肆色莊不于由中鄙凡陋無意味倍背理不成文君子所貴從心上着力不使放些差路而違道之意則有可存非君子所貴俱是所不必貴蓋身心之德此三者則最要必忽大体而重于名物器數之末者故告之以此
補　[illegible]曰曾子是箇是的人[illegible]何處發揮氣上理會[illegible]大本領只在[illegible]箇斯[illegible]上是[illegible]和氣及[illegible]者如物之應形和形之隨形如吾氣之呼吸急迫斷續不離者也蓋平居心上做得個實慎故能如此若平時無根臨時要須十分修飭只做得

一語必善今我既將死矣有言則善言也子其念而聽之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是貴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厲慢是放肆信是信實辭是言語氣是聲氣鄙是凡陋倍字與背字同是背理的籩豆是竹器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執事之人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瑣屑于細務而忽略於大體故告之說道雖無所不在然有緊要的有可緩的不可以泛求也君子于日用之間所貴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蓋人之容貌動於一身易至于麤厲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動容貌則已纔動容貌便雅馴恭儉而遠於暴慢人之顏色形于面對人多勉爲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顏色則已纔正顏色便表裏如一而近於信實辭氣宣於口易至於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辭氣則已纔出辭氣便成章順理而遠於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

堂堂乎張也細看有許多基役鄙倍根脚在
以能章　此見顏子之心學以能五句平平說將以若無二句是根據問之心便生謙節意[illegible]曰[illegible]多義理[illegible]學問[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不能問寡[illegible]于人[illegible]看[illegible]亦[illegible]已也若無若虛便己上[illegible]不知己之有[illegible]必十分都是人之不足方是犯[illegible]已有一毫不是便[illegible]與[illegible]俱[illegible]不校非不肯較亦非[illegible]以不見[illegible]不見物我之[illegible]間[illegible]他[illegible]中[illegible]中[illegible]非用功之謂[illegible]故有此不休曾子追歎[illegible]徒追歎[illegible]外有全[illegible]明[illegible]吾友只[illegible]友[illegible]原刻
補　[illegible]曰能不能有無多

爲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頃刻違者故君子所重在此而已若夫用籩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類者不過器數儀文之末則自有執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于此哉蓋人之爲學貴識其大大德既乖不善而小節亦無所遺固爲全德若舍其大而務其小則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觀矣況於帝王之學又與士庶人不同則凡正心修身以立天下之極者又豈在於儀文度數之末哉有志于聖賢者當知所務矣

曾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犯是觸犯校是計校吾友指顏淵說從事是用功昔顏子既沒曾子追思其賢而稱之說道凡人志氣盈滿的少有所得便說自己有你他人不足誰肯下問度量狹小的遇有觸犯便說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誰肯容忍若自己學力至到本是能的乃問於不能的人自己學問充足本是多的乃問於寡少的人其心歉然若欲

寡之類皆自曾子之言如此而顏子則亦無所見矣子淵是處修
補漢其象曰得如物我之無間而萬物為同体如一人之身手足是爪牙之相犯人無校之者分說到
補漢經曾曰上半截有數處進退曾顏之遊不同當時在直將顏子之說說便不見得此一段光景就虛撥事在前面乃只想像其交則親精之思使過于言外
六尺章　此曾子以全德望天下者說才節兼重處旋為以說不之一字可以守脈倒不可奪說的有身要了上三句須要一氣源說惟其可托然後見其可寄惟其不可奪然後見其可托不是分三件閑說在臨大節何安君位成君德皆托且托而曰孤其勢尤危寄命以攝政

雖有也如似無的一般雖充足也如似空的一般略無一毫自滿之意其謙虛如此人有觸犯于我則以情恕人以理自遣亦不曾發露於顏色凝蓄於胸中何有一毫計較之心其容物如此這等的人不可多見惟昔日我的友顏淵乃曾用力于此蓋其真見義理之無窮而有善不伐不見物我之有間而有怒不遷其所以治心好學者蓋服膺拳拳惟此而已今也則亡豈不重可惜哉夫孔門傳授心法顏子獨得其宗而其平日用功不過如此蓋謙虛以受人則聞見多而學問日廣寬恕以容物則私意泯而德性益純凡為聖為賢皆不出此二者學者當致力於斯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託是付託六尺之孤是幼君寄也是付託的意思百里是侯國命是政令大節是大關係處與是疑辭也是決辭曾子說天下之言成德者期於君子然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兼備而後為

言人小心敬持中外兼屬日後上寄而曰命非事大大有不在事在死難或即前托成時是大關鍵處時中外或變好害危存亡之下呼吸之存便有真性故曰臨大節此時節全用一段肝膽對越神明惡所畏憚方纔把持得定命得來故不可奪處何等氣概何等節操蓋對神何等力量持定托者可托寄者可寄這個畢竟須參積到堅當世處培植名節為才德出來之君子也大丈夫頂天立地全靠骨氣不屈不撓魍魎的大氣節撐持方有氣骨建立立即是才德原不是兩截的攻原刻
補案子曰古人以二歲半為一尺六尺年十五歲以下為幼君公侯封方百里故知為國政
弘毅章　此章以士之所當不

德之成也若有人於此不但可輔長君而已雖親受顧命把六尺幼沖之君付託與他亦可以承受而輔佐之既能保衛其國家而又能養成其令德不但可共國政而已雖侯國無君把一國之政令委寄與他亦可以裁處而總攝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撫輯其人民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事變之來國勢危急人心搖動其從違趨避乃大節之所關也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一以見理之精明確乎持守之堅定惟以義所當然為主雖議論紛紜終不能搖雖死生在前亦不能奪其節之過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謂之君子人乎吾知其既有其才又有其節信乎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但得學者為之則為任于國家則為社稷之臣者也若有才無節則平居雖有經濟之能而一遇有事將說變而不能振有節無才則雖有所執持而識見不逮經濟無方亦何益於國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於有才而未必有節者則止用之以理繁治劇有節而未必有才者則止用之以安常守法

可見曾子身分上言士當弘毅于是推詳其說○弘毅原是心体自具廣大堅毅無有限量處自弘什其強忍堅耐無有放倒處曰毅不可以不四字最要看本務上便不可不復其弘毅之本体也任重有言自擔之任說重而後遠已分二層遠此所以必弘毅而後可見其說弘之有終始處而任重之意尾俱非兩項說並非說分析開分說
仁是人的心德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千聖之統萬世之綱常皆任于此者于不辭此身要當為衛護其任之少有間斷放在不到盡頭亦終是不了的事天上以發念之時任此心為之命天地要我持持生民要我保衛千聖要我繼往萬世要我開來此其任孰重焉而在世一日斯一日此擔任不問窮達常變為君為相為師為道把仁擔當更

乎於重大艱難之任則非才節兼備之君子不可以輕授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是寬廣毅是強忍任是責任道是所行的路子曾子說士立身于天地間要為聖為賢必須任大負重纔做得故其局度寬大心不安於小是叫做弘不以艱苦而中止必期於有終是叫做毅不毅則倦於士豈可以臨當而不弘不毅哉所以然者為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後能勝其重惟其道之遠必毅而後能致其遠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見其任之重而道之遠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兼眾理備萬善者也士乃以之為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則是舉天下之義理萬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沒身而後已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則是向前策勵再無可住足之時其道不亦遠乎夫其任重而

不間斷直至于死而後已此其道不亦遠乎可非弘毅何能勝之故士要弘毅不可無也呼非真聖賢者孰克當此章重仁字已任與任重之任不同已任任于心任任于身任于死而後已只任之仁有終
補案禮記曰大學之道一貫之理必可見於手足之際篤之致毅可見於此章之說曾子亦自傳神者哉
興詩章　此章原刻費未透切近方文伯心錦曰此總見詩禮樂為吾心之物不是虛說的作賦以吾心作主不獨假外面來資助之耳亦不是三下立須要學者于此循序下去直到成上詩是思無邪之詩孝弟要行作教于樂之詩者非禮是威儀文所以撿人之身心惟情性變難是八音一二樂亦不是樂音歌容上在其取他中間有作

道遠如此此士之所以貴弘毅也大抵孔門為學莫要于求仁而仁之為道則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這正是曾子平生所學得力處故其示人親切如此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是興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以教學者正欲其涵養於身而有所得故特發此以示人說道君子立教不過要人為善去惡而已然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良心者則得之於詩蓋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言既明白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於此學之則其好善惡惡之心有油然感發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說興于詩此可見詩之當學也然既興起又必卓然有以自立然後善在所必為而惡在所必去而其立也則得之於禮蓋禮以恭敬辭讓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鞏束人之身心收定人之德性於此學之則能卓立持守而不為外

處條參平東[illegible]和平而之和也一日自然[illegible]故學之成[illegible]策[illegible]心[illegible]由中[illegible]芽不[illegible]油然不可[illegible]一點良知[illegible]邪穢[illegible]今在天理上[illegible]詩[illegible]好善惡惡不[illegible]自己今[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物引其前曰所見之其[illegible]蕩[illegible]以[illegible]風興[illegible]皆由天[illegible]自然[illegible]此中[illegible]立於[illegible]之立則[illegible]有[illegible]有為之[illegible]之境由立[illegible]正[illegible]欲[illegible]仰[illegible]必須[illegible]

家[illegible]眼他一點和平大[illegible]越求[illegible]情[illegible]備[illegible]之究竟論次設用成于此[illegible]一[illegible]二[illegible]足志道立身[illegible]仁[illegible]俱力文修[illegible]

民可[illegible]此示[illegible]人上者以道治[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民知文[illegible]貴人[illegible]人[illegible]求[illegible]子之所以[illegible]史[illegible]人[illegible]者[illegible]之使知也一[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之行治而使民知之[illegible]非治之[illegible]也故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illegible]

好勇章　此章[illegible]以深

物之所[illegible]所以說立于禮此可見禮之當學也既能自立又必要到那純熟至善的地位乃為成就而其成也則得之于樂蓋樂以和為主其聲容節奏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於此學之則自然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矣所以說成於樂此可見樂之當學也然古人詩禮樂之教皆發於性情之正本于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才如此若後世以詩為聲韻為詩而無關于性情以虛偽儀文為禮而不本于恭敬以[illegible]淫哇為樂而反乖于中和則于詩禮樂之本然者失之遠矣亦何足務哉學者辨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是凡民由是身行其事知是心悟其理孔子說道理在天地間件件都是人所當知的然為人上者之于凡民但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尋常庸眾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之由若其所以當然之故則皆出于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奧妙必須資稟高明力學至到者乃能脫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使[illegible]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于所由之中聖人在上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至於漸染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勇是勇敢兩個疾字都是疾惡的意思亂是悖亂甚是過甚孔子說柔懦之人雖惡貧無能為也安貧之人雖好勇而無害也惟是那好勇尚氣的人身處窮困乃疾惡其貧而不肯安分守己則必以其血氣之強而濟其不得之忿雖為盜賊從行逆背不顧矣豈不至於為亂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若其惡未著尚可容恕則化之以義可也若其罪當誅而君又得以誅之則逕誅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惡過甚使之無所容其身則勢窮事迫必將求逞其忿恨而逞兇暴無所不至矣豈不足以致亂乎夫好勇疾貧

戒其疾貧已甚上一直說下對孫有容有忍貧而能忍何至于亂哉蕩而能容亦何至于亂好勇疾貧全是以血氣勝人不能忍者也則思一舉以去其貧若何不為也而憂[illegible]必有所必至矣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全欲以意氣勝人不能容者也則彼之思一舉以發其奮者何不為也而其激之變故生矣一則自我為亂一則由我致亂其生亂則一般[illegible]云二[illegible]人在上者皆當善處之以無激亂

才美章　此章欲人尚德不尚才古今稱才美者必曰周公其所以為才者抑禮作樂之功而不識有制施之德而不吝是從根本上做出來所以為天下後世視也設有周公之才之美使誇己之有而驕以傲視天下且私己之有而吝焉不欲人之共其美是其才如公而其德不如公推不觀矣雖其才之美將焉事哉故夫子特謂其不足觀矣有周公之才尚不可以驕吝況不如者乎惟德是重而世之負才智者畢竟[illegible]足論矣

補王觀齋曰驕吝淵在心心為本根才為枝葉夫子以為餘不足觀學者宜不如以守為○方文作門驕吝非兩一驕字玩其字可見二說亦[illegible]

三年章　此示人純心之學須念他一段純潔的心休看他的志向好好的念頭至于穀字還作想不到看不必作志字俗設教碌碌還到祿內解釋夫把世味人情一切剝卻與淡[illegible]見大家一般須說精語清淵大分見其辭[illegible]的工夫故曰不易得其實尚其[illegible]世無其人以[illegible]刻

篤信章　此章以全德望天下賢節[illegible]人有學守大節言有學

者是身自為亂固為天下之首惡至于惡不仁者本為正理特以處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亂而徒為禍階則君子之待小人豈可輕發而不審處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驕是以人皆不能而誇己獨能的意思吝是鄙吝欲己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的意思孔子說人之處世固貴於有才而不可自恃其才自古言才能技藝之美者莫如周公如或真有周公之才之美固是難及然須持之以謙虛可也設使以己有是才也而矜然自驕謂人皆不如己又忌人有是才也而吝然不欲與人同則無其德而大本失矣其餘才藝之美亦何足觀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驕吝尚不足觀況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人當常加自省而存抑畏之心可也故聖如帝舜而舍己從人功如大禹而不自滿假誠知謙虛之受益而驕吝之喪德也然則孔子之言豈徒在下位者所當知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至字當作志字穀是俸祿孔子說古人之學將以明善誠身求盡其為人之理而已然學既成矣則君必見用而養之以祿此乃理之自然而其本心則不為此也後世人心不古見學之可以得祿乃遂有為于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此不惟失為學之本意而心逐於利其學亦無所得乃天下之通患也若有人焉專精為學至於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於穀祿則其謀道而不謀食為己而不為人志高識大超出乎時俗之表者也這等的人豈易得哉所以人君用人於那有道學的必擢用而尊崇之使得以展盡底蘊若夫假學以沽名干進者則擯抑而不用庶乎貪位慕祿之徒不至於濫竽名器而無補于國家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守之善末節言無學守之失篤信是自見其是信得深厚牢固而不可改易也然不好學則又理不明或至於偏信故必好學窮理以審其是非之眞而不惑于疑似也守死是自執其是而以死守之利害禍福不能奪之也然不善道恐偏執意見而死或非其正故必善道乎必當理行必合義而所守皆當也守死非死生之死乃死節之死有學自知出處去就之義有守自得出處去就之正　二句大就之又說下二句出處之分明危不入安則入亂不居治則居見隱以身言而道隨之　有道而貧賤是出處無謂何等可恥二者俱其學所達用于時而致此貧賤也此是無學亦無守無道而富貴是苟且貪戀何等可恥　二者與其有世教合而定此富貴也此是無守卻亦無學

篤是深厚牢固的意思孔子說君子之脩身處世必須學問樸實求造其極乃爲盡善甚不可苟也若有人焉於道理的確有見則信之極其誠篤雖議論紛紛一定都動搖他不得其志向之專如此而又能致二務學格物窮理以求其是非之眞而盡其精微之與則講究明而辨別審所信者一出於正矣遇事心裡主定在此則守之極其堅固雖死生利害一切都撓奪他不得其執守之果如此而又能事必由理行必合義初不肯徇匹夫之小信而牽中庸之大道則炯天常而扶人紀所守者允得其當矣夫篤信好學是有學也守死善道是有守也爲君子而有學有守則知之必明行之必勇出處去就自從往而不善哉故其遇危邦必避之而不入其在亂邦也則去之而不居當天下之有道也則顯身而仕天下之無道也則退藏而隱此其去就之義出處之分明非有學有守者何足以與此然這樣人不但可以善一己之行藏而已若人君得而用之則有大涵養有大設施平居必能尊主庇民建

此言出處而去就在其中一說篤信樣見道身只要好學一句下守死善道卻很好學來註云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效可見這世上爲道到底的人或能守死而不學不知道則雖死亦無益於世說篤信便要好學而後守死可以善道下面危邦不入二句分明承守死善道來不入不居不止爲逃害蓋去然不當以交於難亦有枉死也有道無道又承此危亂說天有道便是不危亂無道便是危亂則見則隱蓋欲有國道在不可不學故必謂關分時不從以隱而爲不成以仕爲道不終從沒而無聞不終苟且以貽譏於人爲恥之所當有事而不可不以道爲常者然則好學其爲人不在其　此見人思不可出位

功立業有事則能砥礪名節匡扶世運所補殆非淺二矣學問樸守之係於人也大矣哉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恥是愧恥孔子說士之處世既貴有可用之才又貴有能守之節若乃邦國有道有明君以出治於上有賢臣以輔治于下賢者必使之在位能者必使之在職正君子向用之時也當此時而乃爲世所棄困處於貧賤之中則其無善可稱無才可錄可知矣豈不可愧恥乎至若邦國無道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非賄賂不可得官非諂佞不能固寵正小人向用之時也當此時而乃與世相合致身于富貴之地則其貪位慕祿卑污苟賤可知矣豈不可愧恥乎蓋惟其不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故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乃碌碌庸人而已何足取哉士之不可以無養也如是夫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謀程註是專指爲下者不可謀公卿大夫之政朱子小註却謂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似謂不在此位則不宜謀此政又必從此前後之間各有分守不可以相踰此說似更寬活如下不可從上上亦不可從下左不可從右右亦不可從左如銓不議兵仗兵刑不問錢穀者然位而謀非獨己犯揣權而所以可說亦已于國政而犯官瀆矣謀是爲之規畫有干預意原對未暢改之

師摯章　此追歎曾樂之盛夫子自衛反魯適師摯在官之始當師摯樂者補又次者序一時所奏之樂不將始之後之亦美師關雎爲樂之卒章時節者社節緣而知乎之推亂猶洋洋乎盈溢于人之聽時師摯已去而不可復聞矣夫子所以追歎也凡以關雎者何凡樂篇之

謀是圖議政是政事孔子說凡人有是職位則有是責任有是責任則有是謀爲如任公卿大夫之職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則其政事本與我無與者而乃商度其可否之宜條陳其利害之故是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矣豈可乎故凡不在其位則當介然自守雖智識見得到才力幹得來亦不可圖謀其政以盡所以安本然之分而遠侵越之嫌之自處當如是也然士人之學則於用世則匹夫而懷天下之憂窮居而抱當世之慮亦有所不容已者要之潛心講究則爲隱衷非分干涉則爲出位僭分待用於不容出位者輕冒以取咎此又不可不辨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是太師摯是太師之名關雎是詩經國風首篇亂是樂之卒章洋洋是美盛的意思盈是滿孔子說昔吾自衛反魯之時既曾正樂適遇師摯在官之始又能審音故其時樂之殘缺者已爲之補失次者已爲之序但見大樂之作自其始奏之時有千

成必據其大指以爲亂武王作大武與凡樂等則合以關雎爲亂蓋推原王業之根本以示子孫　說原則　補徐徵從曰始字重有曰必溯考師摯之終遠齊大有泣思吹矣之意

狂而章　此章不屑之教註在侗悾是氣質之偏必直至謂是本來之真心未有盛以追思信是氣習之惡而後其真心也狂雖行不掩言然合下必裡無祁曲而平心虛散不直卻以明濟安侗雖無知識合下便謹守不敢妄動不愿卻藏得然之了悾悾然無才能合下便以一聽使一是一二是二不信卻隱詐於彼了此等人氣質尚而與心又喪說自吾不知之矣猶言不知其何等樣人必欲之也亦深棄之也不可與入道意在言外

於關雎之卒章一皆清濁相濟高下相宜洋洋乎極其美盛滿耳而可聽也惜乎今也不得而復聞矣蓋以孔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掌樂故一時音節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理人所以追思而歎美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是躁狂侗是含昧無知的模樣愿是謹厚悾悾是愚拙無能的模樣信是誠實吾不知之者是甚絕之之詞孔子說賦性躁狂的人宜乎行事直率方好今卻只好高誇大及至到待有利害處便家樂得便宜外面卻以道理責人這等樣好狡不直賦性昏昧的人凡事既不知道宜乎謹厚方好今卻輕舉妄動又不謹慎愿厚賦性愚拙的人凡事既不能幹辦宜乎誠實方好今卻詭譎虛詐又不誠信爲實這三樣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等的人蓋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雖是氣質有偏然猶不失其本然之良尚可以陶鎔若不直不愿不信則本真已失而習染愈蔽終不可以化誨

學如章　此狀學者之心言學便是工夫上如不及猶恐失都是狀其用功時汲汲不已之心作一氣看如追亡然若不及其人猶恐果不及而失之非曰既得而猶恐其失也如字猶恐字緊相呼應

楊維寧曰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有如不及者如不能進便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巍巍章　此言舜禹之不可及巍巍乎三字最下得一何語妙處要看然欲求之說不與猶言與心上不相干涉凡人總有此便役借勢憑壓倒他便是爲物所役了惟舜禹以匹夫起而有天下非其素有者而視之藐然無所動于中若與我全無干涉者此其心體何等高大舜之若固有若草芥而之不於不僅得其宜而尤我東一論與而只是得天下可愛故不以位爲樂乎原到亦從之今思本文明有不與定若說偶爰勤天下亦是與從容裕如從大而用集圍說話舜禹之有天下行所無事者而不容爲是政不與屬見此不必行深且獨衆衆勸分別舜禹以大行天下上說便原劍稱之天下自己之□與動而去之亦爲何道比而作之爲與爲責天下而以爲勸亦爲與人心原無一物清空爲大無天下可有天下可遺之若猶爰受之若固有所既業此爰得分所當然裁天下其或在世治世脫滴無所尚時故曰有天下而不與數語說得透

大哉章　此章見帝堯之大大哉句虛下巍巍則天蕩蕩無名與成功之巍成功之煥皆是發明其大也天之大與天道皆曰

者也故孔子警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如不及是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意思孔子說人之爲學將以致知力行而求進乎聖人之道也然使無勤敏之功則其心徒務而無猶使無敏若之心則其功終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爲學也所窮以求進其知體驗以求進其行汲汲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一般其用功之勤如此而其心猶不敢有一時之或怠當日進之時懷日退之懼惟恐失其所學而終有所不及也夫以君子之學其勤勵奮揚有如此者此所以能成其學也不然則心不在焉或作或輟終亦豈能有成也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是高大的模樣不與是不相關的意思孔子說聖人之識見度量迥與常人不同常人之情即有一命一爵之榮未免自視侈然志得意滿何其卑小也乃若巍巍乎識量高大而不可及者其惟有虞之舜夏之禹二聖人本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爲天子其崇高富貴可謂極矣乃舜禹則視之漠然不以爲樂全似與己不相干涉的一般此其心直超乎萬物之上而衆人以爲可欲而不可得者舉無一足以動其中其胸襟氣象視尋常人不啻萬倍矣是何其巍巍矣乎蓋舜禹之心只念天位之難居慮四海之不治日惟兢業萬幾焦勞有如而已若夫有天下之可樂奚暇計哉此爲萬世帝王明者必法之也後世人君誠能以其不與天下之心而盡其憂勤天下之實則二聖人之巍巍不難及矣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則字解做準字蕩蕩是廣遠之稱名是名狀成功指事業說煥是光明文章是禮樂法度之類孔子說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過於堯者大哉堯之爲君乎何以見其大蓋巍巍乎極其高大而無不覆幬者唯天而已誰能匹之獨有帝堯之德高不可及人無與外

言堯之則天以帝德與及言非就心體上說德也則乃準則猶平等意非法則之謂蕩蕩民無能名所承則天來惟則天故難名要歸有爲民之被堯德者不能名堯之大猶萬物之囿天而名不能名天之大成功二句又自蕩蕩句說下要把巍巍字與煥字重看使見得是說實之大處成功是事業成就如修和協和萬民於變是也文章則禮樂法度所以致成功者曰巍巍曰煥則亦解之蕩蕩寬大而民見不知誰之所爲終是莫能名信乎帝德之難名與天同其大哉口大哉堯之爲君也一章大意是如此中春平元德業並歷歷形容得堯之大其語將之若訴謂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是只是讚之難名如將成功文章歷倒與本文巍巍乎煥乎語意殊不合且所謂蕩蕩無能名是說其廣遠不可名非謂其淵深不可見而爲此成功文章可見也須細玩便見原劃亦未爲確今改正

舜有章　此章見國家才德之盛上三節述得人之盛而歎才之難末節歎臣道之盡而歸德之至若以予有亂臣十人出至未嘗以我周人才之盛而於文王之德擅言

首二節是舉虞周之人才蓋言者因夫子才難之語故先記此以起之才難二句是正見才難之意信然也才乎唯可以帝臣王佐難之唐虞二句重際字唐虞際以虞之盛較周二代一般乃比周爲更盛不然未必其盛于周也况夏商乎此正夫子論唐虞五臣盛于十人處以人品地位言不以多寡論也夫唐虞一處至周始再盛益見才難且有婦人在焉僅

能與之準其也而徧覆包載與天一般故其德之廣遠蕩蕩無涯形迹俱泯當時之民一皆涵泳盛德而不識其功鼓舞神化而不測其妙無有能而名之者其與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又何異哉惟其不可名此所以爲大也然亦豈無可見者乎就其治功之成就處觀之則黎民昔見其時雍萬邦昔見其協和巍巍乎功業之隆盛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又就其治功之行文采處觀之於禮樂則極其明備於法度則極其修明煥乎文章之光顯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堯之所可見者如此若其德之不顯者則終不可名也大哉堯之爲君非冠古今而獨盛者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亂字解做治字際是交會之時婦人指文王之妃邑姜晉門人將述孔子評論人才之言先記說自古君天下者治莫盛於虞舜其時有聖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益掌山澤凡虞舜所欲爲的五人都代爲之故能使四方風動從欲以治焉是虞舜得人之盛如此繼夏商而王者治莫盛於周武王武王嘗自言曰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在外則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爲之輔佐在內有賢妃邑姜爲之贊助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焉是有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有感而歎之說道吾聞古語謂人才之生最爲難得以今觀之豈不信然矣乎蓋自古聖賢相承如唐虞交會之際其時氣運方隆人才輩出固極盛而無以加矣自此以後則惟我周爲盛然唐虞固有五人以贊成風動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夾輔承清之烈是我周與唐虞且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數此十人已爲少矣而中間有婦人焉其實奔走禦侮之人不過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賢臣止于九人豈不爲難得哉然則才難之一言信乎其非誣矣大抵得人固難而知人與用人猶難虞舜武王惟其知之明而用之當故能成天下之治如此若知有未真則

得九人而已才之難不信然乎說者猶得夫子之意今在稱揚昭代人才之盛上若只重才難實歸於至德分際特甚

補一段歎美周曰唐虞之二句勿說唐虞盛於我周只云人才之盛一見於唐虞之際見於斯爲盛更見夫子尊周意此亦一見

三分有二只大約形容天下歸服者太半不必泥六州說以字卽註率字服事二字相連立月林以衞服事商也此正文王爲殷止敬而不知其他故曰至德然謂以服事殷謂紂惡未稔光德未新人非文王心事

補一段美德節曰武王克商孔子然有不滿故予難一說然於揖讓中致惜才之歎者言武王濟于亂以勝殷不若文王守臣節以事殷耳其說合當人自不覺耳朱註其旨

取舍猶有所眩惑用之未盡則庶績無由以展布何以收得人之效乎夫知人善任尤人君治天下之本不可不慎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服事是臣服敬事孔子說人臣事君固有一定之分然使國家全盛君德休明而爲之臣者能敬順守職乃其常事不足爲也惟殷紂暴虐無道國祚日以衰微文王發政施仁人心日以歸向以天下大勢計之三分之內二分都歸於文王蓋有天下之大半矣當是時以仁伐暴以周伐殷特一反掌之間耳乃文王則堅守臣節以服事殷紂初不以盛衰強弱二其心則是時可爲而不爲勢可取而不取非盛德之極能如是乎然則我周文王之德其可謂至極而無以加者矣夫孔子之稱至德者二於泰伯則以其讓天下于文王則以其服事殷皆所以明君臣之義立萬世之防而懼亂臣賊子之心也讀者宜致思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深矣句可味

補唐虞雖曰比隆精神結聚必竟在唐虞之際因字周之德三字亦說武王不得遽看成了天而稱尊文王之至德也只要兼隱曰對之何嘗以亡全歸文王收拾人心以事紂若紂無文王不得收拾之師奈已失天下心非必形以征誅而後見至德也子讀作文依此節說亦稚亦妙

無間章　此讚禹德之無可議處以勤儉得宜立說實以勤儉云宜儉宜豐說盡禹竟說貫中之權而此要點亦可見其一節人當承平之後有宗社民人之寄則口體居室之奉當薄而宗社人民之命繫禹凡飲食之孝鬼神之致美衣服之致飾是之致美宮室之卑溝洫之盡力此等處正人心道心關頭乃禹辨之惟精守之惟一允執厥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是有罅隙可非議處菲是薄鬼神是天神地祇之類惡字解做麤字溝洫是田間水道旱時蓄水澇時洩水以便百姓之耕種的孔子說帝王之治天下事無大小莫不各有至當不易的道理少有未合人卽得指其罅隙而議之我觀大禹所行的事件件合宜無一些罅隙可以非議如飲食所以養生禹之時九州作貢玉食非不足也乃却珍羞而進粗糲其自用之淡薄如此至於奉祀郊廟鬼神則犧牲粢盛務極豐潔又致其誠孝而無敢簡褻衣服所以蔽體禹之時玉帛萬國文繡非不足也乃舍華綺而衣麤惡其被服之朴素如此至於臨朝承祭所尚的黻冕則服物采章務求盡制又極其華美而無所吝惜宮室所以居身禹之時四海爲家非不可備壯麗之觀也乃安卑陋而戒峻宇其自處之簡約如此至於百姓每備水旱的溝洫則又胼手胝足以經理之而竭盡其力不以爲勞焉夫禮有所當豐事有所宜儉當豐而儉則過於

中飾儉之美其何得而當議之者此說語意亦然或有專重於儉說者畢竟以說者似未盡

補一段美凡曰不共設貴儉得宜其實要之一點貞觀之心飲食必菲衣服必惡宮室必卑分明過自貶損非儉而得中之謂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內極其誠外備其物也方將邇而曰盡者無非不敢也盡其力其天地神人之役而不敢有一毫自安者此其心所當以盡然豈但爲儉之得宜而已哉亦一見

補唐士雅曰禹當之時洪濤而三正當可識之際夫子恐人有以升降議禹者故於堯曰大禹成舜曰君哉而於禹獨曰無間然有深意

陋宜儉而豐則失之奢皆未免于可議也今觀大禹他自己身上一些不肯享用至於事神勤民卻又這等周悉呼所當豐而不可謂之奢儉所當儉而不可謂之陋雖欲議之曾何罅隙之可得哉所以又說禹吾無間然矣蓋深贊其美以示萬世爲君之法也然孔子之稱贊大禹固以其豐儉適宜其實尤重在儉德上蓋人之常情奉身之念每厚于事神爲民而人君富有四海其勢又得以自遂其欲故致孝鬼神可能也菲飲食不可能也致美黻冕可能也惡衣服不可能也盡力溝洫可能也卑宮室不可能也書稱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蓋必儉而後能勤若一有奉身之念則雖以天下奉一人而猶恐不足又焉能勤民而致力於神哉欲法大禹者尚當師其儉德可也

詳辨真劉補鄉會指南主意

罕言章　此記聖教之所謹罕言非絕不言特罕言之利字對義字看非財利之利謂學上說利便有正助之病亦如上說利則便不可勝天命專主理說命原於天其理爲甚微見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仁統衆善其道爲至大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視其易致皆罕言之要之罕言利者防學者之趨乎此而惡其論于卑污罕言命與仁者以學者之未及乎此而恐其騖于高遠

據王龍溪曰二與字亦不作乃記者不以理欲混同說也○此有與字亦有着差

達巷章　此黨見聖人不貴執之意首節黨人贊聖人之大而惜名于節夫子欲專夫執正以見其不貴執不求名之意○孔子之學原是一以貫之不是徧

黨人以博學無所成名稱孔子之大則不知孔子矣豈是樂孔子非美而惜之也博學句正大之意然後之所謂博者不獨指才技而言之

陳如岡蒙意曰黨人既稱大哉矣了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皆言人莫得而名也何謂惜者以爲惜則所謂大哉雖名者亦惜之與但孔子之學大而有本不在於博以博學無所成名爲大則不足盡夏子耳○此論的確

孔子聞之既不敢以大自任而又難顯言已之不在於博者故舍不執字來說他博學是黨人謂我博學無所成名則我當擇一有執而後可吾何執疑然見大惡不言大道不識原無可專執處今欲將執則執御而已於御二句不是審度之詞止是誠悟黨人言所執陰是射御亦非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上論卷之八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是少，利是人情之所欲，命是氣化之流行，知死生禍福之類，皆幽遠而難必者，仁是心之德。門人記說，夫子平日教人，雖言無不盡，然亦有所少言者，則有三件：利與命與仁是已。蓋利對義而反，學者而謀利，則廉恥之道喪；有國家者而好利，則爭奪之禍起。其端甚微，其害甚大，故夫子罕言之，欲人知所戒也。天命雖常，其生死禍福壽夭窮通之理，紛賾而難知，幽遠而難必，人惟當盡人道之所當爲者而靜以聽之。若語人以命，則人將一一取必於天，而廢尤之心生矣，故夫子亦罕言之，欲人之自修也。仁具於心，乃四端萬善之統體，其道至大而難盡，若強以示人，則未免有躐等之患矣，故夫子亦罕言之，欲人之漸進也。夫觀聖人之所罕言，則學人之所當務者可知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是黨名。孔子道全德備，其學無所不通，當時無有知之者。有個達巷黨人，嘗私議說：凡人知識有限，常攻務狹小。今觀孔子，大矣哉！其學之博乎，大而道德性命之奧，細而禮樂名物之微，靡不究其旨歸，析其條理，今雖欲指其一事而名之，則但見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能，誠不可以一善之成名者目之也，何其大矣哉！夫黨人以大哉稱孔子，蓋庶幾乎知言，而其所以稱大者，乃徒以博學稱之，則亦非深知聖人者矣。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是專執，御是御車。孔子聞黨人之言，乃對門弟子謙遜說道：黨人稱我之博學，以吾之多能於事也；其謂我無所成名，是欲我擇執一藝以自見也。然則吾將何所執乎？夫六藝之中，有所謂御與射者，守者一件，皆足以成名。我將執御者之事乎？抑將執射者之事乎？就這兩樣較來，則御乃卑賤之役，執守尤易，然則我將執御

事吾執御矣見得易執莫若御世御乃易執御之上卽射以御執猶或難之況其他乎正意當於言表體認見已之所以學者原無執著之意不在技藝名聲之大小也切不可說夫子真欲執御而爲卑以自牧

麻冕章　此黨見聖人雜禮之從違二節雖兩平却重在下節違制度之末猶可隨時變革而其常之大則萬世不可易也

以麻爲冕古禮也今易以純者制雖變而合制於儉尚猶有淳朴遺意者何嘗不從乎衆儉而省約乃工夫省也非是儉省

臣拜堂下此體安於乾坤乃君古禮亦所從今衆而拜乎上非然亢禮於君便是泰了豈臣之所宜有義書雖違衆亦拜乎下以盡吾臣子之常禮而已蓋違衆之失小而泰之失大不可長故不得已而以身維世道

一說二節總是聖人慎體之妨不宜竟輕看周末文勝從麻是麻冕一事擬乎有反朴之意也○從衆者禮之儉分明有從先進之思也臣拜乎上專卑之分重要體衆從下者雖違之分也儀是大關鍵處此說亦可

絕四章　此見聖人無私累絕四者斷下四段平看意必固我都是一個私心聖人心同太虛空空洞洞全是一片虛明境界吾見其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何有於意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何有於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何有於固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何有於我四者約言之只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已作文只四項開闢平說不必用總攝領聚意亦不必以事前事後意分貼若說者或要單重毋意句謂意者七情之根情之諸性之源也故

以成名矣。蓋門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夫孔子之聖，生而知之，其道一以貫之，固不待于博學，而亦非有意乎求名者，惜乎黨人不足以語此。若夫觀人之法，則不可以槩求：或全德之士，可以大受；或偏長之士，可以小知。隨材善用，此又爲治者之先務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古時布冠用麻，麻冕是用麻布染作緇色以爲冠者也。純是絲，儉是省約，泰是驕慢。孔子說：大凡事之無害于義者，或可以隨俗；有害于義者，斷不可以苟從。如古者之冠冕，以細麻織成的緇布爲之，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而改用絲爲之，用絲比之用麻，較爲省約，是之謂儉。儉雖非禮，然不過制度節文之小，無害于義，猶可以隨時者也，故吾亦從衆，不必於立異焉。若夫臣之拜君，而必于堂下者，亦古制之禮也。而今也則皆拜于堂上，是失於驕慢而爲泰矣。泰則有虧于君臣之義，乃綱常倫理所關，非細故也。故雖違背衆人之所行，吾寧從下而不顧焉。此可見聖人之處世，不論流俗之好尚，而惟以義理爲權衡，或從或違，惟其是而已，此所以爲萬世禮義之中正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是絕無。四個毋字，都與有無的無字同。意是私意，必是期必，固是執滯，我是私己。門人記說：吾夫子應事接物，其所絕無者有四件。四者謂何？意、必、固、我是已。蓋人心本自虛明，只爲物欲牽引，便不能隨事順應。如事之未來，先有個億度的心，這叫做意；又有個專主的心，這叫做必；事已過去，却留滯於胸中，不能擺脫，這叫做固；只要自己便利，不顧天下之公理，這叫做我。此四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若吾夫子，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未來之先，無有私意，亦無有期必；既過之後，未嘗固滯，亦未嘗私己。其心如鑑之常明，略無一些蔽障；如稱之常平，略無一毫偏着。所謂絕四者如此。然是四者，非聖人不能盡無，若人能隨事省察，克人欲而存天理

欲任道者必先滅其意必之累而必固我皆無所倚此聖人流行無礙于聖之學也又有重無我何消說夫子原是無我故無意必無固從來歸結只是一無我此等說皆牽強

補蒙思曰論聖人所絕無者有四蓋聖人亦不自知乃是自然

補林紀陵曰聖人無可無不可此意必固我乃道理上有所執義如夷之清惠之和是也皆帶人可說

畏匡章　此章見聖人處變而自信其能于過難大節言斯文之在己末節言天意之在己而匡人不能害也○凡遇難名之曰戒以乃後戒之謂非畏懼也不曰道而曰文者以己附於文王也文謂禮樂制度禮樂制度是道而在上者之事夫子曰在茲蓋將欲行文王之道爲

則亦可由致以至于無而入于聖人之域矣先儒謂意忘私則明槪理則順此學聖人者所當知

子畏於匡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遇難而有戒心叫做畏匡是地名文是道之顯然者後死者是孔子自稱之詞昔魯有亂臣陽虎曾暴於匡匡人恨之孔子一日適陳經過其地匡人見夫子貌似陽虎遂誤認而以兵圍之夫子因此有戒心于匡而弟子之從者皆懼故夫子解之說道彌因文而顯亦必得人而傳昔也文王未沒則前乎群聖人之文傳在文王今也文王既沒則斯文獨不在我乎夫斯文之興喪天也若使天之將喪斯文也則所以賦於我者必有所靳而我爲後死者且將道無所見學失其宗自不得與於斯文矣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而我既得與于斯文則是天未欲喪斯文也天既未欲喪斯文則我命在天匡人其能違天而害我乎吾于此蓋有以自信而

東周意非自任甚重勿作謙詞

補徐究疑曰茲字下得妙蓋是自謂不可明說畏字似虛空稍稍隱匿自寓○說得是天之將喪一句輕特突起下二句從死對說從而言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一無動心此聖人事天立命之學非好爲自矜亦非點綴自解也從原刻

補蔡氏曰夫子謂天未喪斯文語意甚迂也非止欲者貴以傳後世而已此與吾從東周之意同

太宰章　此章是聖人不貴多能三節分上是夫子因太宰與子貢擬已而晚之下是門人因證之

聖者與其疑辭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但其所謂多能特指禮樂射御書數之類太宰以此當聖全沒見識了○固

二三子亦不必于憂懼矣夫聖人當不測之變而處之泰然如此眞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者學者觀此不惟可徵其見理之明任道之勇而亦足爲養心不動氣之法矣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太宰是官名當時有個太宰曾問于子貢說吾聞無所不通之謂聖今觀夫子其殆所謂聖者與不然何其多才多藝而無所不能也夫以多能謂聖則其知聖人亦淺矣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字與肆字一般是無所限量的意思將字解做使字又是兼而有之之意子貢答太宰說汝以多能爲聖矣不知聖之所以爲聖者固有德而不在多能也且如天生聖賢都各有個分量獨吾夫子則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其盛者是乃天縱之而使聖未嘗有所限量德既造于至聖則其才自無所不通所以又兼乎多能耳然則多能乃聖之餘事而豈足以盡夫子之聖哉子

字不必做疑辭看夫子固是天縱之以道德不爲之限量而殆聖者且又兼多能也聖則自無不通多能特餘非其多能皆專在此乎此其言雖是然猶未能脫然於多能之外

夫子直揭不多以示之而又以君子證聖以少賤證非撇開多能何等精微太宰知我乎或以爲太宰果知我或以爲不知我但太宰只云太宰亦知我多能之故也如此說與下二句方相應太多能鄙事特以賤而得多之使非少賤即無由而多矣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只渾說君子自有大根本者在不屑屑多之能使人勿謂君子自有一貫之地亦勿謂君子尚德不尚藝如時文以翰化性命宇宙民物等撥入其爲蛇足○末節不試與少賤故藝多能總亦要見君子不多意從原刻

貢蓋智足以知聖人者也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聞太宰子貢問答之言謙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遂以多能爲聖乃自明其意說太宰謂我多能其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蓋我少時貧賤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故得以從容游藝於凡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一一皆習而通之遂多能鄙細之事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君子之道其果尚乎多能乎哉夫世間有大學問有大事業君子惟于其大者求之必不以此多能爲貴也君子既不貴乎多能又可以是爲聖哉然則以我爲聖固不敢當而以聖在多能尤失之遠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是孔子弟子琴牢字子張試是用藝即是多能門人因記琴牢之言說道夫子平日嘗云我少時人不見知未嘗試用于當世故得以習于藝而通之夫子此言其即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之謂

補李衷一曰夫子以多能爲鄙事只在射弋獵較等上窺多與不多只是精粗上下之別非有約類簡之詞近來以多聞多見爲多能而以一貫爲不多畢竟非不多正旨○按此說極確最宜深玩于原刻亦認未真故略改正

無知章　此章只是聖人本無知由問乃有知意謂人之知在本來處發不在外來聞見裏也未有知乎哉外無所聞內無所感發明之就淵然寂然虛而已矣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空空鄙夫已但就其所問者付有個恰好道理在我叩其兩端而竭總所叩者叩其所自有者耳所竭者竭其所可言者耳叩原一空空如也吾有知乎哉猶是形容得個空虛圓融的景象無有不問而總歸於無知

補王觀濤曰聖心至虛無體

也然則多能非君子之所貴而夫子之所以爲聖誠不在乎多能矣太宰惡足以知之按此章太宰之言與達巷黨人之見相似孔子一則以執御自居一則以多能爲鄙固皆自謙之詞其寔聖學之要不在于此蓋修已有大本大原治天下有大經大法自堯舜以至于孔子皆然不以博學多能爲急也學聖人者宜詳味乎斯言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叩是發動兩端是如說兩頭言備舉其理也竭是盡孔子之聖無所不知當時必有以是稱之者孔子聞而辭之說人固謂我有知矣我果有知乎哉寔無所知也但我平日教人不敢不盡固不待賢者問之而後告也就是個鄙陋之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然其無能也我卻不敢以其愚而忽之務必發吾所知發動其兩端以告之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

明可姑無意見可執非竟迷由聞乃有知但夫子自發口氣却平平說來而此意自寓耳。

補徐玄扈曰其守竭字俱見無知其者無我相嚮者無滯識。

補朱子曰說一章而言鐵法備淺近道理那個深遠道理便在裏面端言從頭徹尾都盡。

鳳鳥章　此章見夫子憂世之心鳳鳥河圖乃伏羲舜文之瑞今不至不出河以證聖王之不興矣聖王不興世莫宗予吾亦已矣嘆道之終窮而世之莫可爲也。

齊衰章　此見聖心之誠聖人之心至誠惻怛活潑潑地隨接而應一見齊衰冕衣裳瞽者此心即便觸發必作必趨不期然而然者見之是我坐而彼行過雖少必作不以少之故而忽之其過之是彼坐而我行過趨者不以將之暫而忽之也甫必字作自然看。

顏淵章　發要知此章是顏淵形容夫子之道無可用力所徑寫其化之妙也蓋其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就是後面欲從末由的境界惟其欲從末由故喟然一嘆太息如云夫子之道其殆彌高彌堅而不可及乎在前在後而不可象乎蓋在夫子非不循循然有博文約禮之誘可爲造道之基而吾之欲罷雖竭吾才力已竭亦徒恍惚見其立卓之狀而末由以從是言之欲從而不能罷也非不欲罷何以謂[illegible]之九而才之竭而無能從也見無以會高堅前後之妙夫子之道一至於此則亦如之何哉言未只是一意非衍將事說者或作自幸其衍道或作衍[illegible]

有不盡者焉夫以我之告人必盡其誠如此所以時人遂以我爲有知而我則實無所知也此乃聖人之謙詞然謂之叩兩端而竭則其無所不知與夫誨人不倦皆可見矣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鳥河圖都是盛世的祥瑞昔虞舜時鳳凰來儀於庭文王時鳳凰鳴于岐山伏羲時河中有龍馬負圖而出其數自一至十伏羲則之以畫八卦蓋聖王在上則和氣充溢于天地之間故其祥瑞之應如此已矣乎是絕望之詞春秋之時聖王不作孔子之道不行故有感而歎說吾聞聖王之世鳳鳥感德而至河圖應期而出今鳳鳥不至則非虞舜文王之時矣河不出圖則非伏羲之時矣時無聖王誰能知我而用之則吾之道其終已矣夫不復望其能行矣此可見聖人之進退關世運之盛衰以春秋之世有孔子生于其間而終莫能用此衰周之所以不復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是喪服冕是冠冕衣裳是貴者之命服也雖少二字當在冕衣裳者之下蓋簡策之誤也瞽是無目之人作是起趨是急行門人記說吾夫子平日但見有喪而服齊衰的人有爵位而冕衣裳的人便肅然起敬變容其人雖年少或瞽而無目如遇見之亦必爲之起立如過其前則必急趨而行蓋有喪的人方抱悲痛之念于情可哀有爵的人既受朝廷之命于禮當尊夫子但見其可哀可尊所爲之改容致敬初不因其少與瞽而遂忽之也然有爵之當尊有瞽之可矜人皆知之惟少者人之所易忽瞽者人之所易褻而夫子哀敬之容不爲之少異此所以爲盛德之至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然是歎聲彌是愈甚的意思昔顏淵遊於聖門學既有得乃喟然發歎說道甚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也始吾見其高也固嘗仰之以爲庶幾其可及也然但見得進一級又有一級仰之而愈見其高焉始吾見其深也固嘗鑽之以爲庶幾其可入也然但

道而竭功於夫子又或作始而歎道之難求終而歎道之難從稱未得其解。

高堅前後俱是形容難遂之詞仰之彌高是形容道之峻絕難及鑽之彌堅是形容道之深淪難入瞻在前忽在後是形容道之神化難定此直就道淨之境寫出末由的景象有如此無窮盡無方休有難用力耳非數已竭用工夫也說者謂此是回之末領教無入頭時事蓋泥於誘在下節耳然爲有數末領功未加而逆深知得道之無窮者方体如此耶

循循善誘只是令人有所持循意勿作有次序下博約原不可分次第也亦勿作循而誘之矣于原不自知其道之高妙而故循而誘人也文禮非二項博約非截然兩時從日用事物上着一理會是博文頭事理會到心体天然之則上來即是約禮博文則以吾心而君之物理即体是用矣約禮則以物理而歸之吾心即用是体矣文禮皆吾所自有故曰博我約我夫子不教人求道於道而教人求道於我故曰循循善誘

欲罷不能非從寻其有所持循抑以所約而博者皆是我自有之文禮殷前頭覓是道其心而勉自不能已既竭吾才者自日用應酬事物之間反而歸之身心意念之際絲縷循環由博入約工夫才力無不竭盡也如此用力亦至矣然夫子之道無可以竭力從事以爲不可親亦有如卓然立者以爲真可親又非真有卓然立者若有若無難與覓欲從他不得二句實作一氣看從而末由正從如有立卓處言之總是形容道妙艱與詞多不力畢竟求之不得不是說卓立

彌堅焉得一層又有一層焉始吾見其在前也固嘗瞻之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固不及待去勇往趕上則恍惚之間却又在後而我反過之其流動不拘變化莫測有不可以爲象者焉夫子之道高妙一至於是回將何所從事乎其始之難如此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是有次序誘是引進博是廣博文是載道之具約是約束禮是天理之節文顏子說夫子之道高妙如此使不有善教之施則學者亦何由而入哉幸而夫子則循循有序而善於引人之進焉以道理散見乎天地間的叫做文文有不博則無以見道之萬殊而得其乃博我以文使我通古今達事變把天下的道理都漸次去貫通融會而聰明日開不病於寡陋矣以道理散殊中各有個天然的節文叫做禮禮有不約則無以會道之一本而實其實文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把天下的道理都逐漸去操持斂束而依據有地不苦於汗漫矣博以開約之始既非徑約者之無得約以收博之功又非徒博者之無歸夫子之循循善誘如此回之得知所從事者不有賴于此乎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爾是卓然有見的模樣末字解做無字顏子又說回既領夫子博約之教乃知所從往寔下工夫博文約禮交進互發逐日見得這道理趣味本無窮工夫不容間斷雖欲往歇自不能已而盡心盡力既竭吾才以求之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向之高堅前後無處捉摸者今皆有以識其本原見其定体分明的確若有象焉卓然立在我面前只是就要跟上與之爲一却又無由便到蓋聖人之道圓活周流從心不踰神無方而易無体一切出於自然有非思勉所可爲努力所可到者當此之時惟當勿忘勿助以俟其自化而已又安能用心著力以強其速化哉回于此蓋深感聖教之爲功而益信聖道之爲妙矣這篇中博文約禮正是聖學切要下手處蓋學不外乎知行二者致知以求所謂惟精以

已親見了但可見而不可從也此節正發明首節之意竭才正是仰鑽瞻忽工夫如立卓從之其彌高堅前忽從之妙不然顏子當時用力從何處去仰鑽瞻不成虛空坐忽直到卓爾將前顏子遂以爲夫子之道有窮盡有方所亦不成顏子語意分明都是始終歎夫子之道如此原刻

補李見羅曰顏子末由實語一間未達終此昔顏子所宜自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亦孔子末由處已的光景

補徐匡嶽曰欲從末由若曰使回而得從夫子不知又是何等境界也所以狀夫子之不可測識如此也○二說可味

子疾章　此章見夫子之素位而行前節子路尊聖人之過乎

絲之節是博文的工夫惟一以守之節是約禮的工夫此孔子所以得統乎堯舜而顏子爲善學聖人之蘊者也學者其能從事於此而加竭才之功焉則何帝王之不可爲聖賢之不可及哉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病是疾甚門人是子路的弟子臣是家臣昔孔子有疾其勢甚危子路慮及身後之事以爲夫子是道高德厚的聖人倘有不測其禮自當尊異乃使其門弟子爲孔子之家臣蓋古時爲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其家事死則爲之治喪如以臣事君之禮故子路以此尊孔子然孔子時已去位實不當有家臣是未知所以尊之之道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閒是病少可詐是不實子路使門人爲孔子家臣孔子時方病篤不知其事及病少可乃知而責之說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昔我爲大夫時曾有家臣今既去位則不當有家臣矣人皆

二節既責之而復曉之古者舜乎不治喪大夫委家臣士庶人委親友子路預爲此謀一以夫子嘗從大夫之後一則欲尊聖人以殊常之禮

夫子時已去位不當有臣人所共知今欲有之則人不可得欺秖以欺天而已久矣者自始爲至病閒也行詐不可看太刻子路本非行詐者只不知理之安否而率意爲之即行詐耳

有之則得大葬而不足爲寵無之則死於二三子之手不至死於道路又何必有此詐駭以不必有之故也

補鍾完學曰夫葬猶見其依然師弟一體之情儼然身世兩忘之景所不能忘者二三子之追隨所不足較者人世間之厚薄非達人大觀始終如一者孰能與於此哉數語亦有味

知我之無家臣而我乃爲此不情之事儼然自以爲有家臣則我將誰欺無乃欲欺天乎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况天不可欺徒自爲虛詐而已孔子歸罪乎已乃所以深責子路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二三子指門人說夫子又曉子路說道汝之欲用家臣豈欲以是而尊我乎不知君子當愛人以德處人以禮且如我今日與其死於家臣之手而以非禮自處豈如死於二三子之手而以情義相與之爲安乎就使我無家臣不得舉行大葬之禮豈至死於道路終棄而不葬乎一般是死一般是葬乃不待我以師弟之情乃欲強爲君臣之禮以至于行詐而欺天亦獨何心哉由之此舉蓋非惟不當爲則亦不必爲矣觀聖人于疾病危迫之中而事天之誠守禮之正一毫不苟如此此所以爲萬世法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

美玉章[illegible]更合龍[illegible]或謂中[illegible]沽句是諷仕之者求都未肯沽聖門顏得其志子[illegible]不休夫子欲仕之心且[illegible]言語能窺子貢求與之非堂得[illegible]理想見夫子當時欲仕不仕其[illegible]藏也蓋將以藏之既所操其欲[illegible]價也[illegible]及夫[illegible]之以沽但必待價則其欲[illegible]然突沽字對藏字[illegible]自私聖人不[illegible]且死聖人用舍行藏[illegible]道賣尸盡玉上議[illegible]

補鍾完學曰人知重待價句不知沽之二句亦不可略也是聖人用行之思勃發而不容已者故不覺再言沽之哉

哉我待賈者也

韞是藏匵是櫃賈是價值的價沽是賣子貢以孔子懷才抱德而不用世故設[illegible]以問之說今[illegible]則必有中用之物[illegible]如此美玉則[illegible]好之玉于此果止自家[illegible]而藏之與抑將出而與人求價值之[illegible]而以藏沽爲行藏也孔子[illegible]有用之物使不沽之是使有用爲無用也豈其沽之哉沽[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何可以自私也然天下不當貴之物使自沽之則人將輕視而不以爲貴是使貴爲賤也吾必待夫以善價來求者而後與焉蓋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尤不可以自輕也知玉之當沽則知夫子之當仕知玉之待價則知夫子之待禮如韞藏而待往者衒玉而求售也聖人豈爲之乎此可見士之出處待則爲自守之正求則爲奔競之私誠不可不慎辨矣若夫人主之于賢才又當精其選于未用之先

見欲沽之意也○沽待[illegible]補[illegible]待賢者也[illegible]一哉字一着字分明有[illegible]玉語雖係在自家身上說亦說得敘

九夷章　此章見夫子當時欲世之意居九夷是設言非決然[illegible]

[illegible]

○此說最爲[illegible]

久曾說　此夫子自敍求樂之功然後二字見前此孤窮無所至此方正而得所也二句亦統

不任匪人得任以求人當其任于既用之後不使賢者含所學而徒老[illegible]好賢之明君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夷是東方九種夷人陋是鄙陋孔子周流四方本欲行道於天下然當時上無賢君不能信用孔子知其道終不行乃欲遠去中國而居九夷之地是蓋傷時之有所激而云然[illegible]能用是以發此嘆雖夷狄亦無不可居者或人不察乃問孔子說九夷之地言語不通其俗鄙陋如之何其可居也孔子答說天下無不可變之俗亦無不可化之人九夷雖是鄙陋若使有道德的君子居于其間必有詩書禮樂以養其心冠裳文物以新其耳目將化鄙陋而爲文雅亦中國一般又何陋之有哉此可見聖人道大德弘行神過化如帝舜耕于歷山而田者遜畔泰伯端委以化荊蠻感應之妙有不約而同者使孔子得邦家而治之則綏來動和之化其功豈小補哉惜乎春秋之時不

只管正樂上雅頌用樂章乃被之管絃者雅頌得所就是樂正詩作於朝廷則爲雅如君燕臣嘉賓鹿鳴諸篇是也天保南山出使則皇華實安卿職彤弓之類是也樂作於廟則爲頌如殷頌以祭殷先王周頌以祭周先王魯頌以祭魯先公是也蓋非但雅不入頌頌不入雅而凡雅爲雅頌之聲音節亦終不相紊亂是之謂各得其所而樂樂不正也當時歌誦舞佾者紛紛故夫子特先正樂設以原則論大全問樂只說雅頌不及風者如何陳氏曰雅頌是其大夫列國之風朝廟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故只說雅頌耳

出則章　此章見聖心之虛四件平說出則明貴之義入則篤親親之情喪事則必誠必信飲酒則令德令儀此雖日用當

能用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商頌都是詩經的篇名其中的詩詞就是樂章孔子說周之禮樂盡在我魯國音樂詩詞本是全備的但歷年久遠那時樂的篇章節奏都錯亂了我嘗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始知其說故自衞歸魯特爲訂正之殘缺者悉爲之補失次者悉爲之序然後樂之始終條理皆得其正而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絃歌者或用諸宗廟或用諸朝廷亦各得其所而無有紊亂者矣這是孔子自敘其正樂之事如此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孔子說人于日用倫理之間起居飲食之際每每視爲近易若必一一求盡其道蓋亦甚難且如出而在邦國則善事公卿而上交有道不失其尊貴之禮入而在家庭則善事父兄而孝敬懇至克

行之事而能盡其理之當然制其欲之易流就之若易而行之無斁則未易也聖人專見得不可以易而忽故其言如此非故爲謙以誨人也李氏學意會切語似未是

逝者章　原頭來見其脫近方是伯心錄曰此夫子說水體道但逝字水字並不宜說只從以天地之化言之須看逝字斯字不舍字一氣貫下緊緊相接一字離不得夫以天地間晝夜有代謝宇宙有闔闢皇帝王伯十變爲化者有消息盈虛然成一個逝逝即往來流行之意這個往來流行的妙處無代謝無闔闢亦無消無息無盈無虛亘古亘今推之於朝夕歲月之近而爲天地間一小晝夜不以晝而

修其弟子之儀遇有喪事則不敢不勉不特三年之喪然後竭誠盡慎就是期功緦麻亦必緣分敦禮至於宴享飲酒則不爲所困雖行時而飲用以成禮合歡却未嘗多飲至於昏神亂氣這四件雖不過是尋常的事然前三件皆在於天理之當爲者各盡其道後一件是能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是非德盛禮恭酒養純粹者不能也反之於己果何有於我哉夫此四者皆人倫日用關德之行而我猶有所未能况君子之學更有大於此者乎此吾之進修所以惕然而不寧汲汲然而匪懈也此聖人謙己誨人之詞然其至誠無息之心躬行實踐之學於此亦可見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川是水之流處逝字作往字看不舍是不息天地之間氣化流行亘古今徹日月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但其機隱微難識惟是水之流動最爲易見故孔子偶在川上有感而發嘆說吾觀此水往者既過來者復續滾滾滔滔曾無止息蓋天地之化推

停也推之於元會運世之遠而爲天地間一大晝夜不以久而息也不斷便爲不舍方爲逝轉推行是流居無事而運者此其有机械而不可測識者耶空空以活潑流行意參之求論信道者不可須臾離之意此說較平原到似更有味會驗之

好德章　此嘆人好德之不誠錯聚人已言人情好色不由他不真切者至如好德則十分真切者有一分不得不如此的意思其則與之好惡此爲之師都無論矣天下需其好色者能有幾人

譬如章　此章言爲學進止之機上段是止之機由己下段是進之機由己當以爲學者爲人在學如何中間僅歎篤山者謂有全當篤篤方始一簣之本篤正是激發人心成就一簣而止工便是自家問篤怠就可以有功

遞往來相續而不窮有如是夫晝固如是夜亦如是未嘗有頃刻之暫停也天地之間無物非道即水流之不息可以驗化機之不滯即化機之不滯可以知道體之常存觀物者於此而察之則自強不息以盡體道之功者不可有須臾之或間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孔子嘆息說道常人之情但見有美色則未有不知好者至若天所賦予的正理可以做德乃人之所本有亦人之所當好也然今天下之人或氣禀拘蔽不見其爲美而莫之好或物欲牽引知其爲美而不能好我自己修德雖嘗用力而無勇往精進之功或見人有德雖嘗致敬而無尊賢敬士之實吾未見有好德如好色之真誠者也人若能以好色之心好德則如大學所謂自慊而無自欺推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何難哉孔子此言其勉人之意深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也一休底人固不能進之而便非進一簣而進便是自家勇往直前緊工夫未多也直要做到豐成人亦不能說之而使我退也此方爲猶由自決功不可說人莫我尼人亦我勸之語蓋欲人自定其志之意也

補一說孚表一覆一簣日止簣上不由他人已不由人二簣至從此止心一生懶一簣之求成不是以成山業心一生懈一簣之方覆可進於九仞功始於一而仍決于心大學何其循是也○說亦可

補李九我曰從爲山止覆由爲學未要依自爲不

補李卓吾曰先說止後說進能妙妙哉

簣是盛土的竹器覆是加孔子說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然其進止之機皆係于己非由于人以言其止也不但方進而遽已者就爲無成便是平日已用了九分的工夫乃一旦止而不爲也就把前面的工夫都廢棄了譬如築土爲山已是累得高了所少者僅一簣之土耳於此成山豈不甚易他卻忽然中止不肯加工則向者所築皆爲無用山終不可成矣然其止也豈是有人阻當他來只是自家心生懈怠自棄其垂成之功耳學者可不以是爲戒哉其進也不但垂成而不已者纔爲有益便是平日未曾下一些工夫一旦奮發起來則將來爲聖爲賢也限量他不得譬如在平地上要築一座高山所加者纔一簣之土尚指望成山豈不甚難他卻毅然奮發不肯暫停由日積月累功深力到山亦有時而成矣然其進也豈是有人推挽他來只是自家勇往向前不肯安于卑近耳學者可不以是加勉哉大抵人之爲學莫先于立志所謂止吾止者其志惰也志一惰則何功不廢進吾往者其志篤也志

語之章　此處顏子之善體教二句規一段詩須分兩截註心解力行不平分行依心解來只依心上發揮方是孔學只在心上用功並不在言語上語之而不惰者久全体認故略無毅頹惰意也方是真實學者故夫子稱之

補一說　文伯曰不過只說語之而不惰不曾說行之而不惰他當夫子語之時節精神顏色流暢活動的一些不能自已底便是不惰處全是描寫他妙解的形狀漾然躍躍怡然融徹會乎言中得乎言外心中黙識神解自有不容遏者故曰不惰不是行之

一篤則何功不成故湯聖人也而仲虺猶以志自滿為戒高宗令主也而傅說猶以遜志時敏為言武王之學可謂成矣召公猶防其玩物喪志而譬之於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由于此有事于帝王之學者可不堅持其志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是告語惰是怠惰孔子說吾之教人雖言無不盡然受教者鮮能體而行之者甚少惟我以道理告之而彼即能心解力行無怠惰之意者其惟顏回也與蓋回以睿知之資務深潛之學但有所聞便能融會而貫通其有所行又能篤信而勇確如告以克己復禮則請事斯語告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無一言一動不是躬明我所言的道理何嘗有一毫怠惰之心我所見者惟此人耳其他弟子皆不能及也大抵不惰二字最為學者所難以此為之多藝猶畫而不進以子貢之多識猶倦而請息況他人乎觀孔子以不惰稱回以不厭自道可見聖賢造詣都自勤學中來讀者所當深玩也

不惰亦不是聽之不惰若不是心解的人如水沃石一味昏倦去了那能得醒發故惰字在心上看○按此亦本鄭孩如之說似更像語之口氣更詳之

惜乎章　此追惜顏子進學之勇惜乎二字處下二句補見止見其可惜進止日平日工夫說回之學有進機而無止機此全由真心好學求而天奪之速也今只則可真是惜哉

一說羅一峰曰止字當作止極之止進之極方是其止故曰聖人無進步顏子方進而未止故惜之惜未見其成就止極處也此說亦可

苗而章　此勉人為學當進於有成二句須串看峰重在實上學貴于成猶苗期于實不秀不實於草由于地之肥磽時之水旱都重在人事上如夫培根本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昔顏淵既沒孔子追思而歎息說道惜乎顏氏之子吾但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人或資稟有限則欲進而不能或立志不專則進銳而退速故能進為難進而不已者為尤難惟回之為學真能勇往直前惟日不足必欲造乎精微純粹之域而後已吾未見其有止息也夫進而不已則其進未可量雖至於聖人不難而今不幸死矣豈不深可惜乎孔子深惜顏回亦砥厲門弟子之深意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叫做苗吐花叫做秀結粒叫做實孔子說人之由始學而發達由發達而成就譬如穀之由苗而秀由秀而實一般然五穀雖為美種若培植灌溉之不至則或但生苗而不開花秀發者有之矣或雖開花秀發而不結實者有之矣人有穎悟之資從事於學而不能精進以發達其聰明是亦苗而不秀者也聰明雖已

勤灌溉費苗而不秀者有之即秀而不實者亦有之所有英夫字語活

補　津甘泉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何也火本之不立也立之不深也下交而道生生生而不已所爲信矣大非神可副也矣何不務本之有

後生章　此夫子激人當及時以勉學首二句有期望鼓動之意下二句不過借以儆惕之耳註年富力彊止貼可畏說蓋年富則進學有餘功效其勢可畏焉知何於上句意言乘此年富力強而積進焉知來者不如今若年富而自誤荒力強而自懈是識到四十五十而無所聞則年為力衰何足畏識聞乃貽聞道之聞若作聞譽誤非爲已之學矣一後生也以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可不自勉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發達而不能深造以至于成就是亦秀而不實者也豈不均可惜哉誠能戒始勤終怠之失為功深力到之圖則進進不已未有不底於成者是在自勉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是少年的人畏是敬畏聞是以善聞於人孔子說後生的人其勢可畏蓋其年紀富盛而為學有餘日精力強壯而為學有餘功若能進而不止則為聖為賢未可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此所以可畏然其可畏者正以其他日之有進耳若學力不加歲月虛度至四十五十之年而尚不以善聞於人則亦不足畏也已蓋四十五十乃君子道明德立學有成效之時於此而猶無可稱則終不免為庸人之歸而已又何足畏之有可見人之進德修業當在少壯之時若少不加勉則英銳之年不可常保遲暮之期轉盻而至雖欲勉強向學而年力已衰非復向時之有

只大槩言焉知彼之將來不如今日人也勿泥我字似覺渾然或云焉知來日之可畏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亦未見明快略剩原刻

補一說　尤西川曰後生孔子謙來聚見衆未久宗以為正曾功也勢可畏未許如今之人其亦下之心公然兆所有失力猶可挽何四十五十君矣已深難改猶須猶道不可反又無所聞則終焉而已何足畏哉亦一見解

法語章　此勝言者貴有受言之實何以有法言巽言之別也有過則已顯者以繩教之有所無及其言主于法法旨理正辭嚴如法律森嚴而難犯也有非几尚伏者以委婉之則逶成其言主于巽巽者理微詞婉無所忤逆而順易入也能無從能無說兩說字俱以意讀此一

得矣悔之亦何及哉古語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是以大禹惜寸陰高宗務時敏欲為聖帝明王者尤所當汲汲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之言是直言規諫改是改正巽與之言是委曲開導繹是尋思末字解做無字孔子說進言者固當因人而施聽言者必當虛己而受且如我見人有過將切直的言語明白規正他叫做法語之言這樣言語說得道理既明快利害又激切人之聽之必且肅然起敬能不思而從我乎然不貴乎徒從而已必須因我之言一一反求有不是處隨即改正不肯畏難苟安這纔是能受直言的人所以可貴也見人有過將道理的言語委曲明導他教做巽與之言這樣的言語說得情意婉轉詞氣又和平人之聽之必且怡然有喜能不說而受我乎然不貴於徒說而已必須因我之言細細尋思想我的微意所在將當体貼玩味這纔是樂聞善言的

時聽聞之際彼自有當發不得不從彼自有當發不得不悅然必改則有風雷振勵之氣盡足其過跡是之謂真從而可貴必繹則有獨繭抽絲之妙自得其非然是之謂真悅而可貴若從而不改則終是頑拘的人悅而不繹則終是昏儂的人耳這等人再不可教正了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不竟皆術之窮亦通彼不可救正挽回意方以為人君聽說有云從設以決言為亦徒從耳繹視以巽言為微似徒悅耳如彼何哉又有云以法言進必發然并其發而不得矣巽以巽言進亦無益矣且得習其言并求其悅而不可得矣此其設但覺切欠直捷故原刻

三軍章　三軍只借以形容匹夫一似不可奪者而反可奪一似可奪者而反不可奪師可奪志何嘗在人志不可奪者在主將在己不可奪不奪在處處上爲仁由己不在不勉不屈都是也不可奪方是志可奪便不是志見士君子立志須猛勵激剛截不可奪始得

補筆空同釋義曰正從在匹字看蓋匹者一人之稱也對三軍之衆言三軍正示以衆志雖持窮志奪于多數而不可奪于獨立志曰匹夫之志正無所倚而獨立者也豈可奪哉亦妙

衣敝章　此章見進道不可自足次節分二節子路之可以勉而引之進下節子路之不求進而激之進有以由守而化言者勿從重志輕上言

縕袍不敝是就子路識趣高明上看出非是事故註云子路之志如此貧窮相形方見子路尚武註可求子進於解上

人所以可貴也若一時喜悅而不能繹思其理外面順從而不能自改其過則雖正直規諫之論日陳于前委曲開導之詞日接于耳終不足以開其昏迷救其過失我亦將柰之何哉蓋人有不聞善言的猶望其聞而能悟今既順從喜悅有規戒開導之機了依舊不能改繹與不曾聞的一般則雖言亦何益乎所以說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亦深絕之之詞也按孔子此言乃人君聽言之法蓋人臣進言最難若過於切直則危言激論徒以干不測之威若過於和緩則微詞隱語無以動君上之聽是以聖明帝王虛懷求諫和顏色而受之視法言則如良藥雖苦口而利于病視巽言則如五穀雖冲淡而味無窮豈有不能改繹者乎人主能如舜之好察邇言如成湯之從諫弗咈則盛德日新而萬世稱聖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則有三軍帥是主將匹夫是一匹之夫言其微也孔子說人莫貴于立志志苟能定則主宰在我天下莫之能奪且以勢之難奪若言之今以三軍之衆擁護一主將若有不可犯者然三軍雖衆其勇在人在人則勢有時而不合心有時而不齊故能以智勝者可以伐其謀能以力勝者可以挫其氣謀敗氣挫則主將可擒矣是至難奪者尚有可奪也若乃一匹之夫自持其志勢孤力弱似無難奪者然匹夫雖微其志在己我自家所守要如此雖千萬人無所用其力故欲困之以危辱則不過屈其身耳而心固不可回欲臨之以威武則不過戕其生耳而意固不可轉有難得而奪之者矣夫以匹夫之志勝於三軍之師如此則志之於人豈不大哉所以爲學而有志於聖賢則便可以爲聖賢爲君而有志於帝王則便可以爲帝王蓋其機在我夫孰得而禦之是以君子貴立志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是著衣敝是壞縕袍是絮麻的衣服服之賤者狐貉是二獸名其皮可以爲裘乃服之貴者由是孔子弟子仲由孔子說凡人不

節何用不臧蓋此處須深引發後方點破

不忮二句夫子只是誦詩而贊之與他處引詩不同故但詩云及註此之謂等語此意紋亦須休此不忮不求分根不容須是深人之有求是貪人之有字宜味謂之日用可見道中須有許多作用不止於處貧富之一端但由此充之即可事事道善耳便要見進于路處

子路終身誦亦不是自矜誇但其意謂夫子以是稱他想即此盡善道理便當終身守而不失足矣便是不復求進了○是道也指不忮不求之道何足以臧節借何用不臧之語而反言以進之足字宜味就心上說學問無窮君子宜虛中觀理莫說以已見已即于理上止步其所欠缺多矣何可便以爲足以臧也須就心上休此方緊切蓋因子路有足心耳說者只說得不忮不求未足爲道之臧尚欠休倦

補筆引凡曰心有所當則好勝者成處境使夫子就其得處而進之如方行而奪其杖使知百尺竿頭更有進步也

李卓吾曰要他去想是道也緣何便足以臧不是貴其不臧

歲寒章　此章見君子之節操必知三字宜玩後彫不凋也世多造時衆仰改操易節甘與草木同腐惟君子卓然獨立於危亂之秋處之愈艱守之愈固天下幸賴以維持其獨立不少故夫子以此形容之但講中只宜藏松柏說君子意未見之

服戚於處貧則汲汲於求富故貧富相形之際未有不動心者若是身上穿著敝壞的縕袍與那穿著狐貉貴服的人並立而其心恬然不以爲恥其惟仲由之爲人也與蓋仲由識見已進於高明志趣不安於卑陋故能有以自重而不動心於貧富之間如此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忮是妬忌的意思求是貪求臧字解做善字孔子稱許仲由又引詩詞以證之說道衛風之詩有云人之處世若能於人無所忮忌於物無所貪求則其心無累而人已咸得矣將何所用而不善乎若此詩者仲由足以當之矣蓋貧富相形賤者必忮弱者必求今由也能不恥已之無不慕人之有則其無忮求之心可知斯可以爲善也已然孔子以是許子路者蓋欲因是而求其所未至也乃子路遂將這兩句詩詞常常諷詠終身誦之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于道矣故孔子又勉勵之說道不容以易求學不可以自足這不忮不求固是道理所在然亦不過自守之一端耳若論終身學問自有廣大高明精微純粹的道理這詩人所言何足爲善乎汝當勉力進修以求至於盡善之地可也昔子貢以無諂無驕爲至而夫子益之以樂而好禮子路以不忮不求自足而夫子抑之以何足以臧皆取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歲寒是歲暮之時天氣寒冷彫是凋零孔子有感於當時風俗頹靡思見特立之君子故比喻發歎以勵學者說道春夏和煖之時萬物長養草木無不暢茂松柏也不過如此未見其堅剛有操也惟當隆冬歲暮之時寒氣凜冽生意憔悴草木無不萎死零落者而松柏乃獨挺然蒼秀不改其常到這時候然後知其有孤特之節不與衆草而俱凋也蓋治平之世人皆相安於無事小人或與君子無異至於遇事變臨利害則或因禍患而傾身或因困窮而改節於是偷生背義喪其生平者多矣獨君子挺然自持不變其於威武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貳其心就是那後凋的松柏一

智者章　此形容心体之妙總是個成德的人不可因三者分作三樣人看不惑形一知字不是知了方不惑乃作聖所以知而不惑聖人之心体本自光明洞徹無隱蔽無牽係無憂慮事物一有所蔽便疑惑則燭察不精矣至於是非可否而有疑之者於心矣仁者一有所係便憂仁則無係累於私欲得失安而居之泰然矣若一有所怯懼則氣餒而不肯求至大至剛之氣以配道義而不能勝其擴而充之不動心養其氣總之只是一個孜孜不已閑邪存誠或謂智居仁須一求於學之所或謂其要知者智仁之神勇者仁之發也剛斷有常便是勇雖但是亦但非正旨

共學章　此設聖人以今學道至權上可與未可與只是言可與為此未可與彼乃大繁此論之詞或主教言說教者與之共為未暇共學亦是有志的所以求道的但或認不真而入於異端曲學則非道之正故未可與適道雖是能正道上向往矣但或守不定分寸與道衡相角而腳根站不住故未可與立雖立定腳跟不為事物所奪矣但或膠常臨變不能斟酌變通故曰未可與權權則非到而前路非圓融不必熟所能而無逆無常無變無大無小能不各中其則道理至此方為盡腳体路至此方詣盡處天子為數其未可與者何以未便可與之進非謂不可與也正欲人與循序致其極方無以學的造於成就

卻一本簡齋言又未可與權

般所以說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必至此而後知也如松柏之後凋則雖春夏之時亦不可辨松柏于他物知君子之有守則雖治平之世亦不可視君子知常人如必待有事然後思得君子而用之豈不晚哉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惑是疑惑憂是憂愁懼是恐懼孔子說人之不免有疑惑者凡以見理不明故也惟大智者能日把天下的道理都講究研窮明白透徹于心故事物之來其是非可否隨發曲折無不洞達分曉便是疑難的事情巧詐的言語也一毫眩亂他不得何惑之有人之不能無憂患者凡以私心為累故也惟大仁者克己復禮私欲淨盡渾然天理之公絕無私欲之累故能循理安行心廣體胖外慕之念不萌憂戚之心自泯便是貧賤夷狄患難一切拂意之事臨於吾前亦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何憂之有人之不免於恐懼者凡以正氣不充不足以配道義故也惟大勇者直養此氣至大至剛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故能執守堅定不可搖奪遇事奮發果敢當行便行當斷便斷有始有終略無逡巡畏縮之意便是利害切身毀譽亂真也一毫搖他不得何懼之有蓋知仁勇三者乃天下之達德何懼之有蓋智仁勇三者乃天下之達德學者之修己帝王之治天下國家皆本於此故智至于不惑然後足以照臨四海仁至于不憂然後足以幷包九有勇至于不懼然後足以裁決萬幾欲學為帝王者可不勉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是說可與同為此事適字解做往字適道是向道而行立是有執持的意思權是稱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學至乎聖人則能隨時處變而不膠於一定就如稱錘之稱物一般所以謂之權孔子說人之造詣各有高下君子亦當隨其高下而與之不可誣其所未至也如人能有志向上而不安於自棄斯固可與共學矣然學必以道為準的為學而不知求道則亦徒學而已那初學的人

作無

此權字及劉經字看不是處變之權若云處使則變理當人所常行者物不處變便未可權了蓋權對立字看立是執守之義權是變通之義執中而無權猶未可也故必權時而處中化裁而盡變然後立得恰好程朱二註一個說權只是經一個說經與權當有辨都在處變上說了非此章之旨此說極是宜參玩權高中之曰權秤錘也本不可以言道而道之妙用有似乎此故聖人借以言之今必審察乎秤錘之所以為用者而後可以言道之權矣有一毫弗類秤錘者即非權也問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然乎曰詎止漢人即宋人亦未識程蓋皆以為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故其為言且開且合而不得其理也然則如何曰經者權之衡也斤兩各具是乎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有經者也權者衡之錘也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無變無大無小常相為用而不得以相離者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是常則專用衡而不用錘變則專用錘而不用衡也而可乎數語可剖發千古所未發

唐棣章　此記夫子借詩以著近思之學上節詩人言思之有所限下節夫子反言所思之無不誠唐棣四句是記者因夫子借詩以勉人而先記其詩詞如此詩意本以物之無情者有感而動以興人之有情豈無所感而動但曰室遠有自諉之意夫子因

識見未定能必其一心向道而不為他岐之所惑乎故可與共學者未可遽與之適道也若能向道而行不為他岐所惑斯固可與適道矣然學以踐履為定地必須躬行有得纔能有所執持那適道的人執德未固能必其卓然自守而不外誘之所奪乎故可與適道者未可遽與之立也若能卓然自守不為外誘所奪斯固可與立矣然應事接物各有當然的道理惟聖人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各適其輕重之宜那能立的人守而未化能必其圓活變通而得時措之宜乎故可與立者未可遽與之權也夫道以通權為極學者固不容以躐等而進而學必至於能權然後可以裁制萬變而為學之成也況人君一日萬幾要使裁決區處各得其當尤不可不知權然必平素講求時常體認使義理明白識見融通乃可以稱量事物之輕重而無有差失然則學問之功豈可忽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唐棣即今之郁李偏字當作翩翩然的翩字反字當作翻字都是搖動的模樣這四句詩不在三百篇中蓋孔子刪詩時已去此一章故謂之逸詩也昔孔子託物起興說道我觀唐棣之華翩然搖動于春風扇和之時因此感觸觀物使人豈不惟爾之思念乎但所居之室相去隔遠不可得而見耳夫詩人之所思者固未知其所指何在孔子遂借其詞而反之說道天下之事不患其難致而患其不求今詩之所言既云思之而復以室遠為患者是殆未之思也若果有心以思之而求之而即得欲之而即至夫何遠之有哉如誠心以思賢則雖在千古之前萬里之遠而精神之所感乎自有潛通而冥會者何病於時勢之相隔乎如誠心以思道則其理雖極其精微至為玄遠而吾之心力既到自有豁然而貫通者何病於扞格之難入乎這是孔子借詩詞以勉人之意然人心至靈思在於善則為善固不難思在於惡則為惡亦甚易故先儒言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學者又不可不審察於念慮之萌也

鄉黨第十

借其言而反之詩以人言夫子則夫聖言作理下亦不宜深求宜其上文深論說如云詩人特未之思也夫何有于遠而真不可以思議此二句緊相承勿於未之思也下加試一思之一轉思者善心發明也思則靈明透露出來雖千萬里之外一念想卽到千百世之上下一念及卽徹初無障碍壅蔽故曰夫何遠之有

補唐士雅曰夫子只借詩不偏思而反言之以警醒人中須無甚意思旨只是未思索得有這中間更着一字不得若說未之思所以遠誠能思便不遠則意味斬然矣○此說破得精神

鄉黨首　此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言貌乃參言之緩急與發言訥不可以上條爲貌兼言下條爲言該貌

經筵進講

父兄無容在鄉黨合誠信夫子居之其出言只一味信從讓卑遜順有似不能言者一般二句非說總是形容居鄉黨之言貌信實耳非有二意不可以恂恂另作容貌之貌

其在承上節轉言居鄉如此而其在宗廟朝廷又何如宗廟言禮法朝廷言政事宗廟朝廷合後條今于在朝廷又一淋敍終經求是非便便乎辨明其盡惟可謹而不敢耳便便謹亦內說謹是形容其在朝廟之言貌依情耳便便與謹唯亦不槪時說泥誅但字讀後讀只輕帶甚欠体會

朝與節　此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上接下之言由而寬下接上之容恭而安朝在朝也朝字補君未視朝前此乃臣工衔較正彼此可以議政之際故有言二言字皆指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一篇都是記孔子容貌威儀起居動靜之詳雖聖人之小德細行然亦可見其盛德積中有動容周旋自然中禮之妙矣這一章是記孔子處鄉黨在朝廷之容恂恂是信實的模樣便便是辯辯門人記說昔夫子居鄉黨之間其容貌則恭敬誠愨略無文飾但見其恂恂然信實而已且謙卑遜順不欲以賢智先人却似不會說話的一般蓋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與尊長相處故禮恭而詞簡如此至於與祭而在宗廟居官而在朝廷則便便然與人議論或儀節有該講究的則問之必詳或事体有該商確的則辯之必明但言所當言詳審而不放肆爾蓋宗廟乃禮法之所在朝廷乃政事之所出又與處鄉黨之時不同故言之不容不盡而辯之不容不明如此此聖人盛德之至故隨所處而皆合乎禮之中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這一章是記孔子在朝之容侃侃是剛直誾誾是和悅中有持正的意思門人記說昔夫子在朝之時與衆大夫相接每視其位之尊卑以爲禮之隆殺如與下大夫言其勢分稍卑言或可以直遂則當言而言無所隱諱但見其侃侃如也若與上大夫言其體貌尊重言不可以徑情雖理之所在持正不阿然每由之以婉容將之以和悅但見其誾誾如也蓋朝廷之上以爵爲序故雖直道而行亦必因人而施如此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是君上臨朝之時踧踖是恭敬不安的模樣與與是從容自在的意思夫子遇君上臨朝之時其心敬謹不敢一毫怠忽看他進退周旋似踧踖不安的模樣但常人過于矜持未免失之拘迫夫子則從容和緩自然有威儀之可觀但見其與與然中適也蓋不惟可以見盛德之儀容亦可以知事君之盡禮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商確政事說下大夫與己平等者言可以直遂故當言則言是非可否一守正論而毫無委曲侃侃如也上大夫尊于己故言不可以直遂故不流不歧和悅開陳而於離之中又有規諫存焉誾誾如也

君在節　君在視朝時踧踖二字若說是在站立時上說須寬則一身容儀言蓋心懷而恭敬之發於身者自然不迫也與與適象其踧踖之中適威儀不迫句又威儀中適所謂恭而安也兩句一串說中者得中也適安適也

君召節　此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首條皆見其敬君命之誠中二條敬見於行禮之時末節敬見於畢禮之時

古者相見之禮主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

經筵進講

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主賓相見使擯言使爲大擯也色勃足躩本君命上蓋君命既承則常容頓改說中盡辟盤旋不得辟席常不設

左言末擯右是上擯夫子爲次擯說傳命以出揖左人而亦然于傳命以入揖右人而右其手然不違於左右手而擺於衣前後粘帶帶者言其衣裳無然如儀故以狀之蓋手左而身不動偶左說其皆手右而身不動但右說其背實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前後如一此正見敬存賓之至意非徒以衣之美觀也

主人已延賓而入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相禮也將則足疾而下翼如是亦非業翼在其如兩手張拱如鳥舒翼是足疾趨而下不同之貌也

賓退是主人送賓既辭非是

這一章是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古者列國諸侯朝聘往來其相見之時擇選平日禮儀嫻熟的人爲之擯相主謂之擯言其接待賓客也客謂之相言其輔相行禮也色勃是顏色變動足躩如是步履盤旋門人記說昔夫子當君命有所使之爲擯迎接賓客此乃兩君交好大禮所繫故夫子一聞君命敬慎之至頓改常容觀其顏色則勃然變動不比平時之安和自如觀其步履則盤旋退避有似欲前進而不能的模樣蓋是承命之初其敬有如此者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推手向前叫做揖所與立是同爲擯的人襜是整齊的模樣凡擯用三人有上擯有次擯有末擯賓主行命則遞傳以相達夫子此時適爲中擯則上擯末擯居乎身之左右矣故揖所與同爲擯者或揖左人傳命而出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而入則以手向右然乎雖有左右而身則端整自如未嘗隨之而動但見其衣之前後襜如其整齊也

趨進翼如也

趨是疾走賓主相見之後主君延賓而入則爲擯者當入而有事夫子當疾趨而進之時張拱端好如鳥之展舒兩翼然這一節是行禮之時其敬有如此者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行禮既畢主君送賓以出賓方退出之際主君之敬未解夫子必復命于君說道賓已去不復回顧矣所以紓君之敬也這是禮畢之後其敬有如此者夫以爲擯一事自始至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非盛德之至其孰能之哉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這一章是記孔子在朝之容公門是朝門中門是當門而立履是踐閾是門限門人記說昔夫子趨朝之時一入公門便肅然起敬但見其曲身而行雖公門高大却似容不得他的模樣何其敬之至也其所立的去處必不敢當門之正中蓋恐當尊而失之僭也

未也出門主人[illegible]立之處其敢復行以留不顧言者所以行[illegible]之[illegible]復[illegible]之久也

公門節　此記孔子在朝之容內[illegible]分上是言外面入君命[illegible][illegible]是其內而出[illegible]盡而敬不[illegible]以敬[illegible]公門為大[illegible]之身如不容[illegible]敬之至也[illegible]入內[illegible]字有敬[illegible]中於門中間者閾而少有[illegible]人[illegible]大門[illegible]之[illegible]中間為[illegible]相合之處又[illegible]一本常設而不動[illegible]兩扉[illegible]有[illegible]出入[illegible]夫出入君門[illegible]右亦不敢當[illegible]傍而行[illegible]出入[illegible]不[illegible]閾亦不敢[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且入門之撤也位在門屏之間屏之外門之內也屏是樹小牆當門以蔽內外

者此是入君[illegible]之所謂外朝也[illegible]之位如見[illegible]勃三句乎[illegible]過位亦有言者同朝之[illegible]或言及亦不得不[illegible]但不敢[illegible]而其言似不足者此過位之[illegible]見此之入門自加矣[illegible]明乃成[illegible]後自堂而出[illegible]朝班之位也[illegible]一等則君自堂上望之不見故逞顏色而和悅此乃一[illegible]之道而夫子不自知[illegible]沒階而趨則其復[illegible]見之故又翼如而敬[illegible]朝班之位[illegible]與眾面君而立故又[illegible]而敬君所之容[illegible]以心[illegible]不敢以和[illegible]也

執圭節　此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禮上二[illegible]是和以通[illegible]之信以聘[illegible]為主[illegible]中[illegible]執圭[illegible]此非被命之初乃在鄰國行禮之時者[illegible]君之重[illegible]

其行過的去處必不敢踐着門限蓋恐違禮而失之肆也此皆尙未面君而敬謹之心已無所不至矣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是人君所坐的虛位不是君不敢出帶夫子旣入內朝行過君之虛位就如君在上面的一般其顏色則勃然而變其行步則躩然而盤旋其言語則訥訥然簡拙收斂如不能出聲者蓋去君漸近故其敬漸加與入門之初又不同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齊是兩手摳衣屏字解做藏字息是鼻息夫子旣已面君而行朝禮乃兩手摳衣使之離地以防傾跌之患歷階升堂而身而行不敢仰視其鼻息出入亦屏藏收斂恰似沒有鼻息的一般蓋愈近君則愈敬慎其視過位之時又不同矣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等是階級逞是舒放怡怡是和悅沒階是下盡階級復位是復自

己的朝班之位夫子升堂見君行禮已畢出而降階一等則漸遠於君矣此時顏色纔稍稍舒放有怡怡然和悅之意然其敬君之心有終不能忘者但見其下階而趨則端拱如翼而手容之恭如故也復班之後猶踧踖不寧而身容之肅如故也豈以旣遠于君而遂有怠忽之心乎大臣子見君未有不敬畏者至于未見君之先而敬已至旣見君之後而敬不忘此所以為事君盡禮而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這一章是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容圭是諸侯的命圭所受於天子者也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不勝是力不能舉授是以物與人戰色是戰懼之色蹜蹜是行步促狹循是緣物門人記說夫子爲魯大夫時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其行禮之時執着國君的命圭曲身而行如其力有不能舉者有時舉手向上則如與人相揖者然而不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則如以物與人者然而

聞君之命[illegible]君之主將君之命[illegible]何[illegible]敬[illegible]如[illegible]不勝以身容言上如揖二句以手容言自上提之如揖[illegible]下提之如授不失於[illegible]之[illegible]勃如句以色容言蹜蹜句以足容言[illegible]戰而行不敢[illegible]武如有所緣也享獻[illegible]聘之[illegible]君之主聖庭實也[illegible]主[illegible]之禮非命圭也[illegible]實如[illegible]之類皆之于庭故曰庭實有容色色之有容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愉愉曰又和[illegible]前[illegible]禮[illegible]如[illegible]之和而非有加也[illegible]以君[illegible]之情達之鄰國之君私覿[illegible]己之情[illegible]之鄰國之君不和[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故雖未嘗不敬而其容貌之和親之執[illegible]之敬則異矣

君子節　此記夫子衣服之制中間[illegible]有正[illegible]制有公私[illegible]有常[illegible]時有[illegible]月[illegible]之不同不

過辨色與制[illegible]府[illegible]事而用之各當[illegible]常服自有常服之[illegible]乃[illegible]服之[illegible]乃喪服之飾[illegible]不以紺[illegible]而[illegible]常服[illegible]不亂其制上[illegible]似而[illegible]喪祭[illegible]不甚遠私居之服則自有正色紅紫閒色不正不以之為褻服恐其亦不正而且近女服也無時而不然正意○當暑服尚輕乃[illegible]絺綌之衣而亦不宜見體不必先着裡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體之不至于[illegible]也此[illegible]服之制與人[illegible]全在必表上緇衣[illegible]之服取北面之義[illegible]尚黑[illegible]之服取[illegible]之義[illegible]尚白黃衣狐裘[illegible]息民之服取[illegible]功而尚黃[illegible]以裼裘[illegible]也[illegible]以裼裘此冬裘之[illegible]又[illegible]補大全原[illegible]之上[illegible]

不失之太卑其見於面者則勃然變動而有戰懼之色其見於步履者則舉足促狹如曳地而行如緣物一般蓋君之命圭乃國之大寶聖人之心極其敬慎故見於容色者如此

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凡聘問之後復陳其幣帛之類以獻其君謂之享禮公享之後使臣又有私禮以見其君謂之私覿夫子旣聘而行享獻之禮此正展盡情意之時故有至和之容色旣享而用私禮以見於君所以將己之誠又與公禮不同故愉愉然其私悅為尤甚一聘禮之行也方執圭將事則執其敬而敬焉者所以盡聘問之禮及享與私覿則執其和而和焉者所以通聘問之情和敬兼至各當其可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

這一章是記孔子衣服之制君子就指孔子說紺是深青揚赤色卽今之閃色也緅是赤色飾是領緣紅是淺紅色褻服是私居之

服門人記說吾夫子之衣服各有定制如常服則不用紺緅二色以為領緣蓋紺乃齋服之飾緅乃練服之飾用之則恐與喪祭無別也私居之服不用紅紫二色蓋正色有五紅紫皆閒色不正用之則恐以似而亂真也其致謹于服色之辨如此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袗字解做單字絺綌是葛布精者為絺粗者為綌表是外見緇是黑色羔是黑羊皮麑是白色的小鹿夫子當暑時則衣葛或精而為絺粗而為綌皆單服之然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不欲其見體而近於褻也當冬月則衣裘裘必有衣以裼之于外如黑色之衣則以裼于黑羊之裘白色之衣則以裼夫白麑之裘黃色之衣則以裼夫黃狐之裘蓋取其色之相稱也其致詳于裼裘之制如此

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褻裘是私居之裘袂是袖寢衣是臥時所着之衣夫子私居之裘

單衣汗衫和楊升菴之義曰褐加全衣以葛絺絡衣之上以充緻其文曰能故生論曰褻之、得其美也服之謂充美也○又記以袁有不入公門衣裘不入公門又曰中則褻孔氏則褻服此則褻無裘不同亦宜考

褻衣原無定式而長短制度當以寢寢為者夫子則於褻衣其長不欲其後欲其温故欲右袂取其短不惟其稱惟其便也狐貉之厚以居家安其暖裘之制見於人佐裘之效以宜而起不襲常於衣○必有褻衣服在下衫明衣之也

佩玉以比德故用官鞠佩角佩物以備用故兼觿觽燧管非居喪則去之若喪則無不佩也此言佩服之間其制

朝祭之服名曰帷裳取其似帷帷而名之其制與今之襦裙似帷裳不殺取其方正襞積是裳有襞今秋以縫身非帷裳必殺下惟別定公且以有表也裳是斜裁制令之使要較齊寬膝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矣要或于襞稜曰襞積衣下縫夫子平居常服之制與于朝服之裳制如此

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皆黑色吉服也吉凶不同禮且弔以哀戚夜不以弔吉服不以之弔必有一定之服也此言弔服之制

吉月朔月之朔也服者衣冠是裘之總名致仕人多不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必朝服而朝不以致仕廢臣禮也此言朝服之不衍

齋必有（此記孔子謹齊之事）上二條言齊以謹齊下一條言常以養敬

齊字提起看明衣即其明潔布取其潔○沐浴衣不火之裡衣一

其制則長取其温暖然必短其右袂之袖蓋作事常用右手欲其便於舉動也至于齊戒之時食不可復衣明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其制則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使其可以覆足也其長短各適於用如此

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

狐貉是二獸名其皮可以為裘居是私居佩是佩玉朝祭之服其下裳皆用正幅如帷幔一般叫做帷裳殺是斜裁的衣縫夫子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為之以其毛深溫厚可以禦寒而適體也居喪不用佩若除喪則凡當佩者皆佩之蓋古人凡用物皆佩於身如玉與刀礪之類夫子居喪則解佩以示變除喪乃佩之也朝祭之服其下裳則用正幅如帷幔有表裙而旁無殺縫若非朝祭之服不用帷裳則斜裁其幅而有殺縫其制上窄下寬取其省約而不貴也其豐儉各有所宜如此

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玄是黑色吉月是每月朔日夫子見人有喪則變服以往弔若羔裘玄冠乃是吉服必不用之以弔喪所以致其哀也夫子嘗致仕之時雖已不在其位至於每月朔日猶必衣朝服以朝見魯君所以致其敬也其謹於吉凶之禮又如此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這一章是記夫子謹齊之事明衣是潔淨的衣服變食是變其常日之食遷坐是移其常處之地門人記說夫子將祭祀而齊戒沐浴既畢必更明衣而衣以布為之不但內體之精明而且外體之純潔也至於齊之所食必變其常不飲酒不茹葷蓋潔清以致其誠其居止宿必別有齊居不在平日常處之處蓋潔淨以致其敬也聖人祭神如在故其謹於齊戒如此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這一章是記孔子飲食之節食是飯米舂得精叫做精膾是成肉之細切者門人記說夫子日用飲食雖未嘗必求精美然於飯

身有半不火之間是說亦變復亦故也一說殺衣即今之縣襖長一身有半是比身一半長衣可○變食不飲酒不茹葷以齋其口遷坐不安常不燕居以齊其心是食亦變居亦遷也偏以乎是也○此謹

食不節　此人之欲食之節不多食以上是飲食之事下是以飲食之節而欲至也食多以之過其食之輔夫子非不欲其精細而亦未嘗必欲其精細有處要而必之謹自取字有節制宜哉

食不厭精而不甚潔而細者膾不厭細而有食之細者之敗者必不能不足以養生而且以傷生之也飯饐是兩樣壞自內出者為外入者亦不必饐且敗色臭變不食亦不必色臭變但人事未備味不得其和而未能者天時未宜物不足於氣而不勝者均之足以傷人而不食也

割不正一說本文言無上數者前截字已詞其割不方正是說其心之然不○食割方是但不得其醬則味之不備而不食不外其肉非無醬也用醬各有所宜以相制非醯醬而已一說割不正者謂食之從可食者一說割乃如祭之割而門不正於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食也要看

食以穀為主肉是助氣勝則殺氣滯○凡氣亦從以養故肉雖多而不至勝食氣以食為限量若下無以爲亂故無所限量而不為于亂心志而亂威儀也然夫子不自爲量也

辯正字義以唯酒唯字承上說來言肉固不使勝食氣唯酒以合歡不為限量以量定

則不厭其精於膾則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皆足以養人故不嫌於過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饐是飯傷於熱濕叫做饐餲是味變餒是爛敗是腐色惡是顏色氣味變動者臭惡是烹調生熟之節不時是五穀果實未成熟之時夫子於飯若傷於熱濕而味變者魚餒爛而肉腐敗者則不食物雖未敗而顏色已變者亦不食氣味已變者亦不食失其烹調生熟之節者不食五穀果實之類尚未成熟氣味不全者不食蓋以七數者食之皆足以傷生故夫子謹之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割是切肉量是限量亂是醉亂夫子食肉必須方正若割切不方正者則不食之凡食物用醬各有所宜若不得其醬者則不食之至於肉雖多然不使之勝乎食氣蓋食以穀為主以肉為輔若肉勝食氣則滋味太厚反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而不多也有事而飲酒則不為限量但取其浹洽而已而不至于酣亂蓋酒雖為人合歡者飲之太多則昏能伐性而喪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而不過也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沽是買脯是乾肉門人又記夫子於沽來之酒市買之脯恐不精潔或至傷人故皆不食惟薑能通神明去穢惡故每食常設未嘗撤去然適可而止亦未嘗多食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夫子嘗助祭於公庭所得的胙肉即以頒賜不待經宿蓋重神惠而尊君賜故不敢褻至於家之祭肉雖可少緩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過三日若以頒之於人若過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是褻神之餘矣故亦不久留也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主之[illegible]凡[illegible]不多[illegible]所以爲[illegible]若有量不亂何對亦有○二說俱明細酒出於沽脯出於市恐不精潔故不食衞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者[illegible]食必設之也薑味辛得天地之義性溫秉天地之和久服則去穢惡通神明此養生之周也不多食只足上句若合顯看何處出把分說無妨若單出一句則關說亦可祭於公節非但自奉者適其宜其所以宗於人亦有節故公所歸節頒之不留神之惠家祭亦不出三日不褻神之惠出三日二句是記者推夫子不出三日之意假借[illegible]上于褻神處須挽重聖人雖食之節方得宜旨食不語句是正意下句是附記之食謂正含哺將非餘食之間都不語也不語者雖人先說而彼亦不答也寢不言雖有人在亦不自發言也○存心不怠意[illegible]物必祭無所不祭也薄祭必敬無所不敬也一齊字兩必字重看此見其根本之至誠一說瓜祭就是用瓜以祭史詳之席不節　此夫子之所與必以正正不必拘定方所東西南北者有個正位在要活看但聖人心安於正不正則與心不合心便不安故雖小不處鄉人節　此記夫子居鄉之事上節重尚齒之道下節盡爲主之道近俱作主方觀亦可鄉飲古者歲會月會之禮杖者自六十以上皆是但鄉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爲節斯字重說見於不先不後意儺謂索室之大儺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月令雖有命國儺之文玩註不專王命上鄉人非士大夫混儺非大禮也夫子以爲鄉人爲我儺我主人也可不

諸凡祭祀言只以言說是粗祭是當食之時每品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蓋古禮也齊是嚴敬的貌樣夫子當食之時不與人語蓋人喉中有食氣二管食管以納飲食氣管以出聲音當食而語則氣管爲食所礙或致哽咽之患故慎之也當寢之時不自發言蓋人之臟腑虛懸然後聲氣之發出而無窒當寢而言或致損氣故亦慎之也其食也雖是粗飯菜湯亦必每種各出少許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其祭雖小亦必齊如其嚴敬有若神明在上者焉這都是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者如此蓋不止於養身而亦所以養德學者能隨事而体察焉固莫非道之所在也

席不正不坐

席是坐席古人皆席地而坐門人記說夫子心存至正事事都整齊嚴肅如設席也要端正若少有不正則不肯就坐也觀其一坐之不苟而其出入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這一章是記孔子居鄉之事杖者是年老的人古人六十歲以上則用杖以出入以其血氣既衰必用扶持故也門人記說夫子居鄉之時或與鄉人宴會飲酒其中有年老的人必加尊敬宴畢之後老者既出夫子即隨之而出未出固不敢先既出亦不敢後也蓋鄉黨尚齒長幼有序故夫子之恭謹如此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是古時逐疫之禮周禮方相氏主索疫鬼而驅逐之季冬之月則命有司大儺以驅逐鬼祟而迎納吉祥也阼階是主階夫子遇鄉人行大儺之禮此時鄉俗皆欲驅逐鬼邪恐家中五祀先祖之神或致驚動乃致其誠敬穿着朝服立於主階之上使之依已而安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這一章是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康子是魯大夫季康子這是通

[illegible]乃[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嘗[illegible]作皆是人之[illegible]正作[illegible]以生退自居者[illegible]方相氏[illegible]後賓[illegible]衣[illegible]問人節　此記夫子與人交之誠意[illegible]於賓送[illegible]使者將[illegible]命[illegible]而[illegible]拜[illegible]使者既行[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問之人故曰如親見之之謂也康子[illegible]大夫之賜[illegible]然受之[illegible]於分受而不敢不直告之則虛人之賜故告之以藥未達不敢嘗所以誠達於彼而彼亦不惑于我盡不欺而亦不虛其賜大忠盡禮矣言直上謹疾寬不涉與人交事不重廄焚節　此記夫子貴人賤畜之意廄家廄也傷人乎夫子言也不問馬者言也要知退朝倉卒之謂使有貴賤皆所以於人註數字有不知畢竟亦及馬君賜節　此記夫子事君之禮以禮字爲主首節受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三條疾君視之禮四條君命召之禮正席先嘗敬其賜也薦後食乃上是謹其命[illegible]敬其賜其祖考榮君賜也畜之[illegible]其賞而又愛及其物仁君賜也而達下之惠澤先之者物之仁供是飲食[illegible]古者飲食必祭示不忘本夫子所祭之物而嘗者[illegible]祭乃若嘗之爲夫子不祭者不以客禮自居先飯者以勝夫自待也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舉殺盛饌曰舉每日一舉盛饌也飲食以勝夫殺之所繫之

時門人記說夫子交人出於至誠而不敢如所交的人在於他邦遣使去問候他使者將行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如親見其人一般不以其在遠而廢禮也季康子曾饋之以藥夫子因尊者有賜則拜而受之又對來使說我未曉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以不敢嘗告之聖人交人無往而非誠意之所流通如此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廄是馬房焚是燒門人記說夫子養馬之廄爲火所焚夫子退朝聞之即問說火得無傷人乎不復問馬是非不愛馬也心切於愛人故不暇問馬耳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而倉卒之際尤見聖人用愛之真心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這一章是記孔子事君之禮腥是生肉薦是獻於祖考畜是養門人記說夫子爲大夫時每君或賜之以食則儼然如對君上必正

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頒之於人所以尊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肉則必烹調使熟而薦之於祖考不敢私以爲食所以榮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物如牛豕之類則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敢輕殺所以仁君之賜也其受賜之禮如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侍食是陪侍君食飯即是食夫子或侍君側而賜之以食則其心尤加敬慎君已祭而首品物於豆間則已不待君食而先食恰似爲君嘗食的一般蓋飲食必祭者禮之常然食於君前則不敢以客禮自處況君已先祭自當辭于所尊此夫子所以不祭也爲君嘗食若膳夫之職然敬君之至則不嫌以膳夫自居此夫子所以先飯也其侍食之盡禮如此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是首在東拖字解做引字紳是大帶夫子時或寢疾魯君臨視之於是夫子病時首必居東以受生氣此時臥病不能着衣束帶則必

敬而[illegible]守也
東首[illegible]於東方故東首以受之[illegible]常事也重加朝服拖紳上雖當病起之時而猶不敢廢乎尊君之禮也
補一[illegible]君必[illegible]東[illegible]生氣[illegible]亦一見
君命召[illegible]重敬君命[illegible]趨出[illegible]車駕至則亦乘車而[illegible]
朋友死　此記夫子交友之義上節[illegible]而盡義之重下節處交際而稱義之正以終乎作主雖非朋友之事然曰無所歸則不得不任其責故曰於我殯不以得後二其心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朋友之饋雖車馬之重而非祭肉亦不拜宜依本文一[illegible]稱廣車馬[illegible]其正所以形容車馬之不拜
寢不尸　此記夫子容貌之變首節言[illegible]三節言人[illegible]其變不過以禮[illegible]寢所以休[illegible]未嘗肆也[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也何容附不守是也
御[illegible]必要[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容而行禮之色而已以貌[illegible]加敬[illegible]也是非[illegible]如是公[illegible]可為[illegible]以在車時[illegible]式[illegible]民數[illegible]乃[illegible]圖籍主者

加朝服於其身，又引大帶於其上，蓋不敢以褻服見君也。其敬君之至，不以疾而廢禮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俟是待。駕是以馬駕車。夫子為大夫時，或君有命召之，則其心急於趨命，即時徒步而往，不待駕而後行也。其敬君之命，不敢以勞而廢禮如此。蓋春秋之世，君臣之義不明，至於儀節簡略，名分倒置，反以盡禮為諂，孔子傷之，故雖纖悉委曲，無所不用其誠敬，非獨以盡事君之義，亦以維衰世之風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這一章是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門人記說，朋友五倫之一，遇死喪而能收恤，人情所難也。夫子於朋友不幸而死，別無親屬可以依歸者，即自任說當於我而殯殮之，蓋不忍其委棄而轉於溝壑也。至若朋友有通財之義，常情鮮有不以物為輕重者。夫子於朋友所饋之物，雖是車馬之重，若非祭祀的胙肉，則亦直受而不拜。蓋必祭肉然後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非車馬所得比也。此可見聖人之交朋友，於道義所當殯而殯，不以凶為嫌；義所不當拜而不拜，不以賄為重也。

寢不尸，居不容。

這一章是記孔子容貌變於平時之事。尸是偃臥如尸。居是私居。容是容儀。門人記說，夫子心存莊敬，無一毫惰慢之氣，雖寢處之時，亦自收斂，未嘗偃臥如尸也。承祭見賓，乃修容儀。如私居之時，則申申夭夭，安居自在，而不為容儀也。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夫子不然，所以為有道之氣象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是平素親近的人。變是變色。褻是私見。貌是禮貌。夫子見有喪而服齊衰的人，雖素所親狎，必變色以待之。見冠冕有爵的人與無目的人，雖私居燕見，必加之以禮貌。蓋有喪之人所當哀憐，有爵的人所當尊敬，無目之人人每因其不見而忽之，不加禮貌，而

之所天在焉
主人敬客必設盛饌之所在即禮之所在故夫子變色而作所以敬其主若不敢當也
當者天之盛氣感者天之游氣其常也而至於迅雷風烈乃天變之異常故敬天之怒而變其常容尸在與生間改易常度便是非驚惧失次也總見君子一身皆太和元氣之流行其容貌隨時變易如此
補徐儆弦曰迅雷風烈雨弗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
升車節　此記夫子升車之容上節是有敬容下節是無肆容綏是挽以上車之索非僕人所執之轡也正立執綏一串意重正立上蓋升車自是執綏但身必正立以執綏乃是心體之正而誠意實事所著所以不同于人

車中以升車後時也內顧回頭而顧疾言急遽而言親指妄有所指聖人心安于正故目容自端口容自靜手容自恭自無三者之失非作意而為之也重尖容上人輕故註著且字
色斯節　此夫子示人相時之智通以鳥之飛集得時上此上節言鳥有相時之智即以警人下節言雉得飛集之時即雉以驗首尾補人當相時知幾的意
色斯舉矣見鳥有知幾之智而相時以飛者也翔而後集見鳥有知止之明而相時以集者也夫子見山梁雌雉而歎其時哉時哉蓋即其山梁之止而飲啄得時此但見其翔集之智也子路不達時意乃有心而拱執之則其見於色者已不能矣雉遂三嗅而作所謂色斯舉者此一證也時之義大矣哉可以人

聖人待之各中其節如此。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凶服是喪服。古人乘車時遇有所敬，則俯而憑乎車前之橫木，這叫做式。版是戶口人民的版籍，如今之黃冊一般。夫子或在車中，見有穿着凶服的，便惻然不寧而為之式，亦所以哀有喪也。見有負着版籍的，便肅然起敬而為之式，蓋所以重民數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盛饌是豐盛的饌。作是起。迅是疾。烈是猛。夫子當客于人之時，見主人設饌豐盛，則必變色而起，以致其敬，蓋饌為己設，所以答其禮也。遇有疾雷猛風，則必變色改容，惕然恐懼，蓋畏天之威，不敢逸豫也。夫聖人一動容之間，皆各有攸當如此。至若負版必式，則知邦本之當重；風雷必變，則知天威之當畏。尤治道君德所關，須者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這一章是記孔子升車之容。綏是六轡之總索。內顧是回看。疾是急遽。親指是以手指物。門人記說，升車者必立而執綏，但人情容易忽略，或至偏倚。若夫子之升車，亦必莊敬嚴肅，正立執綏，而無所偏倚焉。其在車中，則瞻視有常，不回頭觀看；言語必慎，不急遽發言；手容必恭，不以手指物。蓋三者不但失己之容儀，且足以惑人之視聽，故夫子謹之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舉是飛起。翔是回翔。集是棲止。山梁是山脊。雉是野雞。時是飲啄得時。共是向。嗅字古人作狊字，是雉鳴之聲。門人記說，鳥之為物，但見人顏色不善，將欲取之，則飛而遠去，必回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集焉。蓋雖蠢然無知之物，而猶能見幾知止如此。昔夫子偶見山木上有個雌雉，因嘆說這山梁之雌雉，時哉時哉，言其時飲而飲，時啄而啄，能適其性之自然也。此時子路在側，共而向之，若有取之之意，雉乃三鳴而起焉。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證也。故人

而不如鳥乎哉於時義可想時義特止二意三嗅而作下補出既作之後用必翔而後集意層見似費補貼

按虛齋云就此條俱邢氏共作共具三嗅作孔子不食從關孔子事于鄉黨疑類為合但于上條不符俱是劉二說於上條相符又非鄉黨類不關孔子事故朱子疑其闕而竝存三說俾見鄉黨書出聖人而特之一字尤孔子生平大段故說者遂會合兩條發出相時之智為是

必見幾而作如鳥之見色而舉審擇何處如鳥之翔而後集則去而何存就不失其正而有合於時中之道矣不然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記者之深意也

張閣老四書直解上論卷之八

新增集註精義會指南主意

閩溫陵　宗一李光縉甫著
　　　　見宇楊文奎甫校

先進全　此爲當時文勝之弊而發言　夫子論時人尚文之論末節示以在己折衷之意

先進指文武成康時人後進指周末時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禮是制品節度道理行言動威儀之間以至制度文爲皆是樂是個和順底道理自起居關節之際以至聲音節度皆是四句屬非時人語特依時俗之見而立論耳若曰先進于禮樂文質彬彬者也而今則文勝矣其視先進之於禮樂若謂其朴而少文似乎鄙野人之氣象也其視後進之於禮樂者謂其文采可觀似乎彬彬君子之氣象也如此說方得之

補夏九峰曰非是當時有是

重刻辯眞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下論卷之九

中極殿大學士　太岳　張居正　輯著
狀元　澹園　焦竑　增補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訂正
書林　易齋　詹亮　重梓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後進猶如說前輩後輩禮樂不專是儀節聲容凡人之言動交際與施之政治者但敬處都是禮和處都是樂野人是村野的人言其樸陋也君子是賢士大夫之美稱用之是用禮樂孔子說禮樂貴於得中但世道既殊而人之習尚亦異由今日觀之前輩之於禮樂專尚簡質不事浮華乃恂恂然却似那郊外野人的模樣何其樸也後輩之於禮樂威儀習熟文采可觀彬彬然却似賢人君子的氣象何其美也今時之人固皆崇爲君子而不屑爲野人矣

言只說當時有來意向是如此　此說確

補蔡虛齋曰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故曰進漢書尚有此名如字當衆當若字看非假設之詞用字該得廣自一身而家國天下皆是非止謂得行其道而用禮樂也則字有斷然從不盡時然義平日留意文武事業周公從先進正思復周初禮樂之盛以救今日文勝之弊

補徐儆菴曰時人之言關係甚細衆世皆以爲君子便一向崇尚更不知反本復之弊必至大亂夫子從先進便有移風易俗挽回世道之意

從我全　此夫子追思與難之賢門人因記之以寓夫子之所思蓋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而行如陳遂過陳蔡絶糧而從者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恐其用

若我之用禮樂則不然蓋前輩的人存心淳厚行事質實與浮靡虛夸的不同我今但欲反澆歸厚斂華就實一一依着前輩的規模寧爲野人之名有所不恤也蓋周末文勝古道寖漓孔子傷今思古救偏補弊以就中故其言如此其後漢儒董仲舒勸武帝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亦是此意蓋人君之治天下若能因時救敝返樸還淳行政則務本實而不爲虛文用人則重老成而不取浮薄庶幾先進之風可返而先王之治可復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是隨從陳蔡是二國名昔楚昭王聘孔子欲委之以國政孔子往應其聘行到陳蔡二國之間那時二國大夫謀說楚用孔子必然強大不利於我小國不如阻絶了他乃發兵圍困孔子至有絶糧之厄其後孔子還歸於魯因追思前事因發嘆說我當初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我者至於今日或散之四方或出仕他國不但有隱顯之異亦且有存沒之殊皆不在吾門矣蓋以其相從於患

難發其閒之下良使非大人宦乃得復聞此時從者何幸然與因不以利害移志而不及門然目前言或仕或歸或沒故夫子思之曰皆不及歟俄深其哉原刻

補唐士雅曰夫子與弟子相從患難自然有一段不能忘然處人凡謂聖人乘道不與情是欲達人情以爲道也况不忘相從之難則安窮其艱難思聚傑之無由正爲親戚之無他耳朱註只有包括在四科不重品評優劣只重從陳蔡者有若人意德行者乃養究素而未發如一言語者貴識闡敏而詞理皆優政事者才識練達而兒幾曳務文學者理致精確而涵泳華采各二字相連看勿分析各句俱要點出陳蔡之難升夫子思之意註自長因材寓繹

難之中故念之而不忘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顏淵以下十人都是孔子弟子門人因孔子追思陳蔡諸賢遂詳記之說道當時從夫子於陳蔡者都是聖門高弟各有所長有踐履篤實長於德行的是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的是宰我子貢有才識通達長於政事的是冉有季路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的是子游子夏此皆平時受教於門牆相從於患難者也然觀此四科之目則夫子之因材造就亦可見矣使得邦家而治之則隨材授任必有可觀惜乎其終不遇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是有益於我譬如替助的一般說字音悅孔子說吾門弟子於問辨之際常有發吾之所未發者是有助於我矣若顏回則非助我者何也人必疑而後有所問問而後有所發回也於凡吾之

回也全　此章見學貫心悟之句一氣讀下乃夫子深美之詞然無若憾意非助是正說乃論道理有問難更發一番精義皆不是貶顏子言無不悅便如江河之決沛然莫之禦油然而已矣何處發夫子精神無所不三字要與明悅字要說得深且見心領神會渾融浹洽所以爲妙處只以體然聽受說之非也

補李東一曰無所不悅言不但了其未盡之蘊且又悟其未發之秘與聖心相悅以解而無所不孚略也

補湯霍林曰二句一串說以上句起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中間不得着一何字作轉語無所不悅見其與夫子耳順光景差不多

孝哉全　此章見閔子實行之孝行最不可伸說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尤難非其體心乃皆稱

所言無不契合於心欣然領受而無疑夫既無所疑自無所問又安得有助於我哉蓋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有非群弟子所可及者夫子蓋深喜之故抑揚其詞以稱之如此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騫是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昆弟是兄弟孔子說百行莫大乎孝然而能盡孝道者鮮矣以今觀之孝哉其閔子騫乎蓋凡人之孝見稱於父母兄弟者有矣然或溺於愛而蔽於私而外人未必以爲然也今閔子騫之孝不獨父母兄弟稱之而外人亦皆稱之初無異於其父母兄弟之言使非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何以得此乎此閔子騫所以爲純孝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弟子三復是再三反復佩服不忘之意白圭是詩經篇中的說話其詩說白圭若玷缺了尚可磨得若言語差了則不可追悔矣乃是謹言的意思子是女子妻是爲之妻門人記說

其孝至於人稱之亦無異詞此非其實心惻怛懇到薰蒸透徹何以能感格若此夫子所以稱之父母兄弟與人不聞而並稱其孝蓋有父母兄弟莫其稱於私之說文體認　輔孫淮盦曰即如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人聞之何等惻怛母聞之何等感動其稱孝信非偶然但夫子曰氣中當自會意

南容章　此章見人當謹言權有口譌心雅言三復是每日屢讀之玩味不厭也非一日只三次復也何只作謹言上看不必兼謹行妻亦以能謹言便是賢故妻之非以其能保妻子保妻子也其有道二句及謹行等語俱滲是陳腐

季康章　此見好學之難其人回之好學欲罷不能諸事斯語進而不止不遷不貳等俱可想

南容之爲人常由三反復佩服白圭之詩而不忘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夫惟君子爲能謹言南容之欲謹言如此可謂君子矣故孔子以兄之女而爲之妻蓋擇配而取其賢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哀公季康子問同而對稍有詳略者然大意則一般其書而未之解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是顏淵之父椁是外棺鯉是孔子之子孔鯉徒行是步行孔子嘗爲大夫與聞國政其曰從大夫之後是謙詞昔顏淵死其父顏路以貧不能具椁乃請孔子所乘之車欲賣之以買椁孔子答說人之生子雖有賢愚不等然以其父視之都謂之子其恩愛之情初未嘗異也孔鯉固不及顏淵之才然亦吾之子耳當初死時

見然註明說處待其問乃告之只渾說爲是

顏淵章　此章見聖人愛人以義路之請車亦以夫子於回見義異其意其無所靳也是其爲子愛而破了義不義用愛者夫子只說待鯉者以鄒之見今日之所以待回當無異已之所以待鯉分明是視回猶子愛以義也此之謂善用愛才不才是說下鯉回鯉只重不厚葬鯉意不可徒行却輕貧而厚葬即不禁行亦不可

天喪章　此夫子爲道而悲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以斯文與喪歸之天而以回之死生爲己之存亡其視回也重矣　子哭之慟章　此章亦夫子之處於他人而慟則爲過爲顏子而慟則不爲過何也回乃道之與喪所關非慟

也只有棺而無椁吾未嘗徒步而行爲之賣車買椁豈吾愛子之心獨異於汝乎蓋以吾嘗受命爲官君從大夫之後體統所在不當舍車而徒行故也昔吾既不爲孔鯉而舍車今豈得爲顏淵而舍車乎夫顏淵死孔子至有喪予之歎豈吝一車而不以周之乎蓋義有所不可故耳此可以觀聖人之用情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是傷痛聲吾者顏淵死夫子傷痛歎息說道吾之道實賴顏回以傳今顏回死則吾身雖存而道已無傳就如喪了的一般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發嘆蓋深惜之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慟是哀之過夫人是說此人即指顏淵也昔顏淵死夫子哭之而過於哀門人之從夫子者說夫子之哭慟矣欲其節哀也是時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乃問說果有慟乎即有慟也乃亦理所宜然者蓋非爲此人慟而更爲誰人慟乎明其哭顏淵非他人比也

回也破了天道門此二段關係不小夫子一生費多少心力陶鑄一箇顏子繼古道統千載而下并無能傳得此人今卻是千百人作只有這以來的人大人作這般絕續的人而今日之死斷送了何異也哉得不爲之慟也哭然非爲生執哀係乎古豈爲無益之悲

門人章　此章亦見夫子愛回以禮門人乃回之門人欲厚葬者亦發乎情也夫子之不可者示以義也門人與乎致葬之違始回以不安於禮乎猶父細玩視予一句以義處來夫子下方與下句不得待回以義爲較有情益回乎日於夫子不特私乎避難無所於逃而一切是非可否無所於稱情義是無間故曰視予猶父也家貧徒從純者以理斷心安是寧無所宜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門人是孔門弟子二三子即指門人說昔顏淵既沒其家甚貧不能具葬於是孔門弟子以朋友之義欲相與厚葬之孔子止之說不可蓋喪具稱家之有無若貧而厚葬則無財而強以爲悅非禮之當然也門人不聽孔子之言竟厚葬之孔子責之說顏回雖吾之門人然平日與我恩義兼盡視我如父一般我今日乃不得視之如子一般蓋鯉也死衣衾棺椁事事合禮於心無有不安今回之葬則不合於禮不安於心矣是吾不得以視鯉者而視回也然此非我之所爲乃二三子自爲之矣其以非禮處回而使之不安於地下者是誰之過歟蓋以深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季路即是子路事鬼神是所以奉祭祀之道季路問說鬼神者人之所當事未知事之之道何如孔子答說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若

反向也得以盡道於鯉而今也不得盡道於回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不得有是心而不得遂也非我也二句正言不得以視處回而示猶子之故以重責門人

季路章　此章見學當務實子路之問夫子非拒之而不答也教以實地用工耳註云非誠敬只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此解日好夫凡人能於父兄長上之間能誠敬盡所以事人則以事鬼神必能致如在之誠應聞饗之來神自是來享來格如未能事人焉有能事鬼神之理然事神當自事人始也註云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者側所以常其解亦好夫子日人之生也在此而以生之理求又日朝聞道夕死可矣此所以死之理也人能知所以生之即乎所能盡形之性

未能事人而得父兄長上之懽心又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汝當先求盡其所以事人者可也季路又問說死者人之所必有不知其道何如孔子答說人必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當先求知其所以生者可也然事人之道即是事鬼之道不過一誠之感通而已生之理即是死之理不過一氣之聚散而已果能明所以事人之道則事神者可以兼舉果能盡所以有生之理則全歸者可以無愧是夫子雖不明言以告子路實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侍側是侍立於旁誾誾是和悅而又正直的模樣行行是剛勇的模樣侃侃是剛直的模樣不得其死是不得正命而死門人記說昔閔子騫侍立於夫子之旁其氣象則外和內剛德器深厚但見其誾誾如也子路的氣象則多強勇而少含蓄但見其行行如也

屢仁斷義不爲生生理則到死時貨力爲休便全曾晉始爲終而爲得正之態如木之如生然有能知死之理故知先當欲知生死存落氣內陽明易眼前事且多調略於發觸上大故夫子教弟事人及知生處者云大改原劉

作側章　此章見聖人道遠人才之心原劉亦繁未盡之故伯心練因爲從學若學且傳道其樂看之思未何以見子路者正以全樂行之念此說亦當位首二句總以剛字言詞剛可任道此柱與相治之無審只以矣才足以任道繼此一段大是上無等器而可擬報何必一段言是何剛尚是有審養的人中和不偏深意且其其氣之[illegible]者也行甚於時答功作見前此其氣之路至乘而少殺殺者也偏偏是正直不阿端方道

由有子貢的氣象，則和順不足而剛直有餘，但見其侃侃如也。四子氣象雖不同，然皆是剛明正直之資，而絕無陰邪衰膽之病。這等的人，薫陶造就，將來皆可以嗣傳道之寄，而人於聖賢之域者。故夫子見之，欣然而樂，蓋喜其得英才而教育之也。然四子之中惟子路過於剛強，有疾禍之理，夫子亦嘗戒之，說道：我看仲由的氣象，剛似不得其命而死的一般，若能克其氣質之偏，則庶乎可以免禍矣。其後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果如孔子之言，此可以見聖人知人之哲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爲是興造。長府是藏貨財的府庫，仍是因，貫是事。夫人指閔子騫說，中是當於理。昔魯國有藏貨財的長府，魯人要將舊制折毁，從新改造一番。閔子騫見其事在得已，乃婉詞以諷之，說道：這長府之設，相沿已久，未至大壞，只因其舊制稍加修整，以藏貨財，似

論是與器之器着不譬者由道等謝是英等像器器觀後於由從晉很衡[illegible]同堂勸發戊阿可到仲和之道[illegible]沒大[illegible]爲道率其口未[illegible]不要出而[illegible]者字修字皆武然念無之語在氣象看出來的[illegible]非欲其流於中[illegible]之全曰氣[illegible]句亦是要字中[illegible]成之詞非[illegible]學也○閔[illegible]以發[illegible]來於寒此說[illegible]長府[illegible]民之心[illegible]所以不[illegible]閔者[illegible]日仍[illegible]非徒[illegible]如之何[illegible]之者此也此是斷決其必不可

亦無不可，何必剏新改造，而爲此勞費之事乎？閔子之言，其意甚微，故孔子聞而喜之，乃稱美之說道：此人不言則已，言必當於理。蓋治國以節用愛人爲要，而土木之工，乃勞民傷財之大者。苟非甚不得已，不可興也。長府之作，不幸之可已者，使聽其言，而因其舊而止之，可以省費，可以恤民，可以昭恭儉之德，其爲益也不亦大乎？所以說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大抵閔子之所以能發人也，大臣乃朝廷制之當備者，有如閔子者，何以爲可在，況爲興作修方林別苑而縱遊佚之欲者乎？有國家者可以深長思矣。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瑟是樂器，古之爲士者，無故不去琴瑟，所以養性情也。奚字解做何字，堂是廳堂，室是房室。昔子路好勇，故其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而微之，說道：君子之於人，以變化氣質、涵養德性爲要，而

爲言故夫子特與之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人不言只閔閔說夫人言示家參言必有中直指仍舊貫之言[illegible]言必中乎因求之宜利稱之相微稱爲者聽之而不爲此或謂夫人不言說平日說言必有中亦且樂言而仍舊貫之言之稱中求後稱出亦可

一說魯春時因魯人作長府於此而是又爲長府非也唆一長府便有改先王舊章之漸而爲聚斂之淫泉故于止彈爲以仍舊貫諷之亦獨爲勞民傷財之故也亦效

由瑟章　此章[illegible]不是上下文義[illegible]云瑟音之不和便是涵養之未到使是未入室處下因門人之未達故表出而言之謂由之所造已爲高明中和之不足處將其未入於室耳須看得融會

樂之聲，這等聲可以知人，今聽由之瑟聲如此，則其氣質未變，德性未純，可知何爲而鼓瑟於我之門乎？孔子此言，蓋欲子路深自警省，以克其剛勇之偏，非遽絕之也。門人聞孔子之言，乃遂不敬子路。孔子曉之說道：汝等以仲由爲不足敬耶？凡人之學識其正大高明的去處，譬如廳堂一般；其精微深邃的去處，譬如房室一般。今由之學識已造於高明之域，而未入於精微之奧，就似人已升到廳堂，但未入於房室耳。使能勉力進修，所至固不可量，安可以是而遽輕忽之哉？然觀孔門人室之徒，自顏曾之外，蓋亦無幾，以是知聖學精微之奧，誠未易窺，而人既知所趨向，又不可不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師是顓孫師，商是卜商，都是孔子弟子。愈字解做勝字。子貢問於孔子說：門弟子中，若顓孫師、卜商者二人，所造果誰爲賢？孔子答

由之瑟二句勿直說有此罪殺伐之聲與中和之聲相反夫子只[illegible]以用字[illegible]兩下相照故使[illegible]味[illegible]其意思也之[illegible]夫子不相叔[illegible]過自勉者翻然一變其氣習北鄙殺伐之聲[illegible]太深門人○家幾一間夫子[illegible]便不敬子路此雖信與人之過稽升閒見上用功升堂未入室但在氣質剛勇上若好處固在此哭累處亦在此觀其聞過則喜聞善則行不處縕袍不忮求此何等高明正大故曰升堂只其粗厲處變化未盡下和而隨一處便是未入精微之奧故曰未入室重上句下句特帶言之室不出堂之外而涵養其在振拔之中所以啓門人亦所以發子路而進之也堂室亦本上門字來見升堂已是得門而入矣爲於丘之門亦承而進之堂是

說：師也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其學每至於太過；商也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其學每失之不及。是二人之所造也。子貢不達過與不及之義，乃問說：師既是過，商既是不及，然則師固勝於商歟？孔子答說：不然。道以中庸爲至，不及的固不是中道，那太過的也不是中道。是太過也與不及的一般，若能各矯其偏，則皆可至於中，不然則其失均耳，若未見師之勝於商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聚斂是多方征斂，以取民財。附益是增加的意思。非吾徒是說不是我的門人，絕之之詞也。小子指門人說。鳴鼓而攻之，是聲言其罪以攻擊其過失。昔之世人有周公者，親則成王之叔父，貴則天子之家宰，又有安定社稷之功，食祿最多，資養最厚，其富乃分所當然也。季氏以魯國之卿，而其富乃過於周公，則必有侵奪公家、剝削小民之事矣。爲季氏家臣者，當匡救其惡可也。冉求爲季氏家臣，不惟不

在門墻則升堂之者乎從原刻

問師章　此章見聖人造就二子之資平日方人其子于張高孔子屢曲說豈不明知過亦有輩甫遜而卑曲謹之心本意師之為愈但欲得聖人而決之耳故一聞夫子過與不及之言而遂曰師愈云其過不及還俱是才意說勿露中字為長若謂過于中不及于中則師愈之言何由發○過由不及宜順口氣說在過一邊言過者亢而高之猶夫不及者偷而卑之其失均一般也更不必倒不及猶過說話夫子說在那公未字裏出中字子貢頗悟故亦不復再問講中俱勿露中字為妙

季氏章　此章見聖人維持名教之心不曰富於周公而曰富於周公者蓋周公之封國也是時魯已二入於季矣曰富於周公其權奢淫僭之罪可勝言哉求反為之聚斂以益其富但知患季氏以肥私家不知公室益而民從之貧其事不可為矣非吾徒責之也鳴鼓而攻欲其速改也非謂深文嚴之說改原刻

柴也章　此夫子語四子氣質之偏非是閒閑評論全要他變偏從消刀也然其實識上欠按凡其與同少進步也走知不足其行有偏為愚魯者見得遲鈍不敏必精察而後通未能速悟斯其如人一齊脆得他便有二三分辟者外面雅飾要好看知武可親其不由根心之發少誠篤也喭者粗率不細膩如出詞氣而滿徑粗鄙而是少失之野今日論這名有所偏自變化而究則過可明發可敏辟可誠喭可文乃夫子啟發四子的意

回也章　此夫子論回賜之所造之故進學於回而稱回以勵

能匡救文過之說並征求多方聚斂以增益其富益其為惡害民甚矣故孔子絕之說道若冉求者非我之門人也蓋我以仁義道德為教則凡為吾徒者皆當以直道事人而不為阿諛以恤政養民而不為掊克今求乃黨惡害民得罪於名教則豈吾之門人乎汝等小子與之同學有過失相規之義須明正其罪齊聲以攻擊之使之有所改可也夫人之為惡若黨與不眾則其為害猶小惟夫身據權要而人又從而附和之則其虐焰滋甚不可撲滅故聖人於黨惡之人拒絕之嚴如此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柴是高柴參是曾參師是顓孫師由是仲由都是孔子弟子愚是明智不足魯是遲鈍辟是務外少誠喭是粗俗昔聖門教人專以變化氣質為先故孔子各舉四子氣質之偏而教之說高柴為人謹厚有餘而明智不足是其愚也曾參遲鈍而少警敏是其魯也顓孫師務為容止而少至誠惻怛之意是其辟也仲由粗鄙凡體而少溫潤文雅之美是其喭也愚魯者必須充之以學問辟者必須本之以忠信喭者必須文之以禮樂然後可進於聖人之道不然亦卒偏而不得其中矣可不知所自勵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庶是相近的意思屢是數空是匱乏不受命是不安於天命貨殖是生聚貨財億是度中是得其理孔子說士志於道而以貧乏累其心則立志不高信道不篤其去道也遠矣惟顏回以明睿之資務深潛之學其於道蓋庶幾相近矣乎蓋常人在貧困之中有不堪其憂者而回處之泰然其家數至匱乏一無所有初不改其所性之樂焉是其所見者大所得者深殆乎與道為一矣若端木賜之為人則不然貧富自有定命不容強求者也彼則不肯安受天命而務欲生財以致富其不如回之安貧樂道多矣然才識明敏其億度事情每每切中如其所料則亦有過人者使由此而充之亦可以進於道矣此二子之優劣也夫顏淵亞聖而孔子特

之意○庶乎是近此近道處蓋言其幾與道為一也節一間未達之意非近道故安貧樂道只是貧乎即其貧見其能安我屢者充足之且亦有但空乏時候居多故曰屢空○不受命前貨富有命而賜貨殖以求富是不安受天命也然是生聚之貨億則屢中還作取他言其才識之明是亦進道之一機也勿俱作貶詞中者中乎事之成敗利鈍也屢中非屢中但中處亦居多故曰屢中

一說高中玄曰人心同出於玄虛本空容無物者只緣一著知慮便自不空夫子無知而空空不必說了顏子亦也復禮三月不違其庶乎屢空者子貢不受命而貨殖此心作有物累在億則屢中聰明明知多一層意見了此賜之所以不及回處誠去此容見補此物累而滑深心休未必不若回處說屢中便見可返於屢空說屢空便見可幾於空空○近亦有依此說備之

善人章　此章見人當學以充其質問善人之道是問善人之於道何如非問其品格也不踐二句一氣說勿以跡為古人已試之法室為聖人之域只宜在道上形容雖有平常的途徑是箇從前平常途轍中自有精微與妙處是為室須由迹而能之斯可以入室善人乃常在其意見裡行用不循途守轍而遵已然之迹雖其發見亦有暗合於道處然畢竟見未真力未定而不能入於精微與妙之極也室即未入於室之室勿作兩樣而不入與未入有異未入云者相近之詞不入云者相遠之詞只不踐迹便是未學聯說以不踐迹為病更不入室乃作未學

稱其屢空子貢高才而孔子猶譏其貨殖則深厭自守之士與營利無恥之人豈可同日而語哉用人者當知所辨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踐是踐履迹是聖賢之成法入室是造乎精微之域譬如入於室內一般子張問於孔子說世有一等自然有善而無惡的人其所行何如孔子答說善人者質美而未學者也惟其質美故生來所與道合雖不必循途守轍以踐聖賢之成法而自不至於為惡惟其未學故亦不能涵養擴充以造乎精微之域而入聖人之室也夫其不踐迹而自不為惡此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不踐迹而亦不能入室此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也然則夫人豈可徒恃其生質之美而不加學問之功哉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是言論篤實與是許可的意思君子是有德的人色莊是內無實德徒飾外貌的小人孔子說忠信之人可以學道故忠質之說篤而不虛華朴實而無文飾者乃君子之所與也然人藏其心情偽難測外貌未足以盡人也若不加深察只論人於容貌詞氣之間見以為篤實而遽許之則斯人也其果表裏相符而為有德之君子乎抑亦矯飾外貌假做個老實的模樣而為色莊者乎使其為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也若是個色莊之人而亦與之不幾於失人乎然知人寔難以帝堯之聖而猶見欺於象恭之共工況其他乎夫子之言蓋有所感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諸是語詞求也退這退字是怯弱的意思故退之這退字是裁抑的意思兼人是勝過乎人昔子路問於孔子說由嘗聞道而思及未之能行也且今一有所聞即斷然行之可乎孔子答說聞義固

大體說有父兄在[illegible]人上只[illegible]且須天[illegible]學者是朱子推大子[illegible]新說[illegible]外補之夫子語意[illegible]今改序刻

論語[illegible]　此章見聖人者不肖[illegible]與有位其義[illegible]而卒其終身之責君子[illegible]言如是[illegible]而心[illegible]不如是剛雖兩平須抑揚更存[illegible]上[illegible]色莊即[illegible]之謂[illegible]字甚有凝若色莊者一混於君子關係學術治理[illegible]人者必觀行[illegible]而後可也

補　說[illegible]曰莊字從[illegible]生乃莊重[illegible]篤究則其貌色亦自莊重貌與言知須者也亦一几

問行章　此章見聖人因材教行之分[illegible]下是因認而明其所以異人之

劉[illegible]曰有父兄在此不[illegible]父兄而稟命亦行[illegible]於父兄之[illegible]過故[illegible]日聞斯行之亦之惑而[illegible]句正各明之[illegible]與兼人[illegible]之兼[illegible]兼人[illegible]兄此[illegible]道意[illegible]

聖人[illegible]

畏匡章[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夫子[illegible]時[illegible]若解了圍[illegible]何故[illegible]大夫子在

當勇爲然父兄在上有不得以自專者若不禀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又何可以聞斯行之乎冉有問聞義當行退而畏怯於力之不足也自今但有所聞自勉而行之可耳孔子答說學貴於力行若見義不爲是無勇矣汝其聞斯行之乎公西華疑而問說由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告他說有父兄在則儀以禀命爲恭求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又告他說聞斯行之則又以必行爲勇由求之問本同而夫子之答迥異如此赤也不能無惑敢問其說如何孔子答說人之材質不同教人者當因材而造就之不可執一也冉求是箇怯弱的人凡事每退縮不肯向進故我告以聞斯行之使知勇往力行以變其柔怯之習所以引其不及而歸之中也仲由是箇剛强的人凡事都徑情直遂只要勝過乎人故我告以有父兄在使知安分循理不流於妄動之失所以抑其太過而歸之中也其問同而答異者以此汝何疑之有哉按洪範有三德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沉潛而治之以剛即所謂退而進之者也高明而治之以柔所謂兼人而退之者也可見聖人立教與帝王出治其斟酌化裁操縱闔闢者不出此二者所以能甄陶一世而盡君師治教之責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畏是畏懼後是相失在後昔孔子被圍於匡而有畏心一時倉卒迴避之際顏淵偶相失在後及其相見之時夫子憐其爲匡人所害心正懸慮及其至也不勝其喜幸之意乃迎而謂之說吾只以汝爲死矣今乃幸而無恙乎顏淵對說回於夫子分則師生恩猶父子也生死患難相與共之者也若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不愛其生捐軀以赴之矣今夫子既幸得以保全回亦何敢輕於赴鬪以徇匡人之怨而死乎蓋於此不獨見其師生相與恩誼甚深抑且死生在前確乎不易蓋由平日涵養純粹見理分明故凡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若顏淵者真其人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

顏淵在[illegible]不知從來者之[illegible]前路者之[illegible]不有[illegible]且[illegible]何[illegible]生[illegible]非如[illegible]子[illegible]以全[illegible]此可見聖賢重其[illegible]存焉夫子勉[illegible]行義曰[illegible]是大[illegible]

季然章　此章見聖人[illegible]試[illegible]務以大[illegible]其失大臣之[illegible]下以子[illegible]君[illegible]深許其有人臣之[illegible]父之所[illegible]無君之心久矣乃自多其家[illegible]二子故以爲問

至[illegible]大臣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已[illegible]謂人臣以人品論不以[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以[illegible]補[illegible]曰[illegible]大臣[illegible]

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季子然是季氏[illegible]不可是君不從止是去位具臣是備數爲臣聽可備使的意思昔仲由冉求爲季氏家臣故季子然問於孔子說[illegible]有大臣有小臣職任既有崇卑則其稱之亦有難易夫子之門人若仲由冉求者其德器才識可以謂之大臣與蓋誇二子之賢以見季氏之得人也然季氏乃僭竊之臣由求既不能諫又不能去正孔子之所深惡者故答之說汝之問我以爲必有非常之事與非常之人乃今以由求二子爲問則汝之問亦卑矣且汝以由求爲大臣是豈知大臣之道乎蓋所謂大臣者乃君德成敗之所關國家安危之所係其責任隆重與羣臣不同若只是阿意曲從不循道理與夫食位竊祿不識進退則何以成就君德表率百僚必須學術純明忠誠懇至凡事都以道理輔佐其君如君之所行有合道理的便爲之贊助於中將之宣布於外以成其美如君之所行有不合道理的便爲之正言匡救爲之盡力扶持以補其闕必欲引其君於當道而後已若使君不向道而君之言或不從諫或不聽則雖居官食祿亦是尸位素餐徒當引過自歸奉身而退必不可枉道以辱其身也蓋大臣以正君爲職故志在必行以曠職爲恥故身在必退其道固當如此今由求之爲家臣既不能直道事人以匡救僭竊之惡又不能安分知止以全難進易退之節是乃備數爲臣者耳何足道哉夫子之輕由求所以抑季然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又因見由求既不可以爲大臣則凡事只聽命於所事唯唯諾諾無所違拂者與夫子答說由求雖不知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亦嘗見之若使其所爲至於弒父與君大逆無道之事必不肯苟從以負人也蓋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借二子以爲羽翼故孔子陰折其心如此此可見天下有大臣有具臣有亂臣若人君能謹德業知人則大臣得以盡其忠能隨材器使則具臣得

所在亦不肯從明其必不助亂而盡援也詞義甚嚴吾今深繹氣道勝矣

子羔章　此章見學而後可入政也節分上因子路之妄舉而深非之下因子路之妄對而深責之○後成人有其死死而不爲宰者顧子羔務爲成宰遂爲衰善子羔憂厚有德亦足以化人如其從子路以實數猶難治特舉之欲以鎮服人心耳殊不知大道理然須學優而仕方能舉或政遂難關必欲信道見大意矣子羔學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雖使之仕其所設施終必有廢古任意而名寡其彼故曰賊夫人之子還只就子羔身說若說前人已皆有所害來切○民人二句指費邑言二有字宜玩民人以經畫統御言社稷以駿奔肅報言何必二句緊頂上言讀習其事即明其理見得子羔爲學未嘗廢學而學之云賊也此論雖未爲不是但此一篇之學非世所論求學之子羔且據子路使羔本其初不出此然因夫子責之而臨時取辦於口給以抵對夫子耳故夫子不責其非而直惡其佞是故二字見得佞之所以可惡正在於此佞本非[illegible]佞只是口快的人牽不斷也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俟字肯關說未變子盖言惡佞以見惡由之佞也

侍坐章　此章見聖賢胸志之異吾與點也以上誘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以下因曾點問志而各有所許與曾點正是贊三子之見許三子正以深曾點之志無非教也

新安陳氏曰人之心本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天下國家之事惟無私於天下國家者然之三子之志皆有私於天下

以勉其職能防微杜漸則亂臣無所容其奸此又明主所當加意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羔是高柴的字費是邑名宰是邑宰賊是害夫人之子就指子羔說佞是強辯飾非昔子路爲季氏宰因欲舉子羔爲費邑之宰孔子責之說凡人學優斯可以登仕明體乃足以適用今子羔資質雖美而所學尚淺若遽使爲宰則內有妨於修己而學問無由以成外有妨於治人而功業必不能就適不足愛之適所以害之也如之何其可乎子路因夫子之責乃不自以爲過又強詞以應之說道費邑之中有民人焉所當治也有社稷焉所當事也若於民人而求所以治民之理於社稷而盡所以事神之道這便是學了何必讀書拘拘於章句之末然後謂之學焉夫治民事神固學者事要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則道理不明施爲失當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此言非其本意但不肯自認己錯而取辦於口給以禦人耳夫子乃直言以責之說我平日所以惡那佞口的人正謂其不論理之是非而惟逞口辯以求勝耳由也自今可不戒哉夫漆雕開必已信而後仕則夫子說之子路於未學而使仕則夫子責之可見出治有本務學爲先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職任愈大則其學當愈充其關係愈重則其學當愈勤誠不可一時而少間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曾皙名點是曾參之父門人記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一日侍坐於夫子之側夫子欲使盡言以觀其志乃先開誘之說人情若拘於少長之分則心生嚴畏不復敢言雖欲知其心之所存不可得矣今我之年齒雖有一日少長於汝然而爲汝等之師然汝勿以我長而難於盡言務當有懷必吐有言必盡可也蓋汝輩方平居

是用之明知曾點之志若無意於天下而足以治乎天下是不用之用也三子之志不過是效一官辦一職充曾點之志極天蟠地無不可爲矣

以吾一日[illegible]是令其盡言[illegible]及下[illegible]說之[illegible]使所[illegible]大意只是[illegible]想下[illegible]不居[illegible]是人莫知時也如或知爾[illegible]何所設施以爲人之知則[illegible]莫不我知如何反說有可知之具而世無我知之人此使渠等人之意其謙如故知爾何以云如有聖明出而知之亦涉驕矜之語便欠謙遜

率爾最害事千乘大國則幾務本緊充又攝乎大國則動有牽制勢何難也且兵興則煩於調發而國危歲凶則苦於賑貸而民困將何難也四件總來殊合都是難爲處爲之只有政以作其勇氣教以結其心近者務本尊教衆知方本尊敬[illegible]夫子所謂可使治千乘之賦也夫子哂之亦兼言激發其所[illegible]謙其才力所優然亦不免自[illegible]一氣而不足於謙容[illegible]所以哂之但非虛不可[illegible]引謂千乘未可[illegible]大國不止千乘亦制[illegible]千乘之國非大國又[illegible]如[illegible]一般[illegible]求[illegible]方六七[illegible]何數[illegible]將[illegible]制不過[illegible]有事民務本富用[illegible]及三年而財不可[illegible]民[illegible]此[illegible]夫子所[illegible]也禮樂就化民上[illegible]以節民以和民性乃從富而教之道也君子是德

之時閒嘗自負說人之不求不足以爲世用但人莫能知我耳如或有人知汝聚而用之則汝將何所設施以展其平生之蘊哉試爲我言其所以得用之具何如夫子此問蓋欲考見四子自知之明而因以施其裁成之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率爾是輕遽的模樣千乘之國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的侯國攝是管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加以師旅是說有兵戰之事因是仍穀不熟叫做饑菜不熟叫做饉勇是強以方是向知方是知向於義哂是微笑子路一承夫子之問更不遜讓便輕遽而對說今有千乘之國兩邊都是大國管束於其間又加之以師旅而調發不寧常有兵戰之事又因之以饑饉而荒歉頻仍無有豐足之歲時勢之艱難如此若使由也爲之外當事變之衝內修政教之實務農積穀於其先簡閱訓練於其後果能以作其氣忠信以結其心將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強勇而敢於禦侮之爭先又且皆知向義而親上死長之無二是則由之志也於是夫子微笑之蓋哂其言詞輕率非謂其所志之不大也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子既問子路之志遂以次問於冉求說爾之志何如冉求對說千乘大國非求所堪也但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國若使求也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薄賦斂敦節儉以節其流將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富足不惟仰事俯育之有資亦且水旱凶荒之有備求之志如斯而已若夫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使化行而俗美則必俟夫才全德備之君子然後能行之非求之所敢當也蓋冉有之意本自謙退又因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如此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中正樂和乎身備禮樂之道者孰能以禮樂化民以俟君子不敢自任也

赤爾何如本志於禮樂但因夫求君子之俟辭然後已故云願學諸侯祭於宗廟是交事於親者諸侯會同於天子是有事於君者但此勿論諸侯至天子後面夫子方說出此二句正禮樂相先之地願爲小相正願學處服玄端冠章甫是冠服之盛戴赤本身說小相猶云從大夫之後勿以大相來形說此即所謂可使與賓客言也將見不以常期見也殷覜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一齊盡見主諸侯見天子言

點爾何鼓瑟希謂鼓瑟方商派非琴音希亂鏗爾聲下謂完以手推琴而起其音鏗然也撰具也三子言志皆其素具也故曰撰點以爲異似有遜避不敢言

之意夫子亦以異亦何傷亦各自言其志也各字本點說今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暮春至詠而歸是點此時同此人而樂其樂之意想點之志止適樣春時候只就目前點其面言若專以暮春爲樂則其樂亦狹矣大抵浴沂風雩冠者童子總是寫個其適意處近莊生言人要浴沂者但振其高舶其脫灑灑落落直有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使其得位亦不過即此春風沂水之趣以與天下嘉志共之今日非戚非日非加此正不用之用也用在於不用夫子所以與之下是取其序游物外之意點童子老安少懷民各分無不人各在天下國家無濟物處可謂賢雖亦得其位樂其素胸次絶類拔萃做出來亦不倚一毫智力才識便是大作手出世

宗廟之事是祭祀和者諸侯時見曰做會衆頫曰做同端是玄端禮服章甫是禮冠相是贊禮者謂之小者謙詞夫子又呼公西赤而問說爾之志何如公西赤對說禮樂之事非敢說我便能之誠願仰其事而學焉彼宗廟之中有祭祀之事至如諸侯修好則有會同之事皆禮樂之所在也赤當斯時者得周旋供事於其間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爲贊禮之小相焉序其儀節使君不失禮於神明常其應對使君不失禮於鄰國赤之志如斯而已矣蓋禮樂本公西華之所優爲其曰願學曰小相亦因問而承之以謙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希是間歇鏗爾是瑟之餘音作是起撰是具莫春是三月的時候春服是單袷之衣風是乘凉沂是水名舞雩是祭天禱雨有壇壝

樹木的去處都在魯城之南詠是歌詠喟然是嘆息之聲與是許方三子言志之時曾點正在鼓瑟三子言志既畢夫子乃呼曾點問說爾之志何如點承夫子之問鼓瑟之聲方纔間歇餘音尚鏗然可聽乃舍瑟而起從容對說點之志與三子之所具者不同有難言者夫子開導之說汝但言之何傷乎人各有志亦惟各言其志而已不必同也曾點乃對說點之志非有他也亦以性分之中自有真樂隨所而在無事旁求就如今莫春之時天氣和煦暖物固足以暢懷冬衣已解單袷之服既成又足以適體因而偕朋同志之徒冠而成人者五六人年少的童子六七人少長有序氣類相投油油然往遊於魯城南之勝處沂水有溫泉其潔可濯也則相與洗浴乎沂水之濱舞雩有壇壝樹木其陰可庇也則相與乘凉於舞雩之下興寄有時而可止也則相與歌詠而歸唱和交適舒泰自如是亦是以自樂矣而他尚何慕焉點之志所以異乎三子者如此夫子一聞曾點之言有契於心乃喟然嘆息說道吾

而經世經世而出世故原刻補方文伯曰曾晳未嘗無用世之念但不取於人知爲己目前俯境隨處皆適用舍行藏點其自家蘊蓄夫子之無意無必而胸中洒落自如者與我行則者也今同止同

三子者出曾點以夫子獨與已而由則喟之於求赤又疑發故後出而問之夫子答以各言其志使有余許三子之意曾晳猶未符曾由之故乃復問之○爲國以禮爲以爲國者非徒以其才力所能爲乃於有爲而已須有恭敬辭遜謙之意以行之以禮樂之餘以寓中和之化故日爲國以禮今由之言忘也其只許突說來只見會毋遜非之氣疎小知察禮讓之念則是才力雖發揮得天縱不中和涵養氣象此夫子所以哂之時設辭以直任爲邦爲不遜不

遜非所以爲國依此說則夫子明不許其爲亦了否當子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此說自明白曾點猶未達疑不讓於爲任爲國故有惟求非邦惟赤非邦之問○惟求則非邦也與據意分明以冉求亦欲爲國何不見哂但此意未可說出點只從從問安見方六七十夫子謂求亦是爲邦方六七十是伯之邦如五六十是子男之邦此只空空說侯邦之制上發謙未補求亦是以爲邦自任其亦可或辭就點試亦不勉從夫子此答只以爲邦訓之而不告以不哂之故故不讓之意終認未出○又以赤之非邦爲問夫子謂赤亦是爲邦宗廟諸侯奉親之典會同諸侯覲王之典非諸侯之事而何諸自邦大夫而下有禘嘗而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覲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爲諸侯之

與點也其深嘉樂子之意溢於言表矣蓋君子所性萬物皆備人惟見道不明未免有慕於外始以得失爲欣戚耳若是反身而誠無所愧怍此心泰然純是天理則無往而不得其樂矣故窮亦求飲簞瓢陋巷此樂也用於國而安富尊榮達之天下而老安少懷施諸後世而澤被萬物亦此樂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用行舍藏惟其所遇而我無心焉蓋聖門學術如此曾點知之故爲夫子所深許也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禮是天理之節文讓是謙遜昔諸子言志已畢曾晳以夫子獨與已之志而於子路則哂之於其有公西華則無言不能無疑乃俟三子皆出獨留身在後問於夫子說適間三子所言之志其是非得失何如夫子說也只是各言其志而已無他說也曾晳又問說夫子何爲獨笑仲由也夫子說凡爲國者必以禮讓爲先則上下

雍睦示民不爭而後國可治也今由也言辭急遽自負有才直任之而不讓則失乎恭敬辭遜之道而有悖於禮矣將何以爲國哉此吾所以哂之也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曾晳又問說冉求之志雖在足民而其所治不過六七十五六十之小其無乃非爲邦也歟夫子說先王之建國諸侯雖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不同而分封之典則一也百里固爲大邦矣安見方六七十與五六十之小而遂非邦也者蓋土地雖云狹小然一般有封疆社稷一般有人民政事豈可謂之非邦乎是求之所任固爲邦之事也汝何疑哉曾晳又問說公西赤之志雖在於禮樂而其所願不過爲小相耳其無乃非爲邦也歟夫子說自諸侯尊親於後有宗廟聘鄰於後有會同赤既志於宗廟會同矣證非諸侯之事而何且赤本素具禮樂之才而循願爲小相特其謙

事耶非二句就他言上看出來二句是他才上看出實際赤之謙處小字看出能爲之大大字對小字說爲禮大相註無論出其若之意說當對謂大字自相說求亦宗相看見代相合行禮亦爲邦之事業雖道大如之然與之爲諸侯方叫做如此發大子並與求亦之爲邦則如由之不能在不疑而不在爲邦益明矣

顏淵章　通章以克己二字爲主首節言其綱次節言其目而要于請事則總承綱與目而言○克復不平無兩截克己即所以復禮而爲仁不可分作三件不自私欲而日己者可見[illegible]欲附形骸而起即下耳目口體之類仁與禮非有二也仁是天理渾全底禮是仁中條理如下文視聽言動一一皆有恰好天則便是禮仁爲天理渾全何曾渠失只緣凡於私欲拘此中天理勿引惡出作外了故去了這些形骸之私則天理中之條理條欲復見如依復舊家上復還仰此便是仁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不可以仁屬心禮屬事○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爲有許多工夫至一日而收功如一日豁然貫通之說不要以其今日拿來一日覺不一日以爲克復完成不比尋常人所不能做故告以克復之以歸於仁他分明是一克己復便見已身制心休完全地位如紅爐點雪頃刻立化歸仁一日克己復禮一日復純然天下使無私之欲形役之念父此說稱其○天下歸仁或作與我稱仁或作事事皆仁或以國人稱仁[illegible]六合家六合萬物一體爲安在人心自然之本體上看天下歸仁過時不過爲這此形役

退之意其所以求爲不見於人而僅可以爲其小則誰有能優於禮樂由乎其有而爲之大者乎是赤之所任亦爲邦之事也汝又何疑其合而與之二子言志同亦入子之所取者乃稱道點何也蓋有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乃出處之大節也若行其才能汲汲然欲以自見於世則出處之際必有不能以義命自安而苟於所就者子路仕衛輒冉有從季氏病皆在此故夫子獨與曾點以其所見超於三子也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是本心之全德克是勝己是人心之私欲禮是天理之節文歸字解做與字看孔門之學以求仁爲要故顏淵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教之說仁心德也仁德在人本無不具就中件件都有個天理當然之則所謂禮也人惟累於己私不能自克把這禮丟失了故流於不仁耳爲仁者必須從心上做工夫但有一些己私便着力克去務使一私不存而念念事事依舊復還乎天理當然之則則本心之德全而仁不外是矣然這箇道理乃天下人心所同具的果能於一日之間己無不克禮無不復而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則天下莫不翕然稱許其仁蓋秉彝好德其理固有然者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如此然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己是自家的私欲禮是自家的天理其克其復皆由於我亦爲之而已而豈由人乎哉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如此孔子以是告顏淵所以勉之者至矣然堯舜相傳心法亦不過如此蓋所謂人心惟危便是己也所謂道心惟微便是禮也所謂精一執中即是克復爲仁之功初無二理也然則欲純全乎堯舜之仁者可不服膺於孔子之訓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情識不化把壓無稍使底碍不會消於念己私一去此條渾然同有是心者不出吾範圍之外如所云四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總不在這上只是此理流露到處符合○念講渾同識見大同之本體曰時勿字正降伏敵是之之峻此說極妙○既云克己又云由己何也蓋己指自身說即下視聽言動欲克己己視聽言動之私由由自己視聽言動己者及故克己又由己只要由己亦不由人意惟顏子為非此後於人者四非禮不但從聲色邪行只小有出入使非禮即勿亦要將細細從心上勿也知非禮勿視非既視而後禁之亦非相且不視之而已勿有欲視之心方是勿視條做此四勿字雖禁止減然不可謂似強制了徵兼明健講敏義承上一氣淵雖不敏而請事之心有必爲敏字不作謙說改然

仲弓章　此示仲弓以爲仁之功雍稱別是顏子然總之是克此心條出門二句是敬以存心己所二句是恕以推心在邦二句是此心之驗莊仁者人心之天理也敬則心不放私意無自而入恕則心不隔私意無自而出故曰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出門使民乃至易忽者以見心之常敬非只舉此二事也○大賓亦宜休出出門人敬如表說要正視聽寧之類使民之役如匠夫勝之類使民以之敬使此只重心學上說不必拘泥定邦家無怨不可作效驗說然功相人凡必俱同然以必要則敬可至恕可行無所私心必邦家無怨心之無間方是敬恕盡時的真境此一點無

目是條件勿是禁止之辭敏是明敏請事是欲承行的意思斯語指非禮勿視四句說顏淵聞孔子克己復禮之訓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疑而直請問說克己復禮用功的條目何如孔子告之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則不能不發見於視聽言動之間然視聽言動皆有個自然的天則是即所謂禮也纔涉非禮便是己私故必謹於將動之初制於未發之始視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於心而勿視聽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於心而勿聽言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於心而勿言動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於心而勿動夫非禮者己也於此而禁之皆克己也己既克則禮復而仁在是矣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者如此顏淵一聞孔子之教便直任之說道回雖不甚明敏方能造道固難然夫子之教可循也請從事此言務克去其視聽言動之私以復於天理節文之內使本心之德復全於我而後已豈敢自諉於質之不敏以負夫子之教哉蓋顏子自知其力之可至故直任之而不辭如此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的字大賓是有德有位的賓客大祭如郊祭廟祭之類仲弓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教之說爲仁之道不外於存心存心之要惟在於敬恕而已夫人見大賓無不起敬者若於出門易忽之時也儼然如見大賓的一般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承大祭無不致敬者若於使民易慢之際也肅然如承大祭的一般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是之謂敬也人以非禮之事加我我不欲也若我以此加人人亦不欲也必推己之心度人之心不欲人之加諸我者亦不以之而加諸人焉是之謂恕也夫能敬則私意無所容而仁之體以立能恕則私意無所雜而仁之用以行由是外而在邦上下莫不相安何怨之有內而在家宗族莫不相悅何怨之有主敬行恕而至邦家無怨則心存理得而仁

一作校

誑工夫似不可無或以無怨作自家心上看如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嚴陵依之今覺未安蓋上六句皆心存理得的工夫物我一体的機趣故雍亦直任之而不辭

精一說方文伯曰不必以上二句作敬以爲此心下二句作恕以推此心作兩扇說對亦不必若從恕兩個硬字眼把口氣來講此二句就承出門使民之時凡有不欲必推近取譬而勿施於人此正心体發敬天理周流所在故此四句須一氣貫下是在經存理克己的工夫〇此說亦可

司馬章　此章亦見爲仁在於存心首節分上因牛問仁而告以謹言下因牛不足而告以謹言之由仁者其言也訒是舉見成一仁者言不是說仁者須要訒言蓋言充養完粹的人其發出的言語常收斂斟酌若有所忍而難發也此處還是說言上說勿露心字康訒用出難效今覺未安牛不在心上思量故致不滿之及夫子因推出訒言之由以告之爲之難二句不必更着仁者字只是泛論爲之難亦不是力行難之難兼說亦不是隨行不顧言之意難字乃其難其慎之心此心就於義要全在天理上天理最精要處微辨審處尤要整精神着力是豈容輕意作爲則豈容輕易發出言此言之所以訒也爲之難便是心存不放言之得無訒正此不放之心爲之勿如註客推高一層得無二字要發得自然惟訒言全由此心之兢兢在天理上此所以仁者其言訒訒也而牛豈容易觀耶

君子章　此章見君子無入不自得首節分上是因問而告以

在是矣仲弓聞夫子之教遂直任之說道人須是才質明敏者方能體道雍雖不敏然夫子之教切至如此敢不以敬恕之功自勉以無怨之效自考而期無負於夫子之明訓哉蓋仲弓自量其力之可至故勇於自任如此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是孔子弟子名犁訒是堅忍不輕發的意思司馬牛問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教之說子欲知所以爲仁當自言不妄發始蓋人惟心有不存故言語每有傷易傷煩之病惟仁者涵養深沉措詞簡默其於言語若有所忍而不敢以輕發焉者子欲爲仁亦惟致謹於斯可矣司馬牛又問說仁道至大只這言不輕發便可以爲仁矣乎孔子又告之說這訒言不是容易的事蓋人惟其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爲惟其爲之妄也故肆言而無忌若夫仁者則心存而不放故於臨事之際必熟思審處其難其慎不肯以苟且爲之是以言必慮其所終行惟恐其不揜出諸口者自然不敢輕易又安得而不訒乎是其言之訒者由於爲之難爲之難者本於心之存心存則理得而仁不外是矣豈可以爲易而少之哉夫子以牛心放而言躁故反覆曉告如此蓋約之使求仁於心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是成德之人憂是憂愁懼是恐懼內省是自家省察於心疚是病司馬牛問於孔子說學也者所以學爲君子也不知君子之人何如孔子告之說成德之人心常舒泰絕無憂愁恐懼之私人能如是斯可以爲君子矣司馬牛說君子之道大矣只這不憂不懼便可謂之君子矣乎夫子又教之說不憂不懼未易能也蓋凡人涵養未純識見未定禍福利害皆足以動其心所以未事則多疑慮臨事則多畏縮此憂懼之所由生也惟君子平日爲人光明正大無一事不可對人言無一念不可與天知內而省察於心無

君子之道下是因其不足而明示之今定禍福患至懼是禍患至而憂惡縱是心体上見不分曉守不定則常抱個憂怕君子心体上養得純粹何憂懼之有牛不能釋夫子此言原在心体上說乃只就事上看以爲不憂不懼是外面一時强制來的故少之不知不憂不懼全在內省不疚中來若志依稀小夫不疚者是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也此心一於天理事事人理可可與之爲此外小福禍何害若二節憂皆從而無所於懼處皆安而何所於懼二何字甚自然無憂懼意

楠王觀濤曰內省不疚主平日言非臨事方省亦主成功言不是方用功去省察似不是我招禍有可憂可懼之事亦不憂懼之

牛憂章　此章見人當修己以聽天首節分上是牛以兄弟爲憂下是述天命之當安而示以己之當修〇桓魋欲殺宋公又欲殺孔子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同叛牛盧傷其將禍有若無也故有無兄弟之歎此見自己憂痛兄弟註憂其爲亂而將死似未其狀解蔡虛齋云牛非兢怨己憂非皆爲禍而恐也得之〇死生二句泛言命自人所稟之天自天所賦言有命是已定了在天是不在我了此見得死生富貴皆當順受然則無兄弟亦天命也天命所在人所當安憂何益哉君子亦惟盡其在我而已敬在心恭在容無失者主敬無間斷也恭有節是無過不及即恭近於禮敬同修己之功恭自待人接物說亦是修己中事故總云修其在己而已在己二字對命與天看說則持身正自能致人之愛敬恭則不失禮

有一毫疚病故其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縱有意外之患惟安於命而已夫何憂何懼之有此非自修之功已造於成德之地者不能汝何疑其不足以盡君子乎按司馬牛因其兄桓魋作亂常懷憂懼故孔子開諭之如此然內省不疚實是常存敬畏中來非徒悍然不顧而已況人君居崇難大之位任非艱勤庶政治民祇懼其何以永貽四海之安長享天下之樂哉故兢兢業業人主不可不加內省之功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商是子夏的名無失是無間斷有禮是有節文昔司馬牛之兄桓魋爲亂於宋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司馬牛慮其將禍故憂愁說道兄弟無故乃天倫之真樂也今人皆有兄弟相安相養於無事之天而我之兄弟獨不得以相保豈不大可憂乎子夏因其言而寬解之說道商也嘗聞諸夫子矣人之或死或生是從有稟生定的非今之所能移人之或富或貴是皆天所付與的非我之所能必但當順受之而已若夫兄弟之有無固天也命也憂之亦無益也君子亦惟以天命自安而修其在我所當自盡者以能持己以敬而內外動靜無間其功接人以恭而親疏貴賤各乎理則盛德所感人人皆知愛敬四海之內相親相依就是同胞的一般何所往而非兄弟也然則君子患不能自修也又何患乎無兄弟耶子夏欲以寬司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詞然要之至理亦不外此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明是心中明白無所蔽浸潤謂如水之浸灌滋潤是形容毀人者人之以漸使聽者不覺的意思譖是毀人之短膚受謂肌膚上受寒是形容禍患切身的意思愬是訴己之冤不行是不聽信選

於人自有以悅人之愛敬則分不同而偏問允若盡四海矣又奚患無兄弟哉子夏自是論道理如此與兼愛者不同非不得已之辭不必曲爲之辭

子張問明章　此章見人心自有真明子張務外好高其問明也必有窮高極遠的意思故夫子告以人情至近處求明就是明人情至近處求明就是明之遠諸人太緊則人不信我的言語作如浸潤之譖其詞緩其機深人未易察而最易入人親已不切則人不以我的言語爲準有如膚受之愬其詞急其情迫人不暇察而遂爲動不行是我能察他巧爲讒譖情狀不爲搖動所入不爲急訴所動坐照不蔽則彼譖者愬者之計自不得行也斯可謂之明也已又謂之遠者非明外又有遠蓋其遠亦以見其明也時說遠字俱云猶於歲月之久又謀於千里之外於皆能察之似將遠字認作時之久遠地之久遠了殊未通據注解遠云不蔽於近者是遠可以心意近字猶云淺見遠字猶云深識只是吾心空洞剔十分通透無一分蔽便是弘深廣遠的識見不以時與地言註云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只是歸乎上見其遠故原刻

問政章　此章是爲政當知所重有節分上因其問政而示以爲政之大綱下因其處變而示以濟變之大權○足食足兵民信似一時事無先後足與信在民而足之信之工夫俱在上足食須使民勤生植而畜富厚多蓄積足兵須使民有勇敢而後向方以衛上信須其心定意屬乎上然後民有父母之懷而不忍攜二於我以信居後事有緩然日平教化使有太平不後原

是明之至而不蔽於淺近子張問說人情微曖而難知物態紛紜而莫辨將非至明何以察識請問如何方可謂之明孔子告之說凡見人之所易見者未足以謂之明惟察人之所難察者乃可謂之明耳如讒譖人者若直將那人的不是處說將來則情僞易窺也惟夫譖而浸潤焉者或乘其有隙而暗爲中傷或即其近似而巧爲誣詆微言參語積之以漸而不露形迹譬如水之浸物的一般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又如那愬冤者將使其詞少緩則情猶可見也惟夫愬而膚受焉者或言人之害我若在至危或言我之受禍就在目前情狀危急事勢迫切譬如就加到身上的一般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夫是二者設心甚狡用機至深皆人所難察者也若能察其爲僞而不行焉則是確然有見洞燭羣情之隱而人不得以售其奸矣豈不謂之明乎然不但可謂之明也若能於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不行焉則是超然遠識明見萬里之外而非淺近之知可比矣豈不謂之遠乎蓋於難察者而能察焉則凡人之所易見者皆無足言也其謂之明且遠也不亦宜哉按此章之旨在人君尤爲切要蓋人君以一人之耳目照臨乎天下使非明而且遠則險邪之情狀難明讒譖之游言易入苟聽信少差其關係治亂非小可矣故必居敬窮理使心有主持而情僞畢照然後人莫能欺足稱明且遠也明君宜三致意焉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之說爲政之要惟視民生之最切者以爲之所而已食者民所賴以爲養食有不足則民生不遂不可也必須爲之制田里薄稅斂使閭閻有乃積乃倉之富國家有九年六年之蓄這等樣是食足了兵者民所賴以爲衛兵有不足則民生不安不可也必須爲之比什伍時簡閱使伍兩卒旅之無缺車馬器械之咸備這等樣是兵足了然米粟雖多兵卒雖利若信有未孚則民心日離又豈可乎必須施教化明禮義使爲吾之赤子者皆有尊君親上之心無敢詐離叛之意這方叫做民信之

子貢問此三言使看是在心上討論太平時宜如何處故時宜如何放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如遇饑荒兵役艱難等類窮城危片信不可失欲依信守城則兵食不能兩全欲存兵須令兵出粟供之而民聞殺潰不令民出粟又棄食而散亡欲去其一當何所先矣子謂先去兵蓋民習之食足召肯忠義以激人心則人人與我爲守矣若民習云食又何事武備○子貢又以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爲問食足信孚猶可兩姑中之食已盡如欲存食必須棄信棄城欲存信不可與殺存信城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當此事勢窮蹙之甚又欲去其一當何所先夫子謂去食而民信仰服不宿飽而樂於效死問欲不竭之食原又何事於食自古二句正見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之意蓋自古皆有死長在之變殺而有自代不滅之生理君有食無信苟免偷生則失其所以生之理雖身存而心已死何以自立於世故爲人君所以食可去而信終不可去也○夫子見當尚當強權使其士詐使其民而信義消殺故發此理之極而言其不可無耳

子成章　此章見二子雖世之論皆偏子成欲盡去其文下是子貢示以文不可盡去一欲援文勝之弊一欲救質勝之弊皆見維持世道意不能無斥正二子意內又或只在言辭上看或單在行事上俱泥周末文勝那一件不靡麗故子成有激而發論若有所稱君子質而已矣君子只開陽有以成德言或指在位言俱若衆而已矣三字就見出有不必用文之意下句

矣夫食足則遂之而生養兵足則治之而孚於衆民信則教之而倫理明雖帝王之治不過如此非要三者政其有不與者乎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又問說三者兼全固爲善政若事勢窮蹙難以兼得必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如去其一則以何爲先孔子說若不得已寧可去兵蓋食足而信孚則民親其上死其長雖無兵而守固矣此兵之所以可去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貢又問說二者去兵已是權宜若事勢愈蹙雖食與信亦有難兼者必不得已於二者之中又當去一則以何爲先孔子說又不得已寧可去食蓋民無食必死然自古及今人皆有死是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若夫信者乃本心之德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民無信則相欺相詐無所不至形雖人而實不異於禽獸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不若死之爲安故爲政者寧死而不可失信於民則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矣此食所以可去而信必不可無也由此觀之可見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是以古之王者不欺四海善爲國者不欺其民蓋必有愛民之真心而後有教民之實政自然國富兵強民心固結而不可解矣此信所以爲人君之大寶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是衛大夫質是質朴文是文采駟是四馬皮去毛的叫做鞟昔棘子成厭周末文盛人皆習於利巧而無忠信之意故立論說君子之行已應務惟當存其本質不失了原來真實就是了何必緣飾文采以取悅美反使實意之不存乎子貢聞而正之說今時方逐末人皆不知有質夫子之說意在崇本抑末乃君子之道也惜乎發言太易不能掩其過正之失既已出於舌雖駟馬不能追及之矣蓋人之爲道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是文也與質一般質

補足上句耳連說○惜乎二句亦連說方見可惜君子也非指有位亦非指成德之君子只是謂其言然本却未是個好意思很爲君子的言也但不免有失說說出口不及追矣故可惜若着思好而說出又無失者無可惜厚無毀犯而識說者總無關繫亦何足惜惟說本君子也乃不免失所以可惜文猶質也二句言有質不可無文文猶質也有文不可無質質猶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虎豹之鞟無以異其爲虎豹亦猶犬羊之鞟而已毛其可盡去乎則質可獨存而文可盡去乎當在虎豹一邊見文之不可去蓋取虎豹之毛文爲文納鞟說文字取質字意說質字論意極是㨗勤君以虎豹譬君子犬羊譬小人殊覺邊入非自然聲口又觀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全是則其意滅而興之但惜其存質去文之太甚耳則本末輕重亦自已有分殺不可執二論子貢之說改原劍

右低章　此章見魯國先根本哀公問意始終在足國有若答意始終在足民此聖賢大根本之論與一切權宜支補者不同○按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但謂公之意欲加賦恐未然魯自宣公稅畝時已加賦了豈有更加賦之理只是值年饑民貧賦不從出而國用有不足故問於有若意必有委曲補救之策有若逆度之說於年饑民貧之時乃說行徹法而用有餘耳○看這以魯年日加賦以致民貧哉一遇年饑而民益貧賦無所出而用有不足則何不求太儉誠而專行徹法乎蓋只勸民生

也與文一般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正在於也若盡去其文從存其質則君子小人混而無辨就如虎豹之鞟和那犬羊之鞟也是一般看不出好歹來虎豹之皮所以異於犬羊者在於毛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者在於文然則文豈可以遂廢哉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而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亦失之矣若求其適當而無弊則必如孔子所謂文質彬彬乃爲定論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盍是何不徹字解做通字是周家什一取民之制周行井田之法取通同均勻之意故叫做徹魯哀公問於有若說如今年歲饑荒國用不足將如之何有若對說國家財賦必取於民者有制用於上者有經然後歲之豐凶不足爲患君欲足用何不復行我周徹法十一取民之舊乎哀公說我魯自宣公稅畝以來已是十分取

二了今吾之用度尚然不足如之何更行徹法豈不愈加匱乏耶有若對說君民一體休戚相關如今朝廷上的費用那一件不是小民出辦若能輕徭薄賦一毫不過取於民使之豐衣足食家家殷足是百姓足矣將見民之生計既饒則踴躍措辦凡軍國服御之需莫不樂於輸納自然倉廩實府庫充人君百凡用度取之沛然而有餘矣其孰與不足乎若是井地不均賦斂無度使百姓每衣食不給家家貧困是百姓不足矣將見小民生計既窘必至流亡失所不但賦稅無從出辦亦將怨咨疾視而思離散矣之患矣人君又將安所取足乎即此觀之可見君不當徒以足國爲心而當以厚下爲念也按有若此言深得君民一體之義人主誠宜加念者蓋足民固所以足國而足國之道則在節用而已能節則薄取自見其有餘不節則厚斂且見其不足矣然則孔子節用愛人一言豈非治天下者之龜鑑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一之法使民先富也○哀公自不肯減省於民道理故曰二吾十而取二乃今國用猶不足乃十而取一如何行得徹是從鋼截於賦之法先爲國用足之所關而不知民之貧富是國用足之所關也

百姓足不足須根徹法行不行來孰與不足孰與足是兩與字是不足則君雖不足孰能越勝乃夫誰以不足偏歸於君哉百姓皆於故苑不勝矣誰以足而來說民與之也言百姓足則君有不足孰忍坐視自然樂於輸助君哉此二不諸衛首者言衆人辦不起一人無由獨富也今說者遂引云民且起而爭奪錙放他偏見此豈有君者語意况有若原答哀公不足之問只重在說不足一邊也原剩亦失斷斷今改正

崇德章　此章見治心之學德若心之徙義者心之疑子張此問自是切問說得多云子張是極愛問極要聽的人故夫子告以近裏着己做實○上崇德以從從之分斷言主忠信以徙義也中心爲忠是心爲信繼是一個心是心之謂善者此心天理之宜也徙者非先有不善而移從之以義也宜之爲義無方變不窮徙者與之爲徙要與之爲無方也言主之以真心實凡事皆從此心天理之宜然後便所謂依本體爲作用底則天理條條件件累積於此心而德自在矣愛生惡死爲惑以心爲主而造化生死之權專在天非二句要死既不可得也言其愛惡之一二偏人本無甚可愛惡情乃至欲其生本無甚可惡他人愛之深亦欲其死生二句只是上二句

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崇是日有增加的意思行道而有得於心叫做德辨是辨別惑是心有所蔽忠盡心而不欺信是誠實而無僞徙是遷就義是理之所當爲者子張問於孔子說得於心之謂德所當崇也蔽於心之謂惑所當辨也茲欲崇之辨之果何所用其力乎孔子告之說德根於心而達於事者也使內有僞妄之心則善端充長之無基外無遷善之功則培養滋益之無地德何由崇耶故必存於心者常以忠信爲主而無一毫之虛僞又能於理之所當爲者便遷徙以從之而事事欲其合宜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又有所積累本心之德自將日進於高明矣豈不是崇德之事人之生死有命本非吾所能張主也今也愛其人便要他生惡其人便要他死既已溺於愛惡之私而不達夫死生之定分矣況此一人耳方其愛之既要他生及其惡之又要他死易喜易怒變遷無定然則造化死生之柄豈在吾好惡中耶甚矣其惑也能於此而辨之則惑可得而

去矣豈惑雖多端死生乃其大者推之於一切理外之事皆不必處用其心又何惑之有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齊景公名杵臼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對說爲政以敦彝倫爲先彝倫以君臣父子爲大必也君盡爲君的道理而止於仁臣盡爲臣的道理而止於敬父盡爲父的道理而止於慈子盡爲子的道理而止於孝君臣父子各盡其道則治理由此而出國家由此而治乃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君於此忽焉而不講豈所以爲政乎按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則君不君臣不臣矣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父不父子不子矣故夫子告之如此所以深儆之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聞孔子之言深有契於心遂稱贊說道善哉此言真切要之論也如果君不成其爲君臣不成其爲臣而君臣失其道父不成

惑

真如此後來議親先顯定不知當初緣何要他這等今又緣何悲他這等看來都是心徒眾我情用事以故禍亂至此耳此只躐上章說而斷其說非深一層不必分作疑與戒之甚政擬刻

子路章　此章見政以治愈為本上君臣父子以人心大君臣父子以道言分雖合其上講當暨君父運引證云若宣君道蒞綱紀然而臣又循其職承之分父慈父道覽愛後笑而于又安以世及之序稱之○盡有其三句見忠至於臣已札業字只大馭發不必拘拘在天職上說得明云吾得而食之云食不下咽之意亦妙

片言章　此見聖人當取信於人者分上是夫子稱子路能取信於人下是門人即其素業以明之○片言非真是半言只

其爲父子不成其爲子而父子失其道則紀綱頹敗法度廢弛國之滅亡無日矣國家雖富米粟雖多吾恐得安享而食之乎景公知善夫子之言如此亦可謂本心之暫明矣然卒以繼嗣不定啓陳氏篡弒之禍蓋悅而不繹者末如之何者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子路無宿諾

片言譬如說一言半句折是剖斷獄是爭訟由是子路的名宿是留隔夜叫做宿諾是有所許於人子路無宿諾一句是門人說的孔子說人之爭訟者各懷求勝之心情僞多端變詐百出聽訟者雖極力以訊鞫之尚有不得其情者矣若能於片言之間剖斷曲直使各當其情而人無不輸服者其惟仲由也歟蓋仲由爲人忠信明决惟其有忠信之心故人不忍欺惟其有明决之才故人不能欺此所以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門人因夫子之言遂記之說子路平日爲人最有信行若受人之託已應承了則必急於踐其言曾未有遲留經宿而不行者其爲人忠信如此則其

是不待獄詞之畢而已能折之之詞折獄者斷其是非曲直爲兩造也欲信不忍欺明决不敢欺用在其由也歟內勿看任片言句頭○宿諾說是他忠信處無宿諾是他明决處取信之孔要句極好

聽訟章　此章論治當重本聽訟者折其情僞使其是非公與明者皆可能之也使民無訟使乃所謂潛孚者使之耳全在已有所以足以感化人自無訟其訟端如何消之使成遷善近之此豈可易得哉夫子此語實服勤上古刑期於無刑所在無訟本含甞不愿勿設刑所以使方者講說云道德齊禮誅者

居之章　此章見爲政者貴於誠敬不外敎養以心之存主言安住於此而無倦之謂行之處以所爲者指之事無倦者始終如一置在終一邊以忠者求

所以取信於人者正由其養之有素也夫子稱之豈無自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訟是聽斷獄訟猶人是不異於人孔子說爲人上者因民之爭訟而判其孰爲曲孰爲直此事我也可以及人不爲難也然要不過治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知恥而化興於禮讓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爲可貴耳這是門人因孔子稱許子路升記其平日之言如此論治民而至於使之無訟則潛消默奪之機有出於政刑教令之外者視彼片言折獄又不足言矣明君覽此可不以德化爲首務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政是治人之道居是存諸心者倦是倦怠行是施諸事者忠是盡心而無僞兩個之字都指政說子張問於孔子說如何是爲政之道孔子告之說凡人心所存主叫做居設施於事叫做行爲政者孰無所存之心但始雖如此而其終不免於倦怠則其爲政不過

訟作

論

真如當其在裏一邊總是一個誠誠者無妄即志氣絨者不息即無倦也二句雖平而實是相因此自是爲政之當事不止爲手處少誠意說

楊竹山曰凡人初政未有不警只要有常又須有其是之心始得若無是心不過粉飾未有不倦者且勢行不去不容不倦故二者亦相因不倦者必出於忠不忠斯倦矣

成人章　此章論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君子二句重成美上不成惡只反言之耳註所存所好高一層誘以言語引導之掖以身扶持之獎是許其所已能勸是勉其所未至俱是成美中事不成人之惡便有規戒之不欲其滋阻抑之不欲其長意小人見爲善者惡其與己異而不成之見爲惡者喜其與己同而反成之正與君子相反

苟且而已必也居之無倦如何養民而使之得所如何教民而使之成俗念念在茲始如是終亦如是不以時之久遠而少有懈怠之意則政自有恒而治民可期其成效矣爲政者孰無所行之事但事雖如此而未必出於真心則其爲政不過虛文而已必也行之以忠凡制田里以養民興學校以教民施施切切外如是內亦如是一皆本於真德實意而不徒爲粉飾之具則政皆實事而德澤自然及於民矣蓋政雖多端皆由一心以爲根本未有始終衰息一於誠而政有不舉者是道也小可以治一邑大可以治一國又大可以治天下雖聖人之至誠無息亦不過此有爲政之責者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這是孔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說道君子見人行一件好事便誘掖之以助其所不及獎勸之以勉其所欲爲務期以成就其美而後已若見人行不好的事則規戒以驍其惑沮抑以挽其失

張洪陽曰君子之心合人我爲人一體無間我之意所以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率有大過善與人同便是此意

楊復九龍曰成者其人美有端倪因爲贊相扶翼以成之若平日的教人爲善如何下得成字

子帥章　此章見爲政當先正己政者句是只釋政之義帥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且虛說言如凡事一裏於正毫無所偏曲毫無所偏倚蓋切裏云以己之正正人乎帥二句正示以正人之本在己也當要在康子身上說帥正議正視綱實名分講力切康子之問意在正人夫子告之只重在己合下二章通看不欲正也欲善正也不欲利而欲善帥以正也

楊吳峰曰上下交相長者也上有長其下之心如所謂

務期以改易其惡而後已蓋君子之心有善而無惡故見人之善其心好之惟恐其志之不堅而行之不力也見人之惡若身有之惟恐其名之玷而身之辱也小人則不然見人之爲惡則迎合容養以成其爲惡之事見人之爲善則忌刻詆毀以阻其爲善之心蓋小人之心有惡而無善故見人之惡即喜其與己同惟恐其不當於己也見人之善即恐其與己異惟恐其或勝於己也其用心之相反如此是以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爲利更無窮也用一小人則不止獨被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爲害更無窮也人君可不審察而慎用之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是魯國大夫名肥帥是表帥的意思季康子問於孔子說如何是爲政之道孔子對說子欲知爲政之方先須識政字之義蓋政之爲言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歸於正也然必先自正其身而後可以正人之不正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今子爲政不宜

韓愈具體敎然後下有是實上之心如所謂有恥且格也敎敬二字可味與大長民志意同

季康子患盜章　此章見修己可以正人康子之問蓋求弭盜之方是欲嚴於法也夫季氏竊柄盜於國康子奪嫡盜於家此實盜之大盜何以責人爲盜故以不欲聽之雖賞不竊甚言其必不爲耳竊字可玩盜之生欲起之也民之欲上倡之也上不欲雖賞不竊盜慨歎有甚於徵利之心故君子愼所欲

德風章　此章見身者爲政之本原處未見十分透徹近王霸講翼註云殺無道以就有道謂殺一儆百使民難犯有道也不主保安善類說亦不是民先向於道而我成就之乃是民未向於道而我使之趨就也成就難說不同于爲政三字不虛便是

王張在乎欲〇子欲善欲字深看猶云眞心好善也便有躬行以率之意不作欲民之善說起念之初眞心獨皆安於天理之純然則善念所到之處自提醒開悟民心感而民自潛化於善矣君子以下推原所以欲善民善之故二德字只虛說勿作善字君子主感故象風小人主應故象草上之風必偃借草非謂爲常說正意蒙講如云以小人之草加君子之風則有感必通有倡必和未有不偃矣此說較勝蓋刻

問達章　此章見聞達之辨全在誠僞之分而此心之誠僞全重在本文質直字色取字而好義而觀察下人皆此質直之心爲之也而行違而居之不疑皆此色取之心爲之也達達言義聞達言仁義而本於心之好則實心卽是仁之體仁而不免行

責之於人惟當求之於己如欲人之以正事君則先自盡其忠也故以示爲臣之則如欲人之以正守官則先自盡其職業以爲居官之準所言者必天下之正言侃侃乎守經據理而無少涉於詭隨所行者必天下之正道挺挺然持廉秉公而無少動於私曲能帥之以正如此將見標準立而人知向方模範端而衆皆取則凡望子之風采仰子之儀刑者皆將改心易慮而相率以歸於正矣其孰有自踰於範圍之外者乎不然則雖刑驅勢迫有不能強之使從者子欲爲政亦惟本諸身焉可也大抵下之應上如影之隨形嚮之應聲立曲而求表影之直爲緩呼而求嚮之疾此理之必無者孔子斯言不獨以告魯大夫實治天下之要道也漢儒董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亦是此意君天下者念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欲是貪欲季康子患國多盜賊因問於孔子求所以止盜之方

孔子對說民之爲盜生於欲心而所以啓之者上也誠使吾子清心克己不事貪欲則上行下效廉恥風行雖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其心慨然自不肯爲之矣尚何盜之患哉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未有上以不貪爲寶而下猶冒犯成俗者也所以說雖賞之不竊其實上不貪欲則觀法之地以善誅求之擾以去傷恤之政以施觀法善則民良誅求去則民安傷恤施則民足雖外户不閉比屋可封之俗將由此成矣豈止不爲盜而已耶爲人上者愼諸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無道是爲惡的人有道是爲善的人君子指在上的說小人指在下者說上字解做加字偃字解做仆字是頹靡倒倚的意思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說惡不剪則嘉禾不生惡人不去則善人受害若將那爲惡而無道的殺了以成就那爲善而有道者何如孔子對說民之善惡係所以倡之者何如耳今以子之爲政則何用殺

之達則行無礙是達之義此可言見〇何如謂之達所以能達之故也若只問何爲達則非聖必闢子張已自認聞爲達矣德孚于人而行無不得是朱子合下文所謂達的正義而解之非子張所謂之達也是聞也非達也未可便入誠僞占下文意只辨聞達二字分辨實自外有聞達皆自此達彼

質直二行達一份求說看每分作在心制行接物三段解又或以上句爲在心制行下二句爲考驗之心制行之得失俱欠[illegible]數蓋質直是存個眞心以爲達之本而義則此心天理之宜好則此點眞心之注措宜以立心制行對看質直的眞心在誠又何須外面考謹爲義之所好恐未盡協故須察言觀色而自下以求眞是此亦正見好義之實切處亦豈宜作謙字立心制

行之得失三句當以質直之心爲主而好義則所行皆求合此心之宜察於下人則求此義之見處蓋是個質直之心發做到透頭處〇質是質實無僞直是正直無曲也是個本來眞心無欺以忠信爲渾樸之極是今所說質云質是質樸而人之生也直之直以直爲質樸而率直者多徑情故又必好義此說非也質直二字原兩截平說質義爲質之質字及主忠信之主字乃氣原不同豈宜以此質字作質於至率直徑情之說則益淺謬矣好義者質直的眞心此中原有個天理之宜日用素位中所行的事皆求合此心天理之宜是爲好義今說者只在外面因時制宜說則皆于觀外之言察於人言之是非觀人色之向背察以下人無所慮卽於觀察時處之也觀察

乎子誠欲善而躬行以率之則民自然觀感而歸於善矣何也凡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一般草而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乃理之必然者也然則欲民之善亦反諸其身而已矣而何以殺爲哉按康子三問皆是責之於人夫子三答皆使求之於己蓋正人必先於正己而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能以其欲利之心欲善則民皆將不爲盜而且皆爲善矣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也大學說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卽是此意人君可不以躬行德教爲化民之本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達是所行通達聞是名譽著聞昔子張之在聖門心馳於務外而不肯着實爲己孔子亦每因事而箴砭之一日問於孔子說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夫士君子處世隨其所在而皆通達順利無有

阻滯乃人人所欲者然必有實得於己而後人皆信之非可以襲取而作致者也夫子已知子張不識達字之義乃故詰之說何哉汝之所謂達者蓋將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遂對說人惟名譽不彰是以行多窒礙吾之所謂達者惟欲聲稱播乎人耳衆望服乎人心在邦則必聞於邦在家則必聞於家如此而已是蓋以聞爲達而忽於近裏着己之功正其平日受病處夫子遂從而折之說

此子所言家邦必聞是乃所謂聞也非所謂達也蓋聞之與達雖若相似而實不同達則以實行動人聞則以虛聲致衆以聞爲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安可昧於所從而不知辨哉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質是質實直是正直察言觀色是察人之言語觀人之顏色以驗在己之得失慮以下人是常思謙退不敢以意氣加人的意思孔子告子張說聞之與達雖若相似而實不同夫達也者非有心於求人之知也以言其內則質實而無巧僞正直而無私曲以言其

不自就有道而正之意若每人而悅之又是子張徇外之習矣下者收斂退抑之謂小心敬謹以下人正欲因人以反己說着只謂觀察是自反之地慮以下人恐人有不相信處須自家謙做去方是個實行此又分作兩層說話矣皆欠體勘邦家必達者本體原當然大通天下自無間隔之處不必之於邦家而必之此心此理也○質直對下色取說色取必有許多虛而不實出而不直矣好義對下行違看行違去其心之好違矣觀察而慮以下人對下居之不疑看慮則疑其有不是故思以求是不疑則自然以爲是再不慮其非是矣

色取二句亦一套事行違指之不疑即色取裏面事色字說得濶凡致飾於外而人所可見者皆色也專就顏色言行違只是行違乎仁說色取仁便見行違仁行違是色取其乃相足之語熟猶今說着謂行違是行違乎心若行與仁違則一家且不可欺況邦人乎此說似無關涉處則旋不假行違而得色取仁從此心得入不必深求居之不疑或以從然自信無所媿怍者也或謂即久假不歸恐非有之言非也此正顧色取處惟仁以色取荀楷自退於本來意正欲遮掩色取使渾然莫人其故不得不察然居於仁而不疑且乃其工於色取也無兩層意宜一氣看邦家必聞必之以此色取之巧也

從遊章　此章凡學者當務切己崇德三者皆心學工夫故曰切己善之亦以其切己也先事後得附在崇德上說凡關於性分者皆吾所當爲事只是人不一其心乃所以總日頽廢先其

外則勤惟見其好義事必求其當理其立心行己之善如此然猶不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又不敢以賢智先人而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其處己待物之謹又如此夫是以盛德所感人皆愛敬隨其所往無不順利其在邦也則上得乎君下得乎民而達於一邦焉其在家也則父兄安之宗族悅之而達於一家焉蓋所謂達者如此豈偶然而致者哉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色取仁是外貌假做爲善的模樣違是背孔子又說德修於己而人自信之然後謂之達若夫聞也者存心虛妄其中本非仁也却乃矯情飾貌做出個善人君子的模樣來其行則素履多有全然相背是與質直而好義者異矣且又肆無忌憚果於欺人泰然處之略無媿沮恰似實有此仁的一般是又與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異矣夫深情厚貌彼既巧於文其奸而久假不歸人又無由窺其詐則掩飾之際疑似亂真人有不被其欺而稱譽之者乎故其在邦也則動輒見稱於朝廷州里焉其在家也則動輒見稱於父兄宗族焉蓋所謂聞者如此然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況作僞之事終必敗露比之於達其相去何啻千里哉是可見達者爲己而自孚於人聞者爲人而終喪乎己誠僞之間學者固當深辨矣若乃實行發庸則邦家獲無窮之福虛名謬采則邦家貽莫大之憂其關係又豈小哉用人者尤宜致慎於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舞雩是魯城南祭天禱雨的去處修是治而去之慝是惡之藏匿於心者攻是克伐忿是忿恨昔者孔子閒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問說理得於心之謂德如何可崇惡匿於心之謂慝如何可修事蔽於心之謂惑如何可辨孔子以其問之切於爲己也故美

誤

事後得是自修一心只在道性上更不知此外有何功效是心純一處即德之高大處是謂之崇人人隣口便說人不是己有過却置之不問都不知覺惡如對人護短且姑息苟怒如何得修攻其惡如攻討賊除一夜皆熾發覺必從根株拔捕除始盡而無暇及他人之惡己之惡如何得修斷除中是之謂修慝一朝之忿是暫時的念非不共戴天之仇然身之爲也直欲與人計較忘了身子以及其親此是人心之大障蔽處是謂之惑如其惑不待辨而自辨矣德字慝字惑字皆從心一心去盡性則德日起善心去除慝則惡日消耐心去忿念則蔽日解要之惡與惑皆德之害修慝辨惑只做崇德內兩件工夫

補一說裏了凡曰人心惟慝爲驕侈忿不及慮則爲倚藏性是不知有身也不能抑情制欲而傷其身是亦難之辨也此論是非不論利害註未暢說亦好

問仁章　此章凡仁智相須之愛而實是樊遲問仁智而告以愛人知人樊遲未達而疑仁智之相悖故夫子以用舍之理發之遲又未達而疑其終言智故子夏以帝王之事發之○問仁問智是看愛人知人皆以仁智之用使遲有所下手耳其實用本心作仁求二人皆須合下枉直二字直合賢否邪正在所愛所知之中

補一說半齋李曰愛人便是德意普徧處便是仁知人便是藻鑑精明處便是知不必作兩用可識其體說亦好

樊遲未達勿拘說謂並疑二者之相悖還是疑智之有妨於仁愛夫子乃以舉直二句告

之說善哉汝之問乎夫人心不可以兩用使爲其事而即計其功則天理奪於人欲之私德之所以不崇也若能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心志專一功夫無間本心之善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這豈不是崇德的事人惟輕於責己而重於責人則自家過惡固掩而不暇治慝之所以不修也若能專於攻己之惡一毫不肯放過而無暇去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而纖惡不留矣這豈不是修慝的事若夫一時之忿恨甚小乃不能自制而與人爭鬭遂至於喪亡其身因以連累父母至於虧體辱親則其禍大矣夫以小忿而致大禍這豈不是惑之甚歟能於此覺悟而懲創之則心無所蔽而惑可辨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夫子告之如此所以救其失也然工夫雖有三件實通只是一理蓋崇德者所以存吾心之天理也其事屬之涵養修慝辨惑者所以遏吾心之人欲也其事屬之省察克治非涵養不足以培其源非省察克治不足以去其累善學者體驗而密其功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達是明其義舉是舉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錯是舍置諸字解做衆字枉是邪枉的小人樊遲問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告之說仁主於愛必也於人之親疏厚薄皆在其所愛之中斯可謂仁矣樊遲又問說如何可以爲智孔子告之說智主於知必也於人之邪正賢否莫逃其洞察之下斯可謂智矣樊遲雖聞夫子之言而未能通曉其義蓋以仁者愛無不周而智者知有所擇有所揀擇必有傷於愛物之仁混同兼愛又恐昧夫知人之哲夫子之言恰似自相違背的一般此所以疑而未達也於是夫子解之說仁智雖有二用其實只是一理如立心正大舉動光明此人之直者也吾真知其爲直則舉而用之若夫立心偏詖舉動曖昧此人之枉者也吾真知其爲枉則舍而置之由是那邪枉的人見吾之所舉者在於直亦莫不有所感發而去惡從善以求舉用是能使枉者直矣

夏

之見愚別之中寓化導之術是知以成仁而兼於愛也但講意漢誠不曾分別智仁出來故樊遲復有于夏之見講衆直二句不可把仁智分貼明白只當渾淪說舉錯道理明舉直是智矣○樊遲竟疑知之妨於仁而又疑舉錯之說專爲智而發故見子夏而但曰問知只說得舉直錯枉一句非能使枉者爲仁處不曉得故有何謂之問

子貢一問其言便知夫子所言不止言智故嘆曰富哉言乎此句且虛只叫起亦只說不止言智不可用專乎仁意○舜有衆正明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之理以發明富哉之意亦只宜虛智字不宜添入仁字意于夏只承樊遲所問知而言初不知連兼問仁而夫子所爲仁智兼也豈便說智又兼得仁只好作補虛論言其不止言智意如云

甄別方行而感化隨之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乎何疑哉夫子之意蓋以舉直錯枉智也能使枉者直仁也然知人之中自寓愛人之理二者不惟不相悖亦且相爲用矣何樊遲之終不悟耶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鄉也曾如說前者一般富是所包者廣昔樊遲未達仁智之理夫子既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矣遲向未知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退而見子夏乃問說鄉者吾見夫子而問知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何謂也子夏爲信聖人者故嘆說富哉夫子之言其所包者廣矣豈止言智而已乎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得皐陶乃舉而任之爲士師由是天下之人感皐陶之見舉而恥已之不與也遂皆化爲仁而不仁者若見其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得伊尹乃舉而任之爲阿

皐陶伊尹之舉此即舉直錯枉之說也安得不謂之智而廣前之不仁者遠此即使枉者直之說也人安得謂其止於言智乎誠富哉夫子之言也遲因子夏之言始悟得舉直錯枉爲智而使枉者直即智以成仁誠未嘗有妨乎仁也故不復問

補解彭知愛人不止於愛使行成就使同歸於仁之意天下不仁者遠而聖人愛天下之心遂矣

子貢問友章　此見凡爲友之道忠告善導要一氣說謂所告者忠而調語又要善道蓋心之詞求所告不外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事善導者心平氣和語明辭婉或從容諷諭而可採恩所舉其所爲是告者也不可非不聽也言不可復以忠告善道也然後可止不止則數而見疏是自取辱也蓋友有相責之

衡由是天下之人感伊尹之見舉而恥已之不與也亦皆化爲仁而不仁者若見其遠去而無迹矣夫舉皐陶伊尹者是舉直錯諸枉智之事也人皆化而爲仁則能使枉者直仁之功也即舜湯之事以徵夫子之言信乎仁智兼舉而無遺矣是皆專爲智而發哉昔禹稱帝堯亦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可見仁智乃人君之全德而知人愛人又王道之大端聖賢相與講明者不過此理欲學二帝三王者當知所從事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忠告是見人有過盡心以告戒之善道之是委曲開導子貢問處友之道孔子告之說友所以輔仁者也若見人有過而不盡心以告語之則已之情有隱匿而非善道則人之意不投皆非善處友者也故凡過失當規者務用一點和愛的實心以告勸之而又心平氣和委曲開導不徑直以取忤如此則在彼之心無不感矣至於聽不聽則在彼也若其蔽錮執迷終不肯從則當見幾知止

義所以以義相正終以義合矣友道其庶幾乎

補解孫中曰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机未投且俟之尚可復圖若數而攻焉不惟重友之過且恐反致因與結非自絕無可挽矣故終是欲其改之亦說得妥貼

補林次崖曰必在我者與盡而彼不從然後可止

補王觀濤曰以數見疏何是癡辱而曰自取是我自取之也

以文節　此章見取友之法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非輔不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泛濫詞章凡可以共講習之文皆由是也鄙君子以文會友相與辯究其要約之所在正欲以友之所窮究者以補益我之體之仁無非理道文心理爲仁本非有二故君子以文會友正以補仁此君子所以藏文於會友以道明

無從以數見疏而自取羞辱焉蓋朋友以義合者也合則言不合則止乃理之當然者處友者知此交道有不全者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友是朋友輔是相助的意思仁是心之全德曾子說君子之學所以求仁也苟無朋友以輔助之固不足以有成然使會友而不以文則所講者終日言不及義亦不足以輔仁矣故君子之會友也必以文或講明以求天下之理或以考聖賢之成法或切劘論古今之事或講究義理之當然庶乎日有所講明不徒爲會聚而已於是乃以友而輔仁焉大賴其相規德業賴其相撤取彼之善助我之益務使吾德之修因之而益進焉庶乎相與以有成不徒爲虛文而已夫以士人之爲學尚必務於友如此在夫人君當位上以納誨輔德尤莫有要焉者使能聽之專而行之力則其益當何如哉

識亦分講未暢遂原則

若蒙山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精神全在會字上以友輔仁則文與會無論矣

補一說漢胥景曰文也者道之流也以會也所以講明道乎此也會者非但聚此心存乎此宗廟臨觀而養焉上達天德天輔仁之謂也此說亦一見

先之章　此章見治効必在一身上而因其問多而告以本諸身下而因其請益而告以持諸久子路氣質是剛勇任事的人夫子何又以先勞教之蓋惟其剛勇一味任才氣做去不免躁妄約束上責人處過多而於自責處略了故直約之使從自身上做起使有人己相通一體相恤處民行民事所該若庶民行知孝弟忠信之類皆是民事知農畝師役之類皆是勞身率教養之論務求於先勞之外也卽此亦可想見其恃才任氣之意夫子恐其氣做去不免於[illegible]欲而須進者但以之曰無倦謂只就此先勞無所為亦無所厭倦常常做始徹終做去卽到實成報取將節依然服官敎治之初而始終無倦勤此方是

可大可久之道此[illegible]勸是說其[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補益愛[illegible]觀感待力且[illegible]然事功十倍乃著業林且[illegible]不但任得[illegible]大但[illegible]檢心裡說此[illegible]常[illegible]先有司[illegible]政當識大体[illegible]政之体[illegible]以擧賢之[illegible]先有司三句[illegible]有司者分理大[illegible]先之兩不失之[illegible]成此[illegible]夬設也[illegible]小[illegible]不失之刑濫而人[illegible]者民之[illegible]不失之羽[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衆賢[illegible]之公卽古[illegible]也不[illegible]

重刻辨眞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下論卷之十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是倡率的意思。勞是以身勤勞其事。倦是厭怠。子路問爲政之方，孔子告之說：爲政者不宜徒責於人，惟當反求諸己。以與民行，毋徒以言語教導之而已，必也以身先之。如欲民親其親，則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則先之以弟；欲民之忠，則先之以不欺；欲民之信，則先之以用情。件件都從己身上做個樣子與他看，則民自有所觀感興起，而教無不行矣。以作民事，毋徒以政令驅使之而已，必也以身勞之。如欲民勤於耕，則春省以補其不足；欲民勤於斂，則秋省以助其不給。或勸課其樹畜，或巡行其阡陌，件件都親自與百姓料理，則民觀相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子路自負其兼人之勇，以爲爲政亦多術，恐不止於先之勞之二者而已，故復請增益焉。孔子以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

持久，故又告之說：爲政不在多言，前說已盡，無可益也。但天下之事，勤於始者多，克終者少。子惟于此二者持之有常，勿生倦怠。民行雖已率矣，而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雖已舉矣，所以勸勞之者愈力。始終如一，無厭無倦，爲政之能事畢矣。二者之外，更何所益乎？然先勞無倦，不止居官任職者爲然，人君之治天下，非躬行不足以率人，非久道不足以成化，尤當於此深加之意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季氏是魯大夫。宰是邑長。有司是衆職。赦是寬宥。昔者仲弓爲季氏邑宰之官，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之說：宰兼衆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使各專其辦理，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人有大過，固不可不懲，若小小差失，一槩苛責，則法太密而人無所容，故必有小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至於賢才，不舉則衆務必至於廢弛，故凡賢而有

作有司政原刻　擧爾所知三句細玩夫子語意只是告以盡其在己要重擧爾所知句爾所不知二句輕帶言只是明其不必求盡知而盡擧耳大意謂賢才之所在爾必有知者爾便卽擧爾所知者而已其所不知者人亦必有知而擧之何必以不能盡知爲患哉子惟盡其在己者而已矣此見亦擧賢一事之大體也有作個擧底說者有作擧之於衆言者固非本旨近又依程子謂意達用心公上說謂擧其所知都已付其所不知於人此正見用心之公處得謂程子用心大小之說是要人看出聖賢氣象如此似不宜以公字突入夫子口氣中改原刻

正名章　此章見爲政在於正名二節外上因子路探爲政而示以當正名下因其未達而詳

哉之名不正節是反說末節乃正說須見名之不可不正而非迂也

爲君以孫禰祖則父子之名不正以禰伐父則君臣之名不正[illegible]人子[illegible]名爲不然語本含蓄謂[illegible]衛事說此乃私下議論而確有所指謂此乃當日爲政第一義耳此衛君未必待夫子爲政夫子亦未必肯出而爲衛正名卽使正名亦必有禁則名分在未必如胡氏所謂告天王請方伯廢輒而奉之國也豈有方受人任用便如此做者○子路氣粗的人不曾想到夫子正名有關係處故好底進理便要廢立爲其以爲迂之謂國家之所當國者甚衆何區區於一名之正也○野者無所審之見無所措之是責子路對野者闕如如字亦當依之看某言之意也[illegible]

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蓋使是爲政之道。仲弓又問說：先有司可能也，赦小過可能也，若夫賢才之伙無盡，我豈能以一人之智盡知天下賢才而舉之乎？孔子說：賢才之在世也，汝雖不能盡知，然豈一無所知者乎？汝雖有所不知，然人豈無知之者乎？汝但於汝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則人見其誠心爲賢，莫不感動，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將舉之矣，其孰肯終舍之哉？蓋秉彝好德，人心所同，舉其所知者於己，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自可無遺賢之患矣。若必自己盡知而盡舉之，何其示人之不廣耶？仰此觀之，聖賢用心之大小可見矣。大抵夫子所言，皆爲政之大體，雖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獄慎罔兼，先有司也；眚災肆赦，赦小過也；翕受旁招，舉賢才也。三者之中，舉賢爲尤要，能舉賢才，則政平訟理，凡先有司、赦小過皆舉之矣。所以說治天下者在得人，誠君道之首務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衛君是出公名輒。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出奔于晉。靈公卒，立蒯聵之子輒爲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凡宗廟祭祀與夫出政施令於國，都只稱靈公爲父，不認蒯聵，是統緒不明，名實乖亂甚矣。此時孔子自楚反乎衛，子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子說：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見夫子之來，必且虛己隆禮以待子而爲政，不知子之爲政，其所設施者以何爲先乎？夫子答之說：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未有彝倫不敘而可以爲國者。今衛君不以其父爲父，而以其祖爲父，彝倫斁而名實爽矣。若使我行政於衛，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間倫理昭然，名實不紊，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國者之急務也。子路識見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爾妄言說：有是哉，夫子之迂闊而不達於時務也！夫爲政者惟取今日可以安國治民者而急圖之可也，至於父子稱謂之間，乃是小節，何關於國之治亂、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爲先乎？子路之言粗

相反說稱明白

補案上凡曰孔子正名曰必也曰乎一決一疑正我必用此而衛輒用此之意

名不正二節名不正句乃三節根于名一不正下三者之弊使一稱有但節節推出來非有先後次序蓋名者所以名其實也實者名與實須如名之爲父而實稱其名之爲君而實父也名旣不正則見之稱謂之間便覺竒口非言不順言不順何以實爲於繼體之事則事不成非幹事不成就是與名違而不成事係其事不成則出乎身者無序不和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禮樂雖欲興隆而由也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一切顚倒舛謬刑反于善罰及于無辜刑罰如何得中刑罰不中則民欲爲善而常不可免欲爲惡而惡不可爲矣知趨避之路又安所措其手足哉名不正之蔽一至於此

敗原刻

補一說宋潛溪曰禮樂不興只就本身說禮只是一箇序卽綱常之各得其理而不亂處是也樂只是一箇和卽綱常之和與和樂而無乖戾處也勿就制作上說禮樂亦可

故君子節大名一不正其流弊至此故君子名之不可不言也言之必可行者可言可行的方是名的稱名不可言不可行的决不足以名稱若夫事非之至也卽此名來稱謂之間所係極大甘不可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名如何可不先正則於君子二句示上來一氣說下勿乎聽見其情更之意可行也事成禮樂興刑罰中等意君子於其言二句事先義云只是足上二句意思曾示名之必可言可

野甚矣故孔子直責之說野哉仲由何其識見之鄙陋而言詞之粗俗也夫君子於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闕其疑以俟考問今汝於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姑從容辨問乃率爾妄對以爲迂不亦野哉夫子旣將詳示子路以正名之說故先折其粗心浮氣如此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事得其序便是禮物得其和便是樂措是安置的意思孔子告子路說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豈故爲是之迂哉蓋以爲政之道必名分先正而後有凡施爲皆有條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強爲君臣非父子而強爲父子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然有礙而言不順矣言不順則名與實乖錯言行相違所爲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則動皆苟且必然無序而不和禮樂如何可興禮樂不興則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如何可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所趨避而無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於此可見大綱一壞萬目瓦裂而國非其國矣爲政者曷得不以正名爲先乎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又告子路說名一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君子之於名也必其稱謂之間皆當其實而無爽而後以爲名若不可言者則不敢以爲名也其於言也必其出諸口者皆可見之行而無窒而後以爲言若不可行者則不敢以爲言也夫名必可言則名正而言順言必可行則言順而事成而禮樂興而刑罰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爲政凡於言之稱名者務求當其實無所苟且蓋以是耳蓋一事苟則其餘皆苟吾之欲先正名者豈正爲此子乃反以爲迂豈知治體者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稼是稼穡播種五穀之事圃是園圃種蔬菜之事小人是識見狹

言所以⋯此名也言之必可行則言所以成此行也殊覺爛長不如君子於其言猶云君子於其稱名云耳只以名字當言字何必太泥改稱言改原刻

補若無障只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凡愼於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指言之正其愼于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說可言可行則于正名不緊切矣○童思內以名可言言可行其斷然無不附的須一般說方於言無所苟不須變古

樊遲章　此章見君子當務其大請學稼圃觀霍林謂亦是小道可觀之意此論日平近說有爲神農之言之意或說遲有混猶自食其力之意似太深不知非不及之謂謂不似也言吾所業自有在不似老農老圃之所業云耳下面上好禮至末皆是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樊民敬役云云之使知前所言甚有在說摁妊小人言其務細事之小人三上字以位言對小人看三好字下得好是精神意念全在注在這裡禮以整齊斯民好禮則衣冠瞻視動容周旋自作式節係文上自然有威可畏敬民皆從消而徵如師明義以裁制斯民好義則經綸區畫設施措注件件求停當妥貼自然無有失政故民非議息而服其信以信以固結斯民好信則發號施令悉出與心實意無誑欺故民所勝呈輸其情實於長上夫如是頂上三句來謂四方之民致服用情皆襁負而至矣必日稼負者無大無小皆至也焉用稼只重大人之事當務不必用稼之意勿云代耕有人故言稼

補李大我曰敬服用情民心之體其信亦此心之用也

小之人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故請問於孔子欲學爲播種稼穡之事孔子說稼穡之事惟年老的農夫知道吾不如老農乎欲學稼問之於老農可也樊遲以種植園圃之事比之稼穡爲易故又請學爲圃孔子說園圃之事惟年老種園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乎欲學圃問之於老圃可也夫樊遲再問而夫子再拒如此是不足之意深可見矣及其旣出又責之說小人哉樊須也蓋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務農種圃以自食其力小人之事也樊遲遊於聖門乃不務學爲大人而留心於農圃之事何其識見之淺小而志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責之蓋將勉之以大人之學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情是情實襁是以布裹小兒於背而負之以行也孔子因樊遲之問稼圃旣以小人責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曉之說道小人勞力大人勞心勞力者居下而聽令於上勞心者修己以倡率於下此天下之大義也如使爲上者能好禮而動容周旋皆中其節則民之得於觀聽者自將儆然起之誰敢不敬乎能好義而設施措置皆合其宜則民之得於承順者自將帖然守之誰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實心實意待人則至誠動物而民亦以實心實意應之誰敢不以其情實歸上者乎能如是則四方之民聞風向化皆將襁負其子而至矣民歸旣衆則皆任土作貢以奉其上上雖安享其奉而不爲泰也又安用身親爲稼穡之事哉此所謂大人之事也樊遲不此之務而顧請爲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公陳無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而樊遲請學稼孔子乃鄙之爲小人者蓋人君身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聞故周公惓惓以此爲言若學者所志當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屑於農圃之事周公之言大各有所當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教以制禁令謂號會上話得失的緣故始終王觀濤曰專以上民字指近民下四方之民指遠民看專對不二字已包遠近在

誦詩章　此章見學貴心得三百篇全羅而言其間土風民俗可以觀政溫厚和平可以觀言要皆自人心性情中流出學者誦之使宜寔體驗於吾心則本休益發自然理義理識時務一事有一事之用若徒誦言于口耳而不能實見之行事即三百之多亦何所用為不達非但不識政不能隨方措置於應使亦是不達不能專對不但有辭令使動之不能實發於理深於成規亦是不能專對雖多正慮三百以訓用為其勸誘詞原到未幅令改之

其身章　此章見教民者當以身作範詳於法令而忽於躬行[illegible]不知民感而歸有不令而自行者有雖令而不從者夫子兩提出身字示人本末要嚴若矣意之示為政者或云躬主君之君者出令者徒亦可

補纂元素曰行者從彼由我而行有感化之意從者是要他來從我有勉強之迹

魯衛章　此夫子有感於魯衛之衰而嘆也兄弟指相類也魯之初周公衛之初康叔明德而懷刑僞其有道何至衰矣者不君臣不臣衛出公則父不父子不子大倫淪喪可慨矣此夫子所以嘆也但作文且於紀綱紊亂法度廢弛上安言之勿傷運原之後

補一說衰了兄弟正曰魯衛元是兄弟而衰者皆失禮而衛素淫亂今衰亂相同纔乃下儕於衛故孔子嘆之此說亦好

誦此詩三百是詩經三百篇授之以政是與之以位而使其行政達是通曉使於四方是將君之命出使於他國專對是自以己意應對諸侯不須指授也奚字解做何字以是用為是語詞孔子說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故誦之者必達於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諷諭而不直斥故誦之者必長於言若有人焉讀詩三百篇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務而泥不知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為應對則是徒有記誦之數全無心得之實讀詩雖多有何用處亦與不讀者同矣所以說雖多亦奚以為蓋窮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問口耳之學而已何足貴哉然不止三百篇為然大凡經書所載莫非經世之典修齊治平之理備在其中讀者須逐一體驗而推行之乃為有益不然則是求多聞而不能建事學古訓而不能有獲雖多而無用矣善學者可不知所究心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是教戒孔子說上之率下以身不以言若使倫理無不盡言動無不謹淫聲美色不以亂其聰明便嬖讒佞不以惑其心志則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雖不待教令以驅使之而自然遷善敏德無敢有違背者若其身不正倫理不能盡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心不服雖教令諄切使之為善亦有不從者矣蓋上之一身下所觀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所以大學論齊治均平皆以修身為本即是此意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求端於身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孔子說魯乃周公之後衛乃康叔之後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魯則三家僭竊而公室微以衛則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紀綱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縱弛何其衰亂之適相類也蓋夫子思慨二國之亂而反之治而時不我用心不

公子章　此夫子取衛大夫以風世當時世祿之家多奢侈滅義而淫用以逞于荊獨不然故夫子稱之以為居家循云善處家當知足淡循序而進三者可不以足為[illegible]家中凡事所有者皆在合字上得來有一分[illegible]有合聚等初[illegible]則齊備然一人數然滿未至於亦足完則完足有餘而精好上縱矣因字是說其心若將日之意用合字只上說也苟字猶云略可也一矣字有自足自安更不外慕意大人只為不知止足便貪多少務得多少爭奪行剛以世家之貴而猶知止足如此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荊之謂歟戒之有[illegible]亦無以之流亞者

補古本荊公子荊能有所便滿荷合心已足了對比世務之念又能循節日引月長自然財富有用池而公子荊始願不及此[illegible]知足之念[illegible]作治家上說心若謂公子荊胸中淡淡於人道之本其夫子制世之

適衛章　此章見夫子經世之義亦為天子安世之心欲衛始封時序[illegible]引養引導之治保又斯民安業樂業之命作新斯民當時教養法程具在不意此時衛國而富[illegible]之衆也夫子既庶之嘆亦嘆其種可遂繁也[illegible]富者不衆而富貴其既庶之民也夫子駢目嘆衆之念求衆後民問而遂發之[illegible]從庶則財又[illegible]生而富也不能之始也富則善易興而後富[illegible]者教[illegible]保作新之[illegible]既庶之民有序[illegible]出衆谷

能忘故徒付之慨歎如此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是衛大夫居室是居家合是聚合完是齊備美是精美三箇苟字是聊且粗略的意思孔子說人之嗜欲無涯則其貪求無厭若衛公子荊之處家可謂善矣蓋公子荊先貧後富方其貧時居處服食之類才有而已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盛有而後為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始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望矣既而漸漸少有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備而後為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其後循於充足漸到富有的時節然未必至於精美彼則曰吾今已苟且精美矣推其心蓋不啻盡美備而無以復加矣是則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見其隨處而安而無貪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其所欲有

節而無盡美之心公子荊之居家如此亦賢矣哉大抵人之處世莫病於貪求莫貴於知足然所謂知足者謂其當下便是非謂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於求矣子荊當始有之時不異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隨時便足無事營求非其心淡欲寡不以外物累其中者詎能之乎故孔子賢之謂其近於道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適字解做往字衛是衛國冉有是孔子弟子僕是御車庶是衆多的意思昔者孔子周流四方行到衛國時冉有為孔子御車而行孔子看見那百姓之衆多因歎說衆矣哉此衛國之民也冉有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告之說庶而不富則生養不遂勢必離散安能長保其庶乎必也制為田里薄其賦斂使百姓家給人足食無貧乏之患則庶者長庶而可以為充實之國矣這是王者厚生之政所當加於既庶之

里出布易四乘役廢出租穀而後役之於公以其餘也門人記錄　此又夫子自論時諸世之於此云以下之百年必世然理者重三年何若謂善人之所先王之路應宣已甚期於民而之者豈可以容易取必哉若有用我者期一歲之月僅可使齊民鄉長之大綱小紀整齊但舉耳必至於三年然後可必民之安生復性而治功有成也蓋夫子傷於時而歎之已不不能不使之以久者使於此而歎不為之所者不知天下之事勢竟何所底止者若自我自我只消期月即可也三年便有成惜乎若人用我也則聖人為治已而況今人矣　夏原綱

善人章　此章思見善人之治為邦者云治天下百年視係父子相繼而久也善人百年三成但實善人是行者久亦皆可自

後者也而有又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然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又告之說富而不敎則飽煖逸居而爭易起安能長保其富乎必也設為學校敎之禮義使百姓知孝親敬長興仁讓之俗則富不徒富而可以為有道之國矣此是王者正德之政所當加於既富之後者也要之一問答之間而王道之規模施為之次第皆具於此豈非萬世之法程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是周一年之月可是治理可觀底是治功成就昔孔子懷匡世之志抱經綸之具而不得試故感而歎說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有人委我以國政而用我雖至於周一年之月而已將見弊者革廢者興紀綱法度漸次就理皆有可觀者矣若至於三年之久則化行俗美禮備樂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成矣惜乎不得少試而使其徒托諸空言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經筵進講　直解卷十　七

盛化有其而相繼百年積功累仁之久故可以勝殘去殺殘去後不平當以我之善化而之後而殘人既消自可以不用刑殺也亦可知矣然刑措之淺難民謂賢不能必其殘果勝殘果盡去殺猶說是誠哉是言是殺其理然之所許是而信古語為不誣也則夫子大勝之殘殺稍可已而必有人之深而後之久然後可庶幾殺盡去語而嘆其誠然善人二句只宜直述正政俱宜且誠哉何宜難

王者章　此見王者之治有漸功如有是說言王者必世治之王者非受命之主也必世內有王天非世行之世此仁者與德威不同其敎化浹洽之人不宜尊成浹洽於天地萬物之　仁字廣民之仁度民以義使其化渾然浹淪凋俗以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

善人是天資仁厚的人勝殘是化殘暴之人去殺是不用刑殺孔子說古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代相繼至於百年之久則世德積累和氣薰蒸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之同歸於善不用刑殺而天下自治矣古語如此誠哉其言信有此理也蓋凡民之心有善無惡其所以放僻邪侈而陷於刑辟者豈無仁義之良哉惟上之人無以感之耳善人為政雖未必德業盡備禮樂修明只以其一念慈厚之心積之而化使可使刑措不用但須先後相承延以歲月耳若夫聖人之治天下何待百年其效亦豈止此而已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是聖人受命而興以君天下者三十年為一世仁是敎化浹洽孔子說善人為邦百年僅可以勝殘去殺不過小康之風而已若乃至治之世仁恩滲漉敎化浹洽舉天下之大如人一身血氣周流無不貫徹識者做仁今明王不作民之不被其澤久矣如有聖人受命而起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恐亦未可遽期其效必

嶠於天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所謂百年無少發鄙和似藹新之仁政原綱

輔慶氏曰仁必自中作而非自外入亦以聖人之意道以期其必仁而勿衡然以從其自化

苟正章　此亦只為政在身義曰從政則謂當時之大夫如冉子之徒也正身以不悖綱常不乖寬度之從政何有正人要在內如正人何從政意在內人字只就民言者兼治民者勿從

退朝章　此見聖人正名分也冉有章　非曰陵霸政遂於大夫之久矣季氏與冉有所議於國政但不議於公朝而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故夫子問冉有以政對而以其舉斥之也謂大夫安得有政大夫之家安得議政其事也此正斷其私議之非乃決詞不可作疑

是有之以漸仁心仁政浹洽貫徹至於三十年之久然後深仁厚澤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之人皆涵濡於德化之內而相忘於熙皡之天也夫豈一時可致者哉此可見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不足以行王道蓋惟唐虞之萬邦時雍成周之宇宙太和可以語此願治者當知所從事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從政是為大夫而從事於政治孔子說為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若能居仁由義動遵禮法先自正其身矣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其於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是魯大夫季氏私家之朝晏是晚政是國政事是家事以是用古者大夫雖致仕猶得與聞國政昔者冉子為季氏宰朝於季氏

經筵進講　直解卷十　八

詞如有政三句見當聞不聞當以之政則其為事可知詞嚴意正此夫子正体統存綱紀大論諭非夫子為不知及魯政論似涉嫌職政原綱

補菁園曰分明見公家之政久已旁落特其事而已何有政乎但須說得含蓄甚其與聞使有敎可發言有擇乃

政章在

興邦章　此章見邦之興衰由於君心之敬肆上二節問而示以一言興邦之由下節問而示以一言喪邦之由興喪人無也定公求興喪於一言有覬效的意思故夫子答其說不可幾後說可幾以儆戒之因幾字頌作斯說者○居者邦之主君非難而為之則難故臣者邦之輔臣固易而為之則不易爲所為字必要其君得其任而愛無幾蓋方是說乃見其難人之言是究

而退來見孔子孔子問說今日何退朝之晚也冉子對說適有國政相與商議所以來遲孔子說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政則我猶曾為大夫雖已致仕不用於禮猶得與聞之今既不聞則非國之政明矣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佯為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子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定公是魯君幾是期必的意思定公問於孔子說為治有要不在多言緊要的只一句言語便可以興起國家果有之乎孔子對說興邦大功也一言之微未便可若是而必期其效然亦有之今時人有句話說道為君難為臣不易夫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己若無難為者殊不知君之一身上為天命去留所係下為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億兆之患為君

陽

微之詞夫子引來道在若上知知句正本爲君難說來知不往知有因其言縱其所以言而先臣都以低徊忠如是則無事敢忽亦無非不爲故爲君難之一言便可幾於興邦也

補董思白曰以君道之難而臣欲爲之圖難故亦不易如此歸重君說

夏官明曰此條作者講如知處往往用上段天命下段人心等語若如此竟說了幾乎幾言矣安得謂一言興邦乎咪人言上只淡得一個知字便含蓄深遠無盡

無樂乎爲君以言孜孜依舉也唯其言而莫違則不違而可樂矣惟臣民言人言未曾分善不善夫子始分出來如其善二句特引起下句重下一句正本人言欲公審而發言必志同道合夾可妙明哲君子之風豈不韙哉如不善則君驕臣諂喪亡無日矣然則莫予違之一言豈不幾於喪邦興喪之決於一言總之只在心上敬肆君人當惕然省矣

補吳氏曰知難則知無所不難知知二字有一旦喚醒之意

王觀濤曰不亦善乎只云如此亦無害勿講似興邦模樣要之此二句輕

近說章　此章見政在得人心近說遠來不可作政之效亦勿云必使近悅必使遠來何太著力要味夫子渾成語氣只如云近者悅方是政不說非政也遠者來方是政不來非政也近以境內言遠以境外言近說者職至治業太平遠來者入版圖就綏理說被澤聞風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俱在言外來處分晉察之改原刻

欲速章　此章見政以遠大爲

豈不難乎人臣職守有常隨分自盡若可易爲者殊不知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凝承天命下焉輔之以固結人心致君之道少虧則有瘝官之咎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曠職之愆爲臣亦豈易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難則無望於興邦耳誠使真知爲君之難而兢業以圖之處己則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則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修職業以共盡克艱之責如此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上而天命於是乎眷顧下而人心於是乎愛戴國家之興端可必矣然則爲君難一言不幾乎爲興邦之明訓乎吾君有志於興邦亦於斯言加之意而已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定公又問說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說一句言語便可以喪亡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說喪邦大禍也一言之間未便可若是而必期其禍然亦有之今時人有言說道我不是喜樂爲君只是爲君時隨我所言臣下都遵奉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君令臣從固無敢有違者然也看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而善有益於生民有利於社稷那臣下每都依着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豈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於生民有損於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而國不可以爲國矣然則唯言莫違之一言豈不可期於喪邦乎夫邦之興亡非細故也而皆始於一言大學所謂一人定國一言僨事者亦如此人君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保天命而長守其社稷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是楚大夫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說爲政之道在得民心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其澤而皆悅遠者聞其風而來歸則爲政之道得矣然人心至愚而神苟非有實心實政足以感人而欲以雕虞

期子夏規模狹小故夫子以此告之首二句言近小之戒下二句推近小之弊速與心小欲心欲以心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二無字嚴之也欲速見小何爲不可蓋無窮事業非舒徐不能致一欲速便急遽無序如何可達如兩日路要一日便到則必速行倍足反不能到無外事功非宏遠不能就一見小利只經營尋常如何可成大事如人營此小利便缺怏了大謀業此小可以成大禍此所以見小欲速當戒也改原刻

補王觀濤曰利非財利亦非專在利澤猶云便益耳利一方則小而利天下則大利一時則小而利萬世則大

直躬章　此章見直不可矯葉公所尚之直在細行在天理人情之外夫子所取之直在大節在天理人情之中○直躬躬行其直也老學指人言攘盜父攘羊者以證其人君訓父而且證他人可知攘羊必證他事可知葉深與其直也不知於天理人情已兩逆之直也而直在矣○子有過父但爲幾諫之謂與父之不以揚於人父有過子但宜幾諫之道要其還不以語於人曲相隱護非直矣然按之天理而順質之人心而安非直於迹而直於心乎抑私而理則正直不在此相隱之中乎然畢竟亦是非之可隱者若石碏不隱其子厚李璡不隱其父懷光又當別論

補高中玄曰聖人之道虛靈活潑不滯方隅是故不以無不知爲知而以自知爲知不以無不言爲直而以隱爲直蓋徑指其精魂所在死嘰不足言也後儒於處處爲之填實此其去聖人遠矣

小術淺道乎哉則四境之內且不能服況其遠者乎此意尤千古外之意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是魯邑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便宜達是通達昔者子夏爲莒父邑宰問政於孔子孔子說爲政之弊有二躁急之人方爲其事而遽責其效這是欲速之弊子之爲政必須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淺狹之人徒於淺近而昧於遠大這是見小之弊子之爲政必須志在遠大不可見此小事功便以爲得計何也蓋政以能達爲貴若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速達反不能達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爲期所志者大則小者有所弗顧也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蓋子夏素有近小之病故孔子以此教之其實爲政之道不外於此矣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黨是鄉黨直躬是直身而行者攘是攘竊證是證明昔楚大夫葉公與孔子說道吾鄉黨之中有直身而行無所私曲的人其父盜人之羊而己爲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則其直可知矣孔子說我鄉黨中亦有直身而行者與此不同子有過也而父爲之隱不使聞之於人父有過也而子爲之隱不使聞之於人夫父子相隱雖不得爲直然於天理爲順於人情爲安迹雖枉而理則直雖不求爲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證則於天理人情兩有所乖豈得爲直乎此可見道不遠於人情事必求夫當理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爲高流俗之所慕而聖人之所不取也後世論道論人者宜以孔子之言爲準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主於中者忠是盡心

居處恭　此章是仁在有心行常居處三句存此心也求欲仁何常存此心也因何一般貫下乃見為仁居處不必說端坐只是未執事與人之時恭整齊嚴肅行之定容貌有要示由中以達外也執事以作為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與人相與人交之忠者表裏如一之謂恭敬主即仁非恭敬忠之外有仁渾然而已無可指名借出恭敬忠字以見仁也若六將此以檢束此心方能仁則心一物仁一物因三者而後心存因心存而後仁支離矣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極言恭敬忠上夫一處不得放下非要他夷狄上用工攙雖字可見雖當中國亦不可忘夷狄字只是極言其無間斷如在輿與齊企並父顛沛之類說得明歷刻未暢發之

問士章　此章論士重要行上

才實不兼全士之最優者次行次本次三節是有守之之皆行從行信果言不如上之次○行已所以從處下孝弟信果俱在內有恥者行所恥而不為非不為也才足有為不止為使一節舉一事而言耳不辱君命亦不專指應對凡事能處置得宜足以折服鄰邦皆不辱也有不為之節而濟之以有為之才有根本有文章斯見學問涵養之功不徒可為士名無愧於稱也勿誤作使可看夫子語意原先節而後才講說要識輕重平對者非○稱孝稱弟是有孝弟者宗族鄉黨乃文耳此孝弟是行已中一事然却是大本故為次○信果非可竊在二必字必信必果則膠固偏曲不能隨時斟酌大人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者適則故曰硜硜然小人然抑亦

而不欺之字解做往字棄是不舍去的意思樊遲問說如何可以為仁孔子告之說仁只於心求微事而無所不在故為仁之道須當事而檢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間不是閒居便是應事不是應事便是接人若此心一有不存即失其本然之理而不足以為仁矣故必靜而居處便要儼然恭莊而不敢惰慢則心存於居處之時矣動而應事便要肅然敬謹而不敢忽忽則心存於執事之時矣以至與人相處又要忠實而不敢欺詐則心存於與人之時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必須以此三者常存服膺而無須臾之違不但安常處順之時為然須到那夷狄患難之中居處也是這般樣恭執事也是這般樣敬與人也是這般樣忠確然固守而不可棄失則此心無往不存將至於全體不息而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為仁之道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恥是羞恥硜硜是小石之堅確者小人是局量淺狹的人非為惡之小人也斗筲是器名所容不多何足算是說不足數子貢問於孔子說民生有四士為之首士之名亦難稱矣必何如然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說節行乃立身之本才略為用世之具若於行已之間以道義為大閑凡非義之事皆羞恥而不為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奉君命而出使於四方則又能應對諸侯斷機達變不至辱了君命是其志既有所不為而其才又足以有為若此者始可以謂之士也子貢又問說全才不容以多得取人不可以求備亦有次於此而可以稱為士者乎孔子說士固以才行相兼為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皆稱其為孝善事其長而鄉黨皆稱其為弟此其才雖有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以為次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人之品類不同一節

存其覺心而執守之定與言誕行硜者不同此亦行已有恥中之一事也故亦不失為士之又次○今之從政者還是說勿指三家何如亦只是問其人品非問可為士否也子貢見夫子論士有三品如此當時之從政者於三品均無當故有所不滿而問耳註謂子貢之問愈下矣哉豈以子貢之穎悟猶不知此輩之非士耶斗筲之人若謂內無所容外無所見令行與才舉無足觀何足算也總是深鄙其人耳

補義　了凡曰此章宜重本意章意只重行已有恥一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乃子貢所長不重也并下三節亦是行已過耳○李卓吾曰言必信行必果也只為不肯無恥○唐士雅曰以硜硜留天地之心以小人襯君子之脈故不

徙曰小人而必曰硜硜然小人

中行章　此見聖人傳道之心中行者卑其資質之近猶在中道上走者是有高志而行又能踐之有定守而識又能過之無過不及可與傳道者也不得而亦有屬望意勿直作絕望之詞與之中有激意必也何且虛講下正所以取狂狷意進取者取法前修而志意宏遠特行有不逮耳不為者不屑不潔亦操守嚴介特知有未及耳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其以充其志狷者使之通達以擴其守則狂狷而中行矣思狂狷即是思中行設原刻

補徐徽發曰狂狷各有過不及激厲裁抑狂狷俱有不可偏

無恆章　此夫子致思有恆之意心體有常便是有根抵的人

非無可取又有下此一等而可稱為士者乎孔子說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固執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期於信所行者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期於果是乃識量淺狹硜硜然堅固狗小之人也其本末雖無足觀而亦不害其為自守之固抑亦可以為又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嘆息而鄙之說這班乃很瑣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何足置之談論哉此可見論士以才行為準而取人以實行為先苟有其行則雖硜硜之小人猶為聖門之所不棄不然則市井無行之徒雖有小才不可以稱為士矣有用人之責者宜致辨於斯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不及中道而行者與是傳授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人進取是進而取法乎上有所不為是不為非禮之事孔子說道以中庸為至若得那無過不及中道而

行之士以傳授之固吾之所深願者但中庸之道民之鮮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見之矣然道不可終無所寄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夫狂者志大而略於事狷者孤介而遠於俗皆性禀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蓋天下有一種謹厚的人其行已檢飭而不見其過差其與人和易而動諧於流俗恰似箇中行的模樣然其識趣凡近而無向上之志行徑卑陋而鮮特立之操這等的人未可以進於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勵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邁往之志則有駸駸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為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固則有皎皎乎不可以少緇者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為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即他日之中行也傳道之托庶幾其有望乎若夫謹厚拘攣之士非吾之所願與者矣按孔子所謂中行即洪範所謂平康正直狂狷即洪範所謂高明沉潛之人也中

可以進道無恒則徒作徒止爲善未必不爲不善以善始未必以善終故夫子善南人之言復引易詞而申戒之蓋是欲人之有恒也○南人之言非以巫醫爲小道以其所係誠也無恒則誠不繫故不可交鬼神技不精故不可寄死生夫子善其言其意則進推開說巫醫且不可爲況其大者乎○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承如承之承如人送羞與之也或者非一人之詞此恒之占詞故承曰不占而已矣不占者未嘗玩之也若玩則立不易方久於其道者人爲君子爲聖人皆基於此矣何羞之可承

補集省園曰恒字左從立心右從一旦乃立心如一日也○徐玄扈曰不占只重取羞不重占上說可羞之承何等爲不能甘故特提醒之使知

行之士不可以易得故不得不有取於狂狷乎庸之士不可以奄見其不得不用剛柔以克治之聖人之教人與帝王之治世其道一而已有君師治教之責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是南國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祀鬼的人醫是行醫的人承是進占是占卜孔子說南國之人有常言說道凡人之處已處人皆當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無恒處事則或作或輟而有始無終處人則一反一覆而多變難測這等的人雖巫醫賤役亦不可以為蓋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則誠意不足而神必不享醫所以寄死生不恒則術業不精而醫必不效南人之言如此此雖常言實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經中恒卦九三爻辭也說道人而不恒其德則內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孔子既引此辭又說道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但不曾玩其

兼恒取羞雖欲不恒不可得矣聖賢只將個字輕輕打動他本來觀念之念合行改悔不是着說教人去占也

和同章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字作與人上說上句重和下句重同不同就在和中說出不和從在同中說出無兩截意但全是前後相似和如和羹相劑而成味同全是雷同以相徇如雷同隨聲附和而無別誠心乎私乎便有分職蓋君子是非可否豈能盡同而心則未始乖戾小人雖亦有不能盡同而意則未始不同此此和同之所以分

補王觀濤曰和同說君子小人與人心相合處說與周比說用愛處說者不同但君子與人心合處是合以理小人與人心合處是合以私○林次崖曰和是以道相濟此便

占而已矣若玩其占豈不惕然有悟哉此可見天下無難為之事而人貴有專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則可以為聖賢聖人久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以鹵莽滅裂之心而嘗試焉為天下之事是百為而百不成者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以道相濟而心無乖戾同是以私相徇而務為雷同孔子說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同寅協恭而絕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與人和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而不可屈據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而不肯遷流固未嘗不辨是非而雷同無別也小人之心私其與人也曲意徇物而每懷阿比之意枉法以合已之意枉道以順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內實不和勢之所在則挾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相害而未嘗一德一心而和衷於與也此可見和之與同迹同而心異公則

彼和不相乘違總是主於義理雖和中有不能相合處亦是各執一理將一時相見之偏故註云無乖戾之心蓋彼不能盡同心則無不同也同是以意相徇彼是亦是更不論個道理惟率然不敢違與故曰有阿比之意但以私意相向奉耳

鄉人章　此章見取人當於其類子貢欲取必於衆之同夫子則取必於類之同兩未可與不可不同未可是未定論前未可安知非同流合汙從未可安知非詭世戾俗兩何如俱就好惡說皆惡之根皆好來善鄉人既無公好矣鄉公惡所好者既不實則所惡者必賢也不如二字見聖未嘗善者好之以善與已同也不善者惡之以善與已異也以善者之好合於不善者之惡則善足以取信於君子不肯徇

為和私則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汚隆之所係欲進退人才者所宜慎辨於斯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問於孔子說公道每出於衆論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稱道他好果可以為賢乎夫子答說一鄉未必盡善人也而皆好此人安知其非同流合汚者乎未可便信其為賢也子貢又問說此人多忤於流俗有人焉一鄉之人都憎惡他抑可以為賢乎夫子答說一鄉未必盡不善人也而皆惡此人安知其非詭世戾俗者乎亦未可便信其為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於同而善惡之分各以其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為賢不如只以鄉人之善者好之之為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為賢不如只以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之為得也蓋善者循乎天理今從而好之是必喜其與已同也不善者徇於私欲今從而惡之是必嫉其與已異也既能取信於君子又不

同於小人而其善者見必如是始信其人品之賢要合衆勿分析戾原刻

補蒙引曰今人只見一二人說他不好便舉然為是彼之失矣子貢亦深知鄉人眼孔未可與論天下士也

易事章　此章見君子小人立心之異君子小人指在位有用舍予奪之權者說上二悅字皆就悅之者言與下不悅之悅不同事是求劃其任使說是求得其歡心而字及其字相應說以非道任是巧佞百出不能中他抑到使人又略不求備此是易中形出難來難中形出易來有相形互說之妙開闢平對小人亦然公而恕私而刻各就悅之四句上說不必推篇一層

補蒙鑿林曰不悅處不是欲阻爭敗安使心押自然不投累使處不是欲間曲略他心

苟同於小人其為賢也復何疑哉此可見觀人之法徒取其同則參伍各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實行自不能掩欲辨官論才者尤當以聖言為準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事是服事說是喜悅器之是隨才器使求備是求全責備孔子說君子之人易於服事而難取其喜悅何也蓋君子之心公而恕者也公則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理之事悅之如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之而不為之說是說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己方嚴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隨才任能惟器是適一才一藝者皆得以進而效用於君子之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所以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若夫小人之難於服事而反易以取說何也蓋小人之心私而刻者也私則好尚不以其正惟諂諛之是甘便佞之是昵人以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

理自然氣象故

泰而驕　此別君子小人驕泰之異上句重泰下句重驕不驕亦即在泰中見不泰亦即在驕中見其在氣象上看詳細理趣欲以心言所以有剛無欲故動靜從容舒徐容靜而有似於矜己滿人矣然此皆有道氣象泰也而其驕也欲滿則盈故雖動靜若舒徐處全是驕泰之氣象旁若無人只舒泰之謂乎凡說周比和同驕泰處是說相似寔相反其辨皆在於理欲

徵許敬軒曰只說人氣象便知其泰之淺深○徐徵齋曰君子坦蕩蕩是泰也小人長戚戚又與驕相反何也蓋小人則境多臨驕與長戚戚不同皆其臨者爲之也

剛毅木　原則不作質作真心未消季衷一要說亦主此說謂人心之初本自不雕斲是剛毅

一投其心彼即欣然而從之說之不亦易乎對則用舍不過其宜故盡易與親狎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責望無已求必太深不錄其所長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備而後已非難之也不亦難乎所以說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要之君子悅人之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已君子則愛惜人才故人樂爲之用小人則輕棄人才故正人日遠而邪人日親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是安舒自得的模樣驕是矜高放肆的模樣孔子說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以道德潤身是以內和而外平心廣而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己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以才勢自恃是以志得而意滿心高而氣盛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蓋泰若有似於驕而有道之氣象與逞欲者自殊驕若有似於泰而負勢之氣習與

本自不華原是木訥樣世味榮利便爲物欲所搖紛華所驅逐故有此剛毅木訥此心不漓不染便是近仁仁只是心心體不屈便常伸不驕便常存渾然天理豈不近仁今細玩此說分明是與仁爲一說不得近字了還只作質說其剛毅作真心亦有强木主含訥主言真心何以點他蓋人心本來之善多被柔惡華靡之人汨沒壞了故有四者之質物不能勝心體可以常伸剛不外馳心體可以內斂再加培養之功即與仁爲一豈止於近但據本質而工夫未到耳豈遽與仁遠哉○剛者不屈於欲毅即堅忍能守非剛之外另有毅也

切切章　此章言士貴全德而又各有所宜施也子路勇者也勇則氣存未能切切勇則驕暴未能偲偲勇則亢直未能怡怡

循理者迥別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已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是強勁毅是堅忍木是質朴訥是遲鈍孔子說仁爲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資稟柔懦而委靡者不勝其物欲之私文飾而口辯者務騁於外馳之失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勁而不撓毅者堅忍而不倦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這四樣資質雖未可便以爲仁而實與仁相近何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數少自然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自然能存於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有是質者若能加以自強不息之學則天理易於純全且將與仁爲一矣豈止於近而已哉不然亦徒有是美質而終不足以爲仁良可惜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是懇到的意思偲偲是告戒詳勉的意思怡怡是和

故曰士子路所不足切切以情意言偲偲以告語言爲義怡怡情意詞色俱有和悅可謂士矣時將多以剛太不偏爲釋變未硬大抵有是三者則以剛柔勝不徙以氣質勝故可爲士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者朋友非全無恩但主於義兄弟非全無義但主於恩各有重而言耳總是欲其涵養德性而施得停停當當也

補一敘方文伯曰切偲三件俱在德性上看爲仁切切是德性誠懇不浮泛偲偲是德性詳細不粗率怡怡是德性敦厚溫柔不剛烈都是形容他有道德有真誠的樣子故用一如字全不任才情氣質一段純粹之意此說亦好

善人章　此章見善人教民之效教民須平日言非徒講戈討也教之孝弟忠信以養其心

和悅的意思昔子路問於孔子說士者人之美稱然必何如而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說士之質性貴於中和若於行己接人之時或徑情直行或睚眦意氣或過於嚴厲而使人難親皆非所以爲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懇到而竭誠以相與偲偲焉告戒詳勉而盡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溫和而藹然其可親斯則恩義兼篤剛柔不偏非涵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是三者又不可混於所施於處朋友則當切切偲偲以盡箴規之道處兄弟則當怡怡以致天性之愛蓋朋友以義合者也以義合者則可以責相責以施之兄弟其能免於賊恩之禍耶兄弟以恩合者也以恩合者則宜以情相好苟以施之朋友其能免於善柔之損耶此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而無一定之用雖知其道而不善用之猶爲德之累也兼體而時出之斯善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戎是用之爲兵孔子說善人之道篤實無偽故其教民也存之

務農以時其生講武之法以習其事精而至于七年之久則民自知親上死長亦可以即戎矣見得善人作用不徒爲國家之元氣且能壯國家之神氣

補方文伯曰教民只重孝弟一句務農句不可不重善人純心實行原不是尚刑法的人故教民底全是淡風俗敦人心一段體要去化誨德不專是爲戰而設也下何不過帶言之意在人心有常上說亦好

不教章　此章言民之不可不教大凡後世大都力爭驅民於鋒鏑不識教之一字此章發此與上章反承便見

憲問章　此章見人當有守有爲原憲甘貧守道以恥爲問者將以求信其守也有道穀之恥是恥其不能有爲而尸位素餐無道穀之恥是恥不能守而貪

內者皆實心而能使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者皆實政而能使其綱紀之振舉或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或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攻殺擊刺之方積而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堅執銳而從事於戎伍之間矣謂之亦可者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若夫聖人在上以善教民自將無敵於天下豈但可以即戎而又何待於七年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孔子說兵者死地戰者危事若不素教其民則民不知尊君親上之義攻殺擊刺之方一旦驅之於戰適足以殺其軀而已非棄其民而何此兩章總是見兵不可以不慎之意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所以古之帝王常於太平之日不忘儆戒之心詰戎兵設戎備以儆不虞蓋爲此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

位與穀恥但知不能有守之為恥而不知不能有為之為恥故夫子兼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有道穀邦道且平穀來抑揚非有為意

補一說君子凡因原思常辭九百之粟則於所有道之穀其間恥者蓋有所不為而可取未必不知也但性狷介大有則狷之以有為言則有道則乘時而有為有常處之功非無道也以其安命僅有匡濟之略而但知食祿不能有為是可恥亦一見

克伐章　此言克己不在制私而在無私克伐之心自人已相形來是因已所無而生的怨欲之心自得失相形來是因已所無而生的不行是制伏他住使不得行也可以為仁非獎詞說蓋以此為仁但略實之耳且泛說能制為以其所能而問未必然○可以為難重一制字言乃若之欲甚者難制今能制之而使不行故可為難但曰不行則欲根在內雖諭防制少疏私意復熾然後未仁即此藏著原病非而未化已非仁者渾然之深矣故曰仁則吾不知講語要使不知罪仍直說不足為仁略改原刻

一說貪念雖日可以為難蓋不是許其難學只將本來真心時時存養自有天則不來使是仁此間多直截工夫也必待有四者之累而後屬之使不留止之使不發如此用功亦難矣

懷居章　此章見為士者當心無所累居謂居所便安不止衣服宮室居處之類如貨色名利之間去處取舍之際有令人戀戀不忍舍者皆居也亦一刀兩斷方見進步此有個[illegible]

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憲恥是恥辱穀是居官的俸祿憲問於孔子說人不可以無恥不知何者為可恥之事孔子告之說人之可恥者只過於無能而冒祿如邦家有道明君在上言聽計從正君子有為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只空食其俸祿至若邦家無道上無明君言不聽而計不從正君子卷而懷之可也乃猶貪位貪空竊著俸祿夫君子居其位則必盡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今世治而不能有為世亂而不能引退乃徒竊位以素餐食祿而苟祿則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恥孰大於是乎按原憲為人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蓋已知之至於際時行道或短於設施之未必能也故夫子兼舉以告之乃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原憲又問說人心至虛物欲蔽之好勝者謂之克自矜者謂之伐忿恨者謂之怨貪求者謂之欲有一於此皆為心累若能於此四者皆制之而不行焉則人欲既遏天理自存斯可以為仁矣孔子說克伐怨欲皆人情之易動者今能制之而不行是其力足以勝私剛足以克欲斯亦可以為難矣若遽以為仁則吾不知也蓋仁者純乎天理自然無四者之累今乃曰不行則不過強制其情暫時不發而已縱之尋根不除終當復生火種不滅終當復燃優游若少懈舊無有滋蔓長而不自覺者乎是未可便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問徒知制其流夫子之答是欲濬其源惟能致力於本原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欲自然退聽矣此求仁者所當知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懷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處孔子說士志於道則居無求安焉何也其所志者大故不暇為燕安計也彼其意所便安處即繫戀不能舍或懷於宮室器用之美或懷於聲色貨利之私則心為形役而志以物遷處富貴必淫處貧賤必移卑陋甚矣惡足為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是高峻的意思孫是卑順的意思孔子說君子處世其言行固

燭

交之心便與實實正大光明御乘和去天壤常人等耳安得為士改原刻

危言章　此章見君子處世之道危言危行非必驚世駭俗只是不失其正常人病於因循君子卓然特立凡關社稷安危生民休戚悉心言之行之務期於有益無所顧忌規避而人不能為故見以為危君子亦循其常耳言孫亦非阿諛取容委靡不振有心于避禍但委曲遜順只是有餘不敢盡及不表暴自見之意且不至取禍耳語特已責正故行危不可少貶保身首哲即言亦有時而遜此為君子處世之言行改原刻

補成王承曰言孫要斷前節納約自牖亦是孫○董思白曰此為當時乘於處亂而覺言取禍者發重後一句上

有德章　此章見人當充養於內大為人之以言貌論以勇論仁者發放於此中判其有誠偽之別夜百盡下半行發者心有蘊積自有英華天理中不勝文采可斷是非可折義理可訓天下可法後世吐辭所及皆成文章不期而然矣若徒有詞華之盛而已能發其詞根心所發耶仁者無私欲從義中來故凡理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者無不可做有舉世人所不能為者而獨為之有舉世人所不敢為者而獨為之衆醜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蓋有一團理明守道盡然心體潔凈一毫利害不足以入之義理之大勇也若不從學問中來只任氣而敢作敢為與氣之分數多寡安必其有仁耶故可抑出於有激勇夠出於有仁方是有本之德

宮适章　此章見人當尚德遵

當一出於正不可少貶以徇人然也須要看時勢何如若明君良臣公道大行此固邦家有道之時也則當高峻其言將是非辨邪正而侃然正論之不屈高峻其行與取與去就而挺然勁氣之不回蓋道與時合無所避忌故言與行俱高而無害也若夫君驕臣諂公道不明此固邦家無道之時也當此之時其行固當仍舊高峻不可少貶以失已之常言則不妨於卑順不可太直以取人之禍蓋道與時逆不得不為此委曲以避害耳此可見行無時而不危君子守身之節也言有時而可孫君子保身之智也然有國者而使人孫言以苟容豈國之福也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說人有存諸中的是根本有發諸外的是枝葉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則未可信其所存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有德者雖不尚夫言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數之談論必然順理成章而可聽是言乃德之符也若夫有言者則未必其有德蓋言一也有君子之言有色莊之言若但觀其言而取之則君子色莊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為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於勇然心無私曲則正氣常伸其臨事之際自然見義必為而有勇是勇乃仁之發也若夫有勇者則未必其有仁蓋勇一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若但從其勇而觀之則義理血氣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此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自修者固當知所以務本而觀人者亦不可徒取其末哉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羿是有窮國之君奡是羿臣寒浞之子盪舟是陸地行舟南宮适問於孔子說羿善於射奡能陸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無有能過之者矣然一則為其臣寒浞所殺一則為夏后少康所誅皆不得正命而死禹平水土稷播百穀身親稼穡之事以

以德乃並列而夫子單言其尙德者抑彼伸此之意也蓋羿善射奡盪舟是有力然皆以強射之力而喪其自亡身以盪舟之力而滅斟灌斟尋說以后相又是有權故能兼言權力禹稷躬稼是言勞苦如此初若不能與也而後乃有天下使今當行之德非卽以躬稼利民爲有德也禹有天下於其身稷有天下於其子孫天下不容以尙力者亡尙德者王理之自然無復可疑而非如往說懼於傷勝忘於自任之過南宮适說亦寓意夫子之意不須答出之意即不孜之心隱然見意於是以人品言尙德以心術論於此子曰說不甚說又以論之於其未能將說君子以行言勿以率出於子二句只於單字甚高觀處呼明勿於文內羅繞最得深意意爲資治者無論不離已緊之抑言外者尤更之根源可依然矣若乎可以行著行本原慨歎乎權力何哉

君子章　此夫子提醒人心諸仁不仁在心之說也細看全章一念念循天理固無不仁之理欲出入偶在倉卒一頃刻一虛防檢少疎私欲便乘間矣而天理既失之微處心與之便是不仁若夫小人一點小微是私欲縱恣氣昏明於然理良心消亡終日所爲物欲盡引淪沒剝喪盡非有仁時發於本是人心本人心乃以君子而猶不仁小人則絕未有仁君子以自有者乃不能常有仁小人以自有者而反自喪之然則爲君子者可不益加乎仁與而小人者可不急反乎仁耶夫子提醒人心意是如此

愛之章　此言示人以愛與忠君之則必愛以忠勞誨以進

勞言之亦甚微矣然禹則親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矣以羿則見殺之□也如彼以奡則爲稷之興也如此其得失之故果安在哉南宮适之問其意深矣故有感而發夫子於此豈有難答哉以其故默然不答待其既出而歎美之說道自世俗尙力而不尙德此君子所以不可見而知德者鮮也今觀适之所言能陋羿奡而宗禹稷尙德而賤權力則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可知矣君子哉若此人乎尙德哉若此人乎再言以贊美之蓋深有味乎其言以爲警世之意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說仁者心之德心存則仁存心放則仁失然存之甚難失之甚易如君子之心純乎天理固宜無不仁也然一念之間心不在焉則人欲得以乘之而竊發天理有時而間斷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尙有之也若夫小人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縱有天理萌動之時亦不勝其物欲攻取之累矣豈有小人而仁者哉夫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則小人固當爲戒然以君子而尙有不仁焉則操存省察之功豈可一時而少懈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是勞苦之事誨是誨諭之言孔子說天下有甚切之情則有必至之事父母之於子有以姑息爲愛而驕之者矣驕則將縱其爲惡以取禍殆所以害之非所以愛之也君若慈親之於子也愛之也切而其於成也嚴若其心忘或勞其筋骨禁其驕奢淫佚之爲而責之以憂勤惕勵之事務其心能堅之以爲聖爲賢故自不肯以姑息爲愛而必致之勞苦之者正所以成其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有以承順爲忠而諛之者矣諛則將陷君於有過以致禍亡此乃所以戕之非所以忠之也若忠臣之事君也其敬之也至則其爲謀也周或陳說古今或諫諍時事不避犯顏之難而務竭其納誨輔德之忱蓋其心誠望其君以爲堯爲舜故自不忍以緘默取容事之是誨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誨乎夫知愛之必勞則爲子者不可以憚於勞苦非所以自愛也知忠之必誨則爲君者不可以拒逆諫諍非所以勸忠也爲臣父子之間皆乎各盡其道而已

言能勿字重看見理勢之必然愛勞是成之方如勤心忍性誨撫精神義方庭訓豈不至也誨是啓心沃心開德輔德而折廷諍辭不至也勞以是愛誨方是忠不勞不誨便不是忠愛勝說相反相成均未也

輔其難曰忠愛二字要看得活言果若是愛決不容不勞甚果若是忠決不容不誨其君外便見不勞非愛不誨非忠蓋此言君愛之事以教天下之爲父爲臣者非徒爲慈父盡臣之念而已○徐敬㢘曰誨不是諫諫者小臣之職誨者大臣之道論深誨字自有深味

爲命章　此稱鄭國辭命之善詞命有國重事所以交鄰事大辭命自昔官係於此爲命提起草創是稿規模大意都從此定了討論是將草未詳討其故與而以義理論斷之使合于當然也修飾是去其太繁增其太簡使得其中也潤色是加以文采化其質而使之新艷其便而使之雅是也一詞命而成于四賢之手所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考鄭襄凡三十年間得見兵禍者詞命之力居多

一說鄭國褊小此不專在詞命之善妙在同心協謀以濟國事而已凡人之情莫不矜人之長護己之短而當官者爲甚今各擅所見而舞畢同之爰各集所長而無爾我之嫌此夫子所以有取於四子也此說亦妙

一說王鳳洲曰鄭國見子產執政渾罕三人皆子產所推者故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則此章之輕重可知矣觀聖子產能用三子正是我思廣益休休有容處亦一見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是詞命裨諶世叔子羽子產都是鄭大夫草創是造爲草藁討是尋究論是講論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飾是增損其詞東里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鄭以小國而介乎晉楚大國之間其勢甚危然能內撫百姓外和諸侯使國家安寧而強大莫之敢侵者則以賢才衆多而用之又各當其任故也試舉一事言之如詞命乃有國之要務況以小國之事大國全賴以講信修睦解紛息爭則尤其要者鄭國之爲詞命也乃裨諶者則使之創爲草藁而立其大意然一人之識見未可以遽定也世叔博通典故則使之尋求故事而以義理論斷之然雖經討駁未必多適中也又使行人子羽修飾之而加以筆削焉然雖經裁削未必辭采可觀也又使東里子產潤色之而加以文采焉一辭命而成於四賢之手此所以詳審精密而應對諸侯鮮有敗事也即辭命一事而其他可知矣衆賢畢集而各效其長鄭之能國也宜哉蓋四子之賢亦自有不可及者觀其同心共濟略無猜嫌此不以爲矜所長彼不以爲形所短彷彿有在師師相讓之風非同有體國之誠意忘己之公心者能若是乎此可爲人臣事君之法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是鄭大夫名公孫僑執鄭國之政二十餘年當時以爲賢故或人問於孔子說子產之爲人何如孔子說子產聽鄭國之政德澤浹洽於國人乃惠愛之人也蓋子產爲相政尚威嚴除強梗又鑄刑書以禁民之非其迹近於嚴然其心切於愛民修法度而使人知所守嚴禁令而使人不陷於罪於二十年之後國人皆歌頌之終子產之身鄭國大治敢於諸侯蓋其實愛之及於民者深

感故也　此章見聖人評論人物之權衡春秋時子產相鄭子西相楚管仲相齊然皆所稱三雖異故或人舉以為問夫子為子產之心大管仲之功褒之也子西不錄其長亦不論其失直外之示貶也○惠人以心言彼其種田疇敎子弟其惠易見即如鄭塞修祭蓋傾作封洫鑄刑者類若類於嚴然不過欲豐財以足用其好以保民而其心卒歸於愛故謂惠人○彼哉已是外之意言之者深外之也即其言初若不分子西之事而無譏論其爲人之何如耳而其人之輕重無以容褒貶者見矣註中事發終是設正君無勸氣無不而不足稱道不可用在夫于口氣中○人也猶言是一個人也是時起論聲有功之人言下分補有功意如條出人也宜云此人亦當時一人品難功

設亦可○管仲有功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以與之大含彼則此宜有弟子而先飯後食盡其情又有弟者乃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此非九合之眾一匡之續有以深服其心不能也伸亦人崇哉飯疏食貧其窮約之甚沒齒是其終之久謂駢三百戶以淺于社族者三百戶未必是三百社近得設伯氏有罪管仲以公奪之令沒齒無怨不必從

潢方文偕曰此亦大夫子昔闊漫矣之一端須正其尼當於楚國邊陸中夏使常偏激於令命而其附於國於庚隨者忠能其就之者於是子西行其政而非管仲之一侯中原得息其安日教于產愛民之德管仲匡世之才皆不可少而子西畢何足比數夫子許二國之大夫貴褒貶自有所重不必三乎此

矣故孔子以恩人惜之及子產死孔子又爲之垂涕曰古之遺愛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是楚平王之庶長子名申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其賢欲立之子西不從竟立嫡長子壬爲王又能改修其政以定楚國當時稱之故或人又問說子西之爲人何如孔子無所可否但應之說彼哉彼哉外之之辭也按楚僭稱王號逮陵周室孔子作春秋尊桓文之功貶楚之王號而稱子爵以夷狄外之子西雖賢不過僭竊之臣耳故曰彼哉彼哉蓋謂賢否於不足論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管仲是齊大夫當時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人也是說此人也伯氏亦齊大夫駢是伯氏所封之邑有三百戶蓋大邑也疏食是粗飯沒齒是終身或人又問管仲之爲人何如孔子說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昔齊大夫伯氏有罪桓公奪其所封之駢邑三百戶以封管仲伯氏從來窮約飯食疏飯以至終身皆無怨言夫奪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奪之而致其窮約終身尤人之所不堪也乃伯氏安焉終不以爲怨蓋非有以深服其心豈能如此觀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是則管仲之爲人也按子產子西管仲三人皆春秋之名臣當時議論猶有未定子產以法嚴而掩其德愛管仲以器小而昧其人功子西以能讓千乘之國而盜一時之名非夫子一言以定其人品則萬世之公論終不白矣此人之所以爲難知而論人者當以聖言爲準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孔子說貧者多怨尤之心富者多驕肆之失此乃人情之常若處貧而能安於義命無所怨尤斯善處貧者也處富而能收斂謙抑不爲驕肆斯善處富者也然貧爲逆境非心無愧作而真有所得者必不堪其憂故貧而無怨爲難乃人之所難富爲順境但稍知義理而守其常分者便可以自制故富而無驕爲人所易知無怨

怨亦易　實而易　此章見處困之道須[illegible]一處此無怨作自然樂貴無諂無驕作驕者不同貴賤之處貧與處易於貧志易心他會得心性中自有道至樂無基無求的一段真樂故與天人相忘內外俱化非福貴之到者不能至此故曰無怨難若無驕一[illegible]制之足矣安得與此例論[illegible]此俱是淺論一箇理勿涉玄[illegible]說也驗人處亦在其外改原

[illegible]公章　此章見聖人官人之道公綽[illegible]所欲而短於才[illegible]雖[illegible]有餘[illegible]治則不會用[illegible]大夫非其任矣故夫子論之如[illegible]

室反卑[illegible]小政繁[illegible]大國之政反簡大家只是以備聘[illegible]之大者無如趙魏之小者無如滕薛若使[illegible]家老[illegible]之長足以[illegible]而守[illegible]所[illegible]大家之老[illegible]之而有餘若使[illegible]大夫則有政[illegible]寄不似家老之逸而理煩治劇非其所長[illegible]滕薛小國之大夫亦不可爲矣趙魏老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滕薛大夫尚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如此

成人章　[illegible]見所重不在[illegible]而在[illegible]先不在文[illegible]而在[illegible]心上[illegible]不足而[illegible]之下節[illegible]中[illegible]以[illegible]信[illegible]本正[illegible]具[illegible]此[illegible]此以人[illegible]中和也

之難則人當勉其難知無驕之易則人又豈可忽其易哉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都是晉之世卿故稱大家者也老是家臣之長優是有餘滕薛都是小國大夫是任國政之官孔子論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必當因材而器使之如孟公綽爲人廉靜寡欲而才幹則短本宜於簡而不宜於繁者也若使他做世家之長就是趙魏之大家他也爲之而有餘何也家老之職惟在端謹以領率其僚而已公綽之廉靜寡欲固自優於此也若使他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國亦所不可何也大夫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不能公綽短於才則固不足以辦此矣夫一人之身也以爲家老則趙魏且優況小於趙魏者乎以爲大夫則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任當其才皆可以奏功用違其器雖足以僨事爲治者可不思知人而善任之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成人是完全成就的人臧武仲是魯大夫名紇公綽即前章孟公綽不欲是廉潔無欲卞莊子是卞邑大夫力能刺虎冉求是孔子門人冉有藝是多才能子路問於孔子說人以一身參於三才必何如然後可以爲全人而立於天地之間乎孔子說人之資稟常者多高明者少或雖有高明之資而不學不知道往往蔽於氣稟之私而局於偏長之目此世所以無全人也若是臧武仲之智識精明公綽之廉靜寡欲卞莊子之勇敢有爲冉求之多才多藝其資稟才性固已有大過人者矣又能各就其所長者而節之以禮去其過中失正之病和之以樂消其氣稟駁雜之私則智足以窮理而不流於苛察廉足以養心而不失於矯厲勇足以力行而不蔽於血氣藝足以泛應而不傷於便巧譬之美玉而又加之以雕琢良金而又益之以磨礪斯可以爲成人矣然此四子之秉能也蓋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夫子

餙

奏

厲　氣　智

成字對虧字看人性渾全無毀缺萬物皆備不倚不乖原是本來之性依夫子欲其還得性体上去所把智廉勇藝件件充足一一陶鎔無物不具亦無疵可議渾然方是德性渾全方完個人道故曰亦可以爲成人但對聖人之神化猶有所歉者一亦字而人道亦無愧於所生矣但上面文字對質而言耳非是離質爲文也則質重禮樂由忠信而化耳非是舍忠信而數禮樂也則忠信之重且當今衰其本心而往往溺於利欲計乎安危殺戮乎言詞而始終變易厥守何以爲人故又以見利三句發他一段良知的本心此亦子路忠信明決所已能者欲其由此而進於禮樂非謂其可以爲成人而遂盡也故全章總是勉其由真心而全乎德性○若臧武仲何嘗數人來不必重且阿了不是十分好人單出四句只重智廉勇藝便了○文之以禮樂文非文飾之文化之也文與禮樂不作兩層體禮樂正是文其禮樂不在外面看在心上看亦不可作兩件事看心中合宜中節無偏倚乖戾便是禮樂即是未發之中已發之和是也○見利思義不以利動其心忠信見于取與也見危授命不以死生動其心忠信見于臨難也久約不忘平生之言不以久暫貳其心忠信見于然諾也見利句即廉也見危句即勇也故云此雖於才智禮樂有所未備毀原

刻

公叔章　此章見時中之難上即因人之疑夫子而問之下即因設與文子而疑之○文子在當時只是簡默廉潔不苟取的人如衛人所稱不言不取非人情似故夫子以爲公明賈言厭

以此勉之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

可以爲成人矣

曰字還是孔子說危是危難授命是捨了性命久要是舊約平生是平日孔子既答子路之問又說道我所謂成人者自人道之備者言之也若今之所謂成人者亦何必如此但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與人有約雖經歷歲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日之言有是忠信之實如此則雖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又因子路之所可能者而告之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是衛人厭是苦其多而惡之的意思昔衛大夫公叔文子是箇簡默廉潔的人故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聞而疑焉乃問於衛人公明賈說人說汝夫子平日不說話不喜笑又一毫無取於人信有之乎公明賈對說言笑取予乃吾人處己接物之常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此殆告者之過也蓋多言的人則人厭其言若夫子非不言也但時可以言而後言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不言也多笑的人則人厭其笑若夫子非不笑也但樂得其正而後笑一嚬一笑不輕與人是以人不厭其笑而遂謂之不笑也妄取的人則人厭其取若夫子非不取也但義所當得而後取苟非其義卽却而不受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夫時人之論文子固爲不情之言而公明賈至以時中稱之尤爲過情之譽故夫子疑而詰之說道汝謂汝夫子時言樂笑義取其果然乎然此非義理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汝夫子豈真能然乎夫子直言其非而但致其疑信之詞如

之意不取言稱乎對不言笑取○公明賈謂因人不厭其言其笑其取而遂謂不言不笑不取所言者過其實也不知由人言所稱尚是一節之士由賈所言便是時中之行豈文子所可及故夫子疑之其然二句一氣說總是疑之不可分微疑深疑看如此也謂文子之制行是如此矣自我觀之不言不笑不取固難而時言樂笑義取尤難夫子豈能信如子所云乎不遽斥其非又不輕許其是聖人辭氣含洪忠厚有是如此註中非禮義充溢三句只解在賈言之後不可用在夫子口氣中

臧武章○此夫子正武仲無君之罪武仲得罪於君去防奔邾則後之立與不立惟君之命仲不得而與也如命臧氏之宗祀不可無後則歸於魯以身請之可也又不然待罪於邾以辭請之亦可也乃自邾如防以求立後於魯是先據可殺之資而脅魯以不得不從之勢非要君而何要君全在以防二字見蓋其設辭不信是決辭

按武仲得罪季孫命攻之衛鹿門之關有殺復如防使其兄爲納大蔡以求後且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爲〻臧紇乃致防奔齊

晉文章○此夫子較桓文之隱二公之伯事之顯心人所知也二公之正譎事之隱心人所未知故夫子發之正譎是論行事不論心術若論心術則正者亦歸於不正矣二公伯業莫大攘夷故註各舉伐楚一事在晉文則救宋圍宋也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其譎道如此在齊桓則楚未服也發言王祭以不供

此聖人與人爲善之心含洪忠厚之道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魯大夫臧孫紇防是武仲所封之邑要是有挾而求武仲得罪於魯出奔於邾既而自邾歸防使人請立臧氏之後於魯而後去孔子卽其事而誅其心說道臧武仲旣以得罪出奔雖欲請後只宜使人陳詞於魯以聽處分不當又入防以請推其心以爲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矣是蓋挾不遜之心而劫之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夫人臣之罪莫大於要君武仲之所以敢爲此者亦以魯君失政故其使魯之紀綱正法度嚴彼武仲者其敢蹈不軌之誅乎圖治者宜鑒於斯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是詭譎與正相反孔子說齊桓晉文相繼爲諸侯之長當時雖稱爲二霸然文非桓比也蓋文公爲人專尚詐力不由正道是譎而不正者桓公則猶知正道不尚

詐謀是正而不譎者卽如伐楚一事文公欲解宋圍乃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復曹衛以携楚不能推誠致討只以陰謀取勝而已若桓公伐楚則以王祭不供而聲其罪又退師召陵而許其盟名正言順舉動光明此桓之所以優於文也二公他事亦多類此其優劣判然矣然夫子亦就二公之事論之耳推其心則皆假借仁義同歸於譎而已其於王者之道豈可同日而語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公子糾是齊桓公之弟齊有襄公之亂桓公出奔於莒召忽管仲奉子糾奔魯以與桓公爭立桓公旣返國使魯殺子糾而縛管召以與齊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旣至桓公釋其縛用以爲相孔子春秋傳作糾是督率的意思子路問說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能命而死於義得矣彼管仲者同爲子糾之臣乃獨不死而反臣事桓公豈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之人也豈得爲仁乎孔子說稱召者

之乃楚服也退師召陵責以知陘之盟其義如此他如於洮之會以臣召君稱天王之會以下以上皆文之諱之類葵丘之盟則王者大禁皆止之盟定世子人法皆極之止之類中不公會宰周公等其勞照原劇于公今　此夫子大管仲之功上節子路疑管仲不得爲仁下節夫子許其有仁者之功○曰子貢言以由言之也未仁者以其忘君事讎其心也○夫子不責其死而録其功蓋當桓公時周室微弱夷狄橫諸侯無霸而是之救正桓公自北杏稱伯以來倡爲尊周攘夷之義舉凡糾合諸侯十有一會皆以信義相率初無假於兵車而諸侯自相聚從其以兵車率者惟從事於荊鄭北戎二三舉而已此皆內謀外斷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指利澤及人說乾事安民上

嘗論其世論人者勿求其全彼桓公當王室微弱夷狄交侵之時乃能糾合列國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且又不假兵車之力殺伐之威只是仗大義以率之昭大信以一之而諸侯莫不服從若是者皆管仲輔相之力也使桓公不得管仲則王室日卑夷狄橫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爲心今觀管仲之功其大如此則世之言仁者孰有如管仲者乎孰有如管仲者乎殉未可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按齊世家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弟奪兄於義已悖是以忽之於糾雖有可死之義而仲之於桓亦無不可仕之理況實有可稱之功彰彰如是乎聖人權衡而折衷之其義精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霸諸侯是爲諸侯之長匡是正微字解做無字衽是衣衿被髮左

見之乃是泛論處當以名微采凡言忽不能如其仁也劉采是管仲亦可以死可以無死者故夫子不責其死若於義理上稍不過輕有功實隨儀夫子亦斷不取他段原劇管仲全○此亦夫子大管仲之功言子貢此闢意在責其又相上看子貢是兩截之故夫子先稱其功以明相之可以爲仁又不責其死以見不死之無害於仁○不能死與又相並重一匡天下句最重民到句承上句來歸以僭時業責功後世被其澤字對左貢微於瀛溝之議見天下不知有君臣之分於斯時之會見天下不知有華夏之防故仲尊周攘之今天下之大分以正而諸夷不敢猾夫子天下之大限以嚴而侵典不敢犯中華此一匡之功何如今天下之人猶安然樂文

衽是夷狄之俗諒是小信自經是自縊昔子貢問於孔子說管仲之爲人其非仁者與當桓公殺公子糾之時仲爲子糾之臣義當有死無二彼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爲之相其忘君事讎忍心害理如此豈仁者之所爲乎孔子告說子徒知管仲之過而不知管仲之功當周之東遷王室微弱夷狄縱橫天下日入於亂矣幸而有管仲者輔相桓公爲諸侯之長攘夷狄以尊周室天下之亂於是一正非特當時賴之至於今斯民猶得以享安寧之福者皆仲之賜也使無管仲則中華之地將淪爲夷狄吾其被髮左衽矣尚有今日衣冠文物之盛哉夫管仲之功如此則其不死亦何不可之有豈若匹夫匹婦所見淺狹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終身之憂閑處氣感激自縊於溝瀆之中而竟無聞於天下後世者哉是可見豪傑之士將建不世之大功則不拘拘於一身之小節然此不可以常理論當情測也彼管仲之可以無死賢如由賜尚或疑之非聖人孰能定其論哉

惜乎仲之賜也彼管仲一行文反言以見其功不得以死子糾之難而盡於溝瀆則下面上論已及將中國淪夷之禍民淪而入於夷狄之域一語故曰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承上一段說下言仲之所以不死而相桓者欲以成一匡之功使澤被天下豈與彼匹夫匹婦小信如何匹夫匹婦之諒　當變故計其無所從之挺自縊於溝瀆武斷關已也豈若守也自經句正是說處從仲身上說來說小信與大功形跡顯然變是言後世而稱名忽無識公叔全○此章見人臣以進賢爲賢上節文子忘分以薦賢下節夫子信其謚之當○文子之臣從前日叙之也大夫僎從日言也同升是心公以存賢也世衆並舉者非分當國事如宋有技如已安能如沈存大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拔其後謚爲貞惠文子公是公朝昔衛之大夫有名僎者初爲公叔文子家臣文子因其賢薦之於君而與己爲同僚大夫孔子聞其事而稱美之說道謚法文之一字最爲美稱非其平生有德之行者不足以當之今公叔文子得謚爲文我固不知其他然只就這一件觀之是即可爲文矣夫知賢而能薦明也長人家臣之賤而升之公朝之間公也惟知爲國用賢不嫌名位之逼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謚之曰文夫何愧乎按臧文仲不薦柳下惠則夫子譏其爲竊位公叔文子薦家臣僎則夫子稱其可爲文是可見薦賢爲國乃人臣之盛節以人事君者所當知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康子是魯大夫季康子昔孔子在魯嘗談及衛靈公無道之事蓋

雖治之以名○謂理成其一在言行之所逃不論其事所當理也理所當有而後從其所重成就了天理便作日器之文章非理外更有文也○文子得謚原不專在此一節薦中須自治此如三不必備其總謚故謚然孫到變縮遇而有權智列切而信與非賢之一事亦而於衛者過之處而可爲文公至取其其者言之也故臧文仲一般謚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矣子便謂其竊位

按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謚爲貞惠文子也觀此則文子謚文不專在推僎一事

其身偷不敘綱紀不振在當時諸侯中最爲失德故夫子言之季康子因問說人君有道則興無道則亡衛靈公既無道如此何故能終保其位而不至於喪亡乎孔子告說衛靈公雖是無道然却有幾件好處他平生最肯用人如仲叔圉長於言語者也則用之以接待賓客應對諸侯祝鮀熟於禮文者也則用之管宗廟祭祀之事王孫賈長於武事者也則用之以治軍旅爲將帥之任夫治賓客得其人則鄰國往來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啟釁召禍矣治宗廟得其人則祀事精虔神人咸悅而人心有所繫屬矣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矣這三件乃國之大事皆擇人以任之而用之又各當其才此所以內外咸理而國家可保也靈公雖無道何由便至於喪亡哉夫衛靈以無道之君得人而任之尚可以保國況於有道之世得天下之賢才而善用之乎所以說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人主爲社稷計者當知急親賢之爲務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衛靈公　此章見用人所係之重首句譏衛君之失道以下因康子之疑而示以保邦之由○無道者謂其蔑倫失序紀綱不張等事而發言之上夫如是指此下夫如是指仲叔圉三句三子長處輒只重靈公能用人與用之各當其才上關之大事在於賓祭禮治賓客得人則睦我往來奉我文告鄰好不替而國尊以語治宗廟有人則蒸豆靜嘉牲牷肥腯神明不恫而國脉以延治軍旅有人則克詰有方禁武有備敵國不敢窺而國威以振此靈公所以不喪者用才之當能力維之也

其言之不怍　此章見人當謹言凡人志於為者必顧自己踐得力踐其實動時發決不敢妄言如其發言時肆然張以為已能略不為怍不是輕言者且即是大言欲世之人如此能數得去故曰則為之也難將深作不怍時見得非容易了說乃見其難

成子令　此章見孔子欲明君臣之大義所以見弒君之賊當在所必討中三節見討賊之義不見從於君而傷之深末節是討賊之義不見行於臣而警之深簡公寵闞止使為政成子憚之乃殺闞止而弒簡公於舒州夫子時已告老以大義討為此道人心計也此是何等事當沐浴而朝且是何等重其事乃鄰國而欲會討之此是何等以大義告哀公曰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討之也當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然亦刑猶存哀公若能自斷從令三家出兵以大義聲之三家雖僭以不從則不直討賊於魯而哀公之大權從此悉歸矣何覺以可否之權歸之三子也故孔子出而云云傷之也味

怍是慙愧孔子說凡人放言易乃行難故躬行君子務訒其言而不敢易若或輕肆大言高自稱許略無慚愧之心這等的人若其所行必不能相副徒妄言以欺人耳其為之也不亦難乎所以君子貴夫實勝而聽言者又當觀其行也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陳成子是齊大夫陳恆簡公是齊君名壬討是興兵以討其罪三子是魯三家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孔子嘗為大夫時已致仕故謙言從大夫之後昔齊大夫陳成子平日厚施於國以徼人心有篡齊之意簡公惡之使其臣闞止圖之成子遂殺闞止而弒簡公此時孔子雖已致仕居家猶沐浴齋戒而朝告於魯哀公說道陳恆不道上弒其君此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者請君興兵以討之當時魯國政事都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專權

哀公不得自由乃省說你去與三子計議何如孔子出而說道弒君之賊法所必討我今雖不在位然嘗從大夫之後此等大事不敢不以告聞亦以行吾義而已君乃不能自命而使我曰告夫三子者何耶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之字解做往字孔子奉君命而往三子之家告以討賊之義彼三子者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以為不可蓋以齊強魯弱勢不相敵且他國的事於我何與豈肯與強臣為讎故以討賊為非也夫子乃應之說道弒君乃齊之大變討賊實魯之大義君之所以來告者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三子以為不可又獨何心哉夫子此言所以傷其臣者至矣按此章所記齊簡公魯哀公皆襲世位庸常之君不足道者然亦可見人主當獨攬乾綱深防禍本不可使威福下移而奸邪有僭踰之漸不可使事權去己而紀綱有陵替之憂然後君臣相安而國家永保矣圖治

其言隱然謂告老之大夫且然像欲為天下誅篡奸而衆莫剛者獨倚持大阿授人以柄也及之三子而以公命告之亦以大義所在君命所當然為之成從耳何三子果幸成子之成以張已之勢不肯輕其黨而不可其請若謂齊陳之逆非魯之所急也孔子復答之云云隱然謂致政之大夫且然況為天下諸侯而當秉輪者歟然欲容奸黨以私治逆而後兩不必俱相人之誅弒君之賊王法所必誅者天所不容而君不能臣不從夫子之討初心豈非之空因齊亦終不振也云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哉而不復書陳恆之罪蓋有所深感也夫

勿欺章　此章見純臣之道貫誠依違詐為非子路所難正勿欺上夫季氏之變其大於從

問也子路蓋不出一言事之亦難歟然子路之所難者亦又或乃犯顏諫諍強說夫子遂反發問事君非問諫君之道何從指陳時被聖人頓見勿欺而犯四字道全重也勿字對犯勿欺是人臣徹始徹終之道自是深獨可告諸神明凡忠君本體以言其分若以終其此一念而於當犯處尤大有力無論法無衛聖無懼其疑直犯必無取底發出來有犯而無隱不在校試以諫諍君是謂臣道勿欺而不敢犯此心猶有所畏也何謂之張犯而有欲犯之心則此亦必矣然而不露吐露者侗也不可謂純臣之節也須要勿欺為子路告可犯純只要此心從始徹終耳此為萬世事君者法矣

上達章　此見君子小人心術之異處學者之此能教真為其極之謂上與下俱在用心上分出

者尚鑒於茲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是犯顏諫諍子路問說人臣事君之道當何如孔子告之說臣之於君有匡弼之責君有過必當盡言以諫諍雖至於冒犯威嚴亦有不容自已者然須本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心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而是以盡忠於君雖侃侃危言讜論犯顏廷諍而不悔而其一念忠愛之誠實有溢於言詞之外者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純臣也已若外託強諫之名而內無納誨之實意徒避不言之實而故為不切之虛辭欺也非忠也臣而欺君其罪可勝誅乎蓋子路剛直敢言不患其不能犯患其無忠愛之誠心故孔子以是勉之然勿欺在於臣而納諫係於君大舜舍己從人聞一善言即從之若決江河惟求有裨於君德有利於國家耳何必問其心之誠與不誠乎此又在上者所當知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是通達的意思孔子說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始初不過一念之少殊終焉遂至趨向之迥絕何以言之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凡有所為都只循著天理而行故其心志清明義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漸至於為聖為賢而造位乎天德譬之登山者一步高似一步將日進於高明矣豈非上達者乎人欲本自汙下也小人凡有所為都是一團私欲故其心志昏昧物欲牽引良心則日以喪失邪行則日以恣肆漸至於為愚為不肖而與禽獸不遠譬之墜井者一步低一步將日流於汙下而已豈非下達者乎欲脫凡近以遊高明者當知所擇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己是欲得之於己為人是欲見知於人孔子說古今人所學之事雖同而其用心則異古之學者其從事者與今同也學問思辨只為道未明也而孜孜焉以明其道修身勵行只為德未立也而孜孜焉以進其德所知者性分之固有所為者職分之當然推

路頭如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同有蓋理本高乘本超向欲之上惟循理則希聖希天更不回頭反顧便造理之極處爲上達欲本汙下落此坑塹日窮日濟不止爲鄙人爲禽獸更不能自拔流窮而愈入於欲坊之悔激爲下流今途之涉千里之路沒沒不已者於者顧抑之不轉也而學者不悛聖門會門亦匪之不退也可不惜哉（改原刻）

古之學　此見古今學者用心之異註中欲字要玩人只有個心古今之學皆同但古之學者用心於內終日乾乾只辨一個真是爲己之心惟知求盡其在我而已今之學者用心於外雖日爲學卻全無真切爲己之實心細非爲要求人之知也爲己規模放大踐形盡性參贊化育皆性分內事爲人規模最小只作聲譽利達之場耳此古今心術

之辨而學者擇自驗焉也

蘧伯玉　此見聖賢相契以心伯玉之使人非徒以通殷勤結情好有精與乎心與契欲表道德相成之誼耳夫子知伯玉有素學乃詢其何爲者蓋望賢進德之一日有一日工夫故其近日修爲必有異於昔所視見也乃使者不說其行但說其心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此何全重一欲字欲寡未能是一片省己不及之心爲己的近學不是原有過而欲寡亦不是原有過之寡而歉於未能也蓋人欲難寡天理難全在克治一念稍有未純之心然後充己誠切又必有欲寡未能之心然後檢點精密而事心工夫日進日化可至於無過此伯玉所獨知亦夫子所素諒者而使者能知而凡委曲形容道之故夫子重與之所以賢其使正所以賢伯玉也一片相契

求盡其在我而已所以說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其從事於學也古同也然學問思辨未必其明道者何如而汲汲欲求知於人飾躬勵行未必其進德者何如而汲汲欲求知於世惟恐人之不知而已所以說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雖學於務內而有諸中者形諸外其終自至於成物爲人者雖心在務外而虛譽隆者實德病其終所至於喪己學者不可不知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是衛之賢大夫名瑗使是差人昔孔子嘗至衛主於衛大夫蘧伯玉之家既而反魯伯玉差人來問候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問之說道爾夫子近日在家幹些甚事使者對說人不能無過而貴於能寡我主人之心時常戰戰兢兢省身克己欲其言皆順理而寡尤行皆合宜而寡悔但人欲難於淨盡天理難於純全恒以爲學問功踈未免於有過此則我主人之所

爲也使者之言雖愈自卑約而伯玉好學力行之美自有難掩者蓋亦善爲說辭者矣故夫子於其既出而稱之說道斯人也其真可謂使者乎其真可謂使者乎重言而歎美之蓋亦以彰蘧伯玉之賢也大抵天下之義理無窮人心之出入靡定故寡過未能非使者爲伯玉謙詞乃其實語也蓋舜禹之授受以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見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此存心而成德者學者宜加意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是職位這一句是易經中艮卦的象辭曾子常稱述之說道凡人之居位雖有大小之不同莫不各有當盡之職若各其所居本職而出位妄想則在己爲曠職而於人爲侵官矣君子則身之所居在是心之所思亦在是凡夙夜之所圖慮者惟求以盡其本分所當爲之事如居乎倉庾之位則思以謹會計明出納而盡乎郵則之職如居乎軍旅之任則思以勤訓練飭軍令以盡乎詰戎

以心思行事之違道處說不必執寡心過身過章說只發一欲字未能字爲妙（改原刻）

思不出　此曾子述艮卦象辭以示人位是不是任位之位當處者不出即素位而行不願其外之意當隨時而在謂之有過去之位未來有未來之位見在有見在之位君子心止於其所時行而行時止而止隨見在之位而思量之不惟盡其分而且定其心內不願係外不安排前無散羨後無顧慮即大學所謂知止而定靜而安與此正相合心不亂營而流行於止各協其時此之謂不出此之謂艮止其身

此見君子崇實勝之心玩本文而字宜串看然勿如近說只作說言過其行要無隆心訣曰恥乎過乎全在心上說與敏事慎言絕不同他說話常若有衛蓋愧恥之意故曰恥至

其見之躬行勞從奮勵併力向前而度精神常覺其有餘剩故曰過其行行非可過特有他敏行的意思若或過耳此改得極明徹勝愚原刻

道者章　此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道字且虛下三句正是道處三者字勿作三樣人看蓋即其會於君子之身者名之也仁知勇原是心之本體只爲有私便傷了本體君子之心絕無私意識其純然處是仁其洞然處是知其浩然處是勇完全全其心之本體便不惑不憂不懼夫子以爲未能不可說是謙有憂猶有惑猶有懼也仁者自是不憂知者自是不惑勇者自是不懼夫子說無憂仁智勇耳聖人亦非自謂已能從謙而已也夫子望道觀若無能而有俛焉日孜孜之意自道對他人言謂夫子自說自己只見其歉未

之職初未嘗越位而有所思也如是則衆職畢舉而庶務咸理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是羞恥孔子說人之言行貴於相顧若言爲高論輕肆大言而考其所行未能如是則爲言過其行究其歸不過便佞小人而已故君子恥之以是爲恥則勉不足而謹有餘者自不容不至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憂是憂慮惑是疑惑懼是恐懼自道是自家說自家的事言道其實也昔孔子以至聖之德而常懷望道未見之心說道君子之道有三件及之於我一件也不能三者何曰仁曰智曰勇是也仁則心德渾全而私欲淨盡凡窮通得喪皆不足以累其心故不憂智則心體虛明而思慮詳審凡是非邪正皆不足以蔽其心故不惑勇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之決大疑任大事自勇往直前而無足以動其心故不懼此三者皆君子之全德而我之所未能者也

夫孔子道全德備其於三者皆已各造其極而時出之豈復有所未能者乎故子貢聞其言而歎說此乃夫子自言其實有者如是耳而乃以爲未能蓋聖不自聖之心也大抵聖人深見義理之無窮其自視常以爲不足故聖而益聖有志於希聖者當知所勉勵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是比方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此雖窮理之一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自治之功疎矣故夫子反言以警之說賜也其賢乎哉蓋惟賢者自家學問工夫極其精密乃可以其餘力而較量他人若我則以義理無窮工夫未到日孜孜惟以進德修業遷善改過爲事方自治之不暇而何暇於方人哉夫方人之事在聖人猶以爲未暇況學者乎孔子言此其所以警子貢者至深切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能故如此說不若賜道夫子對仁至知盡不輟育而稍知矣於把道字直當謙字看而語意亦在中此子貢善觀聖人處

方人章○此見學當先自治不可作先務後仰此總是抑他看乎哉二字是調字眼語非可笑看也夫我則不暇不宜看夫子自家身上看須看何圖活夫子方人之事自治有餘或可逆能畢竟不是緊要切己事体賜果有餘而爲此乎哉以我論也要本分內聞聞皇皇猶恐未暇而暇爲此也賜果賢乎否也須知此調侍他婉諷的口氣非實也作夫子自家不暇好說忘食忘憂底語頭然其中設底例

不患章○此亦示人爲己之學不己知謂己有能而人不知也患不能則必求其所以能矣此看得爲己之學深求能以爲知之地也

逆詐章○此戒人用察爲明意一孔之明逆億而要其非覺不逆不億而先覺者爲賢也逆詐未必爲逆所得億不信未必爲意所忖的之心体未是懷之惟不逆也不億也不以一毫私意先根於中而人之詐與不信吾心体中一一自然先覺如鑑之虛空物至必照是不以揣摩而以神識淡貫而何覺耶耳心体之靈明覺之

積按高中麥驗揭猶謂夫子只以不逆不億而夫人之先覺謂之賢而以當必逆億詐之至已爲乎渾然純粹之天然後能明然後無不必非謂不逆不億便是賢而先覺道底賢之明也此論自正不或者乎作賢而則說道者也

微生章○此章見聖人憂世之心世道有升降全在通變而適力爲之挽若只拜樂當其汩

孔子說人之處世常患名譽不彰人不知已然此不足患也惟夫學焉而未能明其理行焉而未能踐其實此則在己本無可知之具反之吾心而有歉者正學者所當患也今乃不以此爲患而徒患人之不知何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是事未來而逆料的意思億是事未形而億度的意思詐是欺詐不信是不實抑是反語詞先覺是無心而自然知覺孔子說人之於己未必有欺詐之事也而先意以料之叫做逆詐人之於己未必有不信之心也而先意以猜之叫做億不信這等樣有心防人固有幸而中者亦有誣而枉者非誠心待物之道也然雖不爲億逆而人或得以欺之則又忠厚太過甘受人瞞亦不足爲賢也惟於人之詐者不必先意以逆之於人之不信者亦不先意以度之而其詐與不信者之情僞自能先知之而不爲所欺斯則虛以應物知能通微譬之明鏡雖未嘗有心以索照而人之美惡妍媸自無遁形是乃可謂之賢也已蓋多疑生於不明而明者自無所疑逆詐億不信皆由不明故耳至明之人物至即知孰得而欺之乎然非有居敬窮理之功講學親賢之助則此心虛靈之體未免爲物所蔽欲以坐照天下亦未易能也此又事心者所當知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微生畝是當時的隱士蓋年高有德之人也栖栖是依依不捨的意思佞是便佞疾是惡固是執一不通的意思昔孔子周流列國欲行其道而人皆不能用之有隱士微生畝者譏之說道孔丘你只見你今日之齊明日之晉人不見知則亦可以已矣何故這等栖栖然依戀不舍歟夫世之佞人則務爲口給以希世取寵你今所爲無乃爲佞以求用於世乎孔子答說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丘豈敢爲佞人之事但以世道汚濁視同在人而康濟民物當有所寄若是守拘滯之見以隱爲高昧變通之宜果於忘世則執

與是義哉夫子所因故周流於列國微生畝認以爲佞非其旨矣夫子說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全是自明心事惡夫固而不求爲故不得不栖栖於列國耳非疾微生之固也

驥不稱　此夫子重本之論節評之比体正意首尾稱出驥是德力兼有者但驥之所以得名者却不在力而在德君子是才德兼全者但君子之所以得名者却不在才而在德任重致遠者力也閑習而易於控御爲調馴服而不至踶齧爲良此驥之德也君子經綸推行指揮成功才力亦豈可少但倚靠才情力量而不協於中和之養何以稱君子故所重在德

以德章　此章見報施之宜或人過於報怨故夫子辨其報之偏而示以報之宜○以德報怨却就是私意雖厚而非出於情理之正也况德之上無物可加而有德於我者亦不能過此以報之如以此報怨亦以此報德則於怨者誠厚矣獨乃薄於德者乎此直歸爲過厚之議亦非理之正也按以德報怨此語出老子註謂見老子書誤○以直報怨註謂愛憎云云是不妄爲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如情理所當報者則直報之無過則爲情理不必報者則不報無從必爲如有怨之小者此不必報者也則不報之亦可如不共戴天不與同國不反兵之類此情理不容不報者則直當報之更不必曲其心而忍置之不問只順情理做出來此之謂以直也若說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此乃泛然之理以此報怨矣則如報怨無德者又將何以施之耶自是未妥觀夫子不以報受據平爲直而以父子相隱爲

一不通的事又我之所惡者也其所以栖栖然而不能忘情於斯世蓋以此耳豈敢爲佞哉蓋微生畝是齒德俱尊的人但其所見偏執故聖人對之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是良馬之名德指馬之調習馴良說孔子說君子之所以見稱於世者不徒以其有可用之才以其有可貴之德也譬如馬中有驥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不徒以其有馳驟之力以其有馴良之德也蓋馬之任重致遠者存乎力然使雖有力而不免於踶齧難於控御則亦凡品而已何得爲驥乎人雖有才而苟無其德是亦小人而已何得爲君子乎故人不可徒恃其才而不修其德觀人者論其才而又當考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或人問於孔子說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風日薄若於人之有怨於我者我皆忘其怨而惟以恩德報之何如孔子說恩猶怨也是人道之常稱物平施乃爲事理之當人有怨於我者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此於情理爲謬甚矣必也於人之有怨於我者我則不計其怨而愛憎取舍一惟以直道處之使其人之可愛可取歟我固不以其私怨而昧其與善之公心使其人之當惡當棄也我亦不避私嫌而廢天除惡之公典這是以直報怨若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必以德酬之大而捐軀以圖報小而一飯之不忘雖其中有委曲用情而法從厚者若於直道有背而揆之天理人情固亦未爲過也這是以德報德如是而施報之間庶爲得其平乎夫觀或人之言非不近厚而反不得其平聖人之論既得其平而亦未嘗不厚誠權衡萬事者之準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義理有本末精粗從下面學起纔到得上面所以說下學上達背

直可以得真之說矣以德報怨初與上句平對只須帶說如云若夫所謂德者只宜以之報德則彼之施我者厚我之報彼者深醇厚或捧義私或廉公辭是報德乃相稱其當報怨所宜有故

莫我章　此章是夫子啓子貢以心悟之旨竟從近處定守說爲要既說於紛有說夫子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何說天下見世人莫已知有所不平而發此嘆有說發嘆以啓子貢之問有說重何爲二字我之所爲如此所以不知於人又道說此意是夫子見道之真我知乃於剛家心事莫我知者使知我[illegible]心事也此深說但未要猛了商乎日求知於外不曾從心体用功莫我知之嘆分明是樹階他欲使求知已得知之妙也子貢卑求弗悟問何爲其莫知子使求之外矣故夫子告之以從卽從心体上說起上不怨人下不尤人正是心体無累自家有一段獨是其妙處所說從用舍不奉上求故不得行大于意謂只不得於人耳月所見處討只從心体上打得空空淨淨無些怨尤之累在胸中遊於下學處使有上達之妙上達正是心中之妙無從所謂一一貫是也此只論理勿說工夫看說中撤進意非是說了真至日件件進漸下少達入了直以此點醒之知我其天一句最難看時說消淨說之中保然無我此固隱後又說天知我得將張許數感作僞人若不足此學知我此是便天知我處說以知我亦是天于論若蓋此何謂云黙契之只人知便可見可同天知何得有畏聞可言只是黙契合此正是人不及知

孔子道高德厚不求人知當時亦竟有知之者故發歎說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貢問說夫子之道德高厚如此何故人都不知夫子孔子告說人之尊尚惟是高世絕俗與衆不同乃可以致人之知若我則無是也如窮通得喪係於天我雖不得於天未嘗怨天用舍行藏係於人我雖不合於人未嘗尤人只是反己自修循序漸進如我只在下面道一層著實用工使功深力到將上面道一層漸次通透如登山的只由卑以至高如行路的必自邇以及遠不過隨分之當爲進修之常事無以甚異於人何足以致人之知哉惟是心存得已仰不愧天或者上天於冥冥之中能知我耳所以說知我者其天乎蓋言其必不見知於人也夫聖人實性天命與天合一其獨得之妙真有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然下學上達之一言乃爲萬世學者之準則人於可知可能者逐一講求則於難知難能者自然通透固不當躐等而進亦不可畏難而止也有志學者宜究心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是魯人愬是讒譖子服是氏景伯是魯大夫夫子指季孫說肆是陳其尸叫做肆昔子路方仕於季孫爲季氏家臣人有公伯寮者乃讒愬之於季孫而季孫信之子服景伯心懷不平因以其事告於孔子說季孫之於子路因公伯寮之言而有疑心矣讒邪害正決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寮而陳其尸於市朝以明子路之冤而服其惡夫子以爲何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子因子服景伯欲誅公伯寮乃以理曉之說道君子之心非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廢則有非人所能爲者使其道之將行與則動見逢合事事如意是乃命之通也固非人之所能使使其道之將廢與則動見阻滯事事違心是乃命之窮也亦非人之所能尼夫道之興廢皆由於命如此今仲由之或用或舍

之妙心体上妙悟也將說下學一字謂無以此異於人夫子何嘗平日不爲好異求異夫子何必以不爲異端他且學到上達天知許多妙境皆得之常中甚失其解矣子貢之術聞性與天道從此發悟

公伯章　此只是人宜安命自節是子路被讒而景伯有尤人之意下是夫子告而喻之命意志心爲其所致也乃以勢位言謂操生殺之權將行四句泛言末句方歸伯寮命以氣數言聖人以義制命賢人行義俟命命爲衆人委其伯寮之愬景伯之皆皆不知命者也

補大全答或曰魯爲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夫子爲政於魯大率要裁其權而勿於承命以出藏甲墮都費者子路也公伯寮之愬子路於季孫是要假此以沮夫子故夫子不爲子路[illegible]而爲吾發也廢許

賢者章　此章嘆世道之衰不重賢人是幾而作上賢者字從到末三其次字非其等次猶言又一種耳作四平看總說大小蓋地小於世言小於色可非謂人品之大小也大大任賢才本爲世用豈樂於潔身哉至於亂不得已矣楊氏曰天地閉賢人隱此夫子所以悲也

補一說本南塘曰賢者依時之非一有不果隱者則有所謂避者隨其所嘅而爲之大小豈以見其不忍忘天下之心皆非果於不仕者也故皆謂之賢者其則隱民則有閉矣亦一見

作者章　此亦嘆世之衰作者隱不同隱潛伏而不出作是起而避去也七人或何世之度從荷子而作者乃伏哀耐隱處

固自有命存焉使其命該行道雖有讒言何長于使讒者得行耶亦命之窮耳於公伯寮何有乎君子固不必深憾而欲誅之矣夫聖人於利害之際唯義是安本不待決之於命而後泰然也其言命者特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然所謂不怨天不尤人者即此亦可見其一端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孔子說賢者之心未嘗不欲有爲於天下然時不可爲則不得不高蹈遠引而避之故有見世之無道即隱居不仕而引身以避世者矣其次有見此邦無道去而之他邦者謂之避地其次有見君之禮貌衰而去者謂之避色其次有因君之議論不合而去者謂之避言此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是隱遯孔子說當時之君子不見用於世作而隱遯者有七人矣已人今不知其姓名矣夫子發之蓋深爲世道慮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是地名晨門是管門啓閉的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奚字解做何字自是從昔子路相從孔子周流四方晚宿於石門時有守門官問說汝從何來子路說我從孔氏而來晨門說我聞君子相時而動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彼孔氏者既以知時事之不可爲即卷而懷之可也乃猶皇皇奔走四方必欲有爲於天下其亦不知其可矣子之所從者得非此人乎蓋譏孔子之不隱也夫晨門之徒蓋亦上君子進退之常但知聖人道德之大觀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特時君不能用耳此又非晨門之所知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字解做擔字蕢是草器孔子處春秋衰亂之世欲以道濟天下之心有不能一日忘者時在衛國偶然擊磬以寫其憂世之心

帝堯舜爲備作者之[illegible]億太然

補一論李南蔡曰此者以此官[illegible]於四辟之下以陶荷蕢之上蓋知夫子非徒隱世之亂也乃傷此七人之果也亦一段

晨門者　此章凡對人觀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宿石門亦隱者不必謂與孔子相從自後奚自處是謂從何地而來曰地使有人矣知不可爲如嘆處爲欲浮海欲居夷是也爲之如栖遲於齊魯宋衛陳蔡之間三年是也晨門自處則是譏聖人則非矣

一論修承奉曰味者與二字當不凡識者說孔氏止是人之謂則必退孟晨門荷蕢隱門乃賢而隱於下位者亦封人之逕蓋乃素知夫子之心事者故一問便評是知其

適有一隱士荷蕢者適過孔子之門聞磬聲而知之說道有心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哀樂之感形於聲音以音見意夫子憂世之志寓於磬聲之中隱士賢者故能審音而識其心也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硜是小石之堅確者深則厲二句是衛風匏有苦葉之詩帶衣涉水叫做厲褰衣涉水叫做揭荷蕢旣聞孔子之擊磬旣嘆其爲有心乃又譏之說道斯人也鄙哉硜硜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宜也夫君子相時而動智者見幾而作今世衰道微知其不可進則亦惟潔身以去亂而已何爲周流四方可止而不止乎彼詩衛風之詩說道凡從涉水者遇着水深的去處則穿着下體之衣而過之遇着水淺的去處則揭起下體之衣而過之夫涉水者必視其水之淺深以爲厲揭則君子處世當觀其時之治亂以爲進退今斯人也世不見知猶懇懇然而不止是深不知厲淺不知揭矣豈不鄙哉其硜硜乎荷蕢之譏孔子如此是不知聖人之心

不可而爲之者與所以子路不與言亦不以告夫子亦可

擊磬章　此章凡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首句分上是夫子切於憂世下四句荷蕢之譏而嘆其不可忘世○擊磬蓋不忘天下樂以止樂夫子之心欲止亂而以爲民樂張乃夫子心乎爲民故擊之有心哉擊磬乎只是說夫子不肯忘天下之心不肯能的[illegible]心思非真知其憂世之心也若知得其心則無復譏誚矣○鄙哉是譏其識之不達硜硜不主磬說亦由磬聲上來言其心悉悉在天下惟確而不轉移也其空說下四句正說其鄙而嘆硜處言硜則已知則止了也譏如深則厲淺則揭可也乃人莫已知而不能已不知深厲淺揭之義豈非硜硜哉言非嘆哉深厲淺揭二句只如今借成語來用的自是不知止處處亦不

者矣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孔子聞荷蕢之言而歎說觀斯人之言何其果於忘世哉夫君子之欲行其道於天下非以爲利也將以救世也若只要潔其一身委而去之亦有何難然則荷蕢者之果我非不能爲道不忍爲耳蓋聖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時之閉塞而廢生物之心聖人不以時之衰亂而忘行道之志誠以哀天命下悲人窮非得已也彼荷蕢之流何足知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書是商書說命篇高宗是商王武丁諒陰字當作梁闇是天子居喪之處總己是總攝己職冢宰是宰臣之長昔子張問於孔子說商書說命篇說商王高宗武丁居其父小乙之喪三年不視政事不發言論夫人君一日萬幾若三年不言則臣下何所禀令乎不

必更說詩云云荷蕢之○果哉末之難矣○是嘆荷蕢之果其可以自家心事若云要如此太於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是天下忘不得身亦欲爲世計之耐耳夫子與沮溺丈人徵[illegible]只明自家心事非有說與人見

高宗章　此見古人喪禮之一權諒古作梁闇二字○梁闇謂廬也即倚廬之處者○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天子居喪於此故即以爲天子居喪之名子張以人君一日萬幾而三年不言故問其所以得不言之故古之人凡商宗之前皆是君薨天子諸侯設百官亦兼王國侯國之臣言總己是百官自總己職舜大大小小事都總來上一聽冢宰之處分如是則冢宰爲王侯舌而臣下稟令有人爲萬幾有所裁決故嗣君得以三年不言

誠此書之言果何謂也孔子說親喪乃人子之大變哀痛乃人子之至情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爲然古之爲君者都是如此考之古禮凡君薨則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事不發號令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處分於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旣有冢宰可托則嗣君雖三年不言何憂國之亂哉然托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心之臣而後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若非其人又不若嗣君躬親聽斷以守先業之爲大孝故古今異時當此禮之不行於後世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是尊卑上下的體節孔子說有國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其不知禮耳蓋禮所以辨尊卑上下其節文度數之間至嚴至肅若爲上的心誠好之於身而視聽言動必以禮達之於政而教誨正俗必以禮使等威辨而紀綱振那百姓每都安分循理而無敢悖逆不假刑驅勢迫而趨事赴工之恐後矣豈不易使乎若上之人先自撓損而紊亂其節則下皆化之而僭踰陵逆

好禮章　此見人君當以禮先天下好禮是篤實懇切把此身參酌揖讓禮文將顧之條奏去率人而政皆從此出民便知名分卑承尊賤從貴之分不待刑罰○易是易使役易使者一則字也字是斯然之詞根本又在上之好禮

一說平易字以上好禮則民易使非使民趨事也古之使民不過使之役然以法令驅之者則無所感發而使之循者也斯以禮教者之者則有所將稱而使之爲者也易故曰寧易以禮有駐且修亦一見

修己章　此章纔說真己之綱究竟如學說將下由作惟功用之大又修己以敬修己以庶以敬去修己是修己外別一箇敬子以修己也須知敬已非有兩件修己之真精明

罔其所由也昔民之難治哉所以說禮達而分定有天下者所宜深念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病是有歉於心的意思子路問君子之人必何如而後可以爲君子孔子告之說人之爲學不外乎一心而已能兢業以持此心惕厲而日進於高明纔安肆則此心放逸而日流於汚下必須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使戒慎恐懼之心無時而少懈則身無不修而德無不成矣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此而已子路問說君子之道大矣乃止於如此而已乎蓋以爲未足也孔子說道敬不但可以成身乃人己合一之理誠能敬以修己而至於充積之盛則感發興起推之而至於安人者亦不外矣子路又問說君子之道大矣乃止於如此而已乎蓋猶以爲未足也孔子說道敬不但可以安人乃天下爲公之理誠能敬以修己而至於充積之盛則

也修之云者已身上這點真精神提醒來已身上這點真精神本是以環衛乎已惟驗於昏昧放逸則真已喪矣惟將已之真精神提醒來已身上點檢克治更無昏昧放逸而修其已爲精明純一之已此即大學之所謂慎獨中庸之所謂戒懼也然惟猶可以行王道成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則安人安百姓何道理總在修已以敬中因子路不足特參明之蓋此點真精神徒檢持個一身凡已之派用推行處皆是這真精神貫徹將之以處人人也處得恰恰當當將之以處百姓百姓也處得恰恰當當此正是修已之敬無間然顯微無間於衆幾必如是然後謂之修已以敬此但是說修已之實功不是感化亦不是推已及人若說感化是說效驗猶有所待於外矣若說推已及人便分人已爲二而修已以敬之說其有所未盡矣蓋安人亦是修已以敬安百姓亦是修已以敬都是修己之功非於此敬之外有所加也堯舜猶病不是徒歉個安百姓歉然俱已之未能安百姓處正惧修己之未盡處此正見聖心之發也若謂百姓已安而遂不肯企望修已以敬之心原當亦病何日如願而已乎原刻未甚暢明今改之

原壤章　此見禮法不容廢也欲亦非是孔子來少故實蹲踞以待之也其爲老氏之學亦亦玩設自放不以檢束案心見孔子來不爲改容其視世之鄙舉全然此禮法在禮法一壞將以敗常亂俗有天下其所世道豈可勝言哉夫子名其爲賊而復擊之杖是爲賊總承上三句言老而不死所以不遂無是者而未延於世也

處無不當感無不通雖極之而至於安百姓者亦不外是矣夫堯舜用至於安百姓豈易能哉雖堯舜至聖以欽明溫恭之德致時雍風動之休而當時之民亦難保其無一夫之不獲在堯舜之心猶有歉然不能自寧者矣夫觀堯舜且以爲病則修己以敬豈不足以盡君子乎按修己以敬乃千聖相傳之要而堯舜猶病實聖人無窮之心人君誠能法堯舜之敬以修身而推堯舜之心以圖治何患德不符於二帝而世不躋於唐虞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是孔子的故人平素從老氏之教放蕩於禮法者夷是蹲踞俟是待叩是擊脛是足骨昔原壤是孔子之來而蹲踞以待之其踈放不檢如此孔子責之說道禮法乃檢身之要傲惰爲惡德之尤汝自年幼時則任情傲物而不知遜弟之道及至長大則蹉跎歲月而無一善狀之可稱今又老而不死徒敗常亂俗爲風化之蠹而已非害人之賊而何孔子既責之而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聖人於敗壞禮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如此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是地名將命是傳賓主之言益是進益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人問於孔子說傳命亦非小事也此童子必學有進益故夫子使之爲此以寵異之歟孔子答說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今此童子吾見其居於長者之位而不循夫隅坐之禮見其與先生並行而不循夫隨行之禮夫爲童子而不安其分如此是乃進修無漸積德無基非求益者也但欲凌節躐等而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而習揖遜之容所以折其少年英銳之氣而令其日就於規矩法度之中也豈寵而異之哉由是觀之可見聖門之教雖以敏求爲先亦以躐等爲戒蓋躐等則欲速而不達循

按原壤母死夫子嘗助之槨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者過之奚爲而杖其夷俟之小蓋壤是故人小過而杖之禮不絕母死而歌其罪大矣便當絕交勝於子云只作日係正夫子故者無失其爲故之意

闕黨章　此章見學不可無謙虛謙受益虛受人若學者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闕黨童子在聖門乃居先生之位與先生並行便非謙虛以受益乃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者故夫子使之將命給使令之役習揖遜之容於以消其驕矜而養其德性庶知謙虛而於道可幾耳非徒使之學禮也或人疑其益則直謂其後於禮矣故夫子明之先生年長之稱非師也

序則日益而不知所以夫子亦自云下學而上達爲此故可學者宜知所從事焉

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卷之十

附錄[illegible]

衛陳章○此章見夫子見幾之決處固之義然下與上來不必當看）孔子至衛衛方將與齊伐晉故靈公一見孔子而問行伍之法夫子嘗却萊兵墮三都見采棠然且自謂我戰則克豈真未學軍旅哉蓋以靈公時方威禮度而蒯聵不定夫婦父子之經紊然亂矣至於侵齊之非在司馬者故夫子抑其不當問而啓其所當問也公不復問則其不足有爲可知故明日遂行俎豆乃聖之借言耳

孔子自衛適陳遂適蔡陳蔡遷界而近楚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忌其用楚發徒圍之是孔子絕糧實在陳蔡之間從者病莫能興變作濫夫子之道莫能觀起就爲孔子路慍見非自慍爲夫子慍也亦有窮乎只就道說

經筵進講

靈不過設爲難君子固窮還指甚子固有窮時與君子亦有窮子相應直解道得甚有數存焉君子固亦有窮時也發方窮出泰守其窮意以起小人句言下人一遇困阨便爲外所搖奪所爲於本分之外所謂之濫似勿故到於濫爲非意更是于非衣敢從絕與衣抵略者立而不恥亦是窮的人物夫子必不以是語之故聚劉

賜也章○此章正示子貢以心學實下學上達章同一指點就指頁所是因子貢務博而問以發之下二句因其有心悟之機而明示之○多學而識是在聞見上求討道理件件都操於心而不忘也與分綱清看子貢未知本原只在此心故夫子特發其疑○然學雖非與子貢同然者以理散於萬非多學而識不能周知既而曰非與者是發其

重刻辨真四府原板烙字老四書直解論語卷之十一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是軍師行伍之列俎豆是禮器昔衛靈公好勇而無道故以戰陳之事問於孔子孔子對說我自幼學禮凡俎豆禮文之事陳設祭饗之儀蓋嘗聞其說矣若夫軍旅之事則固未之學也既未嘗學則豈敢妄對乎夫以孔子之聖文事武備兼其所優爲者但靈公所問乃軍師行伍之列攻殺擊刺之方此不過武夫職士之事耳曾足以盡聖人之蘊乎舍其大而究其小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故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所謂見幾而作可以速則速者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興是起慍是含怒的意思濫是泛溢言人之放溢爲非如水之泛濫而不止也孔子既不對靈公之問遂去衛適陳至於陳國糧食斷絕從者皆饑餓而病莫能興起子路當此窮困之時不勝慍怒之意見於顏色問說君子之人宜乎爲天所祐爲人所助不當有窮者也乃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孔子說窮通得喪皆所遇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自必蓋亦有窮時也但君子處窮則能固守其窮確然以義命自安而其志不少移若小人一遇困窮則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矣然則今日之窮但當固守而不至於濫焉可矣何必慍乎哉夫觀聖賢之所遇如此則春秋之世可知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識字解做記字子貢之學多而能識而於道之本原處尚未能悟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說賜也汝見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曾以我爲件件窮究事事學習而記識於心故能如此

如夫子其學豈有不學不宜間已上討求非想一人之爲行限也時增多久体而濫矣竊之方行然疑此非然將有得之餘而其機已然知其故夫子所以其疑而決之曰非也一指心學多學者以若爲行俗於我於心上着得全欲由此處會得一以貫之是道貫徹細微無不在不在於多學而識也一以貫之而已矣理在一心矣心事多心貫乎理何事於識賜求諸一理足無事於剖析但於中只以一字要他亦勿爲心字更渾淪

補註張曰曾從從之後對於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故夫子爲專在多學而識若識須有街酌○夏九疑曰這一箇亦就多學裡面得來但得所謂一則學文管原流耳○張士雅曰人讀朱註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不要有兩

經筵進講

前一貫然說二者所從入自不同曾子是以篤實躬行處體出來子貢是從多學後認貫到此是知以行言由知及而所行所知之理原非二也

由知章　此章見學貴真知原則從首章慍見說知德則當道那求此不足以入其心細玩此說於子路身上來切身只是知字漲處蓋子路勇者也聞斯行之其所有餘但於知上不足故夫子往往就知上啓發之曰由誨女知之乎又曰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皆是要他沉潛體認其知德之所在不徒從見見不使任意氣斯知爲真知便終爲實得真道得我何相干

無爲章○此章言帝舜之治自古聖人皆盛德惟舜尤見德盛限此不特有所作爲故又能前段

乎子貢對說事物之理不學則不能知夫子之多知固必由於多學也既而又忽疑說事物之理無窮夫子雖好學亦豈能一一而周知意者別有簡易切要之方無事於多學而識之者歟蓋子貢學將有得故方信而忽疑也孔子乃曉之說我非多學而識者也蓋天下義理雖散見於事物之中而實統具於吾心吾惟涵養此心使虛靈之體不爲物欲所蔽則事至而明察物來而順應自然觸處洞然無所疑惑譬之鑑體清明則雖妍媸萬狀自照見之而無遺權衡平正則輕重萬殊自稱量之而不爽蓋一以貫之者也若欲一一多學而識之則事理無窮而聞見有限用力愈勞去道愈遠矣豈吾之所爲學者哉按一貫之旨自帝堯以來相傳心法非子貢學將有得孔子亦未遽以語之也學聖人者宜究心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孔子呼子路之名而告之說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真也若人而至於知德則性分之樂充然自足儻來之遇何所加損凡小而是非毀譽大而用舍行藏極而死生禍福皆無足以動其中矣顧今之人能知德者幾何人哉夫子此言蓋爲子路慍見而發所以深警之使其勉進於德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說自古帝王以盛德而致至治者多矣然或開創而前無所承則不能無經始之勞或上聖而下無能及則不能得任人之逸是皆未免於行爲也若夫躬修玄默密運化機不待有所作爲而天下自治者其惟虞舜之爲君也歟蓋舜之前有堯凡經綸開創之事堯固已先爲之舜承其後不過率由成法而已下又得禹稷契皋陶伯益諸賢以爲之輔凡亮工熙績之事諸臣皆已代爲之舜於此亦不過因事考成而已以今考之舜果何所爲哉惟見其垂衣拱手端居南面儼然著其恭己之容而已而當其時庶績咸熙萬邦自寧後世稱極治者必歸之有虞焉所以說無爲而治

槩會有叔勤之主蔚於前治教簡臣理於彼尤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也但此意須用在夫何為內言二句語氣甚緊見不得只宜虛擬恭己還以敬之存於心者發於外言之蓋惟見其時之以致業之心端拱南面而已矣此外未嘗有役役作為之迹也即中庸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意恭己是重發言外補無為意蓋較美聖人無為之治而不得聖人恭己之心非論治之調也故着此句或只作無為之實贊只作無為之狀看未得旨

一說宋養時曰無為而治非全無所為也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為則有為而實無為也如敘者吳天因其度耳敘秩人時因其宜耳徵五刑因其性耳敬哉有土因其利耳惟見其以恭己之心而正於南面即仲弓所謂居敬而行

若惟舜為然也然無為者有為之治而無逸者聖人之心故書之稱舜不曰無忌無荒則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無逸者正所以成其無為也不然而兀然民上漫不經心何以有從欲風動之治哉務於舜者尚於其敬德任賢求之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是所行通利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里子張問於孔子說人必何如然後能使己之所行無往而不通利乎孔子說至誠乃能感人君子求諸在己知使所言者忠誠信實而絕無虛誕之辭所行者篤厚敬謹而不為淺躁之行似這等誠實無偽的人自然見者愛敬聞者翕服雖南蠻北貊之邦亦將通行而無礙矣而況其近者乎若使言不忠信而徒務口給以禦人行不篤敬而徒為伸親以相與似這等虛詐不實的人必然動則招尤言則啟侮雖州里鄉黨之近亦將阻礙而難行矣而況其遠者乎行之利與不利惟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簡是也○更評之

問行章○此章見利行之道在誠子張問行二節論所以行之理三節論所由行之功末節識之不忘通章只一箇誠字○言行人之樞機正與遠近人相感接者欲求行須於此加意言出於中心謂忠成其言謂信行發有直遂無委曲之意敬有儼肅收斂之意皆一誠所發一難字緊玩敬箱變動意見偏處不可行也蓋人間此心此理昔以此心此理通之何所不通州里二字反言之以足上意非言近況無處所行也然待之法惟未有工夫

參前倚衡正教以忠信篤敬上千般工夫隨處忠信篤敬不徒外飾於心之儼然其心常存則不敢言有誠信不肆而行自篤敬所以利行者正在於此二與字緊有心即在於是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參是參對倚是倚着衡是車軛紳是大帶之垂者孔子又告子張說感人以誠固無有不動者然道存誠工夫不可少有間斷少有間斷則虛偽雜之亦終不可行也必須念念在此而無頃刻之間斷站立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在我面前在輿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靠在那衡上這等接續在茲無少間斷然後所言者句句都是忠信所行者事事都是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也蓋子張務外而不能有恆故夫子勉之如此於是子張即以夫子之言書寫於大帶之上蓋欲常接於目而警於心亦可謂能佩服聖人之教矣按此章之言不獨學者切己之事在人君尤宜致謹人君一言失則天下議之一行失則天下背之甚則怨之咨之非細故也誠能忠信篤敬則所謂至誠與天地參者亦不外此而況於人乎所以說王道本於誠意

意前見參非真有所見只是此心常存有常目在之意若把忠信篤敬常存在眼前便粗了此乃心上工夫即不言而信不動而敬之謂不可只說未言未行之先知此未然後行然後學者亦非即便可行之謂書紳上飾是說此所繫重立人色來要○書諸紳欲其觸目警心常存不忘者然不能存其心而徒書諸紳則猶索求於務外之見矣參前倚衡之見自別

直哉章○此表二大夫之賢一在直節不偏處一在出處能相時但重無道邦人不難有道之如矢而無道之如矢者難不難有道之仕而無道之卷懷者難如矢衆言行窮勿因旋尸諫其直在言上可卷而懷之可字緩玩可見其隱便處伸縮以時更無係著之懷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可斂身以退如將展放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蘧伯玉都是衛大夫矢是箭如矢是言其正直如射的箭一般卷是收懷字解做藏字看孔子周流四方往來過衛嘗識其大夫史魚蘧伯玉而知其賢故稱美之說道直矣哉史魚之為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世殊或不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未足以為直也惟夫史魚當邦家有道可以危言危行之時彼之忠讜剛正無所回護固挺然如矢之直矣及邦家無道方當危行言遜之時彼之忠讜剛正無所委靡亦挺然如矢之直焉時有變遷而守無所撓是乃忠鯁性成有死無二者也所以說直哉史魚又稱美蘧伯玉說道君子哉蘧伯玉之為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進退出處之間必有不能適當其可者未足為君子也今觀蘧伯玉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居位行志出而見用於世及邦家無道乃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則從容引去卷而懷之為隱

之微故卷而藏之也進退皆道伯玉退不肯謝論子瑕舉放殺之謀則亦不恤衡象久不疑皮冠與其色外苟言率棄之於逐謀於祇伯玉何曾不得近闢也心夫子無忌第二字之意但自養人即夫子之言觀之史魚既淨而不能使內未盡君子之道伯玉能因時而屈伸則其君子而直不足以盡之改原刻

可與章○此章知人之智上不重語默亦勿專就施教言宜寬說如君臣朋友皆在內可與言而不與言則人與言不相值是忽棄了此人故曰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則言與人不相值是空棄了此言故曰失言此其失由於智不足也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不是暴暑兩番人只是深鑒之後一言之間自當其可故斯人既幸有賴於言言亦不至失人而吾言亦幸有賴於斯

時進退各適其宜蓋庶幾於聖賢之大道者也所以說君子哉蘧伯玉夫以衛之小國而得此二賢亦可謂有人矣惜乎靈公無道而不能用也是故惟聖主為能容直臣惟治朝為能用君子有世道之責者當知所辨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說人之識見有淺深不同而我之語默貴施當其可彼人有造詣稍深事理通達這是可與言的人却乃緘然而不與之言是在彼有受言之地而在我無知人之明將這樣好人不識得豈不是失了人若其人作為無識或造詣未到這是不可與言的人却乃不擇而與之言在彼固不能聽受在我則徒為強聒可惜好言語輕發了豈不是失了言惟夫明知之人深鑒索精權衡素審一語一默咸適其宜遇著可與言的人即與之言既不至於失人遇着不可與言的人即不與之言亦不至於失言此其所以可法也

[illegible]學不可三□之用以若□則能受明則能得此從習者之虛明鑑從之志士章○此章見仁之當全而誠志士乃判仁者仁人乃安仁者所爲謂志士仁人不干數習者外當死者而非志不立而究免欲全此心無愧於天地耳故曰志士仁人於罷終下文只說一仁字可見成身是仁[illegible]看得明何等爲得決爲世亦有求生而□□者其迷避彼過何殺死者於殺身而□仁者豁觀之幾身也總之皆得爲不見可工欲章○此章言爲仁當有所資工欲二句引起下文欲事必

經筵進講

先□□□底大夫之賢是仁之見諸行事者士之仁是仁之靈於德行者心存而無私欲之理仁也其大夫之賢則有所戾燁而時時習此心及其士之仁則有所切磋而時時涵養此心能熙者則心體不定作能涵養則心體漸消私欲自無從而起矣夫子特論諸日益處日然適好與賢己者處乃不若己者處故直告之以仁賢之資爲邦章○此夫子告顏子爲邦之道告四項見爲邦大体欲未四項則推本於君心而去其所以害治也勿以禮樂分裏亦不必以法戒立意行夏之時時以爲序首令以氣候之四時以存爲近一春以值月爲首建五則以歲之義不明時不正矣天地生物之後在春二時同在在首建于則生物之動不書春不書夫惟建寅則歲

盖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知與不知只在一言之間言之不可不愼如此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合乎天理而當於人心者謂之仁孔子說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有患關綱常之重而義當其變者又不得避死而偷生也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其處綱常倫理之間惟求以合乎天理當乎人心以成就吾之仁而已使其身可以無死而於仁又無所害固不必輕生以犯難矣苟身雖可免而人倫有虧則爲志士仁人者決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殺身捨命以成吾之仁蓋生固可欲而仁之可欲有甚於生故生有所不爲也死固可惡而不仁之可惡有甚於死故死有所不避也然死生之義亦大矣自非上爲君親之難而身係綱常之重寧肯決死生於一旦哉欲成其仁者又當擬之以義可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

直解卷十一　五

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問於孔子說人之爲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全其本心之德乎孔子說爲仁之功固當決之於己爲仁之資亦必有取於人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器利而後事可精也學者必有所資如此況於爲仁者乎是以君子處於一邦之中於大夫之賢者則當執弟子之禮而事之接其言論風采以消吾之鄙吝考其德行政事以勵吾之進修如此則爲吾之模範者有其人自然此心收斂謹飭而不敢放肆矣士之仁者則當親交游之禮而友之德業則相觀以日進於仁過失則相規以日遠於不仁如此則爲吾之夾持者有其人自然此心觀感興起而不敢忘惰矣爲仁之道孰有加於此哉然學者資師友以成其仁人君賴賢臣以成其德其道一也所以古之帝王在宥而後則有正人侍御僕從得進諫規非所以防此心之放逸且明主宜從事焉

者當□春天萬物發生故可行○乘殷之輅朴素渾堅足質象成已辨是守輿者莫靡華成飾者過傷易敗故商輅爲美○服周之冕華而費度文不爲靡不及奢是中適而不靡用華也貴而不奢物小也此二句舉制度章服之一端以爲例也○樂則韶舞韶樂美善兼該發容具備是中和之極者故用樂必取於韶○放鄭聲不使聞於耳遠佞人不使侍於側下二句正見其當放當遠鄭聲以聲濫言非以詩詞言鄭聲靡麗又最易淫蕩君心而爲其所守佞人好便首出最能滑奪君心而至於傾陷國家此其害不小所以當放之遠之惟恐君心一被其淫樂一惑於讒佞有以害乎治也顏子文但曰此章節不必以韶樂法戒言且關口便說一個時不是一正朔之謂帝王

經筵進講

敬天勤民乘時作事謂此爲首務故曰行夏之時至於殷輅是從質亦如周末之弊異必須損益是殷之輅周之冕是文質得中可以採一時制之弊故爲可用而其從可類推矣此乘時制作深意之最大者至於治定功成乃成韶樂不可少樂又莫若於韶舞由韶之舞思舜之德皆其理樂深說心不可無者而大要又在於君心鄭聲淫足以淫蕩君心佞人之心足能陰壞又以滑奪君心其爲害不小所以當放之遠之不可爲其機微也是正治本也皆二典載堯舜爲邦較說人時如統曆律度量權衡等有二章篇韶九成九功歌事治天下規模可謂大備矣而於此說王人總克惟敬之尤致戒於淫佞恐君心一移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時是時令輅是大車冕是朝祭服之冠韶是舜樂鄭聲是鄭國之音佞人是口頭辯給之人昔顏淵有志於用世因問爲邦之道於孔子孔子告之說治莫善於法古道尤貴於用中自昔帝王之興必改正朔周正建子蓋取天開於子之義商正建丑蓋取地闢於丑之義夏時建寅蓋取人生於寅之義然治曆明時本以爲民則事以寅月爲歲首於人事切矣故欲改正朔者當行夏之時大輅之制其來久矣後世稍以金玉則過侈而易壞惟殷之輅但以木爲之朴素渾堅既可經久而貴賤之間等威又辨此質而得中者也故乘輅之制有取於殷冕爲冠冕之服始於黃帝而文采未備周之冕華不爲靡費不及奢蓋文而得中者也故服冕之制有取於周爲帝王之興皆有樂舞以象成功歷代作者非一而盡美盡美則莫有過於舜之韶樂者故樂當用韶舞爲王者鄭國之聲則

直解卷十一　六

樂絕之勿使其接於耳佞人之人則斥遠之勿使其近於前何也蓋鄭聲邪僻淫佚聽之使人心志淫蕩故不可不放也佞人變亂是非近之足以惑人邦家故不可不遠也夫既酌三代之禮而法其所當法又嚴害治之防而戒其所當戒則治國之道大備於此矣顏子有王佐之才故孔子以是告之至於鄭聲佞人實萬世之明戒蓋有治則有亂世之治也以禮樂法度維持之而不足其亂也以聲色佞幸敗壞之而有餘是以堯舜猶畏孔壬成湯不邇聲色者誠所以絕禍本而塞亂源也萬縷上齊不役耳目百度維貞保治者宜留意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孔子說天下之事變無常而人之思慮當周故智者能銷患於未萌弭亂於未形者惟其有遠慮也若只安享於目前而於身所不到處通不去照管苟且於一時而於後來的事變通不去想慮這等無遠慮的人其於計事不審防患必疏目前謂天下之事無復可

於深宮一試於前後際以觀而世之太平凡[illegible]遠慮章○此章爲慮事者發人字說上下說主持世道者說方潤大慮處心[illegible]是就在無遠慮內[illegible]人遠之憂則[illegible]且夕[illegible]任意荒玩[illegible]底數禍失之故深[illegible]經思將[illegible]於此近憂必至矣必有是決然之詞以近憂形遠慮正見[illegible]註中千里几席只是形容遠近之意耳勿用可也已矣章○此嘆人之好德之心最微人心最易染[illegible]蔽錮而難開故夫子發嘆[illegible]非必其見好色之人而發嘆也未見猶見之也已矣乎三字嘆人之意尤深臧文章○此章見人臣貴薦賢

經筵進講

昔何臣下以上[illegible]竊位竊人之物者[illegible]恐人奪而寄之竊人之位者[illegible]恐賢者見用而形己故雖明知其賢而甯[illegible]得一日乃一日守[illegible]恐人求而奪之故曰竊近于[illegible]能是賢方稱其位不能求賢全無為國之心[illegible]不稱其位而[illegible]躬自章　此言[illegible]責人己之交上說躬自厚是責己之所以施於人者要十分寬[illegible]薄責備人之非人之所難[illegible]恐[illegible]不然[illegible]又不然我之刻只教理[illegible]有必定之地收原紙補[illegible]曰[illegible]此節下象只重[illegible]不曾修己便躬自厚只從下說○[illegible]川曰此以報怨之道[illegible]按此一節自疏出[illegible]作[illegible]已得人歸開發原刻亦依之細玩還求

甚而不知大可憂者固已伏於至近之地几席之下將有不測之虞旦夕之間或起意外之變矣故聖帝明王身不下堂陛而慮周四海之外事不離日用而計安萬年之久正有見於此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是絕望之詞孔子說好德人之良心人固未有不好德者然須是好好德如好好色一般方是心誠好德乃今之人見德者未必能好好德者未必能樂甚外貌而內疎或陽慕而陰忌求其能如好色之誠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孔子此言所以激勵天下欲其移好色之心以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臧文仲是魯大夫柳下惠是魯之賢人竊位是無德而居乎其位如偷盜的一般孔子說人臣居乎其位當求無媿於心昔魯大夫臧文仲者其盜竊官位而據之者與何也蓋朝廷官位以待賢才是以君子居其位不但自己盡心供職以求稱其位又當薦引天

下賢才以布列於有位而後謂之忠彼臧文仲者明知柳下惠是個賢人便當薦之於君以為國家之用可也却不能汲引薦拔與己並立於公朝而使之終身困阨於下位是不知其賢猶可諉也既知其賢而故棄之推其心蓋惟恐賢者進用奪了他這位子一般是以嫉賢妒能之私為持祿固寵之計非竊位而何夫人臣蔽賢而不舉則為竊位使人臣舉之而君不能用豈不亦有負於大君之行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字解做身字躬自厚是責己厚孔子說常人之情責己則寬責人則嚴此怨之所由生也誠能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如道有未盡只就自家身上點檢而於人則寬存恕心初不強其所未能如行有不得只就自家身上反求而於人則曲為包容初不責其所不及夫責己厚則其身益修責人薄則於人無忤如是人將愛敬之惡從而怨其有不遠者哉此修己待人之法有常上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正此意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是熟思而審處之辭末如之何是無奈他何的意思孔子說人之於事必須思之熟而後處之當若於臨事之際不仔細思量反覆裁度說此事當如何處置此事當如何處置却只任意妄為率爾輕為的人於利害是非全無算計雖與之言彼亦不知從以事必至僨事誤將奈之何哉於此見天下之事必思慮而後動斯動罔不臧計定而後舉斯舉無不當亦謀國者所當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是私智孔子說君子之取友本以為講學輔仁之資也夫羣聚而相與終日之久所言者全不及於義理而惟以游談謔浪為親所行者全不關乎德業而惟以小慧聰明為好尚然則放辟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不惟無以切磋而相成且將同

歸於污下而有損矣欲以入德而免患豈不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質是質幹孫是謙遜孔子說人之處事雖於義者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眾善之美則非君子不能之蓋君子知事無定形而有定理故凡處事接物以義為之質幹其是非可否一惟視事理之當然者而處之一毫不苟若有不可以利回者其心有定見如此然亦不徒存於中而已也又行之以禮而周旋曲折燦然有品節之文出之不當只是用物也又出之以孫而謙卑遜讓藹然有和順之美焉其自始至終全是一片真切誠實的心以貫徹於應事接物之間而絕無一毫虛飾矯偽之意這是信以成之夫以義為質則固已得事理之當矣而又備眾善之美以此處天下之事將何往而不宜蓋非成德之君子未易及此然此必學問深而涵養熟者然後能之有經世宰物之責者當知所從事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illegible]不曰章　此教人必審事[illegible]曰[illegible]之何[illegible]處凡人[illegible]蓋熟後人[illegible]行[illegible]如何處如此之人[illegible]不見[illegible]吾亦無如之何矣[illegible]謀也一就入道者須[illegible]不曰云云全是粗疏任意[illegible]入德故云云甚深詳之補述王觀濤曰未如之何[illegible]他任意妄行我也不[illegible]實不重我無奈何只形容[illegible]行無從顧忌之[illegible]群居章　此夫子甚深明之戒[illegible]說言義行義[illegible]重一邊[illegible]不及義二句須串下[illegible]之事亦規勸之方此是天下古今所當共由的大道理正與私智小智相反者不

經筵進講

在天理上討究而一種作聰明任浮氣[illegible]所不容[illegible]俱以洩身心而進德業[illegible]亦不免矣[illegible]以入德患[illegible]收原刻義以章　此章見君子處世之道[illegible]四者[illegible]一事之中[illegible]有道行不停也又要知四者[illegible]發於心[illegible]討也又要知[illegible]而下凡日[illegible]一以本心之宜以為之質而又以本心之禮以行之[illegible]而又本心之遜以出之和順從容[illegible]信以成之自始至終皆是一點真心運用[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子之道亦求是此[illegible]言其處事如此是其德性純粹乃成德之君子

獨一說字最喜一要言曰看來此章做病患之功只是君子以爲心之義得實便是無遺其花果底心卻心卻事都是雜把此義行出來得中處謂之禮和順處謂之遜到底說無虛假處謂之信總是一個義實行出來自有禮遜信之妙非此有文而後以義之也精義如此豈不謂君子○近多依此說亦妙

病無章　此見學當爲己無能不能盡道也能不能在己故深以爲病知不知在人何病之有不患章是儆戒之詞此提君子字直自君子之心言

沒世章　此勉人及時爲學君子務實而不務名然有其實必有其名沒世而名不稱然其生乎無足表見用此爲疾則美而子當爭勵不容緩矣

求諸章　此章見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凡人之處世待物不出乎施報之常而人己物我之間矣君子之所求皆在己之躬與德包容其在人而引以自咎者未盡其道於己者自謙且至無少愆也小人之所求皆在人之應報潤澤其在己而苟以自恕斥斥然責其於人者日甚且刻深無已也此求己求人之分與古之學者爲己諸意不同段原矣

矜而章　此章見君子處人己之道皆是道德自持而非立異以威爲也許至于爭辯是物我一條而非有同以勸務也何至於受上句矜爲主不爭是矜得好下句和爲主不党是和得好蓋其溫柔纔於其矜和皆中節而于人己兩無失也講讀要識矜中便見得不至于乖戾群中便見得不至於党通傳自濯曰將分上句爲持

病字解做患字孔子說人之學者爲人故毋以人不己知爲患君子學以爲己其所患者惟在道不加進德不加修碌碌焉一無所能而已若身有道德之實而人莫我知於我本無所損於人果何足尤故君子不以爲患焉此可見自修之道當務實而毋務名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是疾惡沒世是終身孔子說君子學以爲己固無意於求名然實德有諸己則名與自彰是名所以表其實者也若從少到老至於沒世的時候而其好名終不見稱於人則其無一善之實可知這等的人虛過了一生與草木同腐焉耳豈非君子之所疾者哉然則君子之所疾非惡其無名也惡其無實也修己者當知所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孔子說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用心自異君子以爲己爲心故凡事皆反求諸己如愛人不親則反求其仁禮人不答則反求其敬即其省身之念只恐闕失在己而點檢不容不詳何嘗過望於人乎小人則專以爲人爲心故凡事惟責備於人己不仁而責人之我親己無禮而責人之我敬即其尤人之念只見得闕失在人而所求不遂不止何嘗內省諸己乎夫求諸己者己無不失而其德自足以感人求諸人者人未必從而其德日以喪已觀於君子小人之分而立心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莊以持己叫做矜不爭是無乖戾的意思和以處衆叫做群不黨是無偏向的意思孔子說大凡處己嚴毅的人易至於乖戾惟君子之持己也莊敬自持言動無一毫不在禮法之中可謂矜矣然其矜也乃以理自律而非以氣陵人也何嘗矯世戾俗以至於爭乎凡處人和易的人多流於阿黨惟君子之處衆也家國天下無一人不在包容之內可謂群矣然其群也乃以道相與而非以情相徇也何嘗同流合污以至於黨乎夫持己貴於矜而不爭乃所以

己之嚴下句爲與人之道然矜是持己而不爭是不與人爭也蓋持己未始不可以與人羣是與人而不黨是不致失己也蓋與人而不曾不於於持己矜與羣究之寬而不爭真非寬容以爲矜羣與無爭之私而不黨只非外矜以成羣上乃嚴中之和和乃所以濟其嚴下是和中之嚴嚴乃所以濟其和

不以章　此章見聽言之道原剔來甚明觀近方文衡心體曰選作一人看一氣下來見言路不可不開君子之心至公至明故有人與言當者則尚且故可有人與言爲非者尚從之故可惟其人未善而言苟取即不以言之故舉人而開倖進之門亦不以人之故廢言而使善之之故廢也此聽言之道當如是也說得分曉

一言章　此章見行己之有要一言只是猜云一句話將恕字下學問道謂一言猶一字故將解一生奉身事宗宗且宮言多則泛而無要少卻約亦泛而易窮故問所以約而可行之終身者此間蓋亦未聞一貫之前耳恕字正著他一言已所不何止解字正是所以終身可行之施人之所同然者不外此心推心及人便是擴去了間隔此私意以求全與物大同的公心心之所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若能其天下古今共由之心則推之遠近上下何處行不得何時行得盡故曰終身可行要識恕字終身行當先觀爲心之全體不然

講大全季彭山曰此不是恭莊物籠上來子貢說恕字處在權衡了

總元黨曰人欲然所欲但

節於之過處衆只當於羣而不黨乃所以制和之流古之帝王檢身克己而未嘗忿嫉求備於人容民畜衆而不廢旌淑別慝之典其善處人己之間亦用此道而已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孔子說君子聽言貴於取善貴於其言雖有可取而其人或未可信則君子亦惟取其言而已至於其中之所存則有不可以言盡者敷奏而必試以功聽言而必觀其行何嘗因言而遂舉其人乎蓋天下之才難使以言舉人則飾言以求進者衆矣而可若是之易乎其人雖無足取而其言或有可採則君子亦姑舍其人而已至於其言之當理則有不可以人棄者往往或有可擇芻蕘亦所當詢何嘗因人而遂廢其言乎蓋善之所在無方使以人廢言則言之伏者多矣而可若是之隘乎夫用人者既不至於失人取善者又不至於失言可以見君子至公之心矣堯舜聽言是繼過言必察正此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言是一字子貢問於孔子說學者必務知要今有一言之約可以終身行之而無弊者乎孔子教之說道雖不盡於一言而莫不外於一心欲求終身可行之理其惟恕之一言乎蓋人己雖殊其心則一使把自己心上所不欲的事卻去施以及人這便不是恕了所謂恕者以己度人而知人之心不異於我即不以己所不欲者加之於人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亦不以此施之於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亦不以此施之於上斯則視人如己而知之無不明以己及人而處之無不當不論遠近親疏富貴貧賤只是這個道理推將去將隨所處而皆宜矣然則欲求終身可行者有外於恕之一言者哉按此恕字與大學絜矩二字之義相同蓋平天下之道亦不過與民同其好惡而已推心之用其大如此不但學者之事也

沙汰私者至所不欲而其稱是真不欲能勿施而其命亦是公大學絜矩只言所惡亦此意

誰毀章　此夫子以直道維世之意當時以毀譽為毀譽而是非之直道不明故發此言蓋謂是一個直字意下節以人心之直不可枉此我以人之心處人即三代之所以處民也不說稱毀無譽而曰誰毀誰譽兩個誰字正照着下斯民也看言吾之於人也曾於誰而毀之於誰而譽之蓋斯民也皆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的民有誰可以毀行誰可以譽行者此譽字之義不可不味末了凡播傳此意云毀譽而說無則其叔難之於已毀譽而曰誰則其心公之於人說譽確試字不是試將來明說有所試是試於先而後譽之也見譽且無之況毀乎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是毀謗譽是誇獎試是驗直道即公道孔子說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狃於好惡之私吾之於人也毀者固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但指其惡之實跡而言之耳若將人沒有的事而增為誣謗便是作意去毀人非公毀矣吾於誰而有毀乎譽者固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亦據其善之實事而言之耳若將人未能的事而過為誇許便是作意去譽人非公好矣吾於誰而有譽乎然毀譽固皆不可有而譽猶不失大與人為善之公故我之於人容或有譽之少過者亦必試驗其人志向不凡進修有序即今日之所造雖未必盡如吾言料他日之有成決可以不負所許者然後從而譽之耳夫譽且不敢輕易而況於毀乎然我之所以無此毀譽者何哉蓋以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而有異者也今之世雖非三代之世而今之民所以著其善惡其毀一無所私曲者固即三代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此主民上說見民皆直道而行之民我不得橫以毀譽行其間耳若上說謂三代之君所以行其直道之民故我亦以直行之云文格程文及鄭西山參俱主後說若本不曰人而曰民還是對三代之君說為是所以字與道字行字與要玩直一也在民心是非自然處曰直心在三王實踐順其是非自然處曰直道曰所以者正謂民心一毀自然處不可欺也曰行者徐俟處曰說三代所為以直道實踐而行之者至只行之於此人其不待易民而治也最當体認此見今之人心猶古之人心此則善之於人亦雖真可行枉毀可行哉吾將誰毀之誰譽之也玩味此言蓋直以禹湯文武待其身而以禹湯文武之民待斯世之民舜禹之作亦以直道維世而欲明其

直道之民也民心不異於古如此我安得枉其是非之實而妄有毀譽哉孔子此言蓋深為世道慮而欲挽之於三代之隆也要之公道在人以之命德討罪彰善癉惡者都是此理使在上者持此以操賞罰之權則天下以勸以懲而公道大行在下者持此以定是非之衡則天下以榮以辱而公道大明尚何古道之不可復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孔子說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向嘗我生之初去古雖遠然質朴淳古之意猶有存者如作史者或聞見未真考據未確即闕其文而以疑傳疑未嘗執已見以自是為有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即借諸人而忘彼忘我未嘗挾所有以自私為這等風俗猶為近古今則不然矣執已自用不復是非之實能知史文之當闕者何人哉慳吝自私全無公利之意能以馬借人者何人哉蓋人心日漓而風俗日薄矣有世道之憂者豈不可慨也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湯文武之法迹隱然於此章可見

及史章　此傷人心之不古猶有借史此直道也野有淳風此厚道也據此二件之僅存而是非實罰之明於上信義綱教之崇於下俱可概見而今亡矣故夫子傷之勿作泛說看

巧言章　此為立德立功者儆真非不能惑人巧言似是而非所以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在於人趨向而喪其所守故曰亂德小不忍有二義不能容忍或決是婦人之仁不能容忍少待是匹夫之勇此不輕為取敗便真發袠功謀何以成此要人自定其心心定則理明不為巧言所熒心定則氣平不至不能持

衆惡章　此章見好惡當察其是後衆曰衆論雖公然亦有不可過狥為有向俗而為衆所悅者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又

孔子說凡持正論者多尚質不尚文惟那辯巧言的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聽其言雖若有理而實不出於天下之公一或誤聽之則真為淆而聰明為其所眩是非倒置而心志為其所移適足以亂德而已至若大事必有忍乃有濟使或小有不忍而姑情動氣當斷不斷而以婦人之姑息為仁不當斷而斷而以匹夫之果敢為勇如此則牽於私愛或以優柔而養姦激於小忿或以輕躁而速禍適足以亂大謀而已然則人之聽言處事可不戒其巧言矯忍之偏而約之義理之正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察是審察孔子說好善惡惡雖人之公心而同聲附和之言亦有未必盡實者有人於此衆口一詞都說他是個不好的人其所惡宜若公矣然其中寧無特立獨行而不合於流俗者乎還要仔細審察必真見其可惡而後惡之可也有人于此衆口一詞都說他是箇好人其所好宜若公矣然其中寧無同流合污而取悅於流

有一二人倡毀譽之端而任其之徒群起附和者有其善其一二節之可取而衆美其全平者有遲其一二節之玷而衆棄其他美者有只其行事之不異而情則可鄙者有其行事之善而不知其情則可鄙者皆不可不察也王制曰衆非察衆實乃察其人可好可惡之實也曰察凡人察衆之好惡亦在所察中究其在濟曰必宜非在應答只是顯是非之實而定取舍之公耳合此二說則章旨便盡原剝未甚明晰

弘道章　此責人以体道之意二句一直說下重上句語意之分量則可以參天地至人物道其大量者也謂人之分量則可以同天地皆無物人莫大焉特也究而言之意成轉相人弘綱綸彝實人也人固能弘其道而道之為道自若也從自裁成

俗者乎還要仔細審察必真見其可好而後好之可也蓋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盡出於公公論未必盡出於衆能於此而加察焉則朋黨比周之人不得以惑吾之明而孤立無與之士咸得見知於上矣此用人者所當知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是廓大的意思孔子說有此人則有此道道固不外於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盡其性分之所固有者廓而大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極之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都是這個道理發揮出來所以說人能弘道也若道則寓於形氣之中而泯乎見聞之迹不待人以推行之則雖有修齊治平之能參贊彌綸之妙亦無由而自見矣道豈能以弘人乎哉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然弘之一字其義甚大理有一之未備不叫做弘化有一之未達不叫做弘故語修已必盡性至命語功業必際天蟠地斯足以盡弘字之義也體道者可不勉哉

相彌綸參贊成其人爲天下之大人今能者自淺而便貴然非能者無恐乎其爲人之器不也今人只說得道能弘道道不能自弘不肯說道不能弘其人須要體得道如何弘人如何弘又要曉得人之弘道之弘始相今人或謂弘道不宜在功用上做人之心体是虛能涵得道察乎窮際處得道妙如是件處遠之本体自然無窮一毫附雲不須處無一毫欠不全處此便是弘道處然此說雖細但中庸謂率性之謂道未說到位育分見修道之極功若說個虛說不論實無不通此休者是說道後如何見人之弘處惟其能是本有待於人故說人能弘道

過而章　此望人改過者不改便成過人可畏謂安耶

吾嘗章　此章爲徒思而不學者發也終日終夜思久不食不寢是專思者立功之本非無益徒思則無益故思以窮其理又必學以體其事則此理有所措術而自得也若但思而不實踐則此思者茫茫蕩蕩終無着落不如學者是不如以此思者而驗之于學也便是內外合一之功非專習其事之謂也

謀道章　此論君子純心之學大意謂君子之學只是謀道更不謀謀食不謀食而祿却在其中然謀在其中者理是如此皆子之心則是爲學道而學非爲憂貧之故而欲以此而得祿也耕也餒在其中只是以起下句既云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以君子之心爲干祿故又着憂道何往語體會自得近說多過求新論最是句只緊承上文一類說下耕以謀食而餒在其中學以謀道而祿在其中所以君子只消憂道不消憂貧不然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是過差孔子說人之學所工夫未到精熟的去處其日用之間豈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但知道是自己的不是隨即改了這可復於無過矣若遂非文過憚於後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一時之誤遂爲終身之尤其過將日積而不及改矣可不戒哉於此見人固以無過爲難而尤以改過爲貴故大舜有予違汝弼之戒成湯有改過不吝之勇萬世稱聖帝明王者必歸焉自治者當以爲法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是思索益是補益孔子說我於天下之理以爲不思則不能得固嘗終日不喫飲食終夜不去睡臥以研窮事物之理探索性命之精將謂道可以思而得也然畢竟枉費了精神而於道實無所得何益之有誠不若好古敏求着實去用功以從事於致知力行之學久之工夫純熟義理自然貫通矣其視徒思而無得者豈不大相遠哉所以說不如學也然孔子此言特以警夫徒思而不學者耳其實學與思二者工夫相因闕一不可善學者當知有合一之功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是圖謀餒是饑餓孔子說人之所以終日營營而不息者都只是謀圖口食干求利祿而已乃若君子之人其所圖惟於念慮者只在求得乎道焉耳至於口食之求則有所不暇計者蓋食之得與不得不繫於謀與不謀如農夫耕田本爲謀食而求免於饑然或遇著年歲荒歉五穀不登則無所得食而饑餒在其中矣君子爲學本爲謀道固無心於祿然學成而見用於時則居官食俸而祿自在其中矣夫求者未必得而得者不必求則人亦何用營營以謀食爲哉是以君子之心惟憂不得乎道無以成性而成身不憂無祿而貧而欲假此以求祿而致富也君子立心之純有如此

如此說却以謀祿在其中方是道而不憂貧大久然謀不必說

知及章　此章以全德望天下學者事修已上總是于知及行而言以仁守之全功仁之理統非但本原之地所當持守之一威儀之一振作皆天理存仁之地故必泣之莊以涖動以禮而後爲盡善不然猶有私欲之間理未純也于民命學的爲正印知非歸常淵見之知一點虛明直接本体此爲知及而猶雜私欲則淵便是仁不能守則本体若有若無難初之失者既得而得者依舊必失此仁守之功爲甚大也

莊不止正衣冠尊瞻視凡作止語默俱有個莊重之度經是仁守之餘兒處如動容周旋中禮皆盛德之至之謂也如究塞而有光輝之謂也如瑟兮僩兮赫兮咺兮之謂也若外猶有不莊而致人之慢便是內之涵養有未到便是仁守之功未至也故必到莊泣而後可

動民凡立法出令使民作興起行皆是也而皆以此心大中至正之天理去打動人心之天理便是至爽純是仁守之作用處徐居聚曰禮是天理之節文本心上大中至正合于人情恰好處如云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便能令曾明兄弟明頌此正把長幼之節去鼓動他皆路民一一味其實而動民處向少此說得便亦未盡故曰未善也此說自確是兀節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處動民不以禮便是自家之未至處便是仁守之未純然淺須動靜乃一身要處之發不以禮似未爲近又說禁教中張弛寬猛之合節號令中緩急緩寬之倚宜是謂禮此說又網了與仁守來不相切要知在

人臣推此心以事君敬事而後食先勞而後祿斯可以爲純臣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容貌端嚴叫做莊涖字解做臨字動是鼓舞作興的意思孔子說天下道理無窮而君子之學必求其盡善而後已固有資質明敏學問功深於修己治人的道理已見到這分際了卻不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可也如乃持守弗堅以至於私欲混雜有始無終則向者所得終亦必亡而已雖知之何益乎此有其智者不可不體之以仁也若夫智既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其德已全矣乃於臨民處事之際容貌或有未端不能莊以涖之則自褻其居尊之體而無威可畏適以啓民之慢而已此有其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至若智及之仁能守之又能莊以涖之斯則內外交修宜無可議矣然於化民動衆之間條教法令之設猶有未能合天理之節文約人情於中正者則細行弗矜終累大德雖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亦豈足爲盡善全美乎是務其大者亦不可不謹於小也此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有一毫不可闕一毫而德愈全則責愈備進一步更當深一步體道之功豈可以自足乎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知是我知其人受是彼所承受孔子說君子小人人品不同材器自異君子所務者大而不屑於小若只把小事看他則一才一藝或非所長未足以知其爲人也惟有他擔當大事的去處其德器凝重擭之至大而不驚材識宏深納之至繁而不亂以安國家以定社稷皆其力量之所優爲者觀於此而後君子之所蘊可知也已至於小人器量淺狹所見卑陋譬之杯勺之器豈能與鼎鼐並容榱桷之才無以勝棟樑之任託之天下國家的大事彼必不能堪也然略其大而取其小則智或足以效一官能或足以辦一事未必一無所長焉觀此而雖小人亦有不可盡棄也已夫君子小人才各有能有不能則所別固不可不精而用各有適有不適則

即此仁之最切處孔聖即此仁之節文處不是仁守之外別有非孔子夫也

小知章　此論君子之品格與小人不同細觀乎而意重君子知與受有別知不過技得其際受則究極其量容納得住承載得起也夫君子不論如何不可小知蓋謂設以是知君子不可以承君子耳惟可以大受如國家大原嚴大謀謨非其深遠以鎮識定以栽之君子之能見矣若小人則有於足溪隙之處不可以大受即其一才一藝已可以窮小人之底矣然小人與君子適到國家得一君子已足以致小人之嘅得百小人不足以任國家之事任人者可不審哉

按君說本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似無味

民之章　此章勉人之爲仁原則後時說以上二句說內外幾

任使无不可不當矣但大受之器厚重而難窺小知之才便捷而易見自非端好尚識治體則斷斷大臣或以無他技而見疎碌碌庸人或以小有才而取寵而蠹國憤事有不可勝言者矣欲鑒別人才者必先有窮理正心之功焉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是所踐履叫做蹈孔子說人之生理莫切於仁而養生之物莫切於水火然水火還是外物沒了水火不過飢渴困苦害及其身而已若沒了這仁則本心喪失雖有此身亦無以自立矣仁之切於人也豈不尤甚於水火乎況水火雖能養人亦或有時而殺人如蹈水而爲水所溺蹈火而爲火所焚吾嘗見其有死者矣仁則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得之者榮全之者壽何嘗見有蹈仁而死者哉夫仁至切於人而又無害於人亦何憚而不爲乎孔子此言所以勉人之爲仁者至矣

意機之而見仁爲甚於二句以利害較而見仁尤甚作兩截看今未思之說從一直下去以下二句發明一甚字見仁之不可不切於民之於仁下個民字便見仁之公人人都有不獨一人爲然人只曉得民生日用任於水火一時一刻離他不得不知仁是生理所以生之所以於二尤離不得更甚於水火何也假水火雖至切亦可避的然猶不可蹈也蹈之便死仁則何時不可蹈從之即是渾淪身所以安身立命不搖不作不朽不滅之真無盡於此安見有蹈而死者乎以是較之仁於水火不甚甚乎人何故不蹈之也蹈乎仰仁以爲己任之意裏內外自心看君殺身成仁蹈仁亦有死者正是雖死猶生要得死上下無兩截意

當仁章　此章亦勉人之當乎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是擔當仁是心之全德孔子說人之爲學凡道理所當盡職業所當修者必須直任於己勇往以圖之不宜因循退託而遜讓於人矣雖凡人不必遜讓便是弟子之於師他事固無所不讓至於擔當爲仁的去處亦有不容讓者蓋仁者吾所自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故有顏子之請事然後能克己而復禮有曾子之弘毅然後能任重而道遠此真是擔當乎仁者也況人君體仁以長人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又何讓乎哉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子說人固貴於持守之定然守一也有見理明確而守之不易者叫做貞有偏執己見而居之不移者叫做諒夫人察理不精而昧道不熟鮮有不以諒爲貞者君子則審時措之宜以端其凡一之守凡大而經綸顯設小而酬酢云爲義當行則勇往直前義當

爲仁當乎人自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起謙有二義美名矣利祿與利人處推奉之謙辭事自己不敢承當讓與別人是迴避之義此讓乃退遜之讓猶曰不讓於師者蓋把仁字看得大了除是師方做得已不敢當也不讓就是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之意業無復只論不是謙遜只是欲之意觀自家氣魄小力量弱此事非才可遜讓大力量的做此之謂讓師師想賢於弟子故舉師以見其餘此說明似師字不必粘煞只極發其勇往直前無所退避之意便是攻原則

貞而章　此論君子貞之正貞與諒皆固也但貞者以理爲固守中有圓融變化諒則以意爲固守而執滯而已君子秉而明之變而通之固是貞不是諒語意與泰而不驕和而不同

止則特立不變精明果確惟歸於至當而已初未嘗不顧是非不達權變言必於信行必於果而確確然執一己之小信也貞者有似於諒然任理而無所適莫不可謂之諒也諒者有似於貞然任己而不知變通反有害乎貞矣貞而不諒此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而疑似之間學者可不深辨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是職分之所當爲食是居官的俸祿孔子說人臣之事君職任雖有大小不同莫不各有所司之事若祿以勸功則俸乎上者使終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或先計其事而隨有計祿之心皆非忠也必須一心敬謹辦理所管的事務如有官守者則兢兢焉思以盡其職有言責者則兢兢焉思以效其忠惟求職業之無忝委託之不負而已至於所食之俸祿則不必以是爲先而汲汲以圖之也蓋人臣志存立功事期報主雖死生患難有不暇計而況爵祿能入其心哉知此義者斯可謂之純臣矣

等一類如孔之接淅遲遲去之義全辭受此貞也或謂或莫必信必果如衆生衛資之類則諒而已

事君章　此示爲臣之心敬有纔敬盡一日立乎其位謂一日盡乎其官盡無分官守言責無所營變後食是全不計較俸食之厚薄孝先敬而後食食在己者仍盡在君者不敢必此純心之臣也

有教章　此見君子立教之公有無二字相應只知有教更無個類非眞無類也有而不計也凡一世之人更不計其類之辨歷資不肖皆欲納之於道就之中譬如天地有生無論其纖洪動植皆在其生成中此只就君子立教之心說若謂類者皆可至於善是爲無類則下無不移者謂何故原批

道不同　此章見君子小人之

子曰有教無類

類是等類孔子說人性雖同而氣質或異其中有智的有愚的有賢的有不肖的種種不齊然君子之心惟欲使人人皆復於善而後已智的愚的賢的不肖的都是一般樣教誨化導他何嘗分別等類而有所揀擇於其間哉蓋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文武之民徧爲爾德亦有教無類之一驗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謀是謀議孔子說人必道同而後其心同心同而後可與謀議若各人行的道路不同則心術異趣好惡相反與之商量計議必至違而阻隔矣是豈可相與爲謀哉凡國議國事與講明學術者宜不可以不慎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是詞命之類孔子說凡官上達下與夫聘問酬答之類皆必有賴於文辭然有之爲辭者但以其意有所在無以相通不能不發

不詞只依註旨訓釋正是深爲惡將說夸飾反不必從但須以辭正爲主方聞得達字出相譏兼通變事業試方見諸大相爲謀者後此同心互相成也道既不同不止不貴鉤我謀須今異心以謀六其理不知其機不頭從何發處從何觸成

辭達章　此論命辭之法辭非但辭命凡訓誥書檄皆是辭以達意未達則爲達既達則爲害而辭亦盡而已矣言此外不復有加也論斷辭業而言辭屬詞之而意辭故不以爲工近矣孰不謂之浮辭主達理說六經無文章而理日光日彰好文繁之亢而理日離此是寫文繁世之說此說亦不妨要之說實而理便在中

師冕章　此章見聖人於不成人之仁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耳視而瞭專也日皆使知其使

之而爲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能不修飾而爲辭是辭也於惟取其達吾之意而已意盡而止何必爲虛誇浮辭而以富麗爲工哉蓋是時周末文勝真意日漓故孔子言此以救其弊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是瞽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蓋瞽目人也古時樂師多用瞽者以其聽專能審音也昔樂師名冕者來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及其至階則告之說這是階使之知而升也行到坐席邊則告之說這是席使之知而坐也及衆皆坐定又歷舉在坐之人以告之說某人在此某人在此使之知同坐者姓名便於酬對也當時及門之徒於夫子一言一動無不用心省察故師冕既出而子張問說師冕一瞽目之人而夫子待之委曲周詳如此其所與之言者豈亦有道存於其間歟夫子答之說然古者瞽必有相隨事而告詔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也要之聖人於不成人

於矣可謂便知所當坐且其在斯某在斯使知其爲誰而便于應接便於酬對也夫子有禮義之悉數人倫於天然間之不有能與之量斯人爲實然於萬物內故相之詳可如此但自不知若不足從求其爲師者之言已子張獨疑而求之於義聖人作用說者謂子張好問雖繼此宗便是道亦大矣（）日然爲其所謂之是言固相師之道言固古者相師扶顛持危之道也近乎云不必所古今聖人非有心於盡道但如是而適當者心即如是而適合於道故曰于張之問而曰固亦相師之道宜有出又如此說亦於原欺

季氏將伐章　此章見夫子正名分叙作只一二三四節是因二子爲伐國之事而明言其非五六七節因冉求歸咎于季氏故以夫斂責之而責其罪之不從

之情物於中故扶持教導之宜詳於外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然豈作意而爲之哉而其純粹曲成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之心於此亦可見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季氏是魯大夫顓臾是魯附庸之國蓋伏羲氏之後裔也東蒙是山名在魯境內社稷是如說公家昔魯三家強横四分公室季氏又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顓臾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舉兵伐之取以自益時冉有季路仕於季氏來見孔子說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蓋此事二子與謀其心亦有不安者故告於孔子以微探其可否也孔子以二子雖同仕季氏而冉求爲之聚斂尤爲用事故獨呼其名而責之說此事無乃是爾之過矣夫

此以下是因冉求爲季氏文過故以辭非其之而詳其謀之非所發

伐顓臾而曰季氏是以家臣而取封之城邑是無君也取顓臾而曰伐見以大夫而擅天子之權是無周也將者欲伐而未伐見臣尚可以諫季氏尚可以止也

二子見夫子而自其事然是心有不安故欲觀夫子之意何如而只曰將有事曰顓臾殿說便是二子爲之飾辭代季氏是遜辭直罪其與謀冉求能救不同獨責冉者是尤而專責觀下說固而近於費二句可見其意責稍厲謂冉求是盛指子路非疑詞似或巧言問又謂宜何必強兵與其聚斂已爲之助欲夫子獨責之亦誠深不必然

夫顓臾節分封世子天子則非

夫伐人必因其罪今兵出不可無名今顓臾之爲國乃昔者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下使主其祭祀所得於大臣者受之天朝是乃可伐也且在我封疆之內原非敵國外患者比是不必伐也況自紛於魯又是公家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尤非所當伐也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不當伐而伐之則悖禮而犯義然則季氏之伐之也何爲者哉夫子言此所以罪季氏之不臣而斥冉有之黨惡者深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夫子指斥季氏說周任是古之良史陳字解做布字列是位相是將引瞽目的人兕是野牛柙是閑獸的檻櫝是占卜的龜櫃是櫃冉有因夫子責其伐顓臾之非遂爲自解之詞說伐顓臾之役乃出於季氏之意非我二臣所願欲也夫既身與其事而又歸咎

諸國雜士列于邦內則非外患公臣屬于公者則非季氏所管歸於作文公之三句下將以從之文其學在學叙其實先已討方有斷辭而後及其爲言何以爲問顓臾之名位在不可伐三義用在東內不可伐以深其不必伐以對言非季氏所當伐以分言夫子欲之所以其辭不必附而近於費一節分明字氏辭飾此欲字只依據故爲人亡數如此耳

周任二節猶承直見其欲之不然而過之拔辭上節猶是明任言是以設列言陳布其力反正君力可以居其位而不去下三句借相瞽者以反言之持危扶顛能陳力者下說謂言卻二臣不救之之責也二子既居位便有典守之責乃縱其主之惡皆將誰諉兩過字不同上是責下是真實

於人冉求之文過飾非其罪愈大矣故夫子又呼其名而折之說這事任如何推得古周任有言說道爲人臣者能展布其力則可就其位若有事不能贊襄有過不能匡救而力不能展便當知止引去不宜覥顏居乎其位譬如瞽目的人全賴那相者爲之扶持而後能免於顛危苟顛危而不能持顛仆而不能扶則何用彼相者爲哉今汝爲季氏之臣伐顓臾之事若果不欲便當諫諍不聽便當去乃既不能諫又不能去欲顧戀名位坐視季氏之行過而不爲扶持亦將焉用汝爲臣且你推說這事情不干你事此言差矣比如虎兕猛獸若不在檻中走了出去龜玉寶器不在櫝中壞了豈不干典守者之事若虎兕已入於檻內而致令走出龜玉已收在櫝中而致令毀壞此非典守者之過而誰歟今汝既爲季氏之臣居中用事就如典守寶物的人一般乃任其妄爲胡做不爲匡救到這時節卻推說不是我的意思其罪將誰諉歟夫子欲冉有服罪而改圖故切責之如此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言顓臾所以內顧也固而近於費言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費則在我有後患之慮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有虞言此見得不料不戒將貽害民不為無見但已亦未足深責者此其為辭亦巧矣然非其本心也故夫子發之蓋夫子之學一氣說勿斷夫子之心公而言直故忍推其過而為文飾之詞欲字謂貪其土地人民之利即上節子孫憂之辭丘也二段皆是遂語不必重下二句正解其意重講蓋之意道理定論指國與家季氏出亦亦因上文發字而言之上文只曰不均不安下又加一和字在均安之間者蓋上下不均平便有不和雖在內惟上下各得其分而均焉則各保其分而不乖自乖有常則民安其均則不有不和者惟上下相睦而和焉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費是季氏的私邑冉有因夫子反覆折之理屈詞窮又設詞支吾說道季氏之欲取顓臾非有他也只為顓臾的城郭完固而又近於已之費邑耳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侵凌之虞若夫今不取後世子孫必有受其害者此所以不得不伐也冉有此言不惟自解且欲為季氏遮飾故孔子又呼其名而責之說君子最惡那心裏貪圖利欲却乃舍之不言別為飾詞以欺人的人今季氏之伐顓臾明是貪其土地人民之利你却替他遮飾說是為後世子孫憂這非君子之所深惡哉且丘也嘗聞有國而為諸侯有家而為大夫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不得均平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離心不能相安蓋貧由於不均若上下之分既均平了則君有君之入臣有臣之入各享其所當得而彼

則各守分民而國人家人有常為國家者均和則未有不安者惟上下一心而安矣則傾覆之慮不生而保其國保其家[illegible]此其頃大[illegible]安[illegible]光[illegible]近語[illegible]後[illegible]說[illegible]後[illegible]但[illegible]見[illegible]見明白但不可十分矜縱便是耳

夫如是遠綏承上節來不均則無故字有國家皆安此其不患寡患貧芳以其和安上故無求下分外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窮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人民土地也此方是為守國家而來者無服者顓臾在邦域之中此又以為遠人者對下蕭墻之內說借作從言來矣文德即文

此皆足何貧之有寡生於不和若上下均平既和睦了則諸侯治其國大夫治其家各分其所當得而不須增益何寡之有如此則君之心安於上而不疑其臣臣之心安於下而不疑其君君臣相安則釁孽不萌禍亂不作而自無傾覆之患矣由此觀之有國家者貧與寡不足患而不均不和所當患也汝為季氏謀乃不務其所當務而患其所不必患豈計之得者哉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這夫子也指季氏說是時魯國公室四分家臣屢叛所以說邦分崩離析蕭墻是門內的屏墻言其近也孔子說為國之道內治既修外患自息若能均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則不但近者悅之雖遠方之人亦將嚮風慕義而來服矣設有不服亦不必勞兵於遠但當布敷化明政刑益修吾之文德以懷來之及其來歸則

告之說也二節所作禮樂教化以來是既來字義內附之外謂借是不必來居此地也安之所謂不拂其宜不易其俗不討戰其前失不阻絕其歸路皆是政原劃今由二節反上二節以明二子之失和夫子正意[illegible]綱字下能來不能修文德以來之分崩離析分崩之中又離析也四分公室共分崩家臣屢叛是離析不能守謂不能修內治以守其邦家也此節承和均安何如說[illegible]謀動干戈于邦內[illegible]其國之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憂字正與上文為子孫憂相應蕭墻明其近也哉不在顓臾而在蕭牆季氏自謀且不暇而暇及子孫耶[illegible]在二字亦非懸于狂人謀也

順其情因其俗撫綏愛養以保安之這是柔遠能邇安定國家的大道理今由與求也同為季氏之臣全無匡弼之忠外則遠人不服既不能修文德以來之內則國勢分崩又不能修內治以守之而乃謀動干戈於邦內貪遠利而忽近防上下離心內變將作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可不戒哉按夫子此章反覆論辯明正門人長惡之罪實陰折季氏不臣之心所以强公室杜私門者意獨至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希字解做少字陪臣即家臣國命是國之命令孔子說天下勢而已勢在上則治勢在下則亂禮樂征伐乃人君御世之大柄天下有道君尊臣卑體統不紊則禮樂征伐之權都自天子而出禮出於天子所制樂出於天子所作諸侯有罪者天子乃命將而征伐

補冉求之意者曰夫子非欲季氏自家顓臾非謂相夫子不能安分守致遠人[illegible]致於[illegible]四分五裂而[illegible]作此顓人皆有深意○此最是內分公室季孫據二孫叔孫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魯國兵權專于季氏矣宗[illegible]有道章觀上下文要須重道一邊蓋為當時發也當未有道者反覆嘆之詞言外要見天下終有道意天下有道則勢無所分大政不多門五亂六樂宰七宗伯七征九伐筆之○司馬而大權則天子總

之為臣下者不過承行其命而已誰敢有變禮樂專征伐者乎惟是天下無道君弱臣強下陵上替於是禮樂征伐之權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矣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定而不敢相踰越若諸侯既可以僭天子則大夫亦可以僭諸侯故政自諸侯出則大夫必起而奪之大約不過十世鮮有不失其柄者也大夫既可以僭諸侯則陪臣亦可以僭大夫故政自大夫出則陪臣必起而奪之大約不過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者也以陪臣之微而擅執國命則悖逆愈甚其失愈速大約不過三世鮮有不失其柄者矣考春秋之時五伯迭興世主懷亂是政自諸侯出矣六卿專晉三家分魯是政自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囚逐其主是陪臣執國命矣周天子徒擁虛名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久矣夫子言此蓋傷之也蓋則人君威福之權豈可使一日不在朝廷之上哉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這是承上章說天下無道而僭亂紛紛並起者只因朝廷之上政

之學自天子出也諸侯不過稟命而奉行耳若無道則諸侯得以變亂樂專征伐矣一變而爲諸侯再變而爲大夫三變而爲陪臣其權以次而替故十世五世三世其勢必以次而失矣蓋失其柄也蓋命與下政字亦卽禮樂征伐但自諸侯出則觀聽侯國之命而不爲天子之命矣此惟無道故至此豈盛世所宜有哉故又把有道說起天下有道政有所統而天下之所共宗者一天子耳諸侯且不得變亂擅征伐大夫亦祇承之而已而敢擅專政乎國不在大夫則皆臣可知天下有道則上無失政而天下之所尊者一天子耳庶人且隨從之不遑而豈有私議乎下庶人不議則庶人而上可知矣是由己當時大夫專國而庶人公論有所不與故並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無可久之道也此述得之政原刻

補　說得一凡日遂非私議乃公議也公議不在朝廷必在草野此必然之理○此節亦是

祿之章　此章專論魯事承上自大夫出一段而言魯自宣公以來作以亡廟家始專制魯國賦去公室賦稅盡入于私家也政逮大夫卽謂專決于私門也祿去於此則政必逮彼二句串下互文相因五世四世說因父子相繼長短不齊耳子孫微作已然於當時陽虎已執桓子公山弗擾已以費叛矣故夫稍云宜乎蓋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推來見今三桓子孫已五世其微也宜矣改原刻

三友章　此章見取友之當愼八友字俱我去友人也損益在人而受益招損之機在我曰三

失其御而已若天下有道乾綱振舉凡政教號令件件都在人君掌握之中爲大夫者雖佐理贊襄於下然主張裁奪都請命於上而非其所得專也上下相維體統不紊有道之世固如此然人君大權固當歸之主上而上之御下又不可徒恃其勢之足以服人也必有以服其心而後可故天下有道則朝政清明凡用人賞罰事事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就是那庶民百姓也都安其政令服其教化無有非議之言矣蓋庶人不敢而況敢有僭亂者乎然天下有公議有私議公議可提倡私議不可徇也在上者惟自反其所爲果有背於道理有拂乎人心則雖匹夫匹婦之言猶有不可忽者苟若使其所爲一出於大公至正而在下者敢爲私議以沮撓搖惑之是壞法亂紀之民刑戮之所必加也何徇之有此又在上者所當知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祿是國之賦稅公室指魯國說逮是及三桓是仲孫叔孫季孫三家這三家都是魯桓公的子孫故叫做三桓孔子說天下之勢有盛必有衰而國之大柄下陵則上替今以魯事觀之自文公薨公子遂殺了子赤立宣公爲君自是君失其政而國之賦稅始不入於公室歷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凡五世矣公室衰而政權始下移於大夫自季武子專國政以來歷悼子平子桓子凡四世矣大政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者今魯之大夫專政已及四世以數計之也是他當衰的時候了故今三桓之子孫都微弱而不振揆理勢之必然者也不久桓子果爲家臣陽虎所執孔子之言於是乎驗矣夫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可見名分不可以僭踰大權不可以竊據而以僭逆得之者終當以僭逆失之耳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誠爲世人臣之永鑒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益與損來故之曰三損則當反去之直友直言不諱是誠一不二多聞是博古通今友此則人則有其助也諒信實日增則明日增爲善分數不覺日增非益乎便辟是便於辟也蓋善宦是善乎柔也便佞亦是便於佞也便卽諂習之態辟開宗也蓋宦室于成俄就家之間者友此將人則皆倣朋亂將其心日琢巧爲日益爲舌分數不覺其日減非損乎友此則益損則損辨之不可不早各開說勿牽合比對改原刻

補　詩中玄曰聖人之言於明而正處無此對病涂瑕好比對直當作對文義亦是哭則不安也要歇則不歇也意其疑很義各言非對言也若爭一益對一損則只言一益而已反是者卽損矣不必更言損也說最是

三樂章　此章見好樂之當愼樂是中有獨皆而不能擇如美味如好色愛瘕之居之開白爲分途而人不能與其力者此處損益又當辨樂爲禮樂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也樂明其制度聲容本皆有節過不及恰好的節度言以愼心皆身接其節而簡習之是爲調節之樂也須兼身心說方完樂道很稱其驗之好自稱揚之不置樂多是節來相投自類聚之無衆集在此三者皆向天理一邊來扶持性情日中和趨造日正大何益如之驕樂就身上言動說作氣凌物不勝其驕咨也佚遊不做事樂于慾閒遊遨也宴樂如沉溺於飲食聲色之類以宴飲爲樂也勿解做宴安惑與佚字相犯樂在此三者則皆流溺於人欲邪穢之習驕勵行之志荒何損如之亦各開說勿牽極相反改原刻

諒是信實便是習熟的意思孔子說人之成德必資於友而交友貴知所擇有益於我的朋友有三樣有損於我的朋友也有三樣所謂三益者一樣是心直口快無所回護的人一樣是信實不欺表裏如一的人一樣是博古通今多聞廣記的人與直者爲友則可以攻我之過失而日進於善矣與諒者爲友則可以消我之邪妄而日進於誠矣與多聞爲友則可以廣我之識見而日進於明矣豈不有益於我乎所以說益者三友所謂三損者一樣是威儀習熟修飾外貌的人一樣是軟款柔媚阿意奉承的人一樣是便佞口給有辯能言的人與便辟爲友則無聞過之益久之將日墮於浮蕩矣與善柔爲友則無長善之益久之將日流於汚下矣與便佞爲友則無多聞之益久之將日淪於寡陋矣豈不有損於我乎所以說損者三友人能審擇所從於益友則親近之於損友則斥遠之何患乎德之無成也哉然友之爲道通乎上下況君德成敗乃天下治忽所關尤不可以不謹故日與正人居所聞者正言所見者正行亦所謂益友也與不正人居聲色狗馬之是娛阿諛逢迎以爲悅亦所謂損友也畏德者可不辨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是喜好節是辨孔子說凡人意有所適則喜好生焉然所好不同而損益或異要者言之喜好而有益於我的有三件喜好而有損於我的也有三件所謂好之而有益者一是好辨那禮之制度與樂之聲容而求其中正和樂之則一是見人有箇善言善行便喜談而樂道之一是好廣交那直諒多聞的好朋友夫樂節禮樂則外之可以治身內之可以養心而中和之德成矣樂道人之善則在人得爲善之勸在己有樂取之心而人己同歸於善矣樂多賢友則日與正人居所聞者皆正言所見者皆正行而相規相勸之助多矣豈不有益於我乎所以說益者三樂所謂好之而有損者一是好驕肆淫蕩而任情於縱侈之事一是好安佚游

三愆章　此章見言語不可妄發當以時字作主躁則先時而則從紛發處不知所謂時未及者謂意有非言語以有長幼及之反由既色有補身或從德作或心不從聽者亦揚淺深隱傷合聲則爲上人以輕薄待我矣隱者暗昧幽闇不可測識則上人以深藏待我矣瞽者敢爲無識言不投會則上人以瞽言待我矣此皆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

補　蔡承幹曰語云承顏接辭侍於君子事在不其詞色一不承其詞色曰躁曰隱曰瞽之愆所不免矣觀曲禮侍於長者一篇及謝語言之類當致敬謹長者一起居一動靜皆須體察此段能收攝其身心故夫子論爲仁曰事其大夫之賢者○此說稍異更詳之

三戒章　此章見人當以理勝氣也首句分三者皆就時而血氣用事戒則以理御氣使血氣聽命全是學問中來蔡虛齋解醒說的爲可從戒之在色非直女色當戒也凡紛華靡麗足以娛耳目者皆色也戒之在鬬者非直鬬狠當戒也凡與人爭者與人爭名者皆鬬也戒之在得非直財利當戒也凡身後之名子孫之慮皆得也血氣有盛衰而皆聽命于心身有少壯老而心則無時敢怠此所以爲君子也

游而媮取乎一時之快一是好宴飲燕樂而沈湎於杯酒之中夫好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將日入於放蕩矣好佚遊則惰慢而怠闕善將日流於怠荒矣好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久將與之俱化矣豈不有損於我乎所以說損者三樂此三樂若學者好之則爲端人正士人君好之則爲明君聖主可不勉哉此三損者學者好之則足以敗德亡身人君好之則足以喪家亡國可不戒哉孔子此言其警人之意切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侍是侍立君子是有德有位者之通稱愆是過失躁是躁急隱是隱默瞽是無目的人孔子說凡卑幼者侍立於尊長之前其言語應對有三件過失不可不知也蓋人之語默貴於當可有問即對無問則默可也若君子之言問未及於我而我乃率爾妄言不知謙讓這是粗心浮氣的人所以叫做躁是一失也如言問已及於我而我乃緘默無言不吐情實這是機深內重的人所以叫做隱是二失也如或時雖可言又要觀其顏色察其意向然後應對不差乃未見其顏色意向所在只管任意肆言這就與無目的人一般所以叫做瞽是三失也此皆心失其養故語默失宜招尤致辱皆由於此學者可不加養心之功以爲愼言之地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色是女色鬬是爭鬬得是貪得孔子說君子檢束身心固無所不致其戒愼而其切要者則有三件方年少之時血氣未定精神未完其所當戒者則在於女色蓋房帷之好易以溺人而年少之人又易動於欲此而不謹則必有縱欲戕生之事以此致疾而伐其性命者有之以此喪德而喪其國家者有之故少之時所當戒者一也到壯盛的時節血氣方剛其所當戒者則在於爭鬬蓋好剛使氣最人之凶德而壯年之人易動於氣此而不謹則必有好勇

當只以色爲女色鬬爲鬬狠得爲貪得意味似淺

補　蔡虛齋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特隨時而有甚其者耳

補　孫淮海曰三戒向是致心之養心惟好德是色戒心惟尚義是鬬戒心惟淡泊是得戒

三畏章　此章見君子小人敬肆之分以示法戒之意重君子上三畏非特心中畏便有躬行工夫在三者爲綱說不必以天命貫似只是一畏天天命只是天理所賦予之初故曰命畏者敬謹恐懼存心養性不敢失墜其賦界之理也大人德位兼隆畏之無漸則當聳觀以從其天道之統也聖人之言道之經則[illegible]守[illegible]下小人不知[illegible]以卻學不知[illegible]知學之人必學聖賢及學人未啓口泉乎

補　一說氣質駁雜正曰大人只重在德然位高則德彌重也一時師表如孟氏所言從其大體者爲大人之說亦可

小人昏昧放恣不知天命或何敢於輕忽天命而不之畏乎大人則狎之聖言則侮之怨尤從如升擊聖言如土梗矣君子惟能畏則日進而爲命聖爲賢之士小人惟不知畏則日流而爲愚不肖之歸其端只決於一念敬肆之間

鬬狠之事小或以一朝之忿而亡其身大或以窮兵黷武而亡其國故壯之時所當戒者又其一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精神亦倦其所當戒者則在於貪得蓋人當少壯之時類能勉強自守以要名譽比其衰老則日暮途窮而無希望而身家之念重矣此而不謹則必多貪黷爲利之圖縉紳大夫以晚節不終而喪其生平者有之仕士之君以老荒多欲而財賂民離者有之故既老之所當戒者又其一也蓋人之嗜欲每隨血氣以爲盛衰惟能以義理從其心則志氣爲主而血氣每聽命焉故孔子隨時而設戒如此其實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從少至老皆當以三者爲戒也修己者可不警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是敬畏的意思天命是天所賦於人之正理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聖人之言是簡冊中所載聖人的言語狎是褻狎侮是戲玩孔子說君子小人不同只在敬肆之間而已君子之心恐懼常存故畏而不敢忽者有三件事一天命何彼天以民彝物則之理付界於人這叫做天命君子存心養性惟恐不能全盡天理孤負其付界之重故一言一動亦必戒謹恐懼常如上帝鑒臨一般此其所畏者一也至若有德有位的大人他是能全盡天理的人君子則尊崇其德位而致敬盡禮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也聖人之言載在簡冊句句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君子則佩服其訓誨而誦說向慕不敢少有違背之失此其所畏者三也這三件都是立身行己切要的工夫故君子常存敬畏而不敢忽焉若夫小人昏頑無知全不曉得天命爲何物恣情縱欲無所不爲何知有天命之足畏乎惟其不畏天命故於有德位的大人也不知其當敬反狎褻而慢侍之於聖人的言語也不知當法反非毀而戲玩之蓋小人不務修身成己甘心暴棄故無所忌憚如此此其所以得罪於天地得罪於聖賢而終陷於大惡不

生知章　此章勉人力學之意非氣質不同有此四等之說夫子只重一學字乃以言人皆有知特在要學以成其知近俗自漢辨僞曰蓋言天下惟生而知之者爲上智之人然自古及今未有幾個上智如必待此以爲知則天下將無與知之民矣故須要學爲能學以求知則亦次于生知而不甚相違矣實學是學知可次生知即便困而不通之人而能猛力去學則亦次于生知而不甚相違矣惟其心既困而不通而又不能學以求通斯爲下愚之歸也然則下愚乃人之自棄于學自安于知者是天驗所限而使之不得反于上知也爾次學即孟子志至氣次之義乃極近意非相遠之意斯爲下見人之自淪于下非如時說天固限之人自限之之意蓋天何曾限人之知抑人必困而中而天氣未嘗不窩亦未始不可學以成其知也○又曰俗俱以未力于學實同氣質言夫氣質天所付也然則天有定付其人益氣質之上其人資次其人又資次其人益下則於上下氣質淸厚薄之分然上下之字之蓋論亦通民斯爲下乃氣質之下然則人之下乃天下之也然下等之意何所依據上下原無定品特人之學不學自治之耳此皆徐氏之說蓋本姚承養錯開而暢其旨較爲原刻更覺了然餘之不復贅

九思章　此示人以慎思之學九思要看貫總若說臨事而思此於發覺照若說屬在事前此心又多一層見只是此心常惺惺不昧耳視所等皆心發竅處聰明等皆性天本然之妙即天理也本原常提醒天理使其心常明常覺在天理上體

才之歸也然此三段分之雖有三等總之只是敬天而已蓋人之所以勉於爲善而不敢爲惡者只因有個天理的念頭在心所以凡事點檢不敢妄爲若天理之心不存則驕淫放逸將何所不至乎故君子兢業周文小心惟一敬耳有志於聖心之學者不可不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是窒塞不通的意思孔子說人之資稟各有不同有生來天性聰明不待學習自然知此道理的這是淸明在躬志氣如神的聖人乃上等資稟也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講求習學然後知此道理的這樣的人稟天地淸純之氣雖多而未免少有渣滓之累乃次一等資質也又有始不知學直待言動有差困窮拂鬱然後憤悱發奮而務學的這是氣質濁多淸少駁多粹少必須着實費力始得開明蓋又其次也若到困窮拂鬱的時節猶安於蒙昧不知務學以求通這等人皆是昏濁的人雖聖賢與居亦不能化終歸於凡庸而已所以說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說人之一身自視聽言動以至於待人接物莫不各有當然的道理但常人之情粗疏鹵莽不思其理故動有過差而無以成德成身惟君子之人自治詳審事事留心約而言之其所思者凡有九件所謂九者目之於視則思視遠惟明而不爲亂色所蔽耳之於聽則思聽德惟聰而不爲姦聲所壅顏色則思溫和而不暴戾之不形容貌則思恭謹而惰慢之不設發言則思心口如一忠實而不欺行事則思秉動爲念敬慎而無失心中有疑則思問之於師辨之於友以解其疑忿懣與人忿爭則思不忍一朝之怒或至於亡身及親而將於患難至於臨財之際又必思其義之當得與否如義所不當得雖萬鍾不受一介不取矣君子於此九者隨事而

處發現自然中節如天理無蔽使私欲明無暴戾故無過無躁視放恭無不實故忠無不敬疑問無自欺故思問無忿欲故思難無貪欲故思義種種色色皆有妙處分屬而合謂之九思總歸而言只是一思精切于身者不大故曰九思耳

見善章　此章見出處之難也上節言好惡之誠有其人下節言出處之全難其人重下節善惡俱自己身說如不及必欲利之也如探湯不使沾身也不文只就誠好惡真知決來于此原說勿將點出此等人在於行惟有能者能之故可以潔身或難以致用求是志於致君澤民道即致君澤民之具求者求此道達者達此体用合一之儒此等人可以立本亦可以臣將職近則抗志山林君語無論爲隱懷情見者當以無爲世未遂分窮故爲二矣可是古語而有易見邪見之良要良極者王陽明文訓曰能隱居求志又能行義達道但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無可不可能休民如顏子能隱中正爲可以語此者不及見不[illegible]補字九義曰義門隱居二句者云將乎隱居則求其志將乎行義則達其道如此則以字說不通當云當其時未可出則隱居以求其志及其時可出則行君臣之義以達其道蓋隱居乃所以求其志行義乃所以達其道隱居行義俱非偏說○說得明快

齊景章　此章見人之所重在

致其思如此此所以待己接物之間事事都合乎理而非常人之可及也然此九思者其本在心若能存養此心使之湛然虛明然後靜則應事接物自然當理不然本原之地妄念夾雜將有所思安能勝其物交之引哉此正心誠意所以爲修身之本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說古語有云見人有善則欣慕愛樂之如有所追而不及的一般惟恐己之善不與之齊也見人有不善則深惡痛絕之如以手探熱湯的一般惟恐彼之不善有涴乎己也這樣好善惡惡極其誠實的君子在昔今有此人矣昔聞古有此語矣蓋在當時如顏曾冉閔之徒皆是以及之故夫子嘗聞其語而又見其人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孔子說古語又云士方未遇而隱居之時則立志卓然不苟把將來經綸的事業都一一講求豫養而備道於一身及遭際而行義之日則不肯小用其道將平日抱負的才略都一一設施展布而不肯負其所學這樣出處合宜體用全備的大人古但聞有此語矣未見今有此人也蓋此必伊尹太公之流乃足以當之故夫子以未見其人爲嘆其所感者深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馬四匹爲駟千駟是四千匹也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孔子說世人多慕富貴而輕貧賤不知富貴不足慕貧賤不足羞也只在人之自立何如耳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尊享一國之奉富爲至有千駟之多可謂富貴之極矣然而功業不著於時德澤不施於衆身死之後百姓並不思念他者其平生沒有一善之可稱是其生爲虛生死爲徒死而已雖富貴何益乎至若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一匹夫耳他以武王伐紂爲不義恥食周粟逃之首陽山下采薇而食卒以餓死可謂窮困之極矣然而風節皆爲當時名聞流於後世直到于今人還稱頌他是其身雖亡而名則不朽矣

雖

道義不在富厚也下節言古人名有顯晦之異下節發詩以明之

死之日與到于今其有慕味頌顯透死之日正民心思慕之時顧無得而稱焉身沒且然至今常論也到于今尤民心易忘之勝衡銜而稱之迄今其名湮沒可想也夫陳公之富不足富要壽之貴賤然斯士君子之偏于世俗不在彼而在此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冀亦非是富之誤彰後異于世之貪鄙者其世之所景仰也其斯之謂與說詩人之意所重止在于此光德義之果其富貴之不足多也

按古今稱富者獨景公乎翹而貧窮並獨一夷齊夫子獨舉齊者欲論原自有意蓋千駟景公之兄雖公而景公立崔于稱為政而景公莫敢問也此其于君臣兄弟之人

貧困何損乎於此見富而無德雖王侯不足稱於世貧而有立雖匹夫亦可傳於世然豈獨其公夷齊為然自古君天下為天子者多矣皆恃所載二帝三王及漢唐宋英君明主可傳於後代者亦不過十數君而已其餘皆湮滅無聞而孔顏以匹夫為百世之師其他閭巷韋布之賤以道德行誼聞於世者尤不可勝數也然則人可徒恃其勢位而不修德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陳亢是孔子弟子鯉是孔子之子字伯魚昔陳亢受學於孔子不知聖人立教之公妄以私意窺度聖人謂必陰厚其子因問於伯魚說你是親於父子教或切於家庭子為夫子之子亦有傳授心法獨得於所聞而不同於衆弟子者乎伯魚對說我未嘗有所異聞也嘗有一日夫子閒居獨立我趨走而過於庭而適時更沒他人在旁使有異教正當於此時傳授矣夫子只問說汝曾學詩否

倫何如夷齊遜國以全父子之倫諫伐以正君臣之義一讓國一諫伐輝映千古宜稱有世紀何論貧富哉夫子本意蓋如此

陳亢章　此章見聖人大公之心君子之教門人與教子各因其所至而施之固非有心私其子亦非有心遠其子也陳亢始以私心窺聖人及聞伯魚之說而又疑為遠則其私意未忘耳○異聞就伯魚聞于夫子說多作夫子有異教看曰未也二語只平平說去其無異聞光景自然在只獨立見此時可以異聞也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未通則鄙倍發心氣未平則剛躁失故無以言○又獨立須與起初光景不同言我昔日只道是偶然一次誰想他日原是這樣過庭

乎我對說未曾學詩夫子因教說詩之為教溫柔敦厚學之則心氣和平而事理通達必然長於言語若不學詩則無以發其心氣而達於事理欲言語應對之皆善豈可得乎鯉於是受教而退始學夫詩凡國風雅頌無不究其旨焉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二者指詩禮而言遠只是不私厚的意思伯魚又告陳亢說他日夫子又嘗閒居獨立我復趨走而過於庭這時也沒他人在旁使有異教亦可於此時傳授矣乃夫子却又只問說汝曾學禮否乎我對說未曾學禮夫子因教我說禮之為教恭儉莊敬學之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必卓然有以自立若不去學禮則無以習其節文而養其德性欲自立於規矩準繩之中豈可得乎鯉於是受教而退始學夫禮凡禮儀威儀無不習其事焉我之所聞於夫

皇身所氣之有別張他說於伯魚最善形容處有齊文處故之詩故學之亦出言詳明其為敎溫柔敦厚故學之者德性堅定為人不明禮義有未協而可成德性不定則守貴能然否易奪故無以立聞斯二者可正是無異聞詩之外惟聞禮之外惟聞詩禮之外夫子何曾別有所授是無所授又安有所聞耶

聞詩禮非前此不聞但聞此而益知其可以言可以立耳遠只是不私厚非謂故推而遠之但曰夫子有心避嫌了

邦君章　此章亦正名之意邦君之妻者及夫人非發邇寡義可倫而循名責實不可更置也重夫人二字亦對句提起夫人自稱一句是稱謂之謙下本謙者稱諸異邦二句是稱謂之隆于異國者作兩腳看稱曰夫人

子者一是學詩一是學禮惟此二者而已夫詩禮之教固夫子之所常言者人之所聞亦是弟子之所共聞也何嘗有異聞於人哉

陳亢聞言而退深自喜幸說問一得一乃理之常今我所問者止問之一事乃有三事之得聞學詩之可以言一也聞學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君子之教其子與門弟子一般公無偏私之意三也一問之間有得三之益豈非可喜者哉大凡聖人之心至廣至公其教子也固未嘗獨私而獨行所傳亦非因避嫌而槩無所異惟隨其資質力所至可與言詩則教之以詩可與言禮則教之以禮為其皆有益於心也陳亢始則疑其有私終則喜其為遠不惟不知聖人待子之心亦不知聖人教人之法陋亦甚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邦君之妻是諸侯的正妻寡是謙言寡德的意思孔子嘗引古禮說道一家之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自有一定的名分況邦

取其助己內治有敵體之義自稱曰小童者謙言無知不敢以夫人之尊自居稱小國人稱之曰君夫人者則又尊君而因以尊君之配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以寡德自居從君謙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同本邦人之尊亦同本邦人之稱也說者謂夫子見當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以妾為夫人如春秋所書風氏嬴氏之類其說然與

君之妻尤非常人比故其稱謂之間皆可苟焉而已哉故邦君稱他叫做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在君前自稱叫做小童謙言幼無知識不敢與君敵體也國中的人稱他叫做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之於鄰國謙做寡小君言其寡德而不為小君以治內者也鄰國的人稱他也叫做君夫人以其為一國之主母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截然不紊如此名實之際可不謹哉

附錄其問荅辭合補闕其意

陽貨章　此見聖人御小人不惡而嚴，上蔡謝氏謂陽貨欲見而壞禮以待之，下篇因陽貨虎爲而據理以辭之。欲見孔子不必說欲助己爲亂，只是斧惹致士之名意，孔子不見亦只以曾不誠不必說。恐其究極孔子亦時亡往拜其是不欲見匪人又欲不失禮意。不必說到不聚計於孫氏稱道。如此則仍大聖人亦以衛御衛。之遇諸塗而不避非不終絕也。避者本心說遇諸塗何所避。亦不得已而見之耳，豈遇然後發，使其不遇則將絕也。詔之使來呼之爲瀨有幣强發。始以懷寶迷邦譏其不仁，夫子亦弟應之曰不可，豈就仁論仁則幾不論其懷寶與否。抵緣以從事失時譏其不智，夫子亦第

應之曰不可，豈就智論智則幾不論其從失與否也。曾語都若夫子身上，夫子之荅却不認在自己身上，又荅歲月不可少留。既其辭仕，夫子亦但荅以將仕。將仕也者，仕而未必仕也，可以仕而仕，不可以仕而不仕也。諸此說不可云再將不久於懷寶失時也。夫子固不可原不認作自己，若不論其意者若云不久於懷寶失時，則是自己認着不仁不智了，未妥，改原刻。

性相遠　此夫子欲人慎所習。夫子只說性相近，未說稟有此資意出急，何以見此說兼氣質而言，且下句就習遠分明只是說性之本体未嘗不許，而習總相遠耳。爲從繁本分解離爲是。謂性相近也，是指天命之初言，不必兼氣質二字。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以繼善之理付之人

重刻辯異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下論卷之廿二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名虎，是季氏家臣，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者。因孔子是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貨是亂臣，義不往見。陽貨乃饋送孔子以蒸豚。孔子以貨既加禮於己，不得不往以拜謝之，而其本心實不欲相見，於是趂他不在家的時節，乃一往拜之。蓋雖不廢乎報施之禮，而亦終不虧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期與之相遇於路途中。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是比人有道德，如懷藏着重寶一般。亟字解做數字。陽貨遇

見孔子，迎而謂之說：來，我與你說話。凡人有道德，則當施其所蘊以濟時艱，如有重寶，當售之於人，不可私也。苟徒懷藏其寶，而坐視國之迷亂，不爲拯救，可以謂之仁乎？孔子說：仁者心存於救世，懷寶迷邦，不可謂之仁也。陽貨又問：人之好有爲者，則當乘時而出，以設施於當世。苟徒好從事，而每每失事機之會，豈可以謂之智乎？孔子說：智者熟察乎事機，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之智也。陽貨又說：日月如流，一往不返，人之年歲日增，而不爲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說：及時行道，實是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陽貨所言，皆譏諷孔子的意思，不知夫子抱拯溺亨屯之志，本未嘗懷寶失時，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蓋聖人之待惡人，不激不隨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子說：天之生人，本同一性，雖氣有清濁，質有粹駁，然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同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純者固可以爲善，其

何曾私厚一箇人，何曾私薄一箇人，分明是相近。至人生以後，習染不同，不能盡其性者，則天地之性在我者若習乎善有不盡其性者，則天地之性喪失無餘，是謂習乎不善，至此而愚賢愚不肖始相去遠矣。此說自是正。四書大全此說性得孟子所謂性善，直從性之本源說來，雖今人說性氣亦謂之性，此則所謂氣質之性耳。若以此本文性字爲兼氣質，則如氣剛與氣柔對，如何相近得，只是雖通。或者謂既說性之本源，則如木之源異大同，如海同於何必云相近，不知近字只是對遠字說，非以爲說固不是，尚有未同處爲當景說。君子謂性不謂習，聖學之本源、格致之權只在於此性之本体來，此說已是孫又諸孟子說性是屬先天，夫子此說性只屬後天氣質中說，此尚爲世儒

煉磨雜來能感然子相近字看得粗疎，此與反程字斷，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字義參合氣質說。

惟上智下愚是不好學愚能自暴自棄不肯學，不通習尚[illegible]。

唯上智　此承上章之意，還是從氣質說破說性相近，上智下愚不移，此是習之相遠者。人之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者，子善而終復移之，緣有作惡者，子善而終復移之，使移之善惟上智之人，能盡其性始之所習，亦此之所習此。遂下愚之人自棄其性始之所習，此終之所習，亦此惡習，是不可移之，著此惡習，是大相遠。可移之善，此正是大相遠。

補李來一曰，語意雖說不移，主張原在可移上。○王觀濤曰：全重惟字，唯上智不可移

濁而駁者未必生成是惡人，彼此相去未爲大差，固相近也。及到形生神發之後，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於善的便爲聖爲賢，習於惡的便爲愚爲不肖，於是善惡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人品始大相遠矣。以人之善惡繫於習而不繫於性如此，則變化氣質之功，乃人之所當自勉者也，豈可徒諉諸性而已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這是承上章說人之初生，其性固爲相近，然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爲上知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爲下愚者。世間惟這兩樣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其在上知，是天生成的善人，雖與不善人居，不能誘之使爲不善也；其在下愚，是天生成不善的人，雖與善人居，亦不能化之使爲善也。善惡繫於性而不繫於習者，惟這兩樣人爲然。世間極智之人固不常有，極愚之人亦不多見，惟半清半濁、可善可惡者最多。此變化氣習之功，在中

人所不能容已也。然堯舜猶謹危微之幾，湯武不廢反身之學，雖聖人不敢以上智自恃如此。桀紂恃其才智，荒淫暴虐，拒諫飾非，卒與下愚同歸，豈不悖哉？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武城是邑名，在今山東兗州府地方。莞爾是小笑的模樣。偃是子游的名。君子是有位的人。小人是細民。昔孔子行到武城縣中，聞得處處有弦歌之聲。蓋是時子游爲武城宰，方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見當時皆不能用禮樂爲治，而子游獨能行之，故喜聞而深美之，遂莞爾而笑說：言蓋所治者小邑，何必用此禮樂之大道，譬如殺雞者，何必用此宰牛之大刀乎？子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對說：昔者偃嘗聞夫子說道：道本切於身心，人能學之，則各有所益。如在上的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養其

外忍惟下愚不可移於當下智下愚不足有而中人最多則可移者多矣學者尤相近而人可不慎所習乎

武城章　此章見爲治當以道道者要理會一個道字上世以道教民故里有絃歌之聲未世以法把持天下于是教化不行而太古之聲息矣子游武城道化以道化民故夫子因其行所學而喜之下二節又因其進所聞而惑之

禮樂道中之一事絃歌又禮樂中之一事子游所聞于夫子學道愛人之語偶於武城人民教皆習于道化而誇絃歌而尹禮樂雍雍然有絃歌之聲達上有著政而下有樂俗也〇絃歌亦矣直君其道之得行須識爲用牛刀非惜其小用也正喜其用而反以爲用之言戲之耳此是借子眼法而正意已寓於

民的物與之心而推以愛人是君子不可以不學道也在下的小人治於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明乎貴賤尊卑之分而易於驅使是小人不可以不學道也夫子此言偃常聞之久矣今日武城雖小安敢謝其民而不教之以禮樂乎夫子因子游未喻其意遂呼門人而告之說二三子聽之言偃之言誠爲當理我前割雞不用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蓋深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之家臣爲費邑宰末之之字解做往字昔魯自文公以來季氏世執國政公室衰弱君反受制於臣如此者四世矣至季桓子之時有公山弗擾者與陽虎共執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嘗憤宗國之陵夷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欒逆私門倘可因其可乘

字

[illegible]子游反言之意政謂惟其不必用此大道政謂[illegible]不足[illegible]非本旨學道一何必得[illegible]日教[illegible]醉以只填定[illegible]夫子[illegible]日[illegible]有然未嘗云學道[illegible]天下此心之天理是人人皆有個天理化爲子學道天理自發與天地[illegible]人小人學道人[illegible]上下名分而易使子游此言隱然以愛人自居而以武城之民爲易使也

聖之言是謂君子學道二句之說是也若子言在愛人小人分在衆使何可以不學道此言孫然非謂我親有是言也猶爲人城割雞之語蓋以小邑不必用大道故云前言戲之耳以已之言爲戲便見偃之行爲正而道之不可不學意係原刻

之隙而遂吾轉移之術則亦振魯興周之一機也故因其來召而遂欲往應之乃子路不達孔子之意艴然不悅說夫子之道道以不行雖不往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應公山之召而徒取失身之辱乎蓋不知公山弗擾之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非爲公山弗擾乃爲魯也故不得已而曉之說今世莫我知無能召我而用之者今公山弗擾特來召我豈徒然哉諒必有以用我也當此之時如有委我以國授我以政而信用我者我必將修紀綱之廢墜正名分之陵夷舉文武周公之治而整頓於今日使東遷之宗國復西京之舊俗而爲其爲東周矣乎孔子自表其用世之志以曉子路如此而其撥亂反正之微權轉移化導之妙用則有未易窺者然考之春秋傳公山弗擾與季氏戰其敗奔齊而孔子亦竟未應其召道之將廢而魯之終於不振也可慨也夫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

公山章　此見聖人[illegible]道存還從近說道須從上說〇有味自季桓子專魯侯實自封而公室弱公山弗擾據費以叛非叛魯也叛其叛魯者也非據費之實也張其不當有費者也夫子欲與費以張魯一聞其召而欲往必將乘其向用而倫特之則此費不惟季氏不得有公山亦不得有惟歸公門政令一統即周初之魯何以加此故曰行周道於東方魯在周之東也夫召我者言不召他人而召我也豈徒哉言必定辦得一片作心來也召我指公山如有用我已是推開說味其幾口氣似言吾將爲公山計直爲東周云耳改原刻

補一說夫子傷東周之衰此曰爲東周直欲挽回興復使與西周比隆非徒興魯也

子張章　此見爲仁當存其心

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侮是侮慢任是倚使的意思子張問爲仁的道理於孔子孔子教之說仁道雖大不外於心心德之要凡有五件若能於此五者體驗擴充於身心之間推行運用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徧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張因請問其目孔子說所謂五者一是恭敬二是寬容三是信實四是勤敏五是恩惠其名雖異都是心德之所散見缺一不可以言仁然五者亦人所同具行皆必道的誠能恭以持己則在下的人自然畏伸尊仰而無敢侮慢矣寬以容衆則在下的人自然心悅誠服而歸附於我矣言行一於誠信則人都倚靠着我而無所疑貳矣行事勤敏快當則所爲無不成就而動必有功矣憐人饑寒憫人勞苦而恩惠及人則感吾之恩者莫不盡心竭力樂爲我用矣又豈有不足以使人乎五者之效如此汝能兼體而力行之則天德流通物我無間而仁之體用皆備矣可不勉哉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是一篇綱領下皆發明此句仁之理原是周流無間於事物又要從天涵人在[illegible]間伊[illegible]不[illegible]天下人[illegible]存心天下[illegible]且乘理絡[illegible]行一念[illegible]一處不到一[illegible]故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須一句[illegible]下[illegible]蓋恭信敏惠而存心存理得之說亦身則仁另是一物而以五者爲求得其心之具以安頓仁支離甚矣蓋恭寬信敏惠總是此心總是仁之流在與名其仁人心也心之理即仁也能恭則得乎心之理矣即心是恭即恭是仁無二心亦無二理也信敏惠做此此句亦不是空說五者之名目須兼行天下說故下即接云恭則云云如恭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之家臣時爲中牟宰磷是薄涅是染皁之物緇是黑色匏是大匏味苦而不可食者時晉室微弱政在大夫趙簡子與范中行相攻其家臣有佛肸者因據中牟以畔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即欲應其召而往見之意亦欲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說昔者我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惟恐其浼己故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正是親爲不善的人君子當遠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是辱身而黨惡也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曉之說汝謂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誠然我誠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浼者譬之於物凡可磨而薄者必其堅之未至者也

與天下人相接而欲覓實天下人相受而容納信而真宜以御天下之人敏而勤勵以理天下之事惠而恭愛以周恤乎天下此正五者之行于天下處而本吾心以達于天下之萬民咸化躬合天下之萬民感化以歸於吾心如恭行而天下之侮消寬行而天下之衆從信行而天下之人任敏行而天下之功奏惠行而天下之人易使則天下何地非吾心之所行處吾心尚何有一念間於天下而行不到處此正合天下以存其心而成其爲仁故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勿作勢言收[illegible]

佛肸章　此章亦見聖人用世之機夫子當日周流四方夫豈[illegible]人晉趙簡子之欲往之臨河而反此者欲往佛肸之召蓋亦與佛肸能[illegible]吾言東乎[illegible]將晉與周[illegible]王[illegible]有功王室又其勢強大與弱小不敢有異欲往之意實在此子路之言亦是但以之律聖人則固

門徒者慮其不可往之言有是[illegible]理物之至堅乎則雖磨而不磷不有所涅物之至白乎則雖涅而不緇[illegible]於堅白[illegible]不[illegible]人不言之[illegible]何傷所必以而日之有爲[illegible]說吾不說[illegible]繫之者不說自謂能繫之用[illegible]不以堅白[illegible]之者或[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未有不得而[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固繫[illegible]故不得而繫[illegible]所謂不[illegible]大[illegible]乎形色之外[illegible]也[illegible]說[illegible]只宜[illegible]本文[illegible]論[illegible]下不[illegible]十[illegible]夫子語實[illegible]是[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入[illegible]文

獨不曰天下有至堅厚者雖磨之安能使之損而爲薄乎凡可染而黑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堅白者雖染之安能使之變而爲黑乎夫物有一定之質尚不可變我之志操堅白自處固已審矣彼雖不善焉能浼我乎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匏瓜者哉空然徒繫懸處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然則佛肸之召我固當有變通之權而君子不入之說有不可以槩論者矣彼孔子前於公山之召則以東周自期此於佛肸之召則以堅白自信蓋聖人道大德宏故能化物而不爲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巳且不免於磨何以能轉移於一世乎君子處世審巳而動可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有所遮掩叫做蔽蕩是放蕩賊是傷害於物絞是急迫的意思

子路質直諒剛勇之資而少學問陶鎔之功故孔子呼其名而問之說人之偏於所向者有一件好處便有一樣遮蔽總之有六言而六蔽隨之汝曾聞之否乎子路將方待坐起而對說由未之聞也孔子說汝復坐我當一一告汝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學窮理而後所行無蔽不然則雖才質之美制行之高亦將有所遮蔽而難以成其德矣如仁主於愛本美德也而所以用其愛者有理存焉若但知愛人之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愛所蔽將至於可欺可罔而人巳假我矣豈不流而爲愚乎智主於知亦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智之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智所蔽將至於窮高極遠而無所歸着矣豈不流而爲蕩乎有言必信亦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但知信實之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信所蔽將至於拘必固執而傷害於物矣豈不流而爲賊乎直而無隱亦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直道之爲美而不好

好

侍

繫

不好學以[illegible]之道[illegible]固執我只借堅白影殺耳改原刻吾豈能然瓜也哉不上意說來言居不擇君不與[illegible]應佛肸之召非徒也直能說一固守不達權變如匏瓜之繫而不食之哉此乃借言亦是反言豈然瓜人必食之未聞有而不食者故曰吾豈若匏瓜爲能繫而不食哉要休認爲能二字只說便是其活食道是人食註謂不能飲食是實匏瓜以飲食也此解最未是

一說繫是[illegible]曰匏瓜繫而不食是匏瓜繫於無用之地以虛生矣君道有實于天下後世必不可繫于無用之地若負此道而繫于無用之地亦虛生也吾豈爲之哉亦可

六言章　此見人當好學以成其德子路是個率直的人不從是氣質剛烈百凡行道理後工夫似有簡當而欠細膩於夫子要使所[illegible]工夫故教之好然以六蔽[illegible]六言六蔽矣乎此一[illegible]便是有好學以明理[illegible]六蔽[illegible]不可不仔細說仁禮信義知剛氣皆是德性之固有然所以渾融其德性而出之不偏者全在學問乃所以尊德性也好學則此心之中純是天理中正和不以一己之偏見與之自然[illegible]各當不學便殘差遂見[illegible]所[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天理之所當則必愚蕩賊絞亂狂而蔽所不免矣愚蕩等正是蔽處勿云有所蔽而愚致蕩愚所蔽條依此意如可罔可罔[illegible]以

學以明其理則心爲直所蔽將至於徑情急迫而無復含弘之度矣豈不流而爲絞乎遇事敢爲亦美德也而所以奮其勇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勇敢爲尚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勇所蔽必將恃其血氣之強肆行而無忌矣豈不流於亂乎剛強不屈亦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剛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剛強爲尚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剛所蔽必將逞其輕世之志放肆而不顧矣豈不流於狂乎夫仁智信直勇剛六者美行也愚蕩賊絞亂狂六者惡名也人惟是巳而不學則其理之不明遂使美者化而爲惡而況其生質之不美者乎於此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是以古之帝王不恃其有聰明絕異之資而必以講學窮理爲急誠恐其流於過中失正而不自知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興是興起觀是觀感羣是羣聚怨是怨恨孔子呼門弟子而教之說詩之爲教有益於人甚大爾小子何不於詩而學之乎蓋詩之所言有善有惡學之則善者可以爲勸惡者可以爲懲而吾心好惡之機將有勃然不能自巳者故可以興詩之所載有美有刺學之則美者可以考見其得刺者可以考見其失而吾身行事之得將有惕然內省之感者故可以觀其敘述情好於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節學之則可以處衆和而不至於流矣其發舒悲怨於[illegible]之下而存乎忠厚之情學之則可以處怨[illegible]而不至於怒矣近而家庭之間所以事父的道理遠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的道理莫不備載於中學之則可以爲忠臣孝子而大倫盡矣且其情之所發或因鳥獸以起興或託草木以寓言其中備名不一取類甚繁學之則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察矣夫詩之有益於人如此爾小子奈何可以不學乎哉然詩之爲教不但學者所當誦習也關雎麟趾爲風化之原鹿鳴既醉乃太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內采薇以下所以治外王道莫備於斯尤爲人主

過其度淫如馳之太過而流蕩忘反關所不及之哀傷則不顧義治者也夫小諒如尾生荀息不免自賊其身經如證父攘羊不顧情理恰似絞索一般略無些含容亂以犯上度分言枉以自已躁褻很戾言皆原刻

小子章　此章示人以詩之當學者仰分上說以詩之當學下言學之益正見其當學學不止誦讀深潛以思之涵濡以体之興觀羣怨皆屬己詩言有善惡可以感發己之志意詩言有美刺可以考見己之得失詩人之情和而不流可用以處羣詩人之情怨而不怒可用以處怨貫于詩只事父可以盡孝貫乎詩以事君可以盡忠貫于詩之比興可以識鳥獸而別草木其如雎鳩卷耳荆如桑間濮上詩如鹿鳴伐木怨如巷伯小弁者如蓼莪忠如皇華言鳥獸

之名凡禽獸高下動植飛潛具之矣學詩者斯可以盡人物之本草木鳥獸非徒識之也何以其性乃其名而詩之益如此學詩之益如此學者不可不深求〔illegible〕而讀詩者所以嚴其興起經事父事君所以〔illegible〕徒如王子所好於風而誦文成脩安社稷而見弟游食展風雅原非父子兄弟之詩也此其故又可知矣

伯魚章　此章見學詩之當周召南乃文王修身齊家而化行於閨門之詩伯魚學爲化人之道然身家不可不修齊也故否也猶面墻與牆也詩之周雖尚非閨其實爲與夫子警命之爲非閨其實爲與同亦似有理但非閨係何義為學畢竟不止口耳誦習有心領神會身体力行之意焉則可高遠以爲遵此句宜觀察

者亦不可以不究心焉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是習學周南召南是詩經國風之首篇昔周文王與其后妃俱有聖德修身齊家以化於國中又使周公治陝以東召公治陝以東由是風化自北而南遠被於江漢之域故詩人咏歌其事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於南國召南之詩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魚說汝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召南兩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爲切要學者須把這兩篇詩誦讀玩味身體力行乃爲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齊矣安望其能經邦而濟世化民而移俗哉譬如正對着牆面站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礙障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況其遠者乎甚

哉二南之切於人不可以不學也然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人君一身乃家國之儀刑未有不修身齊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詩實獨爲學者之所當習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論說道先王制禮以交神人洽上下固未有不用夫玉帛者然必先有個恭敬誠慤的意思存之於中然後將之以玉帛以爲之文若無恭敬則雖玉帛交錯不過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云禮云者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象民德和民和固未有不用夫鐘鼓者然必先有個欣喜歡愛的意思蘊之於心而後用鐘鼓以宣之若無是和則雖鏗鏘鼓舞不過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蓋先王以禮樂教天下皆本之和敬之實德而發之於儀文節奏之間後世徒事於文而不求其本故孔子警之如此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下只深省以見其不可不甚謹猶正牆面而立謂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身不修家不齊固不待出門使已動不得況身家以外乎此原刻

禮云章　此言見禮樂之有本禮樂有本行文王所謂敬文而已也云禮者皆曰玉帛而已云樂者皆曰鐘鼓而已豈知禮之爲禮必有寄於玉帛之先而使禮之發以寄其不可見者在也樂之爲樂必有寄於鐘鼓之先而後聲容以發其不可見者在也味云乎哉口氣含蓄不盡令人躍如自得不必盡露說和敬宜細任意不可強出

色厲章　此章原刻深註作無實盜名近觀此人以色厲於內能是掩其不善一邊多而治名鈎譽一邊少知穿窬之盜亦是掩其非盜一邊多而許著於世一邊少此說似更有理近方文

俗心無主此說亦屬見淺但是不安於面貌也內所以欺世色厲盜人心本無方欲何在於此平情此貪財隱忍一路〔illegible〕入又恐被人擒著然與人見其外〔illegible〕憑理却說不可犯之意若中無〔illegible〕

〔illegible〕在觀而以色厲處然與人對此先景乃得寧以掠人之勢而人亦是會編弁者蓋行而與人知不爲表冠之謂義非其類剛方之名而與人知也此說較平原刻似更確實之

鄉原章　此章見鄉原所當惡世道係在人心人心似此雖正有德之人必渾渾融融不爲己甚乃德性之真也乃一鄉所推

厲是威嚴荏是柔弱穿是穿壁窬是踰牆孔子說人必表裏相符然後可謂之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外貌則威厲儼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爲的人而內實懦弱見利而動其心有全無能持剛果的意思這等的人中實多欲而貌與心違表裏之不一就如穿窬之盜一般黑夜裏穿墻踰壁偷了人家財物外面卻假裝個良善的模樣惟恐人知豈不可恥之甚哉孔子深惡作僞之人故儆之如此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字當作愿慤的愿字是謹厚的意思鄉原是鄉俗中一樣軟猾的人人都稱他爲謹厚所以叫做鄉愿賊字解做害字孔子說人之有德者爲君子悖德者爲小人不難辨也惟有一般人名爲鄉愿者他之似忠信而非忠信行之似廉潔而非廉潔其自處柔佞而不肯立異其待人軟熟而惟求取悅是以人人都道他好這樣人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乃德之害也蓋行合乎道之中事出乎

理之正這纔叫做德今鄉原不顧道理之是非只圖流俗之喜悅人見他以此得人心取聲譽便都慕效他以是爲德而不復知有大中至正之道其惑人心壞風俗豈不甚乎所以說鄉原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塗都是人行的路孔子說人之實心爲學者於凡天下道理或得之師友之所傳受或考諸典籍之所紀載就便存之於心身體而力行之以求實得於己方爲有益若有所聞而不體會於心只把來放在口中談論講說這是人纔出門之學譬如道路上聽了一句言語就在途路上與人說了如此則雖開口發言不過以資口說而已何能有諸己哉所以說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是庸惡陋劣之人患得之謂患不能得孔子說爲人臣者必有忘身之

原人者闇然媚世同流合污襍樸鄙夫亦不為已甚鄙夫德性之真者相似此等人自壞心術不必說了世俗效而尤之人心皆為之大壞故曰德之賊

道聽章　此示人當據德在身心上受用須沉潛嚌會義蘊躬行不專在口耳故借道塗二字以形容浮躁淺露之狀非真為得於前塗淺於末路也猶以意會不當粗詞如云德者心之所獨得也獨得到當在裡面体會不當在口耳做工夫若是以粗心浮氣專務口耳以修其見聞是道聽而塗說者等耳不自棄其德哉原鄉猶似德非德也之

鄙夫章　此示天下嚴鄙夫之戒以立臣道意鄙夫只務得官位其與社稷安危蒼生利病主德之成敗國是之可否一切置於度外如何可與事君哉方未得當時營營然惟恐其不得及既得之實時又營營然唯恐其或失至於患失更何所不至且開植黨援勢結威金無顧忌愛寵於深若失陷溺及宗社勢流竹蓋只從患失一念醞釀至此緣也鄙夫為禍蓋烈矣當曰不可與事君

獨唐士羅曰無所不至乃與可形容之詞說不盡他許多誤國欺君之態樣說不了方是諳盡○說得是

古者章　此章傷俗之益衰也上節言民性之偏不如古下節其實以異之氣質失却中和則為疾古之疾從氣質偏上來今則或以氣習染之故皆有而今亡狂矜愚疾之名而肆廉直即狂矜愚之實志損太高者狂也古之狂不拘小節肆而已今不肆而蕩越檢踰閑棄禮法狂之疾非古矣又安得謂之狂哉守

誠而後可以語事君之義有一等鄙夫其資性庸惡全無忠義之心識趣陋劣乏剛正之節若此人者豈可使之立於朝廷之上而與之事君也與哉何也蓋所貴於事君者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乃鄙夫之心止知有富貴權力而已方其權位之未得則千方百計徼幸營求汲汲然惟恐其不能得之也及其權位之既得則千方百計攀戀保守覷覷然惟恐其或失之也夫事君而一有患失之心則凡可以固寵求容要結固寵者將何事不可為乎小則卑汚苟賤喪其羞惡之良大則挾奪憑陵陷於悖逆之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而事君其害可勝言哉然君臣之義本無所逃而忠君愛國之臣亦鮮不以得君為念者但忠臣志在得君鄙夫志在得祿忠臣得君志在任事鄙夫得君志在竊權心術之公私少異而人品之忠姦頓殊明主不可不察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疾字解做病字凡人氣失其平則致病故人之氣質有偏者亦謂之病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狂是志願太高的人肆是不拘小節蕩是放蕩矜是持守太嚴的人廉是稜角峭厲忿戾是忿爭乖戾愚是昏昧不明的人直是徑直詐是虛詐孔子歎說人之氣稟中和者少偏駁者多一有偏駁則行有疵病而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三樣資稟偏駁過中失正的人然皆質任自然本真猶未甚繁也今則淳者日入於漓厚者日趨於薄不但氣稟中和者絕不復見就是那三樣病痛的人或者也没有了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鋭意進取的這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大言大不拘小節肆焉耳矣若今之所謂狂者則不顧禮義之大閑縱放於規矩之外而流於蕩矣古之人有賦性狷介持守太嚴的這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過立崖岸有稜角示人以觸犯廉焉耳矣若今之所謂矜者則逞其剛狠之氣動至與人乖忤而流於忿戾矣古之人有資識昏鈍昏昧不明的這是愚之疾然其

大嚴者矜也古之矜特為峭厲廉而已今不讓而忿戾怫忤物與人爭鬪矜之疾非古矣又安得謂之矜哉暗昧不明者愚也昔見理行徑直而已今不直而詐一任私意機偏非愚之疾非古矣又安得謂之愚哉蓋直猶為本質詐已變為刻症此全是氣習之使人亦可見世風之漸薄也夫子慨深矣

補方文伯曰上二句以氣質斷中二句以效爭方來二句以好飾為似是非亂心者

惡紫章　此發見伋人當學上二句興起下一句紫似朱者非朱而有亂於朱鄭似雅非雅而有亂乎雅非也紫何曾似朱鄭何曾似雅但朱正色其質淡紫間色其質豔紫一出奪然朱曰人趣以為朱不如紫雅正繁其聲淡鄭聲繁其聲淫鄭聲一出淫哇快耳人遂以為雅不[illegible]奪朱亂雅蓋亦不待案紫與鄭聲故名而紛亂者[illegible]小而利口覆人以設而不遜其害不得其良人進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此等人一用變亂是非不覺不顛倒家者皆不免為利口覆邦家之推一步不與從來亂邦對天子說覆邦家而已一有不能呼吸然之患甚深劇

子欲章　此發夫學者之得也看何示本言之旨下節子貢之辨而發之又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發作止語默莫非天理之發此學者但當於體驗有言可無言亦可不然乎此而徒求之言語之間則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且其貴於言語之外者多矣故夫子曰予欲無言欲學者默識默會毋徒區區求於言語間也

補大全周子欲無言是要言

愚也不過任性率真徑行自遂直焉耳矣若今之所謂愚者則反用機關挾私妄作而流於詐矣夫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猶此雖氣質之偏而本真未喪若加以學問涵養之功猶可變也至於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習與性成將并其疾之本然俱失之矣欲復乎善豈不難哉所以說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夫子此言蓋深歎世習之偷而望人以學問變化之功者至矣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是正色紫是間色鄭聲是鄭國之音雅是正利口是巧言辯給之人覆是顛覆孔子說天下之理有正則有邪而邪每足以害正如色以朱為正自紫色一出其艷麗足以悅人之目於是人皆貴紫而不貴朱而朱色之美反為所奪故所惡於紫者為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人之耳於是人皆厭鄭聲而不聽雅樂而雅音之善反為所亂故所惡於鄭聲者為其能亂雅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不肖本自有一定之論乃有一種利口的人把是的說做非非的說做是賢的說做不肖不肖的說做賢其巧言辯給足以惑亂人意聳動聽聞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於舉動錯亂用舍倒置正人遠去小人得志而邦家之顛覆不難矣然則利口之所以可惡者豈非以其能覆邦家也哉故孔子此言非獨惡利口之人借紫與鄭聲為喻耳從古至今邪佞小人變亂是非傾覆國家者不可悉數如費無忌江充之流雖父子兄弟骨肉至親亦被其傾陷況臣下乎是以大舜疾讒說殄行大學放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蓋畏其流禍之慘毒故深惡而痛絕之也人君之聽言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述是傳述昔孔門學者多求聖人之道於言語之間而不知體認於身心之實故孔子警之說道天下之道以有言而明亦以多言

不能盡喻朱子曰只是不消說得如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甚麽

子貢何述之問亦好述者述以時猶有行的意但不能嘿而識之徒滯於言辭上討求故夫子即天以明之

蔡虛齋初記曰當時夫子說予欲無言矣不是子貢一人在顏曾自能進不必問其餘不知道不能問子貢乎日進事精察力行有意於道而未離於言故有此問

夫子問天便說道不是樓天自況二何言哉先進後實說道之大原出於天諸言者至天止矣天下豈有言但見他流行而有四時寒者陰陽往來代謝無有窮極發生則有百物飛潛動植種種色色無有限量天之道只此盡洞其機並呈露發散在外更教有些隱藏天又何言有子我發學者察此有得道不可勝用矣又要無違哉

錢緒山拾抄曰天何一節只說得個理不待言而顯所以予欲無言的說不言已亦不言只說天自然了並非夫子口氣

補從蒙引曰道不待言伏羲一畫天地之秘洩矣

補方文伯曰四時行二句即是無行不與之意天理流行於日用至微妙至廣大皆露發現在外更沒有些隱藏是聖不待言而顯所以予欲無言若只說無言之實如待說云行者自行非有言以使之行生者自生非有言以使之生此意須不體認斷不可用蓋是說天無言而流行爲四時發生爲百物天於此還說其微是無言之中自有不容厲之妙

而晦我自今以後要默然無言矣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甚疑作即而問之說天下道理全賴夫子講明然後門弟子得以傳述若夫子不言則門人小子何所聞而傳述之乎孔子曉之說子謂吾必以有言而後傳獨不觀諸天乎今夫天沖漠無朕何嘗有言哉但見其流行而爲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代謝而未嘗止息也發生而爲百物則飛潛動植因物賦形而無所限量也是天雖不言而其所以行所以生則實有者實主之發造化之機緘固已畢露於覆載之間矣亦何俟於言哉觀天道以無言而顯則我之教人固亦無俟於言矣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正與天道不言而成化一般學者其察而默識之自有心領而神會者豈待求之於言語之間乎故孔子前既以無行不與之教示門人此又以天道不言之妙喻子貢其開示學者可謂切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是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來求見孔子想當時必有

得罪處故孔子不欲與之相見而托言有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又恐其不悔乃俟傳命者方出戶即取瑟而弦歌之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孔子於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矣又使之知其非疾警之也使孺悲苟能自省其過而遷於善則聖人亦豈終絕之乎此所謂不屑之教誨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設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是孔子弟子名予周一歲爲期燧是鑽火之木古人鑽木取火四時各有所宜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故叫做鑽燧改火[illegible]

孺悲章　此章見不屑之教誨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倘非大故未有拒之者何獨不見孺悲然辭疾之命方將而取瑟之歌顯之正使孺悲聞之知其非疾欲其自省所以見絕之由正教誨之也將命是孔子遣人若孺悲將命者便是聖人便知非疾又何用置疑

宰我章　此章見人當求其本心三節分上宰我欲短喪下夫子詰其情而評試以心之良三年節見三年不可爲禮禮節見期之可已遂樂以爲壞廢又言禮壞樂崩以曉日予多也然更大改以時物俱變也此但知三年之妨禮樂而不知三年之受正禮之大者哀之發而中節正樂之至者從知天運一期時物皆變而不知人子之心與天運相始終須無者其爲此說忍心見矣

鑽火之所在爲燧鑽而取之各隨其時之方色春屬木木色青榆柳是木之青者夏屬火火色赤棗杏是木之赤者季夏土旺土色黃桑柘是木之黃者秋屬金金色白柞楢是木之白者冬屬水水色黑槐檀是木之黑者四時取火之不同以此

夫子見宰予之忍心把一安字喚醒他惻隱之心衣錦食稻以期年外言乃宰予全然不察而以安言若謂稱之人取參之天時則期之外食稻衣錦未爲不可者可謂無人心矣

兩女字與君子字相照看兩則爲之對字指食稻衣錦說不爲爲字言不爲食旨聞樂居安也此直指君子居喪一點良痛惻但天理人情不能忍處引進宰我宜其發然惻然省了乃承之以默並繼以短喪之說爲是故

抱宰我問於孔子說古禮人子於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爲制以予觀之禮貴適變但持喪一年亦已久矣何必三年蓋君子三年在哀經之中不去習禮則儀節疏曠而禮必壞矣三年在哀戚之中不去習樂則音律廢弛而樂必崩矣以虛文而妨實學何益之有哉若以期年而言穀之舊者既沒新者又登而物候爲之一變鑽木取火木既更而火亦改而天道爲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盡矣喪不可以止乎夫短喪非宰我之本意但有疑於古禮之難行因設此問耳孔子詰之說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禮也你說期年可止則自期年之後便當舍疏食而食稻釋衰麻而衣錦於汝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之說安則昧其本心之良矣孔子遂責之說凡人有所不爲只爲心上不安耳汝既安於食稻衣錦則期年之喪任汝爲之矣夫禮因人情而生者也君子居父母之喪哀痛迫切口食旨味而不以爲甘耳聞音樂而不以爲樂身之居處臥苦枕塊而不即安正惟其有所不忍故不

肯爲食稻衣錦之事也今汝既以食稻衣錦爲安則期年之喪何不可爲乎孔子此言所以絕之者至矣及宰我既出孔子又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也乃復深探其本而斥之說人未有不愛其親者宰予何其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能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必以三年爲期以少盡其報稱之情耳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本於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之恩愛於其父母乎今乃謂親喪可短則何其薄親之甚哉孔子此言欲宰我聞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夫子於父母終身慕之豈謂三年之喪足以盡其心乎蓋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使賢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得以企而及耳宰予不求先王制禮之意而徒欲任情以爲禮故孔子責之如此蓋以垂教萬世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予之不仁只就愛親之謂說他不仁[illegible]本[illegible]不仁[illegible]親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三年之愛[illegible]天下人[illegible]父母天下人之心[illegible]仁[illegible]未有有仁心而忍乎短喪者乎[illegible]不仁而[illegible]天[illegible]而[illegible]三年之愛者[illegible]切者[illegible]之論

飽食[illegible]　此[illegible]人當用其心人心[illegible]之[illegible]日[illegible]為[illegible]然[illegible]人於[illegible]飽與終食何[illegible]數[illegible]而心有所[illegible]猶賢乎　[illegible]所用必務甚言無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非[illegible]勝矣也

尚勇乎　此孔子路以[illegible]之勇[illegible]在[illegible]上[illegible]敢血氣[illegible]義以[illegible]尚[illegible]為[illegible]之而[illegible]

博是局戲奕是圍棋賢是勝巳是止孔子說若人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為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有成也設使終日之間優游放曠惟知擇飲食而已於凡義理所當講求職業所當修舉者一無所用其心如此之人神昏志惰把光陰都虛度了一事無成百事皆廢欲以入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局戲圍棋而博奕者乎這等的人雖所為非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悠悠蕩蕩全然無所用心者尚不猶為勝乎孔子此言非以博奕為可為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蓋人之一心常運用斯常精明是以堯舜兢業大禹孜孜文王日昃不遑暇食古之聖人豈好為是焦勞哉誠以心易放而難收一念不謹則庶事廢而天工曠其關係治亂非細故也明主宜深省於斯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是崇尚昔子路好勇故問於孔子說君子為人亦尚剛勇否乎

可止便發然止之而不無所係發何嘗非勇也勇自在其中[illegible]即是義而如尊無二上之意君子二句又言尚勇之弊[illegible]上[illegible]子以德言此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有勇而無義以[illegible]之則[illegible]其勢逆理而[illegible]犯[illegible]分是也小人有勇而無義以[illegible]則[illegible]如[illegible]人[illegible]人[illegible]則知勇[illegible]義而後可

李九我[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尚[illegible]必[illegible]勇[illegible]下[illegible]所[illegible]

有惡章　此章見[illegible]

孔子告之說君子之人惟以義為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權衡立身之主宰也以君子尚之義所當為則必為義所不當為則不為雖萬鍾千駟有弗能誘雖刀鋸鼎鑊有所弗避乃天下之大勇也至於血氣之勇君子之所尚者乎蓋以血氣為勇非勇也使在位的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心將倚其強梁違理犯分或無故而自啟爭端或任情而妄生暴橫不至於悖亂不止矣使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逞其兇狠放蕩為非小而攘竊大而殺戮剽奪不流於盜賊不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雖不同皆[illegible]義而勇無一可者也然則勇何足尚乎哉孔子因子路好勇而無所取裁故深救其失如此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下流是在下卑賤之人訕是謗毀窒是窒塞不通徼是伺察訐是

公上訕[illegible]於[illegible]不下節是亂德者所關世道人心不小故聖賢惡之皆維世之意

君子從統勿惡指孔子君子固兼所不愛矣亦有惡乎亦字對愛字說下節亦字則對君子說稱人惡如人無下觀下我同職職然揚人過揚人惡則仁厚之心何在上之人本非有過失乃身居下為之流而妄肆毀謗則忠敬之心何在作為勇往直前而無禮以節之則恃血氣之強而干名犯分以生亂之階性質果決敢為而心中不達乎義理則不論是非而未論妄作乃逆非之病此何有害事見理不明此而不惡則人皆效尤於理之不安得而不惡

余徵吾原曰居下流本是制行卑污的不但是在下位訕上乃在上者無過而訕之訕之者每惡而表其真也

攻發人之陰私子貢問於孔子說君子於人無所不愛豈亦有所惡者乎孔子告之說好惡人之同情君子雖無所惡乎其所惡者有四其一惡那樣刻薄的人專喜稱揚人之過惡全無仁厚之意者其一惡那樣忿戾的人身居污下之地而謗訕君上非毀尊長無忠敬之心者其一惡那樣驕縱的人好剛使氣徒恃其勇而不知禮讓至於犯上而作亂者其一惡那樣執拗的人臨事果敢率意妄為而不顧義理往往窒塞而不通者凡此皆人心所公惡故君子惡之也孔子因問子貢說汝賜也亦有所惡乎子貢對說賜之惡惡者有三其一惡那樣苛刻的人本無照物之明乃竊竊窺伺察人之動靜而自以為智者其一惡那樣剛愎的人本無兼人之勇徒悻悻然凌人傲物而自以為勇者其一惡那樣險詐的人本無正直之心專好攻訐人之陰私而自以為直者賜之所惡如此而已由此觀之聖賢所惡雖有不同而以忠順長厚之道望天下其意則一而已蓋天下之患常始於輕薄恣睢之徒横議凌

若只徒以近言及時不亦不可謂之在下流而訕上

○說得明白

自然明覺無所不察聰察人之隱伏而乃託之以為知以義斷義謂勇不遜則不安分循理技蠢所回忍謂[illegible]則攻發人之上要和而乃託之以為勇非理陰私[illegible]而乃託之以為直是三者皆亂於下理而終於而不惡則人皆將陰賊於理之內故賜惡之各有[illegible]以人言

唯女子章　此章見[illegible]之難也蓋首之者發不專在女子小人上蓋猶待也近疑下怨而其惡乃比昵之意遠疑下疏而非疏乃感惡之意不遜押恩恃愛怨是寵心離德怨[illegible]不遜滯怨惟慈畜則怨恨易弭此養養之道也易曰畜臣妾吉又曰得重僕貞人君處宦官宮妾尤當三復於斯言

而紀綱風俗遂因之以大壞明主知其然故務崇渾厚以塞排詆之端振紀綱以消悖戾之氣故讒慝無所容而凶人自伏也審治體者宜審之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小人是僕隸下人近是狎昵的意思遠是疏斥的意思孔子說天下的人唯有婦人女子與僕隸下人最難畜養何以言之蓋這兩樣人不是過於用恩狎昵而近之便是過於用威疏斥而遠之若是狎近他他便狎恩恃愛不知恭遜之禮是近之不可也若是疏遠他他便失其所望易生怨恨之心是遠之不可也此其所以難養也誠能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既有以消其恃狎之心又有以弭其怨恨之意何怨與不遜之足患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孔子說人年四十乃是成德之時前此而年力富強正好加勉過此則智志衰怠少能精進矣若及此時而猶有過惡見惡於人

四十章　此警人當自勉也凡人之血氣二十而壯四十而定故四十爲成德之時此時見惡者只恐于賢人君子此以後終于難聞無聞已不足畏是宜尚復何望四十前猶如此四十後精神日就衰憊尚望其有爲乎往及時字極重蓋世亦有晚年而進德者如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武公九十猶作抑詩以自儆令國中勸以老耄棄我此是何等力量故蘇氏稱此必有爲而言

微子章　此章見觀人當於其心也首節紀者逃三子之行下節夫子斷其爲仁○三人事之先後當以註所序爲定微子乃帝乙之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箕子當將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去是遷于荒野非逃則也箕曰我不顧行遯是以遺周伐武王克殷先箕子諫紂不聽乃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比于比台不忍爲也所謂委身以存祀奴鄰于是云微子已去比干已死若使紂遂忿殺而自殺箕子爲祖宗以存宗祀其人遂殺其身堅以隱忍而存之地直忍常好民千曰射利海涉而以此必心歌貞有也所謂涂然以死不行伏丘謀之所謂而洗而以心死免非全難正三尚且至空教對于仁字所方發揮比干諫而死天下後世無議矣箕子爲奴人爲紂無其死之說至于教子之去則說難解于人之口矣故孔子發爲原心之論去者以身存先王之祀爲前去也奴者以身保君主之嗣爲微奴也死者以身挽宗社之墟爲諫死也或死或去或奴行事雖不盡同而其忠君愛國之心甚可對天地質鬼神無纖毫者可謂非仁而何

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改亦終於此而已可不惜哉這是孔子勉人及時進修的意思人能以此自警於心雖欲一時不汲汲學問以求日新其德業不可得矣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是紂之庶兄箕子比干是紂叔父皆見紂無道而無私心叫做仁昔紂爲無道其國將亡微子進諫不聽恐一旦被禍絕了商家宗祀遂引身而去之箕子諫紂不聽被紂囚繫爲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犯紂之怒被紂殺之剖其心以死此三人皆同爲紂之親臣而或去或不去或以死行各不同孔子從而斷之說殷有三仁焉蓋論人者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三人者就其迹而觀之雖有不同原其心而論之則其憂國之忠至誠惻怛之意一而已矣其去者欲存宗祀非忘君也奴者欲忍死以有待非懼禍也死者欲正言而悟主非沽名也所以說殷有三仁焉蓋自孔子之論定而三子之心始白於天下後世矣大抵人臣之義莫不願世平主聖服休寵而保榮名若不得已而進退而因辱而殺身則所遇之不幸耳向使紂有納諫之美而三仁者得效其進諫之忠相與救過則存國祀未宜遽絕也乃紂拒諫飾非淫威以逞卒之三仁去而殷國隨喪不可爲永鑒哉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是魯之賢人士師是掌刑獄之官三黜是屢遭罷斥父母之邦指魯國說昔柳下惠爲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人或有諷之者說子屢擯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國乎言其道不合則當去也柳下惠說我之所以屢被罷黜者只因我直道而行不能屈己以隨人耳今世之人雖不悅佞而惡直若我守定這正直之道以事人則到處爲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其退黜若我肯阿意曲從枉己以事人則到處爲人所喜只在魯國亦自安其位了

抑

補大全朱子問三仁易地而處如何李延平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之非有所擇於此求仁得仁者也

補夏允彝曰殷有三仁焉只是發揮之詞非辨其迹異而心同也但迹異心同意自在其中

柳下章　此見柳下惠之和而介三黜是屢黜不限三次未可以去時或只作諷之使去當引云子未可去而之他邦乎或者有以見用也此說爲細直道枉道寬說而洲罰在其中四句總發已所以不去的本意言人待皆從直而好在直道則雖去無益若在消則又不必去況上重下輕柳鴻光乃見此不肯枉道之意所以雖三黜而不去也故原刻

補大全朱子曰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也但所說者甚言其必然者說所知道者亦之意也見之際非實行其事未可以去枉道二不必去之以不而大意是說必在直道以以至人下任其所不說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亦說三黜而已遠亦不分方是

景公章　此見聖人之去必以禮處待孔子與其所以待孔子之禮孔子於人也以行道爲本至於聘賢事季氏是將施政分不能害道之間是隆殺之間然此自事可以便是絕然去行實了老不能用又以孔子欲以行之孔子行求上二章不用便非即接淅之行改原刻

補徐毅齋曰孔子自度方欲斯月而可三年有成而委于乃謂當年不能究其繁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

又何必遠去父母之邦乎柳下惠以此解或人之言可見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要之衰世昏亂故正直見忤於時惟治朝清明斯君子得行其志是以有道之君於秉公持正者必崇獎而保護之傾險邪媚者必防閑而斥遠之則衆正之路開而邪枉之門杜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昔孔子適齊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因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說道魯有三卿季氏最貴爲君待之極隆我今要把魯君待季氏的禮待孔子似乎過厚則我有所不能若把魯君待孟氏的禮待他於禮又簡有所不得就中斟酌當以季孟之間待之則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簡庶幾其可乎但惜我年已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夫孔子至齊本爲行道既不能用其道而徒擬議於禮節之間則亦虛拘爲耳故孔子行蓋不合則去一重道之義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是魯大夫名斯當定公時孔子爲司寇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懼其爲霸因設計選好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以饋遺魯君欲以惑亂其心阻壞其政當時魯君果中其計與季桓子再三遊觀悅而受之於是荒於聲色怠於政事三日不復視朝則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故孔子行蓋禮貌衰則去一見幾之明也○前章而說景公知好賢矣而老倦于勤好之而不能用定公能用之矣而中荒於慾用之而不能終無怪乎魯國之不振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之衰賢人隱遁接輿蓋亦佯狂以辟世者

吾老而不能從也

齊人章　此章見聖人可去則去孔子攝行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懼將致地黎鉏請先嘗沮之選美女子八十人衣文衣而舞康樂陳高門外季桓子微君爲周道遊觀三日不聽政其猶以祭膰尚可與有爲乎既夫子去之而行猶顧之於後之歎然發歎以增慟行行遂三意與上行不同譜中調歌酣操云習〻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數逝邁一身將老○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楚狂章　此章見夫子欲引楚狂之意首節接輿欲聖人之隱末節不欲聞聖人之言接輿隱名過接夫子之車而歌故曰接輿鳳兮二句以其不隱爲有何德衰其當隱故喩謂鳳凰上說對應無說隱所以說孔子不可於亂世下[illegible]直在孔子身上看衰以隱爲德○往者二句追[illegible]不可諫者謂前日之不及不可諫止也來者猶可追說今日能隱猶可追耶所以云又道殆將罹患言禍之以鳳而說其德之衰譏之以去而接輿與其隱之及此是何等珍重夫人全蓋亦皆誠惜乎趣不同耳

歌與之言告以出處之意也使彼悟已者之稱非約者之可撥尸趨而避之不得與言何夫子有心于楚狂而楚狂無心乎夫子耶其見亦果矣

長沮章　此見聖人欲以道易天下意首三節沮溺因子路問津而譏其不隱下夫子憫其不能已意而固明不隱之意

辟字解做避字下是下車辟是躲避孔子周流至於楚地楚之狂人接輿者在路中唱歌而行過孔子之車前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說鳳凰是靈鳥能辟邪知世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所以爲祥者之祥瑞如今是甚麼時候乃出見於世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恥邪然既往之事雖不可諫止從今以後尚可以改圖庶此之際可以止而隱去矣何以止而隱去矣我觀今之出仕而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且將至於取禍亦於危殆而難保矣於此不止是安得謂之智乎接輿之言蓋以鳳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全身以遠害也然以避世爲高而不以救時爲急則其趣向之偏甚矣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詞知其爲賢人故下車來欲與之講明君臣之大義出處之微權而接輿自以爲是不肯接談遂趨走避匿孔子竟不得與之言焉蓋聖人抱拯溺亨屯之具而又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是以周流列國雖不一遇而其心終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彼接輿之徒果於忘世往而不返何足以語此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長沮桀溺都是人姓名亦皆隱者也二人相並而耕津是河邊渡口執輿是執轡在車者孔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車而行適遇隱士二人一箇叫做長沮一箇叫做桀溺兩人並耕於野孔子經過其地將欲過河不知渡口所在因使子路下車而問於長沮長沮問說那坐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對說是孔丘長沮素知孔子之名因問說莫非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對說是也長沮遂譏之說聞者不知何者不問既是魯之孔丘他游徧天下無一處而不處於津渡所在必已知之久矣又何必問於我哉其意蓋譏孔子周流而不止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試言與問所以處沮溺志趣有同故偶而耕問津以試其意欲挽二人濟世然變之見孔子卽嫌避天下豈能一一盡知況處且一時豈便知二人隱者而欲挽之乎天下豈有兩孔丘必曰是魯孔丘說之意已諷矣曰是知津矣若謂能人會有不知津者若是人則已知矣說其徵周流而不止也世謂尚舍者昧卦桀溺聞盡譏矣滔滔桀溺曰滔滔者滔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

滔滔是流而不反之意易是變易於此不合去而之他國可做避人之士言即避與世相遠辟世之士是也耰是覆種輟是止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肯告因又問於桀溺桀溺問說你是誰子路對說我是仲由桀溺說莫非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說然桀溺遂說之說今天下皆然其亂極矣若有道易亂爲治者誰與轉移之乎今汝亦從辟而已你與其從辟人之士奔走道路而無所成豈若從我辟世之士超然遠引而逃處於山林之中哉說罷遂自覆其種而不止之顧今日之事勢不合於此又欲合於彼是乃避人之士亦不肯以津處告之其拒之也深矣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是悵然惜其不喩己之意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而不見答反被其譏誚而歸以二人之言告於孔子孔子惜其不喩己意乃憮然嘆息說彼謂辟人不如辟世則以高飛遠舉不在人間方可耳殊不知人生天地間與鳥獸既是異類不可與之同群若斯人者與我並生並育同一氣類吾不與之爲徒而誰與哉既與之爲徒則不可絕人逃世以爲潔矣他說天下無道誰與易之不知我之所以周流不息正爲天下無道故欲因而變易之也若使天下有道則已治已安何用變易雖我欲變易而亦無所施矣是則彼二子者其亦不亮我之心矣[illegible]民饑則曰已饑民溺則曰已溺[illegible]非但其心之不忍已亦其責之不可辭耳使如沮溺之言則[illegible]理亂遊不相關生民將何所託命乎有世道之責者宜加念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子路章　此[illegible]之[illegible]子當分上丈人二章子路之問[illegible]乎先而從于後子路承夫子之命對其詞而通其蔽丈人以杖荷六字須歇出一個隱者氣象丈人以老之稱[illegible]蓋屬子路問之想所遇見而[illegible]之耳所說都說子路知其非常[illegible]者之處偶遇夫子必知從仕[illegible]涯各有一當與[illegible]定與夫子去向故問之以看丈[illegible]此亦小避[illegible]意不訪耳因而[illegible]總是言其不爲[illegible]師道[illegible]不必分職從二句皆是說[illegible]當天下言識知說爲不夫子[illegible]觀文而荷[illegible]之常[illegible]總子路處于路拱立而[illegible]感動風味意見[illegible]如且止宿可想亦留下處二段而次[illegible]未必以[illegible]說[illegible]宿以歷試閱田野之氣殺雞黍以食[illegible]

綱[illegible]之說見其二子以子綱見子人之子之義此意亦好行[illegible]欲[illegible]其明于此句之論成子路行以告孔而[illegible]造已至從者是取他意使子路反見之正要接引之意至則行矣想亦避出去耳未必逆計子路之復反而先去以避其迹

不仕無義是指[illegible]之義不可廢卻就夫子使子路反見時所接之意說不仕句起下皆明此意長幼二句但以起下耳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要與在躬之說此五句相丈人大倫指君臣言亦重臣事君上君使臣而臣事君乃義之當然義則亂倫家君子之仕正欲以行君臣之義使義也仕字要見委曲以求遇道行並義不必君臣遇合而後謂行義也有[illegible]求[illegible]

丈人是老人蓧是竹器芸草叫做芸昔孔子周流四方子路隨而偶相失在後於田間遇一老人以竹杖挑着竹器子路問說你曾見我師夫子否丈人不對而直責之說汝於四體則不知勤勞耕作以自食其力於五穀也不能分辨其孰爲稻孰爲黍稷孰爲麥菽今且棄農業而從師遠遊來問汝夫子於我我知誰是你的夫子遂植立其杖而自於田間芸草更不答他子路聞丈人之言知其爲賢人也遂端然拱手而立丈人見子路改容相待亦爲之感動遂留子路宿於其家殺雞造黍以待之又令其二子出見叙長幼之禮[illegible]款洽[illegible]而天下無道賢人隱遁而孔子之徒獨周遊四方欲以行道濟時故動而見沮如此可以觀世矣

明日子路行以告于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遇丈人之明日前行追及孔子把丈人責己之言和待之禮

一一告知孔子說觀此人的言辭行事乃是賢而隱遁者也惜其不明于大道耳因使子路復回見之欲與發明君臣之義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出不得相遇於是子路乃述夫子之意說道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皆所當然若不仕則是無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爲尤大丈人雖使其二子出見於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今於君臣之大義卻如何其獨廢之耶今汝以隱爲高不過欲全身避世以潔其身而已不知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是有亂乎人之大倫矣夫倫常可亂耶故君子之出而事君非要圖富貴蓋欲行此君臣之義乃若夫衰世離亂明君難遇道之不行我豈不知但恐廢義而亂倫有不忍爲者甚丈人何其見之淺哉大抵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皆明於保身而昧於行義故往往見而非聖人不自知其陷於一偏害義而傷倫也是以夫子亦惓惓接引各因其明以通其蔽所以扶世教而正人心者意獨至哉

其君之心是亦義之行也道之不行二句輕緊要見義不可廢意若謂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特以義之不可廢故不敢潔身以亂倫耳此四句還就孔子身上說[illegible]原刻

逸民章　此章見道貴時中也首節記者列逸民下節夫子稱其行而斷之末節見夫子之時中

逸民中間有三類不[illegible][illegible]高而以君[illegible]著[illegible]之[illegible]還求顧高中立謂逸厲也亦安也猶俗所謂自在人也總然物外無拘係之意人不在常格之中者也亦高人也此說較是

求以立志言身以制行言謂當伸而不降身當潔而不辱是何等淑節唐北海而餓首陽是已降志辱身此句輕以累道[illegible]委曲也重在言行上倫以義理之次第而言中倫是要於當理

人有心便有思慮中慮是合人心其斯而已矣言其可取者在此於此外無復有道不可也必是之不拘汙居不卑小官三黜不去非降志辱身乎三黜不去而謂之[illegible]非中倫乎三黜猶仕終不在道非中慮乎中清中權就隱居放言中推出道輪以致用爲貴廢則不可出而能脫俗塵外非中道之清乎窮雖以正言爲當然終不可守而能遠遁以自放非中道之權乎如仲雍之隱於吳以文身斷髮弟固非去大倫以爲高論大倫以爲抑制者然猶亦勿謂夫好

七子之行不同而夫子則又異七子不與當使夫子語氣渾淪說我就以仕爲可以隱爲不可非也以可在仕則不可在隱可在隱則不可在仕亦非也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是隱逸高尚的人虞仲即周太王次子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倫是義理之次第慮是思慮記者記古時隱逸高尚之士可以考見者七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者志節雖同而制行則異孔子一一而評論之說立志高而不肯少有所屈持身潔而不肯少有污染其伯夷叔齊與觀他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嚴節清風何凜凜也若夫柳下惠少連則和同混俗於人無忤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不惜者其出言則和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以之處世如斯而已矣不爲過高絕俗之行也至於虞仲夷逸則行不必其中慮而隱居以自適言不必其中倫而放言以自廢矣然雖隱

居獨善而潔身不污合乎道之清雖放言自廢而韜晦得宜合乎道之權蓋與爲異之士害義傷教者不同矣然此七人者其行雖潔其志雖高而未免有執一之病也在夷齊虞仲夷逸則以絕世離俗爲可而以和光同塵爲不可在柳下惠少連則以和光同塵爲可而以絕世離俗爲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有個主意在其見偏矣若我則異於是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用之斯行舍之斯藏因時制宜不膠於一定固無所謂可亦無所謂不可也此吾所以異於逸民與要之七人之心有所倚故止成其一節之高聖人之心無所倚故優入於時中之妙所以說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凡行已處事者當知所取法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太師是樂官之長古時國君每食必作樂以侑食所以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少師是樂官之佐鼓播鼗擊磬都是掌樂的官摯

濟並騖以應世可乎鄙下塞聰明不側貴伏不錄貴錄以世將可乎但就七子之行而玩之各有個成心在裏看主意不降不屑則以心與遊并爲可而不可可想矣柳下惠其降且屑則以心與遊判爲可以不可可想矣心中各有主意不能相通者夫子心体則至盛至難判面前求心体簡處而庶絕無可不可之心先至胸中所謂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此無可無不可之心也如大者便是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其他如初不要見陽貨後遇諸塗亦見就不紛初不要見爾于而乎當見亦見他公山佛肸初說欲往後亦不往于華之乘初不欲與見再于爲踏而喪之荃虞變是只謂適友不廢一定然謂中只宜清並指爲只謂我之行是一般與逸民不同然不必否定說以不必說逸

蔡秦河漢海都是地名魯自三家僭亂歌雍舞佾私家日盛而公室日衰微音樂廢缺宗廟之祭且不能備八佾之舞於是典樂之官皆失其職散而之四方有掌樂的太師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之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之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之秦掌擊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於河內掌播鞉鼓的官名武者去而入居於漢中為樂官之佐名陽者與擊磬的官名襄者去而入居於海島夫禮樂所以為國者也魯大其政下陵上替禮壞樂崩至使賢師樂官皆不能守其職而紛然四散是尚可以為國乎記者言此蓋傷魯之衰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也施字當作弛字是廢棄的意思以是用昔魯公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說道為國以忠厚為本忠厚之道在乎親親任賢錄舊用人而已蓋親乃王家一體而分者苟

陽看可不可諸參雖可不可以揚已而抑逸民

補翊敬室曰無可無不可這字當作行會見意不可分折以求其義

補張蒼一曰聖人全無可不可但不作于可不可起識之無雞對大中之道也

太師章　此章記賢樂官之去亂見夫子正樂之功太師何另識見樂之興也太師常爲之長而及其去也亦太師以爲之倡下適齊適楚適蔡適秦不論夷與夏也入河入海入漢不計荒與僻也所適所入不同而去亂之心實心太師守職之心而與太師爲歸之見著也

補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周公章　此章見立國當忠厚

恩義不篤而親親之道廢矣必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於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倚以為安危者有大臣有怨於任賢之體刻矣必也推心以厚其托久任以展其才不使大臣怨乎己之不見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是先世之有功德於民者其子孫則今舊之意矣必也其官賢者其不賢者亦使之不失其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之才各有短長在於因材而器使之苟責備於一人則用才之路狹矣必也因能授任不強其所不能無求全責備於一人焉此四者皆君子忠厚之道也汝之就封可不勉而行之以培植國家之根本哉按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訓其子治魯之道亦不外此其後周祚八百而魯亦與周並傳綿遠豈非德澤浹洽之深哉此為國者所當法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記者說賢才之生關於氣運昔周家盛時文武之德澤涵育者深天地之精英鍾萃者久於時靈秀所鍾皆

以親親任賢錄故便能四乎皆親是國家相傳一脈合九族就在不施節尊位重祿同好惡是以勸用諸官職計發他任事者故舊之家先世有功於民子其子孫除是大故則棄能者賢者則官之不賢者亦不失其職求備一人則一得之長皆在所棄故周才器使勿求備也此皆是世忠厚氣象植國根本處學者厚滋務能通之

周有章　此章見有周人才之盛　周有二字見氣運之隆培植之厚意八士已盛八士而四孔一胎間氣會聚一門非周何以對此昭當初之盛亦以觀今日之衰八人既見難兄難弟先前瞻後竟瞻接明于乘照退是究應而能雅叙究者前輩之才多著絕響之才世並觀不可必後之盛衰周不得有之勢得才能調息鶴猶尊齒論

才猶用其中最奇異者兄弟八人同出一母而又皆雙生其頭一胎生二子叫做伯達伯适第二胎生二子叫做仲突仲忽第三胎生二子叫做叔夜叔夏第四胎生二子叫做季隨季騧此八士者鍾於一母萃於一門而又皆有過人之德出衆之才多而且賢乃是盛世之瑞邦家之光其關繫一代氣運豈偶然哉考之堯舜之時有八元八愷成周則有八士蓋天將為帝王致太平之業則必有多賢應運而生一氣數之自然其顧天能生才而不能用才舉而用之責在人主是以史稱堯舉十六相而天下治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其能用之也

騧之名也單何出論此章本

則勿用改原刻

張閣老四書直解下論卷之十二

附子張篇補註指南主意
見危章　此子張示人信立大節人惟利害易亂者爲易忽有士於此見君父之危而能致慨激昂死忠死孝不爲得失以全生見利則思當得不當得而不爲苟取祭以思敬喪則思盡心外盡禮而無不盡哀以送終則思盡其誠而非徒飾文然能是四者則大節無虧又何忝於士之名其可已矣深許之之詞註中要看其可字以學者分內當爲不止此故言猶其不足
補王觀濤曰致命句死忠死孝之類下三句皆言思非不盡禮者乃盡變通微之所也
執德章　此言爲學貴心得理一也方聞而未爲我有曰道既行而有得于己曰德執德弘則全体此理兼善集而德日新不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進講四書直解下論卷之十三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說論人當觀其大節倘大節有虧則其餘不足觀矣若使今之爲士者能見危難則委致其命以赴公家之急而不求苟免見財利則必思義之當得與否而不爲苟得於祭則思敬以追遠而致其如在之誠於喪則思哀以慎終而係其思慕之篤士能如此則外若光明磊落之行內存仁孝誠敬之心大節無虧其可謂士也已矣然此四條士之大閑蓋亦取人之要法人君誠得是人而用之以之當大任託大事何不宜哉外此而求其才藝之美智巧之偽抑末也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是執守弘是寬廣的意思子張說理得諸心謂之德德有諸己貴於能執而執之又貴於擴充若或器量淺狹容受不

弘是心之自足則所執狹一偏缺的處多矣信道篤由見此理志向堅固則日積不息必見之不存則所信者一時出入也多矣以行而信以知言行兼以人有與人無關于世道之重輕也
補大全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下二句弘篤須言弘毅相似○此合說有妙
一說徐岩泉訓蒙曰焉能爲有焉不是不足爲輕重只就道德上說如若存若亡之意亦哉
問交章　此見二子論交之異在子夏篤信謹守故嚴交之戒在子張才高意廣故寬交之說○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節只

多纔有片善寸長便侈然自以爲足不復加擴充之功這是執德不弘理所當然謂之道道有所聞貴於能信而信之尤貴於堅定若或見之未明持之不定纔遇事物誘奪便遷其所守不復作自堅這是信道不篤執德不弘則將並其所能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篤則將並其所聞者而失之矣此等之人雖終身爲學畢竟無成在世間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乃凡庸人之等耳何足貴乎所以說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言不足爲有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拒是拒絕矜是憐憫昔子夏子張都是聖門高弟而兩人見識不同子夏篤信謹守子張才高意廣故其所見亦各有異一日子夏的門人問交友之道於子張子張說你師子夏如何說門人對說

是謂正當人爲只而已勿作何不足於子夏說可者與之二句亦只就情交正理只一拒字便用下一層意假設來交我而我固絕之于是示彼不賢與吾友不如己氣象不同耳實一句是夫子泛論君子處人的規模度量與物同體包含偏覆無不容論氣象原非爲論交而發子張硬將作論交說以見可者固可與之不可者亦不必拒之可見今子夏所聞也實偏於嚴不能又勿於衆賢受成德業或一言一行之善皆是衆與賢凡不能與嘗反身者學奉敬事之意加者舉其崇望之意容者總藏絕之意矜者加憐憫之意容矜一說遵要說出引過意方是子張鋪意我之大賢四句又子張自言已意上二句見其不必拒人下二句見其不能拒人句句都要歸他不可拒之一句均之未

我師子夏說道凡人有說多聞有益於我的方可與他相交若那便辟善柔無益於我的人則當拒絕之不可與他相交子夏之論交如此子張說子夏此言與我平日所聞于夫子者不同吾聞君子之人心存大同而與物無忤於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從而尊敬之至於庸常的衆人亦兼容而不遽厭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嘉尚之至於一無所能的人亦矜憐而不忍拒絕可者固在所與而不可者亦無所拒君子之交當如此也且反己而論之我果大賢歟則於人何所不容固自不宜拒人我若不賢歟則人將拒我而我何暇於拒人也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廣乎要之子夏之論嚴擇交之道矣而乏待物之洪子張之論得待物之洪矣而非擇交之道惟夫以至善爲師之心辨賢否以含弘光大之度待天下則自無迫狹與泛濫之弊矣此非但取友亦用人者所當知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是窒塞不通的意思子夏說理無往而

聞交道之本也須如註看方完全
補王陽明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者善用之亦俱是
雖小道章　此章見君子必務其大也小道是農圃醫卜之屬一曲之意一偏之說亦是道理中一節亦有可觀者但於致遠盈人盡物濟世通行的大道理不見得完全處可行之一方不可行之天下或可行之一時不可行之萬世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道自不足爲流是泥偏行不得去意非外註不相通之謂
日知章　此章示進學之道日知所亡知新也義理在心謂之發現引伸觸類自有日知所未知者便是擴充之功無忘所能溫故也義理在心体驗有得涵而守之無復廢逸便是保養之

不在故雖日用事爲之常百工技藝之末道等小術亦皆道之所寓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然其體之所包涵者淺用之所利濟者微就一事一物而用之可也若要推而極之以達於天下國家之遠則必有窒礙而難通者矣故以君子之人以天下國家爲己責而所志者遠以修齊治平爲己事而所務者大於此偏曲之小道自有所不屑爲也學者可不知所用心也哉蓋道雖不遺於細微而學貴知所當務此孔子不以多能爲聖堯舜不以百畝爲憂用心於大自不暇及於其小耳有志於帝王之大經大法者宜深省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所亡是未知的道理所能是已得的道理子夏說人之爲學未得則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則患其有遺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雖曰爲學不過入耳出口玩時愒日而已安得謂之好學乎必須於每日之間將那未知

故此俱屬心學勝習不已的上夫故曰好學者止在外而開見上日知所亡無忘所能便是將學每日記新文每日溫習者字二般皆聖門所謂學哉○說今卷字實言曰仁字不必作無字看道理皆屬心所開存者一一不救存者便失亡在外知其所亡求其所亡大者既已得之即謂之能一一要之又要從頭做起故所已知者勿令忘之日月之字亦要看得活若云已上求總之不要復失乎此孔是惟日不知渦過失之者故與其好學也說亦好

博學章　此章示求仁之方仁是心德本當存於乎內只爲心樂着實工夫便競馳在外耳博學是務事求天理而篤志又務欲依其實功問目只其詞天理而近思又反以會其眞知此數者

的道理今日講求一件明日講求一件務使所知所聞者與日而但進焉然又恐其久而遺忘也必於旬月之間將這已得了的道理時加溫習前日體驗過其所聞行其所知察於取而形失之焉使這等用功方是眞能好學的人蓋能知其所亡則所行知新之益無已其所能則又加溫故之功日積月累無時間斷非眞知義理之可悅而以進大有期者能如是乎所以說可謂好學也已矣人能好學如此則所知日進於高明所行日就於光大而爲聖爲賢不難矣可不勉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說學者莫先於求仁而仁非由於外至誠能博學於文而多聞以廣其識使此心無一理之不明篤信乎道而堅心以要其成使此心無一息之少懈有所問辨必關切義理而不徒爲浮泛之談有所思惟必體貼身心而不徒爲汗漫之想此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雖未嘗力行而爲仁然仁只是此心之理而已今能從事於

用功則此心之不必依賴完全常在腔子裡心已仁在其中也存中心在則存而在不累時思索之中就未及力行何須這說但須便致行意了

補上遺陽曰仁是本体固有是工夫然工夫緊爲所不依仁存之積久之天理日流住見曰陶矣故曰仁在其中

○補徐玄扈曰有兩面學習事下爲篤志近思緣是在學問

○補一說博學作一頭下三件平看是此學問是兩此學要是思此學之固博學處涉於泛濫而篤近切實收斂字面故如此道意與說也大全會程亦主此義解

百工章　此章是學以致道其道也上何謂與此下何如梓匠者居梓匠之肆以成其梓匠之事輪與云云百工皆然君子則緣博習討論以致其道之精微者

學而有精實切近之功則此心有所收斂天理即此而存妄念不得紛馳人欲何由而肆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於此見求仁之道不外於存心存心之功不外於務學學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仁在是矣有志於仁者可不勉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是工匠造作的處所致是推而極之的意思子夏說天下事爲之必有定所然後術業可專爲之必有成法然後功效可集彼百工造作的人要成就他一件事業必須往在那官府造作的處所無別樣事務相妨盡力講究用其巧以成其事然後成得那一般技藝如梓匠則成其建房之事輪輿則成其造車之事所以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之學道也就如百工學藝的一般必須終日修習其在道學問上志向更無分毫工夫更無休歇有一件道理未知必孜孜然求以知之有一件道理未行必孜孜然求以行之務使道理皆明萬善皆備而道之全具於我者無不有以詣其至焉

致君治之功以於其道之一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相似只的語類直講其所論一說相混之意皆備不必曰不辨則如何不致道則又何如也如此與子說當曰君子當學而又必致其道者以字不得

小人章　此章欲人之改過不曰文過而曰必文此在小人心術上看出來心術暗昧不明日見一過再無悔悟之明汙濁之勇必多方文飾若曰此可以遂人耳目卒不知其愈文而愈彰也人可不以小人爲戒哉

補湯霖林曰過只一個心生也一文過心來兩心便成惡

三變章　此章見君子中和之極也望者惟恐可聽近即始見顏色再次接談始聞其言者觀莊而殼遠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詞確變者只其處

此方是君子爲學致道之全功也若徒慕爲學之名而外務於紛華之誘或作或輟有始無終欲從事於學其何所成就哉是反百工之不如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是文飾子夏說人之處事安能一一盡善也有一時防檢少疎不覺差錯了的這可做過能知其過而速改之則固可復於無過此君子修德遷善之事也若夫小人之有過也則不然分明意而蒼了卻乃多方回護求以掩其差分明舉動錯了卻乃巧計彌縫求以飾其錯蓋其心中全是私欲蒙蔽護短自是不肯認錯反將無心之失都做了有心非爲所謂恥過作非心勞而日拙也小人所以絕欲忘返終於喪德亡身者皆由於此可不戒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是莊嚴的模樣即是就溫是和厲是剛正子夏說君子盛德積中而發見於外其容貌詞氣之人得於接見之頃者有三樣變

德光輝神妙變測不窺于外以不拘于一偏故嚴中有溫溫中有厲融化不泥此全是聖人地位自望之即之聽之者求見不同故有三變非君子有所轉變之也

補徐涯汲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有是心体流行而觀者自各中其節故有變若與人只是不失其常

信而章　此示人以事上使下之道在於欲其心信不作妄至眞作君子自信得過方是自信乎道也但須有我一邊不如眞作信得過說知感者安民心當思愼學其百姓誠實輕浮者許尚能修是我之心可以對君與民而君民之心亦因以感孚於我是謂之信須重我未孚低不可平看亦不可單作自家能信看而後二字

態不可以一端盡也從遠而望之則見其衣冠正瞻視尊儼然有威之可畏儼然如此若求之以不可近矣及近而就之則又見其溫良樂易藹然和氣之可親也其溫如此若可得而狎之矣及聽其言論則文詞嚴義正是是非非確有定執初無一毫委曲遷就之意聽之使人悚然而可敬也始而儼然中而溫焉既而厲焉一接見之間而容貌詞氣屢變而不可測如此所以說君子有三變然君子豈有意而爲之哉蓋其德備中和動容周旋無非盛德所發而人之得於瞻仰聽聞見其變動不拘若此耳君子何心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厲字解做病字子夏說君子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其事可行如勞民動衆之事本非民所樂爲若將其平日愛民之意至誠惻怛民已相信了然後不得已而至於勞民則民亦諒其心之出於不得已而盡瘁以趨事矣若未信於民而遽勞之雖當爲

極其未信之前發其上陷並其不可不信之者非謂不信學之不可勞皆不可諫也此說似淺僅要信而後勞是我本不欲勞之必這然民信而後諫是我必不故之念這於君皆不在形迹上敢乎以精神相孚者勞柔諫變亂擇從彙序之類變所名總過之意改原刻

大德章　此章示人當先立乎其大綱常倫理爲大德閑乃大德所限畔之便出綱常倫理外縱能精小德亦難免設若大德不踰而細小德稍或出入亦當知他故曰可也非亦重大節之意不宜抑言這說壞了閑字乃借用字而出入字在閑字上生來改原刻

補王觀濤曰惟大德已不踰閑則小德雖未盡合亦是先立其大而未暇及乎其小猶之可也若離上有閑下何便習不得可學〇說極是

補鄭汝諧曰出入字子夏之言姑令人假說得出乎不說得入字若大德可入不可出故行不踰閑若小德則或出或入要亦不至蕩於閑之外何不得以此說淆也歟

子夏章　此章見施教當有序首節子游說子夏之徒見本末不可偏廢下節子夏明教有定序見始終不可紊總之子夏之言爲正

子游譏小子實說子夏教人無本者非謂實有所當本但心學說故註云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亦不必泥定此二項大抵指心學說言不在心性上做工夫耳

而人心不快不以爲傷民則以爲虐己而病己矣功何由而成乎諫諍拂之言本非君所樂聽者必其平日受君之信至誠意懇切君已見信了然後不得已而形之諫諍則君亦諒其心之出於忠愛而虛心以聽納矣若未信於上而遽諫之則言雖發忠而上必不悅不以爲訕上則以爲賣直而謗己矣言何從而入乎此可見君子欲有爲於天下非積誠以感動之未有能濟者也然此特就事君使民者言之耳若天下之事一應事處功乃其當務信之於凡聽言納諫乃爲至而上下各務自盡可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是闌所以限其出入者子夏說人之爲學貴識其大者能於立身行己大關節處如君臣父子之倫進退出處之際一一皆盡其道而不越乎規矩之外則大本立矣至於小小節目如動靜語默事物細微或少有出入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不務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爲小廉曲謹之行亦奚足貴哉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大者固所當謹而小節亦豈可不慎哉子夏此言用以觀人則可用以律己則不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埽應對進退都是小學之事噫是嘆息之聲倦是厭倦區是類誣是罔卒字解做終字看子夏以篤實爲學故教人先從下學用功子游不知其意而譏之說道有本有末人之爲道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門人小子觀其洒埽應對進退之間其威儀習熟容節閑習則信乎其可矣然特小學之事道之一節而已律之以根本之學如大學誠意正心之事則全未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其言而嘆之說言游以我之門人務末而遺本恰似我不肯把至道傳他們的一般此言差矣蓋君子以大公無我之心而施之爲而成不遺之教何嘗有意說某一樣道理是淺近的

們一不作每

子游

言游過矣言子游謂我不教門人以其本但教以末過矣過即差也不專就言語上論君子之道說教人言先就後說教者心中說雖有先後之序原無先後之心也〇句須重看重後倦以應上本之則無當讀四句言學既異教亦異所學有淺深與草木之大小一般若不並而語之太深是誣罔之惡乎可有始有卒謂始終一貫洒掃應對非粗精義入神非精則唯全體聖人方能如此豈所望於初學勿誤作聖人教人看

補蔡虛齋曰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而不可以本末言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識高處子游說依舊用本末是亦無二意耳

補饒雙峰曰小子未能窮理註要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漸長斷然後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洒掃應對者即爲精義入神之地

補朱子曰有始有卒不是自始至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〇又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學者須循其序

仕而章　此章見仕與學皆當先所重上節仕爲已仕者言下重學爲未仕者言[illegible]綱子夏備說還重在學上二句總意言仕而優則務學雖仕不可廢學也學而優則仕未學不可以遽仕也〇學原劄亦主此意但聽天理要其作仕學先所聚而提綴補助且使似不必另立意

喪致章　此章爲喪易者發也盡乃父母之喪要乃格致之到極之以至極也此子游有激之

可以爲先而傳之某一樣道理是高深的可以爲後而倦教之要立這等次第但以學者所造其分量自有淺深就如草木之有大小一般其區類判然有別不得不分個先後各因其材而篤之耳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概以高遠的道理強而語之以所不能知強之以所不能行徒爲誣之而已豈君子教人而可以誣罔後學如此也若夫自洒掃應對以至於誠意正心徹有始有卒本末一貫全不假進修次序這惟是聰明睿智天縱的聖人生知安行之能事也今此門人小子豈能便到得聖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學乎子游譏我失教其言信爲過矣蓋人有定體教有成法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後入大學其次第自應如此宋儒程子說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然非窮理之至精義入神何以知聖人事從洒掃應對中來有志於成始成終之學者不可無深造之功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是有餘力的意思子夏說凡人爲學則以藏修爲主出仕則以盡職爲忠事固各有所當務學所以求此理而不仕則學爲無用仕所以行此理而不學則仕爲無本乃相資以爲用者也故凡出仕而在位者當以從政排解之暇其於官守之事職業修舉有餘力之時亦不可間過了光陰仍須從事於學以講明義理考究古今則聰明日啓智慮日精所以資其仕者不益深乎未仕而爲學者當朝夕勉勉先盡其務學之事待涵養純熟有餘力之時却不可虛負了所學必須出仕從政以致君澤民行道濟時則抱負既宏設施亦大所以驗其學者不益廣乎要之仕學固不可偏廢而學尤終身受用之地苟義理無窮不時講究則臨民治事之際未免有差此念始終無間於學古之賢臣所以惓惓爲務者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字解做極字子游說方今之世文勝質衰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實情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只須盡乎哀

文飾爲世人多趨末飾故言此以示崇本之意卽孔子喪與其易寧戚之心不必拘其言之過

吾友章　此見學者當務實一事若子張之得其末亦不足貴卽先難能爲子游力人所難能之處彼獨得之未仁以心言卽從爲難能來蓋務外好高則近裡著己之功疏而心馳于外所以未仁

補唐士其曰難能不是美他發其受病之源也未仁不足貴他學其克復之路也要判是朋友規諷的話須說得緊

堂堂章　此見學者常用心下內上章蓋就以才爲言此堂堂以外貌言飾貌的人終不能着實在心體做工夫故曰難與並爲仁就字蓋兼人己言之終不可分作兩股須兼看重不可偏而爲仁上不能輔人意只帶說

而止何以文飾爲哉蓋哀慟有餘則眞情已竭雖儀文不足何傷乎孝之禮歟子游平素究心於喪禮非脫畧於儀文者此言蓋爲救時而發卽夫子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張是子張子游說吾友子張之爲人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爲者彼却爲之是難能也然少誠實惻怛之意未免心馳於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其於仁則未也蓋仁者本心之德實理具備無假於外人惟依着眞心本等做去則聖賢者已務內乃是爲仁何必爲所難能哉是以聖門教人專以求仁爲本而以徇外爲戒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是容貌之盛曾子說朋友所以輔仁故必有誠篤之實專用心於內者彼此講習切磋然後可相助以進於善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張也惟致飾於威儀修整其容貌而已其馳心於務外自高如此以之爲己則無操存涵養之功以之爲人則無箴規觀感之

篤

○按朱子初說只主在己難言其輔一邊胥曾子之學專於誠身故其言必反於己未必直譏子張不足爲仁此說似亦一見更詳之

吾聞章　此章欲人以眞心發者至其極而無不盡之況所謂記要參看作從則相當亨此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卽有至者或非中心之所發不可曰自致也惟親喪則出於痛聲之念自發于中而斷欲發之誠自形于外不期至而自至且無待于感動而自不已則人之所自致者也介字有與人當着

孟莊章　此章樂稱道之孝以示訓上三句特引起下當實執難處其他如生事盡禮死事盡

助人固不能輔他爲仁他也不能輔人之仁所以說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此言蓋救子張之失欲其用心於內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是推至其極的意思曾子說我嘗聞夫子有言常人之情於凡應事接物之際眞切懇到處少苟且忽畧處多未有能自盡其心推之以至其極者也求其能自盡者必也於父母之喪乎蓋子於父母本天性之至親而死者人道之大變惟是這個時候其哀痛迫切之誠發於至情而不容已乃能內盡其心無一念之勉強外盡其禮無一毫之欠缺也使於此而不盡其心惡乎盡其心哉於此只人心之良隨處發見而最眞切者莫過於親喪之時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此心無一念之不眞切理無一物之不厚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曾子所以有感於聖人之言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件

妻一切子職皆是可能不是難能言難有可稱以人所不難企及的惟人情多喜新進而厭老成喜爲更而擅錄舊彼卻一遵先德不忍自我而遽改所以爲難註有賢德二字備得極好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爲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以年少嗣位能不喜新進而作聰明雖少總浚而不忘此所以爲孝也若不善者則必以改爲孝如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其謚曰不孝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弊其與其謚曰亦非莊子之孝歟

孟氏章　此章見士師當仁民上失二句總其犯刑之由下二句示以恤刑之仁失道無教以養之無教以化之也民散非離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如不親不睦之類失道則民散民散故犯法是犯法者民而所以致

孟莊子名速是魯大夫當時人皆稱其有孝行曾子說我聞諸夫子說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盡禮死事盡哀雖是爲孝然猶可能也惟是那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這兩件乃是人所難能蓋莊子之父獻子賢而相魯其所用之臣乃賢臣所行之政乃善政固皆可以不改但獻子既歿莊子得以自專苟非卓然欲繼父志而爲善則其臣與政必有與己相違拂者焉能不改乎莊子則以親之心爲心畢無適己自便之意其於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其於政也父行之吾亦遵而行之終身遵守無少更變蓋必在立身行道世濟其美以顯親揚名乃孝之大者非但不忍死其親而已實人所以難及者故所以說是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是曾子弟子士師是掌刑獄之官散是離散哀矜是哀憐的意思昔魯大夫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之官着他斷理刑獄陽膚因

民犯法者上也得情得其犯法之情或迫于不得已陷于不知也情得其情當哀矜有愍之如[illegible]乃身矣何用喜哉喜與[illegible]將遂于法之外哀矜與喜乎仁行于法之中矣此仁人之言也千載而下讀之猶能使人不忍之心惻然而動蓋見罪人下車而泣禹于始或有告不忍不以罪但上未有教化也則聖人之用心可知矣

紂之章　此教人之爲惡是爲紂分辨只下流決不可居一居下流則日甲日污無所不至天下之惡皆聚於吾身矣此正是警與人心處紂之不善在君子自惡非惡人也下流對天理爲順有如賊仁賊義之念流平人欲卽人字卑污須看得細天下之惡下不必加名字尤顯但紂皆歸卽其字意便刻了之不

問治獄之道於曾子曾子告之說刑罰之設所以防民之奸教率之而不從教詔之而不入乃用法以威之非得已也今也在上的人德教不修既不足爲民表儀刑政無度又無以示民趨避將長民的道理都失了以致百姓每情意乖離無所維繫相率入於不善者所當然而不知陷於大戮也其來非一日矣爾爲士師當念犯法雖在於民而所以致之則由於上治獄之時如或訊得其情雖其行私干紀信爲有罪而猶必哀憐之矜惻之視之若無辜而加惻隱之意焉莫謂情僞參驗而我能得其隱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則用法必平民可無冤而士師之責任爲無忝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是地形卑下衆水流所歸的去處子貢說古今言無道暴虐一切不善之事皆以商紂爲稱首其實紂之不善亦不至如此之甚也只因他是個無道之君惡名彰著故今言人之爲惡者皆舉

設

君子章　此章見人當警省德 [illegible] 如日月之食 [illegible] 其有過時不加掩飾所以人皆見之惟不憚改則不難于改而未休完全所以皆仰之此全是無心處 [illegible] 過是他或事變之未來必謹如是益而難之際有不得已處而復其過若周公之過是也

[illegible] 此章見天子之學 [illegible] 一貫 [illegible]

而歸之於紂縱如地勢卑下的去處衆水都流在裏面的一般蓋其自處然也是以君子當自警省不肯一毫置其身於下流不善之地蓋一自處於不善則人遂從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都歸於其身不是他做的事也說是他做的了故紂以一時之凶德而被千載之惡名遺臭無窮終莫能洗豈非爲世之明戒哉古語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甚言上達之難而下流之易也有修省誠能朝乾夕惕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不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則日進於高明而堯舜亦可幾及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字解做改字子貢說過者人之所不能無故雖以君子之人防檢少疎也有一時差錯但常人有過憚於人知所以遂成其過君子有過自己認錯了更不隱諱於人遂無一毫遮蔽譬如日月之食一般一分一杪人皆得而見之不可得而掩也及自思以爲過差隨即就改以復於無過猶如日月虧而復圓光明

皎潔人皆喬然仰之不可得而議也蓋日月以貞明爲體故雖暫食而無損於明君子以遷善爲心故雖有過而益新其德若小人之遂非文過徒見其日流於卑汚而已安望其能自新也哉然過而使人見而使人仰此其修德於昭昭者耳若夫幽獨之中隱微之際過端萌發念慮稍差此則君子慎獨之功修之於人所不見者非徒以盡於顯過之地者則當於此加謹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是衛大夫故記者稱衛公孫朝問於子貢說汝夫子仲尼於天下事理無所不曉不知果何所從學而能然耶子貢曉之說道之燦然者見於禮樂文武其一代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雖去今已遠然未至墜落於地還尚在人也世有賢而出衆的人其識見宏遠則能記其綱領之大者不賢的而平常的人其識見

道之未墜者有人以記之如下三句是也 [illegible] 非○道無大小莫不 [illegible] ○此不學之學二字不必 [illegible] 上須看此說大旨分明 [illegible]

[illegible]

淺近亦無不記其節目之小是人之賢者雖不齊而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文武之道既無所不在夫子之學亦何所不周知賢者識其大夫子則於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則於不賢者而學其小蓋隨處而學皆無往而非學也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師矣而又何常師之有哉知他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若夫孔子則不知一定之師且學無常師如此誠以義理無窮而取善當廣也況人君以一身而爲天下國家之主尤當以務學爲急故高宗則遜志時敏成王則日就月將所以稱殷周之盛王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子服景伯都是魯大夫七尺爲仞後面夫子指武叔說昔孔子道德高深聖人不能窺測一日叔孫武叔在朝中對衆大夫說人皆稱孔子是聖人以我觀於子貢其聰明才辨還過於仲尼仲尼殆不及也子服景伯適聞此言因告於子貢子貢說人惟見道而後可以知道武叔以賜爲賢由於所見者淺也以賜之道比於夫子其高卑懸絕譬如宮牆一般賜也造詣未深識見有限其之牆不過及肩而已其牆既卑故人不必入其門也但從外面窺之於凡室家所有一器一物之好衆目便都見了若賜之淺狹而易知如此若夫子道德崇高地位峻絕比之於牆其高數仞有此其堂廡深邃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宗廟氣象之美百官威儀之富何由而見之乎夫子之道深廣而難窺如此今之人不過宮牆外望而已能得其門而入者幾何人哉故武叔者且不得其門而入者也他從賜道之美富本不曾見是何等模樣則謂我賢於仲尼亦何足怪乎蓋由其識見之不深故其擬議之失當耳子貢以是而曉其所以然了御武叔者可以知矣

寓上[illegible]修正宜得其門者或參參[illegible]天下人然已陵上會看武叔故即云夫子之云不亦宜乎不見其美而妄議其非美不見其富而妄議其非富贅於仲尼云云。圍宜爾也改原刻

日月章　此見聖道不可踰無以二句處。以下皆發明此二句之意無以為也不是教他不要毀言毀亦沒於仲尼不可毀言仲尼之聖不是人毀得的他人四句不平，歸重仲尼上踰過也出其上也君曰低微的人我以毀得仲尼地位的高的人其高如日月之不可及如何毀得但宜就丘陵日月上發揮時說多謝可論無得踰稱道說非若丘陵已爲云然又不從踰日講日月亦只更尚說出用時乎亦欠斷作人字相武叔何傷乎日月言無傷非尚也不知量謂不盡高低之分量也謂不自知其分量亦未渾融世嘗有分量毀得聖人乎乎乎

子禽章　此章見聖人之神化不可及，誦説亦六子不可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說出言之因子禽識見及發而為之可見者示之不可將德業平看

補表了凡曰上言不可及下言知之何可及正發明上意蓋神化不可名而舉成歷言之正如聚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感應神速正是化不可為處

為恭即指言稱日月之說賢以道言謂子貢只是推遜其師以我觀仲尼之道眞賢乎子一言知不知原制依實未作評品人物子游蒙林曰一言以為知不知不敬權衡人品上說只見他不可設亂說的意思言夫子為人是何等樣的人你可胡亂說他子禽之言深不足重輕

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土坡高者叫做丘岡阜大陵者叫做陵踰是踰越量是分量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從而毀謗之其誣聖之罪愈大矣子貢聽之說徒無用此毀謗為也蓋仲尼之聖非他人可比不可得而毀也何者他人之賢者雖異於人然所造未至就如丘陵一般自平地上看着雖高其高終是有限猶可得而踰越也若仲尼之道冠絕群倫高視千古就如日月一般懸象著明與天同運無一物不在其照臨之下誰得而踰越之乎縱有不肖的人欲自棄於聖人之教橫肆非毀而聖人之道高德厚豈彼浮言妄議所能汚衊如日月之明萬古常新非人所得而毀傷也爾今之毀仲尼正如要傷日月祇見其不揣自已的分量於聖凡高下懵然無辨一天下間妄人而已何足校哉按子貢前以宮牆喻聖道此又以日月為喻所以尊孔子而賤武叔者其詞愈峻而意愈切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陳子禽即陳亢恭是推遜的意思階是梯苕陳子禽雖學於孔子而莫能窺其道之高大一日乃謂子貢說師不必賢於弟子今汝推尊仲尼極其恭敬豈以仲尼之賢有過於子乎子貢以其輕於議聖因斥其失言之非說言語之發不可不謹一句言語說的是人便以為智一句言語說的不是人便以為不智知與不知但係於一言之微如此可不謹哉今汝謂仲尼不賢於我其失言甚矣知者固如是乎夫人有可及有不可及若吾夫子聖而天高道冠群倫人雖欲企而及之而化不可為有非思勉之可至猶如天之高而在上所可仰者輕清之象而已豈有階梯之具可攀躋而上升者乎知登天之難則知希聖之不易矣子乃以我為賢與自阻

亦當不得是個評品此說似更不可及須說夫子身說到人去當說作人不可及夫子于本文不須增天之不可階而升不在形体之高上高天只是一箇太虛之氣無安放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人無形所以知之前許日月喻其至高此云化不可為并自有辨

補王觀濤曰階字亦要細貼如登天之天但有霄梯可循至大而化之便無梯了故不可階而升

所謂一字貫下四句此是感通立謂植立是養制田里教樹畜也導是訓導[illegible]王養之天矣道謂引道是教立學校明禮義也綏行則道道達路威學[illegible]化盛之內[illegible]是尊安立之固也來則蒸蒸然子來歸附矣動是鼓舞道之除也和則雍雍然於變時雍矣下二句輕帶一層精神在四個斯字言其感應神速如此或曰八四字開說不分殺養不作相承看亦不妨此立道綏動之化為虛說就所以為之生則有義與之載而歌頌禱於中于何不及必則有考妣之悲而思慕係人心從何至也如之何可及正應從上面不可及句言其德化之神速如此此正所謂化不可為也故原刻

補王士龍曰嘗謂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而惟聖人一之所之如舊猶人也而其速則天斯立如數天也而植之兩人下三句皆以此意　看此說亦妥

補董思白曰看四斯字真如天之造物莫測其然之如天而生殺死哀尤覺哀一層見萬古不忘之意說亦妙

於天之中而不知其高若也何其感之甚哉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是植其生道是引導綏是安動是鼓舞的意思四個斯字皆隨感而應見效之速也榮是尊榮承上文說夫子之所以不可及者蓋有非常之道德自有非常之事功惟其窮而在下故無由見其設施耳使其得邦家而治之其感人動物之效豈小小哉正所謂民生未遂為之分田制里以扶植其生那百姓每即耕食鑿飲而立於生養之中矣民行未興為之建學明倫以化導於善那百姓每即遵道遵路率由於教化之內矣民居有未安一撫綏之使之得所那百姓每即聞風而化翕然而來歸矣民俗有未化一鼓舞之使之自新那百姓每即興仁興讓薰然相親睦矣其在生之時人皆觀感愛戴莫不尊親而極其榮顯既沒之後人皆悲傷思慕如喪考妣而極其哀誠其德化感人之速而入人之深如此就如天道發育萬物以生以長曾莫測其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也哉子禽不知而妄議之陋亦甚矣按古帝王致治之盛莫如堯舜堯舜之治以時雍風動為極而孔子之化以綏來動和為成於此見聖神功用其感通變化之機一而已矣故史臣贊堯之德曰如天舜曰協帝而子貢推尊孔子則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誠見其道之同也有君師治教之責者不可不深探其本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咨是嗟嘆聲曆數是帝王相承的次序如歲時節氣先後一般故謂之曆數允是信天祿即天位這是記者歷敘帝王之道以見孔門授受都只是這個道理首舉帝堯將禪位於舜而戒命之說咨爾舜自古帝王代興莫非天之所命如今天命在汝將帝王相傳的曆數付託於汝舜之身矣夫天以天下命汝汝必能安天下之

堯曰章　此章聯敘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以見道統之傳前八節乃敘道帝王之事末節合言帝王之道不外節節乃中字世補蒼聖曰以道統人各以中字相然則曰說天之所敬以自貴以至誠明是以所以相傳而承天之子其若一道也

咨是處釋言而嘆敘發權也首古帝王之興皆受天之命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數於以治當天心也帝欲中何止止隱以道統以為續承正統之不乃堯者力緒皆在誠大流中也諸為統心之運並化載出於顯時顯常而後其中也四海二何成以不中之樂授命之際天祿方終事始而四以永終之之為服深矣補大全宗子曰堯舜言中有三義大本者有[illegible]末發明之理其象如此祉時

中六在頻之在事而無過不及處也此只允執其中意以其理之在事者而言者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補世疑問只是受天地之中以生正指此發明所高之精遠明徹上下[illegible]四之四海工夫所用之皆地離加四海則人情必窮乘不間四海困窮而天祿永終矣後節應提說中為聖學而道業下二句段與一休之學不傳往往繫于此惟以附於二說如見當以十眾矣

盆之命禹亦以執中為言其間雖有異發揮一之義[illegible]之詞總其意明此皆非有加也非字互玩

有罪三句見命討出于天而不取私後四可見責任在下已而不敢諉過是告諸侯之詞上下毫亦相關有罪天之所惡帝臣

民然後可以克享天心而其道統傳出天下之事雖百行萬變不各有個自然恰好的道理這時做中必是此心廓然大公無為守正無私事物來皆因其本然之理順而應之各當其可纔是持守不使一有偏倚而或流於過與不及之差則民心悅而天位可常保矣苟或不能執中則政乖民亂將使四海之人危困窮苦心生怨叛而人君所受於天之祿位亦永絕而不可復享矣可不戒哉其後帝舜禪位於大禹也就把帝堯這幾句說話丁寧而告語之是執中之訓不終之戒如如堯之所命無異詞也夫堯舜禹相授受獨舉中之一字為言蓋即洪範所謂建用皇極者也自非好惡不作偏黨反側不形鮮有能允執此道者唐虞皇后敘治之盛皆由此一言基之實萬世君道之標準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履是湯之名玄牡是黑色的牛皇是大皇后帝即是天后土敢

是隱蔽的字辭做簡字是一一鑒察的意思這一節是記成湯受命之事湯既放桀作書以告諸侯因述其初時請命於天說我小子履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之神今夏桀無道得罪於天乃天討所必加我當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其賢人在下為上天所眷命者這都是帝臣我當顯揚於朝而不敢隱蔽凡此有罪有德的人都一一簡在上帝之心或誅或賞我惟奉順天意而已曾有私於其間乎使我受天之托所為或有不公不正不能替天行道這是我自家的罪過於萬方小民有何干涉我當自受上天之罰若萬方小民有的犯分背理縱欲御非方是無狀所致且罪實在於朕之一身不可遷怒於人信乎奉天子民為君者故湯於命討之興則畏命於天於下民之罪則引咎於己乃真知為君之難者其視一己之不敬成中始其代尙有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大賚是大施恩惠周家是至親這是記武王受命之事武王初克

如　作改　作

天之所帶一不敢赦一不敢蔽皆非私意帝心所簡因我特承之耳皆非此曰一句只單承一邊云天下皆以有罪在上帝之心故不敢有所赦所敢以命討未當害無以萬方之罪[illegible]民也萬方有罪猶未能盡解夫罪者罪在朕躬以御之者明且遠言

補蒙丁凡日賚四個不平乃周風宜已文采寶賚人也只重罪在朕躬上

周有大賚以下五節記有攻伐發於成武王一段實可稱其德政逸其事與微有何制[illegible]見商之政大發[illegible]天下之窮民及也其亂有[illegible]人心所加厚以為[illegible]但不識勿聞此是伐商後事之是伐前事記者[illegible]一說謂言字為曰[illegible]指分封說[illegible]一意[illegible]大賚而

所富者非儘庶而無厚也也惟賢人能承天帝扶人紀為世教之經綸之主者是覺而已　見評也

[illegible]

商而有天下他緣求治首先散財發粟以賑窮困而大施恩澤於四海又於其中揀那為善的人特加優賚不但補助其不足尤使之興發而有餘也皆賚善之公如此始初昔帝欲商紂至親雖多忠良者少不如我周家臣子個個是仁厚有德之人賢而可恃也我今既藉仁德之助若不往正商紂則百姓嗟怨日甚把罪過都歸於我之一身矣其責在已所如此大有則公於己薄則引之於己則武王伐紂之舉無非為除暴安民計其豈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權是秤錘量是斗斛武王既定天下見得商家舊政都壞亂了乃將除其私弊從新整頓之於權量則謹定其規制而輕重大小無敢參差於法度則審酌其時宜而禮樂刑政無或混淆於官職則修舉其廢墜而百司庶府無復曠職由是法紀所頒在在遵守而四

方之政無有壅遏而不行者矣至於前代帝王之後國土已滅者則興之使復有其國世系已絕者則續之使不失其祀賢人隱逸在下者則舉用之使野無遺賢由是德意所被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不傾心而歸服者矣武王其爲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則有三件曰食曰喪曰祭蓋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乃人道之大經政教所關為田里以厚民生為喪祭之禮以教民者所以重王業之本風化之原治又如此由武王所行之政而觀其德澤固編既有以固結一代之人心政教修明又有以維繫一代之治體所以能建中於民而副上天眷命之所有由來矣謂非上稷太舜禹湯之統者哉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任是倚靠的意思這記者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因總結之說帝王御世雖因時立政各有不同而保民致治之大端總之只有四件曰寬信敏公而已蓋人君以天下為度若事尚嚴急則人無所容

系　体　得

汝　任

也[illegible]制度[illegible]當者
察其何者爲損何者爲益不及可
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者損可
益者益度宜設是謂化之非人
或是有自而[illegible]人[illegible]非人則
去之[illegible]人則補之[illegible]
享法守定更張[illegible]之新政
行於四方矣[illegible]與下
歸心一樣若勿作故者
補[illegible]日謹[illegible]
紀何等[illegible]是一統規
模與此國[illegible]何等清
大[illegible]太和氣象
滅國是存于[illegible]國土已滅者
爲之[illegible]世是有
斷土而[illegible]絕者[illegible]
支以繼之[illegible]民是[illegible]所[illegible]之
賢人[illegible]之舉而用之滅國絕世
其先皆有大功德于民人皆欲
存其後逸民有才有德人皆欲
其顯用今皆有以遂其欲故天
下之民歸心焉

經筵進講

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
三事所以立紀而厚風俗者
武王好于此[illegible]重之則[illegible]
送死追遠[illegible]本又何所[illegible]
[illegible]公不[illegible]
[illegible]
下此[illegible]帝王之世人見其
衆寡不得矣而何以致之哉以
寬則得之[illegible]以容天
地也[illegible]人心
休與天[illegible]
衆網大寶是合弘有[illegible]
綱有天理[illegible]
度[illegible]而民皆
要義[illegible]如四時
故足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依[illegible]有[illegible]如[illegible]
徒則[illegible]有可
紀之道公者不偏不黨如[illegible]化
無私[illegible]心悅服而[illegible]
和之盛帝王[illegible]道統正在于
此

而下有[illegible]之心甚爲育以御衆而胸襟廣大如天地之量一般則包涵[illegible]容[illegible]節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行道[illegible]爲不者處文無實則人無適從而下有疑貳之心惟[illegible]信以布令而始終[illegible]一如四時之運一般則[illegible]心下民皆有所倚仗而[illegible]不歸附矣人君總御萬幾一或怠緩則[illegible]事惟能勤[illegible]而孜孜汲汲[illegible]若不逮則紀綱法度件件修舉而有功於天下有成矣人君宰制萬國一或偏私則無以服人惟[illegible]大公無[illegible]而蕩蕩平平好惡[illegible]行所不作則賞罰[illegible]合宜而人心於是乎悅服矣凡此四者皆人君治天下之要領[illegible]堯舜禹湯武文修而並用之此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也然要其致治之本則皆不外乎一中之傳蓋道具於心則爲中措諸政事則爲寬信敏公亦如洪範皇極以立本三德以致用故剛柔正直而建極之化始全寬信敏公而執中之道斯備其義一也有志於帝王之治者宜究心焉

直解卷十三　十五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尊是崇尚屏是屏絕泰是安舒猛是剛厲的意思子張問於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爲政乎孔子告之說治道不止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凡政之美而有益於治者有五件汝必尊敬而奉行之政之惡而有害於治者有四件汝必屏絕之夫美政行則百姓蒙其福惡政去則百姓免於害取舍當而治道可舉矣於從政何有哉子張因問說何謂五美孔子舉其目而告之說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不必損己之所有而人自然蒙其利於無費夫於下既有所益而於己又無所損此所以爲美者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雖有役以勞民而人皆樂於趨事未嘗見其怨焉夫既以勞民之力而又能得民之心此所以爲美者二也常人心有所欲易至於貪君

海　高

後若[illegible]問[illegible]
休[illegible]一正在此處不特
一則私意[illegible]小便計
觸[illegible]便有我非純天之
學此所以千聖相傳只在乎
此
補[illegible]
而[illegible]
公[illegible]
敏公[illegible]
其外[illegible]
公不[illegible]
補說
子張[illegible]此[illegible]
常[illegible]
告以從政之道下因問而告之
之從政之道[illegible]政言不只爲大
因九[illegible]
民曰[illegible]
有[illegible]
俱[illegible]
之惡[illegible]

經筵進講

與貪[illegible]威與猛各相因者
如云有所惠而有所費[illegible]
惠[illegible]而不費[illegible]四海而我
無所損[illegible]之美耶餘做此
民之利[illegible]天地自然之利[illegible]民所
日有[illegible]
[illegible]無分于我而與於
後[illegible]可勞而勞[illegible]在
一擇[illegible]
民不[illegible]
可有[illegible]
恣[illegible]
民而[illegible]
以得之[illegible]心[illegible]民而我一
[illegible]
論[illegible]
則[illegible]心[illegible]
泰與[illegible]
同何[illegible]
其[illegible]
于上[illegible]
于民之德威與特勢作威福

子雖亦有所欲然於己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貪此所以爲美者三也常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若泰然自得然無一毫矜肆之意泰而不驕此所以爲美者四也常人以威臨民易至於猛君子雖若有威可畏却不至於甚厲而使人難堪威而不猛此所以爲美者五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聞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說惠則必費如何可做惠而不費孔子乃備舉其事而告之說凡施惠而損己之財這便費了君子因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如田里樹畜任就百姓本等的生理與之區畫而已本非分我所有以與民豈非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民就怨了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如城池倉廩

直解卷十三　十六

但擇國家緊要的工程間一驅使之而已固不肯泛興工役以勞民其誰得而怨之乎欲其所不當欲斯謂之貪君子心之所欲惟在於仁而仁本固有欲之即至自然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這是近取諸身無慕乎外者誰得而議其貪乎安舒的人其志意多疏放故失之驕君子不論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惟兢兢業業臨之以敬慎而不敢有慢忽之心這雖安舒之中常自檢束非有心於矜傲也此豈非泰而不驕乎威嚴的人其氣象多猛厲故失之猛君子衣冠整肅瞻視端莊儼然恭己於上而人之望其容色者莫不敬畏這是臨御之體自然尊重非有意於作威也此豈非威而不猛乎這五件施之於民則爲善政修之於身則爲令德所謂五美之當尊者如此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是殘酷暴是急驟賊是傷害猶之與說一般樣的子張又問

要訓者不同飭後之有補奧無障口不含糊字去大小一味無隙侵淫收羅處何等顧是這鎖冠處何等樂家自在只分毫不帶著的意思便自舒泰此泰字全是從內一段光景說來妙縱承卷曰正衣冠尊瞻視亦從心之衡敬恪發見於威儀之間此五者無一不本諸心者稱其於美哉

虐以立教之不及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出納言不教者是不素告教戒之使知其犯罪乃陷於不知而必殺之也不虐凡有興作須預先告誡而後可責其成若不先告戒而一時交要就要之成則急遽無序此非暴而何號令必豫廣於前使民知所爲而後可刻期於後如出令始悠悠緩緩而刻期取必於民乃是有心陷民而

說何事謂之四惡孔子告之說爲人上者欲民爲善須要時常教導如其不從乃可加刑若平素不能教民使知爲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一旦有罪徒加之以刑殺是其用刑必殘酷全無惻隱之心這叫做虐欲民趨事須要預先戒飭使知警省乃可責成若當時不加戒飭令其着實奉行漸次整理一旦省視驟然責其效驗其舉動躁急殊無從容之體這叫做暴有所徵求於民必先明出令而後民知所從若稽遲詔令故意就延挨乃刻定日期嚴限追併則勢有難於卒辦則必至於妄加追其傷人害物有不可勝言者不謂之賊而何至若有功當賞卽斷然賞之而人始蒙其惠若遲回顧惜一般樣的與了人而於出納之際却乃欲與不與慳吝而不决則雖以與人而人亦不懷其惠此乃有司爲人守財不得自專者之所爲爲人上者豈宜如此凡此四者爲政之所當屏也汝其戒哉按論語一書孔子告問政者多矣而美惡並陳法戒具備未有如此章之明切者故記者列此以繼帝王之治見聖人修身立政之道一而已矣

害於民者豈非賊貳不戒視成是使令致期相似而不同不戒者全無命令發出於無心慢令者令之而不曾申明於有心之令指有功當賞者言猶之與人言或前或後遲一般樣以物與人少不得的乃然出乎此而納乎彼之際却遲疑顧惜而不果是謂有司有司之職守財不得自專故有司以爲況此者乎實在非當損傷是謂賊乃下刪可政爲政之依或作或言不專於功戒亦可略原則

知命章　此示人以當知之要時說紛紛還字要一步有說統即安日全以君子爲主立與人皆是君子中是君子正所而時習實君子尚相應知命者勿天命知學到知天命方是得理之本原渊徵性靈見超卓自能與造物不滯於物外眞能所謂人不知而不慍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孔子說君子修身處世其道固不止一端然其要只在於天人物我之理見得分明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命必知命乃能安分循理而爲君子也若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行險僥倖將無所不爲而陷於小人之歸矣其何以爲君子乎爲此命之不可不知也禮爲持身之具故必知禮乃能檢攝威儀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進退周旋無準則耳目手足將無所措欲德性堅定而卓然自立難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故必知其言之美惡斯人品之高下可察而知也若不知言則衆言淆亂混無折衷得失無由而分邪正無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矣此言之不可不知也知此三者則天人物我之理瀰綸無遺而君子修身處世之道備矣按大學一書首先致知中庸一書要在明善而論語一書則以三知終篇誠以天下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能行之堯舜禹相授受其大指亦不過曰惟精惟一而已有志於聖道者可不以講學明理爲急務哉

此方是德之大成有天下不與曲肱飲水置身泌樂皆是樂天知命處富貴知吉凶禍數之命爲禮有規矩準繩節文度數立身有約束而德性凝定也足人日用踐履之間俯仰揖讓則手而由之依而據之則身心何所約束德性無能堅定所以得操而存之所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立於禮知人非欲方人也言即其人之言如佛老有佛老之言楊墨有楊墨之言許行之徒有許行之言孔孟之徒有道德仁義之言各以其人學術然處必辨得他是非明白所以然處了然不爲所惑乃有以知人之邪正從違不差毫釐何得正此道術之行所以不可不知然也知命知禮知言之學根知禮者當性之事知言窮理之學此三者循然後可以爲君子○此亦予原刻所不及致之

自仲尼爲學四章便是把論語之道歸重在孔子身上了末曰以下三章則直遡帝王之統而以孔子從政之略與知命之學繼之便盡了窮達兩途事見論語一書所以繼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者只此兩端耳孟子倶從此機軸推衍說去的

張閣老四書直解卷之十三

[illegible]主意

閩溫陵衷一李光縉三稜
見宇楊文奎三著

孟子章　此章見人君當躬行仁義首節分上是說王爲行道而見君下因其剛利心而揭個仁義闢之也

王荊石曰闢章揭個仁義兩字便是七篇大綱闢仁義從性善中來孟子平生學術盡在此兩字中

孟子當不往見諸侯卑禮厚幣之說則機有可投矣故往見之來意在行道上見得尊卑七門叫何當時之君所謂的孫以待士與戰國之士所伏獻籍籍而遊說者皆功利之私

絲齋叢講

故惠王便以利爲問令以彼國策士目孟子耳何曾有爵世主之見

陳如岡曰講利字不必甚貶管強玩註一蓋字與類字便見

補湯霍林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字他只說得有我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破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

利而曰何必見勝然不可言仁義曰而已矣見此外別無可言亦有云者乃謂王心之所固有上下人心之所同有而國治者之所宜有也此二句只就理欲公私上演到中間方指陳禍福出來末二句方說禍福上結之○何以與此正言計利之禍王曰何以承者王乃大夫士庶人之表率利國亦利家利身的樣子曰何以三字是一點謀利的心

重刻辯真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卷之十四

中極殿大學士　泰嶽　張居正　輯著
狀元　濟園　焦竑　增補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訂正
書林　易齋　詹亮　校刊

孟子名軻是戰國時人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之門是孟子與列國諸侯講論治道及與萬章公孫丑之徒相問答的說話其大指在尊王賤伯明性善闢邪說以發明孔子之遺教分爲上下七篇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名罃本魏侯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孟子在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適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是一箇行道的機會因往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是長老之稱如今之稱先生一般惠王一見孟子尊稱之說叟你自鄒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有何計策可以利益寡人之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對說王欲圖國事何必開口就說一利字治國之道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這是人君君國子民立綱陳紀的大道理舍此不言而言利豈千里見王之心哉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這一節是說求利之害征是取乘是車數萬乘是天下之國千乘是諸侯之國千乘之家是天子的公卿百乘之家是諸侯的大夫

總心利國征在下利家利身征在上上下交征不至危國不止以下四只見危弒萬必千乘千必百以相近之勢言多算相形則枝息易生而勢分相逼則篡弒先便萬取千千取百只以十分取一大槩言之此二句便見得義字是安於分之所當得便是義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足以緊其所欲所以必至於弒君而危國也單以義與利對也不必唱仁補仁後義先利亦是從下說起利於好利者方見禍相激在下一句易上

雙峰潮曰萬乘千乘取百只說得少分數不是不據要中取一千乘千地乘中各取一百乘地公卿大夫不止一二人天子諸侯所得許多也分作諸多諸天子有一萬分將公卿則有一千分諸侯有一千分大夫則有一百

絲齋近評

分殺也二取字須活看

上面說危說弒說奪則遺親後君仍之義所有此爲故遂接字除非不好一義便除如其仁而必先其好行仁義亦行仁義蓋仁義人性所固有君有個個之則人心之同有者亦自與建不愛其身而愛他人謂之遺仁則惻隱惻怛良心真切者從此始孝處親乎後節敬事後食先難後獲之後義則進方以大令之在君舉事必以君爲先而在己利害得喪都不計較全因惻惻之心發出來自然而然若從其君下性不遺親則爲親者當親而不錄不後君則爲君者當尊而不異此於君親大倫何等保障國家大體何等安榮帝王事功偉業皆此出何親國危君弒真害壞矣

徐嚴泉曰仁義總是一理父子主恩用人多君臣主敬用

厭是滿足的意思孟子說我所以謂王不當言利者蓋以王乃一國之主人之表率王若惟利是求說何以利吾國則此端一倡人皆效尤爲大夫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家爲士庶人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身上取利于下下取利于上上下交相往利而弒奪之禍起國從此危矣將見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蓋地位相近則凌奪易生必然之勢也夫公卿於天子萬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千乘焉大夫於諸侯千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百乘焉所得不爲不多矣若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縱欲貪饕何有止極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固未肯自以爲饜足也國豈有不危者哉夫求利之端一開於上而弒奪之禍遂成於下則利之爲害甚可畏矣王豈可以此爲言乎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這一節是說仁義未嘗不利遺是棄後是不着緊的意思孟子又

說我謂治國之道在仁義者蓋以仁義有自然之利故也今夫人君之治國家不過欲人皆孝于親忠於君而已人而不仁固有遺棄其親而不顧者誠能好仁則天性之愛自篤於所親凡所以承顏順志左右就養者皆其情之不容已者也幾曾見有好仁之人而肯遺棄其親者乎人而不義固有背慢其君而不敬者誠能好義則敬事之念自先于所尊凡所以竭忠盡力奔走服役者皆其分之無所逃者也幾曾見有好義之人而肯背慢其君者乎夫使舉國之人個個是忠臣孝子都來親戴其上國家之利孰大於此而皆自仁義中得之則仁義曷嘗不利乎王欲圖治固不必舍此而他求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重言以結上文兩節之意說道求利有莫大之害行仁義有莫大之利則天理人欲之關係治亂安危非細故矣王欲爲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啟危亡之禍哉按當時王道不

義多故孟子言仁義歸義居君非二道也

閩后曾曰未有所時勢孟子未處多云王之于剛以情言仁父之親以分言君之尊仁義貴以子之所以知有父臣之所以知有君唯仁義也父之得以有其子君之得以有得臣亦惟仁義也仁義何負于國哉如此說更敗酒

補纂承卷曰未有二句不可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孟子亦以利言矣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說見纂闔先利懷仁義以相接由上先行仁義來此說確

王亦徒求利始於上而弑奪亦歸於上仁義始於上而尊親亦歸於上有若[illegible]響形影然王欲收尊親之效亦曰仁義而已矣又何必曰利以召弑奪之禍哉此結上兩節以致丁寧之意

補大全胡雲峰曰孟子之得于于惠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孟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誰

沼上也則說賢人君子公說自所樂之王慚所樂之不正下暴孟子辭示以樂之公私

見王能此身乃在梁時進見也賢者亦樂此乎此字兼臺池鳥獸麋鹿鴻鴈指鴻鴈麋鹿在前眯一乎字意以賢待不樂此也心裡深有不自安之意

對曰節孟子不絕其欲亦不徇其欲只因其所樂而引之正路上未賢者句含下兩意不賢者句含未能論語須引而不發方妙

經始節此正申賢者而後樂此意須先照文王古賢君也一句詩詞只難二句見文王以民力以下是說詩意徵樂麋鹿民子

明人心陷溺刻國游士事以功利之說阿順時君干進苟合而孟子獨舉仁義為言所以遏人欲之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其有功于世道大矣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讀者宜詳味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沼是池鴻是鴈之大者麋是鹿之大者孟子見梁惠王正遇惠王在苑囿中游賞立於池沼之上忽見孟子有慚愧的意思因看着那鴻鴈麋鹿問孟子說吾聞賢德之君修身勤政不事佚遊賢亦以此臺池鳥獸為樂乎孟子對說遊觀賞玩人之常情雖賢德之君亦未嘗不以此為樂但惟賢者而后能樂此蓋君有賢德則民心懽感和氣流通故能享此臺池鳥獸之樂若夫不賢之君民心離而國勢危雖有此臺池鳥獸不能享其樂也其好樂雖同而有能享與不能享之異惟視民心之得失何如耳孟子此言所以釋惠王之慚亦欲因其機而引之於當道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詩是大雅靈臺之篇經是量度營是謀為攻是治亟是速麀是牝鹿伏是馴伏濯濯是肥澤鶴鶴是潔白的模樣牣是充滿古之人指文王說偕樂是同樂孟子承上文說我謂賢者而後樂此惟周文王為然詩大雅靈臺之篇說文王始作靈臺方經度營謀眾百姓每已都來攻治不數日之間就完成了在文王之心惟恐勞民每戒令不要急遽而民心自然樂於供役竭力爭先如子趨父事一般其臺既成臺下有囿文王在於靈囿則見麀鹿馴伏而不驚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若是其可愛焉囿中有沼文王在於靈沼則但見魚之跳躍者充滿于池中若是其衆多焉詩之所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為臺為沼宜乎百姓勞而生怨矣今

未靈臺靈沼應不日成之速便見能享其臺池之樂意謂其一句麀鹿攸伏及於牣魚躍此便見能享此鳥獸之樂意與民偕樂就平日懷保惠鮮之政言如田里樹畜是也感應之辭所以歡民利足民養者以營池鳥獸之樂與民偕也故能樂是轉上意言之

補大全饒雙峰曰文王臨宮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必人各得所然後有此樂（）假令文王方營沼遊觀而遽爾以民力且想若呻吟文王猶得晏然民上而享其如此之樂遊觀樂矣所欲萬物一體之心發其能安

賢樂之孟子每引此詩為證文王為臺沼而民樂之正是丈人愛上烏人好烏亦好若樂對臺池空正是若有樂

頭從李氏孟子足雖人眼中自臺由人情所感而然耳

湯誓章此正申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意民欲與之三句是釋首之詞亡味湯誓之誠則當時之民必且將與桀偕亡而誰復能樂哉亦豈能獨樂哉倍乎惟賢者之然而後樂此王惠不為賢君其實必懼所樂之不正哉二節只通說不必板二比對

補承菴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賢者見得一體處分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歡會和同上下皆所以能享其樂不賢者一膜之外不知痛痒荒淫忘肆于天地之和潑神人之憤雖有樂言孰而享謂孟子上說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下引詩書變出一偕字一獨字應甚實發

補湯霍林曰與民偕樂不必

乃不惟不以用力為勞而反歡樂之稱其臺叫做靈臺稱其沼叫做靈沼言其成就之速恰似神靈之所為一般又樂其囿中有麋鹿沼中有魚鼈而歡欣之無已夫民樂文王之樂如此其故何哉蓋由文王平日能施行仁政愛養下民使百姓每都飽食煖衣安居樂業所以百姓每都欣欣愛戴亦樂其有此臺池鳥獸而文王因得以享其樂也此非賢者而後樂此之明徵哉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湯誓是商書篇名時字解做是字害字解做何字孟子又說我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觀於夏桀之事可見且湯誓有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因就其言而指日說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速也夫為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致使下民愁怨詛呪欲與之俱亡當此之時一身且不能保雖有臺池鳥獸安能晏然於上而獨享其樂哉此我所以說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游觀之樂聖王不廢然至于游于佚則又切切戒之故臺沼雖設而文王方且視民如傷不遑暇食則其憂勤之心可想矣及桀流於荒樂遂至瓊宮瑤臺竭天下之財力以自奉養民之怨不亦宜乎明主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河內河東都是魏地凶是年歲饑荒昔梁惠王自負其恤民之政因誇示于孟子說人君治國以恤民為先而恤民以救荒為急若寡人之治國也其于恤民之事可謂竭盡其心焉無以加矣有時河內饑荒河東收成則使河內之民少壯者都移居河東地方就食那將河東的糧食轉運于河內以養贍那老幼之不能遷移者或遇河東饑荒河內收成則移民於河內移粟于河東也照依的法而行我徧察鄰國之政非無歲凶的時節然皆漫無料理未有

說到戰有叢治民有田里經只心体制淨滓ニ總物治我鳥獸也是乘草木也是爲百姓然ニ理ニ也是果實然大公曾無此老私意閒說解宗比衡平何等氣象機隣此仁義與不仁義之分、按此說似寄覓大原刻有意旦說者此意但此說發鍊之

寡人章　此段見人君當行王道節分上是惠王說以小惠而對民下者蓋子欲其明而語示以得民之道節分之實戰節言小惠不足以得民仁是二節言王道足以得民末節斥其時政之失

寡人備移其民於河東移河內之民于河東也移其粟於河內然河東之粟於河內當此何足爲善政而惠王自負盡心假令兩河爲於王之投窮災況移民移粟中間處匱階不得發其賑

如寡人這樣用心者宜乎民之去鄰國而歸寡人也乃今鄰國之民較之於我不見其加少寡人之民較之于彼不見其加多其故何哉夫移民移粟雖荒政之所不廢然不過一時權宜之術而已惠王遽以是爲盡心欲求勝于鄰國其所見者小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喩塡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喩是比喩塡然是鼓聲直字解做但字孟子因惠王以恤民自負乃設喩以曉之說王平素好戰鬬之事請即以戰爲比喩夫戰者兩軍相當塡然鼓之兵刃旣接勝敗分矣那敗的便棄了甲冑拖曳着兵器脫身逃走或有走到百步之遠而後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後止者那走到五十步的就笑那百步的人以爲無勇則王以爲何如惠王說不可這走五十步的但未至于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焉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說王若知五

惡指走不必謂之盡心樹也少是消耗多是繁符不可以遽匹爲少譎附爲多何也二字衿然驗意於後因此措處因所爲人力於無如少何其平日虛政殺人與不發倉廩皆莫不自反補筆思自曰移粟此移民更重言我心盡民何移之河東就食而此心更關此不堪移之老稚復移粟以賑之益見其盡心哉

蓋曰觀孟子始末無他乎日所行之害民且誤他小惠未足以敵民壞然鼓之證字是活字是亦走是字指五十步百步國之政百步之走也惠王能行小惠五十步之走也小惠望民加多五十步之笑百步也何加當勝之家且言其徹而不論功于本表之類先王之治矣如其惠而不徹惠於轉移之際不違政小惠不足以望民加多

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蓋治國以王道爲要猶戰者以克敵爲能今鄰國不恤其民而吾王能行小惠固爲差勝然其不能行王道則一而已矣比之戰者特五十步之走耳烏可以此而笑彼哉王誠能力行王政則民不求多而自多國不期富而自富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是耕耘收穫之時數罟是密網洿池是窳下聚水的去處憾字解做恨字孟子又說治國莫要於王政而王政必先于養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宜如農時乃五穀所自出必愛惜民力勿妨其務農之時則民得盡力于畎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洿池乃魚鼈所聚必禁絕密網勿使入于洿池之中則川澤不竭于漁而魚鼈不可勝食矣山

欲民有養生送盡心於王道此此節先歸以王道之始不違農時此節是民所自有者下文言畝之宅則自王者分之而無不授田之家矣此有興代宗參方役之思妨耕耘收穫之時洿池而後洿地自然者池人所鑿者高者爲山平而多草木者爲林註謂舊亦有一樣廢澤界也禁設禁令也洿澤無禁不禁民之取有網禁ニ民之不以時取者不可勝食勝用且說他多而未到人食用上發亦只說無飢乏是食用此時法制未能具備只就目前勞來其民使生計稍立以收拾人心然後徐爲之圖於行所謂紀綱法度處行有此王此豈道致爲王道之始下節方是從容推法制處說

補曾飲曰當時民方艱食於于文者一旦盡與分田制制立法財用匱不能治又從

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直待草木零落之時方許其入則萌芽得行所養而材木不可勝用矣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者得遂其願祭祀棺椁有所備而民之喪死者得盡其情是使民養生喪死兩無所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興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樹是栽種庠序俱是學名申是丁寧反覆的意思頒白是老人頭髮半白半黑者背上馱着叫做負頭上頂着叫做戴首用力勞苦之事黎民是少壯黑髮之民孟子又說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樽節愛養之政不過王道之始事耳茲欲使百姓家給人足各遂其

而後之矣故必養生送死無憾而後爲之制田里教樹畜爲聖人設施規模有序如此

五畝雖從舍以王道之成五畝三段是說法度王一段是教上事以養民謂之而教ニ養生本諸說以爲王道之成說者多謂此則孟難施而發後則養士大夫食於治食肉自須有可以字中庸法者身上從從庠序學校以教行敎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此孝弟而所重在孝弟故申之如ニ令五申之謂七十二句又總上面之詞而申說之以見必王道而教之意亦寓於中雖養兼舉而此屋可封者歸天下之道具備于此矣天下望風仰德有不切尊親之歟我故王可決也

豐是湖曰註中言法制二句法制節所以品節也品節節

生各復其性須定爲經制一夫與田百畝外又有五畝宅舍宅舍周圍墻下都叫他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要誤了他孕字之時則生息蕃盛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妨他耕耘收穫的時候則民得盡力農畝一家數口都有養贍可無饑餓之患矣這都是養民之事民得其養則教化可施必着實舉行那庠序中的條教就中所教有孝弟兩端尤爲緊切又丁寧告語以致其申重之意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爲代勞那年高頒白之人無有負戴於道路者矣這是教民之事夫教養兼舉而治化大行以至於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則人心無不愛戴四方無不歸往如是而不能一統天下以至於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是王道之成人君必如是而後爲盡心耳彼一時之小惠豈足道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在經制中而寓法制品節之節節所以裁成輔相之道也兼兩事

一段發警省解醒曰說序爲之教全重一個孝字教化關乎民風人心係乎世道精二學術不正必致天下大亂故謹之者必出于天理人心之正而不爲異端所惑也申以孝弟正所謂秉彝也孝弟乃民心真切之地但秉之天性而不能不習染曾參不中之則以物異而究申之則以豁明而著序之教遂不出此世亦一見更詳之

猶爲饑歲方苦他計民病民皆之爲不引咎自責而自諉以移民也不知撿住行以養人之於不知發父蘇以救民之死人矣兼由一念猶歸書歲一邊民物豪亦負罪羅則其咎使殺戮不決慘誰不干其事使有

檢是節制，莩是餓死的人，發是發倉廩以賑濟。孟子又說，王不思行王道，既無常產與民，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愛惜撿藏；至於途有餓莩，而不知發倉廩以行賑貸，如是而民饑以死者，乃王之罪，非關歲凶也。王乃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兵器刺人而殺之，乃曰非我也，兵也。夫操兵在人，殺人乃操兵者之罪，養民在君，民不加多，乃將失政之罪也。王誠不歸罪於凶歲，而勉行王道，則天下之民皆將聞風而來歸矣，豈但加多于鄰國而已哉。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惟平時有三年九年之蓄，臨時有議賑議蠲祖之政，則水旱不能爲災，而移民移粟可無用矣。此孟子告惠王之意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梁惠王因孟子說行小惠不若行王道，委罪己不委罪歲，因有感於心，遂虛己以請說，寡人願安心以受教，蓋望其盡言而無隱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非我也歲也的話頭王無罪歲欲其先發倉廩以紓目前之急又行王道之端事方爲行王道之務事

翁谷錢曰天地間百姓滋息有興利除害兩端然弊除不去仁政何由而行故興利者尤要先于除害也故孟子特提狗彘食人食一節以爲立教之本

寡安章　此章見人君當除虐政而後仁政可行首論惠王行求教之誠下是就了先請之以發其心之明而又稷以攻其行政之失

安三節大中旨就殘害惠王頭要不終遂只在心然實政本來源之本則王道雖望其舉行故孟子欲先明其源皆之說刃二節先設論以發其本心之明只要得虐政殺人一意明白

稍陳定字曰梃刃與政殺人

梃是杖。孟子因梁惠王有求教之誠，遂因其機而先問之說，殺人者或用梃杖，或用兵刃，這兩件有以異乎？王說，梃之與刃，其器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說，殺人者或以虐政，或以兵刃，這兩件有以異乎？王又說，政之與刃，其事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因梁惠王說虐政之殺人同於兵刃，遂直言以匡正之說，今王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只見得庖廚中有肥肉，廄房中有肥馬，而窮民有饑餓之色，野外有餓死之人，此何以異於驅禽獸而食人乎？然則王以虐政殺人，固與兵刃無異矣，何不反求而亟圖之乎？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孟子又承上文說，率獸食人乃虐政之大者，其失人心而促國祚

此承上章梃兵之意而叙論之庖有四句且直發虐民致于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此二句註當發在此率獸食人上面平獸食人此正見虐政之殺人無異於梃刃處

補唐子強曰只將四句相形說去不言厚斂而厚斂在其中民有饑色已不忍見而況且有餓莩乎何更甚之

相食節此承上取一獸字形起爲民父母者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而率獸食人豈不甚可惡哉父母字最重以刺惡而曰父母上文弘知保之恩以購吾民乎仁者此之謂乎民之於也而不免率獸食人者從父母之實弘民父母行政六字一氣讀勿以行政寓下

仲尼節此又取一俑象人字形起實使民飢而死來而用便借心体更不必說到殺人類率之

皆在於此，不可不急改也。且如獸本異類，其自相吞噬，人之見者猶且惡之，況人君乃民之父母，民皆賴以爲生者，乃今恣行虐政，至於率獸而食人，其視赤子之軀命，反獸類之不如矣，殘忍如此，何在其爲民之父母也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俑是從葬的木偶人。古之送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叫做芻靈，似人形而已。中古更易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能轉動跳踊，如活人一般。故孔子惡之，說始初作俑以從葬者，此人不仁甚矣，其無後乎！夫仲尼所以深惡作俑之人者，何爲？因其用生人之形爲送死之具，意涉於殘忍故也。夫象人以從葬，非必致人於死也，而仲尼猶且惡之如此，況實以虐政病民，使民饑餓而死，其爲不仁，尤甚於作俑者矣，如之何其可哉。孟子之意，蓋欲啓發惠王不忍人之心，而引之以志於仁，故其言之激切如此。然由此章而觀，人君

商底民饑而起未必皆出于君上使然然自庖有肥肉節觀之便有使民饑死之理孟子直追到根源上說不須微婉王能以殺人之政而行王道則不愧父母斯民之責而將見與於仲尼矣

稽祿猶徵曰天地之間人爲貴曰獸而食人也曰爲其象人而用之也犬人不可象而用之況可饑而死之乎又況可率獸而食人乎此是孟子深哀手段

晉國章　此章見人君當行仁政不當復以忿雪恥惡王志于報怨下是孟子詳示以勝王之大效在于行仁政則怨不期報而自報矣

晉國雖晉國安强此時已非晉叔之晉而爲魏斯之晉矣東惡齊魏侯韓秦材之屢消矣韓趙魏而據領險以破之織遇其陵

之所自來者，不過肥肉廄馬而已，而其弊遂至於率獸食人，使厚斂之虐同於操刃，不仁之禍浮於作俑，則吾欲之爲害，豈不大哉。明主能以此言而體察民情，必且惻然動念，凡所以約己裕民者，當無所不至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梁惠王問孟子說，昔晉國在先世時，地廣兵衆，論其強盛，天下諸侯之國無過之者，叟之所明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則東與齊戰，兵敗而長子被殺；西爲秦人所侵，喪失河內外之地凡七百里；南又爲楚人所侮，不能與抗，是寡人貽辱於晉國之先君也。寡人恥之，今欲爲先人一洗此辱，不知作何樣經畫乃可，願明誨告我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長子爲齊所虜遂殺而亢卑會敗失少梁故襲陵而衛鞅入境割河西而獨南鄙楚懷王使昭政燕能王肆爲深入襄陵不利七邑云亡恥之始先人之恥也如何則可以雪用何等方略計當則可以雪恥於先人而使晉國復强于天下也

補大全輔潛庵曰惠王之敗於三國亦非義戰徒以爭地爭城耳欲爲死者一洒之非如匹夫賤人要其私恥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豈知大勇哉

且方讀孟子言勇憂喪敗之後不足以自強惟所有之地雖足百里便可興王又變蠢而謂不務百里而已蓋言其意如此且必能行王政豈止雪恥王如齊王欲伸威于諸侯不若有德于民則然後先人之恥不若禦侮乎先王所以遺之民王如施仁之心成政從廣省刑罰薄斂乃提其中大綱且於耕耨斂一日不可廢須于不可廢之中更修之首之者實失不耕溥深易耨一疑二而一之中又有父敬長日易治耨耕之淑於深耕易耨雖當有所講貫未能修刑罰徵民皆是施而仁政所致從容講學之暇可以修其義于是氣象修其孝悌忠信以壯道之修入事父作則事長上則其德之修務可以修身以忠信明於務以孝悌忠信分辨可使制梃一句不可空說須體上看只是形容德平日一點尊君親上樂于效死之心者實有忠義當然不可泛說

補潛室陳氏曰仁政只爲由不忍不言不忍不言之心提切仁政上

補大全饒雙峰曰孟子之言仁政似乎迂闊而不切於事

孟子對說王莫說喪敗之後國勢弱小不足有爲若還有志自強就是地方百里之小國亦可以王于天下豈但雪恥而已哉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這是用功到極處去孟子又說所謂百里可王者如何王若能行仁政以及于民於刑罰則省之而用法以寬於稅斂則薄之而取民有制使百姓每得安其生業盡力于農畝而深耕而務得疾耨而易耨治得到那少壯的百姓又以閒暇的時候講明孝弟忠信的道理入以此事其父兄出以此事其長上及至涖戰足禍讓自與那百姓每就上恩德人人都有個親上死長的義氣遇着敵國外患必能出力報效敢勇當先雖以秦楚之强國堅甲利兵天下莫能當者可使斬木爲梃以撻之而取勝于萬全矣況其他乎臣所謂百里可王者以此王能施行仁政又何以弱小爲患哉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指敵國而言孟子又說我謂制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非恃我能勝彼彼國有可乘之隙也彼國煩刑重斂行政不仁把百姓每務農的時候都被他紛擾了使不得深耕易耨盡力農事以養其父母致使其父母凍餒而衣食無所仰給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惟救死而恐不贍何暇修孝弟忠信之行哉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承上文說彼國暴虐其民使之凍餒離散就如陷之於阱溺之於水的一般其結怨於民也深矣吾王若乘此時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恨其上一聞王師必欣然樂歸於我誰肯爲他出力用命而與王拒敵者哉此我所以說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又總結上文說王能發政施仁則天下之人莫不歸心不仁

然彼秦楚只不過逞于所爭擠木之匹夫堅甲利兵奚可恃乎

按王者以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舒長者非謂義和安寧君明民親故力有餘裕可以暇日之所彼奪彼秦其民上先黜不恭仁政而刑厚斂虐凍餒離散救死且不贍其焉能使民盡節何及上哉孔此此使民循戒其民避與涉兵法而進之自能所忍在使吾此之善所以敵勢國爲暇使民可上陣故曰孟子兵之勝三不可勝有形者可以無形者不待力而行故語有曰仁者無敵勿疑者無敵之有天下先人矣

補徐氏曰前仁者無敵也此暴亦敵也一仁一暴無敵矣

補梁氏曰梁惠審事人之所以不思賢治之所以不常王但是此梃作梃耳故曰王請勿疑

襄王章此見人君欲一天下在于人孟子欲以仁政救時而襄王不足有爲故出而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

見梁襄此見亦不無望襄王不用或有望天而望之容以觀其志之所向亦以其發言不試之際也

出語人不似人君望可畏之儀也不見可畏無可畏之威也問而卒然其問言又無從容之態詞氣與無足觀而孟子之望襄矣定於一者列國紛爭干戈不息也惡乎之定則何如而後能定可定數云定于一統宗嗚云稱何

者陷溺其民則雖本國之民不爲用命是以古語有云仁者無敵蓋言民心所歸則强弱大小非所較也我所謂百里可王制梃可撻秦楚之甲兵者亦有見於此耳王請勿以予言爲迂而斷然以發政施仁爲務雖以梁王可也尚何先人之恥不可雪哉按此章惠王之志在于報怨而孟子之論在于救民蓋能救民則不必報怨而自足以克敵不能救民而徒志于報怨將兵連禍結而喪敗滋多矣是以帝王之道貴在自治不以小忿而忘遠圖正此意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梁襄王是梁惠王之子卒然是急遽的模樣孟子見梁襄王知其不足與有爲乃出而告人說道容貌詞氣乃德之符我今見王遠而望之不似爲人君的氣象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且卒然而問我說當今天下諸侯紛紛戰爭何時乃定我對說必待天下一統則自然平定無有戰爭矣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是心所好尚孟子又述其問答之言說道王問我說今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誰能一統天下我對說今天下惟爭地爭城日以戰鬭爲事所以四分五裂不能相一惟是仁德之君不好殺人者則四方之民歸之而天下可一矣夫天以好生爲德人君奉天子民惟在常存好生之心而已創業之君常存此心則可以結人心而成混一之功守成之君常存此心則可以壽國脈而保無疆之祚孟子此言誠爲萬世人君之要道也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與是歸往周時七八月即今之五六月槁是枯槁油然是雲盛的模樣沛然是雨盛的模樣浡然是忽然興起禦字作止字牧是

人而皆從然非定于一以大勢分裂國分土勢不歸一如何能定必天下歸于一統則勢不歸人而致爭奪門下戈自息天下定矣勢云定于能一之人孰能歸勢能一之方惟有以統勢由力致就能合天下而一之生常說不嗜殺為能一之術而孰能歸一統而與天下所以○不嗜殺人而乎日有生生之德誰以仁心行仁政而歸之且虐政為流下之代甘民就能與亂乘非非民之主民各有於君必有歸之者樂歸命而歸也天下歸于天下在下正合此意而全重歸上王知夫苗一般伸其易蹶者而言以苗喻民苗之稿於旱民困於虐政之苦苗以雨而興解民以不嗜殺人之君而與七八月之猶今天下之人牧之一句相應

牧養君以養民爲職故叫做人牧。襄是說梁襄王又問孟子說當今列國分土而治民各有主誰肯舍其主而來歸乎孟子說當今天下的百姓無不願得所依歸而歸往之也王知夫禾苗乎當夫七八月之間天氣亢旱禾苗枯槁止望雨之降天忽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將禾苗之枯槁者皆勃然興起發生甚速誰得而禦止之乎方今天下之君以牧民爲職者都只以爭地爭城爲事驅民戰鬪忍使其肝腦塗地略無顧惜未見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之君出于其間則天下之民欣然向慕就如禾苗之望雨一般莫不延頸舉首而願戴之以爲君矣望之如此其切則其相牽歸附不逆于心而至其勢就如水之就下沛然奔赴誰得而閼阻之哉此所以說天下莫不與也夫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戰國之君雖至不道豈有嗜殺人者特以計心戰鬪故民之死而不恤故孟子以嗜殺人警之說凡淫威虐政可以殘民生者皆嗜殺人者也君人者能省刑薄斂務以厚民之生則民心歸而治平可常保矣

蓋孟子說此見得今時則是從是以心言歸以身言說是之使歸之也則天下莫不與而所以定于一者在其中矣

楊氏曰人未有嗜殺人者能好生惡死殺人者殺之之輿論此一歸之說不知使有反而行仁義○誰肯甘心殺人者而欲爲人者不不人人勁心

補王說齊曰人君爲政務民爲仁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民於所能見得民之心是孟子述言

齊桓晉　此章是人君當斷伯功行王道不忍之心乃其本根分作六段看第二節因齊王志伯功而孟子以王道之可行何如三節因齊王有不忍之心而示以是心之可王各有發擴充意中日然離至度那里四王不能發然此心而教其發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時諸侯能尊周室攘夷狄後世稱其功然先詐力而後仁義聖門所不道也齊宣王有志於伯功乃問孟子說在先五伯惟齊桓晉文爲盛他所行之事可得與寡人言聞其槩乎孟子對說臣所受學傳自仲尼仲尼之徒皆羞稱五伯故有言及桓文之事者所以後世之人不得其詳臣無從而聞之也無所聞則無可言矣王若必欲臣言不已則有王天下之道乎蓋王道乃聖門常言而臣得之傳聞者也王若能取法乎道則霸不足道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齊宣王又問說人君之德如何則可以王天下孟子對說天之立君惟欲其保養斯民而已君能修德行仁以保安百姓使之得所

王說至於此之固王不能擴充是心而擴其擴充御王至能禦之固王功求大欲故舍之反本以行仁政則大欲不求而自至故齊王求因齊王有求行仁故皆之反本以制恒產則王乘不期而自我所謂是心足以王保民而王者此矣

齊宣二節齊王之問桓文乘其功而欲爲其事故以其奉盛節事經費伯業之事道傳聞○宁相不在有所道則行所備有所傳則有所聞孟子亦何不聞其事只是不欲聞之宜王耳懂以以用推言孟子以將自王道之可行也王字只是如字因齊王艷稱桓文故以王字代伯字以下論王字俱然則字從重與孩字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之說同

補一說質齊梅曰無以則王言王者無以已來聞桓文之

則天下之民皆愛之如父母而戴之爲君師其王天下也孰得而禦之哉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是齊臣新鑄鐘成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叫做釁鐘觳觫是恐懼的模樣齊宣王因孟子說保民足以致王遂將自己問說若寡人者也可以保安百姓否乎孟子對說可齊宣王問說你何由知道我可以保民孟子對說臣曾聞王之臣胡齕說王一日坐於堂上有人牽牛行過於堂下王看見問說牽這牛將欲何往牽牛者對說新鑄鐘成將殺此牛取血以塗其釁郄也王說舍之我不忍見此牛恐懼戰慄其觳觫恰似無罪而往就死地一般誠可憐也牽牛者說王既不忍殺這牛則將廢釁鐘之事乎王說釁鐘

事你欲臣一言之也則惟有王天下之道乎　亦一見德何如則可王德字虛看只是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保民可去看而王莫之能禦是一氣保民即是德另云德是以保民此德且撥落心字到後面引起下一章方提是心足以王出來

補董思白曰保民稍形易牛說言君之所保先在於民而不及其他使是王的鐵椎着眾節王坐常上自是説卻之常從牽牛者何以過堂下說者獸殺之且牽古祈令來之殺此處素食之處嚴者不忍發其不忍在舍之舍此牛也其不忍然故觳不忍牛較重孟子全就此二字百方開導欲其察識而擴充之如下文所云也無罪只就牛言我云若人之無罪似她是以羊易之亦是王詰牽牛者便易

也是國之大事何可廢也但取個羊來換他把鐘得以釁而牛亦可全矣臣所聞胡齕之言如此不知果有此事否耶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是吝惜的意思齊宣王因孟子述胡齕之言乃承認說以羊易牛誠有此事孟子遂就其善念而開導之說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王這一點不忍殺牛之心便可以懷保萬民兼濟四海而成興王之業矣但百姓無識只知淺只見王愛此一牛都道是吝惜財貨而然臣則知王之心乃由觳觫之狀觸目有感一念惻怛之發全出於不忍而能由此一念而推廣之亦致王何有哉大凡帝王愛牛之心偶發於一時之感而孟子遂許其可以保民而王者蓋此一念驟發之仁最爲真切若推之於民則凡以利用厚生救災卹患者將無所不至而四海皆其度內矣有保民之責者能識此不忍之端而擴充之則仁不可勝用矣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

之數下之牛執何擇何以發見此心皆不忍殺牛之心是以王只須擴而充之全牛之心其後只以致王而所以可王者則在於識擴充上此意至仁術斃老吾老饋方殺出証中斷然數語是從後竟先節耳來可用百姓二二句孟子恐齊王不忍之心不過一時之感發後來已不勝且貴之稱以被以愛字斷然之愛是吝心人欲之私非矣翁我不知其殺不忍之身以大然之公也從自然不覺安排以此剛形劃發令他察識其當時之心如何擬出四察識得當時之心直是良心著見則是心倏然惺然後知凡厥有生皆所當隱況人為天地之心可不思所以保愛之乎此孟子諸發本意然二節何齊王果然信此巳久不能復疑只曰然誠有此以為愛夫子以為不忍其實誠然也

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憯是秋齊宣王以羊易牛其心出於不忍而其迹有似於吝惜閒孟子之意乃逐意以為然說道以羊易牛其迹似吝誠有如百姓之所識者但我之心實不知是齊國雖褊小一牛之費能有幾何吾何愛焉只為見其觳觫之状若無罪而就死地心中不忍故以羊易之耳此心惟天了知之而百姓不知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是怪隱是痛擇是分別孟子欲宣王察識其不忍之心乃反覆詰問之說百姓以王為愛王亦無怪其然也蓋羊小而牛大以小易大迹本可疑百姓何足以知之王若果是不忍牛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一般有生一般無罪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誠有難於自解者矣孟子說此難王正欲使之反求諸巳而得

說者只就指法此言發句只承百姓皆以王為愛而發來說不惟以為臣關獨王之不忍可是愛以之論把此下之言語說一齊是人以為小然意愛之畫子夜以小易大牛羊偏擇之然殺令說從此本而論其本心何於孟子見得是謹不然以行能而曰是誠何心哉又只承王若二句說矣若以謂此非不忍然誠廢微之實罷謂其見不忍則謂說實以殺牛是有家心者自家作為之人我非愛其財食又只承王無異三句說矣以我為非愛其財何從以小易大大段小易大其說誠以說其几不能自知況百姓乎宜乎以為我愛是一點良心之所以偶發於牛者不能知其所以然豈其擴而充之功加於百姓乎○雙峰饒氏孟子於是所以繁復與以仁術明以見牛未見羊正

其本心也宣王亦無以自明乃笑而應之說道是誠何心哉我非愛惜一牛之費而爲易之以羊也不忍于牛而獨忍于羊我亦有不能自知者百姓之以我爲愛不亦宜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因宣王不能自得其本心又爲之分解說道以小易大雖解于百姓之疑然亦無傷也蓋仁雖無所不愛而見聞感觸之間亦自有斟酌變通之術今王所處不欲廢釁鐘之事而又不忍觳觫之狀于兩難之中得善處之法是乃仁之術也何也蓋當時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將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術者如此大凡君子處仁莫不有術其于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此固其惻隱之真心然祭祀燕享亦不可廢有時須殺如何使其死不接于目聲不聞于耳固所以預養不忍之心而爲其爲仁之術

使他觸以小易大牛羊何擇之權是孟子權以羊易牛仁便是識得上況齊王善心巧決其心全不忍之心上轉語只以是心之時此心發祭而不得而可見矣故牛得全然後心之見牛曰心言心已感而體未見羊何此言何可見之理而人動於心也君子之於禽獸當所不忍而從不得不用只一遠庖廚不見其不至於廢便能養得不忍之心忘之合只存戒遜此正君子為仁之術而無以羊易牛正合乎此二之術仁術而無傷大全朱子曰未見羊未之有然既當其非保則無民是告其用與書都是歡見得去有甚言時輔字東一曰遠庖廚非謂甚死不見而肉可食正是教宛當此心之仁是猶不能無生底只見之則食處有傷不

也吾王以羊易牛正合于君子之道若能察識此心而擴充之何不可保民之有哉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是小雅巧言之篇夫子指孟子說戚戚是心中感動的意思齊宣王因孟子之言有感于心乃歎息說道人藏其心何可測度我聞詩經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這兩句說話正夫子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乃我所行的事及反之吾心求以小易大的原故自家茫然也不知是何念頭夫子乃能推究來由說是見牛未見羊之故消我目前不忍的初心不覺打動戚戚然宛如當下觳觫的形狀復在目前一般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則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這一點心自我看來極是微小能濟甚事夫子却說足以致王不知其所以合於王道者果何在乎

與

見之則惻隱發於所謂遠物之生死身猶以此教養也心使然諸歎而人心不忍不及度豈不是預養此心而廣爲仁之術王曰一節孟子因齊王言之反求不得者發之釋善所觀其感之之語是以有任之簡要歸民之愛而大於禽獸牲亦操矣乃不知推之於保民是心之合於王者何不知王天下直從保民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保民之本不忍之心感二于斯也推之推本何難自保民只是一心不忍百姓故孟子假設于王曾一段譬之語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獨何與其語推恩之術使之愛而推之而使之難今恩無然至於被所謂之說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復是白也鈞是三十斤秋毫是毛之末細而難見者輿薪是以車載着薪木今恩以及下是孟子又因齊王未知愛牛之心可以保民乃設辭以撰省之說道今人有稟白于王者說我有力能舉三千斤之重而不能舉一羽之輕明能察見秋毫之末而不能見輿薪之大都不能見王亦將信其言而許之乎齊宣王答說不然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孟子遂曉之說王既知此則知保民而王無難事矣且物與人貴賤用愛頗雖民則與我相親加恩甚易今王不忍一牛之死是恩足以及禽獸就如能舉百鈞察秋毫一般而德澤乃不加於百姓是一羽之不舉輿薪之不見也思能及於所難而獨不能及於所易此故何與然則一羽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使一如用恩則百姓和無難保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此也王顧不知用恩故王之不王是不爲非不能也。大全陳新安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此可以問答緊切與是心句相照應今思二句亦難得最緊切乃一章文意機緊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殺且難者而失于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因其不忍之心以愛物者示之以仁民特舉而措之耳不爲[illegible]齊宣看得淺只以兩件當問孟子說他是不爲非不能便自疑惑了故問個不能不爲的模樣挾泰山以超北海挾泰山而且越北海以爲長者折枝亦有兩樣意故云以長者之命折取草木）

（之枝王問不能不爲形狀故孟子亦先說二說兩個形狀擬他故王之不王以下方說王之不不類乎彼而類乎此可見只是不用恩耳老吾老節此正詳用恩之易以證上是心足以王之意而復詳王不用恩之故老字二幼字二俱當推出心字天下可運於掌[illegible]此心以及之爲恩易也推本[illegible]到天下使引詩舉斯心[illegible]諸彼詩下文其不足引詩[illegible]說出心誠緣多謂老[illegible]擬出心字推其倫於也是心足以王下所以何以推斯心加諸彼以心對彼而言謂老足家邦皆從此推家是謂推服寡妻兄弟之心御諸家邦而推是故推恩緊承舉斯心來恩出于心恩者因心也因心之謂恩以保保天下則天下取足於善之恩而自然各足其欲其事易）

不舉只是不曾去用力一用力則舉之何難輿薪之不見只是不曾去用明一用明則視之何難百姓之不見保只是不肯去用恩一用恩則保之何難夫既不用恩保民何由能成王業故王可以王而不王者乃能爲而不爲非欲爲而不能也若肯爲之則取諸愛牛之心推廣之有餘矣保民而王何難哉孟子于宣王既發其愛物之心而使之默識又示以仁民之術而望其擴充所以引之於王道者意獨至矣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是形狀以物挾腋下叫做挾超是越過齊宣王問孟子說夫子謂我之不王是不爲非是不能也不爲與不能的形狀如何分別孟子對說泰山至大北海至廣挾着泰山去跳過北海乃天下所必無之事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這個眞定不能非不爲也承長者

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有何難事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這個是不肯爲耳非不能也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此今王有不忍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而阻于不能王之不王乃折枝之類而出于不爲也蓋恩由仁逹澤無此心耳有是心以及物則物蒙其愛有是心以及人則人被其澤夫何難哉有保民之任者亦在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老尊事的意思吾老人之老都指父兄說幼是撫育的意思吾幼人之幼都指子弟說運于掌是說近而易行如運于掌一般詩是大雅思齊之篇刑是法寡妻是謙稱寡德之妻御字解做治字孟子又告齊宣王說我謂王不難于致王者無他亦有見於推

（謂其推不難[illegible]功不推恩是不能不由此心而及之也故妻子亦便失所必至求總此二句意只是反覆以明恩之當推喫緊在故推與不推而字故下即推古人之善推而詰王之不肯推也淸家只重保四海三字遂效上說似未中繁古之人即古之行王而王者太過人以難言尊權之善哉有此心即吾心而推之自此遠彼又有次序便是善推所爲二字即哉然施之爲因心之謝恩見諸行事之謂爲序推多精等推其所爲恩亦前在今恩足以及禽獸見推之以及民易二者而功乃不及百姓是豈恩之難推而不能哉必有其故焉精審於中而不敢自於王故下節即其故而下剖中兵三句即其故也爲之論徑近究飮痛出來而後下節孟子）

（眞幽乎。大全饒雙峰曰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之幼之推去又何難且近之在室於掌也尤不間運爲行視然知所個容易如法個是易行。齊王說法曰今王恩及二句與前所謂同意但前承有後於下來是說易其所難而又難其所易此承善推所爲來是說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皆得同門說但不用後段獨何與說不度。權然稱物有輕重長短尚且當權度然後知況心爲甚王當下然後知從此出有本然之權度在我不以權度去權量較物之則輕重顛倒不害一物之失是心之當度較之於物猶尤甚權不必云心無形物有形度之衡以度其輕重短長害非是）

恩之甚易耳且如我有父兄我能尊事之即推這老老之心以及于民使百姓每都得以尊事其父兄我有子弟我能慈愛之即推這幼幼之心以及于民使百姓每都得以慈愛其子弟如此則是天下之老者幼者無一人不被我之恩澤以之措置一世就如運動于掌一般何難之有詩大雅思齊之篇說文王之德爲法于寡妻施及于兄弟又能統御乎家邦蓋言文王能以仁心施之于家而家齊施之于國而國治總不外于此心之運用而已故爲人君者誠能推此心以施恩則包容徧覆雖四海之大可以保之而無難不能推此心以施恩則衆叛親離雖妻子至近亦不可得而保矣况四海乎考之上古帝王其功業隆盛所以大過于人而非後世所能及者別無他道只是善推此心由親親推之以及于仁民由仁民推之以及于愛物施爲先後之間能不失其當然之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乃不至于百姓則是倒行而逆流與古人之善推所爲者大相反矣是果何爲也哉王其反求諸心

可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是稱錘所以稱物之輕重度是丈尺度是稱量的意思孟子因宣王昧於推恩要他心裏自家裁度復說之說道物有輕重必須用秤稱之而後可知物有長短必須用丈尺量之而後可知凡物皆是如此未有舍權度而能知輕重短長者也若人之一心萬理畢具于凡應事接物之際尤不可無權度以稱量之更有甚于物者蓋凡物無權度不過一物之差而已設使心無權度則事到面前茫然不知是非利害之所在其顚倒錯亂有不可勝言者豈但一物之失而已哉今王不忍一牛而忍于百姓是其愛物之心反重且長仁民之心反輕且短差繆甚矣王請自家稱量民與物孰重而孰輕愛民與愛物孰長而孰短庶幾吾之權度不差而推恩必自有其序矣尚何百姓之不可保哉此可見人君一心萬化之原必權度不差而後能推行有序凡[illegible]治道鑒別人才以至於

蓋所言庶及今日而不加百姓已自說輕重長短失其序了此乃欲度其所以重且長者何故所以輕且短者何故而下節正承此言之也

補大全朱子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當齊皆其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

絲許白雲曰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心爲宰故首稱心之當度甚於物非獨心之難度甚於物也

抑王二節愛民之心當重且長而王反輕且短者推原其故都快心於三事故三字序以一事正於妙是殺快于心三字承此正殺不忍字于牛而忍其數餓于民則忍之鋒鏑之下而以快其心試以此自度將必惻然動念而功加于百姓不至倒行而逆施矣所謂權一云何伏于是而曰爲以求吾所大欲則誠倖于君利之會而難忍然民有不堪顧者其不能推恩全此故矣

已見而不言以所欲之大蓋以諸人自問皆非亦人之所欲使齊王自不爲此蓋子貢以其小者發其大者乃皆是者肥不於諸色肥此五者皆爲是數登爲是近者之欲而與兵構怨以求之也誠言之所欲不在此所不屬是吾言不屬是而獨在於攘遠詳明此只以三欲遞重在於七淵三句辟了土地然後朝得於秦楚上天地[illegible]蒞中國而安撫四夷看此大欲正是王天下的事所爲與兵結怨之爲所欲辟土地四者之欲緣木求魚者言不可以力求強乎只作幽縫之矣不必論作樂樣

當罷與構皆當以此心之權度爲準而審察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士是戰士構是兩相構結孟子詰問齊宣王說吾王愛物之心重且長而愛民之心反輕且短則此心之權度必有所蔽而失其準者豈是要興動甲兵使戰士武臣下危亡之地而締結仇怨于諸侯然後快足于心與不忍一牛之死而忍驅民之命而試度之則其長短輕重較然可知也齊王對說不然這三件者不是好事吾何爲求快于此所以不得已而爲之者將用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以求魚也

便嬖是近習嬖幸之人居上臨下叫做莅緣是攀緣孟子聞宣王求大欲之言因探問之說王之所大欲如何可使臣得聞之與齊王有難于自言者但笑而不言孟子又設問王之所大欲豈爲肥甘之美不足于口與輕煖之衣不足于體與抑或爲華采之色不足觀視于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聞于耳與近習嬖幸之人不足備使令于前與凡此數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應之而不缺王豈爲是而汲汲以求之耶齊王應之曰不然這幾件都是小事吾不爲是而求之也孟子說王所欲既不在是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王必是要開廣土地朝服秦楚臨御中國安撫四夷使天下一統然後王之大欲始遂耳然求是大欲必有大道乃興兵結怨以求之以如是之所爲求如是之所欲譬如攀緣樹木而求水中之魚豈有可得之理哉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鄒

楚雄

補[illegible]是凡簡而說亦易易設不又欲逞意欲術與也者甚乃乎言以大欲可以力求亦可以力得故言其甚而不知其殆有甚者尤甚在後災上見然則三句因言鄒楚而策論入下[illegible]與國則有大小較七[illegible]則有衆寡程甲兵則有强弱試以齊與天下比較量力則大小强弱衆寡較然明甚今一分在齊八分在天下則小者寡者弱者在齊大者衆者强者在天下以一服八吾見王出其力以與天下敵使是猶天下各出其力以與齊抗是與齊必無全勝矣豈非是偏較此見興兵搆怨以求大欲者皆未失其國以反本者之本謂王天下之本下文發政施仁是也反字當玩詞含其平日所爲興兵構怨者側轉在根本上用功只一物本字謀且勿盡不成字

補朱[illegible]曰彼必有災根本盡心力而爲之甚有味亦根者之心力既盡於戰則此一點愛下的本心者消蝕盡全是要做快心的事安得無後災

大全慶源輔氏曰子思者大字楚莊王蓄鄒縣東中山也

新安陳氏曰若是其甚此一節有極兩端之意了孟子卻只說殆有甚三字且又把後災兩字以警動之發揮其餘舍後心裡把持不住則向來一點愛心便將災禍了怕他不求感心下開發至王以後災可得聞與聞發挈楚之方鄒三[illegible]形今貴自決至王權鄒楚之不敵然後奉天下大勢以敵之只得役力以逞彼不能如其所願則王鵝志大欲又要得不易等一路以圖自全之策故又說個反本

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鄒楚是二國名齊宣王因孟子說他興兵以圖大欲如緣木求魚疑其過當乃問說緣木求魚所必不可得之事今我興甲兵求大欲雖未可遽得豈至如此之甚乎孟子對說王疑我所言爲甚不知以此較彼則王之所爲比那緣木求魚更加甚焉蓋緣木求魚雖不能得魚後來卻無災禍使以那興兵結怨之所爲求遂那覇王之大欲盡心竭力爲之到後來非惟無功且將召災取禍有必不可免者矣宣王因問後災之說可得而聞之乎孟子說這個事理甚明但王未加察耳比如鄒國與楚國交戰以王評論他兩家那家取勝宣王說楚人必勝孟子說王既知此則可見戰之勝敗不在兵刃既接之後此權勢有可預推者矣蓋以國之小者

與大國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兵之寡者與夫衆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力之弱者與强國戰其勢固不敵也此其事理豈不章章較著哉今海內之地大約以每方千里計之凡有九區併合齊地而算之不過千里僅當列國所有是於天下九分之中纔得其一分耳今王欲以齊千里之一分而服海內之八分其疆弱衆寡小大勢不相當就如以鄒敵楚一般必不能勝矣豈不可爲之寒心哉我所謂必有後災者如此王必欲服海內何不反其本而求之以仁心而行仁政乎蓋能反其本則小大衆寡皆所不計而所欲者將不求而自至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商賈都是做買賣的人居則爲商行則爲賈愬是告訴孟子告齊宣王說我所謂反本者不可他求在行仁政而已今王誠能推愛

以敘發施

今王誠發政施仁者君政本于仁而仁寓于政也政即不忍之政仁即不忍之仁政字說得廣下文制產特仁政之本耳使字貫下六字說則仁聞自彰匕從使之耳五欲字俱就心裡說上兼已仕未仕言是熟者業其事代之仁上農商旅皆來歸也即用恩推恩而功加百姓此即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而小可大寡可衆弱可强大欲不求而自得矣

禮孝經曰合天下之歡心是大欲

呂覽所謂使天下以下皆是遠者來近者悅蓋發政施仁近者必先被也使天下上要見不但齊之于農商賈如此

吾惽蒙孟子說到其効是發施然之效是仁民而王的光景道

按孟子欲齊王反然請試將以氣質之欲是指發政施仁言轉求而發其志所不及也明以教者如何發政如何施仁一一條陳也

無恒產止明以告之此節將制產之由言上以起民不寒不飢不寒不可多得而民又易以犯嚴此處不可不詳故詳然進于此節則發政之效將成其說像則流離失所辟邪侈從不爲已一氣說下民既辟邪侈而後罰之所不爲則不教民不知而取之非謂其本心然武固有常善氣禀如之民于罪苦伊誰之責仁人在位即民犯法且未見出之况肯從而罰之乎一不制產遂至罔民此產之不可不制也

大全輔慶源曰恒產即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則下文所言孝弟禮

物之心而行保民之政爲之興利遠害爲之厚生正德凡法制品節之施皆根之至誠惻怛之意則不但本國之民被其澤而心悅將見凡爲官所在無遠弗届使天下做官的皆欲立於王之朝以行其道務農的皆欲耕于王之野以安其業商賈知國市之不征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知道途之無滯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有苦其君之暴虐而求解倒懸之苦者皆欲來告訴於王民之歸仁其不約而同如此其勢如猶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由是而土地可辟秦楚可朝莅中國而撫四夷無不遂王所欲矣何必興兵結怨爲哉

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惽是昏昧恒產是百姓每常久的產業恒心是人所常有的善心

不知而誤蹈其中叫做陷罔是欺罔齊宣王聞孟子發政施仁之言有感于心遂誠心以求教說王天下之大道誠不外于仁政但我資質昏昧無所知識不能遽進于此道願夫子輔導我之志意凡政如何而發仁如何而施明白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而爲之一一見之于施行以求不負夫子之教焉孟子對說仁政莫先于養民養民莫先于制產蓋禮義生于富足故人惟有衣食之常產斯有禮義之常心若不假于常產而自然能有常心者惟是那從事學問明知禮義的士人方能如此若尋常小民沒有常產便無所資藉爲饑寒所陷溺因就沒有禮義之常心矣苟無禮義之心則將恣情縱欲蕩然于禮法之外凡放縱淫僻詭邪侈肆一切不善之事無所不爲而犯罪者衆矣爲人君者平時不能制常產以養民及至陷民于有罪之地然後從而加之以刑則是欺愚民無知而陷害之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爲心者而肯爲此罔民之事乎吾王欲行仁政其于制民

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

明君節是故字承上恒產所係之大說來制民之產且就度民分地計口授田產二說必使二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密意俯仰二句經是制產周于老幼樂歲二句是制產裕于豐凶驅而教也善即恒心禮義是也驅而之善合下說產二句意從之也輕有所擁護而趨善所謂有恒產而有恒心也此是泛論其理○今也亦云制民之產者非不制產也但分授無法辨古之名而失古人之意其則以意加減乘豐凶已扣下去上所以俯仰無贍豐歉皆困而禮義不暇所謂無恒產則無恒心也與上節亦有此亦民之首時之君

王欲節正欲行之指發政施仁孟子所云請嘗試之欲行其所謂政與仁也反本則指制產而制產乃發政施仁所係之原且

大者故曰本

大全慶源輔氏曰則宣反其本矣與前盍亦反其本矣皆對說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恒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

按近說多謂此節本與前本字與一樣俱指不忍之心者爲但言當一樣而王民語意内有而然於上反其本矣承大欲不可得說來分明是說但欲將大欲須當反其將人欲之根本而下即承以發政施仁云云則其本還指發政施仁此反其本承前嘗試說來分明是說王欲行仁政須當反其仁政之根本而下節承以制五畝之宅云云則其本還指制產如必泥作一樣於上下文血脈便覺不甚貼捷

五畝節此正言制民之產之法

之產誠有不容緩者矣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是養驅是驅使向前孟子告齊宣王說民無恒產因無恒心以至於無所不爲蓋恒產所係之重如此故明君之爲治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使一歲所出上面足以奉事父母下面足以畜養妻子豐年收成好用度有餘可得飽食終身或遇年歲凶荒也有稀粥餬口可以免於死亡蓋民之相生相養如此然後驅使他去爲善他心無所累從上教化自然省力此所謂民有恒產因有恒心者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承上文說明君之治民如此如今制民之產不遵古法使民不得盡力于農畝而徒困于徵求上不足以奉事父母下不足以畜養

妻子雖當豐樂之歲尚且迫于饑寒終身受苦一遇凶年便轉于溝壑而不免於死亡百姓當這等時候皇皇然救死猶恐不足那有閒工夫去講習禮義哉此所謂無恒產因無恒心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夫觀恒心之有無係于恒產如此王若欲發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則何不反求其本以制民常產爲先務哉夫民生之苦樂係于君而君身之安危係于民民樂生則愛戴歸向而君安民疾苦則愁慼思亂而君危是以明君治天下必使家給人足人人有樂生之心然後禍亂不作而治安可永保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一節是制民常產之法孟子又說制民常產之法無他只是將

迎　運

而因以興起民之恒心退設盤因養而教然亦只是道其不必專重養上自古論王道未有不教養兼舉者又本而制民之產使發灸畜產之有資耕耘收穫之有時則老者幼者咸遂其生于是因教之倫理而設餘其恒心則發教之風自然翕合于閭里所謂能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者此也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于掌上者亦此也老者二句亦含有教意然而不王正打轉上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之意來見至此不俟力求而大欲自遂遡蓋王道何等懿美而區區伯功又何足置齒頰哉

孫緒溪曰此章初說保民王字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求其所以王者無他是心足以王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言推其所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老幼吾老幼及人之老幼者俱如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飢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之教可以不負戴便是老老幼幼之實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章大意如此

小民田里樹畜少有與他定個經制而已如一夫既受田百畝外又有五畝宅舍且宅舍周圍牆下叫他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要誤了他孕字之時則孳育蕃息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要妨誤他耕耘收穫的時候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八口之家都有養贍可無饑餓之患矣恒產既制則恒心可生由是設爲庠序而慎重教化之事又就其中把孝弟兩端申重反覆極其告諭之詳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爲效勞那年高頒白之人無有負戴于道路者矣人君定制立法至使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而又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饑不寒而又知孝弟之義則教養兼舉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莅中國而撫四夷不難矣謂不能王于天下者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正以此耳區區霸功何足道哉按此章齊王所問者霸功而孟子則告以王道至論王道之要則不過推不忍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而已故即齊王不忍一牛之心反覆發明其可以致王之理而以制民常產終焉有志於三代之治者宜深念也

四書直解卷之十四終

附錄[illegible]備編參補附主意

莊暴章　此章見人君當公樂以與民首節是因莊子之問發示以公樂之效下是因齊王之瞻評示以公樂之效

黃金從曰先要識好樂意思蓋樂乃樂之作由人心生欣暢歡悅人人皆有此願特爲人君獨樂而不與民同所以治不古若果能推己以及人使皆得遂其歡悅之願大觀天化與天地同和則先王何異而王樂可幾矣孟子與齊宣論樂今是此意

莊暴章至說以好樂使有以下文所說世俗之樂亦非禮說暴未有以對者謂知俗樂之不足好直欲諫而未得其辭故若難於答爲昭君之欲耳曾謂未有以對是辭而未定且爲下章

今而字示將說此可疑謂今以之爲欲增悲於謂其不可好則古以之平偉宜化樂不得苦口好樂何如所只是賢者好樂甫衣爲所謂是同其可否亦未得台好樂甚郎下與民同樂意盡關應幾郎下興王意但此辭且譯說好樂甚而充之以盡其意故齊可近於治便是

徐若泉曰好樂甚者不徒好其聲容只要得先王制作本意在我人心而天下和平乃從元聲之本著止在樂聲之間只可謂逐物之好不得謂之好樂甚樂於好樂甚但推廣此心使百姓參知同樂成若和氣薰蒸於上下者則不足王矣

說曰二節齊王以先王之樂爲言是謂樂有今古之殊其只說樂不獨及上說樂也故孟子設以示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重刻辨眞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孟子卷之十五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

莊暴是齊臣庶幾是可近於治的意思　齊臣莊暴一日來見孟子說道暴昔也進見于王王自以其情而告于暴道己甚好音樂暴於此時既不敢謂其所好爲是又不敢謂其所好爲非因未有以對也不知好樂何如果無害于治乎抑無害于治乎孟子對說好樂無傷特患王好之未甚耳使王知音樂之理可通于治能以一念欣暢之情推而廣之直至于一國和平而後已焉則齊國殷然有興起之勢而庶幾可望于治矣汝何不以此而對王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孟子以好樂之甚啟發莊暴因暴不能復問以達其意他日乃入見於王而問之說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是言乎齊王自知其所好之不正不覺慚愧乃勃然變色而應之說樂固不同有先王之樂有世俗之樂寡人之所好者非能好那韶濩古先聖王所作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新聲俳優取適一時之耳目而已何足爲夫子道哉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說王無謂世俗之樂爲不足好特患王之好樂未甚耳誠使好之之甚不徒溺其音而深會其意務使歡欣交暢和氣充周則平心宣化之治皆由此出而齊國庶幾其可望于治矣何獨古樂之可好乎蓋先王之樂固此聲音此條理也世俗之樂亦此聲音此條理也今樂與古樂一而已矣吾王欲審其所好惟在其不甚之過何至以今樂爲嫌乎然今樂古樂其實不同孟子之言特欲開道齊王之善心而勸之使與民同樂故其言如此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

古樂同實樂猶上論樂也今之樂二句須要說樂二句說之樂以宣暢其和心古今原不相治今人但存先王之心聞樂曲其好樂之情宗於欣欣然蓋字面而齊國庶幾則古樂其宣暢之機今樂亦此宣暢之機其爲宣暢之情一也何有世俗上一氣發揮說今樂猶古樂有先王之樂即如何只就樂情讀古樂此雖致治自今樂亦此鐘鼓管籥之聲始成非[illegible]說古今樂之與[illegible]王今樂好之甚[illegible]一息[illegible]

徐[illegible]源[illegible]之本有[illegible]今然[illegible]大觀天人和同上下安泰何今樂古樂之與下文與百姓同樂此是古樂原來也

吳瀚齊曰獨好樂其二何以是論個道與後好樂甚三句只要切切者之詞[illegible]勸其要緊看獨與衆

孟[illegible]不若與人是與人[illegible]若與[illegible]少與衆之樂與少樂也此好樂以與衆[illegible]齊王已知之其本心已明可與言矣承之曰[illegible]

今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可不甚[illegible]

[illegible]

見其美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但恣己之樂而不念民之困也

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齊王因問孟子說好樂之所以近于治者其說可得聞乎孟子欲引之與民同樂乃先以常情提醒之說作樂爲樂一也有獨自爲樂者有與人共樂者王以爲孰樂乎齊王說獨自爲樂其樂止于一己而已若要彼此交歡情意舒暢固不若與人之爲樂也孟子又問說與人共樂一也有與少爲樂者有與衆爲樂者王以爲孰樂乎齊王說與少爲樂其樂止于數人而已若要人人歡洽和氣流通固不若與衆之爲樂也夫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此事理之至明者人惟蔽于己私是以惟知獨樂而不能推以與人耳使齊王能推好樂之心以及一國之衆則可謂好之甚矣而齊國有不治者哉此孟子委曲誘導之深意也

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都是樂器疾首是頭疼蹙頞是愁苦的模樣羽毛是旌旄之類　孟子開導齊宣王說王既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則好樂之公私得失從可知矣臣請爲王一一陳之今王端居鼓樂於此百姓聞王所御鐘鼓之聲所吹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頞私相告訴說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直到這等窮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離散其顛連如此而略不顧恤乎今王爲田獵之樂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旌旗之美都疾首蹙頞私相告訴說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直到這等窮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離散其流移如此而略不顧念乎夫鼓樂田獵王之所樂也百姓每見了都這等嗟怨者豈有他故只由王獨樂其身而不能推此心以安養下民使之與己同樂故其怨苦之情有不能自已不覺其嗟怨

一使字可玩及于二句只是極曰厥茂曰何以俱喜辛之論勿於何以上加不然二字則是固蹴然而知其無疾乃猜度之詞耳無疾病則身其用樂意不與民同樂與民同樂非正意然則變等乃指平日仁政之行不行言一不與民同樂民便疾首蹙與之等便是好樂未甚一與民同樂民便喜色相告這便是好樂甚

備檢散言曰舉疾首蹙頞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樂字自有意思在

鄒四山曰鼓樂游畋二段刻畫管籥有與千一段描寫極滿一則愁苦畢現到可知其苦矣可見今樂由古樂孫淡奈然舒緩上意不可缺以關聖受學者都憲人吳澂撰寫詩云圃

之若此耳王如好樂豈可獨樂而不恤其民哉彼此疾首蹙頞哉語說小民愁苦情狀宛然可掬人君能以此軫念民隱當若見其愁痛之色聞其嗟怨之聲則所以拯救之者當無不至而自不忍于獨樂矣

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這一節是與民同樂之事孟子又告齊宣王說君王獨樂而不恤其民固必有以致民之怨矣今王鼓樂于此百姓每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歡喜之色而相告說君王庶幾身其康泰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為此鼓樂之樂也今王田獵于此百姓每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皆欣欣然有歡喜之色而相告說吾王庶幾身其康强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為此田獵之

然飛雲備之樂惟此字中等便見鐘鼓管籥和樂欣然樂人知這外邊更謝君直說云如舉看官之與不知外說之說七然民情氣然皆不暇問矣如之何不亡

厶王節上二段皆論此樂字貫勉齋王氏曰上與百姓同樂節上節所謂能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皆樂從好樂說采王好樂而使民亦樂是能君民上下欲以交通和氣充浹盛宇宙間皆熙熙皞皞氣象所謂好樂甚者此也民心悅則王業可致所謂齊其庶幾者此也宋端今樂猶古樂也

文王章　此章見人君當公和以與民何也外上是齊王說開度上較囿之大小而與其民下是孟子從民心上原囿之大小而與其君

園文王之囿便實日歸之意蓋

樂也夫一般的鼓樂一般的田獵百姓每見了卻這等欣幸者豈有他哉良由王能推好樂之心以與民同樂使之各得其所故其愛戴親附自不覺其欣幸之若此耳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夫觀民情之憂喜惟係于好惡之公私如此今王誠能推好樂之心以及于民使之各安其生各樂其業則天下之民皆將引領望之聞風而來歸矣有不可以統一海內而成王業哉孟子所謂好樂甚則齊其庶幾者蓋如此今樂古樂又何擇焉由此言而觀民情得所則喜失所則悲喜則欣欣相告有盛世熙皞氣象悲則疾首蹙頞爲衰世亂離光景一念之公私少異而民情之苦樂國家之治亂因之是以古聖王之于民務生養安全不使有一夫之不獲誠知所重也願治者宜深省于斯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于言文王由自為意方何有上下也二字隱然傳有之意齊王欲賢其必有假文王事以遂之者孟子只將雖引到公司上去耳文必須傳有此也者是其大乎蓋皆疑之詞便是极自辨之義共民同之文王之心分明是大本度其民以為小不亦宜乎右與民同上下得以一國之民共七十里之囿安見其為大只于日業務實樂見其中而文王進政之外親之樂固有大自然其猶大非小之者不亦宜乎齊宣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安乎以之獨小囿與乎以貪利之心小文王之囿只為私意一邊了豈王者之民耶

程齊七雍曰民何嘗小不是獨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君已有之併其大亦忘之矣總之思之所出有與民之所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囿是養育禽獸之所芻是草蕘是薪齊宣王問孟子說我聞文王之囿其周圍凡七十里之廣果有之乎孟子對說古書所載誠有此說齊王又問文王之囿乃如此其大乎孟子說君王見之若以為大當時之民猶嫌爲小也齊王說寡人之囿僅四十里乃百姓尚猶以爲大何也孟子對說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而未嘗以爲己私囿中之草木不禁民樵采取草的取薪的都往于其中馬此囿中所有無一物不與百姓同之是以一國之民而共此七十里之囿物之所產有限民之取用無窮其以爲小不亦宜乎按書稱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其囿必不如是之大孟子不辯其規制之廣狹而但言其利民之公心蓋能與民公其利則必不以此囿爲己私而縱游畋之樂可知矣

[illegible]見則不見矣○

蒙引

廣右川曰民之實猶每欲似君已之所疑而不足任人之所有但疑得于耳目所不到之處而實忽于耳目所接之處○最爲有味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不止于國之禁民亦不止于麋鹿況以一物見其不止也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未必便有殺於其不從王之設禁直曰如此正如設入阱而何爲不爲陷坑之阱是為誰也爲字與中干要刺明以四十里而爲囿本不爲大以四十里而爲阱見其大了況又當國中而爲之乎其民以爲大矣而可與文王之囿較大小事

陳新安曰設阱殺未必數之入設禁者未必其民之犯禁之心固也即此已自得罪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爲關阱是掘地爲坑以掩取禽獸者孟子又告齊宣王說文王之囿惟其公之于民故民以爲小君王之囿民以爲大者亦自有其故臣始初來到王之境上不敢遽入先問之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臣聞說國門之外郊關之內有個方四十里不許百姓擅出入若有人擅入其中殺傷麋鹿者就論殺人同罪夫人之所畏莫甚于死今取一麋鹿就以殺人之罪加之則是以方四十里之地爲坑阱于國中而故陷民于死地也其爲民害如此民之視此死地就如陷阱一般其以爲大不亦宜乎夫囿一而已在文王以爲民利而齊王遂以爲民害蓋古人之囿但用爲講武之地而志不在于從禽故其利常歸之民後世則專供游獵之樂故其利擅之于上而麋鹿爲重民命爲輕矣明王好

于民。書引詩云道民為慶慶而達之宜知關之有禁夫國有大禁衆民尚得不知行囿云民之無知見獸而犯哉有似乎不知御殺得大罪愈不服道

交鄰章　此見人君當仁智以睦鄰勇以致恭保之分上是因問交鄰而示以交鄰之道欲其為仁智之君下是因言好勇而示以大勇之效欲其法文武之勇

徐徵登曰仁智與勇雖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者仁舉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殃民智舉事大而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屈於己反為不仁不智故湯事葛而征葛勾踐事吳而終沼吳則易交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

交鄰而大小皆保事大事小皆交鄰也仁者智者不可作兩樣人只是所處之勢不同而所交之道各異耳以大事小者見其寬和之量較大小強弱直將大度包含能所以為仁以小事大者明理審勢知敵之不過不與之爭所以為智證也懲伐不恭雖見侵凌亦不可遽爭兵為如祭祀是供交事昆夷如夜技不於大王則土地之奔勾踐則臣妾之請

胡雲峰曰大之字小樂天是以見其仁必小國弊攻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畏天是以見其智必大國無見侵凌而事之之禮不敢廢乃見小者之智

尚可不端哉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葛是成湯時國名昆夷是西方之夷獯鬻即今北虜句踐是越王名齊宣王問孟子說鄰國壤地相接容有以强凌弱以小凌大者茲欲交好于鄰國果有道乎孟子對說講信修睦固交鄰之人事誠有這個道理大凡為大國的多恃其強盛侵凌小國惟是那仁者度量寬洪誠意惻怛全無計較爾我之私他為能以大事小而盡其撫字之道求之古人若成湯是大國反事葛伯文王是大國反事昆夷雖是他犯上無禮也都包容不與計較這便是以大事小成湯文王之所以為仁也為小國的多不審己量力挑釁大國惟是那智者通曉義理的識時勢有知彼知己之明他為能以小事大而盡其恭順之道求之古人太王為獯鬻所逼而至于遷都句踐為吳所敗而請為臣妾雖被他侵凌役屬也只含忍不敢抗拒這便是以小事大太王句踐之所以為智也吾王欲交鄰國能自處以仁智之道則事大恤小無一之不善矣鄰國安有不睦者哉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天指理說詩是周頌我將之篇孟子又告齊宣王說交鄰之道固在下事大而恤小矣然大之當事小之當恤莫非天理之所當然在仁智亦惟各盡其道而已故自以小事大者而言處其勢之在已而誠心愛人道足有優容之大度而自然合理能樂天者也自以小事大者而言順其勢之在人而安分自守道足有儆慎之小心而不敢違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樂天故其心與天為一而包涵徧覆無一物之不容何殊離大者任其煦育之中矣有不足以保天下者乎智者惟其畏天故能聽天所命而謹節謹度無一時之敢忽敵國雖強而在我無可乘之釁矣有不足以保其國乎

奉天節樂天畏天是保仁智之所在保國保天下是要仁智之所保皆非言交鄰之事以見近之當盡道非都其後効也此不可不知以大事小者只見樂天理合當如此此中與天造化遊衍一毫大小強弱之念不介于胸中豈不是樂天以小事大者見得天理不得不然此中便有凜凜然一毫不敢放恣意不是畏天節此樂天處便能容保無窮卽此畏天處便不至狀謀速禍又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保天下保之保保其國保守之保此自是當然道于論道理多常倒說以能將君奪保証作效果規矩從寬欠切

禍一說案于九曰以理釋天不是正說但天字即是畏天之敬天字分明指上天說自然合理亦多樂天不遠天處不是偏而仁者矣此處便是量欣然與人來宗何皮而純無計較強弱之私也○此亦一見

張英復曰保天下保國自是實事非以大事小則無應所及智皆之為交母事之為元后無不如天地實是有百千之衆之中而從凡有職者料其所能作亂交爭之處都不是保到此則凡小國都相之國王者而與參贊而四海一統矣氣象豈足以盡之畏天保國則明知有大小強弱天理自不至敵國舊害也根何足以言之　此論最是

與天節引詩証保國而保天下盡于言外見之

王曰一節齊王以好勇爲交鄰好勇之辯不能善於交而孟仁智之道不知大勇之性足以除暴亦即仁智之道顧其好

詩經有云人能畏上天之威嚴不敢違逆于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這兩句詩正是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從可知矣夫以心之所存不外于一理而國與天下由此而可保焉則交鄰之道誠莫有于此矣豈可不思所以自盡哉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氣象有偏叫做疾撫劍是用手按劍齊宣王聞孟子之言有感于心因歎美之說夫子論仁智交鄰之道能事大恤小便可以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寡人也有心向慕但生來有一件痼病性氣粗暴偏好剛勇遇小國不恭常不能包容遇大國侵凌常不能忍耐如何做得這仁智之事孟子對說好勇無傷但要知所以擇耳蓋勇有小有大王請勿好那小勇激于一時之怒便按劍在手張目疾視說何人敢與我為敵哉這是匹夫之勇逞雜其血氣僅可以敵一人者也何足為好王如好勇請于帝王之大勇好之擴其大德之剛發于義理之正務使氣備萬人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區區之小忿焉則仁智皆所優為矣何至以好勇為病乎當是時列國紛爭專以勇力相尚未有能除害救民倡大義于天下者故孟子于齊王因其機而導之如此昔商紂力能格獸天下咸苦其殘項王力能拔山卒為漢高所擒然則匹夫之勇誠非帝王之所安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這一節是引詩而言文王之大勇赫是赫然盛怒的模樣爰字解做於字旅是衆遏是止徂是往莒字詩經作旅字文王時密國之人恃強侵阮國直至共地文王因舉兵往伐其衆所以說以遏徂旅篤是厚祜是福對是答孟子又告齊宣王說臣請吾王當以大勇為好蓋嘗觀王文王之事矣詩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人侵阮王命侵阮而徂共王乃赫然奮怒于是整集師旅以止遏密

之大小何如耳撫劍按劍也此條經二段意只重王請大之一句喚起下三節

詩云節引詩言伐密密者非使周乃侵阮也文王為方伯而密人敢拒師侵阮則不惟周而不遂而民之受其荼毒者多矣天下仰望之謂何故文王赫怒而伐之。前二句在詩則乎在此處則當直看隆准對天下上說文王之勇也何得謂大字氣服從敵人有勇來言以好勇為快如詩人所云則其勇不得文王之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即所謂答天下之心也此正見勇之大處勇從許安天下之民發出非仁智之極而何言外可補此意方見上下語氣非欲然耳隆　攷摩劍

書曰節引書王伐紂言且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當君師之道於關例說此處看對一人二句則孟子因書詞而推之所謂一人當指紂更橫行不循道而行也亦字從文王來此上二節亦繫歸重末節

輔徐曰此日文武一節當家多天下三字而安天下之言蓋在詩書所稱內稱來天縣修整旅遏氣此文王之勇也又曰以對於天下則仍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其效也怒而發其罪此武王之勇也而曰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衡行則是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上節是提出以對於天下何來說下節是提出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句來說○此說稍略

今王節此亦字承上文武來言當時為徂莒之暴者何限為紂志之衡者何限而民之不得其所者又何限王若會文武之義

人徂其之衆使不得侵犯鄰國于以抑强扶弱而爲周家之福于以安撫天下百姓而答其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這是興兵伐密文王之所以爲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了密人之亂由是四方諸侯强不敢凌弱衆不敢暴寡而天下之民都賴之以爲安其勇何如其大哉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這一節是引書曲言武王之大勇寵就是寵任越字段做過字衡行是不順道理而行恥是忿恚的意思孟子又告齊宣王說臣所謂大勇不但徵之於文王又嘗觀之于武王之事矣周書泰誓之篇有云天降下民不能自理于是立之君使之主治不能自教于是立之師使之教訓其意但要爲君師者替天行道以輔助上帝之所不及故授以至尊之位而寵異之于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作民君師則凡天下有罪者惟我得誅之無罪者亦惟我得安之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書之所言如此當時商紂以一人而居于民上因暴淫佚橫行于天下武王輒引以爲己罪不勝憤恥因舉兵而討之這是武王之所以爲勇也武王亦惟一奮其怒除了商紂之暴遂能綏定四方而天下之民都賴之以爲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夫說文武之大勇惟在于除暴安民如此當今之世暴虐無道者多矣吾王誠能法文武之所爲赫然一怒于以除殘去暴而救安天下之民則天威所加民皆欣然望救就如拯己于水火一般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正臣所謂當王之大勇與乎匹夫者也王何以好勇爲病乎按此章前論仁智于大事小後論大勇字于一怒安民其意若相反者然究而論之仁者雖能恤小必不肯撫衆以安民智者雖能事大而必思自强以立國所謂大勇莫有出

之勇而興弔伐之師以安民哉惟恐王之不好勇而無以救民於水火中也勇何疾焉總見矣天者仁畏天者智而除殘救民亦仁者智者之勇交須以保民大勇以安天下齊王亦審勢度德以行之耳

李壽庚曰上說仁智處就能保國保天下此說勇處說能安天下之民此聖賢大議論大作用處

雪宮章　此章見人君當恤民未之有也以上是應其同樂之情以下欲齊王用其言而舉齊之政與以爲法

雪宮節齊王非館孟子于雪宮而就見之乃在雪宮中而優見孟子也賢者亦有此樂謂賢者之君亦有此離宮之樂乎否也賢不喜孟子言亦不是許其離宮之優曰有者謂賢者之君乃有此樂也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但上說賢君有此樂但要公之于人若獨樂不恤其民使民不得皆爲安居之便相率而非其上矣

不得節承上起下意爲民上者這二非字不同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

樂民節樂民之樂是所欲與聚民亦樂其樂欲君之享其樂也憂民之憂是也凡屬時中顛連困窮無告皆是憂民之憂是所惡勿施民亦憂其憂欲君去其憂也不待身有難處起凡不作亂以貽君之憂者皆是樂以天下二句暗說及乎原頭說來繁處條目樂曰上四句只是樂官個上下憂樂相通之情樂以二句方着到君身上來無所以字正自君之以憂樂關天下樂皆君民之間憂樂相關如此是君人者雖樂不以一己也而以天下雖憂不以一己也而以天下

於仁智之外哉宋臣司馬光以仁明武爲人君三大德益有見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雪宮是齊國離宮名齊宣王館孟子于雪宮而就見之因誇其遊觀之盛問孟子說道宮室之樂在人君則必有之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說王既以此處臣是賢者亦必有之矣然好樂人心所同不問賢者與庶民皆欲得之蓋庶民自有庶民之樂若使庶民不得其所樂則以爲人君獨享其樂而不恤民窮皆將非怨其上矣夫不得其樂而非其君上者是不安爲下的本分固不是爲民上而獨享其樂以致民怨者是失其爲君的道理也不是所以人君當推己之樂以公之于人不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又說不與民同樂則民怨能與民同樂者民豈有不戴乎且如安居粒食民之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樂事一般務爲之經營區處使各遂其有生之願則民之得有其樂者莫不懽感一見君有可樂之事便欣欣然喜色相告而爲君樂之亦如樂在于己也饑寒困窮民之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苦事一般務爲之設法救護使無有失所之處則民之得去其憂者亦莫不懷感一見君有可憂之事便戚戚然中心不寧而爲君憂之亦如痛切其身也夫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樂不以一人而樂以天下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是憂不以一人而憂以天下憂樂相通上下無間天下之民莫不傾心歸附于我其有不成王業而王天下者有是理乎可見人君之于民論其勢則尊卑懸絕論其情則休戚相關人君欲常享其樂而不致有可憂之事者其必加意于民而已三代而後若漢文帝議賑民之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民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憂爲

□□□□□□□即民之惡君子
誤者若役之則亦若以之也然
溺不王二句時說則此直說民
亦貴其免其及來誘諸侯六
下之欲送其遊豫之願者皆讀
於我乎皆往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此說亦未民歸分自豈曰
然而不王二句乃謂人主之愛
無能以天下則即此九重一
念有中國一家萬物一体之觀
據天下之所以爲然而往於王
心內道天下之所以歸然而被
於王化中也此所以謂王可以
也此說洞未之亦見其欲歸四
改然說
補游蓋殊曰此振游見歸先
必觀也亦可以說能念民皆
亦從從從民其天下說者遠
皆者而謂中乎其中訓多王道
在君觀晏子來說為然公游
之先甚齊景公悅晏子之言歸
今相傳於其乃者之故再故進

民父母其何如斯庶幾與民同其樂者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景公是齊之先君晏子是景公之臣名嬰轉附朝儛都是山名遵是循放是至琅邪是齊東南境上邑名孟子勸齊宣王與民同樂因舉其先世行事以告之說臣謂公樂可以致王不敢遠徵於古即齊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者齊景公問于其臣晏子說吾方觀民先王所重我今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遵海濱而南行直至于琅邪境上思昔先王巡狩觀省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當何所修為而可以比于先王之行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之以爲王耳非徒以景公望王
而以晏子自比也蓋欲稱天子
之巡狩有轉附朝儛之避來者
諸海之役亦猶以琅邪以為邑者
欲觀三句已盡全篇之脈絡
全說下只說守道何爲三字是
蓋不徒說山川都邑之勝而欲
比先王之盛亦有不及今時之意
在故晏子答之
按景公齊都營丘太公墓所在
琅邪乃邑公遊所在小國可
從此作全章意欲覽一方之
勝景而已二則之爲非處也
晏子說是所守也述所職也兩
作將字看正是巡狩述職之意
無非事者何以說此是何是承上
說下之詞大意言巡狩述職是
皆但行其事而巡行者以至春
省耕補助不足秋省斂助
助不給亦是非為民之事乎總
見先王之觀不敢無事而遊遊
也豫分論非無事者以上言其春

適是往省是巡視斂是收穫夏諺是夏時俗語豫是行樂的意思度是法則景公因晏子之問遂贊美之說巡狩觀之典不行久矣吾君獨有志于復古而法先王之所為誠善哉問也試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二年一適諸侯之國叫做巡狩所謂巡狩者是巡察諸侯所守之境政事之修廢也諸侯六年一朝於天子之國叫做述職所謂述職者是陳述自己所受之職業以待天子之黜陟也天子諸侯一往一來都有事於其間未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春為耕者民之耕稼其中播種有不足的則發倉廩以補之秋為斂者民之收穫其中收穫有不給的則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此於畿內諸侯行此於國中其惓惓為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時諺語有云吾王有遊豫之樂然後吾民得蒙休助之澤若吾王不來郊野一遊則補助之政不行吾民那得蒙上之休吾王不來郊野一豫則吾民之不足不給者那得蒙上之助吾王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四方諸侯都來取法是故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者

省一以爲民設又分省者耕省
斂是天子諸侯之事止于畿內
諸侯省于國內不足不給都
在民間補助發倉廩以兼夏之
也夏諺是天子畿內之諺蓋
故語引之蓋遊不則諸侯也非
巡狩述職的作夏觀天子□
年巡狩諸侯六年來朝若為歷
下夏諺說作六年巡狩五年
述職非也六句俱是實說來
分省耕斂所以兼述職諸侯合
對明巡狩所以為助也
小說有為休息然只作說二項
乃省此正言先王之事下言
官辭之失
今也讀今曾指宣時之諸侯
觀說不然對巡狩述職者有
般說君有關係從此說則今
所至有供給之費失征之擾使
民飢不得食勞不得息行當緣
民之困瞞三形於言者叢於
言作慝安然其上也命天子之

斯世斯民何其幸乎觀夏諺所云則知王者補助之政為不虛矣先王遊觀之盛若此乃若今日所行法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睊睊是側目而視的模樣胥字解做相字讒是謗讟慝是惡方命是違逆上命諸侯是附庸之國縣邑之長晏子告齊景公說先王之一遊一豫都是為民因是以為諸侯之法矣乃今時之國君則不然但是遊觀則興師眾隨行既有軍旅便有糧食是以供給煩難騷動百姓百姓有饑者不得食勞者不得息皆怨目相視而口出謗言然苦不勝而心懷怨望天子之命諸侯本欲其上宣德意下安民生也今乃上違天子之命下虐無罪之民糜費飲食如水之流無有窮極是乃縱於遊樂流連荒亡徒為所屬諸侯之憂而已吾君先王之者方觀民可為法則者乎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

民之命方者爲慝也然今君荒又
飢餒食飲無言之典荒亡之荒
不同爲諸侯憂謂當時所屬
附庸之小國也
從流是乘舟順水從流上是挽舟逆
水之意忘反是忘了歸來從獸是
逐獸不知止荒是廢也樂酒無
厭如沈溺於酒以迷亂自不
絕亡也荒亡是以流連荒樂為
有時止以者樂也無厭則溺於
樂故曰荒使必有事正以動事
此無厭則失其本分故曰亡此皆
今世之事只為遊觀之樂而不
恤其民者
先王無上文乎故制先王之樂
與今時之弊至此才說出先王
斯今時之弊如何所以惟在君
力行之耳行字正與上所惟二
字相應正是下景公當從先王
而行也不可謂二者惟君所行
註語不必泥
惟公悅而景公悅三字最重天

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從流下是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是挽舟逆水而上無厭是不知止足晏子承上文說所謂流連荒亡者其義何如蓋人君之為樂有恣情快意流蕩而無所底止者如放舟隨水順流而忘返的一般這叫做流從人欲留戀而不捨者就如挽舟上水逆流而忘返的一般這叫做連以從獸為樂而不知止足把政務都荒廢了這叫做荒以飲酒為樂而不知止足把政事都失誤了這叫做亡此今時之弊也若先王之遊觀非巡狩則述職非省耕則省斂何嘗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遊觀一也在先王如彼在今時如此這兩件一善一惡分明易見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若能厭今時之弊而不致慢遊以病民則何先王之不可及哉於是能釋晏子之言則必能公其樂以與民矣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表出令之本須參輔助之政若臣相悅之樂皆從悅中來大哉和告境內以圖回政治也出令於郊示不遑安且便省民也蓋興發始于省巳舉今有意興發景公也此齊未能行之趣之事風敵天下後修述符之興然於省耕補不足省斂補不給之意明建斷然行先王之政矣君之使其臣如此則臣之[illegible]當何如君臣相說此中必合得來為民與希望處是以[illegible]之歌者方與下[illegible]招所[illegible]我者公以請作君臣相悅之樂使之宜暢然君之情可傳流美此當時所作之歌詞今所謂徵招角招是也此何是蓋[illegible]樂工作歌的[illegible]當時記在這裡公用之而後以[illegible]散其樂亦[illegible]之起凡一音之事名具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此徵的之是大[illegible]角爲君何尤

是當時樂章之一句孟子論出而解之曰畜君者好君也良有讓[illegible]說出心來君之欲最難禁止之非其君者[illegible]好之心進進止之孟子此言最是得要于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王[illegible]同者非[illegible]至[illegible]於王道耳正感動宣王能其如與公從而行之紀

補注[illegible]堂曰詩言畜君而不及君所尤從君以悅其臣之意孟子曲之以畜君者好君言妻子之心出於愛君也從爲臣從其君之意此亦作父家法○借觀[illegible]則以爲教於文字大節

人皆謂此章亦見人君當行王政首一節因其欲毀明堂而啟以行王政中一節因其欲聞王政而舉王政以告之末二節因其貨色不能行王政而舉古

大哉是大申命令。令是止行的。發是開發倉廩。徵是召樂工。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故因以取名。詩是歌樂句詞。畜止字尤是罪過。好是愛的意思。晏子一聞晏子之言。心中感悅。欣然以今時之弊爲必可去。先王之法爲必可行。乃大申命令。曉告國人。是以更化肅新之意。乃不敢安處深宮。出而住於郊外。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助其不足。其從晏子之言。果一一見之行事矣。既乃召太師而命之說。君臣相得。自古爲難。我今能從晏子而聞其言。晏子亦能將我以行其志。君臣相說如此。誠當紀述歡樂之情。宜協於音樂。以彰一時明良之盛焉。其所作之樂。即今所傳的徵招角招是也。蓋徵音爲事。而景公補助斯民。事事已治矣。故被之徵音而爲徵招。角音爲民。而景公補助斯民。民已安矣。故被之角音而爲角招。其樂中歌詞謂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於播尤而取罪也。大人臣之罪。莫大於逢君之惡。今能畜止其君之欲。使不至於流連荒亡。正是愛

其君爲先務之君也。愛之至者也。好君如此。且當感悟君心。引之當道。夫何罪過之有哉。觀景公能悅晏子之言。遂有事治民安之效如此。王能行臣之言。與民同樂。當亦不足以致王者乎。按孟子於齊王。勸之與民同樂。則示以君民一體之樂。勸之遵法先王。則諭以君臣相悅之盛。蓋必君臣相得。謀行而言聽。然後膏澤下流。政善而民安。不或使君臣之間。志意未合。則雖欲有善者不遑。求以保民致治。豈不難哉。明王所宜深念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是天子所居以朝見諸侯之所。昔周天子建明堂於泰山下。在今山東泰安州地方。周室既衰。地歸齊國。時人以天子既不復巡狩。而齊爲侯國。非所宜居。故欲毀之。齊宣王問孟子說。人皆謂我毀明堂。果當毀乎。抑且止而不毀乎。孟子對說。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則是王者之堂。而非諸侯之堂也。王若有心要

人之事以引之

人皆謂我天子巡狩諸侯之朝山谷設朝堂此則泰山明堂在齊境內者齊王此而分明知其周家朝諸侯之處恐有欲毀之議存高宣王毀諸之問曰已乎蓋謂毀諸[illegible]一息如未得趣

按明堂制度[illegible]於周禮考工記[illegible]室太廟太室[illegible]秋居[illegible]右[illegible]而[illegible]夫明[illegible]故使以立明[illegible]令之宮[illegible]居[illegible]同律度[illegible]也能行[illegible]堂矣何[illegible]

○王政德古之行王政者多矣獨稱文王者正以岐諸侯而行政於天下的樣子示範九一取於農者[illegible]而不征[illegible]則而[illegible]澤梁[illegible]罪人不孥[illegible]則[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句是王政之[illegible]先言[illegible]絕無所不仁之中猶加意於[illegible]不遑[illegible]之體勤行之明堂可[illegible]

補[illegible]曰[illegible]是從正道上說[illegible]正公劉[illegible]刺達上說[illegible]正道如[illegible]用者

行王政。使可王天下。可王天下。便可以居此堂。亦不必毀矣。此孟子欲勸齊王使行王道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岐是周之舊國。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地方。九一是周時井田之制。九分中只取百姓一分。就是徹法。這是起稅。澤是水澤。梁是水中取魚之處。孥是妻子。鰥是魚名。魚目不閉。故以比人之憂愁不寐者。哿是可字。煢是孤苦之人。齊宣王聞孟子說。夫子說王人能行王政。則明堂可以不毀。不識王政如何。可使寡人得與聞乎。孟子對說。王政莫善於文王。在先文王之治岐邑。於耕田的百姓。則行九一之法而輕其賦。於仕者之子孫。則有世祿之賞而報從其厚。於關市。但譏察奸細。而不征商賈之稅。於澤

梁。則任民取利而不禁。至於罪人。刑法止及其本身。而不以連累其妻子。文王之發政施仁如此。乃其中則尤有加意。於老人之無妻的叫做鰥。老年無夫的叫做寡。老年無子的叫做獨。幼年無父的叫做孤。這四樣人窮困無告。乃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者。文王於發政施仁之際。於此等尤加愛恤。務使之各得其所焉。詩經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還可。惟煢獨之人。備有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文王之治岐如此。此王政之善。所以開周家之基業者。王欲行王政。亦不外文王之法乎。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公劉是后稷之曾孫。積是堆積。倉是倉廩。裹是包裹。餱是乾糧。囊是[illegible]

補李彭山曰文王治岐之時尚遵殷制七十而助豈謂舜大受田百畝豈偶不及數許耶

善哉言乎非贊文王之政之善乃爲孟子之言視齊王以好貨爲疾彼見文王之政業本皆是公利于民已之好貨既參取於民故不能行其政耳故孟子借公劉來撥轉他其實公劉原非好貨者居者二句言民富足焉而公劉好貨能與民同之意要在其中此處須云公劉遷豳述開王業如此方與王字相照應與民同之要人行王政意又須補出王業王道緣奉承獨聖者其識一段意方完

新色而齊王又自謂好色是恐志圖誠用學於後乎歸於貨色而不能行公劉之政故孟子復借大王好色與其實大王亦非好色者是歸併二句下點出室家奔勝而太王好色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此處須云太王處岐未遷王業如此方於王字有照應補論同上文見從可以王與可以開業俗生明堂而毋用毀齊爽矣以好貨好色爲疾乎哉

總講說曰當是時三字不可作好財看過太王豈能人人喜之室家俱當此流離播遷之際而內外俱無怨曠則大王之政能及其民人可知

保少之曰明堂是臨家兩篇故登祀歷家三王來說見周之創功宗德相傳一脈無非同心民以出成此一代之王業所由興而明堂之本原所自來王有意下興宮乎則亦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此孟子他二尊王本意

王之章　此章見人君當寡慾子見上二節是齊王明于責人

爲橐有底爲囊輯是安集戚揚是斧鉞爰是於何有是不難的意思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以告齊王王遂歎美之說善哉夫子此言眞可謂治國之良圖也孟子說聞善言而稱善宜能行之何以爲善而何爲不見之行事乎齊王說寡人非不欲行但天性有一件病痛好積財貨惟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說好貨與王政無妨昔者公劉也曾好貨觀詩經大雅篤公劉篇有云公劉處西戎之間國勢微弱後來能力行富民之政其民田有餘積家有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於橐囊而爲遷都之計思以集和其人民光大其國家乃張弓矢與干戈戚揚啟行而往遷於豳焉由詩之言觀之可見公劉能推好貨之心以及於民能使民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啟行而保民立國如此也王如好貨亦能做公劉之遺意而導利以厚下約己以養民與百姓同之使亦有積倉裹糧之富則天下之民皆歸向之其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夫好貨一也私之於一己則爲專利公之於百姓則爲施仁然則王之於貨惟審其所好之公私而不當以之爲病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太王是公劉九世孫周武王曾祖名亶父號古公至武王即帝位始追上尊號爲太王滸是水之涯岸姜女是太王之妃聿是語詞胥是相宇是住居的意思齊王自揣不能行王道又對孟子說寡人不但好貨又有一件病痛喜好女色惟其好色故心志蠱惑用度奢侈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說好色亦無妨於王政昔者太王也曾好色愛其妃姜女觀詩經大雅緜之篇有云古公亶父爲狄人所侵不得已欲遷國避難乃於明朝策馬而走順着西河的邊岸徑到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同來與之相擇地方建造城邑以爲居止之所由詩之言觀之可見太王也有好

下節只非于此也

補方文言曰此親依道以上二節與末節不過一字意同貨之內不宜符謀所數頗而來帷厚敬欲父母凍餒遂以孟子之諫而起之武爲所也的引子過蘇須以成當以市故以不能守此之此處爲當刑的引子爲不治之宗是伏藏深諸王悟於自責耳○此說亦有味

王之臣節今下節須較量輕重爲能有以之爲物心之斧一般[illegible]以妻子之身託之道深說其要于非故託深棲之戶不存剝言表於從他處說之實託虛反之往者不忍之論及之則當絕王曰寡之爲聖人乎友故矣

士師即屬鄉士遂士六卿之職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一縣之獄而上歸於士師若長不能治士能禁制其士則士師之託職在君之民者不忠之臣當罷官職當罷之王曰已之亦割于官矣

四境道王乃君意之民君爲總之內王者則三該當而不治[illegible]

補除後漢已以境之內不治[illegible]

愛那姜女而以配匹爲重也但太王不獨自有配匹而已當遷岐節束國之中女子都得嫁其夫而內無怨女男子都得娶其婦而外無曠夫皆由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於民故能使男女各遂其願婚姻各及其時如此也王如好色誠能做太王遷岐而與百姓同之俾令其室家完聚其夫婦使無怨女曠夫之歎則天下之民皆將樂歸於我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夫能推好色之心使可以王天下則好色又何足爲病乎夜此當孟子於齊王因其毀明堂而勸之以行王政因其好貨色而開之以體民情蓋貨財妻子之念人心所同但在上者知有己而不知有民於是有府庫充溢而閭閻不免於空虛嬪嬙眾盛而婦子不免於流離者矣誠體民情則必能行王政能行王政則可以朝諸侯而王天下矣此明堂之所以不必毀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是付託凍是寒凍餒是饑餓棄是絕孟子欲諷王有爲先引起他事以發問說道假如有相與之義故使王之臣有以其妻子寄託於所厚之友而自往遊於楚國者及至回還之日始知其妻子一向凍餒受飢不足王之臣當何如以處其友耶齊王說受人之託而負義如此是非可交之友也當棄絕之蓋朋友以義合不義則當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是掌刑之官士是士師的屬官孟子又問說士師以明刑爲職設使爲士師者不能統理其所屬之士使刑獄不當職業不修于當何如以處之耶齊王說立人之朝而廢職如是非可用之臣也當罷去之蓋人臣各有職任失職則當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又問說如今四境以內皆王之所統理乃政教不修人民不寧是誰之任又當何如以處之耶孟子此言蓋欲齊王反己自責虛心下問以講求治國之道其望之者深矣王乃難於問遜而

他不宜宣王身上若說王之明說便無味稍侃侃略曰顧左右而言他若不辭其問意一般蓋難答答處不必謂顧左右以辭其他言他事以亂其辭

故國章　此節見人君不可輕于進退人才當節分上是論世臣須過重輕因齊王退之輕以下因其歡求知人之明折言以進退當公之於國裁是只說當處故此非謂這一節不必說臣若許多有個喬木可以起國之觀不足爲國重若臣則身係國之重輕矣謂此則能稱故世者謂是世臣若均下喬有世篤忠貞之賢斯世世有故國之稱二段此說然世臣之道始於親臣今日無親臣則無日安有世臣者所進之一不不替姿進用之人乃其所親信而

顧視左右以釋其愧更言他事以辭其辭其不足以有爲可知矣此齊之所以止於齊而不能成一統之業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亾也

喬木是高大之木世臣是累世勲舊之臣親臣是君所親信之臣昔者是昨日亾也是失孟子因齊宣王待下疎簡一日進見而諷之說大凡人君繼世而有國其基業相承歷年久遠如高大的樹木累世的舊臣揔是有的但故國所以見稱却不是爲着有這喬木便叫做故國正以有累世舊臣之謂耳蓋喬木有無何足爲輕重惟是那老成故舊之臣世受國恩義同休戚國運賴之以匡扶人心賴之以繫屬這纔是故國之所重而人主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他日之世臣未是今日之親臣以今觀之王已無親臣矣蓋親臣日在左右親如腹心時刻少他不得王昨日所進用的人今日有走去而尚不知者則無親信之臣可知既無親臣安望他日有

將倚爲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爲辭親臣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不是追言前日亡去之人要預識今日與進之人蓋以今所亡去者只初不識其不才而誤用故不得亡去故要今後用人不知要有個道理先識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使所用者皆才可以倚之爲親臣而無亡去不知之失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繇下文特字此一句極重下二句繳出不得已之意不得已非真不得已時如之耳謂此賢必是要用又不敢遽用遂疑反覆審之又審恰似迫我用他似不可得一般故曰如不得已將卑以勢位言疏戚以委任言將使卑未踰之序今日進賢而委之腹心實嫌疏也故非其人又輸取一位承尚齊德而成者反疏之踰故此其名分失當休戚寀裝

世臣乎然則齊何以保其故國矣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舍是舍置不得已是勢不能已的意思踰是踰越戚字解做親字齊王因孟子譏已無親臣作家辭說此等亾去的都是不才之人我始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不以其去爲意耳我今當何如可以預知其不才遂舍之而不用使所用皆賢乎孟子對說人君用人真其慎之於後莫若謹之於始是以國君進賢當那將用未用之際其難其慎審之又審恰似勢之所迫不得不用他一般其謹如此所以然者蓋以尊尊親親乃國家禮統之常設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賢後必別求那卑而賢者用之是使卑者得以擬越尊者失尊卑之序矣今日所親者未必皆賢後必別求那疎而賢者用之是使疎者得以擬越親者失親疎之等矣一舉措之間而所關於國體者甚大是安可以不慎乎始進能慎則所進皆賢而不才者不

慎始之不慎所使所以進賢之初當如不得已

一說卑字曰卑踰尊二句舊作用不得人將致來更代意了係說恐未必然賢否更替作是國家用人當審何處從慢只管說所用之人上說人之舊進本卑今日用之便欲使且得之高元老是將卑者踰至尊的去處也賢之始進本踈也今日用之便欲使且視之為心腹是將使疎者踰至戚的去處也正據爲世臣親臣所關係之始不可不慎耳○此說似亦不妨

左右皆正是慎之之政所謂如不得已者專在參國人之公論上蓋國人是非自有公論卽三代直道而行之人也觀下文只言國人殺之可見若不參衆見而輕便先任已意曰賢曰不可難繫于進賢當謹之始不

得得以倖進自可以無後日之悔矣王何以不知人爲患哉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告齊宣王說國君進賢固所當慎而慎之何如蓋人才之用舍不可徇一己之私情當付之衆人之公論且如有人於此左右近侍俱道此賢吾未敢遽以爲然也衆朝大夫俱道其賢吾未敢遽以爲然也何也誠恐其有私交也至於通國之人俱以爲賢必若可信矣但世間有一等的同流合汙爲衆所悅以致虛譽者原來不是好人安知國人之所謂賢非此之類與於是又從而察之或聽其言或觀其行必有得其真實是有才德的人然後進而用之其不肯輕用如此又或有在我左右的人都說道此人不賢不遽信也衆大夫每也都說此人不賢不遽信也何也誠恐其有私毀也至於通國之人俱謂不賢必若可信矣但世間又有一等

進退是退故以不可者與之平衍論而皆驗于始進之慎也勿謂若是退在位則又有退人如不得已一節○上不可曰勿聽者正謂其失賢恐其失賢者此欲其得賢而無作此轉須有慶覧囚個樣樣字兩個見字俱見如不得已意

可殺節亦重參國人之論上此因進賢而論及此然得主於輕重意都云此如不得已之道極而主於國人之公論以之用刑殺可也雖其人才可不以此道乎如此方得殺問那殺有不可殺處

輔在處曰此謂雖退人才有不可者甚則殺之如舜之於四凶非也四凶自殺惡犯罪非國人殺之際知其不可而殺之

如此節承上二節來亦不可以進賢用刑分貼看平讀

的特立獨行與世不合以招謗毀者殊不失爲好人安知國人之所不可非此之類與於是又從而察之或探其心術或考其行事必有得的確是不賢的人然後從而去之其不肯輕去如此夫其一用舍之間既偏詢於人又精察於己雖成務之尊親之列而其從容詳審慎重遲疑若有萬不得已者如此乎慎之至也又安有不才而誤用之者耶王欲知人之當慎則安以是爲法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孟子又告齊宣王說人君進退人才固當兼察公論以求至當矣至於用刑也不可不謹有人於此左右都說他可殺不要遽然聽信衆大夫每都說他可殺也不要遽然聽信何也誠恐其有私怨也至於通國之人俱以爲可殺其言宜可信矣但世間也有一等的人無罪無辜而虛被惡名者安知國人之所謂可殺者非此之

把用刑處在進賢上說如云進賢之慎至與用刑之慎同一致處第ㄨ如此條非一已之好惡因國人之好惡而以爲父母休子之心好惡之能休民之心所可以任子民之責故曰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然後可以固宗社是與紫規諷齊王處看何見雅不然則不合人心不孚衆志要聚科斜斷耕耦民之父母乎箱奈之何可不慎二之閑有難詮有觀臣詞有世臣而還斯條故矣

孫勞菴曰然後可爲民父母矣大學所謂不同類是謂此與必此要得寬能蒙養羽也百世思思雖孫上情相關

要了几日上說賢第賦蓋于且只就進賢條後說威亂說得後何以爲民之父母處方是道賢家入利上節

本段須看然後可以固宗社然到此而後君道始盡方無愧乎爲民父母之職斯言者所與今日不知其亡一節照顧尚恐得者衆者說如不得已上爲論尊賢之故則下二節不亦不以此意則爲證終後可以爲民父母如此節正是如不得已之說蓋推爲民父母方可以爲賢人恥於祖關脈以成於國体

故結尾　此說見人君當全仁義於節國其能二張之爭而學書以終之下一節見是二賢之非而發理以修之

首節齊王此問想亦即有湯武耳說者謂有滅周爲王之意但君大觀傳謂必當書誠言故於節人爲天下主所倚者仁義使爲天下守此仁義此君道也至賊害而傷殘之則失其所以爲君矣將何以臨天下

類與於是又從而察之或驗其罪狀或察其情實必待得情真罪當是可殺的人然後從而殺之夫斷獄在於君而公論實出於國人所以說是國人殺之明其犯衆之公惡而非一已之私也以此用刑也就如不得已而慎察者又何其慎之至乎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承上文說人君用舍刑殺一惟決於衆論之公如此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就如父母之於赤子求中其欲而惟恐拂其情的一般不可以爲民之父母乎民心得則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尚何故國之不可保哉此可見人君用人行政皆以公論爲準而不專任一已之獨見外不偏徇一人之私情至虛至公無意無必然後好惡之私不作而愛憎之說不行賢者必用而政無不舉矣明主宜深省於斯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是殘傷的意思齊宣王問孟子說世傳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果有此事否乎孟子對說南巢之放牧野之戰在湯誓牧誓武成傳記都有此說矣齊宣王又問說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弑君於理可乎孟子對說君臣大分豈可踰越但湯武乃奉天伐暴與篡弑之事不同蓋天生民而立之君者爲其能盡仁義之道以爲斯民主也惟害仁之人其存心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之人其行事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只是一箇獨夫不得爲天下之君王矣所以書稱紂爲獨夫紂蓋紂自絕於天故天命武王誅之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弑君也觀於武王則湯之伐桀亦猶是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正謂此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

爲說外賊仁獨心賊義只事說爲臣爲論只是爲紂而設然論其天理之亦人欲肆然未必也爲諸此說亦太分誠何事不殺心暴發出賊仁者必賊義者必賊仁逆心與事都必無一然好殺耳孟子以一夫字換君字以誅字換弑字甚妙說不得謂之君則亦不得謂之弑矣孟子此論所以表萬古之綱常自爲誠之公心賢人君之修德其在此言中閑係自深不淺

巨室章　此章見人君當任賢以治國上節言其不任賢下節因其不任賢已是之亂不多學也兩節雖各爲一喻意實相承當一氣貫下看雖說出對說

巨室節大木巨室之材也任賢巨室之任不勝其任以上言任本則欲其大也夫人賢人也乃說孟子自家言學壯行一氣講重在欲字以學中須見大字意

壯而欲行中有不肯自安而小之意舍女所學以從我意自後我所行功利之說也則何如言當然何閑

今有璞玉有之意曰璞玉賤無寶言鑑重言假借之以意自有明見之則爲少也雖字宜屬字讀者必使玉人雕琢之前何之能者說可謂明於治玉矣爲國家之能衆是爲鎰賢者之能治國家實難玉人之雕琢玉也至於治國家則云云是何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故須平發如何教其擇賢徐之教師上使字提示何異斎何至分作兩樣心也此何以證他不愛國家須何異言不如稍

末段

一設字九截曰通章只是譏齊王欲賢者舍所學以相徇何故異於爲巨室之時而大木斲玉之必用玉工也蓋爲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巨室是高大的宮室工師是匠作之長勝是稱當得的意思斲是斲削夫人指賢人說孟子因齊宣王不能任賢圖治一日進見而諷之說人君任賢以治國就如用木以治室一般王欲建造高大的宮室謂非大木不可則必遣命工師多方採取以克其用假如工師採得大木則王欣然而喜說道可以做梁做柱能勝巨室之任也倘或匠人誤加斧斤斲削短小則王艴然大怒怪他損壞了這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是王之用木惟欲其大不欲其小如此至於賢人爲國家之楨幹當其幼時誦詩讀書明那聖賢的道理帝王的事功正欲待其壯年遭時遇主一見之施行以期不負其所學也吾王不思大用以盡其材却乃教他說你且舍置汝之所學而從我所好夫賢人所學者乃修齊治平之具而王之所好者不過權謀功利之私而已今要他舍所學以從王則是賢人之學甚大而王顧欲其小之也夫不忍斲小一木之材而乃欲斲損大賢之用則何其任賢不如任木也哉王誠比類而觀之則知任賢圖治之要矣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玉在石中叫做璞鎰是二十兩孟子又諷齊宣王說道王任賢而欲小用之使賢者不得行其志譬是治國家的道理且如今有璞玉於此雖價値萬鎰十分愛重的也不能自以已意爲之彫琢必求慣能治玉的人使彫琢之蓋玉必彫琢而後能成器亦必良工而後能彫琢故治玉者未有不付之人者也至於國家之當治就如萬鎰之玉賢者之能治國家就如玉人之能治玉一般王如得賢而用之則必舉國而聽之可也今乃說姑舍汝之所學而從我之所好則何王之治國家乃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蓋國家幾務繁多責任重大一切經綸料理興起治功非是祖宗有素且負不凡的賢人豈能勝任既得其人尤須推心委任一一付託與他使

君之心云耳○此說亦妙稽董思古曰則何如中有難然覺語意了而不了正欲起下手端

補吳氏隆曰何以異三字是怪歎的聲口乃推言他不要國君以任玉人不任賢人耶相較量便見

一說中春字曰工不敢自治而必付之玉工至於治國家則不付之賢者而敎賢人從我則與自己放玉人彫琢玉何異治玉不付之能者而自敎之彫琢者不求工治也不付之賢者而自教其從我者有不壞矣○按繫於此解醒亦是此說

伐燕章　此章見取國當順乎民心有一說齊王欲假天意以取燕孟子曰舍民心而求則燕之不可取孟子之取燕孟子當不取進

勝之節史記燕王噲用鹿毛壽之言而讓國于子之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之不克而反攻太子齊宣王乃命匡章大舉伐燕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之燕士卒死燕大勝盡征此時齊非宣王乃湣王也此乃孟子之書而已

齊王謂當勝燕是乘士民得多取之之說或倡取之之說取者存歿其國存其民人之謂也之謂也而齊王乃自謂其謀謂勿取者更安其撫士極其民人天與非人力不受反受其殃者謂有不若不取者宜知人言不是者而天亦不可知也取之之德此正敎之下天意於民心也雖泛泛乎說然卻推移出一段勿取是方得自悅與不悅非是既取之後擬悅與不悅此是在先度定的引文武只敢一個証驗便二點還不必深

得展布發揮乃能致理今以王則一聽於玉人以國家則不肯專聽於賢者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王亦未之思乎大抵用賢之道惟在純心必人君專心求治念念在於國家然後能虛心用賢必專付之能者成湯聘莘不厭多求後及高宗恭默思道夢賚良弼此所以登於至治而逸於得人也人君欲用賢以治國家者宜三復於斯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昔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人大亂齊人因乘其亂而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乃問計於孟子說燕國既破其土地人民盡當爲我所有矣或言利不可貪勸寡人說莫取或言機不可失勸寡人說取之衆論不一莫知適從自寡人論之齊與燕同一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乃不待曠日持久只五十日內就收戰勝之功縱使將勇兵强人力衆盛未必成功之速遂至於此殆天意有在陰助而默相之耳天既以燕與我我反弃而不取必受其殃然欲從而取之可與不可夫子以爲何如齊王本意在於取燕特欲借孟子一言以自決耳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孟子對說天意之有無難知民心之從違易見王欲取燕亦惟決諸民心而已誠使取燕而燕民皆歡欣然歸附則是天之所佑不可違也王其順民心而取之亦古之人有行此事的是周武王蓋武王當紂惡貫盈之後人心皆已歸周所以有牧野之師可取而取武王無私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武王而已矣使或取燕而燕民不悅猶思戀故主則是天命未改未可圖也王其順民心而勿取乃可古之人有行此事的是周文王蓋文王當紂惡未稔之初人心猶不忘商所以執事殷之節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無容

書則引不能以王謂非命莫於民心之悅而後然必取文王何常必有所徵而後民亦未容有見其不悅也孟子特假以觀齊王其稱餘微辭曰宜王謂之天命與而豈如孟子決之人心斷

可據

未惟此王齊矣民心而難不可取道以漢桀五句唯燕民望齊之深如水三句今日失燕民之心水火直是罪在齊之彰謂非齊者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甚此如字乃是假如之如師注若更爲暴虐之者下面若發其父兄等句師所當暴虐也亦運而已言當時甚救于齊者需轉轉而望救于他國也此見今日之民心尚有未定如此安可妄稱天意以爲說

補王觀濤曰取之節是燕乾兩個或歸未會是容他取之何如

取之章　此章見伐國當以仁何以待之分上是齊王問止救燕之師下是許其所以召兵之故末節宗以止兵之衆

首節取之是不用孟子之言也諸侯將謀救燕將者謀已定而兵尚未興也此豈真戰於極鄰之蠶設不過借以恐嚇而鬼其平日之念耳待之備之也先自失其服人之機會不免有畏人之私憂宣王之計左矣湯以七十里爲以千里大小相去何如一個仁人無一個不免畏人所以為者只在得民與不得民耳下節以方之征二節乃一章綱領○言湯征伐湯所以七十里而乃爲後人引一證此怡我后言湖民望之如云其也是孟子說其湯歸市未至之語民望之如雲霓歸市以下雖言湯師既至之後深悅民望而復引書以證之然歸結得實事淨融

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文王而已矣然則燕之可取與否吾王但當觀民心之向背何如耳衆論紛紛何足據乎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是竹器食是飯漿酒之類都則做漿運是轉動的意思孟子告齊宣王說民心可以仁感而不可以威劫今齊與燕俱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國而伐萬乘之國若使并力固守其勢足以相抗乃燕之百姓一聞齊師之來便不戰而服都盛着簞食壺漿迎接王師這豈有他意特以燕政暴虐民被其害如在水火中一般忍受不過故避之而望救于齊耳王如發政施仁以慰其望則燕人之心始安矣若恃其强力更爲暴虐如水之深者益深火之熱者益熱則燕民愈不能堪今之望救於齊者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齊豈得而强取之哉可見得國有道惟在得民而民罔常懷懷於有德王欲取燕亦求其所以安民者而已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齊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齊人不聽竟乘燕國破敗利其有以取之於是列國諸侯皆有不平之心相約起兵將謀伐齊以救燕齊王聞而恐懼乃問計於孟子說自寡人取燕之後諸侯多謀舉兵來伐寡人者事勢至此有何計策可以設備而預待之乎孟子對說臣嘗聞古之帝王有以七十里之小國遂能伐暴救民行政於天下而萬邦無不歸服者商王成湯是也今齊國地方千里堂堂一大國乃懼怕諸侯伐己則是以千里而畏人怯亦甚矣臣實未之聞也王何不以之自反乎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傒我后后來其蘇

天下信之，蓋亦心正大光明，爲天下除殘，無一毫貪利之念，故天下信之，非特葛之民然也。只曰東征西怨，南征北狄可矣，而必曰西夷北狄者，舉遠以該近也。望雲霓不可說是畏霓，而如其不雨，只是願其雨而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着見雲見霓耳。徯我后，說民望之切；后來其蘇，說民悅之深，意上要聯屬說。至而慰民之望，以照見齊之不然也。

補 霍林曰：天下信之一信字，你就此信不是[illegible]實乎時，是政施仁之心，昭昭在百姓都信得過。天下畏齊之[illegible]，動天下之兵，只是平素信[illegible]不通耳。

今案節此節所以不免千里畏人也，與上節相形[illegible]。以上言燕民望齊之救，以下言齊師之暴無以慰燕民之望，服諸侯之心，蓋一齊之暴不能慰民而且負望，齊之兵不免[illegible]。是亦以望[illegible]，乃[illegible]其父兄云云，[illegible]不止，不[illegible]者何如[illegible]若民若何，如是齊之師耶？[illegible]之師矣，如之何其可不[illegible]民心？設如[illegible]使得之，謂天下固畏齊之強，以平日言；今又倍地，何以伐燕[illegible]，天下所畏齊，爲天下所信[illegible]。不行仁政，則在我爲有釁，在人伐齊爲有名，兵之動，乃齊之自動，非天下動也。蓋天下有名之兵，旦夕且屯之臨淄，[illegible]齊其危矣，因爲齊王之有危心也。殺其父兄等事，是已然事；不行仁政，即殺其父兄等事，非謂取燕之後，又不行仁政也。

補 徐儆弦曰：湯[illegible]其民，此是爲政於天下的根子；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此是千里畏人的根子。

這一節正是成湯爲政於天下的事。葛是國名。奚字解做何字。雲是虹霓。雲合則雨，虹見則止。以比民望王師之切的意思。后是君。徯是等待。蘇是復生。孟子說臣聞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觀於書之所言可見矣。書經仲虺之誥有云：湯初與葛爲鄰，葛伯無道，湯乃舉兵伐之。是湯之征伐，自葛國始，那時天下之人都信其志在救民，不是爲暴。湯若往東而征討，則西夷之人怨望着他；若南而征討，則北狄之人怨望，都說道：我等受害一般，王何爲不來先征我之國乎？這時節百姓每與望王師之來，又恐其不來，就如大旱之時，望着雲合而雨，又恐虹見而止也。其望之之切如此。及王師既至，商賈各安於市而交易者不止，農夫各安於野而耕耘者不變，但誅戮其有罪之君，撫安其無罪之民，就如大旱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皆喜色相慶，欣然大悅。書經上載着百姓之言說：我等困苦無聊，專等我君來救我，君一來，我等方得蘇息，真是死而復生一般。觀書所言，則知成湯能以七十里而王於天下者，惟其行仁政以救民，而有以慰斯民之望耳。王今伐燕，未能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所致諸侯之兵者，豈無自哉？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是救。係累是縛綁的意思。重器是寶器。○孟子告齊宣王說：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而齊乃以千里畏人者，何耶？蓋燕國無道，暴虐其民，民如在水火中一般。王興師往伐，以正其罪，燕之百姓以爲將救我於水火之中，欣然以簞食壺漿以犒王師，亦不異大旱之望雲霓矣。王必如湯之伐罪弔民，發政施仁，乃可。今乃殺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折毀他祖先的宗廟，搬取他寶貴的重器，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使燕民大失所望，如之何而可以如此也？天下諸侯固已忌齊之彊，而欲併力以圖之，特未有可乘之釁耳。今併取燕國，增了一倍之地，又不能舉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而

徐氏[illegible]曰：動天下之兵，有三轉：畏齊之彊，則有來救之心；倍地則益起人之忌；不行仁政，則有闢兵之端。

晉溪曰：此段宗[illegible]正與千里畏人異字，都歸到天下固畏齊之彊，並齊何至於又與天下耶，語自有味。

王速出令節 此正爲王實頒兵之策[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之何速[illegible]其下四何[illegible]非爲名[illegible]殺者不可得先[illegible]，此其[illegible]已殺者不能[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可[illegible]日[illegible]不必也[illegible]其不[illegible]其行也[illegible]之人民[illegible]寶貨[illegible]如[illegible]無[illegible]諸侯[illegible]有忌我[illegible]心[illegible]以何名爲其[illegible]，此則今日何安之上策[illegible]進盡言[illegible]而[illegible]

不足深也。

大全饒雙峯曰：當時只是下令子之爲最，然民猶無罪[illegible]王只當誅子噲子之，[illegible]其君而去，不當取他國，及其取[illegible]行新法之如[illegible]子一征不[illegible]今[illegible]其國[illegible]之[illegible]是[illegible]用[illegible]

鄒與魯[illegible]人[illegible]致以[illegible]民[illegible]民非[illegible]以民[illegible]之[illegible]別[illegible]之道[illegible]民[illegible]孟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行[illegible]此本[illegible]君一[illegible]有。鄒本[illegible]對其[illegible]處[illegible]心[illegible]民者爲君[illegible]下[illegible]民[illegible]之死[illegible]死也不可[illegible]親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則可[illegible]其民之策。因年[illegible]不必分老[illegible]

服諸侯之心，故諸侯之忌愈深，伐齊之謀遂合，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致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是老人。倪是小兒。○孟子說：王既已動諸侯之兵矣，爲今之計，將如之何？王須是急發號令，曉諭兩人將所虜的老小，盡數送還；將欲遷的重器，即便停止，許已然。燕國無君，則謀於燕之百姓，擇一賢者以爲君，而後引兵而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諸侯不得以救燕爲名；齊不爲暴，諸侯不得以伐暴爲辭。已興師的，可以及其未發而使之中止也。王欲求所以待諸侯者，其惟如是而已。夫當戰國之時，以急功利爲務，而孟子之所以爲齊王言者，一出於正，可以謂明於天下之務，真王政之大端矣。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鬨是戰鬭之聲。穆公是鄒君。轉是饑餓展轉而死。殘是殘虐。尤是怪責的意思。昔鄒國與魯國交兵戰鬭，鄒爲魯所敗，穆公因問於孟子說：民以用命爲順，不用命者國有常刑。今我國與魯接戰，衆有司督戰而死者三十三人，乃百姓每竟無一人赴救有司而死者。此等頑民，將要殺之，則人衆不可盡誅；將要不殺，彼這等忿恨長上，疾視其死而不救，法令何由而行？或誅或宥，當何如處之而後爲當也？孟子對說：民不用命，不當責之於民，惟當反之於己。蓋凶年饑歲，君之百姓老弱不能動移的，則饑餓展轉，倒死於溝壑；其少壯的，就逃他邦，走散於四方者，不知其幾千人矣。這時節人人都望救於君上，如死中求生一般。而君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錢，有司曾不肯告之於君，發財發粟以賑救之，是君與有司慢

否慢賊敵也當此之時君既財粟有餘而不知賑有司又不以饑告而請賑是君及有司慢民之上者皆慢事而殘下也曾子言本兼慈孝此只言君惡一邊只所施止見當求報今而後得反之之言乎且何憾無隙可乘于今民得以報反之也又何罪彼猶推本于君徵發公也鄒重于有司承問意也

補鄒修徵發民兩國對壘即是出爾反爾之意穆公說君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卻說民之死於凶年皆不知幾千人你三十三人當甚事穆公說吾是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卻說你當時亦曾坐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今日正是還報前日的卻此則所謂出爾反爾者不煩詞說而自明矣

君行箇仁政是已不求當面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意與寬言皆只以發財發粟濟民於君行仁政以得有司則有司皆依君之行而仁愛其民平素無不時底因斂必賑撫係長上之道義於斯民皆知親上死長至于疾死而不顧意視以心言死以身言猶當患難時然猶在平時說兼上條以慈施亦以怨報此以德施亦以德報感應之極俗在上而不在下

一說丘月林曰親上就平日言死長方就臨難言要非民須居平親上○按此說亦是但細玩此句本無疾視長上句意看所指也還該就臨難一說說爲穩是

滕小國　此條見立國者皆自强自附文公欲事强以保國下節孟子欲其自强以立國

甘泉按滕國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封邑東有徐州界地文

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上既虐下下有不疾怨其上者乎曾子有言爲民上者當戒之戒之施恩得恩施怨得怨出自爾身者即反報爾身者也由此言觀之君與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民怨久矣到如今纔得還報所以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一施一報乃理之當然君何可歸咎於民亦反求諸己而已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承上文說民心疾怨雖有司不恤其民亦由君之不行仁政也君若能以愛民爲心而舉行仁政務恤其飢寒救其疾苦則有司皆體君之心爲心而無有不愛其民者矣有司既愛其民則爲之民者自然情義相關居常則親其上愛戴而不忘遇難則死其長捐軀而不悔矣何至疾視其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當反己而不可過責於民也大抵君民之情本同一體民有財則當供之於君君有財則當散之於民豐凶斂散上下相通故雖水旱疾灾不能爲害而國與民常相保也後世人主以府庫爲私藏而有司以聚斂爲能事民心一散不可復收雖使積粟如丘山何救於敗亡之禍乎明主不可不察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是國名在今山東兗州府地方文公是滕國之君滕文公問於孟子說道小國勢孤力弱必須依託大國乃能自安今滕國方五十里乃至小之國也又夾在齊楚二大國之間分當事之而力不能以兼事欲就中決擇則將事齊乎抑事楚乎不知孰可依託以安吾國也夫子其爲我謀之孟子對說凡事倚靠他人的不可取必而惟主張在我的乃可自盡齊楚皆大國也事齊則見怨於楚事楚則見怨於齊必不能兩全而無害這計策非吾所能及也若必欲言之而不已則猶有一說惟是自守而已夫高城深池所以衛國必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而爲之民者亦感君平日

公以兼事小國也間于二大國之間不事之則侵伐不免必事之則力量不支故與孟子欲擇一處而事之以圖存也如事齊便見殺於楚以爲楚患楚亦然此不可不知

是謀非吾所能及言倚靠他人非持久之策不是未知就爲可事也有一焉即自立之鑿池築城不必是新創只濬之使益深築之使益高耳效民守之言君與民共守之也此字當在上城池說若不在其時難不是守字所未着乃下效死方是臨難着力去守也效死者君師諸所謂守禦民弗去歧若平日之惠也於此方見愛民必平日有固結民心之仁令人皆感激思奮勵當變故來歸者願一死以報君上而不忍弃捐社稷此見又不在城池而在人心若是則可爲言此則也得自家守而守之國亦可固守之不固亦爲世而遷邠無遺恨之所可爲不過如此外此欲僥倖而事非計之得也

補金齊人曰此章專責只爲自家利害而已說到效死而民弗去方知爲百姓耳

潘中夫曰是則可爲蓋民只說得是在我所可爲之事從要在當爲而已非說事之繇可爲也

築薛章　此章見人君當強善以爲民首節文公懼乎大國而憂其逼我下二節孟子告以遷國而爲其當爲

滕文一節蒙前篇而薛及滕如之何即可爲求免齊楚之患也此下上章死守之說既不可然此外只有遷國一策而已故並舉太王遷岐之事告之非謂而取自居東齊人見一傳而三分斷作解而一就非以爲不所

之惠出力報效雖至於危亡困迫亦舍死而不肯去上下相依患難相保滕幾可以自全此則事理之可爲者耳若夫齊楚強弱非吾所能必哉若保國實乎地利守險在於人和而固結人心之道則又在於施仁之有素若平時不知恤民則人心離散一遇患難皆委而去之矣欲知有國之長計者宜致審於斯焉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薛是國名與滕相近邠即今陝西邠州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地方昔齊欲取薛滕文公恐其偪己因問計於孟子說滕與薛爲鄰於齊之西境勢相依倚就如唇齒一般今齊人恃其强大將要取薛之地築以爲城薛亡則滕之勢益孤而齊之侵凌益迫亡誠危急存亡之秋寡人深以爲懼不知當如之何而可免於吞併之患也孟子對說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與北狄爲鄰狄人時來侵擾太王力不能禦遂弃了邠地去到岐山之下重建都邑而居之這時候倉卒遷徙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美有所揀擇而取之也蓋由迫於狄人之難無可奈何只得遷徙以圖存耳今滕迫近齊患誠不得已而圖自全之策則法太王之所爲可也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創是造始統是統緒彼指齊說彊是勉强承上文說太王遷國於岐雖出一時避難之權而周家興王之業實由此起使爲君者果能修德行仁如太王之所爲則雖暫時失國後來子孫亦有興運而興如周之文武爲王於天下者皆天理之必然者也然人君創其業於前垂統緒於後但能爲所當爲而不失其正使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行耳若夫興王之業而成一統之功則上天自有主張豈人力之所可必哉今齊强滕弱勢固不敵君將奈彼何哉爲君計者只勉强爲善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而已矣此外則非意慮之所能及也大滕文之意在免禍今日底而孟子亦教以爲

擇不知當時只為迫于狄人之難盡力以事之而不能免不得已而然耳乃後來興王業者子孫能行仁也太王不忍殘民以興霸事而又積功累仁以貽謀于後此是太王之為善處

苟為善承上章來或只就遷邑說或只就遷後積功累仁說俱未的近日觀身以此何最難在予依衆引意消之云不忍殘人害人之機而廣為積功累仁之圖是謂為善此說絕確創業師創也為云之字也以此乘之於後即謂之統為可繼也註謂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續而行正作承行字正猶善字若夫成功正對王字說言君子創業垂統只為子孫可繼而行耳非有期於必王之處就此二句正與上節事彼而眼句照應君如彼何哉句正與上節不得已就避處照為善與苟為善相呼應要重

而已矣此強為善而外無復君也　改原刻

補說竊效曰孟子告齊梁之君何等大論告滕文只是勸他為善又以守常事宜慰他又說不敢必皆無奈何之辭其定句句皆實事

竭力章　此章言合遷國守死二策使之擇　而遷是重守死還從敍敍曰當時為文公計死守是第一義遷國是第二義後作二者告之命以死守為之意未嘗不在守後然教人去死其難故又後說之以得說斜了然　改原刻

上章說太王避狄事其意在章說事之以皮幣云云都甚詳以文公有竭力事大之語故也本王不敢必其之繼而強之從也故曰何患乎無君只說當別有君耳蓋以天之生民使必有主故我遷以後亦皆二三子二三

善使之積德於身後蓋目前之計止可徼幸於一時而積善以貽子孫乃所以為國家長遠之慮也小國尚然而況處全盛之世者可不務脩其德以綿宗祀於無窮也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屬是會集踰是過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乾州地方滕文公問孟子說滕乃小國間於齊楚之中雖致敬盡禮竭力以奉事之猶不免於侵陵之患不知何以為計而後可免乎孟子對說寡不敢衆弱不勝強為今日計惟當避難以圖存耳昔周太王在邠國與

狄人為鄰狄人時來侵犯初奉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再奉之以犬馬亦不得免焉又奉之以珠玉亦不得免焉必欲攻取其國而後已太王乃會集邠民中的耆老而諭之說吾今累事狄人亦已至矣猶不得免其侵陵之患是狄人所欲者不在吾皮幣犬馬珠玉而在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為爭地以戕殺人盈野是反以養人的害人矣我聞說君子以愛人為心不以所養人者害人吾固不忍與之爭地害及爾等爾二三子莫謂我去之後便無君長以為憂患但使有人撫安爾等是即爾之君長也我今要舍去此地遷於他方以圖免患矣乃離了邠地經過梁山至岐山之下作邑而居以避狄難焉此時邠民感太王平日之恩相與說道吾君乃仁人也我輩賴以為安何忍舍之於是相率從之遷於岐山就如趕集做市的一般土地雖失人民如故此乃遷國以圖存者固一計也或又說國家土地原是先代傳來貽與子孫世守的非我一身所得專至於遭患難只宜盡力守死不可舍而他去

子則何患無君分明是正意氣象邠人見不忍舍他曰仁人也以平日有愛民之仁政今日犬馬皮幣珠玉又皆所不愛而惟有不忍害民之仁言故曰仁人從之如歸市要認註人衆爭先四字　改原刻

世守註云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受字暗指天子而以先人作主非身之所能專言非可欲去則去者須要效死守之

君請兩擇是兩樁事陳令擇在滕指對須擇乘守死方是彼太王謹而方地近戎狄盡開關之地非封國之鄰界故太王得從遷而從者滕侯中國對以外皆大國之地封內處山僻之處予往年當然勝數於入境對於出境對字所要孟子對擇理而欲論其意須云能為大王則擇何求必何嚴下之務求必有歸市之民則當法所當守

君惟審己量力決擇而處之而已如此發揮乃有斟酌許來提醒孟子乘太王之得民來激文公耳下文又言效死乃其正也此說是

平公章　此章見君子出處在天不在人之二節分上是孟子當有所為而臣下人未即間有所告而歸諸天行撥在我所舍在人何上字者則在天也

將出者將出而見孟子也先點出樂正子為孟子之賢意以然後面張本臧倉之沮作為不知而肅也正言之退邪人之受其有可卸肅之所何哉二句一氣看言何哉君為此輕身先匹夫也被義字廣包謗臧倉而所謂禮義是說能節人者使豐儉一般後制人情使厚薄無爽這禮是知所謂禮義之中正也後所謂厚母薄父為不知禮義見其非賢豈知聖賢處此兩自

使先人基業自我不傳此謂守正以徇國者又一計也夫此二者在太王所處是一時的權宜在或人所言是正經的道理為君者今日之計只是看自己的力量做得那一件便於此二者之間擇而取之耳其在我而聽天所命者理可為不過如此若夫僥倖苟免之計豈吾所能及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平公是魯君嬖人是親倖之臣臧倉是人姓名國君所乘的車謂之乘輿是駕者是應詞當時樂正子仕於魯國曾於平公面前稱道其師孟子之賢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要出朝而往見之嬖倖之臣臧倉請問平公說人君舉動關繫匪輕往常吾君每出則必預命有司示以所往之地使知警蹕

今乘輿已駕馬將行有司未知何往敢以此請命乎公說我將往見孟子臧倉遂阻說道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者道他是有德之賢人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禮義從賢者身上做將出來我聞孟子前時喪父其禮甚簡後來喪母極其豐厚是後喪踰於前喪則是厚母薄父不知有禮義之大道何得為賢君勿輕身而往見也於是平公惑於其言應之曰諾遂止而不往見焉夫往見孟子者乃平公一念好賢之心只因臧倉沮之遂以不果往見讒說勿行君心易惑此明主任賢不可不專聽言不可不審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即是孟子的門人鼎是調和五味之器古時祭祀燕饗皆用

有願外而觀璧因辭而觀奪者乎

按廣文選平公與齊宣王會于鳧繹山下樂克為道孟子于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學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修政施仁公何不見乎公固許之見

入見臧倉餘忌嫉之言樂正子曾已聞知其為不見何遽究所以不見之由耶究其微其說與後公將見之耳前以士則以一説證説似微然則設以以上二句為證下二句為然禮先設士與大夫正是所以陵祈之耳平公非知三鼎五鼎稱于分者不以微論豈稱棺椁衣衾則得直言謂之踰貧如貧富不同貧則無財以何稱其富則有財何可儉親此正孟子之所體合義處安得謂非賢何公竟來之以嗜辭言賢者無膳五鼎牢承無瞻廟

尼告節小人一言節視其見賢之機君子應害不足爲先入之疑此正天意所在未可盡歸之人者而樂正子入見之言全有尤人之意故孟子據而歸之天以變之行止二字以直言遣之行止在人然其行其止者或使之尼之則天之所爲故下箕說行止非人所能也不為只是乎臧倉之言而不果來便是天以蒙毀言以厭數之遂其否塞民特人耳焉能使予不遇哉而又何者也要之行于命塞力乎斯道而不必全委于數觀孟子之語此言特以安樂正子耳真夫子答景伯同意

補說唐士雅曰行止處說不以進言告君沮君使有使之行尼之止意兩段字有不知其爲爾於贈合天在還悲哭合並止乘與一見故不為魯

之嗇乎公既惑於嬖人臧倉之言不見孟子樂正子乃入見平公而問之說吾君欲往見孟軻乘輿已駕何故忽然中止乎公說我初間仰慕其賢所以欲見今有人告寡人說孟子後喪母前喪父其治母之喪勝過父喪夫父母之恩同一罔極今乃厚母薄父此是不知禮義之人惡得為賢所以不見樂正子又問說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他那一事說莫不是謂其前葬父用士禮後葬母用大夫之禮前祭父用三鼎後祭母用五鼎如此之厚薄不同與平公說吾所謂踰者不謂是謂其葬母之棺椁衣衾美過其父也蓋禮數厚薄乃爵位之名分固不可強同而棺椁衣衾則人子於父母皆得以自盡如此而有厚有薄所以為踰耳樂正子又分辯說這不是踰是貧富不同也蓋孟子前為士其家貧貧則力不能厚故不免於薄後為大夫其家富富則力能從厚故不以儉其親喪其厚薄稱家有無乃所謂禮非所謂踰也君以此謂其非賢不亦過乎夫孟子之賢聞於天下乃嬖人一言遂能沮乎公用賢之心而使魯不得為善國則讒言之為害甚矣人君聽言其尚知所辨哉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克是樂正子的名尼是沮樂正子因臧倉譖孟子於魯君既已是白其誣乃遂往見孟子說我向日以夫子之賢薦於魯君魯君以我之言為然已將命駕出門來見夫子被嬖人臧倉造為讒毀之言阻住魯君君以此遂不果來也小人之能害正如此奈何孟子說這也不是臧倉之過凡人之進而行者或有人在君前稱道其賢使之見用其不遇而止者或有人在君前阻遏其進使之不遇這行止雖繫於人而主張實在於天行固非人所能使止亦非人所能尼也我今不遇魯侯你道是臧倉沮之自我看來還是時衰運否天意不欲平治魯國故使我不遇也彼臧氏之子不過一

這　這

後方說到出處上來

補叢愚曰或使之而又或尼之是止一邊說不遇魯侯看○二說亦可

嬖人而已安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遇於魯君乎然則我今不遇但當安命可也豈可歸咎於人哉此可見聖賢出處關治運之盛衰盛則明良合而爲泰衰則上下不交而爲否否泰之分乃國運治亂興亡所繫所以君子小人進退都有天數非人力也在下君子可以言天而人主不可以言天人主以造命為職惟當用賢才以挽回氣數國家之泰運可常保矣

終

新刻[illegible]經筵[illegible]主意

當路章　此章見管仲當以王道而不以伯術爲乎也分上居乎管晏而自許以致王之功下論齊之時勢與下文王而明其致王之易

觀蓋演曰功烈二字是一套大概且伯者以功由才智上做來王者以德從心德上先補其得到文王之德亦知孟子以齊王存德但未知所以備反乎者以時勢爲之乘也乘勢之勢利用與乘時之勝利用資齊此時勢以德行仁解民生于倒懸實有事半古人而功倍之者是所謂以齊王猶反手也非孟子之德加於文而今之時勢大與乎文之所遭也

夫子倘當要地則從來者必

經筵進講

由這裏開說接極論之根者孫伯路許者自期之重曰可復許乎向來致必孟子之德烈管晏而不知孟子固有所不屑爲也〇丑蓋齊人簽託受學門墻之其不問於後今都云齊滅設於與齊人知管晏句正見盛稱人處而已矣見此知有聖賢大作用皆所不知也

或問曾一說要低疑人爲裴非齊句也警然者爲其疑之大而而不安也蹵然驚其疑之大率而不悅也是謂疑聖門加子事問義必行嬉稱不事學造升堂此時處境是高人一頭地了何任見其事于四十餘年見其久于政設伯功見其果在者指上三句也此見聖門先仁義後詐力處

曰管仲節此承上節言來不必拂了曾西以自尊只以不爲乎真願字猶相呼應凡人願則爲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卷之十六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公孫丑是孟子的弟子當路是官居要地公孫丑問孟子說先年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景公時有晏子都能致君澤民功業顯著後來無有能繼之者設使夫子今日得居要路而秉齊國之政似他這等功業還可復自期許克繼而人否乎蓋戰國之時崇尚伯功多推齊管晏故公孫丑之言如此孟子答說自古豪傑之士以道德功業顯聞當世者尚止是管仲晏子二人惟二人相齊有功故齊國之人皆了聞見多有稱道之者今子亦以管仲晏子爲言了真齊人也但知有管仲晏子而已豈知聖賢經綸康濟之業光明俊偉有高出于管晏之上者乎然則子之期待我者亦淺矣夫伯者之佐非不有高世之才特其志于功利而不純乎道德是以見小欲速規模狹隘而爲聖門之所羞稱如此故論治者當以唐虞三代爲法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曾西是曾參之孫蹵然是不安的模樣先子指曾參說畏是敬畏艴是怒色孟子又聞公孫丑說汝但知齊有管仲晏子不知管晏者君子自度與他孰爲高下曾西蹵然不安說子路在聖門聞道事功固聖門弟子所推稱者也昔者或人問曾西說聖門有子路則吾見義必行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乃吾先子所敬畏而推讓者也我何敢與之比方乎或人又問說汝既不敢比子路然則自度與管仲孰爲高下曾西艴然不悅說你何乃比我于管仲凡人出而用世有做不成功業的多因得君不專行政不久管仲輔

不爲則不願今曾西於仲晏所不爲則必不願而子反爲我願之乎此問一學術意不妨不辨不爲仲則然何知

淺覽思曰先把不耽伋予路引起不皆爲管仲而發揮如彼專便得以做行政如彼久便合前者所以術使而時勢很順利人不知可乃仲得術時而止於伯也子仲時勢而易於士其言出晉晏之多

君伯所伯如九合一匡之類顯如者刑大王之善能左右之曰以所以爲稱致富盛而管晏功烈爲謂知之者不獨爲人而欲爲之者亦未嘗易矣以齊爲以爲字所以上二以字謂求王字對上伯顯字以齊須由人下只知齊以齊須而大下已尊齊以齊王由反手而天下使一於齊之所以則何足爲耶由反手

經筵進講

今下文時勢意在內

若齊王猶反手是就致王之易若以成湯說之德是盛德猶如則說盛其德以文王來證正只以德之所以大行則於天下已之所以其成乏難治教設未父日年行必有即無論其德寬文王之德阻滯之百年又久猶未洽於天下流行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明文王之難也今以王易若此則文王之德將不足法然公孫丑此復難王者猶不在於時勢上論故孟子下詳說難易所以異於時文王何可當以下言當文王時勢事失之也此時以商之天地三分之二而有其二小國事之四方之世雖在人武丁至百餘年尚存遺未泯又有賢相之言參贊尚在也一句以湯與武丁作主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相桓公桓公委心信任君臣之間志同意合其得君那等樣專一當操國柄四十餘年大小政務都出其手其行政那等樣久若是有人抱負的乘此機會便須有大功業做將出來今考其功業不過九合諸侯假仁義以成霸功而已其功業則那等樣卑陋而無足觀也管仲之爲人如此爾我之所深鄙者你何乃比我於此人乎蓋有聖賢之學術斯有帝王之事功管仲識量褊淺不知有聖賢大學之道故其功業所就止于如此所以曾西鄙之而不爲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

以是贊成的意思霸是諸侯之長反手是轉手孟子又答公孫丑說觀曾西與或人問答之言則管仲之功烈乃曾西之所不屑爲者也曾西既所不爲而子乃爲我願之豈以我爲不及曾西乎其待我亦淺矣公孫丑猶未之達也復辨之說管仲相桓公尊周攘夷以爲盟主而諸侯皆奉其命是能致其主以爲霸于天下也晏子相景公布德緩刑以修內治而一時盛稱其賢是能致其主以顯名于當世也二子之功烈卓然如是而夫子猶以爲不足爲不知更何以加于此乎孟子答說管仲輔君以霸晏子輔君以顯雖亦有功于齊然未能致主于王道也如使我當路于齊而得君行道則將使天下之民襄安而以齊王于天下如轉手之無難矣豈特以其君霸以其君顯而已哉此吾之所以卑管晏而不爲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滋是加益洽是溥徧武丁即高宗微子微仲是紂之庶兄箕子

太甲等賢化用之言歸殷久是殷之政治於民者久也難變是難變動他這再提武丁者以前此盤庚殷道中衰又是變動一般也武丁中興須臾不揚之世序來故家遺俗世家遺俗民俗流風善政以繼其之化言善政以繼起其後下北賢繼猶天下雖係人心久之不能如先王之遺風其所以紂時猶存也微子四人是賢臣之輩膠鬲乃以紂之輔相與輔相之又有以維持匡德挽回氣化故久而后失滿水上文尺地二句言商家一統之盛尚其字指紂文王猶方百里起是言方以此起也知人言以連下此宋之起難來見得文王時勢之難此所以致王之難非其德即何可當

孫月峯曰太甲至武丁後來度大命自度皆以治要感構盤庚殷婦四方是其淳厚之風

庚後小辛小乙迭立商道中衰諸侯多不朝天下多非其有故云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云上由湯至武丁已是說武丁之武後得說武丁者不重在武丁只爲紂去武丁未久語爾已

稿今徐氏曰自文王何可當以後是時勢兩字中間球汶岑思亦入孫人有言道點出時勢而前後斷貼不釋此文字從繳出處

一說紂不善已由湯至武丁時分時勢兩截等口處文直是說是一事商家世澤之久世界之大文王尋不去家耳故家遺俗流風善政是世澤之盛微子叔臣五人皆賢而輔相是世澤之盛尺地一民是世界之大　孫此說近亦有從者但看下文則以時勢分說此處還要時勢

子是紂之叔父膠鬲是紂之賢臣公孫丑因孟子說齊王猶反手疑其自許太過遂辨說夫子說管仲不足爲弟子已不能無疑於復說齊王猶反手之易信如此言弟子之惑轉益甚了且以周文王有大聖之德又在位將近百年而後崩其德澤下民不宜不久然三分天下纔得其二非德澤尚未徧及于天下也直待武王伐紂救民周公制禮作樂克繼其後然後九州一統教化大行則王業成就固若此之難矣今乃說齊王如反手之易一般則難道文王也不足法歟孟子曉之說文王是有開基命之主其德全盛何可當也但古今時勢難易不同文王適遭其難耳蓋商家之天下自成湯開創以至于武丁中興中間如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賢聖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入于人天下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以遽變故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遂能朝諸侯而有天下如運掌一般及紂之時去武丁年代未久其世臣故家禮義遺俗與夫前哲之流風係民之善政尚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這都是有才德的賢人相與同心戮力匡救其闕失而輔相之故紂雖無道國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是文王所遇之時其難如此況當時天下大勢尚然一統無尺地不是商家之土無一民不是商家之臣然而文王僅守侯邦由方百里之地而起安能與商爲敵是文王所處之勢其難又如此惟其時勢皆難故雖以文王之德而終身不能成一統之功者以此故耳若今之時勢則異乎是矣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是鋤田的器具時是耕種的時候孟子又答公孫丑說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豈真以文王爲不足法哉蓋以時勢而論則文王處其難而齊處其易耳齊人嘗有言說道人雖有才智聰明足以辦事然勢有未便則智慧亦無所施不如乘着可爲之勢因而發之可以建立功業人雖有鎡基可以治田然時有未至則鎡基亦無所用不如待到耕種之時因而力作可以成就稼穡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于時勢矣茲以齊人之勢今之時與文王之所處不同欲圖興王之業實有至易而無難者所以說以齊王猶反手也

勢下更有雖遲如[illegible]不必分時勢不較痛然

齊人節此是承上起下意智慧猶之懸飯而明無不察也乘勢乘事機便利之際也鎡基鋤之別名時耕種之時也前一句以作其在以一句以襯出齊人本意蓋以待時便乘勢也孟子引來兩事以今時之得勢在內勢以齊國力爲言故以人下機會說

夏后節此以勢之易乎齊周之盛言作成其之盛術未有過千里者不下文是言非廣也與文王百里之地其有民則有雞犬相聞以求人稠密來齊國斷斷然也與文王自是之民與政者非也誠足以當行仁政容易與未聚勢之易上與下觀對

且王節此以時之時言自文武至戰國七百餘年而無王者作何等疏與前之賢聖六七作其鳩民財聚民居何等疲困於虐之餘澤遺風此時者一行仁政不待我仁所以孤而民心爲易[illegible]

[illegible]

此謂也

[illegible]

況有時勢乎

王曰[illegible]此三節是[illegible]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孟子指齊國之勢以明其易王說道昔夏后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則固已有其地矣其民居稠密雞鳴犬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則齊已有其民矣夫土地不廣須更開拓今地方千里則不待改辟而地已廣矣人民不衆須更招集今民居稠密則不待改聚而民已衆矣地闢民聚凖可遠施以之鼓舞人心興起事功最爲容易若乘此而行仁政則人民之歸附益衆土地之開闢益廣其一統而王天下誰得而禦止之哉蓋齊有可乘之勢故易于致王如此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疏是稀疏憔悴是困苦的模樣孟子又告公孫丑說我謂齊之易王者不但以其有可乘之勢而且乘其當可爲之時蓋自文武起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沒有箇聖君出而撫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稀疏于此時者也今之諸侯恣行殘虐荼毒百姓百姓每困窮力竭而不得安生其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當此之時若能舉行仁政以收拾人心則民之感戴就如那饑餓的人但得食便以爲美而易爲食枯渴的人但得飲便以爲甘而易爲飲其于致王何難之有哉是時之易又如此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馬遞叫做置步遞叫做郵即如今驛遞鋪兵一般孟子又說德行

從時勢道理如此至末節方收拾完意

補一說王觀濤曰德字對命看感人以言不如感人以心之速也不必說置郵待傳彼不待傳○此亦一見與詳之

當今節當今之時二易也應王者不作[illegible]之辭勢易也應是后節行仁政二句應德行速節上三節三平鋪直斷還不而中斷之也古之人即文王也此二句正言王之易事半者不必有聖人之德不必有百年之久功倍者不必三分有二之歸而化可大行非惟[illegible]時爲然正與今時則易爲齊相應亦自勢字在內總以行德是致王之本時勢是致王之資孟子以齊王反手自是實理與伯業之功又何足爲而謂其願之也

加齊章　此章以不動心爲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

乘勢固易于行仁而况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有云人君之德政出乎身而加乎民其流行之疾速於置郵而傳命蓋置郵傳命雖是甚速尚須論其道里之遠以程期而後可至若德之流行則油然勞速一日而徧乎四海比之置郵傳命豈不更速矣乎觀于此言則德之感人有不煩時勢而裕如者而况時勢之可乘乎此我所以決齊之易王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是形容困苦至極的模樣古人指文王孟子又答公孫丑說德之流行固為甚速然未有背時違勢而能成功者乃當今之時亂極思治時則易為齊國萬乘地廣民稠勢又易矣於此而一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民心歡悅就如將他解救下倒懸的一般其感人之速入人之深又不但如饑食渴飲而已夫古人如文王積德百年而猶未洽于天下只為處時勢之難故也其在今日所行之

氣而知言養氣却從願學孔子中來細分之首節言己當大任而不動心二節至曾子之守約也只大概言不動心之有道任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而斷其得失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是言己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者以知言養氣行我至乎孔子也言己不敢當于聖而學孔子自有[illegible]者以則皆古聖人之所盛于孔子以見其所以願學

補徐儆弦曰孟子一生學問俱在此章所以趣向源流者此所以淺功在業亦在此夫子加齊由因王霸乎之說然後有此問因此一字指得位行道而則動心者非謂孟子以霸王當動心謂王伯事大恐孟子於當不免有所怯懼致動而動其心耳註亦有二字說

事不須全學古人但行得他的一半即可以長駕遠馭其成功加倍於古人矣此惟在今時為然蓋其時勢既易而德行自速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吾言以齊王猶反手者以此而子以管晏之功為我願豈為知我者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異是怪異公孫丑因孟子說霸王事業太容易了恐其力不能任又設問說論天下之事易當天下之事難以夫子之道德誠使遇合于齊加以卿相之位得志行道焉雖從此而建功立業小則以霸大則以王皆所優為而無足怪矣但這等地位其任至大其責至重夫子處此也容有所疑惑恐懼而動其心否乎孟子答說否我從四十歲的時節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此心久已不動了若今日加我以大任固將從容運量而有餘矣何動心之有道不動心三字是孟子生平學問得力處而其大本大原却從知

[illegible]說就是動心處四十之不動心使見今日之不動心也正道明德立來不下面說發以知言來德立指養氣來下面集義以養氣來但未可露出耳○

曰若是句直不曉得孟子之不動心原從道義中來乃心體之自然只說二字認做勇往擔當之意故引孟賁以爲比而曰過孟賁言孟賁能勇往擔當得一事一物之重而孟子則能勇往擔當一世之重也孟子欲發己之所以能不動處却不動本難也曰是不難告子不得知道而強制者也故曰告子先我不動心正欲以激其之問而發己之所以不動處於孔孟孫丑當強制其心者之為也說者多謂言不難是所以鼓舞公孫丑不欲言難以沮其志似未得言外之意至只大學言猶云後面已

言養氣中來蓋善學孔子而有德者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是齊之勇士力能生拔牛角者告子名不害是當時辯士公孫丑說人心難制而易動夫子當大任而能不動心如此則其氣力足以負荷一世比之孟賁之勇徒能舉一器一物之重者相去遠矣孟子說心能不動這也不足為難即如告子為人雖其見道未真能未及四十歲已能先我不動心了則此果何足為難哉大凡人心有所管攝則不動甚易無所管攝則不動甚難告子未為知道而能強制其心尚能使之不動况以道義管攝之乎此事心者所當知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則既聞之矣敢問心之不動亦有道乎孟子答說人以一心而應天下之事若心中沒個張主則卒然臨之未有不驚紛然而來未有不擾者

先能之矣或云未四十以前止說未有所操或云先自說之謂此說[illegible]強制矣然亦非自然養氣　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人賁往歸之有道要見亦大段間非要問道于此曰有亦只要說二說必有道而后能不動也[illegible]心有主則能不動是[illegible]說一所解說未可用時講又多云不性養理自致者有道所以[illegible]不動者亦有道這操誠氣亦大綠不可從

補吳築陳曰是不難不是懸虛說言若得個決發處不動心亦自不難且因問者這等說這來不動心其果有道乎亦不是空○發間心診得細

北宮黝節此皆舉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其心者養勇守約至守意不顧後不目逃其止子直是出其宮黝勇猛的樣子非有後然而不撓其目髮然而不

惟其中有定主然後能無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此可見不動心之有道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黝是個勇士膚撓目逃都是退縮恐懼的模樣挫是挫辱撻是捶撻褐是毛布寬博是寬大之衣賤者之服嚴是畏憚孟子又說所謂不動心之有道者且不論當大任的只就那勇士每亦自可見勇士中有北宮黝者其養勇也挺身而鬬其肌膚不畏刺而撓屈怒目而視其目雖不畏刺而逃避只恃其勇而不肯示怯于人也推其心不必大有挫辱纔不肯受雖使一毫之微受挫于人看來就似撻之于市朝一般有不勝其恥之甚者不論事之大小人之貴賤一味只要求勝不惟不肯受辱于褐寬博之夫亦不肯受辱于萬乘之諸侯視刺萬乘之諸侯與刺褐夫的一樣容易

一作時

逆也愚云看覆剛而不推卸被刺而不逃則與世泯又有云北宮不可卻不至于被刺而撓目逃似又多了一層非本然銳氣此二句是不見屈于人以下是步驟大人一段推深一段只一意而及纔言之不受者不受挫也其不受總要步刺而恨之不見有足嚴憚者推極惡聲言即些微理固亦不隱忍受之以小見大也此則北宮黝不動心之道也

補蔡虛齋曰擺覺瞪眼覺大之衆如何和爲賊盜以其貽身家少又不以輕游羅罟網自然應敵而實轉也獨賞傳是解件

孟施舍特是以氣魄爲主而不動其心者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加一所字如云黝之養勇則若是矣若舍之所養則何如觀不勝以下皆舍之言視不勝尚未

殊不見有諸侯之可畏懼者如以惡聲加之則必以惡聲報之矣可殺而志不可挫蓋以必勝人爲主也惟其主于必勝此其心之所以不動耳君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此其一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施舍是古人姓名舍是他的名孟子又告公孫丑說我謂不動心有道不但于北宮黝見之又聞古之勇士有孟施舍者其人之養勇也嘗自負說戰勝非難敢戰爲難我之於敵與說既勝了他纔能不懼便遇勁敵在前戰不能勝自我看來也如勝了他的一般更不計較强弱勝敗而有懼心也設使度量在人之强弱而後敢進兵計慮在己之能勝而後敢合戰這是逡巡畏縮是怕三軍之衆者也一有畏心雖勝不足以爲武矣觀舍此言豈是他有百戰百克之勇能保得自家必勝哉只是他胸中膽氣素定不見得三軍爲衆一身爲寡而勇往直前能無恐懼而已矣惟其無懼則主

殺尚未也不勝只是言敵雖不可勝而特備之心亦必要挑而與戰視之猶勝也故敵雖勝與視不勝猶勝相反末二句又所以稱其視不勝猶勝之故言量其虛實敵之强弱定算計勝負必勝若在我者進是方進兵戍攻戰但未必戰也會則含戰此則孟施舍不動心之道也似曾子前此作說多者不重輕二子優劣但欲起下曾子之勇耳故曰似子夏其求人求己者皆從大二子之勇論處也之氣象彷彿相近似亦皆說得直爲孟不知就較但黝之所守不如舍之所守更要約也何也天下之向我者皆將王于必勝則既持之于獨覺惟又持之于萬乘之君猶可爲心又未必人人可勝此便惟而爲要不如舍更得自由也

東徐玄扈曰孟子何嘗取舍

死利害皆不足以撓其中此以無懼爲主而能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賢是勝約是簡要孟子說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固皆能不動其心矣若論其所守則亦有不同蓋孟施舍以無懼爲主是專務守己者有他氣象却似曾子平日凡事反求諸己的一般北宮黝以必勝爲主是專務敵人者有他氣象却似子夏平日篤信聖人的一般然此特其氣象之相似耳若論二子之勇都是血氣用事的他兩人不相上下也定不得誰勝但就中較量則孟施舍之所守爲得其要焉蓋黝務敵人是求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專守己是求在己者也求在己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爲得其要而非黝之所能及也若進而求諸義理之勇則舍與黝又何足道哉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

只說黝舍是影子曾子說的子是形出門家孟施舍似曾子的持守黝似子夏之篤信之精神處

一說黝于凡百于進人見大子之道而從出[illegible]篤實而從就在外者也黝務敵人舍在外者也故似子夏之從在外亦一見偏之

昔者謂此以增曾子之所以爲勇言之且遂於逼下的方是第業自反不縮一段經里自反而縮段以承務平日所謂言兼就能敵時言也務實無福不懼不論之者若纔氣不伸也子路入而敵之者理直而氣自壯也此則不待守其必勝無懼之氣而一味以反身循理爲主則理實不窮氣實不餒曾子不動心之道蓋如此

大全朱子曰下文言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篇大旨所繫

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子襄是曾子弟子夫子指孔子說縮字解做直字惴是恐懼的意思孟子又告公孫丑說孟施舍之勇雖似曾子然但以氣勝非以理勝也昔者曾子因子襄好勇教他說道子好勇乎勇有大小那血氣之小勇何足爲好我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夫子矣夫子有言人之所恃以常伸而不屈者莫過於理設使自家反己理有不直就是褐寬博至微之人也敵他不過豈得不惴然恐懼乎使或自家反己其理本直縱有千萬人之衆我也理直氣壯當毅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此乃所謂大勇而爲子之所當好者也觀於此言則曾子之勇比之施舍又自不同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承上文說孟施舍之勇所以能無懼者只是守得自家一身之氣比于北宮黝爲差勝耳却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蓋氣有時而或餒理則無往而不伸此曾子之勇所以不可

守約節首一氣字謂不是以氣守約字皆舍所守雖約約從氣以不如曾子所守之爲約故其約也當理得氣其氣爲理故守氣者有約和錢守約則要在以氣舍不如而心能終成約孔則知舍之似曾子者特似其氣象而已舍之守約者得約于黝而已又非能如曾子之所守爲得其要哉

曰敢問問其不能附黝舍孤得告子館曾子僅得孟子故又有告子不動心與夫子不動心之問其問問而孟子所答告子之不動心而論之我惡知其強制不動之失便夫學見已不動之得也不須於言一句撥他二句中金是緊要天下之理皆具於心言爲心之聲氣則心之用本同一機言以理達得得不得於言者如言雖不達於之理言告不達事之理所由心中蓋

及耳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帥是主將充是充滿暴是害的意思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北宮黝孟施舍與曾子之所以不動心者既聞之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亦可得聞與孟子答說欲知告子之不動心只觀其所言便見他主意所在他嘗說人於言語間理有不達却要用心思索以求通解是心以言而動也必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人於處事時心有不安却要用力懲窒以求安當是心又以氣而動也必制伏此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觀告子之言則其所以先我不動心者可知矣然自我言之心爲本氣爲末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是專以根本爲急而未在

理心則正當從求於心使氣氣順精明而從于言則心自無所疑疑而不動矣彼以爲反求于心則心反爲言動故曾全置其言而勿求于心以理驗觀斜不得於心者如處事接物道理差失心上有不安處故不得不正當求氣來補助於處行持間檢點其差失使心與理俱而心術其安吾心自無所忿懥而不動矣彼以爲求助于氣則於反爲氣轉役矣把持其心任他暴其氣而一味勿求如此強制而不實心何類其身之于而不動心也故嘗論之有可不可之分蓋心是本氣是末謂勿求於氣猶如本上有力猶可許也若言在外心在內謂勿求之心則既失於外又遺其內其不可必矣蓋要之本實分緩急之皆不可撤夫志亦何倒何能勿求於氣之謂正見孫所謂可者

亦不得稍相循說變心言志者志是心之所往向處也自家作主宰持其所行者氣之附屬於身者惟心之役使者非所謂何于是用言頭請居所依氣則其周乎體之中一無不聽從然雖不在氣實充而何能添著從對如宣意志乎誠氣次焉皆爲作輔至次乎之說非也但志之所至氣即隨之而至之謂故曰持多深作在爲非也儕云我故說之須持其志無暴其氣但爲作兩說亦非也此是原合一工夫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蓋暴其氣即自持志內之持之云者暴之病在工夫有差此心于其所之而致守之又無持守合理處處合理此志常在大理上應凡一身之氣自然總言動一切作用自皆從理上去要得有持實其養其氣之功求于氣如此次持養其氣蓋言

所緩猶之可也至如理窮于言而言發于心不得於言正當反求于心也他卻說勿求於心則不惟所言之理終有不通而吾之本心亦如槁木死灰自塞其虛明之體內外皆失之矣夫豈可乎何也蓋志以主宰乎一身而後使乎氣是氣的將帥氣以充滿乎一身而聽命于志是志的卒徒雖有本末緩急而其實不可偏廢是志固第一緊要而氣即次之矣所以說人固當持守其志使其然于內以為一身之主宰又當善養其氣使充滿于身以為吾志之運用此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彼謂不得於心勿求于氣者但知强持其志竟能無暴其氣乎其為不可則一而已然則告子先我不動心亦豈知制心之要者哉

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蹶是趺倒處走是疾走公孫丑未達志至氣次之義又問說天下之理分數有輕重則工夫有緩急夫子旣說志為至極氣為次之則志重於氣人但當持守其志可矣却又說無暴其氣而氣亦在所當養者何也孟子說志氣本是相須將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在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在專一則心思意念或不及管攝而志亦反為其所動矣何以見得氣能動志今夫人之步履至于顛蹶奔走至于急遽這蹶者趨者是倉卒之間氣失其平所致若與心無干而反能震動其心使之驚惕而不寧這豈非氣一動志之驗乎夫志壹動氣可見志為至極而氣亦能動志可見氣即次之矣此所以旣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了何以此為疑哉大抵志動氣者理之常氣動志者事之變志固難持而氣亦未易養也且如溺聲色則耳目易荒嗜盤游則精力易耗喜怒過當則和平之理易傷起居不時則專一之度或爽諸如此類皆謂之暴其氣不但一蹶一趨足以搖動其心而已養氣者不可不知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子勿求于氣只因從前勿求于心先失了一段工夫若能持此心豈有不得于心乎無不得于心自不消求助于氣以補之耳此蓋孟子所以說告子勿求于氣之說與無暴說只欠無說旣曰氣今暴且只錯在是處至之至是等次之次又錯認持志是一樣工夫無暴氣又是一樣工夫却不知其間蓋全本說得志氣原有合一之體也故孟子曰壹只說一正又說分明志氣之合一而持其志便能無暴氣之謂也蓋能持其志而志一斷天理流行無所作爲如形骸言動皆從心轉無有不得其正者此志翼氣又何至于暴乎忿不能持其志而放逸於物動一發氣之私則此心反為之動反為之所役此氣亦能動志顛倒乎志氣相與相忘何可不持其志使氣之無暴乃

使氣之失至于不得于心[illegible]

[illegible]

李豫川曰聖學無兩樣持志[illegible]

[illegible]

敢問夫子惡乎長[illegible]

長是高過乎人的意思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模樣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者有何所長而能然乎孟子答說我之所以異于告子者只是兩件事他告子說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能知言也我能窮究天下之言而於是非得失之指歸能悉知其一定之理告子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我能善養吾身之氣而於盛大流行之體用能復全其本然之初惟知言則遇事有以見而心無所疑惟養氣則臨事有擔當而心無所懼吾之所以異於告子而能不動心者如此公孫丑又問說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夫子既言善養之必有可指而名言者請試言之孟子說凡物之有形有聲者便可指其形聲而言之惟這浩然之氣充滿於身而聽命于志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直難以言語形容者我雖能善養之不能為子言之也觀此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不然亦何其體驗之真切如此哉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大是宏大剛是堅勁直是順其自然養是充滿的意思孟子說浩然之氣雖是難言然求之賦與之初驗之擴充之後則其體段亦有可見者蓋這氣在人不是狹小柔弱的其本體之大則渾淪磅大虛之內無物不容而非形骸所能限量何如其至大乎自其強處而言則浩浩蕩蕩衝發之下自折不回而非物欲所能屈撓何如其至剛乎這等樣剛大乃人有生之初所得于天地之正氣其體段本自如此但人不能善養之耳誠能順其自然以直養之而不使有一毫作為之害則剛大之本體無虧而吾身之真機自達上際乎天下蟠乎地盈天地之間無非此氣之充塞矣大以天地之大而此氣充滿于其間其浩然為何如哉蓋吾身之氣本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故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若一為私意所累便覺得狹小柔弱充拓不去了書稱帝德廣運其功業至于格上下光四表何莫而非此氣之運用乎

縣汾此心之理養未亦矣分以忠記之道但未可窮只好體今了直如曰知言則長來洞徹而直究其底止由心於天下更無所疑日益養浩然之氣存內外融貫而不歩其本來生心於天下更無所畏此所以自不動而長於告子者以此

雖云義與集義不可偏廢亦非義不得浩然之氣乃孟子心所獨得學者須工夫實體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能識得此氣若從事工夫者則未易爲論說以驗之亦若求之不得則下所言又是何物

浩氣二一陣假是此氣之所以浩然[illegible]以浩然爲氣[illegible]其[illegible]怖故[illegible]氣之功用乎人是於人嘗塊宇宙內未嘗可恰故曰無限底至剛是當體實體久生硬常皆壓不倒故曰不可摧捺此氣之不來能如是也而之作用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是合義是人心之裁制道是天理之自然餒是飢不充體如飢餒的模樣孟子又告公孫丑說人能養成剛大之氣而塞乎天地之間則是氣也豈茶虛汗沒無所附若者哉乃與道義相輔而行者也蓋道義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此氣則見義所當爲的便奮然必爲而若心之裁制因之以果決見道所當行的便挺然必行而天理之自然得之以深造氣因道義而發道義得氣而贊成兩相配合無所疑懼而凡利害禍福出於前者見之亦若皆不足以動其心矣若無是氣則體亦不充茶然自餒雖欲行人道義也都逡巡退縮且疑且懼而不足以有爲矣其何以配之哉夫天地間莫大於道義而此氣有以配之則其所謂浩然者可見矣功用之大如此人可無善養之功哉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爰並直養無害只要涵泳從容直之則其本來而養之而無以私意狂害之故養之云者涵養有害無所間隔之謂下文集義與勿忘勿助其正是直養工夫集義正忘勿助正是害之變然在此盡言之矣[illegible]舒暢通只乎在形容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然充滿不躬不虧盈天地之氣瀰漫六合何等至大磅礴所發金石亦透何等至剛人便是得此氣以生今則養全此氣無少欠缺則天地之氣即吾之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如何不塞於天地之間說者多論養此氣體一事做不得然[illegible]失去不得塞於直養無行泄從之謂塞如此說則吾身以上便稱塞矣天地之間便有不充塞處矣

補[illegible]嶽嶽曰試觀天地之氣升降流揚無處不滿人方當持之時其氣與天地一般是

集是積聚襲是不由正道掩襲於外的意思慊是快足孟子說浩然氣養之固足以配道義矣然方其養之之始是氣何由而生必出乎日工夫事事合義日復一日積累既多則心無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是乃集義所生者不是一事偶然合義而可襲取奮勵掩襲于外而取之也若平時無集義之功只是一事偶合則行出來的必有虧欠心中豈能快足心既不慊則氣亦從此不振而茶然餒矣是豈可掩襲而取乎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則是義本心中固有之理而不在于外明矣我故說告子不曾識義正以他說義在于外而不在于心故也既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氣其究我不動心者不過肯然不顧以強求之而已豈真不動心者哉按孟子所謂集義以生氣正對乎所謂自反而縮則千萬人吾往蓋人能事事合義自反常直則此氣自然充拓得去而浩然塞于天地之間古之聖賢以大勇稱者在此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

有生之後爲氣稟所消鑠莫與天地不相似了若能全養此氣如何不塞乎天地之間直而看孟子論養氣也從德與義路與道比方有一路[illegible]消明之氣出來與天地之氣則通

補上觀論曰求於天地之間在天人合一看甚言之氣即天地剛氣亂看者之氣如但廣大能大海亦相無以私之便寸塞無間

補下衆一日只至大至剛四字已盡了浩然之氣塞天地之間只復得此原初剛大本體且勿說到功用上去

補采齊陳曰直養二句[illegible]釋虛活只將塞乎天地來描寫他發剛大的意思非以充塞爲剛大之實也直養無害只輕點過　四說修齊最好參閱

其爲氣也而蕳又重叫醒耳觀二

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事是用功正是預期其效助長是作爲以助氣之長閔是憂揠是拔芒芒是疲倦無知的模樣病是疲倦孟子說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則欲氣之充者其用功當何如必須從事于集義孜孜汲汲專一在義上做工夫庶幾功深力到自然充足切不可預先期必一面用功一面便欲取效使進修之志或雜於謀利之私也如或未充亦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心心念念到底在義上做工夫庶幾優游厭飫自然生長切不可躐進欲速作爲以助其長使正大之氣反害於矯揉之力也夫有事勿忘則氣得所養勿正而勿助長則氣又無所害集義養氣之節度如此善學者但知循此而行慎無若宋人的模樣乃可耳昔宋人有憂其苗之不長而揠起其根使之驟長者却乃芒芒然歸對家人說

意配道與義即塞天地中來下可謂塞天地之後方能配道義亦不可云即其充塞者配之也配之云者只配合之謂言此浩然之氣乃合此心之道義發出來者也蓋天地生人理與氣俱合而不相離道乃一定自然之理義乃裁制與奪之宜要之皆即理皆具於吾心者而氣即此心之作用耳惟直養此氣而無害則此心之道義呈露處氣即因之而發越配合道義發出來理即氣二即理二[illegible]二剛二正二大二所以能至大至剛而塞於天地之間耳若不能直養無害使凡無塞於天地之氣斷喪靡然實使不能脉由于義而餒矣故孟子言氣不配道義則其形體是配道與義之氣即爲血氣之私以至於委靡而餒倒無所寄矣

舉上文說不明

倘乃究當日下集義二節正

今日我疲倦矣苗之不長者我助之長矣其子信以爲然趨向田間視之則見苗已枯槁矣此宋人自謂助苗以長而反爲苗害也今天下之養氣者類先有個期必的心却去做助長的工夫其不若宋人之助苗長者少矣不知助之爲害有甚於忘彼以氣爲無益而舍之不養者就如不耘苗的一般雖無所益未甚爲害惟是助氣之長正如揠苗的一般非惟無益於氣又從而害之矣蓋其忽然而長既勇猛難恃而不能以自制忽然而餒則又消沮退怯而不復能以有爲其害可勝言哉此可見義可集而不可襲氣可養而不可助孟子一生學問皆從集義中來其源固出於曾子之大勇而告子強制其心正蹈宋人之害者也養氣者慎辨之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是偏曲淫是放蕩邪是邪僻遁是逃躲這四件都是言語之病

是直養無害的工夫此二節只說氣之所稱不說養上節說有以配義與道說餒其養工夫如此惟於慊字說不去或疑餒以氣言慊以心言無慊不慊亦在做氣上說如此都與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文相應了遂承上節直養來蓋又見其氣因氣是道義所生不可謂道義是氣而餒　二段說有來歷

先集義須是字義不上二節來言是浩然之氣塞天地而配道義乃從集義而生非襲取而可得也分之則有道義合之只是一理故言義而道在其中也之案曰義不必說事事以集義云者乃時時念念求安于心之謂也心安則光明正大無所愧怍此氣便自浩然剛大而塞乎天地矣道義件件做去無所欠缺所以氣綏到便自然生非若此不講

而忽然令從事於集義者只在一念一時上便要于心無歉緣此必是集義不得說義襲取也今人[illegible]理會[illegible]之氣也生是自然至從集義中生出來是以人欲而得[illegible]其書對得與[illegible]對行在不慊於心則是之不可襲前氣之不可取爰氣一個行字俱不慊於心便非義便氣餒[illegible]眾自外來[illegible]乃謂不得乎上勿求其理下心則亦未有如義而其心之爰面以昇物觀之耳[illegible]強制其心使不動而心之假餒也惟其氣之不餒則

稽米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已養成又卻助道義而行體其無窮以集義所生二字

敝是遮隔陷是沉溺離是叛去窮是困屈這四件都是人心之病

公孫丑問說夫子之不動心由于知言養氣養氣之說既聞命矣如何謂之知言孟子答說人之言語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若是任其偏曲之見而有一邊遮了一邊的叫做詖辭必其心中見理不透為私欲之所蔽隔故也我則因其詖辭而知其心之所蔽焉又有高談闊論放蕩而無所歸宿的叫做淫辭此其心中蔽錮已深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我則因其淫辭而知其心之所陷焉又有好為異說新奇詭怪與正論相背的叫做邪辭此必其心中惑于偏陂叛正道判然離異故也我則因其邪辭而知其心之所離焉又有說話不當理之辭躲閃屢變以求勝的叫做遁辭此必其心困於正理自覺其窮極而難通故也我則因其遁辭而知其心之所窮焉之四者之病不但有害于人心而已既生於其心則施之禮樂刑政俱失其中而有害於政既發於其政則凡一舉一動皆不當理而有害於事其

之一作宜

機相因斷斷乎決然而不可易雖聖人復起他見得道理分明不過如此我知其必從吾言矣夫既知其發言之所自而又知其貽害之無窮有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亦冥然罔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此我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也此可見言出於心其發於是非邪正之端甚微而關於治亂安危之機甚大古之聖王惟虛心以觀理據理以察言以廣聽不惑而聰明不蔽也然則知言之學為治者詎可忽哉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

說辭辭命俱是言語夫子指孟子說惡是驚歎辭公孫丑聞孟子知言養氣之言乃疑而問說昔孔子弟子如宰我子貢這兩人說的言語皆能合道理當事務這是善為說辭如冉牛閔子顏淵這三人素有德行故說着身心上的道理便親切有味而善言德行數子各有所長如此然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牛閔子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則言語德行都兼有之然猶不敢自任嘗說我於辭命之事則不能也今夫子既說我能知言便是長于言語又說我善養氣便是長于德行以眾賢所不能兼而夫子兼之以聖人所不敢任而夫子任之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孟子不敢當公孫丑之言乃驚歎說惡聖人豈是容易說的子不察我之言便輕以聖人許之是何言也蓋孟子知言養氣雖得之聖學而亦不敢自比聖人如此

要看得親切不是事事合義又別有一段浩然之氣隨着發出來就是這道義便發用發揮精神被着有物然不可禦集此即氣之發生若義襲而取之則在道義外另要氣數養

謝徐偉曰孟子正說自己平生學力又提告子義外之說以其偏一點正見其所以異處

顧徐自泉曰玩是集義所生者在句上見孟子之學真實千萬相契合處集義則自然理直而氣生此即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之意也行有不慊於心而氣餒此即自反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之意也　內義說有躰會可參看

必有事一句此正示集義養氣之節度須以集義為主有事在時時念念以集義為事也不要計功而期其效是勿正不要放慢不着意是勿忘不要助若急忘而作為虛張是勿助長總之是常常求安于心不計其氣生但凡人之情一有期待[illegible]總一勿正又或有勿忘一念必又便有助長此故行之亦有次序正心易知而助長難知故助長只是私心用事揠氣不充只管強大起作起來凡事勇猛向前不做此究做不得只害大故下文專言助長之害引宋人申言揠苗而不耘之獎此到正相應[illegible]之不舍於勿助[illegible]而助長大[illegible]之不以助而而勛氣[illegible]收其見氣不使生者培養起來猶尚可為宜之者而就強要向前去做其不一做事勞攪擾使心虛躁側從至紊然亂擾擾日甚不敢為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因公孫丑猶以聖許己又引子貢之言以曉之說聖人之名豈說我不敢當就是孔子也不敢以自任昔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道高德重天下莫及其殆聖人矣乎孔子答說聖者人而化之之稱豈易到得此非我所能也我所能者只是將聖人

之道學得於己汲汲孜求而不敢有厭斁之意將聖人之道教誨他人循循善誘而不敢有倦怠之心此則我之所能而已豈可謂之聖乎然孔子雖不自任而實有難掩者子貢乃發其之說常人為學始初或能奮勵久則厭心生矣夫子學而不厭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能沉潛而不已乃夫子之智也常人設教始初多能啓發久則倦心生矣夫子誨人不倦正是仁心自然不已物我之有間故能曲成而不遺乃夫子之仁也既仁且智則是德用兼備道人德全既已優入聖人之域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乎子貢之言如此可見聖人之名雖實有聖德如孔子者尚不敢居況我之學遠不及於孔子而子輕擬以為聖是何言也大抵古之聖人皆有望道未見之心雖聖而不自以為聖惟不自聖此所以益成其聖也學聖人者誠不可有自足之心矣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把本來浩然之氣盡都[illegible]了非言而何此五句俱說氣正意說

補註自[illegible]必有事焉四句總是集義而非義襲之說若行慊正是集義也若因起正心勿[illegible]心之不[illegible]而起助心則便是義襲[illegible]云直養而無害也則必有事於集義以求其心之當直又當勿[illegible]之以正助長也蓋無害之也

補註中庸曰當[illegible]勿求于[illegible]從[illegible]其實是助何若徵析了自然生機[illegible]不的心[illegible]底[illegible]只[illegible]之氣二[illegible]詳[illegible]

言之[illegible]者[illegible]是在正路上只是說得[illegible]不[illegible]那[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者孫[illegible]心上[illegible]一邊不見一邊說出話來便自[illegible]了[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辭如[illegible]之[illegible]傷民只說得[illegible]少仁一邊[illegible]我[illegible]之[illegible]

一體是一肢具體是具有全體[illegible]其不廣大的意思要是處公孫丑見孟子不敢以聖自居又問說昔者竊有所聞孔子弟子個個都學聖人但其學力不同所得亦異如子夏子游得聖人的文學子張得聖人的威儀都有聖人之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義理完具已得聖人的全體了但局於形迹而未廣大不若聖人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耳今夫子既不敢比孔子不知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乎孟子答說吾[illegible]志要大取法要高這數子雖皆[illegible]稱道之而勿言此非我之所欲處也夫以顏閔之徒猶非其所安則孟子雖不敢當聖而願學聖人之意固有在矣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公孫丑又問說夫子之學既不欲以孔門諸子自處矣進而求之

民只說得仁少義一邊[illegible]之也既至于[illegible]必知[illegible]辨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不根[illegible]然如水之[illegible]出[illegible]其[illegible]矣[illegible]正[illegible]以然者[illegible]使心上[illegible]日[illegible]至于[illegible]之[illegible]陳[illegible]于[illegible]必[illegible]邪[illegible]之論不可押以上[illegible]已[illegible]正道了[illegible]以然[illegible]深一[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之邪也[illegible]至于邪妙[illegible]遂[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求道如孟子之[illegible]把[illegible]水[illegible]子之変[illegible]由[illegible]如也此則正理[illegible]心[illegible]如[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身[illegible]其[illegible]其辭之道也[illegible]道之言固[illegible]之病[illegible]是道之病要[illegible]因[illegible]之失[illegible]生于心則不但發于言[illegible]病[illegible]

若伯夷伊尹都是有道德的人夫子以之自處何如孟子答說伯夷伊尹之道與我不同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如上則擇君而事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下則擇民而使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便進而仕世亂便退而隱岸然獨立有高世絕俗之行此伯夷之道也如以爲君君則事亦一節事的不是我君民則使那一箇使的不是我民世治也進而仕世亂也進而仕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爲心此伊尹之道也若夫出處不係於一偏行藏不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即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即止而潔身時可以久留即久留而不以爲遲速時可以速去即速去而不以爲悻悻渾然無迹無意必固我之私此則孔子之道也這三人之所造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都是前古的聖人我皆未能身[illegible]而力行之故[illegible]我之心只願學孔子爲伯夷雖聖之淸然偏於淸則不免於隘狹伊尹雖聖之任然偏於任則不免於[illegible]就惟孔子自神不測變化無方未嘗不淸而不泥於淸未嘗不任而不倚於任乃萬世道德

學之大綱亦既壞不可修復之餘行亦不[illegible]失其序政事皆不必大分先后此政亦不[illegible]位者聖人一句只要生於其心因何如其理之必然非於其[illegible]之必信也[illegible]邪道知其根于蔽而[illegible]窮知其所自來也此[illegible]生于其心如其皆于政事決然而無疑者如其所安定也

公孫丑[illegible]諸子與伯夷[illegible]頂上子如言[illegible]而下[illegible]非[illegible]子勿大分[illegible]不日有[illegible]行而曰言止[illegible]行者承上[illegible]辭來言[illegible]者[illegible]根于心而[illegible]有[illegible]然有[illegible]則知[illegible]者而[illegible]行者[illegible]行于身不期有言而其言皆本于躬行心得之餘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上二件今夫子知言養氣是乃孔子所兼者夫子有爲[illegible]既聖矣乎[illegible]辭命之[illegible]爲命之命不必分文辭命令夫子既聖不[illegible]太

之宗我之所願學者也伯夷伊尹道既不同[illegible]吾之所願學[illegible]孟子雖不輕以聖人自居而猶必以學孔子爲願可見[illegible]向之[illegible]立志貴高爲學者當以仲尼爲師固治者尤當以堯舜爲法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班是齊等公孫丑又問孟子說伯夷伊尹於孔子既皆古之聖人則其人品果皆齊等而無高下否乎孟子答說伯夷伊尹豈可比於孔子蓋凡行造其極皆謂之聖而分量大小不同若孔子之道德事功就從古到今許多聖人都未有如此之盛者若伯夷伊尹所得而班也公孫丑又問說孔子雖稱獨盛然與夷尹皆謂之聖人不知也有同處否孟子說也有同處蓋謂之聖人則其根本節目之大自異於人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臨之這三聖人都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略能朝服諸侯而一統天下蓋其德

[illegible]德行以此[illegible]拒尊之[illegible]勿說[illegible]其[illegible]于[illegible]任[illegible]下[illegible]引[illegible]可[illegible]見

曰[illegible]此明孔子[illegible]聖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以見已之不敢言也[illegible]非[illegible]聖[illegible]夫子[illegible]矣[illegible]不[illegible]以聖人之道學之說之[illegible]學不[illegible]聖心[illegible]有此[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於[illegible]然[illegible]明之本[illegible]目知[illegible]不[illegible]物一理[illegible]一[illegible]仍[illegible]大[illegible]之本[illegible]故曰仁此二句[illegible]是由知仁故學不厭教不[illegible]由教學[illegible]其[illegible]如爲仁[illegible]中[illegible]明以[illegible]是[illegible]仁知字仁[illegible]仁知如孔子[illegible]不[illegible]皆任[illegible]子[illegible]未[illegible]是何[illegible]

宜[illegible]孔子之道大[illegible]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illegible]有一體[illegible]顏子[illegible]行[illegible]其[illegible]

既盛則天與人歸自能得衆而得國也然雖有君天下之德而初無利天下之心若使他行一不義之事殺一無罪之人而可以得天下這三聖人必不肯爲蓋其心既正則內重外輕必不苟取而貪得也此則根本節目之大三聖人無有不同者於此不同則焉任其爲聖哉然觀孟子以輔世長民自任以仁義勸時君而殷殷[illegible]鄉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非其所[illegible]於聖人安能言之親切如此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是卑下阿是私[illegible]公孫丑又問說伯夷伊尹之與孔子其根本節目之同則既聞之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孟子答說孔子異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也先孔門弟子已有言之者矣昔宰我子貢有若這三人識見高明學力至到其智足以深知聖人凡所稱揚一一都是的確假使他自處卑下故欲推尊其師亦

有今聖相未能大而化之苟有誤爭而欲學之一昧不敢望小子縣守亦只得學說其意以驗子皆聖門之道於衛孟子之所安者在何人

葢孔顏[illegible]位儒高亦在所今以其尚有一個未達處古人之志大率如此須當得以驗不可[illegible]予

伯夷伊尹何如葢以孔子則不當諸子既不及顏伯夷伊尹宜處之在日不同道不可並稱與孔子不同道只事理言之聖之道與君道又自一般而其聖治則進之[illegible]亂則退則治而進亦然又進退二句做承上二句說在止則由處言久速以去就以久是久而不去如接于久子齊就是速乎去如孔子接淅上面只好說二子之道如欲學孔子之道則如此物濟譽方意說明則並亦不消

畢同了皆古聖人處者未能有行以級提起孔子作主方見推尊意如云固未能如孔子之聚乎表裏乎葬而亦何有乎夷之非當之任意則亦何必要把夷尹來相形方見孔不同道

大全朝必學門人乎孔顏之其聖人之所以不檢其大都發乎其大者以伯也伊尹有聖人之發而未檢乎今就前言其全者

公孫丑若其孫之問其所皆於聖人何以來而此從其為皆等出不能探會不同道於行者於孔子亦乎其所能成其於武王來以推問說不也乎乎學於大地道古今亦不如孔子其要論處其義今來三論說其通論半功論不敢

有國聞者非在方在其上頓有懿議心正照乎而覺則相承當貞從論理心術上盡論聖人

必實有所見不至阿私所好而空尊之也吾謂孔子之尤賢益亦取信於三子之言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予是宰我的名賢是勝過的意思孟子引宰我之言說自古聖人必以堯舜為稱首以予觀於夫子勝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其功業在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刪述六經垂教萬世則其功業在萬世以一時之功較諸萬世之功夫子豈不賢於堯舜乎宰我之推尊孔子如此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孟子又引子貢之言說自古聖王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其所存之德固不得見而知之然亦有可知者蓋禮所以飾政觀其所制之禮則其所行之政可知如禮之尚質者其政亦尚質禮之尚文者其政亦詳是也樂所以彰德聽其所作之樂則其所存之德可

知如樂之盡善者必性之之德樂之未盡善者必反之之德是也我特此以論前代由今百世之後而差等以前百世之王其政其德宛在目前莫能逃吾之目者然自生民以來作者雖多未有如吾之夫子之盛者也蓋吾夫子雖生於百世之後而能集羣聖之大成其政則綏來動和與天地而同流其德則祖述憲章與天地而同大此所以遠過於羣聖而莫能及也子貢之推尊孔子又如此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是蟻穴上土堆行潦是路上無源之水萃是聚孟子引有若推尊孔子之言說道天地間豈惟民有同類哉凡物亦皆有之如麒麟與走獸一般是走鳳凰與飛鳥一般是飛太山與丘垤一般是山河海與行潦一般是水其類未嘗不同也至若聖人之於凡民

人力量則難以自望之未處中長衆甚廣小者誠皆可以與下象然論聖人之心雖設行一不義之事殺一無辜之人而得天下所大成小所得者大聖人必不為之此正是其同處夷尹孔子皆以與也于此不同何足以為聖人非則只是以行其為者不同哉

論朱子曰夷尹之不及處以其非同而道德後而推崇顏養於不敢輕之尹可見矣

最親切其所以見之字又承上有生民何來智足何足其爲方不至何是說問言三子智識高明能知孔子之處雖使其所下論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空尊之決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萬程事功上在儀真於事功在唐虞之天下事下非其道以寧故論世事功又在萬世之

天下是不惟並之而且類之遠矣昔人云天不生[illegible]極功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如盲[illegible]論中亦不少太極去變

一說王伯章曰王霸之異以有位者位論不以事功言實者以實心行其實政出於大率成大[illegible]在不[illegible]勢而爲[illegible]之治此所以[illegible]者[illegible]一[illegible]

下[illegible]此在[illegible]上說[illegible]據[illegible]所以爲治者[illegible]以文[illegible]治道[illegible]其實之[illegible]行之政之文[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不同[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王之[illegible]能[illegible]

一般有形有性亦同類而已但聖人能踐其形能盡其性雖與人同類而其超然高出於人類之上雖與眾聚處而挺然超拔于羣聚之中此聖人所以異於凡民其然聖人固異於凡民而孔子尤異於羣聖自生民以來非無出類拔萃的聖人而孔子道冠百王德超千古實未有如其盛者豈非出類拔萃之尤者哉由宰我子貢及有若之言觀之則孔子之聖雖自古帝王皆莫能及而況於伯夷伊尹乎此孟子所以願學之也按孟子此章始言知言養氣以明不動心之原末復推尊孔子以申願學之意蓋當時霸功甚盛聖學不明皆要之術大行孔子之道不著故孟子直以其學於孔子者告公孫丑所以辨王霸之大端而擴前聖所未發也有志於聖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霸是諸侯之長言其勢力強大足以把持天下如齊桓公晉文公

是也孟子說古今論治道有二端一是霸道一是王道欲知王伯之異道亦觀其心術而已若恃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假託於救世安民之事其事雖公其心實私這等的人叫做霸霸者必據有大國然後威勢足以制人吞并足以兼衆天下皆畏而服之此所以能合諸侯而成霸業也若非大國則無所恃藉以成功名何以成其霸乎若以大公至正之德而行其救世安民之仁心皆實心政皆實政這等的叫做王王者則至誠自足以感動善政又足以接殊不待土地之廣甲兵之强而人心悅服自然可以朝諸侯而一天下如成湯起於亳都地不過七十里而已文王起於岐周地不過百里而已惟以德行仁遂興有商周之王業何待於大國乎夫王伯之所爲皆仁也顧出於假即爲伯出於誠即爲王心術之誠僞是微而治道之純駁顯異如此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是從諸其理以起發人之意重使故不可時集上自生民二句言文王之德政定禮以寓其西世之序後斯正正意以彰德西世之知平政開其百與及從代愛物集中具作其民以來自至德致稍不及天下乎能如當集云由夫子之稱及其大子之德致蓋夫子之德故序子貢所製多者不持有所考也末節征服乎上說所程何與起下而會同類意際誦四句與同鄉孔名審出當說上章若做同則相下類也而家東方捨數言不勞乎人到米上數相何本以後說說民哉之言出乎其榮又承亦服世來放乎其等錄在出乎其鄉上篤說出乎其類則儀其成伊救出于信布之中矣鄉以吐生意尊以其處行旗二句言自古聖人說琢書性皆舜于末人也且生民二句言孔

瞻是定詩是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孟子承上文說王伯之心術不同故人之服之者亦異伯者以力假仁而人服之雖外面順從實不是真心愛戴特屈於力之不足寡不敵衆弱不敵強故不得已而服之耳若王者以德行仁而人服之非是勉強順從乃其中心愛慕喜悅有發於至誠而無所強者就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一般非有名位勢力以臨制之而流離困苦相從不二其服之誠如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說道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思而不服人服盡於東西南北則德之所被者廣服出於心思則誠之所結者深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心悅誠服之謂也彼伯者何足以語此哉按此章論王伯之辨只在誠僞之間同一施仁也而以力假之則伯以德行之則王同一服人也而以力服之則伯以德服之則王其事功之純駁感人之淺深不可同日而語此論王道者所以必本之誠意也圖治者其審所尚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

子路形質性否馬古法我又出下孔聖之教諒乎流離之辨也何等語哉上語意思結束全此試可默識國華意然哉敬事時回復一詩云出于子子含有涉所微未于詩所言之意并以其與乎淡哉以終前面者有者于之以承上留學直其文學平見以事以天之行說以為故是得以觀于以說然勢以大壯節事依作勸功效然非為作以從邦並當者以力字　此章論定王伯之辨當於上補下二伯說人不誠為下節言人之應之非誠從故欲米其實力不行從　節即是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服心服非力不贍者能不行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云云又何太誠大意是如此仁以及人之事首而意則仁之演也以力假仁內無此德身

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孟子說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然榮辱無常惟人所召在仁與不仁而已設使爲人君者而修德行仁凡事皆出於仁則身尊名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是驕奢淫佚凡事皆出於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今之人君皆有惡辱之心而所爲的都是不仁之事雖欲人辱我必不能就如惡濕之人不能移居高阜而住處卑下之地豈能免於濕乎故人君雖不惡辱則已如誠惡辱則莫如去不仁而爲仁不自恃其貴也而貴重道德不自恃其尊也而尊禮賢士士之賢而有德的則使之布列在位以正君而善俗士之能而有才的則使之分任衆職以修政而立事斯則有治人而可與圖治道矣如幸而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可以從容有爲次第整理則趁這時節修與賢能之臣修明其政事而使大綱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法而使五刑五罰成適其宜以此等用人

之所謂仁者特假之以濟其私以德行仁內有此德以此德而措之政事是實有諸心中發出也王伯二字是定其人品前此是伯者此是王者非論伯天下王天下也必有大便含有非心服是不待大便含有心悅誠服意

以力服人謂以力而劫人之服也非方以力去服人也以德服人亦然力不贍故服力一贍不服矣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緊根上句一氣說緊思不服意是心思無思不服是無一人心思不歸附中心悅誠服之謂也

末服謂

補遺　慶源輔氏曰孔子布衣其勢非勢力足服人又是以德之效又當時熟嗜周齊而七十子服心服之無所謂尤可見其心悅誠服也

仁則辱　此章勸時君以當仁

行政事事汲汲惟務修德以自強則可謂仁矣由是人心悅而邦本安強國勢張而天下無敵雖強大之國亦翕然畏服而聽命之不暇矣何榮如之昔所謂仁則榮者如此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是豳風鴟鴞篇迨是及徹是取桑土是桑根之皮綢繆是纏綿補葺的意思孟子說人君欲離不仁以求榮則當及時以圖治昔周公作鴟鴞之詩託爲鳥言說道我之爲巢將以禦風雨而與之爲然使既雨而後爲之則無及矣必趁此天未陰雨之時先取那桑根來補葺巢之牖戶使堅固完固則他日雖遇陰雨亦不能損在下之民焉或有侮我而毀壞之者乎詩人託爲鳥言如此孔子讀而贊之說爲此詩者其知治國之道乎蓋凡有國家者其平居無事正如天未陰雨之時若能乘其閒暇汲汲然簡任賢才廣布治理紀綱紊亂的及時整頓法度廢弛的及時修補使事事周密無

首章論仁不仁有榮辱如是二章言仁則榮之實今因能言不仁則辱之實末一節豬其意而引詩以明之要在以仁不仁相形而意歸重在引人于仁也仁則榮　新安陳氏曰當榮辱之情尊不知其介在仁不仁故孟子明說以提醒之仁不仁最緊以行事說仁亦必意以爲二則是本於其不自怠怠惟其不有智不以至惟不仁則必然然合以不必居不仁有與以才仁是惡濕居下之不能免也

如惡之　緊連上節說是引此說是必要須明其政刑用人修政必能正是仁之作用也從其故尊士　指賢能之人在位在職正所謂賢而尊之也位謂職之位是坐而論道之官職謂是分理者在正坐等修修事立政是在位在職所專要者是以

一些罅漏亦如鳥之綢繆牖戶一般則內政修明根本牢固那敢國自將畏服不暇誰敢有欺其侮者乎此詩之言所以爲知道也由道及孔子之言觀之我所謂仁則榮者益可信耳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樂是遊樂而忘返般旋不已的意思怠是怠惰敖是恣肆孟子又說人君圖治不在於投援多故之日而在於安寧無事之時時固難得而易失也但今之諸侯都沒有憂深慮遠未雨綢繆之意見當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便謂可以久安長治乃及是時般樂以縱欲怠傲以偷安把政事刑法全不整理致使國本動搖人心離散內憂外患紛然並起而敗亡隨之矣這禍患那是自己求來的又將誰咎哉我所謂不仁則辱者如此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永言是常常思念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人君當國家閒暇之時

于及是時般樂怠敖一及字看有夫今不爲後撥則後之宜當戰國時勢爭尊猶與日非明行諸今振刷宜使殷盛而刑法也者此國紀若此雖貴財其所係國家計也當高人一着而可以制人大國有不畏乎大國畏則小者可知何榮如之

補此滿國日國家閒暇可謂無事了然須有個不的心康節以太平時爲飲酒酣酣開花離披時候輪嚮以爲暇逸處未萌只是閒暇二字如捧盤水方保得住此明其政刑所以不可緩也

詩云節引詩及聖言證上節之意東未陰雨上詩亦云正國公托于下乌數成王之及時孔子前闡詩之意深有得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知道能知治國之道二句都是孔子贊詩之言能治其國家四句上段意通

而修德自彊則必受興隆之福若般樂怠敖則必受敗亾之禍是禍與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求禍得禍求福得福皆所自取豈可委於偶然之數哉詩大雅文王之篇說爲人君者常配天命至於不可以茍求或修德行仁或反身克己長思與之配合而不敢違背則天心降鑒而祥禎多福之來皆其所自求者矣商書太甲篇說凡禍孽之來若是天之所作如水旱災眚之類出於氣數者猶可以人力挽回而去之若自作不善而致禍孽則爲惡得禍乃理之常必至於死亾而不可救矣夫禍曰自求則非無因而得禍孽曰自作則非無因而致禍詩書之言如此正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謂也吾所謂仁則榮不仁則辱豈不信哉按孟子此章論禍福其說甚明而其大指以及時修德爲要蓋天命無常惟德爲輔未有修德而反受禍者亦未有喪德而反獲福者也禍福之機天人之際明主宜致思焉

敬侮之詞詩下段意只言就保策上發撥詩及聖言以觀之反說明兩用人修政明刑大國不敢侮國勢有不治哉

前半玄孔子節引以正明益倡日天未陰雨之節其意見此是孟子警戒當時諸侯緊切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來有惟恐其亂反恣賦政而不行詩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之禍而不知禍之所以及也非所謂不仁則辱者乎緊要二而於逸有般敖之意

禍福修由此以觀禍福因由孰致之辭不自己求者詩言求福而原其所自求者論禍而尊其所自作正此禍福自己求之謂也有國家者能詩書之言思禍福之自而修德以則所謂修德尊士修政明刑之道皆及時以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俊傑是才德出衆之人廛是市上的房稅法是市官的法禁孟子說王政之要在得人心而人心之向背亦視其行政之得失何如耳如賢能之士乃國家所賴以輔治者使棄而不用則豪傑解體而人心失矣必於賢而有德者隆禮以尊敬之能而有才者分任而器使之使才德出衆之俊傑皆濟濟在位而不肖者不得參於其間則野無遺賢朝無倖位天下之士凡以俊傑自待的皆自慶其遭逢之不偶中心喜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至於日中爲市乃國家所資以通財用者使征求太過則商賈不行而人心失矣必於逐末者多則量取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不收其廛則上不廢法下不病商天下之商凡以有無相易的皆不苦於征求之害中心喜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天下之士歸之則士多而政自理天下之商歸之則財不匱而用自足此用人理財之大端王政之首務也

譏之虛序之可兌福來之可懼殼

此章孟子說行仁政而天下之民歸之王者行之則無敵於天下上五節一行王政天下之民歸之而可以王天下之道也

關市之征一節言王者之政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也耕者助而不稅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也

人主若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是俊傑在位此以本國言天下之士閒有待士之禮使之而立於其朝是士有德而心悅以之之禮之歸也

已從命矣士是天家所有

如前節其事論也正是市廛以人之市肆不征其貨則各商賈爲之市而藏之以待其求多者之不征其貨而但以法治其不輕遠之意云

關以譏其行旅之可疑者不征則天下之旅無不願出於其路耕以助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無不願耕於其野

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言民之居市者既出廛稅則無夫里之布是使民得安其業也

關以譏之旅不征則旅無不願出於其途則以行旅之人皆有所賴

之民此章皆言王政以得民心爲本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譏是稽察助是借民之力而耕公田所收歸之公夫是夫家之征即今糧賦等項里之布是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即今布絹等項周制民無常業的罰他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不種桑麻的罰他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民孟子說王政非止一端如關譏去處乃行旅之所往來恐有姦細詐僞當盤詰若因而相取貨物哉不失了遠人之心必定爲關市之法但譏察其言語異服之人而不征其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政更相傳告而願出於其途矣農夫乃王政之本國家經費多出其力若又妄取以爲其資曾不失了農夫之心必修井田之法但使八家合作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吾恤農之政更相傳告而願耕於其野矣至於夫家之征與一里之布皆先王所以罰遊惰之民者若市宅之民已出了廛稅的使之安其常業不復徵其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民之政更相傳告而願爲吾之民矣凡此三事皆王者思與天下之人心而曲爲之體念恐間天下之才力而曲爲之裕御通上以益于勿藉人以肥己眞天覆地載之心也以此致王不亦宜乎

有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天吏是奉行天討之吏孟子承上文說王者之政能使士農商賈行旅各民無不歸心其明效大驗有如此者特患今之人君不能着實舉行耳誠能以實心行實政將這五件一一見諸施行則政事修明德澤周遍不但本國之民歡欣鼓舞就是鄰國之民亦皆心悅誠服仰之若父母矣夫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就是我之子弟一般那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

亨引及州黎務又是以圖征如今之彭閭等類是也

耕農民也勤者各出力以助耕公田而八家之私田則不之稅關譏察夫是一夫百畝之稅游民而無常業者徵收其是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爲僧民不種桑麻者罰之今既在於市宅於非不種桑麻之地以爲罰爲業又非無職事之比故止取其地租錢以失其之罰二之者不必只云夫里不必以兩者分之令出一家力役之征何在田曰氓在邑則曰民

備揚月曩曰氓字從亡從民謂流亡之民也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

信能行二字事作謂真心實意行之非虛文也民叢士爲叢尺氓倒之若父母顧立體爲學良事子弟爲父母事悉歸國之君率之也未有能濟自此事濟不

以攻其父母誰肯爲他出力用命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此而能濟事者也蓋可得人心歸服則人不能制我而我當可以制人天下誰能敵之無敵於天下者乃奉天命而爲天吏者也謂之天吏則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誅伐之可以撫安萬民宰制六合爲主於天下矣書曰不王天下得有是理哉按書經上說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蓋民心無常撫之則鄰國之民皆爲子弟虐之則邦域之內盡爲寇讎而廢興存亡之機甚可畏也戰國之君率以力相敵而不知人心一失爲敵滋多故孟子特擧王政之無敵者諄諄言之誠有國者所當察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可矜可憐之事一觸於外而惻怛好生之意遂動於中這叫做不忍人之心是心也人皆有之但衆人每爲物欲所蔽故不能察識此心而推

行也吏本君命天吏承天命而天下有罪者皆得而誅伐之而服從者不從天命以討之而無敢有不從者此所以無敵也無敵則王矣然後王者方可言以此非爲忍矣

人皆有　此爲賊人[illegible]不忍人之心[illegible]心之[illegible]下驗人心之[illegible]衆人之心

補[illegible]曰[illegible]

人皆有同人類言今人之於我同皆有惻隱[illegible]本性無[illegible]心[illegible]心亦不[illegible]欲私欲未能所以當發之際不論賢愚不論衆人人人皆有此者也

補參贊官曰忍是堅忍之意不忍人不忍害人也殘民罰惡不得已者

之政事之間耳惟古先聖王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滿腔子都是不忍人之心所以隨感而發行出來的無非不忍人之政如不忍人之失養也便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也便爲之設學校明倫以復其性皆是心自然不由勉强夫有是心而繼之以政有非徒善有是政而本之於心則非徒法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雖大而此心治之而有餘矣豈不如運之掌上而無難哉夫不忍人之心一也衆人徇欲則此心爲消而爲微聖人無欲則此心愈推而愈大愈微則違禽獸不遠愈大則與天地同流故能擴而充之則可以復天地之初而與先王同治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見是驟然看見孺子是孩子怵惕是驚動的模樣惻是傷之切

先王與衆人有是心一發于私欲便爲所蔽不能發之于政惟先王全體此心私欲不能行這個心如不忍人飢寒之心便有制田里教樹畜之政如不忍人近于禽獸之心便有庠序學校勞來匡直之政凡政皆此心自然流出全無勉强有字斯有字緊二個接去下三句見其權之機易以字行字治字一氣串下以這樣仁心行這樣仁政治天下而能使人各得其所而無有不遂自足者只自此心運之而有如有不勉運之掌上之上說人皆有此說先王與人皆有之皆當體勿棄以見人皆能凡如先王耳不宜顓叉先王上說

補參東一曰看一斯字何等迅捷須看得叙下文乍見怵惕不期然而然火燃泉達其自然而不容不然即此斯

隱是痛之深當是驚愕孟子又說天下之人各一其心我都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從何處驗之蓋人情於從容閒暇之時容可安排矯飾惟是卒然感觸有不得一毫思慮的去處纔是真心今有人驟然見一無知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親疎厚薄智愚賢不肖皆必爲之怵惕而驚動不覺惻隱而痛傷其切身觸於目激於衷其真心自然呈露有不容已者這不是要交結那孺子的父母使之感戴而爲之也不是要鄉黨朋友稱贊他的仁德而爲之也不是怕人非議患此不仁之名而爲之乃卒然感觸良心自然發之驟而無暇思惟勃然天而不待勉强一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即此驗之可見不忍人之心果是人人同具不獨先王有之矣蓋人得天地生生之理滿腔子都是此心故其發見真切如此推之則無於不至滿流無非亦不過即此乍見孺子之心充之以保四海耳孟子嘗以見牛觳觫之心教齊王蓋與見孺子之心友發人主能擴充是心以行如保赤子之政則仁不可勝用矣何有於先王之

約說叉

乍見乍字與將字皆字俱有意見得乍字將字是據目今不然平時說據得者不忍諸之發心處皆屬無心於自然可見令非內交者不及知有孺子父母也非要譽者不必說不忍及惡其聲者不及顧有名行之所以然只然且無之此一念發以前而之則知人皆有此心流出天然之良非心發念前目涌不容收救者

由是觀之接上文乍見而來論說亦變化是惻隱之心非人也方者用惟諸心之有惻隱必有羞惡辭讓之心非人擬做此大只是一個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事各不忍之類名不忍是心之生生處有生之機便羞惡辭讓是非種處在心一死了豈更有不忍惻隱者

治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是頭緒孟子承上文說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又皆發於自然不待勉强由此看來可見好生惡死人之同情本有可傷可痛之事交於前而悲傷哀痛之意不動於中者若無惻隱之心則非人類也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可知如己有不善未有不羞恥者人有不善未有不憎惡者此心人人皆有若無羞惡之心則非人類也凡所當辭者則必辭使之在己所當必讓以與人此心亦人人皆有若無辭讓之心則非人類也凡爲善則必以爲是知其爲惡則必以爲非此心亦人人皆有若無是非之心則非人類也是人之所以爲心只此四者而已然此四者之心所以感而遂通觸而即應者爲何是皆有性之所固有而

不忍於[illegible]而傷物爲害者不忍於不義而忍於其所者不忍於己而推之於人者不忍於骨肉而推則非人也不是說者雖為人而實禽獸禽獸豈只是其有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也一例（陳氏[illegible]）端謂有物在中而端見於外仁之端言仁之全體渾然在中有所觸而惻隱動焉乃仁之端其端緒者如繭中絲緒然緒露仁智俱在似要把惻隱作主上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此節以仁包義禮智分來上作見有脈絡此節性以見情之必有非重論性上然謂之端有端緒必有究竟使合得可充而又不可不究竟（[illegible]）張大全朱子曰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卻是惻隱

補衷七篇曰人心無欲則寂如何有仁義禮智之名若不因仁義禮智各非本有[illegible]可識觀於發用處只得就曰[illegible]泝爲有源須活水來始信其[illegible]便可見端字探氣人之有是四端能備其有四體也此不但言其必有又以起下文當充意四體者切於人不容一念廢四端不容一念[illegible]者矣[illegible]其君皆臣不在[illegible]其心斷有去故也爲其[illegible]害其心上試

補一說李東一曰人之有是二句通起下文不能二句承賊說此仁之端使能惻能隱則非所不惻不隱如有

發之爲情者。蓋性中有仁，其慈愛之意有藹然而不容已者，故遇有可傷可痛之事，而惻隱之心自形，此乃仁之端緒也。性中有義，其裁制之宜有截然而不可犯者，故遇有可恥可惡之事，而羞惡之心自發，此乃義之端緒也。性中有禮，其為恭敬有自然之品節，故由之而為辭讓之心，此乃禮之端緒也。性中有智，其虛靈洞徹有本然之衡鑒，故由之而為是非之心，此乃智之端緒也。性雖難見，而呈露必有端倪，就如絲雖難理，而尋繹皆有端緒的一般。有是性，則有是情，因其情可以知其性矣。然則擴充之功，豈可緩哉。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四體，是手足。賊，是害。擴，是推廣。充，是滿。孟子承上文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為仁義禮智之端矣。然這四端非本無而暫有者，人有這心，必然有這四端，就如人有這身，合下有這四體。天下無四體不備之人，則亦豈有四端不具之人乎。既是人皆有之，則擴充之功，人皆能之矣。故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擴充者，是暴其身於不善之地，而自害者也。或謂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擴充之功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害其君者也。為人臣者，固不忍薄待其君，而愛其身者，又豈可自處其薄哉。但人多為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若使凡有四端於我者，皆能察識此心，知得擴充的道理，如有惻隱之心，則知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而擴充之以求仁；有羞惡之心，則知以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而擴充之以行義。至於辭讓是非之心，亦莫不然，則本體昭融，其機活潑，引之而即起，觸之而即通，其日新月盛之機，就如火之方燃而不可撲滅，泉之方出而不可壅遏矣。苟能由此方動之機而遂充滿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

頁二百
自

子之能行有是之能行一般如此說耳於下方自賊二者意謂亦相貫若謂亦無是層節題可依　成說上段是始充其四端之發皆能充之以至足達充其始然始達之謂而漸及乎只一樣皆有充了又充者能充之只是上文耳供本其分際上文許多說話只是指端必有人所當充來非充之時到此凡有四端乃緊論一個動兵之機其不容遏者有如此下句能充之方是達到人身用功上去非者然後達充[illegible]也凡有則[illegible]先王知皆知擴充解人之[illegible]為而不能充者[illegible]知其如斯然後是一念之端火燃而充之時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則所不忍達之於其所不忍則此端日日著

而不可撲滅就如火之始然此端之日進日盛而不可止息既如泉之始達此便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illegible]

不知乘四海之大，皆由吾一心之中，自足以保之而無難矣。苟或不充，則仁義禮智終歸於泯，雖有性分，只是自賊，將至父母至親亦且不足以事之，而況於四海乎。夫此一心也，充之則可以廣乎四海，守不充則不能行乎家庭。昔之先王所以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惟善推其所為而已。齊宣王知愛一牛，而功不加於百姓；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皆不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也，何足以語先王之治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矢人，是造箭的人。函人，是造甲的人。巫，是祈禱的醫。匠，是造棺槨的人。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那矢人之心豈不仁於函人哉？其初一而已矣。但矢人造箭，惟恐箭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造甲，惟恐甲之不堅而至於傷人。術業既殊，故其存心自不能不異耳。不但這兩樣人，那巫者以祈禳為業，常利人之生；匠者以造棺為業，常利人之死。是匠者之心，亦豈不仁於巫者之心？乃其術業使之然也。故術之在人，關係甚大。若於仁，則有仁人之心，而善端日長；若於不仁，則亦有不仁之心，而惡念日增。人之擇術，豈可以不慎哉。孔子曾說擇術之人，擇其所居者，須是有仁厚之俗的，方以為美；若人之擇術而不處於仁，則本心之明已失，安得為智乎？觀孔子之言，則可以見仁之當處矣。夫仁之為道，論其貴，則為天之尊爵；論其安，則為人之安宅。蓋天所賦予之善者為多，而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居五常之上，得之最先，而所統最廣，就如爵位之尊貴無比的一般，所以說天之尊爵也。凡人所居止之處，皆謂之宅，而仁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能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就如高堂大廈，住得安穩的一般，所以說人之安宅也。這尊爵安宅，是己所自有，人皆可居，本非他人之所能止者，而乃不知擇而處之，則取舍之間不明，而是非之心

矢人章　此章戒人以爲仁爲要以知擇仁而先謹擇術說起只自爲不可以不仁中言不仁之可耻而戒以爲仁本中說仁之爲尊至當後說所以行人役何耻以仁又大說從耻說矢人函矣亦所術之以引起當擇仁仲仁及以不仁就本然之心首指今日爲術之心而後術何以仁身相關說此人所以然於術也不止由繫不可不擇爲尊其全者仁者夫其緊於仁者

里仁爲美引孔子之言以見擇術在於仁孔子未嘗於仁里上說蓋予時之在仁道上說仁歟是春人心有始以天字與人中對言至與人仁道其本體之於源於天於而以仁爲天與之之是說又以爲人之於領者只尊爵勿用說於尊字只天命一称變安宅以後說此天理在

已失矣故孔子謂之不智也觀孔子之言則擇於擇術者可不務於求仁哉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人役是爲人所役使孟子承上文說仁義禮智乃人之四端本自相因者也若擇術而不處於仁則物欲日蔽本心日昏固謂之不智矣夫既不智則不知禮義爲何物而動必越禮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四者盡無則人道已喪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而天下之有德無德者皆得而役使之豈不爲人役乎既爲人役則雖有愧耻之心而終不可免就如業弓之人而耻爲弓業矢之人而耻爲矢人雖欲不爲弓矢不可得也如知人役之可耻而必求所以免之豈有他術哉亦惟反其不仁而爲仁耳所尊者天爵始可去卑而爲尊所居者安宅始可易危而爲安自强之計無出於此

然之安宅人欲陷溺之危所以至安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是處安宅仁乃我固有之尊貴表之謂能擇者乃耳心於不仁是無擇術之明也語轉爲喩不仁不智只是承上說來歸重二句說自喩擇術說入仁不仁則其心偏於所向不能自反手一智是本要惟不知故不能耻哉之序然而無禮無義因不仁而有言至於禮亦不仁上人役隨今家然深識得卑賤之意不必在較於大處以役說爲人役而耻爲人役是指作弓矢之人不知擇術所以爲弓矢耳如恥之莫如爲仁是開之以安仁正孟子就人擇術處說與知耻之莫如師文王口氣不同便只因其愧耻便服使服之師文王非同日時便側在師文王邊

然仁亦豈待於外求哉求在我而已矣蓋仁者之於仁就如射者之於射一般射者必內正其志外直其體然後發矢若發而不中不怨那勝己的惟反求諸身以爲吾志容有不正吾體容有不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何以異此蓋仁本固有一反求而仁無不在矣統四端一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該矣何患爲人役哉此擇術者所以必處於仁也按戰國之君不務行仁而以力相尚往往小役大弱役强至於辱身喪國而不悟故孟子諄諄言之一則曰不仁則辱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一則曰不仁則爲人役如恥之莫如爲仁皆欲其羞惡之良而進之以安仁之事其言最爲深切人主所宜深省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孟子說古之聖賢其樂善之誠皆同而分量之大小則異昔聖門弟子有子路者是勇於自修的人其心惟恐己之不善失於不知

若此處皆歸爲擇術之說也在與知擇仁何而與孰爲仁乃所謂擇術也故與知爲仁乃一章大綱領○又曰仁者如射節正申則上文爲仁二字意上言莫如爲仁者力求其在與知二字至其如何而爲之者而未指証實於彼借射以發明爲仁之義非未爲仁二字外復說以譬擬調時兼似不得益于爲仁爲仁由己一段此二段因之脉在此節下反求諸己四字人役二字反覆有反人役處反己哉看莊人役不爲不人正當恐己而反己之其身其實之本體論個正是射以擬射之不怨人而反己一般分別只是借射發明爲仁二字之義只反己與擇術本相應五術者己所自擇入少之際也註引由己不由人非不切○又見射者必先正己而後發所以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而不能改故人來說他的過失便忻然喜受以爲幸而可改也禹是不自滿假的人其心惟恐人之有善藏於不聞而不能行故一聞善言便肅然拜受以爲幸而可行也一喜一拜其樂善之心皆出於誠如此至於大舜則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蓋子路禹之樂善猶見善之在己未能忘己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人舜則見得善是天下公共的道理非是一人的私物不把做自己的也不把做別人的而與人同其善焉如有見於己之未善便舍却自己而翻然從人一些無所係吝有見於人之善便樂取於人而爲之於己一些無所勉强人己兩忘形迹俱化這便做善與人同其心胸何等闊大其氣象何等渾融視禹與子路誠有間矣此舜之所以爲大也然此一聖二賢論其分量則舜優於禹禹優於子路論其所造則必由子路之克己而後可以希禹由禹之下人而後可以希舜不然文過飾非遂將日積而訑訑之聲音顏色士止於千里之外矣其誰樂告以善哉此又希聖者所當知

惟反諸己以求其中而已意正發發何是起下文反求諸己承不射則可不之謂只歸重反求諸己方是　勝敗斷
子路章　此章要見舜樂善之誠所當做大舜以大爲優劣只是要見大舜所以大處先時由禹樂好不所讓了行人爲有大所可說由處子路喜之不齊所謂以過爲可喜之誠所以有之言只求之述求說其於人已然有分所大人有大在與人同喜上合說以下說見與人同善與人同只見學說之一體人我公共之如一必然其與人之分別水無分別之舍己一句非是從人只是舍己取人但下句加一樂字只上句之意耳上句重舍字下句重樂字舍不是在己有未善而舍之如此便是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陶是燒造瓦器漁是捕魚與是助孟子又說舜之所以大於禹與子路者何以其善取於人矣然舜之取於人不但一時爲然當那側微之日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至於攝而爲天子之時所行之事無不取於人以爲善一善言或見一善行不問其出於芻蕘出於微賤無不舍己取之而來用之其好問好察之心益有所進不倦始終無間者蓋取人之善而爲之於己雖未嘗有及物之心然天下有善而見其取則以爲榮自然益勸於爲善天下有不善的以不見取爲耻也亦將勉而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者也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則是人雖我取我雖人無爾我形骸之隔與有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者君子之善孰大於是哉此舜之所以大於禹與子路也蓋聖人之心至公至虛公則小大不遺而取善之途廣虛則人己兩忘而取善之心融舜所以能用中於民而成

千里不是舍己從人亦不是見人有善方從他[illegible]便是舍不是舍於善有得[illegible]不自有善善便是舍己不見善之在人[illegible]善[illegible]己善之從人樂取諸人不是[illegible]舜去取他[illegible]心[illegible]二直見天壤間皆是公物有善是公共不曾看善人[illegible]無有虛受無[illegible]人以為己[illegible]的[illegible]於是

辨[illegible]不是舜作一[illegible]其樂取諸人[illegible]之心[illegible]於無[illegible]自一[illegible]以來[illegible]聖[illegible]

宋[illegible]與人為善[illegible]樂取諸人[illegible]人已有心[illegible]采[illegible]有[illegible]心而[illegible]善其[illegible]

經筵進講

云[illegible]人之天國人亦[illegible]人之天若[illegible]門前[illegible]直是[illegible]人[illegible]一[illegible]若[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為[illegible]

一[illegible]

言[illegible]

其人有如此故非以聰明自用者視天下若無一足以當其心其究至於隘闇其過而善言日不至矣何由與人為善乎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塗炭是汙泥炭灰鄉人是鄉里間的常人望望是去而不顧的意思浼是汙的意思孟子論古之人有伯夷者其平生只是一箇清字做到極處士則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則弗事焉于取友則擇友而友非可交之友則弗友焉當時見暴國君有不善的必不肯立於其朝國人有不善的必不肯與之言使其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此心畢竟不安就如着了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的一般有不能一息安者其惡惡之嚴如此推他這惡惡之心莫說暴君是惡人不肯近就是凡與鄉里常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只瑕疵之小耳他也看做不好的人必望望然去之若將浼汙累及己而遠之惟恐不速也要說是惡人之朝尤不肯就他則是諸侯有善其辭命卑禮厚幣來徵聘他他也必不肯受所以不受者蓋其心視天下無可事之君亦無可立之朝故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就也此其介已甚殊不肯降志而辱身待人甚嚴不肯和世而同俗伯夷所以為聖之清有如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遺佚是放棄阨窮是困窮憫是憂露臂的叫做袒裼露身的叫做裸裎是無禮的模樣由由是自得意思援是牽了孟子又論古之人有柳下惠者其為人只是一箇和字做到極處與伯夷相反故有君可事便委身事之雖汙君而不以為羞有官可仕便安心居之雖小官而不以為卑其進而事君居官也能[illegible]不隱

為潔而切切於就也此中便[illegible]

[illegible]的意思在

柳下惠總是見得與世無一足較者[illegible]

[illegible]不枉道事人必以道事人[illegible]

二句只是不怨不憫[illegible]於遺佚[illegible]不用而[illegible]

[illegible]

經筵進講

[illegible]

隱人之賢且直道事人不肯枉己之道雖遺佚放棄而身處困窮其心亦無入不得遺佚而無所怨尤困窮而無所憂戚其坦夷平易有超然於進退窮通之外者如此其平日嘗說人生世間形骸既分善惡自別爾自爾我自我縱袒裼裸裎無禮於我側亦爾之自失耳焉能汙浼及我哉所以不擇交遊不立崖岸由由然與衆人並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當欲去之時有留住他的便住了這等援而止之而止即是視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居之官而亦無不可處之衆故不以去為潔而切切於去也此其進退綽綽然雖降志辱身而不以為屈人已有[illegible]和光同俗而不以為非柳下惠所以為聖之和有如此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是窄狹不恭是不整肅的意思由是行孟子既述伯夷柳下惠之為人遂從而斷之說君子處世待人自有箇大中至正的道理纔偏着一邊便少了一邊非中道也如伯夷之清固是高潔然卻少和了這一邊其弊至於圭角太露界限太嚴看得天下都沒一箇好人就是衣冠不正這樣小節也便包容不得了其度量何等窄狹是失之隘也柳下惠之和固是平易然卻少了清這一邊其弊至於不修廉隅不循禮度看得世上沒一箇不好的人就是袒裼裸裎這樣無禮也都不計較了其威儀全不整肅是失之不恭也夫柳下惠伯夷都是聖人就他身上看來不至如此但學了伯夷者流必至於隘隘則可以修身不可以容衆接物若但取其清而[illegible]其隘學了柳下惠其流必至於不恭不恭則可以諧衆不可以飭行若但取其和而弗由其不恭也豈必清而能通不至於違世而絕俗和而能介不至於同流而合汙乃為中正之道而君子之所當由者耳學者可不慎哉觀此言而孟子願學孔子之意隱然在言外矣

孟子卷之十六　終

新刊[illegible]指南主意

天時章　此章見人君當以結人心爲本首就用兵之要言見十人和二三節詳天時地利之不如人和四五節言得人和之可以無敵

天時就三者並說歸重在人和上不可三平相因亦不可分數末不可泥了下文只空二說亦要知非謂天時地利可以全無但以人和比之則以人和爲重

註中時日支干孤虛旺相時內時也日自辰也十干乙丙丁之類支子丑寅卯之候五行有孤虛如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巳爲虛孤虛也旺相對沖也一說反對爲孤虛孤立無助之義子所自生孤虛所謂孤虛之義此說亦通旺相者木旺而火相是火旺而土相夏季土旺而金相秋金旺而水相冬水旺而木相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向旺乘相險阻以天地形勢險池則以所築所鑿言人和人心和洽也

〇三里節申天時不如地利說攻人上說三里七里言其小也以攻圍之城漸加以環攻之故日其間當無得天時之善然卒不能勝以氣數不可憑而敗矣爲可據也

〇城非節申地利不如人和說自守上說以環攻之城而言此則以城池爲先以守城池之具而言固以兵食爲先以財物之地利然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是坐等城而虛在兵糧棄兵而奔在彼其何能國此見人心渙可遇使而形勢不足特也天時以攻者驗之地利以守者驗之亦偏舉一邊而言

故曰節極言人和之實亦不是歸人和之本在於得道蓋章首

重刻辨異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卷之十七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環是圍繞委是要守解作棄字孟子說守國用兵之要有三時日支干古人候叫做天時山川城郭險隘可守叫做地利民心歸附上下相親叫做人和三者本不可闕一然以輕重論之天時雖足取勝然其理難測不如地利之可恃地利雖足自守然其險有形又有不如人和之可恃也如何見得天時不如地利假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城郭之至小者若不足以守國矣然以其少有憑依敵人四面環攻亦不能克夫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其間豈無干支旺相遇着天時之善的然而終不能克此可見天時不如地利也如何見那地利不如人和且如敵人來攻我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足以禦敵非不堅利也米粟足以養兵非不饒裕也然必上下同心方可固守假使民心怨叛不肯效死將這城池兵糧委棄而去君亦安得而保有之此可見地利不如人和也要之人和既得則天時地利交相爲用人和既失則天時地利皆無足賴矣信乎有國家者以得人心爲本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域是限制至是極處孟子承上文說觀地利不如人和則知爲國所重惟在得民心而已所以說人君要限制居民不在封疆界域要固守社稷不在山川險阻要威服天下不在兵甲堅利只看民心向背何如耳誠能行仁義之道而恩澤浹洽則民心有所固結莫不親上死長樂爲效力而扶助之者多矣如或失仁

說人和是已含有得道意人君體道而能和衆故曰二字是承設之詞不是推原之詞域民三句不重地利只是得人和引起得道不外以德行仁民之所歸行之民之所欲歸之之多助是衆心服輸者天下順之是寡心離親戚皆離之必順歸之非有二意寡助之至多助之至兩至字就親戚天下上見之非是推極而言之也多助而至于天下順之止是人和乃家設人心順有不必自歸于蓋下尚有攻戰一層事也

孤方多作得道多助如何便是人和蓋和對敵看戰必勝只是得用威嚴以服民然若夫域民固國一般不如大道如淨風邪氣套然卒由闊者斜[illegible]自然故學者且多省不足取以天下所順不幾乎天下所順之人乃指以致天下之所順者攻彼親戚之所畔者吾知其不必戰如戰亦必無不勝矣必勝

〇此段[illegible]人和乃[illegible]之[illegible]王之疑奈何不以爲[illegible]一戰[illegible]人和之[illegible]二矣[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補[illegible]而後自[illegible]以自重之道也[illegible]自重將不[illegible]之尊也通章並言孟子所從以賓師自然上來

時朝齊孟子在齊賓道也非臣道也齊王可以就見不可以召見孟子可以往見不可以往召

義之道而舉措乖方則民心無所繫屬莫不幸災樂禍渙然瓦解而扶助之者寡矣寡助之君既失了人心其極必至於衆叛親離雖親戚至近也都如其敗亡相率背而去之矣見其道得乎多助之君既得了人心其極必至於近悅遠來雖天下至大也都歸其德教翕然順而從之矣況其近者乎人心之向背相懸而國家興廢存亡其機已決於此矣君若以天下所順之君攻親戚所叛之國則彼之人民皆爲吾用彼之富疆皆爲吾資不戰則已戰未有不勝者蓋由吾得人和而彼失之也然則域民固國之道地利尚不足言況天時乎孟子見當時列國分爭皆以天時地利爲重而不知愛惜其民故其深切著明如此及其論得民之有道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又得人和之本也爲人上者不可不知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是齊宣王昔者是昨日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未嘗委質爲臣故在齊王當就見不當召見在孟子可往朝不可應召見禮與臣下自不同也孟子一日將朝齊王王初不知乃使人來告孟子說寡人初意本要自來就見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當風故不能來朝明早將視朝不識夫子肯來使寡人得一見否齊王託疾以召孟子是以臣禮待之而非所以待賢者也孟子知其意之不誠亦託疾以辭之說我初意本欲朝見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不敢以其非而又不欲往應其名孟子以道自重如此然又恐齊王不悟而以爲真疾則此意終無以自明矣故次日便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說夫子昨日以疾辭今日便以弔出則是明爲託疾矣無乃不可乎孟子答說昨者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弔如之何不弔乎蓋孟子之意正欲使齊王知其非疾而自悟其召見之非與孔子不見孺悲

以義召而往辱道其失所以示托疾辭之不幸二句要得語意渾然見舍有不可召意使王自悟耳。

補大全問或是齊王不合托疾否朱子曰未論托疾只是說他不合來召之則有自尊之意甚不好了。

補蔡虛齋曰如謂作甚恐齊王只自明其心亦於寡人顯然見示亦以道自安乎乃不如所爲也若曰如有寡疾本欲就見的。

王使人問疾醫來是孟子托疾之意全不知了此時正可留迸之一邊行子當以實告之可也却乃權辭以對非惟不白其意之意而顧弔之暴亦難免不得明乎齊王矣

取瑟而歌之意相似借乎門人弟子猶有所未喻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采薪之憂如打草采薪之憂是言疾不能采薪蓋謙詞也要是攔阻孟子既出弔於東郭氏齊王不知以爲眞疾乃使人問之又遣醫來診視是徒訓殷勤儀節之間可以成厥賢者而不知尊德樂道之誠正不在此也乃孟仲子不以實告而又權辭以對之說昔者以王命來召適夫子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恐違王命乃趨造於朝不識此時能至朝否孟仲子既權辭以對使者恐孟子不知又乃使數人要之於路說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欲以實已之言也夫孟子辭疾出弔之意本欲使齊王知之有所感悟乃公孫丑既疑其不可而孟仲子又從而爲之辭則孟子以道自重之意雖其門弟子亦不能知而況齊王乎此孟子所以不得不宿

不得已非爲人要之故全是爲自已托疾本意不得達于齊王故不得已而托宿于景丑氏也義固景丑以諷王歸咎日出弔之意也夫何公孫丑不知孟仲子不知景丑又不知大倫只人倫之尊卑倫類亦必然子孝臣忠君見臣之義之理也以但安得一人道之中臣下之全說予之說乎自以爲大不爲君之尊此處爾未嘗從下文方聞言之是何言也皆未見敬王說齊王以下只候說來見所以敬王一句先敬之道不外仁義我非二句先以陳義德之道說起後順非字口氣其意不敢二字要發揮見我敬齊者人以見齊人其者盡子直以奉頭發其對我曰莫如我敬王

一補吳壽林曰未見所以敬王孟子本明知孟子是稍不一屬召乃特爲不知也者而特以

明其意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是齊大夫惡是歎辭孟子辭疾出弔本欲警悟齊王乃孟仲子不以實對而要其必朝則盡晦孟子之本心矣孟子既不能歸言其意又不欲趨造於朝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示意於景丑而使轉聞於齊王耳景丑乃責備孟子說道人之處世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倫自有生民以來不可廢也父子以恩相愛故主於恩君臣以禮相接故主於敬人人各有當盡的道理今丑見王之待子可謂致敬盡禮矣乃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倫何故孟子因聽告之歎息

非堯舜不陳意包此其語論要緊處

補徐儆弦曰非堯舜不敢以陳於王簡是下之人不敢湯之于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是上之人不敢上不敢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敬

景子曰否者不然其言非此之謂言我謂子之不敬王者非以仁義不與王言之謂也但以臣聽君召之禮有未盡耳引禮只其不俟駕與不相似之句不俟駕之禮不可明也正發上不敬王處於是知以臣禮望孟子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

豈謂是之豈字爲下之恭謂此之是字對子所言而論吾不可不偏面是不當名已者有以下是說夫不偏名已之理然則夫吾一節正承嫌字來分太王有自牧之言二字內有德

說道子以我爲不敬王是何言也大凡人臣敬君不在儀節上周旋只在大道理上明白如今齊人都無以仁義告王的皆是以仁義爲不美的事其心以爲王但知有功利是趨耳何足與言仁義云爾這是以常人待其君輕忽侮慢不敬莫大乎此若我則以堯舜皆於下平日所言都是仁義都是堯舜治天下的道理若他雜功利與霸術之道不相似的即不敢陳說於王前是欲吾王擴充仁義以致唐虞之盛治也我不以俗君待王而以大聖人望於王則齊臣之中豈有如我之敬王者乎子乃以我爲不敬王是不知事君之大道矣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定仁不偏於利欲故其容說不屑於勢分故其對齊句詞氣平緩道下仁不偏實我不當節道要從二相當之謂世咨咨及當其論有所曾子稱以仁義看有分別有一樣道理天下此章時可見經一道之意尚義則當之是宜說朝廷三句正言其所以爲達尊之旨治在家港之可見有不爲爵及有德發之意下長不但治民有表率臣民之意德字即上仁義說以下謂一道意欲得二句又說上自家非從只說開二以一二相較說如云爵齒尊之一而慢其尚德之一盖不齊王不可召已之意盡見於言表若云王爲得以已之一爵而慢我齒德之二此與崔府田子方傲物氣象同一流非孟子大賢語氣

欽原刻

慊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孟子以陳善責難爲敬而不以趨走承命爲敬此是以賓師自處之意也景丑不達終是以臣禮責備孟子乃應說不然我以子不敬王者非此之謂也謂於禮有未盡耳禮經上說人子聞父有召則唯而無諾人臣聞君有召命則不俟駕而行是皆急遽赴命的道理之當然也今子本將朝王既聞王命又稱疾不往此與不俟駕之禮若有不相似者我以子爲不敬王者以此也孟子聽之說道豈謂這人臣事君之常禮而以道自重乃君子立身之大節吾今所言者謂此類耳昔者曾子嘗說晉楚大國其富誠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富之不足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爵之不足而貴是天下之至貴者在我也君若是則非有慊在我非不足也又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這豈不合於義而言之乎是則有一種道理也乎勢分之外者這道理爲何道通天下之所尊有三大凡有三樣尊的

嚮又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要說得孟子方是不獨一爵也而有齒一更有德一皆與爵並尊各居其一朝廷三句亦要說得爵德齒俞與掌德則尚齒之達尊說德於鄉廷者不及於鄉黨達於鄉黨則不及於朝廷雖德也尤要於身爲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此論人所不識孟子於爵德皆言所庭治不言鄉可見矣輔世長民句亦説輔世長民四字說得輔世方見其爲達尊言輔翼世主大有爲以此是何等樣功業德而非徒不可信乎其爲達尊也

故將此承上以一慢二之意無大有爲之志耳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必有所三字就君說之意謂必有所尊畏而不敢召之臣也非有若師

貴的是一樣年齒高大的是一樣道德學術的是一樣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以卑承尊那時只以爵爲重名分一定貴賤等級此爵所以爲達尊也在鄉黨之間長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時只以齒爲重先後次序莫敢違越此齒所以爲達尊也至於輔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長養萬民而致熙皥之化非有仁義之德者能之那時只以德爲重在朝廷不敢與之論爵在鄉黨不敢與之論齒此德所以爲達尊也今王雖富有齊國而稱孤其爵最尊然不過達尊之一耳若論齒論德則我有其二安得以彼之一而慢我之二哉然則王之不當召我也明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孟子承上文說我謂王不當召我者非敢自爲尊大也亦以人君圖治之要只在尊德樂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將欲興建太平而大有爲於天下則必屈已下賢降禮下士而有所不敢召之臣如於

有是臣之可謂師大有爲之謀也有謀則就正是不召之禮是尊德樂道尊德有崇重不輕底意樂道有愛慕不厭底意天下國家只此是根源也存之卽爲德發之卽爲道德非是仁義師資之所以治天下人君要求爲之佐者斯得以展其道德須爲尚德性之極儀而左右夾持相與啓沃從輔翊的事業所謂上下安而無禁成也苟不如是之尊德樂道而驕狂亂其何能有爲不足與有爲與字不可遺

輔慶源曰不召之臣說君說此臣字不是當任有官職者如云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一般

學焉而後臣之知說先後字有作先以爲師了然後以爲臣並只是言尊其而且委任之耳學如一說之師治道之謂臣也

君德治道欲有所咨詢於民情政體欲有所商確則必枉駕就見而親訪其謀猷此所謂不召之禮也夫以王公之尊而故屈身於匹夫之賤哉只爲尊敬其德愛樂其道欲使仁賢效用治化有成耳苟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任賢之心怠圖治之志荒焉足與有爲哉此大有爲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王乃欲召我豈未欲大有爲於天下耶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覇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是類尚是過孟子承上文說自古大有爲之君行王道而王者莫如商成湯行覇道而覇者莫如齊桓公這二君都有所不召之臣伊尹管仲是也成湯三聘伊尹知其志在於致君澤民即從而受學焉然後任之爲相號曰阿衡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皆以身任之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湯遂不勞而王矣桓公一見管仲知其才

所謂之管相齊之以不勞而王者以桀一故始最尚以不勞而伯後世一會天下宗禹此皆湯桓之有感發非自尊德樂道中來取以桓公管仲與湯尹並論者亦爲當時稱伯功而言非謂齊且兩字如作文須有抑揚輕重意

饒雙峯曰學與臣並在學上學所師其道德之謂從尊與學不勞二字亦甚有意若盡其道臣盡其能言之卽行行其道致治之當功甚不費力也

人若是後就功業說就德說得臣之一人能闢土光王業以立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之人而不好任用其已所受教之人此二句與學焉後臣相作任用字看好任用已所教二句俱以勞何相及好臣二字反用人如此所以拱服德齊莫

可以託國即從而受學焉然後任之爲相稱曰仲父故尊周攘夷之事管仲皆以身任之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即今亦不勞而伯矣一王一伯功雖不同要之尊德樂道可與大有爲則一也今天下諸侯以地則相類以德則相等更有能建王覇之業而超過當時之君者此無他故只爲列國之君都以富貴驕人不肯屈已下士有一時過達承順從我所教誨的便喜歡用他過於親厚有一等抱道懷德我所從受其教誨的便不喜歡用他反致疏遠求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者不可復見矣既無不召之臣又安能成大有爲之業所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然則齊王欲大有爲豈可復蹈時君之習而不以湯桓爲法哉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直以不召之臣自任說道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都是學而後臣欲有謀爲則就之未嘗敢召之來見也夫伊尹爲元聖

能相尚以大有爲也

湯之於伊尹二句緊只頂上文說來以明起下二句意且猶不可召說跟後又況言管仲的者之佐猶然不得召之況不爲管仲者而猶可召乎此孟子以王德自期之本及又不可召作實說不與臣問看亦勿直說王不可召已非孟子語意口氣

陳臻章　此章見孟子之辭受當於理前後辭受之跡非有定其實皆可辭受之義只明其是辭受亦不可恐全章惡看爲孟而疑特借來辭以形之須鞠樹寔辭上陳臻問曰四句隊全重在

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伯者之佐耳尚且不可召而況不屑爲管仲者豈可召而見之乎蓋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學者孟子之學輔世長民之德無歉於管仲堯舜仁義之道獨陳於王前乃將以管仲待我不足爲而顧欲以召我是待我不若管仲也我豈可輕於往見哉孟子此言非故自爲高亢蓋有見於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耳爲人君與賢者共治欲持其富貴爵祿可以矜在天下則其待士必輕待士輕則其任之必不專士何由行其道乎故君能屈志於其臣而後士重士重能充志於其君而後道行上可爲成湯伊尹下不失爲桓公管仲此易之泰卦所以有取於上下之交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陳臻是孟子的門人兼金是好金鎰是二十四兩陳臻見孟子歷

非愚蓋以同是人一概予奪不可受宋薛餽可受乎宋薛可受而齊餽不可受受之為是則不受為非不受為是則受為非皆一于此者畢竟有一非處

皆是也是字據孟子曰說只是對陳臻非字說講中還只虛說是字為受證皆是下義也來了推出所以是之處這一節不曾說出義字語氣亦須補來辭齊餽是上言受者何是即辭者亦是處以下俱發明此意

蓋禮有餽贐之禮在宋有遠行之義辭曰餽贐則受為其遠行之義非為不受也受宋之為是也

戒心則不得不為兵備在薛有戒心之虞辭曰聞戒故為兵而餽則是為其戒心之虞何為不受乎受薛之為是也

流列國辭受不同遂疑而問說前日夫子在齊齊王餽以兼金百鎰乃固辭之而不受及在宋有七十鎰之餽則受之而不辭在薛有五十鎰之餽則又受之而不辭三國之餽同而夫子之辭受則異若以前日之不受齊餽為是則今日受宋薛之餽不免為傷廉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餽為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餽不免為矯激此是彼非不能兩立夫子必有一件不是的去處殊不能以無疑也孟子曉之說辭受乃君子立身之大節應辭應受只看道理上如何不可泥也我今辭齊之餽不是矯激乃辭所當辭受宋薛之餽不是傷廉乃受所當受要之皆當於理而已子乃以異同為疑是豈知我者哉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贐是送行之禮戒心是警備的意思孟子曉陳臻說我謂辭受皆當於理何以明之蓋君子之為人國若交以道接以禮而峻然拒之則是絕人於已甚亦不可也我當在宋時將去之他國有遠方之行夫人有遠行則交遊之間每有餽送之儀以資道途之費是禮之當然也宋君致餽之辭說是為我遠行故來餽贐則餽我為有名矣彼以禮來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是我受宋之餽未為不是也我當在薛之時偶遇着作亂之事方有警戒之心夫賢人在其境內則國君當周給之保護之使無憂患是亦禮之當然也薛君致餽之辭說是聞我方有戒心故為兵事來餽則餽我亦有名矣彼以禮處我又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此我受薛之餽亦未為不是也夫賜人者精祥則無愧辭受人賜者義得則無愧心君子酌權之審矣

若於受辭未有成意猶當他餽也便非贐送行之禮又非遠戒備之虞是乎其餽處所以全乃以百鎰餽我何名也但以財貨相與而已君子可以貨取乎貨取者正彼以貨賄誘我之受之是為貨取矣此齊貨宰作活字看不為貨取此不受齊之亦是也要知辭受在自家有處無處二不作他人之有辭無辭看只消有辭照小人以財貨來交假托名義者甚多知不落他巧乎計圈套之中乎

講義濟閣曰學者看得於辭受緣由于此處要識得節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取字解作致字孟子答陳臻說我受宋薛之餽皆有所為故耳若前日在齊則既無遠行之役可以餽贐為辭又無不虞之戒可以

何所不為

講義張居正曰孟子生平萬鍾不顧一點將來如何能以利勾引得他當日在齊設使亦往受有復受其餽餽者之甚處去矣若者亦能辭以答矣可以此讀禮

平陸章　此章君臣皆有當此職上三節言大夫當臣不臣之末節責君當[illegible]先要見[illegible]不可受辭平陸[illegible]則以人為伍而已下士一人為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卜也所以保衛其伍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府謂士字俱綱字說了失伍此亦就行師之時言者乎

日[illegible]殺也一字三伍緊關[illegible]三者軍法而說節一失且罷之旣何待三乎說[illegible]得士而矣距心不[illegible]失伍來而言其失[illegible]失伍[illegible]不必[illegible]便[illegible]蓋言可為[illegible]民者如[illegible]疾疫之[illegible]戰[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試皆是大夫不能[illegible]所謂失伍之意正在此處[illegible]自己而曰此非距心所能為分明欲委其罪于君也此字指民之窮散言以失職所謂職也且就其職言

聞戒為辭是於交際之禮未有所處也無所處而餽之則是不過其護之當否惟以貨財交之而已衆人見利而動可以貨致者有之至於守義之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豈可以貨結其心而取致之乎如君子不可以貨取則齊王百鎰之餽乃義不當受者此我之不受亦所以為是也陳臻又何疑為哉君子辭受取予惟義所在義所當受雖宋薛之餽亦不以為貪義所不可雖齊王之一介之微有不輕於取者而況於百鎰乎孟子於三國之餽所以為得其中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平陸是齊邑大夫是治邑之官士是軍士伍是行列去是誅距心是大夫名孟子在齊曾到平陸地方見其年歲饑荒民多死徙因問其大夫孔距心說道事無大小各有職守假如這持戟的軍士設若於行師之時一日之間三離其伍則以軍法誅之否乎距心答說失伍離次法所必誅一次即不可赦何待於三乎距心未知孟子發問之意故直以士之職守為言也孟子因言之說士之失伍罪固當誅矣然官之有職就如士之有伍一般如今看來子之職廢曠守如軍士之失伍者亦多矣蓋國家設官分職本以為民必使民無失所方為稱職如今這凶荒饑饉的年歲看你這境內百姓饑餓然老小羸弱的與有病老病的不能動移展轉顛仆死在溝壑之中有那年少強壯的擺脫棄業流散四方的今日去之今日逃算將不知幾千人矣子為牧民之官使百姓這等失所其為失職與軍士之失伍何異若論其罪也不知當以何罪治之也距心猶未知其罪乃答說民之死徙雖心非不知惻怛但事有不能自由者如發廩倉府庫非奉命不敢發賦稅征輸非奉命不敢緩此在君上之轉念何如距心安得而專之乎今以失伍罪我則在矣距心之言蓋徒知事權之在上而不知職任之在己此孟子所以重責之也

今有爲君治民猶爲人牧牛羊也須知牛羊是主人之物爲牧者即主人之有如此職方於求而不得者遂棄民使之牧牛羊且求牧與芻而不得即非其全職來請不得有棄矣否人受人之托而不得有所爲當於其職但顧視其死使之不得有爲其罪在上不在下其民也因不得有爲而安於不爲其罪在下罪在上於無罪與罪在下言無可說安於以皆去此所不去便是尸素罪是諷距心其皆不容辭非直諷之云也直謂距心之罪也距心於身有任不去爲君牧民而不盡其事不得自專而不致其事乃使民之失所二謂立而視其死者也則距心之罪也。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道孟子是指當養牛羊說求牧是牧牛之處指牧放的地土說孟子因距心諉罪於上故言之說了謂今有受府庫是借下牛羊叫與發職飲由不得便道不是你的罪這是受人之託人之事者乎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人受了人的牛羊替他牧養則必問那主人求討牧放的地土與那餧養的草料總好替他牧養假使求牧與芻而不得還是把這牛羊交還主人脫身而去乎抑亦立視牛羊之死而不顧乎此必反諸其人無立視其死之理矣今子受王命而爲之治平陸就如受人之牛羊一般遇着凶荒便當力請於王設法賑濟若請而不許就如求牧與芻而不得的一般便當致其事而去之今既不能養又不能去漫守着這官看着百姓餓死則與立視牛羊之死者無異矣是誰之過歟於是距心惕然省悟直認其罪說我以牧民爲職不得其職而不去有所逃責

他日見如五人焉謂其人也知其罪者少之罪也焉知其罪所以爲王誦之扶求牧之道譬上文誦之誅欲以諷王也其責在距心而王亦有責焉距心以爲罪而王亦不能無罪也王于此悟已之責有不容辭故遂言罪命在君存命在民之失所誠非距心之所得爲皆寡人不能養之罪也。

補案「凡制邑曰都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此左傳文也今云王之爲都當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制四縣爲都不然也五縣皆立宗廟則不通矣。

此則距心之罪也夫朝廷設官養民凶年饑歲民方待哺豈可委之而去而既不得盡職又無所食其祿之理義不容不去耳然則爲民牧者固不可立視其民之死而爲之君者亦豈可不深念邦本使人臣得行其志哉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邑中有先君之廟的叫做都都是治邑孟子既以臣之失職責備距心使之服罪矣又欲因此喚悟齊王故他日自平陸之齊朝見齊王就對他說今之爲官食祿爲君牧民者未嘗乏人然能省忠補過者亦少矣即如王之臣爲治於都邑者臣知得五人其人之中能自知其罪者獨平陸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將前日所以切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的言語一一爲王誦說欲使王知得外邊百姓這等流離困苦做有司的這等掣肘難行庶幾王心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其咎說人君職在養民爲臣者不遂行

愚伯升曰當距心非諷其失見非責不容辭當齊王當知其行與發之大政以濟一國溝壑離散之民乃使之有知其罪而已惜齊之君若臣皆悔而不變也。

孟子謂蚳鼃章　此章見君子之進退久速當于義上一節蚳鼃既去子之諫而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道以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異於官守言之不同守官者說職命于官言責者說職命于君。

似也向底爲其可以言也句正謂似也之近宋可以言積數月而家嘗爲士師數月間刑罰之不中矣不爲不然矣盖其一一皆中而尚未可以言與何其

君之令而致之民其使寡人能行仁政則有司自然奉行何至失職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緣寡人不能興發補助以至於此非寡人之罪而誰乎我今知罪矣夫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各任其罪如此使齊王能擴充此心務損上以益下齊之人人能仰體君心各修職以養民則齊國庶幾於大治矣惜乎其悅而不繹從而不改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蚳鼃是齊大夫靈丘是邑名士師是理刑的官致字解作還字齊臣有蚳鼃者以辭靈丘大夫之命而請爲士師以職掌刑罰而有諫諍之責者也孟子以職事諷之說道人臣之義有外遠近惟君所使子乃辭靈丘而願爲士師是當擇官而仕乎其於道理亦有近似者蓋人臣在疎遠之地則下情多壅於上聞爲親近之官則

宜言而久不言也此二句只是之使其未爲命之使夫但命則當不合則去乃士大夫出處之義故蚳鼃諫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是其當諫而諫當去而去大事君之際守己之義盡兩得之矣〇齊人譏孟子謂以[illegible]之辭也[illegible]以人臣之義[illegible]門淺未嘗爲官也。

吾聞既也己不去之故不得其職者則去之而不得其職也不得其言不進之而不行其言也則去矣今則留不合則去乃爲官守者以士師爲官

忠言或易於來聞子今職專理刑在王左右聞凡刑罰有失中的可以隨時救正因事納忠當言而言無所忌諱子之請爲士師殆爲此也今在位已數月矣王之用刑豈能事事皆當無一可言乎尚未可以進言與爲得言之地有言之事而猶默默無所建明此吾所未解也孟子責望蚳鼃深切如此蚳鼃因此感動乃進諫齊王王不能用蚳鼃致其職事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者然蚳鼃之入齊以來齊人遂譏孟子說蚳鼃因孟子之言而進諫其諫爲不能行而遂去其去爲明決孟子爲蚳鼃出謀甚是矣而誠善矣然孟子道既不行又不果去自爲身謀乃不若蚳鼃爲於爲人而闇於自爲吾不知其何說也蓋孟子於道處蚳鼃而以道師之道自處其進退之義自是不同齊人何足以知此

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公都子是孟子門人綽綽是寬裕的模樣公都子聞齊人非議直

守官未有所以當去孟子從纔此則道也由我不必狥道也由義不必狥何等寬展者自知當去以當決者之孟子至進一邊

進講意說

補前文說曰天下惟職學論政當所切者究竟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又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決也

補若我林門進退綽綽二句與孔子果哉末之難矣意同有官守言責者從所執一非於守一方不得便可去孟子把言責人之說當自我直有不決不安欲去不欲從二者不欲身如是遲可於於而自有不得然有於然言外之此說亦有味如此說句越此意味不可少

子之言遂退以告孟子孟子曉之說君子出處進退各自有一種道理齊人豈足以知我哉吾聞古人有言人臣分理政事如禮樂刑獄各有職掌的這是以官爲守修其職分可以居其官耳若是不能任事多曠厥職而難行於職業當盡的都不得盡這等人便是食位苟祿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職則去人臣專司諫諍用糾繩得失皆許直言的這是以言爲責盡其言乃可以任其責耳若君不聽從言辭若只而不入於義所當行的都不得行這等不去是貪合取容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言則去夫蚳鼃爲士師得以進諫正是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進退之義當然也若我於齊雖在三卿之中而不受萬鍾之祿既不是分理政事以官爲守的又不是專司諫諍以言爲責的人因不得以臣下之職事責望於我我方不肯以一身之去就受制於人道合則留可以進而進不合則去可以退而退都由得自己主張豈不綽綽然寬舒而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蚳鼃之去而議我也蓋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與齊人臣者不同故其自處之道如此至於官守言責不得則去與留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說相合則爲人臣不可易之常道也

爲卿章　此章見待小人之法上節是大賢與齊臣同使而待之嚴下節是因門人致疑而答之說

孟子雖不受齊祿而受齊卿之職則奉命出弔乃分也然從事有似以爲王驩而乃使王驩爲輔行孟子不得不與小人之不可與之事者不可是必有難處者今乃孟子說須不言而直以絕其非是行事何以待之之義從來交接之間自是因於大夫是我之將之事何以然是反齊滕之路亦無言於此說者當法孟子面張本齊卿之位不爲小則勢分相去非遠隔而不得言路不爲近則相從日久非依迫而不及言何以不解其義夫既或治之言異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是齊邑行事是出使的事體孟子在齊官受客卿之職遇滕國有喪齊王以孟子爲使往行弔禮又使蓋邑大夫王驩爲副使輔佐其行這王驩是一個佞倖之臣孟子平日所不取者如何可與共事以故同行往返王驩雖朝夕進見往反齊滕之路相處甚久孟子竟不肯少假辭色與之親暱就是出使的儀文禮節也不肯與他計議其待之之嚴如此蓋惡其之匪人將至於失己故寧疏之而不敢親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公孫丑不知孟子待王驩之意乃疑而問說凡人之相與若勢分

事自有人料理之既得其分而何俟于言孟子以驩非可言之人而其情又難言者故答之如此上以全王命下以杜私交體以存大臣之體而以遠道嚴之守禮然而不相容決

補嚴有曰君子公行之不宜不必言以證之不宜之言則于理本將之不宜不公言者故論不必言而嚴於事疑衆都是批驩

補王驩則曰世人待人未有時而於其君已爲君子而後人爲小人未非君子忌嫉側但之心

自齊章　此章見孝子當盡其心於首節門人疑孝之非下節孟子詳明其所以處之厚遍以實心二字爲主

反齊章孟子原任養親舒而後反喪是可見當之道點當時學教大喪薄親之之弊

懸絕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今王驩任爲大夫攝使正以佐夫子其位不爲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爲近矣名位相次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同行日久又非倉卒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於此有難於明言者乃託辭答說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出使儀文禮節既有從行官屬各司其事治辦已停當了我惟將命而行自足成禮何用更與之言哉觀孟子之言蓋既不肯與之交以流於苟合又不肯直言其故以傷於己其所謂不惡而嚴者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嬴是縣名在齊南境上充虞是孟子弟子敦是鳩理的意思嚴是急迫稱是相等昔孟子爲卿於齊有母之喪自齊歸葬於魯既葬又自魯而返於齊到嬴縣地方止宿充虞問說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把匠作事務使虞督率辦理那時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雖有疑不敢請問今事畢從容願竊有請於向者所用的棺木好似過於華美恐用不可太侈殺不可太過在夫子必自有說虞不能無疑也孟子答說棺槨之從厚其來久矣豈自以前禮制未備其棺槨的尺寸隨人制造原無一定之式至中古時周公定爲喪葬之禮纔有個制度棺木許厚七寸槨亦與之相稱自天子至於庶人都是一般不以尊卑爲厚薄這豈是外面粧飾要人看見華美相與稱誇而已哉蓋人子愛親之心本是無窮而送終之禮尤爲大事於此不厚則必貽悔於後日抱恨於終身此心如何盡得故欲其堅厚久遠乃可以盡人子之心耳然則前日之木稽之古制而合反之吾心而安又何嫌於過美哉

不能親故虞見孟子之待母便疑其太厚而欲爲觀美隱然有惜物愛親之意而不知孝子欲盡之心也

古者節見人親亦因人子欲盡之心而爲之節文七寸與稱是一定之度上下通行之制蓋爲盡矣之具必如是然後爲人子報本之心無有闕欠而遂爲是非直然爲子相稱而後學者有體要當盡乎人心哉此其稱以用稱者無不爲矣

不得節此承上盡心來不得有是謂於分而不得盡其心無財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

何是限於力而不得盡其心被之云者盡其於則就矣分既得爲而財又非不足自古制乳時至於今人皆用之吾何獨不自盡其心乎獨謂皆生者

上比親且字等承上來決既得爲而又有財於彼而用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近其膚於人子之心有獨覺其快而無遺恨者何讓于外以天下而儉此鄙嗇

按此是一個盡人子之心節上稱按孟子人心之區二段吾聞節天下皆外物惟親爲最重可得盡其心而不肯自盡是以天下儉其親是吾聞君子儉親之矣蓋天下物可爲棺並必爲天下愛借此物以儉其親節使心之不盡而君子指仁人孝子天下物云惟上知君子不儉親之說則可向用不之矣君止道聞公一定之制稱盡人子無爲之心而不敢以薄爲其親孔合直爲此美然此章之語熟得觀推充則與勝從公善者說之二章參看真是以聖人之心然有甘歟

沈同章　此章見天討不可私上篇言燕有可伐之罪下篇言可伐燕之人然則有以私以伐燕則且見

何爲獨不然

不得是限於法制悅是心裏快足的意思孟子告充虞說喪葬之禮人子既不欲厚於其親使其心快足無所悔恨然也有不得自盡的或是限於法制分有所不得爲只得安守本分不敢過厚此不可以爲悅也或是缺於財用力有所不能爲只得稱家有無不能從厚亦不可以爲悅也這都是勢之所礙不得不然而原其本心則有大不能安者矣若使國家法制既在所得爲了財力又足有爲此正人子可以爲悅之時於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自古以來皆用厚葬人人都是如此我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何爲獨不如此而忍於薄待其親哉是棺槨之美非獨自盡其心亦以行古之道也虞也何疑之有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比字解作爲字化者是死者恔是快足的意思儉是薄孟子又答

充虞說喪葬送終之禮不可不盡者蓋爲何蓋人子之於父母常念其罔極之恩則必思爲無窮之計要使附於身者堅厚久遠不使近地下土壤得侵近其肌膚則死者之體魄安矣父母既安於地下則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自足而無所悔恨乎若稱所得爲而不肯自盡是愛惜財物而薄於其親矣吾聞得了送終之禮必誠必信惟恐一有不慎爲終身之悔豈忍愛惜世間財物卻在父母身上減省而不盡其心乎吾之致美於棺槨非獨以厚其親亦奈何以過見爲疑邪然孟子之葬親雖得爲而未嘗越禮雖有財而未嘗過費惟反諸心之不可解者求所以自盡而已彼墨子之徒以薄爲道則以天下儉其親而戕賊恩愛之甚矣若夫廣地土之藏以爲觀美亦豈孟子之所謂盡心者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私以已意問說者謂蓋齊臣陰使之假看大割燕可伐與是泛說但燕本可伐故孟子據理而答之曰有可伐之罪也不得二句正明可字之意謂燕之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非可得而自專者今子噲私與子之輕棄宗社是爲不孝子之私受是犯名義是爲不忠不孝不忠之罪均上疏所不容者豈不可伐有仕于此謂設若有來仕於齊者矣亡即未仕之人則自乎非爵祿所私得私與之亂法棄命必不可也何以異於是官燕之以祿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與祿私相授受哉孟子此類本欲齊論燕罪非爲齊計也一說此深與孔子言二句只欠虞燕不當與不當受下說官仕之私授受而曰何以異於是方是斷其有私與私受之罪此說亦可從如子噲二

何燕制二處議法無誅

齊人伐燕沈同說所主孟子之論齊人又疑所爲問之宜違有伐燕之舉以致齊人勸齊伐燕之說曰未也猶云未曾勸之也蓋者沈同有燕可伐與之問不過泛泛之問而未當有一言之及於齊者孟子答之曰可亦不過謂燕之可伐而已未嘗有一言之及於齊也何彼以爲致齊燕伐而伐之非天吏奉天命士師就王法執天吏可以與燕伐燕猶士師可以殺殺人者非非天吏而擅征伐則犯王章官非士師而擅行殺戮則干王法今齊未嘗行仁政與燕等耳而乃伐燕是以燕伐燕非以天吏而伐燕也何爲勸之哉故曰以燕伐燕謂其人與燕無異來伐今齊有必較其人之爲以不亂救亂非用寬而嚴于子之亂世征誅而非其人謂是以召亂故勸其伐而王齊王伐而晦

沈同是齊臣子噲子之是燕相是時燕王子噲或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之君臣欲乘其亂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己私意問孟子說燕國亂矣舉兵伐之可乎孟子據理答說燕之罪可伐也蓋燕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子噲身爲國君而擅失君者未請命於天子不該將土地人民私授與人子之位在人臣若未承天子之命不該私受國於其主譬如有仕宦之人於此你喜悅他卻不請命於王就將你的祿秩官爵私自與他那仕宦的人也不曾奉有王命就私受爵祿於你於理可乎爵祿雖在子而制授予奪皆出於君私相授受皆不可也燕國君臣之授受何以異於此以爵祿私相授受在有國所必誅以土地私相授受在王法所必誅何不可伐之有孟子之意直謂燕有可伐之罪耳至於所以伐燕者又必有道而惜乎沈同之不能再問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

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是奉行天討之君孟子答沈同之問止謂燕國君臣有可伐之罪而非謂齊之可以伐燕也及齊人興師伐燕或人疑其討出於孟子乃問說伐國之事人所難言今聞夫子勸齊伐燕果有是事否孟子答說我實未嘗勸齊伐燕但謂我爲勸者亦有所緣故前日齊大夫沈同曾來私問我說燕之無道可伐與當時我應他說可伐蓋燕之君臣把天子所托祖宗傳下的土地私相授受這等逆亂綱常違犯法紀如何不可伐彼就以我之言爲然不復再問而遂伐之也彼如再問那個可以伐之則我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誅討有罪的天吏纔可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而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的或問說這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說可蓋殺人者抵罪如何不可殺彼如再問那個可以殺之

補實畏發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此卽燕然王噲所載閔齊稱齊宣王者也孟子亦當士亡後之從故以湣稱宣十餘又伐燕之王會以燕與子之齊下燕七十城是謂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書也此又一事也止稱今上宜時湣王猶從未賓號可辨

燕人畔　北章學人告不可以君之慚首二節陳賈周公王慚數下二節孟其輕議聖人之過而直指其飾非之過

燕人畔必人伐齊燕人之所以不仁致人之畔則不智誠不能掩過者王其慚於孟子其不用孟子願民心之言與輕兵之禍此正直心一萌處卻來賈個推諉自解的念頭人所當引之以改過者竟爲陳賈文過

其惡也

陳賈發王悔悟之端引爲解慚者實爲以爲救燕之時豈至有今日之戰將周公使管叔監殷之時豈知管叔有畔之意遂相類乃以周公來比齊王正爲欲之若何能於仁智豐其不爭管一處自說是周公以之以智言非可較之謂於曰終而置之於不可較之體狀曰不仁不如而使之是管內燕往甘不能燕燕前謝而日不智求二字謂不能量過也兵爲蒙如周公且不能兼備智仁况於王乎而斷之者其去孟子謂直爲王斷以解齊周公有不智之處則王亦因取燕之幾至前從燕人之叛得以今附不消自愧此使是解此不但颺其過且文其過矣

則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君命專理刑獄的士師纔可殺之苟非士師是以下而專殺亦不可也今燕之君臣不告於天子而私相授受其悖亂之罪誠爲可伐然齊非天吏亦不請於天子而興兵討伐其專擅之罪也與燕國一般以齊伐燕是卽以燕伐燕也我何爲而勸之哉大凡以義動師貴有名而使齊王能以燕國之亂告之天子聲罪致討無一毫自利之心庶幾稱天吏矣豈其欲乘人之亂取以自利乎是戰國陰謀此孟子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畔是背叛陳賈是齊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名鮮監是管理國事齊人旣伐燕而取之後來燕人不服共立燕太子平爲王畔了齊國齊王乃與羣臣說前年我欲取燕孟子勸我當順民心及諸侯

將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聽他的言語今燕人背畔果我不用忠言之過心甚慚愧無顏面見得孟子將如之何這是齊王悔悟的良心萌動若能將順而誘掖之亦爲善之機也齊臣有個陳賈是附諛小人乃對齊王說王何必以此爲慮臣且問王王自家忖度與古之周公孰仁孰智齊王驚歎說這是何言爾周公乃古之聖人我何敢比他陳賈遂舉周公的事來說王說周公爲仁且智非後世可及今不知周公於仁智也有不能兼全的去處昔者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使周公兄管叔去監守武庚之國及成王初年管叔遂與武庚同謀以殷叛周假使周公明知管叔之必叛猶使他去監殷是驅之使陷於罪豈忍心害理這便是不仁假使不知管叔之將叛而使他去監殷則是兄之惡尚然不知這便是不智了看來仁智二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且不能兼盡而況於王乎燕人之畔王不必以此爲慚也賈請往見孟子以周公爲辭而解之王無患矣夫齊王之慚尚有遷善之機而陳賈之解反爲之以文過之失小人逢君之惡其情狀類如此

見孟子辭古聖人能藏言不知也萬不知而誤使之耳陳賈將歟將周公不知其將畔而使之亦將援得孟子不以周公爲智其將畔而使之只要說不知之過歸在周公身上以爲王解什之處以孟下不知之答使曰聖人且有過與讚之意含在於此又說周公爲孫下公者可知周公弟管叔兄管叔兄伊天理人情之說此處君不無一毫疑忌猜忍而使之且其說過使之以理陳來必使於此公彼念管叔之念公亦未當計及此説孟子意天理人情所實當然出於天理人情之當然舉之爲過亦宜而曾何必疑周公哉

陸氏曰周公爲弟而管叔乃兄之則幾有疑兄之

情之理故舉可爲兄受過而不忍逆探其兄故曰宜爾句不可當過哉

且古者君子學未知陳賈爲之辭飾只是他爲諱周公以不知說其來意必揣又過而責彼之古今處過之不同以警今之君子今之君子卽是又說從理令二邊如日月食氣是於過圖改之下又說偏不自省從辭之二句是於過則順之下又說個爲之辭來人實見之固不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陳賈欲見孟子以釋齊王之慚因先見孟子問說周公何如人也孟子答說總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陳賈問說周公封武庚於殷使管叔往臨其國管叔反與武庚同謀以殷畔果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答說史書所載誠有此事陳賈乃故意問說周公使管叔之時亦預先知道他將畔而使之與孟子答說周公若知管叔將畔豈肯使之以理度之必是不曾先知耳陳賈因借此發問說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夫子既以周公爲聖人豈聖人盡善盡美無有過失乃不免使差了人則聖人且有過與陳賈之言及此自謂可以爲齊王解矣然不知聖人之所處與常人不同孟子答說聖人豈可輕議但過者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處其迹或涉於過

差而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存焉求其身之所處何如耳周公於管叔爲弟管叔於周公爲兄當初使之監殷只道他是王室懿親故以愛兄之念誠信而任之實不料其至於此也然則周公之過豈非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乎若逆料其兄之惡而以疑貳之心待之則不必有此過矣然豈聖人之所忍哉孟子之言正與孔子觀過知仁之意相合惟其過於愛過於厚此所以爲聖人也若世之自陷於有過者安可借之以自文耶陳賈乃欲以此釋齊王之慚不惟巧於逢君抑亦敢於誣聖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知陳賈爲齊王文過乃直折之說凡人不能無過但所以處過者不同古之君子應事接物也有一時意慮不及偶然差錯了的卻能自認其過改從那好的一邊去不肯護短如今的人或偶

肯爲之辭更則皆仰又不必辭之辭順又作所不論矣小人又從爲之辭則隱諱遮蓋非惟不可得而仰亦不可得而見矣如此說方於上文有情民皆見之君子之過也民皆仰之君子之無過者皆稱君子不違日月爲字去聲補遺也爲之辭則出爲辭說以文之

補遺省齊曰從節說過真則處不同爲自然於宗社國家皆見者但亦天下臣民所同也至自家心事不自掩護知何更難且自人看之爲國累于辭說而遇飾

致爲臣　北宮見君子不以利爲去就首節孟子去齊文齊因齊王有繼見之問而答之以于因齊臣進而衍之命而拒之茫

補使時說此以下叙齊因王謂不行有事則言欲但言不欲富之意而引季孫什賤斷以明之不如內已自當其言與季孫節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分明是謂王不用已亦可已矣豈可復爲弟子寓祿之勢只消者忍過耳

孟子爲卿於齊師不受祿畢竟亦是臣故云致爲臣而歸王就孟子之館而見之乃與之來匹之私欲待以自己言固朝以臣言齡云只是言已復待欲孟子相與同朝而甚喜也亦可曰不識可幾遇得見是願然欲所其去之不敢請者恐有于道之嫌

有差誤本出無心却憚於更改就顧着那差的一邊去不肯認錯古之君子當其有過明白示人無一毫遮飾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人誰不望見及其改過圖復於無過就如日月復明的一般依舊光明廓清天下之人誰不瞻仰這樣心事何等明白正大即有一時之過亦安足以病之至於今之君子豈徒順從其過不肯改圖又要假借一段說話彌縫掩飾以欺人之耳目此古之君子所以能立於無過今之君子所以卒歸於有過也夫愛其身者尚以古人自處愛人以德者又豈可以今人待之哉陳賈之意本欲借周公之過以解齊王之慚是乃爲君文過而不知其陷君於有過也故孟子正言以斥之如此夫聖如成湯而稱其改過不吝聖如孔子而幸其有過之必知聖人亦何嘗自謂其無過哉惟過而能改不憚舍己從人以遷於至善則非常人之所能及耳齊之君臣專以文過飾非爲事此國事所以日非而終至於亂亡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爲卿於齊本欲行道及久於齊而道不行無虛受其祿之理故致還卿位而歸齊王見孟子要去乃親自來見說前日夫子未至吾國寡人仰慕道德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夫子不鄙寡人千里而來使寡人得侍賢者之側與說寡人喜悅即同朝上大夫莫不甚歡今又以寡人不足有爲棄之而去雖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而寡人願見之心自不容已不識此別之後尚可再來能遂寡人相見否乎夫齊王雖不能用孟子於在國之時而猶欲見孟子於既去之後其一念好德之誠尚有未泯者孟子乃婉辭以對之說我雖去國私心常眷眷在王之左右欲見之期但不敢預以爲請耳然此心固所願也蓋孟子嚴於守己而又不欲絕人其汲汲行道之本心固已見於言外矣

因所願者謂於爲君之義改原疏

補季彭山曰我見孟子國人子欲去而遂欲不可得之言亦見宜王猶足用爲善處

補李卓吾曰即國所願也道子留言之心已盡然知王不能何

他日王謂時子見他日二字便見王實無留孟子之意只他日見其來即去者托言以留之其亦言不過要留孟子以爲觀使大夫國人矜式此只欲得孟國中以爲光崇全沒爲日家體面豈有向用之誠望其祿不平賞祿上之故下節只說富欲

時子以王命之疑不可不傳又以孟子之節不容輕致乃因托陳子以告孟子者欲其言之易達也陳子以爲君之欲未嘗不欲而好者之心未必淺顯達以辭子之言告孟子欲見其意之不同也以二子之言以爲可留見孟子曰然術語手舉如此夫也夫時子惡知其不可只言留知我之不可以留而不說之意去以下五句設言不可之意如使二句當寫云王之以富餌而我豈以我爲欲富乎以此知使句亦自說猶與疏證猶是言王之所以留我者無非富貴自見我欲富則如使我欲富而辭受萬之萬而受萬日之多不爲受今日之少以爲辭十萬而受萬之爲欲富者之所爲乎此三句況不可辭說而後受此之意而所以不可辭後而受此意直以王不用之故其節下引季孫與子叔疑以明之又舉龍斷以證之所說此節多非甚實從文體會　改原疏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是齊臣六斛四斗叫做一鍾矜是敬式是法孟子雖決於去齊猶未出境齊王以爲尚可復留一日謂時子說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不肯濫必謂我尊敬之未至耳我今欲當國之中於士民輳集的去處建造一所房屋與孟子居住那從遊的弟子衆多則與萬鍾之祿以贍養之使有居止之安又有廩給之富或者可以復留使我諸大夫及國中之人都得以觀炙其光輝瞻仰其儀範人人得以尊敬而取法此我之所大願也子何不爲我告于孟子備道所以勉留之意庶幾可以援而止之乎夫齊王不能尊德樂道盡用賢之實而徒欲以宮室廩祿爲牢籠之文宜孟子之終不顧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齊王欲留孟子命時子致意時子難於徑達乃因孟子弟子陳臻轉達齊王之語陳臻亦不知孟子欲去之心即述時子之言以告之孟子以道既不行義在必去却又難於遽言乃姑答陳臻說齊王有意留我其意雖然我之當去而不可復留自有故時子豈知之乎且王以萬鍾留我不過以富誘之而已設使我有欲富之心則前日位在客卿當祿十萬尚可受之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祿是辭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如此乎況我本非欲富而以是留之亦非所以待我矣蓋孟子以道爲去就齊王以祿爲優禮宜其不肯復留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季孫子叔疑都是戰國以前的人異是怪龍斷是岡壟之高處孟子又答陳臻說我今既辭卿位若復以萬鍾留齊是不得於彼而求得於此也與子叔疑何異當時季孫曾說怪哉子叔疑之爲人

異哉子叔疑且虛下竝明其異使己使字是徵使之使下使字是教他使之為政不用止照正不用已又使子弟為卿正要看着弟子以萬鍾之意語勝之現之正孟子昔且言藏說首與論者亦是耳獨字與衆不字對照私字又自獨字生來私字斷道欲則為私啗利之所以罔壟為市以罔羅為貨殖是壟斷也

改原刻

古之為市以所有易所無[illegible]者此言有司者治之見從征商之法治之謂平物價而禁爭訟也此國何以不征古人之不征商以起下征商者賤丈夫有字

獨味是得自取踐蹈壟斷所以左右望見其貨之有無得利為不得獨專便覷至其所有者一網掃盡之意故曰罔市利蓋之欲舉其事而見自此始也字重看自有龍斷之法皆由賤丈夫之罔利而征之以一人而貽害世之無窮者此龍斷之說而子叔疑之罔心甚矣孫之設季孫說龍斷之意亦然見於不用而必受萬鍾之祿是子叔之所為是學不致學須龍斷之說此所以不可兩者而學者當知之　改原刻

孫吳曾為臣孟子是齊臣亦受彼叔疑是失此而來彼說斷是擇此而求彼異龍斷不屬其心之壟利一也

坐重衆　或說是君子不[illegible]屈君節云國而有所處友師見人之圖信而亦以絕之之意下二節因人之不能而明其絕之

使自己居位為政不足用於其君也只是奉身而退便了卻又使其子弟為卿代之秉政不過志在富貴而已世人之情亦孰不欲富貴但一得一失自有義命何可盡取乃子叔疑失之於身復欲得之於子弟是獨於富貴之中展轉營謀不肯割舍如登在壟斷高處左右顧望罔羅專利的一般不亦怪哉今我道既不行而復受萬鍾之祿則何以異於此蓋君子仕止去就惟視道之行否其君用之則忘身殉國不敢辭難否則潔己全身不容枉己此聖賢出處之大節也若乃於富貴利達之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如所謂私龍斷者則鄙賤有好者不為矣君子自處之道義所之君豈不知去就之義而徒欲以厚祿羈縻賢者其不如孟子亦甚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有司是監市的官罔是網羅搭取的意思征是稅這一節是解上

文龍斷二字之義孟子說季孫以龍斷比子叔疑如何叫做龍斷蓋古時設立市場聚集民間的貨物使彼此更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平交易各得其所那有司之官不過替他平物價理爭訟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稅也後來有一等賤丈夫貪得無厭必求那岡壠高的去處登到高壠之上左顧右盼看那一處可以居積那一處可以興販既欲得此又欲得彼把市中財利一網蓋不肯放過此一等貪專利的小人衆人都嫌惡他乃稅取其稅以示裁抑後世緣此遂不廢稅是征取商人之稅實自此賤丈夫始矣季孫所謂龍斷之說如此其為言譏子叔疑自己不用又為子弟求官罔利無異於龍斷也今我既辭十萬之祿復受萬鍾之祿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是亦一龍斷矣如之何其可哉此孟子所以決於去齊而辭了十萬之祿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晝是齊邑名古人席地而坐年長者為之設几隱几是憑着几案

之由

去齊而日宿于晝者見宿晝之遲遲之意為王留行雖是美意然必先于齊王前者實稱道孟子之賢使王稱向用之心然後傳王命道達誠意於孟子之前庶所留不虛而可止其行耳今不聞道孟子於王前又非承王命而致殷勤于孟子前之將何受動故孟子不應者不欲聞其言故隱几而臥者不欲接其人以示其絕之之意

客不悅以齊宿見重曰齊宿見誠敬禮意欲孟子之聽而有斯聽因以[illegible]之故孟子以繆公能子思則公之於人進退之方欲思安于思子思方得安其誠泄柳申詳之不常不安以有賢者在側公一人而一留須二子之賢而後繆公以尊道之意不然二子

亦不苟容何以安其身乎作下段因子思而併及之孟子本只望王待已以禮而輕重未說下文原只言子思

齊王不能用孟子孟子以道不得行辭之而去行到齊西南境上晝邑地方暫且止宿蓋去國不忍君之意也當時有箇齊人見孟子欲行得遲緩意其可以復留乃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來見孟子欲為王留行是不知留賢之道矣及既坐而言孟子只由他自說竟不答應且憑着几案而臥若不曾聽聞者以示絕之之意蓋為留賢雖是美意然平時不能在齊王左右成就他用賢之美臨時又不知遵奉王命道達他留賢之誠徒欲以一人之口舌挽回賢者之去志多見其不知量已此孟子所以直絕之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客是為王留行的人因見孟子不應其言以為慢己乃忿然不悅說道夫子之去留係齊國之輕重故弟子不敢輕率齊戒越宿方敢進言何等樣誠敬夫子乃臥而不聽明示拒絕弟子請從此辭

不敢復見矣夫齊人不自省悟而反責望於孟子是不知留賢之道者孟子欲曉告之乃命之坐說道子知我之所以不應乎請明告汝夫凡賢者之去就視人君之禮遇何如昔者子思在魯繆公深知其賢以師道尊之常使人伺候起居通其誠意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繆公無人在子思之側則其尊賢之意無由自達子思必見幾而作不能一日安於其國矣泄柳申詳二子都是賢者繆公雖尊之不如子思然亦能誠心為士之人常在君側為之維持調護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二子無人在繆公之側則其君敬賢之意有時而衰二子亦必潔身而去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可見賢者之居人國其上必有尊賢之君尊崇聽信奮之以誠心而後可留其中必有為賢之臣彌縫其間通之以誠意而後可留爾以道自處當如是也今子之來果王之留我而使子道其誠耶抑子請留於王而為之通其意耶何為不然則非所以處我矣我之不應豈為過哉

不及子思不側安子思者亦繆公之命也夫不以子思待我是子絕其君者亦甚之臥而不應是長者絕子乎二句還平二活二說令自悟其非勿以上乎字作也字看

記一條夏允彝曰繆公之留子思者二不忘體其去者泄柳申詳則待人甚薄則使其人自爲已所行是待泄柳申詳之禮故曰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此意亦好

一說舍錯簡曰孟子以子思自比乃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人日非只指留行一節而言孟子此時已有不往矣以子思留行于繆公亦不好深去聲事　亦是一見備之

尹士章　此章見孟子行道之心也乃之氣節前今上是尹士因孟子之去而淡其咸下四節可以爲而捐去又尹士雖不見孟無得主之哲乎澤是求思澤以自潤洒濁前其去之不速尹士之機雖有三宿爲然却重在濡滯處見云於濡滯之身不悅者不悅其有此也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是孟子自稱慮是謀孟子承上文說繆子思與泄柳申詳之事則留賢之道可知矣子之留我雖出自王之誠意如繆公之尊子思則待我以禮安敢不答乃今觀子之來未嘗出於王之命而欲以一人之私意挽賢者之去蓋以子爲長者謀盡視繆公之待子思不及遠矣我之自處未肯被於子思而不以子思待我道是子絕我乎抑是我絕子乎夫致人者人恒敬之子之留我不以其道是先絕我矣我之臥而不應實爲先絕子乎於孟子於齊道雖不合未忍遽去使留行者能以尊賢之義開導齊王因以齊王之誠勉留孟子未必不可挽回也齊人乃欲以已意留之其見絕於孟子宜哉謂即子思泄柳申詳之事而論之古之賢士皆知以道自重而上亦重之非其君忘勢而下交則其左右之賢者求公而推薦如三子者是已戰國以後士習日卑乃有阿附奸以結主知因君側以求先容者則泄柳申詳猶恥爲之而況子思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干澤是干求恩澤濡滯是延留的意思孟子去齊止於晝邑凡三宿而後出晝齊人尹士見孟子去不果决乃私與人議譏說出處乃士人之大節豈不可苟故進必擇君而仕不爲利祿退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是難進易退的道理今齊王之不可爲湯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而來見則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使知其不可猶且來見則志在於利祿是干澤也且千里而來見王本欲行道今不遇而去便當潔身遠去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晝是何其依違於進退之間若是其濡滯也以孟子平日的氣吾甚敬之今所爲若此吾甚不悅不意孟子而有此舉動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之常法者而聖賢委曲行道之心則豈硜硜者所能識哉

見王是孟子所欲三者欲王之爲湯武而已得行其道也則晝是不明豈是干澤哉是孟子不得已其違其心之所欲難不得已則其去不能以驟舍後是濡滯

予三宿二僅但於上不得已意云但是解其濡滯之疑以尹士之賓意在濡滯故以三宿出晝在尹士爲濡滯在孟子爲猶速

此章正與尹士濡滯處反覆只樂用字看反之歟能用反近看云孟子之言皆主道仁義用孟子仁義王道則所以謂者修功利伯術者此說似深不於從應幾於二字之詞其三宿出晝之庶幾二提醒如此

遺實而王不予追去辭去志決志意決耳雖悠又一轉語謂出晝後而此心猶不可忘也凡所以爲王以王之尺資其指不能之有爲也王如用予三句正是足用爲善處云又是另提一叚責使王果有志于爲善者則可以轉之其效如此此所以深望齊王之用之也亦可此言其出實決歸之後猶有屬望之心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高子是孟子弟子高子聞尹士議切孟子之言乃述以告孟子孟子曉之說君子之出處去就若只顧自己高潔遠也不難惟是愛君憂國委曲從容尚有出於尋常之外者尹士之言焉能知我之心哉我當初千里而見王非是爲干澤之不可爲湯武而姑就之也以爲道在於我可以輔君之長一見之後有所遇合或可佐王以成湯武之業而有益於世可行是我之所願欲者至於不遇故去豈是我之本心實爲齊王不見用於我不能舍所學以從人道不得行又不可居其位而食其祿以故雖欲不去不得已而後去耳夫向日之來本欲求伸其志今日之去猶未忍遽絕其初心始終其要行道濟時使天下被湯武之澤而已何害其爲濡滯哉尹士惡足以知此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孟子答高子說我之去齊實非本心蓋有甚不得已者即三宿而後出晝於我之心猶以爲過於急遽而有不能遽然者焉何也蓋人情或暫蔽而復明或始過而終改王一時之不能用我雖是一時迷默然猶望其從容悔悟庶幾能改不至於終遂而不悟也若使王能知其已往之失猶加省改則能以王道爲必可行以吾言爲必可信必將追我而反之矣吾何爲而遽於去哉所以三宿出晝而不嫌於濡滯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承上文說我三宿而出晝猶望王之追我也至於出晝之已越宿既而王不見追則王之心終於不悟而我不容於不去矣我到這時節方纔有必歸之志浩然長往而不可復止耳然我雖决去亦豈忍恝然而舍王哉蓋王之天資朴實雖有好勇好貨好

去也。

新安永嘉曰紫陽金在殺子字上只已有總三於齊之意

○講家將開口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出實時課也是自當的心理是望王之心下日望之是歸去終望也是辭去時的心境是望王之心此處要說得從容不迫有行道濟時上達以有始望一般

予豈節並承上三節來一氣說汲汲子之接連於三宿之時就望君之改之改即以見道濟其君如此者是小丈夫然以小丈夫介爲諫一不受則怒之小丈夫之觀孫日之力而後宿有善惡不是尤意之而尹士見以當濟則我非不諒之大心矣。

尹士從孟子之言直以小人自居蓋君子以行道濟時為心以愛君澤民為急望之不反而後去二不遽而後是正大夫夫忠厚之道然必君子而後識君子士無小人與小丈夫之見一般安足以知君子之心小人直承小丈夫說來勿泛作小人看

講者士識曰尹士只疑孟子去之不速未為能見尹士自知不是亦是可人。

補徐發泉曰當將二子係合孟子對不肯肯乃出貴之後又豈其追何也蓋則齊王有為心之所謂同刻責息二君而見心信征諸有才智之理

充虞章　此見君子為道之心首者是充虞疑孟子去齊不豫下絕是明其所以不豫之故前兩節而三節一直說下不可分作憂世之志樂天之誠看總是個憂世意

夫子節充虞以不怨不尤為君非而孟子有怨尤也不過見君子當無道不樂何為有不豫之色而疑其言行相悖非弟子

也這三件病痛然其不忍之心充之可以保民好樂之心公之可以治國猶足引而為善以是行為之業在王如用我使我之道得以大行則豈徒齊國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澤而湯武之功亦不難致矣王誠反而思之庶幾改過遷善使王為賢君齊為善國豈不美乎故我辭既去猶日夜望之也豈忍終舍王哉尹士乃以濡滯譏我亦不知我之心者矣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悻悻是不平的意思窮字解作盡字孟子承上文說我之從容去國而猶有望於王蓋為世道民生計也豈似那一等規模促狹不識大體的小丈夫一有所言諫於君不見聽從即心懷憤恨悻悻不平之氣見於面目去則馳驅道路盡一日之力方肯止宿惟恐其行之不速溺於濡滯而無復有所顧戀這樣的人只曾衒自家的去就全無愛君憂國之心君子忠厚之道不如是也我寧受濡滯之名其忍以小丈夫自處耶尹士聞此言乃自悟其失誑道我之所言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不明豈知賢者行道濟時之心忠君愛國之念有如此者我誠小丈夫也然則君子之所為固常人所能識哉蓋孟子初至齊國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不遇而去又只望齊王能改其失其忠愛之心與明哲之見有並行而不悖者與孔子遲遲去魯之意正同觀此一節之士以去就為名者分量相懸矣惜乎齊王竟不能用齊終不能治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不豫是不喜歡的意思孟子至齊不遇而去其憂世之心有不能見於顏面者門人充虞於途間問說夫子自去齊以來憂形於色似有鬱鬱不樂的模樣虞竊有疑焉前日虞嘗聞夫子說君子之心無入而不自得就是不得於天也不怨天不合於人也不尤人今夫子不遇於齊便似有怨尤的意思與前日之言不合此[illegible]弟

此節之說重在居字

彼一時也二句解得重下句說下二段正是說此一時也之意非謂前日是乎居論道之時今日是不得行道之時彼君然所所行之道非所論之道矣只當云前日所言之時乃乎居自修之時其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之事不過關係一身故不怨不尤一味反求諸己至今日欲濟之時則行道之行正世道之治亂係焉此實天關人之會自有不容忽然者而非怨天尤人之謂也。

五百年二句爲下節張本一云連說意亡句解必有字精氣見自古王者必應運而興不有名世誰為之輔之其間又必有名世者時而出脈絡相關如此從虞之說疑似古之名世者猶由問辭此見王者當興而已當其時以展經綸須如此為名世當其王者之興有個一定之期又有個適逢之會今就五百之期論之已踰七百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正亂極思治之日時可以有爲之時矣此一時數俱宜有王者興期適會而無一名世者當其兼安當從王者而輔佐理立矣。

精義魯齋曰以其數則過矣至若合者孟子去齊去不得了以其時則可是名世者當其時全是行天下當此不得了全是日下自說不得的口氣非爲以前兼非生安之活歎已也正此處亦然

夫天節上節承今以數過時可之意而我尚不得有為是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則其且在我而有為可驗若何其不豫但天意不可知是

子所不識也孟子曉之說不怨不尤這兩句是我平時誦法孔子的言語我何嘗有怨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者亦自有說蓋君子守身之常法與濟世之微權各自有一種道理我前日不是說得不會想着用世只是居仁由義不愧於天不怍於人便欣然有以自樂彼固一時也其在今日卻要得君行道輔世長民然而遭際不偶則上畏天命下悲民窮於心自有不能恝然者此又一時也時之所值不齊而心之憂樂亦異豈可以一律論哉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名世是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的賢人孟子告充虞說我之所以不豫者為何蓋當此之時聖王不作吾道不行有不能釋然者耳大抵聖君賢相其遇甚難其出不偶自來天地間的氣運到五百年氣元會合則必有繼天立極的聖人受命而興在天子之位以開一世之太平如自堯舜以至於湯自湯以至於文武都是這等年數都其間建功立業也不是一個人做的又必有德業聞望超出一世的賢人世來輔佐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堯舜之有禹皋湯武之有伊尹也都是這等湊合此可見天運而人從君倡而臣和是乃氣數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今自文武造周以來到於今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年的常數觀之已過二百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矣且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以當今戰國之時考之正是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興道致治未有易於此時者矣於此而不得一佐聖王以成輔世長民之業僅見一齊王足用為善而又不遇而去雖有名世之具亦終無以自見矣憂天命而悲人窮安得無不豫之色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又說當今之世數過五百之期時值可為之日乃使我不遇

我亦不敢隱其一時然而今上而以是前今日所以不豫之故若有作慍不豫則當上下求與前言相悖矣　若改原其蟻來于身　以諫以發世之志然天之說乃謂非也然節今遲憂世路哉今日所以不豫者正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則今日不能舍我又何不豫之有推其不敢比不免下有是乃若須世用而後樂又何得爲樂天之誠乎

君休辭　此然見孟子不受祿之義首節是疑不受餽之一節明其不受祿之故末節言所以不從去之去亦以失上不受祿之意

孟子爲卿於齊本有常祿其後居齊三年見下日少有功之臣蓋盡王心蓋亦有之反辭祿見王於崇從大有爲之志遂辭祿不受所辭之祿節爲辭

當殺說之之時十有者其也去志不衰而復受其祿使不見奇勝故蓄然不從時後辭一受其祿使爲祿所縻雖以變其去志彼未盡君子合則留不合則去豈祿使能縻哉

不可以請非專以勢不得去也孟[illegible]本難然而國家多事[illegible]云干戈擾攘非可行之時此既自保身家之[illegible]非不可請本以久於齊非[illegible]不欲去可復受其祿[illegible]不受祿者蓋欲之以義[illegible]古[illegible]則然也王捨野[illegible]久於齊非我[illegible]孟子去齊[illegible]道[illegible]其[illegible]以齊國[illegible]其道不行

於齊或者天意還未欲平治天下故其有如世消不可以終否矣心有時而厭亂將使天下治平復蒙王者之澤則稽於下者亟必要有德業聞望可名一世的人總攝綱紀撥亂反正的事業當今之世獨我一人可當一世耳舍我其誰用哉夫天意未定則平治尚有可望其在我則道雖亦必有期吾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耳又何爲而不豫哉是可見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國而不能無變自信之深故處困而不失其樂聖賢之存心如此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休崇都是地名孟子辭爲齊卿未嘗受祿以明其志在行道不爲利祿所縻而公孫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齊居休乃舉問說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亦無可辭之理向者夫子仕於齊國而不受其祿是豈古人之道嘗如是耶孟子答說仕不受祿本非古道但我之辭祿蓋自有說當初我來見齊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

我而可以久居於齊則雖受其祿亦無不可顧吾初至齊國於崇邑地方得見齊王談論之間已知其不能用我退而有去志矣後雖貪有爵位不過假此棲住以觀王之意向何如其後欲去之志不欲變改若遂受其祿則爲職分所羈而行止久速不得自由故辭仕而不受其祿也蓋祿既不受則脫然於官守之外而一進一退綽然有餘矣豈可以古道例之耶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承上文說我於齊既有去志則又不可以復留矣乃猶遲遲而行是爲何蓋我自見王之後適遇齊國內被兵有興師之命此時干戈擾攘上下戒嚴若於危急存亡之秋而但爲潔身自便之計非惟義所不可抑亦心所未安故隱忍而不敢請也然則我之淹留於齊乃勢有所阻豈我志之所欲哉身在齊卿之位而心懷去國之意此所以不受其祿也蓋孟子之志欲行仁義之道以比跡湯武而齊王之志欲輔富強之略以效法桓文此如方圓之

所以見卿有去志猶復斯豈有留之者亦爲乎有如王之足用爲善乎所以去復遲遲觀其實踐其辭則知其心者始得

不相入矣道既不合而乃欲以萬鍾之祿縻之豈所以待孟子哉可見君子之進退惟精神志意之感乎符足以盡其用而留祿名能之制御不足以繫其心此又用人者所當知也

參補[illegible]指解

性善章　此章見人當盡性希聖。二節分上，因世子之求見，學以性善而聖人可學；下因世子復見，申明性善與聖人可學，而勵其志。

楚與宋不相值，之楚與過宋不可道。之楚與見賢各一事，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是不以小大爲急，而以見賢爲急，所以便見得由於天性之善，而入聖有機處。

道性善一句要該，要得孟子口氣。當時所言者不一，其詞記者摘其大旨如此。性善，蓋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渾然至善，而未嘗有惡。當時諸侯未發之先，言稱堯舜者，不是言堯舜同此性善。一同字，則下不必說一字，亦不是。之稱之以證性善者，堯舜可以證性善，則舉舜對亦可以證性善矣。要完一樣字分明。只許惟性善，故堯舜古今大聖人也，只是能盡此性耳。人能盡此性，則堯舜皆可爲也。蓋以性善提醒他，便能稱聖人可爲以奮發，能證能充其性，與聖人可學而至。教諸自奮，堯學者不察[illegible]。

[illegible]

經筵進講

重刻辨眞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卷之十八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滕文公是滕國的諸侯。之字解做往。道是言。滕文公爲世子時，將往楚國修交鄰之禮，因平日聞得孟子在宋國，乃先過宋而見之。觀世子之急於見賢，正是他天性之善可與入聖的機括。孟子欲從本原上啓發他，開口便說箇性善。蓋人生下來便有箇性，乃天所命於人的正理，本有善而無惡，自聖人以至途人，性中箇箇有仁，箇箇有義。其有不仁不義者，必是物欲害之，而非其本然之性也。當時性學不明，故孟子特舉以告世子，欲其先認得本來眞性，然後可勵其必爲之志。而又恐言之無徵，必稱堯舜以實之。蓋堯舜之德，巍巍蕩蕩，爲世莫及，然其所以爲聖者，曾是於人性外更有所加，不過由其本善無惡者充之以造其極耳。稱堯舜之仁，便見得性中同有是仁；稱堯舜之義，便見得性中同有是義。仁義不假外求，則堯舜可學而至也。世之以不善言性，以聖人爲絕德而自棄者，其亦弗思甚矣。此孟子所以惓惓於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覵是古人姓名。彼，指聖賢。公明儀是魯之賢人。戰國之時，性學不明久矣。世子[illegible]聞孟子性善之說，未能了然，且以堯舜之聖益加疑畏，故自楚國回還，復來見孟子，意以前日之言高遠難行，或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乃告之說：世子此來，得非聞吾之言而有所疑惑乎？吾言固無可疑也。夫性即是道，道之在人，同出於天，同具於心，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若說人性不皆善，堯舜不易及，則是堯舜一道，衆人又一道，道爲有二矣，天下豈有二道哉？試以古人的言語一一驗之。昔成覵對齊景公說，今之人見

者性之同道，性不可見，觀道之一，則性善可知。此[illegible]分統不似本然，只須[illegible]而已矣。[illegible]聖同此道，更無復有二道也。不是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之詞。[illegible]

成覵、顏[illegible]三言，正發明道一之旨。從見堯舜[illegible]之意。聖賢之道與我一，吾能盡道，則亦丈夫。有爲則同是舜，又何不可及？文王之道與我一，周公何爲欺我？可師，又所以[illegible]欺我。丈夫、舜、文皆是體道之人，三言不同，只是欲使他體道之實。若非道[illegible]賢[illegible]，則丈夫有以不足，舜何以可爲，文何以可師？而三子之言若出一轍。成覵之言爲齊景公發，不可誤認吾字。[illegible]丈夫只當人看，[illegible]可師而至之[illegible]也。

補：[illegible]曰：顏淵爾何字是[illegible]

經筵進講

[illegible]古舜是何等人，而[illegible]不可全反，我又是何等人，而[illegible]至不能反[illegible]，此[illegible]人不爲[illegible]，全在想[illegible]上着力，[illegible]純粹至善[illegible]丈夫也有[illegible]。

[illegible]人也，[illegible]人也[illegible]的氣象[illegible]，人生乃有有自[illegible]的光景。○又曰：周公[illegible]行文王[illegible]之言[illegible]公不足[illegible]公明儀[illegible]地位，而曰：周公豈[illegible]我哉，今要[illegible]公明儀信則公要[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世下，[illegible]其言非欺也。

今滕[illegible]方打緊在世子身上。絕長補短，將今[illegible]看耳，不可便以將五十里爲說。滕國小，觀一[illegible]分[illegible]小亦不[illegible]小，尚有可乘之勢，[illegible]方。

說箇聖賢，便悚然畏之，不知他也是箇丈夫，我也是箇丈夫，其性一也。我若自家奮發，也做得到他的地位，有何畏於彼哉？顏淵嘗說，古今稱聖人必曰虞舜，然舜是何等人？我是何等人？有本性非有二也。我能立志有爲，也就和舜是一般，何難之有？公明儀亦嘗說，周公是文王之子，事事取法文王，嘗說文王是我師也。以今觀之，人患不爲文王耳，苟性中自有文王，人人可以師法，這是明白簡易的道理，周公豈故爲大言以欺我哉？夫此三子之言，正以古今聖賢本無二道，非有高遠難行之事，故其說之脗合如此。世子試以三子之言證吾前日之言，則必有恍然覺悟，慨然奮發者矣，而又何疑哉？

性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字解作截字。瞑眩是煩亂的意思。瘳是病痊。孟子勉世子說，成覵、顏淵、公明儀之言觀之，可見道之無二，而聖賢之不可師矣。

世子勿以滕國爲小而徂於有爲。今若將滕之地界截長補短，幾有五十里之大，建國之規模尚在也，苟能奮發自強，修身立政，以古帝王爲法，猶可以撥亂與衰爲治安之國。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以從善耳。書經上說：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喻人君爲治，如人有疾病，以藥石之藥攻之，必是腹中煩亂一番，方纔除得病根。若藥不瞑眩，這病如何得好？爲人君者若非克己勵精，忍人所不能忍，處心受諫，容人所不能容，則治無由成，而國亦終於不振矣。世子誠有志於聖賢之道，亦在自勉而已，豈以國小爲患哉？夫滕在戰國，猶稱褊小，孟子猶以堯舜之道期之，況於君臨萬國，纘帝王之統，而能勉强行道，何治之不可成乎？若所引書經二語，於治道尤爲親切。蓋王者以天下爲一身，凡四方水旱兵荒，即是人身的病痛，遠近內外，諸多弊端蠹政，即是人身經絡臟腑中致病的根源。若能聽逆耳之言，懷側身之懼，將那蠹弊的去處，一一掃除，使陰陽和順，災沴不作，亦如用苦口之藥攻去病根，使氣血

接得淺而宗旨則不必說其至兼者不一善字只是把性字說兒下故事之間而同歸於治道是箇好同但須下十分勇猛工夫如瞑眩之藥一服可愈瘦者不能十分勇猛有為將有如不瞑眩之藥療其病可以為善國是理明之說勉世子督其有為之意淵引實內必有將然有分辨說他於為善國成局口作勉世子分爲說之若藥之一句興叫不斷

致厚湖

滕定公　此段見人情之至而先王可以繼三藩是於禹中之禮誠行之而達下人後之之節定乎喪禮方行之而感于人世子聞道於孟之言不忘于心故遂觀之表示於為見親不安于當時延喪之禮乃使然友來問孟子只問居喪之禮必何如方為盡人性而合乎禮

野之禮制處

然友復命之者曾其於喪禮久缺之時獨能以此為問也就喪固所自盡一句是一章緊要處下文不可但求是在世子是滅在我當盡此一句曰盡是必誠必信一毫無憾意曰自是自然而然無所勉強意曰固所自盡之人心固所自有的矣必求盡然見定求者於子身上盡言人子遭喪之後這點心固其所自有而自然者乃天性也正舞于心在之者於喪必在盡孝引曾子數見盡禮方是孝起下喪禮宜盡孝不學者亂之意曰也當因看禮之大畧在三年的重看齊疏二句皆三年喪中事自天子二句一直看正是貴賤通行自三代已然只今日不可易也分喪服等今古所定當先天則人情之至而亦庶人中之就食之所當得其大畧如此也

詞賜身體集寳一救叩此抓之死舜之道亦不外此闡治者可不勉哉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滕定公是文公之父世子即文公然友是世子之傅齊是齊衰疏是粗布稀粥叫做飦滕文公為世子時得聞孟子之教有所感悟已而遭其父定公之喪因謂送終大事不當安於世俗之禮遂與其傅然友說昔時我因過宋得見孟子他曾與我論堯舜性善之道大有啓發我常記念在心終不能忘今也不幸有此大變不知喪葬之禮如何舉行方合於聖人之道我欲使子往問孟子求其一一指教然後行事庶免於悖禮之失也此時孟子在鄒然友即自滕至鄒以世子之言問於孟子孟子答說方今王政陵夷喪禮廢壞世子此問獨有慨然復古之心不亦善乎然人子居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至情根於天性於凡送終之禮只要自己竭盡其心而不忍一毫虧欠原非人所能强亦非人所能沮者乎世子於此有不能自已也曾子嘗說父母在生之時左右就養當事之以禮既沒之後衣衾棺椁當葬之以禮祭享之時禴祀蒸嘗當祭之以禮自始至終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而可以謂之孝矣這是曾子泛論人子之禮我嘗學之若夫諸侯的喪禮則我未之學也然我雖未學此禮而禮之大經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吾亦嘗聞之矣彼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定所服的必是齊疏之服所食的便是飦粥之食此乃居喪之禮出於天理人心不容已的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貴無賤都是這等從夏商周三代以來未有之改也吾之所聞大畧如此世子欲盡其心亦惟遵行此禮而已

子於是其心亦宜見孔論也定為頭定者宜議見定為三年之喪正為自盡凡喪禮食之欲盡追古制而行之世子行喪父兄百官皆當行之故皆不欲謂孔子何以公喜滕欲父兄難經所宗故父兄百官言宗國言魯先君首自文公方不行三年之喪非作制也當先君亦莫之行然亦滕之中業將節度之稽行三年之喪不可皆言不可反先喪祭從先祖是世言曰吾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是什其意謂吾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於前不可輕改也孔氏祭之必從吾祖也吾字指先祖說子而反之謂是不從先祖而反爲古志矣豈可哉

按魯自文公廢制未然而思娶實全喪未期年而逆女者喪禮之替文宜以前勢所然若先祖乃始立法之祖不

是後來變法之祖子孫沿襲之久都變法者爲先祖故父兄百官亦猶趁意見而以壞法之祖爲先祖云

蓋然禮然下謂云全不說父兄百官不是居自家倚其意行不足以信不又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於世子自恐其能於其兼而不能盡心於喪禮也子再我因主心所行恐然說恐欲不行則無以盡於之心欲行則父兄於眾人之議如是其是不欲行道了不是然是然其父兄百官不我是之言不可但求吾當責之於已而羣議之勿恤也曰以下要他親自盡哀行於之耳中虚意非要主於好名去朝上面云孔子之說際父辭命依託那亂中無忌中使叙禮也此只說先字與上好字引起是在世子可互體於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命是復命父兄是滕國同姓的老臣滕與魯都是文王之後魯祖周公爲同姓諸侯之長諸侯皆宗之故滕以魯爲宗國志是記然友歸到滕國將孟子所論三年之喪的說話一一復命於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爲必可行遂定爲三年之喪蓋其良心感悟勇於從善如此是時古禮湮廢已久一旦行之衆心駭異那父兄百官都鬨然不欲說道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不曾行吾滕之先君亦不曾行至於子之身欲行之則反先君之所爲是祖制可變而舊章可廢也斷然不可且志書上說道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其意蓋說上世以來所行的典禮都有箇傳受不是一人創造的雖或不同不可改也今子遽自改之欲行古禮而先悖古訓如之何其可哉夫周公滕叔之時何嘗不行三年之喪今所稱先君者不考之於開國之初而考之於數傳之後所稱從先祖者不從之於創禮之日而從之於壞禮之時習所溺其弊至此何怪古禮之不可復哉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冢宰是六卿之長歠是飲深墨是顏色深黑乃哀戚之容君子指在上的人說小人指在下的人說偃是仆倒了解作什字世子欲行三年之喪見羣臣不從乃反躬自責謂然友說凡人平日所行人都敬服然後有所舉動無不信從若我往日所爲原未嘗勤學好問在道理上究心只好走馬試劍遊戲馳騁因此不見信於羣臣故今日欲行大禮內而父兄外而百官心裏都不滿足說我行

[illegible]君以行喪禮於冢宰
而命令不出也歠粥飲[illegible]也
食粥面深墨悲形於色也是
位卽哭位也先之謂以身先之
也有以感發其良心也上有好
者二句亦孔子語要之必然君子德
風三句又斷其機之必然孔子
言是則觀在是在世子從謂世
子自盡其哀乃羣所行古禮自
盡其哀之事耳以哭泣爲哀
而喪禮不同矣
未節然者然孟子之言蓋是曰
是誠在我者見當自盡而不必
他求也五月居廬是行諒陰之
禮未有命戒是行不言之禮如
孔子是嘗聽於冢宰之禮也既
勿知時異何之分職上文百官
族人可謂曰知是近者之稱
服也四方來觀弔者大悅是
遠者之稱服也所曰顏色之心
喜誠可而已中和他知禮也可
字正應前不可而直觀者服矣
自古明君賢人觀者何當時聞世
子行三年之喪後來觀之大悅
亦顧彼三年之喪未不能及
上二句是説皆從歐正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弗自盡
其心之所感動哉是如人性之
本善也知聖賢之可爲故孟子
說預喪禮者又以勸世子世
子行則喪後自是以動當世
之人心
按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
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
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
至此言是服各以遠近爲差
倚廬者禮記父母之喪
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非喪
事不言倚廬者中門外東
墻下倚木爲廬不塗也
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
寢苫臥於苫枕由以土塊也
出官寢
爲國章　是章見爲國當以行

不徇古禮這等與我宗子也不能盡送終之人事子爲我再問孟子何如可以厭服人心而成此禮然友乃又至鄒問於孟子孟子答說世子謂父兄百官不從由素行之不孚其言是矣然送終之禮貴起於哀痛迫切之至情凡人皆有此心皆可感動是不可以他求者只在世子自盡而已孔子曾舉古禮說君薨之日爲嗣子的以百官之事聽於大臣之長自己居次歠粥湯面容毀瘁至有深墨之色卽喪次之位則哭泣於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則在下者觀感而效法之必有甚於上者可見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一般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被君子之化無不嚮從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若能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喪禮之行只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爲是居喪之合知是知禮然友聞孟子之言述復命於世子世子倡說孟子此言極是送終之禮在我誠當自盡以倡率羣臣不必他求也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個月居廬守喪不發命令盡古時諸侯五月而葬諒陰不言故世子遵照古禮而行此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悟其知禮及至葬期四方之人皆來聚觀見世子顏色極其哀戚哭泣哀痛凡諸侯相與來弔於滕者亦無不自其盡禮而相與悅服焉蓋天性至親人所同具故喪禮一行而遠近人情翕然稱服如此可見人性之善無間於古今而良心之感莫切於父子孟子道性善以啓發文公文公聞善心而遵修古禮遂使先王久湮之典一旦行於小國而足以感動人心孰謂堯舜之道爲高遠而不可行哉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仁政爲本[illegible]之[illegible]分上是則
滕君究[illegible]之[illegible]行仁政而後
之下是因滕文公之[illegible]之決詞
法制易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在行助法而行井田之學校之
教民設庠序正經界以致正可分
田制祿而則君子野人之分然
也在民事不可緩一句內孟子
一生學術經綸俱在於此其言
言治而誠其綱領者惟滕文一
人欲其有所聞也
猶爲國章當從孟子論其次[illegible]
古圖來孟子直以國事爲答
之國依民二[illegible]依我民事相爲
事原非二二也何以言可緩也心
由此便實權由此出學校由此
興田禄由此制是國之所後始
之所所以然作文且宜深分論
引詩四句經述遺言外飼焉不
緩意見民之自當急其事可
慢然不加之意
一說最緊急曰孟子引豳風
之詩亦謂民之自當其事也
七月之詩周公救成王知稼
穡之艱難而作也昔其詞而
究之則自有間暇時臣之所
以皆豫我而田深於廬守
者權此民事行之所以深嘆
深快於網之密於肯其在此
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其可以
緩之耶　死而亦然
民之爲道二字亦[illegible]看[illegible]其民之
爲民也以民心以產所恆心
之有無繫於恆產此恆產所以
當急無恆產則民爲罔罪之民
君爲罔民之君豈仁人所可
爲則恆產之福斷二字不容緩
矣
是故二字承上文人不可罔民
說來恭儉以德言禮下取民以
事言也可下非人取民之有制
何分用則民亦然上下文與說民
事行必須有恭儉重制用取矣
民有制處亂下小常過于繁云

民事是農事于是說收綯是絞索也亟字就是急的意思乘是升屋播是布種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至滕一見便問治國的道理這是他銳意求治可與有爲之機也孟子欲以行王政勸之乃先告之說國之所重在民民之所重在食所以農家耕種之事不要看得輕了乃國家命脈所關第一件要緊的事務當汲汲爲之經畫不遠不可緩圖也詩經豳風七月之篇述農家相勸之言說道當此農隙之時日間則取茅草夜間則絞紐索急忙上屋修葺趁早完工到了來春要從新播種百穀無暇爲治屋之事矣夫特乃冬月而預爲來春之計可見農家終歲之間無一日不勤於畝歲無一念不在於稼穡其艱難辛苦一至於此人君思省這等情狀可不以民之心爲心而重其事乎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恆產是衣食的常業恆心是民所常有的善心罔民是說人君陷民於罪就如張設羅網掩其不見而取之一般孟子又說國家要防其禁戒撫卹民事不可緩者何故蓋以民之爲道也有這衣食的常產便能相生相養不去爲惡而常有之善心以存無這常產便朝不謀夕無暇爲善而常有之善心以亡此理之必然也苟無常心則放蕩淫僻邪侈後肆凡是不好的事都做出來將無所不爲而犯罪者衆矣既陷於罪官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時不能制民之產培養他的良心及其無知犯法則刑罰必加無所逃避就如張設網羅驅之而入其中一般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爲心者而乃爲此等罔民之事乎然則恆產有無所繫甚重爲人君者誠不可不以民事爲急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孟子承上文說恆產有無所繫

曰禮下必是節省民所出故必爲民事而取民有制焉謝氏云說恭者是爲民盡擊禮下言之且禮下有定體而不至於多取亦同歸於養民耳此二說俱可採用當參兩乎分割本得陽虎本是說此引來結上文兩節之意見爲富定是害繼則民而不仁爲仁者定是損益民而不富此處須要審辨二邪見制產定賦之不可緩矣夏后節近說此節只作取民之制者來還依註作制民恆產與其取之之制說於明白亦要知著下五節孟子意在行助此擧三代並說者何也大全李彭山曰孟子專欲行助法故以夏后之貢殷之助以見周亦用助之意見說最得恐每人授田五十畝而以貢法取民殷每人授田七十畝而以助法取民周每人授田百畝而以徹法

取民五十七十百畝是制民常產而貢助而徹是取之之制貢助徹且無論如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豈力勤耕等意俱當在徹也藉也內識其實皆什一也審對名看貢助徹其名雖殊其實總是什一貢法每人五十畝於五十畝之中是什分中納其一公助法每公田分給每人助耕七畝於七十畝之外是什分外取其一分周人鄉遂用貢之十一都鄙用助之什一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此說會見孟子意取民徹者徹也謂通融均也通非但周貢助之制其通力合作者徹之義計畝均分有均之義謂徹上體下之謂助者借之義非但於此但徹人爲名故助借以助其義爲人要名爲徹徵以徹畝義故徹助其助也說徹其實皆什一也蓋又以徹者徹也二句說徹之正義

之重如此可見民事之當急而取民不可以無制矣所以古之賢君其持己謙恭不敢以貴而驕其自奉節儉不敢以富而侈惟其謙恭故能以禮接下推之以腹心視之如手足惟恐一有侮慢至於失臣下之心也惟其節儉故取於民有制賦稅無額外之征供輸無不時之索惟恐一有妨廢至於傷小民之生也此惟賢君乃能如此若不恭不儉則侮人奪人無所不至豈復能愛惜小民取之必以其制乎昔陽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並立若欲爲富必至罔利害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爲仁只得損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陽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於求富然就這兩句言語看來有國家的若罔民而取之無制便是爲富不仁若能制民恒產取之有法便是爲仁不富爲君者宜知所擇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是通融均一的意思藉字解做借字孟子承上說以三代制產取民之法而言之夏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五十畝徵其五畝之租叫做貢法殷家始爲井田其法以田六百三十畝畫爲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分一區使之同治公田以給國用而不復稅其私田叫做助法周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百畝近郊鄉遂用夏之貢法十夫共爲一溝遠方都鄙用殷之助法八家同爲一井耕種則通八家十家之力在一處合作收穫則計一井一溝之入算畝數平分叫做徹法這三樣田制名雖不同然究其取民之實則貢者取五畝之入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取七畝之收於七十畝之外徹則兼之都是什分之中取其一分未嘗過重也然謂之貢者以下貢上其義固易明矣至於徹與助之義都是爲何蓋徹法始而通力合作行通融之義繼而計畝均分有均一之義故謂之徹也助者借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故謂之助也其義不同而總之則皆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夫什一之制輕重適均公私兩便乃三代之良法而萬世不可更易者自阡陌既開

芮曰此謂字中亦有貸步耕更通力而作收時計畝分之何等公私作得其分則非公田而何復投其私田何等商權此說須明儒者多以此說爲見此以見貢法是不得已者義勇明又何下節在　發原則龍子說上節以假借來先王取民有制之法此節則論其當然乎今貢法之公言之弊二至於貢之不善以見今日當行助法之意達節與此龍子之說以數歲之中以爲常是較量幾歲收成之數以中間都其適中之數不管豐凶之變不至於年之豐凶立爲民定制則收成不多民從之徵業物不暇豐多而斂爲者多稅稅在取之一節下當豐不敢多取故取其或只要其常數而用而不足消而得不足以爲常耳之貴於爲民父母以下宜說年說不得養父母承取盈來結

凶歉未稱貢法之不善和此若助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如此之弊哉此助法之所以當行者也要不甚貢當時行貢法之弊耳是初本至此

大全林氏曰貢之法凡州之賦皆當出於此不以我歲之當豐又因前後則視其百年通輸之制辨輕重用貢法於有司爲之二言所對假稅年之上下以爲數法則其賞本云然龍子之言乃當時無法所得法之弊耳

世祿滕不聖世禄以爲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孟子祿出於公田行助法則能公何世祿始於從前公然世祿於民陰陽民有私田以行世祿便當行助法想勝所以王世祿以先於其法後經推其取之實取民無制者也

列國之賦始不止於什一而後世暴征橫斂使小民終歲勤動止足以瞻公家之稅而無一飽之餘視古法又甚遠矣何怪乎民生日困而國用益詘也重邦本者尚念之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龍子是古之賢人狼戾猶言狼藉是多餘的意思糞是壅田禾叫做糞盻盻是恨視的樣子稱貸是借貸起利孟子承上文說貢與助雖皆什一取民然貢法不能無弊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說古來治地之法莫善於殷人之助莫不善於夏后之貢何以見貢之不善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此天時地利難以預定者也今夏之貢法計算數歲之中多少收獲不管他豐凶歉的時候只就中定下規則年年徵收這些所以法格於難行民苦

於不便且如遇著豐年粒米狼藉百姓每充然有餘便多取些不爲害虐乃寡取之只徵這些常數遇著荒年收穫不多以此爲糞田之費尚且不足那也要依此常數必滿足而後已是樂歲之寡取民不爲恩而凶歲之取盈民實不堪命矣夫人君爲民父母當勤恤民隱如保赤子可也今以取盈之故使民盻盻然怨苦恨視把一年辛苦中所得的盡數輸之於官不得養其父母又借貸起利以足取盈之數致使官糧私債上下逼迫而事畜無所資那老稚之民皆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矣百姓每這等困苦上面的人全不愛惜又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貢法不善一至於此若助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弊哉即龍子之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矣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凡人臣有功於國子孫世世食祿的叫做世祿孟子又告滕文公

只於子行於殷而徹前引詩正見助法之當行同徹助爲行公田見其法雖公田是藉周亦助也雖字考字徹要然斯一時本商耕今觀周人之詩可見助法不當行于前斷其書意亦兼行之備乎助法之民周立國之初經制之詳而見兼勝既行世祿可不行賦法乎故爲簡振上兼來蓋論行助法之後當如此不可以教非制總奉夏商周之制只是徹文公立學校民意兼設文公義舉四學也序者至共之中序庠學分四字皆所以明人倫何以教之云笑所謂者養老之老者皆庶非于斯取教之義所謂校者基鄉之子弟皆聚于斯取考校之義所謂射者習鄉之子弟皆比事于斯取觀德之義是教學也云之學不專爲一事而設時各舉其一事之義以立名耳

鄉學則國學有之國代而異名也國學惟國都有之三代共此名也名義不甚重只要明人倫何也字蒙鄉學鄉學名未之何是二論其學分推施貴人倫明於上是在上者躬行之教以明明之於是明行與下德以行教之謂也致勇懇上之親切君臣父子夫婦等道所以相感發之謂也惟其德和心而於僻罪而非所知要之必先下親民此開法之所以當行而居教可舉也

大全問請學如何朱子曰皆是庶際而考曰學與教之曰鄉大夫合德行而數其任者於之

饒氏曰古者鄉鄉皆有代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校序亦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言在上庠序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

說先王之時有世祿以養君子有井田以養小人這兩件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祿政之公行普滕明法制爲表裏行不容不並舉者今世祿之制滕固見今行之所以厚待了行周乘由先王之舊矣惟是助法未行但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時也用此法觀之於詩可驗矣周詩大田之篇小民祝其君天說道願天下雨于我公田遂及我私田這是小民先公後私之意然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法行之以公田之名而出於周人之詩這等看來雖周尚貢實已兼用助法其公田足以制祿其私田足以養民無非由商之舊制也周不能改乎商而滕獨可不從周制取仿乎助法之善滕當與世祿並行而不廢可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這一節是言三代建學之制孟子舉以告文公說爲國者誠能制民

之產則民有恒心而教化可興矣於是設爲庠序學校以施立教之方蓋然庠序學校四者其義爲何蓋古之建學以教民爲主而鄉飲鄉射之禮亦皆取於其中故謂之庠者取養老之義爲名也謂之校者取教民之義爲名也謂之序者取射以序賢之義爲名也這三樣都是鄉學其實未非有二但三代相繼各舉一事爲名所以在夏則謂之校在殷則謂之序在周則謂之庠而名有不同如此國學則設於國中以教成材之士三代皆同此名無所損益焉要之名義雖有沿革然原其立教之意都只要講明人倫之理以厚風俗而已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同具而共由者惟教化不明於上則民志不親而爭亂之端起矣所以三代盛王建學立師將這人倫之理諄諄宣示昭然大明於上然後天下之民莫不率由於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維而親睦之俗成於下矣然則教化所繫豈不大哉舜命契說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可見彝倫之

者耳

蒙引曰周助殷法也何作一則法之意也序學校古法也而明命頒法之意也今卻爲古法而古意漸湮也古以什一而今不啻什二矣使百之世無何而爲役之輸者數倍也是則假公輸以足私者有之民盡何不風古以人倫今以年科矣隋唐之代不更而至於兑征皆有出也其則伊川合而校頒終皆有之上習淺薄不變今有使科不稱其文者必以爲良之有文行相兼者乎吾必以爲良師

有王者亦承上來言助法行而學校設焉是世王天下之法也誠能師其意又能舉此行則有王天下之君必將來取法于我而亦將如此行是爲王者師矣蓋見教養兼盡爲王道

不易之定法見不可不行處耳註謂雖未能興王業云　文采受職

引詩言文王能新命正見力行也力行新命雖在文王不但于國勢之卑弱然須對文王而言蓋因承新命來說天命在內意周雖舊邦天之命文王亦只是大抵自君而開之後然一飲食莫非小行仁政以治養於人心皆然而可通天休而開土地一開天下一新合上能看讀書者文公誠

無蒙翁曰此二節是一說爲治於後世一說新命於字眾見仁政之不可不行也驗上節註云舊未必興王業然下節證又云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觀此可相示也

○說是

便畢戰問井地是文公言於仁政

理有闕於百姓之親而不可一日不明者然立教之法雖行於學校而彝倫之本則始於朝廷若未有宮廷不建而能教行於庶民者此又作君師者所當知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孟子承上文說助法與夫庠序學校法乎三代此皆王者之政也以滕之褊小一旦能舉行之雖未必即興王業然良法美意足以垂範後來如有興王之君受命而起欲舉三代之政必來取了之所已試者奉而行之以後世其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師也況興王之業未必不本於此乎詩經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功累仁爲諸侯之國至於文王始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可見修德行仁不論國之大小但恐不能行耳誠能體然以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奮發而力行之則人心歸從天命自歸亦可以興起王之業而新子之國矣豈但爲王者師而

已哉子亦何憚而不爲也按三代教養之法乃王政之首務戰國諸侯皆不能行使其民日困於兵戈賦斂之中而不得被教養之庥之化故孟子惓惓爲文公告如此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是滕大夫井地即是井田經界是經畫田畝的界至滕文公一聞孟子之言遂以井田爲必可行乃使其臣畢戰特理井田之事文使之來問其詳孟子答之說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今子之君將行仁政特選擇於群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不負付托之重可也大凡治地分田各有疆界既行仁政的必先從這上面做起如道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途定疆界則有封的土堆有樹的樹木一一要經畫明白不可紊亂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那豪強的人從中侵

行助法故又使問具詳井一圖之田野民只以常產而什一以齊而仁政也故曰子之君將行仁政曰選擇見使其任曰子必勉之徵舉載之禮於所事以來成也又自經界始謂仁政必從此起也經界不正以下一節一反無井緣明此句經之意經界之以也經畫界限立恆產之所以分者假如經界一不正則使溝定合家得以兼併而井地不均井地不均則賦無定法貪暴得以多取而穀祿不平者相承皆穀祿卽井地中公田所其益以爲祿各善君汙吏自慢其私而不恤民必慢其經界是正全奉之多取而兼併之弊不得闢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亦勿乎其分治始可制祿以原綱

補大全饒雙峯曰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只舉經定者緯在其中講之道之禦堂進奏對

上滕壤地褊小章經界

夫滕實良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之由前爲二句言君子小人之必有下二句交互言之亦不重相須只是申言其必有君子小人所必有之所以必行經而分田以爲小人制祿以爲君子許而經畫不容以不正也上下四句調難爲己作分田以爲小人也

補吳象滄曰君子就是其在取民有制及小人分田上但一行助法則有私田是有公田有恆產必有世祿而君子

補董思白曰君子所以治野小人不得不兼養而互言人則制祿亦是爲民哉

詳野句是正役之正經界而行助也請野句下因考之精詳卽公與來錄四圖可轉之與山林陂澤其間可井者井之不可井者什一故孟子本意在全

以兼併侵奪而井地遂不均矣賦出於田無一定之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以穀祿亦不平矣井田不均如何養得賢人穀祿不平如何養得君子故明君賢臣要行仁政必從此始而暴虐之君貪汚之吏則經界不便於多取必欲慢而廢之無怪乎仁政之不行也誠能知經界之爲先務而汲汲焉正之則田有定分雖欲併兼而不敢賦有定法雖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養小人制祿以養君子皆可不勞而定矣仁政焉有不舉哉子當是任亦於此勉之而已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壤是土褊是窄狹孟子又說分田制祿兩件都是先王之仁政不論大國小國皆不可廢也今滕國之土地截長補短僅可五十里而甚褊小矣然其中將必有食祿於朝而爲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爲野人者焉凡出政令明法紀以治野人者君子之責也若在上沒有君子則兩者不能相使誰去立法以治野人凡供賦稅服力役以養君子者野人之分也若在下沒有野人則兩者不能相事誰去樹藝以養君子是君子野人乃國家所必不可無者如其不可以相無則知分田制祿不可以偏廢矣安得不以經界爲仁政之首務哉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野是遠郊地九一是九分中取其一分國中是近城地什一是十分中取其一分賦是上納孟子承上文說概君子野人之相須則分田制祿皆不可廢矣然其法當如何而後可以通行且如郊野之外土地廣濶可爲井田則請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畫爲九區中一區爲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卽殷之助法也郊關之內地勢相偏難行井田則請行什一之法以百畝之田爲一夫之業使輸其十畝之田於公家此卽夏之貢法也能行此二者則野人之業取給於所分之田而豪强者不得兼併君子之祿

孫井田惟國中行不必然今當於民於此宜有所變通以凡長此時用貢法所以濟助之不及也九一以田區言八區爲私田一區爲公田曰而助者使八家納其公田也什一以分數言九分爲私入一分爲稅入曰自賦者使賦其所入於公也

制以爲世祿常制之外言之祿以代其耕士任內皆得五十畝者蓋祿必稱其職也大小備學思之心則一無不與祿則其隆殺此先王之特恩也

餘夫猶此以有餘家備之外爲之一夫受田百畝到六十歲還出當官給之長子當云以下疑是餘夫所授二十五畝此亦先王之賜典也然遞二十五畝與百十畝雖是實缺之井地分田雖有出田是卽何此易皆一起差皆有經界所當正者

死徙需言井田既行經界既正

取足於貢賦之入而貪暴者不得多取此分田制祿之常制而國家之所謂敬在此法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圭字解作潔字餘夫是餘丁承上文說田祿之法固有定分然又有出於常制之外者蓋因田制祿固所以厚君子然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之恐於祭不備而不足以養廉矣於是有圭潔之田以供祭祀皆以五十畝爲額焉是又以濟世祿之所不及也計丁受田固所以厚野人然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餘夫尚未受田不有以給之則恆產有限而不足以相贍矣於是有餘夫之田二十五畝以待其壯而更受之百畝是又以濟分田之所不及者也夫有一定之數以制田祿又有額外之給以示仁恩於是君子野人各得其分而仁政無不行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不惟養民生而又善民俗亦卽有恆產者有恆心意講說處五字平說來只是遷還以鄉田同井句爲主此之死者徙者無出鄉是一鄉之民各同一井堂異各居自不容他轉移也二句連說出入三句供擬同井說去百姓親睦卽在出入三句內見得凡出入家同井故情意相親守則出入相友作守之指治安寇守望相助亦於患之處便在相扶持而母全之恩親如是則是閭族黨之間當然仁愛相厚之俗百姓無不親睦矣此於井田旣有顧觀助法之善似也度原繩

補王觀濤曰此止是先王以民法美俗觀其民處

補吳氏無障因衛山衛井畫一鄉之小只面不下爲井而邈之與不井之田賦總之爲八家同井者也

徙是遷居守望是防禦賊寇這是詳言井田之善以見助法當行的意思孟子說分田制祿固惟助法爲善矣誠使助法既行則一鄉之民各有世業安土重遷死而葬者與遷居者皆不出其鄉矣蓋遠鄉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聯屬而不可離情義日相維繫而不能已及出入往來則道路之中相爲伴侶而無行旅之虞晝夜防守則閭里之間相爲應援而無寇盜之變遇有疾病則視其醫藥通其有無以相扶助而無病苦之虞如此則鄉井之民豈然相與若樂遂猶無不同而親睦之風成矣井田之制行以興民俗如此不可以見助法之善哉按此一段卽周禮比閭族黨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多出於此但古人以分田爲務使其情義相聯自無渙散後世不均田制使有弊生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安其徒爲文具而不可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方里之言井田形體之詞以經界始爲首公田爲野九一而助之說方里二句是說井田形體的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定公私以爲其分是言井田形體的細目方知而井是里之經界也明井九百畝是井之經界要明公田私田是內外的界要辦今官不侵民二不侵官公私事但兼耕耘收穫言卿野人的貴賤達个別君子的不必其職大夫之分若此者乃所以別野人使知養君子之義也知此看方興公事二句相關況曾云順其民事何必將三爲君子半者萬中亦不可詳缺察與下文略字有辨

須是於方里而井是說一平說得里下里也那此井九百畝是說一井說下井萬井也如此二節是正經界處親者及經界曰正經界直貫到此意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不正經界如何得均平先從無出那節相經界有當來此一節正所謂正經界者

載此文委曲分專說上再論不仁政必自經界始以下來問所言者不過王先經界而當備除制之歲行遂佚井田而中公私秋之不盡耳潤澤亦大臣之道潤者采而不硬澤者亦而不滯還所言的只是經界乎須要說言要通遠潤者滯使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不滯乎先王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方可行得住看翼乎眾爲是之正義于必也之句相應　滕察副

神農無傳以言耕之法之說已入一旦猶耕而親行之根到多方來由並遠乃可孟子什一使自賦已所賦潤澤之策矣武復云爲不是精斷

孟子又告畢戰說井田之法固所當行矣然其形體之規何如蓋古者分田制里先相度地勢方方一里畫爲九區其中如井字樣的每田百畝爲一區九區共九百畝中間一區百畝以供給國家的叫做公田外面八區分與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畝以爲養贍家口的叫做私田這八家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耘收穫之時必先治公田公事已畢纔敢去治私田之事雖通力合作而實有公私之分雖彼此均齊而實有先後之序這是爲何蓋欲分別君子野人之分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爲泰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爲勞耳此井田形體之制殷之所謂助周之所謂徹不出乎此正井地之事君不可不做而爲之也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潤澤是變通圓活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井田之法自諸侯去其籍爾其詳已不可得聞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區辨公私之等別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畧如此耳顧時勢之變遷不同地力之肥磽不一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失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這等圓活流通無所膠滯則在滕君主持於上吾子協贊於下同心共濟各盡其責而已豈吾言所能悉哉按井田之制最爲良法成周所以體國經野厚下安民皆本於此時至春秋戰國如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盡取先王之法而更張之後雖有明君賢相慨然欲行古法亦無自而考其詳矣惟是什一而賦使百姓足而君亦足則井田之遺意在焉善用法者不師其迹而師其意可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爲神農之言是戰國時農家者流因炎帝神農氏始爲稼穡遂造作一段言語託爲神農遺教以惑人心乃異端之學也踵門是足

曰畢戰文公使畢戰問井地不待問其形體潤澤以運用之方甚至于論法而併及其用法然後答井地之條目無餘蘊耳

維徐岩春曰在君與子是孟子重屬望之有千載一時不可虛過直須再見三代之盛治意

神農章　此章見孟子闢異端以衛正道首三節是許行陳相欲以異端學孟子之法自許子必種粟至不用於耕以是闢許行並耕之非自吾聞用夏至不善變矣是闢陳相倍師之失自從許子至末是闢許行齊價之非要之雖有三段其緊處實是因並耕之說而發之而倍師之失乃在並耕者實之中者須看得真活

許行本野人之流又生楚夷之地見孟子分別君子野人遂欲陰壞其說以爲非神農不能度篤定轉周孔故不曰三代亦不曰堯舜而直曰神農蓋神農之道在二帝三王之上而已之學又在孟子之上欲以聳動人心其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是若看個爲字便見許行未亦神農之自乃是言而託之神農者耳下文並耕數句是說仁政指分田制祿廛井市宅乃授民之二畝半在邑者欲分一夫之田宅便有躬耕稼穡之意觀其徒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都要自食其力這等行亦便已露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之意

許行爲曰神農始爲耒耜以教天下之耕而未嘗身爲之耕也蓋爲市井以聚民日中爲市亦未嘗與其市而貴況今之耳非洪荒初闢民爲未遂之時乎行本野人欲遂陰復激于孟子分別野人之

及於門也廛是民居氓是田野之民捆字解作扣字是造屨之法昔文公聞孟子之言即欲分田制祿以復三代之法風聲所播遠近皆知那時楚國之人有許行學耕稼託爲神農之說的叫做許行要乘此機會以售其學術即自楚至滕叩文公之門告說我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舉行仁者之政心竊慕之故不憚遠遠特來歸附願分一廛之居得爲滕國的百姓庶幾得沾仁政之澤也文公以其慕化而來不忍拒絕即與之一廛以爲居止但見許行之徒數十人皆只用褐爲衣以明自處於賤不用尚貴之意服且捆屨織席賣之以供食以明自食其力不費公家之廩餼也此不但言稱神農即一衣一食已則是一種習尚直欲以並耕之說亂壞良法耳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是楚國儒者耒耜是耕田的器具文公既行仁政歸者益多此時楚儒陳良有弟子陳相與其弟陳辛負着耕田的耒耜自宋至滕來告文公說分田制祿之法乃三代聖人經理天下之善政聞君有志復古慨然舉行之是即三代聖人復見於今日矣吾等生於今時得遇聖君何勝慶幸故移家來附願受田而耕爲聖人之氓以沾仁政之澤焉陳相兄弟是儒者之徒其聞風歸附本是仁政所感非若許行欲售其說也夫井田之法一行於小國而遠方之民翕然嚮化如此足以見王政之可行矣惜乎爲邪說所惑而使孟子之言終於不用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飧是朝夕的熟食厲是病許行託爲神農之言以欺世駭俗這是異端之學非先王治天下之大道也乃陳相一見許行聞其議論而遂心悅之盡棄其平日所學於陳良者而從許行之

實欲於滕之故遂從其說以至滕云云陳良節陳相而從以陳良之從者見其所學者正遂舍從而倍為之治館我既未嘗相驗雖物心本是誠之稍可易許行之意自不謂自衣觀作生涯不曾之遂移屋奢戒盜束耕存於民力之意我國從識耕有相人之縣故一見而便此定似有太巧知自首出至自宋之滕把此作題看來不好說是只大驚看陳相節邪說易以惑人就陳相一見許行而遂大棄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受於許行此時從之種深所以見孟子即道許行之言以謂滕之言乃賢君沮之前有意教於賢君以行其田為其國為下面說話了開道亡字亦有說與點指神農之道但未嘗輕與滕相問聲音二何況是道之所在並耕言與民各自耕而食非為耕也要養館上食字非必耕製器之大終其不食於民矣一句乃泉孟子於上以滕有倉廩府庫為言取民所積而食之則不自食其力治於人而受其養者亦民矣是為不能兼之耕字須看正是邪說牽道處下文俱辨此兩字許子之衣褐非不自織曰人皆不能如耕者說許子負以冠為非者所言之許子則食許子所以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曰然作一須是許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是陶冶之器耳下文承說作一冠必鐵作一陶冶為一見許子所謂作一冠一器一械皆不能自為必一事至於一衣將於身之衣不能兼之猶已皆矣許子只知此則不能自用自織之惡所以以粟易之以粟易之皆從此上文所言

學焉蓋邪說之易以惑人如此陳相既學其道便非議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說乃來見孟子稱道許行的言語說滕君信賢國之時能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皆不是個昏代雖然如此還未聞古聖人的大道不足以治國家也蓋所謂賢者有盡勞己以養民不勞民以自養當時與民並耕自食其力不曾費了百姓的供給且朝饔夕飧自炊爨而兼理治人之事不曾廢了國家的政務這纔叫做賢君今滕君有倉廩以貯穀粟有府庫以藏貨物都是取百姓的脂膏以自奉養曾及於民而利歸於上不復知有並耕饔飧之事矣惡得謂之賢哉許行之言混君子野人於無別正與孟子相反而陳相顧稱道之以陰壞孟子之法異端之惑亂是非害人國家良可恨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是煮飯的鍋甑是炊飯的器爨是燃火鐵是田器如鋤犁之類許行之說欲使人君親身稼穡而兼治民事此理勢之所必不能者孟子將折其非先就他服食器用不能兼為者以詰之因問陳相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陳相答以為然蓋許子農家固必耕而食也孟子再問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以為否蓋許子穿的是褐不必織而衣也孟子又問許子戴冠乎陳相答說戴冠又問許子所戴何冠陳相答說是素冠孟子就問這冠是許子自織之與陳相說否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耳孟子問許子何故不自織陳相說農工各有專務既要種粟又要製冠却不妨了農事所以不自織也孟子又問煑食必用釜甑耕田必用鐵器許子也以釜甑爨以鐵耕乎陳相說然孟子問這器物也是許子自為之與陳相說否許子恐害於耕也以所種之粟易之猶夫冠也此可見許子服食器用多與人同有無相須不能獨具一身自用

耕一邊識諸之以粟易械器所通所以濟陶冶之所無者此二句就他以粟易之意說以械器易粟則通所以濟農夫之所無厲農夫此二句又是以粟易械器生出來何句勿平看豈字或字只要帶過便是說陶冶之詞便斷定說舍是於許行為說農夫說之下許緣由勝行應厲民似太早兩何字應上應字至許子至不憚煩一氣讀只說他何不取諸宮中而用為甚麼乃與百工交易而甚煩昏如此異陳相至此辭窮欲勿答不可耕且為之意而轉答曰百工之事云云見其不能兼之情罪露而治天下不可耕且兼其一言所矣上只說何不為陶冶下却說百工且許子所用不止釜甑鐵皆陶冶之交易不非陶冶及藏說布耳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兼為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該農業屬釜甑與鐵也陶冶能做而陶冶是釜鐵稱其陳相以此論述上陶冶請試訂許子長衡三不提許子自然轉此亦可併了又祀治午說等錯誤冠不是許子自織而恐其害於耕故此亦可耕了又把許子之陶冶要以好於舍之問曰以粟易之意此許子病其夏以以粟易械器固何為諸又說械器上證由百工之為諸百何許事自哀惑後段一語折之孟子氣資格留於上難以粟易械器四有不若是說之亦不害於耕表示自織自為既害於耕而不免相易進退甚失殿能治相易亦可為相厲不然只將工不妨農要看滕君設所謂農工相易亦許子所躬也種粟之便以分明說個相易

之事且不可以兼為況治天下而可以兼農夫之事哉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械器即上文釜甑耒耜之屬陶是治瓦器的冶是治鐵器的舍字解作止字宮中如說是家裏一般孟子因陳相之對復詰之說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為厲民以自養矣今就子之言觀之粟乃農夫之所種釜甑耒耜乃陶冶之所為各治一事而各適於用者也農夫以粟易械器正以濟陶冶之所無非有害於陶冶而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正以濟農夫之所無豈有害於農夫哉蓋有無相通則彼此相利從古以來都是如此若必以相易為厲則許子何不自為陶冶舉凡百工之事如釜甑耒耜之具止皆取諸家中而用之豈不省便何為紛紛然日以其粟與百工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如此陳相乃答說天下之事專為則易兼為則難許子既種粟而食則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兼之也陳相至此固已情見辭窮而不能自解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大人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陳相既知農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即從而折之謂爾既說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是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視百工之器械繁劇相去何如獨可耕且為與蓋心無二用業有專攻在上的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在下的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可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計之服食器用百工之所為無不具備如必出於自為而後用之則既業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無時休息勞亦有所不能矣況以大人而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云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勞

之要以破彼厲民的厲字但不盡其說又復更端詰他不可耕且爲句此文勢之妙然則前然則治天下句緊接陳相言折入最有力言百工之事耕固不能兼而況治天下之事其勞愈煩猶視百工何如獨可以耕而兼爲之哉下方正言治不能兼耕而引古人之言以証之有大人二句正說後政耕之大者一有字重有見各有其事大人豈能兼爲小人之事且一人至務也若小人亦不能從小人之事必大人處小人之效曰以下引勞心句總證上大人小人兩段而治人食於人兩樣意見天下原有一種勞心的非必皆勞力也勞心者治人則須當其勞而勞治於人則受了其供養治於人者須出賦稅以供給上而治人者但見食於人而已蓋治只食的根由孟子

本章小註食人食於人上意與相承不當對說直說最確天下之通義言治者當以勞心而治於人者自當食於人後勞心而治於人者自當食人上則當然而下者當然從前流民之當然者通於上者通於下而通義發明甚至其說最敬爲萬古今皆然之通義者見本文何有天下之字以天下通見是通的意思不必泥看今字

補是無隱曰或勞心六句正見治天下者但治而不耕以反上耕且爲之意蓋許行欲爲並耕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故孟子闢他所要分別個君子野人之分勞心勞力之說正欲破他[illegible]非彼至而合之也要見正小人所以相濟濟以相養[illegible]賦稅不煩許行等欲使之說盡正意也[illegible]

心於上或爲小人而勞力於下勞心於上者須政而敎以治在下之人若勞力之小人則惟聽君上之治而已竭治於人者輸租納稅以供在上之食若治人之君子則唯受在下之養而已然則以勞心而易小人之食本是大人之事以勞力而易君子之治本是小人之事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此乃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自神農堯舜以來所不能易者安有所謂並耕之說乎蓋許行之術本欲陰害孟子分田制祿之法故此一段指陳君子野人之分深切著明彼之邪說將不攻而自破矣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洪水是大水橫流是散漫妄行氾濫即水橫流的意思繁殖是衆多登是成熟道是路敷字解作分字九河濟漯汝漢淮泗都是水名瀹決排都是開通的意思孟子闢陳相說自古聖人未有與民並耕而治天下者且以堯之時言之當堯之時去洪荒未遠生民之害未盡消除天下猶未平也那時洪水滔天不循故道而散溢妄行氾濫於天地之間於是草木得水而日見長茂禽獸得草木而日見衆多丘陵爲草木所妨都不成熟人民爲禽獸所偪多被傷殘所以人烟稀少但見獸蹄鳥跡的道路交雜於中國這等世界百姓何得安生天下何由平治堯既爲天子勞心治人不曰洪水方割則曰下民其咨其心獨以爲憂有不能一日安者又以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獨理乃訪於側陋咨於四岳得一大舜遂舉以爲相而使之分治焉堯既以天下之憂爲憂而付託於舜舜亦以堯之憂爲憂而分任於衆蓋此時洪水爲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illegible]而無所施其力也乃先命伯益掌火益將山林藪澤所生的草木用火焚燒使禽獸失其所依都去逃躲無偪人

右一節此合下節言聖人不暇耕堯只不得舜二節言聖人不必耕後見無並耕之事也孟子先許行稱神農之言以欺世若不稱堯舜之治之可據故發出一段憂世之心看不用于耕者如何爲所伏他倒致說堯勞心于民而稱舜舜勞心于敎治而稱有可至萬禹稷契之勞心又皆是勝堯舜之心者此節以洪水爲主洪水二句總看豈不五句皆根洪水來堯獨憂洪水之當治故舉舜舜承堯之憂于是使益掌火舜使二字直貫禹稷契益司火然後禽獸逃匿然後禹方疏治水之功此文第也凡河濟漯在西北河湖汝漢在東南淮決瀹不是泛濫水道只是疏其舊道以通其壅使之一一注于海一注于江而得所歸且可得而食見前此有洪水則無可耕之地無洪水故可耕粒食之緣禾就是穀當民有八年言其久也三過其門言其便也此既久而有可乘之便只因憂民之勢未除其勞二於疏瀹決排且不暇一入其門雖欲耕其可得乎此只就堯舜憂民之心而勢不得入說爲切或舉節文之處入疏殊非此章之意

補禹疏治圖曰禹之治水多與益共謀凡山川原隰禽獸民物殊方異域皆使益記之爲山海經舜日資禹共贊禹功是矣

補吳氏曰三過不入語禹做所疏瀹決排的事十分忙碌家且不暇顧也方與難說耕得乎稍閒不入只是勞不得入不是聖人之心自不欲入說看多不暇此也[illegible]亦確

后稷兩下成之義和合食而說[illegible]又孔奇巾是分命稷爲農官以[illegible]

之害然後治水之功可得而施矣於是命大禹爲司空使他治水禹於西北則疏九河以分其勢又通濟水漯水以會其流使皆注於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焉於東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使之皆注於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焉水有所歸自然不至泛濫而地皆可耕然後中國人民可得耕而食矣那時大禹受舜之命爲天下拯溺隨山濬川至八年在外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忘身忘家這等樣勞苦雖欲與民並耕而食其可得乎觀於禹而堯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許行並耕之說何其謬哉

后稷敎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是勸農之官樹藝是種植司徒是敎民之官放勳是帝堯之稱號勞是慰勉來是引進匡字解作正字振是警省的意思德是加惠孟子敘堯舜憂民之事說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於是又命棄爲后稷之官使之敎民稼穡習耕耘收穫之事以種植五穀由是五穀成熟天下之民家給人足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饑之患矣然民莫不有秉彝之性若使飽食煖衣居處安逸而無以敎之又將溺於佚豫習爲邪僻至於滅性亂倫而違禽獸不遠矣故聖人又有憂焉於是以契爲司徒之官而敎民以人倫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恩以相親使臣以禮事君以忠而有義以相與夫婦則有分別而不相混淆長幼則有次序而不相僭越朋友則以誠信相交而無有欺詐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倫必設法以敎之而後民性始復也然其立敎之方何如蓋帝堯命契之辭說敎民之道因人而施有勉强修行者則慰勞以安之有遵心向道者則引進以來之所以成其善如此有偏行邪僻者則匡之使歸於正有立心回曲者則矯之使歸於直所以救其

百姓所咨承接然後可得而食旬矣此言有之後教化未盡愛又在後也設命契爲儲徒以教人以人倫人民有常性不肯教于父要立從其倫等波二不容已之心人之有道謂人皆有秉彝之在也下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倫人字親義序別信節道字五有字節應上面一有字飽食煖衣承人民有來逸居無任無教上不可以飽食煖衣逸居相連作三條聖人有憂之樂堯舜使契爲司徒舜承堯命也其訓語之詞則自堯出放下文從放勳命契數勞之方來之匡之直正是教以人倫處勞來匡直輔翼作六下有勞是用力於倫者則獎勸以勞之來是以開向於倫者則誘掖以來之此大善之教也心之於於倫者邪也則匡之使歸於正行之反於倫者枉也則矯之以歸於直此救失之教也來而不能立者輔之使立於人倫之中或怠惰而不能行者翼之使行乎人倫之道既事設此助不及之教也使自得之謂自得其所行之道也振承上六項又從而振德之言其得而復失也註提撕警覺謂振字加惠澤謂德字總說在上者訓民之欲意也聖人之憂民如此爲聖人字有憂之意聖人字係上堯舜發民如此是憂之以下乘逸居無教所憂患使逸與上方遑耕而暇治者皆憂之暇耕至此以憂字說屬暇字相應承平水土教養之意如出一轍當與承教蓋說如此堅人有暇耕則只說教上說堯以皆己一而禹之憂在民得則舉舜一則舉禹稷及契有得人息可以不用親耕之意得舜方能其治而使之則得人之所以憂民者大不暇耕

失如此有樹立不定者則扶助而立之有進修不前者則誘掖而行之所以濟其不逮如此務使之優游厭飫而自得其本然之性矣猶恐其放逸怠惰而失之也又必時時申飭提撕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這等多方造就教思無窮然後人倫可明而百姓可親也堯之命契如此大水土方平即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聖人之勞心以憂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釋如此而暇於耕乎所以說治天下不可耕且爲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易字解作治字孟子承上文說堯舜之憂民固不暇於耕矣然其所以爲民者亦非事事而憂之也在堯則以百揆未敘四門未闢思舉舜而任之彼時惟以不得舜爲憂矣得舜則堯之憂民者皆付之於舜矣堯又何憂之有在舜則以水土未平五刑未傷思得禹皐陶而任之彼時惟以不得禹皐陶爲憂耳得禹皐陶則舜之

憂民者皆付之禹皐陶矣舜又何憂之有聖人之勞於求賢如此則其所憂乃知人安民之要務實於治亂安危之所關而未嘗屑屑於其小也若乃躬耕百畝之田閔閔然憂其不治乃農夫之所有事耳豈聖人之憂哉然則聖人之治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之憂惟在於得人誠以得人之所係爲甚大也且如憂人之匱乏而以財物分之於人亦有所濟這叫做惠憂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於人非不盡心這叫做忠然天下至廣百姓至衆安得人人而分之又安得人人而教之這所及猶有限也惟憂天下之不治而求得賢才以代理如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則不必分人以財而收養有人惠之所推者自廣不必教人以善而教養有人忠之所被者無窮這等纔叫做仁仁則不止

而亦不必耕也憂者側己字只是自己分內的事見舜行見承看分內欲治天下得人以治天下則事分內盡治憂可分矣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此其爲己憂者皆分大者大而治之不易則農夫之事農夫之憂耳此其爲己憂者小矣相對言勝君以耕見教人君而憂農夫之憂矣豈不謬哉分人節承上節說不得人之意而推言之上三句重仁字以忠惠形之舍得人所係甚大所以見不得人下二句重難字以天下對人所之言得人以仁天下甚深所以憂不得人分人二句用人也使民人也相對之意下二句用天下字是爲物一般之意分人財教人善無甚及人之心但曰爲天下得人則視天下皆己分內事矣曰惠曰忠曰亦愛人之心然其所及有限仁則不出乎忠之外但見惠忠所至在爲無際但心之所周無不發之於其施於天下之謂造化生生之意無所難過者而無大天下無私其人只無私心當天下賢能之得人下而得人則有一官一方之務所資存仁天下之心有其人必大賢大聖不易遇故求之人來易所決之已未未易盡歷少差所以仁天下之心深慮矣所以爲難爲天下得人以天下與人何與寬說勿指定堯舜

程伯士馨曰以天人與人全見易事正欲借來形出得人以見堯舜之愛民爲難得其其功之大直至仁天下此最人君所難之注錢三不能排人不易看故以推撥最益兼通言此亦一例

孔子稱堯舜之事自仁之不

於小惠小忠而已大仁覆天下而惟要於得人則得人豈易言哉是故天下大器而推以與人誠若至難然以聖人之心視之猶以爲易惟是爲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審選之至公而後可託以天下乃爲難耳惟得人之難此堯舜所以用心於是而以不得爲憂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孟子承上文說欲知堯舜用心之大觀諸孔子之所稱則可見矣孔子嘗稱帝堯說大哉堯之爲君以天道之大而能與之準則其德蕩蕩乎廣遠民無得而名焉其是與天爲一者也又稱帝舜說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若與己不相關涉而惟以治天下爲憂其是克盡君道者也夫堯稱蕩蕩舜稱巍巍自古帝王無有如其盛者則堯舜之治天下豈誠淡然於兆民之上而

一無所用其心哉當其時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遂之民行未興思得人以興之此皆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以百畝爲憂而用之於耕耳使堯舜用心於耕則是以小人之事爲事矣何以成此巍巍蕩蕩之功哉然則並耕之說可謂無稽之甚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孟子既闢許行並耕之非至此乃責陳相說許行之學誕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可乎夫中國所以異於蠻夷者爲其有聖人禮義之教耳惟吾所聞蓋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之俗而使歸於正者未聞有學於中國而反爲蠻夷所變者也子之師陳良生長於楚本是南蠻之人只因聞周公仲尼之道行於中國悅而慕之遂來遊北方以求周孔之學於凡二聖之制作刪述皆心領而身

天下而不與存焉天下豈常法天以爲治焉有天下焉而不與是其心無一日不在于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特是在得人不用於耕耳豈無所用其心哉亦在說其用心於得人意隱然在本不用於耕內

論矣無導曰孔子說大哉堯君哉舜本無不用於耕意蓋子壽無作有正文並務說稱一說極來人門大哉君哉等語不過贊其德業之盛只歎無能名焉不與兩句反應用心一句言大哉堯而日無能行於是言之化無爲而治何以與無心之治此皆無所用心者不勞農務之治豈無所用其心哉特不用于耕耳心然象一也

蓋負擔門自當農之時至此○結論同道欲耕得乎曰而暇耕乎曰亦不用於耕耳總

受之師北方之士素尚周孔者其所造詣亦未能或出其上也彼能用夏變夷而自拔於流俗如此可謂才德出衆之豪傑矣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亦與聞周孔之道者乃於師死之日遂盡棄其學而學於異端之許行非所謂變於夷者耶吾未見受變於夷而可與論先王之道者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是擔負的行李場是冢傍之地秋陽是秋日暴是曬皜皜是潔白的意思孟子責陳相說子之忍於倍師亦未聞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既沒其門人在喪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裝將欲散歸鄉里入揖子貢而別相嚮而哭莫不極其哀痛至於失聲然後歸去門人之追慕其師如此子貢猶未忍遽去又

故於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一句是關許行並耕之說故下專責陳相

吾聞節分兩段論陳良不問所服指陳相從學許行說於是一節當此謂語意只重在相從說良之師不以見相之不可倍也良生於楚本夷人也能悅周孔之道北游而學于中國此即用夏變夷者也未能或先只是言北方學者素服周孔禮義之教潤有自國至子張及曾今良能爲之豪傑者未有能先良也不若深卻了北方學者遊皆陳良於楚而不受變於夷所謂豪傑能從豪傑者傑士也子之兄弟三句言事陳良明所宗於正事之久明顯習者深乃倍而師學許之學於許行非變於夷而何

昔者節此第一倍師最重聞不從倍師最相倍師之非的門

反築室於墓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去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思慕孔子想見其音容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慰其思慕之意因曾子不肯勉強要他曾子說不可我輩尊師當論其道德不當求其形似吾夫子之道德極其純粹而無一塵之雜就如江漢之水洗濯出來的一般又似其明瑩而無一毫之累就如秋天日色暴曬出來的一般皜皜乎舉天下之言潔白者無以加於其上矣豈有若所能彷彿哉今乃欲以此尊之斯擬非其倫而反以卑夫子矣如之何其可乎夫曾子之尊信其師如此而子之兄弟獨忍倍其師非聖門之罪人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鴃是鳥名伯勞之音與之相似所以說南蠻鴃舌孟子責陳相又說有若雖非聖人然猶與聖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事孔子者事之

昔者心喪三年然後歸門人之不倍師獨居三年然后歸子貢之不倍師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三子之不倍推尊仲尼之道獨不倘三子之請曾子之不倍然雖皆爲不倍而推曾子爲尊何也正須歸重曾子上乃與下非異於曾子句相應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亦不可看壞了泰山頹梁木壞哲人萎弟子欲其以事夫子者欲不忘耳然只在行氣象上看夫子曾子則直就夫子之心體瑩淨上論以江漢二句形容之江漢漾一塵秋陽是以秋陽無一毫陰翳道其純潔白有不可斟而尚者是有若所能彷彿其萬一而可以事夫子者事之乎三句一氣說總是假借形容之詞不可作實喻意謂中潔白二字總一意無甚分別不可以濯字貼江漢以暴字貼秋陽明著光

今許行乃南蠻鴃舌之人其所稱述皆惑世誣民之術本非中國聖人相傳之道與子之師陳良正大相反子乃倍子之師而從其所學亦異乎曾子之所以事其師者矣蓋聖人之道本不以地而有間顧人之所從何如陳相用夏變夷則進而爲中國陳相去正從邪則淪而爲夷狄所謂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者也可世教而論者不可不知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幽谷是深澗喬木是高樹膺是擊撻的意思荊是楚國本號舒是楚旁小國懲是創孟子責陳相又說子倍陳良之道而學於蠻夷之人其於取舍之間可謂不知所擇矣詩經伐木篇中有云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可見鳥雖微物猶知出於幽暗之中而遷於高明之處吾之所聞如此未聞有自喬木而下反入於幽谷者也今陳良誦法先王如喬木之高明許行溺於異端如幽谷之

鳥因字亦認定一意不可以明著貼江漢光輝貼秋陽總是贊陳良曰本文原不以江漢秋陽喻曾子即云江漢濯出來的亦未嘗有象須純一無不容萬理明盡處便像夫子之道德直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的模樣原是十分潔白是十分白天下更無得而尚之

總論前二節以江漢濯一衣點污喬以秋陽暴一點纖塵只是說他骨裏面必須我要用舍行藏處純無纖毫以明看光輝潔白分爲便是倍師派頭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此人爲從許行之說而不能以中無僞吾聞先王之道是莊學爲緣曾子不肯事有若之意有若者非類乃經非常之許行故曰非異於曾子既定衛非其作非堅吉先聖之道是有實價不可加此

卑暗子乃倍陳良而學許行是下喬木而入於幽谷矣不亦異乎吾之所聞又觀魯頌篇中說周公輔佐王室於戎狄則擊而逐之於荊舒則伐而懲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行蠻夷之人將於聖道乃周公之所擊逐乎乃舍中國之教而從其學眞所謂變於夷者矣何其變之不善如此邪即孟子之言觀之許行並耕之說必不可從而陳相倍師之罪誠有不容逭者矣蓋戰國之時邪說橫行故孟子將力闢之至斥爲夷狄其嚴如此後世佛氏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世之惑民尤不減於其教乃至賢智之士亦深入其說而不可解視陳相之變於夷抑又甚矣豈非周公之所膺

耶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這一節許行並耕之說陳相既無以爲辭乃又舉其市不二價之價

東箋、幽谷節，此合下節引詩末斷彼變於夷之不是，借備說谷遷喬木，謂下喬入幽。陳良學周孔之道，光明正大，喬木也；許行爲異端之教，悖理邪僻，幽谷也。並此學識並不是下喬木入幽谷，但據孟子語意，只是影說，遣辭中還尸說出谷遷喬言，而喬之一義此學彼自在言外，乃爲辭語意肯見作此題。若以直說人身上說，又當若作學術來說，似欠未合。

魯頌膺以周公之說爲僖公說，孟子斷章取義，只據字說過。方且二字只就起下意。或云此頌乃天地不可絕，於周公身上作有容乃大，推之例而若亦爲不善變，正與不善用字一句相應，以結斷其罪。

從許子節，陳相被孟子攻責，已自心服，今之歸罪者猶倍巳

術稱揚於孟子說道：如夫子之言，則許子並耕之說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市價一節。從許子之術，則市中貨物皆有定價，而無貴賤之分，一國之人無所用其詐僞。雖五尺之童幼小無知，適市貿易，亦無有增減價值以欺之者矣。蓋天下之物惟是分個等級，則其價相懸，而爭端易起。今皆一槩定價，不論精粗，如布帛只論丈尺長短同則價相等，麻縷絲絮只論斤兩輕重同則價相等，五穀只論斗斛多寡同則價相等，屨只取其適足，大小同則價亦相等。物價一定，則人情相安，爭端盡息，可以還淳返朴，而復上古之治矣。許子之道如此，何爲而不可從耶？陳相之稱許行，徒欲以掩其倍師之失，而不知周公仲尼之道正不如此，蓋亦惑之甚矣。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定乃於此外也，情實中明是任此一節不須獨爭論此術也，所以學之說則有可原，或欲設上稱其道之長，下推其說而言之。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量斛言，大小以形狀言。前假相若，非是與爲同價也，但使長短輕重則價相若，不論其精粗美惡矣。然僞說，凡物精者必美，粗者必惡，故下註只言精粗。

稍精，許曰擬許子齊價之道，求而並耕之意，便是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

夫物之不齊至千萬，言物理不可強同，下推其強同之害。物之不齊者，精粗參差之不齊也。物之精粗，皆由於氣化之所生者有多寡，或出於人工之所成者有巧拙，此是窺自然處，非可不容強施之者，安能三分倍蓰千萬之數，不是從的

倍是加一倍，蓰是五倍，比是合。孟子闢陳相說：許子欲市價不二，將謂世間的貨物都是一般，更無差別，不知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與人之所爲，自是參差不齊，精粗美惡判然各異，乃自然之情也。故其價之懸絕，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者相去什倍，相去伯倍，有多至千萬倍者，此乃萬有不齊之理，豈可強同？今子乃爲一切之法，合而同之，是徒爲紛紛擾亂天下而已。何以言之？蓋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就將屨這一件來比方，使大者與小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爲其大者？然則精者與粗者其價相同，人亦豈肯爲其精者哉？若從許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爲濫惡之物以相欺，本欲除僞適以長僞，本欲息爭適以啟爭耳，何可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固不特並耕爲不可從也，後許行之術，自附於神農，其說有因神農始教稼穡，遂造爲並耕之說；因神農始爲市井，遂造爲一價之說，總是假托上古，以陰壞三代之法，乃邪說之尤者。使其得行於滕，不惟一國受敝，而其害將及於天下矣。故孟子極

多少有一個甚一倍之意，或相倍蓰，亦非謂由倍至蓰將相去，只是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各篇說下二句，同必欲比而同之，今無二價，則精粗美惡皆失其平，而天下從此亂矣。亂非謂亂，則下相率爲僞是也。下巨屨小屨同價，與上言屨不同。上言大者與大者同價，小者與小者同價，是隨輕只要精粗同價，亦知不只大小論同價矣。故孟子因所明以攻之，言設若大屨與小屨同價，人豈爲其大者？以明精與粗同價，人豈爲其精者？相率爲僞，相率就爲濫惡以相欺也。正謂他國中無僞之說，殊原到肖徐繫從且許行始託神農君民並耕之說，欲齊人也，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乃託神農市價不二之說，欲齊物也，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

力排之如此。後世治天下者，只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其餘百家衆技假託先聖之言，皆不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是治墨翟之道者。夷之是人姓名。徐辟是孟子弟子。戰國之時，楊朱墨翟之言布滿天下，這兩家學術都是異端，與儒者之道相悖，故孟子辭而闢之。彼時有治墨翟之道的，叫做夷之，雖是異端之徒，然平日仰慕孟子，欲來求見，乃因徐辟以自通。此其慕道而來，或亦反正之一機也。然未知他的意思誠否何如，故孟子對徐辟說：夷子之來，我固願見，只爲我尚有疾病，未可以見也。子爲我辭夷子，俟吾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必再來。這是孟子託辭，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爲施教之地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

墨者夷　此章闢兼愛以衛正道。首二句先是夷子有意慕道，儒之機皆因闢見。一節兆疾以觀其誠，以下詳闢以救其惑。曰夷之而觀之以墨者，則其初也，夷之學於墨而求見吾儒，其心必不安於彼而求察乎此，便有反正之漸了。孟子不輕見之，而託疾以觀其誠否，實吾道也。夷子不來，孟子令夷子不必自來也，或作記者錯謂夷子於其而不來，似無味。

又求見，因徐辟也。吾今則可以見，鑒其誠也。不直二句，一正一反之詞。直，盡言以相正也。道不見，言道之是非邪正不明。吾若見之，勿直作吾將之說。不見我且直之，訣我未往見之先，且直之墨者，只爲積道不純，莊帷一節因夷子葬其親厚以心木哉，故以治喪之墨以薄爲道，夷子思以薄易天

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直是盡言以相正的意思。易天下，是移易天下的風俗。夷之初因孟子託疾不得相見，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孟子謂徐子說：夷子再來求見，其意甚誠，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吾儒之道與異端不同，苟不盡言以相正，則吾道不明，何以開其蔽而救其差失？吾且盡言以規正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氏之道者。墨氏之治喪，主於斂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其爲道貴於薄而不貴厚者也。夷子思以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其薄葬爲非是而不貴尚之哉？夫以薄爲貴，則以厚爲賤，必無兩是之理。然而夷子之親親，獨於葬埋之禮獨厚，則是不以墨氏之所貴者事親，而以墨氏之所賤者事親也。乃其術而不適用，其故是誠何心哉？蓋人子無不欲厚其親者，而墨氏以薄教之，故反薄於親，此所以爲異端之學也。夷子學於墨氏，固其心之所蔽，而不忍從薄，乃其心之所明。故孟子因而詰之，欲其反之於本心，而自悟其所學之非耳。

下章以為為非是而不責之益以兼為是而責之則必以厚為非而題之今乃推其愛厚者不用其情者以亦親無用其所厚者以亦親也吾其道可以易天下不可以用之一身並當必有說矣遷節全重夷子本親厚何盡其本於墨而不安于墨此足夷子之心不容泯滅故孟子從此而譏之而又以所厚者親何謂發其心憶日思知以愛為是何故所本乎親即以厚為其親為是何故知乎下得日厚其情則必知墨道之為異彼而道之為亂是矣

徐子舉夷子乃不離儒而言兼已之為存為是墨之為以為非乃為夷子之詞曰若保赤子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蓋乃本儒之兼愛乎無獨赤之以施為道也假之則以為愛無差

徐子以告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差等是分別等第匍匐是伏地而行的模樣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猶未悟其非乃對徐子說吾墨子之道主於兼愛只是看得父母和他人一般不分厚薄學者背師其意而行也豈儒道不相悖戾且儒者之道亦未嘗不以兼愛為言周書上說若保赤子是古之人視百姓與赤子也是一般斯言果何謂哉由此而觀墨子兼愛之說何嘗不是之則以為天下之人皆所當厚愛無厚薄隆殺之等特其所施有次序必由親始耳故我厚葬其親亦欲推之以厚天下之人乃施由親始之說也豈以所厚事親哉夷子既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推墨附儒以釋已厚葬之意其辭亦遁矣徐子以其言告孟子孟子曉之說道夷子據若保赤子

等在其所施之序由親始此吾之所以厚葬其親也[illegible]我本親也[illegible]豈不能當然[illegible]譬作之詞[illegible]序之次[illegible]關其引書之詞以辨[illegible]之非且天之生物[illegible]兼愛之言以辨[illegible]非兄之下與路之人分有親疏而其愛自有不同今夷子乃若保之言以飾其兼愛之非信以為人之愛兄子若愛鄰子無分別乎說周書若保赤子乃有所取爾而云爾赤子匍匐二句正解書詞之意以保民當如保赤子云耳豈謂兼愛之謂乎且可使保民入乎蓋且天之生物[illegible]人[illegible]本二字以其為人之所[illegible]人只是一個父母[illegible]本來[illegible]其愛自有所序而不

之言而自信其愛無差等之說豈以為人之愛其兄子與如愛那鄰家之赤子乎不知兄子其親鄰家之子其疎用愛豈無分別周書所謂若保赤子者彼自有取義云爾以為小民無知而犯法非小民之罪猶赤子無知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故保民者當如保赤子不使無辜受戮耳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天之生物受氣成形各本於父母都使他從這一個根本上發生出來故愛親之心根於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之言則視其親與路人界無分別特其施由親始把這根本去處分而為二此所以溺於兼愛之說而不自知其非也若能反求之心而深知一本之義則墨氏兼愛之非不攻而自破矣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可同于他人今日愛無差等則是夷子猶有二本故如此蓋他豈知儒者一本之愛乎何得推墨而附于儒夷子[illegible]孟子辨析得亦極透

蓋上世節夫子說不及葬在愛無差等而曰施由親始與厚葬其親則一本之愛猶有存焉故復發上世說到仁人孝子之葬其親以動其心之誠[illegible]上世章大都對不忍處而言與想當如此之詞上世之委親於壑非心所忍也[illegible]不能如何殯殮及之何所[illegible]過之見其親為物所殘不忍不觀不勝悲號之甚至於[illegible]見此非為人之見而然[illegible]道切根于心由然[illegible]其一本處發見[illegible]而掩之要見其[illegible]是少有人心者之所必至故[illegible]掩之誠是也掩之誠是亦[illegible]不

上世是太古之時委是棄擲壑是山水所聚處嘬是攢食泚是汗出睨是邪視虆是土籠梩是土舉孟子曉夷之說夷子知厚葬之為是而不知二本之為非豈亦未之深思耶殊不知人惟一本所以無不愛親惟愛親所以有此葬禮試以往古之事驗之蓋上世葬禮未備之先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棄之於溝壑他日經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攢親之屍於是顙額之間泚然汗出但邪視而不忍正視夫不能為情之甚者是泚也豈為他人見之有所掩飾而然乃其哀痛迫切之情本諸中心所發見於面目其良心感觸有不能自已者耳當此之時既悔其前日委棄之非而又思為後日保全之計於是歸取虆梩反土以掩其親之屍使不至為物所殘為人所見此後世葬埋之禮所由起也夫此掩其親者在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所以掩覆其親者必有厚葬的道理而不以薄為貴矣夫葬禮之所自起皆由不忍其親之一念發之非以其一本而然乎使人非一本則棄親不葬者胡為有泚

[illegible]上古不葬親者誠有盡其心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者亦必有序之道[illegible]夷子之[illegible]乘正合仁者之所為豈有反是愛無差等何也使其良心有所其蔽心亦以夷子[illegible]動者

致厚親

憮然是茫然自失之貌如人迷路忽被人點破猶驚惶望盡失所據也命之矣為不待面命而此已教我矣亦猶[illegible]然悟悟而深以孟子之言為然意其直說教我實不得無慚悔之

夷子名

又胡為而掩之以虆梩乎夷子誠反而求之則知以薄為道之非而墨氏之說有不可從者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然是茫然自失的模樣為間是少頃命是教夷子學於墨氏而厚葬其親其心必有不安於墨者但溺於其說不能自拔耳孟子乃從他良心真切處提醒發明所以感悟而誘掖之者至矣徐子以孟子之言一一告諸夷子夷子遂茫然自失少頃而說道始吾學於墨氏而不知其非也今聞夫子之言乃知天親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夫子固已教我矣夫夷子之聞言即悟如此可見愛親之良心人所同具而異端之道未有不可反而歸正者故君子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待之亦未嘗不恕也

刻賢真刪補彙參指南全意

不見章　此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首節分上是陳代欲孟子屈己以有爲下是孟子詳言屈己不可以有爲因見余意是明不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至何也是言枉尺直尋必不可爲且子二句言枉己必無直人之理君小然皆作小節然謂作自小諒繫於安守不妥今一見之言不必有也大則可以王小則亦可以伯須要說正見直尋處兩安君宇亦有不敢自信之意莊六枉尺而直尋盖言一事似小枉而實大直如漫拔之類耳陳代引之則祈以爲一因假其多少而以利言乃其受病之源也既謂功利之從皆同此病故應闕

經筵進講

首節須此下詳辨其不可枉尺往見一節此節只破他今一見之一句尚未論及大伯及枉尺直尋之非不要將殺之看守死直志士二句不要二字要緊看亦只是直志知此乎必定處說子溝壑而喪其元也孔子滿此以持虞人見志其志也所以旨也知不待二句言君子守道奚但虞人守官今虞人守官非其招且不往君子守道知不待其招而往何益豈不反因虞人下面爲孔子所許乎引虞人來只是襯此句

第一說王觀濤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言窮至死溝壑之時其志不忘也勇士不忘喪其元言戰至死喪其元之時其勇不忘也○此說亦細

新刻辯真內府原板張居正四書直解卷之十九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覇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陳代是孟子弟子枉是屈直是伸八尺叫做尋田是田獵虞人是守苑囿之官元字解作首字昔戰國時遊說之士多干謁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枉己往見弟子陳代疑其過於自高乃以己意問說君子以行道濟時爲急得君而事乃其本心今夫子不肯往見諸侯固爲守身之常法然以我觀之似是小節不必拘也今若肯往見諸侯必尊禮而信用之大則佐其君撥亂反正行湯武之王道小則佐其君招携懷遠成桓文之覇功似這等俊偉光明的事業只在一見之間夫子猶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書有說人之處世若曲的止是一尺伸的却有八尺則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在君子宜若可爲也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是舍小節以就大事即枉尺直尋之謂也何爲而不可耶孟子答說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觀虞人之於齊景公乎昔齊景公田獵以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節召之古時人君召見臣下各有所執以爲信召大夫方用旌節若召虞人止用皮冠那虞人見以旌召他非其官守不肯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欲殺之孔子見虞人能守其官因稱他說世間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貧窮就死無棺槨弃在溝壑也不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軀徇國就戰鬭而死不保首領也不廻避正此虞人之謂也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稱美之若此爲他於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故耳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況不待諸侯之招而往見其如枉己何哉故不見諸侯乃義不當往非敢自爲尊大也

且夫節此下三節方破重枉尺直尋之語首二句是起下意非謂志之所云以利言也謂陳代說來說是不以義言對以利言耳如一有計利之心不但枉尺直尋而後可爲雖枉尋直尺處甚其所守之能而所得甚少之利亦不顧道義而可爲之矣蓋甚言其不可爲也蔣說作者非然後所必至終非正貴陳代欲論王霸乃亦可爲利說是計其不義而不可爲非計其不利而不可爲也人多以先不計其後論其計利之初心言非是○此說亦細

昔者趙簡子節兩段總只重我不貫二句正意又在下節見之終日不獲一是全無所獲也曰天下之賤工天不反己之不善射而獲之下是之不善御也諸復之見孟欲見所長而正奚之

經筵進講

失詭遇而後獲是以良爲賤工矣若不肯詭遇而後獲賢者一朝而獲十禽則各有以自知矣小人下之又不可與小人之說語以此請良之工夫夫曰真其說是道工翻而工下使說乃發矢與不發矣王良簡子不知而欲使學與嬖奚使良曰不可故爲之因句正言其不可之意而我畏嬖論擊且自有正法射之來或不成在從於射得禽於若從而射之意說君者因能左右不能迎射益驅乘正故驅車在右以與禽遇也引詩見善射者未嘗貴詭遇之必法以御之而自然法而中此正道也是君子之射猶今之必待詭遇而後與則小人耳謂馳驅乘之人也而王良者乃正見在我者不當而不可徇人也我驅馳不能已守道義爲道正枉道求合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出處進退之間不當計較功利只論義之可否而已彼謂枉尺直尋在所可爲者乃是在功利上計算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一有計利之心則不論可否惟利是徇豈但枉尺直尋甘心爲之雖使枉尋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至於喪節敗名可以邀一時之利亦將不顧而爲之歟不知君子之心不計其終之直與不直只論其始之枉與不枉故惟義之與比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況利害得失不惟不當計亦有不可得而趨避者一有計利之心則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是晉國大夫名鞅王良是善御的人嬖奚是簡子幸臣乘是御車範是法詭遇是詭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思舍是發貫是借孟子承上文說計利忘義豈特士君子所不當爲即一藝之士亦有不肯爲者昔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因稱命王良與他御車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一禽嬖奚復命說王良乃天下賤工不善御車所以不得獲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損了他善御之名乃請再與之御以試其能而嬖奚不肯彊之而後往自晨至食時就射得十禽嬖奚乃復命說王良乃天下良工善於御車所以多獲簡子說我使王良專與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却又不肯對說道從前復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廢法曲御之所致也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亂前日我以御車之法驅馳正路嬖奚不能方不迎射故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由正道只看禽所從來迎而逆之使從左而右射之一朝而獲十禽是嬖奚之射必使御者

御者且羞四句緊承上節說且羞二字見[illegible]之彼則[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之心若[illegible]且如嬖奚者可以君子而獨無之比者全體之法而阿比之羞此而二句是推廣羞與比者比之心如此曰若丘陵[illegible]其一朝得十禽而[illegible]之矣說者且不肯[illegible]而枉尺直尋之岡況名爲君子如枉道而從彼諸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計得失之利而忘阿比之羞不反御者乎君子何如其然哉道乃出處大關守身當法御者之有[illegible]正者也且子過矣[illegible]其居已可以致[illegible]而所謂枉尺直尋者枉己而[illegible]不能行道而直人也君子所以必直己守道而不苟見諸侯此正大節所關豈可以小節視之

論孫奭疏曰枉己未有能直

人言非但枉尺直尋[illegible]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者舜有[illegible]之理況天下已枉則必無直人之理尚且不可況枉己而不能直人其不當[illegible]說明矣

孫奭疏[illegible]國以下從遊者[illegible]上說至枉己者未有能直人[illegible]所以許者於術[illegible]非萬事〇此二節語錄言[illegible]對[illegible]

景春　此章見大丈夫[illegible]誰不大丈夫[illegible]二子以大丈夫[illegible]二子不足爲大丈夫[illegible]所以爲大丈夫者以應之[illegible]景春[illegible]一怒二句[illegible]二字[illegible]大丈夫[illegible]要[illegible]此二句[illegible]之說[illegible]當[illegible]之說而[illegible]六句[illegible]春[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其說

廢法而後可中也詩經車攻篇有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是說御車之人不曾失了馳驅之節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就如破物一般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爲之詭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爲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由此觀之則王良之所以辭爲嬖奚御者非能御正道不在詭遇以求獲車射御且然而況出處大節其可苟且以就功名之會乎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是阿黨孟子承上文說王良以御得名嬖奚以射爲藝皆不過一藝之微耳今使御者與射者私相比合廢其馳驅之法而求獲禽之利猶以爲小人之事而羞之推其心即使一時附比而所得禽獸積如丘陵之多亦所不爲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況君子以道自守乃欲計較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見諸侯反御者之不若矣何爲其然哉且子以利害計勢亦已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衆望必自處以正方能正人今若抑己以從人則己既枉不能直本原不正欲行道濟時以成濟世之功無是理也夫使枉尺而可以直尋君子猶且不爲況枉己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則不見諸侯乃君子自守之大義不可以小節視之也昔戰國士風大壞縱橫遊說之徒惟利是圖不顧禮義故雖從遊於孟子者亦有枉尺直尋之說不知聖賢之道以出處進退爲大節故雖終身不遇而不肯一毫屈其身以求用於世蓋必如是而後可以正天下也後之用人者誠於進退出處之際觀其大節則枉直不淆而賢者無不當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景春公孫衍張儀都是戰國時人熄是火息順是阿諛苟容的意

是富貴句見是指一怒二句丈引禮全文女子適于夫之往也二句丈夫言之立於命之如[illegible]志願成德等語命之如勉之教之戒[illegible]事等語[illegible]在命之外[illegible]也戒說也醮在禮[illegible]二句斷作孟子推禮之意二子何設[illegible]在此二句蓋諸[illegible]欲[illegible]使[illegible]而說之以[illegible]彼[illegible]其能使順而說之以恐懼[illegible]命與妾婦順從其大[illegible]爲耳[illegible]也丈夫[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丈夫

惟一說[illegible]二[illegible]丈夫之冠二句亦非全[illegible]下要[illegible]大丈夫故先提此句下文女子之命與丈夫不同[illegible]亦自[illegible]丈夫了[illegible]女子一[illegible]說者[illegible]以妾婦之[illegible]下方說大丈夫以形之說者不當[illegible]三引禮處

余[illegible]女[illegible]行[illegible]〇[illegible]一民

居天下[illegible]說大丈夫[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三句[illegible][illegible]二句[illegible]此[illegible]句[illegible]中[illegible]四海一[illegible]此[illegible]正[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大道[illegible]行大道[illegible]光明[illegible]仁義禮[illegible]三個天下字最不可忽[illegible]後天下字見其大[illegible]此三者乃天下第一等[illegible]至極處[illegible]行[illegible]心[illegible]民由之[illegible]人[illegible]行大道也不得志[illegible]行大道[illegible]也[illegible]行大道[illegible]此[illegible]

思夫子指女子之夫說當時列國分爭遊說之士往往以縱橫之術獵取權勢震耀一時公孫衍張儀尤其著者故景春羨慕之問於孟子說道我觀當世之士如公孫衍張儀二子豈不誠大丈夫哉如何見得蓋方今諸侯方爭天下多事他若有所憤怒即能動大國之兵使諸侯恐懼也若安居無事即能解列國之難使天下寧息以一人之喜怒繫一世之安危是何等氣焰非大丈夫而何蓋景春但見二子權力可畏遂以大丈夫目之不知聖賢之所謂大有出於權力之外者故孟子折之說儀衍所爲如此安得爲大丈夫哉夫大丈夫之道與妾婦不同子豈未曾學禮乎禮經上說丈夫行冠禮其父醮而訓之女子出嫁其母亦醮而訓之嫁時送之於門戒之說汝今歸於夫家必要敬謹必要戒慎惟夫子之命是從無得違悖其命若此可見以順從爲正者乃是爲妾婦的道理今二子雖是聲勢權力炫耀一時其實有所畏忌都是揣摩諸侯之好惡而順從其意乃妾婦者流耳豈大丈夫之所爲哉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指仁說正位指禮說大道指義說淫是放蕩移是變易屈是折挫孟子承上文說吾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仁統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彼則存心以仁渾容并包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爲天下之定分乃正位也彼則持身以禮大中至正而無一毫之偏倚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則制事以義明白洞達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推仁義禮之道而公之於民如不得志而隱居在下則守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己時而處富貴雖聲華榮耀不能蕩其心時而處貧賤雖窮困阨約不能變其節時而遇威武雖有凶死生在前不能挫抑其志蓋學問之術則精純存天理而無權謀功利之私論議施則正大光明而無阿附依違之態這纔是大丈夫之所爲也二子何人可以此稱之哉要之孟子之所謂

三者在彼富貴不能淫貴居立行威在彼貧賤不能移此居立行威在彼威武不能屈此居立行其事術至此方是頂天立地不愧不作性以內無所歉性以外無所見有此大涵養大操持所謂大丈夫中之傑。然二者如此後儀衍之奸術巧觀房居等何[illegible]孩婦孩容說不能淫發何如耐持操以大丈夫目之。

補一說徐自廣曰得志與民由之不是必與斯民共治處居共立至位共行大道只謂其所居立行以治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成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要以成物亦所以成己大丈夫體備天下以成其身者固如此至不得志而獨行其道亦體是物二字為吾之居吾之位吾之道之實進不寧乃天下而天下之達道茲教天地民物之備以居吾分內之事大丈夫決其身獨成哉下之所居國如此

周霄章　孔子見孔子之不輕遊於五節國而許君子教仕之士而未遇而明君之難仕之故也於未見是明[illegible]誠[illegible]孟子於天下不見諸侯本意周霄舊問古之君子以見今之君子或行爲有用於君子之學動學並行君子之志豈得不仕引傳與公明儀之言正見古之君子未嘗不仕也後傳所稱孔子云[illegible]是先有位而後失位時三月無君[illegible]而失位者[illegible]是其君[illegible]

補注[illegible]曰[illegible]之祀不可[illegible]其三月無君[illegible]以出疆必載質[illegible]不至于三

大者是在道理上說其大在己賢者之所謂大者是在勢力上說其大在人正君子小人之分也然所謂大丈夫者惟孟子足以當之乃戰國之君溺於功利而不能用至使儀衍之流得以逞其喜怒而操縱諸侯之權是非世道之一慨也後之用人者可以鑒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是魏國人無君是不得仕而事君弔是有所求而不得的模樣疆是本國的疆界質是執贄以見君如大夫執雁士執雉之類弔是憫恤的意思晉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周霄欲諷其出仕先設問古時君子亦欲得位事其君否乎孟子答說君子抱道自重本欲出而輔世長民爲何不仕傳記有云孔子若三個月不得君而仕即徬徨不寧如有所求而不得及其失位去國則必載贄以往蓋贄是見君的禮儀若所適之國君有用我者則執此以見而事之耳公明儀嘗說古之人若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來弔以其志不得申而心不安之也即此而觀可見君臣之義等於天地雖聖如孔子賢如公明儀皆不能忘情於仕如此則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以是已甚的意思粢稷叫做粢在器叫做盛繅是治絲衣服是祭服田是祭田牲殺是牲殺之牲宴字解做安字周霄聞孟子之言從問說三月無君其時未久遂至於相弔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乎孟子答說三月無君則弔非是急於功名只爲祭祀所在關繫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若失位就如諸侯失了國家的一般何也蓋古人最重祭祀必有田祿之入方能舉祭禮經祭義上說諸侯親耕藉田率庶人終畝待其收穫藏之御廩

月無君則弔主自家意底不敢之意說得他人可弔非其三月無君則弔未為戚哉是太急否之問只以為弔其不得君下文之答則以爲不得君則以不得祭此所以可弔也若只說弔其不得仕便欠條分。士失位亦猶諸侯之失國家。諸侯助四句是禮之言以證然是第經四句孟子解禮之言謂諸侯一失國家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全以致祭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何敢以祭惟士三句亦是禮之言出王制牲殺以下是孟子解禮之言謂士失位則無公田之入而無牲器皿衣服亦不備所不敢以祭則不敢宴二句繫承士一邊說則可弔之意不敢祭則無以盡其孝誠之心而此心無處着落不能以自安亦不足慰安而弔乎處有四時失位三月便廢一祭然則三月無祭則弔宜也爾非急矣後出疆必載贄何也欲仕寢贄實以為問之意則急須知載贄亦只是侯其來聘則以君見之非不得已此便往見他國之君而要質也士之仕亦何以士之仕猶農夫之耕譬喻甚是農夫說然出疆舍耒者而後見說亦止作然出疆必載贄頗本文曰氣發揮。

補注言行止之在道三句不作兩截至農之不舍耒耜說出之欲仕其故者大之耕說下句是有謂士之欲仕其不能從欲仕又說有分曉。

如此其急仕等者之言更[illegible]二句是周霄舉問本意若子略孟子難仕猶不見諸侯丈夫國何將行不待生何以待五句正言不由其道而往之之者際此續穴驗勝而合不以正

以奉祭祀之粢盛夫人親蠶於公桑繅絲以須之世婦使爲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是諸侯能備祭祀以其有國也假若諸侯失了國家則犧牲不能成粢盛不能潔衣服不能備就不敢舉祭祀雖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爲士的也是如此禮經王制上說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假如士失了官位即無祭田無田則牲殺之具器皿之資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備也不敢舉祭祀既不敢祭則人子之心必有戚然怵惕而不能一息自安者故三月無君即廢一時之祭而有虧於奉先之孝矣這等樣事情不堪亦不足弔乎是知三月而弔者非弔其不仕乃弔其失祭也于何以謂之大急耶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周霄聞孟子之言又問說三月無君不得盡奉先之孝是誠可弔也乃若一去其國必載贄以往這等急於得君又是爲何孟子曉之說士之欲仕本以行道猶農夫之耕本以謀食見君不可無贄耕田不可無耒耜其義一也農夫雖至他處亦不能不耕既欲耕則必用耒耜豈爲離了本土遂舍棄其耒耜而不用哉士雖至他國未嘗不欲仕既欲仕則必用贄以見君豈以出疆而不載贄乎蓋上下之交固自有道而進退之際尤必有禮士豈有無羔鴈之贄而可以見君者哉然則君子之欲仕而不輕仕周霄可以自悟矣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即是魏國韓趙魏分晉謂之三晉所以都稱晉國仕國是進宦之國媒妁是議辭之人穴隙是壁間空隙窺齊設辭探問既得

也古之人急于自進又惡不由其道何哉蓋忠孝之節雖不可缺而吾身之節義不可虧苟非其道鑽穴隙而窺之亦有不過舉不得爲良非有不顧也如急于祭急于見而不由其道以枉見猶枉道求合讒諂苟容吾之所甚愛辨若鑽之所賤若子之所父不與鑽穴隙相窺而爲父母國人之所賤者一乎此君子所以急于仕而又難于仕也

講餘言君子道者所由以進於仕之路也君子之仕必由正路上之近則因乃之就見而與之還則因君之禮聘而爲之應此正經當由的大道

精義本章言男女一失身則爲父母所賤仕一不由道則爲名教所不容至功業成不又當別論

提單說　此章見士大有功於人國當食祿傳食之舉正而非泰下四節辨士有大功而當食不見有說而非泰處所言之二三節是兩論功而尺其食轉功之多寡五節是既論志而釋其非食志之說總是明士有功之當食也

徒車二句泛言之意實指孟子說數十乘數百人言從徒衆處說傳食猶退進食其豪奢有餘其過分說非其道四句兼如其道說道者理之可當然也無可受之理則小如單食亦不可受有可受之理則大如天下亦可受之孟子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諷之說據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謂急矣然晉國亦士君子遊宦之國未嘗聞有無君則弔出疆載質這樣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則君子亦當易於仕矣乃又不見諸侯而難於出仕卻是何故孟子答說君子之心非不欲仕而得位但出處進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這是父母之心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緣好婚配而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穴隙以相窺踰垣墻以相從這等汙辱苟合不惟爲父母者賤而惡之舉國之人皆賤而惡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亦如爲人父母之心未嘗不願男女之有室家但必識去就之義明進退之禮又以不由其道爲恥若不待諸侯之聘而往見這便是不由其道與鑽穴隙相窺的一般人之賤惡又當何如然則士之不見諸侯正惡不由其道也豈以欲仕之急而遂輕於仕哉蓋君臣之大義雖一時不容少廢而出處之大節則一定不可或踰苟以欲仕之急而貽可賤之名即終身不仕君子何以自待者矣況三月無君耶世之爲君者知士之欲仕而遂其致君澤民之心又知士之有禮而全其直己守道之志斯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是孟子弟子後車是隨從之車傳是乘傳而令驛使是泰字解作侈字是過分的意思孟子在當時歷聘列國車徒甚衆諸侯之餽餉甚豐弟子彭更疑其過分乃問說今有一介之士周流列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乘傳而食於諸侯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曉他說君子之處世其辭受取舍只看道理上如何如道所不當得則雖一簞之食極其微與亦不可受之於人況傳食乎如道所當得則雖舜以匹夫受堯之禪而有天下亦不可以爲泰

因傳食衆疑于泰以傳食爲泰則舜受堯之天下又有大乎傳食者子豈以舜爲泰乎不以舜爲泰則亦不可以傳食者爲泰矣

曰否指舜之代堯理天下而有功使受天下非以爲泰泰者但士無功而食則非道所安不可也此答所以疑其爲泰

子不曾以有功乎器者與有功于道者並論非孟子知其所以梓與梓匠輪輿計較輕重更見識濟救世借言以曉彭更之耳子不識四句反言以見其不泰不通功易事節成器而曰功自爲而言曰事于如通之二句正言之以起下處如通之下網云如通功易事則梓匠輪輿得衣食也從來凡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于子於此有人與此字有功者當然此字正是指見其守仁義之時此

辭者人則仁義之正道矣是人字正是指出能教之人孟子說自爲人當以此仁出則以孝悌是爲學者先王之道之教求是守之云者謂守國邪正者乃保守不違其傳於後之學者得違字所以也得於之學也爲諸往其識能養之二句乃總往聞來說孝以學先王而有頭緒之心是何等樣功立意正所謂即其道者又重即梓匠輪輿所得食計功論賞乃以爲其功而不得食于是何所急在彼而輕若此是何字及擇其食所見而乃顧後者字指人言

大全趙氏某曰梓人處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處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梓匠輪輿初爲士無事而食不可定主於食功義孟子說則士之大功業豈其較得以此乎

泰乎豈以舜之受堯爲泰耶如不以舜爲泰則士之傳食猶其小者亦不可以泰視之矣夫堯舜之授受與士人之辭受不同孟子特舉其最大者以明義之當否耳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事是事功羨是有餘梓匠是木工輪輿是車工彭更對孟子說舜受天下於堯此是他功德隆盛天與人歸所以有此吾所謂泰者非謂是也蓋以一人之士未仕諸侯上無功於國家下無功於民庶而偶然食人之食略不辭讓則非道之所宜故疑其泰而以爲不可耳孟子曉之說子以士爲無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試以農工之事觀之且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所爲之功與所司之事不能相兼若使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則農夫必有餘粟而不足於布女子必有餘布而不足於粟此勢之所必不能行也子如不免於通融則我之所不能爲者必待人爲之如造室的梓人匠人造車的輪人輿人雖一藝之微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於此以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義而仁義之實不外於孝悌二者獨能入而孝親出而悌長守先王仁義之道於當時使異端不得淆亂傳先王仁義之道於後世使後學有所師法繼往開來有功於世道如此不特一梓匠輪輿之事也乃又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是何尊重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之士哉如仁義之不可輕則士之傳食於諸侯非無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

彭更因孟子之詰乃變其說以爲之說道君非敢尊梓匠輪輿而輕仁義之士也誠以梓匠輪輿乃技藝之流原其本心固將以營

乘功乎讀者于此仁義之道志在樂性所衆以道大事業前專不在于求食矣後了君子之功不知君子盡不求食舊欲求讀論功論真食所可食志不食功之論此所謂通調耳其行功於子何以彰君子有君子有縣往闕矣之功子則彼固有所食之理而子必實食之以激其功者不必從元有功者梓匠輪輿在內且十二句又競平日泛論以詩體發其情以再論其辭耳理又遂其說曰食志猶且強詞了毀瓦畫墁者說欲意所此以求食亦衝之尸是譏工使爲瓦而毀之使墁而實之無功有實但其初志亦本以求食也蓋亦以此論更而更不能復發以爲可食故應之曰否其眞情立見矣然則何須不舉王十折他上面今志句而此今人之志依不

食之瞬牽食志而食功明矣蓋於其所以士爲事乃而不之食身亦梓匠輪輿而無際仁義者矣如以仁義不可要又恐殺以繫食爲緣和盡上盡方完

宋小國　能宣王行政者在於民心百姓皆愛戴宋行王政而愛戴于人中五段孟子言湯武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宋能行宋之不能行王政而望其行之齊楚伐宋宋之敗必矣大抵

求食且食之可也君子爲仁義之道懼抱甚至其期待甚高蓋其志亦猶以求食與志非在食而乃傳食於諸侯此吾所以謂之泰耳豈可以梓匠輪輿與倫論哉孟子折之說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與人何必問其志爲哉惟當計其功之多寡以爲廩餼之厚薄其人果有功於子於理當食則當稱其事以食之耳然則君子之志固不在於食而其功則可食也如以其志而食之是率天下而爲利矣豈高賢論功之道哉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毀瓦墻壁之飾孟子承上文詰彭更說勞力者食於人用人之方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問子平時以食與人果以其志在求食遂食之乎抑因其有功於子乃食之乎彭更之辭已屈又強應說食志孟子因以梓匠輪輿之人皆有求食之志者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與前所謂無事而食者已自相背矣故孟子又詰之說子之食

人固因其志矣或使有人於此毀瓦子之屋瓦畫墁子墻壁之飾不但無功而且有損於子乃其人之志將以此求食則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而說不得食志了只得答說毀瓦畫墁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說然則子之食人原非爲志豈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旣曰食功則有功於斯道者亦在所當食矣乃謂其無事而食豈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乎夫孟子抱道德言仁義使其見用必可以致帝王之盛治開萬世之太平其功甚大也戰國之君但知暴鬪之謀而不能竟用賢之道使其志不得行已非孟子之初心矣更也猶以泰議之何其待君子之薄耶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當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諸侯惡而復之故萬章聞孟子說道宋小國也今與暴亂之師伸弔伐之義欲行王政於天下亦可謂有志於復古者矣然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

或欲弱畏者王者之實心顧反慮人不得已而用之也宋試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此特一時之伯勝耳萬章謂然爲行王政豈以其不敵不能庶爲王者堂堂之師平見承宋然齊楚惡而伐之惡然正恐之以其所行王政而不利於己也則如之何猶言必如何乃可以行王政而不受制于大國

補批先是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彭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偃喜遂滅滕伐薛取敗齊取五城敗魏取二城遂與之地三百里西敗秦師乃益齊盛欲霸以成事以革囊盛血縣之而射之命曰射天諸侯皆曰桀宋其復問不視賀之曰五之賢過湯武齊湯武勝人今宋勝天下賢不可加矣使大伐彼貴喪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湯居亳此三節乃湯之事此節只著葛伯有可伐之罪以爲大帝廣論衆本因其不祀而遺之牛羊又使人爲之耕欲其來先悉不受人以殺之意非徒作小小惠和上也湯之仁葛者何厚而葛伯反殺餉者從其可已非饋食是給少壯之耕者要饋餉從酒食是餉酒餉可食者黍稻是飯爲飯飯之之謂也直正祀殺餉何之說也

謂復承明門了育童子以黍肉餉自非保存之心上封意不害賊其父若是其形之殺婦者使有觀之殘黍肉之餉所以觀而實所以徒君其他等說是

爲其殺童子而征之也黍肉之事不足以動湯之征而童子之以黍肉見殺童子何辜故不得不征之征者正其罪也非爲天下一段天下之人信湯之心

之以無道而伐有道曲直固有分矣然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不知何如而後可乎萬章之意若謂行仁無救於成敗而欲問強國之術耳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是國名伯是爵放是放縱道德都是餘事孟子答萬章說仁者無敵王不待大子宣以宋爲小國不足以行王政乎試觀成湯之事可見矣昔成湯爲諸侯時居於亳邑與葛國爲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說國之大事在祀爾何爲不祀葛伯對說祀必備物爲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送與牛羊以供其犧牲之用葛伯只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說犧牲旣備何

爲不祀葛伯對說祀必黍稷者爲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亳邑之民往爲之耕以供其粢盛其老弱不能耕者往饋耕者之食其厚於鄰國如此葛伯乃率其民有饋送酒食黍稻的要而奪之其不肯與的縱而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來餉葛伯殺而取奪之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與餉者爲仇即此殺童子而奪其黍肉之謂也是湯固施仁於葛而葛乃自絕於湯弔伐之師誠有不容已者矣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當是匹夫匹婦是指童子的父母孟子承上文說葛伯殺是饋餉之童子則不惟絕鄰國之好而且殺無辜之民其罪大矣湯爲是舉兵而征之四海之內聞湯之征葛都說道湯之心非有所利於天下只爲童子以無辜見殺其父母含寃無所控訴故往征之實爲匹夫匹婦復讎耳蓋惟成湯以弔民伐罪爲心故能取信於

復仗宋　求

不在於天下而在民視民大旱如父子之父母欲不能自救其仇讎為之報仇此正見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以自利也湯始爲征葛只本其始而言實湯已在上不重十一征是葛爲在內東面以下總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是言湯始征宜後我於皆爲民望二句是即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若如此者極此歸市六句是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者如此皆重有望之者望其能行仁政使民視其不能所望如時雨降言悅之甚也後我二句只說民大悅一句曾兩者須無刑殺稱寫也門為所失臣婦狀伐仁不正不義曰寡君節此見湯行仁政處天下西海之內皆望湯之為君大國皆畏有懼而伐之者

經筵進講

有攸不惟臣乃武王伐紂之事有攸至大邑周是書詞言武王得乎民其君子以下是例釋書詞言武王能得乎民由其能救乎民也有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如奄與五十國之類是餘皆虐及士女之類然與紂黨征以綏士女之類此章下與歸之由也東征之周備征在商紂作為也匪厥玄黃二句言商民之悅而歸曰紹我周王見休者言其乎商而今紹事於周王蒙其恩澤則見休美也向言士女之言所以皆心悅誠服而臣附於大邑周也下段以君子二句無變匪厥玄黃二句救民於水火之中處此東征二句其于小人以錦師士卒言故須要還至臣附於周也而已矣見王於誅殘而不為暴也曰綏士女曰救民亦大只說其殘此見武王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內皆望武之為君

天下如此。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是始事是通徯是待承上文說當初成湯起兵征伐無道之國自葛伯始從此討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說道我等與彼國之民都困於虐政何不先來征我之國民之望湯來征真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夫軍旅所至未有不驚擾者及湯師之來歸市者不止而商安於市耕耘者弗變而農安於野只是誅戮那暴虐之君撫救那受虐之民所以王師一來就如時雨之降一般民皆欣喜鼓舞大悅焉商書仲虺之誥述當時之民望道我民困在水火之中待我君來救久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罹暴虐之害乎觀書中所言則當時之民心可知其已至而悅之深如此夫成湯能行王政以得民心自能無敵於天下豈皆聞大國有懼而伐之者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綏是安匪是竹筐玄是玄色黃是黃色的繒帛紹是繼休是美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詞孟子又說行王政而王天下者不獨成湯至於武王亦是如此當紂之時周家王業已盛八百諸侯皆來歸服其中有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東征以安之惟此士女都用筐篚盛著玄黃的繒帛而來迎說道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繼我周王蒙其恩澤而見休美乎於是心悅誠服而歸附於大邑周其有位而為君子的則以玄黃之幣實於筐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為小人的則盛著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這是為何蓋以商紂暴虐民方陷於水火武王興兵

一行寬　悠

大國皆服有宗周伐之者周用書日湯居亳上制制而平日見仁義信以行使民之攻有攸不惟臣上求以救乎於日聽明作后以弘於下之武湯方定這孟子即上說來有事在征伐上者此前所言章則然云云耳

引太誓証取殘之義取殘取于殘行下湯有光方說滿代於于武伐暴于后而有休光也於勝湯成湯處

雖我救民日無作何伐紂也猶孟子引之以證武王得民伐暴於湯之心為益明自勝天下乘自無作罪之爲王伐湯之千乘嚴湯之宗爲前之湯就可推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故武王之事與之湯而重於湯之心驗之於面宜顯是則伐商之暴豈不於湯為有

經筵進講

不行此章○旋者先樣此章武是行來在爲書引詩作証須常此之謂尊是論偏看重來此處假不用從于殘句只把有此而行生活看過

不行兩上從湯武解一設過既重武在下宗其行仁政處云爾雖宋不能勝諸詞而言不盡行王政如子所云今非但有仁之如此行仁政實有其以行于國除殘救民伐暴安民如湯之師商之師如民之水火之救四海之內皆願為君雖如此民無湯武之望如殘民見作之也顯其爲大國王者實雖大又何畏哉此四海皆是行王字對于有為君對上伐字看又何畏國之小能之須而不生災

不勝曰　此章見人臣匡君當廣進賢輔上而是會下位乃正君相與格正其以其所以君心正其身使之不可常上

征伐以救民於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誅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所殺故民懷其德而以類相迎如此其與成湯之時民望後后來蘇者何以異哉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篇名揚是發揚侵于之疆是侵紂之疆界也太誓篇所載武王誓衆之詞說道我之威武發揚侵彼紂之疆界將致討取彼凶殘而殺之雖非止一人而殺加四海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嘗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武亦能取彼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豈不於湯有光乎是武王行王政而王天下亦未聞當時之大國有懼而伐之者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承上文說成湯行王政而後后之民皆望湯以為之君武王行王政而見休之衆皆望武王以為之君如此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伯術服人故見惡於大國云爾苟能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若成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雖大必不能害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焉蓋能行王政則民心悅服而無敵於天下不能行王政則民心不歸而受制於大國矣

則人君自強者亦在於行仁而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是宋臣傅是教咻是喧嘩莊嶽是齊國里名昔宋國之臣戴不勝者亦有志於正君而未知進賢為用之道故孟子告之說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於當道然猶恐君心之非一日之君雖特匡救非一人之力也若獨一士之事王豈不欲使王之為善哉然正

功　欲

王事下注哉。下欲子勿體疑能逮先之心說如下節引用舜務得疑色無此蓋且宜點說我明告于請案之有道行使大夫以下皆輕臣之意故與父之教亡者有史要而亂故引以爲喩舊遇乎止於者爲善是皆深傳輸猶旅不說。齊人傅之四句喩於下以不能引而二句指喩下齊官皆從此使學齊者其東引而二句貫之總吾之間數年雖行學只久急總總置於齊語衆多上能使治右所舉其比喩齊人而朝夕所所聞者皆善而有益於子之非番說耶。居州二句纔有心於変君而得乃人事少之謹非是欲王之善之實在於王所兩長幼因使

君之道下必有未知者我明以告于將學語一事來比方假如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爲齊語缺舌之睚而欲使其子學齊國之語則將使齊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乎戴不勝說欲學齊語必使齊人教之孟子說學齊語而使齊人教之誠是矣倘使居荊楚之地使之正一齊人而朝夕傅導之者有衆楚人則聒聒不斷於耳對聒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之齊語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齊國使居莊嶽之間且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必然化而爲齊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之楚語亦不可得矣由楚大夫教子之事觀之則知人臣之欲正君者必使直諒多聞之士常接於見聞讜論之言不入於耳然後可以熏陶德性變化氣質將日進於善而不自知矣若小人衆而君子獨亦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使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

所

之治於王所所敢言之是爰論其於於開啟乎而寬有伏爲長幼以疏心故必以作當下所之上以居州之上衆王或爲人後而衆君子有以說教之益無他爲不善也一與宋王居于宮不然而王所非居州敢王即欲爲甚而善故引導之者甚從善耶使衆賢從與薛王爲與乎並小人並未句冠頂上氣象來實發一居州而歸王所知一齊而衆楚咻之亂救他孤忠權獨見欲或王儲於善笑而皆觀被祠奈何哉○宋獨字取上一齊衆楚字相照總有味然不勝冰能衆賢共以爲於進賢是之。

譬三　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薛居州是宋之賢臣長幼卑尊都指在朝之臣說孟子告戴不勝說道了如學語者在於精專知則正君者成於多助此非一人之力所能備也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朝使之居於王所誠可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似薛居州之賢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爲不善其誰與之爲不善乎如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不似薛居州之賢則善言不入於耳善行不接於目王雖欲爲善其誰與之爲善乎今僅之所舉惟一薛居州而不如薛居州者甚衆這就是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也吾恐羣邪必至於害正孤忠不能以獨立雖有維持匡救之功終是一暴十寒而已即欲引君於善其如宋王何哉故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必使衆賢盈廷廣忠益使君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端士而後君德可成也若夫用賢之道則又在人君之信任勿疑苟諫不行言不聽雖善士盈朝亦何益之有哉

不見耶　此節是不見諸侯之義余以不爲臣不見一句爲綱段干木三節相連說下是自總見個不見諸侯之義分以中正道不及作主。不見當然不先往見丑之問其意在孟子不爲臣不見者汲汲未仕意此正不見之義。段干木泄一則踰牆而避一則閉門而不納皆是守不爲臣不見之義然不免失之已甚過當二者意念切是可以見矣而猶避之詞只顧潔避不實都了于禮只是不爲臣不見之義非見得與之迫者尚不能况夫迎者而可輕一見乎。循大全論潛巷日與其爲疏之可避寧失於過切而不供段干木泄柳猶爲狷者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不爲臣是未曾出仕段干木是魏人泄柳是魯人已甚是太過迫是求見之切逼了公孫丑見諸侯故公孫丑問說君子以濟世安民爲心必待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今之不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答說古之爲士者必委質爲臣有官守之責則當奔走其職以官而見若未爲臣則無官守可任無職事可見惟當高尚其志不見諸侯此古之道也然所謂不見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枉身以往見耳若有尊賢下士之君自來求見又豈有終絕之理乎昔魏文侯時有段干木是未爲臣的文侯來求見他乃踰牆而避去魯繆公時有個泄柳亦是未爲臣的繆公來求見他乃閉門而不納二子之自處如此是皆立已於太峻拒人以太嚴而爲已甚之行者也不知所貴於士者曾必以隱爲高往而不返然後爲賢哉惟君無下賢之誠故士而不見之節耳今二君來見之意既

欲見孔子章欲孔子自來見也惟無禮故只家豈非賢人以義爲無禮正轉乃往來之禮不是禮欲大夫有賜三句正是欲來之禮如此貨不是大夫是專大夫之事故以大夫兩士之禮自居欲以德之實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孔子亦瞰其亡往拜既不失往來之禮又不絶惡人之終要必陽貨亡是非一句是孟子所之二詞陽貨先謂陽貨先以禮加孔子是先施不然孔子雖亦決不欲見而不爲不見也當豈外見得自乎陽貨之先而孔子當往一往見耶。編輯當以陽貨先二句非不爲見之義非不見所以不得不見若賢不先夫子豈有輕見之。論孝盡齋曰當是時陽貨先所得不見猶當肝膽貨者不

如此其迫切則二子見之不爲枉道何必踰垣而避閉門而不納哉是二子者執滯於義而失之太過君子所不由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陽貨是魯季氏家臣僭爲大夫者欲見是欲召見瞰是窺亡是出在外孟子先來加禮孟子又引孔子之事以曉公孫丑說道昔魯國有陽貨者欲孔子之道德而欲自尊大意欲召之來見又恐人說他見賢無禮乃欲以術致之他知道禮經上說大夫有所賜於士士在家拜受則已如偶出在外不曾得拜受於家必親往拜謝於大夫之門惟時陽貨自居爲大夫孔子爲士因使人探看孔子出外之時將蒸豚饋之正要使孔子不得拜受於家必然往拜其門可乘此以相見也孔子雖不逆詐亦不墮其術中也探看陽貨出外之時乃往拜之既答其禮又不使他得見可謂曲而盡矣

曠其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瞰其往拜而不見之理有一定見之也　亦一見

曾子二句乃深鄙小人謟媚之態子路三句乃深惡小人混合之態治畦者試得刈於前不過勞乃耳有諂笑者欲得利於權豪之門惟恐不得其權心費多少經營用多少打點安排比其心休惕勞攘之夏畦者更甚者曰病於夏畦曾子卑鄙名狀矣未同而言其色赧赧然者人之神明漸覺處自歉不得故羞赧於色耳曰非由所知深惡之詞謂不知其何等爲人何樣立心也即二子之所言而生平光明正大之操可得於言論之表故曰所養可知

補註奉峰曰或問所養可知曰君子之養非合下只養個不肯枉見而已只不肯枉己求見便是有所養處處要養所養却是斷定不肯枉己求見之義然則所養是個物只是浩然之氣且從其平日直養行也

補更鑑隨且不曰所守而曰所養何也可或者曰惡則然自見得它會得王者則養器高者也

一說中春下日君下之所養就隨然自見得君子之所養罪人間不識所何有養子之路之於所領必何待機此可知其養〇說亦一見

案程〇此是事實當次前盈之知減而不速爲下孟子先攻喻以襲之而因激之隨物分什一爲稅制夫關市之征爲宋贊以取貨者詳言什一以有都及征譏之意來什一以仁義於國市之征以仁爲其爲井不稅乃以征其之以待來

夫陽貨雖非可見之人然亦有願見之意孔子如何終不見之還只爲當時陽貨欲用術以致孔子之見而不肯先來加禮故耳若當是時陽貨能下賢先加就見之禮如文侯之於段干木繆公之於泄柳則孔子非絕人於太甚者豈得嫺仁以往而終不見之哉蓋孔子不當見而不見與段干木泄柳之爲已甚者不同此所以爲禮義之中正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曾子有見得起兩肩諂笑是爲悅人歡笑都是勉強媚人的模樣病是勞夏畦是夏月治畦的人赧赧是心慚而赤的模樣孟子說禮義者立身之大閑汚賤者士人之深恥嘗聞曾子說今有一等人見人不加敬貌他乃聳肩諂笑以求媚悅這等詐偽的情狀不勝勞苦比那夏月治畦的人更甚這是極鄙之之辭子路說凡人彼此契合方可與之談論若平素無交未知他的意向便要強與言之那心慚而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的模樣這等人品非由所知矣這是極惡之之辭大由此二子之言觀之他既痛惡這等的人決不肯爲這等的事其胸中涵養必光明正大而道不阿設使諸侯來聘先來加禮欲要二子大能肯來容強顏求合斷然不爲矣此可見不爲臣不見者乃士人守身之常法若世有不賢之君固不當絕人於已甚如段干木泄柳之所爲若世無下賢之君亦必不肯屈己以求容爲曾子子路之所譏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是十分中取一分征是稅已是止攘是物自來而取之戴盈之有意薄斂而不能決乃問孟子說道古時井田之法什一而取一近乃有厚斂於民者矣古時關市之法譏而不征近乃有并征其貨者矣先王之良法無存斯民之憔悴日甚

然後已既無當然之勇其曰何如若自謂晚而有治也孟子說盈之欲據難之於橫征暴斂却只撥請輕之即請損之爲月攘雞非義也月攘與日攘何異何異非義也請輕與宣取何異

如知三句就正惡一氣說落知宇速字貴蓋而下不知尤可義理既如之必貴去云必貴速欲待之來年而後已祇蓋寫其明而事宜攘雞忍求藏滿曰既曰非義斯不可一朝居矣何待來年不必說竊戾高論反矣年又將因循苟且之高且是當判者不其意我了以說待我

好辯也　此章見聖賢扶世道之心至矣於上是因闢已之好辯而示以不得已下詳不得已之故而因望于人不得已三

生民一定大宜謂周公孔子三聖人皆不得已而身任其責孟子亦欲正人心承三聖離於不得已而闢楊墨此孟子本心如禹周公孔子君子安云好辯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猶在一好字孟子說俗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　治一亂不可平只主不能常治而無亂故以起下而聖人盡人事以挽氣化而爲治

據秦晉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生字指有生民天生人人相生未有常治而氣數不齊人事難齊天不無亂以聞之大抵亂由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以人事爲也故下文言治處皆以人事上說

舊說氣事亦通行氏兼寫之何觀句雖洪水而來耳下起第三故爲桑上見此章故當纂此二與近民爲所治於之氣化使其

國何由治乎如今欲要復那什一之舊去那關市之征輕稅薄斂與民休息此吾願治之本心也但積習已久難以驟更暫用所當未能頓革目前且把這兩件稍從輕減待至明年然後盡罷今之弊政復行古之良法夫子以爲何如孟子告之說爲政在於力行知過貴於速改了既有志於革弊而曰姑待來年是何異於攘雞者乎今有人於此日日攘取鄰家之雞或告之說攘取鄰雞何得無恥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却說道子言誠是只是我一時便止不得請暫且減損每月止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這等的人謂之能改過遷善可乎今宋之横取其民猶攘雞之不義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但當一旦速除其弊使百姓蒙受一日之賜何故等待來年如所謂月攘一雞者哉蓋爲政本以爲民有利於民則必速爲有害於民則必速去若曰姑待來年則必因循怠緩日復一日終於不能革矣豈更化善治之道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生是生民當時楊墨之言充滿天下孟子欲防衛吾道不得不辭而闢之故有疑其好辯者公都子亦不知孟子之心乃問說夫子一言一論必皆有爲而發然今在外之人皆說夫子好爲辯論以求勝於人是必有故矣敢問夫子何爲如此孟子答說君子之處世豈不欲與之相忘於無言然義理有當辨明事勢有當救正雖欲不言有不可得者若我之於今日豈故好爲辯說嘵嘵然與人辯論哉乃有不得已於言者耳所以不得已爲何蓋自上古以來天下之有民生非一日矣氣化人事相爲循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當其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爲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爲之一亂反復相尋未有常治而不亂者其勢然也夫由治而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然撥亂而反治在聖賢得辭其責故雖至難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爲者而況於言乎

書引書以洚水警予二字見聖人身任斯責故儆惕之心時氣數逆引咎于己聖人之警懼如此[illegible]舍洚水而求水也此不是洚字之義洪水之害人者却之而洚水之名未知故言害之所以洚水者正是所謂水逆溢於中國者也

使禹治水上而下據地說言其要在先導使稍地二句用功水由左何處似可言溢是水之所歸惟遵道而注之海然後水由地中行又從洪下歸入江淮河漢是知從此可尋源流求至險阻之從所出水乃消於之[illegible]有后何以民無所定三句[illegible]于土而居其居如昔之山居爲巢今居平地命上然後[illegible]之命漸壽而遂必有不得已而任其責者

堯舜旣沒而其道衰聖人即堯舜也暴君又作言人之爲民害[illegible]之謂民生之阻邪說之發暴君來附圍一句又從壞宮室[illegible]作暴[illegible]代作出汙澤[illegible]而[illegible]道日作而淫邪之說暴戾之行又作於下云是人害[illegible]甚[illegible]有[illegible]汙池之占[illegible]民之[illegible]禽獸[illegible]變而道亦[illegible]汙澤多而禽獸遂至[illegible]以至於[illegible]一身人[illegible]史文作故六天下又大亂矣以上治亂[illegible]即[illegible]之亂爲之治亦舉之[illegible]言[illegible]者[illegible]爲之大者而數亂之功其有者之耳

周公相武王是大有誅紂以下通[illegible]武王誅紂爲亂[illegible]除紂之助[illegible]之[illegible]五十除紂之[illegible]二者除[illegible]之爲民害者除[illegible]責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治者除[illegible]天下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人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氾濫是水泛橫溢下是卑地上是高地巢是架木爲居營窟是掘地爲室洚水是無涯之水洪是水大菹是水澤生草之處江淮河漢是四水名險阻指洚水說而言承上文說所謂一治一亂者何以證之昔當帝堯在位之時洪水滔天肆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至橫溢漫漫遍於中國凡平陸之地皆爲蛇龍所居天下人民無自定止地勢卑的則架木爲巢以居地勢高的則掘地爲窟以處而生民之命急矣故書上說洚水警予言此洪洞無涯之水乃是天降災異以示警戒所謂洚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時氣化乖沴害及生民便是一亂於是帝堯憂之乃舉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委任而責成焉禹思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將氾濫之水注之於海而不使其橫決以蛇龍之產必有所居於是驅逐蛇龍放之菹澤之地而不使其竊據水陸漸以下流不壅得以順其軌道而行於地中即今江淮河漢之水是也此時水患旣平險阻旣遠不但蛇龍已歸菹澤不爲民害而凡鳥獸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後地平天成四隩可宅下者不必爲巢上者不必爲窟舉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其樂生之願矣豈非天下之一治哉即此觀之可見水旱之災雖聖世不能免惟當時爲君者儆懼於上爲臣者勤勞於下故能挽回氣運轉亂而爲治如此然則救災捍患之道信不可不究心也

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宮室指民居說園囿汙池是君上遊觀之所沛是草木所生澤是聚水之處孟子承上文說當堯舜之時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

物之害而得以優游於盛和之治之日也此皆周公相武王以成其功而後文王之謨者引書來証之顯謨武王一統言文謨丕顯而武烈能丕承之所以啟佑我后人咸以正而罔缺者皆非周公輔相之力歟謨以創業之謀言烈以致治之功言正是缺者無一事不止於大又無一事不周密也曰咸曰罔謂正謂缺之顯著於前也可見武王周公爲武王本昔時天命成之責下二字故以正武周公事中學文合上節見周公之相武王撥亂而爲治有不得已而任其責者

世衰道微是周室東遷之後道衰聖人繼世之道衰者道不振也微者理不明也邪說暴行有作即是邪說兼邪正不通之此時則後世有國家者此句與上文又作不同下弒君兼父正是

暴行[illegible]邪說孔行[illegible]有造爲一種邪說行暴說邪說以弒君父爲行權者以成之此便是邪說所有之事言此等人亦有之王見人類化爲禽獸中國皆爲夷狄其禍又害於洪水猛獸近定衡罰誅未若賊國之時皆無父無君者亦有此事乃是孔子撥亂反正而有之事者於此了不得旨

孔子懼二字又是懼之意所以邪說暴行作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史加筆削而作春秋二天子之事謂春秋中褒善貶惡命德討罪皆天子之政令所謂王者之迹也[illegible]自天子出[illegible]以來天子之明威故其爲史皆託天子之政令[illegible]東遷之後王室衰微已甚天下不復有號令國各自爲政[illegible]天子矣故其爲史[illegible]行之事業復天子之政令於此

堯舜旣沒聖人仁民愛物之政湮滅無存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都要務於自恣不顧民生依然將百姓所居之宮室毀壞以爲池沼使之無所安息將百姓所耕之田荒棄以爲園囿使之不得衣食此政既壞風俗日衰其在下之臣民又肆爲邪誕之說暴悖之行而害人者衆矣且田土棄爲園囿宮室壞爲汙池則凡生民之所賴者皆化爲水草之區沛澤日多禽獸因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迨至殷紂以暴虐之身承之愈爲不道毒痡四海而天下又大亂焉亂極思治非武王周公其孰能挽回氣化以安天下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是東方國名飛廉是紂之幸臣丕是大謨是謀烈是功烈咸正無缺是正大周密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當紂之時天下大亂於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爲之輔佐伐暴救民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之君助紂爲虐於外則興師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誅戮又以幸臣飛廉助紂爲虐於內則驅之於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黨惡五十餘國而後人害以息且驅其園囿之中所畜猛獸如虎豹犀象皆使之遠去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苦於暴君虐政久矣一旦覩聖王之澤莫不歡欣鼓舞交相慶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故周書君牙篇說道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開迪我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虧缺也蓋周公於治定功成之後闡揚作興以光文武之道如此一代之王業不由此而興乎此又世之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亂臣賊子所以父作而無忌憚孔子懼作春秋考文武之典章紀之乎看史筆削褒貶一以爲垂以明天子之法以存周室以見天命之未改是爲天下之本蓋曰此天子之事今非其君而之身自寫其事當道所行賞罰天下之權以爲吉道可以令天下是故二宗緊接天子之事來說我者謂我爲在于有周以之一王之法以有是形焉雖褒貶其未深者只說爲後世罪不赦者天子之事其大者今罪我者其以竊據之權作以賞罰天下之於我之之法則剛惡爲懲纂弑亂賊者惡其有作於其而作有賞罰是是當罰者罪之于假以然則文之法在春秋者春秋我有危懼者不罪我者以爲孔子北面之臣行罪罰則謂矣孔子自寫之意不如此於上發見此亂臣之賊亂而為治

有作而有宗又字同孟子承上文說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已定及傳世既久不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不振于是禮樂而不明於是綱紀紊亂風俗陵夷邪說暴行又乘之而作其人道無道之極至於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天理滅絕殆淪教斁如此是世之一大亂也孔子生當其時既不得行師道之位撥亂之權以施其褒貶之衛以爲世道人心慮乃假魯史修文作爲春秋之書以教後世道春秋所載者不外乎事典禮命德討罪之法皆爲善惡存是非之所必資爲惡者所以是法之所必罰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說春秋之作本非得已但有以心而知我者謂其以片言之間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際大明於世其惟此春秋乎而有以逆而罪我者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權使予奪賞罰之柄托於筆削之間並春秋乎然則此書之作使君子有所勸而爲善則知我與所深是使小人有所懼而不爲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雖不得

有不得已而作此書者論此說是曰孔子曰之明人公道不至武誠備天下之治可驚小人實之圖既是充有與望於天下之亂可稱天子甘心亦即無罪我罪不辭言其所當然之心也孟子閒聖王不作今孔子沒既異於今說於惟聖王不作則諸侯無所畏束而好爲恣縱之後徒秋恣於上由是處士則之以橫議於天下處士者見在不仕道又不作他說便惟托以自道相爭不守禮義異說紛紜如處士而及楊墨之說作是楊朱墨翟之二句不能說是人之人說都其言而不散於其不爲楊者又不歸墨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其言而不敢必然之人皆是其言而未不歎少其不爲墨者又不爲楊也楊朱之說楊氏爲我六句正

興治道於一時而使致治之法垂於當世豈非天下之一治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聖王帝堯舜文武既沒王是不作的人橫議處士肆爲議論孟子承上文說自上古以來治亂相尋天下之亂如此至於今日則尤有可懼者蓋聖王不作爲君上的失其道諸侯乃縱恣驕放恣於法紀之外於是異端之士肆各以其一家之說倡言議於其間如楊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楊朱爲我墨翟兼愛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論學術者不歸於楊則歸於墨而去聖人之道遠矣夫楊氏之言至於爲我自一身之外治亂安危漠然不相關如此則天下國家與我無與是無君也墨氏之言至於兼愛視天下之人遠近親疏皆無差等如此

見非仁義之正而滅絕人道所背獸之教正所謂誣民也以直率人而先出而不可救言矣故引公明儀之言以見君率獸食人何嘗不其必至於人將相食之言孔子之道理一分晦故爲我必君而不至於無我以兼愛而不至於無父者大中也正之道顯之今楊墨之說行則反而不害道而不知仁義之道而不我是傷我兼愛之所謂邪說而說偏蔽天下而仁義之衛學說二句只是申說上一句言誣民邪之仁義所以充塞則人皆父無忌憚孟子食獸是無心不能救人心率獸食人之所理食人人心皆不易尸聲又再一方孟子要救人之心受害陷于禽獸將相相害之禍實其來人將相而何其罔說本深水火蓋禽獸而已哉言不之禍二

則天性至親何異路人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與禽獸何異楊墨誣民人之至於此其害可勝言哉昔公明儀有言庖肉庖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道原是有而發乃今楊墨之害則有甚於此者蓋以仁義之道原本天爲正不易之道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而楊墨以無君無父之教亂之使楊墨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惑人心而充塞天下以蔽塞仁義也仁義蔽塞則人皆無父無君陷於禽獸是楊墨俱食獸之教以壞人心即所謂率獸食人在其禍至於人相殘食而亂臣賊子之禍接迹於天下與其為生民之亂曾猶如春秋之將而已耶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人之歷述承治亂之由言二人之功焉知人之心盛不過禹之一一節而禹周公孔子三聖仁義至于人相食則吾懼也之責其當議乎

閑是衛也先要保孔子說距是絕放是驅而遠之淫辭邪說皆楊墨之言說孟子既推異端之害遂以衛道自任說楊墨禍之深如此吾爲天下憂之思欲防衛先聖仁義之道使之昭明於世不爲異端所塞故於楊墨之學則深排而痛絕之以放其淫蕩無節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爲非而邪說之說不得復起以惑民此所以衛道也蓋邪說之作始發於言論皆不於心術既作於其心則見之身凡舉動應接必不得其常而皆及於事矣既害於其事則推之天下凡紀綱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反於政矣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聖人復起亦必不能易吾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則聖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亂又何時而已乎此吾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大抵異端之害在於學術之偏而其本始於心術心術既差則發爲言語皆淫邪之辭施爲政事皆偏私之弊而天下之亂自其於是矣孟子之闢楊墨正爲此也使同世道者當以正人心爲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

行皆無父無君成何等世一作
於其事則無父無君之行將何
欲效成何政體其害於政事固
害之必然見已不容不深辨而
救之也此與上傳正自明已率
欲撥亂而爲治之事與上三聖
叙承者
昔者節總上三聖事而非結之
亦以明起下承三聖句見得三
聖人皆爲有志於治而爲[illegible]於世
者如此○詩云節又申言楊墨
無父無君是夷狄無異處則公
所膺者而已適當其亂不可與
爲已齊莊屬也
我亦欲承上一段說來四句以
正人心爲主而息邪距詖放淫
正人心至於振淑行放淫誠又
正所以息邪說者正人心而正
人心者使人心還於仁義之正
說然邪說一作於其心則人心
不正而政事之間俱害而爲詖
行其辭之怨累則剝亂行惡
將極欲正人心必息其楊墨
之邪說而詖行閉距之於淫
辭則放之正使邪說不得以施
於而充塞人心之仁義則此於
方見孟子實克濟之之工夫以
承三聖者以此辯楊墨承繼三
聖之功孫不絕如故舊自然大
乎至二句與前三句相照應但
前言者此舊楊墨言之予豈好
辯[illegible]楊墨說無父無君之
欲害人心之仁義以及下政事
之不得不對者其大不得已
而然也
衛[illegible]曰予不得已也要
知所以不得已處孟子曰如
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知[illegible]之所以不得已處
能言距楊墨非徒以說闢楊墨
當體也謂能明仁義之言以
距之亂聖人之徒欲人心正則
盡其學之正便是聖門孔子之

[illegible]周公所膺也

抑是止此是孔所以懼處是到孟子既叙三代聖人繼世之功乃總結說道由往古之事觀之可見治亂相尋固有定數而維持救正則存乎其人昔大禹排抑洪水則能拯民之災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則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寧孔子成春秋之書則明大義於當時垂法戒於來世而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爲惡是自生民以來天下所以亂而復治者皆三聖之功也況今楊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獸之災實有慘於夷狄亂賊之禍者詩經魯頌有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說周公於戎狄荊舒之國膺擊懲創使之畏威從化莫敢拒逆聖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之教無父無君與亂綱常與夷狄無異正周公之所擊而懲之者有世教之責者可坐視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邪說三句都指楊墨說詖是偏陂淫是淫濫三聖即大禹周公孔子孟子承上文說大禹周公孔子撥亂之功如此皆其責之所在不得已而然也今我於楊墨之害乃不能排而正之則有負於三聖矣故當此之時亦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楊墨之邪說距絕其偏陂之行擯斥其淫濫之辭如此者正以承三聖之功撥亂世而反之正也然則予之丁寧反覆而不免於多言者豈好辯哉邪說之橫流方熾則斥之不容不嚴人心之蔽錮已深則言之不容不力誠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若使天下之人有能立言以距楊墨之說而斥其爲我兼愛之非者雖其學之所造未必行得然能闢邪崇正以開先聖之道斯亦禹周孔子之徒也問以異端之教人人得而闢之況予有世道之責者得以好辯自嫌而遂已於言耶外人之論可謂不諒予心者矣當時縱橫名法之學害聖人之道者不知其幾而孟子獨闢楊墨者蓋百家之

其所以一般相承者也欲人人
與之爲敵使便無所容於世而
其害自息此孔其曉然楊墨處
言將見能言距楊墨人且有
厚學以身任其責而敢自謂乎
敘原刻
匡章章　此見人不可以小節
妨大倫首三節因匡章取其廉
而深理以辨其不能處下四節
實言其無傷于廉而實參以別
其不能廉亦各有所以然之意
陳仲子節孟下正見其爲廉也
居於陵所居廉也三日不食以
下所食廉也而行之不完聖賢
愛人處不知所從卻盡所止一切
以不居不食者節之真爲廉註
中引於陵下旬君子中正
之廉不以實用但當以有章不
知權此也
稱匡章曰井上有李有此
樹[illegible]而當時李樹所生之實
也人多以爲一李之實則螬
於所言之極也夫使聚不去且
一十而食其過夫爲下半三
咽之正節皆之說
指當文仲曰[illegible]
然之後〇氏二說俱有理
故齊國之士二句言取之也兩
然亦不得其廉爲充類之類
節當之之取至恭讒以利
有必爲者愛仲子當節如此
不可清能樣于寫於推敘云巨
掌也從[illegible]仲子必能識其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食不人道所[illegible]
亦必上之室[illegible]
仲子不免有求於[illegible]
聲也故曰蚓而后可
夫蚓一句承上來二句來言

言害在政治淺而易見楊墨之說害在心術深而難知使非孟子極力闢之則世道之淪溺亦不知其所止矣後人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正謂此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匡章陳仲子都是齊人於陵是地名螬是齊螬食果的蟲匍匐是無力難行的模樣巨擘是大指巨擘是手中大指匡章問孟子說廉乃士人之美節然或有外面矯飾不由中出者原因貧賤強自諉守者這都不見真廉若仲子之在齊豈不真廉士哉蓋仲子生富貴之家而甘處窮約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於三日不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這等模樣亦不肯求食於人適然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已過半矣這是人之所棄的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咽之間然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夫豈潔其身而至於不顧其生豈不誠廉士哉孟子曉之說當今齊國之士溺於富貴而貪功利者甚多仲子獨以廉約自守而不溺於流俗譬如衆小指之中大指者必以仲子爲齊士之巨擘矣然仲子雖賢而所守之操未免有過中失正不近人情者仲子亦惡能自遂其廉哉蓋士君子之處世當居而居當食而食惟義所在不宜苟取這便是廉非一無所取之謂也仲子拒義不精而務爲矯激操他所守持[illegible]仲子亦必有窒礙而難充者若要充之以至於盡除非是似那蚯蚓一無所求於世而後可也仲子亦人耳必不能無居不能無食亦惡能充其操哉不能充其操則亦不得爲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無求自足直見其不能如蚓也註仲子之兄居食皆貽盛二句乃伯夷盜跖不必太泥只一舉極廉一極不廉者爲斷其居食之所從來未可知三字渾含有疑其爲盜跖之蹤不可知何能滿其志而以廉稱節節由只以仲子之志看何字最爲分明且嫌於分明詳其所居於陵所食擇粟不能義於兄之室兄之祿也但其處當審含不露但仲子於之並未已下則當發耳稱蚓中人只以爲交際爭辨之意來之義不義本不當計若只爲仲子計其母兄之室粟之食來教本易從來者及析之耳

見何傷是字指仲子居食其所從來者未必出於伯夷盜跖者出於盜跖而何傷於仲子之廉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言非不義而取諸人之廉正見其無傷於陵果爾云易之仁特多令抑於伯夷之粟亦是以此易來者所哉

齊之世家何者爲仲子欲家世卿兄得萬鍾之祿之人豈必盡惡之曰鶃鶃則究竟有功於斯只此是祿所得非不義兄蓋廉能餽鵝亦世家之常於世不應該以爲不義而不居不食操乃舍兄辭母而居於陵蓋仲子雖以其兄爲不義矣若雖使來者其不必食之其兄不得不係去其母生意之實亦安於之常然乃知其心則是聲之向所從食飲滿然非桶且何日之鐵此非不信其不之食兄乃其而嘆之室見其義然矣也而只能其館曰不食不食之事如此下指方數其所爲而評斷之

摘居上稱曰仲子素不當其

槁壤是乾土黃泉是濁水樹是種孟子就答謂充仲子之操必如蚓而後可者爲何蓋蚯蚓之爲物上食此乾土不待人而後食下飲只飲些濁水不待人而後飲這是蚓能一無所求若人生世間豈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必待人而築食必以粟粟必待人而種這居食之所從來豈能逆料其義與不義乎且今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伯夷言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築乎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築乎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種乎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種乎如其義即爲伯夷如其不義即如盜跖其所從來皆未可知也是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又不能必其皆出於伯夷然則仲子亦豈能自成其爲廉哉故欲充仲子之操必如蚓而後可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辟是緝麻纑是練麻世家是世卿之家蓋是邑名頻顣是皺眉不悅的模樣鶃鶃是鵝聲哇是吐匡章對孟子說仲子之居食雖所從來未必盡出於伯夷是亦何傷其廉潔哉蓋人之處世只要自己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這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親身織屨妻子緝麻以易之此皆自食其力非不義而取諸人者豈必出自伯夷而後爲廉哉孟子聽之說斷謂仲子自食其力遂以爲廉乎不知是仲子之廉亦有不必然者蓋仲子素非貧賤之人乃是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於蓋見有萬鍾之祿即便同居共食誰曰不義仲子顧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肯於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肯於居也乃辟其兄離其母挈妻子而處於於陵之地其於天性之親亦既薄矣及他日歸家偶有餽其兄生鵝者其亦交際的常禮豈便是不義之物何乃頻顣而言惜有生聲說是鶃鶃乃不義之物也要他何用及他日其母殺是鵝爲與仲子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見而譏之說汝所食的乃是向日所饋鶃鶃之肉也仲子一聞兄言即出而吐之仲子所爲其不近人情如此夫聖賢所謂廉者不過謂不貪不有雜人類而自爲一道者仲子欲成一己之小節而遂廢母子兄弟之大倫即使能充其操猶不足道也況有不能自充其操者乎

兄而歸曰假餽乃還然有餽其兄者故下個鶃字是特語之是鶃者然係於其兄與仲子何于乃多頻顣而言鶃又着個尸字武頌已爲以反覺其貪是鶃鶃之肉不全其親鵝兒故可以食何可以受非有藏諸他意焉○此說去處

以母句總上文只重充其類一句類乃仲子所操之類即不食不居之操字是也充仲子不義兄室不義母食而弗居弗食之類必一無居一無食而后能充其類者今一居一不居一食一不食豈以兄與母之居食果見其出於不義而爲非義乎妻與於陵之居食果見其出於伯夷而有義於母與兄者乎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是亦不義之類耳是尚爲能充其不居兄室不食母食之類而至於一無居食乎要充其類必是蚓而後可然仲子人也非蚓也焉能求之人類之外而爲蚓之所爲哉不能爲蚓則亦不得爲廉矣豈故曰仲子惡能廉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既述陳仲子之事遂總斷之說人生世間豈能無食無居至於母之食兄之居則尤天性至親不待外求者即食之居之誰曰不義今仲子則不然以母之食則以爲不義而不食以妻之辟纑所易者則又從而食之以兄之居則以爲不義而不居以於陵之居則又從而居之此何爲者哉夫以母之食爲不義則凡食之類皆無有義而可食者矣以兄之室爲不義則凡居之類皆無有義而可居者矣仲子舍此取彼是尚爲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充其類斯必不能充其操矣吾故謂仲子之操必如蚓食槁壤飲黃泉的蚯蚓然後可以無求自足而能充滿其不食不居之操也仲子固稟天地之性而爲人者顧可同於蚯蚓乎大抵君子制行自有中道如其非義雖一介不可苟取如其義雖萬鍾有所不辭況夫生人之倫莫大於母子兄弟必避兄離母而後可以爲廉則弃人倫滅天理廉不可一日有矣此學術邪正之辨故孟子闢之不得不嚴也

四書直解卷之十九終

重刻新刻補訂音指南主意

閩温陵　衷一李光縉三校
　　　　見宇楊文奎三著

離婁章　通章總言仁明仁政之當行卻通分析有三節是反言仁政不行無以平治天下詩云節乃始上起下見能行仁政必有平治之效是人有正指爲王心與亦合王仁政之當遵者爲高節承上不因仁政不得爲知是以懲繇上推行仁則自位可定不然側播惡于衆無道二節承言不仁擅治之事必至於衆國此上皆係君身上言天之方蹶以下乃是因論仁政之輔而并責及於臣時說分報仁者三節爲責者詩云至末君責臣與究而至無日矣俱是實責君而說而安以相推仁者三節爲責者也且君臣亦非平頭

重刻辨正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卷之二十

中極殿大學士　秦嶽　張居正　輯著
狀元　澹園　焦竑　增補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訂正
書林　易齋　詹亮　校刊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是古時明目的人。公輸子名班，是魯國巧人。師曠是晉國樂師。古時作樂，截竹爲十二管，以審五音。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陰陽各六，所以叫做六律。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孟子見後世之爲治者，每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發此論，說道：治天下之道，皆本之於心，而運之以法。法之所在，雖聖人有不能廢者。譬如制器，以離婁之明，

若只照刻離婁二段如前舜性經輕規矩過宋來政議婁明之徒公輸巧之德師曠聰之徒重舜重人道之無所明巧之條推且不能廢法以制器作樂以例王治道之要況且不能廢法以爲治以見治天下者不可無法度也十二律有長者爲下短者爲高下者其而所衍遂爲者輕清而濁長五音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堯舜之道二字是名包心與度在內見深二況凡聖舜遵精一之神運執中之妙其所經綸天下者皆有倶當然之則所謂道也仁政則文章制度之迹所以養民教民者皆節目以仁爲平之也乎治天下潤之六府三事是也治之者治功言孜子高曰將道宗即下仁心世心與學宋領就心言政未是觀本文共云道未嘗

公輸子之巧，使之運作心思目力，何所不精？然必取諸規以爲員，取諸矩以爲方，而後可以成器。設使不用規矩，則明巧亦無所施，而方員不可成矣。譬如審樂，以師曠之聰，使之察音巨細清濁，何所不辨？然必以六律之長短，定五音之高下，而後可以成樂。設使不用六律，則至聰亦無所施，而五音不可審矣。古稱至聖莫如堯舜。如堯舜之治天下，以如天好生之仁，運之何治不成？然且精神心術，必寄之紀綱法度，立爲教養之政，以正德厚生，然後使天下咸被其仁也。設使堯舜之治天下，而不以仁政，則雖有教養斯民之心，而紀綱未備，規模未周，欲天下之民皆遂生復性，而歸於平治，亦不能矣。況不及堯舜者乎？然則爲治之不可無法，猶器之不可無規矩，樂之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惟行仁政，所以澤被於當時，法傳於後世，至今稱爲仁也。今之爲君者，亦有愛民之意，念發於由衷，與夫愛民

發出仁心字下節方有仁心字出發處孔此道字作仁心看天當然之謂道行之當然者者之爲禮樂法度之條所爲政道即在政內政即所以行是道而見之事者非有二也故下文只曰不行先王之道又曰不因先王之道又曰上遵道揆

按離婁古明目人見莊子黃帝時人公輸子即魯班與記載其木鳶一飛七百里師曠晉之樂師知南風不競與楚師上之音者

按律曆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六律不言六呂者舉陽以該陰也律之法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

之名，聲聞於遠近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德澤不究，而效不臻，當時之民不得沾其實惠，傳之後世亦不可以爲法，則以其心不若堯舜，誠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以爲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則雖有仁心仁聞，而無其具以施之，惠亦不及於民矣。欲治之成，豈可得乎？夫先王之道，本無難行，惟後之爲君者，狃於多欲，不能推己及人，安於故習，不能修舉墜典，故有不忍人之心，無不忍人之政，而治平不可幾耳。願治者其愼思之。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承上文說：不行先王之道，即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見心爲出治之本，政爲致治之法。政根於心，則法有所主，而不爲徒法；心達於政，則本有所寄，而不爲徒善。所以古語有云：徒有仁心，而無其政以繼之，則慈祥愷悌之念，何從運用？不足以爲政也。徒有仁政，而無其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祇爲文具，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必有仁心以爲治本，行仁政以爲治法，而後

之林鍾不能正夫音之徵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七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

今有節此言當時不能行仁政之失在皆不行先王之道句今字下便側有字見猶無而僅有之意仁心仁聞勿平儀有仁心無澤而有仁聞厚澤二句來不少無澤於民故不可法於後世王之道即以仁心行仁政之道口故口有總上兩節而斷其含於所謂以成治意兩句對平而說來下可見徒善之與徒法一般法其可偏乎故曰二字實內凡此見皆從上面滾說來徒

補一按丘氏曰徒善句是是不以仁政行法式何以是不以仁政爲先王之法則爲

堯舜之治，可庶幾耳。彼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豈能垂當時而傳後世哉？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愆是過差，率由是遵守的意思，舊章是先王之成法。孟子承上文說：徒善既不足以爲政，故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經假樂篇中有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說治天下者，於政事之間，能無誤疏失者，由遵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具備。後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缺忘；若能於發號出令，立綱陳紀，皆以先王之法爲準，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於錯誤，有所考據而不至於疏失矣。乃備然過遺忘而民不被其澤者，無是理也。然則堯舜所行之仁政，豈非後世之所當遵者哉？舊註上說：監於成王成憲，其永無愆。正是此意。蓋先王創業垂統，立爲法制，科條倶之爲世經，多少區畫，纔得明備周悉，爲後世治安之具。後人不能遵守，或恭以私意，廢墜典章，或妄有紛更，輕變成法，天下之亂

成一行
先

之下說引不枚數處以爲至也不以行仁之政亦徒善也時然之服法徒善無以爲政之言徒法者實之偏豐勢者不忍人情不徒以於先王之政衛自而行乎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善者固非遵先王之法徒法亦非盡先王之法猶須輔此說○亦一說詩云節上面已有故曰字承上文說引詩言用法必當乎又以起下法所當遵之意蓋用意過言過而深矣顧不及處實有前輔滿當開悉無遺故要用之自然發之未有先王之法舉由乎先聖是以仁心行先王之政而求之自然不遂恐所是澤被生民可法後世○既竭此節聖人立法之善而見其當遵也　段承不段單人見舒欲立法者擬要公論聖道不可用法者耳聖人舒竭耳

作樂由是而作豈但不能平治而已彼作樂者所當由道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取平繩所以取直都是器的式樣孟子承上文說吾謂先王之法後世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皆竭其目力以辨方圓平直之則矣然一人之目有所見有所不及見使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有時而窮故制之規矩以爲方員制之準繩以爲平直使天下後世凡有造作的皆據之以爲式而成器之利世世賴之是聖人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固皆用其耳力以察清濁高下之理矣然一人之耳有所聞有所不及聞使無法以繼之則耳力亦有時而窮故制之爲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後世欲審音樂的皆據之以考驗而聲音諧和世世傳之

目之力耳之力心之思是方員平直之理已盡輟得如此去做了五音之理已盡聽得如此去正了治天下之理已盡曉得如此去[illegible]養人但須法度則[illegible]由推出方人欲繼之以法度以續其力與思之所不及也心思乃舒發所以治天下者仁政乃法術所以治天下者然心思乃緊關民被焉一念不忍[illegible]不久之念盡心[illegible]不窮了心思臨於民引欲以來有起心思有發也心也起得遠遠之天下皆其仁政之及更非先王立法之善但能由何可不遵乎[illegible]說心思已對於仁得仁政字要有竹哉一天作朱子說法不可勝用仁覆天下就仁政說不是竭人取法工夫說仁反天下聖人既竭心志化一元之不忍人之

是聖人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不忍生民之無主而欲爲之造命固已竭盡心思圖惟區畫而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能施於心思之所及而不能施於所不及即堯舜之仁亦有時而窮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繼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設學校明禮義以正其德使不忍之心有所倚而不匱故政行於一時而澤被於後世天下萬世無有不被其仁者矣治之所由成如此然則不以仁政豈能平治天下乎此先王之法所當遵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下是卑下孟子承上文說先王立法爲世無弊後之爲治者誠能因而用之則不假耳目心思之勞而治功可成矣所以說欲爲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勢本高因而積累之則易成也欲爲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之勢本下因而疏浚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爲之則簡而有功無所據而施之則勞而寡效今先王之道若爲成法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而欲以

政則時之氣由一元達之而生生者大爲萬物發生之[illegible]蹈而從收之中而不自知一時此元氣流行一時此屯[illegible]道爲世此元氣流行萬世此生生也

爲高節此深明爲治者之所當遵以承上節意繫繫頂上說在不實有先王之道正是以仁心而行仁政者因之則用力寡而而成功甚易不因則自作聰明舍近就遠舍易就難事逆治戾矣故曰不智

是以承上節來將按分說爲實者未必作高位者是宜在高位王者位不虛之意自仁覆天下句來有從民者接其化意不仁則惡及播惡殃民則貽患不窮以下文觀之從民者化爲不仁正是不仁之惡於衆播於衆以致刑

一人之聰明圖目前之近效則是舍丘陵以爲高舍川澤以爲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這便是不達事理的豈可謂之智乎這一章書自首節至此都反覆言爲君者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的意思能行先王之道則不惟不忘而仁覆天下不行先王之道則雖有仁心仁聞亦不足以爲政矣有志於堯舜之治者其知所從事哉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播是貽患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先王之道所以當因者只是不忍人之政是以澤當時而傳萬世耳是以爲人君者必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則澤及生民法垂後世而代天理物之責方爲不虧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若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縱情肆慾破壞先王之法而無所忌憚是播其惡於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其視仁者爲何如哉然仁與不仁其幾則微一念順理充之則爲仁一念從欲極之則爲不仁而治亂安危之效自此分矣爲人

工不信度道揆何正是不仁在高位下都根此句正是播惡于衆之實無道揆違先節法[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以道揆可以物欲法[illegible]朝廷官由上行之則爲當直下守之則爲法無法守者法度[illegible]所遵守也上是君下是君[illegible]衙門之中兩無定非[illegible]違與法于是民[illegible]無所之上工是各只官之人不依道不依度私[illegible]朝觀者不正矣不信度則否府不信在無所守也[illegible]不加而罪則可爲也非[illegible]入于虛誕而不依法不信[illegible]化則當評已不能度實得有人刑之所或屬是上下已無[illegible]犯其所能既其覆來有[illegible]亂矣之其是上上之不[illegible]其不亡在幸也補襲元素以由無故不信而不信故犯　少添一步

上者可不懼哉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揆是度工是百官度即是法君子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幸是倖免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不仁而在高位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蓋人君一身百官萬民之統宗也苟上而爲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揆度則下而爲臣者務爲阿順承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要有道理纔能出令以布信今上無道揆則遷就紛更政令不能畫一而道不信於朝廷矣百官之衆全仗着法度纔能順命以成信今下無法守則偷惰放肆不以實働而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在上之之君子必至於肆志妄行犯名義而不顧工不信度則在下之小人必至於放辟邪侈犯刑法而不顧一不仁在位而臣民皆化於邪如此非所謂播惡於衆者乎如此則國有不亡者亦僥倖苟免

補朱子曰作都是信之信此說只要人信得及自家做那件不敢廢壞其不信底以為作如作文分明知得這法只是自才以為安便是不信度

城郭的申鋪上鋪蓋文以起下語意總見不完不言不足為災害而無禮之君乃為大害也更上無禮句上無禮屬上無道揆句以此道揆何節由來節之統下無學屬下無法守句以義道揆法而行節謂之學賊民與亂國之所存句此正是方賊賊道不可不急救正者故以責難陳善言之臣

方蹶節承上言君惟不仁而至喪以無日全賴忠臣義士為之扶持也言天之方蹶而猶然泄泄則有之矣所以刺時臣也為臣者可不以維持王室為職之乎

而已不仁之禍一至於此不亦深可畏哉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承上文說觀於不仁之禍乃知國之治亂只在仁與不仁而已所以古語說道凡為國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競都於根本無傷還不叫做災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富都於元氣無損還不叫做害惟道揆不立於上而不知行禮則教化不行於下而不知有學由是賊惡之民起於其間肆為邪說暴行敗紀亂常而國之喪亡無日矣其為災與害豈不大哉然則為人君者當鑒於不仁之禍而思取法於先王之仁政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是大雅板之篇蹶是顛覆泄泄沓沓都是怠緩悅從的模樣孟子承上文說仁政之行人君固當任其責矣然使為人臣者不以

泄泄猶沓沓不發劃字正是引肝說所易疑將所其寢者以承賓其綴緩緩事之辭

事君無匠數之義進退無持身之禮此進退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意非進而在朝退而在野之謂也非先王之道以先王之道為不足行也一句要緊說出急緩從從貪猶沓沓也乃泄泄此等人正是沓沓之實情矣沓沓之可惡也上比方詳說以見其可惡此指實其人以見其可惡實原說

故曰陳善閉邪是見君之不可與為善聽謗指仁心仁政皆事君則盡孫臣道言則求善直責難是陳善的大綱陳善是責難的條件那責備以仁心行

此輔其君治亦何由而成乎觀詩經大雅篇中說道上天方降災禍顛覆周室正上下交儆之時為人臣者當夙夜匪懈以救國家之急不可泄泄然怠緩悅從苟且旦夕而無所救正也這詩之所謂泄泄者就如俗語所謂沓沓一般如何是沓沓的意思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也今以逢迎為悅而不以匡弼為忠是無義矣人臣進退有當守之禮也今進不能正君退不能潔己是無禮矣人臣告君當以堯舜為法也今則有所謀畫皆出於世俗功利之私至於先王之法則造言詆毀以為難行是先王之治終不可復矣這等的臣只是因循畏縮只顧身家全無體國之誠急君之念即時俗之所謂沓沓者也詩人所言泄泄何以異此是豈人臣之道乎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責是責望閉是禁遏的意思賊是害孟子說人臣而至於泄泄沓沓無救於頹敗國家何裨焉不如人臣事君自有個道理

仁政是大綱舉本陳仁心如何先仁政如何行便其周悉使人一向書邪心銷融而明是陳善閉邪就君心之大一方說責君以堯舜便定本君為堯舜兵敬以忠愛誠實言董陳更舜之道便是愛君為實敬底意愛之德是一心在臨軒分內外看來要未句與上二句反看前君不能行其難與善而不以告此便是不恭不敬故曰賊此即上事君三句意說原則

猶節空包曰責難雖不是告行道耳孟子道君以善者為難者約而王言耳

補方丈伯曰大都先王之道便於天下不便於人主故曰難

補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一般只是恭意思收斂大敬意思較細密耳難之恭是先立箇大意以帝王之所為必可信必可行閑邪卻是發責難的工夫

古語有云人臣若只逢迎承順小忠小節耳惟是虛心朝廷舉高遠難行之事責其君以必行使存心立政必欲如堯舜而後已這等的雖似迫之以所不堪然其心却是以聖帝明王的事業期望其君而不敢以常情待之是極其尊君之至所以謂之恭也人臣只唯諾順從因而啟其怠荒之心非是盡言規諫陳先王之善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即犯顏苦口或傷於直遜而不辭這等的雖似拂之以所難然其心却是以防微杜漸的道理匡救其君而不敢隨之於有過之地是乃為國之誠所以謂之敬也若視其有過而不能正之亦從其君可不謂之賊而何夫不以恭敬事其君而至於賊害其君正泄泄沓沓之謂也其何以共成化理而行先王之道哉為人臣者信不可不任其責矣按孟子責難陳善之言不特明事君之法即人君受言之道亦在於此書經上說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言而逆

規矩章　此言聖人盡道之法要君者三節承惡備之至其道于堯舜而欲人法之下言不法堯舜之禍示人所當鑒也上兼君臣下單就君言而臣可知

補方丈伯曰此章以仁為主蓋為之堅正以堅其法堯舜之心也

規矩所以制物理以喻聖人盡人道之極上句與起下句規矩方得方圓聖人盡得人倫盡無餘欠處故曰至不可作工夫字看人倫雖是五倫但此只是君臣上言性中人倫俱備聖人不虧損此性心原完全非要措以益之也

耳本人所難受惟是求之於道方知其出於恭敬而不可不從言而順意本人所樂聞惟是求之於非道方知其反為賊害而不敢輕聽必如此然後能聽納忠言以成德業而先王之治可幾也有志於堯舜者可不念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論世之君臣當以聖人為法先比方說道古之聖人尚象制器做下的法式後世皆遵而用之如欲為圓的必用規以運之而後圓可成欲為方的必用矩以度之而後方可成是天下之方圓至於規矩而備以加所謂方圓之至也若夫人之大倫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件都有個道理但衆人有之而不能由賢人由之而不能盡惟聖人則生知安行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當於此親此義等類條段都合乎天理人情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所謂人倫之至也不法規矩成不得方圓不法聖人盡不得人道三代而後所以世無善治者惟以聖

朱子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若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了人倫有不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本一一都做得盡無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

欲爲臣承上文見堯舜既是聖人便爲人倫之至凡君臣當法之也欲爲君盡君道一句說爲君欲盡其道也盡字與上至字映而已矣三字是章旨脈下四句正是而已矣之意只自家去盡君臣之道未說到盡道必定是法堯舜纔是盡二是的道君臣之道爲之所以事堯法舜之所以治民所以事便是仁者二不法堯舜便爲慢君賊民便出仁來就是不仁了更無可歸則處說到孔子之言以明之致原則

人之道不明而人倫斁敗也然則爲君爲臣者其可不以聖人爲法哉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孟子承上文說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如欲爲君而盡人君的道理欲爲臣而盡人臣的道理二者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自古非無明君而惟堯之爲君則放勳格天光被四表致治之盛亘古獨隆是能盡君道之極者故必法堯而後可以爲君也自古非無賢臣而惟舜之爲臣則玄德在位歷試諸艱輔相之業後世莫及是能盡臣道之極者故必法舜而後可以爲臣也若爲臣的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其君則雖奔走爲恭不過承事之末節皆爲不敬其君者耳爲君者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則雖粉飾治具終無愛民之實心皆爲賊其民者耳臣而至於不敬其君則臣道虧君而至於賊其民則君道失而何

道二二句就孔子口氣不宜點君臣亦不可以仁不仁平看只重二仁字蓋道只有一自一之中發生一對待則一者分而歧路出仁與不仁兩字相連緊二以出此入彼發之爲舜言亦稱君臣說

大全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朱子曰是那没行大路亦有小路耳

須念微微以此章說堯舜後說幽厲中間都說個仁不仁不仁處亦何以爲法然法必法堯舜而爲仁亦必從中引孔子亦是分根據的

須是講閔且貫之意亦在然以叙七字是欲非仁民也欲法堯舜以仁民之道者也故爲暴民之說

暴其民德言不說人於不仁之禍暴其三以見生前之禍名

以補理一人君臨萬姓哉此爲君臣者所以必法堯舜而後可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說世之君臣所以不法堯舜而至於慢君賊民者無他蓋有畏難之心則謂堯舜至聖不可幾及有苟且之心則謂不法堯舜亦可小康此皆昧於大道而未聞孔子之言者也孔子曾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與不仁兩端一念無私而當理便是仁便與不仁爲異路一念徇私而悖理便是不仁便與仁爲異路未有出於仁不仁之外而別爲兩途者亦未有介於仁不仁之間而別爲一道者可見此是則彼非出此則入彼能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爲仁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爲不仁其幾在一念之微而相去懸絕不啻天壤可不審哉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幽厲都是不好的謚號動靜亂常叫做幽殺戮無辜叫做厲孟子

之曰幽厲是没後之顯禍昭不是實指幽王厲王是副其實之謚而然也蓋有可把柄數事實來形之古人謚法至公故百世不能改改原則

補一說方文伯曰暴其民者乃其禍有甚不甚者暴則熱是不仁而已故甚字不甚暴其民而已注亦是

詩云節承上言不仁之禍一至于此是可爲後世之永鑒者詩云殷鑒云云正北今人之鑒不遠在生前之禍殺後之惡名之謂也鑒幽厲則必不至于不仁法堯舜則必求至于仁是在綱紀人倫者加之意而已

毅庄溪曰引詩而曰此之謂也只要言此即人當以不仁之禍爲鑒之謂也注云以幽厲爲鑒則已之禍猶作幽王厲王看又兼〇此從原講

說道君道惟在於仁仁則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而身安國尊爲世稱明矣若不仁之人其虐其民或橫征厚斂以竭民之財或嚴刑峻罰以殘民之命其爲虐政多端然人心既離禍患立至甚則身弒國亡而不能以有其國不甚則身危國削而不能以自振蓋惡有大小則禍有重輕未有不害於其身凶於其國者也然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考其行事定其謚號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這等惡謚定之一時傳之百世雖有孝子慈孫欲爲祖宗掩覆前愆亦有不能更改者矣夫一不仁而生前之禍身後之惡名至於如此然則欲盡君道者可不知所鑒哉大雅蕩之詩有云殷之鑒戒不遠即在夏后之世蓋欲紂之鑒戒於桀耳紂當以桀爲鑒則今人亦當以幽厲爲鑒正此詩之所謂也夫鑒幽厲之不仁則能法堯舜之仁不特榮顯當年而且流芳萬世矣可不謹哉

三代章　此章要當重於後說一節分上二截不仁之禍來說承明不仁之禍必預見以戒當時之諸侯推自天子道諸侯人大抵西周文法暗說孟子本意全主於指當時諸侯說

三代之仁只以仁心行仁政而之世平天下後世事有所爲之充道者仁于民則德業之起德禮義之被民水火發兆使刻剝以不仁失之則諸侯暴其民甚者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者蓋說不止乎作興以存亡本至于以興作創以存家以保失者然亦本于仁不仁推信乎仁者於人心而與天命之大合也只在得失而不仁哉

並觀亦是月鑒戒不以絕字相述以見出其人鑑之意發者興而作者以忠愛雅乎里之介不可不悔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孟子說前代之得失乃後人之法戒有天下者不可不知也試以夏商周三代言之其初創業之君有天下如禹如湯如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生之而弗傷厚之而弗困事事都以惻怛慈愛行去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所以得天下者以其仁也及其後王如桀紂幽厲皆以凶殘狠戾之心行苛刻暴虐之事民窮而弗恤民怨而弗知惟縱慾以肆於民上是以民心攜貳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者以不仁也不特天下爲然至於有國之諸侯若能行仁則土地人民可以長保而以興以存若流於不仁則內變外患相繼並作而以廢以亡其得失亦有然者蓋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君若一不仁則土崩瓦解雖有先世之基業亦不足恃雖有祖宗之德澤亦不足恃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天子統承上言對不仁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能免者況乎諸侯卿大夫不仁俱在其民上況士庶人不仁凡數家滅理處皆是四海以土言社稷宗廟以祭言即此觀之信乎不仁者滅之術

今之君者以死亡爲不念心生猛惡之矣而亦無有鑒察封應爲之是觀者能凡不仁之事悔皆爲之而惟日不足謂安猶惡醉而强酒醉可免乎豈誠知不仁之禍爲可懼强爲仁而已

補林文康曰上章言仁不仁天子以下事就不仁言不仁之必死亡以致戒亦猶道二以殘民言不言總是潦其祭仁視

愛仁章　此章亦勉諸侯世也一節分上節正身之化下說之下節存心是孟子見當時諸侯斜責人而忘自責者甚小故竟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孟子承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亘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億兆離心叛亂四起四海不能保其有矣諸侯不仁則身危國削眾叛親離社稷不能保其有矣卿大夫不仁則壞法亂紀必有覆宗絶祀之變宗廟不能保其有矣士庶人不仁則背理傷道必有虧體殺身之禍四體不能保其有矣可見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今人於死亡無有不知惡而思避者顧於不仁之事乃甘心樂爲不知鑒戒這樣的人就似惡醉而强飲酒的一般不知溺酒而欲無醉不可得也樂不仁而欲無死亡又豈可得哉欲保國家者信不可不反而求之於仁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使取必於人反不應徒只責人故以反求勉之

仁知禮就人君言愛人治人禮人帥是仁知禮之所發三反字有愈加愈誠切至意仁體易發而人自消瓦紀綱行其事以整理臣民使人就君綠理中若人有不治必是智識未到於紀綱政事所以治人者猶未合天理當人心也故必反其知

行有不得不必拘於此言看有字則不親不治不答有一於此便當反求自省反求者言檢點細處不然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不責在人言其效自然將不外一身而可以當攝天下深明其不可外求耳故終篇

補方文伯曰大凡天下之民不感分於而不爲人心者難使人心東之則雖不歸矣不得人心之歸而歸者亦必速之則無不得矣畢竟是人心

孟子說君子處世但當反求諸己而不必責備於人若責人太過而自治或疏未有能服人者也且如仁者切於愛人人之被其愛澤者誰不親而附之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吾仁有未至耳便當自反其仁務使直不獨直遂必俱達可也智者明於治人人之受其約束者誰不順而從之其或治人而人不我治則是吾智有未及耳便當自反其智務使如無弗明處無弗當可也有禮者敬人人之被其敬者道有施而不報之理其或禮人而不我答則是吾敬有未盡耳便當自反其敬足誠以孚之積誠以動之可也若愛人不親而謂不可以感化治人不治而謂不可以德化禮人不答而謂不可以誠感徒以自足自用之心籌待天下而不以自責自修之學是待其身豈君子之道哉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配字解做合字天命是天理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以一身而酬酢

發於本心而來又從本心發拾處一一合於人心來方謂之反二者約也當也要精密身無不正而人心背復有不親附也四數詳說詳解到

詩云節詩說周引詩有多福之意遂以天下之福爲人主之福者然則自求多福云者非人主之有心於求福乎須知孟子之引此詩只在自求兩字然亡反求之要則在言天之所寫在求言配命以自求之要則人心歸心在不在求必而反求諸己我就是引言以見反求之功不容緩求以配命正及己以多福蓋天下歸孔說原則

恆言章　此章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言之見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孔說曰此章言是孟子因當時之人有天下國家之責者都言無不眾故將恆言提出个本字以醒之人之恆言皆曰

萬事不但愛人治人禮人而已若能以自反之心推而貫之凡所行之事有室礙難通不能盡如其願的便一一都反求諸己只在修心上講求根本處有不必欲於事業上而後已要學的修身克己嚴密精細則一身之中視聽言動好惡取舍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天下皆被其德而歸服之矣豈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大雅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說人能常常思念務合天理則天心佑助多福自然而來這福是自己求之非倖致者其即身正而天下歸之之謂也如不能正己而但知責人徒以權力把持天下則人之不從或之不服欲使天下歸心其可得哉大學論平天下而推本於修身亦此意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言是常言孟子說天下之言有平易淺近而至理存焉者不可不察也如今人尋常言語都說是天下國家卻不知這句言語有

天下國家除不如天下之本何在在乎國也國之本何在在乎家也家之本何在在乎身也前其本則天下國家可擧而理矣做無序說一句說下來不容不句另說並說都是天下國家相依將說到天下二句說被他言所求及天下句其發是恆言所未及個擬於是求以致之

此章要旨只天下治亂皆係乎民故曰本在國身作平天下之本在國下做此

補王觀濤曰本只是一個本所謂修身爲本者是上二本字只是末中之本才惟修日不容暴好不能

爲政章　此承上章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言全要不得罪於巨室爲政所以欲得教施於巨室是先卿大臣見最多最廣最擁力服者得罪非理致其不得罪者非非是畫法以巨

個本然天言天下而繼之以國者爲何蓋天下至廣德化難以周遍須是國都之內治教修明則由近及遠可以致萬邦之平治是天下之本乃在于國也言國而繼之以家者爲何蓋國人至眾情意難以感孚須是一家之中恩義洽則由內及外可以興一國之仁讓是國之本乃在於家也至於治家之本又在於身蓋一身之舉動乃一家之所觀效必身無不正而後閨門之內整齊嚴肅家自無不齊矣是雖恆言之所未及而根本切要之地乃在於此能先修其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次第而舉矣若其身不正國且不治而家亂不治者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宜深省於斯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是世臣大家得罪是自取怨惡的意思沛是向慕溢是充滿孟子說今之爲君者不能反身修德以服人心而徒以權力相尚都只說爲政甚難自我言之爲政初無難事只是要不得罪於巨

之只是修身使衆動合理解一可謂得不敢起怨怒的須修身就在不得罪權臣起動得罪乎定今其心悅誠服乃使自近及遠一國慕而天下慕德教溢乎四海矣德教言教不以言而以德轉移身也沛然德溢四海體在巨室慕一國慕天下慕中此可見修身其概括在巨室只本原在修身更不假外邊勢力只一正身便了何等簡易何難之有

補　才大臣內參與議軍事和睦衆有欣之愛戴之意亦乎以德教參入人心皆為此法溢溢出的光景

補　重恩自己由巨室慕而一國慕以至天下慕只一滾下來沛然自可想

有道節　此章總論修德以自強意首節只泛論個理勢見人當循今天下度勢人自強以立命于己大綱全在修人德

總上

有道無道分乎世風重在有道邊孟子正為當時無道狀況立說有道人皆務德無道人不修德此二句是有味體理了後面論文王後于大德大賢主天下說小德小賢倚下大小強弱指列國說六有德者覺得二者必有德小大強弱亦須量分力大能從依九小力小的是說見役相與合從役百國時勢皆畏其命使是上此役字有心依服之意下兩役字有長威不服之意所二者天也兼有道無道說亦須側重無道邊說有道之役從理天者師今無道之役力亦天也天者理勢之當然理當如此勢又不得不如此順天逆天俱兼有道無道說在小德小賢與小者弱者一邊作斷案總來說便從亡則家敗國破將身亦滅矣

室而已葢一國之中必有世臣大家秉政用事的其位望隆重足以係衆庶之觀瞻其勢力強盛亦足以行君上之命令若人君舉動乖錯則巨室心懷怨怒政教有壅而不行若誠使其動稱適處置得當絕無纖毫過失有以取怨而致怒的則世臣大家必心悅誠服翕然而向慕之矣夫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皆視以為趨向其誠心愛戴也與巨室一般一國之所慕則天下之人皆視以為歸依其傾心悅服也與國人一般這等的人心向慕歸嚮無遠近而皆然則德教大行如水之沛然而莫能禦得以洋溢乎四海而無有滯礙矣夫德教四溢是轉移治而惟自能服巨室之心始之則為政又何難之有然使巨室要服固在巨室之心服而端本澄源又在君德之修飭此為政者尤當反求諸身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役是為人役使天是理勢之當然孟子說天下之大分有二非出令以使人則聽命以役使於人此相臨之定分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脩德其位之貴賤必稱其德之大小故大德的人則小德者為之役大賢的人則小賢者為之役二人者不恃勢而自尊役於人者不畏勢而自服此在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勢力相為雄長力小的則為大者所役力弱的則為強者所役小國不敢以敵大弱國不敢以敵強此在尚力之時然也世道不同故其所尚亦異然合而言之都是理勢之當然度德以為貴賤則循統正而分義明是理當如此量力以為重輕則心志定而爭奪息是勢不得不如此人君能循理而奉行遵勢而獨立哉所以說斯二者皆天也若能度德量力一聽於理勢之當然而不敢違悖這便是順天順天則可以保其社稷和其民人而國以長存矣不如此便是逆天逆天則豈有不亡者乎觀於存亡之機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

前一說孫曰天也天字兼理勢不得說理即勢天勢則皆人了說無道之理且然勢力相期實得有理之當然若來天字只可作天理氣數上說言有道之尚德乃理化之公乃是氣數盛衰之天之治乎天下也無道之尚力乃是此之智運相遇漸氣數也此是天之未欲治平天下也乃此說亦好

齊景節　此景公能順天之天而能不比時之嘗弱小之邦而恥受之亦不順天之事如此受命於吳而曰順天也亦非但勢之謂矣天機可畏今不能自強故不免於人役以延今之諸侯亦不能自強故其免於人役不可得耳

今也小國師大國之政由於欲也恥受命為人役者須循弟子云言必不能免

受命之恥這個恥字正是要發起仁興之意

如恥節　此見恥之莫若師文王之事當[illegible]大國之所為而發政[illegible]受命[illegible]大國[illegible]大國若五年七年謀勢有難易故言其必為政[illegible]於天下[illegible]天也[illegible]可恥乎

詩云節　此引詩言天命無常天已改化引詩言文王既興天下天下已定[illegible]為商之孫子[illegible]商之孫子皆為周之臣也殷士二句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臣而助祭于周京也[illegible]仁不可為衆[illegible]好仁字從天命應當歸于有德

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令是出令以使人受命是聽命於人物字解做人字以女與人叫做女師是效法孟子說有道之世以德相役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小役大弱役強而順天以存者近時則惟齊景公能之昔吳以蠻夷崛起於此時齊國衰弱不能與之力爭景公乃與群臣謀說吳方恃兵取威定伯以令諸侯則齊已權力以事大國只有這兩件道理若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能事人以聽命這便是與人斷絕了的一般此則挑釁致禍自取滅亡而已於是涕出而以女出嫁於吳蓋情雖有所不忍而勢出於無奈也齊景公之能順天保國如此若今之諸侯國既弱小不能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者如效法大國之所為者乃獨以受命為恥不肯屈已事人這就似為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身為弟子豈得不受教於師國既弱小豈得不聽命於大國是在勉力自強求所以免恥者而已矣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承上文說今之小國徒恥受大國之命而終不能免者以其師大國之所為而不能師文王之德也如使心誠恥之欲免於人役則莫如反己自強取法於文王葢文王起於岐周為方百里而當商家全盛之日其締造甚是艱難惟其能發政施仁使人心悅誠服故能三分有二開創成周之王業今若能修德行仁與文王一般則人心咸服天命必歸在大國因勢乘便不出五年在小國積功累仁不出七年必然混一四海統理萬民而為政於天下矣至是則大國多為吾役而何有於受命之恥哉夫能法文王而王業可成國恥可雪有國家者亦何憚而不為是可以深長思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是大雅文王篇麗是數侯字解做維字膚是大敏是達祼是灌酒以降神叫做祼將是助祭孟子承上文說吾謂能師文王則必為政

（來衆于擧其農不能示此何妓孔下從詩之詞指文王對之大國君二句緊接下今也欲無敵天下乃孟子斷章都欲孔子添非也孔子只崇周何得有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之辭）

（祼將將達曰通說精重仁字特設以發其羞惡之心則說以意其歸於殷爲一仁學耳）

（今也欲無敵在來執熱先仁在無敵先是猶何見執熱而不濯必不免于執熱無敵而不以仁必）

於大下者其位雖據而言之在大雅文王之詩說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止十萬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無不侯服於周所以然者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也天命既已歸周是以商士之有大而敏達者都執事課獻之禮助王祭事於京師是商雖强大而易姓之後皆服役于周如此孔子讀此詩而歎之說商之子孫其衆不億何其衆也文王能行仁政而周命維新商政遂衰則是仁人在位雖有大衆不能當之蓋難乎其爲衆矣若使爲國君者皆能以懷保惠鮮之心行除暴救民之事念念都在於仁則思澤旁敷風聲遠播天下之民皆親之如父母戴之爲元后以戰則勝以攻則取雖有强大之國安能與之爲敵哉由大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我師仁者無敵於是爲益信矣有國者徒恥受命而不法文王抑獨何耶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不能無敵引詩見雖能欲無敵子天下而不以仁義必以仁意以權力決困大熱不得則信乎當師文王之仁矣）

（王荊石曰此不是説小國受大國之命今欲發人之不安命者當師文王爲政于天下肯從順天運天定之論以唯無引命者全見爲無消之意不能自强欲不免大國之命耶將恥受大國之命除以論文王而行仁政文王自然受天命小大强弱非所論也故自仁不可爲衆是大強者好仁天下無敵此二句見一家繁衆數發深不患敵無敵以下又深歎世之不自力仁者必難免于暫道之世乱如此說是得通章大旨者多以衆爲孫順天命之諸侯爲是矣從來得）

（不仁者　此從是言衆必不仁）

執是將詩是大雅桑柔篇逝是語辭孟子承上文說觀文王之事及孔子之言則知國君之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之諸侯恥受命於大國其心豈不欲長駕遠馭無敵於天下然乃師大國之般樂怠傲而不師文王之發政施仁觀其所爲都只是嚴刑重斂興兵結怨的事未有能誠心愛民力行仁政者是徒知恥爲人役而不知所以免恥之方就似乎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的一般其終不免於熱也明矣大雅桑柔之篇有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是說持熱者必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猶立國者必以仁自强而後可以服人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於天下豈有是理也爲人君者可不勉哉當戰國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如齊宣王欲莅中國撫四夷而不知與民偕樂梁惠王欲雪先人之恥而不免糜爛其民孟子皆以仁政告之而卒不能用故諄諄爲此論以儆當時之君者如此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

（取樂其所以亡之事惟不仁之人有其心以爲樂若是所以亡不仁者之自取其亡）

（不仁者不仁若可與言哉謂君者之患亦必不知所省也古昔暴虐之君其所爲雖有以爲惑亂心上沉溺于私欲類皆淫樂戰卹聲色好佚樂從以安其安以危以亂亡之禍與怨以不謂其民而前聽人誡諫不若使聽者信忠告而已則然如其愛定以實難以其無危其危已矣何致之之有）

（此節于言何必聽以正其不仁是者除其心之是人不仁則之是也以無安其危又如以謂諸侯所以致人之不仁者所爲此本文自分明說多三平者又詳于其三句正是不可與言此則以反言以及其所不可與言而本書爲之意而動其惻隱之機也）

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蓋是與告孟子說有國家者欲不甚害危亡而惡聞災害然而妖孽之來皆由自取惟道達事理者能言之亦惟樂受忠言者能聽之若那不仁之人私欲蔽錮將本心之明都喪失了雖有忠謀讜論亦必拒之而不從將以爲是之有言哉且如修德行仁則可以長久安寧恣肆不仁則不免於危亡災害此必然之理也彼則求然無知得然不顧不以危險爲可畏而反喜之以爲安不以災害爲可嗜而反趨之以爲利不以滅亡爲可深憂而反恬然安之以爲樂這等的顛倒錯亂執迷不反豈不至於亡國敗家假使不仁者而可與言則必能悔悟前非改過遷善雖危急存亡之際尚可挽回又何亡國敗家之有大抵天下之事至險藏於至安可患隱於可樂如桀自比於日紂謂有命在天只見得目前安樂未必便是不知其不如此爲危亡之幾所伏於此將來日積月累馴至於不可爲雖悔何及哉君子日常存此心不放肆意妄爲或少有過失聞

（孟子此章句子之取求由學者之見滄浪四句只屬上節天地自然而可以求之自有來下面斯字相承皆從此處生情）

（補説中凡人見可以二字看水之可而不至于自可之也孔子言之而下關之使自取之下將有自取的說使醒人心當前何如言爲惡下當味二箇字一矣字自取矣自取字生發來事徵上可以字來）

（陸象山曰孔子之言只說水自然可以外從自我下之取何者非人之自取也小子聽之也）

（補矣曰之曰滄浪之水一兮曰氣不平下何全濯矣字下發出來和聲自天下從濯纓最有趣濯足然是濯）

言即悔悟則當改之多所期望其能免於敗亡而已古稱成湯之聖曰從諫弗咈曰改過不吝此爲萬世君者所當法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滄浪是水名纓是冠系孟子說不仁之人迷而不悟及至敗亡非謫命於天則歸罪於人而不知其皆由於自致也嘗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昔有孺子遊於滄浪之上口中歌説滄浪之水清的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的可以濯我之足其言雖若淺近而其中實有至理孔子聞之乃呼門人小子而告之說這孺子之歌雖出於無心然說小說味都有箇感應自然之理小子其審聽之可也夫纓之與足一般是濯何以有清濁之分蓋纓乃首服人之所貴也貴則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濯故以之濯纓足爲下體人之所賤也賤則雖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垢故以之濯足是纓之濯也由滄浪之清致之足之濯也由滄浪之濁致之有此道

滄足非有定體惟本清今斯用以濯纓濁便濯斯濯足矣繇自而已濯不可得矣何以滄浪稚詞義不可得矣若此二句雖未嘗說自取之意二令得學聽人容乃依聲孺子歌味處都出繇口然後從實後六用口氣說那只要將賤用口氣以此說最得味會好參詳

夫人節此承孔子之言推原此所未發得名義伐之意亦有所身而後敗也庶幾自侮也敢若行政之意不至於家而後傷於身而後自毀自伐從後人之意不能治幽而後毀不就自伐也三自字承自取二字來最是

補奏侮段自侮是設不至毀伐則子侮不事事惆悵之自伐爲原本於自侮蓋其下不淺係國而家亦國敗自之者其人之侮毀也而伐之故侮

惕然時伐務自省彼安危利菑有罪身之門也故將以自侮示警云　此設亦妙

太甲兩則謀自取意只重自作孽不可活句太甲只說家形生子此之謂也言如此自取其禍毀伐之謂也未便不仁自取意警戒中自然以天未形容自取之禍蓋不仁之人不信人言者一以其自取之禍驗於於人欲率下深則以禍之所不信天道反已以行仁自新轉禍而爲福矣

桀紂章　此章發當時之君志仁以興王三節分上述王天下在乎仁以下勉諸侯以行仁而不敢其不行也

桀紂節此自失天下擬至于失其心則得天下一節可見矣故下失其心一節言能得天下之道得其民斯得天下者有人此有土也得其心斯得民者民

所故有此感乃有非人之所能强者所以說自取之也然則有國家者仁則榮不仁則辱禍福皆自己求之亦豈人之所能與哉誦滄浪之歌可以惕然省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承上文說觀孔子聽滄浪之歌而發自取之理則凡天下之事皆可類推或禍或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如人之一身若能敬慎端莊無一毫過失則人心自生嚴憚誰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檢身或舉動輕佻或言詞放誕自己先不尊重了然後人以爲可侮而恥辱加焉這不是人能侮我乃吾自取其侮也又如一家之中若能齊整和睦無一些乖爭則家道自然興隆誰敢有毀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治家或骨肉相戕或閨門不肅自家先敗壞了然後人見其可毀而災害及焉這不是人能毀我乃吾自取其毀也又如一國之內若能順治威嚴無一些釁隙則大國亦將畏之誰敢有侵伐者惟是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有釁不支則鄰不睦自己先有可伐之釁了然後動天下之兵而身危國削之禍生焉這不是人敢於伐我乃吾自取其伐也可見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孔子所謂自取者蓋如此而書太甲之篇說天降之孽雖似難逃然人能修德回天猶有可避者若孽自己作災殃立至豈有存活之理乎此即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如繹思自取之義而深戒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言而撥亂以國致安之福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孟子說自古國家之興亡皆係於民心之向背我觀夏桀商紂嘗君臨天下矣如何便失了天下以其人民離散身爲獨夫無與保守故也夫桀紂之民也皆是祖宗所遺如何便失了人民以其暴

引原而望之然後其歸也前者不能得也所欲所惡民心也聚其欲去其惡所以得民心之道所謂仁也實也有如此而無彼之意

補意思自只得天下與得民得心一滾說來而與聚勿施亦即得其欲惡之心也欲惡只是一個心更分不開

補爭元來只所欲所不逐慈生欲望曰先聚者謂其欲也所惡所能舉巳重不欲曰勿施者先其惡也

歸仁二節意思相承言民心之歸仁而去從民心所欲在仁而所惡在不仁也所欲在仁故歸

於仁所惡在不仁故益敺之以歸於仁但其重在得仁處是將得民心得天下之故說還不可以仁不仁並對

自有其事以水就下獸走壙從狀其歸仁之勢之勢非也爲所欲在此說聚也蓋水之于下獸之于壙其性然也民之歸仁亦其性如此　此說亦是設水就下獸走壙歸處是相資說得其治

爲淵敺魚節孟子意在有仁以上看益爲敺民之心而行仁政民之所以爲湯武之所以爲湯武之机也

虐不仁衆心怨怒不肯歸向故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箇道理只要百姓每歸附則有人有土而天下皆其統馭矣得民有箇道理只要他心裏歡喜則近悅遠來而萬民皆其臣妾矣至於欲得民之心又有箇道理不是智術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劫之者只看他所欲所惡如何他要安逸富貴乃民心之所甚欲而不能自遂者須是在上的人替他多方措置把好事件件都保聚與他使得遂其生養安全之樂如饑寒勞苦等項民心之所甚惡而不能自去者須是在上的人替他盡力區處把不好的事一些不害着他使得免於愁恨怨嘆之苦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爲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爲心豈有不得其民者既得其民則保民而王天下能矣桀紂惟不知此道所以失民而失天下也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是野外空闊的去處孟子說民向常懷保於有仁惟上無仁在而民始有離心耳今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謂仁也由是天下之民凡求遂其所欲求免其所惡者都翕然歸向不但被其澤者莫不欣戴鼓舞依之如父母就是聞其風者亦莫不奔走趨附願之爲我者譬如那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一般蓋水之性本自順下若導之下流則沛然而往莫之能禦獸之性本自放逸若縱之曠野則群然而趨莫之能遏其勢然也人民之所欲固在於仁焉有仁人在上而民心不歸者乎昔成湯救民於水火則四方之民咸望其來武王救民於凶殘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湯武惟仁故能得民而得天下也所以說三代之得天下以仁爲人君者當知所取法矣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淵是深水處敺是逼逐的意思獺是食魚的獸叢是茂林爵字即是鳥雀的雀字鸇是食雀的鳥孟子承上文說民之所欲在仁其所畏在不仁未有不趨其所欲而避其所畏者譬如魚在水中只怕

今天下即今天下要見是民罰暴虐無所逃避時若仁下亦求欲去虐此便是湯武而爲民之有與諸侯之不仁者侵是桀紂而爲民之驅與桀矣雖欲無王不可得亦不得其民所得天下也此意雖以動之見得此時正是下王不可失此機會言仁之可爲

今之諸侯人不自覺欲又每言以勸之見得一失此機會必至死亡不可救藥言仁之不可緩七年之病寄久病之民心三年之艾喩緊積之深仁道仁誠乎熊積累來而須念念在此念念在此則仁心不容息仁政必有終民之欲無自終雖得其要紂政便有王之理此志必學極事於將此心則心便不仁民之欲要亡不保念便有所于死亡之理

詩云節其上節其何能淑節不存仁意載胥及溺而憂辱死亡在此之謂言即不志仁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之謂也

爲獺所食都在那深水去處躲避以避獺之害是魚之必趨於淵者獺爲之驅也雀在林中只怕鸇所食都揀那茂林去處棲止以避鸇之害是雀之必趨於叢者鸇爲之驅也至於湯武之仁本是人心之所歸向而桀紂之爲君又暴虐無道百姓不得安身把夏商之民都逼逐將去使之歸於湯武就似魚之歸淵鳥之歸叢一般是湯武之所以得民者桀紂爲之驅也書經上說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故湯武行仁則民皆戴之爲君若或挽之而使來桀紂不仁則民皆疾之如仇若或驅之而使去仁不仁之間而民心向背國家興亡皆係於此可不慎哉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孟子承上文說湯武好仁而桀紂爲之驅民則民心之歸仁益可見矣方今天下特無好仁之君耳設使諸侯之中有能省刑薄斂不暇救人念念都只要愛養百姓所欲則與之聚所惡則勿之施也如湯武之好仁則天下諸侯暴虐如桀紂者皆爲驅民以就之矣民既來歸則億兆者我臣妾土地皆我版圖而可以混一天下雖欲無王亦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夫君能好仁而即可以王天下有國家者亦何憚而不爲哉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艾是草名用以灸病的詩是大雅桑柔篇淑是善載字解做則字胥是相孟子承上文說好仁之君必能王天下則欲王者惟在爲仁而已但今之諸侯都只以富國強兵虐害生民爲事積習已深一旦要起敝扶衰統一天下如何可得須是及早悔悟汲汲然舉行仁政以愛養生民然後人心可收王業可致譬如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一般蓋病至七年則已沉痾難愈而艾必三年然後乾久可用則治病的人須是從今日畜起猶或可及苟不以時畜之一旦使至終身亦不得乾久之艾而病日益深死日益迫矣若今之諸侯不能及時努力勉然有志於行仁則身受病已深而不能畜艾者何異將見國事日非人心日去因循至於終身惟在憂辱相尋以陷於死亡而已豈復有能自振拔之理乎詩意大雅桑柔之篇說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是說人不能爲善而相引以及於沉溺而已是即不仁之君終身憂辱死亡之謂也有國家者誠能鑒往日之愆圖將來之善則可以轉禍爲福固民而得天下矣豈特免於憂辱而已哉

補林塘遂曰聖賢全在前不志于仁二說今天下行仁政王者決甚救敗不仁之政民又如魚爲獺所敺於淵矣意做去再不可如何來則爲不然以桀紂終其身而憂辱死亡也曰湯武與桀紂者盡桀紂者事當湯武起而行仁政今之君究竟都爲桀紂惟其四字看無緊要來已作之說般桀紂做了驅也三年之艾及篇觀前後盡此明其政則也

自暴 此章記人之自暴自棄者 惟分上言暴棄者之絶夫道 下言道本固有而自絶者爲可哀

自暴何以且說下正講明之以見其不可與有言有爲也自暴是剛惡而爲自棄是柔惡所爲皆自甘于暴棄此雖氣質之病實由于心之陷溺深廢而不覺諸書于無義義者也不能閑聖者之而不能行也所以義字面皮仁義字面下漸且全說仁義下而只言仁義自是與言暴棄必不人自棄者皆賴仁義然後爲之志而自暴自不能是自棄乎宜也

安宅 居安宅正路方作喩言仁出一人安正見此人之所以然人者本然所固有者安穩于極其正見仁義之在人乎天理上存心實身日見安於此然後之意于天理上作來出入自是坦蕩之乎於是所之利自以是得於已爲仁即是之存自然理請不曰從仁則不可不察

補張居正曰此自上文言非身義及自身不能居仁由義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是害 非是毀 孟子說人性本善不待外求須是自家奮發自家勉勵方能知得性分中的道理如今有一種自暴的人自以爲是不愛善言就把好言語欺拒他拒之而不信這等的人率皆底何可與之有言也又有一種自棄的人甘爲人下不肯向上就知道該做的事也絕之而不爲這等的怠惰委靡何可與之有爲也如何叫做自暴蓋人性中有禮義和有良心的誰不知其爲美而暴好之般明以偏詖之私肆其譏毀之說不知禮義爲何物反加詆毀這是真顛倒錯亂失其本心分明把自家拋棄了所以謂之自暴也自暴者尚可與之有言乎如何叫做自棄蓋人性中有仁義但有心氣的誰不以爲可居可由而勉圖之彼則以柔懦之資安於因循之習只說道自己不能不肯用力這樣退縮畏葸而不能分明把自己丟棄了所以謂之自棄也自棄者尚可與之有爲乎然天下無不可爲之善亦無不可化之人君能知自暴自棄之非而以自責自勉爲務則可以變化氣質而爲賢爲聖亦不難矣孔子不拒互鄉難與言而深責冉求之自畫亦此意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字解做空字孟子承上文說自暴自棄之人不能居仁由義者皆未知仁義之切於人乎蓋凡人處心一有私欲便是危機如何得安穩自在惟仁乃天理之公凝然常定凡五常百行都由此植立而無有一毫私欲攙雜其中這是人身上安安穩穩一所的住

誠求學雖出仁義本至大而無可求自有而必可欲意方與上文有指且又起得終令隆醒
補張側初曰哀字大有味是得暴弃之人其爲人下者之不能入聽之不必復其激不知勉爲不知恥之人能不足懼要不是怎勞令人哀而已安宅要人依仁由義教以暴弃伯其痴以哀動其恐
鳴呼仁義懸所言不以仁爲不是居則以義不歸厥居者安宅而其路于例是之縱也不以義爲不是由則以義爲不能由居名正路而其與于滑由之途從我自有之我自覺之意不要可言數此有令人猛省發悟處行當

宅若能居之則身心泰然自無從欲之危矣所以說人之安宅也凡人行事一有私邪便覺曲徑如何得平正通達惟義乃天理之安截然有則凡千變萬化都由此推行而無有一毫私邪以參其間這是人面前平平正正一條的道路若能由之則舉動光明自無窒行之弊矣所以說人之正路也這安宅正路本吾所固有不待外求人當務身居之由之而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弃不能收其已放之心奮其必爲之志雖有安宅曠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不由這等不仁不義的人非私欲陷溺喪其良心何以顛倒錯亂至此豈不可哀之甚哉孟子此言所以教人愧恥之心而勉之以自強者意獨至矣學者其尚深省於斯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講書　以前面說自暴自弃者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叉只指自弃者言之個道非

爾即是邇古字通用孟子說凡人情之所趨即世道之所係同則公異則私公則治私則亂其幾不可不察也彼率性之謂道一人

自暴弃之人已不可救藥矣但不嚴然只是爲之不勇段尚知得可知可由然爲可教諭以只說此一段以提此輩道亦有救藥處孟子本意自從深意求必每要自究
道在爾　此言深作涂道術說在爾等俱辟斯亦少將更十歲一氣雨子斷天下之治才術多矣而深中之常之易知易能的爾以爲極旨舍近不求遠從遠且難處求天下人都覺道理修之爲此經良知良能的道理不當從事即此便是反側偏頗使是天下不平之實都削做平人心險仄須剛猶平常不知近易上求親長何等近親之長之何等易爲今人人盡孝發知親愛兼得以順道遠的人心無此險仄須剛道總一風俗同天下豈有不平者在求道與事上以主道術者言此說

由之衆人共由之本至邇也乃世間別有一種的學問謂衆所共由之道不足爲高務要求之於荒唐玄渺者這是道在邇而求諸遠行道之謂事一人能之衆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世間別有一等的修爲謂衆所共能之事不足爲高務要求之於艱深怪異者這是事在易而求諸難夫求道於遠求事於難其初本起於一念之勝心卒之勝而不已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天下未有得平者也以我觀之人無貴賤賢愚一般有父母一般有兄長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這良知良能所在有何爾我可分有何門戶可立若使人人爲子的都親其親人人爲弟的都長其長這等風俗便是極和氣的風俗這等世界便是極無事的世界將見上之人不必繁刑峻法閭里之間不爭我是人非天下無不平者矣然則道豈不在邇事豈不在易而求道與事者又何必求之遠且難哉孟子此章蓋爲當時惑世誣民之士楊墨儀秦許行告子諸人而發要之三代而降學術壞於門戶之多

自暴弃當絕之不復將論是章已上是病求道之太過下章言近道以示人非由邇及遠之說
補要節曰只在一求之之心便觀覺的感歎于道可致而不可求甚至如此
居下章　此章以誠身爲本首節言凡事本于誠次節推言誠之道末節又言誠之妙以終首節之意
居下位至親親也　深下說路來誠身上明善節誠身路上大不可不看看何大節說得物與先要父子有親上下有說爲友有信皆本天理之權而無一分人欲之私是其實之一身而本無不實者人只緣不明是善原頭父子上下朋友之間或奪自我於不實不實處自獲得人欲遂身之下夫先在明善
大全朱子曰獲上信友事皆

致僨毀於聰明之亂行無非覺民之責者不可不三復此章之旨識其漸而亟反之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孟子說君子以一人之身上事下交交際親疏件件都有箇道理須在根本切要處講求且如居下位而治民須是得上信任他纔得展布若不得於君則情意不通事多掣肘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治民不可得矣然得君有道不在詭佞以取容須是行成名立朋友間稱揚而後能受知於君上若朋友不信則名譽不顯上何由知欲得乎君不能矣然信友有道不在結交以延譽須是竭力盡孝使父母常常歡悅而後能取信於朋友若事親弗悅則孝行不孚人何由信欲信於友不能矣然悅親有道又在於誠身蓋孝乃事親之本若反求諸身一有虧欠未能盡得真實

以行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諂從以求獲乎上便佞諂媚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實行諸長以求誠其身皆是非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
新安丁氏曰此以大全饒氏言人要行君必須朋友承其太調順則得友先親親者必在親得晦而必誠信則悅處分說而先身恆以遠於誠而觀觀一件從忠之實心總行乎上下交而後可達乎君顯乎親向後可達乎友總是一點誠心流貫
朱元我曰誠身只要在念慮何明日處時時精察是步步遵下的大法要得舍件都本乎此誠身所包者廣不止從親一件
補真齋蔡節曰反省身不誠者

無妄的道理則服勞奉養都是虛文末節何以能得親之歡故思事親者不可不誠其身也至於誠身有道又在於明善蓋擇善乃固執之基若察識之功一有未至不能真知天命人心之本然明爲善去惡不能實用其力何以能復於無妄哉欲誠身者又不可不明乎善也君子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爲實孝交友爲實心事君爲實忠治民爲實政一誠立而萬善從之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孟子說君子欲盡道於君民親友之間而必以明善誠身爲本則可以見誠之爲貴矣然誠雖具於人而其原出於天蓋天生斯民皆有箇性性中所具之德即是天以元亨利貞付畀與他的道理純粹真實無一毫虛假無一些虧欠乃天道之本然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但在天固無不實之理在人容有不實之心必須先明乎善思以復其誠實之本體把性中仁義禮智件件都體驗擴充拓之欲其精擇之欲其固必求至於誠而後已此乃人道之當

身指事親說只統言理之該於身者一一皆實之謂誠者句釋誠何也乃上生下也須一直說下言此實理者是天賦本然之道而思誠以全此天道者乃人道之當然也思誠非是懸空之思也有明善以誠身在內

補程竹山曰世非誠有天人蓋謂顯人之不行以誠也

○補方文伯曰思字工夫則在明善邊蓋人之所以未盡發出一箇誠來此其所以生者不可作在天之天看天字只當作形容之天道不消是事此性而說自誠道測看訣

湯舜者曰天命性其初人人皆誠但誠下其舜者十惟從不免爲私欲所蔽思字乃孟子救人下手工夫

至誠而不動何處下一句反言

然所以說思誠者人之道也天誠曰天道旣爲性分之所固有思誠曰人道又其職分之所當爲則明善以誠身實人以合天君子不可不知所務矣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承上文說思誠爲人道之當然固多實成於己而實理乃人心之同然自足感通乎人人特患誠有未至耳若能擇善固執由思誠之功而進以至於念念皆誠無一毫虛假時時皆誠無一息間斷到那至誠的地位與天道合一了將見誠立於此幾應於彼事親則親悅之事君則君獲其忠交友則友服其信治民則民懷其仁有不言而自喩者矣若謂至誠不能動物天下豈有是理哉使誠有未至則方寸之中使有虛假間斷何以使精神貫徹感意交孚欲求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必不可得已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人與我都是這箇實心心無間斷則不感而自孚心有間斷則有求而交應亦必然之理也君子可不以思誠爲先務哉

[illegible]至誠不思誠[illegible]則於思誠[illegible]盡己誠則天道之本然者不能而人道無幾乃人心同然之體故終有不動之理不識非全在假只是未有偏是則身人心同然不相予實能動哉

補吳季子曰凡人盡念只說實故則天地可格鬼神可通金石可貫豚魚可化況人與我同此心邪之說行不或易其心感孺其志感應不從用意矣感我之私然不知不覺能神通於此耶

伯夷章　旦說當時諸侯歸文王以行仁政者由二伯夷文王得民歸而後人心舍以此文王之政也

伯夷太公乃商之老非周之老其居于北海東海皆以避紂者非紂也自文王善養老一則自北海歸一則自東海歸是仁

此章論誠明之學實淵源於孔子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學者宜究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孟子時二子都所欲起之蓋是何不文王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孟子說今之諸侯莫能定天下於一者只爲仁政不行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虐痛四海播棄老成此賢人隱伏之時也那時伯夷避紂之亂隱於北海之濱蓋非君不事矣及聞文王起爲西伯奮然而興說道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從其養可也遂自北海而往焉太公避紂之亂隱於東海之濱蓋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起爲西伯奮然而興說道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從其養可也遂自東海而往焉夫仁政一行而避世之賢遂自窮海相率來

政之所得推也故起而作西伯之位則是當然歸之之公也歸一來者自海濱而歸于岐周也此善養老就復西伯常不同復言養老此就重行仁政上而養老則仁政中之一事耳

二老商此言亦天得二老之說而回得人心之後人老業歸焉蓋以大老眾天下則作父道以天下歸大老則有子道天下之父既以辟紂者歸文王則天下之子焉有不歸也往了目天下則靈乎人乎然此一心歸蓋蓋不但三分有二之民歸歸天下之王已係命也其有不二之其父至之家則天下之說不太戈子歸未猶云即太之心子天下則天下父太歸于文王情以服事殷何也西收于天下紂者

問二老同歸文王至孟子之會一遇變故之身一居所焉

歸于道之得人如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指伯夷太公說孟子說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伯夷求仁無怨得聖人之淸太公待時而興爲帝王之佐德望爲乃天下之大老也旣曰大老則其德望所在人心係焉其將觀其所背以爲重輕旣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歸文王之政則是天下之父歸之矣天下之父旣歸之子者將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蓋海內之心方觀望於賢者而賢者之心已趨向於文王雖欲遏之不歸不可得矣信古有國家者莫難於得賢士而莫難於得老成之士書謂詢兹黃髮則罔所愆典刑正謂此也故三仁播棄而殷祚以滅二老來歸而周道以隆得失之效可視矣養賢以及民者尚知所務哉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之際何不同也曰太公是個當日之賢者而就之伯夷是遯世之賢君而遇之深

補林齋建曰天下之父最難得者當云一家中父尊于父而說行之卽父尊天下幾二歸爲天下共歸而父在一家中歸天下哉以爲天下共歸而[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說文王所以開創成周之業而爲政於天下者以其得民望而係人心也今之諸侯惟患不能行文王之政耳有能取文王之政如所謂田里樹畜之教鰥寡孤獨之養一一舉而行之則仁恩仁聞達於四海必有老成賢者之士相率來歸如伯夷太公者那時天下之民心誠悅服豈能舍之而他往乎夫人心歸之則天命歸之不論國之強弱大約七年之內必能統一四海制馭諸侯而爲政於天下矣有國土之君者亦何憚而不師文王耶蓋三代之得天下皆以施德行仁固結人心爲本而戰國之君徒欲恃其富強貪斷之策兼制天下故孟子取文王之政以示之如此爲世而後欲以王道致治者可不知所決哉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是冉求孔子弟子賦是稅歛鳴鼓而攻是聲其罪而責之孟子見當時列國之君皆以富國強兵爲務而不知其非故有此以儆

及至強戰之罪下是其從役之刑全重在戰上首都是倒次說甚處未曾是辦（求也三句是記事之詞孔子曰二句是述其責冉求之言鳴鼓攻于其德所不能匡救季氏暴月之過德也處德從季氏剝止殺是罪知察教也）

由此傳專求聚斂非至于強兵求至于殺人孔子猶然弃之况主強之教殺人此豈但皆殺可以從事一罪是以歸罪哉不容于死言罪大而測小類云死有餘辜也

故先從求上罪不容于死來說善戰者死不亦誅故當服以上刑上刑極刑也服者加于其身也加以衆服云下其体一般連結諸侯使相攻伐致民死于非命者多矣然非手殺闢草萊任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亦病民者甚矣然未殺之故云次下上則孟子目擊當時爭戰之慘故如此蓋借相形說之而其業其罪所許次激若唐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又云可憐無數沙邊骨都是春閨夢裏人蓋想到此強戰之罪可勝誅哉可勝誅哉

輔廣士雅曰連諸侯而使之戰因與草萊任土地而勞之賦三者一條路上人但非其類爲敘者故如此大之

續大全問李氏難力何以

之說昔孔門弟子冉求仕於魯大夫季氏爲家臣之長季氏專魯國之政秋家之富過於公室冉求不能匡救以度正其惡德反爲之聚斂於民徵取賦稅較之往時更多一倍這是剝下以媚上所謂聚斂之臣也孔子聞之對諸弟子說求也游於吾門而不能以道事人如此是有負於平日之教而非吾之徒矣爾小子於彼有朋友之義當聲其罪以責之使之知改可也夫國家財用誠不可闕然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若言利之臣竭民膏血以充公家之富始則損下益上害及於民其終至財聚民散而禍亦歸於上矣豈國家之所宜有哉冉求以從政見稱以足民爲志而所爲若此宜夫子之痛絕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孟子承上文說由孔子責冉求之言觀之可見人臣事君但當引之以忠仁不宜導之以求利若其君不行仁政而爲之臣者又厚斂於民以封殖之乃名教之罪人孔子所弃絕者也夫富國猶且不可而况於爲君強戰者乎蓋聚斂之臣奪人之財猶未傷人之命也若強戰者只要開疆闢土戰勝攻取而不顧生民之命故爭地以戰則殺人之多至於盈野爭城而戰則殺人之多至於盈城而不自知其慘也夫爲土地之故使人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矣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豈特奪民之財可比乎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是開墾任土地是盡地力的意思古時井田之法其餘荒閒地土皆以予民後世廢壞井田開墾荒蕪盡地力而利歸於上這是開草萊任土地富國之術也孟子承上文說今列國之君所求於士與士之效用於君者有三一是善於用兵戰勝攻取一是縱橫游說連結諸侯一是墾田積穀爲國興利這三樣人如今都稱

亦次上刑孝子曰只爲他是欲富國不是斂於民但彼占地開墾將來斂以爲己物者〇又曰所謂便是井田鄉井陌之外有地只關在郡縣界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多賦斂故人租段占徵兩稅鄉賤闢了這可做田處便做田不要棄弃這個字非闢劃之闢乃開闢之闢也

徐徵然曰此章只是富強兩字然收耕取變作聚斂是富者戒戰連諸侯最近于強兵則不必得其罪任土地闢草萊者近于富國而不純取于民要之皆不外乎富強兩字也

按孟子此章言觀人之法首論存乎眸子之最良下言聽子者又能總正見其良便

存乎人句只看來就到觀人見存乎人者指人一身之所具[illegible]

說他有功於國然以王法論之皆有必誅之罪蓋善戰的人雖戰敵制勝可以快人主之心然傷殘民命至於塗地則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者有王者興必然加以誅戮而服至重之刑此罪當首論者也縱橫游說連結諸侯的人雖未身親攻戰之事然挾智用術把持世主與起爭端使天下兵連禍結不得休息其罪亦不可赦比於善戰之刑即其次也開闢草萊盡地力的人雖不過爲生財富國之計然搭克聚斂兼併小民圖爲徐利使天下民窮財盡不得生養其罪亦不可逃比於善戰之刑是又其次也今之諸侯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又何怪乎禍亂之相尋而不已耶然就三者論之縱橫之徒固不必言矣至於行師理財雖三代亦所不廢而槩以爲罪何也蓋王者之用兵主於定亂而善戰者以多殺爲功王者之制賦主於恤民而言利者以多取爲富此義利之辨而治亂所由分也用人者可不審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字解作善字眸子是目中瞳子瞭是明瞭眊是昏暗的意思孟子說觀人之法不必遠求即一身之中其最善而可觀者莫如眸子蓋人之善惡生於心心之精神見於目意念一起即形於瞻視之間故惟眸子之在人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其胸中所存光明正大無所隱伏則其神翕聚而見之眸子者必然清明瑩徹瞭然而精明焉若是胸中所存偏邪曲有所迷蔽則其神渙散而見之眸子者必然恍惚蒙昧眊然而昏暗焉心之邪正不同而目之昏明即與之異是眸子不能掩其善亦不能掩其惡也即此一端豈不足以觀人耶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字解做匿字孟子承上文說世之觀人固有於言語之間察人心術者然言猶可以偽爲而惟眸子不能掩其惡則觀人者豈可徒信其言而已乎故必聽其言語以考其心之聲又觀其眸子以

見於日者最顯而發於所而不能僞者也言其言也視其眸子見以其言有之於眸子也不足正人一心就是天理發到言語上自然不征斷不顧側有係理有文字太正之人此心終發路太多行給自然豐大凡知夕與黜思咪敎者亦可以觀人然不止之人亦有能飾爲詞說以附於不合誠隱其言僞論觀其眸子則彼不正者自訓然避其詞中矣縱然能匿於其言不能藏於眸子乎人爲何非親人不能掩說但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過其恭禮不肯一處便恐自腦其者之僞必矣察則

恭者字　此言當時之飾恭儉者而發之也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亂字奢儉不可僞爲肯有自然之實念作故不侮不奪此恭儉之實心發見處儉是名不

察其心之神其言旣善而眸子又極其清明則其爲光明正大之人可知也其言辭善而眸子不免於眊此則其爲回互隱伏之人未可知也合二者而觀之斯不出乎察貌辭氣之間而君子小人之情狀已可以得其槩矣人但欲掩匿其情以逃吾之洞察恐能掩於言而不能掩於眸人亦安得而終匿哉此一章當與論語觀其所以一章參看然孔子之觀人推及心曲之微以定其善惡而孟子之觀人欲於辭色之間即考其邪正何詳略之不同如此蓋人之制行或能飾於一時而不能掩於平日故虛心而察其流乃定人之存心或能匿於所勉而不能不露於所忽故卒然而驗最爲自明有觀人之責者兼而用之可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孟子說古今人君之美德如恭儉然恭儉不可以僞爲蓋而之曰恭則心存敬畏必能下賢禮士不肯侈視臣下而有所玩侮

歷

侮奪字意如侮人之君惟恐人不順己之侮我則其中之做便會攘爲何知豈得自爲恭儉之名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爲於外從前足上只得必恭儉向弟另起一論聲音偏是恭儉之言詞也笑貌偏爲恭儉之情狀也剛剛

恭儉字原只不侮不奪中心所發做恐不敢怨見其心何如可謂恭儉然恭儉其心與聲音笑貌或可詐得做

口補一說與德何恐時之君本要務恭以文飾不侮不奪之名必人有矣生知分方可惟已恨有不能從惡出自欲得奢求止乃中心所流露者故曰推恐不滿意口此故道多變之承來說去一轉

淳于章　此章見道不可枉直到分上甚援之可滿而下是使天下不可以道援

謂之曰儉則志在節約必能節制謹度不肯輕露民財而有所侵奪是不侮不奪者乃恭儉之實也今之人君皆知恭儉之爲美但其平日所行都是侮人奪人之事那侮人之君只恃尊貴其心必驕只要人非禮承順着他依做的意思奪人之君惟務貪得其心必侈只要人曲意逢迎順着他兼并的意思惟恐人不順已不能快其侮奪之心也豈有侮人奪人而可謂之恭儉者乎是可見實心謙虛然後謂之恭實心樽節然後謂之儉若只在聲音笑貌之間做出恭儉的模樣而不在於中心則不過粉飾僞爲而已恭儉之實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者哉蓋當時之君能務虛名而不修實德故孟子儆之如此書經上說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正是此意蓋侮生於驕必克其驕心方能虛已下人而無所侮奪生於侈必克其侈心方能約已裕人而無所奪此恭儉之所由成也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補字　見禮曰孟子所謂權所以濟禮之窮是權在禮之內愛所謂權乃趣當道以亦一時之事而是權在道之外也禮記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蓋男女之倫最易致瀆嫌別嫌如此其嚴人須至嫂溺猶拘禮制禁爲忽救矣豈也不害守禮而忍心以救人之溺雖變而適於義不失乎禮者矣權也之一句一字說下來上可下偏言不適當而

論林講這段問援嫂以手是事權於禮援人情而後說援手入水此非人情時以恐援溺可知矣救嫂之隱變處但爲之救於援援權不離乎經者也如溺之行權亦非常變處同道乎　援以入井疑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是齊之辯士權是稱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故人之處事斟酌道理以合於中也亦謂之權淳于髡見孟子不見諸侯故設辭以諷之說道吾聞男女有別凡以物相授與不得親手交接果是理之當然與孟子答說男女不雜坐內言不出外故授受不親正以別嫌明微乃禮之所重也淳于髡說男女授受不親固爲禮矣即如嫂之與叔禮亦不通問亦不可親相授受者設或嫂溺於水生死在呼吸之間爲之叔者亦將引手以救之乎還是拘授受不親之禮而坐視其死乎孟子答說嫂叔之親嫂溺水火之危急此不救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之類矣存人心者果如是乎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處事有經有權男女授受不親是禮之常經固不可越至如嫂溺援之以手此乃事勢危迫之際斟酌情義便宜不得不變而從權度於輕重緩急之間以求合乎天理人心之正所謂權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有權則所全者小所失者大矣豈識時通變之

此節經權而禮權兩可謂盡之

何以道援天下不援孟子正要溺溺不援孟子正是諸侯召合所以不從所守之義不知行權看合道之溺與事經道之詞

天下溺非但經道不能以救時天下將可救溺何以待之今當而分别權何以救天下者若但求合於天下者以援天下之時是將天下可以手援而欲我以手援之乎下援之蔽其援嫂說不是責備孟子要天下之心甚殷而忘道之也尤切矣

者哉要之經權二字兩不相離惟有常經如衡之有星銖兩各別權無定在如錘徙以較物輕重適平二者交相爲用也觀孟子之言則可以識權之義矣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聞孟子行權之論因問說信如夫子之言嫂溺則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必拘於授受之禮矣况聖賢出處爲治亂所關豈可執一今天下溺皆分崩離析就如溺於水的一般夫子視天下爲一家亦當從權以救之可也那乃守不見諸侯之義而不肯一出其身以援天下這是爲何豈亦拘於常禮而不能通變乎孟子答說援嫂之溺與援天下之溺事勢原自不同蓋天下至於陷溺之患至大如欲撥亂反正濟世安民必以先王仁義之道援之乃能有濟非如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吾能以道自重然後可以出而有爲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以求合則先失其

援之之言矣必且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知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則亦不當輕身枉己以枉其道矣此可見聖賢出處一本於道固不欲潔身以為高亦不欲枉道以求合經權之際自當有辨也後世以反經合道為權遂至有逆道以濟其私者不亦得罪於孟子之訓耶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君子處尊長之道所以守[illegible]傷乎心公孫丑問說凡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這是何故孟子答說父之於子非是不當親教但以其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父之愛子必教以正道不納於邪使其視聽言動皆有準繩出入起居無或放逸乃是教子之法若教之以正而子或不守乎從則不免從而加督責而繼之以怒矣夫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今以怒繼之則反傷其

經筵進講　孟子卷二十　二十七

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說夫子徒知教我以正道不知己所行未必合於正道既不率教且有後言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以恩為主若至於相傷則天性之愛有虧慈孝之理背戾其為不美之事莫甚於此如之何其可行耶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之於子親教則勢有所不行不教則情有所不忍所以古人就中斟酌務求兩全我有子必使之師事他人人有子亦許之從學於我恰似相換易的一般是以教行而德成也所以然者為何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這是師友的道理惟父子之間貴在恩意浹洽為父的須諒其子之才質而善養之為子的須體其親之慈意而善承之切不可強其所難而生相責望也若使父子之間至於責善則父有忿怒之色子有怨懟之心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夫父慈子孝然後家道興隆若或乖離則家庭之間失了和氣其為不祥孰大於此此古人易子之教所以為

教子章　此章見君子之善處其子之處首節是問不親教子之故下正詳答其故也○此章本勢字不行句　不親教子是古法何以要問不親教之故心勢不行要說心不欲教分本當教特勢不能行耳教耳下文親教子子傷恩正勢不行處教必以正下要像曾說必行前以正不行內要見責其所教處繼之以怒則反夷矣父於子愛字生來教本愛之而怒反傷之此此二句是父傷子要看夫子二句是子傷父要看親愛何承上兩層看說在父夷子父子相傷則戕天性之親矣一

本一交行內之偏要兼非盈而何心本欲吾而勢反至于惡此所以不行此所以不親教也　總章俱判曰勢情有不行處之以義二有不行處道既權勢不可行處勢行不去的情表不能相格處父之正子責必深子之正[illegible]我不行乎體而責所勢之推此勢必至子則夷是說實不行乎勢先見勢也易子而教也　彼隆於人亦不益[illegible]易子而教之[illegible]已之子雖[illegible]從人使[illegible]不免[illegible]勢不行[illegible]父子[illegible]從[illegible]教[illegible]必以正[illegible]相[illegible]正道[illegible]相[illegible]責[illegible]看[illegible]必教其[illegible]深[illegible]父子則[illegible]情[illegible]不相離

善也蓋觀古人教子之法自孩提有知至於成立未嘗一時失教既愛而調護不至於傷恩且習慣自然不惑於外誘是以不勞而化不勞而成雖士庶之家欲愛其子未有不教者而況於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乎書說有云予命教胄子此今日之急務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孟子說凡人之於天下有所敬承而不敢違叫做事事果以何為大惟善事其親凡服勞奉養無所不盡其心斯為事之大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叫做守守果以何為大惟善守其身凡言動事為無所不致其謹斯為守之大也然事親守身雖若為大而守身乃尤大蓋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遺必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而能事其親吾之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於不義則虧辱親身不孝之大者而欲以奉養之末善事其親之道吾未之聞也欲事其親者可不自守身乎古人有言孝莫

經筵進講　孟子卷二十　二十八

大於事親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皆守身以事親之旨也推其極雖放諸四海通於神明亦不外此事親者不可不知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孟子承上文說事親何以為大蓋人於尊卑長幼之間有所敬承何者不謂之事然非事之本惟能事其親則倫理明於家而百行之原以立推之以事君則可以作忠移以事長則可以順皆事親之心為之推廣耳非事之本而何惟其為本故言事之大者必歸之事親也人於家國天下之大自有所保持何者不謂之守然非守之本也惟能守其身則道德備於己而為化之基以立家由是以守家國則齊治以守天下則均平之化應皆守身之道為之託始也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為本故言守之大者必歸之守身也若不能事親則大本已失矣豈有本亂而末治者哉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

友切責父子不可自責善者看易子而教正假單友以全父子之恩而教與恩兩得也

事親章　此章見事親之道將說道守身亦得[illegible]守身而[illegible]事其親[illegible]守身亦[illegible]端事[illegible]而[illegible]親[illegible]而詳論事親之事　末[illegible]因何說二[illegible]下四句當看正見[illegible]非兩者必能守身乃[illegible]親不[illegible]且[illegible]孝[illegible]守[illegible]名[illegible]使[illegible]事親[illegible]以來[illegible]身[illegible]分[illegible]首務[illegible]大[illegible]親[illegible]全在守身一[illegible]

孟子守身親下文引曾子養志事親之盛此處[illegible]能事其[illegible]此[illegible]守其身[illegible]守[illegible]親[illegible]本[illegible]大[illegible]事[illegible]在此[illegible]身出上文[illegible]大全推其為本[illegible]為大非上文孰事可[illegible]說下孰守可包守身守國守天下說曾註已[illegible]良心與切之地守身乃萬化發出之原[illegible]可守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理故守親守身[illegible]之本處事親守身所以為人道首以守身[illegible]只說曾子能事親不及守身者

大全陳氏曰一飲食間能承親志則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此說甚好○于借以曾元養口體引出養志孫何以形容養志耳養口體養必有復進二下並無意請口體只在於有酒肉何必又說養志有二意親志未形而能以承之親志既形而能以體之但養志不止飲食　此只就飲食事皆是養志以身體行之得深融敘此說甚好發明其之令乃是從每下要見得其知曾皆數有所與反於物之心正是道之所在曾子本勤其爲正所以能以爲養志原者

養字來一已看數必字意是看一俯一分不在親於是一須數一樣終亦看斜微數處所存處等一樣察得来於字是盡都形體所無笑不用推到能盡處上方見得

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晳名點是曾子之父曾元是曾子之子孟子承上文說道言人能守其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且於養曾晳的時節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又必請問於父將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以有爲對蓋恐親意更欲與人而先體其情也爲承順如此及曾晳既沒曾元承養曾子每次進食亦有酒肉但至食畢將徹卻不問父所與或父問有餘又以無爲對蓋恐其物不繼將留以復進於親也此但求其旨之常足可以供親所嗜能養其口體而已若曾子者於一徹食之間親未有言即先其意而承之親一有問即體其情而應之真可謂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者矣大養口體者非不竭力備物然不能順親之心未足稱也惟至於養志則其精神意念常與親志流通使其親歡欣悅適無不遂之願故事親者必如曾子之養志方可以稱孝也自古稱孝

曾子非若曾元○蒙引得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是只就曾子類其能事親處孟子立言本意不害與曾子上只論得養志底事親之道而所謂能事其親者必知此而後可耳只就養志說言更見能如此養志則凡可以悅親心以守此身者無不至矣故孟子曰可也不必拘

人不足　此是孝者事上其本重推大人何用人於政之失身上不足較過非本原所在故不足信　正適當其誤處皆從君心起本原不正未來能正得許多大人人之非安其間處大人欲其正大無惡處剖且其一毀至淺嫌於心之淺於服動之非前官所以其所以處之文弟官器者不能辨其興君心之非日格叛消點其旨號爲孔正之謂格君心之非格字帶來形一正字大人不去格

子者與過於曾子然求其事親之方不在用力用物而在於養親之志可見爲人子者必能體父母之心方可稱孝不但飲食取與之間而已也有家國者能因此而推之則所以養親之志者必有道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有過失而指摘之叫做適有缺隙而非議之叫做間格是救正的意思孟子說人之論治者率以用人行政爲急然忠智之士或犯顏諫諍隨事箴規而無補於治者以不知格心之爲要故也夫人君用人或不當雖過失之可指然其心不能鑒別人材而欲人人爲之辨論亦不勝其煩矣吾以爲用人之誤不足與之指摘也人君行政或有未當雖疵隙之可議然其心不能權衡事物而欲事事爲之補救亦不勝其擾矣吾以爲行政之失不足與之非間也蓋本原之地在於君心君心一有私邪未有不信用小

君心之非君亦不知其何如而格此全是大人之正己物正底君心之非格只觀此則此大仁便若仁矣有不仁義便是義矣有不義者一般說時如何分君正莫不正伊上二句便是此意上語不必分開一句與只此君心之非歟一正君之方補用人行事須本君意國定些亦無方此須是中間確乎有本事件但不要議事不必事之終一正君便了一正君而國可定此兄大人格心之功到而其下不必紛紛焉調停奏議政府

大全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盡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問學涵養道理不但然一看已便用云是誠以感動之心意方以扶持之明德義以養其知君道敬以誠其意正此處也

不虞章　此章要看失實者發

人妨害政事者惟能轉之使入其素望足以感孚其誠欲足以匡濟然能格正其君心之非當其未發則有非僻消長之功及其將萌則有開導轉移之術蓋歸於仁義之正道而後已蓋君心誠出於仁則推之何莫而非仁君心誠出於義則施之何莫而非義君心既正則一舉一動何往而不出於正以之用人而忠邪之鑒自明以之行政而是非之權衡不爽將見群材效用庶幾咸理國自無不定矣一正君而國定則操術甚簡取效甚大尚何以適其間爲哉漢儒謂正心以正朝廷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於正蓋推廣孟子之意然格心之益惟大人足以當之可見出治之本在於正君而致君之道尤本於正己此又爲人臣者所當知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是料度的意思孟子說人之是非固出於衆論然毀譽之言亦有不可盡者且如有善於己人從而譽之此其常也然亦有存心制行本無可稱而偶以美聞者或乘機偶合時論見推或交游衆

一付字要看得活觀程子未嘗盡其四字可見蓋毀不虞譽不虞其所以有譽者全不在也求全之毀亦人修行求以完說曰求全非求免毀於人也毀譽非公論況又有不虞之譽則亦全之毀又毀與譽之實有故毀譽之一[illegible]八分毀可[illegible]求全之毀[illegible]不自考計其[illegible]不自信[illegible]君王道謂之毀[illegible]如自修有其事不可然[illegible]求其[illegible]之是自[illegible]行其下而[illegible]客以[illegible]人之爲[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而平物觀

易其章　此戒人言謹言意易言與失言稍不同易是輕易失是進退言語輕易被人厭

多浮名易起此乃一時過情之與非其人之本心實不自料其有此也是叫做不虞之譽以此而定人之賢則浮沉隨衆之流僥倖得志者多矣豈得謂之公是哉有不善於己人從而毀之此其常也然亦有立身行道期於完人而不免詆毀者或心無愧怍而以形迹致疑或行本孤高而以違俗取忌此乃一時不根之謗非其人之素履實不足以爲病也是叫做求全之毀以此而決人之不賢則砥礪潛修之士無辜受詆者多矣豈得謂之公非哉然則修己者當盡其在我不可以毀譽而爲欣戚用人者當觀其所由不可以毀譽而爲進退矣大抵三代直道以善惡爲是非末世頹風以好惡爲毀譽名實相淆其弊久矣故必在上者建其有極無作好作惡之私則在下者協於至公有以定真是非之實主世教者加之意可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孟子說人之言語乃一身之樞機最所當慎者也然亦有

已發禁而罪責之也韶責耳公訶前無所縈故復無所警也一說無求禁曰責言任也不當責者有得本休不難出言之所以易也亦可

補王觀齋曰此亦人益易然後能成之義

補陳潛公曰易持之言多失信慮辭之言多失德

為師章　此戒人自滿不是論為人師人之患言是人之通弊也不必作可惡說者自尊其有餘有意於為師而人未必師之也只此一點上人之心便是自滿不復有進之處戒深切

補程竹山曰師主教不主學曰好為人師不可為進言學可知矣

補張侗初曰成物不備成己

出言輕易失口於人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論斷遂至於僨事失人此戒所以有此是為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故也如使曾以失言之故見尤於人而有所悔悟則必知言語之失所係甚大當自加檢飭而不敢輕出諸口矣曾至於易其言耶易經上說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出於口而禍福榮辱係焉不可輕也必待責而後悔則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雖悔無及矣此又孟子言外之意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孟子說人之為學莫貴於自修莫病於自足如多見多聞足以待問有道有德可以為法天下之人皆尊而慕之願以為師然後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乃自己的道德未必便是聖賢却偶然自尊傲然自足見得自己有餘將人不足一心只要做人的師範如人有不知的來問他請解有不能的來求他教道他心裏便十分喜

不全先后覺之相資曾何可廢只爭一好為患耳試想知新可以為師說到教學來亦從好得看

樂正章　此章見學者當擇所從有師分上是荀子所從下是責其從子見師而勇于自責子敖人品正子當不知之從之至為非是猶其處後則因便責之行止於守身之義失矣其見孟子不正以孟子在齊而來於從之第不宜從子敖來子孟子見我非徒責其不早見之罪便有責其從子敖之失意本字我字可味曰先生何為出此

歡有這等好勝的念頭必不能謙虛以受益有這等自滿的意思必不能勉勵以自強是終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孟子此言不專為傳道授業而設亦戒人不自滿假之意蓋人之為道雖若以虛心視之惟日不足自不敢以賢智先人若以滿心處之纔見得自己之有餘有可為法於天下而非人之所能及矣書經上說道謂人莫己若者亡大學說驕泰以失之皆所以深致其戒也有君師之責者尤宜究心焉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樂正子名克是孟子弟子子敖是王驩的字昔者是前日王驩乃齊王之倖臣孟子之所深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一日從之至齊則失身匪人矣孟子不直言其所從之失而先責其來見之遲

言非惟不如失身之罪且未不早見師都不知矣故此下始以不早見之罪責之曰子來幾日蓋知其來之已久也曰昔者曰以昔來之未久也來日昔日尚易自今日故以出此言為罪也曰舍館未定則移卻所使其身闕見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則責其不早見也曰克有罪已知其已誤之失受其從子敖之失猶而不悟

餔啜章　此章乃直責樂正子從子敖之非然雖則責其從子敖而未言子敖之不可從盡深意只說徒餔啜學古之道有問道安顧忠味深且覺得從之從此上深合義之餔啜只輕輕說過謂徹雖其雖為責狼之便見

故為絕之之辭說道爾今日還來見我乎樂正子驚問說弟子未敢失禮先生何故出此言以絕之孟子說爾至齊國今已幾日矣樂正子對說前日方至孟子因問說前日已至今日方來見我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子因自解說克初至齊因舍館未定故來見稍遲非敢慢也孟子責之說爾自謂門人弟子來自遠方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蓋必以見長者為先求舍館為後方見誠意今子遲遲來見恐敬師之道不如是也於是樂正子自知其非因對說克也來見之遲誠為失禮已知罪矣其勇於受責如此然孟子發言之意則猶未之悟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餔是食啜是飲樂正子從王驩之齊既知見師遲緩之罪孟子乃正言以責之說君子之取友最要慎重必是志同道合方可相從今子敖是何等樣人品爾乃從之以來想亦非有他意只為其飲

正子當見只是以從子敖一行為次緊要事故參留為罪我為從之為可求必為責報計孟子不欲直斥其從匪人從以餔啜至歸納責之令其深思以改歷剛

桂林陵曰認大人每在微行者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道所以此字古道之解○說亦有

不孝章　此章見舜為人子權其所推在人倫之理天下後者須人行權之權宜也

陷親不義成親之名不已任然未親之將然止于親之一身不顧乎親之後所以不為小無後則宗祀之大計以絕所以不孝惟大舜不告而娶權成於權之宗祀

食供奉富厚有餘爾但圖此餔啜得遂口腹之欲而已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以聖賢自期乃為飲食之故而從非類何其不自愛如此子亦知其罪否耶按樂正子乃孟子高弟必不至以餔啜從人但一時取便相隨不及審慎孟子恐其失身故峻詞以責之如此可見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未有納交權幸而不辱其身者孟子於王驩未嘗少假詞色門人弟子少有濡足必切戒而嚴遏之若將浼焉聖賢出處光明正大真後世所當法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說古禮但傳凡人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是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一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犯了一件便不是孝子然就三者較之不諫其親者止於不能成親不為祿仕者止於不能養親其罪未為大也惟至於無後則先祖相傳的支派絕於一人而父母之宗祀無主矣其為不孝孰有大於是乎所

事以君命使行故君子以爲猶
告也君子是達權之人猶告實
在奉親祀上看告者承親命以
奉親之祀固孝也不告者不必
承親之命而亦以續親之祀亦
是行其孝也固不告以遂其告
之權正豎不孝以全其孝之大
補大全朱子曰以事理度之
堯其未必告而受堯之命然
其後因不容不告也
補今申言曰三不孝何者爲
曲從陷親　家貧親老

仁之實　此章發人道真要旨
前段言孝弟爲仁義之實下節
合言孝弟爲智禮樂之實總是
言天下之道皆原于孝弟修之
雖者字本文只五平說去這五
乎看出是氣出方由亦知此說

以古之聖人當事勢之難人倫之變使有能善處的道理貴處權有觧任下當堯以二女妻之舜但承堯之命而不告於父母以權之大孝曰以不順乎親爲已憂豈不知禮之當告誠恐告而不許則不敢娶而終於無後無以承宗祀而後娶所以不稟命於父母而不敢自尊禮之經也不告而娶以繼承其宗祀由不至無後權之權也故君子以爲舜之不告與告而後娶者同歸於孝而已向使舜拘禀命之禮而蹈無後之罪則是泥於小節而陷於大不孝矣君子奚取焉夫今古帝王之孝莫過於舜乃其所最重者在此可見子之事親以承祿爲大以奉養爲小故必宗祧有託主鬯得人而後祖宗之神靈可慰父母之心志可悅也以孝治天下者其尚德而擴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孟子說世之言道者只在枝葉上講求而不反之根本切實之地是以愈難而愈遠耳豈知道莫大於仁義而其實亦不外於孝弟

通章依註分作兩段從下指
說仁義孝弟之工夫實從孝
○智是樂實之實根本所在仁
主於愛義主於敬而其愛敬之
發最爲切近精實者惟愛親從
兄一念耳今凡人從母胎中來
自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
曉得愛兄可見此直是生人性
命根本凡所以愛天下敬天下
者皆從此一腔本意中發出所
以爲仁義之實從原頭
講章者集新說曰其作對講
中說如草木有根有實之乃
根之先發源根本所任
之實在事親而仁民愛物實
大爲及者擴其充其發生發
果說中切近精實耳然而不
直指根本處只在于本立道
生之意也
知而弗去當專說而第去之
是直知于孝弟二者作成轉只有
然斯問觸那本能約然自知斯

之間乎夫仁主於愛凡濟人利物都是愛之所推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於事親蓋父子天性有歡然不可解之情而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一點愛心何等真切人能專以事親盡得孩子的道理則慈祥惻怛之心不可勝用以之濟人利物至於無一夫不被其澤都從這裏面生發出來豈不是仁之實乎所以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主於敬凡事君尊賢都是敬之所施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於從兄蓋兄弟天倫有秩然不可踰之序即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這一點敬心何等真切人能專以從兄盡得爲弟的道理則謙卑遜順之意隨在皆然以之事君尊賢至於無一毫不得其宜都從這裏面充拓出來豈不是義之實乎所以說義之實從兄是也夫事親從兄人皆可能而仁義之道實從此出則求道者當以務本尚實爲務矣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說孟子承上文說道真切之地於實行

事時便自不肯去離此得中之
實知也故曰智之實節是節次
乃節其太過文是文彩亦文其
不及言于事親從兄之間可使
可觀也此性中之文理也故曰
禮之實樂是心和于孝弟之生
自然滿行若見有可愛可樂之
趣而不自今安見其樂生從大
抵舞蹈而有趣而樂出其效調
二意出氣二說我從司言之矣
故月化最深亦言何妙得之意
到此時優游涵泳中其是起
有不言而喻之效定自此之五
案言以樂之實此經之智於
樂之氣非在本義而養樂是從
樂於所以合乎孝弟非本至也
智禮亦以是乎仁義
補徐自溟曰斯而存之節文
只在天序庸節之中樂和事親
從兄二者當以君父爲歡
乎蓋事親從兄之間其愛敬
之行莫不心恭和此行又造

從出之原不但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二者推之智禮樂莫不皆然蓋智以明道爲用雖萬事萬物都要周知然其根本切實的去處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見得分明守得堅定一心一念只依着孝弟的道理不爲私欲所撓不以外誘而遷這便是本然之良知推之可以窮神知化求有能察人倫而下能明庶物者此所以爲智之實也禮以秩敍爲體雖三千三百都要節文然其根本切實的所在也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限之以品節節之以儀文一舉一動只在愛敬上周旋使有義以相維有情以相洽這便是自然之天秩推之可以安上治民未有能得與而不能盡禮者此所以爲禮之實也知智之實則不必以廣聞多識爲能知禮之實則不必以繁文縟節爲尚學者惟致本務實可矣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承上文說樂以和爲主蓋中和位育化功用其際然其切近精實之地也只在事親從兄這兩件蓋父子兄弟天性至親自有藹然歡欣一段的真樂乎能於孝於父弟於兄家庭之間渾然和氣則天性之真樂在我交樂則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其油然發動就如草木之萌芽一般將油然而自生矣既有生意則條達暢長日漸充盛其生機勃然就如草木之茂盛一般蓋勃然而不可已矣生而不已則隨處發見莫非性真動容周旋莫非盛德其妙至於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蓋睟然盎然四體不言而自喻矣蓋只是吾心自然之和樂充之以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此此所以爲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爲五常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莫切於此而知此之謂智履此之謂禮和此之謂樂天下之道無一不統於斯二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道豈矣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有個規矩法則秩定了秩定
了不容不節此行便是天秩
自有的節文非外面粧飾的
品節文章便公說爲禮者
補王觀濤曰樂則生矣而下
一節俱有樂世漸文生是滿
瑩之意惡可已是充長之意
手足舞蹈則只形容樂之
至之意形容於外而又不自
覺其形說至此。
補陸稼書曰以一樂字心
仁見義智禮樂孟子說
性的當說本文孩之以愛敬
何異又舞樂委系實見說……
節樂中直須學來不知天機
自然之妙而皆合於然無
之情俱是生。說得樂者之
從容孝弟之有真樂孝弟真
而樂孝弟生真實意人方能
樂事孝上大生意已實踐
然不知孝弟中自有之樂
生而手足情到性之實耳。○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總此說來舜竭能舉事親中具創見鋪舉之實是緊見

天下章　此章見舜之大孝首節深舜之心惟在乎孝而下節皆推孝之所以爲大

天下大悅人情願之而舜不然者所重在親不在天下舜之心惟知得親順親方是爲人爲子的道理故自然不濕來所以樂親而順親天下大悅待在弗耳千爲人爲子兩句所以感爲草芥得親承順順心觀親是捨親于道而爲於之一而無違是若親心向道于親只索諭俞是何以曲成得親不義非顯笑

總之舜一曰天下悅而歸之方以舜爲仁人爲孝子而舜只自然自責猶不見己爲仁爲孝正此視天下猶草芥處與經官貴無干

總大舍舉千曰何人承顯顯已看父母做底不顯是非一

順是諭親於道而不違的意思孟子說古之聖人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者蓋以性分爲重則以勢分爲輕也天下至大人心至不齊今皆欣然嚮悅將歸服於我數以爲放逐是非的常理滲絕疑的事業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乃處之泰然若不動於視天下之悅而歸己就如草芥一般自古以來惟舜爲能如此夫舜以歡歡之大而大得人心猶然尤居其位至尊其勢至重而乃視之若無其輕者道是爲何蓋舜遭頑嚚之親處人倫之變心心念念只要得親之歡而無所乖忤諭親於道而無所違逆方纔遂得他的願他說是人生世間道理合當如此若不得乎親不曾得自己的孝行則人道有虧如何可以爲人子事父母職分合當如此若不順乎親不能成得父母的令名則子道有虧如何可以爲子其中歉然不寧舉天下無足以解其憂者故視天下之歸己猶草芥也舜惟以此存心而必欲求盡其道此所以終能得親順親而成天下之大孝也與

舜不逆其親道之禮親之之心處窮是底豫後順乎親見親之心皆顧乎理所以爲父親之

四權衡實已到觀瞍底豫于得親君子在於爲人爲子偏重下二句俱在舜心上說

舜當論親之底豫得親瞍豫也底豫非作致底豫以致之也瞽瞍本不順道非惟人主於舜當識可見舜有難以相神化瞽瞍一付心皆歸於親了豈未使舜遠焉然瞍之竟又感教舜氣本會處天所以天下化且定化以心之感通其定以人之倫分言言其要旨于一盡言于化于孝而父慈化爲一身于止其所父亦止其所是父兵秉由瞽瞍定從從聚此之源流此字總化定觀見不止一身一家而作天下以爲孝也故曰大孝

補條學家曰論世下之天下之父子定孝心論其觀心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父名底是致豫是悅樂孟子承上文說舜不以人悅之大悅爲己樂而但以親心之未悅爲己憂所以夜夜汲汲只要全盡事親的道理柔順他竭力耕田負罪引慝何等的勸苦且克諧以孝盡變齋慄何等的負誠凡職分當爲及用情委曲的無處無有意爰之不盡者所以瞽瞍雖頑至是亦感其誠意而格其非心舉竟至於歡喜悅樂則不但得親之心而且順親於道矣夫父子天性精神本自流通縱無不可化者自瞽瞍底豫則凡聞風而興起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皆勉於孝知父子有不可解之情皆興於慈而天下化矣子孝父慈倫理本自一定有不可踰越者惟天下既化則凡爲子的皆止於孝爲父的皆止於慈而天下之父子定矣夫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至於化行俗美如此是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非止爲一身一家之孝矣謂之大

只管自家原不在天下化上

孝不亦宜乎按古之聖王莫不以孝治天下而獨稱舜爲大孝者以其身事頑父而收底豫之功其事爲獨難則倫者從而成天下之化其治爲獨盛此所以爲世莫及也以天下養其親者宜以虞舜爲法

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卷二十終

舜生章　此章見聖人之心源意緒無不同時說羽舞衛文之同道以暴見聖人之道無不同看來通章無一道字有說舜文只說得志行乎中國之間非不露出聖字只末歸結處方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豈不謂道字此中最好玩味只要在志字聖字上在盡人非聖人其意見超擬岐出不一旣謂之聖就將勞之殊而其心源意光有不一者故把舜文作話柄而統言先後聖之無不一于與高處正在不必說出道字稱其要旨是致原劍

東夷也猶言東海西海之人不作夷狄之邦看東夷正對中國說

獨舉舜文者堯舜文武非不同也畢竟一個是同堂的君臣一

個是盛朝的父子其能聖人又其地其時都不若是久遠不見所以同的妙處惟舜文之生相去旣遠相隔又最久況其遠則當爲君臣者或爲父子順於父子者或爲君臣乃其得志行乎中國都不同此正可以類古今之聖符矣。句時有云嫌保抑不亦為得之心盖比印精一之決此亦恐但不知浮說甚說曰行乎中國指設施言自得[illegible]人當家於時猶須得[illegible]如意說得行於時世殊泛經綸顯者宏聖賢當得志時所以其近所行之一般爾而行其志於中國之極東而行其志於中國其志若若行符之合者也正其時勢雖殊而心則一使可以聚而歲聖矣故歸總之曰先聖云云先聖後聖近說多只作舜文還未是亘古亘今先天後天或以

重訂與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二十一卷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都是地名孟子說天生聖人以任百王之道統開萬世之太平非偶然也試以虞舜周文王論之舜生產於諸馮既而遷居於負夏其後卒於鳴條這都是東方夷服的去處是即東夷之人也文王生產於岐周其後卒於畢郢這都是西方夷服的去處是乃西夷之人也夫在常人則生於其地者即囿於風氣之中而不能振拔若聖人則間氣所鍾曠世而一見有非地之所能限者孟子欲明二聖之同道故先發其端如此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古時象刻文字於玉左右两扇有事則合之以爲信驗叫做符節

就如今金牌鐵券一般揆是度孟子承上文說舜與文王一生於東夷一生於西夷其地之相距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舜興於虞文王起於周其世代之相後千有餘歲可謂久矣然舜發於畎畝之中得志而爲天子文王當有商之季得志而爲方伯一則風動四方則諸[illegible]又都能行其道于中國使仁義禮樂煥然大明彼此相較無毫髮之差就如合著符節的一樣何其同也由此而推可見前乎千百世之既往有聖人崛興後乎千百世之將來有聖人代起地之相去世之相隔雖其迹不能盡同然以理度之所存莫非純王之心所行莫非純王之道其致一而已矣又豈有不同者哉蓋戰國之時正學不明異說紛起如楊墨許行之徒皆托於聖人之道以自爲一家之言是以師異道人異學而聖道爲天下裂矣孟子稱聖人之同道蓋所以深闢當時之異說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溱洧是二水名春秋時有子產者輔佐鄭

[illegible]其中正於揆一也味其字實相要人身上說時說乃云揆度之而道無不同則聖人揆度聖人了於其字似說不去非其揆一也猶云其帆一也舊以法字作者亦要在字上見前所以一揆說字在指聖人心無體於揆度聖則道之極矣似說過不容看一也原則似說的應此之

子產章　且從見得政於不壹行小惠意所謂小者當國政而行小惠下孟子斷其非王政之餘

爲國之法[illegible]政之政[illegible]濟人[illegible]非於國政所當[illegible]要之于[illegible]也未必擧私恩以施人而但國之乘輿又豈有常用于外以濟人之理或者子產乘與以濟而小民有涉水者因就以乘與濟之小民咸悅世之人因傳誦

以爲美談其實也非爲治者之體要而失王政之大體故孟子[illegible]其一句爲下面張本[illegible]大[illegible]其大概[illegible]大者

徒杠乃[illegible]梁乃作[illegible]成故成[illegible]之[illegible]上政者以民君病涉其道路是矣病涉不患[illegible]寒涉十一月十二月言[illegible]平其政[illegible]政乃是王政若[illegible]民大概[illegible]所以安民[illegible]濟人而安之[illegible]濟人[illegible]除行人[illegible]則游行人[illegible]則[illegible]

國凡一國之政事都聽他裁處其位尊其責重則凡與百姓興利除害當自有經濟之大者乃一日遇溱洧之間見人徒涉其水心忍使將所乘的車渡濟之一時小民亦皆感其恩澤稱其盛事然而其失政體矣故孟子議之說君子之存心行事非不欲使澤及於民然其實施有大小若子產乘輿濟人之事惠則惠矣其於爲政的道理卻不知也蓋君子臨衆臨民自有公平正大之體循政立事自有紀綱法度之施在上的不必要恩於民在下的亦忘其恩所自出此乃所以爲政今子產以惠小爲仁所及有限人非不感其恩只是私恩人非不被其利只是小利其不知政體甚矣何足道哉夫惠者王政之所不廢行惠施於一人則雖有所及而亦有所不及政行於一國則能以所愛達之於所不愛此大小公私之判也若好行小惠而不知大體則違道干譽猶名無實民何賴焉蓋孔子稱管仲之仁而譏其不知禮孟子稱子產之惠而病其不知政皆所以爲後世訓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十一月是今之九月十二月是今之十月徒杠是可通人行的叫做徒杠大橋可通車行的叫做輿梁病是患苦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子產但知徒涉之人爲可憫而不知乘輿之濟爲有限是亦不講於先王之政耳以王政言之每歲天氣向寒的時節凡道路之間有川不能行的去處即要在大衆經理橋梁十一月農事既畢民力稍暇那徒杠可通人行的其功易就這時便可成了十二月農事俱畢工作可興那輿梁可通車行的功雖難就這時也都成了是當水寒之時而已爲往來者之計在初寒之候而已豫爲行者之慮無不先事預圖及時為備所以水涼無阻道路通行國中百姓未聞有病於徒涉者也即此一端可見先王之政不必人人問其病苦而一國之間無一不有規模而斯民之安遂可見所謂綱紀法度之施而不失爲公平正大之體者也使子產而知此道則鄭國之民自無有病涉者矣何用以乘輿濟之哉

人亦不可[illegible]之實行乎
小惠之不必施乎於斯乎無益
惠之謂、
辯節議如曰關[illegible]偏無行
親不足之謂不使民無患無
然[illegible]性不[illegible]之謂乎大所不
得而[illegible]獨[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生下[illegible]二必者
不[illegible]非乎也〇又曰焉得人
人而濟之[illegible]政[illegible]
爲[illegible]有[illegible]至下文
乃[illegible]設
濟人而[illegible]濟人上
[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日亦不
足[illegible]者[illegible]
而[illegible]一[illegible]求[illegible]
急于一[illegible]而[illegible]
於一時之[illegible]
日力有限[illegible]
來日子爲[illegible]是人多[illegible]
日子少[illegible]不[illegible]之道
而[illegible]私恩之[illegible]此[illegible]道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辟是闢除行人孟子承上文說先王之政止不求赫赫可喜之功下不爲煦煦之説人之術施行其平而已若君子之治人能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有經有制有條理的爲之厚其生存苦的爲之節其力一切興利除害補偏救弊的事大節施行務要均平周徧使人人各得其所與所施者博所濟者衆不見其私恩小利而百姓自然心悅誠服矣如此則雖出行之際闢除行人令他廻避亦是上下之禮宜然何必以乘輿濟人自褻君上之體也況國中之水當渉者衆也國之人皆待濟者衆焉能以所乘之輿人人而濟之乎若人人而濟之又欲人人而悅之也爲政者統御萬民總理庶務全在以誠心平施待人而來其悅豈但曲意徇物逆道干譽夫非爲政之體其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衆其勢必至於窮矣爲政者固如是乎夫行小惠而傷大體則理有所不可窮日力以徇物則勢有所不能其得子産之不知爲政也決[illegible]以大德不以小惠深得孟子之意欲明治[illegible]者宜究心焉

之所以爲也而[illegible]之所以不
可行也三節三節總是[illegible]
而不知爲政一句
一說論案用曰日亦不足句
勿以人多日少之言六日日
以見[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足
此如所謂古人愛君雖日不
足的[illegible]此義亦可
視臣章　此章[illegible]
從首節分上從君臣統說之
然下以是而[illegible]
皆以微君上
如手足不[illegible]以忠信
有[illegible]之誠[illegible]之義如腹
心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欲
之必[illegible]之必[illegible]心資
手足以爲[illegible]心以爲
衛以[illegible]曰一[illegible]則
食而不[illegible]國人則不相關矣
上芥則[illegible]而刑戮矣使[illegible]人
前之[illegible]者與之結[illegible]
之仇有[illegible]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告齊宣王説君臣相與之間各有當盡的道理然下之報上亦視上之所以待下者何如耳如君之於臣能隆之以禮義推之以至誠言聽計從情投意合若他就似乎足一般有相倚爲用而不可一日少者則君之待臣[illegible]是爲臣的莫不感恩圖報矣志竭忠務要輔養君德使益清明保護君身使益強固就似腹心一般有相依爲命而修身同其休戚者矣這是上下一體以義兼隆明良相遇之盛如此之道既衰人君有輕賤其臣如犬馬者奔走之而已豢養之而已這等的簡慢無禮則人人自疏淡然不見其可親必將無怨無德視之如路人一般僅可容以腹心之報乎

作佐

此見以[illegible]亦以[illegible]以[illegible]
亦以[illegible]君身上
[illegible]弦曰[illegible]心手足是一
[illegible]大[illegible]土芥[illegible]國人[illegible]
是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
已視君如腹心君之[illegible]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
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
如[illegible]可[illegible]分[illegible]
臣報十分君[illegible]十分不[illegible]
臣報一分[illegible]所謂以國士遇
我者以國士報之者也

王[illegible]孟子之言[illegible]
問[illegible]臣[illegible]
在[illegible]何如
[illegible]臣之在[illegible]何如
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有服[illegible]
[illegible]以道去[illegible]用

至於寇讎之仇人君若賤惡其臣如土芥者踐踏之而已斬艾之而已[illegible]等的[illegible]刻少恩則人人自危懍然惟恐其不保至於離心離德避之如寇讎一般[illegible]但如國人而已乎人君畢之[illegible]分離疏而報施之[illegible]則常相稱乎[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爲君[illegible]待[illegible]臣者[illegible]潤乎於君者[illegible]進今日有以人而[illegible]矣[illegible]如此若大臣自盡之道則不然夫臣之事君猶如子之事父[illegible]在行道固當有匪躬蹇蹇之心雖去國深身亦當有愛君惓惓之意安得自處其薄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這一節是齊王不足孟子寇讎之言遂以禮文來詰孟子說古人的喪服是齊衰三月[illegible]孟子的言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禮[illegible]說夫子言人臣在國固有寇讎其君者矣[illegible]大夫去國的[illegible]或所舊君竟則爲舊服齊衰三月以大子寇讎的言來較之則在國者且有寇讎之報而去國者果何以得他三月之服不知君若於臣下在國的時節何如相親斯可爲之服矣

一作保

[illegible]以[illegible]民者[illegible]利民[illegible]
[illegible]下于民役[illegible]與行來[illegible]
句一[illegible]者[illegible]有一時一[illegible]
[illegible]去則[illegible]其去以[illegible]人君之
[illegible]又[illegible]之出[illegible]防衛之道
于我[illegible]使人先容于所往之國
[illegible]其祿位之[illegible]三年不反然
後收其所賦之田[illegible]所居之宅
[illegible]此[illegible]待[illegible]
[illegible]在國去國而[illegible]
心之[illegible]三有[illegible]之三下
如此則[illegible]一節
[illegible]竹[illegible]曰三有[illegible]
之之[illegible]
去[illegible]服也〇亦一[illegible]
之

孟子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這一節是言臣爲舊君有服之意諫是規過言是陳善行與聽皆是從的意思[illegible]是恩惠有故是爲事而不合去是往他國導出疆是防寇掠先其往是稱其賢使收用的意思不反是不歸故國收是取以其所入之祿里是所居之宅三有禮指導之先之收之言孟子對說臣爲舊君有服者以人君待他以厚方他在國或有諫民者或諫其失者即行他的諫政有利民者或言當行者即行他的言由是民受其實而蒙其利也的膏澤得下於民及其議論不合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引導他出疆防撰掠之患又先在他所往的國稱其有可用之賢其至去三年之久而不反然後收他的田祿里居

諫不行三句已自當去就有故而去又不待一時一事偶不合亦搏執而窮極之使不得去就之於其所往使無我用之者矣日即收田里方去而遽絕其來路此之謂寇讎亦承上來說爲寇讎則與舊君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

種徐彝從曰諫行言聽膏澤無可去之理然亦有故乃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猶也〇又曰平日諫行言聽猶冀以有故去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後因受女樂而去是也諫不行言不聽矣又何爲有故而去如季桓子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去了必又待膰肉不至而去

論王觀濤曰寇讎之義之際一語只是說人君使用其臣者何如其報如何識論人全貴此民孟子爲齊王言頗然所以自處卻不然尹士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怨之心也

無罪章　此章示人當見幾人君長危亡之幾其勢必以漸而大夫士民其勢相爲依倚無罪而殺虐被國自不可保但及乎無罪則皆人當自知幾

輔氏全輪齋曰可以去者在民可君可見其幾則有不去而不能者矣

輔新安陳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爲人君者使有罪者得以殺戮不及大夫士大夫之心使士大夫去後之心則國之危已無日矣

前此猶望他便復歸大便道他出又道他賢又望他歸這便叫做三有禮夫舊君於臣之去國後待他三有禮如此則雖所事不終而恩義猶未絕故於舊君之沒必爲之服夫豈無謂也哉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這一節是言寇讎之義今也指齊宣王時諫則三句只反上節三句看搏執是拘囚的意思極是窮極其所往是絕其仕進的路寇讎猶言賊害冤讎孟子說若今之爲臣者君相待則不然在國的時節有諫則君不行其諫有言則君不聽其言由是民被其害而不蒙其利膏澤不下於民至他日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他加以拘囚之威又窮極於其所往絕他的仕進之路方纔去日就收他的田里不復望其歸這等則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臣故爲臣者亦以寇讎視之此方叫做寇讎既爲寇讎則爲舊君服喪已絕又何服之有哉然則寇讎之報由君有以先之王何疑其言之太甚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這章說君子之見幾在觀國家之治亂國家之治亂但觀刑賞之當否士如有官爲職者君之所任用即陷於罪猶有當者若士猶無罪而殺士者乘一時之怒或有誤殺此濫刑之漸也其漸一長則將視臣如土芥非惟士不得其首領而且戮辱及於大夫矣爲大夫者使不能救則宜奉身而去之蓋不可則止義當然也如待其禍及於大夫則欲去而不能矣豈保身之哲哉戮及百姓皆君之所子育與於非辜猶有當恤者若民本無罪而在上者用一時之法輕有刑僇此濫殺之端也其端一開則將殺人如草菅不但民無所措手足而且延及於士矣爲士者如不可諫則必遠徙以避之蓋亂邦不居道當然也如待其禍及於士則欲徙而不得矣豈潔身之智哉此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夫有國

君仁章　此章直欲人君與前篇正君不同言君爲一國之主君仁則非特所行皆仁而一國化之亦莫不仁也義亦然

非禮章　此章警人以禮義之中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非二物但皆有箇至當處道要適因時勢隨事大中至正方見禮義若拘文泥字膠執一定便非中正之禮義此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惟大人理精識明

隨事應以吾心之理因時處以吾心之宜其所處皆權衡中正[illegible]

[illegible]

家者使其大小臣工皆懼禍不安而至於去與徙豈不殆哉昔趙殺一臣孔子至河而返正是此意故明君慎於行法以係士大夫之心亦所以保國家之計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說人君一身爲化之原不正其身未有能正人者誠於法度號令之頒一出於慈祥愛利而無少刻薄是自處以仁也由是百官萬民奉行德意莫敢不興於仁蓋有不令而行者矣於是用舍舉措之間皆歸於正大公平而無少偏陂是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遵守成法莫敢不興於義蓋有不言而喻者矣夫一國化爲仁義此王道之成也然其端始於君身有治民之責者可不以正身爲本哉按此二句已見前篇但前篇指人臣正君說此章指人君正己說見仁義乃端本澄源之道上下交修皆不能外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說所貴乎禮義者謂其中正而不偏也禮而合乎中固君子之所履矣然亦有似禮而非禮者如禮本尚敬而足恭則涉於諂禮貴有文而文勝則疑於僞名雖爲禮是非禮之正也義而合乎中固君子之所由矣然亦有似義而非義者如以執持爲義而止其所不當止以奮激爲義而行其所不必行名雖爲義是非義之正也若大人之人乃禮義之所自出其進退周旋無一事不由於禮都不爲非禮之禮以取予辭受舉措無一事不由於義都不爲非義之義此所以爲精義之中正也有志於立身者可不知所法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中是德性中和養是涵育熏陶的意思孟子說父兄之於子弟其不顧其賢而不能無不肖亦在乎教之而已如自己有中和之德而子弟之德性或有所偏則必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涵泳使之自至乎中而後已自己有幹濟之才而子弟之才能或有所短則

不中不才者屬子中且才子弟方有所成就故人樂有賢父兄也○[illegible]有欲放倦擊[illegible]鍛强者難之意世其善家欲樂生[illegible]者必非不言但緩意過求見其難化使痛之不教則子弟固不宜而父兄不善教亦是一件未中和處亦是不能爲處當務爲賢設相去不能以寸父兄子弟推言皆不肖不同特甚爲之詞以傚父兄當底下弟耳

摘詮蔡氏曰養者涵育薰陶俟其自化如養花木一般我培之灌溉之則天全而性得矣養字正從養字來有欣欣向榮之意若急迫求之則爲子弟者愈覺其苦而難聽而不覺其欣洽意矣[illegible]字最喜非徒不教但使急迫求之而不能安安於其教之不成又遽絕之而不能其教此即棄之矣

摘詮王玄曰人若不能養人即其自養有未純處

人有爲　此示人有養之之者不取全是要力中來有張主有根據不泰利欲所勸的人取舍是確行已有取義利關頭把持得定不肯爲苟亂取動皆是者自是有得算足守得的確一毫可爲之時便有浩然之氣看從此來世天理之道源從主[illegible]所不樂行不可當者孟子速哉養氣二字定也可以有爲是哉在下爲中而出而後可二字當從非已見之則自以不爲寬養行爲二途論非是以不爲者節有所爲者才無非也又若作人有不爲者正是欲有爲的人又似孟子推不爲者之心但非有兩段原刻

講說中玄曰才會棄則不能賢能不專一則不能直匯天

必開其狂蔽其情使涵漸漬使之自成其才而後已如此則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而不傷於驟不才者有開發聰明之益而不苦其難那時德修名立纔知父兄的善教所以樂其父兄之賢不獨生我長我而又能成我也若爲父兄者見子弟之不中不才則嚴加督責以求其速成及其難成遽舍之而不教是棄之而已夫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君子雖欲與人爲善而家庭之近子弟之親猶且啟之無方養之無術則所謂中與才者亦未免過中而不才矣然則父兄之賢與其子弟之不肖相去之間能幾何哉爲父兄者慎不可輕棄其子弟矣所以古之聖王蚤建太子而教之自孩提有識即使之聞正言見正事使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此養之之說也爲宗社長久計者不可不知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說大凡天下之士有才能的經畫幹濟有力量的總肯擔當非不肯於有爲也然見之不明守之不確則或以輕爲而取敗或以銳進而無成者有之矣故平居之時有所不肯爲而後於臨事之日無所不能爲如道義有所未安則雖人之所趨逐而恐後者彼獨有所退避而不趨時勢有所未便則雖人之所炫鬻以求售者彼獨有所斂藏而不露這等的涵養精深執持堅定然後幹濟自有餘才擔當自有全力凡得事理當爲則重大艱難之任卽毅然以身當之而無所顧忌遲疑若事可爲則禍福利害之衝卽慨然以身徇之而無所畏縮其有舉世所不敢爲所不能爲者而彼獨能爲之矣是其能有爲者乃於能不爲養之也若無所不爲則其識見操持亦小矣安能有所爲耶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義一介不輕取予及受湯之聘而堯舜君民之業直任之而不辭其能有爲如此觀人者視其所不爲可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人有過失往往曲爲覆蔽不肯播揚此忠厚之心亦遠害之道也若聞人有不善之事便喜

衆之信也

言人章　此章[illegible]不隱惡者從隱惡者忠厚之心[illegible]淺然之道君言人之不善如幾人之惡說人之私則人必有念恨之心飜而謗毀之人卽從而中傷之更所必至矣當後患何若有言責者又當別論

摘說論謝國曰前輩不言人短罪見人之短者則引汝且取他長處真長者之言也

仲尼章　此見聖人時中之行原無未發其士觀我以觀論語推何其幾之已甚及孟子昇言已甚可見已甚字義似從疾世上說而不是在多術上說以知行爲者未得大抵說教完滿駭俗絕人之事皆爲已甚或說爲己卯以爲可往濡廢可作聖貴可往而子可見要及可爲我則可爲易大可於爲那重于可教絕無一毫驚駭不近人情處

若是從適知聖人非於下其心以行人天下的道理原是如此不過於外仲尼能終之耳今說者認出往前行易知能能上通論大奇隱行怪著佛老之天知淬爲庸言下於上達語夫子宗道所以爲病又矣仲孟子此處乃又不已長發之段原刻

大人章　此示人言行之準一氣不信果而不好疑征隨必耳者不能義之所往而先求於信失點以上於從前入信非所當信不能所爲信者從大[illegible]方從出言之不可以未[illegible]不從義在當行方從而行之不期於果而自然不果[illegible]行之成就取心於義而信果自在內非從言行後求非則信果蓋不在信不信果之謀也故原

談樂道以快一時之口惟務攻發其隱私不思掩護其瑕玷於人固有損矣豈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不但遏善之言流傳無實有致釁之端即嫉惡之言譏詆過嚴亦取禍之道也其如後患何哉要之聖賢之心與人爲善惟恐其或陷於惡而不能掩故人有隱惡孔子無毀皆非因禍患而然孟子之言爲世之輕於毀人者戒也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字解作太字孟子說天下之道本有大中至正之則不但賢智者不能抗之而使高也雖聖如仲尼天下後世所仰望以爲不可及者亦其有高世絕俗之行以求異於人矣然觀其平日所爲也只是爲日用常行之間求合於天理人情之正發爲言語皆人之所易知而無過高之談見之躬行皆人之所易從而無過激之行其不爲太甚如此一有太甚則是求加於性分之外而不合乎義理之中矣何以爲聖人哉孔子嘗自言不爲索隱行怪又以道之不行不明歸於賢智者之太過正不爲已甚之意也後世學聖人者或持論太深以玄虛爲理奧或處己太峻以矯激爲名高皆叛於仲尼之道者也可不戒哉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者期必也孟子說君子之於言行但當隨事斟酌不可先有誠心且如言貴於信使不擇是非而必期於信則拘泥而不通矣行貴於果使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則固執而不化矣大人則不然嘗非不信而未嘗有心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心於果惟看義理上何如義所當信則久要不忘如揆之義而不安則言有所不必踐義所當果則勇往不執如揆之義而不協則行有所不必果是非可否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爲天下法也孔子嘗說君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正與此互相發蓋必信必果便是適莫若取裁於義而無所適莫則信果亦在其中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如此若中無所主而以不必信果借口則又不

補吳斛陸曰惟幾所在緊隨上二必字看論語以義對已見說是言不以己爲主而惟以義爲主也此以義對拘執固滯說定言不專必要如此而惟視義以爲斷也義之與比若私心意化惟義所在者拘執滯礙要看得所以不同處

孟子章　此欲人全其初心赤子之心先要認得大意然後見大人只是不失赤子之心又要知大人赤子非兩人蓋言大人者不失其當初赤子之心也人方赤子時其氣象一念深渾純無限的生意與天地同體豈不至大只緣發來情欲物誘或此心便卑小狹隘了所謂大人者其變化妙用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只是不失其赤子時之初心此心之良光發見自然無壅蔽

君小人之徑二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說世之稱大人者以爲盛德大業高出於天下若非人之所能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爲大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赤子之心情竇未開所知所能純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乃心體之本然也自知誘物化之後情識日長眞性日消而純一之心始失矣大人者涵養極其精純而內不蔽於私欲操持極其堅定而外不奪於物誘故自少至老時時刻刻只是這一點純一無僞之心不曾少有斲喪雖智周萬物無所不知實皆赤子之良知雖道濟天下無所不能實皆赤子之良能何曾有穿鑿之智機械之巧加於心體之外者乎所以說不失其赤子之心欲爲大人者亦反求其本然之心而已然赤子之心由於天稟而所以能存是心者必由於學力若非涵育薰陶維持調護使少成若性習慣自然則在後提有識之時已有攻取彫琢之患矣何以能不失

耳赤子時無知而歡笑大人是知而不異于無知赤子時無能而全能大人是能而不異於無能赤子是箇天地之心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全了天地之心原初本體已與大人體貌人日大人體貌只完原初本體非有兩樣心亦非兩樣人也不增不減便是完全不失不參入欲死一說赤是就功用上論大人不從本體上論大人數原類

補鄭遷溪曰不失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非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者說赤子之心此有大人不失則全不失心者也且同天下無人之心不是赤子原初的心

養生章　此欲人子當於送終非輕養生但人道之常耳送死則人道之大事乃人子事親盡頭處合此身無用力故大爲大事

其初心哉易經上說蒙以養正聖功也正是此意故欲學大人之學者必端蒙養之功而後可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當字解做爲字孟子說人子之於親生事死葬無有不當自盡者然以緩急較之朝夕奉養猶爲人道之常縱使盡志盡物致養無方皆出於從容暇豫之時隨其分量大小可以自致還不叫做大事惟至於送終之禮乃人子事親盡頭的時節自此以後更無可以用情於親者設使一有未至將何及這纔爲人子的大事所以先王制禮於喪葬之際猶極周詳蓋欲爲人子者必誠必信而不至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此言非以養生爲輕蓋見當時墨子之徒以薄葬之說敎亂天下至於傷一本之恩故以此儆之亦維世教之意耳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只以當字要言之非謂養生有大猶可輕之謂

深造章　此示人心得之學首二句言君子學欲自得下詳自得之效而深言之造道也深造是下者實工夫進進不已直欲到盡頭處位以道謂其進爲之方也循序漸進不舍不休非不急驟躐迫如此者蓋欲其力到功深自然融悟而得其理於心也欲之是默其心得之於深造來自得與强探力索相反若居安資深逢原總是自得後效也乃一時俱到非有先後次第也四之字都指理言居安是自得之實境外物搖奪不得也資深是自得之處積久有餘取不竭用不竭也左右逢原是自得之其極效至於存精所本來的道理或左或右無不值其所資之本也一自得而有居安資深逢原之效此君子所以不欲强探力

造是造詣道是進爲的方法資是積左右指身兩旁是形容其至近而非一處的模樣原是本源心爲應事之本就如水之源頭一般故謂之原孟子說天下無心外之道亦無心外之學君子爲學循其所往的工夫致知力行惟日孜孜而不已又依着進爲的方法下學上達循循有序而不躐似這等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何爲哉蓋欲其行所持循以俟夫眞積力久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此理於己也大學非自得此心與理不相融會居之必不能安既自得矣則心與理一理與心會精神凝定外物不得而搖奪居之豈有不安惟居之安則一眞不移衆善咸萃涵濡淵泉自可藉用而不竭資之豈有不深資之既深則本感於外理應於中左邊事來有應左邊的道理右邊事來有應右邊的道理或左或右無不會逢其應用之本原天下之事取之一心而裕如矣自得之效至於如此此君子之學所以務於深造以道而必欲自得之也蓋見其有益於得而功不可不繼序不可不循也而使一暴十寒進銳退

索而得之惟欲其自然而得之也欲自得則必深造以道矣

補右錄朱子曰造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言其要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語言之表是皆不足以自得

補王龍溪曰道所以進爲之方只在以字上見蓋以道猶云依道有循序不亂之意故朱子又云只是循道以進耳道字在上○此說最關涉

補蔡虛齋曰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

補鄭遷溪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曾子唯一貫何待於言語而後見

補李九我曰居安居其所不至隨得隨失也資之深有藏取隨足意但未審取之耳所取不在左右只在所自得知心者以其在心素故便言其

速安望其有自得之益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約字解做要字是簡要精切的意思孟子說天下之理不求之於博則識見淺陋而不能旁通不及之於約則工夫汗漫而無所歸宿是以君子爲學於凡天地民物之顯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細觀富識學之極其博矣又於所學的無一事不究其折衷無一物不窮其變化或問於師或辨於友說之又極其詳焉如此者豈是要誇多而鬭靡哉蓋以理在吾心本至約也但散見於萬殊不能一概而合通之耳今博觀於事物討論其指歸正欲融會貫通由支派而窮其本原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說至於約顯吾心之理方有眞得而向之博且詳者非徒從事於口耳之末也是可見學不可以徒博又不可以徑約由博以求約斯爲學之全功也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

近變是形勢之殺
補方文伯曰心豈有左右只是繫處不見那木休
補一說鄭汝諧曰道者率性之謂二者淺易其中甚深二只在近中從道中而深造之也故得爲自得自者己也不待於身在道只在自身中得○亦一見
補學章　此示人心悟之學得學非但詞往古來今詩書六藝之訓乃身心性情人倫日用天下國家之故實非言學許說者旋傳學中達作講習討論研究之不遺講習研究得盡二徹二百千萬條的道理歸來只是一原要要至約處曰反說約處又者複也還也精所傳學而詳說者復返到約處也約字原對傳字只看約之氣勿便作心字看萬萃融貫要得非涉多聞廣書處
原刻

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是取勝養是涵育薰陶的意思孟子說人君誰不欲服天下而所以服之者有公私不同或見力不足以服人因欲以善去服人不知善雖有服人之理我不可有矜己之心如己有一善乃即持此以驕人則是以善自私誰肯傾心以服我縱有服者不過外貌之矯飾而已非心服也其必善不自善而推以養人涵育薰陶務使同歸於善而後已此則以曲成萬物爲心以兼善天下爲度若此者乃可以服天下使之心悅誠服以歸于我而可爲天下王矣苟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未必心服而能致王於天下豈有是理哉夫善一也以之服人則人未必服以之養人則心服而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王伯之分其端正在於此君天下者可不審其幾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蔽是蔽塞孟子說進人之言語有足以召禍致殃者謂之不祥之

補大全朱子曰約自博中來通書處使是約不是涵養了又去窮理都博得個約心耐也問博學之人好又不曾說約來曰也合下過得來便不是了只是限約只爲讀是說得約○此二段說得分明
以善章　此章言時因君之善服二字在有心無心之辨公私王伯所以異也服人養人二人字非指百姓以善服人如伏羲假仁托善的名目去懾服人而使之我服是強之也豈能心服必也以善養人如湯之事葛文王之事叔侯聽漸染使之自化而令物我均關於不知此意量服與之量雖欲其善者服與開其善者亦服此天下之所以心服也天下不心服二句要說得總關上二段意言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故欲服天下而王者可不以善養人而從

言然止於一身之吉凶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利害不可的確使謂之不祥也求其的確爲不祥之言惟是那讒邪小人見人之有善則媢嫉之使不得見用於君見人之有才則排擯之使不得見用於世此其言上拂士庶之公議上蔽人主之聰明真個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將皆深而流害遠其爲不祥孰大於是夫蔽賢之言其害如此爲君者誠能明以察其奸斷以除其害則讒言罔伏衆賢畢進而可撥亂爲治轉災爲祥邦其永孚於休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徐子名辟是孟子的門人亟是數原泉是有原之水混混是湧出的模樣科字解做坎字是低窪積水之處放是至徐子問於孟子說流水之爲物不過天地間之一物耳乃仲尼每觀於水而數數稱之說水哉水哉若有深契於心而不覺其嘆形於讚歎者不知

滔　衍　聽

以善服人哉段原刻
補翟竹山曰以德服人自服于人者言以善服人自服人者言故謂七十子之服孔子則可謂孔子之服七十子則不可
補一說楊七澤曰首者心服而王四字連讀見服天下之必然處在心服若斷另做一轉語了而以善服人未有使服之象○此說亦妙
言無章　此爲蔽賢而言者發凡曰過止于一身無關于天下國家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之言從此君心壅蔽事變禍及生民害及國家此天下不祥之大者
仲尼章　此章勉學者務本之意一篇分上是因問示以所取在夫本下戒其不務本
水哉水哉正是亟稱何取於水之疑問于道而取之

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如此孟子答說欲知水之可取當觀水之源流蓋有原之泉方其出於山下則混混然湧出晝如是而夜亦如是無止息也及其遇坎而止則盈滿於此而後漸進於彼無壅滯也由是進而不已則漸放漸放必至於四海而後有所歸宿焉這等看來可見有原之水其蓄聚者深故能常出而不竭其發生者遠故能漸進而不窮有本者固如是也水惟有本則可以漸進而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可以漸進而至于極其成聖人重本之心若有相爲契合者其樂取而亟稱之不以是乎如仲尼取水之意則知君子務本之學矣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是田間水道涸是乾情字解做實字孟子告徐子說有本之水能漸進不已而至於海者以其源遠而流長也若水之無本者則不然當七八月間乃天雨時行之候也彼時雨水驟至則溝澮之

補原泉是孔子取水之意即川上之意孟子此言蓋啟徐子也源泉混混一則就正是本然其勿緣溝水字混二不舍晝夜此二不獨盈科而後進二之有補混混乎四海會之有餘也然溝澮二說了有本者源泉如是指混二三句是之取爾正孔子取水之意說孟子於此點醒心之根源的出有根源其殆不動
補程子謂學貴有本之水說至未爲源人不必於文之取源下補出人有實行求
苟爲無本章　[illegible]
集與涸　不舍晝夜及涸溝皆盈與盈科後進及涸可立待與放乎四海及然亦亦不必過二分此者聲聞過情名勝乎實行也恥之者恥其無實行而有無本之名也恥之便有務實意非徒恐二聲其名將不得聲名不符則君子亦恥名耳故原刻

中莫不盈滿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涸可立而待是其來也既非混混而不舍其源也又非盈科而漸進忽然而盈亦忽然而涸水之無本者固如此何足取哉觀於水而君子之爲學可以類推矣故人能反身修德使養深而蓄厚然後實大聲宏而名譽彰之道便是有本之水漸進而不已的意思此君子之所貴也如道德本無足稱而僥倖以過其實則一時雖能掩飾日久必然敗露就是溝澮之水易盈易涸的一般豈非君子之所深恥而不居者乎然則仲尼之稱水蓋取夫有本之學而惡夫過情之聲也彼學聖人者可以惕然而深省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是些少的意思孟子說天地之間人爲最貴與禽獸迥然不同人皆知之然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則未之知也蓋人物之生其初受形受性也是一般但禽獸則有偏而不全塞而不通的去處惟人心這點虛靈獨會得來充拓得去可以盡性而踐形只這些

講朱子曰所謂幾希間進講如爲嘗無分其幾希之心爲學而勉強行其猶人皆不學是致此反躬思量方稱

講王獻壽曰話雖甚簡不難自水之易溺上生處然便深名可爲君子遠不啻之平須知眞味嘗然便是不識不得底露之几

幾希章　此章直到弘毅諸人底假學聖之類與己之別於子聖愚分發人心之幾希處說定者道微只在人心也須從這說起者道心惟微之句只舜特發之節人心幾希之所也又云仁義者人心只一個仁義也舜行仁義正所以存此幾希而禹湯文武周公之憂勤惕厲無非爲人心之幾希爲私欲所蔽耳至孔子作春秋則未明此仁以事親義以事君之道於殺父殺君之世今幾希不墜於人心至自已曰弘毅諸人則其所以點但

桑王瞻講曰幾希者爲人心仁義計者可想見言外餘意斷幾希說云少也小註云些子故特表道云差不多也看來此只說得希字意幾字只是看得幾端倪之謂也看者微小之初也蓋指一點之靈覺言也所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一點靈覺之處便至微妙而不可見也靈虛之之處非稀少之意也庶人只爲昧放過了便是離去此幾希去字要倍點一點之異明未嘗不在被固蔽而去之耳存之只保守不失便是存如故物尚存之謂誠能存得庶是能所以存之工夫非正解存字也幾字是聖賢之淵源下有分爲周文武孔子俱是君子存之者要隱合下面爲舜一念之存長不離在己以之合人物之命道統以之則綱紀之端故君子

子與禽獸分別其相去能有幾何此所以謂之幾希也既曰幾希則出乎此入乎彼其端甚微而操則存舍則亡所關亦甚重矣人衆人則梏於氣稟昏於物欲把那幾希之理去之而不能存是以陷於禽獸而不自知耳惟君子能反觀內省默識擴充其於幾希之理真能存之又存不敢失墜若是皆非人所能及哉按孟子所言幾希即虞書上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蓋幾希不存即人於禽獸何危如之幾希之介間不容幾何微如之若欲操之惟精守之惟一則幾希之理自能常存矣此聖學之淵源而孟子獨得其傳者也讀者宜究心焉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說幾希之理君子尚能存之矣自君子而上又有生知安行自無不存的聖人蓋物有物之理人有人之倫而皆根於性分之中者則曰仁曰義這就是幾希的道理未有不知之真而能行之至者也惟舜則生而知之見得世間萬物雖飛潛動植形性各有不同然成大成小未有不待我以立命者是物之所以異於人其理既知之極其明矣又見得人有五倫雖親義序別信施用亦無不同然立愛立敬未有不如是而能成性者是人之所以異於物其理又察之極其詳矣至於存性中之仁義則能安而行之其慈祥惻怛從心上生發出來自能無所不愛是隨其所行無適而非仁不是以仁爲美而有心以行仁也其裁制區處從心上運用出來自能無所不宜是隨其所行無適而非義不是以義爲美而有心以行義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舜惟由仁義行故能盡物之性立人之極而於幾希之理毫無虧欠此所以紹帝堯精一之統而開萬世心學之傳也豈特如君子之能存而已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旨酒是甘美之酒孟子說古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憂勤惕厲爲心自舜開心學之源而大禹繼之爲能審理欲之幾得好惡之正故於儀狄進酒飲而甘之便惕然深慮說道後世必有以酒亡

存之處自己前來爲人心惟道許也微妙處戰兢惕厲只是說君子工夫聖人則不待存之而自存大舜說至聖賢道合無學問不日競競二字業業二字究本文只說君子存之下便接說更無分別聖人君子之分可知君子便是包下數章

講徐儆說曰幾希者危之也孟子喚醒人心發覺之天衷出人物分關之際未有若此章之痛切者

講王說每曰庶民去之以不知而放逸也君子存之以知此而敬畏也舜則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先覺未只是存之者註特說其存得自然耳君子以是聖賢之通稱不必又分等級

講陳榮宇曰集註卻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示人以存之之法

[illegible]

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夫飲酒未便至於亡國禹豈爲是過計其心只恐嗜飲不已必將沈湎無節以至於亂性情妨政事則亡國之禍皆從此而起矣所以於旨酒則痛絕之要以防嗜慾之端戒危亡之漸也其憂勤惕厲之心見於遏人欲者如此及其聞一善言便覺有益吾身有裨治理便欣然聽納甚至下拜以致敬不難屈己以服人虛懷以受善夫人言未便加於聖德也豈爲是過謙其心只恐取善不廣或致嘉言伏則無以集衆思廣忠益而繫苦之誠實從此而開矣所以於善言則篤好之要以擴取善之量爲輔德之資也其憂勤惕厲之心見於崇天理者如此夫人主一心衆欲所攻即其惡旨酒則凡聲色貨利佚遊敲者無不深惡而防可知矣即其好善言則凡百司庶職忠言嘉謀者無不推誠委任可知矣理欲不淆好惡克慎此禹所以得統於舜而啟後聖於無窮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是執持方是方所有區別的意思孟子說繼禹而王者有商湯湯之心只是一個憂勤惕厲而已以其行政用人言之彼中道爲接事事物物之準或居常守經或處變行權隨事而應都有定理若處事而徒任意見將衆指偏頗上不免於有失矣湯則持一中之理定爲化之紀似不能淹貌似不可易執其制事制心以建中於天下則可知矣賢人君子所以佐政立事之資或近在側或遠伏巖穴處處都有原無定在若求賢而拘於方所則英雄未應手不免於有遺才矣湯則入廷訪之公廣容庫之略親疎不問其類貴賤不計其資拔其三使三聘求元聖於莘野則可知矣夫中以處天下之事公以用天下之人而一毫之偏私不得而與焉推此念也與大禹之惡旨好善同一心矣此湯之所以得統於禹而接道統之傳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孟子說繼湯而興者有周文王文王之心也只是一個憂勤惕厲

有妨於中[illegible]
[illegible]
及此之時[illegible]
生知安行[illegible]
到

補[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本[illegible]
[illegible]所行[illegible]
休[illegible]仁義[illegible]
[illegible]
捉要[illegible]
之所爲也

補會衷上　以此叙道統[illegible]
先聖[illegible]
[illegible]
倫家已服故孔子作春秋
而[illegible]
者則孟子[illegible]
蓋[illegible]其所私[illegible]可想見
矣

禹惡章　道統之傳在心不在
事求一一求其心可想見也

禹湯文武[illegible]周公是道
補[illegible]求道曰[illegible]
千[illegible]
下直[illegible]一息不[illegible]
心[illegible]一息不[illegible]若少有間
湯[illegible]大道之心不相[illegible]

然無[illegible]而可[illegible]
要[illegible]
心[illegible]中[illegible]人知[illegible]
求是無[illegible]不及之[illegible]
言哉[illegible]
無未[illegible]
孔[illegible]
[illegible]
設若[illegible]
身用人[illegible]
方亦只是[illegible]
如[illegible]或[illegible]已傷之[illegible]
當者有[illegible]
見[illegible]

而巳以其愛民之心而言文王發政施仁懷保小民當時百姓巳自安了乃猶不遑暇食心裡常一念說民生甚艱猶若其政教一有未修刑罰一有未當未免有傷害民生若看著那百姓個個常似有傷的一般所以汲汲孳孳必欲無一民不得其所而後其心始慰並非愛民之深如此以其求道之心而言文王敬止緝熙光於道甚其於聖域已優入了然猶不自滿足心裡時時一念說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若[illegible]日少懈便有負道背馳者望著那道可歎然常如未見的一般所以孳孳亹亹必欲無一理不造其極而後其心始慊也其求道之切如此夫民已安而猶若未安故學政益弘道已見而猶若未見故聖德益盛此文王所以得統於湯而接道統之傳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是玩忽的意思邇是近孟子論斷文王而聖者則有武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個憂勤惕厲而已蓋近者易乎褻狎此常情也武王於其綿綿近的所在耳目之所常接者不敢一毫輕忽如待[illegible]侍從必以[illegible]雖[illegible]常日用之間都有個矜束防閑之意不肯稍有褻慢之心無時或忽也何泄之有遠者易於遺忘亦常情也武王志慮周詳就是遠的所在耳目之所不及者不敢一毫遺忘如封建諸侯遠爲藩屏啟佑後人咸正無缺雖天下萬世之遠其[illegible]之處無處不到也何忘之有夫近而不泄則飭之身心者嚴以密可以見其德之厲遠而不忘則施之政事者公而溥可以見其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丕顯之謨而成永清之治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四事即上文禹湯文武所行的事孟子說禹湯文武之後以聖人而相天下者則有周公周公之心亦只是憂勤惕厲而已蓋周公輔相成王守成業而致太平可謂盛矣乃其心有孜孜不但近述

是心無時滿假之如未見也要
爲他一段愛民求道的真精神
出

補註徐鴻洲曰視民如傷不特
老老幼幼鰥孤寡獨[illegible]
使亦是如傷中事

補朱子曰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是文王望道未見之事
不泄不[illegible]不忘不[illegible]
忽遺忘邇遠似乎無人說
如云[illegible]而必[illegible]
不忽不泄邇也遠必務於要荒
幾必圓於隱伏不忘遠也聖人
念無所責[illegible]只因邇易泄遠易
忘故分言之
周公思兼三王節思字甚重思
不可以思之而得之[illegible]在四
事不能定上四條之事三王本
是四個人事即四個人的事而
四條亦在其中其有不合者與
幸而得之皆活看孟子生於百
世之下何由知周公心上有想
不合有想得度大約不合處或
時勢變遷或事體變心同理同
耳坐以待旦即上文[illegible]
[illegible]
是行且安得以思之[illegible]行之方
並看一說若就勢與事上說不
合則[illegible]無可合須知其所以不
合乃自[illegible]
要[illegible]先王當時[illegible]
其所[illegible]
發得先王所行之意可以變通
而用之也[illegible]
可行即當思其[illegible]
論大合[illegible]有不
遠

補[illegible]曰禹[illegible]
公[illegible]作[illegible]
周宋大封同姓此等處皆思
而得之也

王者章　此章見春秋[illegible]
首[illegible]所以作[illegible]春
秋未經聖作之先猶夫列國之

諸今觀湯文武之光烈又欲遠稽諸古遍求禹湯之典刑務要兼著三王把他所行的四事件件都措之施行無所遺失然後[illegible]之心始慰也然古今之時勢既殊創守之規模亦異容有不合而不宜於今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其間推移變化蓋無有不合者乎周公則又反復思惟求其所以然之故日不足則夜以繼之皇皇然真有夙夜匪懈者何其思之切也至於思極而通道理已融會於心欣然有得了則又勇往奮發即欲見之行事雖天尚未明亦必坐以待之汲汲然殆有不遑寧處者何其行之決也夫周公有聖人之德又有輔佐太平之功而其兢兢業業勞心焦思乃至於此其於禹湯文武之心豈非先後一揆者乎這一章書自禹以至周公其事雖異要皆以憂勤惕厲爲心故德業並隆於一時而道統相傳於萬世蓋欲乃聖學始終之要不可一息而不存者也存之則爲聖人不存則幾希一失不免爲凡人而已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宜繹思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

熄是滅詩有三體作於列國謂之風作於王朝謂之雅作於宗廟謂之頌這詩指二雅說乘字解作載字檮杌是惡獸名孟子說道聖人之道原備於孔子孔子之道莫著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蓋自成周盛時上道大行朝廷之所作列國之所貢其詩具存莫非治世之音也及至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諸侯而王者之迹滅無存由是朝會燕享之樂不奏於朝廷而雅頌之詩不陳於卿士祭祀以後僭制音節與列國無異而雅詩亡矣此時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亂道不知其所止孔子懼之於是作春秋詳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明一王之法使王者之政雖不得行於當時猶可以昭示於來世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是春秋雖孔子所作亦非始於孔子乃因魯史之舊而修之耳蓋當時列國諸侯各有史書以記一國之事其名亦各不同如晉國之史叫做乘

東宋節上二句又申起末句也已周室將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元故教號令以布天下皆王迹也迨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而王迹熄矣詩亡是王者之詩亡也天子之詩名曰雅侯國之詩名曰風東遷之後乃有王國風謂由天子卑弱故其詩亦降也只說王者之詩亡說便自明快不必說到其雅廢壞燕饗君臣體統之實而小雅亡公卿進獻納賦誦之實盡廢故之詞而大雅亡蓋如此說則小雅大雅之詩其作何待說亡只是王者之詩降爲風便是亡且詩亡亦正見得王迹耳不是單祭義作所以明王者之迹既熄而後亡也○春秋作是孔子所筆削以隱公元年爲始之[illegible]以原日之實[illegible]自魯會之實秦已有一書將對亡而後作

蔡虛齋曰王者之迹了是謂與首之撤迹固實然不是抑削列國不復陳詩故詩亡亦不必然太師雖不陳詩國自在民間但何爲亡哉蓋謂周首興頌皆亡不止於雅而正月之詩在幽王以後其爲平王末可知亦非也蓋顧及於魯僖公風詩下假魯采是臣王以後而自有風而雅則無在幽王以後而經與畢竟當以黍離爲王國之詩不安書頌而黍離本秦之書故曰詩亡而後春秋作不然春秋何以不續書而續詩亡也晉史乘未實之乘史何以紀楚名檮杌凡人以善書多不紀惡以惡爲戒之楚史稱有古人遺意此說有理

謂其記述事迹如車之載物也楚國之史叫做檮杌謂以惡戒比凶人記之以垂戒也魯國之史叫做春秋謂記事者必表年月故錯舉四時以爲所記之名也這三國之史名雖不同其爲記事之書則一而已使春秋不經孔子之筆削則與晉楚之史亦何以異乎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承上文說春秋雖爲魯國之史而實足以見聖人經世之心蓋周室東遷之後五伯迭興惟齊桓晉文二君功業特盛故春秋所紀多是齊桓晉文征伐會盟的事迹至於文詞之體亦皆當時史官據列國赴告策書以記於年月之下原非有褒貶也及孔子假其舊文加以筆削俾與奪命德討罪明君臣之義正夷夏之防使王者之法燦然大明於世然後列爲六經而非一國之史也所以孔子嘗說春秋之義則我竊取而裁定之其詞雖簡而其斷自聖心蓋可知矣此可見春秋一書乃所以繼雅詩之亡而存王迹之熄者所係顧不大哉漢臣司馬遷有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則春秋之作不止一代之典實萬世之權衡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君子是有位的小人是無位的澤是流風餘韻父子相承叫做一世斬字解做絕字孟子說聖賢之生其建立在一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業聞望傳於後人須至五世而後絕在下而無位者其道德名譽垂於後人亦至五世而後絕如親盡服窮遺澤寖微此理勢之必然者若在五世之內則其澤尚未亡也况孔子繼聖之統可爲萬世之道而我去孔子之時乃猶在五世之內故雖未得及門受業爲之弟子然遺澤尚在彼言未盡泯所自猶存得承故得私淑孔子之道於人以自善其

余學一[illegible]叙來歷入[illegible]而楚國[illegible]以復○[illegible]說明其[illegible]前段[illegible]曰其[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得尊王之大義[illegible]曰[illegible]可也今[illegible]作[illegible]筆削之[illegible]見孔子亦不[illegible]一字一辭[illegible]取[illegible]

君子章　君子[illegible]不重[illegible]

此[illegible]孔子之澤[illegible]稱君子小人之澤[illegible]孔子之澤[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得[illegible]人[illegible]亦何[illegible]此分明[illegible]

其身耳何從而遠之溯則雖欲學孔子亦不過聞而知之耳安能如是其親切哉孟子歷叙舜禹之事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意蓋謂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集其成而孟子承其緒其自任之重居乎嗣矣惜乎孟子之後不得其傳而道統或幾乎息此繼帝王之統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孟子說天下之事固有一定之理雖然亦有可否涉於兩端而不可不擇者大凡不苟取者謂廉人於交際時初間見利而動恰似有所當取及仔細思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却在所不當取則辭之而勿取可也乃貪得而苟取之則是有見於利無見於義而廉介之操不免於傷損矣如之何其可耶至如分人以財謂之惠亦所當施若於可不予其有失使或愛人利物之情偶發於一念似乎當與而施不必擇施不必求又似乎不當與則寧勿與可也乃過與之此其沽恩利濟之徒不惟不足爲惠而反有傷於惠矣君子欲全其忠貞可昭於與用又如見危授命蹈之類亦所當爲若于固不愛其身矣或指難而憤之遺俗激於一念似乎當死而仁不必成義不必取又似乎不當死則寧勿死可也乃輕生而苟死之此其持一節之私不顧不是義其勇而反有害於勇矣君子欲全其勇當可慎於死耶此可見天下之事自取與之間以至死生之際人不難於有中道固不當拘執害理以流於不及亦不必苟且好名以涉於太過然其可否之幾間不容髮則在乎能擇而已孟子此章正中庸擇善固執之功學者不可不審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羿是有窮國之君逢蒙是羿之家臣愈是勝從古以來皆稱羿爲善射使有僕家臣逢蒙從之習射盡得其命中之巧術亦以善射

來見孔子作春秋已關楊墨皆所以天饑食者之教亦不登且但說孟子門熱中只宜清空描寫如爵羅用傳約學莖腐而巫矣俱致原湖

可以章　此章示人以精義之學三段並重皆謂直傷義傷德一致以傷廉形之耳恐未然蓋取于生死各有義在皆參義精義之功耳可以取可以無取只是事在兩可可以取亦可以無取耳若必取之便有傷于廉矣下放此見君子處兩可之際審其實義輕重之所宜寧守其正無寧失之狗處兩可之死生皆其大寧失之輕也蓋可以無者只是不必然之辭如尋干之類衆千駟之求難求是義不可之處不必然耳非節何見其若可兩從歲獲其不可說被不可又何為樹取之與之死之凡不可而取之與之死之直謂

成名耶思想巳之善射天下無敵只有羿爲勝巳若有羿在難以獨顯其能於是與家衆同謀乘羿射獵而歸殺而奪之以專善射之名孟子因論此事說逢蒙以弟子而害師固不容誅矣乃羿以射教人反致殺身之禍是亦有罪焉公明儀說羿爲逢蒙所殺罪在逢蒙則羿似乎無罪孟子辨說羿之教射始初失於擇人其致至於禍已此其罪但比逢蒙之悖逆爲少輕耳安得謂之無罪耶這是孟子爲取友而發歸罪於羿然其微意蓋有所在甲兵乃不祥之器羿身爲國君若能以道德爲威誰敢不服乃以弓矢之能與其家臣相角以此取禍固其宜也豈但擇交非人爲可罪哉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

逢

之實廢非勇非惠何也又深者傷

逢蒙章　此章見取友當慎上節言羿不能嚴取友而自招其禍下言孺子善取友而能免其禍雖正以形其有罪也是亦羿有罪焉一句是一章斷案所引公明儀之言及孺子之事皆以明此一句意

逢蒙至殺羿是叙事見蒙之不仁孟子曰以下是斷案見羿之不智須在罪字上着來二字對蒙說如云蒙之罪固不待言而羿亦有罪也此引尸子不否嚴者言但未盡言下引孺之言以壯之公者一字被有則難孺子二句正對羿之二字翻不直曰無罪而曰宜若無罪者笑其以羿之善教深得是兼云而無得專擅其罪此翻引而不學之意而後所謂取亦專羿罪正以此也○一說蒙羿罪門外看無罪是

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鄭衛都是春秋時國名子濯孺子是鄭人庾公之斯尹公之他是衛人都是當時善射者金是箭鏃四矢叫做乘孟子因論羿之有罪特引這事以證之說當春秋之時鄭國曾差子濯孺子將師侵衛衛國因遣庾公之斯去追逐他出境子濯孺子說今日我偶然疾作不能執弓以射追兵若至吾其死矣夫因問其御車之僕說後面追我者爲誰其僕對說是庾公之斯孺子喜說若是此人吾將生矣其僕問說庾公之斯是衛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乃不與其射反說將生這是何故孺子答說我非謂他不能射只以情料之可保其不肯傷我耳蓋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那尹公之他乃是正人他所取之友必然也是正人如何肯乘昨射利背本忘功我之所倚者此也及庾公之斯

公明儀曰罪孟子之詞屬乎句是孟子答之亦一見

子濯侵衛見勢不利而還故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此敘孺子與師追逐之事將師敗退曰侵曰去而躡之曰追今日我三句以己而料其死也問其僕至生矣以人而料其生也使斯衛之善射至必端矣是因友以知友相人之明也夫子何爲乎夫是因歸以及師懷德之君追人之法其立心制行之正去取友必端言其取友而彼以射者必以端相從亦端人非忍人也追師者射之遠事師追逐之事出嫌正不忍也發乘矢正不敢廢也之衆國尸故追矢亦曰乘矢歸以及師衛斯報德之厚也況觀受求觀羿者而忍殺之爭友以觀友觀孺子料人之智也況觀受業知逢蒙者而不能察其間乎以斯而徵逢蒙不容誅矣如學亦需

追逐既近果然問說夫子今日何爲不執弓迎敵子濯孺子[illegible]答說今日我偶然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庾公之斯就不忍反射因致說道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實學射於夫子我今日善射都是夫子傳授之法若乘其疾作發矢相加是將夫子之法反害夫子我不忍爲也但今日之事奉君命而來乃是公家之事亦不敢廢於是從箭袋中抽矢出來扣於車輪之上以去其金鏃使不傷人然後發四矢而歸則既不廢君上之命又得全師友之情矣是子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則所與居處者無非正人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夫羿之被禍固其自取至於庾斯之事本無足稱孟子何爲引之蓋人之處事奉法之公私與存心之厚薄迹若相悖而機實相通未有交游之間忍於背義而事使之際獨能盡忠者此庾斯與逢蒙之辨也論人者以此察之可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

于之殺人也

而發不曰孺子而孟子只取其皆師正者誤以之意在此一發而後之可也若之而無學於國保教亦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

孺子愚曰曰庾公之斯學射四句指不關言斯學於他而他學于我一脈相傳便有不忍以我之道害我意在觀下庾斯自言乃悉如孺子所料

孺子徐發弦曰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曰不忍以師故廢君之事曰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君臣師友之義始全

西子章　此戒人改過遷善勉人以自新意兩節俱是設言而借明之不作喻看蓋其詞以觀言其體以行言也西子言其美蒙不潔則喪其美矣惡人言其貌醜可惡齋戒沐浴則自

以祀上帝

這是孟子勉人去惡從善的意思西子是古之美人蒙是冒不潔是汙穢之物惡人是貌醜的人孟子說善惡雖有一定之質然其變化之幾又在人之自處何如耳今夫西子之貌天下之至美者也若使被以汙穢之物則人皆惡聞其臭至於掩鼻而過之縱有傾城之色亦不見其爲美矣至於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厭者使能齋戒沐浴以致其潔則雖對越神明而奉上帝之祀亦無不可蓋有精白之心自不嫌於其惡矣世有材質本美而流於汙賤之歸是西子之蒙不潔者也亦有材質本陋而反成粹白之名是惡人之祀上帝者也然則有善射者固不可不兢業自保以求全其善有惡者亦不可不洗濯自新以求易其惡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故是已然的形迹利是順利孟子說天下之理原于性人惟言性未得其真所以事不順理而性之多事

新又蒞人看可把句總以為意難極之衆只在一念就見人妙自并而出自新也

補方又當日人身然稍參備若就所不以不能見於一般然能及其不忍之心以濟談走無論人心之統理天意亦當殺終衆之人之當然何見孩許人何不自新意變重下並之此其妙

言性字　此言爲自以用智者然當於惜謂鑿求名求利以皆可鑿以爲智者爲何以性言之另本自然下來賦智者皆順其自然而不當鑿

天下之言性爲不是論天下之性只是說天下之所言性也然是無形影的如何識之以致故性發出來的有已然之迹故言性者只看這個故乃性之理自帥也利者順性自然無所逆之謂順性于故而必本其自然順

以接天下也。蓋性其於人心，本無形而難見，若徒以理論性，則益多而理愈晦。人之言性者，惟當就其日用之間，隨感而應，有形已然可見的形迹，而由已發之端，便求其未發之精蘊。如言性之仁，必指惻隱之心言，於性以爲義，則言其羞惡之心，然見孝以爲德，由是因顯以驗微，即用以見體，而性之不然者，始可得而識矣。此言性者當求之於故也。然所謂故，雖出於天理之自然，非由於人爲之勉強者，然有人爲僞，不順利而其故矣。此以言性之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而以利爲本。斯如其惻隱，則必本其不見不忍之良心，而非涉於要譽惡聲之私，若其仁也；若羞惡，則推取其非僻斷斷之真機，而非出於狥名之私，若其義也。此則以人謀爲能，不以人謀爲能，而循之自然，始可得而識天性微妙。故之本於利，非可見天下之理皆出於自然，人惟順其自然之性以應事，則無所處而不當，又何必有術以接天下哉。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

和者言之則性之真若見

補入全朱子曰性者是難惟惻隱羞惡之端乃是已發見於此的性之故的只得從的的見得性善處惡之非無這之理不爲之非然或有所謂之不相若於乃一之欲不者已然之迹言以所求其故之言如何推之此說較明確

補汪子雅曰三字論世之論性者但論其故便了了而故者乃順而往而善者乃性之不必分有理然乃也若揚係曰善惡混人者性雖非已來之迹皆是又有以故爲故物若荀云惡者如此然後明便是本于如何又說以利爲本況本來安若有不利者而又皆必于利然〇此說可破近之妙

所惡於智者智字從禾鑿說

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鑿是穿鑿，乃不循正理，別生意見的意思。無事是就事處事，恰似不曾生事的一般。孟子說：天下之理，既出於自然，則明理之人，必知所順應矣。乃若其所惡於智者，如何？蓋智乃人心明覺之良，而非私意穿鑿之謂也。有等小智的人，自作聰明，務爲穿鑿，索隱以爲知，行怪以爲能，似智非智，而反有害於智。此其智所以爲可惡耳。如使智者之處事，亦如大禹之行水一般，則心不勞而事不擾，何惡之有？蓋水以就下爲性，禹但因其自然之勢，加大利導之功。如九河濟漯，本有赴海之勢，則疏瀹而注之海；汝漢淮泗，本有赴江之勢，則決排而注之江。雖有疏瀹決排之勞，而未嘗以私意穿鑿，總以水治水，行所無事而已。此禹之智所以爲大，而古今莫及也。若使用智者，以大禹行水之法，爲君身應事之準，因物付物，不參激以爲高，以事處事，不紛更以滋擾，亦如禹之行所無事，則虛靈中見的道理，自然光明，停當甚做的事業，自然從後，亦是有大

七若道於智分言之則知仁義禮智之隨感而動智無所發若已智者要識得明說便是鑿若穿鑿也人心虛明本通宜是非一個心上而分出仁義禮智之說便是許何嘗鑿破了善之行水順水爲行不以其爲行事外而分宜分而合一味無所事而順水之故道以爲行只是無事即是利了利則何不行故不曰若水而曰行水於是人爲行猶水勢智之大不必說成事求鑿爲者妄生意見行以逞人意還之中反把本然的覺性蔽塞了便是小智行所無事則心體中不著半毫意思所以本然之虛覺絶無障礙而智爲聰神此智之所以爲大也

補黃無障曰孟子主意只是欲人行所無事而古者行所無事也只如禹把禹來立個樣子發出一段物來順處

識見大力量的人，其智之大，亦將與禹並稱於天下矣，尚何惡於智哉。大智一而已，務爲穿鑿，則小；行所無事，則大。則智之貴於順，不貴於鑿也明矣。人欲稱大智之名於天下，安可不務法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千歲之日至是千古以前冬至之時，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乃造曆者之曆元也。孟子說智以無事爲大，可見智不當鑿矣。況以理推之，亦有不必鑿者乎。且以治曆言之，天之峻極，何如其爲高？星辰之布列，何如其爲遼遠？宜若未易窺測矣。然天雖高，其運行有常度；星辰雖遠，其次舍有定位。這所謂故也。治曆者苟於其故而求之，循其已往之跡，用積分之法，推從今日逆推上古，則雖千歲之遠，年代不知其幾，而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爲日至之度，造曆元者可端坐而得之，而不苦於求算之難矣。夫天與星辰至難知也，順其故而求之，無不可得，況事物之近者乎。智者何必以鑿爲

此道也非僅指高立論也所惡於智一句只是提綱之語下並舉此二意不是鑿之則可類推之意也大作一正一反說〇此說確

天之高星辰之遠者推高遠說是以附麗於天故皇之見其運也天之運行有常是天之故也星辰之躔度有次是星辰之故推所見天之故從星辰上推蓋天有運行星辰之躔度次舍隨時旋轉所謂大氣依以爲度故體大難以星辰爲次是也求其故以在某辰已往度數推而上之雖千歲之久可以曆元坐而致也千歲之日至是千歲前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甲子蓋年月日時甲子時二者但年月日時甲子以爲曆元非但是十一月朔一日日南至爲冬至乃月五星之會於子所謂曆元也是太今以上爲元年

哉。詳觀此章之意，惟以順理應事爲大智，然必先有隨事精察之小心，而後有順事無爲之妙用。不然則徒慕無事之名，而深居高拱，適己自便，競業之念或少疏焉，未有不至於懈弛者。君天下者安審圖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公行子是齊國的大夫，右師是官名，齊王寵臣王驩爲此官。進是引使就己，簡是忽略。言齊大夫公行子有子之喪，那時齊國諸大夫以君命往弔，入門之後，衆人都以右師王驩爲齊王寵臣，爭先趨附，有進右師使就己之位而與之言者，有自往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無非示親暱以通殷勤之意也。孟子時亦往弔，乃王驩之所敬重而望其親己者，乃獨不與右師言，蓋其以道自重如此。王驩遂艴然不悅，說道諸君子皆與驩周旋，孟子獨無有

十一月[illegible]日文華[illegible]日進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illegible]
[illegible]
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illegible]
[illegible]
融時說多分[illegible]節然不當[illegible]
以為不必繫大節之智
公行子　此言是待小人不惡
而除卒與右師言[illegible]是不[illegible]
衆以媚小人難因不悅而狃其
守禮
公行是主班行之官稱公行子
以官為氏[illegible]有士之喪以子而
雖於之喪[illegible]
[illegible]而進之[illegible]
師未就位時[illegible]何是右師既就
位[illegible]以禮
自處於人不[illegible]不就
二[illegible]王驩[illegible]
[illegible]孟子
朝廷二[illegible]文學二講
說乃序之位[illegible]身[illegible]位大
皆是朝廷[illegible]行位[illegible]階
相[illegible]在相與言之時不歷位句
以不得歷位而與言子我皆不
不得歷位而就言[illegible]下人不踰階
亦然位以[illegible]階以[illegible]
公行子之家雖非朝[illegible]而以君
命在[illegible]當行朝廷之禮
君子章　此[illegible]君子存心之不
[illegible]
[illegible]
心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五[illegible]
且愛人敬人之[illegible]愛人
敬[illegible]
宜[illegible]

不與驩言若獨孟子不與驩言是必以驩為不足與言而故示簡略之意也君子處人以禮有間如是乎觀王驩言孟子是惟知在己之勢分為尊貴不知孟子之道義尤為貴其不足與言益可見矣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歷位是更涉他人的位次階是班列子敖是王驩的字異字解做怪字王驩看不悅孟子之言孟子聞之乃據禮以明其故說道人之相與固有交際之情然以君命從事則自有朝廷之禮存且以禮言之凡人臣在朝廷之上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得更歷而相與言有衆人排列的班行班行既分不得踰越而相揖蓋法度森嚴之地以威儀整肅為先有一毫不可不謹者今以君命而弔公行氏則君命之所在即朝廷之所在也若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我之位矣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我歷右師之位矣豈不為失禮乎我所以不與右師言者正恐有歷位踰階之失恐不得以禮自處而欲以禮處人也我欲行禮而子敖乃謂我為簡略以欲我舍公禮而言私情不亦可怪之甚乎夫王驩嬖臣衆人之所媚而孟子之所深鄙者然一弔於滕則以有司之事為不必言再弔於公行則以朝廷之禮為不當言始終不與之言而未嘗顯示之絕其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孟子說均是人也而君子獨超然異於衆人其所以異於人者果何修而能然哉惟此一念存主之間衆人多放失而不求君子獨操存而匪懈精神常有所管攝德性常有所涵養是存心便是其異於衆人者其心之所存者何曰仁曰禮而已蓋仁是吾心之惻隱慈愛之德君子以大公之心克有我之私念念時時都在仁上造次顛沛無頃刻或違是以仁存心而視他人之殘刻者迥乎其不侔矣禮是吾心之恭敬放肆者多失之君子以儆戒

自反其不仁無禮直至其忠而
後已[illegible]不可謂以仁存心以
禮存心
異於人說分有法合倫[illegible]所
以異者以其存心[illegible]異之[illegible]
在人乃所以異於衆[illegible]
庶人去之存心多[illegible]
[illegible]
此其所以異[illegible]
至于[illegible]
下愛人敬人[illegible]自反
[illegible]
要[illegible]
忠[illegible]
人者以其存心[illegible]
今或云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以其能存其心也[illegible]
以仁存其心以禮存其心乎
說不只要體註云以是存於
心而不忘可見
仁者二節一氣緊緊說下不重
只引起下文三自反耳愛人敬
人只是存愛敬之心非謂以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若於此分仁禮之旋仁禮之驗
但不得爆以為刻
王本山曰愛人直到人亦愛
敬人直到人亦敬方是存心
愛敬處
有人於此亦恆愛恆敬意說來
愛敬其恆處乃設有人於此不
愛不敬而反待我以橫逆者必
其人之過哉[illegible]
故始而反之以仁[illegible]而反之
以忠終而反之以[illegible]
知有仁禮不知有橫逆方是
到作心念念[illegible]

之來勝暴慢之氣念念時時都在禮上視聽言動無頃刻或違是以禮存心而視他人之忘肆者迥然其懸絕矣夫仁禮之心人所同具而君子獨能存心是其受性於天雖與人同而善事其心則與人異此其所以不可及也然則學為君子者惟自存心求之可矣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字解做常字孟子說仁禮之德既有根心之實則自有及物之徵蓋仁主於愛者也君子以仁存心非獨有是惻隱之心而已有是惻隱便有是慈愛親疏遠近殆無一人而不在其所愛之中者矣禮主於敬者也君子以禮存心非獨有是恭敬之心而已以禮自處便以禮處人衆寡大小殆無一人而不在其所敬之中者矣夫愛敬既盡於己則德意自感乎人我有恩以愛人則凡被我之愛者皆將親昵於我而翕然有恩以相報必人之愛我方纔驗我之能仁耳若愛人而人不親則豈理之常哉我有禮以敬人則凡感我之敬者皆將遜讓乎我而儼然有禮以相接必人之敬我方纔驗我之有禮耳若禮人而人不答又豈理之常也哉要之愛敬之在人者雖不可必而仁禮之在我者則當自考以此存心此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非人之所易及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是強暴不順理的事孟子說盛德固足以感人而事變容出於意外我愛敬人人亦愛敬我此其常也設或有人於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橫悖逆之事這是常情之所不堪忿怒之所易發者乃君子則必自反說道天下未有無因而至前者他這樣來侵我必是我不仁有以致之這樣來侮我必是我無禮有以取之不然仁至必能感禮至必不爭此等橫逆之事何為到我之前哉推其心方自歉其仁禮之未盡而無暇於責人矣君子責人則輕以約責己則重以周其存心之厚如此

有此物此字指橫逆說也非出[illegible]仁禮之外[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自[illegible]也

補註中庸曰[illegible]

補註[illegible]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於橫逆之來因其不親而益致其愛已自反而仁矣因其不答而益致其敬已自反而有禮矣宜足以感化乎小人而使之悔過也乃其待我以橫逆猶無所改於前而暴戾如故焉君子於此豈肯以一自反而遂已哉必自反說我雖仁而所以愛人者容或少假借之真心我雖有禮而所以敬人者容或少退讓之實意乎何不然則橫逆之來亦必深察乎人而誠意未盡在我實踐有未至矣不然人之未有至誠而不能動物者也橫逆奚容至哉矣君子由我人而反乎己德欲其無一之不修心又欲其無一之不盡其自治之功可謂已密而且益密矣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是狂妄的人擇是分別何難是不足計較的意思孟子說君

補註[illegible]

父臣弑君[illegible]

補註[illegible]

子於橫逆之來不責人之不順惟咎已之不忠凡所以愛人敬人者不徒事乎虛文而皆本之實意則已自反而忠矣宜足以感化乎小人而使之疑服也乃其待我以橫逆猶然無所改於前而暴戾如故焉君子於此亦豈惟介然於懷而與之校哉但說道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而此人不能感不能動其良心已喪梏亡雖徒於天地間一妄誕之人而已矣夫人而至於此者難爲人實則蠢然一物與禽獸何所分別既與禽獸無別則當置之度外是以無心所與禽獸計較只見其愚而已然不校之宜矣又以有容而自治之誠實未嘗少間君子之存心若此是其所以大過人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說凡事變遞當其前則憂患交攻於內此人情之所

言凡乃君子所憂至而止矣又[illegible]有終身之憂若夫君子[illegible]終身而無一朝之患[illegible]心聖人亦多矣何與舜者而舜[illegible]人倫大[illegible]橫逆特以[illegible]正是曲盡仁禮之極者舜人也我亦人也皆人則當盡人道[illegible]是箇人我亦是箇人可法可傳就舜身上說非謂天下後世法之傳之也[illegible]本仁禮來其要見處愛而不失其當[illegible]方與上文相關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illegible]在上文看出[illegible]愛敬之[illegible]三不[illegible]可見從心[illegible]至聖人地位[illegible]異於人處非仁無為也二句只申言之此承上一段不消覆講只是言其自盡而無愧於心[illegible]所以不患一朝之患上說所患則無如有一字交活[illegible]

補註[illegible]通章只總申上

不能免也今觀君子之處橫逆自反之心有加無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有終身之憂至於意外之患猝然來到面前我既置之而不校人自相安於不覺是無一朝之患也夫君子之心泰然常定似可以無憂者乃其心之所憂亦有一段放不下處其心常念說舜生於天地間此人也在舜則盡性盡倫而立人道之極其修之一身者可爲法於天下而天下愛敬之足億兆人之一人也其行之一時者可傳布於後世而後世愛敬之足千百世之一人也若我則道不加修德不加進猶不免爲鄉里常人而已如之何其能勿憂乎憂之如何亦惟反己自修去其不如舜者以就其如舜者仁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仁禮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禮務使道德備於己愛敬盡乎人而後吾希聖之心始慰耳不然一日不如舜一日之憂也可但已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

補註[illegible]

補註[illegible]

補註[illegible]

君子不患矣

孟子說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者但憂仁禮之不如聖人耳若夫橫逆之來常人不勝其忿怒之私而至於搆爭之患者則可保其必無矣何以見得君子以仁存心而所爲皆在於仁一毫涉於不仁不肯爲也以禮存心而所行皆在乎禮一毫涉於非禮不肯行也其自治益詳既有寡過之道而況德所感孰無愛敬之心即萬一事出意外一旦或有橫逆之來君子內省不疚自反常直將安然而受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矣何患之有所以謂君子無一朝之患也這章書講論君子存心之學歸在反己之功在以大舜爲法蓋聖賢處常而能盡道者易處變而能盡道者難舜父頑母嚚弟傲處人倫之變而能成底豫之化全親愛之情惟不見得父母兄弟有不是處只自盡其道積誠以感動之此其所以爲可法也是後商湯以六事自責成王以小毖自儆周宣側身修行漢文罪己求言皆帝王自治之學有得於大舜之遺意者君

禹稷章　此章見聖賢隱顯不過其道但不可爭說為作禮體顏子看禹稷之功業人所共知顏子簞瓢陋巷天下疑於無實用然顏子與禹稷只是所處地位不同故隱顯異致其實與禹稷同道[illegible]可以為禹稷故孟子謂其與禹稷同道此正在明顏子上觀其獨與禹稷民溺民飢之思正以引顏子之非其時[illegible]非此思非此急又觀末二節所以發之道一云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一云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閉戶可也此分明是顏子所非禹稷之地故不使於救民大急是無救民之道而不能為之事[illegible]禹稷二節乃敘事只好敘二過門與簞食不出處行事不同而孔

天下者參如所收法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這一章是記孟子斷禹稷顏回出處之同道，先述其事說：古之聖賢得位行道莫盛於禹稷，隱居樂道莫過于顏子，然其事有不同。禹稷當是堯舜之世，天下治平，列在九官之位，一則平治水土，一則教民稼穡，周歷四海，不憚勤勞，且至三過家門亦不暇入，其忘身以憂民如此，孔子上嘉其成績，以禹稷爲賢而推尊之。顏子當春秋之世，天下大亂，隱於陋巷之中，以一簞爲食，以一瓢爲飲，其貧窶之甚，使他人當之，必有不堪，而顏子處之泰然，不改其樂，其修身以遯世如此，孔子品第門人，每以顏子爲賢而稱許之。夫出處不同，異致而皆爲聖人所與，故孟子因而斷之說：禹稷顏子其出處不同，然禹稷進而救民，雖功蓋天下，其道非有異於顏子；顏子退而修己，雖獨止一身，其道非有異於禹稷。蓋時可以行則出而爲禹稷，時可以止則處而爲顏子，其心一而已矣，出處之迹焉足以泥之哉。

子皆以為聖賢從此處生出然論平世亂世字亦是孟子本意字法便有個理字在正孔子所以賢之但未可見其[illegible]看此舜在上世道昇平之時也三過其門消淨[illegible]說過居陋巷云云直付理亂於不聞亦不遑安食上兩段之只是稱贊

禹稷[illegible]以時淺身以時在意字義只用本文一地字便好不必增出時字五節之地字節在首二節當平世當亂世上便見得所處之地不同〇此說禪

孔子賢禹稷賢顏回不是一時說話孟子斷其同道亦非是一時並論其退隱不同而其道則同也同字以救時言通說之說子曰地皆然方是所以同處道理見之行而言所藏已救民便是註心字則道之所從出也又在先一步不可謂心即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孟子承上文說禹稷顏回同道，而事有不同者，以所處之地異也。當禹之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禹任司空之官，以治水爲己責，心裏時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安居，其心始舒，若治水無功，尚有漂流陷溺的，就是我溺了他一般，有不能一息自安者矣。當稷之時，農工未立，黎民阻饑，稷任田正之官，以教稼爲己責，心裏時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飽食，其心始安，若勸耕無效，猶有捋腹饑餓的，就是我饑了他一般，有不能一日少寧者矣。禹稷以民之溺爲己憂，其自任之重如此，故禹躬乘四載，不辭胼胝之勞；稷播百穀，不辭躬稼之苦，汲汲皇皇，只要救天下之饑溺，所

亦未可忘出世字禹稷窮亦[illegible]其心之禹思四句[illegible]未說到救民上救民在內是其急內是以字緊接上來蓋謂以民飢民溺為己責若是所以過門不入其急如如是耳來顏子無此責故得以從容陋巷

禹稷九節[illegible]由己溺之由己飢之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者止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樣

易地易其所處之地位地即所處之平世亂世易地皆然是其心之本然同其名無所偏倚所以易地皆然也[illegible]彼能此之故所以道無不同此孔子所以同稱之也要知顏子上

講[illegible]曰顏子何以不下能為禹稷顏子陋巷之樂如是章二節歷之樂斷入於稱

以過門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不在其職，無治亂安危之責，故得簞食瓢飲，自樂於陋巷之中耳。其所處之地不同，而要之各盡其道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孟子承上文說禹稷顏子地位不同，故出處各盡其道如此。設使禹稷窮而在下，無濟世安民之責，則所處者亦顏子之地也，必能樂顏子之樂，而思不出位，安至於過門不入乎？使顏子達而在上，有拯世長民之任，則所處者亦禹稷之地也，必能憂禹稷之憂，而爲國忘家，又何暇於簞瓢自樂乎？所以說易地則皆然，可見聖賢之心本無偏倚，隨感而應，用之則行，固未嘗有心於用而涉於狥人；舍之則藏，亦未嘗有心於藏而至於忘世，此其道之所以爲同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究而無用矣顏子之樂乃所是究己復禮之後則見天地萬物之理于胸中如來[illegible]萬物皆備[illegible]與人[illegible]出來夫子[illegible]孔子[illegible]用之則行舍之則藏[illegible]稷同此心[illegible]

今有[illegible]不同處[illegible]之間可以被髮纓冠而救如顏子處鄉鄰之閧何必[illegible]

孟子發明禹稷顏子之同道，又比方說：今有同室之人一旦互相爭鬭，這與我休戚相關，當洗沐之時，未及束髮，便加冠結纓，奔而往救，亦不爲過，蓋其地近則其情急也。若是鄉鄰之人互相爭鬭，這與我利害不切，也要被髮纓冠而救之，則不達於理矣，雖閉戶不出，亦不爲忍，蓋其地少疏，則其情少緩也。然則禹稷身任其責，視天下就如同室，故急於救民；顏子不任其職，視天下就如鄉鄰，故安於修己，蓋隨其所遇而各當於理，此其道無不同，而孔子所以皆稱其賢也。按戰國之時，楊墨之說盛行，楊氏爲我，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雖同室之鬭，亦將有閉戶不出者，是與顏子之道不同；墨氏兼愛，不惜摩頂放踵以利天下，雖鄉鄰之鬭，亦將有纓冠往救者，是與禹稷之道不同。惟禹稷可以爲顏子而不流於兼愛，惟顏子可以爲禹稷而不涉於爲我，出處進退一隨乎時，此孔子時中之道，而孟子之所願學者，故揭之以示人，亦闢楊墨之意也。

救只閉戶可也鬪傷了人戶外不可結冠纓之綏也鄉鄰與鬪室之鬪則不同其紛鬪之不急然又何益之有不同

稱餘錄强下同學有歸者下鬪救之一等可見同室鄉不救之禮見而言之鄰被髮纓冠而救之亦可也鄉鄰有鬪者無救之二字見鄉鄰之鬪無必救之理乃突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所謂言之關閉戶可也味一往字是多少勞攘多少不情從學身說唐士衆曰李卓吾謂領千決不以鄉鄰視天下禹止不想二當字且閉戶不救非苦其心處其境則然也

匡章章　此章見衆惡必察之道□節公都子疑匡章之不孝爲可絶下是孟子辨其志行之可矜無可絶處

匡章通國至又從字俱重不可絶之行也孔孫以通國則其言必之游已遊又從而禮貌之則大其交可也問其所所見哉

臣謹按此章以通國爲言從身世俗之論孟子亦以世俗所謂不孝者以爲之也不有從而稱謂之孝以爲而已然不能盡養者

然猶而亦以不能悉者二是在自忽親不肯勸養者四是瑣而私妻婢親者五是並而忽身及親者一兼乃肆然攘然不知顧忌若章子無一於此焉得以不孝名之

夫章子之父一節承上言五不孝既章子所無而猶蒙不孝之名者蓋以子父責善而不知遇故也責善本是朋好但不能孝子之道理而以朋友之道用之于父子之間故得罪于父而致有此賊恩之大變耳此亦見章子不過無罪無而刻見其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匡章是齊人禮貌是敬重的意思戮是辱很是忿戾公都子問於孟子說君子擇人而與之交非其善有足稱必其行無可議若匡章之爲人衆齊國之衆皆以不孝稱之是其大節已虧雖有小善不足取矣夫子乃與之遊且禮貌之以致其敬重之意敢問其所以不見絶於夫子者何爲也哉孟子答說因人之論雖不可謂不公而衆惡之言亦不可以不察入果何所據而謂章子爲不孝乎夫世俗所謂不孝之事總有五件有等偷惰其四肢惟知逸安之可樂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一也有等博奕好飲酒惟知朋儕之可狎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交游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二也有等貪好貨財偏愛妻子惟知自私自利把父母之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室家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三也又有一等縱耳目之欲肆意聲色自放於禮度之外以貽父母之羞此則虧躬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不孝之四也又有一等逞血氣之私好勇爭小忿以陷於刑辟之中以貽父母之患此則危身以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不孝之五也此五者事雖不同其爲不孝則一使章子有一於此而稱之爲不孝彼將何辭今即其素行觀之果有一事於其身乎無其事而被之以不孝之名此必有其故而不可不察也若遽信其言而輕絶其人則君子之心必有所不忍矣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遇是投合賊字是傷害孟子承上文說章子身無不孝之事而枉被不孝之名者亦非無因而致然也蓋章子之心不忍陷父於

可矜哉

末節蓋章子至不孝焉是自責罰之辭設心二句是推其自責罰之心子謂匡子之子母謂匡子之妻罪之大對責善見來說蓋以責善而見逐於父已有罪矣若又受妻子之養而親得罪于父無然不介于心是則罪之大者曰豈不欲曰設心皆是探究章子之志言之是則章子已矣總上文而言正斷其爲人之實已於君無他之詞正與上有一於是乎句相應稱見其可矜無可絶也師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辭何傷

戰國策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秦攻齊三使章子將而克之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葬是欺死父也故不敢也章子之爲言亦可哀矣而章子謂之不孝以責善而不遇其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與抑欲其母之不終見絶而以禮葬之父誠大以章子念母之心感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欲誑知父之靈也世俗不察乃致之以不孝之名學者當審其論明稱孟子耶

[illegible]曰孟子於匡章之不孝可謂衆惡必察矣於陳仲子之廉可謂衆好必察矣仲子辟兄離母而匡章取其廉則其得罪於父而出妻屛子亦自以爲是而與仲子之見一耳

曾子章　此章見曾子子思之同道然亦勿平看子思之守難此其所爲人之所共知惟曾子之去武城則似無以休其感之

不義常以善道責望於父而進匡救之言固不料其儻不相投合不相入其所以見忤於父而被逐者惟其責善而不相合焉耳夫道在倫理間各有攸當不可概施如過失相規德義相勸此朋友之道也乃若父子以恩爲主家庭之間諭以德孝乃爲道之當然耳若以責善之道而行於父子之間將見相責之過必至於相失而大拂由此以傷其愛由此以啓其非賊恩之大者莫章子徒知責善於親而不顧賊恩之禍此則其罪之不容辭者乃其心不過欲諭親於道非是安得與世俗之所謂不孝者同類而共議之哉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

不養是不受其養孟子承上文說章子以責善於父固不爲無罪及看他後來不自安之情則亦有可矜者彼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人情之所共欲也章子豈不欲有此只因責善而得罪於父不得近父之前其心有歉然不自安者故於妻則逐出之於子則屛斥之終其身不受妻子之奉養蓋其設心以爲我既不能盡一日之養於父則又安敢受一日之養於妻子如此而痛自責罰彼心或因之以感動焉未可知也苟不如是之見忤於父已有罪矣乃又恬然不顧而安心享妻子之養豈非罪之大者乎夫其設心如此是其始焉雖責善於親陷非世俗不孝之實而其罪爲可原繼焉引咎於己則又有人子怨慕之誠而其情爲可憫是則章子之爲人也我所以與之游而禮貌之者獨有以諒其心耳人徒匡章不孝之名人共傳之而不知其得罪之由與自責之心人不知也使非孟子憐其志而表章之章子之心幾不暴白於天下矣聖賢必察聖賢至公至仁之心固如此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一作揣

義故不惟是役人之議卽當時左右亦成議其不可而子獨諒得曾子非愛身忘國之私故斷其與子思同道並不設以身處其地而見其心也歸依在則皆子上說曾子惟其爲師之地與子思臣之地不同所以然上武城若使其易地而處則曾子亦猶之死難之節仍在一个地字上見其道之同而所云易地在上文皆武城於衛上言也至論曾子之所以能爲子思者於何處見之曾子自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又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可以卽其能死難處跋原刻曾子原是寓武城人此言居武城乃是武城大夫延之而設教爲師也無寓人至齊及皆語其守舍者之人室內必有薪木二句承若左右不可與門人私議之詞中主以徵主好始于不

武城是魯邑反是還左右指曾子門人說爲民望是倡率衆人的意思沈猶行是弟子姓名昔曾子設教於魯往居武城地方適有越人來寇或人說寇至矣何不避而去之曾子從其言乃與守舍的人說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以示去而復來之意也及越寇已退則又先與守舍的人說寇久不存牆屋必有毀壞者爾爲我修葺我將來歸矣於是寇退之後曾子遂還歸武城復居其室焉當時門人在左右者私相議說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這等的忠且敬可謂厚矣乃寇至則先去以爲衆人之倡寇退則反而居處如故視武城之患難漠然不加憂戚於其心何厚施而薄報也或者不可乎弟子有沈猶行者乃解之說夫子不與武城之難是有深意非汝等之所能知也昔夫子曾舍於沈猶氏與今日居武城相同時有負芻之人作亂與今日越寇相同當時從者七十人夫子皆引之而去未有與其難者觀昔日之處沈猶氏則知今日之處武城乃當去而去耳豈常情

正是分明疑其不當去者不就詞以予爲而疑師所說行乎當沈猶不必有是沈猶行或因然與社耳非及所知言其夫其反必有至理在而非可以常情測此從先生者七十人見非不可觀悔乃宝曾子去之未有與其難意是皆也既不以負芻之故而一沈猶則今也不以越寇之故私一武城卽大夫之忠敬未至周安受之者猶不可之有此中雖有爲師不與同害之然其猶行未嘗明言只宜依本文講說自有天節在子思居於衛是仕衛而居也與居武城不同君難與守是主也人臣當一去之則其所係之重如此蓋示以不去之義也子思無死難之義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理故曰死難言之曾子二思同道句且虛二說下正發明之父兄字自師字生出

之所能識哉蓋時當避難則以保身爲重曾子之所處者或一道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伋是子思的名昔子思仕於衛適齊人來寇或人說齊寇且至何不避而去之子思答說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今齊寇方至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其時也若使伋亦以避難於保身之計則衛之社稷人民誰與共守人臣委質之義何如而可如此耶伋但知效死勿去而已蓋時當艱危則以徇國爲忠子思之所處是又一道也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是微賤孟子因曾子子思之事而斷之說道曾子居武城惟知遠害以全身子思之居衛乃欲守死而弗去其事若迥然不同矣然揆之於道則無不同何也蓋曾子之在武城所居則賓師之位

求微字自臣字生出來各相承說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有父兄衛子皆之尊與臣之卑有死難之理自不能欲不外以此爲易從是地使之皆使其易地則曾子之大節不容且不能爲子思之臨難不去哉只要以曾子作主以子思心來形分見臣賤段原刻

稍求前解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天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固私於不當避而避乃勇於就難是亦私

王使章　此見聖賢無異行皆瞯在日用動靜上君家孰則孫王已見之君心術則非瞯所及也承王見字來言必辨聖賢有異世驚詫之爲奇故使人於

也師道之尊等於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子弟行豈有父兄而殉子弟之難者乎此曾子所以去之若子思之於衛則已委質而爲臣矣以臣事君分猶微賤是以齊寇御侮爲職有何可辭而不急君父之難者乎此子思所以不去也若曾子之處推求理之所是與心之所安將當保身不嫌於避害將當徇國不嫌於輕生曾子子思其道一而已矣使曾子而居臣賤子思之地則必不輕去武城而避患以自全使子思而爲賓師處曾子之地則必不肯徇衛國而捐軀以赴難便是交換過來也都是這等作用此曾子子思所以爲同道也故觀聖賢者不當泥其迹之異而當求其心之同微箕比干生死去就不同而同爲仁夷惠伊尹仕止久速不同而同爲聖明乎此者斯可以語精義之學矣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是齊人瞯是竊視當戰國時諸侯士皆卑瑣無奇者

瞯是親覩之此亦必親之意這段非真有其事爲之說以照於人乎連上句說見得王瞯之之意說非獨王瞯卽無以異於說到聖賢形天地之氣以成形爲說聖賢天地之理以成性只自形上說與大衆同以性上說與性善之同人所難見故從下隅之之意來說只是日用常行周旋動靜上說出一般之所發者乃人之所共見之我所由者行人所能由也但聖人能以至於極處自然能從容中道其是此行者待伊瞯之之意是堯舜與人同者中說堯舜非誑世驚之爲奇爲予非引來以證已之無異以應堯舜是人世其日用動靜所爲行者亦不過衆待人道而與人同以人之與人也言以故不惑只要於堯舜不過人也勿以在乎上說亦勿說人性上去使要頗謂之段原刻

子獨儼然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嚴嚴遂謂其與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齊齊王嘗使人竊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欲以驗其爲人之實而齊人有儲子者因問孟子說夫子享大名于當時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竊視夫子看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然異於衆人而非人之所可及者乎孟子答說我何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行人都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如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嘗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夫堯舜且與人同況吾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瞯矣蓋以性而言聖賢本與人同以習而言聖賢始與人異誠知反其異以歸於同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世之高視聖賢而謂其不可企及者曾不過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齊人章　此爲當時求富貴利達者言託於齊人之行爲可恥下節敘今之求仕者之尤可恥也上節較只引以形下節齊人內有妻妾之家出必饜酒之餘意以妻妾爲所事也可默也酒肉皆所足也可驕也妻不始而問其飲食者盡富貴不能無疑于其答既而獻之于墦間者又其乞其餘之求其妻妾之訕泣于中庭者已痛恨其陋且羞矣施々外來猶驕其妻妾然也猶不思訕之何爲爲妻之何爲國中東郭之所爲何如而觀者此哉是齊人不敢自求富妻妾之發之食人所賤之行盡如此

齊人章講曰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之醜態令在東郭墦間一句上蓋其乘顯而國是乞墦求乞墦與類相對綴從此推到求富貴

[illegible]之意不言知意矣

由君子觀之是乎曰以饜飽名始自汲溷其此處發明其失致發揮的人以今人而自觀何權如其發而不知其可羞以當人而觀今人亦權如其發而不知其可羞也權由君子以觀今人則所以求富貴利達者方且未得則勢爲卑謟無所不至而自視不勝其小一如乞墦之狀及其既得則志得意滿傲然自肆其自視不勝其大一如驕々之之態也此特不爲妻妾見故得以驕人于白日耳使妾見之其不爲所羞而泣者少矣不亦可恥之甚哉

孫傍岩東白曰富貴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一求字求上

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者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々從外來驕其妻妾

良人是婦人稱夫之詞饜是飽餟着是富貴之人施從是從旁跟着行走墦是墳塚訕是怨詈施々是喜悅自得的模樣孟子見當時貪求富貴之可恥乃託齊人以形狀之說道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夫每日出外則必饜飽酒肉然後回家其妻問所與飲食者何人其夫說就某人與我飲某人與我食盡都是富貴交也其妻疑而未信向其妾說良人每出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飲食之人盡是富貴顯達之輩乃只見良人往而未嘗見顯者來其跡可疑我將私覘良人之去向使可知矣乃早起乘其夫出門之時密從旁路隨行不使之知因竊視其所往只見徧國中之人無有一人與之並立而接談者後來走向東郭墦墓之間見有祭墓的人遂乞討其祭餘酒飯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轉身觀望他處往而乞之直至飽食而後已這是他酒食的來路所以能致饜足者用此道也此但知徇口腹而不復有羞惡之心者其妻備得其狀不勝慨恨歸家告其妾說良人者我等所仰望將倚之以終身者也今乃爲乞丐汙辱之事所爲如此我將何所望乎因與其妾怨詈其夫而相哭泣於中庭其良人尚未知其蹤跡之敗露也仍施々然喜悅自得從外歸來以饜足之態富貴之象誇示其妻妾焉夫良人乞墦之爲已爲妻妾之所窺而猶作驕人之氣象是誠足羞已盡人之常情得粉飾於臨々之頃而行乞於其々之中或致觖於稠人廣衆之時而難掩於妻妾居室之際往々不知自恥而人恥之不覺自悲而人悲之當時世態多類此々孟子所以有感而發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又加所以字見說到極致乎總屬狀不可名言

焦常園曰所以求三字有意少儀悉在彼賞金之類何施施也而求以爲馬之肯米貌之客何施々也而求以山谷之羅工部之迎何施々也而求以山莊之犬使其妻妾見之而曰良人者犬也驢也死馬也又下乞人一等矣痛哭當何如耶雖然哭之者妻妾猶妻妾也其則以妻妾獻人名之以己名而求富貴託於者妻妾且不能保而哭之者亦無人矣噫誠富貴利達乃何物也而令人喪心一至此哉○道得殺切

楊複西原曰乞墦之事人皆恥之而不羈乞墦之心則舉者或有之而未覺無恥事未足尚恥無是心則幾矣

者幾希矣

孟子承上文說齊人乞墦於外而驕其妻妾於家其妻妾固羞而泣之矣顧人但知齊人之乞哀爲可悲而不知求仕者之乞哀尤可悲但知齊人之驕妻妾爲可鄙而不知求仕者之驕妻妾尤可鄙蓋世俗之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不見其可羞也若由守道之君子觀之今人之求富貴利達者其未得之則枉道求合而乞哀於昏夜其言卑詞與乞墦的一般其既得之則怙寵恃勢而驕人於白日揚眉吐氣與施々之狀一般等而不爲妻妾所見則已倘其妻妾見而知之有不以其卑汙苟賤爲可羞而不相泣於中庭者蓋少矣夫以丈夫而至於妻妾所羞豈不可恥之甚哉此士君子立身尚當以齊人爲鑒也故孔子論士大節只在行已有恥孟子教人精義只在充其羞惡之心斯能養其剛大之氣而不爲富貴利達所搖奪彼無所用其恥者降志辱身其將何所不至哉司世教者必以勵士節爲本焉

張閣老直解孟子二十一卷終

重刻辨真新刻四書指南卷之十三
舜往章　此章見聖人盡性而盡人倫之至處孟子發蘊一章大意見舜親而怨且慕故號于旻天其慕慕則親順且悅寔無怨故孟子終言其慕以示萬世以四節以上言舜未嘗言慕以下分作段原則
萬章問何為者問其號泣之故也怨慕二字相連却宜連講說去舜之號泣由怨慕所發也怨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是慕于本意而解之說且浅說出故萬章未達而有怨乎之疑長息以下正引言以發明怨慕之意說得個何知其親而號泣之意下言號天而泣呼父母而泣也惟吾不知也想亦有事親之疑非獨所知言之蓋

至孝之心必有出乎常情外者天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三句作處舜一氣說言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其恝然無愁而曰謂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其心正以父母之不我愛必我有罪以致之但不知己罪何在是當所謂自罪引慝者也此六句皆發公明高非爾所知一句未言之意夫舜惟求所以不得其親之故此所以號泣而怨慕正發己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號泣乎親也豈怨父母哉
補註徐如曰萬章分明是疑舜怨父孟子說出怨慕二字不解其意遂以爲是怨父也問公明高之意則以往田爲孟子哉也號泣旻天父母何也不知此便是恝然不孝孝子之心
補李衷一曰恝中玄說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欲都做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二十二卷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是孟子的門人天雖至高而仁覆閔下所以叫做旻天萬章問說古稱大孝莫如虞舜然聞舜耕歷山的時節每往到田間便呼旻天而號泣夫人情必至於痛抑無聊莫可控訴乃有號泣而呼天者舜雖不得親意沒有感格的道理却只這等號泣何為其然也孟子答說孝子之事親本而安常處順固是天倫之至樂然不幸而偶值其變則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蓋凡人有所圖為而不得則怨生有所懷念而不舍則慕生舜惟不得於父母其怨其之深思慕之切不可解於其心是以呼天號泣以自鳴其悲怨困苦之意此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得已而然者也然舜之怨在於己慕在於親但求所以順乎父母非怨父母也萬章惠足以知之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都是古人的姓名恝是無愁的模樣共字即是供字萬章不得孟子怨慕的言又問說古聞人子事親見父母愛他便懽忻愛樂常存於心而不忘就是父母惡他加以勞苦之事也只敬慎承奉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這纔是孝子若以號泣旻天爲怨慕則舜之於親猶不免有所怨乎孟子曉之說道聖人的心事古人亦有疑而未達者昔長息問於公明高說舜往于田則吾既已知之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却不知何意公明高答說孝莫大於惟舜其心乃有愁苦而難言者是非爾之所知也吾推公明高未發之意以爲子之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而適值其變則自有不容已之真情若但恝然無愁漠不動心亦非其真所謂孝子而若是乎吾想舜之存心只說人子事親須要得親之愛我今竭力

若夫恝然自云我且盡子之何哉有所之而已不必深其愛也如此看那曰道無味不知謂云自責不知己罪有反復顧號泣自怨自艾的意思覺委曲深長　此說較是原刻改是自說我高說意今忽之還未曉
帝使其子節承上節意推進一步言舜時不能慕也帝使其子是宗舜至之中供奉之條也下好色以舜戴天下之士多就人心之附也下士悅厭應此帝將句觀爲之性也下富貴隨應此
補註補輯者言帝將以舜與天下之事與之共觀天下而移遂稱以與之也不順於父母言父母之心與我有違而不我愛也如窮人無上三者相反益見舜人之無妻子可悅無人心可依無富貴可戴總怨慕極切有不能爲心之甚者矣也

補徐衷洽曰舜受堯秋光子有十人不如其下田牧與夫舜子有七猶九男事之平無補未矣
補周季野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形容舜慕不得其自處身不得以自安心不能以自寧其爲怨慕迫切之甚可知
天下之士節此承上言舜之怨慕至於如窮人無所歸者蓋其心原不在於遇而在不得親故他皆不足以解憂只順于父母乃可解其窮人無歸之憂也上下兩相呼應順于父母見舜其顧欲其允若所謂祇載見于瞽而未諭何處也要平富不得悅乎親不得則憂之說舜則終身之於怨慕之至非見其至孝純色一點的天理根植其中牢不可解
補王觀濤曰人悅之節極從一線乃交字波瀾處

耕田不過供子職之常事而已今父母之不愛我必是孝道有虧誠意未至不知我有何罪以至於此求之而不得其故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我所謂怨慕者蓋怨己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書經上說負罪引慝夔夔齋栗正是此意惟其責己之誠敬親之至所以終能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是帝堯胥字解做皆字遷是移此與彼胥天下而遷之是把天下盡皆與之而禪之以帝位也孟子說舜之怨慕豈徒躬耕歷山之時為然當四岳咸薦之初玄德升聞之日帝堯將歷試諸艱乃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何如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內何如凡百官有司牛羊倉廩莫不備具此時舜在畎畝之中特一耕稼之夫耳帝堯這等奉事他其際遇之非常如此那時天下之士翕然向慕都來歸舜始而所居成聚繼而成邑成都其人心之歸嚮如此帝堯見舜果有聖德將欲盡天下而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之位其帝心之簡在又如此夫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宜何如其榮耀乃惟不得順於父母之故其戚戚皇皇就如窮人無所歸的一般蓋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既不可以為人子則此身無所依歸與窮人無異其怨慕迫切之情真有不能自解者矣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承上文說舜起畎畝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無所歸何哉蓋親親爲重則視外物爲輕見可愛之在此則不見可樂之在彼且夫天下之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欲也舜乃視之如草芥而不足以解憂好色是人之所欲也舜以帝

人少竟此卻常人之慕親錯覺在大舜上去人少慕爲孺子時情竇未啓其心只知有個父母終知好色有妻子及仕則心以術移把少時慕父母個心都放過一邊惟大舜的終身慕此人少之慕此一句且泛論下方以慕貴之說個五十而慕見得難于少艾妻子當宦經歷遍只有此個及所慕終身無有能移得之物事此其慕爲至切而然爲難慕者

堯二女爲妻其美至矣而亦不足以解其憂富是人之所欲舜居天下之大其富極矣而亦不足以解憂貴是人之所欲舜居天子之位其貴無以加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夫天下之人悅我美色事我至富至貴加我僅無足以解其憂者則必如何而後可以自解乎看他心心念念只要順着父母感之以誠使精神流通無一毫間隔諭之以道使志意融洽無一毫違忤這等的總無愧於爲人爲子而後終已慕親之念庶幾可以稍釋耳夫父母未順則天下無可解之憂父母既順則天下無可加之樂舜之所以慈慕者如此此聖人純孝之心非孟子其孰能知之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艾是美好熱中是躁急心熱孟子既推舜怨慕之心又申贊之說道舜之心不見物外之可欲而惟知父母之當順其爲大孝是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大抵人生少時情竇未開其良知良能止知道

是慕着父母依依之念之不忍相離這箇純一無僞之心不爲他念所役此天性之本然也又稍長而知好色則移其慕於少艾而此心爲情欲所誘矣及既壯而有室家則移其慕於妻子而此心爲室家所累矣及出而求仕則移其慕於事君或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便躁急心熱汲汲求用而此心又溺於功名得失之際矣夫人情之常因物有遷如此必是大孝的人自少至老終身其慕父母那後提愛親的本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爲之奪窮達不能爲之變此孝之所以爲大而超出尋常萬萬也我觀於古惟大舜爲然蓋舜自登庸之後攝政之時年已五十矣而克諧以孝愛慕其親猶如一日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非舜其誰與歸哉是知耕田以供子職非難也惟身處富貴而不異畎畝之中則難逸一致所以爲難少年而慕父母非難也惟年至衰老而不異幼沖之日則始終一節所以爲難古今帝王獨稱舜爲大孝正以其能爲人之所難耳欲盡天子之孝者當以虞舜爲法

娶妻章　此章見聖人處人倫之變上二節見舜處父母之變而用權以全倫不失乎道之常蓋萬章以經律舜故以權宜破之下二節見舜處兄弟之變而用誠以全恩不失乎道之常蓋萬章以僞疑舜故以誠字破之○信斯言也非詩家詩所必告之言宜莫如舜者謂處此理信道于舜既告則不得娶此句說正經但不告而娶之問下發明詳所以不告娶人之大倫娶上承宗祧下開嗣續可見不可廢之意如告而不娶則廢了大倫又從取父母仇仇一埃說以不告既免於廢倫又不見懟于父母孟子不得已而行權也韓蘭梁峰曰告則不得娶非但恐而止之恐累賢事親舍者節一意念不敢少違當時瞽瞍不敢違堯命或中心默有不悅則舜定不得娶矣假不得娶而徒取父母一者於懟故不如不告之爲愈也帝妻舜而不告非謂堯不知告下舜職乃謂堯亦不令舜告其父母帝亦知十字作一句讀此句見得舜之心即堯之心蓋道父母之父母頑言一出或心中不悅于使不敢舜亦難爲也故不令其告而即妻之可知則妻不聞其子之告不告親之知不知蓋亦堯之委曲權宜處不必說到以君治之似較痛快

原刻

孝彭山曰帝之妻舜而不告是說舜之心與堯之心故爲是委曲調停之意未必以常用之法治之也○此說確

使完廩使浚井二使字雖是瞽瞍使之實象謀之也觀誤蓋句可見此下俱就兄弟上說蓋在非舜盡變而不失其常舉人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是讎怨萬章問於孟子說婚娶人道之常然未有不稟命於父母者齊國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當如之何必先告父母而後敢娶誠如詩之所言能盡人子之禮而不失者宜莫如大舜矣舜乃不告父母而娶帝堯之二女與詩之所言大相違背此何說也孟子答說告而後娶雖禮之當然舜之所處人倫之變蓋舜父頑母嚚每有害舜之心若必稟命而娶必不聽從其至於不得娶矣而不娶則豈可哉蓋男女居室上以承祖考之統下以衍嗣續之傳乃人之大倫也若告而不得娶既違家室之願廢人之大倫又傷父母之心致親之懟怨舜之處此誠有大不得已者於是酌於倫理兩難之處與其告而廢倫陷身於不孝之大孰若不告而廢禮猶可以全父母之恩此所以不告而娶也孟子處其變不得不通之以

權其宜可以處命之當禮而槩律之哉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指堯說以女爲人妻叫做妻萬章又問孟子說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夫子之命而知其爲通變之權矣當時帝堯以女妻舜據人情之常亦當告於舜之父母而使之知乃亦不告而妻舜是何意也孟子答說欲妻其子必通告於其父帝堯豈不知此但舜之親既有害舜之心則妻以二女必其親之所不欲也使帝告而後妻瞽瞍雖不敢以臣而抗君將必以父而制子那時舜既不敢逆親之命堯亦不能强舜之從其至於不得妻矣堯知其事必至於此故可妻則妻以君上之法治之不必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此所以不告而妻也亦豈可以常禮槩律之哉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弨朕二嫂使治朕

之天民也單句尼以反兄其刑為父子兄弟却故殺不敬舜何思君故象之使何從此意也是為證此事之兩重言可得詳固也不可得也臣爲何乃使求其舜者治具是使他得親之意非以治理之以將之也不知象將殺己之闢意何郡其為之富不如是客耳孟子言象殺舜之迹甚明而舜先之悟皆懶聚而不知也象曰二句舜只作此說去邀但亦只宜之之意故猶從既容舜之於象其性至親而實無復無形迹開脫而見其愛則愛兄其喜常喜耳未方相惜也為己國思君之言而舜亦喜是臣庶之誠亦自有不能已者是以鄭鄭其將殺己何詐謀欲對於二句中說誠愛之心謀欲殺舜是也亦愛若喜其喜以為此忠象至於鬱陶思君是也亦子者不喜其何以得此也又解二

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從是泥補屋完倉房。階是梯。捐是去。象是舜異母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叫做都君。績是功。弤是琱弓。棲是牀。鬱陶是思念鬱結。忸怩是慚愧之色。萬章又問孟子說：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聞說舜之父母偏愛少子象，聽象之言，每每設計害舜。一日使舜登上倉廩，待其升登，瞽瞍却從下面撤去梯子，縱火焚之。舜將兩個斗笠捍其身而下，幸得不死。又一日使舜掏井，舜防其害，已旁鑿一穴，暗地走出。瞽瞍不知，乃下土掩蓋其井。象只道舜已斃井中，自謂得計，乃誇說：今日謀蓋都君於井中，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之物，我當與父母共之。若牛羊，若倉廩，得以歸之父母；若干戈，若琴，若弤，我自用之；二嫂娥皇女英，則使治我牀以之。遂往入舜宮，欲分取所有。不意舜

參補指南

溪明象喜只在鬱陶思君句看出鬱陶可來偽為見兄之喜思君之言而象偽為見兄之喜使誰得去然後太拙矣

徐若泉補闕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親是天親至愛不容有一毫造作之心至仁也至誠也天理人倫之至也與公之過亦從乎此舜與兄弟之間其一揆乎

纂要象解鄭曰不告而娶完廩浚井不必辨也曰父母使舜富象欲兄爲以害二又不格姦又曰舜往於田又聚引慝號泣旻天殺二嫂焚廩歸罪亦先君後又允若己任來降一女之先多有化后之後龍日者舜為庶人以天下之大下降於此矣父母未有不能者不得不告而娶爲先男有室既娶于堯爲無不必自究井亦

已先在其宮，在牀鼓琴。象既見舜，無詞可解，乃假意說：我因思兄之甚，氣結而不得伸，故來見耳。乃其貌猶慚，現出不覺有忸怩之色。舜視此時，更不嗔怪，却乃喜而謂之說：凡茲百官，我一人不能獨理，汝其代我治之。夫慈愛之深，至於殺身猶說於託國。象欲殺舜，舜不以為怨，而反喜之如此，意者不知象之將殺己與？孟子答說：家庭之間，其事易見，而況焚廩浚井之謀，其迹甚彰，豈以舜之大智而有不知者哉？但聖人愛弟之心，根於天性而不容已，故其待弟之情，熙若一體，而無所間。兄象之憂出也，亦惻然而為之憂；象之喜出也，亦欣然而為之喜。休戚相關，自無形骸之隔耳。彼以思兄而來，舜亦以其來兄而喜，但知親就之誠摯，而豈暇計及於殺己之事哉？此萬章所問，其事有無，雖未可知，而亦要意所言，大舜愛弟之情，脗然如兄，非孟子知舜之深，不能如此形容之也。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

尚使　一作

不要自我做偽就象之好弟者為之也何反詐哉

偽喜萬章以舜既知而故喜似不誠也引子產一事明其出於誠其得所之真入設子產說信而喜其得所見象所不見象亦有愛兄之真實故對象信而喜其愛我兄弟不見殺己也勿止說道有得所之理弟有愛兄之理天凡事情道切至方是理之可信處若空言說弟有愛兄之理舜弟非理而好弟之精來切君子二句只引起愛兄句耳愛兄句最要實為方說得象信而喜句切象卓日余是友心一且入宮而惟有鬱陶思君之言此傷年是以情的道理正乘乎日所來舜於象而不可得者一旦以此來舜甚有不勝其喜得應當平日害己之心且相忘於不知之境又豈偽要說得懇切方象聖人心歟不能若只說弟有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是主池沼的小吏。圉圉是困頓未舒的模樣。洋洋是寬舒的模樣。攸然是順適的意思。方字解作道字。罔是蒙蔽。萬章又問孟子說：舜既知象之將殺己，在常情必以為深恨矣。舜顧見其來而喜之，或者內不然而外假為喜，而非出於誠心者與？孟子答說：聖人之心純一無偽，豈有偽哉？觀子產校人之事可知矣。昔者有人以生魚饋鄭子產，子產不忍戕其生，使校人畜之於池。校人乃私自烹而食之，設詞復命於子產說：方魚始舍於池中，圉圉然困頓而未舒；少頃則洋洋而舒緩；久之遂悠然自得而遠逝矣。子產信其言而喜魚之得生，乃歎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語人說：誰謂子產為智人？彼使我畜魚，我既烹而食之矣，假以放魚復命，而彼遂信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易欺若此，焉得為智？由此觀之，非

未補未白

愛兄之道使信之假令象不以為愛兄之道舜便不喜象雖欺罔之曰象本極惡不可化論亦已不得相罔心故二兄條貫來使其教其也不計其機又何傷之有節一來字可味此說頗得題旨原刻

翟先淵縣經曰始舍之圉圉語困若久而舍者漸啟未舒也洋洋須有許舒緩乎宇亦困雖舒而天從未夜也勿論太好然然而遠則然與水相忘矣則有三字意味亦悠然而逝師在洋洋時兄之未是

聞子產使校人等句薛愛物之仁魚水之天詐為人識織各賜使使曰不重愛物之仁尤不重魚水之天只重校人以偽心欺子產子產以誠心信校人方與舜偽喜相合

校人智而子產愚也。校人所稱者常有之，而所據者可信之理，故君子雖明無不察，而或誑以理之所有，則亦惟為所欺蔽。未肯逆詐而或昧之以理之所無，則必不為所罔蔽，以待人明以燭理，並行而不悖也。象殊鬱陶思君之言，而以愛兄之道來，此正理之所有，與校人欺子產一般。舜實愛兄之言而實心信之，因以實心喜之，此正可欺以其方，與子產信校人一般，夫何偽之有哉？有偽則不足為聖人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放是安置一方，使不得他往。流是遣之遠去。共工，官名。三苗，國名。

象日章　此章極言聖人愛弟之仁首節分以封之也二句殺舜不誠言封之有庳皆是親愛其弟仁也末節言於不得虐民之中寓親愛無已之情亦仁也有以末節作仁之至末節作養之盡者又有以末節作制象不得虐民看者俱非章旨

立爲天子是操生殺之權宜於誅象乃只放之豈疑以發問乎孟子言舜言封之而或者擬議誤以爲放二且不義又忍誅乎封之內包親愛富貴意二句串看承封之句

舜流四句且將二誅不仁意當在誅不仁內說服二其則當罪也誅不仁要見誅其皆爲方與有庳句相對仁人固如是乎三句一氣讀正是發問之意要見上親殺之云在他人則誅之以除其害在弟則封之以貽其爲方自論或只就刑賞不公說

[illegible]講評

於仁人二句則指之於舜說未盡仁人之於弟見與他人自不同不藏怒不宿怨因藏已有殺已罪說來但不藏不宿正是不留一點怨怒于胸中非有怒怨但不藏宿耳是說蓄而不徑發愛是散發而不乘攻而已矣看見僅但知親愛又何知可怨可怨也哉故要使其分不隱而有以遂其親愛之之旨欲富者使貴要達而有以致其愛之之旨有庳之封則有不土之富貴君之貴正是其親愛則欲貴欲富三句文反言以見其當封象意

補王陽明曰靈博之山有象祠苗夷咸神而事之宣曰有庳之祠唐之人嘗毀之斯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與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鳥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

驩兜鯀俱入名幽州崇山三危羽山都是極邊的去處有庳是封象國名萬章問說舜之弟名象者其心險狠日以殺舜爲事既欲焚之於倉廩又欲蓋之於井中處心積慮必欲致舜於死這等人情在必誅法所不容舜既立爲天子操生殺之權則明正其罪亦不爲過乃僅止於放逐安置一方猶得保其首領何其輕也孟子答說兄弟者天性之親聖人者人倫之至象雖有害兄之意而舜則不失愛弟之心當時處舜於有庳乃分茅胙土封建爲一國之君或者不知而謂之放其實舜之處象原非放也夫放之且不忍而況有重於放者舜豈爲之乎萬章又問說古聖人治天下不以私情害公法當舜之時若共工驩兜三苗伯鯀天下所謂四凶也舜於共工則流之幽州於驩兜則放之崇山於三苗則殺之三危於伯鯀則殛之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蓋舜爲天下除害刑當其罪而人心咸服也象之凶惡不仁極矣即與四凶同罪何不可乃封於有庳使之治民彼既欲殺兄又

何有於百姓必將大肆殘虐而播惡於一方矣有庳之民何罪而受此荼毒仁者固如此乎在他人則用法以誅之在弟則徇情以封之不忍翦一人之愛而忍貽百姓之憂仁人似不若是也孟子答說處兄弟之際只論情不當論法舜之封象乃是仁人之用心也蓋凡人於橫逆之加不勝其忿怒之意雖或強制於外而不能不藏蓄於中惟仁人之待弟不如此愛苟則致之同解怨不與之校雖有可怒之事乎即消釋未嘗藏怒而宿怨也但見其親之愛之務盡友于之情使相好而無相尤如是而已矣然使尊卑濶絕則地分相隔不可以言親貧富懸殊則猜嫌未周不可以言愛也故親之則欲其貴使有崇位之榮愛之則欲其富使有貢賦之奉然後友于之情始慰耳舜封象于有庳則富有一國貴爲諸侯正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若使身爲天子而弟爲匹夫則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勢分日遠而情義日疎豈親愛其弟者乎然則舜之封象正仁人之用心也子乃舉四凶之事而疑封

是爲非爲象也古之號稱者豈少哉而象之制偏甚於性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

或問補　舜封象不任以事使一切政事皆吏代之征賦則入皆吏代之其誰不輕乎放乎說之故益得爲彼民我因而多有有庳寔罪之說故發明此句雖然以下文一段論舜之使吏代治雖是欲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猶有在孔孟參觀愛之心縣於欲常二而見之故不斯以政事使得以源源而來苟以國事累之則象不得以源源而來舜何以常常而見之二句當承前之故象上說不及言兄字作一句講是書詞不字貫至政字蓋諸侯朝貢天子有常期有政事者必須列侯朝御及期以政事來見則源源不及那待侯朝貢之期不以述職爲

經筵講評

政事而將二使見有庳之君所謂不待朝聘而來見其政亦欲常二而見故源二而來之謂也本意欲見其不以諸侯之禮待象又豈逆以國因之禮與接之方完說以政事爲象謂專見諸侯則朝聘事以見之是翦見之罪也今舜見象之如不待其政事以見之此說似未安

補徐戒菴曰象不得有爲一段是行於怨之内欲常二而見一段是行於愛之中此見聖人處常處變情法兩盡

咸丘章　此章見聖人處臣子之道誠於子道以上見象妹之民其君父處老民財其從君之理而未老舜攝一句下後補其無得父之理重尊親舜發句

語云之語與不識此語及舜見野人之語三議相承相應耳

象之非則亦不達聖人之心矣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吏是官員源源是相繼不絕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如夫子之言則舜之封象明矣或人不謂之封只謂之放這是爲何孟子答說舜之待弟不徒有親愛之心而尤有齊處之術但其用意深遠或人未能測識耳蓋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能擅專行事有所作爲其國中的政務則天子自命官員爲之代理但使百姓們出辦賦稅以供其費用而已此則有封之名而不任其事享國之利而不治其民以似安置他的模樣故或人誤以爲放耳夫謂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這等看來象雖不仁動有所制豈能肆虐於無辜之民哉舜之待弟其不以恩掩義如此然舜雖若制之而實所以愛之其意以爲若使象治民理事則守土之臣不得擅離

兄弟之情不得浹洽其心有不能自已者惟其念弟之切欲常二而見之故不煩以民事不限以常期使得源源而來可以不時相接孔古書之詞有云舜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於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舜之待弟其不以義掩恩又如此可見聖人以公心治天下未嘗以愛弟之故示人以私以厚道教天下亦未嘗以傲弟之故自廢於至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漢景帝之於梁王鄭莊公之於共叔段始則縱之太過終則治之太急其於仁義兩失之矣欲盡倫者宜以大舜爲法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咸丘蒙是孟子弟子語是古語蹙是不安岌岌是危殆的意思齊東是齊國東鄙咸丘蒙問於孟子說當時古語有云天下有

一字自盛德之士至殆哉二字皆其語亂註謂之古語者甚得之有此語相傳說盛德之士云云句分明是古時之言不必是孔子謂盛德之士君不得以之爲臣臣父不得以之而爲子舊說皆以然則君臣父子之倫非所論矣當時引來爲下文蓋舜德不則前盛德之士不得以君爲臣以父爲子耳其實有發盛其天性之親亦自不安也引孔子之言謂人倫乖亂孔子亦所云也齊東野人之謂只是指其謡俗無稽亦齊東野人之語之類耳非實指爲齊東野人所造之語也堯老句最要緊得同之語已未爲天子也下引堯典及孔子之言皆明證可據是與是指事實言之百姓如喪考妣作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作一句古者天子崩殯四日成服斬衰三年至於四海緦服亦不敢作樂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故君父之倫以之加於常人則有定分若夫盛德之士雖至尊如君猶無其得不得而以之爲臣至親如父猶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爲子今舜雖有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雖爲其君不得不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雖爲其父亦不得不北面而朝之那時舜雖安於堯不能不動心於臣父望見瞽瞍朝已其容貌蹙然蓋有不能自安者孔子有感於此事因歎息說當此之時君失其所以爲君父失其所以爲父綱常紊亂天下岌岌乎其危哉此等言語不識果有其事否也孟子答說否無是理也蓋天下惟君子之言據實而可信此等無稽之言斷不出於君子之口必是齊東野人目不睹禮義之俗耳不聞典訓之言或者有此說耳豈可遂據之以妄議聖人也哉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天無二日二句乃孔子平日言舜既爲天子三句乃釋孔子之言以斷舜與所載之事則堯分明是个天子在那裏死舜諸侯爲之服三年喪也若舜當堯未死之前既爲天子在前又率天下諸侯爲堯服三年喪豈不是二个天子與民無二王之說矛盾了不是即可見堯在時舜實攝政未嘗即天子位也堯何由北面而朝你乎舜與堯之事矣

舜之二節咸丘蒙又有瞽瞍非臣之問蓋猶未喻上文之旨而又引詩以爲天子可臣其父也

堯典是虞書篇名放勳是帝堯之號八音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樣樂器之音孟子說欲知舜無臣堯之事當觀堯未禪舜之時蓋方堯之舉舜二十之代堯乃堯既老而倦於勤舜只居攝而行其事也當堯生存之日舜原不曾即帝位堯何由北面朝之乎虞書堯典上說舜攝位二十有八年堯乃徂落而終國中百姓感堯之德如喪父母一般三年之間四海斷絕音樂靜密如一更不聞有絲竹管絃之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據堯典所言則舜之即位在堯崩之後不在其攝政之時明矣何從南面而受堯之朝乎孔子有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若堯既已爲天子矣及堯終之後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之喪則是舜一天子堯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民豈有二王之理乎然則臣堯之說可不辯而自見其謬矣咸丘蒙尚何疑之有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是詩也一句是言引詩之乖舛下非是二句原其作詩之意說者四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而已五句又示以泥詞之病也文者一字也詞者一句也志是作詩者之意所謂以意逆志也意是說詩者之意所以意會也以意逆志逆迎也是說詩之法自至不可附會之說是爲得之意如此乃可以得詩人之志而與之相喻矣也如以辭而已矣言不以意逆志也則拘於一句詞也發果志也此說詩之道之詞則周無遺民人失詩人愛民之志其父子何况北山之詩失其不得養父母之志而疑舜臣瞽瞍耶

朱子小注曰逆是前去迎他逆之意卻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都是硬捉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詩小雅北山篇名賢勞是以賢能任勞咸丘蒙問說舜無臣堯之事吾既得聞教矣乃其不臣瞽瞍則尚有可疑者北山之詩有云普天之下其地雖廣無尺地非王土率土之濱其人雖衆無一民非王臣當瞽瞍之時舜既爲天子父則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答說詩人之言各有攸當這詩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行役於外爲王事所迫身任奔走之勞而不得歸養其父母因作爲此詩其意說道今日之事莫非王事凡爲王臣者都該分任其勞何爲他人皆享其逸偏我爲賢而使之獨勞更無休息之期乎是詩人本意但因獨勞而發其不平之情耳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子乃疑瞽瞍之非臣非惟不知舜亦昧於詩人之旨矣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

他來使不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于彼也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于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于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乎

孝子節是見舜之得盡大孝者正以其爲天子而以天下養兼其父也非反以天子而反臣其父也孝子之至四句泛言爲天子父四句方就舜言尊親者加以鴻名徽號之類養者奉

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凡文辭一字叫做文一句叫做辭雲漢是大雅篇名孑是單獨孟子又曉咸丘蒙說觀北山之詩其意在於獨勞而不在於莫非王臣之一言可見詩之所貴者意而已不在文辭之間也是以善說詩者須有活法不可泥着一字害了那一句之義又不可泥着一句害了那設辭之志當以自家的意思揣度作詩者的本旨如玩索久而理趣自融涵泳深而情狀如見乃可以得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矣若但拘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遺餘之黎民無有單獨遺下者果如此言是周家的百姓殘傷已盡無復有遺種之存矣豈知其意特在於憂旱之甚若天絕其生耳非真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真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辭而害其志則亦不善於說詩矣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

凡四海九州之物皆爲天子[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美天以天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養[illegible]矣[illegible]爲孝親[illegible]可爲法[illegible]孝也雖則[illegible]武王[illegible]有天下者以天子之尊擁于四海故借以尊親爲人子[illegible]以天下養養其親[illegible]天下取法而稱至孝[illegible]父之理非是一引詩之詞也

孝乃尊[illegible]當中對更爲自然[illegible]以天下養[illegible]之[illegible]本文[illegible]親之[illegible]天子以天下養[illegible]承上[illegible]遞緩成文其[illegible]分[illegible]

○述太[illegible]成[illegible]爲人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爲[illegible]其[illegible]千也

親[illegible]曰雖則二其孝乎

則其尊養子若人皆要以天下奉養孝則越出分只是順其孝道隨分自盡頗宜堪似可

引書言舜人[illegible]其視使其父不得而子之義[illegible]而反之瞽瞍[illegible]于之[illegible]作一句讀[illegible]致[illegible]下之底豫也以當時言[illegible]謂[illegible]瞽瞍[illegible]二[illegible]作一句[illegible]不得其子[illegible]臣父之[illegible]

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下武篇則是法則孟子又曉咸丘蒙說欲知舜雖臣父之非當觀其平日尊親之孝蓋人子能尊其父所由可以言孝然或分有所限未可言孝子也若論孝子之至則莫大乎尊顯其親而分得以自伸遂終叫做孝之至人子能尊其父所尊而可以言尊然或勢有所拘未可言至也若論尊親之至則莫大乎以天下養而勢與之俱遂終叫做尊之至今舜尊爲天子但尊瞽瞍爲天子之父是舉天下之名分無復可加其尊非尊之極至而何舜富有四海即舉以天下之富來奉天下之供不無復可加其養非養之極至而何奉之至此舜之孝所以爲不可及而天下後世爲人子者莫不以之爲法也下武之詩說人能長言孝思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正此尊親養親之至而舜之所以稱爲大孝者也若謂舜爲天子而臣其父則所以尊親養親者安在大舜豈爲之哉瞽瞍北面而朝之說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是大禹謨篇祇載是敬事夔夔齊栗是敬謹恐懼的樣樣允是信若是順改做順字孟子又曉咸丘蒙說大孝如舜固無臣父之事而古語所云不得而子者亦自有一種道理書經大禹謨說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夔夔然齊栗然致其祇載之容作慄之色無一念不虔無一時或怠由是精誠之所感格瞽瞍亦遂化其頑而爲慈心以之乎[illegible]父能允若子從而化理之常也今瞽瞍不能化之以及頑而父見化於舜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如此詩可以臣其父之說爲所謂君不得而臣卽此亦可以類推矣考之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嘗屈於臣以成其德亦若不得而臣者而伊周稱爲大忠太甲成王稱爲商周令主君道益有光焉則知君臣之相勝者分也其相成者道也使人主自恃其南面之尊而嚬大夫莫敢爲其非能尊天率土皆臣僚焉猶爲孤立於上耳況天下者所當知也

堯以舜　此章見堯之禪位出於公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句是一章綱領以下詳論舜有天下皆出于天其言雖多總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然天字又一章眼目章內言天者三乃是一樣看云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之天乃若二主宰之天也之天序民心之天不知氣氣數之天朝覲訟獄謳歌故曰天相舜二十八載天也之天乃數乃天定之理民心乃天帝之神一而已切不可從要之舜有天下皆出于天而堯其所以爲天者則主于民故以太誓終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不能二字最有意正是下文與天與之人與之君天不與之人不與之天下不能與之也但此意且含蓄未露至下文方說出耳今人謂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天子不得私以與人於不能二字意

[illegible]以臣民而爲天子則天下非其所當有也故曰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者言與之之中謂其之以曆數之歸也此見堯其不得而私況能擅而與之耶

諄諄然命之此問亦有意謂其在人向非天道之常其然者未有能物而見以爲天與也于其人何言哉以行與事示之以與之之意而已矣示字與命字對看命顯然有言也示是隱然理寓也[illegible]行與事者二事者要行只在一身上看與以身語天下言然亦統于天也要相其行事而使物私是與天與之之意因不言故曰示意在而已矣二字發明此兩節正發明命之旨也

天子能薦人于天二句是主語侯大夫句只是借爲人於天[illegible]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於孟子說常見理于事奪與大於讓授人皆言堯有天下求可以承帝位者惟舜有聖德以天下而授之舜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舜雖得統於堯而堯不能行私於舜人必以天下與舜則不然也蓋凡物可得而與人者必是自己之物可得而自專者耳若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爲天子者但能以一身任統御之責不能以一己專授受之權安能以天下與人若自與之則是堯以天下爲一人之私有之自我與之自我而非出於公天下之心矣公理也哉萬章問說帝王之統必有所與而後有所承舜有天下既非堯之所與果誰與之乎孟子答說舜之與君由天命故其位曰天位祿曰天祿是其爲天之所授非人力可得而與也舜有天下亦惟受命于天而惟天之所與其堯雖揖位於舜不過承順上天之命而有不能不與者豈得而專之哉明乎天與之旨而可以知帝堯公天下之心矣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諄諄是詳語言詳以告戒的意思萬章問孟子說帝王傳位必有丁寧告諭之言乃見其爲與今曰舜有天下爲天所與則天亦諄諄然教命之乎無以命之則何從而見其爲與也孟子答說天意雖知人事易見舜之受命於天人而非諄諄然命之也天載無聲何嘗有言惟就舜之行與事默示其意而已蓋身之所行叫做行見諸事爲叫做事舜凡有所行皆行無不得這是天以行而示其與之之意也舜凡有所爲而事無不和這是天以事而示其與之之意也意之所在卽命之所在豈得諄諄然以言命之乎知舜爲天心所眷則其奄有天下不在於揖讓之時而於冥冥之中固已預爲之地矣堯安得而私之哉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

其可爲天子也下二爲人言何其不能薦之於天也此言所以天暴舜于民正是天子能薦人於天而天受民受則便是天人不以與之之意蓋所能必說薦的暴于事行事天受之間是天民受之亦是天

徐君泉曰薦字以人說孟子以天說卻止一事任人上說便小在天上說便大天何必舜亦何必心順人爲歸矣直接天下時伊尹蓋試諸難甚不容易且曰者謂舜云云其意聖何如孟子以天授說盜石自來君藏天下於許由堯直以天下讓舜其對事之談戲

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甚是題撮萬章又問孟子說天之所以示舜在於行與事之間者其義如之何孟子答說凡人事可以力爲而天意難以取必欲知天之命舜者必須觀之得人可見矣蓋人之所德有可任以天下者天子能薦之於天然天意之從違未可知也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許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必於天子使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許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薦舉之實雖在於予奪之權實操之上家國皆然而況天位之重乎昔堯以舜之德可居天位使之攝行大事以致薦舉之意然不能必天之受也乃其行與事克孚乎天心而天即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天民使之歷試諸艱以示暴揚之意然亦不能必民之受也乃其行與事克協乎民心而民即受之矣堯薦舜於天暴舜於民此行與事之所在也至于天

才

爲

使之主祭是薦之於天使之主事是暴之於民而使主就堯言有天下者神人之主故兼主祭主事言百神享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臣而皆歆其祭是也事治如慎徽五典而克從賓四門而穆二納百揆而時叙是也是天受之是民受之二句只是足上文不必講雖以天人平看要歸重天說百神享即天意所享百姓安即天意所安天與之因天也人與之亦天也天人交與皆造化爲之而一毫已私無與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蔡虛齋曰主祭主事或分如何如何如合何以事不知此皆非堯然莫不自身已行周在其中矣

受之民受之則天之所以示舜而非堯之所能使矣又何待於言哉所以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知此則舜之有天下謂堯爲之則可謂堯與不可天人相與之際亦微矣哉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萬章問孟子說天與人與至難格矣表薦舜於天而天即受之暴舜於民而民即受之其事如何孟子答說天人之分雖殊感通之理則一昔者堯將命舜使主天地山川之祭其精誠之所感孚幽無不格百神皆欲其祀而享之這便是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也又嘗命舜使主治教刑政之事其德澤之所注庶事無不治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這便是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皆天意所在堯不得而與焉所以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能以天下與人者惟天而已而天意所屬非盛德其孰能當之乎

舜相僅有數件已說盡舜得天下原于天于後段則推本言爲天子也必自舜相之日說到踐位方完備一個天與意故此節兼始末而論之見得舜爲天之所與不特于事神治民之際蓋自相堯二十八載德澤之及民深遠于河而朝覲訟獄謳歌之所歸無非天與之所在也兩天也相對似是言天意所在索引謂上天也天字作氣化看似過分別但作文不可兩段平看由天使之施澤久固結於二十八年之前故致此翕聚於二十八年之後雖欲避之而不得也夫然後一句雖答人心實見順天意居堯宮何又是反言以見天與之之意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之南即今開封等府地方謳歌是歌頌功德孟子申前說天心與舜不特見諸行事之間而於人之氣數上人情推行可驗觀舜之輔相堯得君行政至於二十八年任相位最久施澤於民最深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蓋有天實爲之也乃舜之心則何嘗有意于得天下哉當堯崩之後舜率天下諸侯行三年喪既畢其心以爲有堯之子丹朱在天下不患無君於是避而遠去歸於南河之南只要丹朱能嗣守帝堯之業其心安矣然天下諸侯凡執贄而朝覲的不去朝見丹朱而皆來朝見於舜凡訟獄不平的不去赴愬丹朱而皆來赴愬於舜凡謳歌功德的不去頌美丹朱而皆來頌美乎舜人心翕然來歸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所

引蔡虛齋朝覲一段正天與之證也此字指朝覲等事天與所自我民視所謂得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以天下之謳歌者朝訟獄謳歌之歸舜何民之非天南河較晚卻大綱何天之非民民始天與天子安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論天下歸舜天與天與蓋民歸舜與得舜的神是人日引天結上節其實總承道盍天以行事示與舜之意歸重神享民安神享于民安身之舜說謳獄訟只是民安之實只被引以證民心與舜所謂天之

以說非人所能爲實天意之所在也舜見天意如此避之而不可得然後自河南復還中國繼堯而踐天子之位焉無非承天之意而已向使乘堯之崩不爲河南之避而徑居處於堯之宮逼脅乎堯之子是乃篡君之位而據之耳豈得謂天與之哉觀此則舜之有天下不但堯不能容心於與而舜亦未嘗有心於得徒泥其辭授之迹者則亦未明乎天道矣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泰誓是周書篇名孟子引萬章說即舜爲民心之所歸便知爲天心之所與此非無徵之言也書經泰誓篇有云天未嘗有目以視而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但從我民衆目所視以爲視天未嘗有耳以聽而於人之淑慝無所不聞但從我民衆耳所聽以爲聽書之所言如此可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民心所歸莫非天意我以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舜而知其爲天心之所與者正謂此也然則舜有天下人之所以皆視聽於民者雖天實得堯之薦而遂

孫叱乚　從

與舜也〇此說亦妙作全般看更讀得此意

補李卓吾曰問答俱妙總之塞天下後世篡逆者口實

人有章　此章是禪繼皆出于公爲章以禹之傳子出于人爲之私而發其德衰于堯舜孟子以禹之傳子出于天命之公而斷其合德于唐虞與以禹益爲主中間更參伊尹周公俱作客相形者

蘇紫溪曰通章只重一天字首節言民之歸賢歸子第二節明其爲天之與賢與子也匹夫以下節言聖人之不有天下者以明益之不有天下見得皆出于天也末節則引孔子之言以結之通章只重禹益事首二節把舜禹之俾以形之後三節又把商周之繼以形之耳

頂顧至于禹授受舜傳賢說來

與之哉堯不能以天下與舜益可見矣詳觀此章之言可見帝王歷數之傳皆有天命神器至重非可以妄得而竊據也然天命固未易得尤未易保蓋創業之主收已散之人心易守成之主聯不散之人心難欲固結人心以永保天命者惟慎修其德以無忝於受命之王而已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守成之主宜留意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萬章問於孟子說人皆言堯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爲公不傳之子而傳之於賢及至於禹而其德遂衰於是不傳於賢而傳之於子始以天下爲一家之私矣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人以德衰議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賢亦不能以天下與子授受之際但看天意何如若使其子不肖而天意欲屬之賢則舉天下而與之賢故堯以之禪舜々以之禪禹非有意於公天下天意在賢不能違天而與子也若使其子既賢而天意欲屬之子則舉天下而與之子故禹可以傳啓々可以承家非有意於私天下天意在子不能違天而與賢也夫以帝位相傳一聽於天若此則與賢者其德固爲至盛與子者其德亦非獨衰人乃執堯舜以譏禹何其所見之陋哉

言堯舜之德盛故官天下至于禹而德衰故家天下有諸問其果出于私心否耶非謂果有傳子之事否耶曰否々辭非心不然則所此言非也天與賢二句便含[illegible]言天與賢則與賢堯舜固本乎天而德爲盛也天與子則與子禹亦本乎天而德並不衰故此四句是一章之大旨昔者舜薦禹一段言與賢是賓說禹薦益一段言歸于啓是主說是禹與堯舜初間皆與賢似覺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此處且從舜天生若出天生[illegible]下節說不肖又不言堯舜[illegible]許于前也避必三年之後方肯前此首節謂避于某處也天下之民從之朝覲訟獄謳歌或從禹抑從[illegible]便[illegible]陽城箕山之陰嵩山下與春申可[illegible]朱子[illegible]來必然閩[illegible]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都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山下啓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孟子告萬章說吾謂與賢與子莫非天意何以見之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以爲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商均在乃遠避於陽城之地其心只欲讓位於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而翕然從之凡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就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的一般當時人心如

禹

士亦曾有可議處但吾君之子不盡正統上只說其有子賢而不忍背之意亦不可說上世功德若說上世有功德而不忍負其子則於舜獨無功德乎

補蘇紫溪曰聖人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爲己也堯舜之傳賢不得已而然也使朱均但可守天下而亦肖傳之舜々昔傳之禹以益賢而使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從有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敢受爲天下故也

補高中玄曰可與子則與子以爲天下也非私親子也乃輕天下而與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以爲天下也非私疏子乃重天下而不與也

丹朱節此正說民從舜禹不從益之故而惟其出于天以發明

此則天意在禹可知矣安得不舉天下而授之禹乎若禹益之歷則與此不同矣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爲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喪既畢益因禹有子啓在亦遠避啓於箕山之陰以讓位焉但見天下之臣民朝覲訟獄的不往歸益而來歸啓說道啓乃吾君之子也若不歸吾君之子而誰歸乎謳歌的亦不謳歌益而謳歌啓說道啓乃吾君之子也若不戴吾君之子而誰戴乎人心歸啓如此則天意在啓可知禹安得不舉天下而傳之啓也觀於舜禹之事如此則禹之不得不傳子與堯舜之不得不傳賢其心一而已乃議禹爲德衰何其敢於誣聖乎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之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爲也

孟子告萬章說舜禹益皆有聖人之德而當時民心所以歸舜禹而不歸益者其故謂何由其所遇之時不同耳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於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於舜民心既已不服矣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歷年既多施恩澤於民故久以相之賢而遇子之不肖此民之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若啓之賢能以敬德相承嗣守禹之典則民心之歸望有繫矣而益之相禹僅僅七年其德澤施於民者又非如舜禹之久以啓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之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

天與賢四句之意丹朱舜子[illegible]相禹相舜俱是相形只實[illegible]益於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若夫禹之子賢非若朱均之不肖而益相不久又非舜禹爲相之久則民心不歸益而屬乎啓耳此段文氣不可讀直到皆天也方露出天字前面句句逼出一天字堯舜禹相傳不過一時氣數的心[illegible]正見得一定不的道理便可承舜禹之近當爲益二句拂上說出天來亦須說得有主客如云均之爲賢也而益之相不久哉子商均之相久均之爲子也禹之子賢舜堯之子不肖凡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蓋曰皆天而非人之所能爲則其皆命而非人之所能致可知矣天與命一也自氣化盛衰之理言以主宰所人于沖漠之中則

大抵之爲相而舜禹之歷年俱多益之歷年獨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爲子而堯舜之子獨不肖禹之子獨賢其賢不肖相去又如此以氣數言若似乎不齊以幾會言則適相湊合是皆冥々之中有爲之主宰者一天之所爲而已豈人力之所能與哉蓋人力可以爲賢於天而不能使爲相之有久人力可以傳位於子而不能使其子之必賢其有久近賢不肖者皆天意之所爲聖人一惟聽天之命而順受之耳豈能容心於其間哉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日天自斯人稟受此氣化成聚之理而一定不移則曰命皆與此爲有分殊爲在先致在後如爲善致福爲不善致禍是也此二句皆解所謂皆天也之意然須是言與賢與子來補之

節君貴以遂之爲二句宜連接說以天爲主言天運于穹淺之上莫之爲而爲者宜使吁做天故其造物乎人而爲命之致而自致者亦便吁做命命在人皆天之所安排者也前言天而此又說個命看正見天之看穿入處耳

稱爲有父曰啟所繼禹之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是其與子也即與賢也如朱均之慢遊傲虐乃正其不敢承繼

匹夫二節此又推廣聖之不有天下皆出于天皆以推明禹益之非也二節宜連看言仲尼不有天下以引起下節豐爲上

舜禹伊尹仲尼匹夫舜禹有薦故有天下仲尼無薦故不有天下若益固是有德有薦者但匹夫而有天下者宜如舜禹矣然又必遇繼世如桀紂然後能有天下倘繼世而有天下其先德澤未遠子雖不甚賢然不至如桀紂不能繼也而況啟賢者乎故不特益之賢不有天下而伊尹周公所遇繼世之君之賢皆不有天下若伊尹周公孔子皆聖人也而不有天下其何論于益而局皆繼世也而皆與于其何論于禹比類觀之天意尤矣註言兩條謂此兩節也下伊尹兩節不過自伊尹周公而解其事耳

天是理之自然命是人所稟受孟子承上文說堯舜禹之時相不皆久子不皆賢固皆有天命存乎其間其所謂天命又非可以強爲而力致也蓋凡事有待於經營而成者皆屬人爲未可以言天惟是因物付物不見其作爲之迹而于冥冥之中自有主張此其理之自然而不可測者又不能爲其子謀亦不能爲其臣謀所以叫做天天豈可得而逆之乎凡事有可以希冀而得者皆屬人力未可以言命惟是與生俱生不由於覬覦之私而窮通得失與受之初自有分限此則數之一定而不可移者求不能得之於父也不能得之於君所以叫做命命豈可得而拒之乎然則舜禹之有天下固此天命益之不有天下亦此天命豈可以禹之傳子而遽議其德衰也哉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告萬章說益之不有天下固由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

者則非獨一益爲然也蓋凡起匹夫之微至於踐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爲聖人而即可以有天下也必其德若舜而又有天子如堯者以薦之然後能繼唐而帝於虞德若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薦之然後能繼虞而王於夏苟使徒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薦則舜終於側微禹終於躬稼而已安能以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縱大聖如仲尼者其德雖無愧於舜禹然而上無堯舜之薦則亦祇尼於下位老於春秋而已此仲尼所以不有天下也觀仲尼不有天下則大德受命固有不能盡必之於天者而益之不有天下又何疑哉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孟子告萬章說觀仲尼之事則知有德者有薦者方可以有天下然亦有不盡然者蓋天命固不輕以予人亦不輕以奪人故凡繼先世之統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廢之也其祖宗之功德未泯天心之眷顧未衰若自絕於天而爲天心之所棄

伊尹節此承上文言伊尹之不有天下者以太甲之賢也伊尹相湯而宜見成有一德而有大功於有天下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還依程註作年幼說或從趙註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其弟兄長世者天意宜在乎太甲耳此說雖便作文實則未妥蓋太丁雖未立而死既有子便是嫡孫當立不宜別立外丙仲壬且考歷年甲子外丙仲壬亞未嘗在位究竟太甲于桐三

年者乃其有三年之喪也亦猶天子諒陰三年百官聽于冢宰之義若[illegible]六年矣放之何以爲辭此不可不知故必于桐者令密邇湯墓則思湯而悔過遷善也自怨自艾謂悔過自艾是修治方來仁義即自艾之實矣始而顛覆典刑尹皆有天下之幾終而處仁遷義又彼能聽太甲而與尹此尹所以不有天下其何疑于益

周公節此承上文言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以成王之賢也周公有元聖之德而有輔相之大勳

者必滅德如桀然後廢之南巢暴虐如紂然後廢之牧野向使桀紂之惡未甚則商未必能滅夏周未必能滅商何至以遽失天下哉所以繼世之君如夏啟太甲成王其德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然皆能嗣守先世之業則天亦不能廢之而立賢益此以衡彼也此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夫以伊尹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其何疑於益以太甲成王之爲君皆是以繼世又何疑於啟比類以觀而天之所以與子之意見矣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太丁外丙仲壬都是成湯的子太甲是太丁的子艾字解做治字是斬絕自新的意思典刑是典章法度孟子承上文說益之不有天下吾既詳言之矣若伊尹之不有天下爲何蓋伊尹以聖人之德輔相成湯伐夏救民以王於天下其功業可謂盛矣但成湯既

崩太丁未立而歿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不久於其位於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既立又不能率乃祖之攸行把成湯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壞亂而不修成湯一代之家法幾於墜矣以此主闇國危人心未附之時伊尹豈不可篡有天下然其心不忍于德之不明湯祀之遂絕也乃因危急之制安置太甲於桐宮者三年蓋桐宮乃湯墓所在放之於此正欲其追念乃祖而發其修省之機也太甲果能翻然悔悟自怨以三懲創之意自艾以加克治之功於桐之日果能去其不仁之習而自處於仁改其不義之行而能遷於義三年之間一惟伊尹教戒之言是聽是從而大異於顛覆典刑之日矣伊尹見其改過自新克終厥德乃復自桐宮而迎歸于亳都奉之以君天下而繼成湯之統焉此雖伊尹之忠本無利天下之心亦由太甲之賢終能守成湯之業則伊尹之不有天下亦何莫而非天之所爲哉知伊尹則知益矣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亦宜有天下然僅成王之賢不特猶益之於夏亦宜伊尹之於殷周一繼世之有賢王也本文不言賢事故註云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知周公不有天下則益之不有天下益明矣

補揚士禎曰伊尹之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不借客形主節益之於夏又是借主形客可見文之變幻處

孔子曰此引孔子之言總結通章之意以虞天與賢四句禪繼亦須抑揚言之勿平對禪代也總三世也飛者皆奉行天命而無一毫私意參于其間也觀孔子之言以決帝王之事則知禹之繼而傳子即堯舜之禪而與賢其爲盛德均矣註云至禹而

孟子承上文說伊尹之不有天下由於繼世之有賢君矣乃周公以元聖之德居冢宰之位輔國日久得民最深宜有天下而亦不有天下者爲何蓋因繼世之君有若成王能佑命於夙夜紹續烈而重光爲周家守成之令主所以周公雖聖亦不得而有天下就如益之在夏遇有敬承之啓則夏之天下非益之所得有也伊尹之在殷遇有遷善之太甲則商之天下非伊尹之所得有也豈天不能廢啓以與益廢太甲以與伊尹則豈得廢成王以與周公哉此所謂天與子則與子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皆然矣何獨疑於禹遂議其爲德衰也哉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承上文說歷觀帝王之統與賢與子皆出於天則堯舜禹之德信無分於盛衰矣然此非我一人之私言也聞諸孔子說道唐虞之世堯禪舜舜禪禹以天下爲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之世啓繼禹太甲繼湯成王繼文武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賢或禪或繼其迹雖若是乎不同然禪者非以揖讓爲名繼者非以世及爲利天命所向人心所歸義在於與賢則與賢是禪位固理之所宜也義在於與子則與子是繼世亦理之所宜也聖人不過上奉天命下順民心求合乎當然之理而已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知禪繼之同歸於義則我所謂與賢與子皆出於天其言固有徵矣今乃不察遂議禹爲德衰何其謬於孔子之言也哉按孟子此兩章蓋發明天人之際最詳而前章言天專主民心此章言天兼論世德言民心以見非盛德之至不可以得民而天意不輕以予人欲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知有定命也言世德以見雖中材之主亦可以保命而天意不輕於奪人欲天下後世之爲人君者常思厥德也使臣非舜禹之聖而謂天位可奸若非帝啓太甲成王之賢而謂天命可恃則皆自取覆亡之禍者耳於天何與哉

爲證

割烹章　此章見聖人出處之正上自二節以下有四段俱指莘節言其不自辱處正己如此湯使人聘節言其始出以正而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焉能正天下如此吾未聞一說合正己正天下而斷其無辱己之事末節又引書以證伐夏救民之事見非辱己者所當爲也○人言以割烹要湯想亦只是以從畎畝之人同近貴情媒說割烹爲人事也此何足以要湯賢調兵之意耳陳書于曰與日割天下亦如是約矣是此意也湯見人言之異未必見到此似看太陋

耕於莘見堯舜之道即精一之道堯舜之讀是也樂者神交心契處下辭受取予之不苟即堯道中作用不在樂外當能盡道處乃見其幾至大者人所最貪今若幾微至細者人所易忽今亦必不係慕傷更上只說堯舜之道而又添出一義字蓋道之宜處即爲義故不可以義與非道對言宜云非其義也節非堯舜之道也堯舜以天下禪授

割烹是庖人宰割烹調之事要是干求莘是國名時戰國策士游說諸侯希求進用者籍口伊尹以自飾其卑汙之行因說伊尹曾以割烹之事要求商湯爵位而問於孟子說伊尹相湯代夏爲一代佐命之元臣時人乃說他未遇時欲見湯而無由因投託湯妃有莘氏作爲媵臣負鼎俎之器執割烹之役以此見幸於湯遂說湯伐夏救民以成王業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否此非伊尹之所爲也蓋凡出而大有作爲之人其窮居必大有涵養伊尹當未仕時躬耕於有莘之野此時只是一個畎畝之農夫乃其跡甚微而志則甚大蓋心思所向只把堯舜之道欣慕而愛樂之其他嗜好無一可以動其心者蓋堯舜之道達則可以兼善天下窮則可以獨善其身伊尹居畎畝之間雖未有天下之責而其自待則甚重故大而辭受之節只看道義上何如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不爲小利所動就是祿以天下之富亦卻之而弗顧繫馬千駟之多亦卻之而弗視蓋其心惟知有堯舜之道千乘萬鍾亦不足爲之加損也小而取予之微也看道義上何如使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大處不肯苟且就是以一介與人亦不肯失之濫惡一介取於人亦不肯失之傷廉蓋其心惟知有堯舜之道一介取與亦不肯輕易所守也夫伊尹樂堯舜之道至於辭受取與之間一無所苟如此則其律己之嚴自耕莘之時而已然矣若夫割烹之事豈以樂堯舜之道者而肯爲之哉

又正以其辭於道而爲義之宜然耳天下弗顧千駟弗視正伊尹與堯舜授受之意反觀耕莘而又精之于一介者蓋細行不矜必累大德必至於一介不苟蓋見全傷道偏遺義此又從辭受發相符之介反正得來然此夫細之不苟亦是即其樂道之素而推其歉寂白然之心學如此非必實有其事也此正伊尹之正身潔己處生平事業根基皆在此處植立故原刻

補大全朱子曰龜山說伊尹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却不是下面說道者多矣說之我道簡便是其堯舜也不是泛說也

湯使人二節正言其始出之正道在伊尹故湯以幣聘之翼二聘句非定世之許湯我一變其時而故不得大行吾道執君樂道敵於爲之伊尹樂堯舜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發這聘名幣囂囂是無欲自得的模樣孟子告萬章說伊尹窮於樂道一無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輕售其耕莘之時商湯聞其賢名使人執幣帛以聘之迎之致敬以有禮亦可感召而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囂囂然說凡人有慕於外斯有動於中我今一無

道本有堯舜其君民之志爲要舜重其道則當爲天下重其出而不肯干禄試也不是假高致之誠若有假意誠否使是有欲而非設二矣此見三聘以前之伊尹其操守爲甚嚴然尹可以無爲而湯不能無求于尹故三使往聘之幡然改非是變其初心也亦非徒感湯聘之勤也蓋度湯之君可以爲堯舜而之道亦可行於湯也亦見之道總關上一句言欲親見其道之行于君民也三體若合上一貫若正如反正是幡然改處是三聘以後之伊尹其躬親湯以大總見不忘堯舜之道處設原刻摘的是吉曰或矣若二似乎假湯意之誠否既則幡然似乎發其初心此等語意須看堯于伊尹于湯始之意也定堅已之志稍然弗顧弗視之心也既而幡然改也是諒湯

之過不足非道非義之比蓋湯聘殷大設施以道殷用自是不暇○設稀也

天之節承上欲堯舜其君民者正以天意所在不容辭也蓋上節説一時言此緊二接説天之生此民三句是言上天生民之意二使字要玩見天備付賦於先知先覺者正欲付以覺民之責非有私也乎天民三句正是自任之詞斯道即堯舜之道覺民是使民爲堯舜之民非予

所求於世何用湯之聘幣爲哉三受其聘幣則食人之食便當受人之役與其受職而任事豈若我處於畎畝之中誦詩讀書而是以樂堯舜之道若神游於二帝之庭而與之相爲授受哉可既自樂於己外自無求於人湯之聘幣誠不足爲樂而自不屑於就矣夫湯以幣聘伊尹而伊尹猶不肯輕出如此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是變動的意思孟子告萬章説伊尹以道自樂固不肯輕於應聘而成湯敬重伊尹必欲致之不以一聘而遂已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其禮意之勤如此於是伊尹始幡然改變其初心説道我今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非不充然其有得然徒誦説向慕之而已而堯舜終不可作唐虞之世終不可得而見也與其心慕堯舜之君豈若出而爲上爲德使我之君即爲堯舜之君而推

美於放勳重華之盛哉與其心慕堯舜之民豈若出而爲下爲德民使我之民即爲堯舜之民而上同於時雍風動之休哉與其心慕堯舜之世而不可見豈若致君爲堯舜之君而身親見其道之行於上澤民爲堯舜之民而身親見其道不行於下哉蓋獨善一身不若兼善天下之爲大遠宗其道不若躬逢其盛之爲真成湯之聘任有不可以終辭者矣夫其應湯之聘必有待於三往之勤而其用世之心又必欲親見堯舜之盛則其自待者不苟而待斯世斯民亦不輕矣豈有割烹要湯之事乎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知是知識覺是覺悟後知後覺的是蒙昧未開發蒙昧恰似呼喚昏寐的人醒轉來一般孟子又告萬章說伊尹應湯之聘而必欲親見其道之行者爲何惟有見於其責之不容辭耳其意說道天生此民固在雖無不同開道則有先後故有生於衆人之中而開

就其言不辭其責之意上的言君民此只言覺民看何以解覺覺民非先致其君將不能也先知先覺先後字最可玩味人未嘗無知覺時有先後耳知是余作覺是知之初前人有不知只是初時不覺後覺使知如人寐得醒之後便有知矣總承卷曰先知覺後知是大悟其明處處先覺覺後覺是物開其昧處處非當然所以然之說此說竟言君民此獨言覺民者君爲民而立覺民即爲君覺之也故原刻

思天下至溝中是承上兩節之言而推其心不被堯舜之澤便是無知覺之民使民我覺民之實有未盡故直引爲已之自任句還作總結上文重來人曰與我處畎畝節是伊尹應聘之言天之生此民節是伊尹自言處將之意思天下之民數句是孟

子推伊尹應聘之心故總繳之旨任之重所以成伐夏救民之功此說從自任將說只承思天下二句例從浮捉夏救民此從是正天下處說原刻

餘若衆前闘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皆若已推而内之溝中與此處作堯舜勝同意但人觀天下民物爲一脉不忍置斯民于度外是民之切自是如此然爲天下安危其責在我四海困窮罪在一人是舜行是心而伊尹以是爲己心也若看是任而推以是爲己任前此處分民以樂堯舜之道但樂堯舜之道然憂治行不得爲堯舜之民情處盡將不得爲堯舜之民故欲致成爲堯舜之主其道行自身親見之必如是而其心始遂心於之願樂者樂之全功

道獨先的這叫做先知先覺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獨知此理正欲其啓迪後知使同歸於知而後已也天生此先覺的民非使之獨覺此理正欲其開悟後覺使同歸於覺而後已也天之所望於先知先覺者何如哉今在天生此民之中獨能全盡人道則我乃天民之先覺者也先覺之責在我則上天之意所屬我不忍後知後覺之人終於蒙昧將以先知先覺之理與斯民共明之此我之心亦我之責也使非我有以覺之則當今天下得知覺之先而爲後知後覺之所倚賴者將屬之誰乎既不能委其責於人則不得不任其責於我矣然則伊尹之應聘而出固將上承天命下覺群蒙而豈肯輕身以要湯哉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孟子承上文說觀伊尹自任以先覺之責則其堯舜君民之志豈徒托之空言者其設心以爲我既爲天民之先覺則天下之民皆

吾一體必舉天下之民皆遂樂生之願而後行道之心可以少慰耳使或衆庶之中但有匹夫匹婦偶遭失所不獲被堯舜之澤者是即我於生養安全之道有所未盡就如我推而納之溝中的一般其心惻然不忍不得不汲汲於往救之矣夫以匹夫匹婦之微而休戚如此其周則舉四海九州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以一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有如此惟其重於自任是以急於救民見得夏桀無道暴虐其民其心有大不忍者於是成三聘之勤始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於以除有罪之桀救無罪之民爲止欲使斯民咸被堯舜之澤而在己無負先覺之責而已伊尹切救民之志成輔世之功其扶持如此其大斡旋如此其弘而肯爲割烹要湯之事哉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遠是遠遁近是近君孟子又告萬章說觀伊尹相湯而能成救世

書未聞二句何伐夏救民中君出伊是個正天下的人那有辱已之理枉已便說枉已若枉見諸侯之類未至于辱已則云則辱已甚矣正天下自正人新枉已未能正人而辱已者何以正天下乎此見伐夏救民之功必非割烹自辱者所能就也伊尹不辱已便是其爲潔身處致又以聖人之行論之聖人之言伊尹亦在其中遠近去與不去只說一人身上看來說下對近仕下說以出處言去與就兩不去居故以去就言語意故便近與不去上方見得伊尹來歸潔其身正見得辱已決不是聖人聖人決自不辱已伊尹聖人也安有割烹要湯之事

補義了凡曰看歸潔其身可見聖賢之學全在已身上討磨得乾淨無一毫玷瑕方可建功立業辦伊尹不割烹全

之功則知不肯要湯甘爲辱已之事矣天下剛柔之不在身必已身先正然後可以正人若未聞枉道以求合已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況於辱已以下進則不止於枉已欲正天下則不止於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湯辱已甚矣尚能堯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業乎然人之所以疑於伊尹者徒泥其近君之迹遂議其行之未潔耳不知聖人之行不能以盡同或遠避於山林或近君之左右或不屑就而去或不屑去而留其迹雖若各有所偏然要其歸則遠而去者志在獨善其身而不肯苟同於流俗之汙近而不去者志在兼善天下亦必不肯喪其平生之守總之歸於潔身無枉已辱已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誣之則是聖人而有辱身之行何足以爲聖人也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是商書篇名造字載字都作始字牧宮是夏桀所居亳是

在此潔字上

補王觀濤曰遠而去者以遠而潔其身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總之其歸則一

又總節以上辨伊尹割烹之事已極明盡此節復就所言要之一字言之見其得君有由也以堯舜之道要湯是非是以此道用心計要結于湯只是道在此堪在湯聘伊者以此伊尹得湯者亦以此故曰要如子貢云夫子之求之也一般

引伊訓攻從伐夏救民之事此要伊尹正天下大綱節處正事正天下事業豈是割烹者所能爲據此可信其必無

總題　此章見孔子所主之不苟首節分上因疑聖人之術

成湯所都之地孟子又告萬章說欲知伊尹無辱身之事當觀伊尹有得君之由蓋其起畎畝之中一旦居阿衡之位誠非無因自致者但其所以致此乃因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成湯慕之故尹雖無求於湯而湯不能不自求於尹是尹之要湯吾聞其要之以堯舜之道而已若謂割烹要湯則尹之所挾持固不在刀俎之間而湯之所好豈在滋味之末非聖人之所聞矣商書伊訓之篇載伊尹自言天誅夏桀始攻於牧宮之地由我輔佐成湯創其事於亳也觀書所言則伐夏救民之事尹嘗以身任之矣自任如此其重而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誣聖之言不辨而自明矣此可見聖賢出處固以道而不苟明良遇合實相待而有成湯不得尹則無以革夏正而尹不遇湯即有堯舜君民之道愿能自究其用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是住宿其家癰疽是瘍醫侍人是內侍瘠環是人姓名好事是

主而危其說中一節乃常變之言見其無所主求來觀人之法見其必無苟主之理

當微則以所主當其之徒雖在陋下候侍私數多門必非正人然子之決識乃數並孔子以自卻其苟且枉身之行

喜造言生事的人萬章問於孟子說昔孔子以守身爲大閑宜乎擇地而處不失身於汙賤之人也或人乃謂孔子周流至衛時主於癰疽瘍醫之人得近於衛君卻依於瘍醫之家及至於齊則主於侍人名瘠環的得近於齊君卻館於瘠環之家蓋欲借二人之力以自通故不嫌於自貶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答說聽言當衡諸理論人當考其素若有大聖如孔子而肯主非其人者哉此言大謬不然也蓋此言者多由世間有一般好事的人欲假借聖人納交之事以自掩其慝借附勢之私故架造浮誕不根之言創立新奇可喜之說既非考據於經傳又不斷於道理徒能惑亂人之聽而已知道之君子豈可爲其所惑哉蓋是時王綱既壞聖學不明游談橫議之徒人人得爲異論如前章議舜臣叟禹爲德衰議伊尹爲割烹而此章又議孔子主於癰疽侍人瘠環大抵皆出於好事之口變亂是非肆言而無忌憚者其言雖不足爲聖賢之累而爲世道人心之害不淺故孟子務辯論而力闢之所以扶

於衛見言孔子在衛主顏讎由不主彌子況主癰疽當時彌子得君甚專又以衛卿相誘孔子豈能之以有命若有主癰疽亦曰彌子之說云何必有所主之便欲衛卿可得見有可乘之勢子路以告而不亂其之在衛大于急于行道之心孔子乃以有命拒之大意只是說不可以得哉也言前說衛卿之得不得非衛子不爭使彼非禮不得辱已矣[illegible]

世教正人心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是衛之賢臣彌子是衛之寵臣孟子告萬章說欲知孔子不苟於所主但觀於在衛之事可見孔子當周流至衛時顏讎由是衛之賢人夫因館於其家而以之爲主時衛之寵臣有彌子者其妻與子路之妻爲兄弟之親因對子路說道孔子欲得位而行道非我之力不能若肯來投我以我爲主我當爲之於君使得大用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遂以彌子之言告於孔子孔子答說位之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爲彌子安能使我得用於衛而我亦何必主於其家乎觀孔子之言如此可見孔子進而用世不急於進也雖當進而進必以禮退而引去不嫌於退也明決果斷而退必以義蓋義在我惟盡其所當爲而已至於窮通之得與

當得而不能以命自安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蒙書林曰進以禮三句宜一直說下進退所在計得什仁故于禮義不成一恐何以哉得失則付之命而非我所能必矣子假必於此者而已而得失無容心焉彼說得承進承不得承退承命皆有命故進禮退義不可從

不容於此見在衛時安常無求之時不復了患難則憂變矣那時尚可以主于乙可也而乃遠遠亦必擇主則復寬盤可知不悅乃安矣乘觀其爲事但此何不喜以是緣謝過宋之故其微服過宋是將行去宋主謀以避桓司馬之難主司城貞子道認註云經蓋有于陳來爲宋大夫今則爲陳侯周臣也可疑宋臣名不其歸而稱之也貞子昔若而仕故委質于陳侯之廷

經筵進講

其事擇主而交故投交于貞子之家當匪且然實羽處常而主癰疽瘠環乎

補說衣丁凡曰主司城貞子貞子是宋賢人故適宋時主其家爲陳侯周臣時說貞子臣于陳侯爲闕里志歷聘紀年年譜諸書孔子適宋后適鄭又去鄭適陳因爲陳侯周臣則是孔子臣于陳侯也口更詳之

書間二句是設觀人之法以其所爲主者他爲何等人之主也以其所主者觀主何等人之家也以中類推輕重孔子要道兵癰疽瘠環爲近臣孔子大聖人也二人近仰又小人之尤者以孔子而主二人則所從非其類何以爲孔子

襄丁瘠制義曰進禮退義曰孔子樂天知命曰孔子主顏讎由貞子曰孔子副此非孔

不得一惟聽命於天義道得之有命不足以爲喜不得有命不足以爲憂其以義命自安如此而使不擇所主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求之不以義不知有義之可守命不當得而得不知有命之可安是無義無命也孔子肯爲之哉是孔子當平居之時而不肯苟於所主者如此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桓司馬名魋是宋大夫要是遮截的意思司城貞子是宋之賢大夫周是陳侯的名孟子又告萬章說孔子擇人而主不特見於處常無事之日雖造次之時亦有不苟於者昔者孔子周流列國嘗不得志於魯心中不悅去而適衛又不得志於衛心中不悅去而過宋此時適遇宋司馬桓魋以孔子貌似陽虎將要截孔子而殺之孔子計難所出只得換了常穿的衣服微行而過宋去適陳國當其時孔子在阨難之中危急存亡之際以全身遠害爲重若

直解卷二十二　二十五

不暇擇人而主矣猶且主於司城貞子之家蓋以貞子前爲宋司城之官其賢行著聞於宋後爲陳侯周之臣其賢行又著聞於陳故託之以爲主也夫以孔子處患難之時猶不肯輕於所主如此況處齊衛無事之時而肯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也哉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是在朝之臣遠臣是遠方來仕之臣孟子又告萬章說君子小人其類自別故取人之道各以其類觀之我聞近臣處於國中常爲人所主者欲知近臣之賢否但觀其所爲主的是何等樣人其人果賢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近臣之賢可知若同乎流俗則近臣亦流俗之輩矣遠臣來自他邦常主於人者欲知遠臣之賢否但觀其所主的是何等樣人其主果賢則是依仁而居託義而處而遠臣之賢可知若比之匪人則遠臣亦匪人之徒矣是或主人或主於人雖若非素定之交而爲小人爲君子則各有相從

子也非所爲主與所主之常也非觀近臣與遠臣之法也誠好事者之實矣曰數語有味

百里章　此章辨百里奚鬻要君之事首節分上國論百里奚而辨之次節叙其去虞入秦之由末節權其智且賢見其無干主之事

食牛乃百里奚實事不可謂無好事者污蔑之謂其自鬻以要秦穆則誣矣但據宋人所翻要君亦只是說百里奚以身往秦

經筵進講

國食牛致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使是爲干非以五羊皮使用又秦穆所之知識所云

虞人也萬物非其相百奚人宮之奇諫虞見虞公貪賢以諫以起百里奚不諫何奇人欲并虞虢而有之欲先伐虞則虞虢救虢恐有相援之勢欲先伐虢則道經於虞恐不能襲之患乃用荀息計以璧與乘假道于

之類然則癰疽侍人其非孔子之類明矣而乃謂孔子主於癰疽侍人則是以至聖而下於至不肖之家何其不類之甚也尚可以爲孔子哉好事之說可不辨而自見其妄矣大抵君子小人其人品較若黑白不無難辨而昏主每失之詭隨人主每失之偏任者何君子以同道爲朋務在進賢小人以同利爲朋務在植黨君子之朋主於濟國故疎於附邪小人之朋志在得位故工於誣正是以直道難容佞道易合此忠佞之分也人主不可不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是自賣其身萬章問於孟子說古之賢人若百里奚初秦以成伯業其功名至顯盛矣或人乃言其進身之始欲往見秦穆公而無資遂自賣其身於秦國養牲者之家得其五羊之皮爲其家喂牛以此爲緣求見於穆公穆公以爲賢遂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識此語果誠然乎孟子答說否

直解卷二十二　二十六

此言殆非然也蓋古人未遇之時雖不免窮於困窮乃其得君而仕則必不肯甘於汙辱爲此言者多由好事之人喜爲不經之論欲自旌其汙辱之行而假借於古人之名耳豈以百里奚之賢而肯爲食牛干主之事哉是時列國游士若鄒衍炎羊雞鳴狗盜之徒挾其術以干世主之好與於一用者故往往借聖賢之事以自文其私如前以割烹要湯誣伊尹此又以食牛於秦誣百里奚大要皆以不正之心度聖賢故孟子斷其出於好事之口所以闢邪說正人心者至矣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都是國名垂棘屈都是地名宮之奇是虞臣孟子又告萬章說君於百里奚而謂其無食牛干主之事者何亦觀其平日上流之間而已蓋百里奚雖仕於秦而生長於虞本虞國之人也當其在虞何嘗知有秦哉因晉人聽荀息之計興伐虢之師恐道經於

虞以伐虢初虞許晉假道宮之奇諫不聽晉伐虢滅下陽後復假道伐虢宮又諫曰晉不可啓寇不可玩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之議不聽以其族行百里奚不諫蓋知虞貸之決必不可解故不諫之心識微微則乃采於諫也不可以明哲保身上論盡將事微之耳孟謂處而仕以秦繆自處哉說百里奚而反宮之奇者有宮之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

步虞公竄此只就去虞入秦上取其祿就制秦有功上取其賢

虞爲虞所伯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王廐天原地所乘之良馬行賂於虞以爲假道之資因越虞以伐虢自欲先取虢而併及於虞也虞公貪受璧馬之賂而不顧其國之患是時虞臣宮之奇以爲虞之與虢有輔車脣齒之義虢亡則虞不能獨存於是詳諫然諫止虞公而虞公不能聽也百里奚見晉人之計已成虞公之昏難悟以爲空言何補遂不諫而去之秦此其去虞從秦之由知此何使虞公能聽忠言而御晉人之賂則虞可以不亡而百里奚可以不去其去虞而適秦乃迫於虞之亡而非有利於秦之用也何爲而有食牛干主之事哉夫以虞公一食璧馬之賂而良臣遂去國隨以亡貨利之足以壞君心速敗亡之禍如此是以明君賤貨而貴德不寶珠玉而寶賢人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

蓋賢智上節其無要主之汙智以所知言只以所見言作兩乎者說其智凡四段可謂智乎一段是反言下三段正言一是知默之智一是知隱之智一是知興之智旣曰智而不知食牛干主之汙皆得爲智乎蓋以下三段推明首段也說其賢凡二段相秦二句正言自第二句反言三說皆從一段則論非謂二十揣摩千乘是顯君之賢屢虞業後世皆懸稱先世之成功傳後之賢以日賢而日爲成君然得爲賢乎蓋又以上段明下段也只是說其賢智知殆諮不賢提起而回斷百里奚之賢皆又提起奚之賢而斷其不爲不賢之事不與較論同以發凡豈變化升降知神離出沒於潛宮之大爲議義刻作依依變換不得其文章焦妙處君禁諱都從此出者

孟子旣述百里奚處虞之事遂斷之說道凡出處大節惟智者能辨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脫身去秦此時年已七十矣其閱世旣久見理甚明若食牛干主之事汙賤可恥雖愚夫皆見而百里奚曾不知其爲辱合昧甚矣豈可謂之老成有智慮者乎然不智則必不能知語默之宜百里奚知虞公之惑於利誘之必不肯聽遂止而不諫此其當默而默非有見幾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之不智乎不諫則必不能知去就之分百里奚知虞公之將亡不去且及於難乃先去以遠禍此其可行則行非有保身之哲者不能不可謂之不智也不智則必不能知廢興之機當其去虞而舉於秦知穆公之賢可與有爲也遂委質以相從受任而輔國此其可仕則仕非有擇主之智者不能豈可謂之不智乎其智旣有足稱其中必有定見彼食牛干主少知廉恥者必不屑爲而謂智者肯爲之乎

閲

按秦本紀云晉之伐虢歸虞遂滅虞虜虞公及虞以媵秦穆姬適秦百里奚以媵秦奚鄙之以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時奚年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相秦穆傳又云五羖大夫謂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也乃爲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擧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乃爲天下笑矣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

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自好是自愛其身孟子承上文說百里奚之爲人不但其有過人之識而且有輔世之功蓋使北仕秦而得君行政無功業之可聞則亦未足以見其賢也今觀其相秦而佐穆公以治國使其君威令布於諸侯聲名顯於天下而其餘休遺烈且可傳之後世保子孫而澤黎民其功業之顯赫如此是何等樣賢相而豈庸庸瑣瑣不賢者之所能爲乎夫旣有賢者之事功則必有賢者之志節若使自鬻其身以成就其君冒汙辱之羞趨功名之會此雖鄉黨之常人稍知自愛其身而顧禮義惜廉恥者亦不肯甘心於此曾謂賢如百里奚有尊主庇民之功而肯爲降志辱身之事哉好事者之言誣亦甚矣觀於此章百里奚一人之身其在虞無救亡國之禍在秦遂成致君之功非伎倆於虞而忠於秦也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賢才之用舍關人國之廢興如此任賢圖治者宜鑒於

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天下陳服矣哉定用之謀無不當衆必有功其無定謀和此今以世之後論以爲以民來秋之說蓋正云

斯

伯夷章○此章見孔子異于群聖爲學者所當願學者也分上是述群聖之行而論其有偏全以下詳明孔子之全以見其聖於三子

補在章首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皆古聖人然三子各見得一偏有造其極孔子心體上明全體則變化如四時之流行初無滯迹其道術是然不同孟子欲分別言之故先叙其行實或舉其事或推其言或推其意擬容清任和時四个樣子然後舉而斷之大成二節不是比之喩以見聖之全比之射以見聖之所以全總是發明孔子之聖之時由其心體上十分見得分明所以辨明然後道諸躬到雖均之謂聖獨爲聖之時不同於三子耳講實一直下說到一中字應箇一時字

伯夷節言夷之行無所擇於己而有以化乎人也化人是不盡言其感人之深正以見其清之極也非流于末可疑處下三節倣此皆不[illegible]已是[illegible]也作頑小節看聲色貨利廉不止女色淫聲不視不聽以耳目之所便不可言事使以身之所擇不當言治退以正處之不若言惡三行以所處之不當言思與三句以實處之不可言當然之耳三句總從上惡人氣象也政事言非止是濁世從遷之以待清也頑沒則言懦及貪有廉而無知覺者貪婪者利也廉財有分辨而不苟取究頑化而廉則略從有定見處懦爲柔弱者畏縮不振也立志則有志節而不苟同矣懦化而立志則卓然有定守處不可認得本節看

新刻辯真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卷二十三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是不循法度頑是愚蠢懦是柔弱孟子說聖人之德本無不盛而其制行則各不同古之人有伯夷者以言其持己則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何等樣嚴正以言其處世則擇君而仕非可事之君弗事擇民而使非可使之民弗使世治則進而效用於世世亂則退而獨善其身何等樣高潔其視橫政所出之朝橫民所止之地惟恐有累於己不忍一朝居也思與鄉里之常人相處如着了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一般惟恐有浼於己不能一息安也那時商紂在位舉世皆濁正是朝有橫政野有橫民之時於是潔身遠去避居於北海之濱盖將待清明之世而後出苟非其時寧遯世而無悶矣此其志操真可謂皭然自立而流俗不能汙邪世不能亂者是以後世之人聞其遺風不但有識見的知所興起即頑鈍無知之輩亦皆化而有廉介之操不但有志氣的知所感奮即柔懦不振之夫亦皆化而有卓立之志矣其孤介既足以守已流風又足以感人伯夷之行蓋如此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孟子又說古之人有伊尹者嘗自家說道苟可以事即是吾君何所事而非君苟可以使即是吾民何所使而非民乎遇治世固進而行道以濟時遇亂世亦進而撥亂以反正其一於進而不必於退者何其意以爲天之生此民也將使先知的啓迪後知先

之行本是廉而有立志故被後世聞風而化云曰風者以道不行于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鼓動後世也

伊尹節言尹之行無所擇于世而有所責于己也何事四句作一段天之生此民也下作一段而下段又推上段之意蓋天生斯民至溝中皆是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所以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者此也猶言之何事二句述其言治亦二句承其言而狀其行天生斯民一段反是述其言思天下以下又是即其言而推其心伊尹不言風者澤在生民自有可紀者風不必言耳

柳下惠節言惠之行無所擇乎己而有以化乎人也亦不能化上總見其和之極其首六句是事君中二句是處衆進字亦是事君而爲官也下遺賢二句相足之詞遺逸只是不用阨窮則因不見用而窮困也爾爲爾四句是述其言由由然以不忍去者蓋爾爲爾我爲我只不相干於偕之意分外遠爾之與我之不相似是寬闊寬度量能容人者以性行敦厚言蓋之行不是寬而亦有不狹也而闊風而化云

孔子節此章孔子兼三子之事而祖其速久處仕之皆當可也在齊爲景公所沮故去齊以子路從行故以遲遲吾行發之此就未行時說孔子在位言止有待於燔肉不下而後去也去父母國也孟子訓道逆其有之為之又說孫便見有[illegible]可求人意求去分論者比也證一發生失說此謂即此去陳一米而醫見其終身祗之大致也一不當其可[illegible]遲即下聯字意似[illegible]雖可速不可意數權度處要去有於從說來故以速見處在爲

覺的啓發後覺而與之共明此道也今我在天民中能盡人道則我固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以此道以覺當世之民其責有不得而諉諸人者矣推其心但見當世之民有匹夫匹婦偶有不與被堯舜之澤的便覺其心之所不忍若其身自推而納之溝中的一般有不能一日安者矣是其以宇宙之大兆庶之衆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伊尹之行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是狹陋敦是厚重孟子又說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苟可以事不必明主雖遇着汙君亦委身事之而不以爲恥苟可以居不必尊位雖與他小官亦甘心爲之而不必於辭其不擇君而事若是於易進矣而賢不肯蔽抑以藏己之賢必期直道以行己之志其不擇官而仕若是於難退矣而放廢亦不以爲怨困窮亦不以爲憂無所其處進退之際直坦夷行如此者至於處鄉里之常人和光同俗由由然與之偕而不忍去其平日常自說形體既分爾我各異爾自爲爾何與於我我自爲我何關於爾雖使人袒裼裸裎露身在於我側彼自無禮耳安能玷辱於我哉其言如此是寬曠然有度而習於不較令人已而兩忘者故後世之人聞其遺風雖狹陋之鄙夫亦皆化而有寬宏之量雖刻薄之薄夫亦化而爲敦厚之行矣蓋其和德之近人爲易親故其流風之感人尤易入柳下惠之行固如此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是漬米的水接淅是將炊之時以手承水取米而行蓋欲去之速而不及炊也孟子又說三人之行各有不同若孔子則兼而有之當其在齊因齊景公託言老不能用義不可留而去時炊飯之米

仕久速却在去上仕處是一去一不去孔子不言風者太不所氣之東非風所能盡也故一個稍增去難曰叙述三聖分个半个說來至孔子獨曰孔子也便令三聖不可論此處○看得細

伯夷聖之清節上四節述三子孔子之行六當叙乘說至此節方就上文斷之本文言聖之清不要清之聖要認得明下做此聚是成德之號造其極而無歉強之謂聖兼此二義所謂不思不勉而至者也○若者象偏在一無勉強亦未實睹于衰外元氣任天地間渾乎渾然只是個時而已所春爲夏爲秋爲冬循環無端各成其物循環無際者其妙無窮也各成其時者一其妙也神不由一大極孔子全體太極有似有翁爲所處即元氣之時謂時過上古可也處中

熟遂承水取米而行雖一假之頃亦有所不能待焉其在於衛因靈公之受女樂不朝知其不足與有爲而去然不忍遽去乃曰遲遲吾行必待膰肉不至而後行焉夫去魯如彼其遲而去齊如此其速者何哉蓋孔子之去也必因其幾而當明決用意尤宜忠厚乃父母國之道當然耳即此去齊去魯之兩事觀之可見孔子之處世有不倚於一偏不拘於一節者道之不行去可以速矣則從而速去不俟終日如其可留則又棲棲於念而不妨於久淹也推且我知身可以處矣則從而退處若將終身如有用我則又汲汲行道而不妨於仕進也此則內無成心而意必盡泯行無轍迹而用舍隨時孔子所以異於三子者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孟子既歷叙群聖之事因斷之以說道大凡行造其極者皆可以稱聖然非道合其全者未可以言聖之至也今伯夷以節自高而觀

古時中處在此可以其仕與久節於時之處其正與速即當恭之清於而于止之衰可速則且其爲清也此亦可任清亦可久即自清而其處也仕矣處清和流轉不明而於於天地於於炎致之頌

程子曰巨人當知聖學之所不如分別覺清任和之量言來只是箇聖之清躭不能變此尹無亦然權是孔子乃是聖之時何可疑謂之聖須俗目凍日論於孔子聖之時者也非是聖時處理與時偕行之義若此等謂意是孔子有心去從時游於泥塗矣孔子聖之時乃是聖心與元化同流在天理無心而四時行焉在聖心無爲而一以貫之此全是神明得統一處總得下文正發之集大成二節是一意上文只

斯世之人無一可與其嗜然潔白之行已造到清之極處而無纖毫之混濁矣其聖之清者乎伊尹以道自任而視宇宙內事皆吾分內其毅然擔當之志已造到任之極處而無一念之退託矣其聖之任者乎柳下惠以量容天下而觀斯世無不可與之人其渾然與偕之度已造到和之極處而無纖毫之乖戾矣其聖之和者乎至若孔子仕止久速不倚於一偏變化推移總歸之順應此則清而未嘗不在任而未嘗不和兼三子之長而時出之乃聖之時者也謂之曰時則三子之行不過四時一氣而孔子之道如元氣之流行於四時有不得而測其運用之妙者矣夫豈三子之可及哉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凡作樂一音獨奏一遍叫做一成八音合奏一遍叫做大成金是鐘聲是引起的意思玉是磬聲振是收煞的意思條理是有往中

有個聖字不曾有智字孟子既說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此聚大成以明之集大成說金聲而玉振之也說重在金聲二字本文先下金聲字中復說而玉振之也自見因承說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見得有始方有終還承說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本只是一串然必從以闡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論孔子之聖之時已七八分了而後半來使因復樂譬智二字譬之射者之巧以射者心目明巧將一個正鵠看全在腕上然後可用挽弦破的之力是巧於其先力著其後可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要視因於於百步之外也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非有於條理者則終條理者可全不由於智非有巧以運於先即力能至之亦不足

之脉絡而孟子又說清如伯夷任如伊尹和如柳下惠雖各造其極然要之亦不大也惟孔子以一身而兼三子之長是其德性聖之事而爲一人聖譬之於樂其猶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者乎何以謂之集大成蓋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起訖道是小成惟於衆音未作之時而擊鎛鐘以宣其聲使衆音皆聞之聽而聲將發以收其韻金聲於先玉振於後以總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金有一音何以能集衆音之大成蓋金乃樂音之綱紀金不鳴則衆音無由而始但自鎛鐘一擊然後衆音翕然而作而律呂爲之相宣矣是金聲也者乃非開衆樂之條而爲之始條理者也玉不振則衆音無由而終惟特磬一擊於是衆音細然而止而條理爲之其畢矣是玉振也者豈非收衆樂之節而爲之終條理者乎始終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以爲集大成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何以異於是哉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以其可見聖之必由於智是則孔子之所以爲聖之時也二節總說收集智於聖字○據集大成節上說聖字智字是從三子之聖而時出之實仍作六成聖乃非上文但說時而已大成句方言集樂意只就大成字可見正從聲字來○聲說大三字說來然亦非大成自能包成何待於集曰集大成者亦對擬非必合衆小成之也大成在儒曹衆字是以形聖人之聖字本作文只宜作絲竹不可樂字衆聲響○金聲而玉振之大字分不得開觀金者玉振而字中間看多少高高下下包總衆力總是一個集字○始條理者始金聲以後條理皆自此非起曰終條理皆至成以前條理皆從此收拾何樂不備何音不到故謂之集大成始終字亦含玉音條理中包總音宮心

智是知之精神聖是德之成就孟子又說合始終條理而無不備此樂之大成也而孔子之聖實似之蓋天下之理有始有終而智德之全有智有聖夫以聲之此樂之始條理也而比之孔子夫其知之貫微燭理同一發端蓋孔子智出天縱而於所照洞見夫道體之全於凡清任和之理條分縷析無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啓作聖之始與金以開音樂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說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玉以振之此樂之終條理也而比之孔子與其德之成就處實同一究竟蓋孔子德本性成而衆善兼該克造乎聖德之極於凡清任和之事經綸錯綜無一事之不當是聖以要知至之終與玉以收音樂之止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說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聖兼全而聖德始終之條理備矣此孔子之所以爲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過衆音之小成耳豈能化德如孔子哉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一音自為始終則只是一音條理便是小成不得謂之集矣○智之事聖之事二事雖上條理在事是將中之事即清任和之條終處聖心無始終由事方有始終自開端言謂之始自結局言謂之終其實始終只是一事看此二句要𢌿帶將字意來大成意經註中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下面兩無不字便是大成的意思智之事不是臨事時纔把智去審度聖人之心全體主宰萬理畢照不着情識不落意見其自然洞察處在前如故曰始條理聖之事不是積累纔為實有者直去做致盡聖處聖人之心爭神至化爲無剛流不滯方所不間然成其自然無成處在事後故曰終條理也所以對智者也節智之一句且盡下正言所以取譬之意譬智上由射句自射說開作用此而射於

百步之外者若作賞試觀由字自是說說調作稍字看來受生者射到那于上的中者射中和心也所者中的靈去是力却今遠者巧巧是力的準的力處少巧不得夫子箭箭中紅心力中有巧也三子射到那于上各偏在一邊力中而巧不足也臺綠三子心思目力只見偏正的偏處所以中亦在偏處夫子心思目力正處都完全在胸中故其中亦在中也智與聖亦到孔子來全智聖亦到全處三子智較偏聖亦到偏處耳此章則用字○此章述周室班爵祿之制首二節問而自叙聞其畧以下例叙其畧言之天子一位是言與爵之制通乎天下國中者天子之制五等是言祿之制通乎天下國中者來節發明制是以代耕之義其言最其詳也

孟子又說聖智兼備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矣而智以成始聖以成終則聖又由於智也不觀之射乎射有巧有力孔子神明內蘊合清任和之理而兼照之是智也譬則射者之巧焉德行默成清任和之理而時出之是聖也譬則射者之力焉必知之真然後行之至必有定見然後有全力譬如射於百步之外的一般所射跡及遠到得那地步這是有力之強所力之所能為也若夫命矢如破正中其的這是得乎應心妙在於命中之先乃巧之所爲不專在於力也夫射之能中者不專於力而在於巧則孔子所以爲聖之至不專於聖而實由於智矣彼三子者有力有餘而巧不足此所以倚於一偏而僅以語時中之聖也按孟子此章形容孔子之德既以天道爲喻曰聖之時又舉樂爲喻曰集大成復舉射爲喻曰智巧也聖力也豈智之外復有時中哉大成即聖之全體而時中即智之妙用智而後能聖聖而後能時理固一原而聖心之純貫自始終而無間者也觀其自言亦謂志學而馴至於從心不踰

矩夫志學智也不踰矩時也合而觀之而聖德之全益見矣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

北宮錡是衛人班是班定次第北宮錡問於孟子說朝廷設官分職莫大於爵祿而爵祿之制莫備於成周周室之班爵祿必有個貴賤之等厚薄之差敢問其制如之何孟子答說周室爵祿之制其中式章程至精至密今已不可得而聞其詳矣蓋制度之詳載在典籍典籍存而後制度可考也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僭竊名號的以卑而擬尊兼併土地的以大而吞小反厭惡先王之制度以爲不便於己之所爲遂滅去其籍使上下名分無所稽考因得以紛更變亂而無忌此所以典籍散失欲聞其詳而不可得也然其詳雖不可得聞然而規模之建立體統之昭垂尚有幸存而未泯者軻也亦嘗聞其什一於千百而可舉其大畧矣按孟子當典籍殘缺之餘而能考究聖王之制非孟子學識之大其孰能知

爵祿兼君臣言班是等言爵祿皆有等級不是自天子班於諸侯之國也猶問周室若以制度至周而備却有此時候而問也周之初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嘗時諸侯無德而僭爵無功而兼併者比比故皆惡其妨害己之所爲而去其籍○軻字與詳字對以下俱是言其畧行文隸悉詳畧

天子一位半節以班爵之通于天下言天子一位提起作一頭而公侯伯子男以次言之君一位半節以班爵之施於國中言君一位提起作一頭而卿大夫士以次言之上下節各自為局言○半節兼王臣與列國言故君字兼天子公侯伯子男言卿大夫上士兼天子公侯伯子男之卿大夫士言皆統級總同一位者同一級也又以君臣而為之子者天子並爵位最大以無為

名德曰公公衆于外以君人曰候曰伯伯是長以長人曰伯是以養人曰子德足以安人曰男出命以正是者曰卿能進退而通上達曰卿箸足以帥人曰大夫才足以任事曰士

舊制則曰天子一位君一位各提起總綱紀四方數六合天子一位也然天下不能以一人治於是有封建之典爲公侯伯各一位子男同一位內外相繼而體統不紊凡五等也天子君于王畿辭君於列國君一位也然一國不能以一人理於是有命官之典爲卿大夫各一位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貴賤相臨而各分有倫凡六等也

天子之制節此以班祿之通乎天下者言地方千里句提起作一頭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歷敘之而附庸總帶在末班

之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這一節是周室班爵之制孟子告北宮錡說成周爵祿之制冊籍雖亡而名分未泯其爵祿之大畧有通行於天下的有單行於國中的自其通行於天下者而言父天母地而爲天下之所共宗這是天子天子之貴自爲一位與無二上矣然天下之大非天子一人所能獨理也於是分天下爲萬國而使同姓之親異姓之賢與之共治焉自天子而下有公一位公之下有侯一位侯之下有伯一位伯之下有子男同一位天子總治於內公侯伯子男分治於外內外相維體統不紊然後舉天下之大無一國之不治矣爵之通於天下者此其大畧也自其施於國中者而言出命正衆而爲一國之所尊戴這是君天子君於王畿諸侯君於列國各自爲一位矣然一國之衆亦非君一身所能獨理也於是分庶務於百

官而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以共治焉自君而下有卿一位卿之下有大夫一位大夫之下有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君出令於上卿大夫士奉令於下上下相承而使不亂然後舉一國之事而無一毫之不治矣爵之施於國中者此其大畧也據我所聞周室班爵之制如此而已若其創制立法之盛則典籍盡去今亦安從而考其詳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這以下是周室班祿之制不能是不足的意思孟子之告北宮錡說周室班爵之制其畧固可得而言矣其班祿之制何如試以祿之班於天下者言之天子食賦於畿內其制地方千里蓋天子爲至尊故其地至廣也公侯而下則皆食賦於列國故公侯之地方廣都是百里其田賦之入視天子而殺矣伯之地方有七十里其田賦之入又視公侯而殺矣子男之地方廣都是五十里其田

祿以地言者祿出乎田故以地言方字帶下讀云正也言東西南北相去皆千里也非地方之謂觀下文皆方百里句自見庸城也附於大國曰附庸者猶言附城也爵之尊者祿從而厚爵之卑者祿從而薄公天下而不私也

補大全輔潛菴曰班爵祿之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一則以上守與天下共之而不敢私之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擅也必揭天子作主者以錫爵頒祿皆自天子出當其班列俸祿各有定例焉

一說天子居尊百官有司與民功門是以養公卿民之功所建于天子如諸侯之建國亦非以祿言　要之天子之卿節上下五等以班祿之通於國中者有卿受地三句未發作　諸侯大國次國小國則解教之而耕者從祿在焉非所則理於天子之國中者采邑之多少視外諸侯爲差者公侯伯子男再撥於外天子之卿大夫士輪對於內其功本相等故以王官之祿比外國之君所以示尊重畿甸之意也或云諸侯入而爲王朝卿士出則爲列國之諸侯故其祿亦同似欠切觀者視其公田之所入也不言公者公侯皆百里也不言中下士者祿附庸也

大國三節是班祿於諸侯之國中者大國謂公侯小國謂伯小國謂子男此各節皆有君十卿祿句皆不重君祿以卿爲臣祿上葢公侯之祿已見於首節故爲畢則止三卿之祿有餘故爲三大夫士共一級不因國之大小而有參差何也蓋卿之祿其入本厚而分爲之殺故地之所出

賦之入視伯而又殺矣自天子以至於子男分田制祿之法凡有此四等在天子非獨尊在諸侯非獨卑厚薄之等一因其尊卑之分而已此外更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數者遇朝覲聘問等禮不能以姓名自達於天子但附屬於鄰邦諸侯以通其姓名這叫做附庸則其爵愈卑而其祿愈薄矣蓋先王於經理天下之中而寓則壤成賦之制故其祿之班於天下者有如此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這以下是祿之班於王國者觀其比照的意思孟子又告北宮錡說周室之班祿其在王畿之內者各有等差蓋天子以一人宰治於上而有卿大夫士分治於下其效忠宣力本與外臣均勞而地近職親較之外臣尤重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擬於大國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受之地比於次國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比於小國之子男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當其時諸侯入則爲王朝之卿士卿士出則爲列國之諸侯其分本相等故其受祿不得不同耳然以王朝之臣而同於列國之君所以尊王室而重內朝之意又自可見焉其班祿於天子之國者有如此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這以下是祿之班於侯國者十是十倍四是四倍倍是一倍庶人在官者是府史胥徒如今雜職吏員之類孟子又說周室之班祿其在列國者亦各有差等以公侯之大國而言地方百里提封十萬井君與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皆仰給於其中焉君享一國之祿爲田三萬二千畝比之卿祿蓋加十倍之多卿田三千二百畝較之於君祿是十分之一而實四倍於大夫大夫之田八百畝較之於卿祿是四分之一而實加倍於上士上士得田四百畝其祿則倍於中士中士得田二百畝其祿則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若府史胥徒之流其祿相等亦得食百畝之入蓋庶人

不足以代大夫而下之祿此制則殊苟爲之殺恐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是其與者裁之以義苟若損之以仁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有百畝之入以爲穀食足以代耕如一夫受田百畝所入之數也

陳豫齋曰自天子之制至附庸與祿之通於天下者是以封土之義言使之世守也自天子之卿至下四段班祿之施於國中者是以班祿之義言使之食祿而已

按周禮天官冢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掌徒長徒從役是四項人此即庶人在官者也

耕者館穀而祿足代耕之義蓋有五等以力之勤惰而食因以異世食祿者亦有五等以事之繁簡而祿因以別也不然耕者之所獲上耕者之所獲直列於下人至五人方受田非泛下句夫百畝餘所獲也而言之義是承下文不過上句說佃田者治田也是受田者力勤者下不言糞而言用力不糞可知下人身既在官不得治田而要使之

身役於官既不得自食其力因給之以一夫之養使足以代其耕而已此則祿頒於上或加數倍之入而不嫌於豐祿給於下或准一夫之田而不病於嗇尊卑有序豐約適宜大國班祿之制固如此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是三倍孟子又說公侯之下有伯比大國次一等謂之次國其班祿亦次之蓋伯爵之國地方七十里較之百里之地狹矣而國中之有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則與大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二萬四千畝卿之祿則止三倍於大夫得田二千四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田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則與大國之制無不同矣蓋自卿以上祿限於地固不得與大國同其實自大夫以下食因其事則不得不與大國同其約次國班祿之制蓋如此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是二倍孟子又說伯之下有子男比次國又降一等謂之小國其班祿卿又次之蓋子男之國地方五十里較之七十里之地則又狹矣而國中之有卿大夫士與庶人之在官者亦與次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一萬六千畝卿之祿則止二倍於大夫得田一千六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則亦與次國之制無一之不同矣蓋自卿而上其祿厚而不減則國小不足以供故不得不殺大夫以下其祿薄而復減則養廉不足以給故不得不同班祿於小國之中者其制又如此

不失一夫所入此見先王之制公而且周密何等詳備諸侯乃其害己之籍併皆毀而去其籍哉

按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孟子則通天下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則通天下而言而以子男同一位為四等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兼君官而通以為六等與夫王制卿大夫士亦無受祿之制亦有不同此篇孟子所謂與周禮王制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惟然考王制漢文帝時作諸者而王制又出于王莽之家說亦何足憑矣而周禮則周公未成之書未嘗見之行事孟子生周之末亦所聞意竊意亦當時之所已行者必有考證又何疑其不與周禮王制相合乎定從當氏謂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二書之所未詳此論當矣讀者于不敢質其說亦闕之至爾

問友章此章見交友不可挾貴節分開說示以交友之道以下歷舉古人不挾貴以交友而指其實哉

友字諸看是我去友他挾兼有意持二意有資其心隱然挾于中持者其氣驕然盈于外長以齒言挾己之年長而凌人也貴以位言挾己之高位而慢人也兄弟以勢言非以親多言挾己有兄弟之勢而忽人也不然且進退說下二句正釋其不挾之故德字要看我方友其德有德有所恃不能我德以成其德而有德之人亦不與我友矣挾貴人所易犯故下文專以不挾貴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糞是壅田差是等級孟子又說庶人在官者之祿固取其足以代耕矣而代耕之分數又自不同蓋耕者所受之田每夫以百畝為節百畝之田必加以糞糞多而力勤的是上等農夫計其所入可以供九人之食若稍次於上農的其所入僅可以食八人中等的僅可以食七人中等又次的僅可以食六人若下農夫則不過能供五人之食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齊而收入之多寡隨異其所食之數大約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職有大小事有繁簡其受祿之多寡卽照此農夫之次序以為等差事之繁者食以上農夫之食其餘以次第減事最簡者亦不失下農夫之食焉所謂祿足代耕者其詳悉有條又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中外殊其制班祿有多寡而上下異其規此周制之大畧而我之所得聞者也乃其詳則不可得而聞矣大抵戰國之時諸侯多肆先王封建井田之制壞亂已盡孟子有慨於中久矣故因北宮錡之問而摭拾大畧以示之使後世得聞聖王治天下之大法者獨賴此篇之存有天下者不可不究心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是挾持所有以傲人的意思萬章問於孟子說朋友五倫之一自天下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敢問友道如何孟子答說交友之道無他只在忘勢分畧形迹除去矜己驕人之念而已如己雖長也不可挾我之長以加於少者而與之友己雖貴也不可挾我之貴以加於賤者而與之友己雖有兄弟之盛也不可挾我之兄弟以加於寡弱者而與之友所以不可挾者為何蓋友也者非為其年相若勢相敵而與之為友也必其道義可尊斯取為輔仁之助言行可法斯聯為同志之交因其有德而與之交耳既友其德則當折節以親賢虛懷以受善豈可以有所挾乎若有一挾

言之子思顏般友唐大舜雖德有大小不同而歸於有德獻子能公平公唐亮雖尊敬猶遇有不同同歸于不挾貴而友其德行文一節高一節孟子之文法也

孟獻子節此述獻子所友以德而不挾大夫之貴也獻子與此以下是敘其與友之意無獻子之家是謂五人以道義交之雖出身貧介布衣而微賤非盛辰淡然若無也獻子以是知五人非世俗中人而樂與之交也使五人[illegible]獻子之家[illegible]忘獻子之貴處

一說謂此章首曰無獻子之家乃是獻子之自無挾註曰獻子以貴勢下交使五人亦無獻子之家故註云五人能忘人之勢如此說方得亦字明白方是獻子不挾貴意亦此說亦可

非惟百乘節此述費惠公所友德而不挾小國之貴也從所謂敬師之禮可知然友之長息句要說得圓融非是無德但不在師友之列耳然句亦無然見元素同惠公不敢驕王順長息於師友之間正是尊乎德類處解實只泰說

長挾貴挾兄弟之心則在我不勝其驕矜之念而賢者亦不肯有樂就之誠矣所以說不可以有挾也人能持無所挾之心以擇友於天下則益友日至而德有資交道豈有不善者哉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樂正裘牧仲是人姓名孟子告萬章說交友之道能無所挾固難能不挾貴為尤難處貴而能不挾者在大夫中則有若孟獻子孟獻子有百乘之家為大夫而有采地其勢分亦貴顯矣當時擇人而交有友五人焉其一人為樂正裘其一人為牧仲其三人則予不記其姓名而忘之矣獻子與此五人為友皆漠然與之交游蓋有所以求之者大凡賤與貴交非資其勢則利其有惟此五人者但知道義為重其於獻子之富貴眼中全不見得心上全不着意無獻子之家者也惟其無獻子之家所以為獻子所重而與之為友耳向使此五人者視獻子之家一有羨慕之心則是見諂於富貴陷於貧賤可鄙甚矣獻子豈肯與之為友乎夫以五人而能忘人之勢固可見五人之高以獻子而能忘己之勢以成五人之高益可見其德之義矣不挾貴之交發於百乘之家者有如此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惠公是費邑之君王順長息是二人姓名孟子又告萬章說孟獻子以百乘之家而下交五人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不但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不可恃其勢位者焉昔者費惠公嘗說道人君取友之道不可以一端而盡而尊賢之禮不可以一槩而施大賢如子思其道德高於一世是人之師表也吾則致敬盡禮以師道尊之庶有所依歸以成吾之德焉次賢如顏般其行誼著於一時是亦之所友也吾則平等納交以交誼接之庶有所切磋以輔吾之仁焉至於王順長息才不踰中人僅不

礼

非惟小國謂此段晉平公所友在彼而不挾大國之貴也入云則入三句有未命之先不敢先既命之後不敢後責不敢不飽甚言推其意也此上[illegible]結然此以下意謂於此看止處謂賢者之命亦亥唐處耳天位以言賢天職以任賢天祿以養賢此王公所有而士所無乎公不以待亥唐故曰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謂求盡王公之道却能推一人一坐一食之微是亦盡亥唐之德矣不可謂尊乎公

朱[illegible]曰說者截頭于上節王順長息二句分此節[illegible]一段要[illegible]兩公做一節不挾貴的人不[illegible]

[illegible]曰正說不挾則至晉平公亦已可矣與共天位等又非止是不挾事還第一

奔走僅可承順左右充我之使令事我而已豈可與子思顏般同其禮貌之隆哉觀繆公之言是不敢以待王順長息者而待顏般不敢以待顏般者而待子思則待繆公之誠有隆無替其不挾貴而友德之小國之君者又如此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是晉國的賢人孟子又告萬章說繆公以小國之君而尊師取友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又不但小國之為君然也等而上之雖大國之君亦有不可恃其勢位者昔者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賢而往造其家以千乘之尊下陋巷之士宜其以君道自處矣乃執禮甚恭而受命唯謹當其至門唐命之入即入而不嫌於屈尊及其既入唐命之坐即坐而不嫌於抗禮其上食也唐

尹說○又曰然終於此以下是說一意轉關處不是殺少平公○說得嚴

按平公之友亥唐晉人嘗有[illegible]曰君不好士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可謂不好士乎[illegible]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幾不加高損之幾不為下君之食客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乎亦是從亥唐

舜尚[illegible]天下之重見友道之極處上見帝者由側陋而見之也有甥三句在堯身上看亦當與前說似註作賓

命之食即食雖粗糲之飯藜藿之羹未嘗不飽而不嫌於菲褻非飽其食也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耳夫以坐起飲食一惟賢者之命是從真可謂[illegible]之禮矣然此特儀文之末而尊賢之道尚有不止於此者天位以待有德而公不與之共焉天職以任有德而公不與之治焉天祿以養有德而公不與之食焉其所以尊之者不過造請承順之間此乃無位之士所可自盡其尊賢之情者耳豈以王公操爵祿之權可以貴人富人者而其尊賢之道僅止於此而已哉然平公雖未盡尊賢之道而已盡尊賢之禮其視世之負其位不肯下交者固有間矣不挾貴而友德之於大國之君者又如此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字與上字同甥是婿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為甥貳室是副宮孟子又告萬章說晉平公以大國之君而尊禮亥唐固可謂不挾貴而友矣然亦非但大國之君為然也雖天子亦有之當初虞舜一

舜之食非也乃以天祿養賢如詩緇衣章授餐是也迭為賓主註從作館而館之則堯為主而舜為賓既而享之則舜為主而堯為賓亦非也這是[illegible]君臣之禮更為賓主之禮不自居人主之尊意也如此方見堯之待舜甚尊為王公之尊賢與末句相應此真友德意切

陳如岡曰迭為賓主只是个親洽意不見有人君之尊而賢然相接如賓主也若云更為主而舜為賓舜為主而堯為賓則恐屬之淺亦甚強矣聖人不必顛倒人倫至此且[illegible]的說話

用下節此總結上四節而斷其向歸於義兩上字論理以此指有家有國有天下者言然據上文皆大夫而推到貴為天子而友道之極還只就天子說方大抵兩下字俱指無位有德之士

側陋之匹夫耳堯知其賢舉於畎畝之中妻之以二女舜由是得以上見於堯堯以甥禮待舜館之於副宮亦時就副宮與舜同飲食而饗舜舜尚見帝則舜為賓而堯為主堯就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以君臣之間而更迭為賓主之交是其以天子之貴下友匹夫之微知有德之可尊而不知有位之足恃知有情意之當洽而不知有勢分之可拘也堯之友德而無所挾固如此夫天子之貴尚不可以有挾而況於有國有家者乎貴且不足挾而況於挾長挾兄弟者乎此友之所以不可以有挾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孟子又告萬章說歷觀古人不挾貴而下交如此非其過自貶損也惟有見於理之當然而已蓋自君臣之位定而上下之分殊以在下之士庶而奔走承順以敬其上非無謂也朝廷莫如爵名分所在雖賢者不得而抗因彼可貴而我貴之這叫做貴貴以在上之君公大夫而屈體降禮以敬其下非無謂也長民莫如德道德

兩用字作以字看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illegible]其義一也貴者宜也謂貴貴宜尊賢之宜尊與貴貴一也尊賢之義等于貴貴此貴之所以不可挾也而況於其下乎況於兄弟乎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補王觀濤曰當時但知貴貴為義而不知尊賢為義故曰其義一也論名分則下固當敬上論道德則上亦當敬下只要見位非獨貴而德非獨尊方合本旨○說得明

主

萬章此章言交際之道在辭受上前五節論交際可受之義而[illegible]之

所在雖貴者不得而慢因彼為賢而我尊之這叫做尊賢貴貴尊賢其事若有不同然以理言之上下相敬各有攸當同歸於義而已蓋義者宜也而位之所在則爵位為重故用下敬上而不為諂此安分之理宜然也德之所在則尊賢為重故用上敬下而不為屈此忘分之理宜然也分之與德各欲自盡之心合之則為一德相成之道所以說其義一也世之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則亦昧於義之所在矣按孟子此章因論朋友而及於君臣蓋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義合則從不合則去故定交甚難而全交為尤難止於定交而已如獻子於五人惠公於顏般平公於亥唐能不挾者皆可以得友必欲心孚意契終始相敬以全其交則必如堯之於舜元首股肱賡歌喜起於一堂而後可以言泰交之盛此則非有任賢不貳之心者不能不但不挾其貴而已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

蓋按二節因論孔子可仕之義亦以發明可受之義[illegible]

會是行道之意孔子因其進之觀行而平易近人不郤當時君卿大夫之交際如見可則仕際可公養亦仕無非委曲欲行吾道孟子正謂孔子而欲行其道者當時已少見行可之會而止有養其時命而至者故亦弗郤而受之正孔子仕際可仕公養之意同一委曲爲道之心故皆見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後說有際可之仕公養之仕此正爲後段相發明以驗有可受而受之之義所以仕之之義亦非徒行此道也○此說當得大意敎則評受之於諸侯與上文際也蓋交際者一念之恭敬爾

弗郤也。

交際是以禮往來郤是拒而不受萬章問於孟子說君子以一身[illegible]問此心果何心也孟子答說人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餽賂以之儀將於外交際之禮乃彼此相敬其心主於恭而已矣萬章因說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郤之而不受的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答說凡處人之餽未有無故而郤者如尊者有賜於我我心必私自忖度說此所賜之物必是取於人者不知其取此物果合於義而當得者乎抑不合於義而不當得者乎必所取合義而後可受知其非義便不可受而當郤還之矣夫以尊者之賜計其不義而不受則是郤其物而輕其人傲慢莫大焉此所以郤之爲不恭也惟以此爲不恭故寧受之而不敢郤也卑承尊之禮宜然也知不郤之爲恭而交際之心益可見矣

曰請無以辭郤之以心郤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

自己心上真與何心也相際曰恭便見當受而不當郤矣何當之爲恭也曰郤之郤之爲不恭何哉時說此何欠明白觀漢臺可此其恭字來深之意以人之交際而吾郤則在我之辭讓亦是恭乃郤之郤之至再而不敢受何也爲不恭之意蓋說其有當郤者此有得當受故孟子說尊者賜之其來或豈義我心上揣計其所賜之物而曰其所取之人以觀之義者果義乎不義乎不義便不受而則郤之矣尊者以義而賜我我乃逆其我義而郤之則是郤其物而輕其人矣故弗郤也以是爲不恭是字指窮計之心言謂無辭不以其辭郤之而心度其不義則委曲托爲他辭以郤之萬章此論似亦可見不恭之意但其中有不免疑已其教自

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又問孟子說尊者之賜固不可郤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而求善處之術當其以物來餽心雖知其不義請勿顯言其不受之故而以辭郤之但心中暗地計較說此其物是不義而取之於民者但假託他事以爲辭而郤之不受則在我既無不義之污在彼亦難加我以不恭之罪人已之間兩無所失不亦可乎孟子答說凡處人之餽以辭郤之固嫌於徑直而不遜以心郤之亦失之詭譎而不情但看他道理何如耳如使其交於我者當餽而餽當贐而贐而有道以相與其接於我者中之以辭將之以物而有禮以相加這等的交際則雖聖如孔子爲禮義之中正亦有見於禮之可受而不問其所從來有見於道之可受而不疑其爲非義斯受之而已矣以孔子而猶不爲已甚之行則有賜於我而以心郤之者亦豈得爲順應之道哉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

是物況不得故孟子答之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illegible]

如餽贐聞戒之類接以禮是其中有辭命恭敬之節文如儀及予物之類孔子受之是禮義之中正而說不可者且受之又何必郤也註引萬章一節作證耳不必入講○二節論今有禦人節萬章設爲此問以起下諸侯猶禦之說曰不可者不可受也康誥以下正發不可之意殺人而顛越之謂殺了人又將其尸委棄於溝壑之間然者昏而無知也皆之所言如此謂此人之罪是不待教而當即誅不知之何其受之是又不可以受其禮意亦使見孔子所受之郤也之間其意殷受是三何以未訖孔以爲辭受者所適則當考顧氏說云此不待教而

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

[illegible]

孟子說夫子謂受賜者不當問其交際之禮而不必更問其所從來設若有人於國門之外曠野之所截人而殺之因用其禦得之貨交我以道餽我以禮者此者亦可不問其從來而受之乎孟子答說若是禦人之貨則豈可受書經康誥之篇有云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所有之貨閔然不知畏死這等凶惡之人人所共憤凡民無有不怨可見禦人之盜乃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宥不待教戒即當誅戮者也豈可受其餽乎蓋義所當受即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亦有所不辭者其功烈至今光顯人孰得而議之若夫禦得之貨不義甚矣如之何其可受也哉此可見君子雖重於納人而未嘗不嚴於律己尊者之賜雖有所弗郤而義利之辨固未嘗不審也

誅之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也今尙有此則禦得之貨其如之何可受乎故曰當是往可受則殷周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之禦人皆作爲暴斂不義如此如之何可受其餽乎亦猶今之餽今之諸侯四句正意旨問本旨諸侯指暴征橫斂於斯受之賜指孟子得齊王當時每受諸侯之賜故疑其不可也不知諸侯雖違取至比爲真盜則已甚矣故王者三句言于法尙有所宜是就法辨其非眞盜夫謂非其有二句言義未推當是就義辨其非真盜二段總是辨其不同於禦人之盜以見餽者之言之非但王法亦然分別來只說不義言王法特承是不待教而誅之句說來還一且說雖不義上既非真盜便見得交際有可受了就是以孟子仕齊問答之事而發其可受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比字解做連字充是推廣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禦人之貨誠不可受矣竊見今之諸侯暴征橫斂剝民以自奉其取諸民之不義就與禦人國門之外的一般苟善其禮而備物以相交斯君子受之而不嫌於不義此與受禦人之貨者有何分別敢問此何說也孟子答說今之諸侯取之於民固多不義比之於盜則亦太甚矣試以王者之法論之子以爲今之天下有王者起而修明法度將連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先施教令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固有間矣今但以其取非其有而謂之盜是乃推其不取之類而至於義之至精至密的去處必一介不取而後爲義之盡所以稍涉不義而即加之以盜名也其實禦人之盜乃爲真盜諸侯取非其有雖令

歸之義充類至義之盡者一充字義不在非其有之不義上此事俱[illegible]介不取此義之至稍有[illegible]受了一介將不得爲義併是盜了故非有所取所以爲盜不然豈徒爲義盜辭數所以取奉當既之說與下先簿正祭器相應孔子亦獵較不是孔子身與之獵較只是隨之不禁從是亦要見取物不以道不以禮意方與受賜有關若但云爾俗覺不切故原刻

王李山曰充無穿窬之心並到無汝爾之實無以言不言餂人此是至義之盡處充不爲不食之類直到居食必出于伯夷此是至義之盡處充不取之類直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此是至義之盡處義在心體上極正大光明快精微細密論到盡頭處一毫苟且不得

曰然則爵祿又意以事道便當以道變易其俗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故始有非事道之疑既有是獵較之問孔子先簿正以下明其仕當之始終一乎道也獵較之未正正由祭品之無常祭品之無常正由簿書之未正孔子先立簿書正其祭器如某公籩豆若干某公籩豆若干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四方奇之四方謂預定品物先書于簿以實籩豆者皆是尋常易實的物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簿中所正之數此品定則不消遠取難物以供祭所求亦無用處故獵較不久自廢此正聖人作爲妙處先守對從變俗者萬象又疑孔子如此何等委曲去之可也不知孔子之心欲爲之兆也天下後望人太高而望人又爲

之所謂民賊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即諸侯異於禦人之盜則諸侯之賜亦異於禦得之贓矣尚可疑於君子之受賜乎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獵較是田獵相較奪取禽獸孟子又告萬章說諸侯之饋所以不可辭者非但義不可以過求而禮同不嫌於從俗也昔者孔子之仕於魯國也魯人之俗於當祭祀之時必先田獵於外逐禽獸爭相較奪以供俎豆之需此其事宜非聖人之所屑爲矣乃孔子亦從其俗而與之獵較焉夫田獵之事鄙事也獵較之俗薄俗也孔子猶且爲之不肯自別於魯人則知聖人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況乎交以道接以禮者而其賜豈有不可受乎蓋獵較之俗不能累孔子之聖而諸侯之賜不足病君子之廉處世之道但求合於中庸之行而已豈必絕物以爲高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事道是以行道爲事簿是簿籍兆是事端之先見者淹是留滯萬章又問孟子說君子之仕將以道易俗也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然則其仕於魯也固非以行道爲事與孟子答說孔子身任斯道之責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道也萬章又問說孔子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之俗宜思有以變之而反從之何也孟子答說孔子從俗之意固非安於因循但以其積習既久未可遽變將先正其本耳蓋魯人之獵較以供祭者只因祭無定器實無定品也孔子先爲簿書以正其祭器使器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其簿書之所正者使實有常品品物既定則大本正矣彼獵較所得之物雖多無所用之其俗將不禁而自廢此於從俗之中寓變俗之法正聖人轉移之妙用也安可謂之非事道乎萬章又問說孔子欲以變俗而爲是委曲遷就之圖則行道之志有不能自遂者矣志不得遂何爲而不去乎孟子答說孔子非難於一去也但世

已甚則人必以其道爲難行我且隨俗中間寓潛消默化之術不急急更張則人必樂其可從而自知可於大行之[illegible]此去行道之兆也如俗語云做个兆頭也兆可行而人不能行是終不能行爲而後去耳以上皆說仕魯說是以未嘗句又因魯事而兼其去國之決總見其仕也爲行道計其去也亦必道不行而後去直經於去耶見如終一事道之心

項安世曰爲之兆也不可放開獵較非不事推獵較爲學亦不是作意爲之注云小試行道之端對大行說則曰小試對無成說則曰端緒者以其有頭緒可見說云兆兆不去的只了所行以曾是正祭器也在裏面如使祭難獲者不得徒易行者別于途也在裏面不驚世不駭俗人人可從也昭然人耳目以示于人使人知夫道乎易可行無其也若爲故兆見其積漸可行而人不能行則終不能有爲足以去也況及去因奚不去句稍曠及也

孔子能用也兆不立說孔子之仕有見三者[illegible]見行可作主見行可即是爲道而際可公養亦行道之　總勿以次句是居禮三句是爲然魯之對聖爲道上季桓子三段不過申說上文不必重孔子仕于定公而曰季桓子當時季氏執國柄孔子相魯皆由桓子耳於行可間可推其意爲之意於際可公養尤可見其交際之實然則諸侯之養其有際又何必固却以絕夫行道之機哉此孟子願學孔子本意

惜王觀瀾曰從交際說到出處上來孟子亦有微意欲因

方望我以行道而我且張大聲將啓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正欲尋個頭腦從簿書器物做起先小試其道以示人使人知吾之道誠可行[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大行之兆將於此乎卜之矣若其兆既可行而人不能遵行其道則非吾[illegible]之難行由君上之不能用也於是不得已而始去蓋其去[illegible]而志則未嘗不決是以可仕則仕可速則速未嘗終三年之久淹留於一國也其去留之不苟如此何莫而非事道之心哉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是見其道之可行際可是交接以禮公養是供餽之儀孟子又告萬章說孔子行道之心不但於仕魯見之可以仕未嘗不委曲以就其一遇也吾嘗歷觀其仕進之跡大槪有三有時會偶值事機適投見得吾道有可行之兆則委身而仕這是見行可之事其次雖未見其可行而能迎之致敬待之有禮此蓋有尊賢之誠者則亦不忍遽去而仕焉這是際可之仕其次禮雖未必其能盡而有庶人繼粟庖人繼肉此能修養賢之典者亦不忍遽棄而仕焉這是公養之仕然果何以見之其仕於魯也當定公卽位之初正桓子執政之日此時桓子能爲之定公能用之駸駸乎道有可行之漸因與桓子共政而不辭此所謂見行可之仕也其仕於衛靈公也有感於郊迎之禮貌則就之未至於問陳不遽行也此所謂際可之仕也其仕於衛孝公也有感於周餽之殷勤則就之將待其爲政不遽去也此所謂公養之仕也夫曰行可曰際可曰公養仕雖一無所擇而義則一無所苟則何莫而非事道之心哉觀於此章聖賢之辭受進退固不肯徇俗而苟爲同亦不可矯俗而苟爲異從違可否之間惟以禮義爲之權衡而已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孟子說君子之仕雖有受祿之道而不可有嗜祿之心蓋凡仕而

時

一要諸侯之交際以修行道之
據與仲尼不爲已甚同一家
法段引為召公未以乞遂

往非正○此章為當時孔孟之
而不行其道乃以為貧而仕
之不苟祿者設形容其可辭處
大意言仕以行道為主設或何
[illegible]
若而當其職如大聖人為小官
且求盡其職而不敢苟况居尊
位立人朝公不以行道為心豈
不可恥耶舊說多者曰說為貧
而仕之徒今恐非聖賢本旨
仕非為貧也宜重後見化去
行道者當於將宜當語者見為非
其為貧為道而仕者設也為貧
而仕者雖非任非父子之得已
也但取其足以養貧耳累要句
輕尺幅上意
為貧二節相承正面為貧而仕

用世本為濟時以行道非為身貧無所資求為得祿之地也然或道與時違而家貧親老無以為菽水之養不得不資於升斗之祿亦有時乎為貧而仕焉正如娶妻本為繼嗣非為養也亦有時乎為養也然亦有不在升斗之勞不得不當其事之故者亦有時乎為養者夫為貧而仕既非得已之情則擇官而處宜安退讓之分尊位以責在負行道之志者方可以居高位既為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陞一級之祿而已尊官豈所宜居要當辭尊官而居卑下之秩可也祿以馭官必任行道之責者方可以食厚祿既為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身一家之養而已厚祿豈所宜受要當辭厚祿而居稼薄之俸可也蓋官卑則職事易稱祿薄則分願稍安為貧而仕者其自處之道當如是耳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抱關是守關之吏柝是夜行所擊的木梆委吏是主倉廩的官乘

經筵進講　直解卷二十三　十七

已非出處之正故當辭尊富而
居卑貧卑貧之職必如抱關擊
柝斯其職為易稱耳○以位
言貧富以祿言尊卑必貧
富四字不平說因道與時違為貧
而仕便不得尊富何待于辭蓋
乃我自辭去而不枉道以求合
也○人與之而我辭之詞也關
擊柝是兩件抱關是守而譏其
出入擊柝是夜而謹其行止與
貧之官亦多但其關有關于天
下民者亦所不宜居惟此為
宜耳亦不是限定只做此官特
舉此為例見其職之易稱也稱
者言其位卑祿薄也宜量易稱
蓋職不但稱此職可為而已
一說甚事出以抱關擊柝是
一排兩所以要緊要而守關者
要防于夜析故易有重門擊
柝之說如云守重門而擊夜
柝之吏是也○此說亦可但
作兩件更自穩

田是主苑囿的官茁是肥貌孟子又說為貧而仕者固在辭尊位而居其卑辭厚祿而居其貧矣而卑貧之職果以何者為分之所宜居乎其惟守關之吏譏防出入以擊柝為職者其位既卑而事不難於理其祿甚薄而食不浮於人此則為貧而仕者之所宜居也不觀之孔子乎孔子嘗為貧而仕而為委吏矣委吏所司者錢穀之事宜非聖人所屑為乃孔子則曰委吏雖卑其職易稱之蓋錢穀之數不過出納之間料量惟平而會計當為吾職盡矣會計之外更有何事乎亦嘗為乘田矣乘田所司者芻牧之事尤非聖人所屑為乃孔子則曰乘田雖卑其職易稱也蓋芻牧之事不過牛羊之蕃息蕃盛而茁壯長為吾職盡矣牛羊之外更有何事乎以孔子為貧而仕惟取其職之易稱如此然則抱關擊柝豈非辭尊富而居卑貧者之所宜哉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孟子又說為貧而仕所以必辭尊富而居卑貧者非無故也小臣

吊　錢　絹

五

孔子嘗為乘田嘗為委吏備見
只宜淨說不必入為貧而仕意
此語亦承孟子因引以為居卑
[illegible]
[illegible]有者矣○茁然肥壯貌又生
息滋蕃也
徐氏曰君子居其位則思
稱其職先有思稱其職之心
而後居其位以孔子之聖於官
且不肯苟且必思稱職可身
備踐之上焉行乎事作可行
以前不必於祿職者下大夫
于夫子委吏乘田是最當之
復思之
宋儒上面設來只要點起末二
句且位卑何難乃本立起下文

經筵進講

謂為貧而仕者亦必擇其
職之易稱如孔子為乘田委
吏皆卑所以處其職何見位之
不可高然亦不可處於必位卑
而言高以何謂出位之罪若立
人之本朝位則有行道之責
為貧之仕乃全不以行道為心
而祿祿然漫無設施便有對居
高官之位何此可恥之甚也
若說上二句說當居卑貧者下
二句推當辭尊富意似未盡緊
總之以警居高位享厚祿而不
以行道為心耳
稱雖元來曰越職固為可罪
如真個而不行道則盡其職
亦有不可職今人言為問其
果道不行則悄然不為恥仕
其為貧之甚說未已也
為貧說
不託章　此章見士之所以自
待與君之所以待士者二節並
重士自待之嚴在不敢上見

之與大臣其任固自不同耳蓋官卑者分亦卑若使身在卑微之位本無行道之責卻乃高談闊論出位而干預上之為則謂之罪焉故此則君之所在不可以言而各盡職守之道必有所不能與大臣並議其位之所當為而朝廷之上不可為尊者所受而自其責任也無以成濟民生此則道之所在可任而不能行此位之所不能先分也不可叫人目其位為可恥則卑貧則易稱之官而不行為可恥則尊富非竊祿之地此為貧而仕者所以當辭尊居卑貧而以孔子為法也此章見小臣大臣各有常分之職能舉其職即委吏乘田為宜不能舉其職即秉政立朝為辱是以人臣為奉公之義當度己而處官人君操馭下之權亦當量能而授任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直解卷二十三　十八

託是寄食於人萬章問於孟子說士未仕時雖寄身於諸侯而食其祿似不為過乃不肯寄食於諸侯果何謂也孟子答說士之不託諸侯非其心之不欲乃分之所不敢也蓋諸侯本有國士之身不失國則有衣食之計待之以寄公之祿成有常俸此乃諸侯之禮也若士本無爵土乃寄於諸諸不仕而食其祿是以賤人而擬所行[illegible]分而非禮矣此所以不敢也萬章又問說士之不託諸侯固不敢矣若諸侯以粟餽之於士則將受之乎[illegible]問說士於諸侯[illegible]孟子答說[illegible]為士而未仕[illegible]氓之分而[illegible]又不可[illegible]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

下論人君待士之禮在能養賢此上見下段推明上意生來然本旨却重在君待士邊

常職常而食其祿士不敢且處法不敢往也諸侯間何正發明不敢之意諸侯不有常上不奈久國而資食於禮若故上庶而上何託于諸侯而食其祿賜之祿則將擬于周君何等矣分非義而所以不敢也君餽之粟則可受禮賜非法乃君待氏之禮士無職亦是餽受之者是以賜自然也其所以可受

周之則受賜之不辭也賜之不敢也不同上不敢託諸侯之白上不敢以爲自處名位所在也而不敢乃對有職之臣言是不敢以臣自居職分所在也然亦且盡說起關兩句正發則不敢之意周無常數無常職者皆可受此君待賢之禮賜有常數無常職若不可受此君待臣之禮士未爲臣無常職也而受常職之賜是以臣之禮自處不恭甚矣此所以不敢受其賜也不敢受與不敢託不同而不恭則即所謂非禮耳

君餽之則受節引繆公亟見當餽則可而當以君命餽則不可繆公至無餽也是延其衆未三句是斷其失處間上繫無餽子思之賢意則是一下便餽以鼎肉是一下爲肉調鼎肉纔得肉則熟也表問其安否亟餽以鼎肉此皆是以君命來故子思不悅其拜受之煩而不悅也然後拜意在下意方發此處且令亟大馬畜伋甚之之過即所謂役而弗敬隊畜之也蓋自是今亟餽只是物帖君命數將之意繫未能繼粟繼肉之意提賢字是能舉賢非舉不徒作于養今繆公既不能舉矣而

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是不以常祿爲常又問孟子說人君待士餽之以粟賜之以祿臣一例子也乃子於所周之賜則受於所賜之祿則不受此何謂乎孟子答說士之不敢受賜者以不敢託於諸侯之意分有所不敢也常時說敢問不敢受祿之賜何謂也孟子答說君之待民與所以待臣其禮不同人臣當職在事祿有當知關擊柝之吏皆有所守之常職自當有所賜之常祿以食於上此人臣之分而亦人君待臣之禮也若士而未仕則無常職矣無常職則不當受常祿矣若無常職而受所賜之常祿則是以庶人而上同於在位之臣是謂犯分不恭孰甚焉此所以不敢受其賜也夫爲士者上既不敢比於有國之君而託其身下又不敢比於有位之臣而受其賜則其所遇亦甚窮矣窮而能以禮自處不爲苟得此士之所以可貴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以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是頻數之義卒是末後摽是以手麾斥伋是子思的名臺是使令人役的賤者又問孟子說士不敢受君之賜獨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君之致餽於士亦可常常繼續乎孟子答說人君致餽於士固不可不繼而失之疏亦不可常繼而失之數昔者繆公之於子思也數其賢而亟問之數使人問候以通其慇懃亟餽鼎肉以致其養自以爲能養賢矣然數以君命來餽未免使子思有數拜之勞子思因是不悅乃於其末後來餽之時麾使者出於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辭其餽說道吾今乃知君之於伋待伋甚卑也今而後知君之於伋食而弗愛但以犬馬者畜之而已繆公聞子思之言憮然悔悟從此不敢復遣臺官來致餽也蓋人君悅賢之道固貴於能舉養尤貴於能舉繆公之於子思既不能舉其天位以養賢又不能曲盡誠意以養賢乃徒屑屑於餽之間此可謂悅賢之道乎此子思所以不悅於卒而乃辭其餽也然人君之致[illegible]而不可苟矣

餽焉則不復餽是又不能養也安可謂之悅賢

補自用曰子思不悅而摽使者[illegible]立言以爲賢君于子思而子思却此餽者乃是溢然之氣所生所以離帶而當斷對其文之意也

[illegible]於發揚賢節故其以道自重如此下篇言子抑子思諸語豈此時尚未任邪

敢問國君節有又以亟餽與不是無餽又不是故敢問何如斯可謂養始餽而以君命不敢量賢也繼諫不以君命不接勞賢也此段爲國君養君子之道了思三句一氣說然是發出當時欲餽之意以見已之所以爲養賢之道也當說以此二句是斷繆公之失非是上節已斷其不能養賢了

言之亂上節言養未及言舉非以賢之至也能是之於舜乃是能養能舉而盡悅賢之道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非庶人可共于于倉廩則繼粟繼肉不足言後舉而加之上位則與共天位非小小任用者此方是能養能舉此方是王公之尊賢尊賢正是悅賢二字士自待以禮而王公之待之必要其尊之禮爲備而相成此孟子自寓意

補書意曰日曾使至之中與然暴者不同急暴友之一個訪人來此節句句要緊一樣字九男二女養于內者百官養于外者牛羊倉廩正是養之具與上養之人俱重備糺來養以加諸上位看天子之位發府纔發所謂與共天位者

不見章　此章總是言士不可往見諸侯之意前二節皆以不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僕僕是煩瑣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繆公於子思固未可謂悅賢矣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必如何方爲能盡其道乎孟子答說國君養賢始而不將之以君命則爲簡禮故當始餽之時於凡粟肉之賜必遣人以君命致之使道其禮意之誠將則賢者敬君之命再拜稽首而受此始餽之禮宜然也自是以後則但分命有司供其匱乏之使廩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使免於拜賜之勞此繼餽之禮宜然也繆公昧於此禮數以君命致餽子思意以爲鼎肉之餽而使己僕僕然拜賜之不暇非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摽使者於門外而不肯受其餽也知子思所繆公之餽則知國君養賢之禮不在於供餽之頻煩而在於禮意之周至矣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孟子又告萬章說國君養士而曲盡其禮此但可謂之養賢未可謂之尊賢也其惟堯之於舜乎昔者帝堯之於舜也知其有非常之具因待之以非常之禮使其子九男事之以治其外二女妻之以治其內又承之以百官給之以牛羊倉廩無一之不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乃舉而加諸上位任以百揆四岳之職與之治天位焉食天祿焉此乃能養能舉所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若但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徒飾閒餽之煩文而已哉然則人君欲盡養賢之道誠不可不知所以爲尊賢矣養之而靡以用之賢者尚不可以

見諸侯之義下請論于不可召之意尊士所以不可召則知士所以不往見之故矣前後只相發明不甚截然矣也

[illegible]字作贄解[illegible]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說出一義[illegible]云君役義也[illegible]出一義[illegible]後如云人義路也禮門也正與前相照應證章旨言不可往召[illegible]以孔子往召而往謂[illegible]多[illegible]處

敢問節萬章疑上說諸侯之臣何為不可見不知士未為之國有居在國都者亦名市井國日市井之臣有居在郊野者亦謂草莽則曰草莽之臣各謂為民實則庶人庶人未嘗傳質為臣如何敢見諸侯不往見者乃守為下之禮也以德言則為士以位言則為庶人皆所以議孟子答之以禮禮之宜處節是義義之當處節是禮非兩件也

[illegible]拘而況於侯廢養賢之禮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illegible]其所執之物[illegible]問於孟子說士以行道為心而當以行道為急乃高尚其志不肯往見諸侯敢問此何義乎孟子答說士之不見諸侯非自尊大也分有所不敢見[illegible]野之地位懸殊臣民之名分亦異有居於國都之中日往來於廛市的這叫做市井之臣有居於郊野之外日作息於田畝的這叫做草莽之臣這兩樣人通叫做庶人凡在位之臣必先贄以通於君而後敢見乃庶人則未嘗傳贄為臣是其分猶未離乎市井之微草莽之賤也其不敢見於諸侯正所以安庶人之分而不敢同於在位之臣以禮自守而已使越禮以求見豈能免於干進之辱哉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儲齋曰此節中只宜就安為下之禮發揮說教使入自重之意只要自重意須要下往見不義中說出

庶人往役者安庶人之分而不敢此後為之以其得庶人之宜也論名分則往役可往見者不安為士之分而輕其身故為不義以其失士之宜也論道德則往見不可然語氣須抑揚重下句

楮王觀齋曰首節是守分禮也非是義次節是自重義也亦是禮也然本旨只重往見不義上

且君節為其多聞二句應是實難應詞或謂孟子自答問非也多聞是天文地理人事之紀綱古來今治亂興亡得失之故皆在胸中故曰多聞就此發揮出來大議養大儲蓄有力能於斗業定鼎旁可以位天地盡人性

萬章又問孟子說士未傳贄為臣既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今國君召庶人而役之庶人則往役而不敢後君欲見士而召之士則不肯輕身往見何也孟子答說士與庶人語分則不異語道則有異為庶人者率子民之職供力役之征其所以趨事赴工而不敢後者乃是以分自守義當然也若為士者欲以道而見用於世必以道而自重其身若召之而即往則未免枉道以徇人守己之義不如是也然則士之可使往役而不可使往見者惟其以道自重焉耳然則人君欲見賢而可不隆下賢之禮哉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以士不可召之義告萬章恐其未達乃問之說道士所以不往見諸侯者非一見之難也蓋必有其故矣吾且問于諸侯之於士所以汲汲然欲求其一見者其意果何所為也哉萬章答說國君所貴於士者有兩件一件為其博聞多識可以咨[illegible]一件為其道德成就可以為君之師也此其所以欲見之也孟子說道國君見士之意既不為其多聞則為其賢如為其多聞而欲資之以學則有師道之尊在也既有師道之尊則雖天子[illegible]且猶可以召師乎況[illegible]而欲資之以為師乃欲召之往見則豈所以尊其德雖極下交欲有謀焉就之亦不為屈乃欲召之往見則非尊賢之所聞者乎知國君之不可召則士之不可往見明矣

遠謂往古從來今有治有亂有興有亡有補益於國家便是[illegible]當士不可召也

[illegible]

子思節補傳

繆公節[illegible]公自矜能友士而其問[illegible]故子思不悅而答之微事之友之二之字指士言三句不可編作古人之言蓋謂古人只說個事之豈說個友之所以謂一友字豈不曰以下是推子思之意以德以位非兩平只重德上千乘之君以下文是孟子就上而斷之已故關一步而況可召與則是回顧召之則不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孟子又引萬章說欲知國君不可召士觀繆公於子思一事可見矣昔者繆公知子思之賢而數見之因問於子思說古者千乘之君[illegible]布衣之士為友則何如繆公此言分明自矜之意[illegible]不悅答說吾聞古之人有言國君之於賢者當[illegible]事之云乎豈但如君所言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不悅繆公之意豈不以為君臣之際以爵位言之則子尊而在上為君我卑而在下為臣勢分懸絕何敢與君友也若以道德言之我則繫師也子之德當以師道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平交而為友乎由子思之言觀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且不可得況欲召之往見則所以待士之禮又出繆公之下矣士豈肯應其召哉

往見之意孟子思繆公[illegible]景公一節是[illegible]士不可[illegible]人之事[illegible]所以不往見之[illegible]不義也一句反覆詳明大意[illegible]

[illegible]節[illegible]不可召[illegible]往召[illegible]孔子[illegible]美之詞[illegible]子取虞人之意以[illegible]守死不非今之招也[illegible]以皮冠[illegible]所有事而招之也此句已答招虞人何以之問了下併言士庶人大夫之招者又以見雖非所以招虞人意亦[illegible]不可平質句只從中二句轉過大夫句又另論大意[illegible]虞人者當以皮冠而往則非所招矣旌夫未仕而為庶人招以旃亦非所也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虞人是守苑囿之吏皮冠是田獵之冠通帛為旃叫做旃旃上有交龍叫做旂析羽叫做旌孟子又告萬章說君不可以召士不但

辭仕而爲士招以旂亦非旌也旌大夫之招則用旌旗豈所以招庶人乎此虞人所以不往也冠取其質素象庶人之淳朴旂取其變化象士之能潛能揚旌取其文采象大夫之能綺麗說註通帛是純色無飾旃旌皆用帛而加飾

以大夫爲曰引景公至此方是斷意以大夫之招二句承上說來以士之招二句又因庶人不往推出來纔是以非分之招不敢往說下不賢之招不可往意

不賢人之招猶得見言稍賢猶然且不敢往証總歸重何況可召賢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二句緊歸斷合

左傳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敢見乎欲見之一句繫承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說不以其道作不賢人之招也欲其入而閉之門非專說指君子言不必云獨欲人之入而閉之門此從禮是不得越禮義之分明矣前亦非兩件理一也就發爲言詩之體以其有飾文也就制事言爲之義以其有時宜也尺合宜當行處便是道體大道非路而何是有節文不容紊便是防閑閾域非門而何君子一行一止皆率于義非能由是路乎一進一退觀禮而動非出入是門乎推此如是則非禮非義之招雖得而加之引詩說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見君子所履之禮義爲小人所視效斷不輸避而私不之台也若依註爲事証說而義隨後補禮門說以爲發不日說者覆乎此原云

徵諸孔子思之言觀虞人之事又可知矣昔者齊景公將有事於田獵使人執析羽之旌招虞人以供事虞人不至景公怒將執而殺之孔子贊美說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悔勇士輕生常念喪其首而不顧若虞人者足以當之矣今孔子何取於虞人而贊美若此蓋旌本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招雖死不往孔子所以取之也萬章因問孟子說旌非所以招虞人然則招虞人當用何物乎孟子答說虞人以田獵爲職則招虞人者當以皮冠從其所有事也若庶人未仕者則招之以通帛之旃蓋有取於朴素之質士已仕在位者則招之以交龍之旂蓋有取於變化之象然皆不敢用旌惟有家之大夫方用析羽之旌招之蓋以大夫羽儀朝著有文明之德故招之以旌所以明其不同於士庶也景公乃以之而招虞人此虞人所以雖死而不敢應其招耳夫以虞人賤役尚知守官如此士乃不知守道而應諸侯之召曾虞人之不若矣賢者肯爲之哉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孟子又告萬章說道天下有一定之名分則各有一定之法守今以招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寧死而不敢往何也推之使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豈敢不安其分而往應其召哉夫旌之與旂貴者之招也以貴者之招招賤人雖非其物猶爲能異之優厚之而尚不肯往況乎召使往見此乃招不賢人之道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輕慢之屈辱之甚矣賢人以道自重者豈肯往應其召乎知賢人之不可召而國君見賢固必有其道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砥是礪石取其平正的意思孟子又告萬章說即賢人之不可召則知國君見賢或近而就見或遠而聘聘當必以道而後可也使

徐敬菴曰君子不肯往見非是自高定要國君來我只緣平日認定一個道義凡事皆在道義上行耳這個道義只是吾人的本心但說制事就當之義說治躬之禮猶路一般事事不能外此便一步行不去說禮以治身之禮猶人出門一般時時不可逾違此便出入無所措這個門路人人所共由所共出入但與人不能盡性故多走在由徑邪竇上去惟盡性的君子能由是路而不舍出入是門而不敢逾若往見諸侯與非義蹊之徑而逾却門路矣

孔子節無題孔子句不是真以孔子應召爲非蓋因孔子而疑其不可往召之說也孟子說個孔子有官職以其官召便見士無官職必不可往召以終前章人不傳質爲臣召之則不可往

自己之窮通見義理固是方正不一移的亦是變通不拘的君子之由義路出入禮門實是自守而不過越亦是隨時而不膠泥如論虞人則以不往見其守義論爲虞人則又以往役爲禮義論爲質爲臣則又以急趨君命爲禮義故有如孔子之以官職應召亦各由是路而已亦各出入是門而已咸原刻

一鄉章○此章見取善當要其極者節取友之道予今下節取友之道予古蓋天下之善無窮我此理人亦此理一鄉一國此理天下亦此理今此理古亦此理故取友者須要一鄉一國天下以及古人無窮之善皆取而資之方爲友善之極耳非徒序漸進之謂中間末是二字是一章關鍵

一鄉節舊依註謂必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

以不賢人之招招之自是欲見而不以其道就如欲人之入室却閉了門的一般賢者何由而得見乎蓋欲見賢人須先開其門路所謂門路者在己之義以制事坦然爲蕩平之道是人所共由之路由禮以治躬截然爲中正之門是人所當出入之門也而能循之者少矣惟君子識見高明志趣正大爲能非義不行所往者必由是路非禮不履所出入者必由是門其立身行已一於道而不苟如此詩經小雅大東之篇有云睠彼周道其寬平如砥而不險陂正直如矢而不邪曲是乃君子之所踐履小人之所觀傚者也觀詩之所言所謂君子能由義路而出入禮門因可知矣夫君子以義禮自守如此若往應不賢人之招則是舍正路而不由踰大閑而妄入失已甚矣豈其所肯爲者哉此欲見賢人者必不可不由其道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萬章又問孟子說士以禮義自守可以不應君召矣乃若孔子承君之召不待駕而即行其趨命如此之速獨不知有禮義之可守與孟子答說未仕之士與已仕之臣所處不同孔子當仕於魯由中都宰而爲司空由司空而爲司寇時皆有官職之當守魯君以其官來召則當以其官應召此正人臣官守之常義不可違禮不容緩者所以不俟駕而行也若士未得質爲臣而無官職是亦市井草莽之臣耳安得與孔子應召之事並論乎此章見上下有相臨之分分之所在聖如孔子不可得而違士人有自守之節節之所在賤如虞人不可得而屈人君待之者盡其道則名分辨而節義亦無不伸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孟子教萬章說道君子進善之誠固無窮而取善於人尤當兼備於己試以取友而言人孰不欲盡善士而與之爲友然在我之善未盡

善士如德不孤必有鄰之意蓋卽此設實未安大意只是言其人爲一鄉之善士便友此一鄉之善士而使其善皆吾善一國天下皆然蓋隨其人所造之廣狹而皆虛心以友之之意耳若必善蓋一鄉而後能盡友於一鄉之善士則已未有善者終無友善之機乎又如友古人亦必善蓋古人而後能友古人乎必不然矣况士君子取法欲高如吾之善已蓋一鄉又何爲徒友一鄉之善耶據孟子本旨只重取善以資己焉耳

以友爲助又須進一步說對取善者頌其非謂由一鄉一國而漸造其[illegible]未足者[illegible]是以[illegible]取善之資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取[illegible]又尙論古之人全[illegible]以行乎[illegible]尙論古之人[illegible]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耳

和頌處之詞余取論人上[illegible]論人詩書正古人行實之實用世徒誦詩讀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徒誦言中而論其世斯之謂尙論耳論者是如此詩書亦未必出其人行止歌味紀載其事者皆是論其世論與世字亦要看得分曉世字卽爲養當乎世顧乎當稱世之世或下後誦讀其詩書而直究其當世之行事如堯舜之世宜何何作爲商周之世宜如何作爲以其心想論到此處如身處其地而親見其行事一般則千百世之上如同一日千百世之上之人如同處于一堂精神意氣相無間隔而直與之俱合古人之善皆我之善此之謂尙友而非止一世之士要看見此意的實如此看

補處未人只尙論古人便是尙友兩個尙字論字作一樣看論古人卽是論世進而尙

則在人之善雖衆其所友者幾何是必我之德行道藝蓋於一鄉而卓然爲一鄉之善士然後舉一鄉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友之而一鄉之善皆吾善矣我之德行道藝蓋於一國而卓然爲一國之善士然後衆一國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友之而一國之善皆吾善矣推而至於天下之大使我之德行道藝足以度越一世而卓然爲天下之善士則將盡天下之賢者能者我皆得而友之而天下之善皆吾善矣取友而至於盡天下之善士斯可以爲天下之一人而一鄉一國豈足道哉然則君子取友欲以廣受善之益誠資不可不自方於進善之功矣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尙字與上字同孟子又告萬章說君子取友而至於盡天下之善士則其取善之量固已遍天下爲一身矣乃其向往之念猶覺宇宙其大雖有天下之善士只做眼前世界中人其心猶以爲未足也又進而考論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賢聖之爲人焉古人之言載於詩也則頌其詩而諷詠乎雅頌之音古人之言載於書也則讀其書而操索乎典謨之指此於言語文字之間固可以抑遡古人之遺韻矣使不詳其爲人之實則所誦說者亦徒陳言而已可乎是以必論其世代之殊考其行事之跡如論唐虞之世則當知堯舜之道德何以獨隆論三代之世則當知禹湯文武之功業何以獨盛如此則誦讀之傳不但爲口耳之資而體驗之真莫契其精神之蘊是身居於千載之下而心孚於千載之上直與古之帝王同游聖賢爲侶而所友者不止於今世之士矣所以說是尙友也至於尙友而後取友之道無以復加以此見友道之無窮而君子進善之心未可以自足也自足則滿滿則不復有進矣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戒自滿也進善者所當知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

聽

論卽進而尙友上下之意兩應明白細看自見論世不是空議如止講論卽是講讀了有所行取法之意

問卿章　此章孟子論卿之道有經權有貴戚之卿分于同姓而去以親疎之不同于同姓而以經權之不一爲貴戚而發亦是正經道理

貴戚之卿其權重其情親故以宗社爲重故君有大過則諫而反覆之不聽則行權以易位職是使其君易位是經其肯豁係爲宗社之計

異姓之卿其從尊其情疎雖與君爲體然不忍離之大小有所言諫諍而反覆之不聽則守經而去諫主忠誠懇切之心去明不可則止之義總之是輔弼之體

異姓者曰反覆之三字緊被諫以盡勸導力以扶持其懇惻惻必到無可用情處方是反覆若一番自數未盡不可說諸神明是盡忠誠之未至也不可遽易位遽去也依莫止于之於紂伊尹之於太甲此便是樣子

位月休曰下段光言有過上段特說有大過者欲說到易位去從大過說起大過不聽則宗社危殆不得已用權而易位耳非謂偶過便可去也也將說多云貴戚須是極大利害方諫此樣請我以別過便可退之庶外了大的

不聽則易位

昔者孟子爲卿於齊齊宣王就把爲卿的道理問於孟子蓋欲得其設官分職之意也孟子答說王之所問是何等樣卿宣王說卿只是一樣的官也有不同乎孟子答說卿之列雖同而委任則異有就國君同姓之中選擇其賢者而命之爲卿的叫做貴戚之卿有就士大夫異姓之中選擇其賢者而命爲之卿的叫做異姓之卿卿之不同如此宣王問說卿既有兩樣請問貴戚之卿何如孟子答說所謂貴戚之卿者與君有親親之恩[illegible]國同休同其所甚係也設或君德不修至於荒淫暴虐以大過彰聞於外則當正言以規諫之諫之不從不以一諫而遂止必至再至三反復以叛務使其翻然悔悟而後已焉使或執迷而不肯聽忠言既無可入之機此身又無可去之義寧忍坐視其亂而不爲之所則當易置君位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庶以扶社稷於將危全宗祀於未墜此親臣義同休戚定[illegible]救變之道當然也所謂貴戚之卿蓋如此

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勃然是變色的模樣宣王聞孟子易位之說疑其言之太過不覺勃然變色孟子乃委言以安之說王勿怪臣之言爲太甚也王既有問於臣臣不敢不以正對若有所避諱而不言則隱情而不直矣臣豈敢哉宣王顏色稍定然後問於孟子說請問異姓之卿何如孟子答說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稍異其引君於道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或用人之失行政之差皆隨事匡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不以一諫而遂止必再三開導於其前以庶幾其一聽至於反復規諫而不從上無受善之誠斯下無可留之義矣安能戀戀於位而久居其國乎則有見幾而作浩然長往而已所謂異姓之卿蓋如此夫貴戚異姓之卿雖有不同然一則以宗社爲重一則以正君爲急其反復規諫同一忠愛之心至於不幸而易位

而去國皆非其得已也人君誠能體親賢之意以思自立於無過則可以奠宗社而固之休成君臣始終之美矣

新刊四書直解卷之二十三終

新刊經筵通解　孟子卷二十三

廿七

新刻辯真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二十四卷

告子章句上

辯真刪補鄒魯指南主意
杞柳章　此合下四章總見告子論性之非此章自即事即物論性下節孟子闢其之論之非而究其貽害之大告子之論病在爲字上孟子亦就爲字辨之
在天爲理賦在人身爲性心字從心從生人之生而所以爲心乃理之附于氣而爲氣之主者也不離于氣而不雜于氣者也告子認氣爲性其視性中原未曾有仁義須假人力爲之故以杞柳桮棬爲喻以杞柳爲人身無有也以桮棬言作爲而成也曰以人性爲仁義人性物非有所謂仁義必以人性爲之而後有也孟子之說全在以爲爲性故視仁義爲外物耳子說二句非是結詞倘如告子說如此必將如此也而將二句方是就其詞而詰難之杞柳本是桮棬所具性之自然不消以成桮棬故爲桮棬必待戕賊又性就是仁義須其性之自然亦無非仁義何待戕賊而後成不同乃比而同之此言一個則人皆以仁義必待戕賊而後成是仁義爲害性之物故全任君必避仁義而不敢爲是仁義之禍也此孟見塞仁義之門以則

朱子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

李衷一曰告子於身之所在此一爲字其心身分門定色字此一爲字極分明路人性都無善無不善渾是爲方有善不善所以爲之不可恨此做去以一切淫行矯揉矯性爲善是其喻熟田地亦祇不動心事是強制字問看來告子一副

經筵進講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杞柳是柜柳其條可編造器用的桮棬即杞柳所造盤盂之類告子有疑於孟子性善之言因辯之說道夫子以人性本善是將仁義看做性中固有之物無待於外求矣自我言之性是天生成的就如木中之杞柳一般仁義是人做造的就如器中之桮棬一般人性中本無仁義必須矯揉造作而後可以成桮棬也今謂性善是執其人爲之勉然者而指以爲天性之自然非定論矣孟子闢析其非說道物有異形心無二理杞柳桮棬何可以比人性吾且問子子果能順杞柳之性不加矯揉而成桮棬之器乎必將戕賊杞柳之性斫伐之屈折之而後可以成桮棬之器也若將戕賊杞柳而後可以成桮棬亦將戕賊人性斫伐之屈折之而後可以成仁義與戕賊可施於杞柳而不可施於人性則人性至順而無待於勉強明矣子乃謂仁義出於人爲非其本有此言一出天下之言性者必將謂仁義非性分之理棄之而不肯爲矣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之道者必自子之此言始也其害可勝言哉戰國之時性學不明人各據其意見之偏以喻性故告子有杞柳之喻而孟子力析其妄如此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湍水是水中旋轉不定之水告子認性爲惡固以杞柳爲喻聞孟子之言尚未盡解乃又少變其說道人性謂之爲惡固不可謂之純然爲善亦不可看來性無定体猶之湍聚之水旋迴轉本無定向決而引之於東則流於東決而引之於西則流於西人性無分於善不善顧人所習何如是即湍水之無分於東西顧人所決何如耳告子之言如此是以性爲無善無不善猶不知性之本善也孟子就其言而折之說道子以水喻性謂水可東可西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蓋水之東西無常而就下有常其可決而東者必東方之地勢爲下也可決而西者必西方之地勢爲下也人性之本然但可以爲善猶之水性之本然但可以就下矣天下之人雖有聖愚賢不肖之殊然論其性聖賢此善愚不肖亦此善其有不善非性之本体矣就如天下之水雖有江淮河海之異然論其性江淮此下河海亦此下其有不下非水之本性矣知水之必下則知性之本善乃謂無分於善不善豈知性也哉

意強制而能不動其故縣以性爲無善無不善生來
湍水章　此章上節告子言性無定体中節孟子明性有定体末節言其惡之由于人
性猶湍水句正處下無分二句正見性之猶湍水也註中彼說謂湍言波流之勢潆洄旋轉未有所之也決諸兩引之也皆不善說人習分字從善惡相對生也
孟子亦就水所之水不分東西豈亦分上下把上下二字換他東西二字便斬倒他人性之善二句言人性之本善下二句決言人性之必善不囿人人皆善水水皆下處此正是說性有定体處
既曰水無有不下而又有過顙在山者非水之本性乃搏擊所使既曰人無不善而又有爲不善者亦是爲物欲所搏擊故其性受變至此耳非復性之本体矣若論本体則渾然至善纖毫今聖賢論一致也豈可因受變後說性無善無不善之分
補中衆一口湍水之論與杞柳同一意都是爲必受病處水性無分東西必然後有東西所以水欲從流石決人作無善惡然後有善惡所以人欲爲善須爲告子把一邊字繼終身究竟學問故勵儆用功制下夫孟子既以戕賊折之又以搏擊折之都是聖絕爲宗
講孟中有曰人謂告子杞柳言似屬於孟子之說湍水緣爲湍水之說不知湍水即杞柳之意而盡暢其說且如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湍水此一段說說恰合耳体也是說善惡非性由人所爲

經筵進講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是拂擊躍是跳躍顙是額孟子又告告子曰人性之本善固猶

水性之本下矣其有不下則豈理之本然也哉今夫水性就下本無過顙在山之理也惟逆其下流從下面搏擊之則可使之跳躍而上過乎額遏其下流從上面捕遏之則可使之衝激而上至乎山過額在山此豈水之本性則然哉搏之不容不躍激之不容於不行人力所爲勢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乃亦可使爲不善者或爲氣禀所拘或爲物欲所蔽亦猶水之過額在山由人爲之使然耳豈本然之良也哉於此見性本善也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也由反之而後爲惡故前章以杞柳論性則致辨於戕賊之害此章以湍水論性則致辯于搏激之害皆欲人謹之于爲以全天命之本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生指人物之知覺運動而言告子認生爲性前既以杞柳湍水爲喻至此又復辯論說道我所謂性無分于善不善者蓋以人有此

額　顙　頑

一作雲

生之章　此章首節告子以生爲性其認性差處全在此句下孟子詰其說而折其非生之謂性生對死而言活動知覺以人之生而能知覺運動處卽是性那得有善有不善以知覺運動其本有也有善有不善是後來人爲做出的耳今有也不知知覺運動只是其知覺運動之所以然處乃是之性告子卻認了是無知覺底以生氣然後只是無學術爲說之本根把物論生食色爲無有無不善之說皆原於此其謂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人物之字若朱子則不大不同意來前皆子曰氣原來完兼人物言也未可用。白羽白雪白玉其爲別不在輕重堅不堅之間言置羽于雪猶可見羽雪置于玉猶可見雪其體自不同若曰然則渾而無別下三白是物之白上三白字是人言物之白然則二字緊接上面曰然來須一直說下去三性字俱指知覺運動言之都就他生字說來告子以生之謂性猶凡白者皆可以言白則凡同此知覺運動者皆可以言性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人物將說而無別與不知人物之知覺運動雖同而知覺運動之中知仁義禮智之稟此乃人生之理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乃爲性之本体生之一字實是以言性論來處說曰犬之性猶牛之性只帶氣以形了非又區別犬牛之不同處

食色章　此章孟子論告子論性而外其義中節因告子明義外卽其意而辨之不二節因告子執義外因其明而避之總見義之非外也

生斯有此性性之在人與生俱生者也其生而有知覺知覺卽性也生而能運動運動卽性也知覺運動之外更別無性又何分乎善不善哉告子論性之病其原皆出於此孟子因詰問說子以人生而有知覺運動便謂之性猶知凡物之白者同叫做白更無分別與告子答說然白之爲色旣同則稱之爲白固當不異也孟子又詰問說人于之物號爲色者亦多矣今若比而同之則白羽之白卽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卽如白玉之白更無分別與告子答說然下羽此白也雪亦白玉亦此白也其白旣同安得不同謂之白乎告子之言如此其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謬亦甚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因告子緊執白之謂白之說乃折之說道性不可一致而論猶白不可一律而觀也子說凡物之白都可謂之白則凡人物之生都可謂之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也犬之性將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將無異於人之性與殊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以生之理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何可比而同之也子乃謂生之謂性是同人道於牛犬矣何其悖理之甚哉此告子理屈詞窮而不能爲之對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爲性終不肯屈於孟子之辨至此又說道欲知生之謂性求之仁義則難明驗之食色則易見故口之於味食而甘之目之於色見而悅之嗜欲之所在是卽天性之所在也知食色之爲性則知甘之悅之之念在于內是仁愛之心乃在內非在外也可甘可悅之物在于外是事物之宜乃在外非在內也然則人但當用力于仁而不求合於義矣孟子說仁義本同一理而理皆根于一心子乃謂仁在內義獨在外果何所見乎告子答說我謂義爲外者蓋以義主于敬而敬貴先于敬長今有人焉其

馬

食色節食色性也根生之謂性來仁內四句又根食色性也來告子見有生者皆甘食悅色卽說是性又見食爲吾心所甘色爲吾心所悅是愛之心生于內者也類而推之凡心之有所愛敬皆是仁故以仁爲內又以食之所在宜甘色之所在宜悅是物之宜由乎外類而推之凡事之宜皆是義故以義爲外不知仁義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此正人之所以爲人而不泥于食色之欲者告子以食色爲性已非其認愛一邊爲仁其愛又是愛欲之愛亦非仁內之一字猶近仍以義爲外則其認尤甚矣說下文論義外一邊亦之蓋全義曰性中具有仁義仁義本具在內而各有体用知仁爲心之愛義爲心之制便在內仁者愛之理義者事之宜便在外告子泥言以人性爲仁義者一爲字亦仁義皆在外此又只以愛爲仁似在物之宜殊仁義不只得心之德心之制不但以義爲外其所謂仁內者亦非眞只知不識性其只以食色爲性既粗故其言仁義亦粗

何以節此下俱就在辨義外一說何以謂仁內義外言仁義本同一原仁旣在內義何以獨在外也非有長于我謂非先有個長長之心存我也明其在外也曰非有長于我便有從其長于外意曰從其白于外便有非有白于我意互文也彼長而長與白者猶以爲比方耳故謂之然謂長旣在外猶白之在外故以義爲外

異於白馬節皆于所謂彼長我白俱指人言孟子卻依其言生出馬人來折他白馬白人只稱其白而已長馬亦只口稱其長

年長于我我卽以彼爲長是因其長在於彼斯從而長之非先有長之之心存於內也卽如彼之色白我卽以彼爲白是因其白見於外斯從而白之亦非先有白之之心也長與白皆在於人而長之白之不由於我此我所以謂義之在外也然告子徒知彼長彼白之在於外而不知我長我白之本于心猶外而遺內則亦甚矣爲通論哉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首異於二字是多了的孟子聞告子彼長我長之說因折之說道子謂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白之遂以義爲在外不知長人之長與白人之白不同蓋馬白而我以爲白猶人之白而我以爲白是誠無以異也若夫馬有長者人亦有長者不識長馬之長亦與長人之長無以異乎自我言之長馬之長不過口稱其長而已若長人之長則必有恭敬遜讓之禮豈得同於長馬之長乎曰馬白人不異則子謂從其白於外猶之可也長馬長人不同子乃謂之非有長于我夫不可矣且子所謂義者果何在乎將以長者年長于我爲義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者恭敬遜讓爲義之所在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誠在外矣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安得謂義在外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炙是燒肉耆字與嗜字同告子因孟子以長之之心爲義不得於心又辨說道我所謂義外者義雖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試以仁之在內者觀之吾之弟與我同氣之親也我則愛之秦人之弟非我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爲弟而有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意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強也此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敬事之均

而已若長人則推吾心之敬以敬之與長馬自不同卽其不同處便是吾心之制乃所謂義也且謂二句皆指人言知以長者爲義則可以義爲外者以長之者爲義則義豈在外此二辭尤見孟子雄辯之嚴處

吾謂節告子仍執前意不少變故舉仁內以形外一邊以堅其說言由我而發便是由乎我故曰仁內以長爲悅言固長而施敬也敬由乎長非若愛之自我作主故謂義外也說仁只以申明義外之論重在一邊是始辨以在人之長爲主全不以心之長之爲義其說謬矣

耆炙者孟子言告子謂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豈惟人哉耆秦人之炙與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矣因在外矣然而耆之亦在外歟耆否以在心而不在外長長豈在外歟耆炙比敬長此比亦借證因其明耆食之性故以耆乎備之也

徐若泉曰仁內義外之辯從食色性也上來以氣爲性便認至此故孟子辨義非外則性善自明認氣爲性不得矣義外是物上討道理義內是心上流出此道理謂義不在內則良知不在人乎白長長者矣彼爲是知凡意念端正不錯處皆是良知良知本于性性原于天謂性非善則天有惡耶

義內章　此章明義內之旨首敬三節是一章大旨義主於敬故公都子以行吾敬明義內之旨下孟季子兩執己見以敬因人轉移吾心而外夫義孟子公都子各伸其說以敬由中出發明吾心而內夫義故原其爲孟季子分晰是證於告子義外

之爲長則均之爲敬是喜悅之宜以彼之年長爲主親疎之不同非所論者也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爲以長者爲義不知長之者爲義矣然甘食悅色則告子之所明者孟子乃因明以通其蔽說道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豈但長有同然之情哉秦人之炙吾食而耆之吾之炙吾亦食而耆之味同則嗜同在物則亦有然矣今子以長在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秦人之炙吾之炙固皆在外者也而所以耆炙之心亦在外而不在內與自我言之炙雖在外而所以耆之者心也正如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子知甘食之由於心而獨以敬長爲外則何其明於彼而暗於此哉然告子以義爲外固未爲知義其所謂仁內亦未爲知仁蓋仁者惻隱之心天地萬物一休之念而非甘食悅色之謂也肥醲卽腐腸之藥妖冶爲伐性之斤以斯言仁則何啻認盜爲主縱人欲而滅天理乎此孟子所以深斥其謬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孟季子是孟子族弟公都子是孟子門人孟季子聞孟子義內之說未達其旨乃私問于公都子說人皆以義爲在外夫子獨以義爲在內此其說果何謂乎公都子答說義主于敬知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於此或齒尊于我而我敬之或德尊于我而我敬之所敬之人雖若在外然知其齒之當敬而行吾尚齒之心以敬之知其德之當敬而行吾尚德之心以敬之有是恭敬之心斯有是恭敬之禮則敬固由中出而非由外至者也敬在吾心而不在外則義之非外明矣此所以說義在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兄是長兄孟季子聞公都子之言猶未能達乃又辯說子以行吾敬明義之在內似謂敬卽義矣不知敬義固當有辨也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于我我所敬也設使鄉人又長于伯兄一歲則將敬伯兄乎敬鄉人乎公都子答說敬以親疎而殺鄉人雖長疎不

之敬也若非此節下辨非與吾子此處人多謂同一樣轍可見

○行吾敬三字最緊敬是吾敬行是吾行從外得之者此在孟子長之者長乎中體貼出來此謂字分明指著孟子

孟季子聞行吾敬之言欲辯內字故設爲鄉人伯兄之說一得敬兄之言便以酌則誰先爲證之辭得先酌鄉人之語遂以所敬在兄而酌人之所長在鄉人乃謂內人爲外以後不得自主說得義之在外而非內也此卽告子長楚人之長同一意長於伯兄一歲句[illegible]少時[illegible]鄉人必不長于伯兄則敬伯兄無疑若九十十年以長則其敬鄉人亦無疑獨長一歲敬便難主此便是欲難出先酌鄉人之語故原刻

補張侗初曰大抵此節與下節俱把鄉人伯兄並言然雖敬所屬都在鄉人一邊雖孟季子又以敬在伯兄矣而[illegible]反覆說又謂敬之句法緊相承背下看不可分此說確

公都子行吾敬之言雖已得其旨然季子又說不能答最見是認吾字不透孟子敬以往應之語全是要發先酌鄉人一句與他但進看季子之言漏答以在位故也又要說不能發敬伯兄鄉人之例另提叔父與弟須頭以發其在位故也之答然後以應作之此孟子精討數義彼將曰在位故也雖稍涉參錯到叔父上尤見弟不亦尸位叔父之敬並在斯須平常亦同在位

踰厥必當敬兄也季子又問說伯兄當敬固矣設使請鄉人飲酒有伯兄在則當先酌誰乎公都子答說酌以賓主爲序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遂就公都子之言與辨說道義果在外則敬有常所可也今所敬者既在于伯兄以爲長而先酌者又在于鄉人是所敬所長因人以爲轉移于此于彼屢變而無定在隨時制宜之權于我全不由我義果在于外而非由于內也安得謂行吾敬爲在內乎然季子徒知所敬所長之人在外而不知敬之長之之心却在于內蓋徒强辨以求勝而卒不能不屈于正論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凡祭祀者立子弟爲主以家神所依尸斯須是暫時孟季子以敬長之心皆隨人轉移謂義非由內公都子屈於其辯而不能答乃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教公都子說敬長之心本在于內而季子以爲在外卽如所言亦何難辨之有子試問他弟與叔父皆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答說家庭之間所尊者父兄弟卑而叔父尊當敬叔父矣子又問他說弟爲尸以象祖考則將誰敬乎彼將答曰宗廟之間所敬者祖考叔父雖尊而尸尤尊將敬弟矣子又問他說既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爲敬叔父也彼必應子說我所謂敬弟蓋因弟在象神之位故敬之非以卑而踰尊也子便可說我前所謂先酌鄉人也是爲鄉人在賓客之位故先酌之非以疎而加親也蓋兄在家庭之間無時而不敬是庸敬在兄也就如叔父行常敬的一般鄉人在酌酒之時有時而當敬是斯須之敬在鄉人也就如弟在尸位暫時崇奉的一般因時制宜通變之權皆由中出義之在內明矣持此以折彼彼將何詞之可辨乎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

也雖指鄉人全要歸到伯兄上去見鄉人不在須後伯兄之尊豈有時易乎故要接以麗鄉之此二句還只就敬有定主上說止敬他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二句之意謂所當敬者原在伯兄若先酌鄉人則斯須之敬在鄉人耳豈能奪吾伯兄有常之敬設此見吾之敬曰有定主非徒在此在彼因人而爲輕重也是可以義爲在外而不在內乎哉

原刻

補鄉敬如曰孟季子因公都子以行吾敬爲內而謂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以敬不論自主爲義在外孟子謂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謂之庸敬則是敬能自主矣並以義爲內也且未消說到因時制宜意若說到因時制宜則孟子爲不完之詞矣至季子云冬日則飲湯二句用個則字始有因時制宜之意至此而義內益明矣鄉人暫爵之敬豈能奪伯兄有常之敬當敬鄉人時伯兄敬亦在何謂不能自主也○此說最確

雑

者語

孟季子不能理會暫字便是中有常主仍說敬叔父與敬弟都因外面遞轉換依隨是所敬在此二句之意公都子說敬斯須上說出有因時酌其宜之意故繼以夏日則飲水二句發明之所點字又頂上孟季子敬叔父則敬弟則敬兩則字來說蓋謂人則吾心則其敬隨時則吾心則其飲食亦有湯水之異而酌湯水之宜則在心矣有敬叔父敬弟之異而酌其當之宜則吾心如以敬叔父敬弟之敬爲在外然則飲湯飲水之心亦在外也此亦自上章酌事內句隨意來自隨意二句至此實語意實宜如此體會方確

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孟季子聞孟子教公都子之言心猶未悟又向公都子辯說敬之所施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在叔父則敬心由叔父而生而因致敬於叔父及弟在尸位則敬心由尸而生而因致敬于弟敬由中出蓋由外至義果在外非由內矣季子之言如此蓋由執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見而未能解也公都子乃即易見者曉之說道子以敬爲在外獨不觀飲食之事乎冬日可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可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宜因人而變易正如當敬叔父則敬當敬弟則敬致敬之節因人而化裁也今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于物而不出于我矣殊不知湯與水雖在外所以斟酌冬夏之宜而可飲則飲者皆由心而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所以斟酌當時之宜而可敬則敬者亦皆由心而生也義之在內觀于飲食之宜而益明矣豈可謂其在外也哉于是季子理屈詞窮不能復有所辯矣夫告子孟季子皆以義爲在外而孟子痛辯其在內反覆論辯切如此蓋知仁義之在內則知人性之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其關世覺民之功豈不大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性之在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亦宜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紛紛而不一也告子論性則謂人性渾然中藏只能知覺運動而已本無有於善而不可以善名亦無有乎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名此一說也或者又說人性本無定體習於善則可以爲善習於不善則可以爲不善是故有文武之君在上率民以善則民皆翕然而從于善非有性之本善皆係使然也以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亦翕然而從于暴非其性之本惡亦皆係使然也此可見性之係於所習而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又一說也夫是二者一則謂善惡非出於性一則爲善惡惟係于習其說之不同如此

微

攻屢則公都子一段專以性善爲主上四節是公都子述三說而究其性善之旨下是孟子論情才以著性善之實公都子三說俱自氣上說孟子自理上說

公都子所重個無字言性之本體乃渾然而無別者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說無定體乃活動而可移者文武二句乃可以爲之證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說性有定體乃從來不可易者以堯爲君句乃有定之證爲君爲父爲兄之子且以爲君似不足君尊也尊則人易從父親也親則人易於以紂爲兄之子則親矣且以爲君則尊矣然堯有象不能使之不善瞽瞍有舜不能使之不善紂有微子比干不能使之不善其一定處總之此三說是言性未必善也

今曰性善則彼字指上三說此論語是兄未定之說未必皆非耳

乃若二節將以性情才提起證性不可見於驗之情與才而已其字指性言乃若其性之發而爲情但可以爲善不可爲不善則性之本善可見此我之所謂性善也

洪覺山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此情字是就感者之發善字上來忽然之間其情發見即繼之之意則可以爲善可字即能字言情之能爲善也此處已含才字意蓋也來發出來

若夫節緊承上節見誠性善而情發則才亦善矣其或爲不善者非才之不可爲善而爲才之罪彼固有所以斷其才也才即情之發所謂可以爲善者便是足此二句總見得不善非性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公都子又聞孟子說天下之言性者不但如前二說而已或者又說性寓於有生之初非人力所能移也有生來性善的雖染于惡而亦不爲惡有生來性不善的雖導以善而亦不能化于善是故以堯爲君宜無不善之民而有象之凶傲豈象之性本惡而帝堯不能使之改也豈非不善之一定者乎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舜之聖子以紂之惡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與王子比干之賢豈舜與微子比干之性本善而瞽瞍商紂不能爲之累也豈非善之一定者乎由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或言善惡皆性之所有未有以性爲本善者今夫子論性獨謂其有善而無惡然則諸家之說皆差謬而無一言之當者與在夫子折衷衆論必有一定之見幸以教我可焉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情是從性中發見出來的才是情之能運用處孟子答公都子說衆人論性皆致疑于善惡之間而我獨以爲善非無謂也蓋論性於無感之時其至善之中存者尚不可得而知也乃若其情之感物而動動皆天理之公觸事而發發皆人心之正此則有和平而無乖戾有順利而非勉強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也情既善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吾所以謂性爲至善也然天下不皆爲善之人乃有昏愚暴戾而爲不善者此豈其性情資賦之殊才質偏駁之罪哉物欲之累有以陷溺其良心人爲之私有以戕賊其良性性本善而人自底于不善之歸耳所以說非才之罪也知才之善則知情之善知情之善則知性之善而三說者乃致疑於善惡之間其說不亦謬乎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

之固有發而爲情爲才未有不善者因情而并及才勿平對觀來引詩只及情而才便在內註中物欲陷溺亦勿用出且作理頭語講惡等下節意

李九我曰情者性之發動才者情之運用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情也便推而以救之才也才以情而運有情便有才遇公孫丑說是情發而才亦善者

講意節體是申明上二節之意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八句申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句惻隱之心仁也八句申乃所謂善也句仁義禮智六句申若夫不善節但語意渾一氣不斷不必泥然分解只照上分外鑠與固有相反外鑠者由外以入于中固有者由中以流于外此二句是引起弗思耳弗思上可補箇註指溺于物欲意求舍都擬思弗思

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鑠是火銷金自外至內的意思倍是一倍蓰是五倍無算是無數孟子又告公都子說我謂即情之善可以驗性之善者蓋以人有此情則有此性同此情則同此善故遇可傷可痛之事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愧可恥之事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之交際往來則恭敬之心無一人不有以之辨別可否則是非之心無一人不有此情之可以爲善也而情根之於性蓋仁主于愛惻隱之心乃吾性之仁所發也義主於宜羞惡之心乃吾性之義所發也禮主於敬恭敬之心由吾性之有禮也智主於辯是非之心由吾性之有智也此仁義禮智四者豈是從外面鑠入於內的乃與生俱生與形俱形我所固有之天性也惟其爲固有之理所以發而爲才無有不可以爲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於己耳所以說

求求由乎思舍由乎弗思不能盡其才者正由乎弗求弗思耳人之才無不可與爲善而其究乃有或倍蓰而無算者非才然也有才而不能盡也歸咎才不能盡上去正以見非才之罪

處附川曰求則得之求是明其才因性之動而發揮之使有善必達便是能盡其才處舍者得其所謂惻隱羞惡等之善也舍失與求得相反或相二句即承舍則失之一邊言惟其舍之則爲惡而失其性之善者云云即惻隱等惡即殘忍等不必說爲聖賢爲舍歟

詩曰四引詩及聖言蓋以情之善而證性之善此非我一人之私言也詩言之而孔子亦嘗言之者也蓋民之詩四句其實甚隱約直待夫子說詩纔發出情性相因之義可則可秉彝

性具於心苟思而求之則得其理而爲聖爲賢舍之而不求則失其理而爲愚爲不肖其善惡相去之遠或差一倍或差五倍以至於大相懸絕而不可計算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而擴充之以盡其才之分量耳其爲不善豈才之罪也哉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是大雅蒸民之篇蒸是衆物指形氣而言則指道理而言彝是常懿是美孟子又告公都子曰即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之私言也考之詩大雅蒸民之篇有云天生衆民有物有則言物與則皆生理之出于天者也民秉常性好此美德言所秉所好皆良心之見乎人者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贊之說爲此詩者其知情性之道乎蓋天之生人既予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如耳目物也必有聰明之則父子物也必有慈孝之則形與理相合道與器相因在天爲定命而生人得之則爲民所秉執之常性亘古今而不

門說蓋皆性善之別名也孔子說詩只在必字故字着力孟言有物必有理此理乃天命流行物與彝是本然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此人之所秉執以爲常性一定而不可易也懿則爲民之衆好欣羨必悅諸心未有舍懿德而不好者此所謂情可以爲善也而由于秉彝則情善可徵性善矣

講孝衷曰此章因三說紛紛明個性善以一之性有善非無善無不善只是善非有不善順性做去只可以爲善非可以爲不善若夫爲不善都是不思不得而陷溺其心者也不可諉之於才況可以咎性乎性善無處見得即情發出來都無不善便是性善通只情性才三字側配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

發者也惟其有此常性是以存之於心則爲秉彝之良發之於情則爲懿德之好如耳目便無不好聰明之美德有父子便無不好慈孝之美德豈合理趣而同然矣使非同此秉彝之性何以同此懿德之好乎此詩人之言所以爲知道也夫知物則爲人之必有則吾所謂性善可徵矣知好德爲人之同然則吾所謂情善可徵矣其有不好是自喪其秉彝之良心者也而豈才之罪哉即此可以知人性之善而彼三說者不待辨而自見其謬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是豐年賴是倚藉孟子又明性善說人性本有善而無惡當情好因物而易遷試觀豐稔之年人家子弟衣食豐足則有所賴藉而爲善者多雖有爲不善者少矣凶荒之歲人家子弟饑寒切身則無所賴藉而爲暴者多雖有爲善者亦少矣夫子弟一也而凶歲多暴獨異于富歲之多賴者非天之降才厚於彼而薄於此

按逢大性曰思曰得曰才詩之則字彝字懿字是性好字惟能好是懿德是才

富歲章　此章重性善而發聖人與我同類句是一章大關鍵然性善不可見可指惟心故下以人心同然理義推明人性皆善之旨中間反覆引喻極其剖析無非欲人無疑于性善之說耳富歲子弟三節爲一章大頭腦不當以降才爾殊爲一章綱領蓋降才爾殊乃是從多賴多暴看起相遠處指點其非斷以首節爲綱領而發明才無不殊引至性善之同上去說方便實緊矣收原例

富歲凶歲雖從以明降才之同非謂富年歲也子弟二字亦環就有少成若性之意多賴多暴多字言不必盡然亦多有如此賴字對陷溺看不若字暴字對著猶不對賴字與多憑且勿

如是其殊異也良由饑寒迫於外利欲攻其中其禮義廉恥之心就是陷於阱而不能自出溺于水而不能自拔的一般此所以放辟邪侈無所不至爲暴則易爲善則難也夫豈才之罪哉知爲暴非才之罪則知人性同歸於善而人當求識其本心矣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麰是大麥耰是覆種浡是盛貌孟子又設喻說人性之同觀諸物理而自見今夫麰麥之爲物播種而覆蓋之其地利同也乘時而樹藝之其天時同也及其浡然而生皆苗而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不先不後而收穫之期又同矣蓋同一麰麥則同一發生同一發生則同一成熟固物性之自然者也雖其間收穫多寡小有不同則不過土壤之肥磽有不同雨露之滋潤有厚薄人事之灌治有勤惰之不齊耳而麰麥之性則何嘗有不同者哉此類以觀人性之同可見而乃有陷溺其心者信非由於降才之殊矣

人物貴賤智愚治亂中讀之當數一句正對凶歲至然也如云當歲之于氣固有所賴而藝者其所以陷之子弟而麥至于暴而不善者豈天之降才於此乎暴棄者有所藉而凶年嘉者有以陷溺其心而至乎爲惡也雖者理義之反求原刻

今夫麰麥句宜照同類皆舉麥只重言大麥耳非謂麰與麥同也不可錯認疑說其地同性之所宜同也時又同性之所宜同也日至皆熟性之所成同也直月林云只重皆熟句不必作三同看是不同界限須熟看先後說爲運實分出所藉多寡上而體之美有原薄人事有勤惰

故字承上文麰麥之相似如此推其同知此孰凡類關天言天下萬物也同類以類言相似以性言舉其說其性不相似而有爲陳說蓋之殊也聖人與我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孟子承上說麰麥之類既同則生成之性無二由此推之天下之物除是類之不同雖可必其相似耳但凡同類之物其性未有不相似者也類同則性同斯固物理之必然矣何獨至於人而乃疑其不相似乎雖聖人爲人類之首出者非我之所可及者然而我此形體聖人亦此形體其所得於天地之氣也是一般我此性情聖人亦此性情其所得於天地之理也是一般豈人類之外別有一等聖人而與我大相殊絶者哉知聖人與我同類則知人性之皆善而其有不善者乃由於陷溺其心不可歸咎於性矣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龍子是古賢人蕢是草器孟子承上文說人性之同不但有徵於物類而已驗之人身莫不皆然嘗聞龍子說道屨之爲物因足而制者也縱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任己意以爲之雖未必一一

雖

但知只於說此同一人類也看相似之意即自見得說上文已言同類者舉相似矣此只說聖人與我同類則自是相似不消復說出矣此亦作文之法也但且深含說至末節乃明白點出心性之同來

故龍子節下一段平分明承上聖人與我同類來而引龍子言又只是引起下文口耳目之同將說過與下口耳目四平對未得屨蕢是原不若口耳目之與性來足以驗性故只借來做個引起語說下面只說口耳目可見不爲實言屨必相似也屨之相似二句是孟子釋龍子之言屨必相似者天下之人類同則足同也歟原劄

口之於味二句言口之同耆下皆言同耆之實易牙先得句點我與易牙同類蓋易牙最爲知味不過於衆口同嗜之中而先

中度然人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其必適於用斷不至去足之蕢而爲蕢也蓋足有定形則屨有定制以一人觀萬人無異同者知天下無不同之屨則知天下無不同之足矣由是推之而凡爲足之類者又安有不同者哉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是古之知味者孟子承上文說人之形體不但其足相似惟口亦然口之於飲食誠有甘旨之味未有不以爲美而同其嗜好者也故至今言飲食者皆以易牙所調之味爲美非是他獨能知味不過於我衆口之中先得其嗜好之性耳如使口之於味所好不同其性與人殊異就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的一般則天下之人其欲至不齊矣何獨所耆好者皆依易牙所調之味而翕然以爲美也唯口之於味天下皆期于易牙而千萬人無異好是耆味

得其滋味之正要其所嗜亦不殊於人也如使口之於味或就易牙口之於味說落去看來還是設言天下之口皆有另有一性而與人不同猶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天下皆從易牙所調之味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此兩段反覆言之以見其同意豁依也斯與豹同意亦此也

惟耳亦然惟目亦然皆同此人則同此所同此視是天下之口耳亦相似也不知句言有目者必知其姣以反言以明其同意易牙師曠爲得者子都師曠亦大公論園也有叢於此公後見殺

故曰口之於味節句句要細認至於心一句其意最爲緊關耳目之欲爲心所役者理所而心爲本形之主宰反獨無同然乎所謂無一字須體貼同然只是同以爲然字箋謂猶可也處

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舉相似也比類以推而形體之同又豈止於口之同耆也哉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孟子承上文說人之形體不但其口相似惟耳亦然今觀耳之於聲舉天下之人無有不取於師曠者師曠所審之音其律呂之相宣宮商之迭奏無有不以爲諧和中節而翕然樂聽之者豈是師曠獨能審音也不過先得我耳之所同然耳以耳之於聲天下皆期於師曠是聰德之聽不殊而天下之耳舉相似也比類以推而形體之同又豈止於耳之同聽哉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是古之美人姣字解做好字孟子又承上文說不但其耳相似惟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于子都子都之美不但一人見之而知其容色之姣好也天下之人見之無不知其容色之姣好者若於子都而不知其姣好則必瞽目之人視之而不見者耳苟有目

說同耆同聽同美皆是同悅之意心之同然即是同悅此理義凡看來如字之義未來二句所發之可見說字又揭著無字說相同以爲然字同悅之也理也義也註中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須要看所云物即有物有則之物非外物也如親親之理即在於爲父子者心上敬長之理即在爲兄弟者心上此理之卽心而具也當爲父子者即宜於親親爲兄弟者即宜於敬長此義之從心而運也凡爲父子兄弟之人誰不以親親敬長爲理爲然又誰不以親親敬長所爲之宜爲然此理義爲心之所同然也既曰人心同然此理義又說聖人先得者何也常人或陷溺其心雖同然不能自覺而彼失實人又有得乎我有而後然則其心得而未之先使聖人則合下就究完全聖先衆人覺

者豈不知其姣好者哉以目之於色天下期于子都是可見天下之目相似也比類以推而形體之同又有不止於目之同美者矣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孟子承上文說人有此形即有此性今觀形骸在人無之不相似所以說口之於味天下期于易牙而知人之耆味無不同焉耳之於聲天下期於師曠而知人之好音無不同焉目之於色天下期于子都而知人之悅色無不同焉夫口耳目乃形氣之粗者尚皆有同然之性如此至於心爲一身之主宰衆動之綱維又口之所以知耆耳之所以知聽目之所以知美者也豈無以一人之心合衆人之心而同以爲然者乎蓋既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則必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有形體皆同而虛靈不昧之真反有獨異者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

人而得之所謂先知先覺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也謂意要提真人與聖人同上說性善性善始得前說何獨至于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此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二獨字二同字相呼應極緊要理義二句待作同然說近欲只作不期然而然之妙義者米之什同悅說無甚差只作自然之悅亦未完盡秉同悉而悅之要見不期然而然意方是理義之悅心一觸即欣洽猶芻豢之悅口一投即融通此言乎誠妙合至擾流氣無出何對無事安排和聖心之妙處亦不外此人心之真於人心之真極原亦可以不期而合者聖心若須如此說方乃當改原刻稱丘毛伯曰聯讀俱是說人心之悅理義亦未得旨夫不同說之悅理義而曰理義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道在事物爲理從心中裁處爲義芻是牲畜食草的叫做芻豢食穀的叫做豢孟子承上文說觀衆體之相似同可以知人心之不同然矣心之所同然者果何在乎心無定體以理爲體理在人心無不同此統會之善者心無定用以義爲用義在人心無不同此裁制之宜者心所同然謂此理義而已聖人之心此理義吾人之心亦此理義但聖人知則先知而於理義之所當然者由之無不至覺則先覺而於理義之所以然者察之無不精惟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原其賦畀之良則何嘗加于吾性之外哉故此理義之在我心不獨聖人悅之人心無不悅之者蓋根之於心同此秉彝之良則悅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就如芻豢之味脗炙我口一般來天下之人無不口悅芻豢則求天下之人無不心悅理義此理義所以爲同然之心而聖人所以與我同類也彼爲惡者良由陷溺其心而自喪其同然之美耳豈其才之罪也哉人能反求諸身

之悅我心此見理義是我心所原具者非強之使悅我心乃心之精神自契于心也若說心悅理義猶以理義是一件心又是一件猶二之也未見悅之妙惟謂理義之悅我心理義之適協處就是我心之欣快處是二是一是一是二此中悅心之端倪亦有不得而強求者着一我字見得此便纖毫非各人自己心上合得如芻豢悅我口只好自己心口相照將耳此說中根趣直至妙至妙不容言矣

牛山章　此章承上章意說來仁義之心即上章所謂理義之心也旦旦而伐猶之反覆至於未嘗有才即上章所陷溺其心非降才爾殊之謂也此見良心放失之後益當自其求復時而存養之故特指夜氣示人以涵養於見之時而說出消長存亡之

而自得其理義之良心油然發見之真無爲聲色臭味所奪則操存久而念慮純一涵養熟而性真湛然聖人信可學而至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在齊國東南萌是芽蘖是芽之旁出的濯濯是光潔的模樣孟子說人心本自有天理之良而或梏亡于物欲之害觀之山木則可知矣齊有牛山其材木茂盛昔嘗見其美矣但以其鄰近都邑在於大國之郊齊國之人每日採於其中斧斤之斬伐者衆而山木之茂盛者遂失其常然非能如昔日之美乎然則根株之未盡拔者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所滋潤滋培長豈沒有萌蘖之發焉但這萌蘖纔生則材木或可復生而牛羊又從而踐踏之於是併這萌蘖之生也不得遂其長養之性而牛山之上遂至於濯

幾見人不可不於此加養害矣使見今不美遂以其鄰於大國何使宜若根止斧斤牛羊所自來也見牛際擧山只作散見未有理但作生息言亦妙矣地之化機原未嘗停也日夜言萌孽之夜與下月夜同有勿忘日也生息夜也生息日間斷亦有見斧斤之伐固見萌消且萌雖華是花多開萌多生是夜閒養養護其夜之所息可知息以氣在言雨露所潤以天澤言不並日夜所生是者而萌蘖又滋潤之於是其生息者長茂萌蘖矣日非無萌蘖起下句牛羊又從被濯濯也若承牛羊牧來然猶斧斤豈不可並頂孟子說放失其心者猶斧斤之伐與下反覆之而猶尤加害故濯濯與下合斂數語止其爲陷溺故處宜得口氣此豈山之性哉最合本文只作此豈山生木之性哉今人

濯然光潔更無材木之可觀矣人止見今日之牛山濯濯然光潔便說道今日之牛山就是如此原來未嘗有材木之生豈山之性本然哉山能生木而不能免於斧斤之伐牛羊之牧是以至於無材耳夠山木之害在於斧斤牛羊而不當歸咎於山則人心之害可以例推矣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

孟子承上文說牛山之木以有斧斤牛羊之害遂至於失其美則知濯濯者山之變而有美材者固山之常也豈惟山有美材雖存乎人者本其有生之初亦何嘗無仁義之良心哉蓋吾人之心皆有這惻隱羞惡之良此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本然之善心隨感而即見就如山木之嘗美一般但人不知有操存涵養之功往往爲外物所誘情欲所牽於是惻隱之心反移於殘忍羞惡之心反遂於貪昧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而不存者亦如斧斤之於山木一

豢作此豈山木之性哉不是濯濯無際日人見其濯三三句不是說嘆口氣是歸咎於牛羊之牧從下人見其禽獸三句亦緊從深錮發悟日居之梏處便隱隱起下失養消消字緊要學氣脈相貫須知此

輔季莊曰山是無情之物按本山之生理而以其材言性心是有主之物按本人之感物而以其才言情〇二說明確最好參閱

雖存乎人者二句將說以爲承上山木嘗美來非也此自下文說會戲不違生來故曰雖曰豈無正說既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其良心如此山木只說斧斤伐之此添出旦旦伐語尤覺有良心定於哉乎之何如何主是得發日剝損於物欲而心氣之旦日而之夜氣收斂行蕢來

般今日伐之明日又伐之欲山木之常美不可得矣况以物欲之斧斤而旦旦爲攻伐吾心之仁義豈能保全其美而不至於喪失也哉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

平旦是平明時候梏是桎梏不得轉動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人所以喪失其仁義之良心者固由於物欲之害矣然物欲能爲人心之害而不能使善端之終泯也蓋其日間紛擾得到夜間寧靜其良心亦必有所生息積而至于平旦之時一物未接正是夜氣清明之際此時良心發見善念萌生也知好仁惡不仁好義惡不義其好惡大率與人公是公非之心相去不遠但這一念之良放失既久發見甚微所存者僅僅幾希之間而已使從此幾希之理培養而擴充之則良心猶可尋其復全也夫何夜氣之清明無幾而旦晝所爲復皆不仁不義之事將那幾希之善端閑邪禁梏而

間前念既往後念未生此心發萌而其機會復便是復生一般至平旦之時此心之氣澄然清明真箇明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時未與物接何見好惡只是其氣清明便向仁義一邊不向不仁不義一邊一念向善之間所謂無好惡之形有好惡之理也本是人與己與人相近者上根於其良心來下對違禽獸不遠說幾希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般但人初時只異於禽獸者幾希自人初時得天地之心言也此幾希自人於萬殺之變只天地之心言也○晝則其亡則字甚緊對又息字有滋生意到日便消梏亡之義謂夜間稍息此心爲物欲所陷溺纏繞而不得轉動有如罪人在獄而不能擺脫一般梏之又復反覆也晝亦復也言今夜所生的明日既然一遍明夜所生的又明日復稍一遍日日如此循環無復息與休時也夜氣不足以存夜氣即平旦之氣也自日而之夜既復物接心靜而氣清此即夜氣也到平旦未與物接故清明氣在故曰平旦之氣蕭爾操上只說平旦之氣即操云其好惡與人相近是不是著良心字平旦之氣即夜日夜之所息來說平旦之氣即是所生息之良心也更無兩箇此只云夜氣不足以存下即接云則其違禽獸不遠蓋此夜氣即頭上日夜之所息乎旦之息夜只說夜氣不足以存也亦是說存息之良心不復存也亦爲兩存今說者遂云夜氣之生日以銷鑠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與氣是氣良心又是良心了又做夜會旦又不知本文渾然語氣不足以存存字正對上亡字語梏亡之則夜來所息

亡失之矣正如山木既伐幸有萌蘖之生牛羊又從而牧之也良心安得不盡喪乎

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反覆是展轉更迭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良心之既失而僅存者既不免旦晝之梏亡矣使其梏害未甚則培養之功猶可以復施也惟是今日之所爲既害其昨夜之所息今夜之所息又不勝其明日之所爲日復一日反復相尋滋息之機愈微而梏亡之害益數由是夜氣之生寖薄寖消而仁義之良心將盡喪而無復存焉者矣夜氣既不足以存則平旦之氣亦無復清明之候必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始焉與人相近者今去禽獸不遠矣人見其所爲不異於禽獸因謂爲天質之不美本未嘗有才不知人情之常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其爲惡而至於去禽獸不遠者乃由於物欲之梏亡其甚之反覆以至于此若以爲未嘗有才是豈人情之常也哉豈山木之美由山之常也不可因其濯濯而謂山之無材好惡之正人之常也不可因其梏亡而謂人性之無仁義惟自其萌蘖之生幾希之念觀之而山木人心之本體始可得而見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孟子承上文說山木伐而猶有萌蘖之生良心放而猶有幾希之發可見人心之與物理其生息之機皆未嘗泯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苟或其生息之機得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萌蘖得雨露之浸潤而益滋也即吾心幾希之理亦將與夜氣而常存而可漸復其仁義之良矣其何物之不長乎苟或其生息之機失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既伐加以牛羊之牧而遂濯濯也即吾心清明之氣亦將隨旦晝而梏亡而去禽獸也不遠矣果何物之不消乎夫養之得失少異而物之消長頓殊則山木之濯濯誠不可歸咎於山而人心之梏亡要不可歸咎於性矣是安可無培養之功乎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之氣不能存矣今說者又多云梏之反覆併夜間亦無所生息平旦亦無復清明氣是絕不復續往不復來亡不復存故曰不足以存此說更殺未妥良心在人雖千變萬轉而根帶自在豈有至於並無生息無復清明耶好惡因之猶如此說未知何解夜氣不足以存再疊一句然後說違禽獸不遠此語意亦要體認此夜上放其良心來而重說梏之蓋以放其良心矣猶賴有夜氣而與人相近至於併其夜氣不足以存則只此知覺運動之生而已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未復看此三句多少曲折婉轉意思要在通融看解來原則蒙若得其四句不必推山木人心說發爲渾說濯濯山木揭起而實實在心上說亦未是當不已矣正說凡物養放失者須說君實說養得養則無物不長說心之生機未嘗滅絕乎失養則無物不消說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乎即物皆然心爲甚之義要原則孔子語只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不可不操非指已放者而言孟子引來只見此心保守之難而人不可失其養於既放之後上節下語此節案語近方文伯說操養二字頭云分說並重則是孟子先教人以養後引孔子語教人以操耶案不得趣條則有四句未可截也以字到末句方指其爲心作單句與切宜体認操之則常存放失之則亡去存便入而在內亡便出而在外存亡在一操舍之間故曰出入無時存者有時而出是失知其出之鄉亡者有時而入是莫知其入之鄉此是何

操是持守舍是放棄鄉是定方向孟子承上文說養有得失而心之消長因之則心之緊於所養明矣而存養之功又非可以時刻間斷者也孔子嘗論道天下之物欲有操之必存舍之必亡者今總一操持間即收斂而存纔一舍置間即放失而亡方其存也有時而入一瞬息之頃而人者忽然而出出入初無定時也方其入也似乎在內恍惚之間而內者忽馳于外內外無定向也若此者果何物哉夫亦惟吾人之心是如此而已蓋凡物之滯於形器者人皆可以察其存亡把捉其出入惟是心也動靜相乘既無機緘之可測理欲交發又無方所之可求究念此心罔念亦此心是以或存而或亡也一息此心千里亦此心是以無時而無鄉也非心之靈而何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心之在人得失甚易而保守甚難操存涵養之功固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矣然存養之功莫要于主敬敬肆之間而天理存亡之機寔決於此惟敬以直內使方寸之中大存常在則神清氣寧其湛然虛明者蓋不獨平旦之時爲然而物來常定雖感應萬端而心不擾雖周四海而神固未常外馳也尚何存亡出入之可言哉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或字即是疑惑的或字王指齊宣王暴是溫煖的意思寒是少寒萌是草木初生的芽昔齊宣王親信讒邪疏遠忠正不知純心用賢之道後孟子私議之說君德貴大于至明然必有忠賢輔導之功朝夕薰陶之益乃能成德今齊王之不智固所宜然無足怪也所以然者爲何蓋君心惟在所養與君子處則養之以善而日進于高明與小人居則養之以惡而日流于卑暗王之不智只爲遠君子而親小人故耳譬如草木之爲物雖有天下極易生的也須和氣培養方能暢茂若使一日暴之纔得些陽氣之溫和却乃十日寒之不勝其陰氣之肅殺必然枯槁零落豈有能生之理今我見

作

物正惟心如此之謂耳註神明不測謂明是指心之本体不測方本操之四句承若云存亡出入時見其神明不測亦非也故

原刻

禍錄自訣曰操舍出入不可分作兩平節無定時無定鄉亦不得平閱蓋惟以舍而亡斯至于入者或時而出所以莫知其鄉若其操存而入也則入之時僅在一腔之內而署亦發得在一腔又何云無時何云莫知其鄉須知重在舍亡一邊莫見其無定向處定鄉亦由是之則存則存其存之時出入之時猶有可知者一[illegible]使[illegible]出[illegible]不[illegible]入者[illegible]定時而[illegible]其所向安在[illegible]無定向若可以知其鄉則亦可以定其時矣合此數語見心之神明不測孟子引之以驗得失

王之時少雖有忠言讜論從容獻納就如一日暴之一般及我既退那讒諂面諛之人左右雜進都能蠱惑君心敗壞君德就如十日寒之一般故王雖善端發動非無萌蘖之生然一時之開悟不勝衆欲之交攻一人之正論不勝群邪之引誘暫明復蔽終歸于昏昧而已我亦將如之何哉王之不智有由然矣夫人主深居九重臣下稀得進見忠言讜論本難聞若左右便佞之人加以逢迎諂諛則正人愈疏小人愈密蒙蔽日久雖智必昏賢者皆不樂爲之用矣如齊宣王者豈非後世永鑒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奕是圍棋數是技藝秋是古時善奕的人名射鳥的以絲繫箭叫做繳孟子承上文說忠言來進固在于賢者而專心聽信則係

消長之機所係至神人惟當保此夜氣以存此心庶幾不失其仁義之良○此段亦有分欸好看聞

無謀章○此章為齊王用賢不專而發首節嘆齊王不智之宜下二節正言不智之由勿以易生節申不智末節作推原其所以不智上節以生物於喻下節以學奕以為不外一意其見君子不若見小人之時多是一暴十寒之物也其信君子不若信小人之篤蓋學奕而馳於鴻鵠也見之少便是信之不篤

不智是根見在者說謂不能明乎善爲事故也不智是使來的不為是其智果不然既

雖有四句一氣說一日二句申我者見二句正是一暴十寒意吾如有萌焉何哉正是未有能生意我者陽氣發啟故物生寒者陰氣閉閼故物不生見時閱

於大君今我之進見日少亦由于王之聽信不專故也譬如下棋的一般棋雖是小小的技術然其中縱橫變化自有一種妙筭若非專心致志將精神意思貫在裏面講求何由得他的妙處就是奕秋通國稱爲高手設使他教二人下棋其一人專心致志一一聽奕秋的指示更不想別樣念頭其一人雖在旁同聽却不精專心中想着鴻鵠將至欲彎弓繫繳射而取之一心要奕棋一心又在鴻鵠雖與他同學不及多矣這豈是資稟知識本來不同與我以爲不然蓋存心有純駁則造詣有淺深用志不分故專而有成馳心於外故畫而不進非其智有差別也人齊王雖有爲善之資而無必爲之志既不能虛己以受教又不能純心以用賢其與學奕奕秋而分志于鴻鵠者一而已矣苟望其親近君子疏遠小人以成明哲之德哉所以說無或乎王之不智也大抵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凡投間抵隙以移其耳目而奪其心志者不止如鴻鵠之牽引而已若非講明義理充拓此心信任賢人君子以維持此心則

蓋帝心所以有萌之生及寒之者至而此發者之萌復梏又泪喪了何以成其智哉勿字訓作奕

專心至一乘適也數當是極其心之所向欲直野耶奕欽地位而已也猶其本在學奕上不重誨奕上一人雖聽之與告見亦罕應一心以為二句與告退而與之者應雖與之俱學二句與吾如有萌焉何哉應譬奕孟子自謂既鴻鵠者讒諂者齊王方騐至于仁義之心雨復熟消鑠之論智安從生乎此若之矣又義不在專心致志之人也曰非然也設爲斷然語耳今日之不智非本來之智不若人也

魚我章○此章言人在處君之良心首四節反覆言人必有甚於之良心五節言此心人所固有六節驗此心人所同有末二節言人心誘於物欲而失此心

人欲日熾天理日泯施之政事必將顛倒錯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儒程氏所謂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言最爲明切人主不可不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是熊蹄其味甚美孟子見世人徇利而忘義往往喪失其羞惡之心乃就生死之際摘其良心不昧者以開導之說道理義之在人心不啻取舍大而死生無不權度於斯願人決擇何如耳今夫魚之味美我之所欲食也熊掌之味甚美亦我之所欲食也使兩味不可得兼就中取擇一味其寧取於熊掌乎蓋熊掌之味比魚更美故舍魚而取熊掌也就如人有此生乃軀命所關生固我之所欲也而義爲守身之大閑綱常賴以立名節賴以全亦我之所欲也求生則義必有虧赴義則生必有害二者也不可得兼就

總之說人的良心本心也

魚與熊掌是喻意以引起舍生取義之喻亦只從論人心如此薰陶本欲義尤更重未可說出下文方發其意

此節所以舍生而取義意上言舍生便是死言所欲便見所惡故此兩釋之所欲有甚于生指義所惡有甚于死指不義得義則雖死猶生故不爲苟得失義則雖生猶死故患有所不避止正是不然之良心以義而其有要發得危激出

舍義以生則義與不過生死在義內所命下義生是義做主分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生死兩重義之一時不可舍生取義原較輕重不得

即使一箇不必作一正一反看但上俱是設言之詞兩如使上發下兩用是設也只根義節註

中擇取一件其寧取於義乎蓋義之所在比生更重故舍生而取義也夫生之與義輕重較然如此人可不審其權度以爲臨事處變之準乎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辟是躲避孟子承上文說人之所以舍生取義者果何心哉蓋生本我之所欲然其心以爲使義而死即捐軀殞命而凜然大節植萬古之綱常其義之可欲尤有甚於生者故雖可以徼倖得生而一念羞義之心必不肯苟且以求活也死本我之所惡然其心以爲不義而生即偷生苟免而靦然顏厚人間之廉恥其不義之可惡尤有甚於死者故雖可以展轉脫禍而一念惡不義之心必不肯避難以圖存也蓋好生惡死雖人情趨避之常而舍生取義則天理民彝之正於此見羞惡之良心人所固有而不可無察識之功矣

貪通者若躬總是反覆衰說若必有羞惡之心耳何不用者一事甚於生何不爲言一意求免死蓋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爲其必有秉彝之良心二句最緊要宜玩

雙峯饒曰生死處可謂變矣而義之所在有求不爲偷避之行在此方是人的本心故發出此二字見其本于降衷來自是知此本心正為此

是故節承上文而說人皆有是心也不專賢者有之衆人皆有之但人之心而賢者勿喪耳況人之本心卽賢者勿喪之心而賢者勿喪之心卽衆人所有之心義之當取何如註中衆人與第一節註衆人字不同此只對賢者言上則聖賢皆是不在各在其中

簞食節此又卽義心之發親切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孟子又承上文說人之利害莫切於生死而今義不苟生者惟其有是秉彝之良心也設使人無好義的良心惟知有生之可欲而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苟全性命爲得生之計者將無所不用其力矣豈肯捐軀以就義乎設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惟知有死之可避而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苟免禍的爲辟患之地者將無所不爲矣豈肯輕身以犯難乎由其有是好義之心而義之可欲有甚於生故寧舍生取義雖可以得生而有不用也不然豈樂于輕生者耶由其有是惡不義之心而不義之可惡有甚于死故寧捨生赴難雖可以避患而有不爲也不然豈樂于就死者耶觀此而秉彝之良心爲人之所必有瞭然自見矣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以驗良心爲人所必有也胡氏曰係于生死極大事也與其非禮義也極小而行道之人不受乞人不屑況非行道乞人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于此益驗矣

大全陳新安曰不食非禮之食爲齊饑者不食嗟來之食之類蓋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貫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

萬鍾節此蓋良心所由喪乎暖死生之際尚能辨非禮之食乃到昏萬鍾却不辨禮義而受之大全饒雙峯曰設如萬鍾之非禮義者驗之處何如萬鍾卽身外之物也身之死生何如而

作禮

於此類受之不過爲宮室計爲妻妾計爲窮乏者得我計耳此三句又是推受萬鍾之故以見良心雖此而喪也不辨字極宜陳新安曰人之喪其良心固

孟子又承上文說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而今由秉彝之良心觀之義之可欲尤甚于生不義之可惡尤甚于死卽此欲義惡不義之心非獨賢者有此心也秉彝之良不以賢愚而有豐嗇人人皆有之但衆人汨于利欲之私多有喪失其昭心者惟賢者有操存此心守而勿失是以可生可死而此欲義惡不義之心獨能堅定而不變耳其實賢者勿喪之心卽衆人固有之心而物欲未昏之時易嘗無天理著明之候哉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簞是竹器豆是木器嘑是以口招呼蹴是用脚踐踏行道是過路的人乞是乞丐孟子又承上文說欲義惡不義之心人人皆有何以驗之今夫一簞之食一豆之羹其爲物至微然自飢餓之人視之得此則生不得則死其爲軀命所關則甚重也宜乎以得食爲

不止于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始舉三者他可類推○此說最精

洪覺山曰萬鍾不辨禮義是平地踐殺人乞人弗屑是風波中自在

雙峯山曰卽嘑蹴之不受是人皆有是良心卽萬鍾之有受見人皆失其良心所以然者不然之時求其甚害於欲之際其欲易昏也饒以此相形對發後人見而得其本心也

李九我曰爲所識窮之得我在論了[illegible]

[illegible]

急不暇顧禮義之何如矣設使道路之人乃嘑爾招呼而使人就食便是行道的人也將惡其辭音鄙之而不受以其嘑爾之可羞也設使乘其瞋目於地用足蹴踏而後與人使食便是乞丐的人也將惡其無禮衣之而不屑以其蹴爾之可羞也夫路人乞丐至微賤者猶知輕食爲重不肯以生死之故而忘其羞惡之心況於士君子之流乎此可以驗良心爲人之所必有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所識窮之是相知貧窮之人得我是感我恩惠孟子又承上文說禮義之心雖人所固有而物欲之蔽則人所易忘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尚知嘑蹴爲可恥而不受矣至于萬鍾之祿豈特簞豆之欲辨受之間其當爲宜何如者乃不辨禮義之當得與否而冒焉受之夫萬鍾雖厚特身外之物且不得於我何損得之於我何加非若簞食豆羹得失有關於生死者也而顧冒焉受之却是爲何

[illegible]

如此之謂緊頂可已不已其本心若失其本來羞惡之心卽前欲有甚于生死之心也蛟峯曰此只是一個如本字正應前章二字[illegible]本字應前章二字孟子本心果如此而今喪失之不成其心所謂人心卽[illegible]良心之而後之句緊要在行[illegible]之人之下文出然後[illegible]死而不受二段乃當世之來宮室妻妾習應[illegible]而不至而作[illegible]所

若將爲宮室計而欲極其華美爲妻妾計而欲極其奉承爲所識窮之者計而欲其感我之周濟與使其以此三者之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則大甚乎不受嘑蹴之心矣豈不可慨也哉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是指不得則死之時而言孟子又承上文說人之一身惟生死爲最切以身外之物較之其得失輕重大相懸矣鄉爲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卻爲宮室之美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鄉爲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卻爲妻妾之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鄉爲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却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無禮義之萬鍾當軀命所關不得已之際尚能辭禮義決生死而此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之生死何如乃獨不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非利欲重于死生也私欲蔽錮天理滅亡而將不受嘑蹴之本

夥又甚于此學之少有人心者放得轉到萬得著甚甚提醒人心處

徐毅齋曰猶爲身死一條其言痛切透徹三復之真能使頑夫廉懦夫立志是亦不可二句尤能喚醒人以此爲失其本心則身死不受者可謂得其本心矣即其事勢變態相較而發伸之意可見

仁人章○此章欲人之求心一心盡天下之道一求放心盡學問之道故首節指言仁義切于人中二節嘆人失其良心末節示人求其放心

仁何以云人心義何以云人路蓋心以知覺非以肉團說也只是與受于天一點神明圓瑩之物活動而不息者耳是所謂仁也生生之理也心有此生生之理方有許多妙用出來方叫作心若其圖外而塞中條之斷節的者心之發見出肉耳非心也不過是心之神明所寄處故說從天理的人謂之義心仁豈不足人的心由此心所發而斷而聽而制之宜總大小遠近各各有理其發日用常行經來出入所不可廢者是義也豈不是人的路此二人字與得極親見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于此仁以心言義之體也義以路言仁之用也放而收要求總歸于求放心

大全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也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生之意也推此仁可見矣

兩其字即上文兩人字以切已之物而自舍之放之則失其所以爲人豈不重可哀已發人心

心至此喪失而無存是以能決絕于死生而不能忘情于豐約所人也那行道乞人之不若矣豈不可哀也哉大抵人情處危迫之地則多發于義理居宴安之時則易流溺於物欲自非燭理素明養心素定而臨事又加省察焉能持守不易以脫然于外物之累乎孟子此章指示人心最爲真切學者宜三復于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放是放逸孟子說仁至靈之心人皆有之而能存之者少殆未知其切於人耳蓋心爲一身之主宰人皆知其至切也至於仁則視以爲外物若與心不相干的一般不知人心方寸之中由其有這仁之生理在內方能兼總四端包括萬善而廓然有大公順應之体仁豈不爲人心乎路爲日用之率由人皆知其至切也至於義則視以爲難行若與路不相似一般不知出入往來之際必以這義之裁制爲準方能處常知經處變知權而坦然有平正通達之度義豈不爲人之路乎夫仁爲人心則人當操存而不可終食違義爲人路則人當率由而不可須臾舍矣乃世之妄行徑趨者將義之正路舍置而不由却乃由乎邪曲之途狗欲忘理者將仁之良心放失而不知求却乃求夫身外之物則是自暴自棄名雖爲人而實失其所以爲人之理去禽獸不遠矣不亦可哀之甚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說仁義其切于人而人自失之總之只是放心於外不知照管而已人家偶養雞犬爲物甚微似不足措意設使放失在外主人尚且到處追尋期于必獲至于人心是一身的主宰萬事的綱維何等緊重乃任其放逸而不知點檢於出入之間收斂於紛馳之後愛小物而忘大體亦不思之甚矣又以知心不可一念或放放則不可一日不求矣學者大凡學問之道如講習討論省察克治其事非止一端然其切要只在求此放心而已矣蓋天下之理皆具于心使皆收歛放逸之心使常在腔子裏

義路此先說舍其路領接上文義路句來耳近說不作兩平看謂舍其路而不由是其心之不在義也固以爲路之尚有待於行也乃若此心原是吾所有的原是吾所日用爲主宰的而一反求之即心即仁亦何以由仁放實矣卒乃放而不知求豈不可哀此說若將上若下命題亦可依如說若述宜平致雞犬句但至輕者以傷之歎原測

補新安陳氏曰孔子言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哀哉哀其雖生而已死也持其死求生之盼大理會性命則精神自有倚矣

補雙峯饒氏曰心之所以爲義路心之所以有宜者也故只說求放心而義自在其中

補饒元素曰此章三知字即求放心之方知得心放心即在了

學問二字必要認得分曉不可謂用學問之功夫求放心者有謂求放心方可學問者有謂學問非一端而以求放心爲主者俱未得旨須看而已矣三字與無他字緊相應乃是說學問之道無他只求此放心便是學問大得力處竟無干古學問之祖也而人心道心致嚴於精一之功夫非求放心之旨乎孔顏乃世學問之師也而博文約禮使語於克復之訓夫非求放心之義乎此原制

補大全問放心當求後如何朱子曰即求者便是存心也求放心不必在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欲仁便是仁了○又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放之心雖放去于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不必求來

面則精神有所檢攝志氣自然清明虛靈之內萬理昭著心存仁存而義亦無不在矣學問之功外此豈復有他務哉大抵人心易于放失如六馬在御一般銜勒少疏必致奔潰故須時常操持然後操縱在我無泛馳之虞存心之功亦猶是也而欲存心者又不可不從事于學問學問廢則義理無所講明而智慮日昏心日放而不自知矣先知求乎故存心之外無學問而學問之外亦更無存心之功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手第四指叫做無名指孟子見人昧於輕重因借指爲喻說道吾人立身所貴於不屈者在志意不在一指也今有無名之指拳曲而不伸於身非有疾痛之苦于事未爲妨動之害似不必於求伸也如或有能醫治其指轉屈爲伸者就是秦楚之路相去數千里亦將不憚遠赴之必務求伸之而後已這是爲何蓋以衆人之指皆伸而我之一指獨屈以指不若人爲恥故不遠秦楚之路以求伸也蓋雖一指之屈伸無關於立身之大節而人情恥不若人其中有獨切者矣

宋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承上文說一指至小也其屈伸無所關係尚以不若人爲恥務爲求伸以求伸至于心爲一身之主少有邪曲則自反不直而有愧於人心同然之良矣視一指之微輕重迥別其可惡當何如也却乃屈撓于物欲甘人下而不辭恬以其究希近禽獸而不恥此之謂輕其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之甚矣尚安得爲人乎誠使推愛指之念反而求之于心志以帥氣道以制欲則不必涉秦楚之路而治心之方已得即此而在雖伸于萬物之上可也人何不反而求之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一也

補王觀濤曰求放二字痛有粗細言之一念少差即謂之放終身不審乃深矣求放者靜存動察耳

今有章○此章亦戒人之不知存心上條待稍後以引起下條耳前設謂即人之重小體而喪其失大體從此上條歸實事末要

無名之指對心看屈而不伸對心之所于欲不求伸其指者不遠秦楚之路對求伸其心者不出方寸之間有無名指者不甚切而非疾痛害事者無所關係不求伸亦可也

人心身心爲重指爲輕人之養身養心爲重養指爲輕指則受之而不求伸心則不知惡而任其屈于欲安得爲知類者歟

與心

拱把章○此章示人以身之當養之者分上言明乎養物而昧于養身下言由其心之失職拱把三句輕輕引起至于身何重者而不知尤重身爲天與言倫之主故愛必有所獨篤而養必有所獨盡拱把之桐梓欲生之者皆知所以養之誠愛之也至于身乃自暴自棄日流于可卑可賤而不知養之其不養也誠于不愛其養桐梓而不養身也蔽于愛身不若桐梓然世豈有愛身不若桐梓者哉特心有所昧而不一發思耳虛齋蔡氏曰身字內包心外包耳體近來又直蹈心字講謂心者身之主也所見還只以身字混化更覺無要只要所以養二字中方有心字意蓋養身非養其耳目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由心以殿于是靈之體不失其仁義之良使能使吾身爲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隨所附亦自然

拱是兩手所圍把是一手所握桐梓俱是木名孟子說吾身之所外物其輕重本自有辨人之昧焉而弗覺者多矣今有桐梓之木其大不過拱把之間至微細也人苟愛其材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皆知所以養之矣至於吾身爲綱常倫理所係屬天下國家所倚賴其當養爲何如者乃內不知以義理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使良心萌蘖伐於物欲之斧斤夜氣幾希梏於日晝之攻取是當愛吾之身反不若愛桐梓之切哉良由本心之明蔽於物欲而輕重之辨昧於反觀其亦不思之甚耳誠一思之舉凡天下可愛可重之物無足以當吾身者而何有於拱把之桐梓哉然所謂養身者非謂偷游安佚全生保軀之謂也必寡慾以養心集義以養氣使志慮清明而不亂精神強固而不搖然後可以繼天官宰衆動以其身任綱常之重爲民物之宗矣不然恣耳目之欲以傷天性之和是戕生之道也豈善養身者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膚是皮肉孟子說人固以養身爲貴尤以善養爲難且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件件皆吾所愛惜也既兼所愛則必調護培息件件皆當兼養而不忍有所戕賊矣極而言之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所愛之中則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所養之內也然同一愛養有養得其道而爲善的又有養失其道而爲不善的所以考其養之善與不善豈待求之於外而有他術哉只是於自己身上反而求之審其何者爲重而在所當急何者爲輕而在所當緩養其所當重則爲善養其所當輕則爲不善善與不善特取决於身而自得其理耳使非反之於己而權其輕重之倫有不失其養之宜者哉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孟子承上文說人於兼愛兼養之中必當考其善與不善者蓋何

光明正大大令人望之知泰山巖巖便是爲賢之身棲更之身此爲身之得養耳但孟子原義心字不露出則亦宜單就身說方類覺口耳字下文加一法字見其大者思也有數條道

補徐玄扈曰愛身不若桐梓甚之也非思甚也所承此何說不是貶其不思正是提醒之使用其思也

補王觀濤曰身與桐梓輕重甚明原非可相較者只是人不肯思到耳須重看一甚字

人之身○此章見養身者當知所重黃海云人之于身當審其所養之當否次節正指言養之善否後二節反覆以示善養者之必以示戒

首節身字包口腹心志在內然末二明說口官心官都云內而精神外而形骸便是愛以不忽故復言養以爲持調護言膚尺寸二句正發其養之善不善字有味善者養其所當重者而兼及其輕者善者養其輕而忘其重者則爲不善養非謂有所養有所不養也知此方於上兼所愛兼所養有情義多大體思者於己取之者言其擇重分限當身而具自可執以驗善否不俟外證也段原斷

體有貴賤小大亦渾含說分有獨尊爲貴爲其役使爲賤權無不統爲大各分一官爲小物便露出心志口腹字貴賤大小皆兼所愛者但宜無以小之故而害大無以賤之故而害貴賤爲養所輕重耳如專養其小者則人品亦因之而小專養之不害乎德養其大者則人品亦因之而大非養之善乎其皆在己之自養中來故曰於己取之而但口腹非全不養使專養則

蓋所養有得失而人品亦因之以判也彼衆體雖同具于一身然有貴賤之分大小之別焉心志總攝乎衆體者貴而大者也口腹聽命于一心者賤而小者也既有小大則大者在所當重不可以小而害大矣既有貴賤則貴者在所當尊不可以賤而害貴矣小大貴賤之間養之善與不善正在於此若使役役於口腹不勝其貪養之欲惟知養其小體則所養者既少所就亦小將日流于污下而與不肖同歸矣豈不謂之小人乎若能持守其心志罔奪於攻取之私惟知養其大體則所養者大所就亦大將上達於高明而與聖賢同歸矣豈不謂之大人乎夫大人小人之分惟在於所養之善與不善若此此兼愛兼養者不可不知自考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場師是治場圃的人梧檟二木是材之美者樲棘是小棗孟子承上說貴賤大小同一體也乃謂小不可以害大賤不可以害貴者

何哉試自材木而言梧檟其貴者也樲棘其賤者也設使爲場師者于梧檟美材棄置之而不加培養於那樲棘之木反養之而望其有成則以美惡不分徒費栽培之力以無用害有用者也非賤場師而何養身者以賤害貴殆無以異此矣又自一身而言肩背其大者也一指其小者也設使養生者於一指之小愛惜而不忍傷却將肩背之大喪失而不自覺則是輕重反常就如狼之疾走但知顧前而不能顧後的一般非狼疾之人而何養身者以小害大殆無以異此矣養身者可不知所擇哉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孟子承上文說觀養木與養指者之弊可見人之養身當養其貴且大者矣今若飲食之人爲饑渴所困只圖饜足則必爲人所鄙而莫不鄙賤之矣蓋爲其專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自處於可賤之地故從而賤之也若使飲食之人食其所當食設其

作小人

有害耳補要圖之曰此節首二句見體原有不同不是貴賤養的言體之在人非曰皆貴而可養也蓋有貴而亦有賤矣非曰皆大而可養也蓋有大而亦有小矣使以小害大賤害貴雖何而不為養小之失大乎故惟養其大者為大人末二句不平重大人一邊作此題宜依此意鋪揚發之為妙場節二節上養其小者二句已是示說小大以騐貴賤場節是就物上以養小失大說人是就身上以養小失大皆以起下節意承次說分疏發害貴小害大不是說所養者賤則其人亦賤故引狼疾人為指以取譬之誤非何以有皆為失狼疾之者行一處病則終身皆不能從今比指何以與養其一指而句正起下為其養小以失大句

所當飲，不至以小害大以賤害貴則飲食於人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乃軀命之所關豈止為尺寸之膚而已又何可賤之有哉但養小體之人無有不失其大者此其所以為可賤耳蓋口腹雖所當養而心志必不可失善養心志者又只在辨禮義而已能辨禮義則自嘑蹴不受至于蹴爾不取捨凜然有一定之見而生死不能移利害不能易矣不能辨禮義者安能養其心志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天下之人都是一般的形體然或稱為大人而為世所尊或稱為小人而為衆所鄙此何謂乎孟子答說大人小人之分惟在其所從適而已蓋吾人一身雖有大小誠使一身舉動惟以大體為主而小體莫不聽命這時便從其大體從大體者以志帥氣而四肢百骸皆有所管攝是其向往之念可以為聖為賢而人皆尊仰之豈不為大人乎若使此身舉動一惟小體是狥而大体反不得主張這時便從其小体從小体者心為形役而方寸之中全無所執持究其委靡之極將至為惡為不肖而人皆輕賤之豈不為小人乎大人小人之分惟係於所從如此人可不慎于决擇也哉

必以為句止起下則人賤句背必以為小人之意說人為於大體養小人為小人之說而不專以所嗜欲說立在全節富貴下此節以養小者為害大下設言不害大雖養小亦可反覆呼應重在養小者未有不失其大此所以為賤大此所以為小人此所以謂養大體者貴於已審善不善之分不然難稱一身不當兼所愛哉

紛是章○此章示人養心之功上節見為人之異而本於由於其所從下節究所從而本以爭於得所從下節發明上節不可平看

大人小人不本上章來熟孟子只渾當看是說而謂出人也宜其所成無間也府云均是人也宜其所趨同也而宜有然時說似大體食從隨也從其大体是隨他作主從其小體是任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体或從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是有分職的意思蔽是蔽於物這物字指聲色說公都子又問孟子說人同此形体則宜同此運用乃有從其大体者有從其小体者此何故也孟子答說大体小体之分惟在能思與不思之間而已且如耳目之官各有所司耳司聽目司視然不能思其視聽之理也惟不能思是以耳目之聰明或蔽于外至之聲色既蔽於外物則耳目亦塊然一物而已那以外面聲色之物交接於此耳目之物為

程氏述用說但作以小体從大体以大体從小体其生支離大体小体亦宜互說復露心志耳且○下節分疏首耳目之官四句言耳目之小心之官四句明心之大先立三句則明從其大者為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物交物上物字指聲色下物字指耳目引之而去是引耳而使聽引目而使視物作引心思則得之得其當視當聽之理也思須斟酌不思然後不得搦落看見所謂之大此天之所以與我者當兼承耳目心思還未是近徐自齋云孟子言此心之根於天來見得人心原出于太虛其能思之用乃是一點天神天明其思也天之所畀也其得也天之所合也此是指出一個大原頭來以起下發大體為大人之意夫人正是於形色上見天性而以大體宰形色者也說得親先立

所引誘而去不難矣所以耳目謂之小体也若心則主虛至靈其至物來能忖度是其官以思為職者也能率其職而視思明聽思聰則得其視聽之理而物不能蔽矣一廢其職而不能思視不見聽不聞則失其視聽之理而物來蔽之矣理之得失惟係於心所以心謂之大体也這耳目與心固受於有生之初因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不切于身但就中較量則惟心為大且誠能於物感未交之時先立其大使虛靈之本体足以為衆動之綱維則事無不思而心得其職耳雖未有所聽而聽之本已立非禮之聲不能奪吾聽矣目雖未有所視而視之本已立非禮之色不能奪吾明矣視聽一宰於心而聰明不蔽於物若此者乃所謂出群衆之中伸乎萬物之上而稱之為大人者以此而已矣若心失其職而求遂于大人之域豈可得哉然人固不可不先立其大而耳目亦不可不嚴其防蓋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于淫聲美色屏去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益固矣此又內

乎其大者一○不已說未嘗全說有力者參大人生於上節只使視聽言動皆不出於理以此若此必有所事時時立存於此然後知色即是物求然此則是人人有不出其本心之者則將無所有承之務心念皆有時時提醒使能思心之体常存為思則之未得而已安之後綜來用此心思也亦非是判己引之役與物同反得其心以求思也從先立其大而挾其思之体根其得之機以於其為之虛則物不能以蔽非乃耳目不能以引心是之謂小者不能奪其要之綱領其大者也此為大人而已矣此字要重看所謂大人者非止大者先立而小者不能奪之之謂也蓋此句作為立不會去作消一般去這處識有半出的能應人皆到不得果是大力量大能奪大人之所

外交修之道有志于為大人者不可不知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孟子見當時惟勢位而慢道德因發此說人皆知爵位之為尊而不知吾身之可貴者不獨在爵位也有性分之貴為天所與而予奪不係於人稱之為天爵者有勢位之貴為人所與而得失難必於己而稱之為人爵者焉如何謂之天爵心之慈愛為仁裁制為義不欺為忠無妄為信備此四德於身而愛慕之有常欣慕之無厭這四者雖是降衷之善天理固有之良雖人君不可得加[illegible]不可得損者乃所謂天爵也如何又謂之人爵凡命而為公六命而為卿三命而為大夫則此爵命於朝而得之者貴失之者賤這是人主馭世之權朝廷命官之與人可得而予之亦可得而奪之者乃所謂人爵也爵有天人之異如此人豈可徒慕在外之榮而不知所以求諸身乎

屈

以為大人者全在於此此段原刻補庸一卷曰心之官則思非計量揣摩之思非精迎意必之思存存不失之謂思思者聖功之本

補李見羅曰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此[illegible]天機自然不待安排布置孟子此語正顯心體之妙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

辭崇溪解曰象山謂孟子一書只是先立其大[illegible]言也試觀上篇之中何一言而不指人之真心何一語而不欲人之養心人之一心原是廣大光明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illegible]人只是人者小之只然立之一字甚難余少讀[illegible]非立一息少懈則非立乎其之三十而立也顏子之所立卓爾也孟子盡能立其大者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說爵位雖有天人之分而得失則有相因之理古之人有見於道德為重此反己自修惟知有仁義忠信之理可愛可求而已何必於人爵乎然而道德既崇名譽自著公卿大夫之爵有不求而自至者焉此人爵從天爵而兩得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始初亦知天爵之可修也但其意非為道德不過藉此以要譽名求聞以為得人爵之地耳及至人爵既得志意已滿遂以天爵為無用而棄之而不知仁義忠信為何物矣夫假天爵以要人爵是不知天爵之為貴其心固已惑矣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又不知人爵之皆保則惑之甚者也蓋人爵之可要從以有此天爵耳天爵既棄名實俱喪終必併其所得之人爵兩失而不能保矣豈非惑之甚哉於此見天爵之與人爵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者也而天爵非人爵無以弘濟世之用人爵非天爵無以彰令德之公是以

滿

天爵章○此章為當時棄天爵而要人爵者發也首節言爵有天人之分下二節要言今人之不如古

天人之爵雖分說而重在天爵一邊說个天爵便見重于人爵仁義忠信不要平[illegible]說受曰仁宜曰義仁義存乎心而無不盡曰忠無不實曰信仁義忠信即是義樂之不倦即好善誠篤以自然者言不可用著力字是此皆是天生帶來的故謂之曰人爵

修其天爵修字要緊得古人竟心可信只見得此性沒要修之便有終身安焉之意人爵之從知影之隨形初無心得之者天爵與吾身相存亡人爵亦與天爵相終始

修天爵以要人爵此便便不是真修了竟矣孔又得一人爵棄便棄其天爵心上只見得是處

為士者道不虛尊貴於經世為人主者官不虛設務在任賢、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趙孟是晉國世卿孟子說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故見人爵之榮羨慕而欲得之者此人心之所同然也乃天下有至尊至貴之理人人各足於己而樂得於外者此其可欲為何如但人多蔽於物欲未及反己而思是以惟見在人之貴為可欲而不見在己之貴為可欲耳豈知貴之在己者乃天然自有之貴所謂良貴也人之所貴者依名而立待勢而尊乃外至之貴非良貴也如趙孟為晉國執政之卿能操爵以貴人者然能以爵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之而使之賤貴賤榮辱皆趙孟之所得專非吾力之所能必所以說非良貴也若夫吾身之良貴人安得而賤之哉然則欲貴者信不可不反求諸身矣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

令不知身心性命為何物顛倒昏惑所謂惑之甚也畢竟來却此舉動作為豈能常保其祿位曰惑之甚又曰終必亡總之戒醒世人欲其知古人之修天爵也

欲貴章　此章為求人爵者發首節假人欲貴而不思在己之貴次節言人貴之不足貴末節言良貴之可貴正見人當求諸己而不必求諸人也

孟子本意只因當時奔走勢利之徒只求在人之貴往往從而不知反求其心所同處故為提撕欲貴良貴字還直指人貴若絕無得貴於己句說欲先說似來[illegible]人人有貴於己句令下飽仁義令聞廣譽在內意思耳三字最提醒人處言人本自有貴于己者只二句為發外邊去將自己的貴都忘却了

人之所以貴是自己的貴趙孟二句正發明非良貴之意使貴

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是大雅既醉之篇孟子承上文說人之所貴固非己之良貴矣而良貴之可欲於何見之詩經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夫飽不曰味而曰德者何哉蓋言德貴矣於仁義君子體仁而行抱義而處則理義悅心而天下之至味在我矣若他人之膏粱人自食之於我何有焉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仁義既積於躬由是令聞昭宣廣譽四達實大聲宏而天下之至榮在我矣若他人之文繡人自衣之於我何加焉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曰飽乎仁義則知良貴為可貴矣曰不願膏粱文繡則知趙孟之貴不足貴矣人顧有舍良貴而外慕者何其弗思之甚哉此章言勢分之貴無與於己性分之貴不資於人欲人重內而輕外不可徇物而忘我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

緣威其字含蓄刺于人

仁義本詩經字來聞譽文本仁義來仁義德之存令聞廣譽德之施飽字藥工夫蓋指已先足而言施則無心而自彰者正見己之貴處膏粱文繡則皆人加我者故着人之二字所以字有味蓋此重則彼輕也不願亦無所羨之意正對首節欲字說非厭棄不肯就之謂也要之膏粱優游仁義中不知從前亦不以聞譽為榮云云者說世俗之顛倒於膏粱文繡者借以點醒之耳

仁之章　此章戒為仁之不力首二句言仁勝不仁必然之理今之為仁者四句是言為仁之不力此又句言助人不仁亦終必亡句言自亡其仁轉是為仁不力之弊也人心只有此仁人若全體此仁自無不仁不消說勝乎仁之[illegible]亦就理發貴勝處[illegible]之能勝欲如水決

亡而已矣

與字解作助字孟子說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而勝負相乘之勢從觀其消長之機何如耳如以常理而言則理可以制欲公可以滅私未有道心為主而人心不聽命者是仁之勝不仁就如水之能剋火一般乃一定之理而不可易者也然仁之可以勝不仁者謂其以常存之天理而遏方萌之人欲耳乃今之為仁者天理之存無幾而人欲之焰方張是猶持一杯之水以救一車薪之火火必不可得而熄矣人見火之不熄不說是水之力少遂諉之說水不能勝火人見欲之難遏不說是仁之分數少遂諉之說仁不能勝不仁此言一出由是不仁之人皆信以為仁之難成將甘心於不仁而縱欲滅理無所不至矣豈非反助於不仁之甚者乎非但有害于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甚篤之不力將併其幾希之仁寖消寖微而終至于亡矣為仁不力之害如此有志於仁者可不知所戒哉昔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杯水即惟微之喻也車

能勝矣但爲仁者要着實察識擴充始得若只一念一事之仁不加察識擴充之工是無根之理也豈能勝有根之欲反至不勝遂說天理勝不得人欲此言一個天下之爲不仁者皆諉于仁之難成而不肯爲仁非我深助不仁之甚哉○滋助人之不仁亦且自家志氣消沮并其幾希之仁而亡之矣

補觀山曰本文謂是爲是自謂乃自誤之意非人遂以爲實不能勝則承我自謂而言人亦謂之以起下助不仁意

講一說王觀濤曰與於不仁之甚作自己說還僕說天理勝不得人欲於使人欲愈熾而終不可撲滅天理亦愈微而終不能復存蓋曰亦終必亡而已矣

五穀章　此章勉人用力于熟

漸之火而惟危之念也微者益之使盛危者制之使安即帝王傳心之要亦不外於學者克己之功而已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稗是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者孟子勉人爲仁說學者先于爲仁而仁必期于有得不觀之五穀乎彼五穀之爲物天所生以養人人所資以爲食固種類之美者也然所以謂之美者以其由種而耘而穫可以爲粒食之資耳設使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則反不如荑稗之成熟猶可以資日用而美者反失其爲美矣五穀猶不可不熟如此況於仁爲吾心之生理兼四端包萬善是何等様美德豈可不加培養之功是以爲仁者亦在乎省察於念慮已精而益求其精體驗於躬行已密而益求其密由三月之能守以至於終食之不違必使天理渾全德性常用亦如五穀之苗而秀秀而實焉斯已矣不然是自喪其心德之美而與五穀之不熟者等耳豈

仁章五穀四句是借五穀之當熟以引起末句之爲仁之當熟意五穀到熟方成其爲美種爲仁到熟方成其爲美德只重熟字上不如荑稗句非謂荑稗之可取正見五穀之貴熟也仁如何爲熟此心純是天理動靜與俱不得安排不必着意時時皆仁處處皆仁此方是熟其工夫全在熟之前而方到得熟處而後來而已矣者見必熟而後可以謂之仁也

蒙鍵曰夫仁仁字與上章仁之勝不仁仁字俱兼現成言兼言爲仁也緊與對一念一事之仁看熟者成熟之謂非專是成言未嘗說所以熟之也指說熟者體認熟夫熟豈易言哉耳與熟心夫子之熟也純亦不已文王之熟也從心用中聖人之熟也不到此地位還是不熟孟子只重熟

不有慨於他道之有成哉孟子之意非以他道爲足尚蓋甚言爲仁之不可不熟也欲熟仁者又自收放心始放心不收而欲熟仁難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志是期必彀是引弓至滿孟子說天下之事未有無法而可底於成者故有教者必有所據爲學者必有所循不觀之由基乎天下稱善射者莫過於羿羿之教人以射宜若有心得之巧乃其教之之法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彀彀率從他學射者也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彀彀率之外羿不能有異教弟子不能有異聞也蓋彀率乃引弓之限引滿而後可以命中此射者一定之法學者安得而違之哉天下稱良工者莫過於大匠大匠教人制器宜亦有獨運之智矣乃其教之之法只是引規執矩使之爲方圓從他學藝者也只是引規執矩之爲方圓規矩之外大匠不能別有所傳

而

意謂徒恃其稱之美可爲他道之有成非孟子本旨

羿之章　此章喚正學道本文只就曲藝說正意根發處用之於學者乎重在學實由於彀也須說彀率規矩乃射與藝之成法者不可易意總提起然後以二必字相綰說曰羿見善射曰大匠見良工不以彀率則不能善射不以規矩則不能成方員此定法所在故後者學者習不能外也由藝且然況聖學乎就相傳附孔居學只是一個定法唐虞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只學之者教誠正一也此數學者之彀率規矩也

洪覺山曰此篇發性善上說起至四端其心意以下從上注但是說養心存仁之事此說仁勝不仁爲仁要熟與教學便操心法便以救結一篇之意

弟子不能別有所習也蓋規矩乃制器之則有則而後可以成器此大匠一定之法學者亦安得而違之哉由藝且然則聖人之道可知已是以堯舜揭相授受不過曰精一執中孔顏相授受不過曰博文約禮曰精一曰博約此聖學之彀率規矩也學道者宜究心焉

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卷二十四終

新辯直圖補衍經解補兩主意

任人章　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要大分而不較其一偏任人之屈屋廬子者是較其一偏而孟子之教屋廬子者是較其大分也

本卷中曰前篇論性善以辨倒仁義此篇首言禮以辨倒禮禮即仁義之節文也從處處發處較其輕重便見禮爲人心之固有而不容昧者是所性之善也與荀子性惡禮僞之旨正相反

問禮與食孰重此禮即飲食中之禮非舉禮之全與食一節較也如云人貴不飲食也而食之中有禮在此孰爲重也故後面紾兄之臂亦即飲食中舉其禮之甚者言色做此

亂以節飲食之流以防男女之

淫放無禮則人心無隄防檢着歸出此屋廬子之以禮爲重者論其常也及陳來難之食無禮也不食則飢死食斯生此時死爲大則禮不必拘因荒之年不能備六禮以親迎必不得妻不拘常禮則得妻此時以得妻爲大則禮不必拘是論其處變則禮有輕于食色者所謂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較之也何以較輕重哉

饒雙峰曰親迎謂必大禮備而後成婚古者國有凶荒婚禮多殺固不可拘于禮之備者非謂不親以迎其妻也

屋廬子析禮未精但知輕重之大分而不知任人一偏之較遂爲所屈然終不欲以禮爲輕也故之鄒告孟子以求明云

新安陳氏曰按任人所言亦是一段道理不可以爲非所謂故孟子不闢之使聖賢處此

重刻辯真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二十五卷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任是國名即今山東兗州府地方屋廬子是孟子弟子戰國之時人多昧於理欲之辨故任國之人有問於屋廬子說人不可一日無禮尤不可一日無飲食不知禮與食二者果孰爲重乎屋廬子答說飲食雖切於養生而食又賴禮以節其流無禮則必失之縱是禮重於食也任人復問說禮固可好而好色亦人之所好也不知色與禮二者又孰爲重乎屋廬子答說好色雖人之所欲而色又賴禮以別其嫌無禮則必至於淫是禮重於色也任人欲詰其辨遂設難以問屋廬子說子謂禮重於食固也設使身當饑餓之

際此時若拘於禮則必不能得食而受餓以死若不拘禮則可以得食而救饑以生當此軀命所關之時尚必以禮食乎吾恐食可以無禮而生不可以滅性謂禮之重於食殆不然矣子謂禮重於色固也設使身處窮乏之中此時若拘於親迎之禮則必不可得妻而婚姻以廢不拘於親迎之禮則可以得妻而家室以完當此怨曠無聊之日尚必以親迎乎吾恐婚姻可以不行而人倫不可以或廢謂禮之重於色亦不然矣屋廬子屈於其說不能對明日乃往鄒邑備述任人之言以告孟子孟子說禮之重於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詰問者事之變於答此問何難之有蓋事雖無常形而理則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則其辨不攻而自屈矣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重哉

揣是度量岑樓是樓之高銳如山者鉤是帶鉤孟子承上文說凡謂任人之問不難於答者何以言之蓋理欲輕重本有一定之分

亦有爲之者如歸之不合而察是已故曰亦未嘗膠柱而調瑟也但只不揣其本耳此執一食色爲重之設使有輿羽不如金在彼故孟子有性應一段說話

不揣節只較其一偏則食色反有重于禮金重[illegible]本重於食色非以一偏較二節一正一反發揮相連說下以起取食之重節且在寸木岑樓鉤金輿羽上言勿泥正意揭以乎所謂其底之平米山之高銳岌嶺塔之東合馬以金爲之然金最不多禮稍微其日與欲須以大分爲[illegible]爲兩乎信如任人之說則將升寸木於岑樓而爲早庋鉤金爲然變之非反之謂也假如以鉤金與輿羽較而稱者反重重者反輕豈所論於金羽之常哉二節意相承知此但勿蘇正意正意自

在取食之重節本文五重字緊相呼應

取食節即上節之旋而申明之說從親迎之禮來不輕但對饑死滅性其重極矣爲若較之食重者色重者比人所必以婚姻爲[illegible]見得食色皆可廢雖孟子言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似可廢矣知其重而已此節正反覆之非乎節明使屋廬子之說

迷者按曰此節即上二節意但上在論上說此則直指任人說了此所謂升寸木于岑樓而較鉤金于輿羽者也

任人只說得死與不得妻爲重不曾思到紾兄臂摟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一兩與之乎叛說見禮終是重蓋不以禮食未到紾兄臂之甚不親迎未到摟處子之甚此可見饑死雖重而兄之臂尤不可紾故寧可餓

故謂禮重而食色輕者乃就其大分而言也如任人之論則執其偏勝之說以較量一定之理而本末輕重將失其平矣且如岑樓至高寸木至卑若從其根而比較之也如何不從下而高其根本惟就稍末比並其高低則與方寸之木可栽之岑樓之上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與食色而加於禮之上其高下失乎何以異於是哉金之質至重羽之質至輕然其分劑適均而稱量之也豈是說金不必多一鉤也爲重羽不必少一車也爲輕將取一鉤之金以抵一輿之羽則鉤金反輕輿羽反重矣取禮之常而當食色之變其輕重不啻又何以異於是哉要之岑樓不以寸木之加而損其高鉤金不以輿羽之多而損其重禮之大體亦非可以食色之變而改其度君子惟道其常而已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又承上文說禮之重於食色猶之岑樓本高鉤金本重也而

任人乃謂食色爲重禮爲輕其所以比較之者失其平矣蓋禮有輕重食色亦有輕重但以禮與食色之並重者而比之乃見禮之爲重耳若饑死以滅性乃食之重者也得禮而後食乃禮之輕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乃軀命生死所關其重於禮甚矣豈但知任人所云食重而已哉不得妻而廢人倫乃色之重者也親迎而後婚乃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乃居室大倫所係其重於禮亦甚矣豈但知任人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謂寸木可高於岑樓鉤金反輕於輿羽者惟其比較之太偏故其重輕之懸絕耳豈可據之爲定論乎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紾是捩轉摟是用強牽持孟子又承上文說禮與食色使其偏重者較之則輕重易差從其兼重者較之則定分自見汝何不往應任人說子以饑死爲滅性食固重矣然紾兄亦禮之重也設使當

食必不可爭禮以紾兄不得食禮而而得食又食人不可犯故將可無妻乎不可廢禮以親人之廢乎則禮之本重於食色則所則本末皆於而于本至不得已各隨輕重適均而食至不能于者與大分有輕然者屋廬子無此以往又何難之有哉

李氏參曰此章所論[illegible]綱常之理與禮[illegible]而甚則重則不知自守其正理欲之分也

禮節處曰蹈與食色非徒輕重之所由分今縱不過其輕而能食色不當其重而徇於取[illegible]則全當[illegible]而體始哉中于食色之[illegible]樂其常而孟氏勝衆之[illegible]而使人勝是以為他又推[illegible]不可執者禮樂所不重食色而附于禮則食色亦重者則學如附規而其所短爲方也誠性廢修保借之于體也

人皆章　此言見聖人可爲而不假外求之意前節是示以爲堯舜之道末節是示以當自得師謂重一爲字上

人皆可以爲堯舜古語本說爲字次用不在上道字實是述問之意所疑只在大字說爲其道其說曰當我說人資儀得身雖不且曰然言其道可供得也其意所在用之爲其道也但令足以不淺消耳

湯文之形体交以進天心所稱底者故生出自提要之形体亦具得食粟不長此形体乎如何則可言如之何則可爲堯舜也須行不勝爲堯舜之事然哉奚有於是是申形体亦爲之而已矣言堯舜只在于爲有人一段是借來立論以申明其二句之意不勝匹雛是有似在一

饑餓之際紾兄之臂摟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于犯禮義從於紾兄而奪之乎抑以不紾爲廢倫而重其紾以正伯從兄之禮之重也若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女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廢倫亂法敢於踰牆而摟之乎抑寧如紾兄之臂[illegible]不但不以得食矣摟人處子則取於違禮不但不得妻矣則寧可以饑餓而死必不可紾兄以戕恩寧可不得妻以廢倫必不可摟人處子以亂法禮之重於食色顯然較若矣以此而應任人而何說之可解哉大抵先王制禮本以防範人情維持世教行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也而猶狃自恣之徒樂放佚而憚拘檢至有踰墻不羞鑽穴不顧則禮坊之壞極矣時君世主不能以教化隄防之而反爲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縱欲敗度敗禮思以匡世勵俗不亦難乎此孟子於任人之辯而力折其妄爲世教慮至深遠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

曹交是曹君之弟是時性道不明人皆高視聖賢以爲不可幾及而孟子每道性善必稱堯舜曹交疑之因問於孟子說聖人莫過於堯舜堯舜之爲聖流行古今絶德非人所能爲乃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不識果有此理乎孟子答說堯舜雖聖與人同類何不可爲之有行此理也曹交不喻爲學之道乃以形体自負說交聞自古能爲堯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湯文王之長十尺湯之長九尺是有此非常之軀幹方有此非常之事功然則欲爲聖人必非形小者可能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比文不足比湯有餘似此聖人之前貌矣及論其力則但知食粟焉耳更無他長可以表見於世有其形而無其實交之有愧於湯文遠矣故問如之何乃可以爲堯舜乎孟子答說聖人所以爲聖不在形体之間子乃以天下之大易輕量湯文何有於此亦惟勵作聖之志反己自修去其不如湯文者就其如湯文者勉爲之而已矣若有志欲爲而力不逮者哉

人身上說有力無力只在舉與不舉用力與不用力耳然則二字連接上面四句說下正使見得能為堯舜之人是亦堯舜也已矣之意於下文又人皆可以不勝是病爲匹雛是不為[illegible]以終其意也此亦然於人[illegible]而非為下節張為則[illegible]湯而勝為堯之是不肯為意

徐行節言堯舜雖爲聖其徐行疾行者總以為一般也舉人所不能言只在進步間欲徐行後長者非力有不為所不為者知[illegible]也此節下頂補出二字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言堯舜雖至聖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知此之親雖九族以之從就身弟之也以堯舜之聖其道只在孝弟之外無他道則其身亦易為矣不必說到功業

上

鄭氏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孟子直要說得爲堯舜之容易故就身爲衆事中而言之於徐行後長者而言之非然此節發論以明其義爲堯舜何其易[illegible]可以言說堯舜之道謂大不過是孝弟則分道與孝弟爲[illegible]字略取之堯舜雖至聖其道不過是孝弟而已方說堯道與世虛下孝弟即是道路得

逆道堯曰曰如謂堯舜之道雖大不過是孝弟此則分道與孝弟爲兩個如謂堯舜之道之大就是孝弟乎[illegible]之此則又以孝弟為道之本原矣且又未見易為說如是說堯舜之道孝弟便是古所稱親睦九族底孝乃其親皆堯舜之道之實處子此說亦則切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匹是一匹之雛烏獲是古時有力的人孟子承上文說聖賢作聖之功在修爲不在形体者何哉概人之勇力可知矣有人於此匹雛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有人焉百鈞雖至重也而曰我能舉之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人力之強弱惟辨於舉物之勝與不勝如此然則烏獲之力能舉千鈞者也使有能舉烏獲之任者不必其形體之似而爲力相當是亦今之烏獲而已矣若使能爲堯舜之所爲豈不即今之堯舜乎人乃謂堯舜之道非我之材力所能爲而往往以不勝任爲患豈知力之不勝不足爲患患在志安於卑近而無克念之誠功狃於因循而無勇往之力可爲而不爲斯乃聖狂之攸判耳誠一爲之天何不勝之足患哉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說人之不能爲堯舜者其患固在於不爲然堯舜豈難爲者哉今夫長者在前我徐行而讓步於後此便是知敬長之禮叫做弟使長者在後我疾走而突出其前此便是有傲長之心叫做不弟夫徐行者不過於步趨之間遲先後之序豈甚高遠難行之事爲人所不能者哉惟其忽長幼之節是以廢事長之禮甚自不肯爲耳豈知孝弟之道近之則爲愚夫知能之良推之實爲聖人盡性之事故雖堯舜爲人倫之至其道若至大而無以加然堯惟親睦九族而後有平章之化舜惟慎徽五典而後有風動之休是堯舜之道亦只在孝弟而已孝弟之外別無性分則性分之外別無事功雖堯舜豈得而加毫末於其間哉天理流行

足

俱好恐闕

子服節爲以爲之之道服言行不必泥非真取堯舜之服言行而一服之言之行之近正堯舜之服言行皆天理所宜大小皆正合乎天則者猶於理一在身第上發出便是堯反是便是桀一舉一動在堯與不堯上其機在於耳何必於外之遠求○汲汲一箇個箇之業將求有學者實失覺以來是近於然是觀爲之意事斷然是非者道在反求以體實仿傚學者甚於本文氣如此所謂上文與是一意貫難爲故節屋歧以不勝爲道之人所不能盡意人病不求耳即是所不求以所不求也愛子歸而求之自有師即此服言貴行是而是是者上文所論稱是當之意已盡將因曹交欲求歸構然然發之之意故此節又發上文之意而道之以

經筵進講

孫所求也大道若大路謂道所在病之一道真難知只人不求進者弟之不是大路何必擇道者入人共由人人皆可以由故不必爲路而歸而求自有師資以歸而求之則有前必求之之於則去求之道理何以徑至[illegible]大色不其理力見而求[illegible]及求之云也以其求其[illegible]以求[illegible]而日得驗於[illegible]必其切實於其己[illegible]所求[illegible]所在之所在道也[illegible]大道之則道具於心性[illegible]常在心內探索之[illegible]之務我在[illegible]在會心時益心之所依此而之所[illegible]從此心其及諸心上以求道乃上文意之

於孝弟而孝弟雖在於徐行則欲移堯舜者倚乎其不難矣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孟子又承上文說堯舜之道不外於孝弟則曹交果不難爲矣子欲爲聖人豈必求之高且難哉曰君一身而言衣服言動之微皆道之所在於此而得其正之趣何如耳子若服堯之服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誦堯之言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行堯之行而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如此則反身循理無一事不在於堯舜之中雖不必容貌如堯而衣冠言動都與堯相似是亦一堯而已矣子若服桀之服而從其奢侈之制誦桀之言而從其邪僻之詞行桀之行而從其暴虐之事如此則悖理亂常無一事不出於規矩之外雖不必容貌如桀而衣冠言動都與桀相似是亦一桀而已矣夫能爲堯則必能爲舜而出於堯則必入於桀得失之爲堯爲桀惟在乎我子可不審擇所從哉

四書解卷之十五

五

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曹交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又述交如初只疑聖道難學而得聞夫子之教乃知堯舜可學而至此一念求教之誠有不容已者如得見於鄒君可以假借旅館而爲駐居之所願留於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將從容講論以究道之微窮成學之志矣夫假館而後受業則其求道之不篤可知孟子乃從而拒之說子欲假館受業求以道之難知而求師於我也不知這箇道理具於性分之內著於日用之常天下古今由然共由就與那大路一般豈有隱僻難知之理而待人指示者哉但人自迷於向往之途猶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誠歸於家庭之間而求此道於事親敬長之際於君之所謂孝弟者皆務身體而力行之則行止疾徐間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動隨所學而皆師不必身親授受而自師之資有餘矣豈必留此受業而後可以求道哉孟子此言雖爲曹交而發

子　往

交承處原約承甚明確改之

小弁章　此言人處父子之際當論天理之至情首二節是因問而仰論以見小弁之詩之爲仁下二節是因疑而比類以見小弁之所之爲孝總是明其怨所宜怨而非小人之詩以小弁爲主凱風爲賓

小人之謂言非君子之詩也孟曰何以言之意以爲子之怨問丑曰怨亦以爲高子之意答也高子之意蓋以詩所有怨者有小弁處父子之間而哀痛迫切殊無温柔敦厚之意似爲大舜耳

固哉節詩自有怨体小弁之怨正本乎人情之不能無者怨之得体者也深以怨爲小人則稚滯而不通矣故曰固有人於此而假作四人有越人一段不過伴說印東其兄關弓一段見由

經筵進講

之者以義理利害關說令其曉悟非止語之而已也其兄殺人則必陷于罪故垂涕泣而道之與其戚也今小弁處父子之變過者宗社存亡係于其親不小故詩之發痛迫切以直親心之悟正所謂其兄關弓則已垂涕泣之乃親親之情親親之發于中仁之仁人若之用心孔論于以爲小人說固矣

書引凱風是以已證是高子之說非是親過不怨亦未可以其怨者以說小弁之不當怨耳七子之母以自悔其情欲過在一身小弁之父信讒逐嫡宗社之存亡所係此等過親一身之過何如雖若爲父離逐則既疏矣君又坐視其大過爲恝然不加意則于父子之間益疏故曰愈疏意得爲孝磯是水中之微石石激水然非若[illegible]

然孝弟不待外求堯舜可學而至實萬世不易之論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高子是齊人小弁是小雅篇名昔周幽王初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生伯服甚寵愛之因黜申后而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師爲作此詩以述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詩曰小弁關弓即是彎弓公孫丑問於孟子說昔高子之說詩也以爲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惟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問曰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其說云何公孫丑答說高子謂詩之爲教温柔敦厚故雖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今小弁處父子之間而爲嗟怨之辭有哀痛迫切之情無温厚和平之意此所以爲小人之詩也孟子說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矣哉高叟之說詩也夫謂小弁爲

四書解卷之十五

六

怨則可謂怨爲小人則不可何者小弁怨其所當怨者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之不可然不過從旁談笑而開諭之初無哀迫之意此豈有他故哉以越人與我情分疏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疎之也如使其兄關弓而射此人則己惻然悲惜其兄于殺人之罪當必何而垂涕泣而勸止之不勝其迫切之情矣此豈有他故哉以兄與我乎足至親休戚本同一體故因其親而親之也今小弁所處乃人倫之大變廢嫡立庶且將有亡國之禍正與其兄關弓而射的一般安忍恝然無愁談笑而道之乎故其爲詩哀痛迫切庶幾動親心之感悟不至陷宗社於危亡正其垂涕泣而道之之意蓋親親之情不容自已者這親親之心乃至誠惻怛之念仁之發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可謂小弁爲小人之詩乎泥其詞而不通其志此高叟之說詩所以爲固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

歹　例

凡水過石便見激于石而難泣也石影毋水影于親小過而子遽怨是子不能寬其毋亦豈得爲孝此見怨不怨各有攸當要得以凱風之不怨而例論小弁之當怨哉

孔子論孟子只要引個孝字纂字以證小弁之怨爲孝在十而慕解作慕思但借解耳其實舜三十在慕已不得五十而尤若矣何至五十尚然慕之也只是借以明小弁之當怨見自古仁人孝子之用心皆如此所以證詩者當原其心不可固執一己之見也

大全輯說高者皆以小弁之怨與舜怨慕同類謂只是罪我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后面君子秉心惟其忍矣君子不惠不宜定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以作小弁者自是宜臼得罪廢位亦常人之情其怨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爲無罪矣何與舜同日語也

新安陳曰舜之怨慕怨己而罪親小弁之怨怨己而亦怨親孟子亦姑引以爲證見小弁之怨不失其親非不同處勿論也以小弁而例之凱風其過大而其怨亦爲之不可以凱風之不怨而例小弁之怨也以小弁而例之舜其德雖異而其怨則一也不可謂舜之至孝而謂小弁之不孝也求仁者之仁又謂之孝如之何可以小人親之哉

宋牼章　此章總言利之說公不利也分主於說宋牼而爲其見說之旨下是斥其言之失而示之以仁義之理

首三句是說事之個本物首曰過此正是物乃說此章之一

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凱風是國風衛詩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以自責其詩名曰凱風磯是激水之石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小弁之怨固是親親之於凱風之詩七子不得於其母猶小弁不得於其父也何獨痛自刻責並不怨其親乎孟子答說人子之情本無親疏而父母之過則有大小凱風之母雖是有過然失節之辱只關玷於家門是過之小者也若小弁之父戕賊天性之恩亂嫡庶之分悖且及於宗社是過之大者也使親之過大而我漠然無所動其念不知咨嗟哀怨望之以恩則親既絕我我又自絕於親已疏而益疏其薄於親甚矣於心何忍焉若使親之過小而我憤然有所逼於中遂即抵觸叫號繼之以怨就如以石激水不能容乎石之微激而遽怨其不可磯甚矣於心亦何忍焉以此觀之愈疏是有忘親之心忘親不可謂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磯是無顧親之心不能順親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也怨與不怨各有攸當豈可比而同之乎昔者孔子稱贊大舜說舜其爲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猶慕其親而不忘非至孝其孰能之夫舜以終慕而稱至孝則小弁之怨豈可謂之不孝也高子乃以小人目之何其說詩之固哉然終慕雖人子之至情而天性睽離實人倫之不幸也使大舜不遇瞽瞍宜臼不遇幽王亦孰於以孝稱哉及瞽瞍惑於後妻而偏愛傲象幽王惑於褒姒而寵伯服則知賊人父子兄弟之恩傷天性之愛者多自衽席始矣可不戒與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石丘是地名昔戰國之時有姓宋名牼者將往楚國遊說楚王孟子偶然與之相遇於石丘之地因問宋牼說先生此行意欲何往

懷

初不可倉卒見遇者問所向欲其所之故將有所遇語不遇于楚必遇于秦不可倒說不遇于秦必遇于楚遇則可以罷兵而息民矣此內便含此意

指者說言之總要勿認作旨字不利正是其說之指戰國游遊說者不從則皆小志於罷兵息民類皆以此爲念故曰志大號名目也言以利爲名目則不可下正發明其不可之意

以利說秦楚之王正所謂以利爲名也秦楚之王悅於利以下正所謂不可也懷是懷抱之懷終身于此而不失之意利以事謂各以利爲心有所爲而爲非把利字事君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終字即今人說畢竟是這樣其上以事其君父兄則下必以待其臣子弟故曰相接去仁義而懷利則親愛之意我試問之[illegible]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森尊曰聯說以三軍之師指將言三軍之士指將校以至卒伍言悅師當作兵字看實罷將卒有心悅欲在上卒下說罷秦楚不必拘定在三軍中說既罷兵王說說來然歸於義利欲仁義則不必從利則秦楚亦然

道念曰大抵利端易啓一聯上說必大抵今日干戈所被禍惡係罪惡之爲利修後日爲當宜安國又恩不發不啓之爲利如所謂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是天下皆相爭利之風而無仁人君子之行何以不此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明道頗要得不防

補見無陰曰懷利相接處緊要在去仁義上人心苟未至

宋牼答說今百姓之苦莫甚於戰爭而兩國相爭莫強於秦楚我聞秦楚二國興兵構怨戰鬥不休意將南向而見楚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使無攻秦設或楚王不悅吾言我將西向而見秦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使無攻楚不遇於楚必遇於秦或者二王之中將必有一處遇合則吾之說可行而志可遂矣孟子又問說先生此行往說秦楚我且不敢問個詳悉只願聞個大指說之以何爲詞乎宋牼答說兩國構兵由其見利而不見害也我將以秦楚之王而說以兵連禍結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寢耳孟子因闢之說當今遊士之策皆以戰攻爲尚先生獨於兵戈擾攘之時而以罷兵息民爲說意在措天下於安寧志誠大矣但謀人國家之事者宜論道理不宜論利害今先生欲言構兵爲不利則是以利爲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從也名號不正將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或者其不可乎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又告宋牼說吾聞先生之說秦楚不可以利爲名者何哉利之所在人之所趨有利則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說道罷兵息民乃國之利則秦楚之王必將欣於利而投戈解甲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士得免於鋒鏑死亡之憂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不戰之利也利端一倡舉國之人皆翕然爭務於利爲人臣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君而無實心盡忠者矣爲人子的懷圖利之念以事父而無實心盡孝者矣爲人弟的懷圖利之心以事兄而無實心敬長者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惟利是視竟不知有仁義皆棄去仁義懷利以相交接如此則見利必爭失利必怨親愛之心既亡篡弒之禍將起國不至於滅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說一行而其害至於亡人之國先生欲以此爲號召之

門

事親其于君父兄弟必有一難顧忌而不忍背之之意惟決去仁義則復良心而後不復知有君父兄爲何物矣既將去字讀然後成字十分精確

○楊季卑曰仁義是所固有不可令之妄者也所以發道後來者也曰說者則確實矣於字行也

以下二段即述是仁義之說而行上仁義之俗成乎下之人各守於所以爲此仁之說何爲不復利不道說之悖兄三綱正之法立今者今數道于國既今行不至下之各王其下相者傳以定其於只在仁義利之別所以利之一字決不可言以仁義言之知偷于決定非仁道則非義之說論仁義以事君者則不發擾此仁義夫妻之間仁義發心之理以仁義存心便其所職所當爲理所宜當爲吾心術之不復知有上之所說之謂要仁義以求之也原利所以仁義利說個便字不心上義凡私所爲顧恩瑚于自其必存仁義元者於道而爲利者自然獲之中仁治而私利者有終仁義相仁爲利而利皆始終則發習之有仁義必勝於人之必決於人欲勝於行耳

居鄒章　此章見孟子報處之宜不見儲子分上見孟子處交際一處于是孟子得其義而當之人問看孟子儲子一邊有其自出新的于下以首當仁於全當之意不宜乎鄒於上下交作方得見儲子處行居鄒曰爲任處守便見季子不得之鄒曰處平陸曰爲相便見得儲子得之平陸此說者當迷也但未可說明居處二年少則居常而處當幣鄒父母之國

秦楚之王不亦說乎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衆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又告宋牼說先生所以說二國者既不可以利爲名則亦有仁義而已矣誠使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誠道彼民非仁伐國非義則秦楚之王必欣然悅於仁義而休兵止殺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師習蒙休息生養之澤其誰不欲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之道也仁義一倡舉國之人皆將然然然爭趨於仁義爲人臣的心在仁義以事君自謂臣職之當盡非有所利而爲忠矣爲人子的心存仁義以事父自謂子職之當供非有所利而爲孝矣爲人弟的心存仁義以事兄自謂弟道之當執非有所利而爲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知有仁義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懷仁義以相交接也如此則彝倫式敘上下交歡有尊君親上之風無悖逆凌犯之俗其不能興王業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利之害如彼仁義之利如此先生欲說秦楚之王亦說之以仁義可也何必以利爲言哉夫宋牼志欲息兵欲以救一時之民困而孟子曉以仁義則以正萬世之人心爲君道者宜知所擇焉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季任是任君之弟處守是居守其國也屋廬子姓屋廬名連孟子門人孟子居於鄒國將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因其兄有朝會之事替他居守其國一向仰慕孟子之賢遂使人自任至鄒致幣帛以爲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及處於平陸之邑有儲子正爲齊相他也仰慕孟子之賢使人自齊至平陸致幣帛以爲納交之禮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其受幣之同如此及至他日孟子自鄒

平陸其所當也不報者不往報以答之也蓋此時尚未及報耳由鄒由平陸兩意只是見不見上閒訶所物相合與辭謝令幣交一事而所處不同便有間故謂得一間隙而問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可乘也然其爲相與於此間隙以叩其義理所在非以此而議孟子也

陵春田日孫然非云屋廬子見意孟子處此必有義理而爲其窮相與乃以脩也窺其師何也曰尊師之意識之當北言其爲所樂道亦理之正問之義蓋主者此非欲非議之心有所擇而以貴議之也總求此以說論說然然非致退非欲得孟子意不在此時設此難以探之耳

至于多儀盡年上只在多儀多儀辭也曰不享曰享即謂不謂不役志于享是專自解曰不享字解是不成享也又是孟子釋書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有底儀享意不役志于享而儀不及物謂有可享之儀又其所不成享也故曰不享既物不見儲子者亦謂不成享非以爲相也以成而享于之儀交物不成而可見矣謂書多儀及儀是先要從事於多於先王不迷則此以享儀之以交享耳以遂交相見字是一誠不求大賢所役受也

○一說儲子說不同爲其不成享蓋道說儲子說與前爲其爲相何相爲如云爭之不見儲子非非爲此爲相正爲其幣自然其而教則我如書之所謂不役志于享而不得謂之成享也舊作解皆辭矣者

到於任國乃親去見季子以報前日之禮又一日自平陸到於齊國却不親去見儲子以報他前日之禮其報禮之異如此屋廬子幸其前閒有此乃喜而說道連也仰慕夫子之道每欲請問但無間隙之可乘耳今觀處季任儲子之事一見一不見是必有義理存乎其間今乃得其間隙而可以請問矣夫孟子之處二子固必有稱物平施之道屋廬子一得其間而即喜亦可見其善學孟子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書是周書洛誥篇以物奉上叫做享儀是禮意物是幣帛役字解做用字解屋廬子問孟子說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宜同一往見也今夫子至任能往見季子及至齊却不肯見儲子夫子之意豈是爲儲子爲齊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耶孟子答說屋子交際之義只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爲相之故也獨不觀之書乎周書洛誥篇有云凡人享獻於上者在禮意有餘者物有餘而儀不足雖幣帛交錯都是虛文還便叫做不享惟其不能用志於享故其所以物享人者乃謂之不享者何蓋人必以恭敬之心將幣帛之物乃可以成享禮若不用志于享而徒致飾於幣帛之間則有文無實不成享上之禮矣書所以謂之不享者謂此也彼儲子徒以幣交而誠意未至不得謂之成享矣我何爲而往見之耶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聞孟子之言得其所以不見儲子之故在於禮意之不足始知聖賢交際自有義理而不苟也遂欣然有悅於心或人不曉其意以爲同一幣交如何有成享不成享之辨乃疑而問之屋廬子曉之說道二子之幣交有成享不成享之異但觀其所處之勢而可知矣當時季子爲君攝守統國政於其身若自往之鄒必出境而遠涉越國見賢國誰與守其不往之鄒乃勢之所不能非

一而不役志于享而辭曰不受舉乎役以不成享而解不役志于享也儀禮矣○此說亦可

說字正與前章學和處謂所處有不遂而不存也或問之非問孟子之見不見只疑其同一禮交而何獨儲子為不成享也季子二以抑揚儲子一邊只在居守為相上形容他因境的意味帶說耳未足成享不成享意

大全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于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于禮者也制于禮者欲爲而不可爲于禮者可爲而不欲君子之所爲一觀其氣象之輕重而行其義而已

祈氏因之曰謂屋廬子悅者發得使字意也蓋孟子權說底事不成享只隱隱含若如字為相意尚未明白顯出耳

孟子亦其聰明說解得所謂成享以不得之鄒所謂不成享以得之乎陸而中已行了然於孟子輕施之間最悅下答或人云云即道出自家所說者而已　此說亦有發味

名實章

首二節因說明其同歸於仁中二節因說明賢者之能有為未三節因說斥其不貴賢者之蓋一仁字不與賢對

名實二類如今言功名一般說闕人閑以便說到名原實說発以此祇孟子更在作實未加而去上爲人也人字豪君民說究下文上下字可見在三卿之中已有先名實之迹矣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都未見有爲人之仁也仁看因如此乎只着爲人一邊更透如此即指名實未加句不必以后名實來接是覺之論仁只在迹上論也蓋說

心之所不欲也若儲子則異乎是其官則齊相也主治有人而無居守之責見乎陸乃齊已也相去甚近又無越國之勞可來而不來可以見而不見是其不之乎陸乃心之所不欲非勢之所不能也夫季子不得之鄒則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所以謂之成享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一至雖以幣交而儀不及物祇見其為簡又而已此所以謂之不成享也或人又何疑乎觀此而知為居相者既不可無敬賢之禮尤不可無好賢之誠敬賢而不能以誠賢者猶不肯至況於簡賢棄禮者哉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淳于髡是齊人之辯士名是聲譽實是事功淳于髡因孟子仕齊無功而去乃譏之說道士君子處世只有出處兩端若以功名爲急務而汲汲於名實之立是心存於救民而爲人也若以功名爲緩圖而泄泄然後之這是志在於守己而自爲也自爲爲人總之全盡此心之理仁者之事也今夫子當路於齊位居三卿之中是已出而用世非復自爲之時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名實未加於上下忽然致事而去又不能終其爲人之志人已兩無所成進退皆無所據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曉之說道子疑我去國爲未仁是徒況夫就之迹而未能深諒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彼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厭惡而五就湯因湯進於桀而五就桀棄惓以救世爲心者伊尹也不羞汙君而必事之不羞小官而必居之由由然與物無忤者柳下惠也三子之行或清或任或和其道雖若不同然其志意之所趨向則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何乃仁之所在也蓋清非忘世任非好名和非厚身總歸於理之當然心之無私而已然則君子處世可就則就固

謂孔子處天下只有出處兩樣出處是出處便是處總成其事方是仁者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爲仁此說亦通但究竟不甚重看孟子之不成名爲人而去上耳

夷不屑就也不肯去尹則有去有就之三子意似不同矣然夫非隘非就非徇世各盡其是而已道指行事之迹言趨指心之所向言仁者無私心合天理之謂君子亦仁而已矣孟子自皆不指三子乃孟子自寫其意然亦只在去就上說夾輔用意理可識則就之理可去則去之惟其仁而已何必去就之皆同言外便見君子之迹既不必同則以名實先後之迹而謂其非仁者不足以知君子矣時說或直以自爲爲人論殊失孟子語意口氣

淳于髡說名實二字已包括所謂仁者在內故孟子爲人爲已之間只說孟子說仁字處推求其心只在天理上不着一毫爲己爲人之念者

爲政柄相國之權從臣所尊宜之臣愛又說孟子卿不去齊未必有加于上下此說比前更深一層

百里奚非愚于虞而智于秦惟不用則亡用賢則強何能又觀百里奚以君用不用國之存亡不可以不用賢之重故國之賢之以國之存不可得也說謂賢者爲無益乎國

宜又引王豹諸人以證其意言以之風則不足爲賢也孟知齊有曲而歌長言之也宣國俗亦都變乎哭乃國人化之皆也子大姬之義分于死生也杞梁國人變之皆善哭未嘗道國人

非有意於爲人而以名實爲先可去則去亦非有意於自爲而以名實爲後要求合乎此心之仁焉耳何必其行之盡同也子乃執去就之迹以議我之不仁殆未識仁者之心矣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公儀子名休子柳子思都是魯之賢者淳于髡又譏孟子說道賢者處世之迹固難盡同而其濟世之功當取必焉昔者魯繆公之時以公儀休爲相而使之總理國政以子柳子思爲臣而使之分理庶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謂賢人而繆公用之宜乎有扶衰撥亂之功有尊主庇民之效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魯之削弱滋甚以國勢衰微之際衆賢支持而不足如此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而去就未足爲重輕也淳于髡此言蓋譏孟子即不去位未必能有益於齊也孟子答說賢人去留國之存亡係焉何可謂

其無益於國乎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貪受晉賂不聽其言遂見滅於晉與虢俱亡及其仕於秦繆公加之相位言聽計從遂霸西戎顯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奚即至於滅亡而不救雖欲求如魯之削地不可得矣然則魯之僅至于削而不亡者猶賴群賢維持之力也豈可謂賢者無益於人國乎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是衛人淇是水名緜駒是齊人高唐是齊邑即今高唐州華周杞梁俱是齊臣淳于髡又設喻以譏孟子說賢者之抱負雖知而事功易見使其果有益於人國豈有不知者乎昔有衛人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河西之人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緜駒善歌居於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哭其夫死於戰哭之哀至於城爲

之夫[illegible]耶有儀二句承上事而[illegible]論其理以起下文也此以徵爲內外以別言事亦內者可承外在上一正一反意並以下[illegible]必外見于實[illegible]故何哉[illegible]今日齊[illegible]上下名實者[illegible]淳于髡[illegible]殺二十七人而死[illegible]城爲之陷而隅爲之變[illegible]史記[illegible]上[illegible]不必深求此引孔子事[illegible]難識也[illegible]不用[illegible]孔子心已去而未即去[illegible]見是不可[illegible]耐也[illegible]致膰之禮[illegible]知不知[illegible]魯人[illegible]爲膰肉[illegible]心也[illegible]于用[illegible]賢[illegible]

相之失非孔子所欲也豈不以女樂去則不顯其君相之失然君相之失雖不顯而己無故而去又非所以自處而以膰肉不至而行是不欲顯其故而去也君相之失既隱于無形而在我之行又非無名矣此其見幾明決而忠厚之至者[illegible]心然此誠能識之然則世之君子所爲固有衆人所不知者是[illegible]然而其功業所能出於常情思慮之外而非衆人所能識也知必以衆人之見知君子者猶以爲爲肉爲無禮論孔子其妄是以知君子哉此一句隱然自寓言己之去亦自有所據而此全齊君之衆人不能知也然則賢者固未易識也奈何以識賢自負

湯[illegible]林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不用一字不可忽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

之削也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矣即此小事推之可見名實相須有才能蘊畜於內者必有功業見於外苟自爲其事可以自見其才而卻無功效之可指則是內外不相符矣未嘗見有此人也若今當今之世而是無賢者若果有賢者在於其間其才能自足以經世其功業自足以及民必知其人矣今既未見其人安得其有益於國哉淳于髡此言蓋譏孟子仕齊無功不得稱也豈知賢者所爲固不易窺測矣乎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膰肉是郊祭所用祭肉稅冕是脫去祭冕孟子因淳于髡譏已未得稱賢又脫之說道其事功可以觀人故以賢者爲易知不知賢者固未易測也蓋即孔子之事觀之昔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因以女樂遺魯君魯之君相載受

聲色果怠於政事疏孔子而不用是時孔子已有去志但未即行耳適遇魯有郊祭孔子以大夫所祀禮當有膰肉之頒又不須及孔子於是孔子祭罷即行雖冠冕亦不暇脫其毅然不肯少留如此當是時人之不知孔子者以爲膰肉是微瑣然遽爾如何便去其知孔子者以爲郊必致膰乃是待大夫之禮今既無之是疏慢如何不去此兩說者皆非深知孔子者也乃孔子之意以爲使我由受女樂而去則顯其君相之失意不欲無故而去則又非其處之宜故不以受女樂之大過去而以不與膰肉之細故行使君相之罪隱然於無跡而在己之去亦不爲無名其見幾既如此明決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然則君子之所爲皆有出於常情擬議之外者或以爲爲肉或以爲爲無禮皆衆人淺陋之見烏能知君子微意之所在哉君子之不易知如此則孟子之所爲固非髡之所能識也乃以知賢自任而謂世無賢者妄亦甚矣○當是時游士說客以挾其爲縱之術以干世主就功名而孟子獨以仁義之道與齊王言

用[illegible]以孟子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能用以不賢之故也君子孟子[illegible]實[illegible]不用[illegible]終不[illegible]

○孫[illegible]曰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

欲以攻其好勇好貨好色之疾所以言雖不合仕齊不久而終去也然終不肯顯齊王之失且與孔子去魯同意淳于髡乃以爲未仁又以爲未賢豈知孟子者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五霸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王是夏禹商湯周文武孟子見世道浸衰王降而霸霸降而戰國其勢將使先王紀綱法度蕩然無有存者故推其罪以儆惕之說道自古治世莫有過於三王者三王既徂五伯迭興雖不無扶衰撥亂之功然竊爲雄行假威力是爲王法從此壞矣此得罪於有道之世而爲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之諸侯皆不知有王法之可守即五伯所申之禁令亦皆廢之不遵而惟以詐相傾陷又得罪於五伯而爲五伯之罪人也至於今之大夫豈但不知有伯略之可附即諸侯所不敢萌之妄念彼皆導之以必爲而惟以阿諛取容爲又得罪於

此[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君相之失[illegible]過則[illegible]作君相之爲罪[illegible]相[illegible]監國[illegible]

五伯[illegible]此意[illegible]

首節[illegible]之罪人也[illegible]諸侯[illegible]今之諸侯大夫上[illegible]實矣

羅大參氏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illegible]三代而春秋之[illegible]

諸侯而爲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蓋世變之愈趨愈下故人心之僞愈滋非待上者起而正之禍亂之作可勝言哉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孟子承上文說所謂五伯爲三王之罪人何以見之蓋三王之時紀綱振肅法度修明天子以時巡行於諸侯之國這叫做巡狩巡狩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也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廷這叫做述職述職者述其所任之職事也時乎春則正是百姓們耕田之時候中間有播種不足的必與他以補之使他不妨於耕時乎秋月正是百姓們收穫的時候中間有飲食不給的必與他以周助之使他不致乏天子自於畿內諸侯各於國中皆能關心吏若行周徧之恩焉三王之世民皆家給人足而無饑寒之患者蓋以此耳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

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戮國之也皆若其微勢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蹙國而七國之也皆之罪其名歸也

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經要先上之法以下皆五伯之罪巡狩之[illegible]以侯來朝述職之禮職欲以[illegible]不然亦[illegible]削[illegible]及之謂地新[illegible]闢之地治指禁地荒蕪之所以是[illegible]賢[illegible]以慶賞[illegible]從[illegible]以列[illegible]采[illegible]十分義一以與此正相反一慶一讓使下巡狩時[illegible]慶[illegible]以地[illegible]亦必削地[illegible]公[illegible]而侯之難削地知百里削為七十里之類務豈[illegible]其君非誠其國也是下述職[illegible]合[illegible]巡狩述職三王之法[illegible]是敬以下率征伐一端以見五伯之罪天子出令討侯奉命而今五伯摟諸侯以伐

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

辟是開墾。掊克是聚斂。讓是切責。孟子承上文說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適諸侯本欲察邦國之治否以驗職業之修廢也若入其疆內見得土地開墾田野修治老者養之以安而不至凍餒賢者尊之以爵而罔或遺逸且所役使者有材之士使之布列庶位分猷而宣力如此是能為諸侯有功於王家者也能無慶賞之典乎則增益其土地以示優異之意而有功者上諸侯莫不欣然以為勸矣若入其疆內見得土地荒蕪四境不治老者遺棄而凍餒不免賢者放失而擯遠不及惟用掊剋聚斂之臣使之損下益上蠹政而殃民如此是怠棄封守獲罪于王章者也能無誚讓之令乎則切責其罪尤以示斥罰之義而有罪者下諸侯莫不懼然以為懲矣夫以巡狩一行而慶讓並舉其所以綱紀世道之具[illegible]人心之機皆在於此此所以為三王之制也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

討諸侯時令不出于天子是王法之壞也于五伯故曰三王之罪人也摟諸侯者假公議以擅其私也實壞王法而霸者王法對壞王法而實壞王法也

唐[illegible]曰巡狩之事見其謂之權只有天子得專巡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只有天子主得天下事也之義入子而諸侯不敢自專三王之法如此然只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則不知有天子而擅三子討之實可知故曰三王之罪人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專天子上天子命諸侯以討而不自伐諸侯則奉天子之命討伐而不敢討也

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孟子承上文說以述職之事言之諸侯朝于天子本自有常期也使其知朝而至固必有巡狩之典矣設或一次不朝是從上之命也則貶其爵位以次而降其官再次不朝是廢述職之端也則削其土地以次而降其疆域如或三次不朝則悖亂已極不但爵削其地而已遂命六軍之衆往誅其人而更置賢者以守其國焉此述職之法亦與巡狩同一慶讓之典者也由此觀之三王之世禮樂征伐之權皆出自天子臣下無擅討專殺者故天子但出令以討罪而不必親與伐國之師諸侯但承命以伐人而不敢擅興討罪之旅此體統名分所在由三王以來未之改也今五伯不用天子之命擅連與國之諸侯以攻伐諸侯之叛己者名雖為伐實同於討是非以臣而僭君以下而犯上有罪於王法者乎故我說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自五伯桓公為盛至于好言五伯違好王法猶知申明天子之禁以下諸侯無伯之罪[illegible]束牲[illegible]正見桓公盛處歃歃也血[illegible]之物歃血以[illegible]將以質諸鬼神也但公誠信服人無事歃血故束牲[illegible]其上而不歃[illegible]盟書而不[illegible]詞也[illegible]不孝[illegible]為子之倫[illegible]樹子是世子之[illegible]以妾為妻明嫡妾之分此一命是首倫常貴者德之成才者德之用尊之育之所以[illegible]是以[illegible]也此二命是[illegible]賓旅是遠人賓[illegible]四方遊仕者旅則商旅[illegible]是也[illegible]也此三命是敬老慈幼無世官[illegible]非才也官[illegible]事無攝[illegible]取士必得[illegible]專殺大夫恐濫刑也此四命是用命刑殺曲防遏糴有之則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葵丘是地名。束牲是束縛其牲。載書是以盟書加於牲上。歃血是以牲血塗於口以示不背盟約的意思。樹子是冊立的世子。攝是兼官。曲防是曲為隄防壅泉激水病鄰的意思。遏糴是閉糴不使糴。孟子說所謂今之諸侯為五伯之罪人何以見之蓋五伯之中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為強盛嘗時葵丘之會諸侯咸集桓公但就壇坫之上束縛牲體盛載盟書與諸侯約誓更不消殺取其血以塗於口而諸侯莫不聽從其信義足以服人如此當時盟誓之詞共有五件第一件相戒命說五刑之屬雖多而罪莫大于不孝有則斷以大義必誅無赦以正綱

有子不孝則誅之不出後之使來不倫歸之是必利在于己未則棄之不入鄰之使災不恤鄰之為[illegible]不恤鄰之災[illegible]以為諸侯封而為大夫此五命是[illegible]下言皆是天子之禁[illegible]明之[illegible]好[illegible]言和好約束[illegible]者言此五禁[illegible]故曰五伯之罪人

補朱[illegible]曰桓公之[illegible]禁[illegible]天子以令諸侯欲[illegible]必須用兵[illegible]名有名莫大于伐逆命之國故先申明天子之禁為後日用兵張本

補唐荊川曰方桓文之未出也權猶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盡得天子之權蓋其[illegible]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在桓文

常世子既已樹立受命於朝不得擅愛庶子搖謀更易以搖國本妾乃已之配体名分已正不得有所廢立用妾為妻以亂嫡庶此修身正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第二件相戒命說賢才之生為國楨幹必尊崇賢者而隆其体貌養育才者而厚其常祿於以彰顯有德之士使豪傑能自表見而益堅其效用之心此用賢圖治之首不可犯禁者二也其第三件相戒命說人之老者不可慢必恭敬之以尊高年人之幼者不可棄必慈愛之以恤孤弱四方之賓客行旅不可忽必善待之以柔遠人如此則近悅遠來而人心悅服不可犯禁者三也其第四件相戒命說有功之士但當世其祿而不可世其官使名器至於濫冒百官之事但當有分職而不可有兼攝使庶務至於廢弛欲舉用有德之士必選於衆而務在得人欲誅伐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而不可擅殺如此則擇人任事而刑賞清明不可犯禁者四也其第五件相戒命說鄰國有水旱之災當交相賙卹無得曲防水利使專於己而病於人鄰國遭

权

得以令天子之权蓋其黨衆权之微而爭鬪至于四夷縱横而莫之禁者非天子之命权之墜而偏有所屬乎下邪嫉乎至而莫之惟者尤非天子之幸也故齊桓晉文之功罪定而王道明矣。

長君之惡其罪不小特以逢君觀之所爲小比長君之惡者不有過不能諫但從用其意不能禁止于未萌之先從而導滋長也逢者在君而特不能遏絶之者也逢君之惡者君尚無過惡逢迎其將萌未開之際而使之滋長此則爲君乎有過之地也所以罪其大惡即是犯五

凶荒之歲貿交相接濟無得閉遏糴取使我有餘而彼不足至於國邑之土地人民皆當聽命上朝無得專擅分封而不告天子如此則既有睦鄰之仁又有尊王之義不可犯禁者五也戒命既畢又復丁寧之說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日既盟之後當同歸於和好既欲講信修睦以律鄰國之交尤當協力一心以尊天子之命庶會盟爲不虛而和好可常戴矣夫五伯之摟處功如此宜乎諸侯世守勿失於今之諸侯皆務以合從連衡濟其巧詐之習不復講信修睦守其和好之盟則犯此五禁者恬然不知有葵丘之會矣其得罪於五伯不亦多乎我故說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承上文說所謂今之大夫爲今之諸侯之罪人何以見之蓋諸侯之設立大夫謂其能輔之以正也若君之過旣已彰著不能犯顔敢諫却乃曲意順從以助其失這叫做長君之惡此則過本

禁之從今之諸侯明犯此五禁皆大夫逢迎之所致罪非諸侯之罪人也論三王之嗣王道行而天下大一統則何有乎五伯而諸侯大夫皆盡其職矣三王之後五伯僭而世道日以衰斯亦與五伯之罪而諸侯大夫益流于非而道可知矣

默齋陳氏曰論三王五伯則當歸人皆以見其力之辨不得明其所得罪於王寧處此案不可不察究其罪于此章之言罪人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較深一節。

慎子章　此章見當世之謀臣不可苟僭分上是帶欲使齊以下詳辨其伐齊之非而示以堯君之道專重一仁字補說個初曰時戰以殃民爲不仁論割爲不盡而于君求還重殃民爲不仁上論割帶

在君而彼爲之管助乃柔媚之小人其罪甚小或可恕也若君之過尚未萌動不能潛消默化却乃先意逆合以導其非這叫做逢君之惡此則君本無過而彼爲之引誘乃傾險之奸人其罪甚大不可容也今之大夫皆阿意順旨以逢其逆君之謀而禍國殃民使陷於危困之禍設使諸侯能自覺悟必不能免於刑戮故我說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夫大夫得罪於諸侯諸侯得罪於五伯五伯得罪於三王皆由於王道之不行耳若王者在上操慶賞征伐之權以施刑賞忠厚之政雖有五伯尚無所用其威令而況於諸侯與大夫乎世道升降之機良可慨矣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是魯國之臣南陽是齊地此時魯君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以取南陽孟子止之說其凶器戰危乃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教民有素乃可以即戎若平時訓練無方既不知坐作進退之

看首說殃民就殘伐仁字首不說至求之于綱是發明然且不可矣不殃民而收功于一戰然且論先王之制爲不可况必至于殺人則殃民者必不容於堯舜之世爲乎可哉於末節做以事君之道只當志仁一字仁則心之天理求之斯爲道○說得明

欲者是意欲然而未然之詞伐齊全是計戰功求取勝不知上他王章下殘民命便行不仁念殺人物必償于名到意守相自古能不殺而人之以宗講學于經緯于今則誅泯于之亂欲使之伐齊取南陽云蓋按陵之役殃者民而不足以服勝之齋以殺敵取勝而不至殃民下理且猶不可況又未必遂勝而不免于殃民乎二節又殺民以說計中稍義疏議武見戰陳所以不必漫說殃民便

法覩上死長之義而一旦用之使之推鋒陷陣略地攻城其勢必至于喪敗是乃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也不謂之殃民而何殃民之人乃聖王之所必誅而無赦者若知其決不容於堯舜之世矣夫兵家勝敗誠不可知若特以輕用其民爲不可耳然以理論之縱使于一戰能勝之不但敗齊人一戰即能拓土開疆遂有南陽之地此於理且猶不可而況於未必勝乎此齊之所以不當伐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勃然是變色的模樣滑釐是慎子的名慎子聞孟子之言遂勃然有不悅之色說道戰勝攻取乃爲將之奇功人所難得今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夫子猶以爲不可則必如何而後可乎此滑釐之所不識也孟子曉之說我以戰勝爲不可者蓋論禮法不論事功也

是不仁不仁之人仁民有所必殺敵不容于免殃之世然且不可是非之明足以著其利説道成功爲不可也。當時諸所引法在齊爲已耳殘下不知不仁之說明當子以下理論事中明殃且不可之意又不以仁心字而爲重諸侯遂今之談宗法制以服得何人封公之國謂其人可待之宗廟之名之宗有宗典籍所以供祭祀會同之宗宮室行爲而謹曰宗廟之正宗祭祀則有儀禮若有可以有好宗貫皆所謂不足以供所需故曰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周公伯禽閒國魯徵伐齊極盛當時魯始封之定制言之故謂但不然蓋論周室固國之初有逐于二公者乎舉二公言若見周公束爲渠之恥太公之功

吾爲子明言之昔先王建邦設都各有定制故天子之都邑地方必是千里則其賦稅所入可以供朝覲聘問之需是天子所以禮待諸侯者取足於此苟有不足於千里則經費有虧諸侯之燕享賜齊皆無所出而王朝之禮廢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有過千里者也諸侯之邦域地方必是百里則賦稅所入可以供祭祀會同之用其諸侯所以守宗廟之典籍者取足於此苟有不足于百里則財用不繼則國家之犧牲粢盛皆不能辦而宗廟之典籍不可守矣此侯國一定之制未有過百里者也先王之制如此而後世乃以攻伐兼并爲功豈不悖哉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儉是節制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諸侯百里之制創定於先王而通行於天下即以齊魯二國徵之昔周公以王室懿親著輔翼之

湯之烈周之天下皆藉之以成而封宜不止于百里然而止于百里蓋見王制所限初足以守[illegible]氏[illegible]氏之典籍足矣不敢踰也是下當從制耳今魯方百里者五已四倍乎但現制半天子封土過制使子以爲有王者公節之也正言有王者作復封國舊制必將損之也取諸[illegible]而有故[illegible]據下之務今不特殺民而能取齊之所屬以與魯其且仁者不爲況仁人無私心必不肯損人益已以非理所當得也而況殺人以求之乎此與上經明矣且不可違術[illegible]土地曰[illegible]之他對非始封之舊而[illegible]氏之齊求非復太公之舊但孟子方欲責魯欲不戰論齊耳以一人而慕五國之封以諸侯而當天子之半是已有之土地且在所損未有之齊地尤非可益也

績報功之典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魯地方不過百里當時魯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者有所限制而不得踰越惟其能守魯之典籍而已太公以尚父之佐武王成鷹揚之烈報功之典亦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齊地方不過百里當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者亦若有所限制而不得踰越惟其能守齊之典籍而已在天子固不得以優厚之恩加于常制之外在二公亦不得以親賢之重超於藩封之等此二國之故典也夫前人以百里受之天子則後人當以百里嗣其先若拓所併吞其境益者今魯爲方百里者五四倍於始封之舊其并吞小國侵犯王制已不少矣子以爲有王者作欲修明法度以整齊邦國則魯之地將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吾恐以百里之制明一王之法其當裁削也必矣夫已據之土地且不能保而他邦之封域又欲兼而有之亦未見其可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也

君子當承上文見殘民逆制則是不仁而不道也故以事君之道敎之引其當三字貫之而已只作一句讀當道志仁不平說若仁之發仁者道之存一串說下謂安曲引道其君最[illegible]要在正道宗念念於道正爲在在心中不復向邪踰上去則物欲不滿內裡無當道之念所道便無殘民而踰制之學此正了所當務者惟區區向[illegible]以伐燕而只無[illegible]門引其君以當道良多方誘[illegible]不可使之動不忍聞已也當今中心志於仁則後已當入君擧動多有違於公議而強爲以從己者恐其[illegible]入於邪而不自覺故患臣受[illegible]必防微杜漸以消其妄念爲主而[illegible]字正要務字相[illegible]○說[illegible]制事者此章[illegible]之臣[illegible]

孟子承上文說分封之定制既不可越則諸侯之取與皆不得私設使不興一兵不戮一民徒手而取南陽以與魯國在仁者猶以爲貪利冒得不肯妄爲何況戰民於鋒鏑殺人於原野以求之乎夫越制而行謂之不道殘民以逞謂之不仁雖曰爲君欲之亦吾子所當救正者也子不聞君子之事君乎蓋君子之事君也積誠感動平時不輔君之以非必維持匡救其有[illegible]見之[illegible]君不向道則務引之於當道使事事合理而一毫非僻之事不行君不志仁則務引之以志於仁使念念合理而一毫殘忍之念不作此所以君無失德臣無阿意而常保其國家也子誠能匡止伐齊之師而勿以殘民爲事勿以戰伐爲功則無媿於君子事君之道矣按孟子引君當道一言可爲萬世人臣之法然孟子嘗說齊梁之君而終不能挽之於王道則可見責難補過固在於臣而[illegible][illegible]則係乎君人者能虛心任人然後君子得行其志而治功可成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

可用者皆[illegible]所言富國强兵之君事乎民未得其人君用之終爲國[illegible]也其爲信者說我能爲君諸說皆各逆技進之辟開土地勿任開墾[illegible]强一[illegible]了民[illegible]地[illegible]墾盡地力之教使是[illegible]民[illegible]行府一[illegible]盡地方而[illegible]而府庫充矣若[illegible]國必[illegible]一[illegible]盡[illegible]國之力則可以決勝也今之所謂良臣以其能富國强兵也古之所謂民賊豈民財殘民命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illegible]桀無異而又能富之輔之[illegible]富桀輔桀也則君日貪而民財日盡君日驕而民命日殘所謂民賊者如此

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孟子見當戰國之時人臣惟務富強之術以阿時好而其君亦信任之以富國殃民而不悟於欲之說入臣事君者[illegible]言救以向道志仁爲先不當曲意逢迎以富國強兵爲事乃今之事君者何其[illegible]也由其人樂於聚財以興利之說逢迎揚揚然自矜其能說我能爲君開闢土地以盡地利充實府庫以聚財貨使用無不足欲無不遂若有幹才的在今日也以爲良臣矣然非聚斂橫斂竊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拂民從欲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聚貨爲務是一桀而已乃又爲之克剝搜括以富之是以倉廩之富桀可也夫君日益富則民日益貧必至於困窮無聊而已非民賊而何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

與國是交好的鄰國孟子承上文說今之事君者不見其君之喜於用

道與俗一樣以所行言爲道以所尚言爲俗世主率由斯道習以成俗計惟此可以爭長于天下不知剝民作賊然民所[illegible]怨憤離叛其禍有不旋踵者故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語極痛快彼切正欲人君亟變改爲而當道志仁意

兵則以戰勝之說逢迎揚揚然自矜其能說爲君連合與國以壯聲勢攻戰必勝以禦強敵在在成功自以爲天下莫我若有謀略的臣今日亦必以爲良臣矣然非連與國動衆驅其民何由得之是亦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強戰爲務是一桀而已乃又爲之合與國以輔之是以威助桀可輔桀可也夫師旅日興則死亡日衆必至於離散無餘而已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承上文說今之人君皆以民賊爲良臣若其不以困窮富強進可以取天下乎然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已今剝民之財以爲富殘民之命以爲強其道則權謀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則兼并攻奪非先王之美俗也若率由今日之道而不能變今時之俗上下相交承敝襲陋則雖與之以天下而人心不歸國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將起而奪之危亡之禍可立而待也安能以一朝

白圭章○此章見先王中正之道不可變貪鄙白圭欲輕稅中其節孟子言輕稅之不可行未能言常法之不可易

戰國之時廣政而行聚斂爲風俗白圭慎此聚斂欲一變之而甚近於夷狄矣但非中正之法故孟子斥其爲貉國取民之道異於非先王賦民之道也

以萬室之國譬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譬二十取一正見其譬不能給下節作引子器不足用見不可也

夫貉節見貉道只可行於貉也五穀不生二句見所入之少無可以多取無城郭宮室則無土木之費無禮樂祭祀之亂則無[illegible]奉祿之用無[illegible]則無交際之費百官有司則無[illegible]之費是見所費之少又不必多取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言貉道貉只可行之

今居節[illegible]是人倫君臣之人倫最大而城郭宮室諸侯交際上下以爲中國所以君子即官有司也禮與宗廟饗祭有人倫有君子其用甚多如

居乎夫貪祿之臣其無益于人國也如此而時君世主傾乃偏信獨任貪近利而忘遠圖不悟何哉欲保天下者必力行仁義以固結人心而後可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白圭是周人名丹貉是北方夷狄之國白圭見得當時賦斂太重民力不堪故問於孟子說國家因地制賦固不能不取諸民然如今之稅法則甚重矣吾欲於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於經費下不病於誅求不識夫子以爲何如孟子答說爲國者當有公平正大之法立法者當有經常久遠之規故什一而稅乃堯舜以來所以治中國之道也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則是貉之道而已以貉之道治中國之民必有窒礙而難行君子之言何其陋哉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陶是燒瓦器的饔是朝食飧是夕食孟子既以白圭之論爲難行又設問之說治國之必資乎賦就如用器之必資於陶也且如萬室之國生齒甚繁而但使一人燒造瓦器以供其用則將爲可乎白圭答說不可蓋用器既有萬家而制器乃止一人以有限之力而供無窮之用何以能足其勢有所不可也夫一人之陶不足以供萬家則二十取一之賦不可以治中國可類推矣故孟子因其問而曉之說以子之所欲爲貉道者何哉夫貉人之國地高氣寒五穀不能生長惟黍米一種耐寒而生物産甚薄無以爲納貢之需矣且其居處無常制度未備無城郭宮室之營造無宗廟祭祀犧牲粢盛之備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饔飧之費無百官有司之廩祿俸給如此其朴陋用度如此其省約故雖二十取一亦可以充足而有餘耳此在夷狄則然豈可例論於中國哉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之何其可以輕稅

陶以寡節正申明如之何其可何兩個可字相應而以陶對疑說是此以陶對君子言國無其人無與共理是中國不可無君子也如君子不可無則知從法不可輕矣言君子不及人倫者亦該得人倫況君子文雖於此人倫者舉陶者與其所明者折之

欲輕節此正言什一中正之法不可易斜十而意重在欲輕既欲者私意欲之也大小字指有宜此貉者人名以貉道治中國是爲小貉欲大而過用爲桀大貉小貉大桀小桀以重輕之甚輕不足以此說輕稅總見爲什一之道所以下之所可供上之足于用者不可輕重于其間（改原刻）

補添說多以夷狄反狄以無法治中國以法療夷狄不

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不可從夷狄之法若行於夷狄多取則病民不取則病國一叙之言以與此合

補當時賦稅不可復減其究必至後增如漢文帝初減後而武帝之黍爰非此天地自然除之理故不若什一之最爲中正無弊

補今中國以貉樂一句又爲當時最爲富貴者發此最有關係

治水章　此章見治水之道不在私智自師古也自治水者于禹下孟子即禹之治水而序其始管之大也念乎禹之道謂禹之治水不過四瀆之勞八年之久亦已期於勞而成功速也子過矣乃是指其害而序之行以陰其失言而責其道者有謂其治水之道者徒以必從水之

孟子承上文說華夷之界限不同而制度之繁簡亦異居貉之地則可以行貉之道耳今居中國凡冠裳文物之盛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紀綱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職以任用君子不可無也今欲二十而取一則交接之禮俱廢是去人倫矣建設之官亦不足是無君子矣如此則何以立國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哉要就子之所明者言譬之且如萬室之國陶以一人用器者多而供給者寡則必不可以爲國子所知之矣況中國之大不止於萬室其君子之與人倫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使國無君子則綱常何以扶植政教何以推行又豈可以爲國乎君子不可無則經用不可廢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今欲舍什一之法而從事於貉道幾何不背中國而爲夷狄哉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又告白圭說中國之地乃堯舜相傳以來之土宇則賦稅之

法亦當從堯舜以來所定之章程故什一而稅上可以足國而下不至於病民此堯舜之道萬世無弊人不得以私意而輕重之者也從古至今其取諸民者惟貉爲最輕惟桀爲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堯舜之道爲可損而欲輕之則因陋就簡而爲貉之道彼爲大貉而吾亦小貉矣以堯舜之道爲可加而欲重之則橫征暴斂而與桀同虐彼爲大桀而吾亦小桀矣貉固不可爲桀亦豈可爲哉子當守堯舜之道以治中國之民若曰二十取一而足吾未見其能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丹是白圭的名周人白圭曾築堤壅水注之他國以除一時之患乃自誇其功于孟子說古今稱治水者必歸大禹然禹之治水用力甚勞歷時甚久今丹之治水只以時築堤障塞卽除不必四載之勤八年之久也豈不勝於禹乎孟子斥之說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之功禹之功萬古莫及而子乃自言其能欲加於禹之

推也言不以一已之私意治水聞只水之道治水註云順水之性食時辭耳[illegible]未嘗以水性就下而禹之治水一惟順水之性乃是水本然的道理故曰水之道非謂順其勢即是也說利爾矣

一說余若泉以水之道也此猶言是道理光水之常經下百年不可改易著子謂禹之治水乃水之大道理非人力小智比抵下可易言說若曰勝能即非道矣○此亦一見詳之

是故然承上來惟其順水之道是故禹下者是如禹爲解惡海失所以因海為壑禦水以害然為壑則今不壞其水而鄰民也

以鄰國為壑水便逆行而水無行者謂之洚水蓋其下流壅塞而水因之以泛濫無涯也是個

上並以爲過矣昔禹之治水豈嘗用其私智以穿鑿爲能乎亦豈無意於近功以隄防爲事乎蓋水有自然之性而不容逆有必由之道而不可過故禹惟因水之道順而治之或上流有所泥塞而不循其故道則因而疏之流瀉或下流有所淤溢而不得歸於正道則因而鑿之次排此無以水治水而不以己與之者也當世而下稱其平成永賴之功而尤服其行所無事之智者蓋以此耳今子乃築隄而壅之鄰國尚不知治水之道猶妄如而獨自以爲功求勝於禹不亦過乎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壑是深谷受水之處孟子承上文說水性就下而海則勢之最下者也禹惟順水之性故因勢而利導之濬千支萬派無不使之有趨下入海是以四海爲受水之處而各得其所歸所以水無逆行而民無墊溺也今吾子之治水隄防於此而壅注於彼是以鄰國

洚水即堯舜洪水之災害最仁人所惡惡其害民也此因白圭之言來乃孟子直辟白圭的妄見物行是治水句謂然而禹之之之謂從上文看來之以水哉　十則　便要治國築堤事不過溝洫尺寸之見耳故任意而爲顛倒若此亦要之不可事國如此矣孟子闢之便見大學　大學衍

此章說白圭自矜治水每泉激水上孟子闢之只從他淡水之術而把禹來對說禹排洪水之災害反將洪水之害止是他貪著精神前更學抑于後[illegible]有害不覺耳　此章見君子有寸之於於以心之見乎[illegible]以[illegible]既行不足明其理則且較來故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蓋是執執小信之謂是不好字面此章

爲受水之處而移禍於他邦雖暫免一國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其賊以海爲壑者不亦異乎蓋水性可順而不可逆逆而行之則汎濫四出洚洞無涯這箇呼做洚水所謂洚水者即堯時之所謂洪水也洪水爲災則懷山襄陵上下俱墊是乃仁人之所深惡者今吾子以鄰國爲壑使洪水之害及於他邦其爲不仁甚矣禹之治水以導利于之治水以防害又所以爲功求勝於禹豈不過哉按白圭之在當時以減賦則欲輕於堯舜之道以治水則欲多於神禹之功此皆以私智邪說惑世誣民者故孟子辟而闢之非孟子則堯舜之道不明神禹之功不著矣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是明理自信的意思就是有持守孟子說君子處天下之事於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道可依行雖然有定守而持立不變這叫做執執則臨事有持守總能有成而惟亮則先事有主要幾能有

字乃明亮之亮當是心體上明明白白自信得此理略無纖介之疑不亮者則此心有不澈然真確處事到面前必然遊移而狐疑之何其能執必須見得明徹然後守以有執而不流且固執矣

補者凡曰正曰朱子謂古無亮字故借作諒書云亮采惠疇亮字作古所解乃朱子又著其言非亮架之亮即是明白之意心體上不明白何所能執○此說是

一說集註圖曰識無子謙曰而不諒之說以說爲必信而堅守故上從吾說君子不必于信者以乎執一而不通也此說更好○備之

景欲章　此章見爲政者貴好之道蓋取人之見用一三四節論而表其有好善之實五六七八節因好善之實

執此應事接物之準也若使研究未到造詣未深道理上不曾灼明心体上不曾透徹則事到面前未免有彷徨之疑二三之惑方以爲可行又以爲可止非循理而不誠則遷就而不能行其能持而成天下之事乎信乎亮之不可無也然所謂亮者須要實見得是方能信理信心不然則亦硜硜之小信就一而不通者耳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所謂亮即孔子所謂貞也此又不可不辨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名克時魯君知其賢欲用之以執國政孟子聞之對門人說樂正子見用於魯是賢人得志之時吾道可行之會吾喜之甚至於忘寢而不寐焉孟子蓋深知樂正子之所長故喜之如此公孫丑乃問說人必有用世之全才然後可以當大任天下事樂正子之爲政必謂其才有足取矣不知樂正子之爲人

大者發所以爲之之道爲政是一國之政管攝其設施措置者所以行之科條之說有樂正子之在位孟子之道得以行之道行實以見公物喜者以不寐深也國家謂我得見其益何以驗其不必謂道之行不行之

強者有力量于政能擔當智慮下政從能深多聞識于政能通達三者皆爲政不可少然皆遞于才一邊日否亦只言其不以此也勿說樂正子才短于此○公孫丑以三者皆爲政之不可缺而孟子乃說不在此則何所爲而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其爲人也好善言其爲人也有此耳好善勿作好人之說好善是愛聞善言不是好人好善正行如大學人之有技云云其也存在處學之樂善事之推賢方稱中庸好善足以言便以

果強毅有執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答說否強固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樂正子果有知慮有餘可以裁決大議者乎孟子答說否知慮亦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樂正子果多聞博識可以理察治劇者乎孟子答說否多聞識亦彼之所短也蓋是三者皆當時之所尚而非樂正子之所長故公孫丑疑而歷問之然樂正子之抱負有超出乎三者之長而不同於習俗之所尚者公孫丑蓋未之知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公孫丑又問孟子說今之爲政者皆以強力知慮多聞爲尚而樂正子皆無之則無以稱其位而稱其職矣夫子乃爲之喜而不寐何爲者哉孟子答說爲政者不以一材一藝爲長而以兼容并包爲度樂正子雖無赫然可見之才而其爲人則好善人也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不啻已出汲汲然惟恐求之弗得取之弗廣者此則樂正子之所長而已公孫丑又問說譬大國也執政

治國乎好善優于天下此處亦且處從說上一節一正一反正所以盡此節之意原爲治國而言推其所以優于天下正見其能于治國

補表七灣曰雖智多聞必治治自好者必無能被乃能容答

補唐士雅曰好善優於天下言其心之量能并包宇內以治天下而當有餘其用天下之善在言外

夫苟好善則吾氣所至風聲所感則天下之善士聞之樂告以善時是而督其所未發其所未逮則天下之幺可滅天下之務可成故優于天下常有餘不以一人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似居用善人與言之必爲不相資

補宋士雅曰前面好善優處浙到大有好善方有實全

重任也好善一節便是以治魯國乎孟子答說善之出於己者有限而善之資於人者無窮爲政者患不能好善苟誠能好善則處懷雅量足以容衆開誠布公可以廣益由是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且綽綽乎治之而有餘況區區一魯國乎然則多知多聞不必兼備於己而得位行道自可以建立於將昔之所以喜而不寐者以此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孟子承上文說君謂好善優於天下者爲何蓋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也苟能不蔽己之才而惟好人之善則虛而能受如江海之納衆流大而有容如天地之包萬物將見風聲所播意氣所招不但相識的人盡忠告近處的人皆來親附就是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外的亦莫不感同氣之相求求善言之可告皆不憚涉遠而來告我以善矣至是則衆者效其力智者獻其謀多聞者呈其藝合天下之見聞以資一國之治理何所處而不當乎

在此上省輔聽下國發治可得乎此從吳說則非也於天下急於從事亦不於迹爲多因此

補王觀濤曰四海已具澤下里不可遠而能有來告以善於是從思集而思益廣矣從聽言未對到用人上〇一說似有分曉

訑訑不好善者之聲乎既已知之不好善者之言人將曰是人之善不說那不好善之人訑訑頭自謂天下之事予既已知之矣其有說如此而不欲其之也自言說上狀出於聲音是言辭色是顏故下送只言訑訑之聲音顏色也齊不下得挽分不舜我夫知人人見其狀貌自拒去不執我如我距他一般讒是闖賢讒諂是俗上貪面諛是闡管意賤若人居斯疆唯止處一國爲政且難何以天下此盜見

我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此矣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是自足其智不嗜善言的模樣孟子又告公孫丑說天下之治用人則有餘自用則不足未有不親善士不受善言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大抵自恃其才不知好善的聽者自尊大視天下之人舉皆不如我且好自稱誇謂天下之事件件我有不知道風聲一傳則天下之士聞之必將私議說此人訑訑然自足其知不嗜善言既又自言天下之善我既已悉知之矣這樣的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受善之心非惟緘口而不言抑且望風而逝走是距絕善人於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使直諒多聞之士自絕千里之外而不肯來則讒諂面諛之徒必然阿意取容相繼而至矣讒諂面諛之人常在左右與之處則所聞無善言所見

皆所惜好也孟子所以喜也一說樂正子曰予既已知之予字即就不好善者之人自謂也言彼之訑訑不好善我則已知之番矣告之以善何誰入乎觀其義亦至此說更詳之

古之章　此章見君子所仕之不苟苟言臣聖賢以去就之日下三節則詳言去就之宜以見君子之所以仕也其次其下非有從勢所遇之時默正務各顯爲道意迎

何如則仕之問亦發孟子之惟于仕意此句旣包有去意故孟子合去就而言之便見所以仕

無實行政事日非而禍亂將作矣求國之治何可得乎夫惟好善則有休休之度無訑訑之容有直諒多聞之賢無讒諂面諛之士善言日進善政日修其於治天下何難之有此好善之優於天下而樂正子之爲政所以爲可喜也按孟子此言於治道最爲關切人君處崇高富貴之地正士易疎而佞人易親諛言多順而忠言多逆使非誠心好善之主未有能任賢不貳從諫如流者也故好問好察虞舜之所以聖師非拒諫商紂之所以亡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陳子名臻是孟子弟子就是仕於其國陳子問孟子說今之君子急於求仕苟且以就功名固不可然不仕無義但以隱爲高亦不可不知古之君子何如而後肯仕乎孟子答說君子之處世不必於仕不必於不仕只看道理何如遭際何如如其可就則就之固未嘗絕人而逃世其所就有三焉如其可去則去之亦不肯枉己以徇人其所去亦有三焉或所處之地不同或所遇之人不一故其去就之跡有不能一律而論者然就非貪位去非好名亦各盡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隨時處中而不失其正也

也如仕爲就不終于仕而止焉去所去三國所就三宅求不可兩平去就亦勿破作兩項看用看三去就皆仕之道也從看似所以爲仕也夫者有此道從亦去所以喜其仕也去就不作以去作就言如此則就而仕之矣如此則不仕而去之矣此說有理的

補王觀濤曰所就三不說一迹而說就也所去三不執一迹而說去也如此見其曲意迎之降此以道爲去就乃仕之正旨是將行其言句迎之何如致以心言禮以儀言有三〇而有禮也言賢者之言道之所在也君子之去就全爲道計言將行其言是行道之一機也言弗行則無行道之望矣故不禮貌衰實而即去之

補唐士雅曰迎之只是致敬不作爲迎說言將字最只是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孟子既明君子之去就有三乃歷數以告陳子說道自古國君之於賢者其上則能用之其次能敬其下能養這三件禮有厚薄而君子所視以爲進退者惟必由之如使爲國君的有樂道忘勢之心有任賢圖治之志其始則屈己以迎之內致其敬外盡其禮欲虛懷以聽之說道吾將采納其言見諸行事這乃是可與有爲之君吾道大行之機也君子方欲輔世長民攄君而事豈得不委身而就之乎使其言果有行義無可去則君子亦將久於其國矣其或禮貌之衰敬雖若未衰而言論之數陳終不見用則任賢之意不專求治之心不篤雖有禮文不過虛拘而已君子以道自重

發語詞或作皆有言以許其行若假大夠

其次節此以禮爲去就者只重禮上言雖未行而待之有禮猶有尊賢之意亦行道之一機也故亦就之此就亦是望其道之得行須不然則禮衰而已至于禮貌衰則并其尊賢之意亦無矣故即去之曰衰者少削于禮貌也

其下節此以養爲去就者只在周上此與上節俱是鄉黨窮困說非士之正者朝夕不食如孔子絕糧大約指言大飢之文字稍

見幾而作豈待不遂身而去之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君子之去

就此其一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孟子又告陳子說君子待君而化言聽計從固所深願然而不可

必得也其次則在人君禮遇之何如若進見之始情意未孚雖尚

未采納其言見諸行事然於接待之間內致其敬外隆其禮未嘗有

一毫慢易之心這猶是敬賢禮士之行是用爲善之機也君子進

必以禮豈得不欣然而就之如使禮意之勤始終無替君子亦不

輕去也及禮貌衰薄漸不如初此非爲他好所移則必爲小人所

間是亦不可與有爲矣賢者遂豈得不毅然而去之乎是蓋以

禮意之盛衰爲吾身之進退君子之去就又其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

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

而已矣

次也道及行道之道言因來朔[illegible]其則於其身以有待是下所以移心於也此亦有使[illegible]然門免死而已則[illegible]安命哉[illegible]右有周民之義有悔過之言君人[illegible]

補促但昭得道者致君養民之道有務事納誨之言從其言與上行其言不同在上即是行其道不又大者字最分曉

補大全胡雲峰曰饑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使亦之詞見其猶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

孟子又答陳子說君子之以禮貌爲去就已非其爲道之本心然

亦不可必得也又有下一等的其君既不能用又不能敬使賢者

身處困窮朝夕之間俱不得食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其簡賢棄

禮如此既而聞之乃始悔過說道賢者在吾國中大則當推心委

任小則當不時周給今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使盡展經綸又不能

從其言使陳事補益則已失待賢之禮矣乃至困窮無聊饑餓於

我之土地是又不能盡養賢之道吾乃恥之於是致其餽以周

之夫君之於民固有周恤之義而又有此悔過之言揆之情禮亦

可受也然豈濫受而無節哉僅可以免死而止耳夫周之可受是

有辭之餽不可以終絕是亦一就也然受止於免死則非養之交

不可以苟留是亦一去也君子之去就又非其一乎合而觀之則

知行道者君子之本心禮賢者人君之盛節明主誠能任賢使能

各行其志使天下仕者皆願立于其朝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舜發章　此章見人不當以困沮自畏首二節是聖賢之在于困而所言中人之成于困可節見國家之保于困不困見其成敗之理總見人當以憂患自勵不當以安樂自樂也[illegible]

承說天字

按膠鬲殷紂賢臣文王舉之舉之於紂也然作小題須作文王舉用更爲發揮

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設版以築牆呼做版築士是獄官孟子說天生聖賢所以維持世

道康濟民生不偶然也然當運有數而人亦往往有困而後亨

者如舜以聖人之德踐天子之位爲世稱聖君然當初未遇之

日嘗耕於歷山躬耒耜以竭其力作於畎畝之中似不過是田

一耕稼之匹夫而已傅說輔佐高宗成中興之業可謂賢矣然

當初隱居傅巖親操版築就與做工的人一般及其舉用乃在版

築之間何其賤也膠鬲在文王殷亂之時是周之賢臣然當

初身親貿易鬻販魚鹽也與做商賈的一般及其舉用乃在魚鹽

之中何其陋也這兩人都是王者之佐使不遇商宗文王則終身

工賈而已誰與知之管夷吾相桓公一匡天下然其始嘗爲囚縶

繫桓公釋之以爲相囚繫於士師之中孫叔敖相楚莊以

伯天下然其始嘗隱處海濱楚莊王用之以爲令尹隱處於海濱

之野者百里奚相秦而霸其君於天下然其初避迹市廛穆公拔

故字緊承上節來天任即上君相是人即舜等人說先字與將字相應苦其心志五句正在說能受益所謂將道術熟者言必有所艱苦者外有所役也饑者使我不充也空乏者財用不足也行與爲行則爲者心思所經營欲行者也拂行出來的中與其心之所謀爲每相背戾不行以逆其意也此言神智人特就難患者大概以此困窮何敢凡人亂大言憂必智慧之精明才識之練達大抵由于艱難險阻之備嘗所以二字總承上五句心仁義禮智之良心動謂動其[illegible]深而[illegible]見也性食色氣質之性必堅忍以制之經歷患備嘗故其見者益才能有所增而日益其相承君不能之增益全由動心忍性來而忍性又始于動心試以身體驗之自見此節亦須有因

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是乃舉於市井之中者這三人都

是伯者之佐使不遇三君則終身羈旅而已誰則知之夫自古聖

賢雖未相與往往有其術然皆起於困窮拂鬱之中則天意之曲

成可見矣張子西銘有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即此意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大任是重大的責任空是窮乏拂是拂戾曾字與增同加增益

字同孟子承上文說舜之爲君傅說諸臣之爲相皆天之所篤生

以濟世安民者然皆起於困窮拂鬱之中這是何爲蓋爲君爲相

是世間極大的責任必才全德備之人才足以當之而非備嘗艱

難更歷變故則無以成其德而達其才也故天將以君相之任付

托於斯人則必先置之困窮之地內則苦其心志使不得展舒外

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使不得安養凡有行事則違拂

謬亂其所爲使不得稱意遂志磨礪艱苦無聊其人情之所不能堪

心術處豈然不待有過惟中人則必於有過乃能之

一說黃承發曰忍性之性即吾人之德性也德性堅定處見爲忍

一說蘇紫溪曰忍性猶今之所謂性氣耳天下之事必有所忍乃有所成任性而行适意未有不償敗而喪功也困窮愈深者忍愈甚剛愎之心盡爲消磨圭角之氣盡爲刻削此所以令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者忍性之功也故曰惟忍乃克有濟○此二說近多從之亦可

補洪覺山曰大舜必有不能如醫聘未豫時況是舜所不能處

補王蕙陽曰過而不更天心仁愛聖賢全靠困之乃所以成之以見困窮非禍爲下生於憂患張本

者天育無意於所人甚諸其心多發於憂勤而氣稟每縱於佚樂縛了這般操術則惕然而自保其心所以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而使之益純也受得這般貧苦則泊然而無求是所以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而使之益定也又且磨鍊於人情閱歷於世故則聞見日廣智慮日生其又增益其才力之所不能而使之充裕也這等才全德備之人出而當天下之大任曾有不光明俊偉超出尋常者哉然則天之所以困之者正所以厚之也嘗觀自古創業之君皆以險阻艱難得之而其後守成之主多以豐亨豫大失之則知天命無常天心莫測或以無虞而失國或以多難而興邦人主當能仰承天心慎保天命則祖宗之業萬世無隳矣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恒字改做常字衡是不順的意思作是奮起徵是驗喻是曉孟子承上文說自古聖賢莫非天授然必由困窮而後能興起況常人乎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必先有過失乃能惕然自悟惕然改

補薛瑄曰本文所以字應聖賢說不應天說謂困乃心所以動性所以忍不能所以增益也

補羅念菴曰聖賢處危臨變只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由道術中料理則爲聖學由時勢中料理則爲俗情二者皆有收斂抑鬱增益不能之效而世人往往析節於艱險諧弊於閒暇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人恒過二句且虛下正見之困心忍性不伸也衡慮思索不通也作發作有爲也徵色爲人所忿怒也發聲爲人所譏誚也喻曉悟通曉也心與慮爲已困衡是過覺于已作則識乎已之所不能識發與色爲人微發是過影于人喻則覺乎已之所不能覺作爲行喻知困心衡慮後色發聲正是過處作喻乃是

困有所感於前則有所徵於後人情大抵然也蓋事未有不慎其始而能善其終者中人之性少有怠怖或不能謹於平日到那事勢窮蹙合當失措的時候其心困而不舒其慮衡而不順思前算後都行不去了然後悔過自新奮然感發而興起精神意氣都從那憤激中鼓動出來而平時怠惰之失庶幾其能改矣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中人之資少有昏昧便不能燭於幾微到那事理暴著掩飾不得的時節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群譏衆訕都塊不得了然後返聽內照豁然徵悟而通曉聰明智慧都從那障蔽中磨礪出來而昏昧之失亦庶幾其能改矣夫困心衡慮而作則雖柔必強徵色發聲而喻則雖愚必明其與聖賢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其機一也可見人不患其有過而患其不能改以成湯之聖不稱其無過而稱改過以宣王之賢不美其無闕而稱補闕欲爲聖賢者其自勉焉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改處

黃金臺曰動心忍性是自逆步困心衡慮是差跌而後醒步作者動處不容自已喻者知處不能自昧

法家是世臣以法規君者拂士是輔臣以道匡君者敵國是相敵之國如春秋之楚外患是疆外之患如狄夷之寇發法家拂士之抗敵國外患之激厲君者不利于君身然其實則無以惕其志而保其治

法家是法度世臣拂士是輔弼賢士孟子承上文說善心每發於憂勤禍患常生於怠忽過然後改豈獨人情爲然就是治國之道也是如此若使爲人君者有世臣大家謹守其法度有忠臣賢士匡救其闕失則內有所畏憚而不敢縱肆有強大之敵國常與其凌逼有軍旅之外患常恐其侵軼則外有所儆懼而不敢怠荒此國之所由興也若使入而在內無法家拂士則必縱侈而廢政規出而在外無敵國外患則必懷安而忘儆惕將見心志日荒政事日壞而禍亂隨之矣國豈有不亡者乎蓋治國之道譬之治身治家治身者以藥石攻疾常患其苦口而不知補救之功大治家者以鈴柝儆盜常厭其聒耳而不知防禦之益多故人主不樂忠言是諱疾也疾將日深不虞外患是諱盜也盜將日至此必亡之勢也故明君能容切直之言舉世不忘無虞之戒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然後知總承上數節而言深人不勝其憂勞是生之機深順利人不勝其樂勝是死之兆生死非若是其殷切也不可以生死爲論前三節至于安樂只法家節只是爭約其要此有成就皆處令人深省思

補陳定宇曰憂患未必便生然處憂患則儆戒而其處將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危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

補程竹山曰聖人處憂患固生處安樂亦不死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爲中人有過者言也

孟子總結上文說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但知安樂之可以得生憂患之足以致死而已今觀聖賢之成德中人之改過乃在於動心忍性困心衡慮之餘而國家之危亡顧在於內外無虞之日然後知人之生全多出於憂患而其死亡多由於安樂此其明效大驗彰彰甚著者也蓋人處憂患之中則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有惕惕修省之誠而無放佚邪侈之行故可以成身可以保國譬如多病的人飲食保養反得平全所以說生於憂患人處安樂之日則求無不得欲無不遂宴樂放逸之情多而憂勤惕厲之意少故大則亡國小則亡身譬如壯盛的人恣情縱欲反致死亡所以說死於安樂也夫人情莫不惡憂患而所惡有甚於憂患者莫如死亦莫不好安樂而所好有甚於安樂者莫如生人能於安樂之中不忘憂患則有生全之福無死亡之禍矣易經上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有國家者宜三復於斯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敎亦多章〇此章重勉人体敎上術字見曲成之妙蓋不屑之敎誨非謂不屑敎之也謂以不屑爲敎誨也是亦敎誨之而已矣非必待其人果能修省然後可謂之敎誨也謂旣此不屑將之心仰所以敎誨之也此正提醒人使知潛体其敎也或謂人皆不改則敎誨爲虛正耳人能退自修省上孫不得遂敎固敎不屑而亦敎則多術可知試問多術中之一術亦未是改屑刻

術矣敎人的方法不獨是不以其人爲[illegible]而拒絕之的[illegible]孟子說學者受敎之地不同君子敎人之法亦因其故或與或不與或抑或揚無非因人而施期於成就其爲敎亦多術矣如何見得敎之多術蓋人皆知敎之爲敎而未知不知之爲敎彼進之門墻列於弟子有問則答有惑則解這固是敎誨他了亦有實人不屑或於稟賦氣質未能變化心志未能專一則君子亦有不以爲潔而拒絕之者這叫不屑之敎誨若使其人果能惕然而悟惕然省改遂能易慮以至于去邪從正這也算是我敎誨他一般可見來而不拒因不而爲者固敎也拒而不納使有激而興者亦敎也觀不敎之爲敎而敎之多術可知矣昔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交皆是如此然施敎者固必有曲成不遺之仁受敎者尤貴有惕然修省之實若因其不屑而阻於上進則自暴自棄者其亦將如之何哉

二十五卷終

廣解真[illegible]

盡心章　此章是示人以人合天之學先要把心字性字天字命字看得融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爲身之主者性者人生而有之理渾然全具乎心者此心之性其原則出乎天命則自天而附於人者大意言人能盡其心之分量而無歉者必知其性之原具而不偏也知其性則知性之原頭出於天而與天爲一矣然要到此盡心地位其工夫何如必即此心性上操存涵養使心不至性性不拂所以奉承乎此心之天而不違而此存養工夫又不可因疑二而有間必須不二于夭壽之數而性存養以修身而俟之則於天所命之性常植立而無失然至此始謂之盡心此之謂盡人以合天有得說分屬知行固支即近說[illegible]節平看亦未得自段原趣

重刻辨真四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卷二十六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盡是完全充滿的意思孟子說人身方寸之中神明不測的叫做心心所具之理叫做性吾心至虛至靈渾然萬理其體本無不全然非研窮事物識得吾心所具之理則理有未明即心有所蔽安能滿其本然之量乎若是能盡其心而於神明之本體完全充滿無少虧欠者必是能知其性而於民彝物則之理都會貫通無所疑惑者也夫天者理而已矣天以此賦於我我以此成於性本是聯合而無間的既知其性則心思之瑩徹可以窮神識覺之玄微可以達化之吾性之仁與禮便知道天之元亨知吾性之義與智便知道天之利貞而於穆不已之命可以默悟而潛孚矣豈其不能知天者乎學而至於知天則物格知至而所以盡其理者無餘蘊矣

經筵進講

盡其心者要緊一著字此內包知性知天性在乎[illegible]盡只是盡心者地位而多出此知性知天非於盡心之前[illegible]覆而知性知天所以二遊說下時而遂前盡其心者由于知其性體未發不是從着一由字所仍舊盡心上面推本其工夫起於知天上去非孟子立言本旨試將何消氣細心玩味便見註必其字玄蓋心之分量極大上細提該道理無動靜無端倪流不息而其所知所能直是彌漫六合充塞天地貫串古上下無涯天下古今之理無所不備人下古今之事無不可爲但其分僭所限拘蔽之云者盡其所知所能之分量無一處不到無纖毫虧缺方謂之盡能知此盡心的人必其所性之理判徹無礙盡無盡其盡心處即吾知性處故曰盡其心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承上文說君子之學以致知爲入門尤必以踐履爲實地心固盡矣猶恐出入之無常則操而存之使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不奔於外誘之私性固知矣猶恐作爲之或害則順而養之使事事物物常循其當然之則而不涉於矯揉之失君子存養之功交致其密如此這是爲何蓋心爲天君性由天命是皆天之所付於我者若放逸其心戕賊其性這就是慢天褻天而非所以事之矣今吾能操存此心是所以奉吾之天君而不敢違逆順養此性是所以保吾之天命而不敢失墜就如上帝臨汝日在茲的一般豈非所以事天乎能事天則其識心正而所以履其事者有全功矣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是疑惑承上文說君子知天事天其於察識存養固能兼備矣然死生禍福之說最易惑人而省察克治之功最難於持久使

者知其性也天人命之謂性知其性則是知性之本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illegible]勿涉有之天之說[illegible]都[illegible]心而表出知性知天來要緊此意下[illegible]存心節[illegible]而表出天人合一之理[illegible]下乎工夫未說[illegible]工夫安在亦曰存其心養其性而[illegible]內無[illegible]對心[illegible]存[illegible]其善者[illegible]小股[illegible]有心綠統也以後[illegible]深以保守

識見未透于天有所於知天事天猶未爲至也蓋知人之生死禍晝夜之必然數之一定是造化之默制或殀或壽[illegible]然[illegible]於其中者惟一意修身安心俟命完吾性分之固有而利害付之不問窮達付之分之當爲而禍福聽其自至真有此老一節終一心以盡吾之所以奉天之所命於我者不但使之與血氣以有生而實使之參三才而獨立于天地之間有行要身修之功持得堅定是將人付與我的本然至善無一毫戕賊挺然樹立無一些失墜也而則有行于天命而于德者終不至而以則亦順受正命而沒爲無憾也不謂之立命乎學至於立命則爲知之盡仁之至而知天事天俱造其極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是險峻之牆其勢將傾壓者孟子教人以知命之學說道凡人之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數莫非天之所命也而能順受其正者少矣惟君子盡其在我聽其在天或降之以

經筵進講

是所賦之理而起其有逆于天如[illegible]之非君一般[illegible]存了心而教存之[illegible]心[illegible]過從有出入至此而又[illegible]從未及存不知又終何心來盡謂是不然畢後原則殀壽節然是存心養性說但門一時之存養已耳其工夫直須到底凡人一生貧賤富貴窮通擺脫纏縛死生關頭若得未破而謂吾身將死心性工夫可以放下此便是以天貳其心而天所命心性之實既失一命矣盡而不在矣必其不以死生而只管[illegible]存之養之於[illegible]此段[illegible]欲[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此則

福固順以受之而不敢以苟爲可趨或降之以禍亦順以受之而不敢以因爲可避就如父母之命東西南北遵之而行這纔是順受其正若是有妄趨避險至於殺身殞命而不值就如立在巖牆之下的一般覆壓之患必所難免而不知命者若以知命之君子不肯有僥倖於萬一必擇地而蹈必不肯立身於巖牆之下而自取覆壓之禍也蓋惟知命而後能順受其正不知有正命者安望其能順受也哉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是刑具如今杻鎖一般承上文說莫非命也何以叫做正命蓋命稟於天者也人能存心養性盡了自家修身的道理而不免於死者這是天數該死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乃所謂正命也若夫恣橫悖逆之人身犯重罪爲桎梏所拘囚而死者此則自作之孽乃人爲所共憤王法所不容非天降之災也豈得爲正命乎夫命之修短雖制於天而死之善惡則繫於己此知命之君子所

是不惑乎氣數之命而一惟致力乎心性之命天之命於我者此其植立而不墮矣不[illegible]以其微身存焉氣數不能不委乎天[illegible]若能修身以俟健修身以俟如見此身之殞不爲大義所溺樂修[illegible]而[illegible]求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天命之保身者立之不陷[illegible]得[illegible]以人爲[illegible]賦[illegible]知[illegible]人[illegible]修[illegible]俟死[illegible]存心養性[illegible]其[illegible]修求發原刻

眞非[illegible]此而明天[illegible]不貳[illegible]身以俟之一句[illegible]非命[illegible]在上天命爲氣數之命來推論而願學[illegible]俟字之義知命者正其不求[illegible]大義不立巖牆而惟自盡其道正是修身以俟之盡道即上存心養性以修身之功此又抽發之正恐人以氣數之命而汨其心性之命也改原刻

莫非一字見人一生所植隨在皆命而要有正不正之分警人直須順受其正始得其順受來逆之說受者不得之謂然亦非從空空順受去全在下文盡道兩從此處不可優游隱含之爲妙正者舊正當不易之正凡命于天者雖一而非正當不易者也○是故緊承上順受其正說來於推下不可泥只作行險僥倖的影語耳不立者悉從凶禍也

盡其道而死謂盡其道而今不免于死是謂莫之致而至非正命而何○桎梏者悉從據枷死者乃惡之謂從理所致無與于人則與立巖墻之下者同可謂正命乎

求則得○此言內外之辨欲人當所求兩段雖平說作者求眞實緊發在我之宜求不在二句意思連言求則得之惟舍之便失二句原以求上句互

以順受其正而不立於巖牆之下也世之人或縱欲以戕生或行險以蹈難及至軀命不保而一切歸咎於命不亦謬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孟子見人徇欲而忘理因曉之說道人情不能無好則不能無貪求之念而不知物有所當求有所不當求不可不辨也今有物於此不求則已而求則得之不舍則已而舍則失之以求而得以不求而失是求之不勞而得之甚易也蓋非求之有益於得者乎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求在我而已蓋仁義禮智皆吾性分中的道理自天付之則爲降衷之良自我具之則爲懿德之好於我之自有者而自求之足乎已無待於外此所以隨求而隨得也求之有益於得人其何憚而不求也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承上文說有物於此不可以妄求也而求之有道不可以必得也而得之有命道有所拘命有所限是求之徒切而得之甚難也豈

非求之無益於得者乎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求在外而已蓋富貴利達皆身外之物也窮通之故在天而不在人予奪之權在人而不在我得之自外失之自外於我本無所加損而我亦不能自制其得失此所以雖求而未必得也求之無益於得人亦何勞於必求也哉大抵外慕重者則內輕必矣戰國之士雖壟斷墦間之事且不爲恥豈知有道德之可求義利之當辨乎欲維士風者士氣者必陶之以教化使人皆勵廉求之節而後可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這是孟子勉人求道的意思說道人生天地之間以形言之若甚微以道言之則甚大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紛紛然在吾之外然物不能外於理理不能外於心人心而得之以爲性之統體小而事物細微的皆性之一理雖無一物不具一理則無一物不具於性分之內渾然完備森然包羅何嘗有分毫之欠缺乎人惟不能反求其誠斯無以兼體諸身苟能反之於身於吾所性之理心

求有益于得是緊承上二句來蓋使舍而不失則其得亦不係於求矣在我者何物即上章所謂性下章所謂萬物皆備于我者也求在我者如何即上章所謂存養下章所謂強恕而行也然只此處要定我字消從微更妙妙人性字並仁義禮智字求之二句亦相連有道有命於理在不可妄求非言求之有命也總或求之亦有命在不可必得總是言不可求之意得失係於命與道故曰求無益于得在外亦勿入富貴利達等字

萬物字○上章說求在我者也此指天下人以我說而皆人以求我之身時說下二句以反身節是自然合理是誠者強恕節是勉然行此理是誠之者看求字來總是節乃示人知所以求論其理來節及身節只是要之也皆言萬物皆備于我即此

句內便見物理分與我身之身何嘗不誠而物我身上之物理以類推于物何嘗不是不誠反之我身而自然誠無所勉理能誠不實則無疑於其所備之物即集於吾天所付之理於是有大于至誠乎以見其樂莫此理則此心與理不容不樂此欲強將我身所備之理一一推之以成萬物則理本於身之間漸漸從與爲物無所隔閡而可完其所備之理我求仁矣近于此此萬物皆備於我也說反身而誠以得其我者也強恕而行則求在我者也二節反字求節所以皆欲得所以求說一節誠即仁之純熟求節仁即謂之誠則是誠則無不仁而有得于仁則亦無不誠誠與仁其是一個皆備之理

萬物各具一理而理之備於我故不曰萬理而曰萬物註君臣父

誠好之無一念不極其精純身誠體之無一事或待於勉強如此則理與心融心與理洽天全而性得怡然有順適之休矣其樂孰有大於此者乎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承上文說人能反身而誠則天理渾全而仁矣苟或未誠是猶有私意間隔而天理尚未純也必勉加克己之功力行推己之術如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也則勿以私之於己己之所惡亦人之所惡也則勿以加之於人強恕而行如此雖未即與仁爲一而私欲漸克天理復還去大公無我之道庶幾爲不遠矣求仁之方其孰有近於此者乎要之理一而已在外則爲物在內則爲性實以謂之誠純此謂之仁本同出而異名者也人惟即一心以爲統會之基術聚理以爲涵養之地不以妄念汨其天真不以私意拂其順應則心與理合而性分自無不全矣尚何有物我之辨安勉之殊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見理分明叫做著講析精微叫做察孟子說道在天下本人之所共由宜人之所共知也而人每病於不知道者何哉身自由之身自踐之其在人日用之間出入往來所踐履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行之而已而道所當然之理在於所行之中者則茫然不知其條貫也既習之矣性情形體所安便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習之而已而道所以然之故在於所習之內者則惘然莫察其端倪也夫不行無以著其能者也既行矣而猶不著則終於不著矣不習無望其能察也既習矣而猶不察則終於不察矣此衆庶之愚民所以自少至老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斯道爲何物者比比皆然也有由而自昧之豈不可歎之甚哉要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凡民之常無足怪也乃賢智者又往往求道於庸行之外務知人之所不必知則與不著不察相去能幾何哉子思說人莫不飲食

子郵勿[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其中如言人之[illegible]仁之理在推言君臣大義之理在後之類及身外萬物皆備于我此本體也反身是學者[illegible]我以學誠字即强恕學以我身所願備者推而實體于身此還得其本体也適得其本体則此中無一毫缺[illegible]不足之憾其樂當何如强恕則本体未能渾合必須從作用上做起恕者推己及人之謂此已原具萬物皆備之仁物理皆備在我心上而加一[illegible]我心上的物理以去會萬乎物則施於物者無一不合於理使凡仁而此合于物之理原是推我心上所備之理而無待外求便是求仁之近路爲推我萬物皆備之心以處乎物既而推行于物之理而究其爲皆備之我仁之近也誠之所以復也而我之所以全也此須以强字交

無上槃字可以近字換須上身字故恕字在足以定所備之物而付與近仁之術則足以此備物之後而完我改原刻

行之義　此言人當知道無身三字[illegible]以由行而至實方是終身由下而道之中全體之義而不察而終身識有知之謂矣行之二句不宜平對宜云方行之時而不著其當然有得也乃至于習而行之熟矣而猶然弗之察此則終身由于斯道而不知者衆以人言既原刻

[illegible]明其心察[illegible]所以然之則人終日飲食而不知味終日在道中而不知道只欠一覺耳覺字最吃緊實非文知[illegible]色是性天作用矣[illegible]人不章　此欲人不失其[illegible]

也辭能知恥也孟子之言蓋本於此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善則遷知過能改凡以其有恥也人若喪其[illegible]無復羞惡之心小則喪失廉隅大則敗壞名節以不肖自待人亦以不肖擯之以下流自處人亦以下流惡之其爲可恥其甚焉此人之不可以無恥也有能知無恥之可恥而內慨於心介然萌悔悟之機外作於人奮然勵進修之志將見善由是而日遷過由是而日改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夫無恥由於有恥如此人豈可自失其恥心而流爲小人之歸哉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機變是機械變詐孟子說聖人立身行己道非一端而獨不可以無恥者何哉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存此則進於聖賢失此則入於禽獸其關係於人品心術誠甚大矣世間有一等好險小人

[illegible]等人則機械深藏而莫測多方挾人則變詐百出而不窮彼這等爲機變之巧的其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不肯爲者而彼方且以智巧爲得計其於愧恥之心悍然無所用之矣人而至於無所用恥則無恥一事已不能如人由是其心喪而悔悟之大節一敗萬事瓦裂凡可以行險僥倖取矣陷人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更有何事可以如人者乎夫恥之所繫者大也大抵小人能爲奸邪者以其處心積慮務爲大巧至巧往往使人陷其術而不覺若輕信而誤用之則流毒播惡不可勝言者有以廉恥之防爲世教之勸哉此又用人者所當知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言人君與賢[illegible]士亦[illegible]之君[illegible]自待其勢而令之士多徇人之勢此上下之所以不交也嘗考古之賢王若宗商實

之言人上句言人當有恥下句知恥之可以遠恥首恥字與三恥字同指羞惡之心說次恥字[illegible]指廉恥之事第四恥字指遠其恥辱之累此要發不可二字以無恥之事爲非根乎此深道乎其志則必惕然[illegible]然後圖終其身無復恥辱之累矣

恥之章　此戒人不可失羞惡之心首言恥之所係爲甚大機巧無恥之[illegible]以見恥之所係爲大也大字[illegible]存失[illegible]機巧者字以機巧變之類是[illegible]于是同其人用機心而張機穽使人墮于術中所謂機變之巧也無所用恥者只是說所不有特不用之耳獨機變之所以然得計上不恥不若人亦無所用恥來言此免恥一事旣所謂不若人者以此自恥倒可[illegible]遠恥焉乃不知怪不恥不若人則將不顧處[illegible]無所不爲矣何若人有

人有

賢士章　此章見士當自[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之士也[illegible]士亦知自[illegible]亦[illegible]不然[illegible]宜[illegible]故王公不[illegible]後[illegible]非[illegible]在賢士[illegible]孟子[illegible]財之說[illegible]此士不自[illegible]何使人重之上已自輕[illegible]何上不輕之此說得太[illegible]時說多[illegible]重賓在當下士上無亦忘得知非口氣賢王好士之善忘上之勢賢士樂己之道忘人之勢改原刻

勾踐章　此章見士當重內而輕外三節分上言以遊說之道下因問辭言其道而發之古人知不知以說之行不行言囂囂從德義源頭上來故曰自得無欲大凡自得者能無欲[illegible]遊

貴其勢分無以加矣而一念屈己下賢之誠惟知有道之可好不知有勢分之足恃也古賢王待士之厚如此若古賢士之自待何獨無所好無所忘哉樂己之道而怡然自得義以自高忘人之勢而淡然視富貴如無有此古賢士之所以自待者其一者勢若相反而相資各盡其道實所以相成設使王公內無尊賢之心而誠意不至外無謙賢之禮而儀節或疏則賢士以道自重者必有在己以求合則欲數數見之而不可得矣夫見且猶不得數況欲屈之以爵祿授之以事任使之爲臣者可得乎此可見惟賢王方能遂賢士之高惟賢士方能成賢王之大此隆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今則上輕於待士士亦輕於自待矣豈不兩失其道哉孟子此言因以矯當世上驕下諂之風亦以明己不見諸侯之義也

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

宋勾踐是人姓名遊是遊說諸侯囂囂是自家一段快樂無求於人的意思孟子與宋勾踐說道今列國策士無不喜爲遊說以干世主者子亦好遊說乎吾告子以遊說之道夫遊說而進其言也彼往往以人之知與不知爲欣戚此非知道者也子之遊也如其言見信而人知之此心固囂囂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知而遽以爲喜如其言不見信而人不知之此心亦囂囂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不知而遽以爲憂矣自足於己而置得失於兩忘無求於人而任窮通於所遇則隨其所往無非順適之境而遊道斯爲善矣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勾踐問說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今曰囂囂非大有道義之士不能敢問何如斯可以至於囂囂乎孟子答說所謂囂囂者非可以矯情飾貌爲之也以其足諸己而無待於外耳彼人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根於所性者叫做德其理有常尊也吾則恭敬奉

說之士不知有德義所以聞人之知不知爲欣戚安能囂囂但德義學問未可囂囂個實尊篤敬之以爲自在大受用的方法是有動作的在七難問說貴實心思

由德尊官則曰德如仁義忠信之義原是當尊的便宜尊樂之不殺由日用動靜則曰義如進退取予不苟之類原是光明正大痛落可愛的便宜嘉樂之不厭者之樂之都在心上註中尊之等句極可玩自重自安即自得也不狗不慕即樂欲也可以二字要味

窮達雖亦本知不知來然亦須窮說曰義曰道總是德義意底人情最易動故多失義失者吾性本有此德而失之不失者窮時此德此義守而勿失也達處服欲交攻事權得爲最易離道離者與道相違也不離者達時

持之而不敢忘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各有所宜者吁做義於我本至樂也吾則欣其愛樂之而不敢忘夫尊德則見貴在我見大人可以藐之而何羨於爵位之榮樂義則見趣在我隨所遇可以安之而何計於得喪之迹由是而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有不可以囂囂自得乎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孟子又告宋勾踐說人惟涵養之未盛是以窮遇之易遷誠能尊德樂義則何往而不宜哉故當其窮而在下身至困矣惟能尊德樂義則操持堅定而可貞之守必不以貧賤而移至於失義矣及其達而在上身既顯矣惟能尊德樂義則措注光明而可行之道必不以富貴而淫至於離道矣夫砥行飭躬士之所以自愛其身也今能窮不失義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生平砥礪之大節皎皎然惟恐其失墜者果能全所守焉士於是乎不失己矣與

此德正義緊三退之而行不至相違背貴有守故曰義達貴有行故曰道

在我窮者之勢遷保而全之不降不辱不失其平生故曰得以此德義施之于民則政治之間無非恩澤皆仰望如此今展布如此故民望慰將何失之有此皆其所爲望慰處

古之人節非苟得已不失望之實簡古士此言古人見得自家自得者類如此正見其實處也澤加於民是身在廟廊而澤布海宇也修身見于世是迹在巖穴而名著斯世也達即得志窮即不得志善即德義以此善善其身故曰獨以此善善天下故曰兼末三句申明得志二句其視鄉東席曰達取善乎本躬即達顯達自不稀得志與民由之故曰兼不得志獨行其道故曰獨時若不曾爲

道致治民之厚望於士也今既達不離道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民於而吾生平所望之風心嚮然思見其德化者果能如所願焉民於是乎不失望矣窮達無往而不宜則此身隨窮而自得而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者此也使非有尊德樂義之心安能見諸行事之實如此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既告宋勾踐以尊德樂義之實又舉古人以証之說道古之人以道濟天下爲志者也皆其德志而所可爲之位則推此德義於人而斯省於黎庶身在廊廟而功在斯民也其或此志未遂而無可致之權則修此德義於身而顯大名於當世身在畎畝而聲在寰區也夫不得志而修身見於世則知古人之處窮非泯泯而無稱也位之所不在則斂斯道於吾身德自我尊義自我樂以一身會民物之理而百世其可師矣不有以獨善其身乎得志而

兼時善不曾加故謂以兼爲與平水士句對看猶同道

補唐士雖日化其窮達既異凌窮而善非獨兼善即兼善無所不可是全不在一念事功上看所以須看兩則字精解

待文章　此勉人當以豪傑自期首上二句影引起下二句文王起自西土化行如南如畫義被積之風作人之爲此故樂舉之雖無字要點醒俱下猶字相呼應興者興起爲善有勃然而發奮然而往意

補章票凡民人皆可以爲者然而世類以豪傑屬少爲凡民資甚愚道若豪傑若天壤則估有一等局量之者不知有待而興者凡民也凡民固非天生豪傑而興者豪傑也

澤加於民則知古人之處達非汲汲於干進也位之所在則推斯道於天下德與天下共尊之義與天下共樂之以一身立民物之命而四海皆度內矣不有以兼善天下乎夫窮達雖有而不善此古之人所以不失己不失望也士欲囂囂可不以古人爲法哉古人能如此者惟伊尹爲然觀其耕莘之時則嚴一介不取之操就湯之日則以一夫不獲爲恥其能不失己不失望可見矣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說大凡善出於教而入非因教而後有也在人之自勉何如爾古今論教化之盛者莫如周文王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之興起者誠濟濟然其盛矣然吾以爲是時之人所固有必待文王之發而後能奮者其氣質之偏必賴陶鎔而後善習俗之染必變化而後新此乃凡民則然耳若夫豪傑之士生來才智明敏既逈出於尋常志氣剛毅又不屈於物欲使遇文王在上固相忘於道化之中矣即不幸而不遇文王亦自有出類拔萃之能而

豪傑實由人作待者何等待也只一待字斷送了多少人

補李卓吾曰孟子此處徵凡民爲豪傑也非真有分劃之見

附之章　此章爲溺情外誘者發謂益也富也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自視欿然不知已之富貴也此則一毫紛華勢利動他不得此是之高超出風塵之表而物欲皆在其下矣所以心体明淨利欲絕少者即此便可達天德可作聖賢其過人不亦遠乎

補一齋黃葉峰曰自視欿然意視已性分本自滿足作欲

無待於觀感漸摩之功以砥礪於道德則卓然有以自立以奮發於事功則毅然有以自任不待聞文王之風被文王之澤而後能感發興起也此則惟豪傑之士能之耳豈可與責之凡民哉孟子此言見爲士者不可以凡民自安而當以豪傑自待也吳豪傑之士雖不待教而興未嘗不願遇而出有文王爲之君則必有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爲之輔佐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使豪傑之生而不遇文王則亦何以自見其輔世長民之功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附是增益韓魏是晉之世卿欿然是不自滿的意思孟子說人情之所易溺者莫如富貴少有所得而即矜已誇人矜然自滿者多矣待人於此官非卿士之家也家非有韓魏之富也一日驟得韓魏之家而附益之忽然貴爲上卿富有巨萬彼得此非望之福以侈意宜何如者乃能自視欿然恰似不曾增益的一般略無矜滿之念此豈溺志於紛華而人見識高明物欲不能蔽其志淡泊兼勢利

[illegible]前不渝足也言其[illegible]蠉[illegible]不遑[illegible]所依而其[illegible]已[illegible]外[illegible]不自[illegible]以[illegible]於仁義尙未有得[illegible]禍[illegible]未[illegible]是其心[illegible]不自滿足也如此則其[illegible]人[illegible]交[illegible]其[illegible]變[illegible]也○亦一見佚道[illegible]此見於上者[illegible]以公而服民[illegible]不得已三[illegible]者之於民本欲佚之不得已而使其所當使是以佚道使之非厲也故其民雖勞亦諒其心而不怨焉○於民本欲生之不得已而殺其所當殺是以生道殺之非妄也故雖民死亦諒其心而不怨欲佚欲生以心言勞之殺之以當爲之事言勞之不止是役若[illegible]如修城池[illegible]貢賦之類殺之不止是除害去惡凡用兵征[illegible]亦以[illegible]全[illegible]不得已之○

不能動其心蓋世之所爭張羨慕者而視之如浮雲輕之如敝屣其中自有至富至貴者在矣豈過人也不亦遠矣然則世之溺情於富貴未得而不勝其欣羨之欲既得而不勝其驕足之態者視此亦可愧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說聖王在上而民無怨咨者非不役一人不殺一人而後有是也惟其有不忍傷民之心而已王者不忍疲民之力而使民不非其所欲也而勢有不得不使之者若如播穀乘屋之類何能不用民之力故役之中有休養之利存焉這是以佚民之道使民也由是民之服役者皆將曰上之勞我者所以安我也感休養之美意樂以勸於事役而忘其勞矣豈有怨讟其上者哉王者不忍戕民之命即殺民本非其所欲也而法有不得不殺之者如除害去惡之類何能不戕民之生乎然刑戮之內有安全之意焉這是以生民之道殺民也由是民之見殺者皆將曰上之殺我者本以生我也徵安全之至情雖身陷於罪殺而忘其死矣尙有怨其上殺我者哉夫人情莫不好佚而惡勞好生而惡殺也而至於勞之殺之不怨惟其使之有道非妄使也殺之有道非妄殺也世主疲民以非時之役而殘之若牛羊戕民以嚴峻之刑而刈之若草菅使民勞不得息死非其罪如此而欲民之無怨得乎

[illegible]此章見王道當務[illegible]首二節言王民有皞皞之氣象而非驩虞之比末一節極贊王道之大而非若伯者之小也伯勿乎伯者節欲民之氣象上[illegible]容王備之異伯者爲燕然爲恩民亦感其恩欣喜歡樂全是有心的上求悅乎下而下亦求悅乎上故曰驩虞如也王者恩深而迹不露故民亦忘其恩渾其中者樂業利生如分內當然形下皆自[illegible]務[illegible]於[illegible]其所以不知其然故曰皞皞如[illegible]皞皞廣大自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是歡娛的意思皞皞是廣大自得的樣樣孟子說王伯之治不同功效亦異觀其民氣象之可見矣以伯者之民言之[illegible]之條休養於[illegible]以煦煦之仁所施僅幾而其補[illegible]了然功在目前之惠所[illegible]不能遠而其效亦可爲利但其撫[illegible]之所稍徼者之易爲[illegible]之易於[illegible]殺行不勝其感慨之乎者矣何以彷彿其驩虞之情以爲仲于上者之民則異於是涵濡於道化之中游泳於太和之世耕食鑿飲無一民不遂其生而一[illegible]其樂不知其樂之所從來也終[illegible]壯養無一

化

得蕃妙兩如牛毛繭不怨節刑義殺三平重不怨不庸不知爲上正形容民皞皞處所過節過字即殺利教所及處化則斯民遂生復性矣全不費九其知端倪所謂化所存即欲殺欲利欲教之心我心方欲其如此民便如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神此神此化上下干天地之間天之所覆王者亦覆之地之所載王者亦載之天地神化流到此君子神化亦流到此是爲神化同流非配合也此其參贊之大業何如豈若霸者之捉區小補乎哉

補一敗○[illegible]曰水化爲水一化無迹有心可測爲物無心可測爲神王者自不存个形迹故民亦囿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爲歡娛之外面未嘗移過而不化內面看伯[illegible]而不使民知

民不被其澤而各利其利不知其利之所自出也此其涵濡周徧之恩亦猶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一般有相忘於造化之內者矣不可以想其皞皞之氣象乎蓋伯者有心以悅民故民悅之而效之所感者淺王者無心於得民故民忘之而化之所及者深此王道之異於伯功而爲治者不可不審所尙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庸是功承上文說王民皞皞之化所以異於驩虞者何以見之惟其有大公至正之體而刑政治教一無所容心於其間耳民之所惡莫如死王者以刑糾萬民固有時而殺之矣而民之見殺者曾不以爲怨恨蓋天討有罪王者亦惟承天意以殺之而已爲民除殘爲民去暴而非有意於作威也何怨之有民之所欲莫如利王者以政養萬民固嘗有以利之矣而民之享其利者曾不以爲功德蓋天時有生王者亦惟順天時以布令而已分之田里遺之種畜非有意於市恩也何庸之有至於民之去惡遷善又莫如教

愚按王者神化與天地一般天地作用了便過了秋收過了冬已無形迹渣滓一些不留而其神妙莫測者然不可得而見者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而不神矣[illegible]之不措節以民迹化者神化者神化所以王者施於民者歟所存治化故民皞皞也○此說亦好

補一說近齋自敬曰王民之所踐而不怨不庸不知皆是王治之化于無迹處而其所過之化皆不所存之神以流出來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惟不測物不貳故生物不測生物不測天地之化也而殺於爲物不貳是天地以一神流爲兩化斯其化莫窺王者刑政教之所過處而者是之化而前迹皆緣其中之所存者

化王者以教正萬民亦嘗導民以善矣而民之被其教者日遷於善曾不知誰之所爲蓋天降下民德有恒性王者亦惟因性牖民使自得其本然之善而已民德日正民行日興而非有科條號令之可指也孰得而知其爲之者哉夫治出於上而不見其作爲之迹化成於下而莫窺其感應之端所謂王民皞皞其氣象蓋如此豈伯者驩虞之民可同日語哉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承上文說王者之道其刑政治教民皆無得而名則德業之盛豈可以易言哉蓋王者以一身統理天下凡政教所施及就如其親身所經過經過處譬只俄頃之間而風聲鼓動於民之耳目皆新其感發興起之機翕有勃然而不可遏者矣所過有不化乎王者以一心運量天下凡政教所推行都本於心思所存主存主處纔只一念之微而意感通四海之內懍已會其潛孚默運之妙莫有測然而不可測者矣所存不亦神乎夫天地以神化而成歲

者一點神機默運此是聖德潛藏其精神之精乎靜極處機變精神主宰中發著出來自然過之即化天地之間而化者自一面神者流之王者之過而化者自存之神者流之此所謂與天地同流天地之所以爲大是有本原的化工王道之所以爲大是有本原的流功者伯者之假仁假義所存主者非矣又安察其所過之能化故霸政於物有補者小補○此說亦好

仁言章　此章見爲治者當審所尚其仁言等四件皆爲治之不可無者但論其得效之淺深則彼不如此耳首二節對末另講補首節意仁言善政與是好底須有斟酌

仁言仁聲均能入人但仁言發于一時而未必若仁聲著于有素而已有其實故入人有深

淺善政不如善教句未可犯下文要說善教只以法制禁令爲言未爲形容例不如字淺淺看之意乃得心是下節意

未須消總斷節得意舉不如之意專下二句是善政立而不敢承受者發行而不忍忍得財是民趨供賦得心是民知親上以得民財曰得民心二得民字與上文相應正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民畏之二句只起下二句惟其畏之故得民財惟其愛之故得民心兩得字正應上得字愛字須與得民心相對要只是愛戴服從是得民心處教化大行民皆不愛矣

補王觀濤曰民畏非畏是畏立云問乃是畏其事乎此說改進得民此非得民畢竟之謂乃生有道取有制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

補一說年豐字曰人謂治天

萬物之功王者以神化而甄陶一世之澤則盡天地之間皆感化之流行亦皆王道之充滿而德業之盛上下與天地同運而並行矣豈但如伯者之功利恩施於一時僅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哉王道之大如此此王民所以同於大道之中而莫知其所以然也世主溺於功利之說反厭王道爲迂緩遂以見小欲速之心來之未有不效伯事者明主宜究心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仁言是仁愛的言語仁聲是仁愛的聲譽孟子說人君出治一言語政令之間皆足以感民但其效有淺深之異耳如以仁愛之言詔諭百姓這叫做仁言仁言雖足以入人然但宣播於一時而未必感孚於平日也若有仁愛之聲稱的其德澤浹洽於民心而聲譽洋溢於遠邇實惠及民有不徒托之空言者矣仁言豈能如仁聲之入人深乎以整一之法制約束百姓這叫做善政善政雖可以齊民於一可使之面從而未必能使之心服也若善教則感之善教的其相率一本於躬行而觀感惟俟其自得因性導民有不專恃其禁令者矣善政豈能如善教之得民乎夫均一感人也而仁言不如仁聲則知愛民有實者之所及深也善政不如善教則知化民有本政之所施末也人君可不審所尚哉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承上文說政教各有得民之所不同者言善政不如善教何也蓋較其得民之有淺深也上有善政則紀綱政令之施可以約束民於軌物法立而知懼不敢犯不過畏民心而已若善教所施則德禮之所維可以感發其善心自然自至其中莫不回心以向道而不忍叛矣豈止於畏之而已乎上有善政則愛養撫綏之令有以致國之充實民生而國用無不足不過得民財而已乃若善教所感則德禮之浹洽有以固結乎民心不獨其親不遺其君其不輸財以親上不忍忘者豈止於得財而已乎夫畏殖於法愛根於心得其愛而畏其不足言矣得心爲本得財爲末所以得其

下面言政字善字愛字之則爲文之則須非有二也仁育仁政令從善政善教處來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故下面正解所以得民處而入人處再不須說矣要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人民者其無用處不必謂政教如此言皆可以例推也○此說亦好然須參得合理

講一節承上起下末節四句關鍵民畏不若民愛得財不如得心總之見得民之淺深時講多以下二句承上二句看得惟畏之故得財惟愛之故得心此說實有碍兄上節善政得民之心何得民則非出於善得之而非顯其細玩細見亦一見更詳之

人之章　此章發明人之本體仁義良知所本有而世多蔽之故孟子直從知能之良驗出以示

人人之行動一孩提一切擬學而能良能只一個思惟一說使人人自得之本心不由之則乃人人本有之故說下不學而能之不慮而知良知良能之善不必說自然足以不學不慮內言自有自然不必再言也知內也故上言知能此言愛敬非良知良能而何亦不待孩提稍長何以能長能敬不待安敬亦宜淺淺說如若要不忘其慮不待是已

親親處即天性之仁敬長處即天性之義不可以親親敬長爲仁義之所發亦不可以親親敬長本于仁義達之天下也天下之人形氣各異只有此性天大何今愛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皆同此可見由於性命之正所以爲仁義也周知能之良處皆是仁義之性世何以仁義爲性外物而疑性善也改原刻

心而財在其中矣所以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仁言不如仁聲不可以例見耶爲治者誠能審功效之淺深以爲推行之次第有愛民之實心以宣之有化民之大本而政以輔之則言非徒文政非徒法而仁心與仁聞交流善政與善教兼舉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欲明人性之善因指良心以示之說道人皆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賦自知能觀之則可見矣大凡人之於事由學習而後能的這不叫做良能惟是不由學習之功而精神自會運用一舉動皆與成法脗合這乃是天然自有之能非一毫人力可與賢者能之而不肖者亦無不有於勉強也非良能而何人之於理由思慮而後知的這不叫做良知惟是不費研窮之力而聰明自爾疏通一意念皆與至理默契這乃是天然自有之知非一毫人識可及智者知之而愚者亦無不有於思索也非良知而何人皆有知能之良如此則善原於性性出於天不假於外求可知矣乃有疑以人爲之私者而非自然其本然之善也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承上文言所謂良能良知者何以驗之嘗觀孩提之童太朴未漓一赤子之心而已何學何慮也然於其父母無有不歡欣眷戀相依而不能舍者知愛其親也及其稍長情欲未蕩亦尚赤子之心而已何學何慮也然於其兄無有不恭敬奉承退遜而不敢慢者皆知敬其兄也夫以孩提而知愛親敬長之道此可以驗知能之良矣然是愛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而吾性之仁義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於孩提之愛可以觀仁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於孩提之敬可以觀義夫愛敬之心不過爲一人之私情而即謂之仁義者何哉此無他故仁義乃人性之同具天下之公理也以孩提之愛推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愛愛同所以爲吾性之仁也以孩提之敬推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敬敬同

補一說編案漢曰良知良能一章並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愛親敬長赤子之真心也仁義達之天下是不失其心也達之二字須當達之於其所以達之於其所爲猶言如皆無所充之也此此一念之微而達之無所不愛斯爲仁矣即此一念之敬而達之無所不敬斯爲義矣其實大人之心不曾別得赤子之心一毫赤子之心不曾喊得大人之心一毫但大人不失其赤子乎無所不知赤是不失而知之良知乎下無所不能亦是不學而能之良能者常人不知擴充使是失了赤子之心　按此亦一規

舜之章　此號見聖人之心虛而能物外上段循遙以下段論心則於深山四句形容舜之心

所以爲善性之義也使非出於善性之仁義何以能達之天下也哉夫觀仁義之理不出於愛親敬長之間則知道率於性原不同也觀愛敬之道不出於孩提知能之良則知性原於天無不善也乃世之言性者不知驗之於純一之初而徒求之於斲喪之後其致疑於性善之說宜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說聖人之心虛之應之速雖與人同受善之誠則與人異嘗觀於大舜當其側陋未揚耕於歷山之時居在深山之中朝夕所與處者不過山中之木石而已耕作所交接者不過山中之鹿豕而已以迹觀之其不同於深山之野人者能有幾何此時聖心之善無有感觸固不見其大異於人其後至人有善言一得聞於耳人有善行一得接於目但見理與心會而資深逢源之用感之遂通心與理融而淵泉時出之機觸之自應隨聽受隨契隨施行其感通

見聞未啓偏蔽不生空空洞洞深處世界故水石可居鹿豕可遊其所異于野人之作亦微而仁者良能亦之固有爲有幾希之流即由空洞之中而見明之體然保善者固有此見闇應觸發其靈明之體而無外感亦無內礙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不可說舜別有上去只是形容他無所遮逆之妙趣如六十耳順之意都在此心瑩透機竅無滯通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所制

補吳鑒陽曰舜大舜胸中雖純粹良有與但其所以異者特一點幾希者在乎已澄其野人相去不遠甚聞則　此設最是

補徐廉齋曰江河之決就其水合爲一源而發不可禦矣心有一毫融則萬善合于一心而不知其孰爲人孰爲我

神速就與江河被決一般其沛然就下之勢一瀉千里莫得而阻遏之也蓋聖人之善已渾全於無感之先故從善之機即響應於有感之際至此乃見大舜所以爲聖出於尋常萬萬而非野人之所能及深山之人務耕而同之哉夫以舜應善之速如此而猶好問好察舍己從人其取善又如彼其廣者一念好善之誠爲之也欲法舜之應善必先法其受善之量而後可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說立人之道不外於心而制心之功莫要乎幾今人於不義之事心之而不爲不欲誠無羞惡之心乎但私意一起而不能以禮義制之於是爲所不爲欲所不欲多矣誠能於應事之際省察此心羞惡而不肯爲則止之而勿爲不要昧了這一念不爲之真心於意念之萌省察此心羞惡而不欲則止之而勿欲不要昧了這一念不欲之真心如此則羞惡之良心已全而義不可勝用矣人道不已盡於此乎蓋人之所以爲人只是有此羞惡之

此匹夫之善與人同也舜樂章　此示人完其真心勿作意求爲格而本之本眞心無欲無爲之也而須察乃用力割斷之意非擴而充之之意也只是割斷不爲不欲乃人之本念眞心而無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乃是力割其妄念不使之淆雜其心有所移易則眞心之發以完也知此而已矣只是眞心已完之從時說謂盡義之道者因此不謂終身之學力盡于此而外此無餘事也但孫孫是安節到

補步溪陳曰孟子全是把眞心提醒人知不爲不欲此眞心也只要說翻此回首重使自得解無爲無欲有一刀兩段之意如此而已矣更無別事

補從補曰無爲無欲俱主心言不必分爲內外甚爲與欲雖有內外而所以不爲不

良而已無爲所不爲則所爲皆是義而事事無欲於心無欲所不欲則所欲皆義而念念無慊於志推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皆不過由此不爲不欲之心擴充之而已立人之道豈復有餘事哉所以說如此而已矣夫不爲不欲之心本在我而非遠無爲無欲之機又在我而無難人奈何自失其良心而陷於不義之歸哉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德慧是德性之聰慧術智是處事之智巧疢疾如說災患一般孟子說人情多狃於安樂而拂於困窮不知困窮乃成德之地也故凡聰明內含而德性中有穎敏之識可以燭事理於未然這叫做德慧務能外運而心術中有機巧之智可以察事理之當然這叫做術智人之有此德慧術智者非優游安逸者能然也多因遭罹患難有以激發其善心洗濯凡庸有以摧挫其逸志故德之以困衡而生術智以磨練而出大率從疢疾中來耳何以驗其然

欲者皆此心主之

德慧章　此章教人處憂患之有德慧之人之達乎事理者由于困下節即人之處困而能達者以證之也

人皆以處困爲不幸不知有大得力處德慧者德性中之灵明有以濟事機乎吾心而智者心術中之巧智有以善事理之當然也此乃人人皆具之者但處常履順未必其發見有此者大抵自疢疾中來疢疾是經歷世故險阻備嘗如下節所舉人所遇皆是

疢疾有以儆處疢疾者非一端獨然孤臣易見故舉而言之耳其情尤深耳君觀擇分割于近遠孫孫者情勢則但知于處將安于承命則處于經左之不可右之不可其操心爲甚危雖欲其有爲慮也得之又懼其危其後其患也爲甚深惟以淆備此爲

也且如爲臣當盡忠爲子當盡孝理之常也獨有那孤遠之臣忠不得自效於君庶孽之子情不得自達於親這正是臣子之有疢疾的此等之人其操心則朝乾夕惕一念不敢以自安其慮患則左提右防一事不敢以少忽惟是經過這等樣危苦所以戰兢之中精明煥發人情日練其周知纖悉之久險阻備嘗世故自嫻其智慮此所以事理無不達而德慧術智所由成也疢疾之有益於人如此處憂患者皆可失意於變故之臨而不思其爲進德之地也哉人主當治平之日則逸欲易生處多難之時則憂勤獨切存德之益亦如此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孟子說人臣事君人品不同心術亦異約而言之大概有四等有一等事君的人方其未得君之時固不勝其患得之心及得君而事之其終日所孜孜圖惟者專在容悅一事上看君之所爲不善則曲意阿循惟恐拂其所好雖陷於有過有所弗恤或君

徇

惠也將是而擬險阻之備皆人情世故之萌熟籌緣后發出一段忠愛盤鏘中生出一種智巧舉天下所最艱難處者悉通達而無遺是所謂憂慈術智但存於疢疾而不幸中之大幸也諺云三折肱爲良醫其以此夫

有事容　此言別臣品之不同首節是鄙夫次節是功名之士三節是道德之上末節是純乎道德而化之者一節高一節所謂以爲君所寵是長君之惡逢迎以容悅所悅是逢君之惡爲乃聖務得此之故所等人所志只在富貴而國之利害全不計矣

安社稷爲悅便佛君之欲亦所不顧即利害得失不足以動之而惟社稷之安斯爲快耳此等之人可學忠義但志乎立功或不必盡道之行思矣而未大者也

之所欲未形則先啓迪之惟恐不投其好雖道君於險亦所弗恤但知爲容悅之資全身保祿而已其於君德之成敗國事之理亂漠然不知究心此特鄙夫之事妾婦之道而已有臣若此將焉用之人臣之品此其最下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孟子又說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又有一等安社稷的臣謀國之念甚於謀身其心之所夙夜圖維者惟以安社稷爲事知君爲社稷之主則彌縫匡救務使主德無闕而保國祚於悠久民爲社稷之依則濟弱扶傾務使民志不搖而奠邦基於鞏固以一身係安危之寄決大疑斷大難而勞怨不辭以一身當利害之衝事可求功可成而險阻不避殫精竭力夙夜焉惟社稷之安是圖必社稷安而後此心始安就如小人務悅其君的一般有不能一息釋然於懷者此則志存乎立功事專於報主以功名爲念而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也豈非人臣之忠者乎

經筵進講　直解卷二十六　十五

以其在下而未達故爲民以其全天所賦而不小用其道故謂之天民此等之人何等抱負之大然可行後行是猶出于有爲道行亦兼致君澤民

補原定字曰天民主不以顯出非以出爲大任而言

大人就是聖人地位正己無王夫物正亦大段着力不得發着運德盛而君自格其非心民自歸于實極是處在社稷而不尸其功道濟天下而又泯其跡無德大業斯其至矣孟子第此四等臣爲臣者當知所處而用臣者當知所擇處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孟子又說社稷之臣其忠固可稱矣然不免爲一國之士也至若上之又有所謂天民者乃天生此民中獨能全盡人道者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推其用世之志固欲大有所爲原其重道之心實不肯輕於一試必酌量於出處之際審察於上下之交達而度其道行於上而可以成從命之功然後出其身以事是君將非得君行政之會隱處以終身矣達而度其道行於下而可以建庇民之業然後出其身以澤是民將無與道致治之機寧遯世而不悔矣蓋雖其抱負甚宏故志願甚大志願大故所以自待其身者甚不輕也此所謂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人品之高又在社稷臣之上矣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又說天民猶以道濟天下而不免有意於出處之間是猶有意於正人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焉大人身備道立推自盡

補徐玄扈曰說到正己物正便有王者也氣象見熟化之意光景可想

補徐徵弦曰事君人者以容悅君安社稷者以身爲社稷天民則稱所御爲然御天之民也至於大人則君之爲人者自大之行天爲人勿爲後天而奉天行道天不得而之矣天民有所不爲大人無所不可

三樂章　此章見眞樂見出于分之外是言節論君子之樂不係于勢位下言三樂而中言之三樂是性分所固有故于天下不與存

世之稱樂者只在王天下不知三樂皆超于王天下之外于天下只言富貴之樂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得行其道則亦君子

正己之功行積盛化神故自極感人之速上而正其君不必形之諷諫也身範克端而精誠感孚人主之非心自格君德無不正矣下而正其民不必申之禁令也表儀既樹而風聲鼓舞蒸黎之耳目成新民行無不正矣此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社稷之跡道濟天下而無意必行道之迹所謂大而化之者也臣道至此爲無以有加焉者矣其人臣之上品乎合此章之言而觀之人臣之品不但容悅小人與君子不同即社稷臣以上若天民大人亦有此三等人主必明以辯之使賢奸不至於混淆斷以決之使用舍不搖於疑貳則讒諂自遠忠賢自近君正莫不正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孟子說人情自一物以上皆不能無嗜好之念而至於王天下則其樂蔑以加矣乃若君子之樂隨寓而安雖所在皆有適之境

經筵進講　孟子卷二十六　十六

之所樂也不與存者不在三者中間

補李彭山曰此言君子之樂不必在于王天下雖窮居亦有所性之樂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則天倫無虧人生之至願得矣故爲一樂無故不只是生存凡無不幸之事皆是

補黃貞父曰蔡引云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此諸解貼據任若空言說不供存無故此徒能俸于天數耳有何樂哉

○依此補貼亦不妨

天之所付者無不全則于天無愧人之所同者無不盡則于人無怍如此則心身無累日營樂酒活樂純無一毫愧怍何等可樂程子推本克己言未必是孟子本意不必入語取原則英才之英也以資質言不康

而無待於外其所樂皆性分之眞今以其所樂言之止有三件雖君臨萬國富有四海而爲天下之王這等樣尊榮之樂亦不在此三者之中焉三者云何父母者之自出兄弟者之同氣是人之至親也父母俱存而享康寧之福兄弟既翕而無變故之虞此人之深願不易得者今幸而得之則上可以遂孝養之志下可以盡友于之情家庭之間快然無遺恨矣此君子所樂之一也天所降衷之良人所同得之性是我所當盡也今則仰無所愧而無一不可與天知俯無所怍而無一不可對人言此克己之功所難能者而能盡焉則內省既無惡於志外感自不疚於心覆載之內曠然皆履坦矣此君子所樂之二也性分之眞樂蓋如此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承上文說倫理無虧性分克盡二者固皆君子之所樂也然三樂何如蓋君子身任斯道之責則待人以濟斯道之傳育其至願也顧未必能盡一世之人才而教育之也今惟於天下明睿之

林

今力敎育敎養而開育之莊助然乎己卽上不能不作也天之宇宙若彼天下之英才皆究全此心然而亦不愧怍則有以淑諸人己一原之分量而闡發之者長矣何等可樂

一樂天也而王天下則人也人不勝天則王天下者豈若父母兄弟之樂二樂道也而王天下則勢也勢不勝道則王天下者豈若俯仰自得之樂三樂傳在萬世也而王天下則一時也一時有限而萬世無窮則王天下者豈若英才樂育之樂夫在天在我者實足而在外者原無與乎已不足爲輕重故曰不與存焉謙齋輯註二樂于結中用之可也

補居士雜曰王天下不與焉形容君子之三樂有甚于王天下之可樂也且曰天下定四海猶曰君子樂之正論功之可樂而終不能有加于吾性則亦終不得比於三樂耳

廣土章　此章申所性之蘊而約分上言欲樂與于所性下言所性之蘊首二節特引起後二節

欲之者其道可行也而所樂不存者以其施有限也

中天下以非獨立國言不必言居天地之中定四海以綏寧撫安言與上句調平而遠承衆者欲之極也上章言樂不在王天下此言樂之者樂其道之大行無一人不被其澤也此欲與樂亦性分中事然非究有精于府發樂則外欲也欲因所性不存大行正聖所樂亦從得所欲只虛還他一個大行窮居也其樂大行而性分原理原是如此不曾加窮得些子窮居而性分須理依舊如此不曾損減得些子差之一個道理合下都定了更

才皆在吾敎育之內以吾之修身者敎之使各修其身以吾之盡性者敎之使各盡其性如此則英髦蔚起而彬彬皆傳道之人才俊蔚興而濟濟皆任道之器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敎思無窮之心於此而大慰矣豈非君子之三樂乎夫是三樂者或係於人或係於已皆不出於秉彝之好或以成已或以成物皆自得其性分之眞此君子所以樂之而不厭也彼王天下之樂特勢分之榮耳豈在君子所樂之中哉所以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然三樂者在天在人者皆不可必所可自盡者惟克已之功而已人能克己而至於俯仰無愧雖天人之間未必盡如吾願固無害於可樂也不然已私未克天理未全俯仰之間可愧怍者多矣安問其能樂乎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孟子說天下有不一之君而無不一之性人惟性有未全斯不能不遂於所遇耳盡性之君子則不然彼土地人民乃得位行道者所必資也誠使所欲之地不止於一隅而偏及其廣遠所治之民不止於一邑而生聚其衆多夫地廣則澤敎之所及者弘民衆則敎養之所施者博君子所欲得大國而治之則此固其心之所甚願者然土闢之廣是猶有分土矣民聚之衆是猶有分民矣君子於此但欲之而已而其大道爲公之志將必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後其心始快也其所樂豈在此乎廣土衆民既非所樂則所樂者必有進於是者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孟子承上文說廣土衆民固非君子之所樂矣乃若所樂則何如蓋君子以與安海宇爲我以康濟群生爲志者也若使上不但所而已而立國中於天下尺地莫非其有焉民不徒衆而已而安民盡乎四海一民莫非其臣焉此則舉一世之版圖皆在其統馭之中則亦舉一世之民物皆被其治教之澤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也君子大行之心可遂矣豈非其心之所樂乎然此特勢分之

番

添該不得分者分也有所分則有所定定物可加損必其初之不足或有餘也這個性是天所分予本渾然各足無一毫欠缺吾人合得之分便已一定而不可那移了更添些不得減些不得如分田百畝分數一定是謂分定所以分來窮達都不得加損此個也舜爲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窮亦在其中正是所性之分定

補王觀濤曰以上文觀之大行是得位行道窮居是不得位行道也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不可以損乎性然不免然之有此發見如燃行光耳焰光雖照一家燦然不加黯點燈於樓中燦然不損又曰詳說分者分也如衆人分財人各一分歲不妨乃分內分外之分牛性爲分內欲樂爲分外分內既定本無不足也何得而加本不待于外而足也可得而損　淡充之堅絕確說分字亦一見

仁義禮智人人合得于良心者有其心私意汨之邪根便無作意若君子氣質清明物欲盡淨全乎天不雜以人此四德根于于心者深厚盛然有其根于自然生色出來生色下三句詳註詳和潤澤之狀盎然滿溢之意此不宜將三在形體上認須在四德之生意發著見于形體處揣摩流於四體所以亦不可指日用于足者行之事且一身之所運動皆是不言而喻　只形容不言之妙渾然而成之妙中天則無倦用及言說作爲如說不言守分藏義緩蓋說理在心者使自力於中節出盛無累不與物交中規中矩性分道理一一身俱備完全之公正此方謂足　性之分

樂樂之自外至者耳乃若君子所性天與之爲秉彝之良人得之爲受中之理足乎已而無待於外者則有不在於是者焉以天下之大而猶無關於性分則吾性之全體固有超出於天下之外者矣人每視勢分爲輕重其所見不亦小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行道之志至於王天下極矣乃但可以言樂不可以言性君子所性爲之如何蓋土地有廣狹人民有衆寡此皆可得而加損者也君子所性不但得位稍得所欲不能有所增也便使得志而大行於天下吾性渾然自若而已何嘗因大行而遂有加益乎不但失位稍失所欲不能有所減也便使不得志而窮約以終身吾性亦渾然自若而已何嘗因窮居而遂有虧損乎所以然者何蓋凡物之不足者乃可以加有餘者乃可以損由其分數未定故也惟君子之性自天賦之則爲定命自我得之則爲定理萬善咸備本無不足也何一毫可得而加一物不容本非有餘也何一毫可得而損此所以可窮可達而吾性之全體不因之而少變也便可得而加損則亦外物而非吾性之本然矣人可不反而求之吾心也哉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是溫和盎是豐滿孟子承上文說君子所性之定分固不以窮達而有加損矣乃所性之蘊有何如德之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此四德者人所同具之性也但衆人爲氣拘物蔽而失之耳惟君子氣質清明物欲不能間隔故於仁義禮智之四德渾全而無所虧久堅定而不可動搖已直根於心矣由是誠中形外其生色爲何已乎其生色於面貌則清和潤澤睟然示人以可親一四德之光輝也其生色於背則豐厚盈溢盎然示人以可象一四德之充滿也以言乎施於四體則動靜於從心舞蹈由於自然固有不言而自曉其意者一四德之發越也蓋內之所蘊

重其氣充足于己在外者亦所有何加故曰所性不存故原刻精粹自見曰天下與我大相無支離其形而體全其中者又謂之何則睟面盎背二句不可太泥若形於乃心之精英發其有不容掩處於乎面上粹然也心之貴美處有不容掩藏處便發于背盎於從自相接不自形體已○讚最精

補此章論曰君子所性只是心已自渾然不下手時發於其四體根心有纖毫之欲從是外面浮華所性是君子本體然一分別形其君子本以發易此全要見曾自有大可欲可樂者何與于外之勢分毫誘非分明此性不存焉之意

伯夷章　此章見論奧行養老之政而因述二老之歸周如乎人小說言文王養老之政三節即中言其政之精辟紂者以其不合養老廢文王若聞其善養也天下有二句扶勿論伯夷是以仁人指二老者其辟紂者避之心非其歸文王也係心也歸心之類仁人以爲己歸不必實如二老但看而向將者皆是五畝節只在養老上言匹夫不餒餘以衣失老者不時餒以食夫老一夫不耕以畢夫老政文王當時所以爲故者有其剛辟而爲之養之者益如此或云此節只是言治岐之政原不專爲老者說故說則是但錯玩承上養老說來而文王養民中所將養老所以爲言本文雖不合說個老字而養之意自于此節見之下節不過表二老歸其養之善其致令人歸之養於養者多矣照在甘苦

者極其盛而外之所發自不容掩若子所性之蘊有如是此天之所與我者亦如此其全備也豈窮達之所能加損哉然則自樂其樂而王天下之樂不與存焉信非貴有所得者不能矣世之求性命以求富貴者則役於窮通得喪之故方寸之內紛紛戚戚過之途底破而變彼其之言定性之學豈不難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仁人今是有德望之人孟子說人君為政莫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政不行而能致其來者以文王之事觀之當時商紂無道有賢者如伯夷辟紂之亂逃引於北海之濱而居焉及聞文王起而為西伯於是勃然而興說道吾何不來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於養老吾身雖然有所託矣乃自北海而來就其養焉太公辟紂之亂逃隱於東海之濱而居焉及聞文王起而為西伯亦勃然而興說道吾何不來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於養老吾身雖然有所託矣乃自東海而來就其養焉夫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一聞文王養老之政皆相率而來歸焉蓋文王之足以致人如此若使今之諸侯亦有行養老之政如文王者西伯則天下之仁人如伯夷太公者必將相率而歸於我而望之而為己歸矣豈皆舍之而他往者哉則人君不患人心之不歸但患仁政之未舉而已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孟子承上文說文王所以致仁人之來歸者固以其有養老之政養老之政何如蓋田里樹畜之事乃衣食所自出也文王治岐每夫授以五畝之宅於牆下隙地種植桑樹使匹婦采桑以供蠶桑之事於是絲帛有所出而年五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煖矣又一

所謂西伯節非孟子謂之乃指伯夷太公上文之所聞也舉其妻子使養其老二句一直說導妻子就在匹婦蠶之匹夫耕之不失其時內直云妻子養老之人與上養老之地養老之責並作三平所謂一段五十四句只是叫起下飢凍餒句甚醒此之謂此字正指制田里四句以天下之利教天下之人以天下之人養天下之老文王養老之政之論如此何今館餘卒與之行五伯

蒙所者曰此章專爲伯夷太公有四伯養老者一語而因說當時不行文王之政如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此養之所爲者也分明王者觀之身而爲老者家陽爲人食之則爲而度養之政矣

易田疇　此章見治法足民爲先上二節言足民之政末節言民足而教可行

陳潛室云此章爲治時人主以仁政治民而後可得稅賦便行後要知今又而所以使之如此者斜往資之節民足便知禮有仁不可他不仁者故曰焉有仁人者必至獲邦身損民上

易田疇使民治其出時也則必計口而授田民而正其經界勤其勤相使國無不耕之士家無不耕之人人無不耕之時如是而後田疇易種稼穡者不惟常賦之外無稅外之征而惟正之供亦不輸什之一數也田時易則其入衆而所輸之又無幾何如此則民之衣食多則民富矣

論字彭山曰田時是自則聖

家之中使之各畜五個母雞二個母彘孳生以時無失其孕字之候於是肉食有所出而年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飽矣又每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壯者盡力耕耘盡力於農畝於是穀粟有出而八口之家皆可以仰事俯育無饑餒之患矣夫文王治岐之政如此此所以善於養老而伯夷太公皆聞風而來歸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承上文說由文王治岐之政觀之則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夫豈家給而人益之哉亦惟因其自然之利而教導之耳如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此田里之定制也文王但爲民畫定之而已雞彘桑麻此樹畜之常事也文王但教民樹植之而已以少事長以卑承尊家庭之常禮也文王但導其妻子使各修其養老之職而已夫養老而使家家得備其物人人得盡其情則老者豈有不得其所者乎蓋人年至五十非衣帛則身不得煖年至七十非食肉則腹不能飽不煖不飽則做凍餒而老者不得其所以文王之民其老者皆得衣帛食肉而無凍餒之患者正以其因天下之利教天下之民率天下之民養天下之老愛溥而無私惠周而不費此養老之政所以爲善而伯夷太公皆以之爲歸也使人君亦必則老者所養而日亦不足矣豈得謂之善政也哉有志於行仁政者不可不依倣文王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是耕種的意思耕熟的田叫做疇孟子說明王治天下只有教養兩端然欲正民之德必先厚民之生以厚生之政言之田疇乃民之常產使荒蕪不治則民之失業者多矣必驅游惰之民使各盡力於南畝春焉而耕夏焉而耘無奪其耕耨之時而稅乃國之常賦使徵斂無節則下之供上也難矣又必除苛刻之政使科斂薄其征輸益損上益下無損下益上務存乎寬恤之意而各人因時易

治當耕耘[illegible]
易知[illegible]易之田[illegible]
食之[illegible]之故
[illegible]
之道[illegible]
用之[illegible]當
木不[illegible]用此設
要[illegible]之源[illegible]諸處
乃可[illegible]之異
其必先少之[illegible]食之時
則無[illegible]用以[illegible]則無濫用故
財有餘而不可以勝用也而斯
海[illegible]以時用以禮
在一下而教之者亦止也
傳[illegible]雖[illegible]之民其用
易窮而[illegible]民其用易修
故[illegible]不可勝用而後使之
富[illegible]上下
[illegible]說
民[illegible]一句[illegible]說一多字出
水不[illegible]物而以水火者切養
[illegible]水火均之養生所
經[illegible]講
富但水火不[illegible]富家二各是
而菽粟則[illegible]
者足矣便之[illegible]
[illegible]生養不足八
多失其本[illegible]菽粟如水火則下
五倫自相[illegible]則能慈制[illegible]
當然[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數之[illegible]倫[illegible]
斥[illegible]民俗[illegible]化大
行矣[illegible]敎以[illegible]
仁[illegible]俱[illegible]
東山[illegible]學者法孔子
而至於[illegible]聖道之大
大[illegible]之大[illegible]有不求而
[illegible]以漸
首節[illegible]自孔子之所
見其大[illegible]何自入之觀孔子
見其大然上下節相承惟孔子
之大故入之觀孔子亦大曰文
故孟子自明孔子登東山一節謂

則墾荒之所獲[illegible]租稅之所供有限以力本自盡之民征輕徭薄賦之世財有[illegible]相[illegible]開之間若將家給而人足矣豈不可以使民富乎此則盡墾之利以養民而不竭民之利以不已所謂開財之源者如此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孟子承上文說爲田疇而薄稅斂固可以開財之源矣然財貨既豐則侈易生又不可無以節之也夫民不能無食苟食不以時則財耗於口腹之欲矣於是制爲法令凡民間所以資生者不特養殺有節而已也如魚不盈尺不設網罟果實不熟不輕采取之類一切食而糜財者皆在所必禁焉民不能無用苟用不以禮則財耗於不經之費矣於是定爲章程凡民間所以制用者不特尊卑有等而已也如非養老不得用帛非祭祀不得宰牲之類一切濫用以糜財者皆在所必省焉夫食以時則生殖滋蕃用以禮則節省有制由是康阜之利以儉嗇而益饒富厚之資以節縮而

益廢將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者財貨豈可勝用乎此則因民生日用之常施撙節愛養之術所謂節財之流者又如此養民之政至是而克舉之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承上文說人不務本節用使民富而財足則厚生之政成矣民德不由此而可正乎彼民須水火以生非此則無以爲生活之資其於日用甚切要各家所有而不相假借矣然當昏暮的時候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隨求隨與無少吝嗇者此何故哉蓋水火乃天地間至足之物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故有求而必應也若於民待菽粟以爲命猶如水火一般均之不可一日無者而求之未必皆與由上之人無導利惠民之政耳惟聖人治天下深重農薄賦以開財之源又因時制用以節財之流能使百姓每家一般富從二豐盈其所積菽粟多多盛如水火一般棣至足無往可求者可

下不可在孔子二字下一截云
孔子之登東山云云則是
比喻之詞而非假借實言之意
也孟子東山登泰山便是實有孔
子之地位峻絕小魯小天下便
是實言其眼界大小者不足觀
故觀二句又引起遊于聖門者
二句當重下句勿平雜爲水不
但蕩漾如江河亦難爲水矣然
爲言不但異端曲學之言雖賢
人以下見道有所得不及聖人
之境當亦難爲言矣
觀水四句亦是寓言水之瀾日
月之光寓言聖道之大也水之
瀾日月之明寓言聖道之本也
大抵孟子所論來然觀聖道之
大於本不於可須卒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當之從而後從可知
文理日月惟其有明故容光之
[illegible]然[illegible]之而明可知也瀾出
[illegible]之源照出于明之極豈以
聖道之大而無本以基之耶

補遺經[illegible]曰聖道如何大蓋
其被括得全而于古今之道
無所不包於天地之道無所
不統充也聖道之本何處見
得且如中庸至聖至誠如四
德渾然爲矣而所見皆所謂
大而至聖則其本也至誠處
與人物參天地贊化育皆所
謂大而至誠其本也大而有
本者有本故大也不是既大
又有本作兩項平看
湫水聖王曰作文如上登東
山三句及此節四句俱要只
就東山太山海與日月上說
得精確如鐵花木月方假寫
言不可[illegible]當細只粗
二句[illegible]其正意使不得
是觀水有術四句雖兩寓言
然本文原自流動不對今說
者每云觀水之術有術必觀
其瀾觀日月之明亦有術必
觀其容光必照於日月二句

與此所以天下無不富之民而財不可勝用矣夫菽粟既如水火則衣食足而禮義生教化行而風俗美民皆欣然有以相接[illegible]然有禮以相與同歸於仁厚之域而成其雍熙之世矣焉有自底弗類而爲不仁者乎夫以仁民之化必自足民先之治天下者何可不加意於愛養之政也哉昔孔子論政謂既庶而富既富而教其施爲次第類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東山在今兗州府曲阜縣太山即東嶽在今泰安州地方孟子說道莫大於聖人聖莫盛于孔子大哉孔子之道豈易以言語形容哉自其身之所處而言在魯國則爲魯國之一人就如登東山之巔下瞰魯國凡四封遠邇皆在指顧之中而魯國自失其爲大矣在天下則爲天下之一人就如登太山之巔下瞰寰宇舉九州縣界皆在俯視之中而天下自失其爲大矣夫大而至於小天下則

小魯又不足言益其所處既高而視下益小其地位然也惟其地位如此故人見了聖道之大其小者都不足視了夫未觀於海凡百川之水皆可以爲水也惟看了滄海觀其汪洋浩瀚之勢則衆水皆會歸於此而百川之水不過其支流餘派舉不足以爲廣衍矣豈不難於爲水乎未游於聖門凡百家之言皆可以爲言也惟得入了聖門親聆其切近精實之訓則衆理皆統宗於此而百家之言不過其緒談緒論舉不足以美富稱矣豈不難於爲言乎孔子之道其大如此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瀾是水勢湍急處容光是罅隙通明處承上文說孔子之道僅之太山滄海固可以見其大矣然豈無爲之本者哉今夫水行乎地必源頭深遠方能起得波瀾故觀水自有方法不必窮源以窮其發端只惟於渡流湍急之處觀之則知狂瀾之滔滔乃源泉之混混者所出也而其本自可見矣日月麗乎天必體魄明

亦深出觀字術字殊爲可笑流水節註當以漸節下學而以上達應流水三句是與体念於道節大而有本之聖道成章內有工夫註文章外見解成章所積者厚正提原其所以成章聖道大而有本學者必日積月累已成不片段如由賜成其爲由賜冉閔成其爲冉閔皆有一片文理可觀者然後足此道從可造于剛滾高明之域而有以達于聖道之大也達亦未便從造于此之謂乃漸達于聖之謂如及信美大聖神六个階級皆成此爲善方達于信二成其爲信方達于美之類此之謂逐此而以從進必以漸念必成章而後達如必盈科而後進也說者通說聖道大而有本學者亦必有其本而以成章字爲不以達字爲達于大做過分析且聖道大而有本本即在大中只說達于聖道之大而聖道之本自在其中矣如以成章如有本則是聖道一本而學者又另是一本且成本與大而二之矣殊欠斟酌

瀾米十曰不成章不達要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道理工夫欠了分毫笠是要添過都經不得

瀾徐敏齋曰由善信而至聖大聖神節三都有個成章在方與盈科進相貫

瀾一說從本章日實說孔子之道大而有本進之必以其漸意只有贊揚孔子登東山二句是其道之高不必說了何以說一句本即難說一句何若此其三比也且本文道無一大字一本字何以云大而有本蓋觀孔子登山數高無可形容故說觀于海者難爲水二句欲學者殊不可

明乃能有得光來故觀日月者亦有方法不必測象以究其精明也惟於此小空隙光明必照之處觀之則知普照之無遺乃其明之不息者所由也而其本自可見矣然則孔子之道川流原於敦化即水之山源而達委也光輝根於篤實即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者何以異於此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是充滿科是低窪去處承上文說聖人之道固大而有本矣欲學聖人者豈一蹴所能至哉彼流水之爲物以大海爲歸者也然未能遽至於海也必須從坎坑坎之中盈滿於此而後可流通於彼若積水尚淺未至於盈科則坎止不行有難以至海矣水之進必以漸如此況君子之志於道將以大聖爲歸者也有不由漸而後至乎故必和順積中英華光輝由於篤實有積累成章之美然後可以爲上達之基苟實美之未宣則必造詣之未至也而聖道之高不可及者何以爲後人之階文采之未著則必充養之未深也而聖道之大而有本者何以爲會通之地若曰聖道不必成章而後達則是流水不必盈科而後行也豈有是理也哉然則有志於聖道者信不可無循序之功矣循序漸進不但下學功夫爲然大學明德新民之功必由知止而後造於能得中庸之盡性之事必由形著而後至於能化蓋學莫不皆然作聖者所宜究心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孳孳是勤勉的意思蹠是盜蹠孟子分別聖狂之幾說道論人品者總者不當於其事爲之著而當於其幾念之萌試以大舜與盜蹠觀之舜爲千古之大聖其善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使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之際從此時起徃身來乘着夜氣清明良心不昧遂孳孳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天理上體會無一念不在於爲善如此之人雖未能遽至於舜而孳此向善之心其爲善將何所不至舜此善念我亦此善念是即舜之徒矣豈必盡事其迹

擬而觀之有術必觀其瀾未始不可探也聖道誠高於日月而實明有容光必照未始不可仰也學在下學而上達耳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總說孔子之道之高非深人以不可及而人之不能上達者只由下學未至耳〇此說亦妙但與上說迥背未但要說得融貫合看依此說者文至前後相承脩爲爲不難

雞鳴章　此章分別聖狂之分以醒人下節特自首節有出非推其所以然也雞鳴有一念有覺之始舜二只是這念頭生之或兩爲字俱占得其所發向善向利的念頭將點說孳二是勤勉去爲者有日夕不已意與便成舜成蹠何但謂之徒蓋凡天理之念是利亦不止財利凡人欲之私皆是曰徒者皆指成舜一念之善亦一念之舜利成蹠而一念之利亦一念之蹠

〇欲知舜與蹠之分亦承上舜蹠之徒來非正說舜蹠也分字正照間字分者兩項分開也間者兩條路界限之間也註所謂毫末甚遠切利與善分出者抑揚語將說舜之分於蹠者乃善而介乎利之間蹠之介乎善者乃利而介乎善之間殊無甚難人性本善念念動之初本直順天機而動只有善之端但檢一不及而人欲之私或便稍入此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處舜與蹠之徒所由分者只在於念之始或利心起入而介乎善之間而已此處宜與懼相近也間兩僅一間者亦善而介乎利已而介乎善者於疑于忍乎時詐間字又多作幾字看

而後謂之舜乎蹠爲千古之大盜其惡亦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使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之際從此時起得身來役役不存良心蒙昧遂孳孳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人欲上經營無一念不在於爲利如此之人雖未必遽至於蹠而充此徇利之心其爲利將何所不至蹠此利心我亦此利心是即蹠之徒矣豈必衆惡皆歸而後謂之蹠乎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承上文說舜之與蹠其人品相去不啻天淵懸絕矣而爲舜則舜爲蹠則蹠都從雞鳴之一念始然則欲知舜蹠之所以分其初豈有他哉惟在利與善之間而已蓋人心不爲善則爲利本有相乘之機而由於善則入於利其介在幾微之際故一念向善便是舜不過從天理一邊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蹠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善之心而爲利安知其不遂爲蹠乎一念趨利便是蹠不過從人欲一邊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舜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利之心而爲善又安知其不遂爲舜乎理欲之之辨微而聖狂判於千里學者可不審其取舍之幾而致謹於雞鳴之一念也哉書經上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即此意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姓楊名朱取是僅能取的意思孟子欲闢異端而衛正道故說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聖人所以仁至義盡與時偕行者此也彼異端之學何其紛紛矣乎今世有楊子者厭世務之紛而專主於愛身之說其意但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下僅能爲我而已充其爲我之心雖使他拔一毛之微而可以利濟天下之大他亦將愛惜而不肯爲況所與有不止於一毛者彼豈肯爲之哉蓋有見於義無見於仁其就於我之一偏如此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姓墨名翟摩頂放踵是摩突其頂直至足跟喫緊苦辛的意

不是我其心頭初發動是發念分作兩開去的界作幾段一求須歸認股原則

楊子取　此章論孟子莫而發首二節先言楊墨立以形出子莫言楊墨之說一如彼而子莫之執中無權如此則亦此失楊墨之執一而已矣必曰執中爲近者因當時以子莫爲近道故如此提發要補此註

取爲我取兼愛說楊子只取爲我近取兼愛之取若作借是則作字斷之之詞似未是爲我兼愛非皆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故　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於一則必至于此耳餘至也自與至足害道也

近之者似於道者中而已子莫執中與之名都近似於道不比爲時於楊墨說猶爲近道則

思承上文就世有墨子者出己私之圖而兼愛物之見其意但欲一視同仁而不復問其親疏惟知兼愛而已充其兼愛之心雖自頂至踵磨爲一身之所貲而可以利濟天下之生靈彼亦將無所吝惜而慨然爲之况其等未至於摩放者又何事不可爲也哉蓋有見於仁無見於義其執於兼愛之一偏如此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是古之賢人承上文說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固各倚於一偏而皆失於中矣而子莫者懲楊墨之失而執守於二者之間非不爲我也而不至於楊子之絕物非不兼愛也而不至如墨子之猶人執中於此似乎近於道矣然道無定形中無定在必隨時變易與世推移當爲我而爲我當爲人而爲人乃所謂權也今子莫以不楊不墨爲中而不知隨時推變爲中則楊子執爲我之一墨子執兼愛之一而子莫所執者乃二者中間之一均之膠於通變之方其爲執一而已矣惡足以語於時中之道哉

執　煤

大亂矣不可謂從容權制錄也值輕重而稱者也時乎已頭而人無則獨爲而不兼愛且無斗已無而人遺則兼愛而不爲我是今子莫必於兼愛用我一半爲我一半兼愛故曰無權二卽時中非有外於中亦無沈便見其爲執一偏執一言其楊墨之執一也全在於權之以是執所謂有之時當爲我而爲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權流而有對蓋爲我兼愛是曲學名目豈近說耶　程子曰聖人有權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偏也以其偏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程朱明而從來所謂中者執之則中何形狀既見執而不執矣矣

執其無權曰權卽是中因者子莫之中故又執一權字以救之蓋權正處無不適處卽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擧一而廢百也

承上文說子莫之執中無以異於楊墨之執一矣乃執一之所以可惡者何哉蓋楊子爲我似義而却害於仁墨子兼愛似仁而却害於義子莫執中似中而却害於權持其一偏之見害於時中之道斯爲可惡耳然其害道何如蓋吾儒時中之道一理渾然之應曲當于變爲化無窮其多非一端之所能盡也今擧一爲我而仁之百端盡廢矣擧一兼愛而義之百端盡廢矣擧一執中而時中之百端盡廢矣所得少而所失多害道孰大於是此其所以爲可惡也知異端之可惡而學者可無反正之功哉學者須延授受惟曰允執厥中而孟子又惡子莫之執中何哉蓋孟子之所謂中在至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雖有執中之名其實未有所執中若子莫徒竊其偏以求所謂中者而執之少有安排便不能無倚著之私矣此所以與楊墨並爲害道之賊也有衛道之責者其不可不辨於茲

作適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飮是未得飮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

道理放得到歸於中權之者當也

按之執一者以楊墨子莫之賊道且言多如說中說中而擧一廢百正爲賊道也者多辭說擧一廢百謂楊子執一爲我而仁之百端盡廢墨子執一兼愛而義之百端盡廢子莫執一中而時中之百端盡廢又有謂爲我近仁而違其義亦不是了兼愛近義而違其仁亦不是了子莫執中而違其所謂仁義都不是了俱非此說也蓋孰惟從中而起中惟隨權而用則隨時變化不窮所以有自楊墨說一退走去而不知此中字莫從楊墨之中間走而不知此中總是執着自己一個見識而於隨時變化不窮之用皆泥而不通礙而不行故曰擧一而廢百是一字從上執一之一字說而百字從上中字權字內生來俱改原劃

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甘是皆好飮惡思孟子見世之厭貧賤而慕富貴者往往陷於心故借口腹以明心志說道飮食於人本有正味也惟是饑者得食食雖不甘亦將以爲甘矣迫於食之不已渴者得飮飮雖不甘亦將以爲甘矣而當飮之不嫌苦澀可甘而甘能得飮食之正味乎良由口腹爲饑渴所迫而急於飮食故粗糲苦澀皆有所不暇擇而因失其正味耳則饑渴之害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哉人心有正理猶飮食有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故搖亂其心則富所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爲利貴所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爲榮不暇決擇而失其正理亦猶饑渴之於飮食不復知有正味也心志之有害何以異於口腹之有害哉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承上文說貧賤之害心無以異於饑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饑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也有人於此

饑者甘　此章見人當全其心上節借人心之有害于饑渴設失無害者其害未非而以爲其也故曰未得飮食之正饑渴不擇飮食之正是口腹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只承上文饑渴言未必深論貧賤只貧賤唯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從此亦皆有害人旣饑渴所迫每至失其良心是饑渴害不止于口腹而亦有害于心也若能不以饑渴之害爲貧賤者而以害于心則中有所主而物不能奪一切饑窮憂不倒是个精明卓立的人雖其無限地矣倒不及人之憂亦此是好擧脚見之便可進于聖賢矣

柳下惠　此章表柳下惠之不介不止有分辨亦有堅確之守在其只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者換也不以己之介去換三公也欲得三公時少更其介以取

能以道而御情以理而制欲時乎貧也安於處約不貪慕於利祿而爲欲所汨時乎賤也安於困窮不役志於榮名而爲貴之所誘有饑渴之害而不能爲吾心之害是其識見高明而超然於流俗之外持守堅定挺然於流俗之中者也富貴有不難致者而何以不及人爲可憂哉世之兄弟於貧賤而役於富貴者是自喪其理義之心而甘爲人下也學者宜深以爲戒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是獨立有分辨的意思孟子說人情和則易至於流古有柳下惠者人皆稱其爲聖之和宜其同流合汚混然無別矣然其負人雖能分於爾我而我則一定界限以自處官雖無擇於卑而必趣之於持其同觀其進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是其身出則道在必行灼然定見有非三公之位所能移者其退也則遺佚不怨阨窮不憫是其身出則身在必隱確然安分有非三公之勢所能奪者矣三公固貴可賤而不肯少踰賤之閑可富可貧而不肯少改

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日之介以殉祿位似是以三公易其介和者處之頗介者思之幽全是主直道事人三黜不去處見得

補陳文應曰處惟能介所以由之不自失和無此一段孚尊物表之氣象徒然與世俗浮沉何以爲聖○又曰此雖發明聖賢其介處亦只在和上見得。

有爲章　此見有爲者當要其成宜重講有爲二句下三句不過帶言之行爲者是有深有爲者若只貼云有所作爲者還不得其趣須云有爲者亦指是證正覷相人之奮發精神方有爲者須直究其底止辟如掘井何便有要其成功期于及泉意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猶字對九仞說猶如棄井見九仞亦淺於言外見有爲者無成有爲亦猶棄井說參云九仞不及泉尚爲棄井淅不及九仞而遽止乎此講或不密切不可誤用此證只說學者發修爲向上作用的說若測與學者徒須有得有成有不底乎必其成教沒原則

補一說參看泉曰泉者水之源頭也水在地中理在心中皆有源頭得了源頭其出不窮其來不竭方爲學之大成所謂一貫之妙也掘井九斷而不及泉未及水之源頭也若一歇手前功盡棄矣　此說亦妙但恐本文意未必如此更詳之

性之章　此乘帝王之誠以別伯者之僞當在身之心上不以帝王伯三平論當以有字爲最妙堯舜所性湯武能復其有者是真有者五伯則非有而說爲有又併忘其非有故

平生之節其介如此二其和之所以不可及也徒知其和而不知其介皆流於禍柳下惠者哉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掘井是穿地爲井八尺爲軔孟子勉人爲學當要其成說道天下之事不貴於有爲而貴於有成有人於此或有志於聖賢之道德而講學窮理或有志於帝王之事功而勵精圖治其功銳然有爲就如掘井的一般學不徒勤必以至道爲極井不徒掘必以得泉爲期設使掘井至九軔之深已將有及泉之漸矣乃未及泉而遂止則力怠於垂成而井竟之無用將掘九軔之功而盡廢之矣曾非自棄其井者乎然則爲學者徒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其歸於無成與棄井者何以異哉此自强不息之功不獨學者當自省顯有天下國家者亦所宜深省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性是天性生成身是從身上做起三之字俱指道說孟子說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此世道汙隆之機也而心術誠僞之關實不能無辯焉以堯舜而言純粹至善之理得諸天者甚完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假修習而從容於仁義之中渾全其賦畀之正這是純乎天不間以人自然而然性之者也以湯武而言反身循理之功修諸人者甚力知則學知行則利行凡事勉強務踐履乎仁義之實以克復其降衷之初這是盡乎人來合乎天勉然而然身之者也至若五伯既不能率乎其性又不能體之於身所爲在於倖功而却假仁之名以濟其殘忍所爲在於謀利而却假義之名以濟其貪殘這是欺世惑衆似然而實不然所謂假之者也然使暫假其名而亟反之猶自知其非而掩其設圖也顧乃觀虛名爲固有之物忘公道爲據之私譬如借物於人而久占於己終不肯還與主人的一般則始焉飾詐以欺人人固皆爲其所罔終焉執迷以自據己亦不自知其非真有矣錮蔽已深而狂悖無日醒可

不可入堯舜之道

帝降而王三降而伯此等不可用似帝王有優劣工三之字俱作道三不外仁義性身字俱說字眼却作治字用言性道个道身道个道堯舜非身不行道也但堯天性渾全道理只從裏面流出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故曰性之湯武非失却性之始反求之身也孟子言形色天性也則身與性非有兩但不是合下與湯性而出只從身上修爲上來故曰身之如七情百應五官百骸以至應事接物皆循身上加修習之功便是身之修致亦不但是修於身而反上做工夫須用心上達彼作文要說性之身之只相差道理應當二者並道作業身修之者也蓋說身修之方顧若無意誠修身便于身之不過五伯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私也不今設將觀了只在事[illegible]下兵一民分則食貨視代負人寇及乎天下人假作是不霸者只假一二又久而事世如借人物不送人一物方假之之初猶知仁義非真有也假之之久習熟而忘其假之不自知其非真有此乃惡微假者之詞猶知其非有猶是面假來而行然不知其非有猶是假的仁義都認做仁義了更不復知有個性之身之總以做真人義遂而不悟豈不可哀也哉然別

不得章　此章見人臣當以正君爲心上一節說人放君之事而疑之下節原聖人放君之志而斷之

伊尹之言只是首一句以下是述其事太甲既度既顧故曰不順不狎言不忍見之也亡大

以入於湯武堯舜之道哉此可見帝王之道雖有性身之分然其爲誠則一也五伯則二於僞而不自反矣心之誠僞不同而事功之隆汙迥絕有志於治道者可不嚴辨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狎是習見不順是行事不循道理桐是地名乃成湯葬處公孫丑問於孟子說道伊尹曾說我於嗣王有師保之責今嗣王不明義理我誠不忍目見其所爲之非而漫然不加救正也乃放太甲於桐宮使居成湯之墓側庶乎感發興起而悔過於時民皆大悅謂其能行權以匡君也及太甲悔過自新處仁遷義化而爲賢乃自桐迎歸反位於亳於是民又大悅謂其能積成以格君也由伊尹之事觀之凡賢者之爲人臣苟遇其君之不賢則固可輕議放遷而無傷於君臣之義與孟子答說人臣事君有經有權伊尹之放太甲蓋上爲宗社下爲生民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故上信於君而不疑其爲僭下信於民而不疑其爲專以其有是志其爲臣者而有伊尹之志則以大公無我之心而行通變濟時之事雖非事上之常法猶不失爲匡救之微權庶幾其可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擅議廢置之事則是脅制而懷姦弄國柄乃跋扈不軌之臣天下萬世之罪人也豈能逃於大戮哉爲人臣者慎無以聖賢不得已之事而爲奸臣亂賊之口實也

公孫丑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是魏風伐檀篇素餐是無功食祿公孫丑問於孟子說伐檀詩人說道不素餐兮蓋有守志之士不肯無事而空食也以此看來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方可因勞而受祿今不事躬耕之勞而安享國君之養則何以解於素餐之說乎孟子答說君子不在

說之其能正君也正大說之其能成君也

有伊尹一句一足以自當時望人之心一足以杜後世亂臣之口惡字要論得明白伊尹樂堯舜之道其終身所負之志只要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此其穆德二本意故太甲不順而放之無非以成就其德以安天下之民而已則可亦說蘊要須可之意非正法也要之于桐之教亦不是放君只是接堯陰之制而爲之不得復位之期卽見于三祀之末年也

補主觀齋曰有賢者二字只借伊尹發論彼世人臣可藉伊尹爲名可以藉口不得尹說

不素餐　之見君子有功于世道問達餓君子之食爲無功者意明君子之食非有功公孫丑全爲孟子不止食祿而祭孟子

其位爲無功而食不如君子輔主庇民之功正不待居位而後着也蓋君子居是國也其言論足以經邦其表儀足以範俗如使爲君者能聽用其言而率行於上則爲謀爲猷可以定社稷之大計邦基以固邦賦以充而既安且富也必得其位必得其名而旣尊且榮也雖未居斷運之位而恭惠廣益陪邦君以多福之休功不少矣如使弟子之學者能服從其教而道行於下則先知先覺可以開一世之蒙蒙入則孝出則弟而天倫以敦也忠不敢信無安而民性以復也雖未任於教之責而端軌樹則導國人以興行之風功不細矣夫上焉有功於君則食君之祿不爲虛下焉有功於民則享民之奉不爲泰詩人所稱不素餐兮孰有大於君子哉蓋祿穡而後食者士人無求之節不耕而亦食者君子可食之功義各有攸當也使彼小廉而妨大義不幾於陳仲子之爲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王子乃齊王之子墊是名王子墊問於孟子說天下之人上自公

親筆

聞之亦只當之意君子指未仕言若居是國而其所居之國用之所以安富尊榮孝弟之效其效此未必皆用其效乃論不如君用之則如此爲君不用之論其子弟從之亦如此孟子之在當時未嘗見用于君只入齊出梁以待後之學者講中要全此意也家讀廣自安於陋室實自富尊則位望自隆榮則榮名顯尊者知食其祿者知報其恩者內有實心信者外有實事之皆其位所發現也此其功業有人指摘以爲功故不素餐亦莫大於是

子墊章　此章論君子之志二節分上兩節示以士所志之大末節因未論所志之實志本高明廣大只一向于功名利欲便卑下猥瑣了士一生所養氣節不令此志猥瑣于卑陋之中故曰尚志此二字含下一

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爲之事惟士居於其間既無官守又無生理不知何所事乎孟子答說士固未嘗有事然亦未嘗無事公卿大夫之事既非士所得爲農工商賈之事又非士所屑爲士之事在於尚志而已居畎畝之中而卓然以聖賢之學術自勵處韋布之賤而毅然以帝王之事功自期以之獨善一身者此志以之兼善天下者此志高尚而不可屈堅定而不可移尚志何是爲士者之事也豈得以無事而輕議之哉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王子墊又問說人各有志而士獨能尚志其志云何孟子答說士之所志者非功名富貴之謂也惟仁義兩端而已道仁義之道達而有爲則爲事功窮而有養則爲志尚士當未得位時其心以爲情莫慘於誅殺若殺一無罪不應死之人卽拂吾好生之德而非仁矣我得志弗爲也守莫嚴於取予若取一分不應得之物而傷

傷廉害義得士外君無所爲而中氣有所事也

按首提其綱殺一無罪四句反復志中爲度之詞若曰我得志必不爲非仁義之事居惡在四句反以所存言關存諸心者必休天地好生之德路以所行言謂見諸事者必循天理裁制之宜曰居曰路見目下緊切處二是也只得只此是也更無他道俱要見尚志大人之事備矣時說只說得今日之操持與日之經綸而事字亦欠照應此事字正應士何事一字正見士之尚志節事也備提其備不止是道志士雖未爲大人而只此居仁由義大人仁及天下義正天下之事已預備于此矣士豈無事哉以原刻

補王觀濤曰士惟預期將來殺一無罪方說得去但仁義須臾不離若說在日之居處

吾廉潔之行而非義矣我得志弗爲也非仁無爲其心之所存在乎仁是也蓋仁以包涵爲善本爲天下之廣居旣安處乎此則斯世斯民視爲一體而自不忍於妄殺矣非義無行其身之所由安在乎義是也蓋義以裁制衆理本爲天下之正路旣率由乎此則或取或予必使合宜而自不至於苟得矣居仁由義如此是雖未得居大人之位也而大人經綸天下之大業不過此仁此義而已今士有仁以居身而大人仁育萬民之規已立有義以制行而大人義正萬民之具已存使其得位行道則經世宰物之事取諸此而裕如矣大人之所用豈不全備而無遺乎此論士者不必遽視其所爲惟察視其所養可也昔孔子尚論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意正與此互相發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卽於陵陳仲子昔齊人皆稱陳仲子爲廉士孟子因辨其非

在路惡在則今日之所居所由者將何如豈只要見非仁非義者得志弗如而曰居曰路更又安在只在此仁義而以須臾見目下便是從安身立命處

補吳蘭陔曰士未得位亦似當不居仁由義而從出爲大人事來正見士具大人的体段王子何得以無事輕之

仲子章　此章戒人不可輕小廉而防大節違依存疑人皆信之說極有理據然字可見仲子謂曰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九字演說實無與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不居不食之操推其心以設言之耳信之者正只云信非賢也若來逐要理下文大字意如云舜人皆以此爲大節而信其賢也是含簞食豆羹之義七字作小廉二字看此字指不受齊國不受齊國如何但謂

說道君子之觀人當論其大德而略其小節試就陳仲子爲人言之非義不食非義不居惟是心也設使不義而與之齊國之大彼亦將以爲不義之富辭之而不肯受其廉介之操眞而難奪詐通國之人無不信其爲賢矣自我看來這千乘之國若有得輕了是也不難識但其只是舍簞食豆羹之義小小廉潔之行而已何陋大節人道之大莫過於親戚君臣上下在天爲倫紀在人爲綱常凡生人之異於禽獸中國之異於夷狄獨以其有此耳今仲子避兄離母是無親戚而骨肉之情絕矣不食君祿是無君臣上下而事使之誼乖矣其忘親背理潔身亂倫如此是其大節已虧雖有小善不足贖矣人乃以其不食不居區區之小廉而遂信其高出一世徇矯之之大節豈得爲允當之論哉此則行者必當立其人道之綱紀而持論者亦當定取人之權衡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之小節只以下文大倫對看大倫爲重則齊國爲輕雖辭齊國爲賢且謂不受齊國之義爲舍簞豆之義可矣但此處勿鑿大倫字只略說重看大于此看在看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作一句言人更有那一件大于亾親戚君臣上下者亦贈載一舉字在此句且泛說下補仲子避兄離母不食君祿則倫皆亾矣以其小者小廉也所舍實且之義也信其大者大節也信字與上信字相應只作信其不受齊國爲大節竟責仲子直作大節看段原刻

補徐儆弦曰亾親戚君臣上下是仲子實迹齊國卻是虛事以虛事形實迹且是孟子設弄手段

補唐士雅曰人皆信之信其賢也從中兩賢字與本文大字相應蓋此不受齊國孟字

桃應是孟子弟子士是掌刑獄的官桃應問於孟子說道天下之事處常易而處變難且如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設使瞽瞍犯法而殺人皐陶將如何以處之吾恐舜雖愛父不可以私恩害天下之公皐陶雖執法不可以刑辟加天子之父倘法兩難之間如何斯爲善處之術也孟子答說法不行不足以示信法不執不足以示公今皐陶既爲士師之官則當守士師之法使瞽瞍而殺人推皐陶之心惟知執法而已豈知有天子之父哉私天子之父則廢天下之公皐陶必不然也

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桃應又問說皐陶固以執法爲正矣然舜爲天子生殺予奪之柄實操於己者也獨可坐視瞽瞍之罹於法而不禁皐陶之執其父與孟子說夫舜惡得以己意禁之乎蓋使法自我制則禁自我行可也今皐陶所執之法乃原於天討而奉爲無私之命治於先生而守爲不易之典蓋有所傳受而非可以私意出入者舜雖有天

于　緊

方以爲小廉人反目爲大節而信其賢大節只虛說不必到人倫上

舜爲章　甚發皐陶用心之當受之也分上是人臣用心之極下是人子用心之極不可以天理人倫分貼舜皐在于天理在人爲倫一也皐陶但知以法事君此天理也舜爲君臣人倫之至舜不以天下公視此天理祖便是父子人倫之至尊貴爲天子大尊莫尊于天子之父貴爲法者莫重于殺人之法于如舜而目殺人之法士如皐陶而臨天子之父之刑難之難莫過于此如之何處之舉舜皐陶何以處之孟子但告以皐陶之所已舍舜有不得而禁者之執法非執瞽瞍只執殺人者所當執皐陶知有法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不知有天下

子之命安得而廢天下之公哉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是草鞋桃應又問說舜於瞽瞍若禁皐陶之執法勢固有所不行若聽皐陶之執法心必有所不忍當此兩難之時又何以爲曲全之術也孟子說舜大孝人也推其愛親之心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棄敝蹝之輕也其心以爲朝廷之上不可以私而撓公大海之涯或可避難而遠害必且竊負瞽瞍而逃遵循海濱而處自屏於寂寞之鄉以爲全親之計承顏順志不但苟免一時將終身訢然快樂而忘其有天下矣若然既不枉士師之法又不傷父子之恩舜之心如此而已是可見人臣以執法爲官守即天子之父且不敢宥而況其下者乎人子以愛親爲天性即天下之大且不敢顧而況其小者乎學者誠得舜皐陶之用心而引伸觸類以求之則私恩公義各得其宜而天下無難處之

法也

夫有所受謂法本於天討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勿謂受于堯此見皐陶之心只知守法不知天子之尊

然則舜如之何蓋以廢法以存親固不可成親以伸法猶不可瞽瞍不能免則何以全其父也舜常棄天下竊負而逃則既不撓皐陶之法又得以全天子之親舜之所處當如是也此見舜之心只知全父不知天下之大

補聚管王曰此章只論聖賢用心之所極若論國躰人情自有權變皐陶不必執舜不必逃李延平曰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說最精

自范章　此章見學者當以性分自養二節分上是因王子所居之異以起居廣居者之尤異下節引魯君證所居之益則知

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是齊邑即今東昌府范縣地方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國中途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儀容氣體大異於人乃喟然歎說人之氣體本同而居養各異於其居處之在尊貴之地則神氣爲所移易而精采自覺其發揚惟其奉養有豐厚之資則形體爲所移易而容貌自覺其充盛夫氣體由於居養如此居之所係豈不甚大乎哉彼王子者其氣體雖與人異豈獨稟氣於父母猶夫人也其形體雖與人異而受形於父母猶夫人也本其有生之初都只是人子而已豈其在齊民之中另是父母所生而自爲一類乎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承上文說凡人在居必有宮室乘載必有車馬被服必有衣服此

居所居者之尤異處在移居上三句因王子而推其宮室只是借說來引合者喟然歎本意便在廣居上不是專爲王子發嘆以所居治處其常其養象自關貴賤以至用品節有貴賤觀自豐隆殺之養由于居不平故下只重言居大哉居乎言所關于氣體不小非贊美也此三句且虛說言夫非盡人之子言亦人子耳此句就王子上緊落三進下節王子宮室三句若彼者謂其氣躰若彼與人不同也其居使之然言其居國儲而來度自別耳廣居人所共有的居此廣居天理爲物之誠及安在人心心廣躰胖而盎背非尋常非富品位之上者不由則大人乎居養所移殊美觀于人也其自身者也居廣居所移天然雜美也以此樂推者此句以將

日用之常也而王子之宮室車馬衣服雖與人美惡有異然其所以自奉者大要也只是這樣其不同於人者幾何乃氣體若彼其迥然異者特以其所居地位爲國君之儲貳所居既尊則所養自厚其氣體不求異於人而自有與人不同耳夫以王子所居但只是勢分之尊猶能移人氣象如此況廣居也者統括四端包涵萬善乃天下之廣居也使君子居之其氣象不尤異乎吾知以之宅心而心逸日休而浩然之氣自充塞於兩間以之居身則身安德滋而睟然之光自宣著於四體豈但如王子僅以氣體而異乎人哉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是宋國城門的名孟子又說居能移氣觀之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者魯君嘗往宋國當昏夜之時城門已閉魯君親自呼於垤澤之門守門者說吾君既境外之交不曾出城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以聲音與我君相似也夫魯君呼門而守者疑

於王子所居說來分明是以節子與文法多如此讀者須着打看仁字便是若韻錯假須讀無味

呼門必非君也呼門豈有所命令人而非自所呼守者聞其聲而北非君也　句是守門者說之之詞非疑詞也略知其非我君但說其何故似我君耳此舉後一句見孟子之言有發明于氣之移于居二者其存相似故其養亦同而發其之也此節只設人一步分之居以證王子而居廣居之居甚於言外

補義無隱曰此因見王子有感而發言乃今如居之移氣與養之移也惡知道其至就居廣居止若只爲王子提此兩句有何意味未節則說得分分之居而居廣居之意已然　全篇前說王子爲居廣居而發其發揮言居來

爲居廣居而發其說

補義東君曰中間詳論子曰二字最有光保孤遊歎而又言也

食而章　此發明待賢不誠而發言二節泛論待賢不當以庶而以貨末節方言無實者不足以留賢

食愛敬須識直歸到敬上以是下恭敬者一節之齊奏雄辨也愛用情以愛之敬誠心以禮之曰柔交曰徵前便見非所以待君子之道待君子全在一敬字節首固所以將合心之恭敬此恭敬在先幣在後有此恭敬而後有幣帛在在恭敬之有其實之將以幣帛爲恭敬而無恭敬之實是虛拘可以虛拘也其重國君不能待賢士說不來君子不肯留上

其似宋君此覺有他故哉蓋齊宋均十乘之國二君皆諸侯之尊惟地位之既同故容貌之相似也可見氣者所以不能無移也居能移氣此固其明徵矣彼王子之異於人何足怪哉然則君子居廣居而能消養德性變化氣質者可信其必然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孟子見當時諸侯好賢而無實以致賢者多不樂就乃發此之說道人君待士固不可無交際之文尤不可無愛敬之實誠知悅賢而不能養無貴於悅也而交之以大烹使之以厚祿是知所以食之矣既食之則當知所愛之使或食而弗愛但有庖廚之惠殊無親厚之情豈不就如豢犬豕的一般徒能畜飼之而已豈有賢士當交之以道者而可交之如犬豕乎哉知食而弗愛非所以待賢而歷之以恩意號之以腹心是知所以愛之矣既愛之則當知所敬之矣使愛而弗敬但有親昵之意而無禮貌之加這就如畜禽獸的一般徒能撫恤之而已豈有賢士當接之以禮者而可畜之若

禽獸乎哉愛之人君待士本無豕交獸畜之心而愛敬少疏斯不能無禽獸之失甚哉食而不可不愛二而不可不敬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將是先今說人君待賢食而不可不愛二而不可不敬矣然所謂恭敬者徒爲幣帛之歸止於儀禮而已乎蓋恭敬雖因幣帛而將非因幣帛而後有也當幣帛未陳之時已先有此恭敬之念存於中而後將幣帛之禮將于外是幣帛者禮之文而恭敬者乃禮之實也故徒以幣帛爲恭敬修飾於繁文而謂貴於誠實恭敬而無實是亦豕交獸畜之類耳君子仕於人國視禮意之盛衰以爲去留者也國君既無敬士之誠則君子必當見幾而作豈能爲名以羈縻當世之賢士哉居位以拘係天下之賢傑哉蓋其有志於道持身有慎無使儀不及物可也是時列國諸侯惟知厚賢以將士而不知有待士之誠士惟知幣聘之爲榮殊不知有道之節故孟子發之如此

補主義以爲曰愛敬自有淺深養犬馬尚加愛豢豕則豢養之而已故以豕交獸畜分言來又曰幣之未將不是將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爲恭敬以起下虛拘意耳若恭敬而無實便與豕交獸畜的人一般未節恭敬字即上二節字末節實字即止恭敬字說得分明

補義林氏曰當時只以幣帛爲重故言恭敬又在幣帛之先非謂有恭敬又要幣帛以將之也

形色章　此章聖人以盡性心踐耳目鼻口手足是形感應威聽所以臭味持行是色所以能視聽食臭味持行是天性如聽明恭重凡也天命之性附著乎形形色所寄處是一點靈明必發之於形色何處不是天性隨處發見實實作理便是踐心

目之實發作謀明作哲便是踐耳口休心位方退止天性實其形色在實道空用處形色兩分才可以一一實踐斯謂之完人苟于少不克聖人猶一分天性便虧一分形色之空形色便有空洞虛假便欲不得踐矣賢人一身豈可前具有待者乎推乎其然後可以至全是實猶於人之處非獨推重於聖人能踐形也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以形而喪其形形色雖具的實實踐繫於以示謂

事庸闡曰形色不必分形便有色已即形上見之故下只曰踐形二色天性有形色中有天性所實非離形色而天性也天性具于心只一盡心盡性而來便自從之來非一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是形體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體能運用處如耳能聽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踐是履行道理行得盡的意思孟子說人之有生氣凝聚而爲形二理化而爲色有是形即有是色人皆以爲形色耳其而即可以爲人矣然耳視目聽必有聰明之妙手持足行必有恭重之則惟之是在言動之不各有自然之理存焉是乃所以生之乎吾形而爲至精至粹之天性也人惟不能盡其性是以形體雖具不過血肉之軀而已不可謂之踐形也惟是聖人氣質極其清明物欲不能擾乃能於天之所賦於我者全盡而無虧我之所盡於天者咸踐而無歉將乎視聽則聰明之理能踐焉將乎持行則恭重之體能踐焉以至起居言動無不各盡其理此所以耳目手足不爲虛生而四肢百骸皆有著落也自非聖人或心爲形役或性以習遷不能仮而恭所生者少矣況能踐形乎哉所以說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欲盡人道者不可不以聖人爲法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昔者齊宣王以人子爲父母持喪必滿三年則太久欲短少其年月則廢人子之情悖先王之制甚矣公孫丑不能力救其失乃附會之說三年之喪不行已久今特短而爲期一年使就除服豈不還強是止而不行者乎是在齊王固忍於薄親在公孫丑亦輕於立論矣孟子闢而責之說子之事親猶弟之事兄親喪之不可短猶兄臂之不可紾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乃謂爲期勝於已是無異於人有紾轉其兄之臂而縛之者其不弟甚矣子乃從容勸解說紾從容紾不可太急姑如且徐徐而紾可也夫弟之於兄斷無可紾之理不爭疾徐之間紾固不可徐徐而紾亦豈可哉子但當教之以孝弟之道使知天性至親義莫重焉而親愛兄之念惻然有感自知兄之不可紾然則王欲短喪子惟當啟以三年之愛罔極之恩則彼孝親之念油然而生自知喪之不可短矣何可爲期年

一而踐之也

補丘月林曰人有此形豈三七尺之軀未至聖人幾於負此形矣

補陳潛室曰形色猶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從道理出形氣外去也

短喪章　此見論理者當本其至情首一節因丑欲短喪而斥其非守二節因丑欲自解而辨其異

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此良心也皆王欲短喪教每人心矣丑乃教以欲滅此與于不仁之甚者也

是綱二字极貴到底教之以孝弟句尋說教修兄說短喪正意遂另摘之自綠兄看看只是弟但弟者要孝二者必兼故并言之或總成說短喪亦孝包於兄非弟也言惟教之以孝弟之道以勸其愛敬之息則彼自短喪

之說以陷徐二之謬說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

公孫丑期喪之說孟子既斥其非矣此時適有齊王之子其生母死壓於嫡母而不敢終其喪者王子之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執此以問孟子說爲期之喪既曰不可今王子乃請行數月之喪數月之喪與期年多寡則有間矣若此者是耶非耶孟子曉之說王子之情與短喪之事不同王子生母之喪壓於嫡母之尊情固無窮而分則有限雖欲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也當此情勢兩礙之際推王子報親之心雖加一日之喪亦可以少盡人子一日之孝猶勝於止而不加者況於數月之久乎此王子之請不容已也乃其欲爲而不能也若我所言於齊王者蓋謂其務無所壓分無所拘情可自盡而不盡事所得爲而不爲也豈可

之不可短而兄之不可紾矣此與註合但下本文語氣似未約

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見其傳爲之請者是也謂夫二句見其爲齊王言者非也要於王子之喪止於數月者之所以由于壓也齊王之喪必以三年體之所以伸其情也數月以當所親者有孝弟之心也暮年以薄親者無孝弟之心也

五教章　此章見君子因才之教首節分言君子所教之殊以下詳其實而申言之

首句作一冒且虛要味所以二字見君子雖往觀來無非爲道計註中人品高下猶有時雨三節相去遠近先後皆私淑艾一節

聊用化者如一時生時雨之化卻其機也倏將動然後迎之不先不後適當其可彼將自化以

與王子之事例論哉蓋王子欲伸其情於分之外而齊王乃欲殺其情於志之中此正無三年之愛於父母而我所謂教以孝弟之道者也子又附其說以成之非與於不仁之甚者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時雨是及時之雨財字與材字同孟子說君子教人之心固欲人同歸於善但人品不同時會各異教之所施有不能一律而齊者其條目大約有五有一等人造詣既深其所少者點化之功耳君子迎其將得之機而啓發之因是隨之而應感之即通恰然理順有不自覺其將得之速者如草木之生栽培已至及此時而得雨以潤之便暢茂條達而不可遏這叫做如時雨化之者此君子之一教也其次義雖未充而天資純粹德性可以漸臻君子則因其德而造就之俾其過引其不及而自盡涵務有以成全其德與道可做成德此又君子之一教也其次德雖未優而天資則敏才識可以備見君子則因其才而務進之矯其偏使歸於

然形痕像念矣我將反而有學力者言如顏之卓曾之唯是已此人品之最上者也近塞須點在如字頭

補蔡孩如曰化者不知其然而然無迹之謂道到微妙處自是說不得除是學力足色自家有箇悟頭要一點醒似說非說三不待費而後即領領略渙者融然而化矣君不知所以教彼亦不知所承唔教違授受之迹故謂之化

德是天資純粹心術近正的人成之謂循首並閤使之去其偏而入于个去其疵累一于純美也　才是資質明敏而有技能的人達之謂述物誘挾未就理者使之就理未通變者使之通變也　成字達字須要有分曉

答問者實對謝下學問未克穩蘊可成材無可達不過言辭之間隨問隨答以啓示之而已

正開導啓迪務有以疏通其未能這叫做達材此又君子之一教也

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淑是善艾是治承上文說君子因人而施教不但成德達材而已又有一等人師非專師學非常學偶因其一言之質正一事之咨詢遂就其問而答之以釋其疑以解其惑此雖未至終日與言而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應是亦訓迪之所加矣答問非君子之一教乎又有一等人居不同地生不同時但嚮其賢人之餘休傳世之餘澤私竊其善而師之以修其身以砥其行此雖未嘗及門受業然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均一化誨之所及矣私淑艾又非君子之一教乎合此五者而觀之學者之材質雖殊要皆有曲成之術後生之遭逢雖異無往非造就之仁其爲教一而已矣所以說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蓋聖賢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是以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有世教之責者所宜

私淑艾私字不相近所不相及其人品之成就與上几有志于道者隨其食發而淑竊其善以自治其身雖此亦教澤所及者以成就之也

徐岩泉潮園曰時雨之化心神契矣德者仁或義一節而言尚有限也才是作爲之才治兵治賦皆是下德一等矣答問又下才一等矣故聖內有大序聖人教人各因其才眞猶化工隨物付物然私淑艾則總四者皆在其內

五教人品不同故其施有殊不同之後其源可見君子之無棄人也全要看君子立教之心方妙

補王觀濤曰五段只重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惟私淑艾似就人說畢竟是君子教澤所及若教澤不成總私淑艾無從矣

深念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說道不可以無傳教貴使人易入乃若夫子之道峻極而不可驗純粹而無可議則誠高矣美矣學者非不欲勉強以求之也然仰鑽徒切從入無所就如登天的一般雖欲企而及之勢不能也夫子何不別爲卑近易行之法使道之高妙者易有持循之方而學者得以孳孳爲用力以求至乎孟子曉之說道有一定之體教有一定之法何可貶也不觀之曲藝乎大匠教人以制器工有巧拙宜不必拘於成法矣然繩墨者制器一定之則也大匠以此爲教衆工以此爲學雖有拙工大匠亦不能因其拙而廢棄繩墨別改爲簡便之法也非不可改也成法所在不可得而改也羿教人以射射有巧拙宜亦不拘於成

補虞王發曰所以學者亦不變君子心術存焉

道則章　此章見君子之教不可貶道首節是丑欲孟子貶教以狥人下二節是孔以譬而正言之總是示以教之不容貶也道字是說勿明指孟子面是卓爾美是精粹二字勿平言高美而又美矣並高一邊下面登天方有來歷登天上又要補一句云但從由入道者而觀之下發七方有來歷從七正指出教人道者日孳孳者皆看成實用功也

大匠觚言曲藝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而不容貶以狥學者之不能以起下節意偃工拙射與下能者反對淺繩墨變彀率與下中道而立反對

引而不發躍如也一氣直寫如逸引身引可發是發矢俱是借喩不是實際作文全要影寄學義方切不可說倒引爲引發矣然發名文不可說誘引而不發須從其端不足其說引自註謂但受以學之之法不發而不告以得之之妙不告二字亦帶看非否而不許不能告也凡說物必既躍躍如物便謂云須現詩云已如躍躍而見于前此此意上達之妙雖不可言傳然已寓在不言之中恍然心目之間躍躍不住故曰躍如大匠羿如明學者只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上中道中於道也註云無過不及之名定重無過邊謂無不及於道亦兼有大過字說是正中乎道而立也今說著鄉說作大中之道是將於而立二字文理不甚立字有味其不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舍如君子在路中站立聽那能者跟上我來我不去就他他註又點非難非易空重非難

法矣然教學者則有一定之則也羿不能舍此以變雖有拙射羿亦不能因其拙而更改彀率則變為遷就之術也非不欲變也成法所在不可得而變也夫大匠與羿其教人尚有一定之法況君子立教又非曲藝所可比者豈能廢成法而別為卑近之說以狥人哉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躍如是形躍見於目前的模樣承上文說由曲藝觀之教人者固皆有不易之法矣然道雖不容少貶而理則不欲終蔽是以君子立教但教以務學的方法不告以得道的妙處如教人以致知使知此道而已而知之精細的去處則待其自悟未嘗輕示之也教人以力行使體此道而已而行之純熟的去處則待其自化未嘗強聒之也就如射者引弓至滿而不發矢的一般雖其至道之妙不容以輕傳而上達之機固已指示於言意之表其所不發者殆踊躍著見於吾前矣夫引而不發則斯道若隱而難知而躍如之妙存焉則其理固顯而易見非難非易無過不及昭昭然揭中正之矩以示人特人不知所從耳惟善學者由其所引之端究其不發之緒為能因言見道灼然明向往之途循道成身確然致極之實詣不失之太過也畢不失之不及也而道之中立者始於是乎有從入之地矣豈以不可幾及為患哉夫道一而已矣自陋則若其登天之難自勉則契其躍如之妙是在學之者有力有不力耳公孫丑乃欲貶道以狥人何其所見之謬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死隨物以殉孟子說君子一身與道為殉者也身固不能離道道亦不能離身觀其出處而可知矣當夫明良交會為天下有道之時正君身顯達而出之便也身既用則道不容以或廢以身殉於上所以道而致其君也以身表率於下即以身而澤其民也此道隨〻身顯身顯而道與之俱顯矣豈其行道之志乎

者謂道非甚易而至以一蹴亦非甚難而君子登天乎能者是善學者自會悟而善體驗者從之當與論語欲從之從字一例作從而就之看君子中道而立能者跟上來便與君子同一個地位非不是拘之爲一正對上及字說者亦便見不能者亦如拙工拙射終身貽了中道如廢繩墨變彀率以為教乎合上節繩墨彀率說得實方妙

補君士雅曰立猶樹的與卓立之立不同卓立是中於道而立也要著說作大中之道則而立字如何解能者從之言只在人自悟不能亦聽之而已非君子所能使也照上使彼可幾及看說得分曉

有求章　此章為以道殉人者戒推本不離于吾身故君子之身不離道如天下有道身出矣則以我之道隨我身而行天下無道〻隱矣則以我之身隨道道而隱須字極妙此道其生俱生身死俱死道殉身〻殉道總是身與道未嘗相離之意豈有以道殉人者哉殉人從人也不必止說之行不顧其節之屈而從苟且以從人是身與道而兩失者也豈為出處之正乎

補蔡虛齋曰狥道殉身是以己為主也狥人是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己為主能退之權在我以人為主進退之權在人

滕更章　此章見受教之貴誠首節公都子疑孟子之不答正以其挾貴挾賢下節孟子表己之不答以其挾貴挾賢更為國君之弟貴也知來學于孟子賢也公都子謂當加其志而尊禮之乃不答其問故疑之不知雖貴且賢然不可有挾人之受教全要虛心一有所挾

若明良不作為天下無道之時正君道不可則止之日也道既屈則身不容以不退上無以成正君之功則卷懷以獨善也下無以究澤民之用則斂德以自全也此身隱〻隨道蓋道隱而身與之俱隱矣有變其守身之節乎夫以道殉身以身殉道是君子出處進退無不與道俱也此吾之所聞者也若夫身顯而道不能行惟知枉道以求合道絀而身不能隱惟知希世以取容此乃以道殉人苟且以趨功名之會一鄙夫之事妾婦順從之行耳已我實未之聞也當是時列國策士競騖於功利之場惟知以身之顯晦為欣戚而不知以道之用舍為進退孟子所以有感而為是言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滕更是滕君之弟挾是恃己驕人的意思公都子問於孟子說滕更以國君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若當在禮貌之中而每有發問夫子拒而不答果何故也孟子曉之說學者之從師也不貴乎求教之禮而貴有受教之誠蓋師也者師其道也不可以有挾也若挾其爵位而挾貴而來問恃其才能挾賢而來問或挾長而問恃其年加於我或挾有勳勞而問恃其有功於我又或挾故而問恃有故舊於我凡五者之中但有一件其求教之意便不誠意雖有所問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而不免有挾貴挾賢之意挾此二者以驕其師則不勝其滿足之念矣此我所以不答其問者正欲矯其矜己謗人之失而發其尊師重道之情也豈不為吾教乎哉夫滕更以國君之弟而有問道之心其貴其賢亦可嘉矣孟子因其有挾而遂不答可見道尊不可卑於下問者知不可以之先人為虛己受教斯可以來天下之善集衆思而廣忠益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則一段[illegible]蓋之氣先橫于胸中如何能受教挾我有而恃之謂貴謂勢在己賢謂能在己長謂年在己勛勞是有功于師故是與師有故舊之類滕更於五者有二件焉所以不荅之也二雖指挾貴挾賢然孟子意尚含蓄儘有更見深然亦外補之

一說第一着曰長不必作年之長乎師只爲諸弟子行輩長如曾晳之在孔門孫季爲之於諸子便是故亦非欺負之故非故家故國之故　更詳之

於不章　此章見用心失中之弊上節用心不及下節用心太過以處事待人修爲三者關說事有關於綱常倫理者所不可已也所不可已而已則忍心勝故無所不已人有關於親愛惜義之至者所當厚也所厚者薄則忍心勝故無所不薄矣有所

經筵進講

當觀者同當審發以圖之慎臨等念遽而過舉則躁心勝而其退銳要知退速其病在於銳方銳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既退而始見其失也求將大過不及各有其弊須合論進銳句故只作學者細玩發作修爲下較優

一說朱金庭曰三項只關三平說總見君人在天下一作止一厚薄一緩急莫不有道存焉若其則吾待不得其道則吾弊聽可不察也更不必以過不及立論　亦可

於物章　此章見君子施恩之等差隨遞一直說下上說君子之施恩不過其則下推其施恩分而爲之施者以上作等下作序非也以下作申言亦非也蓋序乃只是輕重之等級爲不可認作先後之序本章上四句項愛之仁之而弗親弗仁處輕

孟子說君子立身行已固不可不用其心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事有關於綱常切於性分此在所當爲而不可已者也若於此不可已者輒止之而不爲則志怠於因循氣衰於鼓舞其究必至於逡巡畏縮視天下之事無一件可以當爲而無所不可已矣豈能有任事之力乎以待人言之凡人有情愛相關分誼相維此在所當厚而不可薄者也若於此所當厚者頓薄之而罔恤則惻怛之意微刻薄之私勝其究必至於殘忍少恩視天下之人無一人可親厚而無所不可薄矣豈復有肫摯之情乎以爲學言之功固有所當進亦有所當循若志意太高工夫太驟其始非不勇猛銳而氣過激則力多衰力已竭則雖欲奮發未幾而怠惰隨之其退必速矣豈能望其成功於終乎夫是三者類皆自委者固不足以有爲急遽無序者亦同歸於廢弛君子如欲有爲於天下當可不戒其太過不及之弊而酌施爲緩急之宜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〻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說人物之生本同一氣而親疏厚薄分則懸殊惟其分之殊而用恩自不能無序矣故其於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推其心豈忍一物之失所乎然但愛之而已而未必有洽發肌膚之深則愛之而弗仁也其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推其心豈忍一夫之不獲乎然但仁之而已而未必有天倫維係之恩則仁之而弗親也夫仁而弗親非故薄其恩於民也以民視親則親疏自不同矣君子隆一本之恩以親其親而因推親〻之念以仁其民自不得以待吾親者而槩施之民也使於民亦親之則何以別於吾親乎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而弗仁非故薄其恩於物也以物視民其貴賤則不同矣君子擴其民胞之度以仁其民而因推仁民之心以愛乎物自不得以愛吾民者而槩施之於物也使於物亦仁之又何以別於吾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夫親〻仁民愛物統而言之則均謂之仁分而言之則各有其等此君子之仁所

下二句重親〻仁民而仁民愛物處輕分不重遞下二句不用何也作轉語只一氣說親則親之若民仁之而已豈容以待吾親者待民乎民則仁之若物愛之而已豈容以待民者待物乎愛是愛惜不暴殄之是以己及人親人猶己親親是以恩重情切此仁尤加厚此所以因分而爲之施

補張侗初曰弗仁弗親亦自別人看他如此君子總有心分別便併其愛與人處亦非眞切矣

一說陶石簣曰看來此一章分則只是言君子用恩必視親之爲大二念云君子於物則愛之而弗仁於民亦仁之而弗親所親者何在惟吾親而已至於民止曰仁之則與親〻異於物止曰愛之則與親〻尤異也〇此說亦妙

經筵進講

智者節　此言人當務者用其仁智之所以[illegible]務之所推堯舜以[illegible]不知務者以爲仁智之哉

無不知無不愛以爲仁之全作當急先務急親賢以仁智之極要言先務以事言親賢以人言然先務則綱舉目張不求徧物而物自徧故雖智如堯舜亦不必徧物而能急先務也況智非堯舜者乎急親賢則得人弘化不求徧愛而愛自徧故雖仁如堯舜亦不必徧愛而惟急親賢也況仁非堯舜者乎堯舜之急先務即舜七政以經天治水播穀以務知是急親賢即堯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便是

補唐士雅曰急當務與親賢務得我只論盡仁智之方非示以欲知就謂之說

含其所當務者取偏于民物之

施雖異倫而所施有則其約惟其舉此加彼善推所爲而已世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豈不悖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孟子說人君之治天下知以明理仁以愛人二者不可偏廢然有要焉不可不知也蓋知者通達萬變於天下之事固無所不知若事事而求其知則不勝其勞而事亦有所難治惟於庶事紛紜之中求其所當務者如關治道之大體係民生之切務惟以此爲急而勵精以圖之則弘綱既舉細目自張凡衆務之雜陳於前者自然次第舉行而事無不治矣其爲知也不亦大乎仁者包含徧覆於天下之人固無所不愛然人人而用其愛則不勝其煩而愛亦有所難周惟於衆人泛愛之中求其人之賢者如德可以正君而善俗才可以修政而立事惟以此爲急而虛己以親之則衆賢在位庶事自理凡羣庶之待恩於我者自然得所旁流而愛無不洽

矣其爲仁也不亦溥乎是何以徵之請觀前古堯舜矣若欲明其所指方今稱大智者至堯舜而極然豈能物〻而徧知之哉其所急者亦惟先務是圖如授人時治洪水齊七政輯五瑞之類是已此外一日萬幾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政教之大綱不與存焉即堯舜之知亦有所不暇周耳況知不如堯舜者乎曰如天曰好生古今稱至仁者亦至堯舜而極然豈能人〻而偏愛之哉其所急者亦惟親賢是務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是已此外百工庶職雖未嘗不加之意而賢愛之重皆不與存焉即堯舜之仁亦有所不暇及耳況仁不如堯舜者乎欲知仁智之要務誠不可不以堯舜爲法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

察是詳審放飯是縱口吃飯流歠是長飲無節齒決是以齒斷乾肉不上文說觀堯舜之所急則知仁智各有所當務矣乃若知

開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是舍其重而務其輕者也如放飯流歠而無齒決之問是舍其大而務其小者也乎仁智何稱焉是之謂不知務與上當務急親賢爲務正相照

一說牛春宇曰玩當務之爲急與急親賢之爲務兩務字正相承應之詞如云知者當務爲急其所急當務何如急親賢之爲務也蓋仁智於非二事分言之則曰知曰愛合言之總指是一箇親賢之爲務則當務之爲先舍不舉矣觀論語以知人言智而兼舉人之仁可想矣　此亦一說

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而惟瑣細之事是圖譬之喪服三年之喪是重服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是輕服制服者謹其重而後及其輕可也乃今於父母重喪不能自盡却於緦麻小功之服討論之必詳爲父母之飲食放飯長歠是大不敬齒決乾肉是小不敬飲食者慎其大而後及其小可也乃今於放飯流歠之大且不知自檢却於乾肉無齒決之禮講求而不遺焉若此者察察爲明雖若詳於細微之事而惜惜其輕者則昧於緩急之宜舍重而圖輕得小而忘大真乃不知務之人矣仁知不知所務何以異此堯舜智不徧物而知而先務四表仁不徧物而愛而澤及羣生惟其知務故也人主欲法堯舜爲治之大體者於此宜三思焉

張閣老四書直解下孟二十六卷大尾　終

不仁章　此章譏惠王之不仁上節斥惠王不仁而言其意下節因問而言其實

不仁哉句且虛下四句重在不仁一邊正以明首句之意然且勿露出惠王來至下節方指出言之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皆愛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而皆不愛焉二及字如此

講意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四書直解孟子二十七卷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君奉天子民固當以好生為德乃若殘忍少恩不仁哉其梁惠王乎蓋仁者之心主於愛人故其用愛無所不至親其親矣而又推親親之仁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愛物篤近以舉遠由親以逮疏充其一念惻怛之良必至於無所不愛而後已這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不仁之人偏於慘刻故其慘刻亦無所不至其於百物未已也而害且移之百姓於百姓未已也而害且移之至親薄者薄矣而厚者亦薄疏者疏矣而親者亦疏充其一念忿戾之私必至於眾叛親離而後已這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今惠王所為若此安能免於不仁之禍哉

何謂是問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問其何謂不仁也其所愛以溺之彼梁惠王初心本亦太子乃[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也從來以兵之殺傷而死卻皆驅以赴死于戰云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敗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首末若直截說只消說以土地之故及其民并及其子弟溺惠王之禍于眾且更及於其境不是以民之故孟子此言亦非但討論惠王直欲警時君爭戰爭者知所儆耳故原劇

無義戰章　此章罪五伯之窮兵黷武言聖經以示諸侯用兵之罪下節所舉天子之權以見之春秋以經言不以時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爭戰者自戰于郎以至戰于艾陵凡二百有三但非稱名則稱人非皆及書者迄未有以為合于義而書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糜爛是血肉潰敗公孫丑問說夫子譏梁惠王為不仁謂其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何說也孟子答說人君以土地視民則所重在民而土地為輕以民視子弟則所厚者在子弟而民為薄此差等之較然也今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爭地以戰則驅無辜之民委於鋒鏑之下使之肝腦塗地而遭糜爛之殃既也以大敗之故欲復戰而恐不能勝則驅所愛之子弟殉於行陳之間使之身先士卒而罹死亡之患是其因土地而荼毒生靈既播其怨於眾因生靈而貽禍骨肉又割其愛於親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殘忍如是非不仁而何哉是時列國務於戰爭視人命如草菅不芥止梁惠王為然孟子舉其不仁之甚者以示戒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之者就其中亦有較彼善之說而行之稱無王之罪而爭之意為彼善于此者然皆不過天子之命而擅興師旅終是無義戰意非許之也

征者上伐下此一句是斷案的辭令查諸侯有罪天子討而正之諸侯封而伐之是天地間之大義今春秋所書都是敵國相征了敵國無相征之理若相征則無王將天子放在何處無王便非義矣征與戰不同征者側難字　司馬而命則統于天子承制命于方伯而權則操乎一人戰則為貪兵為憤兵為驕兵者與其久春秋顯無義戰則敵國之紛爭可知已此語有斷斷當然之意

陳新安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後之有天下者知春秋不作矣惟[illegible]不在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

這是孟子追論春秋諸侯無王之罪以警戒當時的意思說道大凡征伐之舉必天子出命以討罪諸侯承命以行師方可謂之義戰也若春秋之書所載戰伐之事固非一端然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一件以為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猶攘夷之號興兵致討而彼善於此者如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貢城濮之役遏荊楚之侵陵此類是也然此特比于叛義悖理之舉為少優耳何曾足以為善乎彼其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惟天子得以專之也若同為諸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這叫做敵國敵國之中如有強陵弱眾暴寡者當上告天子奉命誅討無有自相征伐之理使敵國相征則為擅興師旅而無王矣今春秋之時皆敵國相征非有以上伐下之權犯義干紀乃王者之罪人也安得有義戰乎宜孔子致譏於書法也

警春秋諸侯兵爭之罪

盡信章　此章亦為好戰而發言書不可盡信二三策以武成不可盡信斷之[illegible]及是以盡信不如無書之說盡也[illegible]不過不見古人之誠盡信書將流之以為口實假之以文飾者其關係人心世道不小

武成乃書中之一篇取二三策只據武成言非謂全書只取二三策也中間奉天伐暴反政施仁等取其詞不背義者也武成盛世良史也而二三策之外不可盡信推可知矣

仁人無敵于天下此段古已然不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其兵不血刃者何至為血[illegible]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是周書篇名策是竹簡流是漂流杵是搗米的杵子孟子見當時好殺之徒多藉口於武王伐紂之事以自解故辯之說道書以紀事為義本欲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然亦有事掩於詞詞浮於實事而不可盡信者學者惟識其大義足矣若但執過甚之言認為信為必然之事不惟無以明聖賢之心且適滋後人之惑矣豈如無書之為愈哉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城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而史官作以紀事者也其簡篇固為甚多吾於其間僅取其所稱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如所謂血流漂杵之一言以理斷之仁人之師上奉天討下順民心天下自然莫與之敵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必有兵不血刃而人自歸附者何至與商紂師徒為敵至使血流漂杵若是之慘酷乎即此推之武城之不可盡信也明矣今乃有指古訓以遂其殺戮之心如時君世主之為非作科罪於天下者得罪於

人所欲而血流漂杵也此[illegible]臣欲歸於武王[illegible]則有若于仁人無敵[illegible]若后世多殺也[illegible]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人器設原[illegible]刻

禍於殺戮曰下一何字[illegible]將欲殺之[illegible]若此[illegible]將欲信之則武王決無此事正不盡信之者

獨問血流漂杵乃紂前徒倒戈所爲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盜殺戮者非我而亦不盡言也雖孟子[illegible]如此言[illegible]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illegible]曰註易誤不至殺人[illegible]則有不得[illegible]孟子而曰弘景註本草而[illegible]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

武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孟子見當時之臣務導君以戰伐之事故徵武之說以爲兵凶戰危本非國家之利也如有人自誇其能說我善爲陳而整勒行伍我善爲戰而決勝交鋒斯人也上不恤國家之安危而惟引君於貪忿下不恤生民之利害而惟陷人於死亡乃負天下之大罪不容於有道之世者也夫善戰善陳不過一人之敵而已誠使國君好仁而不嗜殺人以仁代虐以治易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之而爲君而人自無與爲敵者矣奚用此善陳善戰之臣爲乎我嘗有感於商周之事矣昔成湯征葛伯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釋相顧而說我等四方之人均一世皆苦於虐政者也湯興甲兵伐罪之師何不先來救我以遂拯困而使我獨後於他人乎夫以成湯之師一出而人心嚮望如此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

經而大儒此傷引經以證[illegible]至[illegible]欲[illegible]爲[illegible]下此武[illegible]淫[illegible]以此[illegible]敵曰[illegible]不如無書

者人說[illegible]皆[illegible]戰者爲大罪於下討之仁之無敵[illegible]不[illegible]矣曰我[illegible]人自[illegible]也[illegible]除以行創造治[illegible]以攻殺則言大罪者[illegible]其之命于天理之和大累人道

好仁[illegible]時[illegible]仁[illegible]一旦有代[illegible]者言所至之國樂于攻而不戰而人[illegible]何待聚陳而後服也

湯武皆好仁之[illegible]天下皆心服[illegible]以致之衆矣使言者[illegible]則[illegible]可知[illegible]衆者[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射御之[illegible]

敵於天下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革車是兵車虎賁是勇士若崩厥角是叩頭至地如獸角崩墜者一般承上文武王伐殷紂也革車止三百兩而車爲未見其盛虎賁止三千人而士卒未見其多乎其卦敵交鋒觀武王之入殷之初與商民說爾等不必畏懼我今伐紂爲他恣行暴虐使爾等困苦不堪故來安寧爾等非與百姓爲仇讎也商民聞之歡欣感激稱來武王前稽首至地就如崩角崩墜一般夫王言一布而人心傾服如此又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敵此又其一驗矣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承上文說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者其故何哉蓋征之爲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如葛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仁義正之[illegible]所虐苦不聊生方欲

乃三百三千甚言其少也王曰乃武王入商之時謂商人言也言我來伐商欲以百姓爲有罪安我爲安寧汝而來非與爾百姓爲敵也崩摧下之聲商人頭首稽首至地如獸之角下崩於此句最重

末節言承湯武之事申明無敵之意不必作推原說亦不重在什征字之義言各欲正己句謂之正者兄不仁之君暴虐於國非其國故百姓欲仁人來正之也焉用戰言王者無用戰伐爲君好戰者爲其生民者眞不容于湯武之世故曰大罪也然則爲君者亦好仁而已何必以戰爲大罪而以善陳善戰爲良臣哉

梓匠章　此章以學者貴心悟二句一氣緊說重發能不可使至正道起處用之規矩者言此巧者淬於法之中而妙於法之外者非法可以言傳人巧使

仁人以仁義之師來正己之國也故未至而望若雲霓既至而喜若時雨如四方之延頸以待商民之稽首以迎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戰爲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以戰陳之事徼功倖賞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眞不容於死矣用人者可不以之爲鑑也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說君子設教以覺人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在學者之自得而已不觀諸曲藝乎彼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教者之法但能與之以規曰如此而爲圓與之以矩曰如此而爲方循其一定之制焉耳之使從是其可能者也若由規矩而熟之不疾不徐不并不苦機發於心而妙應於手乃所謂巧也斯則不泥於成法之中而又不出於成法之外師不得以言而傳於弟子弟子不能以言而受於師惟在人之自悟何如耳安能以此而教人哉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

心悟出題要緊不得而致授之于下而故曰能與不能使下學規矩可告者也上達精巧不可傳者也學者宜循行家心悟始得

舜之飯章　此章見聖心[illegible]富貴而安凡人處貧賤而富貴后來有富貴之日故不以介懷若舜於其身則從成之生長富貴其得之自是故物不以爲累者一旦驟得則未有不動者乎天子之富貴於不窮也方其未富貴之時飯糗茹草何等貧賤之極也乃若將終身之心而能若將終身其既富貴之日被袗衣鼓琴二女果何等富貴之極也又若固有其之人視如常閒世間尚更有何物何事將以攖擾惑亂其心乎正以欲其心之常定常靜至其至貴且亦常定常靜寧之從容乎前而無欲不動也

總王觀濤曰富貴貧賤兩樣景

即巧之謂也學者要當會道於心以俟其自得之機豈可求道於言而疑其有不傳之秘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是乾飯茹是菜也袗是彩畫繡之衣二女即堯女娥皇女英果是侍側

孟子說常人之情處貧賤則多係於外處富貴則多動於中惟是大舜方其隱於側微之日所飯者乾糒而粗糲不堪所茹者野蔬而粗糲不足其貧賤極矣舜之心乃不以此爲憂而安於所遇若將守窮約以終身焉非惟不與未來之富貴且忘見前之貧賤矣及其升於帝位之時被五章之服而有黼黻以華其躬鼓五絃之琴而有音樂以適其性且侍之以堯之二女而內助又得其人其富貴極矣舜之心亦不以此爲喜而視之欿然若己之所固有而無與焉非惟不追已往之貧賤且忘見在之富貴矣蓋窮達之遇不同而聖心之天常泰此正所謂大行不能加窮居不能損者也

于外驟官貴而無勞于中亦自宜于省出弊初不自知甚深思默勤也觀者當自辨之必戮之便矣

今章　此章君所感而發天說外生人命至重世有忍於殺人之親者人亦於而殺之究竟殺其間得一人乎耳然殺者非我而所以致其殺者則我也又理如此人情亦知此說合及此言忍雖亦及人孟子此一言亦能止無窮之殺此不但乎等惟後之常即君人廉爆其民而及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此理

為國章　此章傷當時之稽征古人立法設有深意於暴者設關本以防姦非以為常不審于異為暴不失設法之本意者設兵則暴及在于關即一關之設而古今之相違如此況其他平至今一世不可以古今平較賦斂輕白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今皆衝而為一已之計致求康不可言已不失先王之意讀者於關之暴而已哉

身不辱　此章是人當重道上二句以躬行言下二句以出令言夫妻子以近而言試觀為之詞道本通於人已行於身而人可以觀法令於人而人可以信從者身不行道雖行在已有道理之行能妻子且不能化之以道矣使人不以道雖令人以道理之亦難妻子亦不能從之以從令矣夫妻至親子至承奉皆尊者妻子皆居易最易行今以為從令不從然

非有得於性分之理惡能不移於外物之感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見當時刑罰峻殺無已有感而說我以前但知殺人之親為不可而不知其禍之甚重也自今而後乃知殺人親之重矣何也天親莫大於父兄人之有父兄猶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殺人之父兄使以為快不知天道有好還之理人情無不報之仇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忍於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其中特間一人耳其實與手刃父兄者何以異乎夫始於戕人之親而終於自戕其親為人子弟者當惕然省矣苟能反而觀之則愛人之親者人必愛其親敬人之親者人必敬其親其理不可以倒推者哉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關即今各處鈔關孟子說事有在古為良法而在今為敝政者不特大省為然即關市亦有可見者矣何也古之為關者重門擊柝以防叛亂故有異言者則譏察之有異服者則譏察之將以禦止暴客之侮非常而已初未嘗征其稅而為暴也今之為關者譏防不謹而稅課是圖商貨之出必有征商貨之入必有征古人禦暴之處適為今人行暴之資而已如此安望行旅有即次之安商賈樂出途之願乎即是推之凡以私而害公因利而害義者將不止於關市之一事矣世道不重可慨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說斯道本通於人已之間以此行已以此率人皆未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綱常未立倫紀非脩則已既不正焉能正人雖妻子至近欲責使妻盡妻道子盡子道亦將悖之而不化矣況其遠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工作非時奔走無節則已所不願焉能強人雖妻子至親欲責令妻供夫命子供父命亦將嚮之而不從矣況其疎者乎然則欲道之即行令之即從無他惟在本諸身者皆合於道而已誠合於道雖家邦可達蠻貊可行而況行妻子之率從哉

行可然道乎言妻子則大庭廣衆之中閫門之外可知也人訓道得者必考之于妻子亦此意

補王觀濤曰不以道是我使之者不合理如役以不時難以不怨之謂使則難保其必行故加一能字看道則人所固有他自然能觀感而興起不消說個不能○說亦細

周于章　此章見人之當儲上二句輕重在下二句周于利財之豐也不能殺者謂于死亡也德命于天本周足而無歉于此德得之精守之固完二全二一天命之本然雖在邪世之中確乎其不可易邪說橫流而此心不為邪行妄作而此志不移安能亂之哉亂者亂其致命而知所守從此失措也孟子在戰國之世崇尚王而黜伯術樂仁義而闢楊墨正所謂邪世不能亂也

補王薨未曰周於德者能讓到字說矣說到此還不消說能讓處之於簞食豆羹也不到所謂處不到此則過王叔之測於平說過也

補余眷末曰局於好名者不可周見猶作此餘飾不可不思好名之人必矯為名則或能於千乘之國而之可必大義雖讓之謝非其人必能讓而以之人不承好名之人讓其食亦羹見於色者非是簞食豆羹之能讓者心在於好名不在於好而作飾以取人一念之真色見於名所不在則所不及而充其數人之稱與夫好名真愛者之極耳此直窺其名者之微故千日人能殘千金之璧不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說君子處世非難自處為難蓋世之邪正係乎人而德之修否係乎我也故人之為生有遭凶荒而餓死者由於利之不足耳苟使家有餘貲廩有餘粟財貨如此豐盈雖當凶荒之年可無饑乏之患必不至饑餓轉徙而罹死亡之禍矣是周於利者之足以自贍如此人之修身有當邪世而循亂者由於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節器已道德行諸賢將見識趣高明持守堅定雖當淫詖之世亦有貞固之操必不至改其素行而從邪慝之俗矣是周於德者之足以自立如此然君子不幸而遭邪世又非徒卓然自守能立於風靡波流之際為可貴也必將撥亂反正以維持其素所蓄積而後已是世道且待我以易而人心不至於陷溺者也若止於硜硜自全而獨善其身則斯世終何賴乎此又孟氏未發之意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說觀人者不當據其迹而當察其心不徒徇其名而當考其實彼讓人之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國讓人尤人之所難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心在於矯虛聲則雖千乘之國可以取於人也亦將辭之而不欲心在於矯虛聲則雖千乘之國未可以與人也亦將讓之而不吝若此者非其能輕富貴而忘得失之念也不過矯情飾貌而干廉讓之名耳這等名的人原其詐偽之心若將以人欺可欺而不無能讓之實則其真情固難掩蓋道能讓國的人衆一致始終一節自然沒有破綻處苟非其人雖能讓千乘之大國而於一簞之食一豆之羹這樣的小節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反不覺其計較之念見於顏色之間矣是非能舍于大而不能舍于小也而日之讓國特名所強也故不勝其矯飾之私今日之動色乃真情所發也故雖掩於輕忽之際此觀人者當察其心而不可輕信其迹當考其實而不徒徇其名也

肯

有辭于彼公亦不是此意輔慶源曰只緣此人之心懸欲所在不全貪欲的根在前根是有種之根自然發出來前日能辭千乘使人貪欲猶之者至此被人看破矣一故捨地矣故貪慾之私須是斷根作僞之態勿令染習欺己欺人哉特推然已哉

不信哉　此見爲國之道仁賢國之楨幹禮義國之前維政事國之紀綱皆不可缺仁賢是有德之賢者不信不惟心勞任之則國無其人誰與共理禮以節民義以正民無禮義則名分不明綱常不正其何以已亂政大綱舉目張政舉則財源不竭財流不節其所以是用三者雖平而以仁賢居先仁賢其本也禮義由以出政事由以立未有出

補潛谿陳氏曰政事所當者盡

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如周禮所載任土民生之有道則九職殷賦服之有恆成九式節財用之不節者三者總其綱則何財流之意

不仁章　此章見得天下之在仁者此以土地言得天下以人心言然皆當以仁也不仁之人挾其私智竊千乘而陰謀者亦有之矣如田恒之于齊三晉之于晉是也天下之人心最衆而道先不可以私智盜不可以暴力取觀之何有以不仁得之者僅秦之暴已其覆之暴乎若有非漢以來之不以詐謂當時耳初存嗟嘆有國一統之志而雖然因其之然故孟子以仁字漢繼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卑與此語意正相發

民爲章　此章爲天下其民者而發首篇第言輕重之等下二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說爲國之道雖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事是在人君知所重而急圖之耳今夫國之所恃以光重者以有仁賢爲之輔也苟信任非專而存一猜疑之心或外親而內疎或始合而終間則賢者皆懈志辭避以去而朝廷之上無復有所倚賴矣國其有不空虛者乎國之所恃以綱維者以有禮義爲之防也苟縱肆非禮而自壞中正之制則民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逼下僭日入於悖亂而終莫之救矣國其有不亂者乎國之所恃以充裕者以有政事爲之具也苟廢墜弛偷而全無經理之方則其源無以開其流無以節將民貧國耗日憂於匱乏而終莫之贍矣財用其有能足者乎夫論治法則三者均重而論治人惟仁賢爲先人君誠能取仁爲輔任賢勿貳則禮義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而治可必臻矣尚何亂與不足之足患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說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本不可以得國也然或遭時庸之會逞私智之巧上以力而脅其君下以術而愚其民則以一大夫之身而盜千乘之國者容有之矣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若是之廣兆民若是之衆欲以力制之而至柔者不可以威脅欲以術愚之而至神者不可以計欺求其能成混一之業而遂僥倖之圖者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其必如三代之仁而後可望天下之歸耳蓋天命之不可妄干神器之不可虛據如此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孟子說大凡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人皆知君爲尊社稷爲重而不知民之所係更甚切也以我言之民雖至微然民爲邦本本固邦寧雖無可尊之勢而有至貴之形民其至貴者也社稷雖係一國之鎮然民以土爲供而報祀爲民生而報也民以食爲天而祈穀爲民命而祈也不可與民而並論矣所以說

節其實全重民爲貴一句社稷與君俱借來形容之當時君人者總其民而自恃臨蒞獨壓于天下曾不知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社稷亦爲民而立君特爲人民社稷計耳故曰民爲貴社稷次于民君爲輕又輕于民

得乎丘民一句直下二句皆得乎天子不過爲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爲大夫皆不如得民也

諸侯危社稷要使處民衆危社稷不能保社稷也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犧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肥腯之意粢稷曰粢在器曰盛以時者春祈秋報不失其期旱乾水溢謂雨之所云天患也社之立以祭九土之神稷之立以祭五穀之神欲其爲民禦災捍患也今旱澇不免則必變置之改立其祀神之壇壝以示更新之意非改立其神也○註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年不順成謂不時也年不成五穀不登也八蜡一先嗇神農也二司嗇后稷也三百種祭之以報嗇也四農田畯也五郵表畷田畯所居之所也六貓虎田鼠田豕也七坊所以止水也八水庸溝也天子大蜡八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不通也以神無功故不報祭也

社稷次之至於君雖爲神人之共主然臨撫兆庶皆由於民心之愛戴也保守疆土皆由於社稷之安寧也又不可與二者而並論矣所以說君爲輕夫君民社稷輕重之等有如此爲人君者可不以民社爲重而日兢兢以計安之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是田野間小民承上文說吾所謂民爲貴者何以見之蓋田野小民其勢則微其分則賤若無足爲輕重然未可以易得也若使能得丘民之心群黎百姓無不心悅誠服則民心之所歸卽天意之所向可以履天位而爲天子矣若夫天子雖至尊貴然得天子之心而爲天子所寵遇不過得爲方伯之諸侯而已豈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諸侯雖亦尊貴然得諸侯之心而爲諸侯所信任則不過得爲三命之大夫而已又豈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夫以得天子諸侯之心猶不若得丘民之心是可見民心之向背所關爲最重也吾謂民爲貴者蓋有見於此耳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承上文說吾謂君輕於社稷者爲何蓋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諸侯淫佚無道致敵國之侵陵而動搖其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君位之存以保於社稷之安危是可見社稷爲重君爲輕也吾謂社稷輕於民者爲何蓋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充備其祭獻之物春焉而祈秋焉而報不愆其祭祀之期君不失禮於神亦安造福於民也乃不能禦災捍患或亢暘而旱乾或淫潦而水溢則當毀其壇壝更易其地以祀之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社稷之更置係於生民之利害是可見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合而觀之國以民爲貴不益可見乎吾考經書有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知君爲最貴孟子乃謂民貴于社稷君爲輕者何也蓋書之言所以示萬世之爲臣者不可不知君道之尊孟子之言所

百世章　此章表夷惠之爲聖人首一句言聖人爲百世師後叚之夷惠下言其百世師之實而由明其爲聖人也首句重講聖人行造其極不待爲一世之師乃百世之師二也者見己之者興起乎人使人易感以至中心服字最重風也者造化鼓大和之氣而生萬物者一般聖人的動中衛生宜四達矣聖人和從化流風所漸言能發厲然後頑而立儒教寬而薄鄙貪字百世之上以夷惠之將言當世之下以今日言夷惠之流風人之清惠之和聖人之知名聖其餘故能使人興起若非聖人其能否先乎不句不消發言所以感發人心之意只帶說不可分當前后世言

此本章日夷之清惠之和皆聖敎不知然未有稱其爲聖者聖之清聖之和自孟子始

以示萬世之爲君者不可不知民社之重知民社之重而競業以圖存乃所以自成其尊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親炙是親近薰炙孟子說行造其極之謂聖人既留之聖人不但可爲法于當時雖自一世迺至百世猶可以師表于無窮也所謂百世之師誰足以當之伯夷柳下惠者是其人也蓋伯夷雖往而清操如在故今聞其風者即愚頑之夫亦變而有知覺怯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無不以其清爲師者也柳下惠雖往而和德如存故今聞其風者即偷薄之夫亦變而敦厚粗鄙之夫亦變而爲寬大無不以其和爲師者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於百世之上時不爲不久而清風和氣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起此豈可以倖致哉蓋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德皆已造于

獨之何以聖之一偏之行然只看其流風之感當時世能以非聖能若是所謂百世之師也是即所謂聖人也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備更充義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皆發之詞不是疑其爲聖人哉

仁也章　此章是發道之見當看一人字所謂道不遠人也何道說長者以道合遠而單求道乎人之外不知道不離乎人而仁非他也即是人也故以仁合之于人而言之便是當行之道然則道豈離人也哉仁也者人也須知仁即是人也非是仁是乎人亦非仁乃人所具之親故又云有此仁方成此人有是人必有是仁此論亦於本覺不離只是言仁即人其體二之仁即是有知覺的人其體二之仁即是能運動的人此全是一

聖人地位所以能師表百世而感人於無窮也自非聖人求其感人于當時且不可得而況能感人於百世之下乎以百世之下猶尚感發如此況幸而生當其時親炙其清和之範日囿於薰陶之中其漸摩變化將不知當何如者豈但聞風而興起乎哉此所以稱爲百世之師也學者欲有聞於世而垂模範於後人可不以聖人爲法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說天下之理存之於心則爲仁措之於事則爲道而要之皆切于吾人之身者也故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仁非他也在天爲生物之心在人爲有生之理乃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蓋人有是形必有所以綱維是形者仁是也非仁則形骸雖具不過有是血肉之軀而已人有是氣必有所以主宰是氣者仁是也非仁則氣體徒充是亦蠢然之物而已所以說仁也者人也求仁於人之外不可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單說人則物固無所倚以立若

而本二的故可以合言之而實道字是何如說是上句一道說話謂言仁而不言人則失之虛言人而不言仁則涉于迹惟以仁而合之於人則虛而實矣以人而合之于仁則迹而神矣此等語初看之亦疑似可喜然將本文斜貼上句既云仁者人也謂仁即是人故惟以仁合到人身上論則即是人所當行之道只可說仁合于人再不可復云人合于仁若可謂人合于仁則亦可說人者仁也乎須知仁即是人原是不必合上來的但自言道者說故云合而言之也合仁於人而何以爲道仁是性也而人則率性之謂道矣故要緊

補蔡永樂曰此章專論道本仁而言之者究道之原頭也

○補王觀齋曰人知下句說個合字不知上句卻寓合字

單說仁則理亦無所倚以行惟是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性依形以附麗而率性之動始憑氣載理以推行而踐履之能始著大而天常人紀小而日用事爲與夫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即此而在矣道豈非合仁與人而爲言者哉夫有此人即有此仁則仁固非由於外至而體此仁即成此道則道亦不可以遠求矣世之外心以求仁外身以求道者豈不惑哉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說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以潔身爲貴尤以合道爲難昔者孔子仕魯不合當去魯矣其去魯也自言說遲遲吾之行也殆有去而不忍遽去者焉夫義不可留即當勇退乃遲遲其行者非濡滯也蓋魯爲父母之國以恩爲主者也若一不合而急遽以去其如顯君相之失何故寧過於緩無過於急用意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然也及其仕齊不合亦皆去齊矣其去齊也炊不待熟以手承

蓋一人言仁即人也已自合一不離的豈可離而言之乎故遂講云合而言之道也若一言字只是論道實卻是離道而作二件

補蔡虛齋曰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

孔子章　此論孔子之去國各有當然道在當可去時之時能遂行去當去齊之時則遽行爲道遲遲接淅是述辭各下句是孟子釋詞

君子章　此章嘆孔子阨窮之故上有汲引下有推薦何至于厄陳蔡之窮因全無此交故不免於厄孟子此歎其在去齊蔡之際乎

稽大章　此章見人當盡其在己首節着其見毀于人下以士對之而喩以聖也

理謂順大不理於口言爲人所謗則人口不足爲吾累也憎

水取米而行時刻不少停焉夫義不可留固所當去乃不俟終日非急迫也蓋齊爲他國以義爲主者也若義不合而遲延不去其如自重之道何故寧過於急無過於緩見幾明決去他國之道當然也夫孔子之去國遲速各適其宜如此此所以爲時中之聖而非一節之士可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指孔子說戹字與厄字同是困窮的意思孟子說孔子大聖抱道於身宜乎行無不得何至困窮然當時轍環天下至陳蔡二小國之間乃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其厄甚矣何以至此蓋君子處世上而君用之則其交在上下而臣薦之則其交在下惟有上下之交故無困厄當時陳蔡二國上不知孔子而無能用之君下不知孔子而無能薦之臣上下無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於厄耳此於孔子之道固無所損而陳蔡二國之君既不能舉又不能養使饑餓於我土地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言尤不是爲官爲士者並多氣衆口所謂蓋德愈高則妬之者益希行愈篤則疑之者益衆此正見其無傷處憎茲二字與上大學相應士稽士流之望者

一說樂永菴曰有分辨曰理好乃氣分辨又加詈詆是謂不理於口士憎茲多口士人世所憎茲不免多口耳理作順字解憎作增字解不敢謂是　此亦一說

二詩本非言文王孔子但二聖人之事足以當之亦不必說出莊姜太王孟子引詩只是斷章取義而直指文王孔子說孔子之慍于群小如東門之譏叔孫之毁是已文王之不殄厥慍如崇侯之譖羑里之囚是已二聖尚不免爲人所慍怒則憎茲多口者何傷然則爲士者只在自脩耳一以自修爲主其毁其譽付之浮雲過太虛可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貉稽是人姓名理是賴字當作增字是增益的意思悄悄是憂患的模樣慍是怨怒殄是絶隕是墜問是聲譽昔貉稽問於孟子說人之譽望顯揚於衆口今稽每遭人之訕謗是於衆口甚無所利賴也奈何蓋未免有尤人之意而不知自反故孟子答說毁譽由人不可必脩爲在我所當盡雖爲衆口所訕何傷乎夫爲士者仁脩而不能保其謗之不興德高而不能必其毁之不來較之常人衆口之訕愈益多耳試把自古兩個聖人增茲多口的來說孔子聖人也然在當時上下無交讒毁所有或議其栖栖爲佞或笑其纍纍無依沮於晏嬰毁於武叔且不免見慍而重爲世道憂耶邶風上說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孔子之謂也文王聖人也然在當時家難正志明夷利貞或高忌其文明或卑訾其柔順譖於崇侯拘於羑里亦不免見慍而終不足爲聖德累耶綿雅上

補李卓吾曰引詩憂心悄悄亦不殄厥問二語正教以止謗之法非徒誦詩者立案據也

補一說饒雙峯曰二詩本稱承不是承乎上言孔子大聖猶未免于見慍下言文王雖見慍亦何損于聲聞以二慍字貫串歸結不殄厥問上應不理于口句見群小之見慍不足恤士誠能有聲聞且從此起過者謂孔文俱不免於多口云云則爲士者將任其毁折而無計可以自免耶〇此說亦從作文可喜此等語

昭昭章　此章見爲治貴有本重下二句是古以傷今也昭昭者明德本體徹一毫障蔽本體昭昭體究得本體而發發徹徹蔽昭昭明面文明之極也昏昏者反是上使字有躬行意但

說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此文王之謂也夫以文王孔子之聖而多口且如此況其下者乎由是觀之人患不能爲孔子文王耳群小之可憂慍怒之不殄固無傷也子亦求盡其在我者而已奈何以不理於口爲病哉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是明昏昏是闇孟子說自古聖賢之治如堯典克明峻德而推之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大學自明明德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己及人自內達外都有個本原故賢者欲求于天下必先求於身省察克治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國天下之人同歸於明德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之爲治者則不然不求諸身而求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徒然乃以法制禁令責人以其身之所無欲使親睦於家平章於國協和於天下必無是理也這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夫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是以躬行率之賢者之治所以不令而從

率之雖未有政令所重不在下使乎則從令而已同一使人昭昭也而本原迥不同

山徑章　此章見心之當養山徑至塞之矣且就山路上講正是籍在此句下以起末句成路爲間而塞底之易而塞之亦不外茅塞相去遠甚從介然成路難何等可懼從介然爲間乎今茅茅字當物欲字塞于之心則此心便不能明瑩人心含有性靈虛淨潔平坦本來廣莊大道只多爲物欲所蔽於是理義之心始發有若山徑之蹊間然耳便能覺悟猶早時加省察克治勇猛下手勿令間斷此靈淨平坦之本體猶可復完如或茍工夫一間私欲便復滋蔓長草茅內出荊棘橫生不可勝言向之潔淨平坦者安在哉要看于放個而讀獨末二句最影語

補大全胡氏曰高子齊人嘗

也闇于己而求明于人是以刑政驅之今之治所以雖令不從也然則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于自治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倏然之頃用是由路是大路爲間是少頃高子嘗游於孟子之門而用心不專孟子恐其不足以入道故教之說義理之在人心若大路然本無障蔽然要在學者時時省察不使一息間斷則良心方長爲我有不觀山徑之蹊乎山中小徑可容人跡之處本非大路若使倏然之頃往過來續由之者不息則向之小路從新開闢可以成蕩蕩平平之大路矣及其既成路之後使少頃之間人跡罕至由之者不繼則茅草叢閉而生將前路都阻塞了反不如小路之可行矣夫此一山徑之蹊介然其由則成路甚易爲間不用則阻塞不難可見理義即人心之大路物欲即人心之茅草存亡出入之機亦只在一念須臾之際

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

補一說饒雙峯曰介然是分別之意非倏然也山徑人足罕到豈能成路成路必是說成之之難惟成其難而塞甚易乃有警動人意〇此亦一見

禹之聲章　此章見聖樂不可輕議上節高子妄議聖樂下二節孟子詰之而得其說復辨其說之非這章當一篇以文王形之

禹文之樂孰是重孰而高子以禹爲優于文乃于追蠡上論之愚按孟見日聲鈞樂也曰追蠡即一鍾以見凡樂皆然也是奚足哉言追蠡不足以議禹文之樂也城門惟巷一軌二馬出之故其軌深非一車兩馬之力所能致也擧此以喩鐘紐之

不可不慎也今子本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存養未幾而放失繼之意明爲耳目所蔽汨一爲攻取所乘就如茅草之塞路一般路以茅塞或有他徑可由心以茅塞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可不知所儆惕哉孟子此言不獨爲高子而發實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理亂得失之機後之有天下者能時時講明學問以培養此心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庶可免于茅塞而所行皆正路耳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聲是音樂的尙是高出的意思追是鐘紐蠡是齧木蟲鐘紐將絶有似爲蟲所嚙的模樣故叫做蠡軌是車轍迹高子問于孟子說先聖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一般是治世之聲然自今日觀之禹之聲比文王之聲似高出於上而不可幾及者孟子詰之說子以禹之聲過于文王果何所據而云然高子答說樂之優劣觀

戔

耙日久車多發夫用多甚矣文王千餘年追蠡得而不蘇豈失而乎文王而人專用之使文王未千餘年其追蠡亦如禹矣恐可較之所以然之優劣哉

一說集禽關樂采曰以追蠡連乎斷關切言推追琢其字蓋取雕琢之義而乎於以為治于追風雖行追鍾宰追鑿件益析滑皆王氏[illegible]治也多后之紐只孫追皆牟擁註謂追猶追以其紐古之文亦水為旋而鍾紐蓋謂于所謂[illegible]器物字書無以追為鐘紐求是氏所謂考工記有[illegible]謂之旋二鐘謂之幹又因為引之附會以為鐘紐旋闕類之旋義何其穿鑿之甚也趙辭其說當為[illegible]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此樂之器者推旋欲[illegible]

絕有如禹之紐而文王之樂不然豈以知禹之編而也捕號來奉曰號門一句尋思之非謂[illegible]之追蠡非一朝之故如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也如文王又千餘年其追蠡亦如禹矣則豈不久上不在乎所於日上者以樂中之軌論文王之樂亦有所不由者而文王之樂亦勞於禹矣

齊饑章　此章見孟子知止之發言而陳臻述國人之望而陳其不可為下是孟子泰吾人之事而決其不可為

二復字指對齊王說半謂作前字國人何是望之以私情所今可何是處之以已道彼何狀陳臻以救難孟子[illegible]而嘆其言止君

是為馮婦若不為[illegible]所以勞國勞饑而復行發棠之請是馮婦[illegible]

入用之多矣何如其若觀禹之旣紐加孫遂而欲絕此必要暴其音而用之者多故至于此若文王之樂則不然即使見他不及禹處音言非無所據也孟子乃曉之說我只道子有獨得之見聞所以能為出奇之議論若止據追蠡之迹是奚足以知聖樂哉試以車轍言之城門中轍之迹獨深于城中千之所明知然城門之軌豈是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其獨深乎哉蓋城中之途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衆車莫不由之歲月既又往來者衆而車轍之迹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則禹之樂作于千餘年之前雖不多用而紐自敝文王之樂作于千餘年之後雖多用而器猶新蓋時之先後不同正猶車轍之淺深以地之廣狹為異耳豈有所優劣於其間哉夫即樂可以知德聖人本無不盛高子未知聖人之德必乎不能觀樂之深矣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搏是徒手搏擊之對是適野負是依嵎是山曲攖是觸初孟子居齊時適值歲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民矣至此又饑國人復望發棠之舉陳臻乃問于孟子說齊國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賑濟之恩今歲復告饑民間就以發棠之請當了故事指望夫子再為之言由臻觀之國人之屬望雖殷君子之自處當重殆似不可復請也孟子答說這是齊王的恩澤我只可倘一言之若要國人數請重復進言是為馮婦之所為而已昔晉人有馮婦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為之非正能痛改前業卒為善士似可謂善變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見衆人趕逐一虎虎急而依附山曲據險自固衆人遂無敢攖觸其怒者正忙亂間望見了馮婦是慣能搏虎之人喜其可恃相與趨走而迎之馮婦此時若改悔之意果堅便當絕謝衆人去而不顧矣乃不覺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

臭

之后又一馮婦也曰如馮婦是其不料為君子拒且卻為不知此意下正評之亦馮婦之士為馮婦能改行而終於士林也別言于君說不可為已正昔[illegible]能雖心勞諫之意衆人為之輕再士為之說之者以　馮婦為笑之非然更之意衆人不足為禁甚勞之意失其不知止也故之者士為更是為婦為發棠與請虎[illegible]白之不可[illegible]衆人之[illegible]而取[illegible]

路之故不可發在孟子口氣內末欲知

曰之學　此章見孟子深下所命上體驗非中有命不而之命任性中欲尋者果見而亡命可由此下數字參互看更曰之于味目之於色耳之於[illegible]

[illegible]

而下急欲逞技於衆人之前那衆人見彼他出已而下車見他逞虎而不悔誰不喜悅殊不知識理的這衆人論者如譏笑而為士者方笑其為善不終可止而不知止矣使我今日復勸發棠雖可以慰齊人之望安知為士者不以我為馮婦乎蓋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去齊故其所言如此使果君臣道合諫行言聽則發棠救民之事何難再請而自比於馮婦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孟子說世之人雖不知有性命但君子之言性命偏與衆人相反衆人言性則于情欲一邊皆認之為本體而務求必得衆人言命則于道理一邊皆歸之于氣數而不肯用功若君子則異是甚且如口目耳鼻四肢是五者乃人所具之形體也夫既各有所司則亦各有所嗜口之於滋味目之於采色耳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佚從氣質作乃吾人有生之初自然嗜欲的無一人而

不具形亦無一形而不同是欲皆可謂之非性也然其間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品節限制不能如意者其權都是造物主張不可以智力而能得也而命存乎間矣天命存於性之中則性有為主君子何以獨不言性蓋嗜欲之心本人所易溺若又言性以自恣則一切非理之玩好分外之營求皆將以為性之所有而貪昧思富貴以修縱無所不至矣君子以寡欲為心所以將而項適口目便之事放意而不顧謂之命不言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承上章說君子獨有不言性之時然除了形體嗜欲之外又有當以性為重不可言者且如仁主於愛而屬于父子義主於敬而屬于君臣禮以恭為主而屬于賓主智以別為主而屬于賢者聖人純亦不已而天道屬于聖人這幾件都是彼此相合天理固當然由不得自己的然逆當發說其所遇清濁厚薄其所稟可

孝遇君自忠隨處而遇無或不盡而生焉不息則命之流行也若仁義禮智天道有二有稟有開有息節此命不能為心之主義故君子須實盡性擴盡性則至誠惻怛生生自然乃可以至命不從聞命焉而安之不求也此發孟子于仁義禮智天道中表出承安有淆落處皆說命乃付畀之命性爲仁義之性故君子方性不言命所以君臣父子處賢主愚賢否達天而所以盡性也今之存理工夫乃仰性而節命非也

牛春亨鈞言曰孟子謂當時之人把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認作當受之性從忘了天命之精其於仁義禮智又諉說是天命之精看得太高而不知門求在氣受之內遂使性命相離日從于流故其意謂人於耳目口鼻之慾皆謂是

謂之非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物則之同然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命也而性存乎其間矣夫性存乎命之中則命當為主君子何以獨不言命諉性分內事本人所難盡若又言命以自諉則一切扶持人紀變化氣質之功皆諉以為命之所制而過高者流于異端不及者安於暴棄無所不至矣君子以成德為行所以將前項希聖濟倫之事一力承當言性不言命也以上二節之意相反而實相成蓋人惟能安命而後能立命能忍性而後能盡性此克己復禮存養心為聖學相傳之至要與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浩生不害是齊人姓名他平日知樂正子之賢乃問于孟子說知弟子者莫若師樂正子在夫子之門久矣他是何等的人孟子答說人之造詣固由資禀也要學力據樂正子之所至則可謂之善人亦可謂之信人矣不害又問說如何叫做善如何叫做信孟子答

生俱生與形偕形人性然也無理氣共間也殊不知蘊云是性都有个天命至善之理裁在其中知耳目便有聰明之妙說也于言不可止是人性而這些天命也在耳目口鼻中表出个天命精微之理來也然人於仁義禮智之理父言雖之者乃天命之精凱非吾人所當有也殊不知體云是命却已落在氣質中然所在人身上了君子不謂此是天命而入在性以身也是即仁義禮智中求出个承受有落處也所謂性字俱說落在氣上說所謂原之者性也蓋人有此氣方有此性。原稟氣不餘也而命字俱是天命本原上說所謂繼之者善也純粹之理則於氣而不雜於氣純之真是性但上面是性中有命下節是

說人性本有善而無惡遇着善人善事自然有欣喜歡愛之心此人情之所同也若其人立身行己合乎天理人心但見其可欲而不見其可惡則其有善無惡可知矣此所以謂之善也至于好善惡惡本是有生以來真實的念頭若不得一毫虛假若其人躬行實踐能自慊而無自欺善皆實有于我而無矯飾則其實心實行可知矣此所以謂之信也今謂樂正子爲善人信人亦驗其造詣之所至而已矣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承上文說樂正子之善信固有可稱然以理無窮聖人的學問尚不止此蓋善雖實有而當積未充未足爲美也惟是實積日久而透有衆善那方寸之中充滿快足無少間雜則章美內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這個叫做美然內雖充積而外無可觀未足爲大也惟是積久而著盛極而通暢乎四肢發于事業而不可遏則誠中

命在性中耳若復從上節性作氣質之性又作義理上節命作貧賤富貴下節命又作氣數不齊是一樣性命字作兩樣看矣况至與不至總與不純之說又自文所無而歸於命乎上聯補之者添非本旨○按後岩集纂要說最發個諸公與知此看的是

正印

浩生章　此章見爲學者當造其極意在備是許樂正子以善信下是推其極而勉其爲人也者

問何人是問何等人是善人信人一氣宜宜緊不必其終身何如但據今日之實如是學如是識可語善亦可語信也公孫丑有可以盡道乎之爲人須公善不可流于之仁意義亦不必露出我有條信不其在

何謂善以下只泛論不指正子

形外也至於廣大高明之域矣這叫做大然大而未能渾化猶有迹也惟由大而化之有日新之至德而無矜持之勞行富有之天業而無作爲之迹則是不思不勉而能從容中道矣這叫做聖夫大而未至于聖猶可知也惟聖則不可得而知至德純于不顯而聲臭之俱忘大業溥于無外而迹也之盡泯是乃無方無體神妙不可窺測者矣這個叫做神夫善信之上猶有此四等故學者必由善信而馴至于聖神然後爲人道之至極也若樂正子之爲人有可欲之善而無矯僞之私其造詣所至蓋在善信二者之中至于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禀有限學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足而以美大聖神自勉則他日所就亦豈可量乎觀孟子此言可見道無終窮學無止法以成湯之聖猶日新而不已以成王之賢猶緝熙于光明甚哉務學之不可以已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說吾儒之于異端距之不嚴則無以盡闢邪之義待之不寬

故未俑方就正子斷之可欲是自他人見其可欲謂其立心行事皆以合天理當乎人心之公但見其可欲而不見其可惡也有諸己若是實是善下已而信一毫假假亦若作善云之謂也一說樂承要聚問曰可欲之謂善語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若未是言善性中本有可欲者在吾心只有可欲一念更無邪惡之念溷雜於其間如欲飲可厭一般是之謂善　更詳之

美大聖神只是善信充去至于有此二者尚可進步故又推及言之充實是有諸己來言美是努力行不已至於充滿積實無一欠缺凡應事接物無道理都充塞此中而無待外求不謂之實乎由是充善純粹英花其中而彌中達外實然有光輝之

則無以開反正之端二者必不可缺也方今楊墨之徒執迷不悟固無望其以吾道爲依歸矣如使天理未盡泯人心不終錮蔽爲墨氏之學者知兼愛之爲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尋個簡便的門路而歸之于楊爲楊氏之學者知爲我之爲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求中正的道理而歸之于儒蓋楊墨雖同歸於異端然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變而從道難易不同如此夫吾儒之所以斥排楊墨者但以楊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漸來歸則爲吾儒者惟憫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以楊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爲我以就吾之義而已矣以墨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兼愛以就吾之仁而已矣豈可追其既往而復咎之辭哉蓋未歸之前異端與吾道爲敵既歸之後異端與吾道爲一從此所以聖賢立教每于拒絕之中存招徠之意旨易入而道易行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者蓋從大衆[illegible]以復加不爲大乎夫猶有迎惑到工夫始后前此變化其天之形跡歸於圓融者不言而諭盡于亦兼者無痛而歲莫不思不急發奮中道矣不謂之聖人而何並而至於不可知天下皆仰其德而又知其德之所自天下共仰其聖而又知其聖之所由是擬方無心思莫測焉發而應而道之不測之神而何神即是聖非聖之外又有所謂一種神人也但自其化之妙處則曰神二之中言在善信之中四之下在美大聖神之下但二之中可技止于中乎在四之下其可安于下乎善信仰止歸於其道乃致勉其向學之能專且久者有遠躋至于聖神二之中二字以是言爲善信中人對下字說耳蓋要於勸勉其中字有升大求引使爲于善而將其有所已進者

末章只就始說每云樂正子善有信而不及美故曰在二者中間但知其說而孟子之是一步有一步信也只見來中說未了學見此其說善人也信人也何者有不足者有不足而只說其爲善人是成何者又說其爲信人者聞者更評之

逃墨章　此章雖不啻待異端者徐言特事異端之當辟下聖言特異端退歸之耳楊爲而歸之者必思責歸一變信楊及到近處者已來太難而因之者必來中故到處信已之有偏處必歸于大中至正矣其次第之謂自然難齊之一何事故其實信上歸其受之是歸者受之處一向在外今又面處如猪之人歸來一處原是我家的人如何可叛不受寵了並還者豈復爲其迹也而已矣者受之行無懼寬量也所有懦留所量本

放豚是走出去的猪苙是猪圈招是用繩拴縛四蹄孟子又說方今之世既難得闢邪衛道之人倘有知吾道之爲是楊墨之爲非能信其說而與之辯者却又以一切先人之成心不平之客氣務要與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寬楊既歸于我矣猶咎其昔日爲我之非義墨既歸于我矣猶咎其昔日兼愛之非仁深惡痛絕既不容之于門牆真衛其來今又不赦之以深治就如追趕放逸的猪豚一般既入其苙圈而閑之使不得奔突亦可矣又從而拴縛其四蹄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不惟隘吾兼容并包之量而且阻人遷善改過之門故已歸者畏其嚴而復叛未歸者畏其嚴而不復來吾道之不明于天下不惟異端害之而儒者料理太密門戶太嚴亦皆交任其責矣有衛道之心者可不慎所以待之哉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殍是餓死的人離是離散孟子說爲人君者天下之才力皆其所有其勢不容不用乎民所貴取之以時不至于橫征虐使俾民不堪命耳古者征賦之制有三件一件叫做布縷之征是取百姓蠶桑織之利以爲用如今之絲絹綿帛是已一件叫做粟米之征是取百姓每田入之利以爲用如今之夏稅秋糧是已一件叫做力役之征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爲用如今之當差做工是已這三件君子斟酌得取于民然每于征斂之中寓撫字之意如布縷取之于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取之于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力役取之于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征用一件以充國之用常緩二件以寬民之生故上無誅求得盡之擾下無饑寒流亡之患頗有此耳苟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有饑死而轉于溝壑者矣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將父子逃亡而散于四方矣夫使百姓困窮離析無以聊生雖欲責之以常賦畢之以徵役誰復有能供其令者乎危亡之禍可立至矣然則用一緩二之規人君不獨愛其民實自愛其國也

固其偏堅其志不復可外走矣斯所以安心服從也若彼已歸之而猶追咎其既往之失也則爲前之來爲之却反阻人之來亦何已矣恐其叛逆而又若其只以此則刻意偏激氣必將對抗必生折必然而後乃已發於切責遂致不能之過使向化者其歸而不見其寬容之誠身處非其初心而遂之使叛矣斯人之不免非斯人之罪也吾亦與有過焉

補論鴻漸曰王荊公謂晉國公文實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孔子之後絕無人何也文實言其無偏門求得而不往多歸楊氏耳觀此則知孟子非徒放脫從楊墨且有繳其歸事爲用哉

布縷章　此章見人君當寬民有制三者皆有賦者之所不廢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所出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所出力役之征自丁口所出除于征斂者豈得非歲然也但各以時取之而不併取於一時如布縷取之於夏因蠶織成也而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取之於秋因禾稼熟也而力役布縷在所緩力役取之於冬因農功畢也而布縷粟米在所緩是皆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夫是則其于賦稅而其力不困此民之所以樂生相養而父子相保者也若一時併取其二則民力不堪而野有餓莩矣一時併取其三則民力愈不堪而父子離散矣三者之征雖並于古然爲當時取民之有定期如今夏稅限至十月秋糧限至來年二月各有三限

補今章書曰[illegible]

不貴之穀

寶三章　此章見人君當知所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就萬物中難得而可貴者都叫做寶然各得其當則安寶失其當則危不可不慎也試以諸侯之寶言之諸侯控一國之府受天子來之富珍奇非不足于府玩好非不足于前然其所當寶重而愛惜者不過三件而已彼國有土地乃天子傳之先公乃其祭之所由繫非是則無以立國矣此第一件當寶也國有人民賦稅爲我供役爲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則無以守位矣此第二件當寶也國有政事利以之興害以之除乃紀綱之所由維非是則無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當寶也諸侯能知此三者爲國大寶而念念謹守時時修飭使之無一毫玷缺損害之處將見國祚鞏于磐石追溯傳之子孫不止于一身無患而已至于珠玉雖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爲寶而徒取給于耳目之玩則內以啟奢欲外以致求剝民招怨將與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于受殃而況能常有珠玉哉可見有國家者求利必生害多藏必厚亡所以自古帝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寶遠用之器其能保身以及民保民以及國有由然也後之人君可不知所取法哉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是姓括是名昔盆成括方仕於齊孟子逆料他說我觀盆成括非享爵祿之榮今雖進用乃死亡之日近矣既而盆成括有罪見殺門人問說死生有命非人所可預知今夫子何察見未來知括之將見殺也孟子答說我於括之死非偶以億中之數乃斷以必然之理也夫人不貴有才而貴聞道必能用其才以此濟事而亦以此保身今括之爲人雖巧捷敏利過小有才耳於君子仁義忠信之大道茫然未有所聞而使之一旦進用處必爭之地乘得志之時則其勢必至於恃才

寶三者修身愛惜之羽毛上無所以立國獸觀由此而出人民所以守國邪本由此而測政事所以治國紀綱由此而正實係天財必盡土地人民政事十不理故缺必及身作文可以人民作至寶也以養民政事以撫民

盆成章　此章見人不可恃才惟會三句因其見用而發其必敗下明其言之所以驗也人不貴有才而貴聞大道之識聞大道者道出于性無偏無方所本自弘大發性發作用由來自是大經處大規模有循於規矩此則爲盛理之才斯善用其才者也小有才不消私智耳術數耳自負之才耳而未聞大道則必爲才所使不勝爲惡之私安能免於殺身哉此其有小人之才容其無才之勝乎

此章見君子之樂與人上衛因寓而有所冀于人下旣因言而有所解于人上記寓下記言館於上宮或作自館或作滕君館之於上宮是謂宮涉非自館耳孟子至滕時是文公時文公豈不知哲敬之機乎行業屨于牖上豈將有成而竊之者死言與事之叔而一定不可從者必曰業已爲之業已成之業已許之語謂未成者也如未成屨之何用

或問之叟矣　一人非失屨之人或疑從者之廋其言甚無理乃其論設科則甚得君子之心說科云者于設人各因其才不得不別其科設而有設置其者不追二句來二句以伸明上二句往者是問者之不當來者是今日向善而來言外見嚴有此竊屨之行亦非夫子之所計論是其竊屨之疑於未釋然也

人皆章　此章示人以擴充其

安作啓釁猶之適足以取殺身之禍而已矣我所以預知其敗者爲此故也豈有他術哉是可見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害惟不求合於道而專用其才用大者亂國小者殺身反不若樸拙無能之爲愈也取才者尙其審諸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上宮是往滕國夫的要路業屨是織屨將成的屨是藏匿昔孟子將往滕國館寓於上宮之地當時偶有織屨將成置於牖戶之上忽然遺失館人尋求而不得或人遂疑爲門人竊取以去乃對孟子說夫子從者何其善隱人之物如此蓋以穿窬之心而度聖賢之徒也孟子答說未成之物値得幾何據子之意得毋謂我之門人專爲竊取一般而來與或人自悟其非說道我固知從者爲遊學而來非爲竊屨而來也但夫子設立科條以待學者往者之失則必不追咎以往其新之路來者之勸則必不拒絕以阻其向化之機只要取前愆以求親師友從事學問之心而來斯容受以教誨之而已矣然則謂從者竊屨而來固非也謂夫子能保其往是豈可哉或人疑從者之竊屨其見陋矣至於論聖賢之設科不追旣往實與前章歸斯受之意同此記者所以取而載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孟子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人所固有者惟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今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哀可矜之事便惨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爲氣拘物蔽有不忍於此而或忍于彼者則仁即爲之壅遏矣必自其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使地無遠近人無親疎遐邇若一般矜恤遠惡無一般惻怛這纔是吾心全體之仁蓋仁主於慈愛而世間當愛之物甚多不可以一念之惻隱便謂之仁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愧可恥之事便毅然有所不

良心二節分上是示人擴充乎仁義下二節申明充義之類人心生此仁義之便有所不忍義彼有所不爲乃是隨感而應之真心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因嘑蹴之食而不受是已只緣蔽于私欲將這不忍不爲之真心漸漸泯沒埋沒了故要達之者自此而通之于彼如不忍無是于一念而又一念而遂之於凡有所忍者皆不忍念二皆能不忍而惻隱之良心究其貞矣非仁乎不爲穿窬是於一事而此一事而達之使凡有所爲者皆不爲事二皆是不爲而羞惡之良心究其貞矣非義乎

大意惟在論心而近發明之不必別溝文只據此害人穿窬是能上不受不爲道有外辭如云試驗無欲害人之心非不忍之心乎充無穿窬之心非有所不忍而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則滿腔惻隱在而爲充而仁不可勝用矣試觀無穿窬之心非不爲之心乎凡與心之事有羞于穿窬者在所不爲而充滿其無穿窬之心則羞惡存于外事而惻見而義不可勝用矣蓋其爲有所遂之意義便爲役其身此言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爲達其用大此節言以發明上節之達如何分科脈用上節言不忍不爲之心此節正指出無欲害人是不忍之心由無穿窬是不爲之心也節害人穿窬處而充之正是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則保我作用上推心脈絡自然不可勝用即上仁也義也之意而伸言之也

前二節充無欲害人之心前旨易見故不待申說若所謂充無穿窬之心最細微處緊脈絡又申說其意一節深一節不

爲此義之端也但爲氣拘物蔽有不爲於此而或爲於彼者則義即爲之扞格矣必自其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使事無大小時無順逆見利必不敢以苟求見害必不敢以苟免這纔是吾心全體之義蓋義主於斷制而世間當斷之事甚多不可以一念之羞惡便謂之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是穿穴窬是踰墻皆爲盜的事承上文說如何是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彼不仁之事至於處心積慮要坑害人此乃最刻薄的心腸人皆有所不忍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於人之事其事不同之歸於害人務要件之脉貼將此心不忍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仁之全體在我由是而親之仁民愛物無往非此心之貫徹而仁之爲用不可勝窮矣如何是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彼不義之事至於穿穴踰墻而甘爲盜賊此乃最卑汚的行止人皆有所不爲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瞞心昧己不合天理的事其類不同同歸於穿窬務要件件檢點將此心不爲的念頭擴充到別處則義之全體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國正天下無往非此心之運量而義之爲用不可勝窮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爾汝是輕賤的稱呼餂是探取人情如以舌去餂取物件的模樣

孟子說仁義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義之爲道其所而充之爲事多端尤當類推以至於盡者也彼人以爾汝輕賤之稱加於我我乃不以爲辱而甘心受之是其貪昧隱忍即穿窬之心也然其中或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是其知恥一念即不爲穿窬之心也必自此心而充之思我爲人所輕之故而反己自修以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矣夫卑汚苟賤之事旣有所不爲則光明正大之實自無所不協安往而不爲義乎然不但行已當愼

可予對爾汝之實二字要緊或
有所含非誠忍而非受之者非
其泛亂其中心術慚愧歉而不
可受之者乃其實無受爾汝
亦不是矜傲抗只不屑計他
便是知陽貨則孔子曰予與爾
言孔子無理答之畢竟不仕于
貨便是不受竟爾汝稱其尊云
哉一單芳前且如何却稱單嗟
之稱皆是處心術行一以道義
者節自砥礪是無單方於其劇
則被離狀以單嗟之稱加我面
不可得此量疑責乃且棄本官
充無受爾汝充字最要緊不被
開說只兩三不受爾汝便是充
乳受又推衍說觸受爾汝稱
其充其充之又充凡一至觀此
者於不為有未推衍者觸道
來自又有下備在也不及說
者大太私自有充字在也充者
帶也不及闡何謂之闡意讀闡
說為是只粘本文實字及有會

節一語一默亦有不可苟故使士人於應酬之際時未可以言而乃輕躁以發言這是故意開端要人來答我以言探取人情者也詐既可以言而乃緘默而不言這是故意落後要人來問我以不言探取人情者也若此者比之無受爾汝事甚微而人易忽矣自我觀之是皆穿窬之類也蓋盜賊以穿窬探取人之物士人以語默探取人之情其為心術同一暗昧同一陰險何差別之有乎人必推類至此而悉去之然後能充無穿窬之心者也孟子此章之旨最為精密蓋人有羞惡皆不肯無不有此仁義之心但衆人一念之差止是看得些小陰隱以為無害於仁細微舉動以為無害於義卒之人品化而為偽為欺功效流而為雜伯雜夷其機皆決於此不可不慎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孟子就人之為言固不可失之淺陋然使其高談闊論只顧耳邊

所以必須說其實心者皆不為
便是徒無所往而不為穿窬矣
念言有所不可告人處是穿窬事
耳

不過只是穿窬之類充字在言
外士字不可忽蓋之為士要素
誦于語默之一名以言餂之者非
誠言伏餂之而喜其情以不
言餂之者我不能發其意而
察其情穿窬者探取人物使彼
防為探取人情其曰穿窬之類
將其所以無受爾汝為充之之工
謂言以語默餂人為充之之於推
廣推作兩平看不如要串所云
充義之功逐步前推人上言充
無受爾汝無所往而不為義是
充至于此義已滿充矣盡于語
默之間有一毫意思未純敢
人是皆穿窬之類此類為士
的事恐怕之而不察故上但說
人此則說士充類者須未能
并此念而充之亦不得謂之充

好聽而不切於事理不得為善言也惟所言者切近精實若不足以動聽而其言則包藏深遠愈探而愈無窮這等言語總是徹上徹下可以垂世而立教者也非善言而何人之為道固不可失之狹小然使其好大喜功只顧外面粉飾而其中漫無所守未得為善道也惟所守者簡要有約若不足以致用而施之則功用溥博愈推而愈不窮這的道理纔是行餘有用可以經世而宰物者也非善道而何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我觀君子之言止據目前常見之事平平不敷衍若不下於衣帶之近然天命之精人道之奧妙不越此淺近之論以該括之而道無不存焉夫以帶所道其遠近為何如者乃君子不下帶而道自存信乎為言近指遠之善言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承上文說我又觀君子之守止就一身本分之內脩然自修初無

無穿窬之心也但改原刻
言近章　此章示人以言道之
準上二節論言道之善而歸之
君子末節言今人無君子之善
道則無君子之善言可知中間
遠近約博須兩兩對說孟子語
意專重在近與約二字觀下文
自見

言不近則玄虛而無實要言近
矣又淺露而無味惟所言者近
而指趣所寓則遠乃為善言守
不約則泛濫而無歸要守約矣
又狹隘而不廣惟所守者約而
功用所施則博乃為善道然此
非君子其孰能之言不下帶便
是近而天人性命之道已寓便
是指遠帶是者一出一人藏著
我身形目可見者也只是就其
近處守在下夫便是約而廣無
不平之化已寓便是施博節所
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
平也功大只在修身齊家之化

首效於人之意然內而百官象其德而萬民觀其治自不越此身範之間而天下自平矣夫以身倪天下其守約為何如者乃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信乎為守約施博之善道也近今有不可見人必先治己身而後可以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己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事雖異而理則同也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施博其為病就如舍己之田不芸只管將人芸田的一般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待其身者都甚輕如責人為子盡孝而自己孝不如人都不知愧責人為臣盡忠而自己忠不如人都不知勉顛倒謬妄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遠乎孟子此言專為戰國君臣惑楊朱墨翟之橫議慕管子晏子之近功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經為治者必法三代而惜乎古道既遠至今終不可復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回是邪曲孟子說聖人之德要其終固無優劣之殊而原其始實

從此說出個都理了故天下
自平不是修身了方可去平天
下也
人病二句是影語以引起下二
句人病人之病正對君子守
所求於人者重是天下平也自
任者輕不說修其身也正二句
皆是言句作喻夫不務守約而
務博施人之通患知此二善道
所以必歸之君子也而孟子可
知矣

堯舜章　此章示人之希聖當
論言要看性反之殊下二節詳
性反之事總是欲人盡性以希
聖之意
前章之言以道言此章之字以
人言謂堯舜乃性者之聖純乎
天而不假一人湯武乃反之之
聖盡乎人以合乎天蓋性是人
所固有的少有損缺便不是性
都可修而復之修而復之亦性
也故湯武與堯舜也歸聖人

有安勉之異以堯舜言之其知為生知其行為安行此乃是天生成的其初無虧欠反後來亦不假修習性之之聖也以湯武言之其知則思而後得其能則勉而後中此乃自己成習的其初雖有虧欠後來能復還本體反之之聖也所謂性之之事何如時乎動容之際則周旋曲折無不中理豈有意於中哉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與禮而脗合也時乎哭人之死則哀痛惻怛若不勝情豈有意於生者哉乃其天性之慈自然為死而興哀也所行者皆經常之德而無所回邪豈以干祿之故哉率性而行自然趨於正直非勉強要做好人以求聞達於人也所言者皆信實之言而無所虛妄豈以正行之故哉根心而言自然不期於信非勉強要行好事以求顯其言也是其優游於成法之中而不事勉強順適於天命之內而相為合一蓋性為安益之德如此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承上文說所謂反之之事何如彼天理當然可做法吉凶禍福明

動容貌言周旋以動作之細微由折言中禮者聖人雖勤哀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非識在是而聖人中之也此乃聖人純性用事存之而爲德發之而爲禮行出來自然由中故曰盛德之至爲父兄故而哀其子弟爲子弟故而哀其父兄便是有意哀爲生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爲懷惟知當哀而哀耳餘倣此常之德盡其道而無邪曲之累便是不回德本可得祿聖人則不爲干祿故少失修德自見所性之驗謂度不回而不回耳也偏之必非期必之必乃心口相孚也正行之行非行事到正之正乃言行相顧也有心正行以必思必顧其行義此學致皆要顯常光人言無不信非是爲正行故不安排打點要信自是所性之謹實不期信而自信耳凡此等聖人絶無心思矩謨費力

做命法所當自盡而命不可必得者也反之之君子凡一身所行如上文動容之禮哭死之哀經德之正言語之信雖不能自然而然々其心只知道天理中有一定之規矩當爲不可踰越而事之之所率循念々之所執守舉不出於此由此而獲吉與福是命之通也則俟之而無所徼求由此而罹凶與禍是命之塞也亦俟之而無所規避是雖未至於無心而亦不出於有爲義孜焉執焉之德如此夫以行法俟命之君子比於性之之聖規模雖有廣狹淺人雖有安勉然論道統則湯武同歸於統中論心法則堯舜不敢以自聖此是勸惕斷爲道學相傳之要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々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八尺叫做仞榱題是椽頭方丈是卓面羅列方廣有一丈孟子說

故謂之性此不必定是舜言而所性之事亦不止此四件只舉四者發个性之樣子耳

行法者此天理所當然的標準二有个規矩準繩俟命俟法度一般言行之一來不敢過那身爲律度也俟命兼吉凶禍福皆也受命者順受其正雖不計較吉與禍不之徼因避也不之避一無所爲而爲也所謂正命之人乃反之之聖亦何異于性者此亦不寔指湯武行法亦不必粘上四件而四件亦括在中性者純天之德反之體歸天之體也是性而已矣人能反求其故來之性依一一率性而行勿雜私欲所發所存者則由反之而性之盡湯武堯舜在我矣

說大章　此章言大人以進說之道言藉言說諸侯者不當有所畏下簡義其所以不足畏

今之策游談之士欲進說於王公大人之前者往々視大人太尊視己太卑不勝其畏懼之心所以理爲勢屈而言不盡意耳自我言之彼雖尊者那進言之人只合藐視而輕忽之切勿將他巍々然可畏之氣象存在眼裏則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矣所以然者何哉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不過宮室華美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後廢之事也食前有方丈之廣侍妾有數百之衆不過聲色靡麗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飲食之事也般樂遨遊而飲酒驅騁車馬而田獵且從一出遊則後車隨從者有千乘之多不過快意遊觀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荒亡之事也夫在彼之聲勢氣燄赫然動人者皆我所不屑爲而在我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所抱負操持皆千古聖賢之法制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矣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吾當藐視之也是時戰國遊士意氣非不盛談此非不高然其心只知有諸侯之尊而多方以中其欲曲意以希其寵所以到底

一作嵬

大人以位言說者爲其巍々乃輕當賢而非輕大人也緊要在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上勿視其巍々正是藐之不見處最上語做得個二句要一氣說室高二句言室之華食前一句食色之美般樂二句宴遊之樂此等事皆極一時之赫奕然大君子得志有決不肯爲者蓋士君子得志全要澤加于民豈忍忘一人之欲以肆于民上耶若者得居其位以行吾志古之制三字作數百古聖賢之節儉規矩準繩爲中天然之則宮室廣于外以此自律而彼之宮室修而食色樂逸作遊敗之爲在彼者非法則所當然之藐乎小耳吾何取斯長而動其心哉說者謂自孟子言則古之制不外仁義是也何足孟子語意只就論說大人者當如是耳本文雖有渉字此字未

止成就得順從之妾婦而孟子獨能以道德自重義命自安安其爲狂瀾之砥柱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是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孟子說人之有心乃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然養心之功不可他求只要見得心本至虛而爲欲所累心本至靈而爲欲所昏將一身中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縱而無所節制這便是養心極好的方法若儲一生學問一生人品皆係於此如使其爲人也能知養心之要而爲寡欲人焉則外感不雜內境常清泰宇定而天光發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不過暫失之耳不亦寡乎如其爲人也不能知養心之要而爲多欲人焉則物感既擾中心無主嗜慾深而天機淺心未有能存者也雖有存焉不過偶得之耳不亦寡乎夫人心道心迭爲消長如此信乎養心莫善于寡欲也然寡欲不特可

若要說自己擬勿泥仁義更深融方出公道德性命心之精微精粹文章事業之制度稍之補只稱于自以己之長若人之短恐未然

養心章　此章欲寡欲爲存心之要求欲把欲字看得分曉則其宗自不錯處欲字上凡耳目之欲還要上從上去此謂欲非不謂寡皆謂無欲者未能無欲者言欲予所謂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者此則心之私欲人心之所不可有者也無本文不曰無欲而曰寡欲則知此欲乃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聖賢之所不能無者故只曰寡欲養心如何要着於寡欲寡之又寡所以養之也要看一養字要看是養涵養不然不道如丹家所謂文火孟子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皆心之發竅故節心之生機也嫌之固不是養

以養心而神完氣固亦可以保身況人君者心爲萬化之原身爲萬民之主其關係尤重而保守尤難寡欲之功尤不可不深念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晳是曾子之父羊棗是今之軟棗肉細切叫做膾肉曾晳在生之日好食羊棗既歿之後其子曾參每見羊棗思起父之所好便含道而不忍食蓋孝子不忘親之心如此公孫丑乃疑而問於孟子說肉中有膾炙果中有羊棗二者之味孰爲美乎孟子答說二者同皆可食論其味則膾炙尤美也公孫丑又問說膾炙既美於羊棗則曾晳亦必嗜膾炙矣曾子於膾炙則食之於羊棗則不食充其思親之心何忍於膾炙而獨忍于羊棗也孟子答說人之所好不同情之所感自異以膾炙爲美而嗜之衆人之所同也以羊棗爲美而嗜之此曾晳之所獨也惟其爲衆人所同嗜雖與衆俱

圖鵰其生機枯槁滅亦當是養能於此等不能無之欲爲此心之生機者顏回困厄不輟於不遂使欲皆中節則欲之所在乃所以爲此心和明之用而不是以爲此心之累心之生機淨活發願道是所以養心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二句正言其所以莫善也欲寡減是心存心不驟遷欲上去便存在胸中其爲人也多欲二句輕只反言以見其莫善其義原到

孟子曾章　此表曾子孝親之心首節是曾子不忍食親之食下兩節問而發其所以不忍之故不忍字重看

要看一句是記事之詞說食必思親是在羊棗所獨句見出還今雖有羊棗吾必不能食矣故不忍食之也

將支衆人所同嗜同則無以見嗜親之所獨而以求人親爲美曾子皆所同所獨嘗處獨則有以見羊親之所嗜而不忍之心激于中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得之諱名不諱姓二人所同也即羊棗之而不忍人所獨也一得之使有何著作證親之名參於云借人之名以諱詞稱之意不必云以發之名者其以敎孔安殷而不能論其言乎深存焉殷而不能發其傳偉之論且深存爲其盡亦不食羊棗也

孔子章　此章孟子實寫辨說邪之心上七節是言孔子所以思狂狷之意後我門五節言孔子所以思鄉原之故末節示人以闢邪之功通章重一道字讀者先要大中至正經常不易之道孔子深望中行以繼其教中行不可得思及狂狷者爲其可以傳道也其惡鄉原者爲其有

食而不忍之心自無所形惟其爲父之所獨嗜則觸物有感而思親之念自不可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譬之諱名者敬親之名而不敢犯未嘗并親之姓而諱之非重於名而輕於姓也蓋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可諱也知諱親之名不可槪同於姓則羊棗之思豈得並及於膾炙也哉夫觀於思其所嗜既可以見孝子惻怛之情觀於思所獨嗜又可以見孝子專一之念矣學者當體其心不可徒泥其迹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簡是志大而略於事進取是求望高遠萬章問於孟子說昔者孔子在陳國之時知道之不行嘗自歎說我初周流天下其爲行道計也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蓋吾黨後學之士大段資性狂簡激昂於意氣而闊略於事爲究其志直欲進而取乎古人終身以爲鵠的不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儘可副我傳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士而曰狂未便是高世絕俗之品乃孔子在陳獨思魯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答說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始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嘗說道之所貴者中誠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古之願也今既不得其人其必得狂獧之士乎蓋狂者志向高明而與學其進獧者持守貞固而有所不爲得這兩樣人激厲裁抑之庶幾可進於中道也觀孔子之言如此二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無傳不得已而求其次此所以思及於狂士也然則狂獧雖未至於中行中行而下固賢之最高者矣孔子思之何莫非爲道之心哉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以亂德也孔子欲絶此亂道之人只有反經之功

狂簡是自其人之辭往則必簡二字不可分疑取節志大也便有略於事在內不忘其初如云還有不覺人將說遠云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甚無謂且此四句是述言只空空說過說曾孔子本旨求諸萬章則不反此矣若使說孫恢與下學二節何得何思句言何不思其上自有不足之意

孔子下當補曰字四句是述孔子之言頂進取作行之士是志繇後今者中行不可得而思便下注又思及于獧皆中行之次也狂者志向高遠氣象廣大混律小失不之物使得人發則循者較心思意一乘激不顧礙則狹隘不近于人故皆可進道故想之然亦且空言故過若說道學也不消并問了豈不費二句是孟子上自敢問其次三字承上說來獧是狂狷者獧宜云其次者指狂士孔子本意在狷孟子特就你何思狂士意重狂邊此段看得與次狷皆狂士原認爲意是潛二拘泥者此耶不然矣

何如斯可句是問何等人方可叫做狂是孫等指其人以實之何以謂之狂是問狂之實行處其志二一字徵之象二然曰相連讀於字與行字對看本文只言其志說曰嘐嘐志大言大者人之志常於言見之不應不可說大是只是爲言大了行却掩不過正見其志大非聖同也要謂乎孟子發傳勸曰古之人數得者也上却以平二所當行而考之也此正是皆以狂之實例論所謂狂簡進取不忘其初者

亂友莊讓孫同行者只一味慕做古人只有作樂縣殆但

者也

琴張曾晳牧皮都是孔子門人嘐嘐是志大言大的模樣夷是平掩是覆蓋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狂士之思固非聖心之得已然當時在魯之士亦多矣敢問如甚麼樣人斯可謂之狂士乎孟子答說當時孔子弟子在魯者如琴張曾晳牧皮這樣的人品俱是孔子之所謂狂士矣萬章又問說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實敢問何所考驗而遂斷之爲狂也孟子答說欲知狂之所以爲狂惟於其志願觀之則可見矣其志嘐嘐然誇大卑視當世之士以爲不足稱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考其所行則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踐其言平日之自許者都多有空缺處不能一一掩蓋得來狂之爲狂蓋如此此則踐履雖歉於篤實而志願則極其高遠稍裁抑之至於中道不難矣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又答萬章說孔子之思狂士固有取於志願之高矣乃其思及於獧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下狂士最高這等樣人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不潔之士揀擇謹嚴廉隅不肯少貶一切卑汚苟且之事有玷於行者有浼於名節者深惡而不屑爲得這等樣人而與之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此所以謂之獧也以中行之事律之下狂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矣夫中行不得而思及於狂又不得而思及於獧此取人愈恕其爲道之心愈急而愈切矣是豈孔子之得已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憾是恨原字與愿同是謹愿的意思踽踽是獨行的模樣涼涼

己夫欲然行有所不爲其狂不揜處雖是狂者之過亦足見他心事光明磊落不作些子蓋藏回護自與鄉原隔然媚世者迥別仿此說是入道之基若能充念時屬器稱求節中行矣此孔子所以思也獧孔子思狂全是與他遠思獧原譏狂並斥其言行不相較爲多時說每於不掩句十分說衆了亦欠斟酌〇此論狂獧

不屑不潔以不善之事爲不潔而不屑爲之此何等謹守與之在傳道上說又非次言此等人是又中行之次也不可云狂之次亦不可云孔子所思之次來稱孔子所以思獧

欺認鄉原者曰獧若不屑不潔雖是進乎可未彼得近在聖人之志以其知恥不可從激勵鞭策便此一格方可

是源閒是閑藏萬章又舉孔子之所惡者問於孟子說孔子嘗云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之門不肯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惟是於鄉原之人爲然蓋鄉原之爲人似德非德實害乎德方以其不見親爲幸何恨之有孔子深惡鄉原之人若此敢問其所爲何如便稱之爲鄉原乎孟子答說欲知鄉原之爲人惟觀其譏狂獧之言可見矣其譏諷狂者說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論大而不顧其行行則略而不顧其言每事便說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慚耶其譏誚獧者說何必如此踽踽然獨行涼涼然寡薄斯世之人一無所親厚爲哉人既生於斯世則但當爲斯世之人使舉世之人皆稱以爲善人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違衆以爲高哉夫觀其譏狂獧之言如此既不爲狂者之絶俗亦不爲獧者之潔己惟閹然深自閉藏與時俯仰以求親媚於一世之人者寔乃是鄉原之行也孔子所以深惡之者蓋爲此耳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

與入道故曰又文

狂獧外又有鄉原一等人故又因孔子取狂獧而并問之發問至在來二句總即中道也德之賊在非之無舉數句方見之詳似德非德意亦未可露

何以是嘐二五句是譏狂行何爲可是踽獧何以言何用如此也字不顧行大言而不顧行之不及也行不顧言屬於事爲而不顧言之難從也不見親厚於人言不爲人所親厚也生斯世也三句是摹其志三句一氣讀下亦有若狂獧說可矣二字正與上面何以爲相明愿言何必如彼只要如此喜歡狂獧之偏也末二句是因其志而斷其爲人也閹然猶世者藏主南媚世以暫不散一句之言不敢一件灰惟之事要人都說他好是鄉原也只粘上句看

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萬章又問孟子說一鄉之人公論所出今一鄉皆稱爲原人是其爲人無所往而不謂厚矣謂厚爲士人之美行孔子乃惡之至謂其爲德之賊何哉孟子發亂人之處使心術貴於光明行已貴於正直若鄉原之爲人者明指其失而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舉之顯過欲伺察其惡而刺之則閉藏甚密無可刺之深奸惟是與時浮沈混同於流俗隨衆委隨苟合乎汚世其立心本無忠信之實而深情厚貌似誠篤不欺一般其行事本無廉潔之操而好名能讓恰似清介有執一般此正其閹然求媚於世的去處故一鄉之衆受其欺蔽皆欣然悅之稱以爲善人彼亦遂自以爲是居之不疑迷而不悟是以病根深錮終其身汨沒於斯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鄉原竊其近似而濟

根

一鄉非一人豈有公論也今皆稱其謹厚則其爲人無適而非謹厚矣人以謹厚稱譽亦譽於德孔子以爲德之賊何也何哉孫原說

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在鄉原結當出其非之者是大變戚使不改從舉當舉刺禁甚設之可舉刺之者是細微其不足所限之可刺的處亦何流俗之爲廉一無所觸怨合汚著公汚世之雖混而居無分體流俗枚汚世處一心不勝其好僞而竊忠厚之譽忠行不勝其苟且竊譽廉潔之爲則著不關于心而徇乎迹也此身所爲人欲違德過者他不被訴不從之實同流合汚從之乎聖人之色廉潔其實信廉潔托之乎聖人之定行所以來皆悅之後亦何其是獨衆樂過一世宗自以爲故而守

其本原在己既不覺其非在人又皆喜其爲非德之賊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惡之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告萬章說鄉原之爲人人皆稱之而孔子獨惡之非無謂也爲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嘗說天下有眞是者人皆知其爲是有眞非者人皆知其爲非此不足以惑人無可惡也惟似是而却非是反亂天下之眞是者此爲可惡耳試舉其類言之莠草似苗非苗所以莠爲可惡恐其亂眞苗也佞言似義非義所以佞爲可惡恐其亂眞義也利口似信而實非信所以惡利口者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實非雅樂所以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實非朱所以惡紫色者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不狂不狷似若有得於中行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實不可與入聖道將使天下之

紀一是道人公處
爲而後難解
好

其所以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抵調全在自是上不可與入道對狂獧看蓋狂獧有是意當足一線驗我猶使可入道鄉原非狂非獧而自以爲是矣何以聞其迷夫其蠱而與入堯舜所以爲德之賊

此引孔子之言以發鄉原爲德之賊首一句是冒以下正言惡似而非之實爲莠惡佞惡利口惡鄭聲惡紫悅都只歸重惡鄉原可佞與利口有別佞者爲中有才智本是不義的奉他邪柔點出一段道理全似義故亂義利口則是才智只是口舌有便給言辭似有信實正亂信鄉原不在不狷退于吾道之內似是而似亂眞最是害道孟子遂之特深

君子反經常以正經學所謂常道自綱常倫理以至事物細

人迷惑於名實而不知所適從皆自鄉原啓之則所惡於鄉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斥其爲德之賊者其意蓋可見矣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是常道孟子又對萬章說鄉原雖足以亂德而邪說終不能勝正君子於此固自有絶之之術焉彼綱常倫理之懿爲天下古今所共由者這便是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說所由盛也君子欲闢異端而息邪說只是將此常道見之於躬行施之於政教使之昭如日星坦如道路與天下共由之而已矣夫經既反而歸於正則化本端而民有所觀感治具張而人有所持循莫不勃然興起惟吾常道之是遵矣庶民旣有不興者乎庶民旣興起於常道則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彼似是亂眞之邪慝雖足以賊世而斯民灼然有定見確然有定守皆知眞是之所在自不爲其所惑矣尚何邪慝之足患乎觀孔子之思狂獧可以見傳道之心觀孔子之惡鄉原

徵皆有個不易之常道是前聖舜以來所傳之中道也此道原在人心自邪慝惑世誣民人心始爲所惑皆叛去而不反耳若子思拯亂救之害誰有反經一番反經抵正此常道來揭明之使向所叛去者今復反于常道而常道既復則庶民皆知趨向皆發興起于善是非曉然明白日就于中道日入于真醇節有似是而非之邪慝深藏悉露不有測識者不得而惑也況民矣彼然定指前原精說式而知傷變之類大非孟當量偏爲一試故稱邪說惡辨然明彰知邪參遷其心故下一旣字道一也得之于心曰德行之于天下曰經二正而民興則狂獨可滅中行可得向何邪慝足亂至于今敎王人心雖當匯歡爲辨賢知氏

羅康洲曰此要識聖賢辨著

可以見衛道之志其惓〻一念無非爲斯道計焉此孟子發其緒於萬章而又終之以闢邪之術此所以有功於聖門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見知聞知但指知道說孟子說斯道之統必待人而後傳而聖人之生實間出而不偶者嘗遡觀往昔世代凡幾變矣中間有數的幾個聖人大率五百年而一出道繫聖人者生不一時而道則相繼惟其有見知者以開其先是以有聞知者以繼其後也試舉而言之自堯舜以精一之旨相授受於唐虞而萬世道統之原實自此始由堯舜以來至於湯計其時蓋五百有餘歲湯由而堯舜之道統始有所傳非湯生而能知堯舜之道也由有祗台之禹道稷之皐陶此二聖臣者當賡歌喜起之時與堯舜會聚於一堂親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成湯得以其建中之極而追遡其執中之傳蓋聞之禹與皐陶而知之者也此湯之得統於堯舜者然也向非有

世道之機徹在開明人心以消其邪慝孟此道原在人心大中至正經常不易是堯舜的傳孔子推堯行以明其說全是此道中行不可得而惡及從偏黨鼓鼓有然可以為藏其整端全出無原來不狂不猖闇然為鄉原之行迹其心術真無奸猾之尤者而部署類於容中不求於來之邪說可惜首以非其實若子愚說亂道之害只有反經而已經正於上民心興起邪慝不期息而自息歟邪于所謂勞其本以療之之說也此是孟子一篇大主意

由堯章　此章歷數道統之傳由而會自任之意旨欲其歸諸末一句是實歎見知聞知之無人矣因之會歸事以及道矣其傳孔主此固未及詳方心修又云循而曾有乎爾是孟子以

禹皐陶見知湯亦安能上接夫堯舜之統哉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承上文說湯得聞堯舜之道固於禹皐陶有賴矣由湯之時歷數以至于文王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文王出而成湯之道統始有所傳亦非文王生而能知成湯之道也由有阿衡之伊尹左相之萊朱此二聖臣者當一德咸有之日與成湯交修終始親其道見而知之是以文王得以其小心之誠而遠繼乎制心之學蓋聞之於伊尹萊朱而知之者也此文王之得統于成湯者然也向非伊尹萊朱之見知文王亦安能上接夫成湯之統哉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承上文說文王得統於湯固於伊尹萊朱有賴矣由文王之時歷數之以至於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孔子生而文王之道統

見知自任道寄只六章見知上來堯未嘗有來道統在天地聖天有處於斯文定是絕二不絕見知聞知均任道統之傳者也見知則貴於當年聞知則異於異代實得盡歸功於見知耶況孟子本意未便以見知自任實以聞知自任今觀首三節中着若字亦自平說見知聞知的不可太拘發五百餘歲句亦不處生有常期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但賴見知聞知扶持人來大意謂由堯舜至湯歷五百餘歲之遠豈無有見知之者而可以相接者惟禹皐陶見知而知知之是天之不欲斯道之不續若湯則聞而知之是天之不欲使此道斷絕也見堯舜之道於是始得之湯矣見知只與聞三開設二知字空活看道統之傳乃心契神授之湯下二句歇此今也實從孟子中實體認其曰今

斯有所傳孔子亦非無自而得統於文王也蓋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者號附先後親炙其緝熙敬止之範有以見而知之是以孔子繼其道于數十世之下於賢者識其大於不賢者識其小覩耿光於未泯率斯文之在茲乃得聞而知之也則孔子所以得統於文王者又於太公望散宜生而有賴矣大由堯舜以至于孔子道統之所以不絕也皆賴見知者以開於前則今日欲傳孔子之道豈可無見知之人乎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承上文說由群聖相承之統觀之必有見知者以開其先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續而不絕也乃自孔子以來至于今論其時世不過百有餘歲夫聖人之生時若此其未遠也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所居之鄒魯壤地相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相隣而不可見也宜若有得於見知之

也去孔子之世僅百餘歲既非若五百餘歲之遼遠鄒魯相去又甚近其見聞有餘矣不止於世之未遠而已也然而猶有見而知之者顧乎顧亦豈有聞而知之者論乎道問見知之必有而響之聞知者尤近也奉民望是實見知聞知之必無不然非孟子之意且終頭之決無見知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何又言居之相近何則知其必不然也此見自當不易故屈轉

真者矣然求之當今之世其於孔子之已無有見而知之若禹皐之於堯舜伊萊之於湯呂散之於文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去聖人之世漸遠近聖人之居不知當何如者望復有聞而知之如湯之於堯舜文王之於湯孔子之於文王者哉然則文王以來相承之統其可使之寥寥無傳耶吾竊不能以無憂矣孟子此言雖不以見知自居而自任之意實不容掩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俟後聖於無窮也

閣老四書直解二十七卷終

四書章句集注鈔說（一）

提要

《四書章句集注鈔說》，日本平安仲欽撰，日本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元祿三年（一六九〇）序刊本，共十二冊。原係寫字臺文庫舊藏。每半葉有界欄十一行十九字，注文小字雙行。四周單邊。據平安氏卷首自序云，是書以其平昔隨得筆記為主，并混融諸說、間攄己意而成。其中《大學章句鈔說》一卷、《中庸章句鈔說》上下卷、《論語集注鈔說》五卷、《孟子集注鈔說》四卷。卷中有朱筆點號及批注。每冊首頁鈐有「寫字臺之藏書」印記。平安仲欽，江戶時代前期儒學者。

四書章句集註鈔說序

夫惟聖人之道如日月懸象山川呈形位育參贊之功與天地相依更歷萬古不可殄滅矣道之大也如此而原其修之以敎人之術則必以詩書六藝爲先然受學之者非從慣師友而親切講明純熟滋養則不能實體其理達其用孔門選卄篇語孟氏著七帙之書蓋爲是也耳而又大學其所以求學廣業之次第也中庸其所以體道驗功之極至也亦皆出于曾子子思之手矣四子之書爲六經之階梯亦於是可見焉故後世學者欲聞聖人之餘教而深造以道則其先務至要只在於四書矣是以兩程夫子表章發明而諄々以此諭人朱夫子又定章句集註上以著明聖賢立言之正旨下以使學者得有所持循而直入道進德繼徃聖開來學之功豈有過此者焉哉其爲書也朱子竭一生之心力以極乎精確不俟添隻字而其義自足矣辭法平易近實而理味深遠無窮故至其微音奥義則非有朱子之襟懷不能究盡若勉齋黄氏得其宗亦有白首猶不能了之歎爲是也其它及門承流之士下逮元明諸儒爲之說者不知其幾百家而無一足全取者況多妨本旨者乎然凡讀古昔書傳有大義旣達而內蘊未發餘味未竭猶有所旁照而明與正意相俟如影響者有句義語意略通而操縱未任已者初學之士不講之則末由涉歷煉熟而深思細味所見雖不失本義亦將終枯槁塞澁之境豈可留舍而不顧乎朱子文集語類之說多及此者固足以審本註之餘緒矣諸家之說最措辭簡潔裁義穩當者亦頗有所啓發且於通章之大旨及科段脈絡之辨起應開結之限與夫助辭閑字之解亦不爲無少補歟平昔隨得筆記漸成篇帙比來衰頹惛忘日甚困尋求其要領於是正文及註脚有所須論辨者鈔出其題顚而乃混融諸說以闡明其義間又竊攄愚臆以塡塞其闕雖諸家異本註之說然其有所不可舍者亦標一說存之凡十有二卷名曰鈔說竊擬晩學之所就正者有取乎此則庶乎一撤諸家囂々之說而其爲眼注意常得不外正路也然深恐其間尙有與本旨背馳者而貽誤之罪不能逭矣異日若得有明者不棄而討正之豈惟欽受賜之重爲後學之幸亦非尋常者著作所由如斯云

元祿庚午六月之望平安仲欽序

大學章句鈔說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此書之題號、章句者注之異稱、言分章句而說之也、書成而序之述所以作章句之意、朱子解學庸語孟四書、而學庸爲章句、語孟爲集註、蓋語孟是輯次之書、章句自明學庸元一篇文字、解之當以分章句爲主也、

大學之書（至）法也、

此節說大學書之大意○古之大學指學官、三代之時教童子以小學、教成人以大學、其受學之宮、亦稱爲小學大學、書所以記其教法也、教字一序

骨子、

蓋自天降生民（至）性矣（宋板無矣字）

此下二節說人生所以不能無教之故○降猶生也、天在上而下生人、故謂之降生者生生不絕之意、

然其氣質之稟（至）之也、

氣質之不齊謂有智愚賢不肖之異○知性之所有謂知仁義禮智之爲何者也、全謂知行兼盡以無虧天賦之本體也、

一有聰明睿知（至）其性、

此下二節說教法之所由起○聰明睿知氣質之

極美能盡其性全性之至、所謂生知安行之聖也、○古者王天下之人、必兼擧君師之職、治教分貼君師、治而養之是施教之基、故言教每帶治說、復其性、謂變化氣質而還其本性也、應上文全字、

此伏羲神農、（至）設也、

此字總上節、上說其理、此以其事實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爲五帝、繼天猶言代天、立極所謂皇建其有極也、堯舜使契爲司徒、以五教徧敷百姓、命夔典樂以加教胄子也、

三代之隆（至）有學、

此節說三代學制之盛○寖備者漸次而備也、下

敍至周大備之制○王宮國都、宮與都互文、凡設學在王侯之宮是爲國學、以別鄉學、國學大學也、別有小學焉、在宮者保氏掌之、在郊者爲成均、閭里門也、巷里塗也、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〻首有門、〻邊有塾、〻乃鄉之小學也、族閭爲黨而有庠、總黨爲州而有序、皆鄉之大學也、

人生八歲、（至）分也、

此節說古者教法之備○自王侯以下至於庶人子弟兼天下之小子、節儀節也、洒掃六者兼曲禮少儀之類、文藝文也、該得制度品目之類、文可以兼節、節不可以包文、按誦詩讀書亦是小學之定

課、此兩句以成文對作、偶不及之耳、○元子太子也、不稱太子關未立者、元士上士也、適子指適長以上所謂曾子也、俊々偉之義、秀謂才智秀出于等夷也、○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以知行人己對說、此書綱目各有所屬、大抵小學主藝儀、大學主道術、然小學非無德行、大學亦有藝業、但授之必循大小遠近之序、而以在幼時者爲小學、在成人以後者爲大學耳、○選士之法、自閭塾歷黨庠州序而外國學、公卿大夫元士之衆子亦所謂國子、而與凡民之秀並自成均直進國學、○學校學宮之通稱、但校鄉學也、節猶限也、

夫以學校之設至及也、

此節說古者教法所以能化人之意、○首四句兩如此分應上兩節、總贊教法之美、以意也、節目節度脩目也、以竹節綱目喩之、廣詳二字應前備字、其所以爲教謂其法所以爲世教也、躬行心得者德也、餘々澤、謂德化自然及人者、日用、日日所行用、飮食起居之類、亦可以包下彝倫、彝倫秉彝人倫、凡倫理皆乘人之常性而行、故謂之彝倫、此二句即所謂爲億兆之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蓋教法雖盡美而徒法不能自行、故又推說其所以能行、○無不學承上、廣詳二字說其學四句、承則上二

句說、性分即所性之分定者也、固有即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也、職分當爲、如爲子當孝、爲臣當忠之類、二句串看應上彝倫二字、俛焉以盡其力、謂俛焉力行也、知性分職分而盡其力、即知性之所有而求全之者也、治字兼教說、

及周之衰至後世、

此節說周末教法廢而風俗敗、孔子乃設教維持之、大小學之書有由來也、○首五句每句遞承而與上文相反、陵夷頹毀也、一說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上所化爲風、下所習爲俗、○孔子亦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然適于氣運之衰、天不命以爲億兆之君師、只得施教于門人耳、獨特也、非謂一人、先王之法兼大小學、以口從文爲誦、蓋當時文武之政猶布在方策、而教法或闕略、故孔子傳而顯之、

若曲禮少儀至者也、

此節說古者小學之書殘而大學存全書、○曲、委曲也、少猶小也、內則閨門內之法則也、弟子職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之類、支流旁派也、餘裔衣末也、小學之書殘於秦火而不全、故其法亦不明也、○此篇專指聖經、著顯也、非述作之謂、因著極盡四字言此書之所以爲書者如此、不必說作書之人

使然、因小學之成功、謂學術之至大至精、非小學旣成功則不能與之、且其以格物致知爲用功之始者、非無緖頭也、極規模之大、謂三綱、極其廣大而無所不包括、盡節目之詳、謂八條、盡其詳密而次序整齊、始終備具、此二句說法之所以明矣、

三千之徒、至其意、

此節說大學之書所由成、○曾氏兼曾子及門人之、又得其傳者、宗謂宗旨、宗正也、○傳釋經之名、義字帶說、曾子旣傳述聖經、而又發明其意、門人聞而記之、作爲二字兼此兩意、

及孟子沒、至觧矣、

此節說孟子沒而大學之傳泯、○曾子之傳子思、受之、而孟子又受之於子思之門人、○知、知其關世教也、此傳字稍淺、蓋程子之前、董子韓子之等、略知之者、而亦不多也、

自是以來、至極矣、

此節說孟子之後異端曲學蠭起、而世道極否、○自是二字、承孟子沒而其傳泯說、俗儒謂其學不正大高明也、記誦如馬融鄭玄之流、詞章如相如史遷之輩、此二者甚功倍於小學之詩書藝儀、而甚浩瀚、事愈勤而識愈雜、詞愈巧而心愈放、於脩己治人之道、無所用矣、○天理虛而有、老氏以虛無爲道、人心寂而感、釋氏以寂滅爲歸、此二者其高過於大學之明新止善、而甚虛詭、故修之者流于荒唐、淫于空寂、而失正倫經世之實業矣、○權變詐也、謀陰計也、如商鞅張儀之儔、術數、謂小道智數、々亦術也、如焦贑京房之類、以易占讖緯等事參致務、此二者似有實用而不正、經也、（權謀不正、術數不經、）○百家如瀾九流是也、衆技、如農工醫卜之類、或有皆百家之間者、或有不足稱家者、蓋諸家異端之外、多出于古者百官之掌職、聖教明于上、則亦能以其所長、助世務、聖化一熄、則各衒其技、以惑人妨道、猶月沒而衆星爭光也、○惑世誣民三

句、總承俗儒以下、蓋俗儒無用、異端無實、權術專主功名、而百家衆技、則不可一言以斷之、故以之流二字對上之說二字而語、一類然後總上三項言其通幹、以結之、○君子小人、主位言、言大道、人君脩身治人之道、至治之澤、是大道之流化也、○晦盲、不明也、盲深於晦、否塞不行也、塞深於否、反覆展轉、愈深也、沉、不可起也、痼、不可救也、○五代即皆季世衰時、非漸次衰弊者、

天運循環、至於世、

此節說程子應世運而出、繼孟子之傳、而大學之敎法復明於世、○天運二句、據易泰卦之義、言否

極而泰也、○夫子本大夫之稱、孔子嘗爲魯大夫、弟子嘗呼爲夫子、故後世尊師者因例曰夫子云、○孟氏只是孟子而稱氏者上對程氏也、傳亦大學之傳也、○表章謂表出于戴記而章顯于當世也、旣字自朱子排修之將言之、二程於此篇各有所改正、且伊川親正誤字、刪衍文、其發明之說則出于門人所記、○聖經賢傳之旨明只是說通篇之義明、二程未嘗分經傳、蓋伊川之本、首章仍舊文、而後面之編次、略依首章綱目之序改置之、旣有經傳之漸、故朱子亦以此言之、

雖以熹之不敏至補云、

此節說所以章句此書之意、○私淑朱子自以其傳程子之學比孟子傳孔子之道、聞謂聞程子大學之說、○其爲書指程子改正大學之書、放散而不序也、失闕亡也、○固不通也、陋寡聞也、采而輯之、謂採摭裒修程子之說、闕者其書之未完、其說之未備、略者其書之未整、其說之未詳、今朱子作章句並補之也、蓋朱子因伊川之改本而更考正十傳之序、裒格致之說、以補闕傳、其餘解釋多出自家之意、○僭謂侵分、踰謂躐學、國家宋家也、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序文取之、蒙引云雖曰僭踰無所逃罪、然實有補於國家之化民成俗、學者修己治人、亦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意、又云看大學序、不但可知大學一書興廢始末、凡人才之所以盛衰風俗之所以隆汙、家國天下之所以安危理亂、古之所以爲古、而後之所以不如古者、大要皆可得而知矣、

大學

大字音泰者導之之辭、即今太字、如字者對小之稱、古文無點二義通用、按釋文今讀如字、劉氏之音也、

子程子曰、大學孔子之遺書、（至）差矣、

此小序、朱子採程子兩語而合修之、孔氏猶曰孔家、非專指孔子、於今二句是說此書所以爲入德之門、而論孟次之一句直承入德之門說、不屬上二句、次字即次之次、非次第之義、由是是字却指大學、竝考程子本語可見、不差言由此書而入則得正路而進去也、

大學之道、（至）至善、

親當作新、蓋親之爲新、傳文既有明據、且大學親民以新爲親、金縢新逆以親爲新、古人通用明矣、○註、大人之學言其爲成人所學之道也、非解大學二字之義、蓋明德以正其本、親民以弘其用、止善以盡明新之極、何大加之、後世異端曲學非可得而比矣、道者從事者之所由也、○上明字兼知行、明德者人心之美稱也、德者以固有之美而言、人心之德甚靈明、故稱爲明德、註、人之所得言是人之所獨得而非物之所同得也、虛靈謂其無形而能感應也、二字混融無兩境、但人心虛故靈、非

凡靈者皆虛也、虛靈既有明意、再著不昧二字以正解明字、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之體段已足矣、然尚是虛擬之辭、故更言具衆理而應萬事以指出所以虛靈不昧之實、[illegible]理即萬事之理也、具應二字有體用之分、然此數句看以字而字者也字只是聯綿通串以釋盡明德二字之義、凡分析破碎之說竝勿用、○但爲氣禀所拘人欲所蔽、此爲字例讀如字、或讀爲去聲、氣禀之拘在有生之初、人欲之蔽在有生之後、本體之明本者元來之義、息與熄同、對明言之、未嘗息者以四端之情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知之、遂明遂字兼繼續擴充

二義、復其初初字指本體、非謂禀生之初、一（說、本文明明德之有復初之意、）○民亦人也、但此因在位而立言、故曰民、註、舊染之污只說物欲、然氣禀物欲必相因而有、故二者舉一可以相兼、[illegible]新亦使之明其德耳、蓋明德是人所均有、凡成己成物皆人生受天之職分、而所不能逃也、故明己之德、則又當推及人而使皆有以明其德、○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上字指所止處、蓋止字含見當止處而止之之意、故以必至不遷解之、然只是分未至之前已至之後而極言之、不必用過不及之辨、至善只是極好事理之當然是善、而其極處爲至善也、○明明

零　言

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皆字內總明新兩項說然其實包得天下之事皆在其內且曰當止而不遷則截得界限甚嚴卽是時中而已故就各事上看爲切當○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上是工夫以事言此是功效以心言互說盡之於事曰事理於心曰天理只是一理有零碎全體之分耳蓋天理本乎德性人欲生乎形氣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不克人欲則不能體天理曰盡其極曰無一毫亦極言之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言三者共爲大學之綱領也此大學亦以道術書非指書也三綱領若做三箇

箇

熟　着

綱領則止至善無所統之目且明新本一串物事故混說爲是

知止而后有定至能得

此節言欲明德新民以止至善者須先知其所當止之地苟知其所止則自然歷定靜安慮之境而得止之六者功效之次第但略有生熟淺深之異耳每句看而后字是難其辭以歸重知止矣○知止之前有許多知行工夫積功之後知得真的者是也但其所驗在心上定靜安慮是所由得之路脈並驗之行上而得則行之成也凡天下之事皆知其所止而後方纔有定然知行兼進亦有漸次知之愈明則得之愈深得之愈深則知之益明義理之精蘊豈有所窮極哉○六者之序知而志而心而慮而事而得只是取言之便其實不外一心○知則初覺之明定則明者立（一說定卽止義故不曰能而曰有）乃事事知決定如此則決定做到如此地位若有些子欠闕則自立住不得也靜與安則立者熟靜是定之深雖動亦靜也（註云心不妄動）安是靜之廣無適而不安也慮則熟者神安之妙境蓋從容閑暇明快自在則凡微者看得顯遠者看得近事愈變亂而理愈條達所以處事精詳也得則渾然成脫至善爲已有而與心混一無有復存亡出入之端矣

物有本末至道矣

凡出天造爲物繫人爲爲事明德新民在此節以人與己立言故並以爲物而對止善之爲事耳若主明與新而言則亦事也○首節曰明德曰新民人己本末之序既可知次節又以知止能得宗右知行始終之次遂總結云云其辭雖沉而意正指明新知得便從事於大學者知進爲當循序之大意○知所先後是就從事上解其所先所後非惟於講論思索中識其爲先爲後○此道字是凡物理之所由行聖賢所以行己教人學者所以爲法爲業古人緐謂之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格物、此節擧古人爲學次第、以叙綱領之條目、乃自新民之終、逆推去節次、尋出其所先、而究到明明德之始、以見末必自本始、而又本末中各有用功之序也、○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人劈頭知新民亦明德之所推、而以使天下之人皆明其德爲新民之至善、平天下之極功、而國曰治、家曰齊、亦由明德推之、可以例知也、且平者施政設法、而均齊天下之稱、不若曰明明德於天下者切新民之義、而教化之成、最爲足以見平治之極矣、○註、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也、此是會意解也、其明德字屬民、非正解本文、蓋單言明明德、則固明己之明德也、若言明明德於己、而對明明德於天下、則明明德三字渾爲工夫名目、而明德不專屬己、故本文明德說者或以屬己、或以爲民、皆非、○治不亂也、京師之中、朝廷之上、紀綱刑政、井井不亂、乃可推之天下、一縣導行、○齊不參差也、一家中、內外大小長幼尊卑、各洽其情、各安其分、截然整齊、無有參差、乃可倡率國人、使之視效、其要不過篤恩義正倫理二者、○脩飾也、脩飾箇身、使其言動應接悉得中正、周密而無些子偏歪疎脫處、乃可表正家人、使之矜

從教訓、○正不偏也、心主乎一身、而具中和之德、其本體自正、所謂明德者也、人能用存養省察之功、使其動靜感應之間、無些偏陂、而得本然之正、乃可以管攝箇身、而脩飾之、心字本雖就發用上說、然正之之功、必存察兼施方得、○註、誠實也、蓋誠對妄之稱、實對僞之名、心之所發、違其所知者、以僞字檢察、方切其旨、故誠字須訓爲實、謙者、心之所發、凡感來物、繼前念、皆有滿門、慊言自家快足、而非爲人爲之也、自欺、就其爲善去惡之意、未能純一、而裏面尚有虛僞處、但是非由人、而自家故容之、故亦謂之自欺、蓋人心本體之正、未嘗不

好善惡惡、然私欲生於形氣、而雜乎其間、是以心之所發、有未實者、意既未實、則非惟不足以爲善去惡、而反有以賊善長惡者、故先實其意、而好善惡惡、必要自慊、而無自欺、然後心可得而正也、實其心之所發、只是順文解義、又曰、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者、要其用功之極、必至此也、下致知格物註亦然、○致推致也、言推之而至於盡也、知猶識也、是看做實字、乃是別識之知、而非認取曉會之謂、使其虛字、則是如字、何待訓釋、且天下國家身心意物、皆實字、豈得知獨爲虛乎、蓋心兼動靜統體用、智是心之所以知覺別識之理、靜而體也、知

是心之明、智之用、而周流乎動靜之間、但其明之所照即是知之所知、又有虛實之辨耳、蓋人心本各有知識、但不能推極之、則其所未洞徹、猶有是非之惑、其所未眞的、又易至以自欺、故先推極其知識之量、使心體動靜之間、皆有以明盡、然後意可得而誠也、註其所知無不盡、知字虛用、明之所照也、○格物窮到物理也、註物猶事也、是以事兼物、不曰窮理而曰格物、是要人就事物上見得道理之實體、而不做一箇懸空底物也、蓋在事物之理、不與人心所具之理一、而皆吾知之所能別識也、惟未能究事物之理、故未能充知識之量耳、須

理　能

知格物即所以致知而非二事、特有零碎全體之分、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推得漸廣也、然此句不曰欲先而止曰在、不必分緊慢、猶傳文必先與在字混用、此處或以結句變文也、註究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者、言事物之理、各有表裏精粗之極處、乃要皆窮到而無餘蘊也、○朱子曰致知格物是究此物、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又曰外面事要推闊、故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己、故修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又曰意是動、心又是該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外如此、身脩是內外都盡、

又曰若論淺深、則誠意工夫較深、正心工夫較淺、若以大小看、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脩身地位又較大、又較施展、又曰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

八者工夫、其先後固不可紊、若其間取彼與此、一時並用、亦要先者必在先、後者必在後、若隨手舉用、則無害乎相先後、但生者漸以熟、淺者漸以深耳、不可說做一件淨盡無餘方纔做一件、若先者未能、則後者源不管也、

物格而后知至、至天下平、

或問云、此節覆說上文之意、覆說猶曰復說、非反逆爲順之謂、（蒙知註覆解其義同）而后字形出必先意語勢覆說而意實轉緊上文、○物格而后知至、分零碎全體之分耳、致是去推求與格並進、至與知對已、至全體盡頭處、註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亦是含意、（知字虛）○知至而后意誠、只是說意誠必在知至之後、與上文同例、註知既盡（此知字實）意則可得實矣、亦是含意推說本文所以言知至而后意誠之意、之皆發明不可亂之意、蓋誠意以下、逐節各自用功、故註至此說如此、○意誠而后心正、自此下求唯序不可亂、又含功不可闕之意、蓋知雖已至而意未誠、則無以爲正心脩身之基、下倣此、然亦是旁意說、○天下平言四方八表各得分願稱若遂

一無有不均也〇總註修身以上齊家以下是以本文先字爲上而當在後者爲下也非行文之序皆字指誠正脩齊治平六者此註是總說兩節所以條目應爲首綱領之義非謂以上節爲明新之目此節爲止善之目但首兩節有工夫功效之別而此兩節文勢亦可以工夫功效分之故各從類提點耳通論之上節格物致知亦所以求知所止也誠意以下亦所以求得所止也此節身脩以上亦德所以得明之序也家齊以下亦民所以得新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庶人（至）爲本

首言明明德新民旣以本末先後結之次歷叙明新先後之細目於是又就條目上指示其本所在而結之使人知用功之要然格致誠正皆包在脩身二字內則是申言明明德爲新民之本耳〇註擧此而錯之耳言擧此脩身之道推之家國天下之人使之亦皆有以修其身而已

其本亂（至）有也

上句承修身爲本而反言以決之本字雖承上說然此直指身字亂不修也末指家國天下治卽齊治平不者無此理也〇家固所厚而國天下亦非所薄但比之家而謂之薄耳未之有言未嘗有此事也蓋上文旣以本亂末治對說則不必復拘齊治平之目故又就末字發厚薄之義以決言治末之事亦不可不循推行之序也雖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而國與天下遠近之分亦可以知矣〇此兩節以明新收結八目而論其本末厚薄之序其不言始終之序者蓋析明新工夫爲八目則求知止而得之之序旣昭昭矣且始終還是本末中之事故再擧身與家以示其要耳傳文不釋始終或亦爲此也（又論于本末傳）

右經一章（至）如左（分註附）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蓋者疑辭

或問云正經詞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他無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者先民之言也故疑之（不敢質衆）接正經之文爲孔子口授曾子者朱子於序文決之只疑其或古昔旣有此言而孔子特誦而傳之耳〇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則者決辭或問云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合者則知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〇舊本謂爛戴聖輯禮記而鄭玄註之者也經文自正而錯簡在傳中程子所定指伊川之改本程子未嘗分經傳朱子始分

經傳更考經文別傳爲十章而序次之、○統紀者統綱也、總之爲綱、周之爲紀、文理者文段條理也、此以詞言、血脉以意言、文理接續所以血脉貫通也、深淺始終者十傳文例大抵始于淺而終于深也、

康誥曰克明德

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克字不必從或問着力說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顧謂常目在之也、朱子曰、只是見得道理常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

欽按顧是省察之至密而存養之所以得無間斷

者也、○訓諟爲審者、朱子以爲見得子細之意、○一說攝明德曰明命、覺語意森嚴、

帝典曰克明峻德、

此章三引書其意由淺而深、克明德是泛言、顧諟天之明命是明之之功、明峻德是明德之極而止至善者也、○傳文引詩書大抵斷章取義不必合本旨、其列引經傳者亦不拘其人之賢愚時之先後、只取其辭意以明經義而已、

皆自明也、

傳文本連書、故着此一句以下別新民之傳、不只曰明明德而曰自明者、意經文既有明明德於天

康誥曰作新民或問云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

下之言故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至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一說古人五日一浴三日一沐、此盤銘日新之戒其殆謂盥盤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名當書也、古者謂字爲名、然銘之用實不止此矣、○銘文分二段、苟日新句將頻往下二句連讀、日々已是無間斷、又日精神加倍、不是了語、朱子曰、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爲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欽按日新是一日新一日也、不惟去舊汚盤銘蓋借日々

去垢以寓修德日愈新之意、乃與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及湯之聖敬日躋者合矣、故或問亦引此以說之、○明新本一理、作傳者見經文於新民曰明明德於天下、而知夫自明者亦可以自新民、故至於釋新民、乃首引盤銘以示欲新民者必先自新然後方可能之、

康誥曰、作新民、

誥言振起其自新之民、此言振作箇自新之民出來、使民有以自新耳、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饒氏曰、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術、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周邦之舊謂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註能新其德自新也、以及於民新民也、始受天命新命也、

是故君子至其極、

是故二字是引事以爲凡例之辭、君子泛言古者有德之人、用者不措也、極即至善也、言古人不爲自新新民則已、爲之則必求其極而弗得弗措也、盖盤銘之自新、康誥之新民、皆求其極之事、果皆得其極、則於有若周詩得命新之驗者、是歷引詩書之意也、故結之云云、非以命新爲新民之極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古者王畿方千里、畿疆也、民指王民、○註、物各有文當止之處、即至善之所在也、此止字借居義言所、○一說、本文口氣、有道理當然聽人自止之意、

詩云、緡蠻黃鳥至鳥乎、

黃鳥鸝也、註、岑蔚、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蔚薈、此詩本興體、今引來是比體、○於止言於其欲止之時也、知字兼能得意、

詩云、穆穆文王至止於信、

穆穆深遠之意、謂其德容不淺露迫切也、○緝者不容已之誠、熙者不可掩之明、猶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都是聖人自然之敬、與天地合德處、據理論之、敬之接續不息、即所以常發光明也、○敬止之註、亦承緝熙來說、無不敬即自然之敬、所謂誠也、安所止、謂其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止之也、敬以心言、止以事言、○爲人君五句、若欲以文王事實之、恐有不足盡之者、况註云、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云云、則不必就文王說亦得、○國人、百姓也、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信即論語敬事而信也、亦是人君止仁之一端而已、○仁敬孝慈信五字、即或問所謂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者也、

詩云、瞻彼淇澳至忘也、

淇水經衛曲處、○此詩本美衛武公之德、然傳者斷章引之、且盛德至善、既是聖人地位、而不惟爲賢者之事、故斐君子、註無所指、○詩意自君子成德之後美之、而從其始所以成盛德之工夫說起、○註、鑢磨錯之器、鐋平刨之器、如今金剛鑽之類、石礪石也、○治之有緒言其用功有緒頭可繼而不紊亂也、○嚴密謂嚴肅縝密而一私不容也、武毅謂剛武勁毅而一息無間也、○宣著盛大、不必分貼赫喧、一說、赫者氣象充盛、喧者英華發外、○終不可諠、猶云到死不忘、不必兼後世看、○註

講習討論者講明重習討究議論也、既講習又討論之、纔省察便克治、講習討論有精粗、然不可分貼切與磋、省察克治亦然、但知行有難易、故詩人以切磋與琢磨分比之○恂慄戰懼也、蓋事事皆懷戰懼之心、則齊莊嚴肅之敬、必見于容貌施爲之間、觀者由外面而知其內如此也○註、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得者得止也、兼知止說、或問云、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德容者德之容貌也、兼得恂慄根于裏威儀發于表○或問云、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

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象）按此四字便是明明德而得止於至善者也、註、舉乃指其實而嘆美之、其實指盛德至善、蓋瑟僩赫喧、既是斐然之實、然只是德容之可見者且繫形容之辭、故傳者至此乃以盛德至善全指出斐君子之實、指其實即嘆羨之、非兩項也、或問云、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旣先得之、而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象）按民之不能忘句、起下節前王不忘之語以發新民之端、是亦文理接續處、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至）忘也、

此詩因上民不能忘而又引之、君子四句乃擧不忘之實句々含不忘之意、四其字皆指前王、賢其賢、謂寵章其謨烈、親其親、謂繼述其基業、樂其樂謂安享其太平、利其利謂便適其田祿、結句應詩意、非解詩辭、此以二字不做推原、只是詩之不忘前王以此數事也、沒世云者、以詩稱前王也、○詩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是推本前王在世時言之、故下文亦兼天下後世說、然本文親賢樂利、只是言後人得其所之事耳、所以二字與上文此以義同、思慕即不忘也、愈久而不忘、本文似無此意、然去聖愈遠而慕之愈深、亦情理之必然、蓋必如此解而後方可以說盡沒世不忘之意也、

○或問云、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咏歎淫泆、樂記本語泆作液、（或以作泆爲誤）疏云、咏歎者謂長聲而嘆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絶之意（象）按此言傳者連引二詩而釋之、以說止於至善工夫效驗、總是所以咏嘆淫泆止於至善之義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知本、

無情句是說無訟之由、蓋訟爭辨也、無情者知不得盡其辭而不敢構訟或强臨訟亦不得盡其辭

而自服也、○大畏句是說使無訟之由、大字是註中自然二字、若刑驅勢迫、則畏服人之道小矣、○

此謂知本、傳文結語例、此字總括上文言經文所謂物之有本而人當知所先者、此之謂也、蓋明德本也、新民末也、聽訟亦新民之一端、蓋人君無本而務末、則末竟不可治、由本而達末、則末亦自得矣、○註觀此言二句、此言二字單指聖言、是代傳者述釋聖言之主意、尚在結語前一步、非正解結語、如正心脩身二傳釋但例、此章首未出經文、必通讀結語然後、可以知上文明本末之義、故結語仍連本文、而註皆在後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或問云、其不論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耶、

此謂知本、

註、衍文、衍賸也、

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至）亡矣、（亡、與無同、）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至）理也、

閒謂近日、嘗試也、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錄）按此、正說

格致之傳所以不可不補之意、○言欲二句釋格致之義、卽物如卽事卽景、謂隨其所接之事物也、

蓋人心之靈、（至）盡也、

此六句、推格致之由、○人心二句、說人心至靈、莫不具知識者、此知卽所以別識萬物之理者也、○天下二句、說天下無一不可窮之理、而不可有一不窮之理也、○唯於二句、說人心本統萬物之理、然於物理、尚所未窮、故知識之量所未盡也、

是以大學始敎（至）其極、

此五句詳格致之功、○此段格致、泥釋所謂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也、○已知之理、謂旣會得而記在心之理也、或良知而知、或漸習而知、或小學而知、不可以一而局之、此知字雖虛而所知之理則實也、（已知之知、亦謂之知識、然非謂心之明、）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謂窮至物理之極處也、因已知益窮之、已字與益字相呼應、是亦混說格致二字之義、此三句是雖就一物上說、而窮探此之理亦要皆如此、○朱子曰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敎此心存、莫敎他閑沒勾當處、

至於用力之久（至）明矣、

此四句說格致之效、○久字與一旦字呼應、豁者開達之意、蓋天下之理、一本而萬殊、故窮理之功、積累既久、則一旦有豁然醒悟之時、而雖有所未窮盡、亦得衆理融會貫通爲一也、格致爲夢覺之關、亦於是可見矣○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言衆物之道理、表裏精粗所在、無不各各窮到也、表裏精粗之說不一、大抵表在外易見處、裏在內難見處、如道器費隱之類、精粗有淺近深遠之分、有渾淪密察之別、又有表裏中兼精粗者、同一道也、夫婦之能行者表中之粗也、聖人之不能者表中之精也、同一理也、對器之道是裏中之粗也、對費之隱是裏中之精也、又有精粗中兼表裏者、即夫婦之能行者聖人之不能者皆費、而其內各有隱焉是也、其他可類推矣○知者人心之神明也、物既格則知識極其量、而心之體用無不明、乃復本然之明也、全體之明謂其妙衆理者洞徹昭煥而萬象無隱、大用之明謂其宰萬物者泛應曲當而萬變不眩、此說亦可以觀動靜相涵之意、

此謂物格（至）至也、

此二句結上文、上此字指無不到、下此字指無不明、○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朱子曰、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

所謂誠意者（至）獨也、

毋自欺者克治工夫也、註毋者禁止之辭、乃是誠意者自家禁止、不是傳者戒人之辭、自欺云者添一云字是爲下文將會意解之也、知字不惟知其理、又兼粗能之之意、其去惡亦歸于爲善、故着一以字貫之、心之所發有未實即意之不誠也、（傳文解意之不誠爲自欺、既是會意、章句解自欺爲意之未實、又是會意、展轉相解、以歸正義、）凡人未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而其意違善從惡、只是妄意而已、未以爲不實矣、苟既知之、而又粗會爲善以去惡、然其意猶有未純一者、方爲虛僞不實也、乃是外面公、而裏面容些私、此便是做欺罔之道、今我故犯之、而非脅從、非過誤、非自欺而何哉、可自着而責者莫過於此、傳者不曰戒意之不實而變文曰毋自欺者、蓋甚言不誠之罪而使人知當深戒之也、朱子曰、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而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

欺之患也（彙）按自欺或以爲自欺已而與欺人對看、本文語意恐未至此、勿從、又按此自字勿輕看過、要知克治之切於是着力、蓋其欺也自爲之、則禁止之亦自由也、何難之有、不爲而已矣、但須用斬釘截鐵之力、方得、又勿誤認意字、謂外面都不管、凡所見乎視聽言動者、亦即是箇心之所發、須要皆克去其自欺之私、如顏子請克己復禮之目、而夫子使其禁止視聽言動之非禮是也、凡學理內外雖貫于一、然孔門教人、却多使就實地上下工夫、如以格物立窮理之法、以四勿示克己之目、以如賓如祭教存養之法之類、可以觀矣○知惡

三句是戒自欺者用力之準則也、好惡是情之名、運用箇情以好色惡臭者意也、故亦得以說意、凡此謂云者大抵引成語、自慊謂其求慊爲我而非爲人也、上自以我也、此自爲我也、有動靜之別○註、言欲自脩者至而爲人也、總解本文上五句、勿讀斷、實用其力謂著實下工夫也、下文詳說其用用力之狀、皆務決去以下、一正一反皆字貫下而以之字承之、以字繳上兩項、下並兼善惡說、苟且草率也、人字對上文已字○必慎其獨是省察之要、蓋人心發於內、而獨知處其誠與僞炯然不昧故欲誠意者、當必就此處檢察、而因此戒自欺以

便自慊也、此段釋誠意警策凡三、一曰自欺者要其嚴于克治也、二曰自慊者要其切于體檢、三曰慎獨者要其畏吾天君之明鑒而戒僞致誠、自不得已、皆是曾子喫緊爲人處○註、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朱子選著、凡慎字皆作謹、避孝宗諱、）此指獨字、獨知是所省處、審即是察意、乃慎之主意也、幾者獨知念頭幾微處、須知審幾是慎獨之至要、誠意下手之機正在此、此又是朱子喫緊爲人處、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又曰、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

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彙）按凡曰省察者、非察了即休、纔有所察便繼之用克治擴充之功、方濟事、克擴常並施、故本文雖無擴充之意、亦今合論之、

小人間居（至）獨也、

此節承上文結句、反覆其義而再結之、小人對君子說、間居之獨與慎獨之獨不同、然傳文只主獨知之義而不拘心迹之分、故亦以此承上文而說小人不慎獨之失、古文之體然矣、要之間居爲不善是不慎獨之甚者也○註、厭然銷沮閉藏之貌、

銷沮有蓄縮之意、一說銷沮閉藏、一字深一字、此言以下推說本文言意所由來、陰陽二字泛、不止閒居與見君子時、此字兼爲不善無所不至及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蓋小人初間亦非不知好善惡惡、然不能慎獨以戒自欺而卒陷溺其心、故閒居爲惡、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遂欲揜惡詐善以至欺人耳、○人之視己、一說見肺肝、不待君子、故泛云人、爲不善而人知之、亦不必待無不至、蓋念慮之發雖在隱微、必暴露于容貌言動之間、而人皆知之、亦自然之符驗也、况有欲揜惡詐善而實惡益顯者、可不慎焉哉、何益是求無益於得之意、只

言無助揜詐之力耳、○誠於中二句、是引成語以證上文誠者善惡之實也、○註、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朱子曰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而後能、然亦不可不監此而加勉也、

曾子曰、十日所視、（至）嚴乎、

此曾子平日之言、非爲誠意而發、因作傳而引之、故提曾子曰、十者十人也、○註、幽獨之中、亦心迹俱說爲是、

富潤屋、（至）其意、

此節言意誠之驗、以總結上文、○潤即潤澤意、屋有文采、身有光輝、即此、○心廣體胖、平說、然原其理、則德心體相承來、註、心無愧怍、因自慊而得之、乃成德之由也、朱子曰、心本是濶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意誠而後善爲己有、方可以語德、故君子必誠其意以成德也、○胡氏曰、此章分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爲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此章舊本通上知本知至結語皆在經文之末、程子移之下爲于正心章、而朱子從之也、○傳例八目皆兩兩相連而首尾相合、獨誠意以其

自脩之首而所關最緊要、故專其傳、故朱子於此章及下章末、發其有首尾接續而反覆相因之意、

經曰、欲誠其意（至）如此云、

又曰知至而后意誠、此句取其知至之後又不可不用誠意工夫之義、以明不功可闕之意、○心體之明知也、其所發意也、其力指誠意之功、謹乎此、此字亦指誠意進德之基、謂正心脩身皆以誠意爲本也、序不可亂、謂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謂不可半途而廢、○下章總註云、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著一亦字、可見此所謂爲

進德之基及功不可闕者亦有起下章之意

所謂脩身（至）其正、

正心工夫逆推則心爲一身之主、而所關甚重、故正之之功兼致知誠意、順進則知至而心既明、意誠而心既善、故正之之功只是整此二偏耳、○忿懥之著、懥怒之留、恐好陽也、懼樂陰也、憂患有內外之分、四者皆情之名、所謂心之用也、有者先有也、不得其正謂失本然之正也、蓋人心之德本至正而無偏邪、心體虛明、則隨感去應、各得其止、而不失本然之正、苟先有物在、而不察之、則虛明之體爲其所累、而應物處不能不失正也、經曰、正其心

者是謂使其用之所行、不失本然之正也、傳文則說心之用所以不正者由其體上先有忿懥等情也、未說其用功之法如何、○凡人心之發、喜怒哀樂之類、可以一名者爲情、其他思慮憶念所觸之影響、不可名狀者、皆屬意、或未來而迎待、或當時而執着、或已過而滯留、皆成先有之病、本文四者只是舉重者耳、心所以失其正者、是後情爲前情所累、而增劇減殺、支離轉變、亦不可以一二盡矣、○註、一有之一字、承上四字說、爲數目字、本文所有二字、與不得其正呼應、是謂任其有而去應事、故有字即有病、註有字對上無字說、則未受病有

而不察乃成病也、察亦省察工夫、但不必說察先有否、只是臨事提醒、則先有者不得爲害、而方應處不失其正矣、欲動欲字輕、所謂人心也、動謂妄動、勝謂偏勝、此二者生於前後兩情滚合之間、其用、指後情、正心工夫儘細密、雖不省察、未必便失其正、故註下一或字、○朱子此註一察字、是正心工夫下手處、最緊切而有力、補傳文未發之意、有功于學者大矣、蓋心是動物也、所失常在動上、故因靜而動爲正、因動而動爲妄、心裏先有物則既是動了、因是應物則動而又動、所以不得其正也、苟臨應物之時、向內一察則靜了一番、所先有即

消脫、或其不可忘者、亦爲之整理、而不得亂後來之動、乃如無有一般、任他百慮千思之間、耳目並用、手足並施之時、亦屢察不已、則庶乎其正常存而不失矣、

心不在焉（至）其味、

心不在謂放而不存也、此一句明示正心工夫、在主靜而操存之、但此處欲發心不正則身不可以脩之意、故下文特舉心之用切于身者論之、視聽食是耳目口之作用而屬身、見聞知是視聽食之精神而屬心、此三者心失其正之甚者也、然心一不存則不檢其身之患、必至此矣、夫人心存而不

放則湛然虛明而裏面不容一物是其用之所行所以常不失其正也、兩節雖似文不屬而意實相串者亦可以見矣○註無以檢其身檢者拘束管攝之意、此句貼本文下三句、察亦省察也、但上註察字在臨事時、此察是提撕喚醒之全法、兼有事無事、此字指心之存否、敬即操存之要、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之意、之字指心、心體直于內則其用自心于外、內直斯正常存、外正斯身得由脩矣○正心之功主操存、註中敬一字即是所以操存而兼省察貫動靜而主靜也、然操存之所以無間斷則又却賴省察之力、省察工夫雖爲動亦歸

其功于靜、此察字比誠意之察更精密、（緣註加一察字、）所主在助操存之功矣、要之、人心實無出入、所謂不存者只是指心做主不定之時、夫心是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人能持敬則心常主箇身、所謂存也、不放也、乃動靜語默所以常不失本然之正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密察此心之存否、不必說檢察心之存否然後能存之、只是爲心有存故、故常加省察、察則心便存矣、

所謂齊其家（至）鮮矣、

脩身工夫、逆推則身是治家國天下之本、所繫甚大、而格致誠正、亦皆所以脩身也、順進則意誠心正時、所以主箇身者、都已鍊成、故只至於心、併箇身而言動應接之時、更審一番而使無用情之偏耳、不可局內外而論之、（有心動而身不隨者、無身動而心不隨者、）○人謂衆人、是借粗形精也、五其字屬我、敖是簡於爲禮、惰是懶於爲禮、一說敖惰只是常情之所忽、如卑幼婢妾之類、五辟只是說身之所以不脩者由有情之偏向也、○故好三句是捲上文而咏嘆之好惡不必分屬五辟、知即不辟處、非不知故辟此

二其字屬人、通節主意使人知脩身工夫在臨應接之時、戒其好惡之偏、○註、五者在人人字、即所親愛等人、非我也、察亦臨事之省察、此亦朱子示脩身工夫下手處、

故諺有之、（至）苗之碩、

此節以俗語證常情、人莫知其子之惡、緊接上文好知其惡者鮮、子即家人、是言身不脩之害以發家之不齊、正與正心末節同例、諺語本兩平、此引之、獨主上句、非竝以爲家事、一說莫非一定之辭猶云莫或知之爾、應上文鮮字、○註、溺愛兩句、依本語平觧、或是引成語也、○脩身工夫只言接人

之辟者、舉此以例其餘耳、須要凡處事應物視聽言語威儀容止、四肢百體、所動所觸、雖細微事、皆加審察而無偏歪跛脫處、

此謂身不脩（至）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此章只言好惡、蓋脩身以推家國天下之道、不過與人同其好惡、故於脩身啓其端矣、

所謂治國（至）衆也、

此節究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々不可教句反言起下、脩身即所以家可教者、故註以此解之、人、民也、無之者決言沒有此理、此句就含家可數則

可以教民之意、故以君子句接之、不出家謂身不出家、此教字且以風化言、未說法令刑禁、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以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字、○孝者三句、只是明家國一理、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之緣故、一家之中、有父母兄長子弟僕隸、故言孝弟慈、夫孝弟慈者家道也、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衆之慈、是國道、而所以聯絡君臣民之交者也、家國之道一理、而皆本于人心之同然、故人君能以孝弟慈脩身教家、而家齊于上、則其化自成于下、入則孝弟慈、出則忠順惠、而國莫不治是、若正論其教國之法、則孝弟慈也、忠順惠也、亦皆教脩之所當備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至）者也、

如字在書爲戒令之辭、言保民當如保赤子、此引來爲形容之辭、言施慈之道如母之保赤子、保是愛護意、上文說教國之道本于脩身以教家、既有推本之意、故此節引書、專論立教之本、本即孝弟慈也、此舉慈以例餘、本文只是說立教之本不假強爲耳、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朱子發言外之意猶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蓋必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弟慈皆足以法而成教之本於是立矣、

一家仁（至）定國、

一家仁讓中有脩身教家意、興即下章註所謂感發而興起者、即教化之效也、（興字不先解于此者可疑、或爲下文機字可見感發興起之意也、）貪是貪欲、戾是背理、貪戾是仁讓之反、作亂是不仁讓之極、仁讓言一家、貪戾言一人者、或問云善必積而後成、雖小而可懼也、其機如是、承上文嘆之、機字自一家一人一字看出、如此二字有迅而不停留而不爽二意、○此謂二句是引成語證足其機句、一言不必爲君言、○註、此言教成於國之效、々是效驗非功效、須知本文重與仁讓及定國、而作亂僨事特帶言耳、

堯舜帥天下、（至）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起頭宜先說同是民也、堯舜之民好仁、桀紂之民好暴何也、引堯舜桀紂只要說出民從所好意、非以此證以一人定國之實事、帥謂以身教率天下、上之所帥即其所好、而民之從、亦只自好之耳、帥從二字、並自外論之之辭、非謂君民有此意○其所令二句只就桀紂上說、蓋桀紂所令、亦未嘗不善、只是民不從之、而從其好、正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者也、○是故二句承上二句、而正言之、堯舜所令、如其所好而民從之之意、隱然見矣、求責也、非罪也、俱是令下之意○所藏於身以下又承上二句而反說以決之、所藏乎身不恕謂所存於吾身者未可以推于人也、然責人之意非恕之本旨、本文曰不恕、故註因解上二句就正說恕義、下文方以不如是三字說不恕之意○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脩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然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

故治國在齊其家、

上四節明章首必先之意既足矣、故以此結之、但其餘情未盡、故下更引三詩以咏嘆而又結之、

詩云、桃之夭夭（至）國人、

夭夭少好貌、少嫩也、宜猶善也、謂相善也、（金）按詩意本見夭桃之華以興少女乃時嫁、朱傳云、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傳者引詩、只取宜其家人一句、而就治國者言之、不復干女子、

詩云、宜兄宜弟（至）國人、

諸侯朝天子、天子與之燕而歌此詩、蓋美之、亦所以戒之也、（朱傳之意）傳者亦只取一句之辭、

詩云、其儀不忒（至）法之、

詩人美君子、然不知其何所指也、儀字本威儀之儀、引來爲刑儀之意、正謂表而正之也、四國是四方之人、其爲父子兄弟、是謂其孝慈友弟也、（此章引之說已、諺解以父子兄弟爲家人、然本文其字在爲字上、故今不從之、）上二詩言家、引來推之國、此詩言國、引來本之家、共歸于一意矣、○陳氏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前四節意猶經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後三節意猶經曰家齊而后國治、然其使人知本當先於末厚當先於薄之意則無所異、故尾結亦與腰結

同文、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齊治合傳言身則家在其中、言家則皆根身說來、總見脩身爲本意、齊治平一道只有大小遠近之序耳、

所謂平天下（至）道也、

此二節說人君所以治國而推于天下者有絜矩之道、而後方得其平也、上老々以下即上章一家仁讓一國興仁讓之意、所謂上行下效也、然化家國天下之道無外乎倫理者、故亦以孝弟慈之行于家者言之、而應上章所舉之目、仁讓之實亦不過、此註提於影響、即其機如此之意、上字指國君民、亦國民也、註、感發而興起、有行之之意、不曰慈幼而曰恤孤、舉重以見輕也、不倍不相倍棄也、（一說）（如其兼也、）上章說人君脩身而齊家之道、即是國之所由治也、故上曰孝弟慈而下以忠順惠承之、立言切上、此節說人君能以倫理和其家則下各興起以身效之、故上曰老々長々恤孤、而下以孝弟慈承之、立言切下、愚按與孝弟慈雖曰是國治之效而尚在忠順惠之前一步、○君子指有天下者、絜矩謂絜以矩而平均事物也、矩字從平字生、似以此平天下則大有作用、所謂道也、一國是偏方、治

之猶下絜矩字不得、故至平天下方以此言之、○註、人心之所同、人字通指天下人、不獲不得其所也、物字彼字並指民、分願謂隨分之願也、上下四旁六面也、均齊所以方正也、此段註、猶易曰稱物平施、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八字只是以正方六面者形容絜矩以得平均之意、其實君民尊卑豈可同其分哉、但上下各得分願而無餘欠、則亦不害以爲平均如一矣、○絜矩即恕也、矩者心而已矣、心之德極方正、而亦人所同得、所以推得無偏頗無乖戾也、朱子曰、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也、愚按術之所以異者、曰化也、曰推也、蓋治國固非不用推、而平天下亦未始不因其化、但國親而狹、故言化、天下疎而廣故言推、各有所主耳、○此章唯本條民不倍以上、說治國之事、餘皆平天下之事、其間國字亦皆通天下言之、

所惡於上（至）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而欲平天下者用其道之榜樣亦因可見、故直結之曰此之謂絜矩之道、以應上節結語、○本文六段之事、不必就平天下者說、前後如交代官相似、左右如東西隣之類、毋以字最緊、正是反諸心而能度處、總之不過所

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言、不欲勿施、即所以推去所欲也、非兩事、○註、長短廣狹彼此如一、即是前註均齊二字之意、無不方、即是前註方正也、此條正解絜矩字義、故註亦特加詳耳、○彼同有是心而興起者、上節興起字、雖就國人說、然上行下效、天下所同、故此節亦以爲言、此句上似欠一語、蒙引欲取或問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三句以添助之、固是也、然朱子改正章句數次、豈可惜一語而從苟簡哉、竊謂本文雖解絜矩字義、而其道亦因明、故便結之曰此之謂絜矩之道、註亦無不方矣以上、依文詳說、字義已完、乃亦直承之、以彼同有是三句而說結句所以言此之謂絜矩之道之意也、○所操者約謂絜矩之術易簡、非獨指矩字爲約、○蒙引云、一孝弟慈而天下無非心、一絜矩而天下無餘事、○此章分五段、右第一段、

詩云、樂只君子至父母、

此下三節以好惡同民與否指出能絜矩與不能之實、而示其得失之效、○此詩燕享通用之樂歌、樂胥好也、樂只就在燕時容貌言之、亦只是君子稱呼、不重引來只取下一句、○好惡意脉雖承孝弟慈來、而語氣說得廣包下文理財用人等在內、

好之惡之、即與聚勿施之意、○註、愛民如子、即是民之父母、必併民愛之如父母句解之者、蓋欲兼說其效耳、或先言之、以對下節爲天下之僇而起失衆失國之意歟、

詩云、節彼南山至僇、

此詩刺特王用尹氏（吉甫之後）以致亂、尹氏失民望、鎬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註、不言興、蓋漏脫、夫可以例也、）巖々積石貌、赫々顯盛貌、瞻仰處、就有聆望與責備之意、僇刑也、（一說、辱也、）○註、好惡拘於一己之偏、與同好惡於民相反、

詩云、殷未之喪師至失國、

此詩是殷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配上帝、元只主德言、此引之主其位也、○得衆得國、還是釋詩意、而兼結上意、○註、此心指知國之得失繫于衆之得失、而敬畏之之心、欲字貼上文好惡之意、○右第二段、

是故君子先愼德至有用、

此下八節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之得失、而警戒其機矣、朱子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此節承峻命節說而起下文、但一愼字則根南山節來、言有天下者不可不愼、而當先者在德也、書云、克愼明德、註據此解

之愼者、卽明之也、有德內、寓絜矩同好惡意、此字卽指上所有而言、蓋有德則致有人土財用、特相因言之也、然旣是平天下君子、則數者皆其所素存、曰此有者、只是我能守固之耳、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人土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爲平天下之本領、而財則爲其末務也、不必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說本便含當愼意、說末便含不必聚意、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外本謂不知愼德、內末謂只知重財、蓋財在天地間、只有此數、上旣聚斂、而民窮、自然相爭相奪、民本不要爭奪、是上之虐政有以使然也、爭奪略有淺深、爭而不已、必至奪也、

是故財聚至民聚、

是故二字、承上爭民施奪來、重上句、下句只帶說、財散只是不聚於上、民聚亦是不離散耳、○註兩故字、猶云所以、與本文是故不同、

是故言悖而出者至而出、

是故字、又承外本節說、悖逆也、逆理之謂、貨悖而出、謂民爭奪而不已、則悖亂作而府庫潰散、如隋之洛口、唐之大盈是也、○彙按註得失以驗言、且泛說、

康誥曰、惟命不于至常、失之、

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民有土也、不善則失之者、外本而民散悖出也、但兩則字、見略側重下句、有得難失易之意、○註、丁寧者、屬付諄復也、蓋申言得失、丁寧反覆之意、旣深切矣、其得失之所繫、上言衆心、而此直指己德、其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至爲寶、

楚書楚語、一說、楚書者、楚之國史、自左氏集諸國之書爲國語、則謂之楚語、○此又承上文財貨與善不善、而說不外本內末之意、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至爲寶、

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止此）亡人只是自稱之辭、無以爲寶、言不以國爲寶也、仁親是思慕其親之意、以若喪者之、蓋仁親亦是善意、而語與楚書相類、故又引之、通上節共說不外本內末之意、康誥節旣結上文、而又引此二書、猶引詩以咏嘆餘意、○右第三段、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至殆哉、

此下五節、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而決天理存亡之幾、○此節求良臣之事、承上文惟善以爲寶來、○秦誓鄭氏曰、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

羣臣故作此篇也○若有一个臣是設爲巢望之辭、个枚也、兩樣人俱是大臣、斷々兮無他技、謂其德容之誠一而敦朴、渾如無才也、休々寬容貌、如有容言如物之有能容者也○人之有技以下說有容之實、若己有之、是必盡其用、不但渾忘爾我彥聖連類字、猶俊傑、是謂有德、以對有技、其心二句是好之誠也、寔能容之兼上二意、蓋如有尚是處擬至此方見其實、以能以此故能也、黎衆也、子孫黎民側重民邊、方得傳者引用之意、（禮記註顯子孫爲句、黎民連下讀、今從尙書孔傳、黎民爲句、）尙亦有利哉、亦曰殆哉、俱根若有口氣、来俾不通、謂使其所施行不通達也、善則惡之愈甚○金氏曰、絜矩者無人我之間、故能合天下之善爲天下之利、不絜矩者便一己之私而擁天下之善其利害之分遠矣○此下四節極論好惡之公私、此節人臣、次二節人君、又次一節泛言、傳者於此、都不管矣、

唯仁人（至）惡之、

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媢疾之人待之宜如此、仁人主平天下者說、放者安置一處、流者遣逐遠去、兩能字論語重大公上、此重能盡上、惟其公之至所以能盡之、註、深痛二字發能字意、

見賢而不能擧（至）過也、

命慢聲相近、命怠字相似、故未詳孰是○兩段緊緊歛、歸重到不能先不能遠上、一以怠忽、一以姑息、俱處置錯了、故曰過也○此註及下註不仁字並承仁人說、

好人之所惡（至）夫身、

此好惡雖承上來、而所該廣、身字對子孫黎民言、菑必逮身、爲天下僇是也○首南山有臺言好惡之公、節南山言好惡之私、而並未至其極、自秦誓分言所好之公與所惡之私、而仁人節承之言公所惡之極、以包私所惡之極、見賢節言不能公好惡而未至極者、此節方言私好惡之極、四節緊々相承、以論到其極爲主、故曰言好惡公私之極、

是故君子有大道（至）失之、

此君子與前章兩君子俱以位言、但前君子皆就本節中便見得其爲在位、獨此君子非通下節看之則不可見其爲在位、故註於是釋之、大道註必兼言脩己治人者、爲下文以忠信驕泰言其得失也、其實不外絜矩之道矣○忠信字訓、是明道語、發己、謂開發己心、自盡者無餘蘊也、人之盡心、獨不待人使而自我盡者爲至實、故曰自盡、信字兼言行、循物無違言循體事物而不違其實也、忠信只是一實心、但從心言則爲忠、從事言則爲信、如

首尾本末驕與忠反泰與信反○章內三言得失者首言天下之得失繫於人心之得失次言人心之得失繫於吾身之善不善末言吾身善不善之得失繫於吾心之忠信驕泰故曰語益加切忠信驕泰即天理存亡之幾幾即決處幾以上不可說也○右第四段

生財有大道（至）足矣

此下五節因上文說財貨極論外本內末之利害○此大道對聚斂小術言之乃上文大道中之一端耳下四句正是生財之大道上二者字指人下二者字指事註務本本指農務本勤道也節用儉

道也恒足內含兵凶一發亦可以支之意是就國用言而民之足亦可知也○生財足國亦是國家急務人君雖有土斯有財然不可無生財之道生財亦有大道此四者是也若夫外本內末之事則不惟不可爲而亦不必爲矣○註務本外本兩本字不同

仁者以財發身（至）發財

二句當重仁者上不仁只反說以發上意又不是說他有意散財亡身乃推其效之所至而斷之之辭盖仁者生財有道不聚斂而財恒足所以能得民心而身常尊榮不仁者惟財之聚而民起爭奪雖富逮身而不知也○註殖貨殖生也一云聚也

未有上好仁（至）者也

此節承上文言仁者以財發身之必然也好義終事即得民也事終財不失俱從好義來二其字皆指君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夫外本內末則財雖聚亦悖而出慎德好仁則財雖散亦不終失聖賢惓々警人之意至此益切矣

孟獻子曰畜馬乘（至）利也

獻子本是仲氏後稱孟氏不敢混本支也○註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四馬曰乘古者士三賜爲大夫始有車馬但下伐氷之家是卿大夫故知

其初試爲大夫者也察是料理意謂侵民利也畜馬乘只言雞豚者初試大夫未能畜牛羊也伐氷謂從固陰之處伐擊其氷以供喪祭（尸牀設夷鑑膳羞供氷鑑）百乘謂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車百兩乘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畜聚斂之臣乃又於采地所出之外多方裒取之也獻子所惡在此只借雞豚等形起耳盜臣聚斂之臣皆不可有與其寧有甚之之辭○此謂二句國指治國之道首一利字對義字是私利之利次二利字俱是順利之利但末一利字便兼之所安是也然亦非謂以利之有害見得義之爲利矣○上兩節義之爲利而利之非利之

將

意旣分明。此下二節引獻子之語而論之。以反覆證明之。義卽亦仁也。自其愛民而不聚財謂之仁。自其循理而不爭利謂之義。

長。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至）利也。

長君長也。小人。卽聚斂之臣也。○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一曰彼君也。言君將欲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國家也。（鄭注）一。刪上四字。（陸贄議）一曰此四字自用小人者之心言。（呂晦叔說）一作爲不善之小人。（伊川）（改本。註引一本云）（象）按彼爲善之四字旣難通。小人之三字又不可必以爲屬下文。皆在所疑。不可強爲之說。○盧氏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專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黃東父曰。小人者利之媒禍之種也。○朱子曰。雖有善者。善如而今說會底。（陸贄說作善人）○結句上以義理言。此以利害言。故註云。深明以利爲利之害○

右第五段。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九章齊家治國根脩身來。故只說敎化之事。凡因國展拓之道及措置之得失。公私之利害。皆在此章論之。所以推衍說許多事也。

凡傳十章（至）之也。

（象）按誠身之本。言誠意爲修身之本。胡氏曰。明書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大學抄說終

中庸章句鈔說卷上

〇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至）作也

中庸專論道之書故序文之始便言道學道統道統二字爲此序綱領蓋道學之有成者始得以與夫道統也孔子時異端之說未盛行至子思時則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失其傳也

蓋自上古聖神（至）來矣

上古大抵指五帝時統緒也系也欽按上自字原箇道所由出之詞蓋古聖人繼天立極即道也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是也下自字推道統所由

來之詞以上古聖神爲道統之祖也

其見於經（至）舜也

允信也執者執而用之也中是道之精微處就用上說授指道言

人心惟危（至）學也

欽按人心二句說執中者當用精一工夫之故惟精二句正說執中工夫末句特言其效耳（此止）上兩惟字是指示之詞下兩惟字乃責成之詞有要之意至矣無可復加盡矣無不該括〇眞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

蓋嘗論之（至）見耳

欽按虛是不塞靈是不頑此二字總說心之體段知是知識覺是省覺此二字專說心之發用（此止）心只是一也人心發於氣如人身耳目口鼻之欲是也故曰人心以其形氣用事時方有故曰生或其我之所獨而他人無與焉故曰私但未便是不好非私欲之私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乃在人心中爲之主宰而所以使其不得放肆者也人能由此而行則是率性之道也故曰道心以其自性命本然源頭處直流出來故曰原於性命之正二者皆以心之用言故至此不

曰虛靈而單言知覺矣人心無理以制御則易流於放蕩故危殆而不安也道心常隱見於人心中而難得主定故微妙而難見也

然人莫不有是形（至）私矣

危愈危則將陥於悪微愈微則殆幾於熄上言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爲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欽按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所爲皆天理人心用事而道心受制則所爲皆人欲天理便是公人欲便是私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至）差矣

本心之正、便是道心、朱子曰、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廢、（欽）按動靜主心言、而兼得一身云爲、便是言行無過不及之差、則中矣、

夫堯舜禹（至）此哉、

丁寧囑詞、再三示之也、戒亦告也、胡氏曰、中之一字、聖々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々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

自是以來（至）之傳、

（欽）按此段統字、將發下夫子之傳、而先設之、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數聖賢執中之旨、散出書傳中、

若吾夫子（至）舜者、

吾親之之詞、曰繼曰開、亦傳之也、

然當是時（至）其宗、

蒙引云、顏氏由博約之誨、而至於見所立之卓爾、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唯吾道之一貫、方見顏曾之傳、獨得其宗、而非他人所得與處、（欽）按宗者流派所由出、顏曾孟子皆以氏言者、蓋流派之義也、

及曾子之再傳（至）學者、

欽按再傳猶云重傳也、質證也、謂引前言以證其論述之意也、父師通指孔子曾子、蓋此書所引聖

言、意亦大槩聞之曾子者也、然子思尚及事夫子、則容有其所親聞於夫子、故不止曰師而曰父師也、（父師字出文王世子）又按篇中無曾子之言者、蓋曾子所言、亦莫非發夫子之意者、疑其言多在子思自言之間歟、戒懼慎獨、尊德性道問學、徹之顯、誠之不可揜、内省不疚、無惡於志之類可見、其專以聖言爲主、亦是曾子之意、故以師言混於自言而不嫌也、演廣之也、繹陳之也、蓋此書之爲體、聖言自言更互相次、以著作一篇文字、或先自立言而引聖言以明之、或先舉聖言而附自言以救之、總皆所以演繹中庸之旨也、

蓋其憂之也深（至）者也、

憂道之不明也深、故言之剴切、慮道之失傳也遠、故說之詳悉、綱總也、維繫也、蘊與縕蓄徹奧也、明盡二字、文總贊綱維蘊奧二句、

自是而又再傳（至）眞矣、

欽按子思之後又得孟子、即又重傳也、不必論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與否、言語文字、雖主此書言、而亦所該者廣、孟子沒後、如漢之黄老、晉之清談、是老氏之說、粗近理而漸盛行、至於南朝、白教禪學並起、則佛氏之說、彌近理而益盛行、老氏却衰、此處連說老佛者、豈文勢不得不然乎、

然而尙幸（至）心也、

漢戴聖集中庸於禮記中、此書賴以存焉、程子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緖、則子思憂失其傳者今得傳之、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則子思懼失其眞者今得明之、皆賴此篇之存也、（欽）按梁武帝唐李翺宋胡安定司馬溫公皆著書以論說此篇、雖在程子表章之前、然並未得子思之心、故獨以續緖之功歸之二程矣、

惜乎（至）之矣、

朱子石氏中庸集解序云、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

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按會稽石𡼏字子重、録周子二程張子及程門呂謝游楊侯尹凡十家說、爲集解、朱子刪爲輯略、

熹自蚤歲（至）其趣、

（欽）按受讀謂受于師而讀之、只就本篇而言、不兼集解、竊疑猶云敢竊置疑於其間、是謙辭也、怳惚謂無形象而有所見、（止此）要領是衣之要、衣之領、皆總會處、一說要如字、謂指要綱領、折衷謂斷其中也、支分二句、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卻相貫通、此篇分爲四大支、第一章中和、十二章費隱、二十一章天道人道、而卒章獨爲一支、凡三十三節、詳略相因、通言之、大支爲略、而章繼其後者爲詳、分言之、逐段相承之間、亦有詳略、或因詳而提略、或因略而致詳也、巨細畢擧、謂論道體而極其廣大、盡其細微、其間亦有漸次著、並擧而不遺也、（欽）按此後此書以下、說因章句以發明之、如此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曲暢旁通、是一樣一樣說、

雖於道統之傳（至）云爾、

（欽）按議擬議也、言中庸是聖賢傳道之書、而今我作爲章句或問、非是敢妄擬議自任道統之傳也、蒙引云、謂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而可以助後學之行遠升高、使其所立卑近、焉能梯航人於高遠之域哉、蓋亦所謂其辭雖謙、而其所以自任之重、實有所不得而辭者矣、

中庸章句鈔說

○中庸

註、偏謂不在中而在一邊、倚謂斜迤而不正、欽按心之未發湛然虛明耳、但此爲中之體故以無所偏倚狀之、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欽按不倚不偏之中猶衡之平、無過不及之中猶稱輕重而得其當、輕重之當還是由衡之平而得之耳、處

事之過不及、正是心體偏倚之所致也、故向上有養未發之工夫、程子曰、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朱子曰、中則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異、中如一物豎置之、常如一物橫置之、唯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按中豎常橫之說、猶地平生於垂準、○程說、不偏二字兼得不倚、或問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朱子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擧也、●按訓庸爲平常是對詭異之稱也、如子孝臣忠、庸言庸行、乃萬古通經、日用家常、此是平常之正義、若夫湯武之放伐、則事之變而非常、只是一時之權宜、所謂濟經之所不及者也、然非權以處變而使其與平常道理通合、則當是理不能常久不易、故總歸之平常也、正道二字貼不偏二字、定理二字、貼不易二字、（止此）道與理對擧之亦互文耳、始言一理、天命之性也、散爲萬事、知仁勇道德九經等事也、合爲一理、上天之載無聲臭也、天地四方曰六合、今對也、●按道體原大而無外、細而

無內、故放之則彌六合而達於萬事之理、卷之則藏於密而統於一心之德、合散只就理上說、放卷則以功用言之、（止此）其味無窮謂言皆有至理、皆實學謂言皆有實用、如管商之權數似有實用、而理味索然、如老佛之淸虛似有理味、而實用則窒、皆非所謂中庸矣、玩索謂玩其辭索其理、蒙引云、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然後爲玩索而有得、然後終身用之不能盡矣、

天命之謂性節、

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故劈頭便明個道以示人、必性教兼擧者、性道之所自出

也、教道之所由成也、而皆不外一箇道矣、故下文除却性教、只說箇道、此節命性道教皆兼人物而言、必以人爲主、然苟不兼及物、則於理便該不盡、以後章盡已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證之、則可見矣、三之謂非徒是解釋三者之名、有確然示人之意、朱子曰、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註、命猶令也、愚按此命字做實字看、猶語之知天命、詩之維天之命々字、天命本借君上命令而名之、故曰猶令也、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義訓蓋出于此、性即理也、自天所賦爲命、自人物所受爲性、一實而兩名、故直指曰即也、蓋古人說理字尚少、只統此理

而主宰之者謂之天、此理流行賦萬物則謂之命、此理散在事物而各爲其所用則謂之道、故平常說道字爲道理之泛名也、性只是以生爲義而謂人物受生乃有箇性耳、子思欲使人知箇道即是性中所具之理而本出於天之所命、故立說如此、後世此等字、皆以理爲通稱、故程子直指性之實爲理也、朱子曰、生之理謂性、此言兼得義訓爲最備、凡天下之至善而可尊可信者莫如理、故古人敬畏尊信之至、必每稱天稱帝分以性爲天命爲理、則本然之善不言可知矣、且天下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今曰命曰理、則雖不雜氣而言亦

未嘗離氣、故註釋性命並兼氣說、其義方完、孟子性善之論、雖明說出性之本、然未免有離氣之弊、所謂論性不論氣則不備者也、註、化生只是生息也、非一死一生、下成形賦理、亦皆化生中之事、但一賦字正貼命字、一亦字見理氣無先後、○朱子曰、率循也、不是人去循之、又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言也、又曰、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又曰、道即理也、以人共由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愚按注自然二字、正見不假修爲而道自有之意、非貼率字、人物各循其性爲道、人固自能由之、物則人之所服用、乃彼當由之道也、故物之所以爲道、却在教字內發出、方爲得旨、○註脩品節之也、品等級也、節限制也、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皆所以使之遵道而行以復其性也、愚按人物皆有當行之道焉、而人則爲萬物之靈、故各有參贊之任、蓋天化育人物、非人能裁成輔相而內修己外整理人物、以贊襄天功、則不得各遂其生成其義、是皆命於天之職、而具於人之性、所謂當

然而不可已之理也、然衆人不能知其品節之宜、而聖人爲之品節而開示之、則謂之教、亦是贊襄之大者也、若夫於萬物、亦皆有安養節制之道焉、鳥獸之類、雖有略知人道者、然聖人却不責之以人道、而只取其用、除其害耳、亦是在此爲教在彼爲道也、要之、亦各循其性而施之、非一、自所推矣、

愚○總註、經文三句、皆兼人物言之、而此獨言人而不及物者、蓋以子思作中庸、闡揚道、本爲人設而非爲物也、但推本性命之原、則不得不兼人物言之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節、

不可須臾離、不可是他心上不安處、非不能離之謂、欽按註道者日用句見其不可逃不可已之意、皆性之德句見其出所秉之彝而爲所好之懿、（止此）無物不有二句、二欄一貫而合看、言無物不有者無時不如此也、以時包物、而貼本文須臾二字、可離非道、只是決言其不可耳、欽按註若其二句、舊本作若其可離則外物而非道矣、今合兩註而云若其可離而安、則非率性之謂、只是外物耳、如此則其意最明顯、涇陽曰、不可離、是與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細認此念頭從何來、便識得本體、此處截放縱、使成無忌憚、便是小人、○戒慎二句、正與君

子平時存養工夫、以體道全功言、觀註當字是不專言靜觀、雖字則所睹聞可知矣、戒慎恐懼總是敬畏、不必分貼戒慎與恐懼、本文二其字以已不睹聞言、欽按不睹不聞、只是謂無所睹聞之事時、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指思慮未及處、實有事無事、凡方有所睹聞之事時、固當存敬畏、即雖無所睹聞之事、亦不忘箇敬畏之心、其無事而敬畏時所未發者、固已得其所養、至其當事而敬畏時、亦所未發者相因得其所養、纔是常々操其心而不放逸、已發未發而涵養之之工夫也、若夫省放散而收斂之、警昏惰而提醒之之類、是爲省察、然下

節慎獨、只就念慮事端方萌時言之、則須知無事而喚醒警覺之工夫、亦在此節戒懼中、皆是所以備存養之間斷也、凡戒懼慎獨、勿誤認主內而遺外、內外本一套事、人之言動施爲、莫非心之所注、若能向內用功、則制其外者、亦所以養其中也、非有兩項工夫、若能使其內惺々、則外面隨整肅、亦不待別用力、朱子曰、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如顏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段工夫、觀此言可以會其意矣、但學者之用功須要動靜相正、內外交養、無間斷欠闕而已、又按以戒慎恐懼分屬睹聞說者、謂無意義、亦可互言之、然聖賢文字、一不

可苟且看過、雖非大義所關、亦不可不以辨、義目陽竅而而外照其所及遠、故戒脩愼重而慮之也竅耳陰竅而內受其所入深、故恐怖疑懼而警之也、切、但在學者則亦不論睹聞與不睹聞皆當無所不用戒懼之功矣、

莫見乎隱節、

●按莫見莫顯謂動靜之間既有這事端出來、則自家冒昧不得而無隱顯之異也、（或問自占於心人之私、恐是餘）意、註隱暗處也、是以閒居獨處立言而兼心曲之中、纖細事也、是以事端之微者立言而兼念慮之才萌者交而言之、念慮之萌乃在心曲中、而事端之微則不惟在獨處時、總是動之微、所謂幾也、此非惟人不及知、雖己獨知之、亦所易忽也、故最加愼于此矣、細微之過、亦有動于身者、但其動之微者、尚非形跡可指之過、故註總之云、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顯字無形見之過、是顯乎所獨也、若常人則有不覺之頃、先動于身、然後方省其過者、凡身體之動、亦皆心之動也、勿誤認註跡未形之言、而為不管動于身者〇上節是故君子根道不可離來而說、不離道工夫已盡、此節故君子根隱微來、謂緊要工夫尤在獨知處、故又揭愼獨言之、朱子曰、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叫提撕、使自然透漏、又曰、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他、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又曰、如騎馬、自家常々提掇、及至過險處、便加些提控、欽按上註以存天理屬戒懼、此註以遏人欲屬愼獨、蓋天理是人性之固有、故要平時存養之、人欲則生於形氣之私、故要才省察則隨手克治、各就其重處言之耳〇戒懼固是存養、然存養者無時而不存養、非只靜時也、愼獨固是省察、然省察者緊于方動之初、非全屬時也、故章末總註、只說存養省察而不出動靜字、須知存養之功全而省察之功切而要、或問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朱子曰是、

喜怒哀樂之未發節、

白虎通云、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程子曰、中者在中之義、又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擬稱天圓地方、（止此）發字口氣最急緊々、從未發接下、不必添已字、中正之中轉而為中的之中、謂能得其尸處也、義轉而音又轉也、皆字尤要於件々中節、正如五味調而不偏、方謂之和、若一件中、尚不謂和也、朱子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又曰、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

視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按程子曰、纔思即是已發、蓋朱子所謂那所知所覺之事、亦以其未涉思故未爲事、所謂有見聞知覺者、猶明鏡止水之無心而能照物、若其有見而視之由聞而聽之由知而思之、則有所見聞知覺之事而屬已發了、朱子曰、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滚、若以爲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

又曰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兼按此說恐未是、文集一書、以至靜之時、有能知覺者、爲乃爲坤不無陽之象者、是的當矣、未聞亦然、）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或問喜怒哀樂未

發而不中者如何、朱子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爲私欲所勝、客來爲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底、又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心之體用也、此心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慎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然按人至靜之時、喜怒哀樂未發、則固是中正、而無所偏倚、自能湛然純一、炯然不昧、而莫不照徹、所謂靜中之動存焉、故及既發、隨其所應皆得中節而無過不及之差、當此時彼無偏倚之本體依然寓于其間、歷萬變而不眩、故能如此也、所謂動中之靜存焉、猶以等稱稱物、隨物之輕重、遷移錘子而取其平、則此亦是稱上原有之平也、使稱本不平、則輕重何所準哉、凡大化流行、一動一靜、其機互推迭盪、至於人身氣息動脉皆然、氣息不調攝猶或致病、況心之爲物、出入無常、寂感叵測、所以無時不用存察之功也、若夫氣質之昏濁、及無存察之功者、其未發之時、非頑蠢則放空、其已發之際非偏僻則妄亂、此其所以失性情之德、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也、○達道者其出於大本、而天下共此一本、故可通于天下、乃所謂循性之道也、然

按理歷萬古而不易道有顯迹而屢變易然其中節而和者則無時不通行故註於達道兼古今說所謂性情之德者中和二字是德之名狀大本達道是德之準實處不可離之意獨在大本達道上見之

致中和節

天高地下本來成位故註以位爲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自育故註以育爲遂其生如星辰順山川寧民安物阜鳥獸魚鱉咸若之類此位育也〇致推而極之也只是說戒懼慎獨工夫做到極處非謂上面工夫猶未致至此又推極之也兩自字兩以至於字便是推極之意約謂斂束精謂審察戒懼即是約了不是用戒懼去約也謹獨之精亦然[illegible]按自戒懼而約之二句從動說到靜其工夫全而密自謹獨而精之二句從微說到著其工夫密而徧（此與或問異然章句意恐如此）無所偏倚無少差謬是横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此兩節和字之解上文專謂情之和故用乖戾字爲切此則兼應事者說故用差謬字爲切朱子曰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〇註吾之心正是致中吾之氣順是致和性以心具故言心正情依氣行故言氣順（止此）[illegible]按天地之心是化育之主天地之氣是化育之具蓋人身之心氣與天地之心氣本常相通關故其所管之物事常管運于心而發動于氣則吾之與天地相感處邪正災祥以類相應是理之必然者也然章句不但論其理而直以心與氣實說方副子思本旨天地之心正氣順是所以致位育也亦必盡裁成輔相之道然後方可以得其實驗矣始由敎而入者戒懼慎獨以致中和中和已致則敎自我立矣蓋致中工夫便包得致和意然不致和則亦何以爲致中心正氣和天地位萬物育亦皆然體用動靜原是合一的道理故此節合說以結之〇朱子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又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illegible]按此亦可以言國家之位育所謂天君泰然百體順令者正是一身之位育纂引云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學者識此可以讀天下之書而論天下之事矣

右第一章所傳謂堯舜禹孔子傳心之法[illegible]按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隨處發見甚是虛活然性爲之實體故應用不窮而條理不紊程子曰性者道之形體朱子實體二字蓋本此矣戒懼至於

不睹不聞之前慎獨審於念頭事端將萌之初、是存養省察之要、去外誘之私、在省察之精充本然之善在存養之實體要者取書云辭尚體要、謂體實而不浮華、簡要而不沉濫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全章、稱孔子以字、或問論之詳、一說云、語出子思、而不曰吾祖吾先子明非一家私言、直爲天下萬世道統公之、爲對堯舜文武之稱耳、欽按此章於引聖言之始稱字以別羣弟子之記、則下面子曰不必改至於第三十章說祖述憲章、則復稱仲尼、亦見其用心謹嚴矣、○君子即是中庸也、小人所爲自然與中庸相反非已知中庸而故意違之也、欽按中庸是德之名、註不偏不倚三句以理言、乃天命二句以道言、天命所當然便是率性之道、精微之極致只是所當然之精微之極耳、唯君子爲能體之、乃以爲德之名也、○下節用一之字是分疏語、時中無忌憚俱在半爲上說朱子曰、當着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又曰、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欽按本文君子小人皆以人言、註有君子之德、有小人之心是承所以（中庸 反中庸）時中無忌憚說、非正解也、隨時以處中、是就見成而言、此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

○註中無定體三句、謂中因時以爲用、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理之平常而不易、正以其屢易不可常之故也、但此處未可以體用說、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此是推上一層工夫說君子所以時中處、欽按無時不中是說自然時中、이니 肆欲妄行便無忌憚忌字是戒慎懼字便是恐懼、○張初侗曰、堯舜授受一中而已、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着故曰時、此仲尼於中字下二註脚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是謂祖述堯舜

右第二章、性情自一身而言、德行兼事業言、朱子曰以中對和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指已發而言、以中對庸而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章、

欽按此中庸以德言、故知註過不及亦以資質之不中言、與下章過不及同、程子曰、世教衰民不興於行、舊說孝經民興行正義云、人起心而行之能字以體德而言、○此章上句無之爲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語、此是子思隱括、

右第三章、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

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不肖者無所象類、謂不才之人也、不明不行、爲道不屬人、知知其故也、愚按此章知行分析交互之意不盡、大槩不過總言道之所以不常明不行耳、蓋知者之過而道不行、如曾點雖見大意而有言不掩行之弊是也、其惟知之務、必至於鶩虛索隱、所謂知之過也、人非知則愚、愚者元不知有道、故亦不求率由之、非有兩段、愚者勿說得似自棄賢者之過而道不明、如子路雖勇爲義而有何必讀書之誤是也、其惟行是務、必至於直情苟難、所謂

行之過也、人非賢則不肖、不肖者非一、自棄自畫皆䟽以道爲難行、自暴自恣者則初不信道、故皆必不講明之、亦非有兩段、此正過與不及雖分屬四者而意則專譬賢知之過、愚不肖只相形而見耳、歟按註爲不足行爲不足知、非難知中道、而故不取之、是謂其所見過高而自以爲是、故皆以他爲不足取也、○下節兩句、猶風人遺興、意在言外之體、愚按飲食譬日用、味譬中道、知字含知行二意、人飲食者、非全不知味是謂知五味之正也、人能知味之正、則恐其偏勝者傷生、而不能不調和之、猶人知義理之當、則惡其邪僻者賊德而不能不

矯正之、鮮能二字蓋從上章來、註道不可離謂在日用之間、人自不察謂不知其中處、有過不及之弊就處事上說、○此章孟子所謂終身由是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易所謂百姓日用不知也、游氏曰、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

右第四章、此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其者必然之辭、有無限寓意、矣夫二字乃絶望之辭、而未嘗無屬望之意、註由不明當做子思原之、後做此、蓋孔子平日之言、本該得廣、子思引來爲

知愚之不明耳、愚按唯此六字、何必引聖言、意者上下尚有文而不切引用之意、故削去之、但以本不屬上章、故加子曰以別之耳、

右第五章、此承上章不明故不行之意而特舉道不行之話頭、以起必如下章舜之大知然後道可以行之意、但夫子之言初不爲中庸設、本是平日發嘆說話、子思采輯將來、以發中庸之義、其相承次第、亦止是其大意云爾、一說、朱氏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能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循中庸之方、亦知

仁勇之三達德、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首句虛說、下俱舜不自用而取諸人、正是大之實、但四句皆自人見之如此、舜乃不自知也、好問察並是聖人不自足之誠心、然非有所着心、蓋聖人心與道一、隨所感觸莫非至理、自然好問察之耳、隱惡句看而字見垂重於善一邊、註廣大貼隱惡、光明貼揚善人樂告乃餘意耳、兩端舉首尾而中間所該甚多、故曰衆論用中非執兩端之半而用之義均是善言也、吾隶執其不同的衆論自這頭到那頭斟酌參考取其中者用之中即至善者也、

用之於民是措諸事業也、註擇字在執用二字間、●按擇義、本要施乎行、擇之已審、故所行自至其極、至字無工夫、通章舜之大知皆就事迹上說、故註然非在我權度精切以下、却就歸舜德上、舜便是大知的人、故本文結句特揭舜而足矣、註知之無過不及依子思引用之意、道之所以行余在本章外見之第八章做此、能問察執兩擇中而方用之、則是非愚者之不及、能問察執兩得中而必用之、則又非知者之過、皆是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按此下六章、以三德爲骨子、但此意宜至十一章終方發之、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朱子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此此）兩予知、上是能料事幾於未然、下是能精義於毫芒、俱自矜之詞、驅而納者、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其明知而故犯、隱然若有驅策而不能已者、○擇乎中庸、註以爲好問用中之事、則是兼行了、不能守兼過不及說、●按知禍能擇並非眞能知能擇者、其不得爲知處、全在不知辟不能守上見之、人固有能擇中庸而力不足以守之者、然大抵不能守者非眞知之者矣、○此章擇守兩字、即

大舜精一工夫、饒氏曰、知爲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李仁壽曰、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而弗去是也、

右第七章、●按此章兩曰予知、是承上章大知說、雖曰予知而不知辟禍、不能守中、則皆予見其知之爲用而有資於行、此乃舉道所以不明之意端、以起必如下章顏子之賢能擇能守、然後道可以明之意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章、

為人句虛、下正其為人之實、通旨重能行上說、此善即是中庸、與前章善字不同、拳拳即服膺貌、弗失不止是行了、乃即其所擇者守之有終也、＊按註眞知二字對上章兩予知而言、能擇能守是眞知之實、非眞知之效、蓋顏子能用精察工夫以擇中庸、則非賢者之過、而其所知得眞的、其所擇而得能服膺弗失、則又非不肖者之不及、而足以發其所知、皆是道之所以明也、蓋賢者過高、固不以擇中庸為事、不肖大抵有三樣、自棄者則自知不能守而不必擇中庸、力不足者則雖知擇中庸亦不能守之、而不足以發之、自暴者初不信道、則又不肯擇中庸、總見道之所以不明矣、○朱子曰、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即是精一工夫）蒙引云、擇中庸自博文而來也、服膺而弗失則約禮之至矣、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蹈踐履也、謂以身當之、上兩章中庸就每事上說、此中庸就全體上說、不可能須說不比三者可以力而能、知仁勇乃子思之意、故註云、亦知仁勇之事、然皆倚於一偏、舊本作不必合於中庸、似更勝病、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之人欲、副墨云、夫子嘗大帝堯德、奉伯仁乎、唯其中庸耳、

右第九章、上言知舜知而後道可行、如回之賢而後道可明、已見中庸難能矣、故引夫子之言、以三者難能、明中庸之尤難、見得不可不強、以起下章也、

○子路問強全章、

問強與問勇、精粗不同、強是要立定脚跟去任道、○次節、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可以言南、此三句歷示強之所在、歸重末句、抑是歸重之詞、而字對南方北方看、強字上不必添當字、○三節寬者不拒人、而皆有以教之、柔是其所教者隨物性不齊、而不強其從也、註、含容訓寬字、巽順訓柔字、教不專是教子弟、如為人勸化諷諭、皆是君子泛稱善人、蓋亦是忠厚之道焉耳、聖人則教人不倦、亦有不屑教誨、犯而不校、亦有以直報怨、與此不同、朱子曰、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四節首二句連看、衽是借用字、乃相安意、如曰枕戈相似、厭悔也、是平特自負如此、南方之強近乎義理、北方之強純是血氣、註、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按南北之強剛柔相反、而過不及立之、○末節、故字緊承南北來、有脫盡其氣習意、此君子

是成德之人、蓋南北之強、亦不是尋常人、但學力未能盡變化氣質、不免為風氣所囿耳、猶節人已窮達四平看、中立猶獨立、非中行之謂、不流不倚只是足和與中立之意、不可說和便不流、中立便不倚、亦不可說和與中立非強、々全在不流不倚上、（朱子和便易流、中立便必欹倒之說、恐未是、）呂氏曰、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止此）四矯字從上四不字形容咏嘆強字、●按註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至孰大於是、々舍子思承上章之意、翻擇中庸而守之、非至強不能也、自勝其私之強工夫、難於勝人、而所

勝大矣、是即韓非子所謂志之難不在勝人、在自勝也、君子之強、便是義理之大勇、○又按或問以南方之強為不及強、北方之強為過乎強、四者之強為強之中、與章旨不同、又非斟酌之知、顏子之仁、而此章君子強為勇之中、

右第十章、此章承上言中庸既不可能、必如夫子告子路之勇、斯可庶幾也、

○子曰、素隱行怪全章、

鈔、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是也、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俱是設心要做一種奇特

以徼名譽之人、情喜新、厭劣者望之、為不可及、高明者樂其誕、而以自托、故後世多以名歸之、有字未必有之意、註或字下得有斟酌、●按此下二節、各有知行之分、亦是知仁意思、知行之過居之不疑、故註以為不當強而強者也、（止此）曰吾弗為之、曰吾弗能已、正隱々說、當不當為、不當已、以暗與下相關、特借已以發明中道、不是自敘口氣、○次節、歛按上二句串看、歸重於下句、（止此）此君子遵道、遵猶傍也、尚有着力勉然意、註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是因其能行見其知擇乎善、半塗而廢、即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也、或問半塗而廢、可謂知

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為他知不甚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謂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依此說、則畢竟知亦不及了、○末節、歛按此節上二句、亦串看、下句只因上句而要其終、君子亦泛說、但由上文君子說上來、而下以聖者繼之、（止此）依、如依仁之依、朱註相依不違、與道為一、蓋隱則索道、則遵中庸則依、俱自然字面、遯世、與避世不同、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不知不悔、亦與人不見知而不慍有辨、不慍是自反之至、不悔是自得之、至慍是生於備、悔是生於歉、皆從名根來、此

章繳前而知仁勇合在一處、分别箇過不及與得中之妙而歸之聖人、所知依乎中庸知也、所行依乎中庸仁也、依乎中庸而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知處仁至、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前此說雖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文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

右第十一章、欽按此總註只是以知仁勇爲主、不必論舜之知回之仁爲中庸子路之勇未爲中庸、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智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爲道非須臾可離、非一蹴而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

自强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能體是道、

君子之道費而隱全章、

費如費用之費、言其浩繁而出不窮也、隱如隱藏之隱、言其機緘而端不測也、註、用謂道之發用、體謂道之本體、重費上說、謂道之用廣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下文皆言費而不言隱、註云云者、解經法例如此、未必將體用爲箇骨子也、欽按此道字泛、所該極廣蓋道原出于天、無人心天地之非唯君子之人、爲能體之、故言道則必歸于君子、○次

節、首數句內、兩可以字、內亦字、一猶字、都要看得圓活、正是形容道之費處、故折以兩言曰語大語小、正是語費也、與參與之與、至非精妙之謂、只是論到全體盡頭處、朱子曰、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小小闕憾、亦不必知不必能亦可也、（止此）天地之大處、以德言、不以形體言、憾只是未足意思、此因聖人有所不能更推上一步言之、以甚言斯道之費、非并責天地以體道也、君子語大語小、或問云、君子之語道也、一說、語君子之道有大小也、欽按天下莫能載、謂其天下之至大、而莫能載之者、非謂天下中莫能載之者、無破做此、（止此）莫能載

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無外謂無所不包、無內謂無所不入、二語字妙、通無大小、因語而有大小也、欽按註以夫婦所能爲近、只是小而粗者也、聖天所不能爲遠、則廣大精微者皆是也、又按此節章句或問可疑者凡三、其一、本文夫婦之愚、只是愚夫愚婦耳、不肖亦可以例推、初非有交感之意、曰與知、曰能行、則其所知所行分明是與聖人無甚異名也、存疑以其所知能之事爲家人日用之常如未粗非的之類者、恐近是、依章句或問、則謂道之近者、在夫婦居室隱微之間、乃以下文造端乎夫婦及證而謂尤可見道不可離處、此爲學者言

則固爲切、不知當旨果然否、其二、本文聖人所不知不能盡聖人每謙其詞以勉人者實見簡道之無窮盡、而其心常有所未嘗滿也、章句則引侯氏云云、以其所不知不能爲道之全體中間些子不緊要底事、竊謂孟子以規矩爲方圓之至、以聖人爲人倫之至者、是論道之恒言也、中庸之作、獨高於他書一格、故推道之大本以未發之中、極道之全體以莫載莫破、語道之至隱以弗見弗聞、究道之微妙以無聲無臭、然則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豈限以粗淺之事乎、蓋天下之規矩、無一有合方圓之極至者、況以規矩造方圓乎、天圓地方之極、旣墜

在形器上、故不得無毫忽之差、雖聖人亦有血肉之軀、則精微處宜有未能盡者、是皆理勢之所不能免也、然其所不知不能、若在粗底則固無所妨、即雖在精底、精之又精至細至微、還如闊慢不緊要者、其雖未能盡、亦無關於事無所闕、且規矩之於方圓、尖無毫忽之差者、未必不存于其間、聖人之於人倫、尖精微之極者、亦未必不行乎其間、則竟不足以爲憂而已、故不害以爲方圓人倫之至也、若侯氏之所舉、則皆疏遠一等之事、而又雖聖人亦限於時阻於勢、而力量不可及者也、或附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

聖人不能、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下章摠註亦然、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詳按云、裝影之謂、亦是特拈此數件、而不盡舉耳、）然則其說似亦未盡者、其三、章句云、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所謂覆載生成之偏者、依或問則云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此正是天地之職司、似非人可憾者、且與寒暑災祥之不正不同、例輯釋云、天覆地載、或生成物或有偏而不均者、未知是章句偏字正意、而本與或問異否、此三條未

能領正義、漫記以備疑問（）三節、上言道之費已盡矣、而一段流行活潑之妙趣尚未發得、故復引此詩說之、朱子曰、鳶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止此）鳶魚、即化育之一物、鳶飛魚躍、即化育流行之一機、不可謂鳶魚之所以飛躍者是道、朱子曰、其者指道體而言、（止此）上下就天淵見、察言流行活潑之昭著如此也、見得滿天地間、洋洋優優、觸目皆是、更拿他不住、掩藏他不得之意、喫緊猶着急（歟）按以喫爲着、猶喫棒喫劍之喫、緊即急也、朱子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箇天機、全體、活只是不滯于一隅、（止此）潑潑地、是贊其活也、

地猶處也、吳氏曰道理在面前、如活動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程子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末節、已前只虛論箇費道理、至此處直結到君子身上、造端猶云起頭也、造端夫婦二句、雖結上文與知能行與聖人天地、然引詩一節意亦包在其內、察亦昭著之意、但上就道之活潑而言、此就道之充塞而言、追本無端亦同、所至特從人所造所至言之耳、欽按總是說箇道近不可遺、遠不可禦之意、以示人不可不致其慎於夫婦之至近、不可不極其功於天地之至遠、亦是道不可離之意也、（此依章句意說、若從存疑、則造端乎

夫婦只是以道之近小者而言）朱子曰、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于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與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欽按此說雖未必經文之本旨、然切當學者之實病、宜與大學誠意章並行矣、

右第十二章、欽按前十章論中庸、只是見其爲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而已、此章又立費隱大小之論、而言箇道之廣大、無所不在、爲

所不至、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皆發明此章之意、其間雜引聖言及詩辭也、

○子曰道不遠人全章、

首節、語脉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欽按道也者人之道也、本不可以遠近言、曰不遠人者、對遠人以爲道者言之、其不遠人云者、又以義理之至當穩貼人情不可離爲本旨、註道者率性二句、是原不遠之由、故下以故字承之、（止此）註、衆人猶言人人也、非蚩蚩之庸衆人、爲道猶云行道、一說、此句首尾兩人字可味、分明是騎驢覓驢、一說、爲道遠人、亦非務爲高遠、即俗云不近人情者是、與下忠

恕二字正相反、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一說、首節是一章冒子、次言修道之教、三言入道之方、未言體道之實、只一滾說、勿將治人愛人責己作三平看、章句張子之言、未必盡是子思之意也、○次節、欽按治人主教而言、（止此）治人人字不必泥定他人、己身亦人也、治己治人、總是以人治人也、欽按註若以人治人四句是正意、故君子之治人也三句承上更喫緊說之耳、兩其字勿泥、（止此）改而止、止是不爲求也、非略改則舍而不治之謂、欽按但其所改則止之、而其所未改仍前治之、（止此）

註、衆人、只是謂天下人所同行所同至公共的道理、閒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朱子曰、此語未穩。○三節、忠恕如形影、專言忠、則包恕、專言恕、則未有不自忠出、若對言則自有一體一用之分、忠恕二字、即從上文以人治人落出、夫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道也、故擧此以示不遠人以為道之下手處、（欽）按違道不遠與道不遠人不相干、此不違是可幾及之詞、（求閣云、自是慮）（恕而推以至於道、獨為不遠、）以孟子勉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參看自見、註中頻々以道不遠人為解者、原子思之意云爾、（此此）施諸己、非與有受是施也、凡吾之心不欲人之施於己者、皆是也、（欽）按註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是以好惡之同言、張子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亦非以恕當仁也、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要之恕之熟者即是仁。○末節、正說體不遠人之道者實用力處、（欽）按曰所求曰未能、皆承忠恕意來說、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未嘗滿、（此此）所云子臣等、只須云所求乎為人子為人臣者未能也、謂君子之所能己未能也、五倫不言夫婦者、蓋不可曰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也、庸德以下、正是君子之所能、庸德庸言、自是不遠人之道、所該自廣、而意亦主孝弟忠信、

（止此）欽按庸德二句承上說、言凡如此庸德能踐其實、如此庸言能擇其可也、（止此）謙雖說擇其可者言之、實則要戒其不可者、不言方得其旨、不足有餘、是他心上見得如此、不可必作實看、不敢字只是必行必謹耳、不復添一意、乃首章戒慎恐懼心神常攝、自然言行相顧、（欽）按顧謂言行相應不差、非謂君子顧之、慥々、造道篤實處、全由實心自治來、着一毫虛假不得、爾字有迫而指之之意、張說、朱子曰、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識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

右第十三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潤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

○君子素其位而行全章、

首節乃一章之綱領、須虛說、下文正詳言之、一說素字解爲本分更切、蓋五色惟素是本也、餘皆染色、素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外以心言、心即在事中、不是兩項、一說、不但不該營求、并不該動念、故不曰不行而曰不願。○次節、行乎富貴言行其處富貴之道、其餘皆然、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忠信篤敬、蠻貊不離、至順文明以蒙大難是也、人處常易、處變難、故略於常而詳於變、入字潤、四者特其顯、入以身言、得以心

實、自得朱子謂有二義、一獨自、一自然、此對不顧乎其、外乃獨自之自也、須知其道之所在而安之、是根其所行之盡道來看未盡其道則視之如傳舍亦一特影響之見、譬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強、皆非自得之真、此節言素位而行矣、其不願外意雖待下節言之、然無入不自得亦是不願外意、下節正巳亦是素位而行意、兩端相合剖判不得

○三節、一說、位字承上文素位說、君子所居之位雖多只上下二位盡之、陵是作威、援是附勢、二者總說之求、蓋陵求其順我、援求其庇我也、正巳是平日學問工夫、正巳自無求、無求自無怨、非兩層、

蓋正巳、即素位而行之功、不求於人、正是不願乎外之事、上不怨二句正釋無怨、有所不得於委之於命、即是怨天、工夫便放寬了、稍有一毫是巳非人、便是尤人、工夫便懈怠了、故不怨不尤、是君子爲己之實學○四節、故字承上兩節而言、重君子上、小人只相形伴說、易字非是即道、乃位中之道也、率性自然、坦夷平易、險亦不必患難險阻、小人爲所不當爲、便是險道、居有安焉之意、行有希逐之意、（欽）按行險徼幸與居易俟命字々正相反、（止此）蓋君子脩之、即未嘗吉亦吉理也、小人悖之、即未有凶、亦凶德也、一說、正巳不求于人、此素位不顧外之訣、居易俟命、又正巳不求于人之訣、○末節、大射禮張皮侯設鵠、賓射禮張布侯設正、々鵠皆鳥之顯捷者、一說、正々也、鵠直也、此節引聖語、非止結上、正是儆惕一番、明不可不反求巳意、反求正因不求人而反之、盖素位必盡道、非只坐々不願而巳、

右第十四章、承上言道既不遠於人、則君子惟當

因其見在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外之心、

○君子之道全章、

朱子曰、章首二句、承上言道無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止此）邇是目前、卑是平實、卑邇即始學入德

之事、高遠即君子成德之事、下引詩與聖言、乃指齊家一事以明之○次節只明邇卑意、妻子句謂與其妻自相和合、翕舊說謂作會聚、末二句申上四句意如此是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右第十五章、巳上三章爲費之小、

○鬼神之爲德全章、

首節且虛說、次二節正見其盛、朱子曰、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註程說、功謂成功、用謂妙用、造化謂造終變化也、迹指氣之屈伸往來而言、非謂有迹可見聞也、（欽）按此二句一虛一實、故以而實貫之、盖天地之功用、正就造化之迹上見之、

非二事也、張說、朱子曰、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欽按良者本然之義、能即功用也、二氣之往來屈伸自然能如此、即是其靈處也、（止此）朱說、陰陽本一氣、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往來屈伸而各有所爲耳、欽按至者來也、反々復歸々去也、歸伸即鬼神音義、朱子曰、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欽按陰陽之靈是鬼神之正名本義、程子只恐人求鬼神於窅冥之鄉、故曰此乃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但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故又以張子之說繼之、然二子猶以陰陽二氣渾說、故朱子又一開一合說之以盡其義、二子之言精而要、朱子之言詳而實、其開合之說、亦猶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蓋陰陽一氣而兩端相推、故能造化萬物、二氣而合一處、正其所以神妙不測也、性情相依不必分、猶以性情謂之乾、功效便是功用之迹、饒氏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與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語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欽按凡鬼神之云、或指物之精爽、或指物之妖怪、皆涉影迹、此鬼神獨指天地陰陽靈處而以德言之、性情功效合解爲德、二字作解德一字、謂鬼神之性情功效、曰鬼神之爲

德、猶謂某人之性行、曰某之爲人也、〇次節、欽按此三句猶無極而太極之云、蓋鬼神無體而能爲物之體、乃其德之所以爲盛、（止此）註、物之終始不專指生死、凡如日月寒暑之相推相禪、及人身語默動靜亦有合散終始、終始不是兩頭、謂自始至終皆體也、體物與幹事義例亦小異、幹則外面猶有枝葉、體則再無餘物在外也、故着猶字解之、〇三節、使天下之人、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所謂若或使之也、天下二字、亦見盈天地間、無非鬼神、欽按齊明盛服、內外俱肅也、蓋內兼身心而外對衣服、（止此）兩而在正應上使字、上下左右說神無所不在、不是恍惚不定之意、此節就無所不包中之鬼神、抽出祭祀之鬼神言之、蓋舉易見者以爲驗也、祭祀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一說、此不但驗體物不遺、不見不聞之意亦在其中、註所引祭義之說、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凜然踈然是悽愴、（止此）昭明光也、焄蒿氣也、悽愴情也、三者一步說近人一步、朱子曰、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下面薪盡則煙焰都騰上去、百物皆然、盡于下者是查滓、騰于上者是精英、故曰百物之精也、陳氏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

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々如在之氣象、（欽）按著字重看是舉鬼神發見昭著之最甚者以證此一段之說耳、○四節詩全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欽）按神之格不可度、謂神常臨我、有感即應、其機不可測識也、朱子曰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厭射而不敬乎、（此止）引此以明上文、曰不可度、應洋々二句、曰矧可射、應齊明二句、○末節、夫字總承上文來、玩之字顯微原分不開、然主意其顯也、顯字已明說不可揜了、下句特贊嘆出一箇誠來、乃結上文、（欽）按此節雖承鬼神說、而註只言陰陽則、知稍寬說、註特解下一句、一說、本文非推原詩、朱子曰、上下章自說地說、忽然中間插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末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此止）此章始言誠、而於鬼神發其藴、

右第十六章、兼著兼舉而明列其事、包著包括而默合其意、此章言費隱而不言大小、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言大小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大小、（欽）按兩節總註、並先費隱而後大小者、大小只是費中之所有耳、一說、此章說出

鬼神爲虞周祭祀張本、說出誠字爲下半部張本、

中庸章句鈔說卷下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全章、

大孝者非常之孝也、首句虛、下五句正大孝之實、註、虞思謚虞君名也、有虞所封、陳胡公周武王所封、胡公謚也、德爲聖人、顯親者至矣、尊爲天子、尊親者至矣、富有四海、養親者至矣、宗廟享之、爲親報本者至矣、子孫保之、爲親垂裕者至矣、故曰大孝、欽按孟子因說舜攝位之事而曰爲天子之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且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則舜居攝時、瞽瞍尚存分明、舜歲六十始即眞、其時瞽瞍或未卒也、然則此章四海之養、謂養其生也、（止此）饗謂饗天子之祭、保只是世有爵邑、○次節、大德即聖人之德、此節詞語泛說而意主舜言、欽按此節故字緊承上文、來說聖人必有享多福之理、蓋聖賢崇德廣業、其志全在承天而施仁、安富尊榮、正是天所以應其德而使施其仁也、其德愈大、則所享富貴愈盛、而所施仁澤愈廣、是必然道理、故句々皆曰必、○三節、因材而篤謂因其材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栽謂根本完固、傾謂根本敗壞、篤就植物說、註氣字乃元氣之氣、是物身上自家帶來的、上節只據理而言、末節天字至此始言天之生物以發明必得之理、○

四節、憲々二句、正是可嘉可樂處、保佑命之、正是受福處、民在野者、人在朝者、申即保佑命之不已也、上節言物、末說到人上、故引此詩以接上文、○末節、此必字、正應前四必字、前故大德節、是抽出德爲聖人句、結尊富享保、此一節、又承天意諸意結祿位名壽而總歸之受命、一箇命即保佑之命、言惟大德者栽受之也、依註則似與必得其位意重了、

右第十七章、欽按孝即庸行中之一事、而百行之源也、但推極其至、則由費之小、至於成德受命之大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全章、

此下二章、夫字只叙周家世德、而子思引之、則以爲世德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此節、正見文王能盡道、欽按文王固盡道之聖、然有父所作我可以述之、有子能述我之所作、是則遇焉爾、所以爲無憂也、註、引書是後人追稱之詞、非王季時有王業、下節太王事亦同、○次節、緒只是積功累仁之舊緒、纘緒正是善述處、壹戎衣以下、言纘緒之事、曰壹者見不勞再舉意、不失顯名者、顯名是武王原有的、不因伐君而失也、可見爲順天應人之舉、但與舜之必得者異矣、欽按舜武皆有德有功、然尊富

享保在舜去德而言、在武王主功而言、（止此）此節因武王纘舊緒、下。周公成先德、皆以爲善繼善述者、謂因其時酌其理、曲體先人之心、而爲所當爲也、○末節、武王即位十三年而伐紂、計其年已八十七矣、又六年而崩、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蓋周公所爲、皆代武王、以成文王之志者也、故繼之曰成文王之德、追王二句、是成其孝先之德、斯禮以下、是成其孝治之德、追王不言文王武王、既爲之、一說、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或問考諸傳、太王今本疑亦武王時追已王、朱子曰、武王將終、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

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證於闕之可也、（止先）先公自后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組紺本王之父也、朱子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斯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專主祭禮、載葬禮只是指形言之義葬用死者之爵、從古已然、上曰及士庶人、而下止言大夫士、特以爲例耳、此禮一以安死者之心、一以盡生者之心、喪服又做祭禮之意制之者、故并及之、前一達字自上達下、此二達字皆自下達上、父母句正解上二句、期服若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自期而下、以次降一等、而緦麻則絕、天子諸侯、則大夫所降皆絕之不服、獨所不臣乃服之也、註、推己以及人、兼喪祭說、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全章、

按此章申說上章之意、首節倣舜其大孝也與句法、以啓其端、（止此）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周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詞、故曰達、○次節、只是以理懸空說而斷武周之所以達孝、兩人字指親言、先人所欲爲者謂志、所已爲者謂事、志則意思相承、故曰繼、事則推行有迹、故曰述、按志事雖

分說、而志非因事無以能繼、事非體志無以能述、二者實相關矣、當守持而守持、當變通而變通、此之謂善繼善述、註、通于上下、謂隨分通行之禮、亦是上行之而推之於下者也、○三節、所說雖可以通上下、亦是主天子之禮、故後節皆專說天子之禮、春秋、錯舉以該四時、脩者葺治掃除之意、四其字泛指祭禮、朱子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適士天子之上中下士、及諸侯之上士、官師諸侯之中下士、爲一官之長者、（止此）赤刀赤劍也、（鋣同）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天

球玉磬也、（緯天之意未審、一云此雍州所貢、色如天者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陳之示能守、周禮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行猶用也、謂殺牲、膳者煎和之謂、膏香牛脂也、凡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四節在上條祭禮中抽其特下之禮曲而盡者來說禮意亦皆爲祖考而然（愚）按宗廟之禮以祫祭言天子每年特祫祭其廟之主、三年大祫、毀廟之主與焉、諸侯無大祫宗廟二句爲目、下四段皆宗廟禮中之事、凡昭穆之稱、出于祫祭祔位、取向明向幽之義也、廟次亦以此爲左右之號、子孫亦以此爲廟中位次而名其行次也、（止此）註、太廟謂

太祖之廟、子姓者姓之言生、子之所生謂孫行者、兄弟者子姓之兄弟也、（愚）按生者之昭穆各從其祖之位次、故不言子而言孫也、（止此）昭穆同則論爵、々同則又論齒、昭穆之序正示子孫以一體之義、世系不亂便是敦睦大機括、爵公侯外臣也、該得伯子男、卿大夫內臣也、該得士、皆助祭者同姓之爵已在昭穆中序之、此特言異姓耳、宗是掌廟者、祝是掌告神之詞者、有司如今之司巾司酌之類、說所序之事者、皆賢德之人也、旅酬之禮是飮福酒欲神惠之均平在庭、此云逮賤者就中取此一節對序昭穆等而言、以見聖人禮意之密、蓋此賤

以齒卑者宜與上對貴者不同、註、兄弟謂主人之黨、（愚）按凡旅酬之禮、主人旣酬賓及兄弟、以行神惠之、後賓酬長兄弟而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次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以辯所謂旅酬也、次賓及兄弟之二觶並行、兩黨指酬而無次第之數、所謂無算爵也、旅酬於是乎終、註所引是謂旅酬之始、賓子弟及兄弟之子各爲其長擧觶先飮而導之、然後賓與兄弟衆相酬也、（止此）九廟之制、前廟後寢、廟以奉神、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也、燕者祭禮旣畢、尸旣出、異姓之臣皆退、獨與同姓飮也、序齒亦就昭穆中而序之、只不論爵耳、五、所

以字親々賢賢貴々幼々老老、總見武周制作詳悉、子孫臣庶之精神與祖宗之精神混乎一脉流通氣象、○五節、此總上兩節、正見武周繼述之善起先王於今日也、故位指對越神明之位、禮指九祼九獻之禮、樂指九變八佾之樂、此非先王之所有而時義當然、則不悖於先王、其字須善會、敬愛根上三句來、廣通平時而言、蓋精誠隆於假廟而德惠厚徧於羣心、註子孫指同姓、臣庶指異姓、謂羣臣衆庶也、一說、五其字俱指先王、似拘、只是承上文而指廟中所有之詞、事死三句承上五句而贊之、事死句專言喪禮、事亡句兼說葬祭、孝之至、

斯達矣、盡於已曰至、通於人曰達、此句正應首節、

欽按註、皆繼志述事之意、是對上章纘緒追王繼述之事體著顯者而言、故謂之意也、○末節、上文以孝贊武周、因由嘗及禘、由禘嘗及郊社、繼就追養繼孝之義大言之耳、兩所以字不是推其意義、乃是特地點來以爲下文治國相對耳、下三句極言四祭之義深遠示諸掌、此只重理無不明一邊說、與論語不同、註、郊者長至之日、祀天於南郊、社者、歲再祭、春祈而秋報、禘、帝嚳以后稷配之、五年一祭、秋祭曰嘗、謂新穀熟而嘗之也、詩小雅礿（夏祭）祠（春祭）烝（冬祭）嘗、（秋祭）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郊禘天子之所獨、社與時享則天子以下同之、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七節、

欽按此章人存政舉爲綱領、五達道是立政之本、九經是爲政之目、三達德是體箇任政之具、而用功不過擇善固執、歸要在修身二字、樞紐在誠一字、○次節、獨舉文武言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而又爲祖宗之家法故也、木曰方、竹曰策、々大而方小、布在方策、如周禮周官等須、人兼若臣而實重君上、蓋哀公問政、意在正人、夫子之答、專在修己、欸陝但言人存政舉足矣、必併言人亡政息者、盖言政之舉息專繫于人之存亡、而其機甚速、二則字旣示其意、故下文承之曰人道敏政、○三節、欽按人、即上文其人、道猶曰用、謂其所能也、蓋文武之政、原極天理纖人情、使人易施易成、故苟有其人、則敏乎爲政矣、一說、下二句須上句、即指所敏之樹以例政之敏、○四節、道與仁非兩項、所以綱維此身者是道、所以貫此道者是仁、仁只是修道中有一段眞懇的意思是也、修身修道初無先後、故註亦只曰能仁其身也、一說、道即五達道、仁即三達德之主、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已、修身是綱、達道達德是目、註、元者善之長、是示其包四德、猶天地生物之心貫四時、而春爲之首也、○五節、因仁字推出義字、因仁義又推出禮字、正意只在詳明修身之要、仁者人也、與孟子仁也者人也稍不同、彼以心之德言、故註曰人之所以爲人之理、此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今宜合上註釋仁字讀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故人自具此生理云云、親々不止孝父母、連九族皆在、仁原貫乎五達道、但能仁其親、則五者無不在所愛之中、故以爲大、欽按賢對親說、蓋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隆師親友是所當先、（止此）人能尊賢、則五達道以次而明、故又

爲大●按孟子泛論道故以孝弟說仁義而義屬從兄此章論政故以尊賢言義註宜者分別事理分別是區處意非智之辨別殺是降殺等是等級生字只當發見字看孟子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節文謂品節文章○六節重出○七節故字總承上文上文泛論脩身之道此段方責成君子身上正是勉哀公着力脩身處下三段推脩身之先務●按此節雖承上文脩身親親尊賢等殺來說大意只欲以明思脩身者當體仁行義以遵道理之義非以次序爲主又非以仁義禮推出知字古人曾語往往有如此者（止此）事親是親親中至切

者俱九經亦附在其尾知人與尊賢有別尊者師之友之知則知其孰在所師孰在所友也朱子曰知人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思欲事親更要知人（止此）不可以不比當字更緊

天下達道五四節（自八節至十一節）

八節達道又就上脩身以道備言之道有五不止于親親也達德又就上脩道以仁備言之德有三〻不止于仁也蓋從道字入精說生箇仁來又從仁推廣說生箇義禮來又以知勇湊仁爲三德相須交識其所始備君臣五句不必言君臣有義之道君臣便是道之所在此乃古今所共由之道理

餘倣此朋友獨言交者父子兄弟皆天合夫婦亦終不可解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獨朋友之道在所交而已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胡氏曰虞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叙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此五者也●按首章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章五品人倫並謂之達道蓋二者皆率性之自然矣但人有箇身則有箇心四情由心而發五倫由身而立人情之正是道之所以

達也天敘之典是其所由達之事目故註並釋曰天下古今所共由而此加之路二字可見其爲所由之事也情常行于事中而不相離故非事有敘則情無所由行矣非情得正則事無所由和矣（止此）知仁勇註云知此體此強此總是一箇行字蓋脩道以仁是行底工夫知以開行之端勇以要行之極故總之曰所以行●按三德原是行底意思行之云者特謂爲之者實耳與行達道意不同看註自見雖曰行三德而三德之所以能行五達道者實賴于此耳○九節七之字俱指達道生知不是說人生下來便知只是天生成的一毫人力不與

欽按困謂有所不通、非謂用力之勞、知之成功省文、由發知之亦以知之成功而言、成功即能行之判頭、（止此）玩二及字、重在學利困勉、方是對哀公之本旨、欽按註以分言者、人之脩道、有知以知之、有仁以行之、有勇以成功、各具此三德、故其所知所行雖並有等級、及其成功則一也、此是正意、其以等言者、知之行之各有三等、而生則必安、學則必利、困則必勉、知行原不相離、故合三知三行、以比類于知仁勇、此乃餘意也、呂說、此所以為中庸言道之所以為中庸者由此見得也、蓋其所知所行皆以中道為歸、故三者所入雖異、而所至同也、彼

以生安為不可幾及、是愚不肖之不及也、以困勉謂不能成、是賢知之過也、其所見各墮一偏而道竟不明、又竟不行矣、○十節、子曰二字、子思刪舊文未盡、今乃為衍文、按家語哀公聞上文夫子之言而有自諉之意、故夫子又與他說箇方便機括、令其勿問自家質地何如、去向三者做去、●按人雖未至成三德、亦有聰明而好學者、有篤實而力行者、耻不若人而奮勵者、是各入其德之路頭也、故又此三者為近之、但言意所主、要學者必兼備此三功、而全成其德耳、三近以質言、則亦略有等級、力行者不必待知耻而後力之、好學而知明則

不甚用力而能為之、註三知三行以分言、學利困勉之成功與生知安行一者、是勇之至也、此三近是學利以下求其成功者也、故曰勇之次、但謂之次則亦是等也、然此註是餘意、下呂說卻是正意

三德互見圖

三知	三行	一歸	
生知 [illegible]	安行 [illegible]	[illegible]	知
學知	利行	學而知之 利行成功	仁
困知	勉行	困而知之 勉行成功	勇
知	仁	勇	
好學	力行	知耻	勇次
近知	近仁	近勇	

此圖直書者以分言正意也、橫書者以等言旁意也

○十一節首一知字最重、乃從事於好學力行知耻、非徒知其理也、下數箇知字根此知字來、數箇

所以字俱從知字透入、蓋知斯三者、則由入德而成德、由成德而行道、故曰即知所以脩身、達道達德、人人所同、故可以脩己、亦可以治人、可以治天下、即是大學脩齊治平之道也、

九為天下國家九經四節（自十二至十五）

十二節、按家語此上亦有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而以孔子曰起答辭、為是治也、經兼常久平常二意、只是治天下之大端、未及節目也、譬如織者之有經緯、其緯之以文章制度、則有方策存焉、前面工夫皆為脩身而設、後面條件皆自脩身而推、故達道達德三近、總結以脩身、此言九經、而先于脩

身猶大學脩身爲明德之終新民之始一般賢則師傅之官專責以啓沃而不分之職者尊乃師之也大臣近而易褻故下箇敬字群臣卑而易蹂故下箇體字民微而易虐故下箇子字（錄）按庶民主農而言故下曰百姓勸曰時使薄斂百工將一經商旅亦在遠人中（此止）註賓謂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謂四方游士及商旅之徒以道招集之曰來順而不拂曰柔護而不傷曰懷九者皆有藹然惻怛之意分明是天下一體氣象此節以日爲主而序只帶言朱子曰體羣臣句與呂氏體字雖小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容廢也○十三節道即五達

道（錄）按不惑於理有條理而不爲人所欺誑不眩處事有紀律而不爲人所攙亂（此止）士之報禮禮字即君之所爲體也（錄）按百姓勸是務農供役也（此止）士之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一腹心也百姓勸君愛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財用足通國與民而言用者財之用也財非止財貨凡百工做出器具皆謂之財（錄）按遠人本文以四方歸而言故註亦以行旅成文這說一說四方歸九願立朝耕野者皆是天下畏是威從德生○十四節（錄）按家語此上亦有公曰爲之奈何而以孔子曰起答辭益九經之事已寓在目中此是因哀公再

問而致其詳也（此止）各段全要說得脩身親敬體子來柔懷意出（錄）按齊明盛服詳見上但是謂平時之恭敬如居齊承祭也○非禮不動即視聽言動禁止非禮也去讒遠色賤貨三平看貴德獨對三者讒是小人色是欲貨是利德是君子也理也義也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自輕（錄）按勸賢非謂欲賢之導我而乃以此去勸他只是謂使他得志宜德耳其導我不待言也下勸字皆可以例推矣（此止）位祿爲恩好惡爲情朱子曰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貴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

貴之而已哉（錄）按勸親々只是言使厚其親愛耳彼親我與親他親皆在其中（此止）朱子曰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此止）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此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九勸大臣止可說得優禮若說到心感便非敬之之體士即群臣也勢隔而情不通祿薄而難以養廉故必忠信以待之重祿以養之則既無疑畏之慮又無內顧之苦註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齊疑作知其所賴者在乎此其義略通然以上大臣註例之知此上恐有闕文時使或農隙或至冬乃役之省謂視其勤惰試謂校其工拙內食

曰餼粮食曰禀註、稍食謂稍々給之、乃月俸也、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少曰委、多曰積、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行、送迎兼朝聘及商賈行旅、嘉矜專指遊士願留其國者而言、嘉是題用意、矜是不求備意、繼絕世、有國無人、旁支可繼、舉廢國、有人無國、舉復故封、治亂使本國上下相安、持危使隣國大小相恤、欽按大小相恤、或聞如此說、然是似特謂春秋伯政、若王道行時、則無諸侯相敵者、唯迫夷之國須是防備耳、（止此）懷柔不用勸字、亦少變文法耳、〇十五節、三德所以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欽按註實字亦對虛文說、

九事豫則立二節、（十六十七節、）

十六節、上文兩言所以行者一、是皆指誠而言、然未嘗明誠與不誠之利害、故又承之以此言、立是植得住、振得起、欽按此承上說、九事有箇實則有所素定而強立振起、所謂實者誠而已矣、非訓豫爲誠、此節緊承上文一字說、故不出誠字、言前定以下、皆推演此一句以爲舉例、言事行一步深一步、結到道上、首句事字泛此事字、尚帶道字則包得言事行、前定即是豫、不跲等即是立、則字中便含不前定則廢之意、跲是說不通困、是撞不去、疚是反己有厭窮是泛應有盡、若至一不窮則言條達事々恰好、行々慊心、無所不可、註、下文指本節言事行道四句、〇十七節、欽按上節舉言事行道四端而各節要素定、此是自在下位遞次推原、至於誠身明善逐節界、要素定之意（止此）通節自治民說歸於身、是素定之大旨、但此夫子對哀公、故特借在下位者言、欽按在下位者未獲君之信任、則唯有爲臣之名、而無爲臣之實、故施治之本不素定而民不可得而治矣、人君之於臣、亦觀其朋友之信乎、然後方知其實而信任之、朋友之相與、亦觀其親戚之和順、然後方知其實而信乎之、（止此）誠身兼誠意正心、註、所存指心言、所發指意言、有體用之別、無動靜之分、欽按九脩身之要、心之所主、在於存誠、事之所先在於事親、但此以其效而言、故言先有誠乎身、然後得順乎親也、（止此）明善、註人心天命之本然、謂人心所具天命本然之善也、欽按明善兼格致、註此二句、上是知至、下是物格、明善一節、是所以啓誠身之端、而非誠身之實、只是素定之意耳、誠身明義、註與孟子異者、蓋依首章中和性道意而詳之、（止此）此節與前不可不脩身節相似而不同、前說事親知人等項、皆爲脩身而設、不主前後、此則自獲上推本至於誠身、反身而誠

則信友順親以次皆得其效矣、又明誠是知仁而勇亦在其中矣、

誠者天之道也四節（自十八至末節）

十八節、爲哀公而發、重人道與擇執上、以天道明根本、以聖人示樣子、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天理眞實而無幻妄、心理眞實而無欺妄、皆所謂眞實無妄也、但此言實心而兼得實理、天者謂天理之本然而不假人爲也、人道誠之亦所以求復天理之本然也、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以對下句、從容間暇也、不思不勉卽從容、中、中理、得得理也、故以中道繼之、下一句只申上二句意、擇

根思來、執根勉來、須一串說、註、未至於聖三句對上聖人之德三句、擇善所以明之也、固執善所以誠身也、善不擇則有認人欲爲天理者、故必擇之精然後可以明之、善不執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故必執之固然後可以誠其身、誠者先言不勉而中、誠之者先言擇善、便是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意、朱子曰擇善卽惟精、固執卽惟一、又曰孟子言萬物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十九節、（錄）按九學者教之於人、考之於己、而求窮其理、能其事之謂也、（止此）學是總冒、問思辨是逐事理會以究所學之事、行是就學得則去行出之以實其所學、五之字泛但依註承上文說則指善說、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學之以備事物之理、然後有可以問、々必審之、可以兼師友之情、思、根學問來、思之要不泛不鑿、所謂愼也、思既得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矣、篤厚而力也、厚有專心致志之義、力有勉強不息之義、固執篤行俱兼動靜說、擇欲其精、故其目詳而處、守欲其約、故其目一而要、（錄）按舜典惟精惟一、孔門博文約禮、亦皆知要詳、行要約、朱子曰、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然按五者工夫單用固不拘先後、若聯用、則先者必

在先、後者必在後、（止此）註、學問思辨爲擇善之知、篤行爲固執之仁、亦以分言、總言學而知利而行、乃以等言、（錄）按前節三知三行、乃知仁勇、皆以成功言之、此特借來爲工夫之目、下節困勉之勇亦然朱子曰、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程說、非學々字兼知行說、許氏曰程子言五者廢其一、非學、謂五者都不可拚掠過有質尙恃才而不屑於循序、有質下而不能精詳者、程子此語、提得極有功、○二十節、有弗學只豎起之詞、非謂有不當學者、亦非不學亦可之謂、

欽按註不爲則已言不爲則不爲而已此卄會意觧弗能能字以略通其理觧其事而言（止此）人儘有學悔而猶不能問審而猶不知思愼而猶不得者故更說能知得三字至於辨已明行已篤則向上更無一着故只照上文一是一分十是十分二能字兼知行百倍之功正是弗能弗措處不必對上文分志與功（欽）按註困知勉行以等言勇之事以分言()末節此承上弗措直果能二字最有力必字可玩見天不可必而人可必之意矣字是了語但必明必強不可謂就是不思不勉只是與及其成功一也同意（欽）按此兩節正是夫子喫緊爲哀公開示一條正路呂說德勝氣質德字義以學之所得而言鹵莽苟且也滅裂不精細也陳氏曰成已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已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呂氏說博學云云一段煞好皆是他平日做工夫處

右第二十章此章引孔子論政之言爲尤詳而上承舜文武周之事與論語以答子張問政繼帝王之治孟子以孔子修春秋承三聖之統同一意()欽按此章大小皆費之所該而隱之理隨在其中()樞紐者開闔之所由也此書前一半多說箇中字後一半多說箇誠字誠固所以爲中也

()自誠明謂之性章

上章誠明二字已說過此但要剖分出性敎來示人由敎而發於性也重敎一邊（欽）按訓自爲由者謂是由此有彼之義而非自此至彼之義也（止此）誠明二字俱就現成說不說工夫首章以天命脩道解性敎字故曰之謂此以性敎作兩項人名目故曰謂之聖人之德兼誠明誠者明之體明者誠之用呂氏曰自誠明性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

右二十一章誠明爲天道明誠爲人道乃夫子之意性敎乃子思作中庸之意至此合言之盡性出于天敎出于人故以明天道人道之意

()唯天下至誠章

唯之爲言獨也唯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蓋不徒曰誠而曰至誠不徒曰至誠而曰天下至誠蓋誠之至極無復可加故尊其名號如此（欽）盡字皆以已能者言兼知行說○至誠句截爲能直管到尾自盡性而極言之也雖一句承一句文勢相因更無積漸節次盡人物性本同原而盡人物之性亦是自家身上事但論其所施次第則已與人物有先後耳○註察之由之便是生知安行乃備用孟子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察由二字巨細

精粗以其散在事物者言之、與大學表裏精粗在一事之中者不同、知之明根察之來處之當根由之來、在人則抑其過引其不及、在物則因材質之宜、以制取用之節、○贊化育參天地、又在能盡物上、精想其功用之大、故不曰能而曰可以、贊參只是一事、以其功用曰發、以其定位曰參、化育即造化二字、一義、化々生也、育長育也、天地能付人物以性而不能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人物之性、便是贊化育之所不及、呂氏曰、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止此）此章便是首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右第二十二章、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工夫節次、

○其次致曲章、

致曲、亦兼知行、曲對全言、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是曲也、曲即善端之偏、便是一偏之誠也、致之、即所謂擴充其善端也、工夫不外擇執而已、○形著明、以在己言、動變化以在物言、一則自微至著、一則自淺至深、根心生色曰形、日新月盛著曰、由著而明、則精光迸露、耀映及物了、故以動字項之、動感動也、變脫換也、化渾融也、有誠中已具變化底道理、但未可即謂至誠明著動變、節々尚有工夫、故德以積而益全、則發以漸而益盛、直至于化則不異至誠矣、○末句非贊至誠、至誠字就其次身上看猶云使非天下至誠何以能化、即及其成功則一也意、（欽按）註妙字、謂妙用其動變化猶聖人過化存神也、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上二句言至誠之知幾、下詳其實而贊之、（欽）按禎字以妙用言、禎正也、明非邪也、祥端也、非常有也、妖孽怪異也、（輯）諺、平義云、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妖傷也、傷甚曰孽、又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註、曰兆、曰萌、亦互文也、（欽）按上兩必字、見國家興亡為重事、故必有前表也、下兩必字、即如神之意、（止此）見乎蓍龜有吉凶、動乎四體有得失、禍福略推廣說、（欽）按禍福上、補一九字、方得文義、（止此）善謂福、不善謂禍、一說、善不善即是禍福的先兆、善便先知其福、自然召致有道、不善便先知其禍、自然禳却有方、至誠如神、只是知來、註、私偽、々對誠、私即偽也、察字不着力、幾字即理之先見者也、恒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蓋無私偽之蔽者、心常虛明、故前知、然而其所

知亦必於動處見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欽按賚良弼夢兩楹之夢是偶然之感應固非聖人之所必若蜀山人董五經則煉心至靜而能照將來亦不足以擬至誠易曰知幾其神乎朱子本此以解至誠前知如神其理正大而有明據若夫妄人以術數豫知事幾則是野狐精人亦知其不正矣○註神謂鬼神未審其必着此解之意一本無此四字黃氏曰至誠如神是與鬼神合吉凶

右第二十四章此章謂至誠之道非惟能盡人物之性而禍福之至亦將先知之如神明

○誠者自成也全章

首節推言誠之原欽按誠指實理言註物之所以自成物字兼人物說本文語氣雖如此然其意所主在說人心所具之實理是乃天命之性也道以實理之流行而言是乃率性之道也凡此書以中狀道之體以誠指道之實前半曰中後半曰誠皆道也（止此）但此節上句泛自道之本說起至得下句專着人之所行說兩自字相貫而字接得甚緊猶云離了誠便無以自成如何便可以他說自道々字即註中行字誠以心言本也此原子思亦言之主意不言體而曰本本猶主本兼得體用動靜一

說自成句專就人言以下文物之終始兩句作推原警戒語尤直截明快○次節是着實以責人之體誠欽按首句承上自成句推開立論（止此）物字兼事說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止此）謂凡物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欽按註天下之物至無有是釋首一句蓋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然此註以理兼氣說故曰所得之理既盡其實理當盡之時氣散而物終也且曰得曰盡則與有無二字有別不誠句只是承上反言故不消復解然此句却含雖有若無之意以起下句故註故人之心以下乃兼此意以解末句之義或說此章工夫在誠

之二字今因朱註略一之字即讀之爲貴謬矣語類云君子誠之爲貴方說人當實乎此理是亦誠字着力說然言以誠爲貴則自含誠之之意恐當從省蓋人之心以下承上節說以起下節之意○末兼重成物言上二句似逆文法下正發其所以之意欽按此誠字專以人心所具之實理而言乃是性之本然而仁知是性之目總之爲性之德也（止此）內外字從人已生不從仁知生合者渾合不分之謂欽按之道也三字與上之德也對言內外合一的道理（說出章解）朱子文集云誠唯能盡仁智之德而合內外之道是姑依註訛說恐非本旨（止此）末句

雖然、承上來、然語氣推開一步說、但重成物邊方切時措之義、蓋成已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時措之宜者君子而時中也、或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朱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濟天下、豈不是成物、又曰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

右二十五章、前三章皆但言誠之功用、而於誠之本體則未之及、故此章先言誠之本體而後言誠之功用

○故至誠無息六節、

此下六節、詳至誠功用配乎天地、上章只論誠之理、此章就至誠身上說、故下一故字、非進一步、首句乃一章綱領、●按無息是謂至誠之德在內者無間斷、○次節不息只證上無息、遞下作過脉語、久只就不息上看出、既不息則自始至終常如此也、一說運而不已曰不息、存而不變曰久、●按至誠之德久於中則必驗於外、至此方說及功用上、○三節徵字當擬起看、悠遠博厚高明都是聖人之徵處、悠遠只是驗於外之久也、博是橫說、厚是豎說、天地間凡高者必明、博厚就停畜言、故註曰積、高明就宣暢言、故註曰發、●按此三段以理言

則有先後、但此處就見成說、故語意無漸次耳、王觀濤曰、必世後仁、悠也、萬世永賴、遠也、東漸西被、博也、淪肌浹髓、厚也、巍乎成功、高也、煥乎文章、明也、○四節、覆載成俱借天地字樣狀至誠功用之盛、博厚則天下皆囿於深仁厚澤之中、是所以載物也、高明則天下咸仰其怙冒文明之化、是所以覆物也、悠久則其高厚有常、乃能使物各得其所、是所以成物也、上文博厚高明悠遠內便有覆載成之意、了至此始揭出言之、非各進一步說、承本文三所以字可見、欽按悠久、即上文悠遠而又兼第二節久字說、故註云兼內外而言之、蓋悠久只是謂積於內之常久、積於外之悠遠、仍舊愈鎮長不息耳、○五節、緊承上文言至誠之博厚有以載物則其博厚配地矣、餘做此、配謂合其德、所謂聖人與天地合德、四時合序者也、天地說無疆、正發明無息之理、不言配者、久即無疆、正貼在高厚上、非別有體質可配也、配字當看是在用上見體之配、高厚悠對至誠而言則為用、對覆載成而言則又為體、蓋高厚悠自其業立於我言、覆載成自其功及於物言、故分體用耳、一說此兩節皆先自博厚說起者、事業未有不從實地起也、如萬物發育方能峻極于天、○六節承上兩節來說贊至誠之

功用妙於自然非深一步語如此者三字已有重變成意在了下只指點一審見是表恭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爲是安排造作章是德澤照宣變是民風不變成是治功成就地有迹故爲章天無形故爲變不見不動便是無爲但上成字同覆載言則成就乎物也此成字同爲變言則道化之盛也蓋至誠原不思不勉故其功業亦自不見不動無爲欽按許多功業無爲而成皆由夫無息之誠故爲之無疆

天地之道四節（自七節至末節）

七節欽按註至誠無息之功用就聖人說本文道字泛言天地之所以爲天也故下以其爲物承之一言指不貳二字貳字與二字不同二是數目貳是疑貳剛柔之貳乃不純一之意不貳不即是誠乃所以誠也要省註所以字一說一言分明指一誠字但是總天地故其文不得不異於聖人耳不測就多上說其所以然不可測欽按覆載之功都在成物上息故此只以生物言之言生則成亦可知矣下兩節方詳說天地極盛太而能生物之意○八節此特影上聖人與天地同體之意而爲下文覆物等之本欽按上文以天地之覆載成明至誠之功用此以至誠之高厚悠明天地之造化行

文變化至妙蓋聖人原與天地合德故或以天言聖或以聖言天不嫌其如無別矣（止此）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窮也高者外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污濁也悠久者往來始終萬古不息也朱子曰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止此）註能各極其盛謂天地各極其盛也博而又厚而又悠久高明亦然○九節段々皆由上節博厚高明悠久來亦隱然應前同用意斯字是從全體上析出言之由一處以及全體乃立言者抑揚起復之勢然也星是五緯辰是十二次嶽有五而獨曰華嶽者舉重見輕也河海亦是水之至大者日月星辰之繫尚是無窮內意華嶽河海之載亦是廣厚內意而萬物覆焉載焉方是說生物山水又在地中抽出勿作四平看蓋天地間至大者莫若山水而天地所生之物多在焉寶藏寶重藏畜如金玉之類一說謂寶之可藏勻把取也此不測言水之多無窮非上文之不測黿大體也鼉形似蜥蜴而大蛟龍屬無角欽按貨財珠具之類（止此）自其積聚而言曰寶藏自其懋遷而言曰貨財當錯綜意會○末節命以一元主宰言欽按天之命應上文天地之道（止此）於穆不已直不已上顯謂其德純一之明著

不可捻一說、不顯對於穆字、＊按卒章所引烈文詩、美文武之德云、不顯惟德、則又借以爲幽深玄遠之意、而章句順其意解之、此章依詩意亦可通、故不改之、＊（觀見集）文王之爲文下文字卽指文王、非謂文章、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補純亦不已句、亦字對天看、但不可云文王則天而不已、不已是誠之運、純是誠之質、純亦自不已矣、此句雖就文王言、却通上文、而應辟顯無息句、上文旣天命之不已與聖德之純之意已該通了、引詩來只作證、雖深一層意＊按程說、純於天道、蓋非本旨、先後字就始終而言、

右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五節、

首句承上文而贊之、聖人是道之管、故云聖人之道、非就聖人身上說○次節洋々、形容道理充滿廣大無不至、蒙昧而開導之謂之發、就、發揮養之謂之育、此正是聖人裁成輔相使物各得所、人亦在萬物中、極至也、峻極就在發育上見、自地以至于天皆道所極、卽察乎天地意、此便是高明覆物博厚載物悠久成物之功用、○三節＊按道理纖悉無間、而充足有餘、亦箇道之所以爲大也、（此止）禮儀々字輕、猶云禮制威儀、二字平看○四節其人

卽聖人、行是主發育裁經曲、非徒言體而行之也、○五節承上文、又言以決之、故曰是我故曰、非古語、道具於性、全性之德、率之是道、故非至德則至道不凝、々聚也成也、聚而不散言、體備也、成而不毁言堅固也、此尚在行前一步、朱子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

故君子二節、（六節至末）

六節首句是綱領、尊德性是存心全體工夫、道問學是致知細密工夫、下四句亦各有兩端而相資（相應）、＊按此節横看逐句爲義、是正意、註直看分做兩件、而下四句各分半屬上一句者、是發其蘊耳、並不主次序、（楊氏直看之蓋章句下段之）序、程子曰、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一說上言至德而德凝於性、於是有德性之稱、尊之云者戒愼恐懼恭敬奉持、惕其褻且褻也、道由也、持循不失也、學以問爲先、故曰問學、致廣大以下四句、亦各上半是極大、下半是盡細、並相反而相資、致高太精、說極高明直說、人心本廣大而高明、一爲私意所蔽便狹小了、爲私欲所累、便卑汚了、若克去其私、則復開闊而廣大、峻潔而高明、燖熱物也、謂舊食已寒、更溫之使熱、欽按論語知新在故之中、此知新兼在故之外者、易曰、禮卑以禮遠氣、比曰崇禮以

禮文言、（止此）改而字爲以、亦變文耳、不必拘、欽按註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以下、分屬連觧、以明首尾相應、意、（止此）私意輕、私欲重、意由中生、欲自外感、欽按涵泳乎其所已知、謂存養其所已知之道理、猶浸涵潛泳於水中也、其所已非、雖屬事、而敦篤之、却主志向、故亦爲存心、（止此）處事而道中庸、謹節文以崇禮、同以屬致知、蓋中庸至理、必以擇爲先、節文繁密、遂旋講窮、則禮儀益崇高、各就其所重言之、故激歸之致知、欽按註蓋非存心以下、再總解五句、（止此）蓋心不存、則胸中自汨亂、安能窮至事物之理、故非存心、無以致知、知不致、則事物之理不明、安能全吾所受之理、故存心又不可不致知、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亦此之謂也、註、大小相資、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尾相應、首言上一句、尾言下四句、朱子曰、此一段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末節、承上文言以其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或問）此正道之凝且行處、但不可作效言、上下盡所居之位、治亂盡所遇之時、容、謂容身、凡退藏收斂皆然之類、凡直前敢爲皆言之類、味兩箇不字、想見疑中的

骨子、味兩箇足字、想見疑中的蘊藉、明謂明于理、哲謂察于事、保安也、保身總承上下治亂、然非是徼倖免禍之謂、正是易所謂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字指上下治亂皆宜說、

右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全章、

夫子本語三件平說、子思引來、重下二段、以明爲下不倍之意、非聖人便是愚、非天子便是賤、自用是作聰明、自專是擅創立、反字與好字同看、是喜去做的意、道是制度文爲、非綱常之道、欽按生乎今之世二句、亦就賤者言、々非特不得專制作、即舍今從古、亦不得也、（止此）如此者、句明其非明哲保身者、○次節議有斟酌以求停當意、制有創造立定品式意、考有稽考校正意、欽按此各以其所實言之、其實三者通用、註禮器禮也者、猶體也、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品制者、凡宮室車服等皆有品節限制、一則欲其整齊、一則防其僭亂也、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稱也、說文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止此）古之文字少、直曰名、後世文字多則曰字、々滋也、欽按此節只承上言議制考是天子之事、而非在下者所得爲也、德位兼備、俟下文方發、此處且勿蹉○

三節、欽按車照度字、書照文字、行照禮字、（此止）周人重車冬官掌其制廣皆六尺六寸、轍跡皆同、同文、兼形聲言、註次序之體、即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也、欽按此節宜以故字對上、乃以當時事證上節之意、且隱然見在下者當遵時制而不自專之意、亦尚勿露可也、○四節位是天子之位、德是聖人之德、欽按其者其作禮樂也、（此止）禮兼度文說、欽按此下兩節正並論德位、以發揮首節之意、位字應賤字、德字應愚字、（此止）玩一亦字亦重下半段、二不敢正恐烖及其身處○末節禮字又兼得樂不足徵則人不信耳、若孔子胸中已自了然、何用證耶（許）

學二字有淺深、因時之遠近也、有宋存焉謂存耶禮在、然其所存亦無幾、故語又云不足徵、欽按孔子雖兼講三代之禮、而所自行則周禮而已、故言如此、此章引來只重末三句、以明居今世者不敢反古之意、言雖孔子亦得從時制而已、侯氏曰、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使孔子而有位、焉其獨守周之文而不損益乎、

右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全章、

欽按此章承上章說、九王天下之重典、乃在禮度

文三者首節且虛下方詳之、第三節為主、（此止）王天下纔創業變體說、欽按民字與道其不行矣夫其字同、必然之辭、寡過根重字來、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註、國不異政二句是人得寡過之由、政在上、俗在下、○次節、欽按上章只說無位無德者不敢制作、此下兩節言無位無德則不能制作、以明三典之所以為重、但此節輕、特依上章末節之意反言以起下節耳、言夏商之禮雖制作善而無考證、故民固不信從、孔子有德、雖善制作而無位不尊則民玩之亦不信從、故只得從周耳、非謂夏商之禮有徵則可行於今、夫子恐民不從而不制禮、

勿以辭害意、竊謂依註、則兩善字不例、若上焉者指三典傳自上世者、下焉者指三典出自下位者、而兩善字俱指三典之盡善、則兩段字字相照、敢存疑、○三節、欽按此承上文說、三典必王天下者所制作、而又必本其德乃得盡其善、正見其所以為重典也、（此止）本諸身句最重、德字藏在身字內、曰考曰建曰質曰俟、只形容無往不合之意、以見其做得如此盡善、非真有六事、本字徵字不對考建等字、省對不謬不悖、爭看不謬非一一符合、因革損益宜特順理、亦是不謬、俟後聖與此一意、（亦）按註天地以道言者、蓋謂一陰一陽之道也、（此止）不悖

謂仁義寬嚴之施合陰陽寒暑之理、＊按鬼神又就天地中抽出言之、（止此）鬼神無形明之所爲與幽默喫、故曰質無疑、謂通變損益之權合屈伸往來之機、○四節、只是承上文贊其制作之義、非謂制作之善由於知天知人、但惟知人而至于知天、故制作當人情便是合天理、非有兩項、天地著易知、鬼神幽難知、三王已然易知、後聖未然難知、故此兩件以其難知者言、疑惑二等止與知反、○五節是故二字承知天知人來、＊按動行言雖不外三重、而語意推開一步說、（止此）行有成迹故可效、言有實據故可傳、遠近指華夷、即就天下內抽出言之、

朱子曰、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末節、諸朱傳云、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彼其國也、（止此）在彼在此、於上文遠近二則字內可想、夙夜循環無窮之意、永終譽蔡世道世法等意、蚤字作早字看、此句猶言君子那有不如此而蚤有譽者、是發詞不是反語、且引詩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

右第二十九章、前章爲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爲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歟、按此章君子之道一段、雖是聖人地位、而以其議制作言則亦繫於人事、故以爲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全章、

此道發源實自堯舜、羲農黃帝大樸荒朴、故孔子删書斷自唐虞、祖述是以堯舜爲祖宗而傳述之、憲章是以文武爲成憲而表章之、註曰道曰法、實非有二道、學始自堯舜故曰道、法制至周大備故曰法、各從所重言之耳、律如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也、重衣曰襲、蓋服之而不違也、水土、地也、天時水土俱借用字面、上律謂隨時變易自然而當可也、下襲謂隨寓而安一定而不易也、二者實一理、四句總見通古今合天地道理無不備之意、註內外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言、末以事之小言、外有本末故內亦有本末、○次節從上文聖人之德盛大無不備看出、以天地之道譬之、四時日月又就天地中指出運行者言之、幬亦覆也、代替也、上重無不二字、下重錯代二字、但此節輕輕遞過取譬之意、待下節詳之、○三節、不相害是各具一性、而不相妨害也、道即四時日月運行變化之妙、不悖是各循其序而不相違背也、化即指育與行者說歟、按註所以並育並行者、亦謂不害不悖者之並育並行也、非分截言之、（止此）全體即大德、萬殊即小德、猶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體統一太極、可以分合言、不可以體用言歟、按天下之

萬殊、所以雜而不紊、迸而不合者、其間必有渾淪不分者爲之主張、所謂大德也、非在小德之外（止此）末句言天地所以爲大之實如此、非推原之詞、合大小而見大、推費隱詳大語小、聖道洋々優々、

右三十章、此章以天地明聖人之德、與論語夫子自言天何言、四時行、百物生同、蒙引云、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自夫子以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自夫子而後、千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也、

○唯天下至聖全章

天下至聖就聖人在天子之位者言、故下文有洋

溢施及等語、唯字與爲能字相應、直貫到節末、通章重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句、下容執敬別皆知臨中事、足以者只是應用道理具足在心、至下文方說積中發外處、且每句着一有字者、見得聖人爲華夷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若非其德足以有之、則不能主之也、註、生知中包安行意、寬者廣大不狹隘、裕者舒緩不急迫、溫者和厚不慘刻、柔者巽順不乖戾、發者奮發不因循、強者矯立不委靡、剛者剛直不屈撓、毅者堅忍不間斷、齊者純一不雜、莊者端嚴不苟、中者無小偏倚、正者無少邪曲、文者文章不晦昧、理者條理不紊亂、

密者詳細不粗疏、察者明辨不混淆、睿知之知以資質言、此智就應事上說、容是能茹納、執是能牢制、敬是能敬天勤民、別是鑒別淑慝、容與敬爲物邊多、執與別爲己邊多、○次節、●按此只以充積時出二義足上節之意、非深一層、註、周徧二句分解溥博淵泉四字、（止此）淵泉二字是假借、非譬喻、溥博是蓄之厚、淵泉是蓄之深、時出是隨感而應、不必泥容執敬別四字、○三節、此只以天淵形容其溥博淵泉充積之盛、以民之敬信悅驗其時出發見之妙、亦不是深一層也、見是威儀動作、言是號令、行是政事、○末節、洋溢徧滿也、舟車所至盡水

陸行人力、只是運舟車者、所覆載則不止人力所通、所謂隊亦在覆載內、凡有血氣只指人類以上極言盡人去處、總不出中國蠻貊之外、尊者崇其道也、親者親其光也、此句打轉莫不敬信悅句、亦非有外敬信悅、末句蓋承高明配天而詳之、故着故曰字、如天自體段言、配天自功用言、●按或是子思斷語、

右三十一章、●按聖天不二、故此下兩章、以聖人之德推演天之小德大德、但言天便亦所以言聖也、（止此）此章言聰明睿知而分出仁義禮智、又於四德上細分許多條目、而又繼自發用上說、

所以爲小德川流也、

○唯天下至誠全章

首節言至誠功用之自然、次節申言其盛、末節極贊其妙也、至聖至誠原是一人、故註亦以聖人之德言至誠二字包得一章意、經如今經布、綸如今織布隨緖分理、而不紊經也、以類比合而無間綸也、治絲之經綸有先後、大經之經綸無先後、如分之則爲父慈子孝、合之則爲父子之親、是也、大經皆人所同、但聖人自盡其道、所謂人倫之至、敎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立兼非用力字、大本卽首章之大本、大經卽々首章之達道也、知者脗合交契渾融一體之意、經綸是致和、立本是致中、於化育默契其妙、故能成位育之功、一說天地之化育便是命而性之所自來、故朱子又曰、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止此）、此蓋有所倚、雖首句爲能二字、蓋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天下之達道五而所以行之者一、故亦曰爲能立大本、經綸大經、惟天下至誠爲能贊化育而參天地、故亦曰爲能知天地之化育、○次節、與按仁天淵並承上章所以、以機書首節之意、然此天淵與溥博淵泉不相干（止此）、三其字指至誠、是直指之詞、經綸卽是仁、仁是誠之懇切處、立本卽是淵、々是誠之停畜處、知化育卽是天、天是誠之包涵處、肫々淵々浩々又是形仁與天淵之極處、○末節、固是實有也、聖卽庸字、書云、睿作聖、達是通達無間、指其仁義禮智之妙乎元亨利貞者、便是亦一箇至聖而已、

右三十二章、此章言經綸立本知化、是以源頭處合說、故曰大德敦化、朱子曰、此兩章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

○詩曰、衣錦尚絅全章、

此子思因上言至誠功用之妙、恐人騖于高遠、故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要其極也、通章闇然而日章是大綱、惡文之著是主意、知微是緊關、內省敬信正由知微做工夫去、君子卽下學之君子、道字指立心言、闇然句只重闇然二字、日章就在闇然內說之、闇然者謂精神意念收斂向內自家專一用工夫、自外觀之、只見闇然耳、按非止不有暴美炫人之心、其用工夫之間、苟一念忘向內則亦非爲己之學、人能向內自修則蘊蓄日厚而光潤益不可揜、所謂日章也、註日章之實實字卽指錦（止此）、小人句特以照君子之義耳、的明也、的然

是表裕粉飾外面增一分裏面便減一分故曰亡也緩提君子之道要着眼闇然淡簡溫三句發嘆形容闇然日章之妙淡是淡薄無可嗜好却有一段雋永之味而不可厭簡是簡易不事儀飾而爲實光耀自然文采可觀溫是溫厚似混而無別者而其中却井然有條理也註錦之美在中謂自表在中故不厭而文且理也遠謂物之從違近謂已之得失形於身而加於物爲風風之所自出爲自自卽心也顯微亦以身心言但近是身也裏而亦兼得心顯亦身也外面亦兼得物當涵融看愚按此三句一步近一步微之顯謂微却顯也便是莫顯乎微之意與者共與也一節與入謂與能相抗而入其內（此止）註爲己是用功之本知幾是用功之竅也人實有爲己之心必有知幾之明然按立心爲己而用功向內則內外一致相資而進又能知愼微而無間斷乃所以得入道也朱子曰此章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次節承上入德來說愼微工夫乃入德之最緊處詩全文云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潛心曲深潛之地伏隱密也內省是向內省察也不疚無惡卽戒自欺求自慊工夫惡從疚生疚從省祛求

二句只從上二句而咏嘆之所不見指內省工夫○三節愚按相以眼下所見而言非窺察之謂爾者武公使瞽矇誦詩以戒己之詞尚庶幾也戒詞也上節引詩以并念頭事端之微雖人不知而當愼獨之意此節引詩以見居室雖無人之地無事之時而當無怠乎操存而自愧也一說屋漏者室西北隅有漏光之窓是因聚下所有而言猶云其寢無愧於彼（此止）不動而敬二句是存養工夫與首章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同意不尋言不動不言對註爲己之功益加密言謹於人所不見之時功固已密矣又言雖己所不見之時亦謹則益加密矣并言其效并去聲與併同謂當德而因及其效也首章先存養而後省察是自天命本原說出故自內及外此先省察而後存養是自下學立心說起故自疏而密○四節爭是乖戾失禮就助祭者言不賞不怒是無言意民勸民威是靡爭意愚按兩不字而字與上節異例○五節此美前王文武之詩也朱子曰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此止）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效愈遠也篤有收斂向實之意恭卽敬字就存心言則曰敬就臨天下言則曰恭卽論語恭己是也天下平須從

百辟說到萬民方與引詩有情、欽按淵微二字兼幽深玄遠意分言之、淵者深而兼幽、微者玄而兼幽遠、朱子曰、此章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末節、皇矣之詩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與也、（止此）聲是號令、色是威儀、夫子之言、不是釋詩、蓋化民之本在德、故聲色為末耳、註、形容猶云擬之、非模寫形容之謂、蒸民之詩云、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

此引用輶字、意與詩異、倫猶比也、毛猶有倫、謂以毛比德之猶有倫、非毛之猶有倫也、文王之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載之訓事、事猶道也、至字贊德也、非贊詩、

右第三十三章、欽按反求其本、本猶曰初也、以漸而致曰馴致、胡氏曰、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曰、明道所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又曰、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蔡虛齋曰、首一章則該括一篇之指而無遺、末一章則收拾一篇之旨而無遺、許壚斗曰、首章天命、蓋言道之本源、遡其始也、卒章天載、蓋言道之極致、要其終也、胡氏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

中庸章句鈔說終

論語集註鈔說卷首

論語集註序說

論語者、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之語也、朱子集諸家說而註之、名論語集註（凡十卷、先是有罰衛痡集註）註者（字本作注、）解書之名、古人解經有傳、（與經異行、）傳述爲義、解注者謙也、（注在經文章句間、）不敢傳授、直注已意而已、朱子論孟集註、首舉孔孟穖歷及諸儒論二書之說而謂之序說、蓋謂採可以序此書之說列于篇首、而未成文、故曰序說也、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至）顏氏、

史記關天下者爲本紀、古國統者爲世家（或作系家）其

餘爲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掐人也、○其先宋人、微子十五世孫也、父叔梁紇爲鄹大夫、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至）陬邑、

史記本不書孔子生月日、朱子取於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傳月日補之、（今考孔子之生、實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周正十二月、夏正十月乙亥二十二日庚子）四歲叔梁紇卒、

爲兒嬉戲、（至）蕃息、

嬉遊也、戲弄也、○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畜聚之物、索隱唐司馬貞釋史記之書、料量平謂材料斛㪷之

數平均也、○周禮牛人、屬有職人、凡牛以駕車以耕籍、故掌牛之官亦名乘田、蕃滋也、息生也、二官皆二十歲以上之事、朱子曰、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止此）夫委吏乘田、雖官卑祿薄、而孔子未嘗以爲賤之易稱而忽焉、其不苟祿如此、○二十五六歲於毋憂、

適周問禮於老子、（至）益進、

老子爲周柱下史、（藏書室之史也、）故知禮、孔子就學之、蓋自母喪既除之後、周遊列國、博學無方、交天下之士、於是道彌尊矣、反魯而弟子之信從者衆、進來進也、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至）反魯、

朱子此序、刪史書法、孔子在魯及自他國反魯則書年若干、如在他國皆不書年、凡孔子年、據公羊生年、則當每加一年、昭公襄公子、季平子得罪、昭公率師擊之、平子與孟孫叔孫共攻昭公、公師敗奔齊、○高昭子名張、齊世卿也、（一曰、孔子中反魯而又適齊、一曰、留齊七年而反、）

定公元年壬辰、（至）彌衆、

定公昭公弟、季氏魯三卿之一、平子名如意、平子卒、桓子繼、家臣陽虎（論語作陽貨、）囚桓子專國政、

九年庚子、（至）不行、（史記作年五十、朱子據本傳改之、）

不狃、（論語作弗擾、）季氏費邑宰、季氏桓子名斯、能左右之、曰以、孔子欲往、説見陽貨篇、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至）司冦、

中都魯邑、宰猶治也、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而入於陽關、季桓子始執國政、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矣、遂爲大司冦、（六官皆有大小、）設法而不用、國無姦民、

十年辛丑、（至）侵地、

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罪、

十二年癸卯、（至）不克、（五十四歲、○此一條與魯世家文合脩、）

墮、謂毀壞其城池、三都、三桓私邑、費郈成也、孟氏懿子名何忌、始叔季宰吏數叛、患之、以告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家臣數叛者、以邑有城池、家有兵甲故也、（是孔子欲抑三家而強公室之謀、）季氏悅而從之、於是叔孫（武叔名州仇、）先墮郈、季子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三桓）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魯二大夫、）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成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又次第嘆隳叔季、）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條史記本作十三年、然春秋定公十二年書夏臨郈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故據改之、又按史年表、孔子去魯、亦在是年、（魯十月有事于郊之日也、）然則此下至孔子行、皆十二年事、而其圍成在孔子去之後、蓋世家文是異傳耳、

十四年乙巳、（至）孔子行、

少正卯、魯亂政大夫也、荀子曰、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此事朱子嘗疑之、而姑存之、）○沮止也、膰祭餘肉、俎盛牲體之几、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衛靈公待孔子、崇禮厚養、孔子於是有際可之仕矣、

適陳過匡（至）南子、

匡宋邑也、孔子居衛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剋爲僕、（弟子剋一作顏高、始爲陽虎家臣、）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陽虎嘗暴匡、）匡人聞以爲魯陽虎、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南子靈公夫人、使人請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適宋、

去適宋（至）能用、（五十七八歲、）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孔子

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缺）按桓魋疾孔子、蓋因其譏爲石椁之靡事見檀弓、○貞子宋卿也、諡爲貞宋以武侯諱改司空爲司城、司城其舊爵、此時爲陳侯之臣、（司城毅亦以官爲氏）是年定公薨、孔子聞其訃、乃反魯弔之、（孔子家語）孔子歸魯與門人講學、自是顏淵仲弓問仁、問爲邦、宰予問喪、子張問行、子游子夏問孝問禮、與子路從射於矍圃、樊遲從遊下舞雩、子路顏淵侍而各言爾志之問、由求點亦侍坐而有知爾何以之問、閔子由賜侍側而有由也不得其死之戒、孟武伯師事孔子問由求赤也仁、而孔

子有可使治賦爲宰與賓客言之答、乃曾子三省之類、皆在此年以後、而月日之的則無所考徵矣、（孔聖全書）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至　如陳、（六十歲、）

趙簡子名鞅、晉世卿也、佛肸簡子之中牟邑宰、孔子欲行、說見陽貨篇○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竇犨之見殺也、（晉賢大夫）廻輿而旋之衛○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季桓子卒、至　冉求、（六十歲、）

康子名肥、桓子之子、其臣公之魚也、

孔子如蔡及楚、（六十三歲、）

（缺）按論語云、在陳絕糧、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史記諸書皆爲自陳遷蔡如葉而將往楚時之事、後儒謂絕糧非一次、皆在陳蔡之間、蓋孔子六十歲、去衛適陳、其後周旋于陳蔡葉楚之間、凡四周年、當時君臣皆惡無所與交、（孟子曰、無上下之交、）而屢困厄、蘇以爲陳蔡間之事也、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至　乃止、

六十四歲、自陳適楚、（孔聖全書）○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則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也、某氏曰、按索隱則書社七百里乃是七百

社、蓋萬七千五百家耳、非謂方七百里也、如荀子桓公與管仲書社三百、義與此同、○令尹官名、楚上卿也、

又反乎衛、至　爲政、（六十四五歲、）

衛輒事見述而篇、○（按孔聖全書、孔子六十六歲、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路乃去魯適衛、爲孔文子邑宰、然朱子謂公伯寮愬在孔子使子路墮三都時、）

而冉求爲季氏將、至　八矣、（末二句朱子所加）

哀公、定公子、胡氏曰、至孔子晩年歸魯、文公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嘆之意、於書法可見矣、○孔子凡對哀公康子問政問禘問舜冠五常大昏五儀性命郊祀與

九經之告在歸魯數年之內、是年季康子使冉有訪問田賦之可否、孔子不言、（孔聖全書）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王）求仕（六十九歲、七十歲、）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朱子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是年以後、孔子雖已致仕、吉月必朝服而朝、是年魯用田賦、孔子有冉求聚斂附益之責、其後又有季氏旅于泰山、汝弗能救之責、（孔聖全書）

乃叙書傳禮記、

漢孔氏書傳序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又曰、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彙）按禮記非今二戴之書、古者禮經、周禮儀禮之外、無所由考、書曰傳、禮曰記、蓋古人熟語、只是謂其爲傳古之書記禮之書耳、

刪詩正樂、

漢藝文志云、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狩、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並亡詩六篇、共三百十一篇、）○漢志以禮樂著之六藝、皆非孔氏之舊、然今所傳三禮、爲漢遺書、而樂六家者、不可復觀矣、（明經籍志取陳氏說、）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爲十翼、（文獻通考○彖繫象各分上下、說卦文言外有序卦雜卦共十篇、）史記云、孔子晩而喜易、韋編三絶、（彙）按文王卦辭爲彖、周公爻辭爲象、今言彖象者、是彖象之傳也、

弟子蓋三千焉、（至）二人、

六藝六經也、（彙）按孟子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蓋言其大數也、史記世家云、七十二人、而弟子列傳則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索隱云、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惟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漢文翁孔廟在成都、）蘇轍古史云、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旣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幷錄之、凡七十九人云、○孔子自歸魯之後、以詩書禮樂爲敎、由是顏淵有夫子博文約禮之歎、子貢有夫子性與天道之聞、曾參有吾道一貫之唯、達巷黨之人有大哉孔子之稱、（孔聖全書）○七十一歲、顏淵死、

孔子哭之慟，有誄。東厚葬事，是年孔子有疾，季康子饋藥，子路請禱，又使門人為臣、（已上孔子適兜饋藥事畢全）書屬前年、

十四年至春秋（七十一歲、）

胡氏傳序云、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二公、凡二百四十二年、）家氏曰、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貽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脩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故春秋之脩，獨後於五經。（全書）

饒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學，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盡窺，蓋自夫子刪定贊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通考）

明年辛酉（至）於衛

蒯聵自戚來，攻出公輒，劫孔悝盟，子路結纓死於孔悝之難。（悝文子子、）

十六年壬戌（至）十三、

左氏補經，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史記從之、）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宋濂曰、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今考孔子之卒，實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周正四月夏正二月癸卯十八日乙丑也、）其享年據公羊生年，則七十四。蓋寢疾七日而沒，事見檀弓。

葬魯城北泗上、

水經注云、泗水南有孔子冢，在魯城北六里、（象）按孔子丘林，後世稱聖林，又曰孔林。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至）六年、

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鄭氏曰、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加環絰也、）冢上、索隱云、家語無上字，蓋上者亦邊側之義。史記弟

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家語亦同、）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年七十歲、）

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朱子曰、孔子沒時，子思幾三十、（傳道錄、）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至）論得、

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此一條出晏進論語集解疏文。今本集解以此為敘。○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邢疏）其中二十篇篇前題目次第與魯論不

殊以學而為特習也（皇疏）家語云孔騰字子襄（孔子九世孫也）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記云孔鮒所藏按鮒騰兄著孔叢子者也）漢孔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之書乃傳論語孝經（書序）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而次第大不同以鄉黨為第二以雍也為第三二十篇而內辭句亦大倒錯（皇疏○錄按其末篇蓋題為子張問）○隋志云張禹（漢人封安昌侯）本受魯論（從夏侯建受）兼講齊論（從庸譚受）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其齊論從魯論二十篇為定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

程子曰論語之書（至）子稱

朱子曰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

程子曰讀論語（至）之者

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略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脫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々好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至）曾讀

（錄）按讀此書者必至於有好而樂之然後方為能變化氣質乃是會讀者也其不會讀者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也故以此次上說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至）深長

程子又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是故難讀○朱子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又曰只是這箇物事愈說愈明愈看愈精非別有箇要妙

不容言者也○（錄）按讀之愈久意味深長然後能好而樂之方有實得於己此是讀論語之要法故以此說終焉○胡氏曰右程子說共四條專為論語發故附在世家後其兼說孟子者已見前讀論孟子法中矣

論語集註鈔說卷一

○學而第一

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註、務本之意、如首章以時習爲々學之本、次章以孝弟爲々仁之本、三章以巧言令色反言以養中爲求仁之本、四章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五章以五者爲治國之本之類、○義理得于心爲德行于事爲道、有體用之分、門甚兩字由本字而生、朱子曰、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子曰學而時習之節、

子者指孔子、子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爲子也、○註、學之爲言效也、言詞也、謂此字之詞卽彼字之義也、○人性皆善至初也、首原當學之故、次示學之之方、終要爲學之功、覺字兼知行、爲猶學也、措先覺致知脩行之方、○鳥數飛只是飛來飛去也、月令鷹乃學習、蓋亦謂其學飛而數飛也、非習字兼學意、學之不已、學與習只是一事、效之於人、則謂之學、熟之於已、則謂之習耳、○亦旁及[illegible]之辭、悅字註喜意也者主其方生於內者言之也、乎字含決意於疑辭、夫未嘗學則固無所由得之本、旣學而不時習、則所學不熟、而不生喜意、又無所由得之道、學習必至於喜然後方有所進、喜是得所學之始也、○習重習也者習卽重義、繹抽絲也、恩者知之、浹洽者浸物於水而潤濕透內之意、中字指心、是專以知言也、○學者將以行之、此學字兼知行所學者在我、謂其可以施乎行也、在我字蓋淺言之、不必說盡得之、○時習者無時而不習是說習之無間斷、但說得太緊、與時々習之之義抵坐、如尸立如齊是以坐立之至敬無間斷者舉例此齊字以祭祀言、

有朋自遠方來節、

天地道理本公共的、吾善及人者廣則證吾與人

爲善之心、故可樂也、○樂主發散在外、蓋樂是滿中而發外、內外皆在、但其所主而言在發外者也、

人不知而不慍節、

人字所指泛、慍只是心有些々不平是也、註曰、含怒意、怒意尙未徵於色、而况含之乎、○程說、言樂在及人、而今不見是則不及人、宜悶而不樂也、雖然亦無悶、乃所謂君子也、蓋這善人自有可樂之實、故其樂雖不如及人之盛、亦不生些々不平之心、○學之正、所謂儒者之學人之所以學而爲人也、悅深而不已、則遂至可樂之地位、蓋但曰人不知而不慍、未足以見君子之實、故此段又原說其德之

所由成矣〇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言未足以論君子地位也、此樂字比本文其義周全、人不知而不慍之意自在其中、〇蒙引云、論語一書以載孔子之言行、而此一章則雖孔子教人之言其實一生履歷皆不出乎此矣、門人記此於魯論之首不爲無意、

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節、

爲人、指其資質、不遜曰犯、悖理曰亂、凡遇尊長皆謂之上、〇孝弟之人、其心和順、不惟好犯上者鮮亦自不虐下、但此就孝弟諒及之、故獨以犯上言之、〇此節、正是孝弟所以爲仁之本而倒先略說其意思耳、

君子務本節、

註、務專力也、力字活、本猶根也、本字泛、根專指木本、培植不揺曰立、不從外得曰生、生字由本字來、凡道字泛言者皆訓所由、此道字指箇理所由行本乃其源頭也、〇仁者愛之理、謂人心所以愛物之理、愛是用而情之名、理是體而性之實、心之德謂人心本具愛之理而自然觧愛物、此便是心之德也、心統體用、凡德字不對才而言則亦以體而兼用、此兩言者、一意相發、朱子曰、心之德是渾然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又曰、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然按仁是天地生物之理、人生具此理於心而乃以生活、亦自然好生愛物、便是心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只是一理、隨所在異其名耳、又按仁是性之名、然論語仁字、以德言者亦多、此章乃以道言、但言仁始于此、收釋以此兩言而性道體用都包得矣、〇朱子曰、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若若予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〇程說、孝弟順德也、是對蓄惡有違逆處而言之、孝弟本行之名、謂之德者專以用言、德有本、此德字衆善之通稱、德各有源流、本即其源也、道是其流行處、仁愛及於物、此仁字與親愛一類、以用言也、仁（下民同）物字指人、盖親親仁民愛物是一流之德、而孝弟乃爲其源頭、爲仁仁字是性之名、便是程子此兩說論仁之本義也、爲仁、謂推行箇愛之理、〇或問（至）仁否、盖或人以仁爲德之名也、孝弟是用也、仁之用以情言則愛也、以行事言則孝弟也、曷嘗有孝弟來、來語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註、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只是欲使人稱好耳、不必說、阿諛容悅、此句即是人欲肆而心德亡處、但其意所包、者廣、本心之德即天理也、○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者也、註、聖人詞二句、對上章鮮字訓少者、又發此例、○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心鮮仁矣、又曰、只爭一箇爲己爲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今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又曰、若夫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若與巧令者不同、然覈其矯情飾僞

之心、則實巧令之尤者耳、故聖人惡之、○緝說、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謝述云、巧令鮮仁、故木訥近仁、又云有言不必有德、堂堂難與並爲仁、意皆相發、○朱子曰、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甚深、又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語其所以爲之者、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爲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省々察也、三省只是屢省也、實非止三次省之、○忠信之辨、大學已采伯子之說、此又采叔子之說、蓋先詳後約也、二說其旨不殊、發己自盡便是盡己也、循物無違亦循箇事物、而不違其實也、以實以字訓用、（皆出朱說、）餘詳大學考、是論語言忠信之始、故兩字相對以明其全、旨皆兼言行、朱子曰、爲人謀如爲己便是忠、（案）按與朋友交之信、以表裏如一、許諾必踐爲主、凡爲己爲人皆盡其心、而以言行相顧以應接循物之類、皆盡己也、以實也、○倪氏曰、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日新勉々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

本文之所未盡、（案）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亦是克治擴充意思、凡省察皆然、非察了即休、自治誠切、誠不欺也、切々已也、以忠信爲傳習之本、此信（下上）忠、只以實心言、不拘爲人謀與朋友交、○朱子曰、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晩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尹說、朱子曰、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孟子曰、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又曰、參也魯、其爲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雖學所傳而所守依舊自約、○謝說、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流爲莊周、商瞿之後荀卿出、

之類、子思孟子之明善誠身則傳大學之宗旨而皆能任道繼統、可見曾子之流不失聖學之眞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註、出兵車千乘、大抵諸侯大國方三百有餘里者而可以出兵車千乘、○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是靜時敬）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是動時敬）愚按主者專主而無他無忘也、一、謂心之純一不雜、無適是心存而不走作放散也、此兩語互相發其心在是謂心存而

在己身也、無一息之離是無適、乃所以心存而純一也、無一念之雜是主一、乃所以心存而無適也、程子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蓋自然而一者誠也、未能一而一之是主一、所謂敬也、夫敬兼動靜貫內外、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論語敬字此爲始、故說其全旨、本章敬事是專主動乃謂謹勉於政事也、信是命令之誠實不欺、○節用是因事制費而不奢侈、愛人是因情施法而不刻薄、人卽民也、曰人者別乎下民字以農言、○註、時謂農隙之時、四時皆有農隙、○五者平看、不必泥而字、註治國之要在此五者、謂只是爲政之大體而

未及紀綱法度之詳、故曰要也、○程說、此言至淺謂易知易行也、○楊說、易語節卦彖傳文、本謂農事、楊氏據本文兩而字而上四項各以兩事合說且敬事之說、似言臨之以莊、黃又節用而愛人之說、殆混爲一事、皆非本旨、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言此爲政者存心之大體、而未及制禮樂法度之條目也、（此語有病、朱子辨之、）○金氏曰五者反覆相因、此亟補胡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愚按反覆相因之說、獨信與節用爲難說、蓋人君平昔立信於民、然後國用可得而節、不然則民或

以爲吝財專利、而至於怨上、是下因上也、人君初雖能信於民、然奢侈而不節用、則難保其信於終、必至於改法罔民、而繁刑重斂、是上因下也、然其說蓋不止此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弟子大抵指小學生輩、○入則孝出則弟、蓋對父母言、則弟爲出、况弟亦不專指兄、凡宗族鄉黨年長者皆當弟順也、○謹字訓敬愼、是字義、曰行有常、其主意也、兼守而不變動而不悖二意、此謹信二字之解、蓋出易家人大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餘力猶言暇日也、暇日只是得閒暇之

日不必說全一日之暇、一則学有須臾不容息荒之意、學文或以爲將來力行之地、或以考己性之得失而爲後戒、凡初學之人、必先常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行培植德性於出入言行應接之間而纔有餘力則以從事文藝、無一時一事不範圍于天則中是爲正養之全功矣○程尹二說先後字並以緩急言、不必說先行而後知、如幼儀曲禮亦當先講而後行之、朱子曰、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事、○洪氏文質之說恐非聖言本旨

○子夏曰、賢々易色章、

賢々使有思齊意、賢亦有取諸前言往行者、易色是從外形容其誠之辭、非謂其人以此易彼、○竭力謂凡其力之所能爲者皆竭盡而無餘也、言力而不言身者以吾身是父母之身也、○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々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此章子夏主意只是論學術而不論人物、勿辭定曾學與未學、故註只曰盡其誠而不曰盡其道、是不說定也、又曰、苟非曰必其是兩下說之也、○游說、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本義學字指學宮、此引之則教學之學也、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此句正應皆所以明人倫句、故是故我曰也、○異說、子夏之言大段是好、但其立言抑揚之間有些々矯枉過直意思、故恐其流弊或至於有廢學者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節、

君子二字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不重就氣象言、氣質之輕浮躁率與無沈潛涵養之功皆是也、不威謂氣象之見于形接于人者皆可侵侮也、對心言則並屬外、然氣象根于內而威全繫氣象、○學兼知行、不固謂雖得易失也、學以威重爲質而忠信以下皆爲學之要也、然非有用功之序、蓋四節散言、但稍意脉相承耳、

主忠信、

主々本也、謂凡事靠他爲主、此忠信總是一實心、故註與事對說、朱子曰、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進德、○程說、朱子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眞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辭、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

無友不如己者、

註、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是自禁止也、非聖人戒人、

下文勿字亦同〇人非不知不如己之友無益而有損、然常情喜人之善柔奉承而借畀以爲高、故不能割捨此念而不覺去友了他、所以無求輔之誠而竟不能進步也、是以聖人使人禁止之、然其不如我者來求輔於我則讙導之耳、若使其善承則併他壞了、俱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所以憚改過者、有因循之念有護短之心、要改之者當先去憚心、故曰勿正是着力處〇胡氏曰、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〇程說、朱子曰

最要在速字上著力〇游說、君子之道、蓋亦與程子同、且通章串旨未知聖言本意否〇存疑云、威重如田地、忠信如種子、勝友如培養、改過如芟艾、

〇曾子曰、愼終追遠章、

愼不苟且也、註、喪盡其禮者、蓋先王制喪禮皆所以使人子盡其孝也、故今遭喪時非盡其禮則孝子哀戚之情誠信之志亦無所由盡、不唯謂備其儀文也、追々思也、〇註、終者人之所易忽也、忽輕忽也、非莽忽〇民德猶云民心歸往也、望而趨之以爲向往也、歸厚就愼終追遠上說而其意稍寬

〇子禽問於子貢曰節、

皇氏曰、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爲大夫者則得稱夫子、孔子爲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爲夫子也、〇是邦謂所若之邦皆然也、子禽之疑在一必字上、先說求後說與、而又曰抑畢竟意重求邊、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節、

註、和不慘暴、厚不刻薄、易平易坦夷、直無有險陂莊不廢弛、敬不放肆、節收斂之意、制裁制之意、謙不矜己、遜推以與之、五者譬如日光、觀者見有五色、日安有五色、大抵是渾然底氣象、且夫子盛德固無所不備、此特其光輝接於人者耳〇子貢一得字、皆子禽明非求意既足、而其非與不消辨也、

夫子之求之也二句借子禽求字而申明其不求而得之意耳、猶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蓋凡有所得者必求之而後得之、然人之所以求之者或以詞或以勢而夫子乃此五者即所以求之者而自然得之、非有意于求之也〇註、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蓋孟子本倒言、畢竟所存者神所以所過者化也、德盛禮恭指溫良恭儉讓、不願乎外指異乎人之求〇謝說、朱子曰、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〇金氏曰、集註於周程張稱子、諸儒稱氏、不名字者稱官、特人稱字、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朱子曰此章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又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必有爲而言○三年是居喪內情事未伸時也朱子曰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象按此章是聖人觀人子志行而斷之以孝也末句總承恐非泛觀人之法敢存疑○尹說道字非本旨以不忍二字替無字說最妙蓋不待三年而遽改則之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朱子二句）所以有所不忍也○游說可以未改猶言可得未改兩句皆以理而言不繫于時○朱子論此

章曰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爲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或問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耳曰此說得之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節

禮之用和爲貴六字爲一句（或至用字一讀者非）註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節文謂品節文章朱子曰天下有當然之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此止）儀則謂容儀準則蓋禮是天理之節文而爲人事之儀則者也非有兩項（或以儀則分貼節文者不是）從容者閒暇之意○先王之道指今日見行之禮但道字比禮稍寬耳斯字指和註此字同小大由之正是道之美處之字指道

有所不行節

有所不行承小大由之說○朱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不以禮節之之字泛指事物非指和蓋先王之禮常不失本體之嚴故能節制事物今徒知和而和便是離却禮而無復以節制所以不可行也註亦非復禮之本然謂知和而和之和非禮之本然者也○程說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蓋謂禮本以嚴爲主然稍過嚴則亦離率不和故箇禮也其用之和者爲可貴也非體用之說先王之道以下加一以字似道字泛而斯字之字並指和樂勝則流只是借樂以說和字耳○蒙引云朱註不曰嚴而和而曰嚴而泰見其出於人心自然之安而非著意於和者也象按人心之泰是禮之所以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章義禮字皆非其全體故註亦略之以後為踐言者謂既言而踐行其言也○恥由心生辱自外至恭之過不及俱有恥辱○失失擇也註宗猶主蓋宗是所依歸處其義尚泛主乃正對客之稱上二項各是一事因與宗則有近久淺深故本文以亦字遞過○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信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言行交際不可分貼三者皆交際而並有言行朱子曰因仍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事恁地做一般許氏曰言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之人能之張芭山曰須知前此尚有窮理工夫在近字不失字特臨事更加審度詳慎○周用齋曰慷慨然諾近于意氣鞠躬畢遜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易動不知稍不萬全他日又有許多難處○易曰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有子三言蓋本諸易（繫辭）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此章是訓君子不是贊君子首四句緊緊說下而末句總之都是一箇無窮之心不必分志與功與

心作三項看○註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此特言其不求安飽非以居食甘淡朴為可貴只是其志專在求道而雖安飽切身者亦不暇及之也○事字兼致知力行○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愚）按集註解道字兩言上以其實言下以其義言此稱上兩道字泛（道千乘之國之道字不與）此道字切故始釋之○朱子曰此章須反復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愚）按一好字要玩蓋好之深則志專在此而自不惰於脩行常覺其意味愈有餘而其研究愈不足故孜々勉々不已如此○尹說篤志謂不求安飽力行謂敏事慎言然居食是一類合事與言共三項而今分為四且合三者方可見其好學而又獨重末一句並未是

○子貢曰貧而無諂節

未若謂這人不若那人也○樂如孔顏之樂所樂者畢竟道而已矣樂則忘貧禮亦對富驕說以恭敬撙節出自然者為主方有情○註心廣體胖是樂之之象安處善樂循理是好禮之實善對理言

則善屬事理在心、忘貧與不知富正超乎貧富之外者也、○朱子曰、無諂無驕此就貧富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大不干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樂非富而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貧而樂者不能、○註、子貢貨殖以下俱言外意耳、

子貢曰、詩云節、

引諭是感悟語、非附詞、又非謂詩人之意即夫子之說、斯字即指可也未若四字、而所該甚廣、○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學自脩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朱子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

疎或密或同異蓋不能齊也、

子曰、賜也節、

首句始字只作方字看、非謂前此未可與言、○諸之也、往謂處貧富之道、來謂義理無窮學者不可安小成之意然此意既含在首節一答之中、但夫子未發之、而子貢能探出、故曰告往而知來也、存擬云、詩之詞含蓄而其意深遠、或即近以明遠或舉此以該彼、非告往知來者不可與言也、○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此章兩句意相串、非敬言、聖人立言主意固如尹說、然其語意猶言人當不患人之不明、而患己之不明耳、如此看乃患不患相呼應、但正意在上句、下特以激發上句之意、○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爲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拙講云、世人之患反顛倒了、故聖人提正之、（朱子既云）○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爲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章、

註、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朱子曰、辰是大星、（太尊大之義也）蓋北極五星、人尊之爲北辰也、極屋棟之名、取其居高而統衆、乃天體運旋之樞紐也、（其實天心不動處在極星旁）、政字以法令言、以德謂以德爲本領也、註、無爲而天下歸之、無爲謂無爲於化也、歸是化而歸之也、蓋政是有爲、然止能正人而已、不能必於化、唯其以德爲政則不待更施爲而民自化之、其化不在政而在德也、若是徒法而不本德則民且不從其、所令、而況於其化乎、○程說、無爲字與無爲而治者同、謂其政只依當然之理、而無所安排造

作也、○范說、無爲與程子同、金氏曰、不動不言、無爲也、化而信者成也、（欽）按所守至簡謂誠慤不二、所處至靜謂淸愼淵默、所務至寡謂易簡公平、蓋天下之事本煩雜擾動衆多、爲政以德則皆有以御之、所以無爲而成也、

○子曰、詩三百章、

一言一句之詞、（又有以一字爲一言者、）之字指詩之所以爲詩而言、朱子曰、聖人言詩之敎只要得人思無邪、註、凡詩之言至而已、夫詩之編、善惡竝存而相比、故足以勸懲人心、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又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註、然其言微婉、（至）盡者、輔氏曰、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婉曲之意、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許敬菴曰、風俗邪、先王爲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爲禮制以一之、至於思藏於微眇、非政令禁制所可及、則採集詩歌使之一唱三嘆以興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蓋思者詩由所起也、以其出於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自易爲功耳、直向人一點靈源中激發感動、潛移默奪轉來、○程說、思無邪者誠也、天之道也、欲思無邪者思誠也、人之道也、○范說、經禮如士冠禮諸侯冠禮

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子曰道之以政全章、

二之字指民、註、政謂法制禁令也、法制所以示之也、禁令所以戒之也、此政刑不可說做不好、然徒法雖善不足以圖治、若其不善則法愈苛而民愈不服矣、○下節、註、禮謂制度品節、制法也、擧全體言、度是制中之條目、品節文謂制度中有尊卑厚薄之品無過不及之節、獨言制度則包得品節、欽按觀感而興起、興起謂興行也、淺深貼觀感、厚薄貼興起、然厚薄本謂氣質、此指其由興起而發見者也、稟性本厚者感深而興厚、或太過也、稟性本薄者感淺而興薄、仍不及也、所謂不一者然矣、○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欽）按通論之、德者禮樂刑政之本、而禮乃政刑之綱也、法制是制度之所包、有禁令以防犯法者、有刑律以罰觸禁者、使其出於理之當然、則皆是禮之條目耳、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全章、

此志字大有力、乃與下立不惑等一例看、朱子曰、

今人誰不學、但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學自住不得、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々便是志不立、學兼知行、下五節亦然、但其立言各有所主、要之畢竟知先而行後矣○次節、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四節、註、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是物理之源頭處、知之則我知即天理、無彼此之別、便是一貫地位○五節、註、陳氏曰、縱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内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朱子曰、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今聖人九耳之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疑滯、歟 按耳一順則百體亦非順、總觸其機、莫所透徹、猶利劍吹毛、清琴鳴風、陳氏曰、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末節、矩比人心本然之天則、副墨云、意圓而理方、隨其圓而能不失其方、所謂如珠走盤、而不出于盤、非化境不能、又云、形是極實的、易於凝滯、耳順則悉歸融化、實而能虛、心是極虛的、易于走作、從心不踰則悉歸調伏、虛而能實、○朱子曰、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道箇路、不是至七十歲便畫住了、鄭淶源曰、由志而立、是定境、不惑知命、是悟境、耳順從心、則化境也、○程說、開十五志學、朱子曰、横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說、○胡說、一疵不存二句、是說質之化、與知之徹處、本心瑩然三句、是說知與行之自然、本心瑩然、則體即道、隨所意欲、莫非至理、則用即義、聲爲律、身爲度、本是說禹之聲氣容貌、自爲人之準則、此借之、形容不踰矩、歟 按胡氏之意、盡謂此章聖人敎人心學之說、以本文一心字爲主也、今由此論之、十五志學、便是練心之學、立與不惑知命耳順、皆是其漸進之實境、循心不踰矩、正是其所學之標的、後說、二以二字、輯釋作一、而云、或作二者非、

○孟懿子問孝全章、

仲氏改爲孟氏、說見大學考、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次節、語樊遲以發又冀懿子得聞之也、末節、註、禮即理之節文也、此理字承上註、理字說、夫子之言爲三家發、是警其踰也、然須知爲人子者、不遵先王之禮、則生事葬祭皆不能盡其孝敬之心、此又可以戒其不及矣、○胡說、得爲而不爲、謂苟簡儉陋者、若三家不得爲而爲之、則又非過於敬親者、只是自尊大而已、

○孟武伯問孝章、

曾子臨終啓手足、樂正子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能疾之憂矣○金氏曰、集註前說發父母之至愛、警人子之守身、懇切深長、所該甚大、舊說亦在其中、

○子游問孝章、

今字指卅俗、充養字去聲、首是下養上之義、註所謂飲食供奉是也、然難以通犬馬之養、故曰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至於二字只是以犬馬之至賤別乎人之詞、下句皆字獨繫犬馬而不包他、註養犬馬者者字指事非人也、○象按胡說、或人駁愛踰於敬之語、分愛敬爲二、未審然否、蓋人子之於父母、親愛之深則必愼而重之、愼重之至則必尊而敬之、若能愛重而尚欠尊敬之心、亦可以爲愛踰於敬矣、朱子曰、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

○子夏問孝章、

註、事親之際々字要看、非外於事而只論色也、○事與酒食只是家裏所有、或以事屬父兄酒食屬子弟者非、曾字皇疏讀爲誰、皆此句只是言人必不以此爲孝也、註孝子之有深愛者六句出祭義、愉色婉容內便亦包得舊說之意、○朱子曰、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子做、故必用愛、○翟說、爲懿子武伯言者只舉大槩、爲游夏言者乃責其備、以彼材卑而此材高也、象按其言武伯者盡依舊說矣、一說前兩告大夫、一循理、一守身、其詞婉、後兩告門人、一愛親、一敬親、其詞直、○黃氏曰、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於此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此章設詞、一反一正、如始疑而後信者、所以深賛顏子也、退而省其私、退字屬孔子、省察也、私字本不好、故註不止曰燕私獨處、而更著非進見（請問）之時句、朱子曰、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李說、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象按此四字不惟資禀又有學力所養、成體段、猶言模樣、默識（如字）心融、謂所聞之言不待問難而其心便與理融化爲一也、其聞一而知十者亦是也、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是說聞後之心境、此正所以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由之之字指動靜語默間之事、此數語非實有所自驗者恐不能言及、或云、此說及

字、然後知其字、此皆夫子語意、

○子曰視其所以全章、

視觀察三者逐事看亦得、就全體看亦得、註、以爲也、是指所爲之事、非謂從其事、○次節、由、行也、行亦爲也、是謂從其事也、行其所爲者、亦只謂從其所爲之事、蓋觀所從其事、則亦見得其所由來之意、兩說字義殊而意歸於一矣、○末節、摠說、知言謂知人言、○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朱子曰、觀人固是如此、觀己亦當如此、

○子曰、溫故知新章、

註、溫尋繹也、此直以溫之事實爲解、中庸章句以爲燖溫之溫者、是因其字義而示其爲重習尋繹之意、故與新無定局、故者、能新々者、亦故、々新相禪循環不已、註、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將每二字是活眼、朱子曰、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得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又曰、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與中庸是溫故重之曰、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亦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註、記問之學、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無得於心、與每有新得相反、所知有限、與其應不窮相反、

○子曰、君子不器章、

朱子曰、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須知用者所以發體也、才者所以達德也、若徒以才藝之巧妙而論其用、則雖多才多藝、亦不離器耳、

○子貢問君子章、

此、勉子貢急於力行、而以言字伴說、周氏解做兩平、似未妥貼、本文下句無言字、疑兩句只是一意

先行其言、謂先行其所可言者也、而後從之、謂其言必從旣行之後、而不先於未行之前也、（朱子曰、而後其言從之、）非謂將言而先試諸行、旣行則從而言之、況有旣行則不消言者、有雖旣行而不當言者、○朱子曰、此爲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

○子曰、君子周不比章、

周者、惟善之取、而不論所趨之異同、便是普徧、比者、惟合之與、而不觀所由之是非、便是偏黨、好善者必亦惡惡、共是公黨、惡者必又傷善、皆是私、○毛氏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

從處已上見、胡氏曰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々欲學者致審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註、一其字好看、思者求其理於心也、學者習其事於身也、君子所學必非粗迹、所思必非虛象、據註則上學字兼知行、下學字專屬行、若下學字以讀經考史、而證其所思者、置其內、則亦可以兼知行

○程説、問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辨思是思之始終、朱子曰、然○按非學學字包得學思、

○子曰、攻乎異端章、

註、攻專治也、謂專治此事而不治他事也、異端孔子時楊墨未肆、故註下一如字、害是害自家、註其字生於專字、（一説、以註甚字貼本文已字、然已乎無津、不可從、）朱子曰、不惟説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看去他病痛却得、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知之之字所包者廣、註、知之之道、謂爲知之之道、本文知之二句、串看知不知、互勘驗、兩爲字有究到斷定之意、是知也、言是爲知文也、蓋使子路能使其知不知之界限分明、則自實知其知與不知而心裏了々無自欺之蔽、心之所發必如其所知、故雖有所未知、然無害以爲眞知、於是乃可以實

其知之之道矣、如此、則又必有不安其所未知而求知之之理、而所未知者亦不終於不知矣、朱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已明矣、若不諮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説出此意、其説方完、（程子曰、恥其不知而不求其終不知也、）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自盡、

○子張學干祿全章、

聞與尤屬言、見與悔屬行、皆從其所多耳、見聞得互言之、尤悔亦常相從、朱子曰、自寡聞見而積之多、々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謹其餘、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爲能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註、學之博而擇之精、而守之約、々是對博之約、不然則所謂約者只是苟簡耳、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故夫子教以反求諸內也、○程説、顔子終身簞瓢、閔子堅辭費宰、可知必無此問矣、引耕也語、蓋謂耕者謀食而求免餒、然猶或餒在其中、况學者謀道而不干祿、豈可必得祿焉哉、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順性曰直、逆理曰枉、舉是舉之於衆中、故獨於錯曰諸、服者心服其是也、非歸往之謂、此哀公求服

於民、夫子則求服於己也、○謝說、服字對去字說、盖以歸服言也、其於論窮理、而必兼說居敬、正是程門學規、

季康子問章、

朱子曰、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方忠於己、又曰善者固可舉、若不能皆遽刑之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講遂云、勸不止所舉所教之人、王氏曰、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張說輔氏曰、凡聖賢之言與事、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

○或謂孔子曰全章、

或人以爲位爲爲政、夫子引書云孝乎、省文也、孝友乎者政字、在書指國政、此引之作家政、是亦句泛言、不必粘帶陳上、奚其爲爲字是應或人爲政爲字、註乃爲々字只是謂字、○吳氏曰、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愚按至理二字亦就爲政說、

○子曰人而無信章、

朱子曰、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愚按信字以言語言者有言必由裏言必副行兩端而又以行言、則所言必踐、所約必果、信也、合言行言之、則循體事物、而無違其實、信也、若一無之、則所行不達必矣、今若以此信爲信字之信則庶乎言行可以兼統、乃人一點眞心平素人信任而不疑者是也、何以行句輗就車說、然須緊向人上看、不知與何以口氣一猜度一結問、緊相呼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全章、

註、五常、愚按仁義禮智信、指五德之用行于五倫之間者、非性之名、然亦不必分配五倫、文質、朱子曰、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三統、漢律曆志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孔氏曰、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北斗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謂之建、）以天之陽氣始生、爲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地統者、物又未出、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人統者、其物出於地、人功當修理、故謂之人統、朱子曰、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又曰、此章因字最重、所謂

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又曰、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象）按變易制度與時宜之亦是所以扶持綱常使萬古不易也、所謂裁成輔相之道也、（世）三箇可知也、通兼因革、其或字含尊周意在、註、文章制度、九禮之文章、皆有制度、讖緯術數釋義云、九讖緯皆言將來之驗、讖纖也、言其義纖微也、緯有七緯、（六經外加孝經、）以爲經必有緯也、輯釋云、術數如望氣歷勝風角鳥占皆是、○胡說子張欲前知十世、是好苛難之心、夫子只把古今因革大節理斷之、天敘五典也、天秩五禮也、文爲文章所

爲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全章、

非其鬼謂淫祠邪魅、而非宗社正神與分所當祭此章文義兩句散言、然其意非無干涉、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

（象）按凡好（祀）鬼神者常恃其庇佑、故見義不必爲見欲不必禁、怠於行義而恐尤愆則不思修省而亦務禱禳諂之私、一己之病不除而禍福利害惑之故也、

論語集註鈔說卷二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謂者評論之詞、季氏蓋指平子、庭是廟庭、八佾舞於庭、此是夫子所識之事、下二句方記夫子之言、忍敢忍也、孰字指所犯小罪者、○馮氏曰、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僭、大夫不敢祖諸侯）故習用僭廟之樂而僭天子、○范說、問范氏謂季氏罪不容誅、莫是有容忍之意否、朱子曰、只大槩如此說、不是有此意、○謝說、孰字亦重、非本旨、

○三家者以雍徹章、

三家者言三家這一般人都如此、○堂廟堂也、

○子曰人而不仁章、

此仁是專言之仁、禮樂以其文言、禮樂之文、必本于人心、玉帛鐘鼓是所以將吾心之敬和也、夫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外面雖用禮樂、然內既失矣非扞格而不勝則勉強而屢失、故禮樂不爲之用○程說、朱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泛說、不是以此說仁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也得、象按序和二字是以性之理發見於事者而言之、便是禮樂之本也○朱子曰、游氏言心、程氏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以存是心、則在人也、

○林放問禮之本全章、

註、禮之全體是兼文質本末而言、（朱說）○朱子曰、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儉奢以事言、易以文言、戚以心之發於親者言、儉々約也、非纖嗇、註哀痛慘怛、皆見於容貌聲氣者、而慘怛稍切內、凡禮文本於人情、戚雖一於哀、亦非全無文、但不足耳、禮貴得中以下三禮字皆兼吉凶說、○質乃禮之本也、此句大槩說、蓋禮之本敬也、喪之本戚也、其末皆文也、敬之收斂嚴肅皆儉約意思、乃本之

所在也、奢是文之流於靡者、易是文之過於中者也、故奢易對質言、則皆文之過而不可謂之末、儉戚對文言、則皆質而本也、○范說、祭喪兩節是檀弓子路所聞夫子之言也、其四禮字皆以文言、儉者物之質、物字、以事言、○楊說、節之謂節、徑情直行之過、不及、朱子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爲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戚而已、程氏曰、范氏說是發明寧字之義、楊氏說是發明本字之義、故集註兼之、○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爲不遜、儉爲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

失之固、猶爲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與過乎哀易以爲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章、

諸夏中國諸候也、有無字活看、不如猶不似、然語意非揚夷狄而抑諸夏、是乃以春秋時言也、蓋中國君臣之分極壞、稍踰越就是無君、夷狄君臣之禮原昧、稍知得便是有君、（象）按註、僭亂無上下之分是其所以爲無君也、然以正文亡字爲雖有如無之義者似說得直切、且揚子之無君可以相證矣、（止此）本文只說無君、註亦曰僭亂可見此章爲下僭上者發也、○尹說專貴君、非正意、

○季氏旅於泰山章、

註、泰山々名、在魯地、一說泰山非魯境、書曰海岱（卽泰山也）惟靑州、靑州齊地也、集註沿古注疏失考、○旅於泰山是將祭之時也、○曾之言則也、謂字泛說、非季氏冉有謂之如此、○范說（象）按聖人不輕絶二句連讀、俱屬聖人々字泛冉有季氏皆在其中、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註、大射之禮將祭擇士之射也、天子六耦三侯、畿內諸侯二侯四耦、畿外諸侯三侯三耦、卿大夫一侯三耦、○不勝者外取觶立飮、是受罰爵不備禮也、○恭主容、遜主事、雍和也、胡氏曰、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慍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揖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兩節、

詩詞上二句賦、下一句比、子夏疑素與絢是兩頃而詩詞如謂把素做絢也、○考工記之語據古注則云素白采也、後布之謂其易漬汚也、與集註全不同、

曰禮後乎節、

此禮字以儀文而言、○起予者商也二句要知道

箇道理夫子胸中自具、但未思量到此、因子夏一言便躍如、故曰云云也、○謝說子貢因論學而知詩一句稍不切、蓋子貢只借詩論學、而夫子謂其可與言詩也、○楊說甘受和六句出禮器、能継其志取學記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相長取學記曰教學相長也、○張氏曰、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朱子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胡氏曰、

夫子旣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末句反言致嘆惜之意、○夫子叙書並述夏后殷周刪詩雖周獨詳而亂亦不廢此章嘆息實欲使二代典則與周禮並傳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云爾、（胡氏有說、）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章、

註、始祖所自出之帝不是必始祖之父始祖以上爲帝者是也、蒙引云、禘之說大旨只是先王以天下餐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之祖耳、○一說、吾不欲觀之、有不忍觀意、註無足觀尚隔一層、○謝說吾舍魯何適矣言吾舍此魯國更何之適而欲禘也、此句承上起下、胡氏曰、周公立爲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祀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止此）考之當分又如之兼周與魯言、○輔氏曰、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章、

夫子於禘之說所以難言者有二焉故以不知答之、知其說者以下是却說所以難知之意、又是即所以難言之故而特其一端耳、魯事乃不忍之、此知字甚虛、旣知得即行得然亦非兼行說、觀中庸換知曰明及指掌之意可以想矣、斯字即是掌也

○註、先王報本追遠之意、玉與此至字與深字指應惟此二字說禘所以異他祭之意、按仁孝以事言、誠敬以心言、蓋仁是生理、父母是吾所由受生、故孝者仁道最親切處、必仁者而後能孝、仁孝至矣、所以能享至遠之祖也、○不王不禘大傳文、

○言其明且易此以掌中之易見示治天下之分明而易爲也、註、始曰仁孝誠敬、終獨曰誠、蓋誠至則仁孝敬莫不至矣○朱子曰、禘之意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遼絶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苟非察理之精微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

○祭如在節、

註、祭先祖也、父母亦在其中、朱子曰、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是孔子在官時也、○孝敬只一箇心、所祭之神不同、故分言之、○如在者門人形容夫子祭祀之誠意之詞、但如字還屬夫子謂其祭不在如事在也、

子曰、吾不與祭節、

註、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不得致如在之誠、此乃朱子推說之詞、非夫子口氣○范說、七日戒散齊也、三日齊致齊也、天神格人鬼享以風雨時若災患不生之類知之、朱子曰、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此誠爲實、禮爲虛、此、禮以文言、蓋誠者禮之質、故以爲實、禮者誠之文、故以爲虛、

○王孫賈問曰節、

註、媚親順也、亦是禱求福之意○孫炎曰、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也○月令孟夏祀竈注云、

夏祀竈陽氣盛熱于外、祀竈從熱類也○朱子曰、陘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非祭之主謂非祭之所專主、與上主字不同、蓋時俗之語是大槩設言如此、其實室中之祭中霤、繫五祀之一、而無祭奧之禮○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

子曰不然節

朱子曰、不然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對奧竈言、稱天者示所獲罪之重、蓋他用奧竈二者來隱、夫子所答、故夫子特揭出一天字以壓倒之、獲罪

二字陰折他媚字、其實此句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註、天即理也、以下皆論夫子之意、非謂語氣如此、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謝說、眞氏曰、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得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

○子入大廟每事問章

註、鄹魯邑名、（至）大夫、邢氏曰、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吳氏曰、之子少賤之稱、朱子曰、夫子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子曰射不主皮章

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注、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註、皮革也、（至）鵠也、鄉射畫布爲正、中則等、賓射燕射亦同、大射皮爲鵠、非有力則中亦不穿也、說文云、

鵠小而難中（以中爲儁）又云鵠者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記文出樂記注云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此止）然本文古字所該者遂註特擧武王之事以明此章之義耳○（缺）按儀禮本文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此止）然則所謂主皮之射者常主貫革是武射也武王興兵之時禮射亦或貫革而散軍之日息之非併主皮之射息之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註告朔之禮（至）行之頒朔是頒曆也蓋每月當行之政皆載于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天子諸侯皆告朔然本章就魯事而言故註獨說諸侯之禮○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又曰聽朔）與告朔大不同文公六年始不告朔至十六年又四不視朔集註依舊說兼并言之也

子曰賜也節

兩其字指告朔○一說子貢欲去羊有激乎其言之猶云禮旣廢矣安用此具文爲哉而其詞乃不可知也即夫子曰爾愛其羊亦設詞以抑我愛其禮句耳○楊說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

者僅正朔耳凡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修月令重民事也

○子曰事君盡禮章

葉氏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存疑云聖人曰盡禮非但以明己之志實以救當時之失也

○定公問君使臣章

尹說君臣以義合者也義合對天合而言與君臣有義之義不同若夫婦朋友亦皆義合也尹氏以夫子之對爲警定公者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哀樂就宮人說蓋中宮之得失繫國家之治亂當時宮人被文王之化而歡得聖配道其憂樂之情如此蓋其憂樂爲懷德而不出于私情故雖深且綿然自不至於害和失正而人以爲宜其有而不能無之情也○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歟）按朱說雖如此然此註性情之正蓋主寓於詩之性情而言之也

○哀公問社節

社社稷也○蒙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

故稱人（說出由康道、）○三代之社、蓋獨以王社言耳、其周社之說、或因俗訛、或出已見而附會之也、

子聞之曰節、

成在遂後、既往又自成事後言之、夫子甚言其不足責、所以深責之也、

○管仲之器小哉、

註、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只泛說不知脩己治人之道、是器小之由也、局量褊淺以內所受言、體也、規模狹隘以外所施言、用也、局量規模是器也、褊淺狹隘是小也、身字總言、德字專以心言、王道只謂王者之道、不必說管仲輔桓公爲王、此二句便是

不知大學之道之弊、而器小之驗也、總來不出功利之外、

或曰管仲儉乎節、

儉則收儉而不開濶、近於器小者、蓋當時人視管仲甚高、故聞夫子之評、怪問不已、儉乎二字、亦非實見管仲有儉處而舉之、只是存疑以試問之耳、

○管仲作臺、是自汚之術也、然名之爲三歸、則亦以寓自省之戒、○註、家臣不能具官、（衆）按家臣上似脫大夫二字、皐氏曰、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節、

此問一轉了、不復與器小之意相干、一說、然則二字口氣極急、或人胸中有成見、故先以管仲儉乎探之、管仲不儉、或人亦知之、待夫子說他不儉、即以知禮歸之、蓋知禮則不器小、此或人解管仲意也、○屛者小墻、當門中、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簾、士以帷、所以蔽內外也、坫者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塞門是邦君尊己之禮、反坫是邦君尊賓之禮、許氏曰、當時齊覇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圈外朱程兩說、小器之所以然、是指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其所以小亦只是謂器之所以爲小者也、盖器小二字是定

論該括管仲一生、下二節隨疑隨解、非證器小之說、但就其奢而犯禮中、亦見他器小易盈處、須知仲即能儉知禮、終無解於器小、○蘇說、揚雄語（[illegible]）便是論夫子器小之言之說也、以規矩準繩爲大器、是本正者其用大之意也、本正、則局量不褊淺、用太是規模不卑狹、

○子語魯大師樂曰章、

大師樂官名、是瞽人中樂官之長也、○樂其可知其者必然之詞、可猶云當也、言奏樂之法當知如此也、○翕純皦繹、俱以八音言、爲是言音則聲律皆在其中、翕合也、聚也、有春容含蓄意、始作翕如

謂衆音共調、衆管同節而舒發也、○從放也、謂放手大作也、純和也、熟也、謂如五味調和、正是衆音清濁相濟高低相協、奏之者精神專一、而會機乘勢、作樂之妙最可聽處在、此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明也、皦全在純中論之、是謂金石絲竹分々曉々各自守正而不侵他不爲他所奪、所謂無相奪倫是已、蓋能純如則亦能皦如也、然但初雖得純而各守已不變則流蕩混亂不復皦如矣○繹相續不絶也、是謂純皦之相續一淸一濁相爲終始、一高一低相爲起伏、而無有間斷也、蓋純皦之間亦有唱和起伏處、但論繹卻正在奏樂欲闋時

乃非各音守正耐久不懈而終始如一者則不能也○以字總上四項、成樂之一終也、言如此以成方纔稱好、否則雖玉以振之亦成得不好耳、○謝說、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五音五聲也、六律兼六呂聲皆在律中、若以下二旋宮之法生六十調則十二律並用、各調則止五正二變耳、謝氏說得不明、翕止爲合同之義亦未備宮商不相反是純中之事也、繹如以成爲一句亦非本旨、盖古樂淪亡今不可考、故本註只具訓詁而不強爲之說乃採先儒之說略有理者載之圈外耳、隋唐燕樂近古雅、吾　邦承傳而今尙存、故說得其梗槩

如上矣、

○儀封人請見章、

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植之、○鐸、鈴也、其體以金爲之、舌有金木之異、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耳、

○子謂韶盡美章、

謂字亦評論之詞○許氏曰、古者帝王得天下必作樂祭天地鬼神以告成功、○註、善者美之實也、朱子曰、實只是事、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蒙引云、揖讓征伐之事皆布在

聲容之間、而性之反之之德亦寓聲容之表、

○子曰、居上不寬章、

寬敬哀以情之發見于事上者言之、寬是寬仁之寬、非寬緩也、臨喪謂人之喪、以訓用、註本字以本領而言、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章、

仁以俗言、知以德言、以仁爲主、知字帶說、擇而不處仁、便是不知其義、非旣知其爲義而又不處也、焉得知只是謂仁里之當擇耳、○註、是非之本心、謂人心本然分別是非之德○黃氏曰、居必擇鄕

术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illegible]按孔子每說仁知、有知行之分、惟行之難、故更添勇爲三德、孟子每說仁義有陰陽之分、知乃別言之、孔之仁兼義、孟之義兼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不可者不能也、久與長一意、○註、深知篤好必欲得之、一節深如一節、本心指仁、仁、人心本然之全德也、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無適不然謂無適不安仁也、盖人心之德約不能濫樂不能淫者卽仁也、仁者所安知者所利是已、○謝說內外、以心身言、遠近精粗並就事說、仁者之心周徧首

所不包、實所不貫、故能如此也、存以體言、理以用言、耳目手足非有所存而視聽持行之性不亡、非有所理而視聽持行之用不亂、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

惟字能字相呼應、○註、無私心皆公也、好惡當於理者正也、公者心之平、屬體、正者理之得、屬用、惟公故能正、然須要二者兼備方得、程子語解本章之詣也、○游說、每失其正、不當於理也、心有所繫不能無私也、○朱子曰、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欣然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之、是以好惡各當其物、而

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間、

○子曰、苟志於仁章、

陳氏曰、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趣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爲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

○子曰富與貴節、

此章、一節生一節、○註、審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未說）

君子去仁節、

此節、深著不處不去關繫仁道之意、○註、貪厭二字與上註審安二字相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欽按去者離而去之也、違亦訓離、但不相附耳、若爲去之之義者必訓去此違無訓、盖與去有淺近之異也、曰無終食之違便是無時而違、然是常也、造次顚沛特擧其易違者以足上意、○又按註、存養者向內操存涵養、取舍者向外審察果斷、略有內外體用之分、存養工夫實兼動靜、乃致知力行之本也、豈可終食之離焉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節、

首節發端、下兩節是反覆歎人之不肯用力、所以勉進學者之爲仁也、○未見只是就目今嘆其難見耳、非兼論往昔、○好仁者以下辭上兩樣人、大

槩皆以資禀言、然亦不必說無學力、尚字有上焉意、無以尚之、謂好仁之篤、外物不能奪其好也、○仁不仁不兩立、惡不仁正所以爲仁、故特下其爲仁矣一句、此矣字不是句絶、是引下文之詞、猶以也字起下句、末一者字泛指事、加者彼來及此也、不使加謂惡不仁之切用力拒絶之也、○註、此皆成德之事二句此特說所以難見之意、非夫子口氣、○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質性渾厚、或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質性剛毅、或羞惡之心較多、又曰、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

實、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節、

此節一能字最有力、兩句一氣說、只是就一旦奮然試力於仁時而言其無不可能者也、未見二字有承上節未見而怪嘆之意、故註下一又字、

蓋有之矣節、

此節亦承上文未見字說而其意要終言之也、蓋一旦能用其力、則雖未見力不足者、然或廢前功或畫進路、而不能竟爲之、則其實力不足而不能進者未由見之、但聖人之詞寬裕、故說其或有之而吾偶未之見也、註、不敢終以爲易、是說其語意歎人之莫肯用力、是說其主意、此用力々字是指進爲之力、非謂一旦之力、○圈外總註、說得全章大意尤爲簡明、

○子曰人之過也章、

註、過失二字、失可以兼過、々失之於太過者也、知而偶失理爲錯誤、不知而不得理爲謬迷、俱出無心、皆過失也、朱子曰、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又曰、此仁字是指慈愛而言、○一說、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多不致察、故夫

子發此論、*按此說恐是聖言本意、下句獨曰知仁、正爲之也、三句總主君子說、小人邊只形起耳、○異說、椽屬吏也、○表記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朱子曰、聖人之言寬舒無偏、失禮記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

○子曰朝聞道章、

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問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朱子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爲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夕死可云活看、只甚言能聞道亦不徒也、所以深警不聞道者雖久生同

益○程說、朱子曰、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

○子曰、士志於道章、

註、識趣見之所及、曰識、意之所趨曰趣、朱子曰、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恥焉、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金氏曰、聖人言未足語乎、集註兩個足語字、蓋切於警學者、○程說、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不能忘外也、志道、義理也、恥衣食之惡、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此章只是無心而順理之謂、君子即是聖之時者也、天下指天下之事、適莫是人之意見、義乃是理之權衡、適莫死殺的、義字是活動的、義之與比、謂君子之人無適莫而惟義之與從也、是人論君子之詞、非謂我去從義、又非謂義來從我、○謝說歟、按適莫與可不可語意本不同、謝氏姑借之也、蓋可不可是圓活底言語、曰無可無不可、則其間自有無心而所以裁可不可者在、即謂義也、故不消更言義、而其意自足矣、適莫是執殺底言語、正與義相反、故不得不言無彼而有此矣、聖人之學、不然、謂有道以主也、有義存焉、則不猖狂自恣、佛老以心無所住爲高、而以討論義理爲障爲僞、然君子之於義、無適莫而與之比、則亦非果有所倚着也、

○子曰、君子懷德章、

刑、法令也、非罰、惠、順利也、非恩、懷德懷刑之君子不同、而懷土懷惠之小人亦異矣、○尹說、君子小人並不分爭次、○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爲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彔按本文恐無相反之意、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多字從放字生、○蒙引云、放利而行、豈惟多怨、將無有不怨、其不怨者、特其所私、或其同類耳、若放於義而行、未必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亦須道他是、抑雖有怨者、亦不足恤矣、

○子曰、能以禮讓治國乎、何有章、

禮讓連說只是讓一字上行而下效者、有國家治亂之所繫、曰讓與爭而已矣、

○子曰、不患無位章、

此章聖人教人干祿求名之弊、蓋今日無位無名非可患也、若得位之日、無所以居之者、得譽〻特無所副之之實、則甚可恥也、人當以此爲患而求諸己耳、世俗所患反之、故聖人特正之、○程說歟

按此語含蓄在其中之意

○子曰參乎節

欽按此道字以用言下之字亦是道也但謂之道則是事物當然之理之字只是指事々物物之理大意謂吾之道非千頭萬緖紛紜無統紀只是有一箇理以貫之耳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妙在一而不在以字也○註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是謂聖人心卽理也其理混一處是體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此體用字是混合分析之辨也非動靜性情之分矣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是致知處下未知其體之一知字是做悟字非對行而言者眞積力久謂存誠之積用力之久朱子曰曾子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稱贊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然亦史記者則夫子卒時曾子之年才二十有九耳其聞道之早蓋加此可畏也哉○或問一貫朱子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々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又曰今不愁不理會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爲佛老做底只成箇鶻突物事欽竊謂曾子未聞一貫之先亦非無所相照相貫然未知其貫乎一而彼此之間尚有相齟齬處他眞積力久之後其差處漸均齊夫子候得此時而說與一貫他果能承當卽時萬理融會而左右前後無不湊合者若今學者誰不知說一貫然其於理也明於此而不明於彼其於義也能爲此而不能爲彼此謂之全無所相貫亦可

子出節

門人是夫子之門人也朱子曰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不得又曰一字多在忠上又曰一是忠所貫者恕忠是一箇實心萬法萬事皆自此出○欽按註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無物下添自然二字則其語意易曉自此之外此字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九字無餘泛應曲當無餘之意而亦々字承萬物各得所說○又按蓋至誠無息以下要看兩所以字蓋一本者不得不散於萬々殊者莫所不統乎一是乃渾成自然底理楊墨老佛所以異乎吾道者亦只在此○中心爲忠中心猶曰眞心勿添盡字○程子第一說分兩節以己及物仁也至是也是依中庸釋恕名義先言仁以起恕也朱子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賢人以下知得我旣是要

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叉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〇忠恕一以貫之（至）天爾是就此處說聖人之忠恕忠恕（至）忠也五句以天人誠仁對說所主亦在忠恕朱子曰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得（[illegible]）按誠者天之道也只是實理耳以人體之方名仁故雖共在聖人身上亦以天人分之然與中庸天之道人之道語意不同忠者體以下五句以體用本道對說蓋謂誠者心裏所存主之實理故以為體為大本仁乃所以行箇實理也故以為用為達道亦非

中庸本旨特借而言之耳學者之忠恕是着力去做以人舉動者也聖人之誠與仁自然者也故曰動以天矣〇第二說專言天道以明聖人之忠恕朱子曰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〇第三說是說忠恕有兩樣蓋曾子所謂忠恕直以此明聖人之道子思所謂忠恕使學者下學忠恕以上達於道之意也

〇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註喻猶曉也蓋習熟之久知到其旨趣之細微曲折處這裏就亦有行了不唯知之〇利者人情之所欲々字包得人欲私欲〇君子小人所喻亦各有淺深〇程說好愈篤則又喻愈深好者謂誅之精求之切得之而不厭也

〇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此示人因人反己之學思齊中便有精進意內省中便有克治意須知自家原有爲善去惡心腸故隨其所見皆驗自脩之功〇胡說是欲遷善之速改過之勇而有實益者

〇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註幾微也（至）諫也人子幾諫不專在柔聲怡色上

微詞以諷是幾乘機而導是幾委曲轉移而不令外人知亦是幾〇見志不從曰志則不待發於辭色也又敬不違又字要看初間固敬而幾諫々而見不從則易至於拂戾故又諫然起敬不忤其意候將以漸諫之不以憚親之怒而遂釋之不以怠己之情而或忘之總之不違幾諫之初意也〇勞者諫雖不聽而熟諫不已以至或有被杖撻也熟諫是反復純熟之謂

〇子曰父母在不遠遊章

下遊字承遠遊說雖有時遠遊亦必不變方正所以全其不遠遊之心也其近遊之有方亦可推而

知矣〇註、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二句恐字亦思之所及欲親必知己之所在二句亦以欲字貫下、並以我之思親爲主去說、蓋孝子之情與父母一體而喘息痛痒感通無隔、以父母之心爲心猶恐有殊形之私、縱令親不念我我不可不以思親也、〇范說、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爲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

〇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弟子各記所聞、故有詳略、

〇子曰、父母之年章、

二以字承知說來、喜懼皆一時事、重在懼上、喜日甚、則懼亦日甚、註中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切深、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於心、

〇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不出不妄出也、言之時自有許多若拙若訥不勝艱澁之狀、此正恥心發現處也、行不逮言尚恥、況其不踐言哉、

〇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節約也、與放相反、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着實之意、非徒儉而已、張氏曰、凡人事々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愚）按

用過乎儉亦易小過所取也、

〇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欲君子自欲也、訥者遲鈍之意、敏者疾速之意、此亦是矯輕警惰之學、〇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

〇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夫子破人患孤之念、堅其脩德之心、有隣正見不孤、下句只足上句、兩句一意、蓋民之秉彝同然莫不好是懿德、所以必有隣也、一說隣字借用、非譬喻、

〇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

胡說、爲聽者所厭、使是言者自輕處、非兩時事、聽者厭所以見辱疏也、或謂此註兩求字有縣、俱做求之之道則亦無害、〇此章不惟使言者不失己、亦責其不善用規、又以示聽者當察其忠信、

〇公冶長第五、

胡說、以子貢喜方人、故疑其徒所記、

〇子謂公冶長全章、

可妻以其素行取之、註、其必其字乃指長、取猶致也、〇下節註居南宮古者父子異居、有東西南北之宮、或因以爲氏、（詳見喪服傳、）〇刑戮、一說以爲兩事、

戮辱也○南容三復白圭只是謹言然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故註合行言之○孔子之兄是叔梁紇庶子孟皮也○此兩節不必一時之事記者比而書之亦似合傳○程說並其才指女子之才

○子謂子賤章

若人若此人也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按家語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則孔子卒時子賤纔二十四歲蓋以其年甚少故孔子本其德之所由成以稱之○蘇說稱人善已厚矣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註器者有用之成材在人則是有學以充其資質者○瑚璉從舊註然如明堂位文則夏名璉殷名瑚（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黍稷以飯言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爲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愚）按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然其生質和平又能虛己取於人故其所取有以輔德之全體後來不可測矣子貢之才明達長於一偏故雖有取於人亦秖足以益其長而難救其短所以終于器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全章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云云
註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按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
則曰瑚夏曰璉也云云與此相反但古註亦如此說未知孰是
之乎　又按左傳哀公十一年之傳[illegible]孔文子之[illegible]
云瑚簋之事則嘗學之矣云云胡氏並[illegible]明堂禮器之[illegible]
也夏曰瑚周曰簠簋[illegible]盖因之矣

註重厚是大體簡默是言語或人美其仁意輕惜其不佞意重○下節焉用佞言佞有何用處○常人雖以佞爲賢然屈于其術者憎之直道未泯者憎之久而覺其非者憎之蓋非服人口不能服人心也○註全體而不息此體字活全體言其大不息言其久蔡氏曰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

○子使漆雕開仕章

開實有所見故其志欲大成而用之所以未要出仕一說斯字直指仕言言仕則心與理皆在其中

○程說（愚）按通看兩說方見得其意見大意者不是以規模之大言只是於事物之道理見得其大槩而又能着力去做但細微處或有所未盡耳然其所見分明而不容自欺所志高大而不肯更做小成故其言如此聖人所以悅之○謝說許氏曰此章專主知言謝氏却是就存心上說於信字上說得重

○子曰道不行章

浮海謂往海外之地中國政令所不及處不必指夷狄不曰舟而曰桴抑又有欲急去之意歟○末二句只因上一事而言其實非專爲此一事也然

所取材皆不能取事理而裁度之也、朱子曰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背浮海朽炎矣使夫子而甚不能已焉則浮而去也、豈終爲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嘆、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取材之譏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正抑揚之辭也、（愚）按註上曰美、下曰譏亦是抑揚之詞、二者共歸于譏、非眞取其勇也〇朱子曰、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

直是無交涉、

〇孟武伯問全章、

武伯以夫子必知之而不言、故又問其仁矣乎、後三問、亦總問仁也〇次節、治是簡練統御、（愚）按求亦志行雖不及子路、而其日月至之仁、蓋亦同耳〇三節、爲宰是脩政立事足國裕民之任、〇四節諸侯來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與賓客言兼儀節可觀〇此章與四子言志章同意、可見聖人無虛許、諸子無空言、此所以聖門人物也、且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亦見聖門之學可施實用、

〇子謂子貢曰全章、

註、睿明推測、俱兼天資學力、朱子曰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推尋〇聞從以聞見言、不必泥定聞數於夫子、註特其驗耳〇末節、胡說凡人昧於自知則不知求進、難於自屈則不肯求進、而今子貢之言如此、夫子之與之也、亦許其自知之明、屈之快、可有以進、非惟許其言之當也、

〇宰予晝寢全章、

註、晝寢謂當晝而寐、是說寐非其時之意、非解字義〇杇謂杇鏝塗、與以施裝飾〇註、志氣語類對

血氣、說非二字兩平〇晝寢蓋偶一見耳、夫子以其平日志氣昏惰、故因此而切責之〇下節、說到觀行、正見不得已而又觀之、語中有無限不樂用觀意思〇范說、居然安肆之意〇胡氏曰、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詐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

〇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註、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不可屈撓、即冨貴不能淫三句是也、剛者足以翼道統維世風、故思之〇焉得即俗語那得之意、非剛然指反之說、但剛亦不單指無慾、因人以棖對、姑就棖解之、而剛之所

以不剛已躍然言外、○程說、一說蒙引云、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爲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欲、○謝說、一說、存疑云、慾乃不剛之病根、剛與慾相反未是、○悻々怒意、朱子曰、悻々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余）按此其所以爲慾、謂即此亦可見其有慾也、非謂夫子所指慾在此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無這些子（心、此止）然則此欲字要看得細、我無這心、乃所以無加諸人也、蓋是自許之詞、與子路顏淵言志章願字意不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註、威儀文辭、文辭謂文字言語、文章是見聞俱在、蓋見是近而切、聞是遠而徧、故聞可以兼見、薛敬軒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甚少、○程說蒙引云、至論二字於性與天道不甚體貼、

○子路有聞章、

此章末字說得活、或擬議未成、或時勢有限之註、把及字替能字、極善周旋、惟恐有聞非不樂于聞、慮乎後正急於前也、○范說能用能猶善也、○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是古人爲己之實處、存疑云、子路急於力行而卒死於孔悝之難者、致知工夫未至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是以謂之文、與可以爲文不同、只謚出當日謚圍爲文者如此、○蘇說、木叔疾之、初妻宋朝之女也、孔姞即文子之女、疾之後妻、經天緯地、蓋謂以天地之道、一橫一直、而成文章也、按此章夫子特依衛人謚圍之議以答之、未必然、其講、蘓氏謂夫子節所其善而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故置之圈外、

○子謂子產章、

註、都鄙有章、（至）之類、有章謂車服尊卑各有分部、

有服謂公卿大夫服不用踰、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已之恭、所推使民之義、文所以濟其愛民之惠也、○異說、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徒知征之爲害、而不知無識案蠶之爲害、）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不知者三、見下、許氏曰、吳氏之言未盡公、想朱子只是取以爲觀聖人論人之法、歟按凡數善而稱之、數惡而責之、必純善純惡而後擧之、其餘尚有可論者也、此說固非比較二子之優劣、又非謂凡人多惡而後可數善而稱之、多善而後可數惡而責之、（病痛蓋在一多字、）

○子曰晏平仲章、

敬兼心貌言、○或曰此說後論定語、又曰敬亦所以能久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註、蔡大龜也、漢食貨志、蔡元龜之名、鄭玄包咸乃皆云出蔡地因以爲名、未知孰是、○何如其知、一說此言是何等樣智、蓋譏刺之詞、○禮器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文仲大夫而藏龜、况山節藻梲、是天子之廟飾而犯之、其僭甚矣、僭便是不仁了、然在此章只主不知言耳、○左傳仲尼曰、作虛器、縱逆祀、々爰於、三不知也、杜氏曰、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欽）按物不稱其分則箇理不相關、雖有

其器而不爲之用、故以爲虛也、虛器而妄作、所以爲不知也、逆祀謂躋僖公之主于閔公之上也、魯語云、海鳥名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命國人祭之、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諂瀆鬼神之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節、

子張叙二子之事處、有一層高一層意、何如之問已有隱許其仁意、○註、喜愠不形（至）盛矣、上二句分貼本文兩項、下二句冊通釋之、一說此數句似說得過情、且忠矣二字當下註可謂清矣一例、不宜說其忠盛矣、○未知焉得仁、言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玄象問）按子張兩節仁矣乎、蓋以爲全體之仁也、夫子則特就所擧之事而以忠清許之耳、其事且未必當理而無私心、則雖一事之仁、亦未許之、况全體乎、

崔子弑齊君節、

文子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註、可謂清矣、許氏曰、子文非文子之所及、於喜愠上見之、此難於容僞、集註言其忠盛矣、可謂清矣、固有間也、○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至）悔也、人雖略見義理之當然、而尚未能脫然無係累者亦或有之、况爲一時利害不得已而去之、豈得無怨悔於失其平素之利哉、○當理而無私心則

仁矣、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饒氏曰、言仁者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以足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朱子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欽）按全體而不息、不息是全體之不

息也、此惟聖人可以當之、雖顔子亦未免三月之後或一息然、總謂之仁、則無非全體者、若夫日月至者至焉、則其心亦全體矣、當時所爲之事亦皆當理而無私心、但未得其不息而已、故一事之仁、謂之一時之仁亦可、如子文文子者亦不可說全無至仁之時、然今擧事迹論之、則未知其必當理而無私心、故夫子不許其仁也、○又按武伯問三子與原憲問仁、皆擧全體、此章及三仁夷齊之事、皆擧事迹、夫子曰、不知曰未知、詞雖有非、而義則相通、朱子曰、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他書指春秋傳子文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未仁矣、文子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未仁矣、陳氏曰、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亦斷其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行章、

季文子宣成時人、此閑是閑故事也、○存疑云、再斯可矣、方其理之未得也、仔細商量思而得之、是一思也、旣又平心易氣、再加仔細商量、若與初間所思底無異、這方是當、這便是再思、與初頭所思底不同、便須再思商量、則那再思底是一思、第三商量乃再思也、蒙考云、斯可是言已審、不是言可行、○註、使晉之事是熟思而得之者也、只引此以證其處事每好深思遠慮耳、私意起而反惑者、或牽于利害之私、或累于氣質之癖、○季文子從襄仲、殺適立庶、如齊納賂請會、以定宣公位、○務窮理而貴果斷、窮理在平日、果斷在臨事、蓋窮理則知識明而能思能謀、集義則志氣强、而能果斷、以成其謀矣、○朱子曰、再斯可矣、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陳氏曰、若爲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爲臨事言之耳、

○子曰、甯武子章、

首二句列智愚之案、下二句是斷、大意以智形愚以可及形不可及、歸重下句不可平看、○有道只內變不生、外患不作、無道正元咺搆訟、成公被執之時、一說、成公初年甯莊子（武子之父）會盟於向、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是武子未嘗得事文公也、有道無道只就成公失國得國說爲長、蒙按以成公初在國時與後出國及復國、分有道無道、恐於事爲順、○程說、問甯武子愚處、朱子曰、蓋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沈晦以免患是也、又曰、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爲愚、豈可以爲不可及、蒙按

據此說則程子所謂免患者亦兼說保身濟君而成其功竊謂武子之愚不可及處蓋在其能堪智巧士之所不爲而不避之九所以保身濟君者無有遺策、若夫功之成否則不可必論也、集註只以其能成功爲不可及、可疑矣、

○子在陳曰章

黨鄕黨也、吾黨小子只是狂士、簡特連狂說耳、○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又曰、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不知所以裁之、是門人自不知裁、孔子欲歸而裁之意

緊補在尾、所以二字當味、正是因其廣大使盡精微因其高明使道中庸、按成章猶做得片段潤大裁之猶削其邊幅而方正之、然亦不可說必使之歸中行而後始傳道、蓋狂士成得體段既大、聖人特裁正其太過處、亦足以負荷箇道、猶易文所謂剛得中者耳、若裁得之、恐又非由求之可及矣、朱子曰、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疑非定說、○註或陷於異端如曾點之狂易流於老莊、○問孔子在陳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

○子曰、伯夷叔齊章、

希卽不甚、非人少也、○朱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又曰、此與不遷怒一般、聖賢之心皆如此、○程說此清者之量、謂清者的度量如此、大抵清者無量可觀、夷齊是聖之清、故有此量、朱子曰、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註、曲意狥物、謂屈己之意以狥人之情也、掠美市恩、朱子曰、微生高之乞諸隣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非能如此、許氏曰、九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

皆是以全體言、者直則是平生行事無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纖餙他事皆直、只此一事之不直、便可不言直了、○程說乞醯之事雖小而壞心體則甚大、前不可與乞者知、後不可與受者知、心之受屈者多矣、不必論到掠美市恩上去、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章、

註、足過也、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聞人謂有聲譽之人、○謝說、觵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險巧諂詐以取悅媚諛傾陷則甚於穿窬、○朱子曰、孔門編排此書從其

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

○顏淵季路侍二節、

季路即子路、次節[illegible]、侍々孔子、卑在尊側曰侍也、○次節、二子願事是對師之詞、其心則盡殆自許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節、

註、勞謂有功至是也、易本文勞而不伐、功而不德功勞一意、而語亦與無施勞相類、故引以解之也、善是德有於已、勞是功及於人、無施無伐是見得善爲性所固有、勞爲分所當爲、人々得而有之、人

人得而爲之、何足施伐、○子路極高明、故志在大公、而以勝已爲工夫、顏子極純粹、故志在消化、而以忘己爲工夫、盖子路車裘共敝、亦是善勞、但把做自己義事、便有些施伐意思、如聞從我之稱而喜、聞不忮之稱而終身誦之類、顏子欲并些施伐之意忘之、二子之高下只是精粗之分耳、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節、

子路初微有德色、一聞顏子之志、已不覺爽然自失、意夫子之志更有進於是者、故以爲請、○老少朋友天下只有此三等人、老安等是聖人公天下之心、而萬物自然得其所、盖安信懷是各人自有之理、聖人聽其物之自來、而以其自有之理與之、正如造化普物而無心矣、○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孔顏因子路欲與朋友共、故皆就此樣說、與物共之事、所以作用之說在前、○程子第一說、求仁猶與仁爲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第二說、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與物共、緣與物共、便是仁、朱子曰、然、又曰、子路底收斂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按三等大小譬如以水化物、形迹未消、則其粗者所敷暢尚狹細者愈細、則所敷暢亦愈廣、既化成水、則周流普、

遍無所不至、○第三說、胡氏曰、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洒落非勞利所得拘、使無滯礙、則曾皙之所至矣、輔氏曰、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朱子曰、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任俠去、○羈靮、羈以絡馬、靮以控馬、○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朱子曰、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如夫子則更無纖創不假修爲、

○子曰已矣乎章、

註內自訟者（至）咎也、（錄）按內自訟不是戒而不言只是謂實悔其過而自咎深則自然不要說出而專向內審察克治必至於改其過而後已眞自訟者皆如此矣○一說張若甫曰內自訟是在人所不見處根求自己過失就與過作對頭不克不已（錄）按據此說則自訟是正反自怨尤足以警惕人矣○註中知字即本文見其過見字、

○子曰十室之邑章、

（錄）按必有忠信如丘者恐是謙辭也蓋忠信之稟可通上下故夫子自居之註忠信如聖人（至）勉人是論聖人勉人之意言美質易得方說語意至道難聞已下亦就美質上去說文對而意不對難聞謂非由學則不可得聞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二節、

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潘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註寬洪是不褊急足以容衆簡重是不輕躁足以理事度猶言體度○莊子所謂子桑戶與孟之反子琴張三人爲友蓋老氏之流也仲弓揣夫子許己在簡而伯子亦能脫略世故而不然之故舉以相質○可也簡々聊是只可處、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二節、

仲弓正未喻僅可之意遂疑過許伯子則所以許己者未得其實故後從居上辨之居敬九字隱然自寓以反伯子居簡之病痛不亦可乎承上可也說○朱子曰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此蓋簡有二義居敬以行之得其要也則事治而民安故曰可居簡以行之過於略也則事廢而民玩故曰太註無法度之可守兼自治々人說○葉氏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程子前說仲弓因言是謂仲弓會得夫子可字意故因此言之也○後說朱子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又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卻說不及、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孰爲好學是問好學者爲孰也○註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甲乙以彼此言人與事皆有朱子曰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又曰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

須頻進一番（他闕一如十、絕處貫通）○克己之功至於如此、遷怒者、己私之執滯也、貳過者、己私之潜伏也、蓋好學處在克己上、不遷不貳是克己之功、而好學之符驗也、○今也句、就弟子說、未聞句則推開說、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程子第一說、（欽）按不遷不貳、程子就怒初發念初萌處言之、朱子就怒已發念已萌後言之、蓋程張皆做好學之篤而用功之精處、朱子直以爲好學之符驗、故其立說不同也、○第二說、問不遷怒已至聖人、朱子曰、纔云不遷則與聖人之怒亦有些異、（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曰如此、則程先

生引發且借而言、曰然、○第三說、程子又曰、顏子無形迹之過、○張說、朱子曰、孔子且恁大體說、至程張子又要人理會得分曉、故復如此說到精極處、○黄氏曰、說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欲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形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或曰、詩書六藝已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顏子所好果何學論也、○天地儲精（至）智信、朱子曰、天地儲蓄得二氣

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又曰、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僞、靜是其初未感物時、五性即是眞、未發便是靜、只是疊說、（欽）按其本也一段、本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而發論、兩其字指性言、○形既生矣（至）鑿矣、（欽）按形既生、只是說人既稟生、則有箇形體也、此兩段以未發已發對說、勿泥形既生三字、而以上段爲人未生時事、中字對形說、是言心而包性、動字對靜說、葉氏曰、性動則爲情、然情炎于中末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胡氏曰、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本來之善矣、（本來之善、所謂眞也、）○故覺者（至）而已、饒氏曰、用工緊

要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是約的工夫、禮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

○子華使於齊全章、

粟是粟穀、冉子與之粟五秉、是又以己粟八十斛與之也、（欽）按大抵古斛比 國量一斗二外有奇、釜不滿八外、庾亦不能二斗、宜乎冉求以爲甚少也、五秉乃八十斛、而尚微不足、○次節、周與賙同、○三節、趙氏曰、司寇有邑宰、集註蓋不定其爲家臣邑宰、辭非全辭、々其多也、○末節註、毋者禁止之辭、言當祿法所得、當受而無辭也、○此二事未

必一時記者以辭受取予互相發故合爲一章、總以義爲主、蓋求疑於惠、思疑於廉、惟以義斷之、二者皆非、○朱子曰、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太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以冨爲不當繼而不肯、拒冉有之請雖以祿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爲私積也、又曰、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介無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

（）子謂仲弓曰章、

一說、子謂仲弓爲句、曰字連下讀、九評而非告者皆然、○註、犂雜文、犂與黧通、黃黑色也、是謂斑牛、

○角周正、謂完全端正也、○九祭祀之犧牲、通謂之用、（用、猶殺也、）○想當時有以仲弓父賤行惡而棄之、故夫子私論如此、但不肯爲人子說其父不美、故托言於牛、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朱子曰、三月特以其久故也、不必泥三月字、又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又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許氏曰、夫子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註、仁者心

之德（主德也、）欽按德卽理也、理之在心卽是便性而仁則性之總管心之全德也、心裏無些私欲而唯有其本然之德、是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乃心卽仁、仁卽心、而不相違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旣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其餘以回外羣弟子與回對說、日月至焉、只是無定期而不可知之詞也、非以日至月至之爭差爲主、朱子曰、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存、許氏曰、三月不違是卞違於仁、日月至焉是卞至於仁、二者正相反、徐徹弦曰、顏子不遠復、諸子卽頻

復者也、○程說、借天道小變之節、而約言三月之久、見聖人爲一元之仁、顏子爲四時之仁、○尹說本語出楊子、○張說、朱子曰、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也、又曰、那賓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在屋中住得、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旣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又曰、幾非在我者不待用力也、

○季康子問章、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吳省菴曰、閔子對使者始終都是決詞、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耳、○謝說朱子曰、謝氏說得也麄、甚所以寫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懦底人、（欽）按豫待猶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本義云豫備之意、

○伯牛有疾章、

註、有疾先儒以爲癩、說出淮南子、蓋斯疾二字似有非常之疾、又包注云、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牖南牖也、（王）訣也、一說北牖々字當作墉、々墻也、古人室西北角有屋漏而無牖、

卧常在北墉下、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詞、不是求訣、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求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一說、張卓菴曰、本文但言自牖、未嘗言南北、且伯牛與顏閔並稱德行、曾子寢疾、聞童子之言猶擧扶易簀、古人守正往々如此、而謂伯牛將死遽以非禮待其師乎、（欽）按伯牛卧疾、未知其爲何等樣室、大抵病者不欲遷動、夫子自牖執手、或只就使處見之也、○曰字連下讀（古注已載）亡之句絕、是謂病革也、命矣夫且虛下正見其命也斯人以索行言、不止稱其謹疾（注然則已下是論牛之說）斯疾謂天年未終、而嬰不起之疾、（[illegible]有孔）（欽）按亡之二字舊說皆爲不諱之詞、然曰字既屬此句、斯人二字亦不似對面之語、安知非夫子既退而與家人言之、○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非天命之正矣、

○子曰賢哉回也章、

註、簞竹器、編竹作之、方曰筥、圓曰簞、瓢瓠也、（欽）按瓠緫名也、分言之長曰瓠、圓曰匏、曰瓢、半破瓢以酌水、亦仍名瓢、或以爲飲器、亦謂之壺、欲湯也、○

夫子贊顏子、全在首尾賢哉回也內、簞瓢事特偶指而言之耳、賢回處正取他好學處、○程說、其字當玩味、朱子曰、是元有此樂、（不改二字要着）（欽）按程子所謂其字指下一其字、樂者對憂言之耳、非謂有忧人之樂、凡聖賢之情莫不中節、外物不能累之、其處貧困也、常人以是累其心、而不堪憂戚、故於事無所樂、顏子原不爲之所累、故其當樂而樂者才嘗減一分、所謂不改其樂也、副墨云、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朱說、眞氏曰、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含然不露、只使人

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章

悅者企慕欲得之意、力以精神力量言、○畫指平日言、非止指此兩言、○中庸所謂半塗而廢自廢也、此之廢不得已而廢也、

○子謂子夏曰章

問小人之得名有三、而爲人爲利徇外務末、其過亦有淺深、朱子曰、伊川意可包衆說、又曰、子夏是細密謹嚴底人、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於小人儒、○謝

說、愚按、謝氏初間以心術說起、而終以規模結之、似首尾不相應矣、

○子游爲武城宰章

註、武城魯下邑、是魯君管下之邑、非三家私邑也、○得人非必得之以輔政、若得箇邑中好人與之往來亦是也、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朱子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射讀法而皆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于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

爲之屬乎、○愚按、包氏解不由不至曰言其公且方也、亦可謂約而盡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註、策鞭也、愚按、鞭策並活字、考傳文之所策者矢也、非鞭也、鞭御者把在手、故抽車上矢策之也、○朱子曰、軍則以殿爲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蒙引云、據莊周所稱則孟之反此一節亦是老氏之行、但聖人取人之善以爲世勸、正不計其心云耳、又有一說曰、反之本心蓋曰戰敗而還、主憂臣辱、我又何故緣此占一功、此皆忠厚之心所到、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章

不字略斷、貫下、○程子曰、難免乎今之世、必見憎惡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上句以出入必經由者、形起由道、兩句混做一句讀、語意猶云誰人能自外于道、而何故乃不由之也、不可以戶對道、亦勿徑以戶作道、莫不肯也、道兼當由不難由說、○洪說、戶與道對說、蓋非本旨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野史並兼內外說、不是謂卽野人書史、但以文質不得宜、故稱爲野爲史耳、○註、相雜而適均之貌

相雜謂文質並用、適均謂輕重得宜、本文此兩句以見成君子對上、野史二字說、註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是對上學者說、非正解、

○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朱子曰、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又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特此生便絶○註、生理本直者謂天理元來至直、故人所由生之理本無不直者也、罔不直也者枉直爲罔、是謂人罔其生理、欽按本文此句猶言且不論其人之善惡也、罔戕生理、則宜赴死、而尚生者特幸而免耳、甚戒人之

不直之詞也、

○

子曰、知之者章、

此章大旨以地位高下言、勉學之意在言外、○知所謂先明諸心、知所往也、好謂深知篤好、與利仁利字一般、樂謂有得於道、心與理融、怡然順適、無所強拂、如樂以忘憂樂斯二者之類、與不改其樂不愧不怍之樂稍差、此二、蓋彼所謂樂得道以後之樂、此所謂樂正是樂得道、（朱子有說）

○

子曰、中人以上章、

中人上下兼天資學力說、欽按王注云、並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據此說、則似中人有可語有不可語然、玩語氣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則中人亦在可語之列、而中人以下、特指中人而下者耳、敢有疑、上者性命之微、神化之妙是也、語意蓋重不可語邊○張說漸進於高遠、是對上文終於下而已說、

○

樊遲問知章、

敬鬼神而遠之、遠者尊之而不瀆也、亦是敬中之事、但此處重遠字○註、人道之所宜、謂人道事々有所宜、非擇人道中之稱宜者、與下鬼神之不可知事句法一例、不可知三字只是謂鬼神之幽、以對人道之明、非有意義、專心向前、行當然之義而

不苟爲要福禳災之事、是知務其所當務、而不務其所不當務、可謂知矣○仁者先難、欽按凡論仁而曰仁者、如此者蓋其未能盡仁道者也、先難謂不憚事之勞苦、非好爲苟難、註、先其事之所難、據下論先事後獲而言、事即所難也、下文其效之所得、亦效即所得也、急其所當爲、而不畏難以自阻、功成雖可得效、而全然忘之、無料度之心、即董子所謂仁人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也、副墨云、不以禍福漬是非、便是智者不惑、不以功利雜學問、便是仁者無欲、欽按務義者必遠乎鬼神、惑鬼神者必疎于務義、先難者必不暇計效、恐不得效者必憚

所難、爲各當相因而有、○程子前說、人多々字猶言往々、敬遠二字平說、今依其說論之、旣妄信則幷其不正者亦信之、旣不信則幷其正者亦不信之、○後說、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朱子曰、克己、正是要克己私心、又却計其效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吕說、朱子曰、吕氏當務之急說得好、不求於難知一句說得鶻突、叅按不求於所難知、是不索隱之意、且力行所知、是串上說、皆非正意、○朱子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々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叅按此章論智仁、雖言殊而其理一、但自其明達而有定見、謂之智、自其純一而無雜慮謂之仁、

○子曰、知者樂水章、

知仁、是所得於內者、樂水樂山等、俱是可驗於外者、夫子即內而想其外、見得知仁却有如此如此者不能一而孫也、○此章所主、在動靜二字、乃是知仁之體段也、樂水樂山之情由此而生、樂壽之效亦由此而致、故註中皆用故字、於知曰事理、於仁曰義理、是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也、理圓而義方、旣含動靜意、但動而不括動字、是應事之動、與本文稍異、○樂水樂山、非是待山水而後樂、須知智者觸目皆水、仁者滿眼皆山、○朱子曰、惟聖人兼仁知、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又曰、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

○子曰、齊一變章、

註、誇詐、誇大言也、道則先王之道也、初太公治齊亦以道、而覇術大變之耳、○施爲緩急之序、齊則以變功利之習而至於魯之禮義爲急、至於先王之道爲寬、魯則以振起紀綱爲急、而脩正禮樂爲寬、

○子曰、觚不觚章、

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是也、（一觚木簡秦漢以後之器也）又曰、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

○宰我問曰、仁者章、

朱子曰、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統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蔡氏曰、拯溺、仁者之所以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不必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

扶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掾之要以竭力所至而已朱子曰繆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凡前言往行與夫事理之當然者皆是也○註約要也有收束向身意思朱子曰畔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博文是致知約禮是欲所見所執簡要而不變也朱子曰博文約禮聖門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

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象）按之字指我所學之文亦與顏子約我示者義同詳見喟然章○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爲一可也○程說汗漫渺茫觀言泛然無歸宿也程子說得重禮約故圈外之

○子見南子章

二之字即予字○註聖人道大德全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欲其姑信此（至）之也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不易下與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其信此而思得之○馮具區曰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悅非不悅亦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耳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章

久矣二字寓慨嘆意○程說不偏二字兼已發未發（象）按道之中正可通行者其理自一定不易故曰中庸非是既中正了又要不易矣朱子曰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也（象）按平常對怪異說若有非常之變則須以權道通之亦是時中而非怪異此正是所以裁處其事使歸乎平常之理也故隨時稱宜者通稱爲中庸也○此章文與中庸所引大同

少異饒氏謂此說中庸之德故下文無能字彼說中庸之道故無之爲德也四字道則有能否故下文有能字盡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檃括語理或然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全章

博施謂我之所布施徧而廣也濟衆謂其施之所及遠而盛也子貢以事功論仁既曰何如又曰可謂乎猶疑未以盡也○何事於仁言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也（朱說）○必也二句宜連看言必是聖德所被而聖若堯舜亦猶病之也蓋堯舜德位兼備而臣良俗美當於至治之運故語德業之盛必

稱堯舜○註仁以理言（至）名也夫子仁字且承子貢之問說然下以聖字對說則又是繫德之高下故註依其意而對觧之蓋上下亦是地位之上下但仁是心德之全以理言也故一時心德全亦得稱仁聖人於仁則全體而不息是其地位造極處之名也○次節立達俱兼內外內立其心外安其身皆立也心無不得用無不利皆達也兩而字甚緊爲已爲人一時並欲殆無先後此爲子貢說向事上去故就心上拔仁之體段告之蓋就事功上則說仁之名雖大而脉絡不貫就心體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寔然○末節聖意重一近字註

中欲字關上節本文欲字至此說箇仁之方便易博濟正是不得其方耳○程子前說蒙引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句可當一篇西銘○仁至難言（至）之體朱子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後說[illegible]按分博施濟衆做一直一橫說恐亦非正旨○朱子曰子貢九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illegible]按吾治己足兼兩節齊說

論語集註鈔說卷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章、

註作非聖人不能二句本乎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首二句一順說下句足上句勿作推原但述以事言好以心言○人固有信古而好之不篤者又有好古而信之不深者然大抵惟信故好故註但曰信古而包好意○輔氏曰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此、

○子曰默而識之章、

註不言而存諸心、朱子曰是得于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不言而心解也、解（胡買切）曉也、朱子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之字泛指道理言○朱子讀默而識章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答之、後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又曰聖人此等語皆是趍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講述云、天子嘗辭仁聖而以不厭不倦自居、此皆曰何有、總是謙己誨人不覺詞之恭遜也、排講云、聖人

嘗歎然不足之意、故眞見得未有然此未有之心、便有默與不厭不倦的光景了、

○子曰德之不修章、

脩者去欲存理以全其德也、脩德屬行、講學屬知、從義與改不善有輕重之別、朱子曰此四句脩德是本、爲要脩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

○子之燕居章、

蒙引云、程子註不分容與色、且中和字微泛、講述云、申夭語意似對嚴厲看、程註兼不放肆不嚴厲、然語有重輕、朱子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

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齊則自和樂、

○子曰甚矣吾衰也章、

此章下句發上句之意、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其衰之甚也、按見是指見也、非望見、故不只曰夢、而更著見字、註中心字以思慮言、無是心而無是夢、所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之故也○程說按程子謂夢見周公者只是要行周公之道耳、非此謂夢中見周公、所謂寤寐常存者亦是謂寤則思寐則夢常在心目之間而不忘却是聖人之誠也、若夫衆人日間所嘗思之事至夜役夢之則爲

妄動也、志體裏以氣言、存道者心也、所以存之者志也、志爲氣之帥、非隨氣而盛衰者、聖人惟見理勢之所到、以發斂之耳、如晩年請討陳恒、有合做底事則又打起得箇志出來、朱子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是亦論氣之衰也、

○子曰、志於道全章、

此章當全備意、次序意、輕、朱子曰、志者趨向在是、而期於必至者也、又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次節德者得也、凡得之眞實與進修者皆德也、此

從志道來、故云行道而有得、商書云、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集註之說本于此、○三節、德猶未全也、久而渾全則爲仁矣、不依則有一息之不仁、便覺間斷、而全者虧、故息々溫存、心與理常依不少有違可也、朱子曰、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末節註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且六藝之爲法、小學之業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迴別、○動息指燕居之動靜、志據依固有先後而又並行而不相悖、藝則隨暇隨游、如餘力學文之意、重本內、指道德仁、輕末外、指藝、許氏

曰前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浸漬涵養之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此不重禮、只以將其求教之誠耳、曰自曰以上、曰未嘗無此數字上下緊相呼應、謂不來則已、來者都引之、同歸於道也、然按以上二字、舊說多與束脩二字相連、以禮之厚薄言、恐非聖人語意、蓋此二字與自字呼應、猶漢延篤傳云、吾自束脩屬節以來（此束脩謂束帶修飾）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以來（[illegible]）九章禮之嚴求教之敬皆在其中、

○子曰、不憤不啓章、

此勉人爲受教地、不重教不妄施上、三段開說、啓如啓戶、略開之也、發如弓之張而爲之發其機、舉揭而告之也、一隅指其可以例三隅者、註還以相證、還音旋、謂以三隅反旋與前一隅相證明也、然一隅三隅所謂比物醜類、是不過借言、勿泥一三兩字、蓋聖人之答述無不兩端兼竭者、然先舉其大略而使人盡其詳耳、復再告也、謂更端曉喻、非即以三隅復之也、○程子通章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全章、

註二不能字見聖人自然、而然不能已之妙、潘氏

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張氏曰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由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一說此一條是鄕黨脫文、以鄕黨記喪事、止朋友死一條耳、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此節夫子歎當世無得道者、因勉顏子而進之也、用舍行藏之妙、全在二則字上見、進退脫洒圓活不滯之意、要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若說

一聽于時而已、無與便沒主意之人矣、朱子曰、聖人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々不得便休、揣謙云賢人分量只好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唯聖人不論天下有道無道、但有用之、即行舍之、即藏、一說有是猶云能然、○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有此意、又曰、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講述云愚者不知命而喪乎義、賢者知命而制之以義、聖人與命相忘而無適非義、又云、聖人之心、天理自然、命自我立、豈問命乎、

○子路行三軍二節

註、暴虎徒搏、馮河徒涉、空手而敵曰徒搏、無舟而濟曰徒涉、暴本作虣、又作㬥疾、有所趣也、馮、如馮几然也、此二句只是狀其徒勇無悔其立心自擬如此、○朱子曰、臨事而懼、其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敬）按好謀而成、並重乎臨、雖有決斷、而理未精成得不好了、故有死輒之事、臨事懼好謀成便是能用其勇者也、○饒說、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遜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只說得一邊、史氏曰、世之好遜者不一二、好進者常千百、謝氏又自有欲心上說來、故只說好進者耳、欽

按必於行藏者不止此兩樣、貪位是必行之卑者也、獨善是必藏之高者也、不謀無成句偏重謀邊、且以成敗對說、盡皆非本旨、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也、○兩吾字聖人借己以警人、非自言己志也、大意只是破人求富之念、引人從好意幡○蘋說、可不可、即本文可不可也、○栢說、重一要字、

○子之所慎章、

尹說、金氏曰、聖人無所不謹、但從容中道、人不覺

其謹兩然於是三者尤加重故門人覺而記之

○子在齊聞韶三月章

朱子曰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註極其情文之備文是聲容之類情是功德之謂

○冄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全章

冄有欲得夫子以折衷非私議夫子也○下節古之賢人已見不爲之意矣復以怨乎問者又審其（叙[illegible]之間始欲[illegible]以決[illegible]之上）存心也輒讓國逃事者一時割捨而此心微有悔賢者且然則輒猶可怨耳○夫子兩答並夷齊平生心事故註始兼擧逃國餓死兩事但子貢所

以斷不爲輒者餓死事不干故註後只說逃國事○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必兼此二句方說得仁字蓋仁是人心人心只有天理天理上過得去人心便安人心安處便是天理正處○夫子不爲也也字決詞應前乎字

○子曰飯疏食飲水章

朱子曰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一說拙齋云首二句乃夫子泛言自窮不可說定自言其窮下二句就指貧賤時視之○敍按恐是本旨○朱子曰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

氣莊而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動矣講述云觀亦字便見在々皆樂此中亦樂○註漠然澹靜貌朱子曰不義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擲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之又曰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者觀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推說前章顏子不改其樂乃是不移於外物此章夫子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乃

是外物不能移也不改似尙疑有改底意思在々中則不消說不改矣要之亦只安仁與不違仁之異耳○敍按孔顏之樂固與貧富自不相干然這樂字則皆由其處貧而生又勿說孔顏之心偏多所樂但要人體認得其所樂者怎麽樣事耳

○子曰加我數年章

五十作卒本經文出者非補○卒以學易言終其學易之功○註吉凶二句（程子易傳序文）消長者陰陽之機吉凶者陰陽之應存亡則進退得失之極人觀其理以爲其道也○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

雖是謙辭、然道理眞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省此等爲聖人氣象撝謙云、進大過亦只說箇可以無阿等詞氣從容、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耳、

○子所雅言章、

執禮謂所執之禮、○註、詩以理情性、謂使之得其正、書以道政事、道猶述也、書是述帝王之政事、學此者亦能稱述之、禮以謹節文、謹謂不廢威儀、不犯等級、朱子曰、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葉公問孔子全章、

註、僭稱公也、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此諸侯也、○下節註、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集註本乎此、○發憤忘食、兼知行、未得已得無究時、憤樂說得廣、每事如此也、云爾二字是那疏皆曰如此、一曰、云是言、爾是如此、言我爲人所稱許如此、未審孰是、孔子之爲人、無不可與人知者、既不欲不言以啓人之疑、又欲言之以啓人之學、故汲汲以己之好學爲子路道耳、○註、全體至極、自憤樂兩句發統、亦不已、自不知老至上生、○朱子曰、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又曰、聖人直是脫洒、私欲自是惹不着、又曰、對葉公之問、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繫累但見義理無窮、不知歲月之有改、又曰、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直是恁地、又曰、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樣精神、甚麽樣骨肋、○按聖人之性極淸至明、而其情之發見無大無細莫非四端之眞者、於是可觀其實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章、

好、以心言、求以功言、敏求根好字來、○按聖人生知之資雖合下義理通明、而不可不好古由學以參究此理、聖人實不廢學也、註、不待學而知、義承世人以生知稱夫子之意說耳、非謂生知之聖實不待學、○尹說生而可知者義理爾、可字要省、是謂其生質之明可以即事物推去其理、無所不通、非生來既知了全不待推去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註、鬼神造化之迹、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也、

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問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簒弑之事、於易論鬼神者尤詳矣、今曰不語四者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于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鮮矣、

○子曰、三人行章、

易云、三人行則損一人、蓋古有此語、行字本以行

路言、大抵是與人共事之意耳、三人亦只是謂其少、然寡之而一人、多之而千萬人、曾莫不（皆）然矣、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撕講云、書曰能自得師者、貴須以我自得師爲主、若先無爲善改惡的念頭、非但見不善不能改、即日與善人處也不能從、況同行之儕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誅桓魋宋司馬向魋也、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又世爲司馬、故又以司馬爲氏、司馬牛其弟也、○朱子曰、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之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故以此語之、慰其心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又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一段有盡人事回造化立命之意、程氏曰、成湯拘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桀紂未嘗不欲殺之、然天欲使之爲殷爲周、則桀紂其如天何、天之生德於夫子、故欲使之任斯文之責、桓魋與匡人其如夫子何哉、

○子曰、二三子章、

首二句緊相呼應、次（第）一句又以起下二句、與字正與隱相反、是直也、言此乃直之所以爲直也、○程說、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可隱也、○或說、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無形體之道、於聖人一身上形見出來、是與道爲體而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是言、故記得詳密如

此、

○子以四教章、

學文所以窮是理、脩行所以踐是理、存忠信所以根是理于心、非文無以制行、不忠信則所行皆虛、文行與忠信表裏互說、但是教人之法、故從外說入耳、○聖人設敎惟博文約禮二事、又加忠信爲四何也、蓋知行是下手工夫、爲己爲人無不同、但聖人教人要務實、故每於忠信之訓獨加切焉、而與知行並重、○纂按程註本字以基本而言、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全章、

首二節兩斯可並取其可以進、非與其終於此、聖

人是誠、君子是誠之、有自然勉然之異耳、善人有恒亦是有誠底資質、有恒者雖未及善人之純、而其秉心始終不變、便亦有進道之階、易繫云、恒以一德、張子不貳其心之說、蓋出于此、○末節、朱子曰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常、不可得矣、纂按有恒亦有高下、子路篇無恒、乃是不恒其德者也、所句廣矣、此節三者、恐是就下等者而推說其所以不能有恒耳、○張說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是學

者也、纂按以善人有恒爲未學、恐是大槩論之、本註善人取張子志於仁而無惡之說、則非全屬質矣、下節亡有虛盈諸類兼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論之、則亦不可必以爲未學者矣、○此章思聖人不見而及有恒、併有恒亦難得、故末節深致思、非主道便要由有恒做聖人、

○子釣而不綱章、

上是漁、下是獵、此於取物中寓愛物之仁、○洪說養字去聲、謂養老享客、大小以事言、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夫子只借己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多聞而下、

乃泛示人以求知之方也、朱子曰、作只是作事、（止此）袞袞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朱子曰、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着、存疑云、識是平日積學工夫、擇善是臨行再審工夫、○一說、上下俱就夫子身上說、

○互鄉難與言全章、

潔只在進見上見、通義云、不保猶俗云不管、纂按便爲保任之保、義亦自順、○一說、仍成文與其進也三句、緊着童子說、人潔己三句、推開說、童子亦在其中、

○子曰仁遠乎哉章、

仁遠乎哉且虛說、註、仁者心之德云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斯字甚緊、註卽此二字是也、至字註以在字換之、朱子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擬說爲仁由已句此引之、與本旨稍異、○朱子曰、凡人讀書須把自身來體取做得去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講論、且如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至於顏子三月不違仁又如何、其餘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難、讀論語須恁地看方得

○陳司敗問全章、

杜氏曰、陳贊名司寇爲司敗、馮氏曰、稱孔子時孔

子在陳、蓋記于陳也、○次節、揖而進之、謂用拱揖並招引近己、邢氏曰、坊記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孟子初至之時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也、胡氏曰、疑謂之孟子者魯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誚之語也、○末節、過者無心之失也、故以聞之爲幸、

○子與人歌而善章、

善不只聲音好聽、定是優柔平中可以釋欲平躁、反之彼獨歌也、和之我自歌也、○陳氏曰、註取與二字加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反而後和、見其從容謙遜、誠意懇至、誠意懇至故審密、○朱子曰、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禮處、非有意以爲之也、抑又見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此文字輕、不過著于言辭者、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只是引起下文未之有得、○躬行、則一一體之于身、見之于事也、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爲君子之德矣、○難易緩急、言易而行難、言虛而行實、易而虛者在所緩、難而實者在所急也、

○子曰、若聖與仁章、

註、聖者大而化、是德極其盛而又無跡也、心德內也、人道外也、仁則通上下、其全體而不息則是聖之仁也、但此章之言蓋不主聖仁之等次、○抑字轉下語氣滿腹精神在此、爲猶學也、○正者卽此之稱、唯者不多之詞、弟子從說、正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上、說已有之之字指仁聖之德、夫子之謙重爲與誨上、子華之贊重不厭不倦上、○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聖人泛自謙之辭、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己、旣遜了第一二等、只且承當第三等

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章

病疾加也諸之乎也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誄者哀死述行以謚之之辭誄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于神祇而卒莫之救只是哀其死之辭耳亦只是引此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丘之禱久矣五字中含蓄意味無限極其自任又不自誇非聖人不能○一說丘之禱久矣非平素已禱今不必禱也須得夫子寡過未能之心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也不是拒子路之禱只自表其禱之心

○子曰奢則不孫章

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亦僭犯爲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

○子曰君子坦蕩々章

此主心體言境遇在其中○註坦平也蕩々寬廣貌惟平易自寬廣○程說君子循理不以得失利害爲心故坦蕩々小人役於物則憂得憂失之心無時而已故長戚々君子憂患中亦有樂意小人安樂中亦有憂患

○子温而厲章

温以色言威恭俱就一身言此三字爲主厲不猛安皆就其中說出○註惟聖人全體渾然（至）如此全體渾然德性之備而無所虧也陰陽合德以氣質之和而不偏也必陰陽合德則德性無所虧而見于容貌者亦中和矣温也不猛也安也屬陽厲也威也恭也屬陰中則不偏和則不乖○許氏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尚略此章察之深言之備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鄕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章

註三讓謂固遜也不可泥三字又遜只是逃去也非推之人矣○荆蠻荆者楚之舊號蠻者南夷之總名泰伯建國稱吳後其地入越故至於秦滅楚乃通號吳越之地爲荆北人書史者因稱爲荆蠻也商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王）之也蓋夷齊於武王有犯無隱決就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當有隱無犯去留不可以露其跡故君臣之大義與夷齊同而其事甚有所難處（未）按集註論泰伯之逃父比夷齊扣馬之心語類亦云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然註中不分明言有諫之之意可疑竊謂夷齊諫武

主而不聽則得去不顧泰伯之逃雖不從父志而豈忍舍之於其不欲之地盖其所以逃之者尚重要幾諫而不重避季歷若只要避季則恐不必至於棄父之病而遠之蠻夷矣盖本主有翦商之志而其跡未見泰伯之遠逃不還亦只以志諫志而不出諸口是亦幾諫之道也

○子曰恭而無禮節

註絞急切也取絞繩之義○此章重過一邊無禮以節其過則有四者之弊也勞即病於夏畦葸即畏首畏尾亂即犯上作亂絞即證父攘羊恭慎參德也勇直剛德也勞葸病已亂絞犯人

君子篤於親節

親兼九族篤之謂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也故舊兼異姓大臣不遺謂有功必錄有罪必宥無大故則不棄是也二者俱是仁厚之道○張說朱子曰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葸不勞不亂不絞與仁不偷之效在後耳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章

有疾是命將革時也註此字指今病時視衣也而（而後方纔也）後方終也○程說君子曰終二句出檀弓子張將死之言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澌盡泯沒之謂全歸謂全而終之生來也死歸也故謂終爲歸○補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此是曾子聞於夫子而服膺以終身之語也然君子論保全則只言免毀傷而不辱其身不待言也故曾子臨終啓手足示之耳若齊行有玷者何得獨以不虧其體示全矣古人言外而內自在其中後世人見內外爲二故朱子恐讀者或不曉之故圈外取程尹兩說以表其意又繫范氏之言於後示保德護身之輕重俱范說非正辭○眞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盖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不可不戰兢以自必

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全章

敬子武伯之子○次節人之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末節君子指在位言對有司者○動貌擧止言容實而貌盡註暴粗厲也厲是粗惡不細膩不作嚴厲說辭由氣出故曰辭氣動與出無工夫正字有整頓意盖整容貌正顏色調聲氣之意元在遠近二字內獨顏色無動靜出入可言故着箇正字以爲用工之地近信者要似上下句則當曰斯遠虛僞三斯字最緊○邊盛棗栗之類豆盛菹醢之類存是執掌○三者是省察工夫然無

嘗々敬以存之、則臨時不知所以察之、故註帶操存說、○程說、其意以三者爲平日用敬義工夫之效驗、蓋謂工夫在道字上也、○尹說、意與程子同、但外字所指不同、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能以學之所造言、多以學之所得言、問者終是其不能處、或未信處、有字應能字、實字應多字、一說、既能且多、以有無論則有也、以虛實論則實也、此二句但從好學引到虛心上來、而點破他心事、不是推原口氣、○犯而不校、顏子器字寬洪、小小觸犯不足以發其怒、所以不與校也、所謂如寸莛撞

巨鐘者正如此矣、程子曰、有當校者、順理而已、○從事是不着力語、謂從此中經過意味正在從字內、○註、唯知義理之無窮、擬以能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此謂犯而不校、○謝說、不必爲亦是上文不知二字之意、○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託是先君所託、兼保身成德二意、註、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周禮六尺、年十五、孟子、公侯皆方百里、所以知其爲幼君國政也、託孤必兼寄命、寄命有不兼託孤者、○大節集註節字才字蓋就君

子節操說、蒙引只以事變言、蓋以大節爲大關節也、其說似長、此章雖才節並言、意還重節、言人有如此才、亦須有節乃爲君子、○程說、集註引此、以明重在於節也、然又朱子曰、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全章、

不可不三字要看、名爲士便不可不弘且毅、弘以量言、毅以守言、註、弘寬廣也、朱子曰、弘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裡無足時、道理事物都着得、毅強忍也、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任重

而道遠、任是擔子、道是程途、俱借字、而字緊承上貫下、此句正說士當弘毅之故、○下節註、此志謂身體力行之志、○程子前說、金氏曰、無規矩三字恐止是無骨肋之意、洛中方言如此、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來、止此居字是寬以居之之於、○後說、上下串看、

○子曰、興於詩全章、

興、立、成是學習得驗之先後淺深、詩禮樂是所由得其驗處、○首節註、興起也、是謂心之感動、有邪有正、如二南之正始爲正、鄭衛之淫泆爲邪、抑揚是吟詠之聲、反覆謂吟詠之不已、詩本性情、故其

感人亦易入于心、○次節、恭主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受也、遜者推讓也、節文是儀節文章、度數是制度數目、欽按禮以敬爲本、敬見於外爲恭、因恭敬制節文、所以將敬也、使節文正容貌固筋骸所以存敬也、內外交養、所以得自立也、○末節、五聲是聲音自然之高下、旋於十二律之間而相爲宮、則商角徵羽各以高下相從而生六十調、依調作曲、則前者唱後者和而更互循環、歌舞八音共以此爲節而合奏成樂也、許氏曰、邪穢者物欲之流、查滓者氣質之偏、興詩立禮則消物欲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又因樂以爲蕩滌消融之而全入

於中和也、吳氏曰、而自下、一本有然字、今從之、蒙引云、和順於道德、從容不待勉強也、欽按義精是知之至、仁熟是行之盡、和順於道德是德之成也、○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朱子曰、志據依是用力處、興立成是成效處、又曰、只是游藝一脚意思、○程說、欽按程子之意、重詩禮樂上不得與於詩、謂不得以詩而興也、禮樂做此、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民指凡民、二之字指理而言、由者身之所循行、知者心之所解悟、上使字其權在上、故曰可、下使字上之權亦行不得、故曰不可、○程說、借狙公之賦芧狙以比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事出列子、

○子曰好勇疾貧章、

此夫子戒亂萌也、疾不仁之甚、兼不仁未深而疾之過其當、與不量力而急攻之、若力能去之、則當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定解云、何以處勇者曰、試其數舉千職事、逐其貪心於利祿、何以處不仁者曰、示之以不測之威、寬之以自新之路、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美章、

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詞、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註技藝是能中小節

目、○驕者、外矜己之有餘、吝者、內幸人之不足、驕吝且承才說、而意則包功業富貴之類、○其餘二字、所該者亦愈廣、凡才能功業及一行之長、一事之善皆是、有才而驕吝、非惟不足觀、凶或害之、○程說、欽按程子之意、蓋若無周公之德、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之、則其才之美亦不足以觀也、○朱子曰、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

○子曰三年學章、

三年緜言其久、志穀不止、趨于利祿、又有急于自試之意、黃東發曰、三年積學、儘可應世、此際最易

技痒而略不動心、然却不是枯槁忘世、○楊說、欽按楊氏讀至字如字、○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

○子曰篤信好學全章、

篤信是見地堅定、好學便明體適用、凡淑身持世皆在其中、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善道謂能全乎道也、欽按兩句平說而意實相承、總來以道爲主、篤信與守死、以大綱言、好學與善道是篤信守死的裏面曲折處、註上因下之意及以下句爲功效而分貼上句、恐皆餘意耳、四者要相爲用而不可有一缺焉者也、此是爲士之本領、去

就出處當自四者之中做出、○次節、危以勢言、亂以政言、不入不居是內外之別也、○有道無道不必說十分治亂、隨見有個機會時意、欽按危亂之邦雖當去、然尚容有可就之國、蓋天下之大勢向治平則亦當出而爲之用、豈待極治之時乎、雖有一二可就之邦、然擧世幾危亂則當全隱而不見、但此二句亦重隱邊、故註獨以無道言、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則其隱而不見者不惟避害而又莫不盡義矣、○末節、邦即天下與次節邦字不同、此節承天下有道二句而反言之、見無學無守者不能善於出處、其去就亦可從而知矣、○

註、世治二句俱兼無學無守、其曰行道曰守節所遇之時然也、碌々多貌、○鬼說篤信好學者學之事、守死善道者守之事、有學則知出處去就之義、有守自得出處去就之正、○沸講云、此亦就君子言耳、若大聖人行權則愈危亂無道愈思易之、無可無不可、但用則行舍則藏、卒亦未嘗不明不潔耳、

○子曰不在其位章、

欽按本文謀字註以任字代之、蓋任者謂謀其政事如已在其職、是忘己之職而犯人之職也、故不可若務己之職之餘私議他是非、而謀其施爲、亦

仕而優則學之事也、又若學者平日考究古今之政講明治平之道、而備他日行用之資者則何不可之有、○註、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欽按以君而問則一時之職也、宜無不告者、同僚問之則有當告者、有當不告者、○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

○子曰、師摯之始章、

註、亂樂之卒章、至風始、朱子曰亂者乃樂終之雜聲也、又曰關々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

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舊說韋昭楚辭注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九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注詞止此）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據此說則亂者指關雎之末章（一說顏師古曰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韋昭又有一說曰曲終乃更變音亂節故謂之亂（欽按朱子辭聲亂之說蓋出此）○盈耳謂足以飫人之聽聞陳氏曰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嘆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章

欽按直是眞率易直愿是守常不輕忽信是樸實無譎詐不知謂不解其爲何等人物○蘇說欽按眞狂必直眞侗必愿眞悾々者亦必信矣三病皆不眞夫子所以說不知也蘇氏恐未得正意

○子曰學如不及章

欽按譬諸追人如不及謂追之之急猶恐失之謂恐追未及之間或失其人而不知所往○程說謂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陳氏曰一說如撑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就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失恐之者恐其反日退也欽按此非正說然最足以警學者

○子曰巍々乎章

巍々謂其德高大出萬物之表不與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獨稱舜禹者以其爲匹夫而又得於揖讓一且偃然有之○朱子曰此章之義與後章禹無間然之意同各是擧他身上一件切底事言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全章

大哉句是綱以下皆形容其大○註準者五則之一（權衡度量準爲五則）所以準平高下也故以準訓則々之非法則之謂即平等意蕩々無名言是則天處但天之大以形體之高大言堯之大以德澤之廣遠言是各就其顯然者論之而所以爲大者則一也○朱子曰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他聖人不與也○下節成功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文章謂禮樂制度如命皐夔羲和所與之類成功是治治功所成卓越千古故曰巍々文章是政政跡所著亘古不磨故曰煥○尹說欽按尹氏天字以理言則爲法則之義下文所可名者亦與本註異矣

○舜有臣五人全章

禹爲司空稷爲農師契爲司徒皐陶爲士師伯益爲虞官○次節註亂治也輔氏曰荀子治亂謂之

亂猶治汚謂之汚也、則亂之訓久矣、（此）亂臣是治亂之臣、所以克商而造周者也、○三節註、才者德之用也、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如此章是也、有與德分言者如前章有才而驕吝是也、際交會之間、五人交事兩朝故曰唐虞之際、斯字指周、於斯爲盛言人才盛於周也、但才難二意、賓周嚮世一見、固是才難、十人數且不足、亦是才難、此節夫子本爲周言而援及唐虞耳、但當時夫子必先擧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注范說已然）下文始承之曰於斯爲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

人时言而着此一句耳、門人記之者亦甚高識、便敢把舜之五人、爲過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其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爲嫌、李彤曰、周公一人、可與禹爲對、太公佋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皇疏）倪氏曰、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帝舜以聖々繼作而後禹皐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々繼作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末節、三分天下有二、是言人心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非眞盡地而分也、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一（說是爲武王舜之）○范

說、（衆）按天與人歸、恐亦以大勢言、蓋三仁未去則天命猶有所繫矣、○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問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此禹得位後事、下三句事各爲類、鬼神指宗廟言、卑宮室者、尙仍茅茨土階之陋也、蓋衣食宮室人身至切者而尙不謀之也、○註、溝洫（至）者也、匠人職云、九夫爲井、々間有溝、十里爲成、成間有洫、々

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猪水、潦則泄水、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盡瘁力濬溝洫亦多費己力而不吝、故亦謂豐、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援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寔、新安云、禹之無間包括甚廣、略指三件以見其槩耳、○楊說、宗廟朝廷之禮、夫以黻冕通爲朝祭服也、

○子罕第九、（凡三十章）

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詞、與夫言行交際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朱子曰、利者義之和、全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有害於利矣、命兼理氣言、天命流行賦物之道理固隱微而難言、且其受於身者亦當修己以俟之、若屢言命則盡委氣數而至於廢人事矣、仁道至大、必充已復仁然後能至、若妄言仁則啓學者憑虛躐等之弊矣○又曰、聖人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者、故門人皆謹記之、

○達巷黨人曰全章、

黨人所謂博學專指才藝、以博爲大、與大宰以多能爲聖一般、無所成名、謂不可以一藝名之也、非名譽之義○下節、吾何執只承無成名一邊、博學之譽全不承認、吾執御、是自選之辭、註、欲使二字是設辭之法、只是假他使之之辭、以擇我將執耳、○尹說、象按尹氏博學及名字、說得差大、非正旨也、

○子曰、麻冕禮也全章、

此章聖人自說處世俗之道、省兩衆字可見○冕冠總名、皆以緇布爲之、註云冕緇布冠、亦以線名而言、按由麁過其所以用麻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兩禮也皆指古禮、故出今字別之、註、儉謂省約、是謂省工夫、非省財也、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蓋勤襲三升而冠倍之、朝服十五升、故知冠亦倍之、用三十升、鄭氏曰、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下節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饒氏曰、孔子時君弱臣強、自拜于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兩節不平、抑揚重下節、蓋人心漸薄日趨簡便、麻冕拜下一齊都廢了、但制度猶隨時斟酌、若綱常則萬古爲重、如何與衆俱廢○程說、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

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餘也、

○子絕四章、

註、意私意也至已也、蓋一念自主、便是意、一念拿定便是必、一念不化便是固、一念有已便是我、此是四平看、一事散事皆有亦各輕重淺深不等○四者相爲終始至窮矣、物欲牽引、即所以循環不窮也、象按此四者固有單出各爲一病者、然多是相因而有、且記者爲之節次、歷然不可移易、故集註既各分解了、而又以三段曲折說盡其相因之義、若夫子絕四、只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始也任理而發、其繼也順理而行、其既也與理化、其終

也與理止、湛然一太虛而已、意必固我俱是記者借九心而發出聖心、集註三節意亦是詳說常人累於私之狀、欲學者隨事省察克治使其不相因滋長爾、

○子畏於匡全章、

匡人以兵圍夫子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文○次節、文是文王之禮樂制度也、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無所不包括夫子特以其粗底自任耳、

○大宰問於子貢曰全章、

次節、子貢言夫子固然是天縱之不限其所至意其爲聖也兼又多能也、註、聖無不通、至兼之、欽按

聖人體用全備、不惟於德無所不具、而又於事無所不通、故其所能自然多也、雖然聖人亦容有能通其理而未嘗其事者若周公孔子是聖而又多者也、故曰又多能也、子貢非有以多能爲餘事末務而抑之之意、但大宰特認其末以論聖人、子貢乃從本說來以及其末耳、○三節、子聞之兼聞大宰子貢之問答也、朱子曰聖人不直謂大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温厚（止此）少賤是未出仕時、鄙事如釣才獵較之類、言由少賤而親執事故多所能而其所能皆鄙事也、欽按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是非說聖人語氣盡

大宰所謂多能、所包既廣、子貢則以聖而無所不通爲所以多能、其意最全、夫子並知不知者而特以鄙事之多承之、謙而又謙也、君子二字乃避聖字、此二句言君子豈必多哉、不必多也、○末節、古本別一章、集註合之、異說不必然、想只是門人以其意相類、故并記之耳、

○子曰吾有知乎章、

有無謂其多寡、知字註訓知識、做實字看、鄙夫註不訓以至愚貼之、謂匹夫之愚也、言吾有知識乎無知識也、但至於告人則不敢不盡所知耳、或有鄙夫問於我雖空空至愚者未嘗就其可與知者

不盡情說與他也、或謂吾有知識者其亦由此也歟、朱子曰、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註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且分四節看不必執一事兼求四者、○欽按人或疑此章竭兩端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蓋同是一套事、有舉其一隅而餘三隅可以推明者、有提其大綱而細目可以推盡者、聖人誨人常法且舉一隅提大綱而使學者自致其詳、但其一隅也大綱也、亦皆未始不包括兩端矣、然此章說其告鄙夫叩而竭之、則主意在詳說而盡情、其間或容有及夫三隅與

細目者○程說、愚按聖人之言平易近情而其理自渾全、故上下無所不通、然恐難道必有意於降而自卑矣、若在賢者則如孟子言欲平治天下當今世舍我其誰、固有特乎不得不如此說、然亦恐難道平齊有意於引而自高矣、程子之言不能無疑○尹說如答樊遲問仁知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爲竭、愚按此章聖人只說其告人詳盡、尹氏謂聖人之言自皆盡兩端、蓋非本旨也、但以發程子降而自卑之意則可、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並程子論佛氏之言也、

○子曰鳳鳥不至章、

張氏曰鳳至圖出、益治世之徵、聖人嘆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張說、愚按鳳文劃畫於文章爲切、然本文泛說、疑不止言文章、且二者之端非夫子自當之、故此說寘之圈外歟、

○子見齊衰者章、

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必趨不敢煩他與我爲禮也、二必字乃自然之必、非期必之必、○范說不成人單以瞽者而言、不兼他篤疾、此說可以見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處○尹說饒氏曰、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僞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所以表裏皆如此、

○顏淵喟然嘆曰節

通章是一時語、喟然之嘆貫到章尾、首節是深知夫子之道高妙難學而形容之、非說其初入手之難○仰是志趨上達、鑽是極深研幾、瞻是凝靜定處、四之字指夫子之道、高道之峻極、堅道之深厚、在前在後道之神化、註怳惚眼亂似有無也、無窮盡彌高彌堅、無方體在前在後、惟無際限而不可窮、故無方體而不可執、其實一也○朱子曰、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中庸不可能、

夫子循々然善誘人節、

兩我字只是爲下欲罷不能二句張本○註博文約禮教之序也、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博約中又各有先後深淺、高貼彌高彌堅、妙貼在前在後○侯說、愚按以約禮爲克己復禮、恐是就顏子上大槪言之耳、其實見得道理一定處亦是約禮、非單屬力行○程說先之以博文、方不涉空虛而約禮有基本、繼之以約禮方不流于汗漫而博文有要歸、朱子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向身己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又曰博文約禮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

約禮底工夫愈密、又曰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

欲罷不能節、

才才力也、註、悅之深四句分貼本文四句、益字作甚字看、欲罷不能正為善誘所鼓舞、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巽齋、列子云窈々冥々至道之精昏々默々至道之極、（象）按窈冥是幽昧而不可見也、昏默是寂寞而不可言也、朱子曰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又曰、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也、○程說本註所見益親、不但認得直是有得了、俱本文從字根卓立來、

即欲與卓爾者渾化為一也、此處着力不得、終著力尚覺有些思勉、不如夫子自然而神妙、如從心不踰矩、故曰末由也、朱子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麤氣力、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々地養將去、明道謂賢毋遽我不用力我更着力、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楊說、（象）按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此說自全楊氏偏以力行論化、可疑、○圈外程說、歎其高妙而幸教之有序、所謂深知也、自博約以至末由也已、所謂進學也、○胡說、先難二字以首節為顏子用力說、與本註深知夫子之道、非後得便已得了、與本註自言其學之所至與見夫子所立之卓然以下亦與本註不同、

○子疾病全章、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次節久矣哉朱子曰、此指從來而言、一說久字承病閒說、謂初病至少差時也、乃驚歎之意、正指門人為臣一事而言、（止此）吾誰欺舊說指人、（象）按此二句串說、緊々呼應、詐字內賅含天字、註故言以下合本文無臣三句、

交錯混雜、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語意在本文誰欺與欺天之間、○末節、且字俱根欺天說、上二句是正說、下二句即承上而反言决之、說得情義婉切、註、大葬謂君臣禮葬、是臣子備禮以葬其君之禮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善賈貴賈也、沽之哉應他韞匵句、我待賈破他求沽句、不曰待善賈、只曰待賈、蓋賈至則沽、我特待之耳、一說、沽之哉三句作一句讀、意實重沽、但須賈至耳、無意破求字、見聖人道濟天下皇皇不日暇意、○范說、衒行且賣也、倳賣物去手也、○此亦

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則旣明夫子出處況後來從夫子於周流四方微生尚以爲栖々子貢何乃有齟齬之疑也

○子欲居九夷全章

九夷之目今不可考後漢傳兩說未足以爲據○下節或人之疑陋亦妄認爲眞也○君子泛言蓋夫子本意有難以語或人故就其言答之耳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註殘決失次詩樂俱有參互謂相參交互而鉤考之訂平議也○得所謂雅成雅詩頌成頌詩非止以朝廷宗廟爲其所單舉雅頌者樂以朝廟爲大

也陳氏曰詩者樂之章誦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誦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馬氏曰困亂也○註卑字猶庸德之行庸字惟其切於日用事物之間故謂之卑非忽視之爲鄙事也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于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遺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

○子在川上曰章

音釋舍上聲金氏謂當據楚辭辨證更作去聲○逝者二字雖因觀川流發而所包自廣如斯二字乃以川流之不息直示造化之無停是實指言非比如也註云往過來續所以必兼來說者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要之二者皆往也省察工夫是所以接續存養之功使無間斷也○程子前說此道體也卽下所謂與道爲體之意只是道之形體朱子曰前面體字（指道体之本然）說得來較濶遠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文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後就此義指道體朱子曰有天德則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又曰能謹獨

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按謹獨是省察之要也蒙引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然有動靜之分故靜而全神動而利用其機則在謹獨◆按存養之功貫動靜而省察則每施於動之初矣○薛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子曰吾未見好德章

好德兼人己二意此夫子醒人好德也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豈不好德者但未如好色之誠耳◆按凡人好色之情生於形氣之私故其所發雖

至切、然善惡之心亦不可已而終不懶於本心矣、好德之情原於性命之正、故不愧不怍而無往不快足矣、然而天下賢々而易色者能有幾人、可省可省、○次乘謂第二乘、招搖如翱翔、

○子曰譬如爲山章、

欽按此章兩吾字、上言其止之機在我而無人阻之也、下言其往之力在我而不資於人也、○論語此章及松柏驥力苗秀章、全如詩之比體、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章、

范說不惰就力行說、心解是所以力行、萬物得時兩二句此是形容顔子不惰非衆人勉強者之比、

朱子曰、得一善則拳々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不惰處、（止此）夫子獨與顔子、所以勉諸子也、

○子謂顔淵曰章、

顔子究竟只是一箇不違仁、仁本不息故曰未見其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章、

舊說、皇疏云、又爲歎顔淵爲辟也、

○子曰、後生可畏章、

首句虛說、焉知句正是可畏、老少作一人看、上是期望以警動之、下是預言以警惧之、又曰、至四十五十而無聞、縱有改圖之心、年已邁矣、力已衰矣、

終爲庸衆之歸、又何足畏哉、○曾子語出大戴禮、

○子曰、法語之言章、

法語者古人動稱先王引古制、故曰法語、而下復綴一言字、巽與謂巽順與他說、與人言只有此兩法、改之繹之二之字並虛繹與改亦相因、須歸到改上方是實受益、

○子曰、主忠信章、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此章勉人立志、以至難奪者有時可奪引起至易奪者不可奪、匹夫對三軍、但言多寡非言人品、

○子曰、衣敝縕袍全章、

註縕枲著也、著或緒以綿裝衣也、然此特謂枲著者其對狐貉言、皆所以禦寒而美惡甚殊故也、註中貴賤字以直言、○縕袍不恥是極形容高明胸次之辭非實有是事、恥從真心發來、不恥者不但安貧窶不見貧富抑形之迹、註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次節不忮不求是比不恥、何用不臧是比可以進於道、○吕說忮求根恥字來、忮者恥之激而爲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爲希冀、○未能誦之即誦是詩、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身、朱子曰、只是以大勢恁地、欽按此疑非一時之語、○何足以臧承詩詞而反之言道理無

窮此未足以盡之耳、足字宜玩、輔氏曰、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之以警之、朱子曰、大九十分好底事終自權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謝說、郝京山曰、不忮近仁、不求近義、苟充類未盡、則不忮止於無欲害人、不求止於無穿窬之心、豈得爲滅、

○子曰、歲寒章、

彫當作凋、彫與雕同、琢玉也、○後凋者後於衆木之凋也、只是謂當衆木凋落時而不凋耳、○謝說、士窮見節義、（大全節下有大字）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也、

子曰、周德者邪世不能亂、

○子曰、知者不惑章、

知字去聲、●按知仁勇三德雖人所同具、而此章各看者字、且做三樣人說、如前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及後篇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但其言之之先後、是乃爲學之序也、學者當兼備三者工夫、而以中庸好學力行知恥三近爲下手處、○朱子曰、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又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智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子曰、可與共學章、

此言學者既進一步、當更進一步、猛厲以漸至其極可也、學適立權並兼知行說、○程說所知字包能之之意、知所以求之、所以二字要看、與楊氏知爲己同意、○權稱錘也、至義也、●按本文權字對適立爭說、是做活字用、朱子曰、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々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楊說、●按楊氏以明善論適道、惟此一章

專屬知、可疑、○洪說、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程說、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云、權者反於經、然有善者也、韓康伯注易（上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朱子曰、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論、○朱說、何氏注下條曰、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陸佃云、其華反向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按宋范純父蘇子瞻分下條別爲一章、朱子曰、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經、權自權、又曰、伊川說

權只是經、恐未盡、背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此字專說句、權者所以達經者也、）又曰、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須、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終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汎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々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欽按權字對經而重說者、是其正名本義、執中無權權字破他執字、此權字汎、

實兼輕重淺深、與時中時措之宜同、直呼曰中曰義可也、

○唐棣之華全章、

註、偏晉書作翩、朱子又曰、非獨晉史爲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之句○此逸詩也（至）辭耳、欽按只是偶見華之翩翻、而其心動、乃思起所謂爾者耳、○學者不能反求諸心、每病於道之遠人、故夫子借詩詞而反之、欽按詩室是遠者、辭我希至彼室之詞、何遠之有、是詩借詞而謂若我思彼則斯至矣、但不思之耳、○下節程說輔氏曰、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繼進學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欽按此章重不阻進遜、程子變承、蓋非本旨、

○鄉黨第十、

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胡氏曰、鄉黨形容聖人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徵言云、如字似字有莫可形容之妙、必字不字見從容中道之妙、○楊維斗曰、鄉黨一篇是聖人從心之矩、亦是無隱之教、只一時字盡之、

孔子於鄉黨全節、

註、恂々信實之貌、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朱子曰、恂々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止此）、信實只是朴茂無文飾、不對詐僞言、貌字乃狀釋字義之法、與言貌之貌不同、似不能言正形容信實意、亦勿以貌與言分說、父兄宗族、父兄是他姓之父輩兄輩者、以別于宗族、容貌辭氣不必分貼本文○其在條其字指孔子、首節一於字、此節其在二字、分明是轉上節、不可作兩扇方見是時中之聖、註、詳問屬宗廟、極言屬朝廷、總註言貌二字亦連說、勿分、

朝與下大夫言全節、

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爲上大夫、此當記爲下大夫時、二言字皆商確政事、侃々是曰是非曰非直詞正論毫無隱諱、誾々只是和悅開陳、巽順之中規諷存焉、金中渊曰、此見聖人忠以爲國也、記者首提一朝字、最有關繫〇君在條、踧踖二字從足、雖就站立上說、實包一身容儀、註與々威儀中適之貌、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此二句詞平而意串、所謂恭而安也、張說與々者與之又與、不忘向君之意、亦是敬之至也、總註、事上接下、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爲上、而上下大夫爲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

君召使擯全節、

註、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古者諸侯有相爲賓之禮、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儐（同擯）並有上次下三等、勃如二句是三擯三介方序立之時也、〇躩盤辟貌、盤々旋也、辟回避也、皆不能進之貌、〇揖所與立條、揖拱手通指之揖、非拜揖也、凡擯介相傳賓主之命、雖在列位、而當授受言語之時、皆半轉身夾手相揖、故曰揖所與立也、夫子此時蓋爲次擯、註、襜整貌、夫子拱手左右、而足不動、故其衣前後襜然整齊、敬意只是在襜如、若左右手則凡爲次擯者皆然、〇趨進條、是注既延賓入、擯亦隨之以有事也、註、張拱端好、如舒鳥翼、張是臂不貼身、拱是手不向下、翼如者手不散臂不掉也、見趨蹌中有閑雅意、〇賓退條、是就館時、非歸國也、按聘禮注云、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故注云紓君敬也、蓋在他人多忽于此、而夫子必復命于君者、以君之心爲心也、總註、按同儀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此註相字不過因擯字而帶言之、

入公門全節、

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公門蓋路門也、（在最內）

此條通看、下句是形容上句、〇立不中門條、立行皆入門時事也、中門、謂右扉之中、（東爲右也）一云、古人常掩左扉、〇註、中門（至）踐閾、古者門中央豎一短木、謂之闑、々以砭門兩扉之交處也、門兩旁各豎一木名之爲棖、々以禦車過恐觸門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〇過位條、註、位君之虛位（至）宁也、位周禮所謂外朝屏之外、門之內也、此時君視內朝、故門屏之間爲虛位、過位亦有言者、同朝之臣或言及亦不得不言、〇攝齊條、註、齊衣下縫也、此衣字指

裳堂內朝也、臣北面見君在堂下、乃君出相見、成禮、已（畢）而各即左右朝（班）之側位、升堂云者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愚）按或是初將升而成拜之時〇出降條下陸說知進字爲衍文者此是趨而退之時不得着進字也、註趨走就位也、此乃以疾爲敬也、

執圭全節、

註、圭諸侯命圭（至）通信、考功記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鄭特牲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鞠躬二句串說通是形容語、分身手面足四容、註上如揖（至）授也、徐（氣鼻至）謂與心平、上下者步趨之間其手微有高低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踧位使擯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朱子曰蹜々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〇享禮條、註旣聘（至）庭實、此圭璧文非前瑞信、蓋瑞玉則還之、享禮則納之而不還者也、庭實者、以物實於庭中也、小行人職、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儀禮聘禮云、及享發氣焉盈容、蓋聘則尊君之命、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享則逞君之意、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〇私覿條、皇氏曰、行聘享公禮已竟、別日使臣私齎已物、以見於主

君、故謂之私覿也、總註、晁說、湯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當出於門人之親記、爲得而疑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全節、

註、君子謂孔子、陳氏曰、聖人以身做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紺、深青揚赤色、（至）緣也、朱子曰、紺深青揚赤、揚浮也、如今人鵶青也、又曰、緅是淺紅色、又曰三入爲緅、（止）領是首之領、緣是身之緣、夫子不以此二色爲衣服之緣也、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重在不亂其制上、別嫌疑而重喪祭之意不甚重、（愚）按舊注孔曰、紺者齊服盛色、鄭曰、緅紫玄之類也、古者齊服用玄、孔氏直以紺爲玄也、然據考工記賈疏、凡染赤者、三入爲纁、一染黑爲紺、（四入之色、）又一染黑爲緅、（五入爲緅、即爵頭色、）又一染黑爲玄、（六入之色）又一染黑爲緇、（七入爲緇）今朱子依邢疏解紺色從疏文、但其爲齊服、竟不知何據、又孔注云、一入爲緅、三年練以緅飾衣、一入之說、邢疏云、未知出何書、考禮、緣線服者縓也、爾雅一染爲縓、則孔亦以緅爲縓也、鄭玄則以下文紅爲縓、今朱子以爲三入之絳、是即纁也、纁則禮服多用、其與縓同、亦未審所據、大抵紺緅相類、故此連言之、猶玄緇相近而或通稱之、緅即爵也、用以爲弁爲韠、而未聞爲衣

爲緣紺亦或然意時人好與亂章有或服之者而夫子不苟爲也○紅紫條註紅紫間色不正（至可知）㠯喪記鄭注引爾雅云一染謂之縓今紅也（今卽緋紅）說文云紫帛靑赤色（按今以紫草根染者卽此）朱子曰靑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紫碧騮五方之間色也（五行相生爲正相克爲間之雜也）邢疏云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欽）按古者章服非止用五色之正而間色亦有爲之者紅卽是縓而以飾明衣緣綠服但用紫者蓋鮮魯桓之紫綾齊桓之紫衣固非禮也然亦安知非是惡其艷而不鄙其間故遂謂此註近婦女之服者獨爲得本旨此二色並艷麗於他色故

也一說按說文褻私服廣韻衷衣也今皆云褻服近身衣以紅紫爲之不宜君私居服用紅紫自無此理恐不獨聖人爲然蓋當時褻服或有用之者而夫子獨不用耳○當暑條記暑服之制註引詩鄘風君子偕老篇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縐絺々之蹙々者（欽）按往昔此間婦人亦有暑衣內服紅以托之者（欽）少時尚及見之而今則亡但此段不言服色沔州中汴氏謂以下條推之蓋亦內外相稱也○緇衣二條及狐貉條皆記冬裘之制三裘蓋用之於視朝麑用之於視朔與受聘享狐用之於大蠟息民許氏曰衣裼衣也裼上加襲々則

朝祭之服也○褻裘條古人之裘止于膝間惟褻則不拘耳褻長袂短長短之間有權而存焉一說短右袂以便作事非聖人氣象當長短爲句謂可長可短也右當作有古字通用（欽）按時人從簡或有去裘袂者故也○必有寢衣條（欽）按一身有半身字恐以衣身言辨釋云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尊爲齊之寢衣而已（欽）按註齊主於敬云云常寢雖解衣然尙有襦袴之類勿誤爲倮其體○狐貉條須知出以輕裘爲便故厚者以居輕重之間有制存焉○去喪條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玉藻文也玉德佩

也觿礪之類事佩也曰無所不佩則不止於玉爾蓋嫌旣經喪義則宜有非故特明之也玉藻孔子佩象環五寸謙也燕居佩之○非帷裳條（欽）按註殺縫者削布邊爲尖幅爲殺（殺法交縫）旣殺乃合殺邊而聯之緣殺邊而緝之並謂之殺縫但此註上段旁無殺縫旁字對要字言之則是單指裳旁分開處前後幅縫褈下段有殺縫者蓋兼衆幅連合處言之必殺之非獨惡其虛費亦以別于公也此二節以備所當備省所當省對○羔裘玄冠條喪主素者取哀痛無飾羔裘玄冠是朝祭純吉之服也初喪主人未成服但小變其吉服而往故檀弓云

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若成服後弔則各有當用之弔服也、（象）按註喪主素、疏云凡物無飾曰素則不必白色也、○吉月條、註、吉月月朔也、朔之爲言蘇也、凡物死則凶、生則吉、故言吉、月者三十日之統也、而此一日又一月之統也、故言月服者衣冠總名、朝服是玄冠緇布衣素積裳也、當時致仕人多不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必朝而不廢禮也、但此附衣服之制、重朝服、不苟意、（饒）註蘇說、朱子曰、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

○齊必有明衣全節、

衣字下一讀、註、齊必沐浴、（玉）爲之、按士喪注疏浴用巾振用浴衣、乃棄浴衣而設明衣、明者潔淨之義、所以親身爲圭潔也、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也、純衣以緇、飾裳以纁、或問寢衣之簡、何以知其錯出於此也、朱子曰、以必有之辭與下章必有明衣同、知其非常日之衣矣、○齊必變食條、註、不飲酒不茹葷、恐以臭味之渚昏吾精明之德也、不安常不襲故、恐以便安之習忘吾對越之忱也、（象）按周禮王齊日三舉、注云、齊必變食故特加二、蓋王齊加舉盛饌、變常以致敬也、固非要具珍羞、亦非專從淡素、葷酒能昏人精神、最當禁之、凡奇巧雜變

之飮饌亦皆在所避矣、批講云、處亦敬、寢亦敬、食亦敬、坐亦敬、見聖心純敬處、

○食不厭精全節、

註、膾薄切肉也、報切之者非橫切也、以是爲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以下數不食字却從此不厭之意謹栽、○食饐而餲條、註、魚爛曰餒、肉腐曰敗、魚爛自內發、如腹之餒、肉腐自外入、如兵之敗、下未敗々字兼食饐魚爛、食饐、而下、一步深一步、但自必不可食者推延耳、不然饐餲餒敗常人亦能辨之、何待聖人、○割不正不食條、其醬魚膾芥醬之類詳見內則、一說、饒氏曰、古之制飮食者使人食其

物則用其醬、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非特不備亦必有害故不食也、○肉雖多條、（象）按飯有常節、而肉可多可少、即雖有時多食、亦不使勝食氣耳、（或謂飯肉之多者非）蓋肉氣勝則穀氣滯而困傷元氣、故節之不使勝也、玩不使二字是審主輔之宜酌多寡之數、朱子曰、非特肉也、凡蔬菓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止此）素問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可以知裁量之宜、不及亂、兼心志威儀言、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朱子曰、程子之言雖非聖人之事、其所以戒學者至矣、○沽酒市脯不食條、（象）按古

人酒脯之類蓋有田祿者皆家造焉所以不買於外者恐其不精潔也然只是謂此二者雖無亦不買之雖有亦可疑則不食耳非謂必家造而具之況其周流環轍之時乎總見聖人無口腹之欲矣〇不撤薑食是謂每食必設非必食之註神明指人之知覺所謂知者人心之神明也〇不多食中江氏曰玩不厭不撤之語則不多食之意躍如也（止此）上數節是飲食之事此下以飲食之類而并記之也〇祭於公條出三日句是記者推夫子之意一說祭肉不出三日而下通辭首句之意凡祭先夕殺牲次早祭已經二日受肉歸宿日不頒又經

一宿便是三日過此則肉敗而人不食矣祭禮皆有公私之別也〇食不語條上句是正意下句是附記也註答述曰語自言曰言（出皇侃疏）象按語長而言短也以爲互文亦得（朱子以對人獨居分恐非實觀）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此註蓋含有當言者則息食起牀而言之之意〇雖蔬食菜羹條疏蔬古字通用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朱子曰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

席不正不坐

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意象按註位字之小字正

指席之不正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象按有人明目者視分毫欹歪而甚疾之聖人不安小不正亦猶如此

鄉人飲酒全節

飲酒古有歲會月會之禮非鄉飲酒禮註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先則非徐行之道後則非隨行之道故杖者出即出蓋（大全輔氏說）鄉黨尙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爲節〇鄉人儺條月令仲春仲秋既有國家儺季冬王命有司大儺方及於庶人也一說與註儺雖古禮而近於戲又將古禮看得輕當云儺雖近戲而實古禮戲字亦不必出其或說出郊特牲

問人於他邦全節

問人於他邦如子華使於齊南瞿使於衛非尋常僕隸之比問存省之也朱子曰拜而送之從背後拜古人重此禮〇康子饋藥條未達者未知所送之藥對已之疾否也此節記與人交之誠意重在直告上且此時夫子以大夫告老勿誤因楊氏說認夫子爲士上條是我使人去此條人來加我上是不欺背後下是不欺面前總是一箇至誠

廐焚節

蒙引云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聞廐焚之時獨問人而不及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爲

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戒○一說、家語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與論語及雜記所載本一事、而論語雜記去國字、非脫也、周禮六繫爲廐、諸侯也、六廐爲校、天子也、大夫止稱皁、櫪繫棚閑、不得稱廐、故特言廐、可不煩言國廐、唐宋注疏皆失攷、遂以爲家廐、非是、

君賜食全節、

夫子平日席不正不坐、至此愈加敬、此賜於家故多此一節、亦必先嘗而後對使者拜謝、一說、先嘗對後拜者不薦、頒賜意不必入、此條須知逮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敬君推之、○侍食於君條、註、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曰舉、日一舉者以朝食也、膳夫食官之長授王以所祭之物、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且備火齊不得也、（集解云、示無毒、○玉藻云、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凡侍食者、君客之則必命之祭、然後祭、先食而偏嘗庶羞、若但賜之食而非客之、有膳宰自嘗羞而臣不祭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詳見玉藻）（欽）按聖人重敬君、故侍食之時不問君客之不客、君既祭則必先飯而嘗之、俟君食乃食、盡其所飯、或食或飲、非偏嘗也○疾君視之條、註、東首以受生氣也、天地生氣始於東方、故寢常東首以受生氣、非君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

首之禮、中間有遷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一節、然亦不重、只重加朝服拖紳○君命召條、大夫不徒行、亟趨、故不待駕、非駕至不乘也、

入太廟每事問、

朋友死全節、

無所歸是無歸依、我謂我家、於我殯者、與之爲喪主也、但曰殯而不曰葬、蓋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曰字妙、極口應承而心甚痛切、檀弓云、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饋條、合上條、見義所當爲、雖變故亦不辭勞、義所當受、雖重饋亦不銘感、

寢不尸全節、

註、尸、謂偃卧似死人、（欽）按偃卧說者比以爲仰卧、蓋偃對仆言則仰也、散言則訓僵、又曲禮寢毋伏、孔疏云、卧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然則卧容亦得仰、此註本包氏曰、不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蓋所主在似死人三字、以死人訓尸字、則不必謂仰偃在牀之尸、只是謂僵倒而不收手足之狀有似死人者也、又朱子答人書曰、孫思邈言睡欲踧、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然則卧容不論仰側、只以齊手斂足踧然微曲爲法也、○見齊衰者條、變是改舊容而爲哀也、以貌則加敬矣、敬之中亦

有尊與狎之異、尊看兩雖字、其非狎非褻者可知、○凶服者條、重言凶服者以在車有別、説負版持邦國圖籍、按司書職云、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漢書云、王者以民爲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有盛饌條、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迅雷風烈條、迅雷風烈錯舉成文、猶言吉日兮辰良也、註、所以敬天之怒、若和風甘雨、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騰、天之怒氣也、（山崩）烈風雷雨弗迷、如天之至、未必無變容、迅雷風烈必變、當夫之誠、未必有迷焉、總註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不尸不容謂之變

者衆人必尸必容、而聖人不然、亦所以爲變也、同節但舉其常日用上燕居者、他從容自中處、隨地皆然、人以爲變、夫子則常而已、

升車全節、

正立執綏、一串、蓋當竝立上、見遠坐不離之意、一説、引禮書云、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所以備傾墜、然則執綏不但上車也、○車中條、首句是頭容直、次句是聲容靜、末句是手容恭、總蓋不失容、惑人意輕、故註下且字、一説、親訓切與疾字同意、非謂不親自指也、

色斯舉矣全節、

張氏曰、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眞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山梁雌雉條、按上感鳥之舉集得時、而示人當如此、但未知其爲何鳥、此又偶看雌雉之飮啄得其時、而亦發嘆、兩段不相爲而意一串、故併記之、舊疏皆謂子路乃執夫子所嘆雉而供具之、恐不然、只是別熟雉肉而進之也、三嗅而作、示其不違、非不忍食、聖人寬容不直距人也、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

事喻於雉也、或以此爲問、朱子曰、胡氏以爲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足以破此說、（止此）晁劉二說竝與色斯舉相應、而不關孔子身上、故朱子缺其疑、而鄭疏在前、（又吳臨川曰、三嗅而作、當作嘆、亦篆文之誤也、）一説、共、如衆星共之共、實只是有意向之耳、○一説、夫子之行、分明一箇時中、而記者又不敢自作贊語、乃就夫子平日感時自嘆者、而以雌雉終焉、鄉黨得此一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默化處、

論語集註鈔說卷四

○先進第十一

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胡說、按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是謂他篇少而此篇多也、若就此篇言則記顏子言行九七、比諸子爲最多矣、

○子曰先進於禮樂全章、

先進後進如前一番人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也、訓輩字不得、故註着猶言云、先進指文武成康時人、禮樂不專指儀節聲容、包得廣、註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下節、如卽若也、用謂施之治教、蓋

夫子憲章文武、夢寐周公、從先進卽亦從文武周公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全章、

朱子曰、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註材字以質言。○程說、曾子是時尚少、故不得與陳蔡之從、一說須知弟子偶記此十人高弟、蓋從此行者當不止十人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此章語氣二句一直說、歸重下句、悅只依然領受之謂、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不悅之驗也、註若憾實喜總在二句見得勿分貼。○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礙、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不能無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弟子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書其字。○間字與禹吾無間然之間同、舊註陳氏亦讀爲非間、胡註云、無異詞者、蓋因此說而會意耳。○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于友者、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註積於中而

著於外、中指家、外指外人（卽本文人字、）

○南容三復白圭章、

註詩詞不可爲乃不可復救之意。○范說、言爲表而行爲裏、行爲實而言爲華、各舉其一、以互見耳、

○季康子問章、

胡氏曰、記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問亦然、則非禮矣、蓋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去對以降於國君者乎、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全章、

顏路欲爲子之椁、以其賢也。○下節才不才二句泛說、下補出回鯉來。○不可徒行意甚輕、而正意

還在家貧不必有椁、只因顔路以愛子之情請夫子不忍直拒、故以情慰之、蔡維章曰、一言之間、處路以父道自處、以師道處回以子道、重車以重曾尊器亦以尊道禮之精義之盡情之至也、蒙引云、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胡說出於勉强非誠心也、副人之意非直道也、謹按椁号稱家之有無、就分得爲者論、乃有而爲之無而安之皆義也、此義字包得分、

○顔淵死子曰噫章、

黄氏曰、顔子在則夫子雖死而不亡、以道存故也、顔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矣、故以

顔子之喪爲己之喪也、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顔子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絶續皆天也、

○顔淵死子哭之慟全章、

顔淵死、孔子往其家哭之也、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全章、

門人、夫子之門人也、○猶父猶子正指全在以學問關通上說、不是泛々說情、一說家貧薄葬使死者得以理順心安便是視猶子、非謂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也、○下節非我也二句非分謗口氣、正說明不得二字、○黄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

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盖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胡氏曰、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顔子、

○季路問事鬼神章、

問事鬼神是問事的方法、問死是問死的情狀、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未能未知亦不貼子路說、○註易繫辭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反只是折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程說繫辭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本義云、通猶兼也、晝夜

卽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呂氏曰、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意、盖以人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盖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云云、此是挑耳而誨之、無非眞實話、世儒乃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

○閔子侍側全章

蒙引云、先閔子、次子路、次冉有子貢、盖以齒序、○誾々三句但有言貌、只以氣象上發之、朱子曰、誾

闇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前註云、和悅而諍、然門人聽教時用不得諍字、）又曰闇々是深沈底、侃々是發露圭角底、行々是發露得粗底、問闇々侃々行々皆是剛正之意曰、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含糊之意、

○下節、然者未定之辭、（止此）此一字乃意其然冀其未必然意、

○魯人爲長府全章、

魯人、指當事者、○次節、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決語、○末節、不言是撤起語、即在言必有中處見之、○此章閔子及夫子之言可見老成謀國憂深慮危意味氣象、

○子曰、由之瑟全章、

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與此少異、）註、剛勇中和、並分體用、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僞爲者、故由以戒之、欲其變剛勇之習以適於中和、非專爲鼓瑟發也、○下節、重升堂上、要味矣字口氣、未入室帶說、未字有旦暮可至意、註、已字特字耳字甚得、

○蒙引云、爲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全章、

子貢見同門中師商識趣迥別、故向夫子求一定評、○註、子張才高意廣、（愚）按意廣如好騖文多事之類、與量廣不同、荀子君子行不貴苟難、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本文過不及只就知行上關閉說、集註自上一層推出來耳、○次節、（愚）按夫子過不及、據中庸之理而言、子貢未達、以過爲愈、是就才質論之也、○末節、泛論道理、而二子之失自見、○尹說、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

○季氏富於周公全章、

上之字指季氏、下之字指其富、記者把周公來比季氏之富而譏冉有之附益、此是因聖人責他深、故如此立言、○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在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下節、夫子不絕冉有、則人將藉口聖門、亦附季氏、則季氏愈富矣、故夫子斥其非吾徒、註、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國語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止此）聲宣也、鼓所以號衆、故亦謂宣其罪於衆使人知之爲鳴鼓矣、○范說、朱子曰、人最怕貧賤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

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

○柴也愚全章、

愚魯辟喭俱兼知行、註、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蓋性巖厚的多膠滯欠變通曰愚、○參也魯、註、魯鈍也、蓋性謹恪的多遲鈍欠敏捷、叅按愚與魯相似、愚暗而魯鈍、愚之蔽深於魯、程尹二說、叅按質魯之人、主內而不務外、故其學誠篤、質魯之人用力也苦、故其學堅確、兼此二者、所以能深造道而竟得之也、葛屺瞻曰、參唯一貫、何等敏捷、功深力到後、安得以魯言、惟初特是魯、後來能變得轉、方見學力、○師也辟、註、辟便辟也、辟字與闢同、是要體面潤大施設開去、蓋性脩飾的多虛夸欠誠實曰辟、○由也喭、註、喭粗俗也、蓋性率眞的多粗俗欠文彩曰喭、喭與辟相反、揚許人在資質之中、其偏處多不自知、翻多自護、得明人一一指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難、

○子曰回也其庶乎全章、

顔子簞食瓢飮、不爲難給、而亦至於屢空、尤以見其能安貧、安貧亦近道中之一端也、然世間有雖未知道亦質美而安貧者、故註着一又字、朱子曰

顔子不處貧、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々拈掇來、○下節、不受命、是不安受天命也、不受命而貨殖焉、此正與屢空相反、而其不得爲近道也、又不待言矣、○註、安貧樂道、是又於安貧上帶說樂道耳、不可分貼上庶乎屢空、叅按億則屢中、亦是所以貨殖也、饒氏曰、子貢好方人、故以顔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范說、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但言而中與億則中不同、彼主理而言、此以事之成敗而言、不止言而中也、夫子之言出左傳、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迹與室俱借字、迹有成法、顯然可見者、室又其中精微玄妙處、二句一直說下、俱就善人一時分量說、○註、朱子曰、塗轍猶言規矩尺度、善人雖不必踐舊跡、以下是朱子之言、蓋善人不踐迹、即是未學也、然其質美、故自不爲惡、惟其未學、故亦不能入聖人之道也、此註雖字然字、只是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說則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處、

○張說、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善人雖有諸己、而謂其盡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問義質有限、學問無窮否、朱子曰然、

○子曰論篤是與章、

與者與其爲君子也、重色莊、擧君、其不可輕與盖論篤而心亦篤者爲君子、色莊者色字只指外面莊是莊重正與篤近、莊只在外、是論篤而心不篤者也、註言貌說字不必貼色字、大抵言語亦容貌所在、故連言之耳、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聞者俱指理之當行言、斯字解即字、諸是疑詞○註、兼人謂勝人也、（欽）按此依鄭注云、子路務在勝尚人、退與兼人、就行上說、若資質則在上一層○子路之問意在必行、冉有之問意在不必行、問雖同而所以問則異、故夫子各裁就之○張欽有父兄在不必止稟命、亦是要他取裁意、逡巡謂進退之間、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即指理言、勿謂由以稟命爲中求以急行爲中、

○子畏於匡章、

顔淵後夫子方出匡人之圍而去時也、何敢只做不敢勿泥、註必死字爲果敢之敢、（欽）按孔顔已出圍而又相失俱未相知安否、夫子忽視顔子之至乃曰吾以女爲死矣、只是喜其免難耳、若夫誤義之死、夫子不必爲顔子憂之、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亦只是方見夫子脫禍而甚喜之、特以此言答之耳、猶言未審子之安否、何妄擲死、曰子在者答

師之詞宜如此、胡氏曰、夫子而在云々語意可疑矣、

○季子然問全章、

子然原不曉得大臣、只認有才術有氣魄可替人出得大力幹得大事的便是○三節、大臣只以人品論不以位論、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欽）按不可者不可以道事也、與後篇問友章不可則止文意正同、（止此）不可是道不可行止則奉身而退、決不苟仕、正以身徇道處、非二層註不從君之欲行已之志亦只是互意以相發耳、○四節具臣乃知效一官能辦一職也等得臣數的○末節、尹說、（欽）按其庶乎二子可免矣、言至於從弑逆之大罪則其庶乎二子之可以得免矣、故夫子以此許之也、胡氏曰、僭竊之際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眞聖人之言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全章、

次節、註質美而未學、盖前註知不足是未學之幹也、前註厚有餘是美質之實也、賊者謂使之內廢學業外誤政事、皆所以害其身也○末節註慢神虐民、只是說以仕爲學之非、勿泥此句以上文賊字爲專言外不言內、由失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

故夫子不斥其非、特惡其佞、然其辭若泛論佞者、使由自儆省、非直指由爲佞也、○范說、在傳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敢求愛於子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爲學者也、范氏引之當矣、張氏曰、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敎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爲

學乎、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七節、三節、居則句是自負之意、非怨人之詞、○知弟子者莫若師、況聖人乎、此問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子路率爾節、率爾兼言動者、子路齒先諸子、固宜首對、然其氣質剛勇隨處輒見、故如此矣、千乘既大、大國又不止千乘、此三句一節難一節、比近也、古者三歲考績、故諸子皆以三年爲言、且字須順遞說、不與有勇對言、但此必政教兼擧而後可以能之、○求爾何如節、可使有勇之便爲民、（自字疑）可使足民之使爲求（足字疑民字在）足家給人足之意、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乃既富而啓之也、蓋國則任小而不任大、治則任政而不任敎、此雖以由見哂而謙遜、然其才調不過如此、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赤爾何如節、宗廟會同國之大禮也、宗廟亦以諸侯言、周禮時見曰會、言無常期、王有將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見之也、殷見曰同、謂十二歲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也、註避宋諱改殷爲衆、文改見爲頫者以禮有殷頫之文耳、然殷頫是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也、章甫緇布冠也、小

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居次末之大夫士耳、○點爾何如節、註希訓間歇、是漸々住手之意、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然也、前三子亦應起而答、特於點詳言之耳、撰具也、猶云素蘊也、暮春决是夏正、若周之三月、其時猶寒、何可浴也、雖今三月、非溫泉恐未可浴、冠者二句、言童冠之人、或七或五、無拘於長幼與多寡也、或曰、暮春亦對貴而言、童冠亦在旁之人也、問浴沂事、朱子曰、想當時也只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衆）按暮春正祓除之月、而溫泉則可以浴、故集註直以爲上巳之祓除、蒙引云祓亦除也

除舊取新之意、浴亦去舊汚而自新也、雩請雨之祭、祭而舞故爲舞雩、除地爲墠、築土爲壇○註、曾點之學（至）如此、有以見夫四字要看、見其未能如聖人與天理一、而體用兼備矣、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然亦只此便見曾皙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而其言志（至）之意、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胡氏曰、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知我則將無所用於世也、此點所以異於三子耳○而其胸次至末、是釋曾點言外之氣象、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規規拘局、意事爲猶事功、本末其事之首尾也○張甘山曰、朱子晩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云、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按朱子此說、則輔氏所云此段凡三次改削、其說不足信、又朱子答廖子晦帖

云、聖人與點、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此便爲至極而無以復加也、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所謂心要弘放、又要密察、亦此謂也、按朱子此論、可謂善言曾點者、不然其不爲異端之歸者鮮矣、

三子者出五節、

（欽）按觀曾皙之氣象、見夫子旣獨與己、則似應不復屑問其答三子之意、且并其所以與己者亦爲一場說話而渾忘之者、特後三子而留、歷叩其哂由與點求赤之故、以盡其情、乃可以見其好學切問、實爲聖門人物、又可以見其所謂狂者、與後世清談之流迥殊矣○亦各言其志、與上不同、上只是獨誘曾點所未言、此是並許三子所旣言、已矣二字亦是嘆詞○曰爲國節、禮字所該極廣、其言不讓、又就中抽出言之、子路所答皆不讓、不止率爾一節○唯求節、上夫子以言語動靜上論不讓、皙謂以自任爲邦上論不讓、故復疑求亦不見哂○唯赤節、大小勿露出相字、夫子於求、只說其爲邦而未說其能讓、故又問赤則非邦也與、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赤之小相、求之六七五六十並

爲讓之、而由爲不讓之意乃始釋然、〇程子第一說、優柔厭飫出左傳序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〇第二說、朱子曰、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云々、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欽按此便是如仁者靜底意思）又曰、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箇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又曰、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爲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又曰、行

有不掩、非言行皆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莊之意思也、又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粗、緣他勇氣便粗、若不是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若去得壽即達爲國以禮道理、（欽按這氣象亦指堯舜氣象、）〇第三說、（欽）按樂而得所通物我言之、〇第四說、程子又曰、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欽）按二子之於道雖同曰見大意、而稍有虛實之異、點從道體上見得、開從道德上見得、〇朱子曰、譬如人須以目見以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者、亦有未見得後強力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

到也、又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踐履將去、到得後來眞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曾子方領略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礙處、若是曾皙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則便入於釋老去也、又曰、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

〇顏淵第十二

〇顏淵問仁節、

（欽）按大抵孔門諸子問仁、若文義則已自曉得了、

只是問仁德如何修之、仁道如何行之也、又按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此章顏淵問仁、而孔子亦依古語以答之也、〇註、仁者本心之全德、（欽）按本心者以心之本體言、全德者衆理萬善悉備無闕之謂也、〇克勝也、纖毫皆除去之詞、己謂身之私欲也、不曰私欲而曰己者、私欲皆附形氣而起、其所由起多生於耳目口體之欲、而又甚之以氣質之偏僻之以人我之分、都是身之私欲也、〇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有品節儀章可以依據故也、（欽）按人心之德只是天理、々虛而無形、故欲全心德者、

必事事復歸禮節而後方得成其功也、朱子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爲仁者至我矣、欽按上文訓字義已畢、此以下通解克己復禮爲仁六字、本文首句在傳古語原無爲字、此引之、亦以見成首言之、且語類此爲字分明說似謂字、又曰與爲仁由己之爲仁不同、讀書錄及蒙引存疑皆以兩爲仁字爲一般、恐不然、或又以註云爲仁者所以全其德也、爲解爲仁二字、此二字何消解、且所以字非解語例、此曾只是起下文耳、又下故爲仁者々字或做人字、未審是否、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此句正應本文爲仁二字、朱子曰、已者人欲

之私、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又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即無不屬天理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屬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作人欲斷定、又作克齋記曰、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又曰克己復禮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又曰、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

中節文、又曰克己只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又曰、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爲準則也、欽按上曰克己復禮、而下約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乃克復無二功不待分䟽而昭晰矣○又言一日至大也、一日是每一日之日、不是由平日積累之說、下克己復禮與上同、但須添一能字、朱子曰、天下歸仁、是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是、只是有此理、欽按人心各々具箇仁、而又一人之仁統會天下之仁、故其效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至難也、非他人所能預、是見其不得不

自用力之意、其機在我而無難、是我欲仁斯仁至之意也、（出仁遠乎哉章程子說、）欽按此是餘意耳、故曰又見、○日日克之至用矣、是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言以結之、乃得全段言語皆緊切○程子前說緊要在盡字皆字○後說、天下歸仁、欽按程子之意、蓋謂天下皆謂仁在此人、而歸向之也、朱子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事亦不害其爲事々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謝說、蒙引云、謝氏蓋恐人只從那易克去、而忌其難、故云然、亦是先其難之意○朱子曰、克己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又

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

顔淵曰、請問其目節、

註、目、條件也、至目也、顔子已悟全體、但要夫子指出條目所在、以爲下手工夫、○非禮者己之私也、象按己之私、即是身之私欲也、攷身曰己者要見此非禮二字爲上文一己字耳、須知非禮之視非禮之聽、其非禮處在視聽上、所謂身之私欲也、勿誤爲非禮之聲色、而以姦聲亂色等當之、言動倣此、○勿者禁止之辭、至機也、象按九訓勿字爲禁止之辭者是自禁之也、非戒人矣、機弩牙也、借以爲關捩之通稱、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便禁止之便克去、指南云、非禮勿視非旣視而後禁之、亦非但目不視之而已、勿有欲視之心、方是勿視、餘倣此、朱子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象按心之受不受、特就聲色接耳目上論之、却有非禮而欲視聽之心、不待聲色而自內萌時若以心從聲色論之、則內外都包得、不復問聲色之有無矣、朱子曰、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以該之矣、又曰、非禮即己、克己便復禮、克己、復禮便是仁、許氏曰、克己

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王麟洲曰、勿從禮出、禮不從勿出、○視聽言動四者之序、視而非禮即開目便錯了、故爲首句、次聽次言次動、以輕重細大爲序、四者惟動爲大、乃內而思念、外而容止、通一身之用而言之也、故特爲末句、而亦包視聽言在中、饒氏曰、視聽言動此、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顔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註、私勝至疑也、象按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擧一身之動靜細微曲折、自然無些〻非禮也、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是全體而不息之仁也、此即是聖人地位、克而復之標準也、不敏々字兼明健看、事如事々之事者、取上事字義、乃從事之謂也、請事斯語、正是他當仁不讓處、問顔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朱子曰、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要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又曰、顔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又曰、熟味聖言、以求顔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存疑云、私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閑時思慮未起、私欲

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己工夫須就動上做、然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檢點亦不得、故聖賢復有持敬涵養之說也、然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顔子生知之亞、靜亦無待於檢點也、欽按在學者必要將提醒收斂工夫通貫動靜渾無間斷、雖未見私欲而心頭終覺沈昏則提醒之、終覺放散則收歛之、亦是克復意思、其未發之敬如何、朱子曰、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精明、如烈火不可犯始得、○程子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欽按四者中動有意之動、意是心之發、故亦以爲用而屬乎外、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又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許氏曰、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爾、欽按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要看所以二字、是謂克治私欲於外便是所以存養心德於內也、非兩段工夫、盖四者必由乎中而應乎外、則見於外者無非心之所在、而制之者亦畀當心、故制於外卽所以養其中也、箴儆戒之辭、警猶起也、○視箴首二句分體用、葉氏曰、目者一身之照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準則、欽按則者猶天平上孪

準、左右昂低難定、而檢平之則在此、心之出入無時、而操存之準在視也、蔽指物欲、中指心、克己卽制外、復禮卽安內、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無待養而自存、是爲誠、○聽箴、欽按首四句、謂秉彝之性本乎天、其理全而正、物欲一感則知識爲之誘遂相化爲一、亡夫天理之正也、盖目陽竅主思慮營運、故說心、耳陰竅主記識斷定、故說知、胡氏曰、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陳克菴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自然非禮無聽也、許氏曰、四箴平觀之、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故視箴止言其中遷、聽箴乃曰遂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又曰、凡繫乎言者、皆屬聽、讀書爲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言箴、楊子曰、言心聲也、故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以上四句就理欲上說、是克己復禮正意、矧是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

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朱子以爲是四件病也、易貽姦字、煩貽躁字、誕與支謂其弊、已肆物忤二句、說召凶與辱之由、而吉與榮可知、非法不道、只替非禮勿言一句、用仄韻爲協耳、訓辭即指此句、程氏曰、言有不順理處、則是心有不順理處、故不得於言、須求於心、心氣和、則言理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內外表裏無少空闕、始得相應○動箴思者心之動也、爲者迹之動也、是該動之精粗、此雖兩般人、而學者當兩脚着工夫、陳氏曰、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蒙引云、順理則裕、義中有利也、從欲惟危

利害相因也、又云、造次克念、求誠之於思也、戰兢自持、守之於爲也、※按習與性成、性字以氣質言、習義理而與性相化、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一說、聖性之也、謂指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朱說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力於勿字、朱子曰、四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精密、眞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

○仲弓問仁章、

馮氏曰、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出門使民只是拈出目今平常之事、以爲話頭、說一出門、無處不該了、說一使民、無事不該了、敬之皆如見大賓承大祭、則無往不致其嚴矣、※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亦是推己所欲以及人之心、非有兩樣、但仁則自然能如此、故直謂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則着力、故逆說而禁止之、是亦乾道坤道之別也、此持敬行恕俱在心上講、方切爲

仁、爲仁工夫、全在兩如字一勿字○註、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廣此心出去、朱子曰、脩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拙講云、敬恕不分仁之體用、尤不可分內外、副墨云、敬恕二字、朱子提出示人、夫子當日語意、只教仲弓完此心體、蒙引云、上章註不言使以效自考者、顏子無待於此也○程子前說出門二句、何等謹嚴拘束、程子謂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者、蓋心常一於敬、則純是天理、而無一毫私欲牽掛、其氣象合當如是、但恐其有間斷而已、故

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後說、朱子曰、伊川之答問好、足以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當初正不消恁地答他、卻好與他說今日就出門使民時做去、若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了、○朱說、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專而持守、又曰、顏子高明强毅、夫子故就其資質而敎以克己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行恕敎之、又曰克己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又曰、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々消磨了這病、持敬

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得、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司馬牛問仁全章、

註、訒忍也、難也、欽按忍難皆就言語上言之、訒與訥異、訥只怕說得多後行不逮、訒是把持得定、說來自有斟酌、其言若有所忍、二句兼忍難二意說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蒙引云、多言而躁言所傷於煩、而發得來又躁、不仔細着思量方發、欽按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亦就牛身上說、○末節、欽按夫子只說仁者之言訒而牛以言訒爲仁、乃失其旨、夫子再告以仁者所以言訒之故、而其意明矣、下章亦然、○爲之難不是力行難之難、乃其難其愼之意、欽按註、蓋心常存、卽帶事不苟言不得而易兩項說、不必推爲一層、蓋仁者心常存、故自有懇惻愼重意思、而凡事不苟、爲必盡其道、則言亦自有不得而易者、言行相爲表裏、且華實之異耳、不仁者雖或有憚於爲難、於言之時亦必有所爲、不止失於苟且輕易矣、

○司馬牛問君子全章、

憂懼不必分未來旣至、但憂覺委曲的、懼是直截的、其實一也、○下節、註、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此又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唐荊川曰、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工夫也、

○司馬牛憂曰全章、

三節、命以一定言、天以不測言、然命卽天之命、一屬死生、一屬富貴、亦互文耳、子夏述此言、不過謂無兄弟亦天命也、欽按註命稟於有生之初二句是大槩說之、順受二字亦切要、得孟子順受其正之意、非不盡人事而一任其來之謂、人固有賊命

不厚而修改以享福者、其命正且新也、又有賦命不薄而中間不幸變革者、然非自取之、則亦為正命矣、要人變之以正而已、〇末節首二句串看、重無失有禮上、而以上句為主、歟按此條語更端而意實相承、故註着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二句而後方觧出正意、盖知命而安則不必憂修己而人皆愛敬則又不消憂、二意俱重〇胡說、朱子曰、子夏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憂、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蒙引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恐非聞之夫子者、故此一節都斷為子夏自言似當、歟按　孔子曰、敬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

親如兄弟、子夏特欠一如字耳、

〇子張問明章、

浸潤繫聽語者、膚受繫愬究者不行亦就譖愬者說、此二句亦是影語、不限定只在此處見明、朱子曰、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不同而明無不照也、又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註中察字是明之用、遠只是明之遠也、兩也已矣、是嘆想詞、輔氏曰、子張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此二條以告之、使子張反之身而有所戒也、〇楊說、視遠惟明楊氏引用意與書本旨異、

〇子貢問政全章、

首節、民信之謂信於上、使民信上亦由上之信孚之、矣字是了語、謂政如是止也、註、教化行三字因本文未及民信之本、故補出之、按初政教養並施、其立教也在人君以身先之、而結信於民、亦在其間、至於兵食充備民得安飽、然後教化流行、民信於上而不離叛、邦基乃安固矣〇次節、末節子貢盡欲議處變而調攝之方、兩不得已如箇必字、是時勢萬難措手不能全盡之謀、故設此為問以審其輕重〇末二句、重為政者身先其民上看、朱

子曰、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〇朱說、非兵食所得而先々字相先之意、與本文先字不同、

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全章、

質文二字主辭氣威儀之間言之、何以文為猶云何用文之為〇次節、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註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斷如何、朱子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落着、一說、註云、乃君子之意却涉牽強、且與上文君子二字相矛盾矣、今代曰、駟不及舌此必當時諺語、〇末節、上二句是子

乗所見以下二句折子成之言、是比體非喩體三猶字二正一反、一說、文猶質二句是說文質不可相無非必謂相淨無輕重虎豹句亦是謂君子而盡去其文、則無以別野人、但未及論輕重耳、若謂子貢渾不知輕重之差則罔了、蒙引云、當初記曾論者初不知其爲非、

○哀公問於有若曰全章、

年饑用不足是年饑民賦稅不能辦、故用不足也、舊說云、哀公兩下問之故曰如之何、又一說、哀公有若俱是要備荒、不是救荒、若說目前要加賦饑年無從徵斂矣、若說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

○次節註、周制（至）之徵、周時鄕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貢法十中取一、助法十外取一、註只言其大率耳、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十一之外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也、有若非不知是取二而猶不足、但欲發出根本之論、故意將盡徹乎去挑動他也、○末節註二獨字對本文二與字、正是一體意、○楊說、軍國之須言千乘之國以軍計也、凡國家費用皆謂之軍國之須、其本指仁政、末謂加賦藝極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全章、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問也、朱子曰、胡氏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爲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崇德爲行、辨惑爲知、忠信是根本、故曰主、義是圓活的、故曰徙、朱子曰、忠信是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何緣得進、註本立、日新是說崇之本末、○次節愛惡只以心言、旣欲二句是就一人說、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知道惑即是辨、不須復說辨惑之方、○末節、袛適也、○楊說、誠善補過不敝於私、分貼主忠信徙義辨惑、子張之問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切要

着己之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全章、

錄按首節註記夫子適齊年者、以下文夫子之答有關時事也、○次節、上君字是人君、下君字是當一箇君、中間便有盡道意、不可以君々謂君盡君道、臣父子放此、四者重責成君父意、猶云必君々而後臣臣、必父々而後子子、註、失政謂失其道、非失權、田敬仲完本陳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末節、善哉乃有感而嘆之詞、下二句言必至於危亡也、註、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按景公卒立舉孺子荼、田乞弑荼專政、乞子成子恒又弑簡公、恒

之後三世至太公和遂纂齊國、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全章、

片言就决獄人說折訓斷者謂剖而二之也註忠信明决以平日言盖忠信不忍欺明决不敢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明决尙决獄之緊要然單恃明决則人雖不能欺而猶未忘欺之惟忠信而明决則能片言而折獄但不是子路的實事乃設詞以贊之耳看可以二字可見○下節記者會得夫子稱許意思因推本言之曰無宿諾錄按舉此一事以見其平素主忠信而無少失明决意亦雖寓其中然非本旨所在不必說及片言折獄便是其所

發之忠信有以孚於人之一端也○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錄按吾猶人也此與大學皆論理之詞謂無過人也文莫吾猶人也是自謙之詞謂可及人也此章與大學文同而意略不同大學重己德上此章重化民上註正其本清其源如使民有常産而教以

孝弟忠信之類是也、

○子張問政章、

錄按兩之字指爲政之道其爲道不外乎誠敬上句敬也下句誠也（止山）註存諸心所以立其本也發於事所以達諸用也始終表裏如一重終與裏本文二句雖平說兩意實相承要之一誠盡矣但此論爲政之心不說政之條目○程說子張少仁看謂其未仁及雖與並爲仁可見少仁所以無誠心愛民也、

○子曰博學於文章、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註誘是以言開導之掖是以身扶持之獎是許所已能勸是勉其所未能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於將成之際皆所以成其美也鄭氏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爲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抵毁使不得成其善也○註所存所好錄按所存以心言所好是情而兼事說、

○諺述云君子成人之美卒亦自成其美小人成人之惡卒亦自陷於惡、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此節書爾身克正、罔敢弗正之意、孰敢二字可味、與大畏民志同〇胡說、桀世也、尤過也、克勝也、故謂從前所爲、

〇季康子患盜章、

雖賞之不竊、言外有雖罰之不禁意、〇胡說、奪嫡謂殺嫡母南孺子所生男子也、

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章、

就成也、無道之罪當殺者何須問、此謂其在疑條者亦殺之以懲衆、乃所以使不妨有道也、非別有就有道之政、故曰以〇子欲善二句明焉用殺意、君子德風二句又明欲善民善意、德字輕看、以位

分言此二句感應分說、末句方言感應之必然、蓋上下之勢既足以相使、而善爲人所同具、其理又足以相通、故可必也、書君陳云、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欲以威而驅民於善、夫子則欲以身而率民於善〇尹說身敎言敎二語出漢第五倫傳、

〇子張問士全章、

首節是問士以達者其狀何如也、註、行無不得是達也、德孚於人、推其本言之〇三節子張亦不是謂聞即達、乃誤認聞處以爲達也、兩必字正子張歆慕主意〇四節、聞以名言、達以實言、達者未

必無聲、而聞者亦有行得去時、但不長遠耳〇五節、質就資性上說、直兼心術事爲說、但直是一直做去、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註內主忠信（至）之事、質是眞實無僞、直是平順無曲、故曰內主忠信、好義九事都依義去做、非徒好也、故曰所行合宜、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謂其至於接人、則主恭敬而不恃質直、必又審察辭色、而不失謙遜、慮謂細思深省、不粗率、要知都非柔順曲從之謂、內字指身、對人爲外說〇六節、朱子曰、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是也、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

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于名、一說、色不但顏色、凡顯露體面上爲人所見的俱是、諺述云、色取二句、是小人之尤、子張雖務外、疑不至此、然少誠實則未能質直、好苟雖則未能好義、務矜高則未能下人、出乎此必入乎彼、故夫子深警之耳、

〇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全章、

註、慝惡之藏於心者、謂其病根之難除也〇末節後得即不計之謂也、朱子曰、今做一件好事、便望他功効、則心便兩歧了、非惟是功効不見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効、則

德何緣不崇、又曰、正如韓信背水陳、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欽按人欲克治其病根深固者、須內自訟而專於責己、方得、若綜去檢點他人、則心裏便疎、其功便鹵莽了、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許氏曰、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九耳、欽按麄鄙謂鄙俗麄暴、兼忘己責人、與忿而忘身、近利二字尊貼討功、○范說、朱子曰、義字比事字差重、蓋曰義所當爲之事耳、史氏曰、范氏襃學者誤認後字之義、以爲先、且爲其事而後求其得者、故以上下言之、

○樊遲問仁全章、

愛人、知人、是擧已然者言、註仁言其施、智言其務、則皆用也、然不公則何以能愛、不明則何以能知、言用而體在其中、○次節、一說遲未達只是疑智之有妨於愛也、觀下文問答可見、○三節、諸衆也、錯只是不擧、重一擧字、故下文只說擧、欽按註二者相爲用、謂知以仁爲歸、仁以知成功、一說此節夫子慶遲未達之意而答之上句明說箇知字、下句暗藏箇愛字、只是智不妨於愛意思、不必說相成、○四節、欽按遲依己意、遂以夫子之再答爲專說智、而謂擧直錯枉、知人之說足矣、不必復說擧錯之效、疑其有意在而未達也、不敢再瀆夫子、而質之子夏、○末節富盛也、語言中所含之意廣、兩衆字、正應諸字、一說非子夏知夫子兼仁知說、只是論智之用無兼而暗與夫子之意合耳、○程說、欽按包含無所不盡、說深遠者即在淺近中、與本註所包者廣、稍不同、○尹說、欽按說者所問之義方者、行其說之方法、事者、用其方之事實、遲問仁知於夫子、而初聞其說、次聞其方、猶未知所以爲之事如何、故又問於子夏、乃有以知之、然此非章旨、

○子貢問友章、

問友、問交友之道、○朱子曰、所謂善道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雙峯云、善道亦不止忠告之外、○不可自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上句爲知、下句爲行、文對而意相連、是就士君子爲學上論友道當必如此、由講文以及輔仁、亦爲學之序也、一說兩句之詞緊々相連、猶言以文會友、亦以箇友輔仁也、故上句倒文、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全章、

金氏曰、先當作去聲、○註民之行孝弟之類、勞敎、

民之事農桑之類屬養先之即道之以德意勞之以循行勸課說蓋子路剛勇恃才任氣意有以條約駕御人之病少率先以推誠之意故夫子於其問政告以此二言直約之使從身上做起一說先勞二字不必以行與事分勞之只是謂勤於政二之字專就爲政者言未及說其效○下節程說欽按依程子則無倦二字夫子無慮其不能持久之意只是欲其依前說勉之而有以知當反求於身耳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全章

此章見爲政當識大體首節三句平說雖有相須

之理非正意也舉賢才以舉用言而包擢用○下節三者舉賢才獨難故特問之○人其舍諸非薦之于我即人知人舉之意○程說人各親其親二句散出記禮運程子借用其詞言使人各得親其親然後我得不獨親其親也是戒欲其所推之恩悉出於己者朱子曰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激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全章

待子爲政欲待子共爲政化也爲政屬衛君不屬孔子故隔一而字○次節註父廟曰禰蒯聵未死故曰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對實言名稱其實使其正玩夫子語意蓋衛之政不可爲如爲政則必正名而後可正名二字是一篇綱領全重循名責實上說故註以實字貫篇○三節有是哉子之迂也七字連讀一句言若是其迂也奚其正言何須正也時輒立十二年子路所謂迂者爲是也○四節闕如疑之狀也與率爾稍反○五節金氏曰輒以祖爲禰使國人戴己爲君使國人拒父而謂之寇何以號令於國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止此）事卽相臨與接之事也欽按註無以考實謂不可以名

檢實也○六節禮樂不是制度聲容就身上行的得其理而和便是禮樂欽按註中事與物亦可以互換但序以理言故屬之事和以心言故爲之物耳（止此）政事不止刑罰獨言刑罰者舉害之尤重言之也無所措手足謂莫知所趨避也名不正以下一步緊一步名一不正便一齊都到非其流之弊也○末節乃承上文反說者正說之君子指爲政者言兩必字正應必也之義可言就名之時說可行就言之時說所行卽是事而包得禮樂刑政再喚君子是總撮其意苟字正對正字看是假借糊塗意所字由名而言謂正名而言自無所苟而已

矣三字收拾一篇之意○註、名實相須、謂名必待稱實而後可言可行實必待名正方可考而施之言行是相須也、一事苟指名言其餘指言不順以下言○胡說朱子曰、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々、又曰、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嘗識議其方也、如以為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

○樊遲請學稼全章、

請學稼圃、是請於夫子學播種之術欲以教民也、遲雖游聖門而其為人粗鄙近利故不專心於聖

賢大學之道而一旦有此請○次節、註、孟子曰、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末節上字對小人說、上三段只論理、到襁負正莫敢不敬服用情處、四方襁負見遠近大小皆至也、總是極言大人規模宏遠、故曰焉用稼非以代耕有人之故、

○子曰誦詩三百章、

誦諷誦、（周疏）周禮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饒氏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專對○註、（朱）按語本人情該物理、是所以達政治善辭命之本、下以

達政善言分說風俗之盛衰是舉一端政治之得失則所包廣、以此二者驗之於古則亦有以檢之於今而知其所以政革敷施矣、（止此）詩之言溫厚而不刻薄和平而不乖戾、長於風諭而人易從、蓋使者之措詞所繫特重、才卑屈則取侮於人、才傲驕則貽禍於國、惟婉正得體者為能不辱君命、此非有所得於詩者則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命故夫子因論政併及此、又據左傳古者列國賓使燕享例賦詩以見意、可知當時最尚詩○多字應三百字以字訓用、為字只語助辭、詩之用非止達政能言、但自此兩端以占其用詩者何如○根

該、泛論讀書之益、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

○子曰、其身正章、

上下非平對語、喚醒人意在下二句、為政者安能盡去號令、其曰不令而行者猶所謂雖賞不竊設言之耳

○子曰、魯衛之政章、

蘇氏曰、是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

如此、

○子謂衛公子荊章、

居室謂治家、三有字泛指家事、（愚）按荊是公子、而曰始有曰少有曰富有、蓋始爲大夫而立家者也、○合是九物湊聚但未齊備、完是齊備無欠但未盡美、々是齊備而又精好、三曰字是形容他心裏的口氣、三苟字是略安意、三矣字是止乎此、而不復過望之詞、蓋始有時尚未合、他却認以爲合而安之、所以見他知足、曰完曰美亦然、○註、循序與無欲速、是說由合而完而美之意、有節是三苟字不求盡美累其心、是承上說、但重知足邊、循序帶

說、當時世家、怙侈、而彼獨不然、故取之、○楊說、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

○子適衛全章、

庶矣哉、夫子亦嘆其德澤可遠施也、○次節、冉有知夫子之心、故有旣庶旣富之問、々答俱是泛說、而衛在其中、兩之字並承庶字、註、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斂出租稅、立說、此註及下註立學校並是開國初政、不必泥、○末節、註、禮義二字連說、是對禽獸說、○庶而富而教、然見王道有序而大成、

胡說、三事、庶、富、教也、西京指長安、辟雍天子學名、老指三老五更、宗是內親、戚是外親、

○子曰、苟有用我者章、

用以委國授政言、（愚）按已、旣也、或讀而已二字、做耳字、勿從、（止此）朞月三年、聖人度其力量如此、曰三年者、大約亦三載考成之意、○此章爲衛而發、則註所謂治功者、不過富教二事、

○子曰、善人爲邦章、

善人是志仁無惡者、不必泥質美未學說、爲邦就治天下說、善人々百年二意俱重、勝者盡也、化之使舊迹俱泯也、勝殘去殺、意相連說、亦可以三字見

善人雖未及聖人、而其力量亦可以到此也、末句度之理勢而知其必然也、○程說、黎民醇厚、自勝殘意、然纖丈、眞是善人、而高遠景皆未及也、只是姑取以爲百年相繼讓耳、

○子曰、如有王者章、

如有是冀望之詞、必世者、言積之不厚、則入之不深、被之不廣也、必後二字正相應、○程說、靡民以義、摩與磨通、謂砥礪之也、（愚）按禮樂之興、蓋民化爲仁、則事有序而物亦和、旣有禮樂之素、聖人就而文之耳、不然則雖制度器數悉備、亦徒爲文具矣、○勝殘去殺之世、如病終愈不至死、仁則如元

氣渾全而自無疾者、

○子曰苟正其身矣章、

朱子曰、晁氏以爲此章專爲臣而發、理或然也、欽按據此說、從政謂爲大夫從政、內既有正人意、正人通君民說、

○冉子退朝章、

註、晏晩也、晩遲也、非日晩、政與事論公私、不論大小、欽按其字指政字、即註中此字、○吳氏曰、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必與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盖至是而不往

以告矣、

○定公問一言全章、

一言一句話也、興邦不止新興之邦、即守成業致盛治皆是、○四節喪邦一言只是莫予違一句、一說前段自是發問本意、一言喪邦之問蓋定公雖憚其難亦懼其喪、故欲知喪邦之尤者戒之、而安不能興邦也、○末節唯言莫違本是不好的話、如其善一段語氣從容、如有未盡然之意、不亦善乎善字只訓作好字、勿粘興邦說、○朱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如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平心稱停無毫偏重處、

○葉公問政全章、

此章告爲政在得民心、得民心不是政、所以得處便是政、註意俱在言外、東歲含蓄發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章、

此章論治體、須先論心體、見小利是些小利、便々滑在眼界、放捨不下也、○註、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聖門之學、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况萬全之利、以求速效而棄者有之、數世之害、以見小利而不顧者有之、故特爲幹於近小者戒之、此二病多相因而有、

○葉公語孔子曰全章、

吾黨指鄉邑之黨、註、有因而盜曰攘、謂他人物來於己家而藏隱取之、欽按證之謂告于公也、○下節、欽按夫子所答、似設事論之、（止此）直者謂順理而已、註兼言人情、以父子相隱言也、凡曰在其中者皆反言也、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々之常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爲直也、朱子曰、刑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本出范家之說）○謝說、愛親之心勝、是情也、直不直、以理之常言、欽按凡人情之發、有合理者、有違理者、其拂情而行亦有此兩端、父子相

容隱合理之情也、霍光夫婦相隱違理之情也、石碏殺子、咈情合理、父攘子證情理俱悖、

○樊遲問仁章、

欽按居處二字一意、處上聲也、非所處々（止此）居處不專指獨居、凡臨民接物、身所安頓處皆是○又按註主容主事、主字是主本之主、々乎中主字是主宰之主、勿字非正訓、不可二字、只是意解耳、恭敬二字、對言則如註所分、散言則互相兼、忠字以與人言則包得信與恕、黃氏曰、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此與答仲

弓問仁章、當參看○程說、徹上徹下、徹通也、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成德無二致也○胡說、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于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去、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全章、

三節、信果非病、病在必字、欽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小人反之、彼註云、必猶期也、此必字義亦同、是盤這樣人、不特其方言方行而必信果、即其立心執己、亦常如此矣○硜硜然帶上讀、正是狀其必信必果之心、此不與小人肖其情而類其狀、原非以眞小人目之○抑

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用之、言此小行亦強可爲士之次也、註、本末行其本也、才其末也○末節、斗筲亦以量之小言、何足算謂算不得一箇人也、把人字換士字、又加斗筲、深鄙之也○問程子謂子貢欲爲皎皎之行、是加甚否、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己有恥使不辱命、不是些々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皆是他要向平實處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却是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中行狂狷、皆就資質言、不兼學力、與之欲援之以道也、必也二字、見此外別無可與、狂者二句、訣其取狂狷之意○註、狂者（志）有餘、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朱子曰、狂知之過、狷行之過（止此）本文進取、有所不爲、皆就他好處說、集說不過備解其爲人耳、只志極高守有餘六字、可貼本文○（欽）按人只知謹厚之人、不似狂者、而疑有似狷者、須知謹厚之人、不似狷者、而似鄉原、蓋狷者節操似淸者之流、然只是守得如此耳、雖欠變通之知、亦是性偏而高者也、謹厚却是不偏而循規蹈矩、然德器卑狹、才力不足以有爲

鄉原固似謹厚、然其實全是巧於媚世者也、○故不若至已也志字屬狂、節字屬狷、志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聖人欲激厲其不及裁抑其太過、以使合於中道矣○圈外註、欽按此章先狂者後狷者、故朱子以孟子說附之、然所謂進取有所不爲二語、似未始說其優劣者、可疑○講述云、中道聖門惟顏曾足以語此、夫子嘆其不得、其顏之既死、曾之尚幼時乎、

○子曰、南人有言全章、

欽按不可以作巫醫、皇疏一說依衛瓘云、言人不可使無恒之人爲巫醫也、朱傳蓋從此說、作者爲

也、猶書曰作神主、作元后說者多云然巫醫之事恐非是、○註、巫所以交鬼神、古人於禱祝用之、稱述也、非專稱、欽按夫子示學者之旨、在善夫二字、蓋有恒者其心不二、而常久、按易繫云、恒以一德、德自然一、首誠也、執心常久、亦誠而不已之須也、有恒之爲義德可知、○次節朱子曰、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詞、承奉也、如人送羞辱與他、○楊說、謂夫子引易文、卽占詞也、下不占言不玩其占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和卽不同、々卽不和、非有二意○和同就其心相合處說、與周比就所愛處說者不同、○尹說、欽按尹氏同字是異同之同、非阿比之義、輔氏曰義有可否故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章、

註、欽按好善是秉彝之性、惡々是羞惡之心、况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故鄉俗必有公論、然君子善々長、惡々短、故衆善好之且以爲可、一惡不惡亦未爲出於苟合、至於衆惡不惡而方知其間必有苟合者矣、人有制行異於流俗者、故衆惡々之固未可舍、一善不好亦未爲無可好之實、至於衆善不好而方知其必無可好之實、一歟、子

貢兩何如、以世有和而同衆清而絕物者疑之、所謂鄉人皆好惡者只是大槩說之、故夫子並以未可答之、却就鄉人分善惡以辨析之、子貢兩問皆擧賢故夫子亦獨以真賢者答之、若依註做賢否兩樣則不如二字似謂觀人之法、彼不知此而好惡互擧其一端○不如鄉人二句依子貢皆好皆惡之問而答之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宜以辭害意矣、○欽按士君子立身惟求無愧於鄉人之善者足矣、我惟爲我之所當爲而已、又更欲使人稱善、則既不可守、欲使不善者亦不議己而瞻前顧後、則終身不可以入道决矣、

○子曰、君子易事章、

兩而字曲盡下邊、故下文從悅的一邊剖出難易、翻以及其字接下、語脉可想、註、公恕私刻、就悅人使人上見之、不必推高一層、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泰與驕都在氣象上形容、全在驕泰相似處辨其不同、註、循理、逞欲、推高一層、○張氏曰、泰者、心廣體胖、驕者志盈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々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和同周比從處人言、驕泰自處己言、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強勁毅堅忍、木主容訥主言、朱子曰、近仁之說非教人於此體仁、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爲仁可下工夫、○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辯之遠於仁可知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々就情意說、有至誠懇惻之意、偲々就言語說、有忠告善道之意、怡々就容色說、發乎情意、行乎言語之間、有藹然一團和氣之意、欽按古人緦服

以上之親、亦總謂之兄弟、不止同胞、○註、別所施、非切偲中全無一些怡々、怡々中全無一些切偲、但當知所重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善人、即善人爲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本非爲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之民戰章、

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憲問第十四

胡齡、此篇首章憲問恥、不書姓字而直書名、次

章不別起端而聯書之、故謂其自記者也、

○憲問恥章、

欽按恥謂行已有恥及知恥之類、是士行所重、故以爲問、非泛問可恥之事、蓋憲本是行已有恥的人、故以恥問、下章亦同、故下註云、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註、穀祿也、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欽按本文兩句平開說出處之正道、勉憲之意、宜在章尾補之、狷是執守、介是有分辨、朱子曰、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卻似只要不爲、卻不理會有爲一節、

○克伐怨欲不行焉全章

註、克伐二者相因、忿之一時怒、恨卽忿之留也、四者分言則因事對擧、互言則克伐者忖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通言則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不曰乎而曰矣、他已九分信是仁了、○欽按不知言未可信也、夫子亦謂憲以已開然、聖辭寬裕、不輕絶人、且使他有深思以再問也、輔氏曰、憲再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程說、朱子曰、克已、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但逐出境而已、

○子曰士而懷居章、

註、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居字泛說得廣、不止懷土、矣字決斷詞、不消更說損德廢業之弊、

○子曰邦有道章、

註、危高峻也、危言危行亦不出常理之外、自世俗觀之則見其危耳、孫卑順也、只是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饒氏曰、行無特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一說危行言孫言有時而遜也若說危行孫言便非）二者居官不居官皆有之、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德、泛而仁全、害易而行難、（易行也、）故各從類言之、必字爲不必發、單重不必一邊見、不可泥、倚意、○註、和順積中二句出樂記、義理本和順、有得乎義理爲德、故曰和順積中、英華是借言花未吐爲英、已開爲華、○尹說、逐兩徒字換一未字、聖言之旨便了然、集註所以取之、非有異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註、夏后少康后相子、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須爲力者也、故皆曰躬稼、○若人言如此人也、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尚德只是填實君子、○适憤權力之得志、傷聖人之失位、故借事爲言、亦見他謹言處、夫子不答、於出義之、亦見其處事之密而取舍之周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章、

朱子曰、仁不仁正當以心爲說、（止此）有矣夫是疑詞、未有是決詞、一說此專爲小人假仁者發、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愛子故曰愛之、自忠故曰忠焉、能勿二字言。其自然不容已、非相反相成之謂、

○子曰爲命章、

註、草創謂略寫大意造立體製、討論搜尋典故講

議可否脩飾謂減其太繁增其太簡潤色謂化陳爲新易俚爲雅想是裨諶草善造謀世叔熟於典故子羽行人習於應對各用其所長也當時子産當國然不獨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矣鄭以一小國介于晉楚兵力不足禦侮財賦不足事大所恃者區區辭令之善足以無召釁而已故特稱之

○或問子産全章

子産之爲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此類雖嚴皆是用以濟寛也○次節白公勝之亂殺子西而刼惠王在孔子卒之後故註曰其後○彼哉者外之之詞言人自是彼人耳○末節駢邑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也荀子所云冨人盖指駢邑之冨民○拙講云春秋人物以此三人爲巨擘故舉以問夫子一則稱其惠一則稱其功于子西則但外之而亦不數其久之如何其正直忠厚（如）此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無怨者以義命自安也無驕者以義理自守也難易須兼事勢人情說勿涉工夫上註人當勉其難二句是言外意○朱子曰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

○子曰孟公綽章

謂諸侯之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望尊乃位望非德望也看來只重才望二字註大家勢重與國小政繁一邊俱宜輕說○蒙引云公綽爲晉大夫而夫子曰如此分明是說他不稱職但意思甚婉轉且見得好處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

○子路問成人全章

若字貫下數句智廉勇藝尚是氣質用事必須文之以禮樂方可註德成於内二句略言成人以結上文而下詳之德字兼得才文字以威儀言語之類言與本文文字不同材全德備二句應兼四子之長廉勇德也智藝材也中正和樂二句應文之以禮樂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無駁雜總是充實光輝在美大之地而未及聖人故曰子路之所可及一說洪氏曰特以四子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爾○下節上文廉勇是泛說此見利見危則專在取與生死說然不是必謂不取必死只是平素立志如此耳久要即平生之言也不忘是必踐意註忠信之實通指見利三句言○程子前說或云公綽只是不欲未可以許仁○第二説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胡說本文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説爲疑而三者皆子

路之所能、故疑其爲子路之言、朱子謂恐此說却是問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朱子曰、恐是他退後也未可知、

○子問公叔文子全章、

公明賈之言、雖以解告者之過、而不知已之言尤甚過也、○下節、其字指文子、然、如此也、豈字便有不然之意、其字乎字尚是未必然之詞

○子曰、臧武仲以防章、

以防二字乃春秋書法、以者挾也、據也、爲後立後也、要君只罪據邑、不罪他請後、○楊說、蒙引云、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要君、非如楊氏所謂誅意之

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此二句在行事上說、若心術則皆未得其正、首言晉文、後言齊桓、蓋因文以言桓、々公特比文爲正爾、非取桓之正矣、○二公覇業、莫大於攘夷、故註各舉伐楚一事言之、在晉文則楚圍宋也、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其詭道如此、在齊桓則楚之未服也、執言王祭而責以不供之罪、楚旣服也、退師召陵而責以如師之盟、其仗義如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全章、

註、襄公是僖公之適子、旣立誅殺不當、群弟恐禍及、故皆出奔、無知、僖公母弟夷仲年之子、作亂弑襄公、自立爲君、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忍心害理、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輔氏曰、忘君事讎、即忍心害理也、○下節、如其仁、其字指管仲、○或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與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語類）（集）按夫子不答二子所問仲之未仁、而特告其功之仁、乃見仲之不死則未得爲仁

也、然亦有所以未可以不仁斷其罪者、但自非義精仁熟之君子、則恐不能釋其疑、故不告之、其意甚微矣、固非以功贖罪、亦非功罪不相掩之說、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子路勇者也、故只疑其不死、子貢智者也、故知其不死猶可而相之爲已甚矣、一說、此二句串玩上句一能字、亦是責仲貪生之意、○次節、一匡句最重、是功被天下、民到句根一匡來、是功及後世、微管仲二句、總承上文、反言以申說其功、（集）按吾字指華夏、非夫子自言、○末節、庶人稱匹夫、匹偶也、與妻爲偶也、注溝曰澮、注澮曰瀆、莫之知只是謂

死而無益、不重聲名上、此節亦承上文言、以見天下後世少不得仲之不死而相桓、不可與匹夫匹婦守小諒而死者同、非分釋不死又相兩意〇程說、象按自免以圖後功句、自免意重、而圖後功意輕、使仲不幸無後功、亦其自免而事桓之爲可則不異也、或疑當無兩可之理、朱子謂仲與糾同死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後功、則可之大者、或乃舉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二語、朱子亦是之、然未審此說與程子意全同否、又按桓公與子糾孰兄孰弟三傳原無明文、據公穀之意、並與子糾而惡小白則子糾宜爲兄、且荀子韓非子莊子史記諸延皆以子糾爲兄、惟漢薄昭遺淮南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或曰、此有所韋趙而云、）而程子證以春秋書桓公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子糾止言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故謂桓公爲兄、糾爲弟、胡康侯朱子俱宗之〇相掩諱以功贖罪、以罪沒功也、

〇公叔文子之臣全章、

首節、記者之詞、爲下文張本、不曰文子與同升、而曰與文子同升、若僎自致之者、更見文子之薦賢而泯其迹處、書法絕高〇下節、夫子於既謚之後聞此事、故稱而嘆之、曰無論衛人議謚之義如何、即此一事何等光明、可以爲文矣〇註僎之賢遲

所當譏而譏之、是爲順理而成章矣、謚法之言似不切、象按檀弓以貞惠文子謚之說、集註不引之盖不信記文也〇洪說、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

〇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全章、

首節、衛靈之無道、子所言多端、記者約言之也〇下節、客不論貴賤、賓又其盛者也、此三者國家之大事、故得其人、亦可無喪〇尹說、詩大雅抑之篇競彊也、言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

〇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爲之難、只就言之不怍曉知之、即發言之時沒了這一點奮厲的念頭、則勇猛振發之氣從何處鼓出、所以難爲〇此章與爲之難言得無訒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俱一意、

〇陳成子弑簡公全章、

次節、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討之也、張子曰、此必因周制、隣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〇四節、是嘆詞也、見嘗爲謀國之職、有關國之大節、則不可不告之意〇末節、再云不敢不告、是警詞、言外便見吾致大夫尚然、況在位者乎、象按聲勢言聲氣勢〇程說、左氏記孔子之言云云、朱子曰、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量、但却不專

主此也、○胡說、（欽）按閑謂閑於天子也、

○子路問事君章、

聖言兩句平開、上句就心看、包得廣矣、下句就言看、只是諫諍、○范說、盡通就諫諍說、先後猶緩急、非夫子告子路有先此後彼之意、然朱子亦有一說曰、子路性勇、九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

○子曰、君子上達章、

天理高明、故曰之爲上、人欲卑汚、故曰之爲下、上下背馳、相去日遠、其始只是一念之差耳、註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俱有漸積至極之義、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爲人、是說主意、不是說工夫、此二者、非彼則必此、無中立之時、其始只毫釐之差耳、舊說兩者字虛看、○圈外程說、爲人是謂好爲人師之類、朱子曰、不曾先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末後連已也喪了、○饒氏曰、若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異同、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全章、

註、省身克已、即省察克治也、伯玉正留心克治的人、故覺過易滋而難化、（只）要寡少還是難的、若不如此看、則欲寡似自恕、未能似自誇了、註但字猶字、宜深味、常若不及是自人看他如此、便是檢身若不及之心也、使者之言、不曰無過而曰寡過、已卑矣、猶曰未能、是愈卑也、（欽）按約是不誇之意、使者出、蓋出就歇處、○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歲々新變也、即是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省身克己、常若不及、是踐履篤實也、光輝、宜著根踐履篤實來、此看使者知之、夫子亦信之便見得、

○子曰、不在其位章、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易艮大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義取

兼山、蓋止而不過意、位字泛以身之所居言、即中庸素其位之位、思裏便有心安于此、而爲所當爲意思在、○此章舊通上爲一章、朱子曰、不在其位專指在官者而言、不出其位、則汎論其理、以釋其文之意歟、○范說、物字廣兼人物說、故君子三句大小以所任言、此亦專以在官者各止其位言、與本文泛以一人言者不同、

○子曰、君子恥其言章、

此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不止要言行相顧、乃故爲抑揚矯輕警惰之意、玩本文而字須串講、

○子曰、君子道者三全章、

仁者三句、不是紀君子之道、只將未形已無能、句句含自道光景、○下節註、自道猶云謙辭自言無能此則所謂謙辭也、故曰猶云、非以謙辭釋自道字、

○子貢方人章、

自治方人、兩事原不可並、夫子要把自治一着換他方人的意思、却說得詞氣十分婉轉、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簡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方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此言君子不患無名而患無實○（歎）按註例不于始不于終而發于此、蓋前三章文小異、旨亦大同而小異、下一章旨全同、而文倒置耳、謂此章重出亦可、故於是言之、

○子曰、不逆詐章、

君子以公心待人、雖不豫逆億、而人有將欺疑之心、則未受於己而先知之、故曰先覺、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世有以億逆爲先覺者、故夫子云然、一說首三句作一句讀、抑亦句、着不得轉語、○楊說是誠生明之意、非本旨矣、且誠明二字亦說、得大了、

○微生畝謂孔子曰全章、

註、栖栖依依也、（歎）按運言栖栖便見依彼依此、周流不已之意、佞者畝蓋謂知其不可爲而尙好爲人說話也、（此止）無乃爲佞、非直指其佞也、此猶云佞固吾子平生所惡、而今栖栖若此、莫是自犯之否、○下節、疾固只泛就事說、不是疾畝、亦不是夫子自疾、○悅人而不知有己曰佞、守己而不知有人曰固、

○子曰、驥不稱其力章、

註、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馴服而不蹄齧也、

○或曰、以德報怨全章、

末節、只重以直報上、而以下句足之、則德乃所以報德的、豈宜以此報怨也、○註、愛憎二字所包者廣、怨之報不報、皆在其內、通繫公事存私怨者言之、取舍是不曲其是非、不私其賞罰之類、是亦愛憎所及、但專以繫公者言之、此雖無怨者亦當如此、然於所怨、終不釋其怨、雖見其急難、亦不私救之、則與絕交者不同、

○子曰、莫我知也夫全章、

（歎）按夫子此嘆若無所由而發、則似尤人、故知以此發子貢之問、○下節、何爲只作何故看、朱子曰、子貢說是他不爲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不

然不尤使是又已、又已、使是自脩下學、即自脩下手工夫、上達即下學裏面得之、下學是着力處、上達是得力處、註中自然二字從本文而字省出、二天字不同、前是氣數之天、後是義理之天、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己知、朱子曰、所謂天知者、但只是他理一般而已、或問莫知我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聖人之意、朱子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契合處、不曾有默地省悟、觸動他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朱子一說曰、此語乃是提撕子貢、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處、○程子第一說、在理當如此

欽按、是謂學者立心當然也、○第二說、或問此說朱子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第三說、欽按、習而不察、是所學習不得其道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全章、

周禮鄉士職、刑殺肆之三日、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下節首二句、泛々說、至末句、方着伯寮言之、雖歸重廢一邊、總承上四句、朱子曰、此與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固於是乎在耳、○註、聖人不待決於命、盖聖人以義制命、賢人行義俟命、言命者爲衆人說耳、

○子曰、賢者辟世全章、

四節皆賢者事、不可以其次對賢者二字看、三節次字只就地色言上說來、世與地、以地勢之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之淺深言、避世不是沮溺絕人逃世、是通作相時而仕者、○欽按、違言謂君之所言、與所用其人之意相違者、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是見幾而作之作、々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像、曰起而去、可見是原在位者

今始隱去、

○子路宿於石門章、

奚自、當主地言、而人在其中、自孔氏、氏字便是地字意、○胡說、朱子曰、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反覆手耳、豈知其有不可爲而冒昧以苟爲之哉、黃氏曰、晨門其言聖人則非、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人也已、

○子擊磬於衛全章、

欽按、聖人道雖不行、而其心未嘗忘天下、故磬聲自含欲救世之意、但有心哉、句是荷蕢初聞時道他有些心事、而未知爲甚麽、及傾聽一回、々知當

的乃是用世、故旣而識之、集註聖人之意以下蓋通次節意言之也、○次節註、石聲亦不一樣、但謂之硜々則有專確之意、使是借硜聲來狀其志之大堅、莫知己以下正說其鄙而硜々處、以衣涉水二句、爾雅文、上衣字注云、衣謂褌、攝衣褰裳也、借詩辭而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何不自度、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二則字與上一斯字相照、○末節註、視天下猶一家兼中國之外、陳氏曰、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止此）荷蕢無心于世、不知自以爲適深淺之宜、者、正是

其硜々之鄙、

○子張曰書云全章、

（欽）按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無逸篇約此事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然非商書成語、故集註不著其篇、亮陰孔傳爲信默、禮記作諒闇、而鄭氏讀爲梁菴、謂旣葬而柱楣、兩說皆難通、不言不發號令耳、

○子曰、上好禮章、

好禮兼脩于身、施于政兩意、而施政意爲重、○註、禮達分定、出禮運、朱子曰、達謂達於下、

○子路問君子章、

君子之道本諸身、吾身之德聚于敬、々兼內外脩己以安人安百姓、並脩己內有個敬、以字有工夫、不主感化言、○程說、金氏曰、夫子激子路之失、以示工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止此）體信達順、亦禮運文、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講述云、聰明睿智所由出、敬能生明也、事天享帝、敬可以格天也、

○原壤夷俟章、

夷俟不是特意慢夫子、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如此、初而三句就常人論以寓責壤之意、看以

杖叩脛則壤當世孔子後輩、乃責以老而不死者、是責其將來之意、○蒙引云、登木而歌而舍之、是俟則警之、舍大故以全交、儆小節以存教也、鄭氏曰、聖人之於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

○闕黨童子全章、

（欽）按傳命是成人之事、而又有可以童子者、故夫子使之、或人乃以爲任成人之事寵異之耳、○下節、位謂列坐正位、先生指長者、非師也、人能謙則受益、童子不謙、故云非求益、○黃氏曰、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

原、壤、童子、皆以是教、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

論語纂註鈔說卷五

〇衛靈公第十五、

〇衛靈公問陳節、

朱子曰、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入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

〇蘇氏曰、孔子知其决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

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此止）孔子豈眞未學軍旅哉、

在陳絶糧二節、

吳伐陳々亂、故乏食、孟子無上下之交之言爲實、而發兵圍之說、未見其的也、〇下節、子路慍見、非自慍、爲夫子慍也、君子暗指夫子、〇程說問固窮之說孰是、朱子曰、以文言之、則舊說安、以理言、則程說勝、然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文曰、以固字啓上文亦字、文勢乃相應、〇總註、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易云困亨貞言身雖困道自通也、

〇子曰、賜也全章、

註、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〇次節、叅按非與二字是忽然自疑其不然、即是開悟之機、非問詞也、註、曾子力行之積、將有所得、子貢致知之積、亦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〇末節、予者予之所知也、一字與多字相對、多在事物、一在心、貫字與識字相對、事々盡識、却有箇原本、將事々物々穿貫在中、註第四篇吾道々字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然曾子聞一貫、實後子貢、（）諺說

引諺只是贊其理之密耳、〇尹說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黙會于言下矣、

〇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註、叅按天理之得於已者明德也、人皆有之、義理之得於己者、即是行道而有得之德也、（此止）知字包行在內、知德與朝聞道一般、上面俱有深造工夫、饒氏曰、旣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〇圈外註、據史記及莊子而言、朱子曰、史記以此連上章爲一時之語、然則以陳蔡之大夫子路之慍見、子貢之疑於多學、皆爲未知德也與

（蒙說）一說、程氏曰、按夫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則慍見、子貢則勸夫子少貶、夫子呼子貢告以一貫之說、所以釋其少貶之疑、又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之說、所以釋其慍見之惑、蔡氏曰、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啟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叮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與、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治字輯釋云、去聲、註、（敘）按聖人居上、而德極其盛則其政平正易簡、而民乃化之、不待別有所作爲而權巧其法、煩擾其事也、若夫老子之無爲、則宜

是苟簡忽略而已、所謂不可同日而語者也、須重德盛上、紹堯得人、只是帶說、恭己是敬德之見乎外者、故曰敬德之容、不是說他無爲、乃如堯之德不可名、而所見者惟功業文章相似而已矣、三字正見得無爲語意

○子張問行全章、

次節註、子張只于行得利處討求、不曾于所以行處究心、故夫子欲其反身而誠、告以言行工夫、言行是立身樞機、忠信篤敬、是言行當然之理、要之不外一誠也、忠是言根心而出、信是言依實而發、篤是重厚不刻薄、深沈不輕躁、凡事切身、着實做去、無些苟且放鬆處、敬是整齊嚴肅、戒愼恐懼、而不忘如賓如祭之心、四字各一意、約之、忠就實在信裏、篤就實在敬裏、○三節、立是站立、在輿是行道、舉此兩端、總是無時無處不然、見者精神所凝注而爲象、非眞有象也、（敘）按忠信篤敬是兩端、故言立則他與我相參也、在車而行、則不可言參、故只言倚衡在前、（止此）二則字、宜玩、是熟境、不是說工夫、々然後行、難之之辭、猶云如此方行、非先後之後、夫子既告以以前言、而更說此三句、是喫緊他處、○末節、子張書紳、亦是做參倚的意思、但參倚是即心成象、書紳是由象識心而已、○程說、許氏

曰、鞭辟、々開也、鞭開如前驅攔約人向外、自兩傍視之、則爲近裏、此是洛中方言、着己、切此也、（敘）按程子以參倚爲工夫、與本註異、（止此）程子合說、兩章上是知、下是行也、明得盡、亦是行了、不但知而已、便是博學篤志、以下工夫一時俱盡到也、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胡氏曰、莊敬是內外交致其力、常々操持、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敘）按莊敬是兼忠信篤敬參倚而爲學志問思之本、

○子曰、直哉史魚全章、

（敘）按此章有道無道、不必以衛事填實、蓋夫子只

泛論二子爲人、而並以順逆两塲、舉其梗槩、註中尸諫兇亂、只是各舉處無道一事耳、進賢指伯玉、退不肖指彌子瑕○下節、可字似能字、之字指身、卷而懷之、歛身而退也、直是君子之一德、君子則全德之稱、直則不能屈、君子則能因時屈伸、陳氏曰、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而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爲出處合聖人之道、蓋謂之也、許氏曰、雜記曰、内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爲而已、伯玉其合於禮乎、愚按此說並可疑、○楊說蒙引云、大抵衛之賢大夫只有此二子、故夫子稱之、而各言其賢然

自傍人觀之、亦可見二子之高下矣、

○子曰、可與言章、

此重知人之智上、不重戒語黙、如君臣朋友皆在内、

○子曰、志士仁人章、

此章以仁爲主、志士志此仁、々人不止于志、々士利仁、々人安仁、皆非死生所能怵者、但此二句、爲正反語以决必然意、非限定不生而必死也、○歟竊爲一說、謂此章生仁二字切關、生即身之生、仁是心之德、蓋仁者天地所以生物之理、人之所以爲生、而心爲之主、所謂生之性、心之德也、理當死而不死、則身雖生、而悖所以生之理、故於其心不安、便是害其心之德、而不成箇人、當死而死、則身雖死、而順所以生之理、故心爲之安、便是全其心之德、而了得箇人、是以志士仁人、求生以害仁、决無之、殺身以成仁、則有之、人能了此理、則立心制行之大義斯得焉、但不可謂爲成箇仁而殺其身耳、○程說、愚按道理原至實、但得之於心、則見得眞的、而自别於虛見者、所謂實理也、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爲死便是生、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又曰、只是義當殺身、

即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時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

愚按人非有平日深窮性命之理而堅守義理之正者、安得臨大節、實見得定是非、而無疑惑悔乎、或曰、人從死生上起見、貪生固非仁、即捐生亦未足以全仁、君子置身於死生利害之外、唯見理之是非、而爲所當爲而已矣、能如此、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

○子貢問爲仁章、
居是邦也四字是教他隨處取人、不擇地意、註、黄
氏曰、大夫言賢、己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
脩身者也、欽按大夫之賢亦是仁之達於事者也
嚴憚切磋勿分貼仁賢、德字亦以仁言○程說、欽
按孔門諸子問仁、即是有志於爲仁、故夫子直以
爲仁之方告之、此問爲仁、猶言欲爲仁者當如何
有退一步意思、故夫子欲他勉厲其爲仁之志、若
其志不奮者須資先覺之輔助、是以告云云、若能
親近仁友、以切磋奮勵、此便是求爲仁之力之方
也勿泥本文必先字而謂夫子使子貢姑且若此

做然後方爲仁矣、
○顔淵問爲邦全章、
註、顔子之謙辭、亦以夫子所答而見之也○次節、
註、北斗每初昏（戌時）杓所指之方謂之建、三正之說、
注疏家以萬物發生之漸言、說見子張問十世可
知章、此註三才開闢之序、出邵子皇極經世書、時
以作事出左傳、蓋先王若天正時、爲作人事也、饒
氏曰、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
了○三節註、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
象輅革輅木輅、注云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鞔之
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夫輅賤用而貴飾則

飾、
不稱、物勞而華飾則易敗、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
（一說等級處嚴）欽按此言木輅雖質亦有貴賤之制也、商
輅質而得中、周冕文而得中、是自夫子斟酌之時
言之、若歷聖因時制禮、則豈有不得其中者哉○
四節、舊注、包云冕禮冠也、不獨祭服之用○五節、
欽按一則字由選三代之禮而轉言樂之詞、韶舞
樂容也、兼音調在內○末節、朱子曰、鄭聲之淫甚
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擧重而言
也、（止此）按鄭聲亂雅、々與鄭聲皆其聲調、非指其詩
故是禁絶、遠是屏逐、非但止於不奏與擯不用已、
也要識四代之可用者不止特與車服音樂害治

亦不止、鄭聲佞人、特擧此數端以例其餘耳○問
顔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
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顔子平日講究有不
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固是如此、又曰、顔子於道
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
與說這箇○程說、朱子曰、兆猶準則也○尹說、張
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爲百王不易
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
秋、以此答顔淵、惟顔淵可以與於斯也
○子曰、人無遠慮章、
遠近不必泥時地、凡慮及其爱之未至者即是遠

憂在、無慮中來者即是近、註中千里之外二句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愚按慮之有所未及、便是理之有所未盡也、然慮而覺、衍則私意起而反害乎理、故君子雖每事遠慮、亦貴能果斷矣、

○子曰、已矣乎章、

此章與子罕篇所記同、而加上三字耳、兩章其言不異、故已矣乎辭、與出於前長篇者異、

○子曰、臧文仲章、

竊字是孔子誅心之論、當時上有魯君、下有季氏、獨責文仲、亦春秋責備賢者意、○范說、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居其一、

○子曰、躬自厚章、

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又曰、責者乃求責之責、非咎責之責、愚按薄責於人只是不過責之謂、非故末減之、統言之、以人治人、改而止、分言之、各取其長、而不求備是也、○註、愚按自修厚者有感人之機、故責人雖薄亦易從之、朱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乃理之當然、而遠怨者乃其效耳、非以自愛而厚薄責於人、以求遠怨也、陳氏曰、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一說、玩此章口氣、只重處世、不重脩己、故躬自厚只帶下說、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曰字是心口相忖度之詞、末句是戒無所由施教

○子曰、羣居終日章、

上二句、次一句分言行、末句總承、士之群居、正講德謀道之會、而終日則時又非暫、亦不止一日也、註、滋則日甚一日、熟則日深一日、此雖兩事其實相因、難矣哉、謂難保身、不惟不得入德而患害隨之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三之字指義之見于事者、行出成就現成的說、故註並着必字、義以爲質是把義來稱度事物、如見

得合宜當做則事由此立、故註爲質幹、事雖當行中間尚有許多曲折度數、故禮以節文之、行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孫是謙讓婉順之意信只是義禮之實而已、非三者之外又別有信成字、亦與行出無甚先後、只是始終誠實以成之也、末句全是贊詞、註君子之道貼上四句、非解此句

○程子說、問以敬爲主則義爲用、以義爲本、則下面三者爲用、朱子曰、然（右本二字都是体處）

○子曰、君子病無能章、

無能以進德修業言、總是一箇求諸己、非謂我有能而人自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章、

此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沒世猶云終身、疾々其無實之可名也、○姚承菴曰、君子不矜能亦不諱能、不干名亦不辭名、聖人之言、自是平等、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求責也、求諸己與爲己不同、爲己單在自修一路、求則待人接物皆然、々亦不止到有不得方求、只是念々求己、亦不涉感應上、○楊說、欽按然所以求者二句、說求實於己而不求名于人之意、然上章初無名實相發之義、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此亦見成君子、矜而不爭、持己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共人而不失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兩句就一人言、乃其言善而人未善者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章、

一言者、一字也、行是奉行意、非推行、己所不欲二句不是釋恕字、正示以行之之法、欽按人心之德、本自觧愛物、而此心人己同然、人能禁止物我之私、使無遮隔、便是所以體仁也、故孔門說恕、每只以所不欲勿施、而不復說當施所欲矣、○子貢嘗從事博施、一言終身之問、明是欠約意家

○子曰、吾之於人章、

論人而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下二句亦只是明其無譽也、集註皆作夫子言外說、一說言譽而不及毀、舉此以見彼也、猶云卽有所譽不敢過其實、況於毀而敢損其眞乎、○下節此民字卽上節人字、緣有三代字在上、故對君言民耳、三代謂三代相承皆然也、此句猶云斯民三代嘗以此行直道也、聖人無毀譽、原出于公心之自然、非因民之不可枉也、但爲此言以見其不容有毀譽耳、蓋當時以愛憎爲毀譽、而是非之直道不明、故發此論也、○尹說、欽按豈有意於毀譽之哉、毀譽字

似與是非同、斯民也猶云如此之民俗、朱子曰、尹氏以爲三代之毀譽於人皆以直道、如夫子之無、○春秋有是非無毀譽之書也、乃夫子欲以直道維世、而明禹湯文武之王迹之意、隱然見於此章、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章、

史記事之書、文字也、猶及二字宜玩、夫以向之及見、僅此二事較之、大道爲公之世、已爲偸薄、今且無之、偸薄不益甚哉、故觀二事可知時變之大、○胡說、二事大小精粗不相類、故疑之、

○子曰、巧言亂德章、

註、婦人之仁、是不能堅忍、匹夫之勇、是不能含忍、

此二句是韓信論項王之言、一說小不忍還患不能忍忿、不必又夾入不能忍愛○小不忍與書有忍克濟相反、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章、

察者詳審之謂、◆按章旨就君子未仁者說、蓋仁者之心至公、故雖不察而好惡正當、若未仁者、雖衆好惡亦須更加審諦、不然恐其或蔽於私、非謂衆論皆非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此言體道之責在人、上句重、下句特反言之耳、註、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

是、朱子曰、人即道所存、道即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殊觀、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欽按人生于天地間無貴無賤、不可不負擔斯道、以廓大之、此便是天命人之職分也、而世人知之者鮮、希聖人警世之意深矣夫、○張說、本文道字泛、張子獨以性言、性乃之所由出也、

○子曰、過而不改章、

此章大意只是誘人急速改過、非謂能改過不妨於過也、◆按方過即改、則未成過、過既成則將不及改、況飾之遂之則流入惡、不惟謂之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但有虛實之分、又且有頓漸之別、朱子曰、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小着心隨事順理去做、

○子曰、君子謀道章、

首句重不謀食邊、此專爲分心祿利者說、食是祿也、耕也二句以主客對文相發、繼言得失皆不關於謀、餒是食之不當謀也、註、耕所以謀食二句兩食字借用正文、只是飲食之食、本文末二句單承學也句而反言以覆說首句意、上憂字由下憂字生、謀以經營言、憂以思慮言、貧字反祿字、

○子曰、知及之全章、

此章通論君大夫士之學、須內外本末兼備方爲全功也、上四之字指理言、下二之字指民言、欽按仁不能守之、猶曰不能仁以守之、以修仁而未成者言、非謂既仁而又不能守之、蓋知善而欲爲之則似有得者、然心德未全而私欲未盡、則其所爲不能如所知、欲爲之者尚爲賓在外、不欲爲之者尚爲主在內、故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勉於初而惰於終、是其所知之善未爲已之有故也、○次節末節、知及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動不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未也、

○註、氣稟學問、二節俱有、前註氣習氣字兼稟字、

習字該學問之意、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註、此言觀人之法、只是論君子小人品格、而任用意在言外、小知謂以小事知其爲人也○一論、論語一書每並論君子小人、皆辨其心術趨向之相反、使人知所從違也、豈有廢小人之長哉、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上言仁甚切于人、以緩急論、下言且仁無害于人、以利害論、益見其當勉也、欽按蹈水火猶曰歷水火、謂逢而觸之、非犯之也、註、失其心喪其本有之良心也○王觀濤曰、未見蹈仁死、據常理言、若殺身成仁、雖死猶生、又當別論、欽按殺身成仁、亦非爲仁所陷、我見仁之重於生、而舍此存彼耳、然於我之所以爲生者則得全而不闕矣、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是擔當之當、對不讓說、朱子曰、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是已○程說、欽按程子盖謂人當務實於己、而讓名於人也、但本文讓字是退避之讓、程子似以推委之讓言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貞者正而固、諒則固而未正、存疑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推義所在、貞也、言必信行必果、硜々然小人哉、諒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章、

後是不計之謂、敬後兩字皆本人臣心上言、是言已仕者而兼未仕者、

○子曰、有教無類、

有無二字俱就教者立心說、緊相呼應、言只知有教更不論其類也、

○子曰、道不同章、

道所趨之路、註、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此論當理勢如此、不相爲謀、當抑揚重善正一邊說、欽按不止善惡邪正、即善與正之中亦各有志向之異、而或至於不相爲謀者、朱子曰、三仁所處不同、而未嘗不相爲謀也、盖歸苟同矣、則何害其爲謀哉、雖或有如伯夷之於太公者、然非如君子小人決無一事之可相爲謀者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非但辭命、凡訓詁著述皆是、達而已矣、謂意未達則求達、既達不可復有所加也、註、富則詞煩而意宂、麗則詞藻而意晦、故不必以是爲工、一說、今

人言達只就顯淺一路說須知微顯洪纖詳略旁正皆有達在○蘇子有言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前不得不止可爲修辭者法○黃氏曰此爲學者善於工言辭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遍於理皆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

○師冕見全章

瞽必有相冕之來見適無相者故代相者告之○末節着一固字是絶去按排亦言非我創爲也與師言之如此便是所以相之也

○季氏第十六

洪說胡氏曰疑爲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考驗金氏曰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此篇首章句語其多後篇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季氏將伐顓臾四節

季氏康子也孔注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註附庸禮記注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曰附庸一曰庸城也猶墉城歟按顓臾不服季氏之專故有此舉○次節註按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十四年從孔子適衛哀公三年康子召冉求此時孔子及由求皆在陳十一年冉求與齊戰有功乃召孔子子路從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小邾射來奔使子路要則尚在魯次年死於衛難然則子路冉仕季氏在哀公十一二三年之間二子告孔子其心亦不安也有事謂以此爲事不曰伐而曰有事是諱過之詞○三節爾是過以征伐之事爲求之所過也○四節註魯地七百里說出明堂位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非所當伐以分言且字是轉語是字直頂語疊々說下以先王爲主何以伐爲言何以爲出師之名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三節

六節陳力本當兼官守言責此且在正君上說危而三句又借相瞽者以足上意持危扶顛有深淺註當去意不重只重在位當諫一說下三句夫子之意以季氏危顛猶可救而責之於二子○七節且字承上來言吾未暇論爾不能諫而不去姑且就爾所云不欲者斯言亦過矣歟按此正責冉有歸咎於季氏

冉有曰今夫顓臾六節

冉有知責不容逃又變其辭爲季氏解因以自解也○九節欲字比五節兩欲字更重有意欲貪欲之別然亦正與上欲字相應是誅心之法○十節有國有家正暗指魯與季氏言數箇患不患破上文憂字歟按季氏最富強而尚貪利不厭惟以寡

與貧爲患而不知不均不安之當患故舉此兩端而反正之下三句因上兩端而又補和字於均安之間以示無貧無寡乃此均和安之效更以無傾究言之蓋自所當患對而言之則寡對不均貧對不安以效之所得序而言之則由平均分定而上下各足乃得人情和安而民不離散國勢鞏固○十一節夫如是指均無貧三句是内治脩也遠人泛説文德是禮樂教化對武功看安是我去處置他使再無叛志不利其土地人民也來之意重安之只帶説欽按均安本脩德之功近者既治而遠者未服則益脩德以來之也一説夫如是三字今多説既如此内治脩則遠人必服了故字説不去此言有國家者當專務均安而無求于他也如是○十二節已上泛説此方就季氏説顓臾雖在封域之中而别爲附庸之國不屬季氏亦爲遠人也分崩離析分崩之中又離析也此四字含不均不和意欽按此句承上句説不能來遠人其罪猶輕邦内不均不和而不能保守則其罪甚重也○十三節欽按此緊承上邦分崩二句説與脩文德反看應上文後世子孫之憂句動干戈於邦内者雖出兵於遠亦起自邦内也或問蕭牆朱子曰鄭注云諸侯之屏内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馮氏

曰聖門紀録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俛仰反覆所宜深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全章

首三句別講下三段疊々説下蓋字是大約之詞十世以諸侯之世數言大夫五世陪臣三世亦然命教令也欽按周室王道之衰五霸迭興而主夏盟世霸業者獨晉國也而其失之不待十世大夫而專以者如魯之三家則四世而微晉之六卿范荀知皆不久而亡趙韓魏及齊之田氏則篡立爲諸侯然亦皆不十世而滅若夫陪臣執命者不足以論矣後世曹魏兩晉南北朝及隋氏五季之君由朝臣國侯而竊位立號亦皆無有過十世者可以信聖言之不爽矣○次節末節俱是足上節天下有道意兩節各舉非相承説此節獨言政不在大夫者因見當時政在大夫而言○末節註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言此又見當時爲上者未免於庶人之議故云然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章

此承前章自大夫出一條專言魯事也禄去謂賦税不入於公朝也禄去於此則政必逮彼二句串下互文相因五世四世蓋父子相繼長短不齊耳欽按主言大夫四世而帶説公室五世者當時士

論性々如此（襄二十五年宋業祁語類此）○註推字論已然之詞、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益者三友謂益於人者有三友也、直就言論諒就立心制行說、或問此章之旨其說於集註之說而已乎、朱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甚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辟是開辟裝樸作樣、謂設開求便則辟得便捷略無勉强也、善柔是善於柔順也、便佞是便於佞給也、張子曰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徐徵強曰、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亦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又曰、直諒多聞缺一不可、至于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吳氏曰、友道損益豈止于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益矣謂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而內有以養其莊敬和平之實也、悅慕勉強之意、新而相觀以爲善也、直諒多聞之士集而過失日聞、誠明日進也、○欽按驕樂亢於陽、佚遊宴樂敗於陰、則有淺深然失於驕樂者亦必流於佚遊宴樂、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及未及、或自言或次對、只侍之可以言可未言也、隱是匿其情而不宜也、欽按未見顏色謂雖言及之而未之察也、註、察言即在觀色中言之、○姚承菴曰、三愆亦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欽按血氣未定則嗜好過節而不知止、血氣已壯則心力亦隨雄豪必好勝人、血氣漸衰則精神亦隨歉餒、且求所依附、故多貪得（止此）色不專女色、凡紛華靡麗皆是、鬪不專鬪很、凡鬪智鬪功皆是、得不專謀利、凡慮子孫身後皆是、○范說、朱子曰、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爲血氣朱子言理、范氏言志、々亦定向於理而已、意不相遠、欽按心是血氣之主、而其所聽命也、人不能立志以帥血氣則反梏亡德性、若能立志以帥血氣則不止爲之使役、又爲能配而助之、○蒙引云、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夫子特隨時而指其甚者耳、羅近溪曰、三戒即終身之憂、心惟好德是色戒心惟尚禮是鬪戒、心惟喻義是得戒、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全章、

畏天命、卽尊德性是也。註、知字內下文補之、戒懼恐懼雖貼畏字、却不專是靜時工夫。大人、德與位之通稱。畏之、謂師其德業、不敢違其矩矱也。畏聖言者、自家身上惟恐有違乎聖訓也。三畏本平說、然以下文發起、方見重在天命。○下節、狎是不尊、侮是不信、並反畏字。○尹說、不知重在知不知上、故置圈外。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章。

知非空想像、乃在行處知得眞也。三之字泛就義理言。註、困有所不通、亦兼知行說。二次字非相遠、乃相近也。玩下一斯字、知之、斯謂其初不覺、下而

以不學下也。（此夫子勉人爲學之意、蓋天下只有生知一等人、不必學、然其好學也特甚。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思是省察工夫。註、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于外、壅是塞于內。視聽言色貌皆切吾身事件、疑忿得則以事進乎說。心之官則思、々則衆竅皆虛、都歸到天理上。按大學云、顧諟天之明命、是省察之要。一言而足矣。但孔門之教、大抵使就日用事實上用其功。故觸事隨物、各立其則示之、如九思九容、是擧其略矣。○程說、或附思慮雖多、果出于正、亦無害否。程子曰、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九者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否。朱子曰、然。○謝說、按是以省察之功、總歸於存養。九思只是臨事之察也。謝氏言、無時而不自省察、則凡於閑時思量義理、及時々提醒、察心之存否之類、亦皆是也。孟子思誠、亦是愼獨以誠意之義、要之皆所以使存養之功無間斷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全章。

如不及、是以求合之心、惕爲恐失之心。如探湯、是以恐難去之心、激爲易涉之註。心、眞知是推原說。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末二句、言吾見其人于今與吾之所聞其語于

古者合也、重見一邊。○下節、重體用合一意。愚按其道不可違之世、則隱居以守之身、此之謂求志。註、守字寓在求志二字內、行義々字卽君臣之義。只是謂出仕、盡隱非空隱、々以求其志、行非徒行、行以達其道。兩以字方有落着。一邊先着見其人矣、便見幸詞。一邊先着聞其語、更餘想慕詞。顏子亦庶乎此。以用舍行藏與夫子同知之。然只再以其學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

○齊景公有馬千駟全章。

無德而稱、言無德可稱也。死之日、正人正思慕之際也、而且無稱之、更不消說。後世、到于今、則人心

易忘之日也、而稱之不消說當時矣、

○陳亢問於伯魚曰全章、

次節所尊在上過之必趨、不敢翔也、註、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使人事理通達、其爲教溫柔敦厚、學之能使人心氣和平、故能言。○三節、伯魚、詠又獨立、須與起初光景不同、言我昔日只箇是偶然一次、誰想他日原是這樣過庭、畢竟學禮之外別無說話、此伯魚最善形容處、註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學之能使人品節詳明、其爲教恭儉莊敬、學之能使人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外貌不亂、德性堅定則內心不搖、總來是箇能立、●按此兩項重下邊

蓋恭儉莊敬而兼飭內外、且有以堅肌膚之會骨節之束、况有節文度數可以據守乎、所以得能立也、○四節、聞斯二者、要見詩禮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共聞、何有異聞意、○末節、遠是避遠、亢於詩禮非前此不聞、但聞此而益知詩禮當學耳、獨曰遠其子者、似爲夫子有心避嫌了、他始以私心窺聖人、及聞伯魚之說、而又以爲遠、則私意未忘耳、○陳氏曰、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

○邦君之妻章、

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小童者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君夫人者主夫人也、定而名之、非君之夫人也、稱諸異邦、亦謂邦人稱之也、小君夫人之稱也、君自稱曰寡人、故臣稱君爲寡君、稱君妻爲寡小君也、○一說、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名實之亂、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以責其實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全章、

註、禮大夫有賜於士一段、依孟子辭之、然王藻云大夫有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按謂者象）敵者不在

拜其室、由此考之、貨本倨傲、以大夫自居、恐夫子以敵者處已而不來拜、故瞰其亡饋之、欲必其來拜而因見之也、是乃貨用術處、然孟子所引之禮、或本與王藻不同、今不可得審之、遇諸塗是往畢還而相逢也、○下節來予與爾言、倨亢甚矣、寶字借用、非譬喻、貨奔齊曰、吾欲張公室、即此觀之、貨作亂專政、自稱言救國之迷亂也、從事謂周流東西、從世事也、歲不我與、謂孔子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留待我也、貨所言、想欲見時先已安排在心、故於塗遇發之、諾是應詞、與然字不同、夫子亦不可字但就仁智以論仁智、若兩不相着的悮誤、到敲

不我與明諷他仕、更推不去了、故應曰吾將仕矣、記者于此着箇孔子曰、亦有見諷寄婉、開々說勿須懷寶失時来〇總註、愚按善意只是取欲見有德者之意耳、欲相稱非禮尚往來之謂、彼以一術致夫子、夫子亦以一計避之、其輕重之權如是而此偶用其同者耳、若彼用他術則夫子亦想別以一計稱之、豈得必同其迹哉、不終絕是不爲已甚之意、恐亦有其惡可以化之理在、張氏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遜而理未嘗枉、若他人、遜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犯害、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吳氏曰、貨天資小人、術旣狡深

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〇子曰性相近也章、

愚按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蓋示人理氣有主客之分也、蓋性是賦物之天理、乃寓在氣質中者也、但性之得名本、以生賦而性之所以爲性之本體則只是理而已、故性之本體無不同、旣墮氣質則雖不能無美惡之殊、而以其未習於善惡之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凡渾然言性者、皆主理而兼氣質、非獨夫子斯言爲然、若夫天命性善之性、是主理而言者也、犬牛與人之性是主氣質而

言者也、然亦非當時有理氣之辨、只是因後儒論性之說而知其如此耳、（止此）習亦不可止說美者習於善惡者習於惡、質美者習於惡則亦惡矣、質惡者習於善則亦善矣、其初相近之故也、此是聖人見人有善惡相去之遠、皆諉之性、不知其由於習、故言此欲人愼於所習也、

〇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夫子語意、雖說不移、其主意原重可移上、玩一唯字可見、蓋言天下惟中材爲最多、皆當愼所習而俾遷于善、不可移于惡也、此因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〇程說、愚按商辛是自暴一流人、朱子曰、以

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推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不可移也、

〇子之武城全章、

絃歌絃且歌也、合樂曰歌、絃歌是樂、集註添禮字者、古人總教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絃歌也、馮氏曰、城以武名、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在傳攷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

習於禮樂、此夫子所以喜之也、○次節、欽按割雞二句要似咎之、是乃反言語氣、若似譏之則非反言矣、註何必用、恐是會意之辭、本文無必字、○三節、學道之說、禮樂是道中事、當將夫子平說、子游引之、重在下句、○末節、二三子從行者也、註夫子之言、通是嘉子游之篤信、而又以解門人之惑、勿分貼、欽按夫子割雞用牛刀之語、只是反言以發喜意耳、但友則戲而不正、虛而不實、故至此是子游之正答、以實前言之反戲、蓋戲其戲所謂實之也、實其戲亦是所以是偃之言也、張氏曰、夫子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公山弗擾以費畔全章、

以字作據字看、召是禮聘、欲是且然而未然之意、○次節末之也已、謂無所之則止、何必句、只力阻夫子之欲往、不可說叛臣不足行夫子之道、亦非恐受其浼之說、○末節、如有用者已說開去了、玩如有口氣、特是寄與之詞、聊以解子路不悅之言、非眞解其欲往之意、東周者、魯在周之東、故云乎、猶言昔有西周、今做箇東周起來也、○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朱子曰、二人當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徒消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略開霽、有些光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曰、貨全無善意、求特使己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一說、陳氏曰、公山佛肸欲往不往、豈亦猶豫乎、吾道既大、彼意是嘉聞召時特取其嚮慕之誠、有可感化之理、故不示拒絕、接過來使、禮意從容、見者遂以爲欲往也、其實不往之志、夫子早定於胸中、豈待再計而決、亦豈因人言而變、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註、心存、心之德常存、理得、事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仁也、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殘、此心存也、理不外心、々存則理自得、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爲子張之所不足也、一說、存疑云觀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居民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張說、朱子以心存理得爲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遍爲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李說、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五美四惡章亦然、）抑此其齊論歟、

佛肸召全章、

註、趙氏簡子鞅也○次節、佛肸正是親於其身爲不善、而非晉從累及之比○三節、然其說是也、有是言我曾說過也、涅水中黑土、不曰二字、舊說皆亦以爲夫子之言、一說、不曰如不有所謂之意、此說似長○末節、註、匏瓠也、分言之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々瓜、只是一物、此是摘起底匏瓜、故言繫非在蔓之匏瓜也、盡當將方言俗語、而夫子引之焉、能句只是足上句意、重在繫於一處上、此二句泛論、見已終當爲世用、而無可無不可操縱自由之意、亦正可以見蓋不磷不緇言本體、吾匏瓜言作用、然有是體自有是用、要看得合○子路既不悅公山氏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蓋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敢釋、亦可謂善學矣、若未到聖人地位、而學子路、不然、藉口於聖言、仕者應亦幾何不爲身辱、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全章、

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也、初連說○末節、（愚）按六言以氣質言、皆有作爲底意思、屬行學乃各以知對說、此所謂學者、如訪之師友、稽之典籍、即求明仁智等理是也、愚蕩等正是蔽、不是爲愚所蔽、亦不是有所蔽而愚也、夫仁、知、信、直、勇、剛之德、稟於天者、何嘗不美、但不好學以明其理、而惟任氣質以用事、則六蔽便生於其偏處、竟非本有之德、而亡之也、若將々好學以明之、則本體昭著、隨施當可、無復有蔽矣○註、愚謂愛人而失己也、賊謂傷害於物、是執自家小信、不恤人之利害、若尾生之信、却是自賊其身、恐兼人己其意方完、絞如證父攘羊、不顧情理、恰似絞索一般、略無含容也、勇就作爲果敢上說、剛就體性堅強上說、（愚）按狂與亂亦可分體用說、大抵資性躁急麁率者、其所施爲、必放肆陵暴、（此）此與恭而無禮章參看、直就理而言曰禮、就明理而言曰學○范說、信、直、勇、剛、都就子路身上之所好者言、曰仁、曰知、則統言天下大道理之名目、故先之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全章、

首五節及註、興、以心言、觀、以行言、詩有美惡、使有美刺、學之則有以感發其好善惡惡之心、是謂可興、亦可以自考其行事之得失、是謂可觀、可以羣二句、註、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盡當怨而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激也、興觀二句是成志行之義、群怨二句是節性情之流○一說、述之二句領上四可以來正

興觀群怨之實際處〇末節詩中鳥獸艸木皆有所取義、如易之列象、非苟然者、玩一識字因名得義、亦是格物之學、上節是察於人倫、此節是明於庶物〇徐儆弦曰大九六經皆務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可有得、非必指定其可以興其可以觀云云也、鄭漁仲曰、一部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九十二度焉、

○子謂伯魚曰章、

周召皆岐周故地、文王徙豐乃分岐周爲周公旦召公奭采地、二詩是美文王后妃之化、而謂之周

南召南者、見其化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也、要知二南雖見文王齊家之化、却本脩身來所言皆治象也、非治本也、正墻面與周禮攝人正王面同、面猶鄉也、註、至近之地指身與家、本文只重行上說、而註兼知行者、盖見得明方行得到也、不可分〇陳氏曰、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爲詩之先、

○子曰禮云禮云章、

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金聲革聲、樂器之大者也、後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決詞、深言玉帛鐘鼓不可以云禮樂也、夫玉帛鐘鼓禮樂之末也、

其本在敬與和、周末文繁、特以此爲禮樂、故夫子欲救之、但味云乎哉口氣、引而不發、令人躍然自得、集註敬而將之等意、宜到尾上後補出〇程說朱子言敬與和是就心上說、程子言序與和是就事上說、二意相須、其義方備、必相統爲禮也、必相聽順樂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章、

窬門邊小竇、又穿戶穴爲空、古註釋以踰墻、盖以孟子作穿踰故也、色包一身之形於外者、對內字言也、暗指在位言、故曰譬諸小人、賤意不重其猶二字、盖就小人中指出穿窬、謂其最可賤惡也、荏

與厲俱是不好字面、緣他內荏所以做出色厲、重內荏邊、〇按色溫而內險、亦是姦宄之賊也、但此章傍看上臨下之莊而言、故云如此也〇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爲小人之道、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註、黃氏曰、既以鄉爲一鄉、又以爲鄙俗者、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爲言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亦猶鄙之爲言陋也、鄙之爲言俗也、原者謹厚之意鄉人之原、見其非士君子公論之所在也、孟子論鄉原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流俗者風俗頹靡如

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賊害也、朱子曰、鄉原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與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一說副疊云、說箇賊字、正要持世者防他、較上穿踰之盜、更機深難測、

○子曰、道聽塗說章

道是脚下路、塗是前頭路、道聽塗說底人只是貧口說、決不去玩味體行、故不爲已有矣、蓋德謂行道有得于心者、以其反對而言之、德之棄、聽正是

可得之機、而自我棄之、豈不可惜、○王說、引易大畜大象辭、○荀子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着乎心、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々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全章

註、庸惡就行言、陋劣就識言、與哉二字深慨、其不可與、○次節四之字俱指富貴利權說、患得患失文對而意串、患失之心、正是欲永得之意、一患字有無限營求繫戀意、○末節註、大小二字是歸併一人之論言、欽按已得而患失之、比未得而營求之其患爲最甚、所以無所不至也、故又特言之、○

胡說、志于道德、聖賢之徒也、志于功名事業之士也、志于富貴、即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全章、

民指平民、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一或字是聖人不絕望人意、○下節、廉謂嚴於持己、忿戾謂求以勝人、蓋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人以爲疾之名、肆廉直還是本原面目、乃疾之實也、其變成蕩忿戾與詐、是習與性成而流于惡、不止于疾矣、欽按蕩與忿戾只是似肆廉之甚者、而直與詐則正相反、然肆廉二者亦蔽于私習于僞而變

成蕩忿戾則與直之變詐者竟一、其歸矣、○范說、欽按賢者以學言、蓋此書論世人、多主士夫學者、而專論民俗者鮮、故有此直、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章、

此不主孟子似是而非說、只是邪能勝正之意、上二句引起末句、看兩也字、一皆字主賓顯然、如詩與體、利口變亂是非、正配奪朱亂雅、而覆邦家又落一層說、集註釋佞曰辨給也、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于致詳者、視佞爲尤甚、朱子曰、邦家力勢也甚

大、然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豈不可畏哉。○范氏、張夏占曰、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為邪眩、遂有正不勝邪時節、邪以勝正、流禍無窮、故夫子惡之、

○子曰、予欲無言全章、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作止語默、都是天理之發越、莫非教矣、學者能隨處體驗、有言可、無言亦可、不察乎此、而徒求之言語之間、則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且多遺於言語之外者、故以無言儆之、朱子曰、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次節、言所以教

述所以學、夫子無言、直是不消說、子貢以為有可言而不言者、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末說兩焉字何等見成、即此便見天之無言、欽按註發見流行、俱通行生說、發見即流行處、流行乃所以發見、非兩項也、妙道統言、精義分言、不可以體用分、發謂發見、此一節只認得箇理不待言而顯、所以予欲無言、問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朱子曰、是此意、（止此）子貢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然終字只在此一時、非蔽其終身、○程說、默識、疑問、皆因無言而生、與上註

疑而問之不同、○總註史氏曰、前章予無隱章、但言己之事、此章但言天之理、非前章無以見此章無言之故、非此章無以見前章無隱之實、茲其所以為相發也歟、

○孺悲欲見章、

將命者、是孔子遣人、使之之字指孺悲、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止此）此章就記者意中存此一段空案、令人咀嚼不盡、

○宰我問三年之喪全章、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已久矣、意以為疑也、○次節、

禮樂以聲容言、崩壞只是生疎了、欽按禮主吉禮即離凶禮而居重喪、則非與人講而習之之時、故共恐其壞、○三節註、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古人作事、件々順天時、況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止此）上節是驗之人事、見三年之喪不可為、此節是驗之天道見期之可已、雖兩端解之、總是申朞已久矣之意註、時物皆變、舊說改火為時、穀外為物、欽按時物猶云景物、分貼恐非、栁講云、予徒知時物皆變、而

不知有觸惻感物而興孝思矣○尹說強字去聲自強者自是也○四節食稻衣錦以三年內期年外言（欽）按稻對錦言是米之美者即指糯米非溉種之通稱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縓淺絳色欽按食稻衣錦便是下節食旨聞樂居安但有詳略之異耳然此節只是以此詰問以欲觸動其不忍於忘哀就安之心而自得其所以不忍者○五節女安字極重則爲之頓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三不字不着力不甘不樂不安隨處皆然偶就食聞居處指之故註云發其不忍之端末句女字對君子說不爲謂不爲食旨聞

樂居安也食旨三句盡繫成詩故不及衣美然亦可以包之○末節註探其本本即不仁也蓋不安於食旨衣美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々則不仁矣一說上文責予既明盡此節首句只就愛親之薄說他不仁不做推本說亦可三年之愛就父母言非人子愛父母也此正說所以不忍之故乎字乃爲疑辭以感發之欽按註所云本心亦只是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即人子孝親之誠心所謂親之喪自盡者是已其所以然者即是仁也但泛言之謂之心之德切已言之謂之本心也許卽菴曰父母三年之中以辭

衣哺食懷子々恭年之外以食稻衣錦款甚哉其不仁也蔡虛齋曰三年之喪人子聊以盡其心爾宰我欲短喪此心便失夫子不暇闢其禮壞樂崩之語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是非但反覆挑動其不安之心而予竟漠然故深責其不仁朱子曰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范說欽按無恩謂忘恩猶曰無君無親也一說薛敬軒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爲喪所以三年之故（本註依舊說云）是爲之服非正服矣蓋父慈子孝皆心之自然所謂仁也父之於子懷之三年不以

此爲父一本作父而子乃反三年之喪乎欽按三年懷抱之恩夫子舉人子所以必三年之至切者言之夫父母之恩罔極孝子之情無窮聖人爲之中制而斷爲三年耳其於三年之愛也曰象之猶可曰報之不可

○子曰飽食終日章

註博局戲也十二棊對而擲采者也局限盤也奕圍棊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難矣哉難必其終也○朱子曰心若有用則有所主或問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所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守無

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己、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便是用心的樣子、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章、

註、尙上之也、○與上義別、而實相通、以此爲上等、必尊尙之矣、上二君子以德言、上恃勇則因其勢逆理而爲亂、下恃勇則因其力肆欲而爲盜、可見勇不足尙、而當尙義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全章、

子貢盡心有所惡也、故質之夫子、稱人之惡、亦是與人無干而好稱之、下流謂流品之下者、○按稱

惡有當否、訕上亦然、故註亦謗毀二字解之、謂議其過而謗之、忌其人而毀之也、（止此）勇就爭強上說、果敢、泛就作事上說、窒不度理勢而率然妄作、不是行去見窒、然行亦必見窒矣、此四者是理不該如此而倒如此、故皆用而字、（此）四等人皆足以敗俗害政、君子之心至公、故不得不惡之、乚下節、夫子以子貢之問、知其必有所惡、故問以發、輔氏曰、此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以盡人之情、如此、（止此）此三者是事本不如此、而冒昧以爲如此、上是不遜而悖於德者也、此是飾善而亂德者也、非聖賢之所惡有優劣、一說、子貢聊以夫子之意發

明夫子之所未言耳、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章、

女子婢妾也、或問小人何以知其爲僕隷下人也、朱子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止此）養猶待也、近謂親狎、遠謂疎斥、聖人見常情、非近則遠、故示當思所以待之之道、非眞以爲難而委之無可奈何也、註、莊類褻、慈類近而在不近不遜之間、盡二者相爲用、偏施不得、○馮少墟曰、恒情多加意於大人君子、忽略於女子小人、不知女子小人、最難養、可見脩身齊家治國、眞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故四十爲成德之期、過此則向于衆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人品終于此了、無聞但無善可稱、見惡則有惡可惡、不足畏只輕之之詞、其終也則絕之之意、故彼猶帶言五十、此則四十而決之也、

○蘇說、馮氏曰、有晩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爲有爲之言、○按此爲預戒人之語、則爲非有爲亦可、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全章、

據史記宋世家及書微子之命注疏考之、始微子數諫紂不聽、知其將必亡、乃謀於箕子比干而遁於荒野、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至於成王殺武庚、封微子爲宋公也、箕子囚比干死之先後、朱子此註、依殷本記、其言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然宋世家周本記、則先後並與此畧同、朱子又曰、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

○下節、註殷有三仁焉、只是贊嘆之詞、而迹異心同、意自在其中、此仁字主愛之理、而心之德是在愛之理上說之、欽按三人皆遇逆境、而各異其行、疑其間必有一咈乎愛之理者、然皆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各不失義理之正、而全忠愛之心、通論之皆有以全其心之德、分言之、各得其本心、故共謂之仁、○朱子曰、至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爲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又曰、觀鳳之一羽、則知五色之備、欽按以事論仁者、恐當主時而言、蓋其心至仁時、所爲之事皆當理而無私、故雖就一事言、亦可以觀其全體、

但不能保之久耳、

○柳下惠爲士師章

註、士師獄官、蓋刑官曰士、其長曰師、三黜非必三次、只屢不用耳、欽按未可以去乎、是諷使去魯仕他國也、直道二句既見不必去父母之邦之意、更着枉道二句者、始爲或人設言、猶云若肯枉道而事人、則父母之邦自可以見容也、其不可去之意益明矣、此惠之不去、蓋自有不妨於黜者、此意却難與或人言、故只就所云去者而以枉道直道商之、特無聊之辭耳、○朱子曰、柳下惠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之列之逸民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待、謂禮遇、非加爵位、孔子行雖總承上來、但意重不能用之言、○程說、欽按季氏強臣二句、謂禮際太過、逾君臣之分、故非所以待孔子也、程子之意以孔子行專承吾老二句說、故圈外之

○齊人歸女樂章

齊不用孔子、孔子反而用於魯、三月而魯大治、齊又懼其并己、而用計以阻之、故歸女樂、當時辭受權在桓子、故曰桓子受之、其實君亦在其中矣、○尹說、當用孔子而受女樂、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范說、仁賢二字連說、不可分貼三仁下惠、欽

按聖人卽中庸所在可知、仕止久速必出於仁賢之上、去齊去魯之事、詳見孟子書、此兩章、記其大約耳、

○楚狂接輿全章、

歌辭始終說鳳而自寓譏孔子之意、末句亦要說孩鳳也、亦知今之從政者殆乎、夫擬之以鳳而又悲其德之衰、諷之以去而又懼其禍之及、蓋知尊孔子而未識孔子也、徒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徒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是其趣所不同也、

○長沮桀溺全章、

二人蓋亦皆楚人、接輿書楚、故此不復書也、註、耦並耕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古者二人共一伐、（狀起土也）○次節、長沮亦心知在輿者爲夫子、故意問之、其意有待而發也、是知津矣、此分明是不足夫子之周流而不隱、故托知津以拒之、○三節、桀溺已聞長沮之問答、故更端問子路、雖識子路、實以譏夫子也、滔々者天下皆是、謂人皆趨惡國皆趨亂而不可反也、誰字兼君民、且是轉語由夫子轉到子路身上、辟人不合則去、辟世謂無道則隱、此句似刺似憐、（耳）按耰而不輟、蓋二人旣耦耕畢、長沮下種而桀溺耰之也、○末節、鳥獸是與須不可與同羣、見不可辟世於山林意、此二句應辟人二句、天下有道二句、應滔々二句、而意實一串、

○子路從而後全章、

此亦與上章同時、丈人老者也、註蓧竹器、蓋以杖擔一籃也、（耳）按夫子是大夫之編、行則乘車、野人應望見、故以見夫子問之、丈人蓋知其爲從孔子遊者、乃正辭以責之也、註、不事農業、應不勤不分、從師遠遊、應孰爲夫子、植其杖、謂掛蓧於杖卽而補立之、植杖而芸與耰而不輟同意、○次節、註、知其隱者、敬之也、想亦欲觀其舉動風味、究竟何如耳、○三節、爲黍作飯也、殺雞爲黍、野人之盛饌、丈

人始雖甚倨、而感子路之敬、乃止宿而食之、見其二子、禮待尙尋懇款、亦知子路之賢也、○四節、使子路反見之、（必）授以語之意、下文所言是也、○末節註、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舊說、鄭注云、留言以告丈人二子也、三義字、並以君臣之義言、首句是一（節）之大指、長幼五句是正彼之非、君子四句、是明我之意、潔身卽指不仕、亂倫卽指廢義、道之二句正足上二句之意、言雖當道不行之時、而猶是々求一遇者、爲行箇義也、註、然謂之義、（耳）祿也、（耳）按君臣之義本主尊卑之分、其可否去就之義以事之宜言、對利祿之義以理之正言、其旨雖各微

雖然、其以心裁事理之當然、則未初不同也、故集註因君臣之義而併及其餘云、○范說、爲是作爲之爲、決性命二句出莊子、謂越了道理以求富貴也、決如水之決防而出也、性命之情情之正者也、○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爲聖人之出處也、然卽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其淸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不特

立者歟、以子路之行々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路然、豈非其眞可敬故歟、嘗謂若四子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

○逸民伯夷叔齊全章、

七子皆古人、其才德本當大行於世、或終不試、或小試而不顯、而爲世所遺、同歸於逸也、此必夫子因目擊沮溺丈人之流、感慨千古、而發此論、記者先列其所舉之人、而冠以逸民、○次節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先下評語、纔指兩人、想見一時神

往、○三節、行當去聲、降志辱身、不是貶辭、乃混俗和光意、亦自夷齊視之、若降辱耳、重在中倫中慮上、要見不激不隨意、其指惠連、（欽）按斯而已矣、有所取惟此而足、不待論他之意、〕四節、隱居放言未必中倫中慮、（欽）按放言而自廢、所以隱居也、然其自廢合於遯世之權、其隱居合於獨善之淸、故註皆以合道釋之、吳無障曰、夷齊不降志辱身、此天下所明知也、至惠連則似和而緩矣、仲逸則似隱而僻矣、而夫子謂其中倫中慮中淸中權、正所謂發潛德之光、而取人於形迹議論之外者也、許氏曰、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

失簡、皆不可曉、○末節、夫子因說逸民之行、而叙及己、非以己折衷也、（欽）按無適無莫則曰義之與比、無可無不可不曰義者何也、蓋無可無不可者謂先無可不可之成心也、其裁事之可不可出於無心、而皆中節稱宜處、卽是義也、故不待更言義矣、語意甚圓活、兩無字正足以見其可不可無定在、而自有義在矣、適莫是執殺的字面、乃一定於可不可者也、此二字正與義相反、故雖曰無而不得不以義之與比足之、○謝說方外之士二句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于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敎、而賊亂人之大倫

也、

○大師摯適齊全章

師摯賢者也、注云、樂官之長分明下文各屬相因而去也、○次節白虎通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止此）魯諸侯、四飯僭也、皇疏云、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蒙引云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人了、或其人不去、○三四五節、適是去此往彼、似避地之意、入是深入不反、似避世之意、

○周公謂魯公曰全章

金氏曰、施、朋允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君子主位言、親以九族言、故舊如朋友勳舊、皆是、不棄兼榮身澤後意、○胡說開國之初是子孫觀法所繫、苛刻浮薄不得、況親々保庸敬故使能自足成周家法、尤不可隕、故周公訓戒之辭、直以是為禀々也、○饒氏曰、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身、豈不可歎、

○周有八士章

註、四乳々育子也、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總註、此以盛周之事、敘於衰周之後、皆傷今思古之意、

○子張第十九

黃氏曰、論語一書雜記孔門師弟子問答、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首句主臣道而言、末句其實指上為士的人義莫重於利害、禮莫詳於喪祭、故註云立身之大節、歟按說者謂此註一有不至及疾乎之云、俱是補助子張語意太急處、不必然也、但其可已矣一句有其意未盡可而強揚之者耳、故朱子依理而平說、

之、欲使讀者得其立言之本意耳、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道德只是一件、自所執而言謂之德、自所信而言謂之道、弘以量言、篤以志言、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並說、弘篤猶言弘毅、相似、○象按註德孤與本旨不同、有廣狹之異、

○子夏之門人章

賢是成德之稱、善只是一長可取、衆對賢言、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我之五句使是從所

聞話、推出發自己話、賢不賢又該得善不能在內矣○一說、徐巖泉曰、君子尊賢二句、是泛論君子胸襟與物同體、子張以此論交却差、

○子夏曰雖小道章

註農圃醫卜之屬、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至理所寓、日用所資、是以必有可觀、泥者行有滯碍之意、非外註不能相通之謂、然按滯碍不通、恐是本註正旨、然其不能相通、正是所以有所滯碍也、百家衆技四句說出莊子、○王觀濤曰子夏見小欲速觀此言可見其己進於高明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本文亡能兩字、及註一有字、俱兼知行、未知的多端、要時々增加、方有積累、故以日計之、已能的易忘、要常々溫習、乃不遺忘、故以月計之、此即日省月試之意○朱子曰、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切問是篤志爲學、有不自信者必問之、又要切己、不可泛濫、近思是即其問之所得者、反思于心、又要近裏着己、不可騖于虛遠、註力行即是爲仁之事、中庸云、力行近乎仁、心不外馳二句、不平、謂心存理便存也、熟者、理與心一、無間斷之意、○程子

第一說、學志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第二說、學博而守約、志篤而力行、則實有得於己、所謂切問近思者、却因其在己者隨問之思之耳○第三說、朱子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己耳、（本註從之）叔子所謂類推者、以思之有序爲近也、二子之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學兼知行、致道謂造道極也、註前說、重在居肆與爲學後說、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故二說相須而備、然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遠望惟容貌可瞻、近即始見顏色、再與接談、始聞其言、儼者貌莊而禮恭、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程說、此君子不是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此、○謝說、三變此皆自人見之而然、君子則不自知也、並行蓋同時也、假如同此一時而使三人望之即之聽之、各人所見有儼溫厲之異也、

○子夏曰君子信章、

君子指在位者、上有君、下有民、信字極重、々在己上、未信二句是足上語、正見不可不信之意、非謂

未信皆不可勞、皆不可諫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其勞民者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爲厲己、諫君者亦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閑字借用、出入字亦由此生、○吳說、子夏亦非忽小德特抑之以歸重大德、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々兢々、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全章、

子游譏門人、實譏子夏不教人以本、當是承當可

字猶俗言會得、如之何言如之何其可也、謹按子游本末字非相爲本末者、只是以小々禮節爲末而以其理本乎心者爲本耳、猶曰大本末節、但似不可必指大學爲本、此註未能無疑、○下節論君子之道、泛說、但此就教人者言、然亦不可說君子教人之道、孰先二句、只是謂非一傳之而一不傳也、區以別矣、尚說草木大小、而學者淺深、自在譬如上、註淺深以造詣言、生熟以工夫言、有始有卒二有字是一時都有、不假漸次也、其惟字乎字口氣不重、贊聖人只重小子不能上、註一以貫之一時備舉之意、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本末二字、便

見其見識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程子第一說、朱子曰、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不可不盡、又曰、不由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迫功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必由其序也、○第二說、言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朱子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爲形而上者也、王氏曰、謹獨二字最密、至微處照對不到、理便間斷、○第三說、言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神者、理之至妙而不可測處、盖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俱是學者之事、而同有

其所以然之理也、○第四說、只是申發明上二段之意、○第五說、是總結上三段之意、○朱子曰、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上是爲已仕者言、下是爲未仕者言、註謹按同是一理、學則體此理以脩己、仕則推此理以治人、故曰理同而事異、然字說出本文外意、胡氏曰、學以爲仕之本、仕以爲學之用、○一說、兩句雖平、意盖重學、言必學優而後仕、仕之優又不可不學、君子始終一於學而已、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蓋亦激於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戚之不足者、亦棘子成之意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章

朱子曰、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識之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註不誠實則無眞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二者皆有所不足、所以未仁也、欽按此二者不平、蓋仁是人心本然之德、故其心眞實無僞則惻怛慈愛之眞情自然發見而及物也、

○曾子曰堂々乎張也章

堂々亦不是贊歎、乃惜之也、註、務外自高、欽按堂

々是心自高之符、病根却在爲難能以務外矣、（此）爲仁雖兼人己、要重不能輔子張一邊、所以可惜、

○范説、欽按剛毅木訥質也、范氏借來爲論學術之旁照○講述云、聖門朋友責善、此兩章最警切、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自致者也章、

人是常人、自致亦就平日凡事説、者字指事、欽按聖語義只論事理人情之必然以感動人乎字有朱非以凡人皆然爲證、○尹説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也、檀弓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二能字只就莊子身上説、不必以他人形之、莊子以年少嗣立、能不替新進而作聰明、惟知繼述而不忘、此所以爲孝也、若不善則必以改爲孝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註、迫於不得已、承使之無道來、陷於不知承教之無素來、情是罪惡之實情、欽按凡用刑者皆當存哀矜之心、曾子獨以哀矜勿喜告者、蓋當時民散之久、最當以此爲用心之主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子貢警人之意在下兩句、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下二句、人皆見之是、君子不諱過而人諒其心無

私、然尚輕也、特垂重下句、更與改異、更重新也、易見爲仰者、其見更時使有欽向其德無閒之心、○張侗初曰、玉不掩瑕、人不以瑕而賤玉于石、鏡不掩翳、人不以翳而貴鐵於鏡、君子不掩過、人不以過而貴小人于君子、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全章、

朝只見夫子多聞博學、因問從學何師、故子貢亦就淺處答他、○下節、必言文武者、此道至周大備夫子所憲章也、或問向以言文武之、蓋爲周禮樂也、朱子曰、此固好高者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

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止此）不賢只是小賢末二句（相）承說、須看一亦字、

○叔孫武叔語大夫全章、

賢子貢於仲尼、不重譽子貢、特重毀仲尼、○二三節、其宮淺者墻卑、其宮廣者墻高、故但言墻之及肩數仞、而宮室之淺深自見矣、註一說、宮亦墻也儒行有一畝之宮、注、宮牆垣也、（止此）義、狀其光耀、富狀其充實、（欽）按宮牆之譬、但謂蘊蓄之易見與難窺、○末節、饒氏曰、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々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

入之門、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不可毀謂不可得而毀也、註、詩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阜土之高而有平陸者、踰言出其上也、猶可踰、不可踰、皆指人之道德說、非承在陵日月言、（欽）按人雖欲自絕一雖字要看、只是假設之詞、非謂毀者有欲之之意、何傷於日月言無損其高也、多字無意、晁氏曰、古文秖用多字、祇多並音支、正義云、古秖字又作秖、

○陳子禽謂子子貢曰全章、

次節、欽按君子淡以君子之道言、○三節、註、大可爲也、二句張子語、如善信美大、俱有階級可循至大而化之便懸絕了、故曰猶天之不可而階升、雖曰猶天而非言其高在上也、○末節、欽按子貢所引、蓋古語也、（止此）立之養也、道之教也、綏之立之固也、動之道之深也、四斯字重看、正形容他感應玄妙神速處、生榮死哀、即上四句說、不可及言聖德之本高妙、得邦家言聖德之用神速、通章重不可及意、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拈出言、○一說、弟子平日譽師、豈可頌言其死、蓋子張一篇、五弟子之言、皆孔子沒後語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二節、

註、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徒以其姓名見於圖錄而爲言也、欽按曆數蓋古者有此名目、（止此）允字着力看、當眞誠去執中也、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之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序詳之、）重執中一句、天之曆數句是推言執中之故四海二句是究言不執中之禍、天祿謂崇高富貴與曆數相應、○王氏曰、此尚書之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

曰予小子履節、

皇大后君也、謂天帝也、湯告諸侯曰、向之伐桀也、命德討罪、固惟仰奉天道、今既伐桀、受命而爲天下君、則天下之責任、皆在我矣、敢不體天心、以天下爲已責哉、

周有大賚六節、

四節、大賚不專指散財發粟、凡列爵分土、皆是賚人、兼有功者言、○按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善人是富、是加厚以富者、必於善人、謂無其誤施也、註又引書序以見賚詩所以錫予善人者、爲此節主意、非以序辭證文義、饒氏曰、紂爲天下逋逃主、所

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止此）此下五節、記者零碎收拾纂指出武王當日事實、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朱子曰蘇氏疑此章顚倒失次者、恐或有之、○五節、雖有周親二句、是以人心斷其有克商之理、百姓有過二句、亦以天下爲已責、與罪在朕躬同意、○六節、權量曰謹、使得其平也、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者斟酌其因革損益而協於當也、修是整飾、修復廢官、或缺人、或失職四方政行、承上文推廣說、政不止上面三件、有治法有治人、故政行于四方、無阻格、與天下歸心一

例、○七節、滅國是有人無國、興是復封建、絕世是有國無人、繼是以旁支繼立、○八節、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報本、追遠、天下之急務也、紂亂不道、於此輕忽矣、故重之、註、重民五敎、是引全文、敎法已在法度內、○末節、寬是莅民不虐、得衆是天下歸附、信是號令不欺、民任是天下倚庇、敏是勤政不怠、有功是百度畢舉、公是賞罰各當、悅是百姓悅服、但此節不曾得衆得效上、蓋言帝王之世、人見其得衆無不得矣、而何以致之哉、必寬則得之、餘倣此、○按此章以文勢觀之、蓋記者歷敍歷聖之事、以通論帝王之道、非歷替堯舜湯武終又以述

言總結之、亦非稱述歷聖之德、○楊說、○按聖人、指孔子、下文聖學以道統言、亦主孔子說、張氏曰、此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一說、古論二十一篇、自以子張、今堯曰末節、全與夫子告子張問（恭寬信敏惠）、蓋夫子傳之、而子張述之也、

○子張問孔子曰二節、

子張聞從政、雖是大夫、而記此以繼帝王之事、則從言可也、凡政利國利民者爲義、病國病民者爲

惡患勞施於人者也欲泰威存而已者也惠之與費事勞鉏因而能不犯謙見惠的義處餘做此○次節上節五美之目此詳五美之實子張旣未明乎惠而不費則其餘可知故併告之（愚）按或每節問答而記者略之亦未可知（止此）因民利如田里不違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而制之教之欲仁是我心欲立達天下得仁是畀於天下有濟衆寡是人大小是事泰是心廣體胖（愚）按泰是無敢慢之效而正與驕對泰在己驕及人與威猛字一例君子正己以率下合不恃勢作威望者自然畏服所以爲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四惡節

不教不先教民爲善不戒全無令也註致期謂必以暮致之乃刻期之意也猶之均之也猶云前後免不得出吝重出字看納特帶言之耳有司如司倉庫財帛之人凡殺罪視成致期與人皆政所必有但不教不戒慢令就去行法與吝賞不舉與之便是惡處

○子曰不知命全章

命就禍福言知非聞見之知實有躬體力行意程註知而信之與釋朝聞道章之意同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王觀濤曰君子知命必盡人事以聽天命非全諉諸氣數也○次節註如施也耳目無所加謂不辨可否手足無所措謂不識進止（愚）按外禮且如此則心志不堅定可知所以無以立也○末節知言要因人之言知其所以然如孟子知言一般至於其言是而其人非其言非而其人是亦有以知之故能知人○尹說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止此）聖人教人只要使人爲君子故論語一書始篇終篇皆以君子欽按凡一部論語聖人垂教之意莫非諄諄然欲使人明智以

利行者其忠誠至切其恩澤至深吾人朝夕誦之說之而無一驗於身者侮聖言之罪其可得而免乎朱子於篇端序說旣載程子便是不曾讀之言而篇末總註又取尹氏說於侮聖言說之其丁寧諄懇以警學者之意亦可謂至矣讀之而不猛省奮進者雖日日講論此書而字磨句礪然無益於己必矣豈非可恥之甚而可畏之嚴者哉

論語集註鈔說終